續修四庫全書

《續修四庫全書》編纂委員會編

續修四庫全書

上海古籍出版社

八八・經部・禮類

儀禮糾解十七卷　〔清〕王士讓撰……一
儀禮釋例一卷　〔清〕江　永撰……三六五
儀禮管見三卷附録一卷　〔清〕褚寅亮撰……三七三
儀禮注疏詳校十七卷　〔清〕盧文弨撰……四八七

22P7/08

安溪王士讓述

儀禮紃解

晉水鑑湖培植堂藏板

儀禮紃解序

自七十子沒而微言絕戰國嬴秦禮樂崩壞漢代掇拾於煨燼之餘三禮僅存於周官晚出後人或有疑議戴記非一人之手據駁錯互者時有之求其斐然有章秩然有序可想見郁郁彬彬之盛者惟儀禮十七篇而已雖素稱難讀而一篇之中首尾完具條理可尋特在人熟玩而審察之耳王安石師心蔑古廢罷

此經而學校所以課士科舉所以程才者僅有戴記一編朱子論其棄經任傳遺本宗末六百年來經生塾師白首而未之一見者多矣自非篤志遠稽不甘心汩沒者鮮有

能通其句讀而究其指歸者也天祚遠經篤生
聖上隆禮由禮振舉廢墜
御极之初即開三禮之館
命閣部大臣董其事而選詞臣之夙從事於此者分任纂修於是予與
王君尚卿同與茲役既竣事
王君復以其私自訂儀禮一編摭先儒之說而融貫之博采同館諸君子所論撰而斷之以己意凡六易稿而後定

名曰紃解於乎可謂勤矣蓋凡古者於廟門庭階序堂室之度几席豆籩鼎俎簋鉶之制冠弁衣裳帶韠裼襲之法升降進退拜跪揖讓違於向背之儀用物多少之數散見

於十七篇中有經而等有出而敍非編〻句櫛而字比之未易悉其異同也不合周官戴記治之而更旁通於周易書詩春秋三傳國語爾雅周秦諸子之言無以考證而微

其信也不反覆於漢注唐疏及宋元明諸儒之所著述無以盡其義類而定是非之所於衷也昔之人萃畢生精力於一經而猶不以自信也其以此夫余固未之逮也以俟

能者王君之勤也殆庶矣乎讀亦解者其知之矣王君謂選得蘄州判官將之任念予兩人盤桓往復逐終伊夕今遂遠離睽隔者豈能復合而緒言可互繹也迺援筆而序

之因以為瀨行之贈乾隆戊辰春分日同學弟泊卿吳紱書

刻儀禮糾解序

南陽先生詮儀禮凡六易稿
乃成書殁二十年孝廉張君
世文爲鋟之木以行遠世文
於先生蓋未識面也當乾隆
元年丙辰余備官纂修三禮

先生適應博學宏詞科同寓
于李穆亭宗伯邸中詞科試
詩賦先生獨入書肆買朱子
儀禮經傳通解手披口誦漏
數下矻矻不休余私詫之先
生曰吾非習于禮者念是經
自鄭賈注疏後罕有聞人今
天子修曠古以來未舉之盛典鉅
儒鴻生雲集闕下賤無能爲
役猶顧卒業是經以爲求益
之資請從今日始詞科之遇
不遇非所計也未幾先生應

詞科試報罷手携儀禮書出
都門無慍色乾隆庚申余請
假將母歸訪先生于家問無
恙外先生即曰儀禮十七篇
均有稿可漸修改矣予能爲
書介我于方望溪宗伯予望

溪宗伯時總裁三禮經者也余爲書送先生入都壬戌余至都都下籍籍南陽先生習儀禮望溪宗伯暨同館先輩以聞之鄂張二相國合奏于
朝命下先生以明經傑然廁名編

纂中異數也而是時吳泊邨編修亦奉
詔入禮館泊邨夙以儀禮名家者無何
上復命穆亭宗伯總儀禮事穆亭宗伯嫺于禮性好問旬日輒

延諸名士爲禮會先生亦在會中遇節目疑難之處彼此各持一見辨論轟起如風生波湧先生正襟肅聽有滑則躍然持片紙細書不少停夜歸亟錄之於策日增月益而

先生舊稿又數數變矣會余銜
命視學粵西將行別先生曰勉之是經非千周不可先生曰諾先生師資自望溪穆亭二宗伯外宜興則吳泊邨無錫則

蔡宸錫休寧則程慄也長沙
則王九溪錢塘則諸襄七吳
東璧皆名宿也而泊邵文最
密獲益最多於是乾隆戊辰
先生分修書成荷
恩叙一等出判蘄州而余復奉使
秦中行至武昌得先生報書
曰走不敢負吾
君不忍忘吾子要言章官修書成
吾私鈔以便諷習者亡略就
緒討自初元至今天星一周
稿已六易矣噫是即張君今

日所梓之書也蓋先生判蘄
州辛未歿于官余復將母假
歸乃從其子羽文觀所為六
易稿者稿皆先生手書篇末
輒署年月日及溫經遍數而
自傷無力開雕恐身後日就
散逸為念余往復而悲其意
嘗以語及門張用于用于曰
吾宗世文喜讀經能行古人
之道當以是書屬之而世文
果義然引為己任請余編次
其稿且延名華林君子沅校

訂之次第授梓庚寅秋世文舉于鄉方將公車北上卒卒少暇猶命侍者鳩工尅期告竣乃啟行嗚呼以先生遭逢

明盛潛心發憤鄭賈絕學于數千載之下默窺文武周公用心

儀禮紃解　序　七

于數千載之上以張君之未及見先生而神交寅漢為之極力収拾遺編于墓木已拱之後是皆可傳也刻成余故表而出之以風勸世之躭經好古者夫能讀先生之書必能讀

欽定三禮書如是而反之身焉則禮教明禮教明而風俗成矣是經昌黎韓子尚苦其難讀則知推闡鑽研之不易而先生之壹志覃心博觀約取果

儀禮紃解　序　八

能有功于是經洎邱既為之序矣余無以易其言也乾隆庚寅冬至日同學弟官獻瑤書

刻儀禮糾解後序

魯論記夫子雅言詩書執禮或疑禮有五經若
周官所稱大師大封大均以及徵令斂弛諸儀
節凡掌之有司其汎而不切于學者夫子無爲
對弟子數數言之然則魯論所謂執禮殆指冠
昏喪祭吾黨日用服行而不可斯須去者歟果
爾卽今所傳高堂生之儀禮書也春秋內傳載
趙簡子問揖讓威儀之禮於子太叔答曰是儀

也不可爲禮女叔齊亦譏魯昭公屑屑焉習儀
以亟夫內傳之言非一端而已君子識微俯仰
高卑進退疾徐人之精爽憑焉一不中節禍福
死生其應如響內傳備言之以誌當時名公卿
賢士大夫幾先之哲而亦教人各敬爾儀乃奉
天命以周旋而不失其受中以生者也內傳與
魯論其指一也源義少從伯仲二兄受業于
先君子十三經皆令覆誦過庭之訓耳熟焉不

敢忘性愛藏書于前脩解經遺編尤寶貴焉故
自
御纂易書詩春秋
欽定三禮義疏恭藏笥笈外耳目所及凡有經說不
憚蒐求冀以祛蒙廓陋兼示子弟輩幸生經術
昌明之會不當僦于俗學以自錮南陽先輩儀
禮糾解蓋戊子冬謁石谿先生于清源書院手
授之者先生嘗對宗兄用于太息南陽之成是

書也稱凡數易固其用心之專亦緣身際
熙朝荷被
殊恩以一諸生獲遍繙石渠天祿之藏且與大江南
北老師耆儒游故所採錄博而且精惜其後人
無力開雕日久散佚世寧復知有斯人斯文者
乎用于慼而語余余因借觀焉其篇帙不甚多
而章疏句析承學之士先究切是書然後博稽
欽定全編與歷庭階而升諸堂序何以異爰請先生

彙次其稿屬同學林君子沅校訂之子沅好古悉心編摩無間晨昏始於己丑春募工鋟木歷庚寅冬將次告竣 源義 適從公車後入都戒行有日旣請先生爲之序矣竊記其緣起于篇末併以所聞于先君子者質之先生將以鼓舞後生俾憬然于是經之切于人倫而通于性命非果無所用于今者 源義 亦藉以無忘庭訓庶不負其難而收其益于方來云爾乾隆庚寅冬後學張源義謹識

儀禮糾解目録

卷第一
士冠禮
卷第二
士昏禮
卷第三
士相見禮
卷第四
鄉飲酒禮
卷第五
鄉射禮
卷第六
燕禮
卷第七
大射儀
卷第八

聘禮
卷第九
公食大夫禮
卷第十
覲禮
卷第十一
喪服
卷第十二

士喪禮上
卷第十三
士喪禮下
卷第十四
士虞禮
卷第十五
特牲饋食禮
卷第十六
少牢饋食禮
卷第十七
有司徹

儀禮紃解目錄終

儀禮糾解卷之一

安溪王士讓述

儀禮全經十七篇。士冠禮第一、士昏禮第二、俱嘉禮。士相見禮第三、屬賓禮。鄉飲酒禮第四、鄉射禮第五、燕禮第六、大射儀第七、俱嘉禮。聘禮第八、屬賓禮。公食大夫禮第九、屬嘉禮。覲禮第十、屬賓禮。喪服第十一、士喪禮上第十二、既夕第十三、即士喪禮下、士虞禮第十四、俱凶禮。特牲饋食禮第十五、少牢饋食禮第十六、有司徹第十七、即少牢下篇、俱吉禮。其篇次先後、要以禮始於冠、本於昏、達於相見、和於飲射燕食、尊於聘覲、重於喪祭、禮之大經也。古經作自周公、中有記傳、則議禮者所附。其文有古今之別、高堂生所傳為今

文。孔壁所出為篆書古文。歷代訓釋有百餘家、今存者、如漢末鄭康成之注、唐初賈公彥之疏、宋聶崇義之三禮圖、陳祥道之禮書、朱子黃勉齋楊信齋合成之儀禮經傳通解、元敖繼公之儀禮集說、其最著也。全經凡五萬六千一百一十四字。學者每先入於韓子苦其難讀之說。不知昌黎嘗嘆文王周公之法度、其在於是、而掇其大要奇辭奧義著于篇、則正深於讀者。蓋苦也、祇其所以為樂也歟。朱子云、知看儀禮有緒甚善。此緒字最中竅。如看過士冠、則看士昏較易。看過鄉飲射、則看燕禮大射較易。後數篇亦如之、

士冠禮第一

三禮館議云、凡經數手刪添、數人論辨者、歸之三禮節議篇取白虎通式云、二戴與劉向別錄、皆敘冠禮第一。以冠者成人之始也。冠曰士冠、自主身居士位者、立文身居士位者父也。冠者適子也。士昏亦然。若士相見、士喪、士虞等、則屬身居士位者自得行之禮言。與此篇目之士、義實相通也。惟主士之冠子。故將冠者采衣紒、童飾也。冠而後字、而後奠摯以見也。然士身自加冠、本自宜用此禮。蓋古者四十而仕、雖曰定法。其有才茂年十九以下已仕者、則為童子任職後而冠矣。故喪服有大夫為兄弟之長殤降服小功一條。注云、謂為士若不仕者。是可証矣。凡士有已仕者、周官上中下士是也。有未仕者、王制選士造士進士是也。此所冠士之子、即入學選俊之類。其用士禮、亦攝盛之意。所以諭其志而責以有成、非僭也。但尊適子禮與父同。庶子則降其禮。若孤子亦有已仕者未仕者。按之本經自明。

士冠禮。此嘉禮之重者也。加冠於首曰冠、年二十行之、成人之道也。父在、父主之。若祖在則祖為主。　士讓按冠之始、古人冒而句領。孔疏、黃帝以後、乃易羽毛而用布。至冠禮所起、亦述三王以為書傳無正文。據夫子答孟懿子、時漸詳也。程子云、冠禮廢、天下無成人。朱子云、古禮惟冠禮最易行。又云、若制古服而冠、冠了又不常着、却是僞也。必須用時之服。由是思之、士大夫家遵時之制、得古之意、斯可矣。

筮于廟門。筮、以蓍問日吉凶於易也。冠內事、宜求日。廟、古廟字。上士二廟、中下士一廟、其事祖禰。此單云廟、謂禰廟。冠必筮日、重成人之禮也。筮必於廟、尊處也。廟必於禰、親處也。不於堂而于門、嫌蓍之靈由廟神。明蓍自有神也。士讓按經惟筮日不筮月。疏謂二月綏多士女、既有常月、故不筮。然下記云、屨夏用葛、冬皮屨

冠固非有常月也。不筮者、不待筮也。**主人玄冠朝服緇帶素韠、卽位于門東西面。**主人、主冠禮者。謂士也。玄冠亦名委貌、朝服者、十五升布之衣。有禮事、則上下通服之也。衣不言色、與冠同玄也。玄、六入之色也。緇、七入之色也。緇帶、黑繒大帶、加於韋帶以束身者。士制禪練爲體、博四寸。又以緇繒之博二寸者、二合而裨其帶下之垂者、故謂之緇帶。結則屈垂向下、其長三尺也。素韠、白韋爲之、長三尺、上廣一尺、下廣二尺、其頸五寸、肩革帶博二寸。韠上繫于革帶。祭服謂之韍、朝服謂之韠。所以蔽前者、古者衣獸之皮以蔽前後、後聖易之以布帛、猶存其蔽前示不忘古也。士配朝服者、色以素、不言裳與屨者、裳則素縪、屨則白也。蓋冠服帶三色、以類從、而韠裳屨三色、亦以類從也。東者、主人之左、西面者、面

于西也。**有司如主人服、卽位于西方、東面北上。**有司、羣吏有事者。下文筮人、宰、卦者、宗人、皆是。西、賓黨之方。東面、面于東也。北上、有司非一、立位以北爲上也。　泊郿吳氏曰、有司、公私皆有、惟其所長而已。公則公有司、私則私臣也。主人服、則朝服也。有司亦朝服者、古人以禮相見、多曰朝。士大夫聽事接賓之所、亦曰朝。漢太守之庭、猶曰羣朝、故未仕者亦朝服。特牲助祭皆朝服、是也。主人朝服、敬筮事也。有司朝服、亦以敬主人之事也。有司在士之下、而其冠服如是、則二十而冠之禮、不必士而後行之。而士之子弟已冠者、皆可爲有司而助人禮事、亦可見矣。**筮與席所卦者、具饌于西塾。**筮、著也。席、蒲筵也。士用蒲席、神人同。所卦者、所以畫爻之具與方也。具饌、俱陳。西塾、門外側之西堂。　西昌力堂周師曰、廟門東西內外各二塾。筮在闑西、故將筮而著與席及記爻之木、俱陳於門外西堂、近其事也。西、陰方。**布席于門中闑西閾外西面。**闑、門中橛也。閾、門限、所謂閾也。闑西、東西節也。閾外、南北節也。　力堂周師曰、布席、將坐以筮也。前具之西塾、至此乃布之。此席其北上歟。**筮人執筴、抽上韇、兼執之、進受命于主人。**筮人、有司中知筮法者。筴、書也。韇、藏筴器、木質而外革。上韇、上蓋。兼、并也。進、前也。左執筴、右抽上韇、并與筴執之。自西方而前、東面受命于主人、欲知所筮事也。　士謙按鄭注、筮人、有司主三易者。周禮固有三易之法。然或國家大事兼用之。士卑、且有司未必盡通。攷左傳所載、凡筮多用周易。此亦當然。**宰自右少退、贊命。**宰、有司中主家政者。右、主人位之右。少退、後於主人。贊命、佐主人告所欲筮者。少儀曰、詔辭自右。此所贊辭、蓋云某有子某、將以來日某加冠於其首、庶幾從之。　泊郿吳氏曰、士喪禮明、宰舉幣以東。雜記亦云、宰舉以東、蓋大夫以上、宰皆臣也。若士、則公有司若私士、皆可爲之。

筮人許諾、右還、卽席坐、西面。卦者在左。東面受命矣。右旋北行就席。乃抽下韇、擧筮、以動其機、乃釋韇坐筮之。士蓍長三尺、坐筮爲宜。必西面者、求諸陰也。卦者、有司中主識爻者。居筮人之左、則在南而上其北也。不云坐、則是立也。**卒筮、書卦、執以示主人。**筮法、九爲重、其畫口。六爲交、其畫乂。七爲單、其畫一。八爲拆、其畫--。每得爻、則卦者備識之。至六爻而成卦、則筮人就其所識者、以筆之于方。少牢云、乃

書卦于木、是也、示主人、亦東面。主人受眡、反之。筮人還東面、旅占。卒、進告吉。反、仍與之也。旅、衆也。還與衆共占之。吉、宜協從也。進告吉、亦執卦。士讓按疏云、夏殷以不變爲占、周易以變者爲占。然周之占法、原兼不變者、如六爻皆不變則占本卦彖、內爲貞、外爲悔。孔成筮立衛元得屯、秦伐晉筮得蠱、貞風悔山是也。其占變爻者、如畢萬得屯初、敬仲得觀四、是也。其兼變不變占兩象者、如晉文遇貞爲屯、悔爲豫、皆利建侯、是也。疏蓋未括。若不吉、則筮遠日、如初儀。遠者旬之外、去初筮者十有一日。以其干同也。冠吉事、先筮近日。不從、乃更筮遠日。力堂周師曰、經於筮遠日如初儀之下、然後云徹筮席宗人告事畢。是不吉而更筮、乃當日幷筮也。特牲筮儀亦然。此士禮也。若少牢大夫筮、則不吉、別日更筮。故云及遠日、又筮如初。又曰、張子謂據儀禮惟有筮遠日之文、不云三筮。疏謂冠之筮日、三旬不吉、更筮後月之上旬。則是四筮。與三筮之說不合矣。徹筮席、宗人告事畢。徹、筴則斂之。席則去之。宗人有司中主禮者。特牲、宗人東北面告濯具。此告事畢之面、宜亦然。

右筮日　士讓按古本、經不分章。朱子始分以節目、便於肄習。今從之。閒有少異者、據敖氏本、及他本、或倂或分、或另標目、大概不離朱子本意。

主人戒賓、賓禮辭、許。戒、預告也。賓、主人之僚友若上中下士、嘗執贄相見者。古者有吉事、則樂與賢者歡成之。今將冠子、嘉事也。故主人親至賓大門外之西、東面。賓出

西面。主人戒之。戒亦朝服。以將筮者爲先。餘各以次戒。禮辭許、一辭而許也。樂與主人歡成冠禮、故不固辭。主人再拜、賓答拜。主人退、賓拜送。凡拜送客者、於其既退乃拜之、故無答拜。異於迎時也。

右戒賓　辭　士讓按諸辭、古本總在經後。朱子通解、分附本章之左、以便讀者。今從之。

戒賓曰、某有子某。上某、主人名。下某、將冠者名。將加布於其首。布、緇布冠。三加但云布者、取其始之質者言之。謙也。願吾子之教之也。吾子、相親之辭。子、男子美稱。公羊傳、名不若字。字不若子。賓對曰、某不敏、恐不能共事、以病吾子、敢辭。病、猶辱也、

此所謂禮辭。主人曰、某猶願吾子之終教之也。賓對曰、吾子重有命、某敢不從。重、再也。此許之、士讓按辭與記有別。記乃讀禮者所附、與傳相類。辭乃作經時、著爲定式之文。便於士大夫承用。亦卽經也。觀周公冠成王、命祝雍作辭頌、可見。

前期三日、筮賓、如求日之儀。前期三日、加冠之前空二日也。中容宿賓宿贊冠、及夕爲期事。賓必筮、敬冠事也。前既廣戒衆賓矣、又擇其賢者筮之。吉則宿爲加冠之正賓。不吉則仍爲衆賓。亦不嫌於預告也。正賓慮有他故、則將廢冠事、故決之於神。筮辭蓋曰、某以來日爲適于某加冠、筮某爲賓、庶幾從之。若庶子、則云庶子。泊郵吳氏曰、若祭祀

則所重者尸、但筮尸而已。賓直助祭、無庸筮、故特牲少牢不筮賓。　士讓按冠爲人道之始。賓必取人倫中有望者、以爲成人式。鄉飲之賓、必謀於先生、從人望也。冠賓乃已之僚友、宜素知之。然不遽自決、又不宜品第其可否以謀於人、故決之鬼神。

右筮賓

乃宿賓、賓如主人服、出門左。西面、再拜。主人東面答拜。宿、進也、速也。既筮即宿、故云乃。不日速而日宿、事在異日也。正賓必來、方得成禮、故親宿。其不親宿、爲衆賓或悉來或否。如主人服、亦朝服也。左、東也。出以東爲左。西面再拜、拜其辱也。禮又謂之拜迎。乃宿賓、賓許、主人再拜、賓答拜、主

人退、賓拜送。上宿賓句、造其家也。此宿賓句、致其辭也。先亦有擯者傳命、賓不煩禮辭者、以前戒既許。宿贊冠者一人、亦如之。此賓之降等者。雖不筮、然重冠事、亦擇其賢而習禮、親宿之、如鄉飲酒之介然。若衆賓則或使人宿、其禮簡、故不著。

右宿賓　宿曰、某將加布於某之首、吾子將莅之、敢宿。賓對曰、某敢不夙興。莅、臨也。賓贊冠者宿對之辭仝。　士讓按通經宿字義。或訓進、或訓肅、或訓夙、或訓速。然音義可相通也。蓋進而肅之、夙致其速云。贊冠者、注疏意以正賓若上士、則贊冠屬中士、以次而降。說似泥。

厥明夕、爲期于廟門之外。主人立于門東、兄弟

在其南、少退、西面北上。有司皆如宿服、立于西方、東面北上。厥明夕、加冠之前一日向昏時。兄弟、主人親戚也。在南少退、相次而位于下、略退于後也。宿服、朝服。　士讓按立皆以北爲上。在廟門外、統於廟也。兄弟據服制大功以上爲親者。小功以下爲兄弟。此兄弟、蓋統言、該伯叔父及祖行孫行、兼有內兄弟外兄弟總者。在古人重冠事嘉禮、來預。故鄭注云主人親戚、以括之。不著所服者、下文云畢袗玄可見。自筮日至此、將冠者俱不與、何也。禮爲已設、未成人未見。不以參於衆也。特牲子姓何以與、彼嗣也、後有舉奠、祭爲事。祖考、與冠爲已禮異。擯者請期。宰告曰、質明行事。擯者、有司中佐禮者。質、正也。質明、旦日正明。事、冠事。告兄弟及有司。

擯者告也。告兄弟、蓋東北面。告有司、蓋西北面、皆在位而必告、禮取審愼。告事畢。宗人告也。上文徹筮席時、宗人告事畢。此亦宜然。擯者告期于賓之家。賓兼衆賓。前賓對以夙興、非不知行事以質明。禮宜往告也。於夕爲期、即得告之者、以共仕於君、其家亦必相近也。

右爲期

夙興、設洗直于東榮。南北以堂深。水在洗東。夙、早。興、起也。洗、承盥手洗爵者之棄水器也。漢制、士以鐵爲之。直、當也。謂遙當之。榮、屋翼也。周制、卿大夫以下爲夏屋、五開皆橫棟、棟之前後爲兩下之宇、橫棟盡外、有板下垂、謂之搏風。榮即搏

風也。東與西榮、衛于夏屋、如翅翼也。南北以堂深者、洗在堂下、北去深淺、取度於堂廉至北壁之深淺。假令堂深二丈、則洗亦去堂二丈也。水盛盥手洗爵水之罍器也。以所盛者水、卽以水名之。沃時用枓。不言枓、文省耳。水在洗東、則沃洗者宜西面矣。　士讓按凡洗、俱為盥手洗爵而設。此冠禮、醴解俱在房。只為賓贊盥手設。既不洗爵于此、故無篚。**陳服于房中西墉下、東領、北上。**房、東房。墉、牆也。東領、服領在東、統於主也。北上、便其先從南取之。　士讓按房在室之東。爵弁服在北。皮弁服次南。玄端最南。**爵弁服。纁裳、純衣、緇帶、韎韐。**此士助君祭之服。而三加服之者。士之上服也。爵弁者、冕之次。凡冕以木為體、長尺六寸、廣八寸。以三十升麻布衣之。上玄下纁。前後有旒。低前一寸二分。爵

弁制大同、惟色赤多而黑少、如爵頭然、又無旒前後平、為次於冕。凡染赤法、三入為赤。染黑法再入為黑。爵頭赤多而黑少、故以為喻。纁裳、淺絳裳。染絳、三入謂之纁。純衣、絲衣也。凡染黑、布則為緇、帛則為純。先序裳、後序衣、欲令下文近緇、見衣與帶同色也。韎、色赤。韐、合也。以韎色之茅蒐染韋而合韋為之、卽縕韍也。制似韠、一命之士宜服者。　士讓按弁冠、下文云各一匴。原不與一服俱陳。而經表於各服之上者、所以明服式之一稱。非法服不敢服也。韎韐不名韠、尊祭服也。詩韎韐有奭、天子以作六師。左傳韎韋之跗注、卿將以為戎服者、亦上得兼下、下不得兼上意。**皮弁服。素積、緇帶、素韠。**此士與君視朔之服。而再加服之者。皮弁白鹿皮為之。象上古衣羽皮時也。士皮弁之會無結飾。積、辟積。以素繒為裳、而辟積其要中也

不言衣、衣亦素也。惟帶則俱用緇耳。注疏以衣亦用十五升布、如朝服。恐是用絲。辨見下。　泊邨吳氏曰、凡用布、自十二升以下、皆喪服也。十三升十四升、介於吉凶之閒、疑似難分、故不用。至十五升、則為吉布。但以布緣之、曰麻衣。大祥之服也。以素縟緣之、曰長衣。其在衣內、曰中衣。以采緣之、則曰深衣。皆連衣裳者也。若殊衣裳以采緣之、則曰素端。齊服也。白布之用止此矣。緇之、則為玄端服。玄裳黃裳雜裳、皆布也。朝服衣與玄端同。而用皮弁服之裳。裳則以素縟為之。非布矣。故鄭云玄端卽朝服之衣、易其裳耳是也。以此差之、則皮弁服素衣素裳、皆素縟而非布、明矣。鄭以皮弁之衣、亦用布十五升。賈以為如朝服。皆未確。皮弁服、雖天子之朝服。然名之曰皮弁服、不名朝服矣。豈得以朝服之布、比而同之。至禮服之裳、與喪服之裳、前三幅後四

幅則同。而辟積之多寡疎密、不必盡同。其有章之裳、加刺繡焉。刺繡之處、辟積則疎。固不必幅幅而均齊之也。**玄端、玄裳、黃裳、雜裳可也。緇帶、爵韠。**此士莫夕於朝之服。而始加緇布冠時服之者。玄端用正幅。領袖皆正方。故得端名。凡玄端服、配以玄冠。此不然者、為緇布冠陳之也。玄端以玄裳為正。若無、亦許用黃雜二裳。黃次於玄、然色亦純。雜者前玄後黃。故為下。帶三帶同緇。爵韠、爵韋為韠。赤黑雜者。又有革帶不言者、蓋黑緇所裨之大帶、所以申束衣。革帶所以繫韠及佩。舉韠則有可知也。　士讓按注以玄端卽朝服之衣、易其裳耳、未必然也。質之于泊邨吳先生。答曰、二服之衣、同不必疑。或玄衣緇衣、色有淺深之別歟。**緇布冠缺項、青組纓屬于缺。緇纚、廣終幅、**

長六尺。皮弁笄。爵弁笄。緇組紘纁邊。同篋。緇布冠、始加之冠。示不忘古也。大古冠布、齊則緇之。後世則冠而敝之可也。缺、讀音頍。項、首項。緇布冠無笄者、恐戴之不固、別爲一物、著頍髮際、結項中、隅爲四綴、以固冠、故名頍項。項之兩端有繩、別以繩穿繩中、結之以固頍。漢時未冠笄者著卷幘、有缺項遺象焉。今不可詳矣。青組纓以青絲之條爲纓也。屬、着也。言缺項之兩相、各以一條纓屬之、而結於頤下以自固也。纚、所以韜髮者。色用緇、象髮。且難污也。始再三加通用之。漢時幘梁、其遺象也。終、充也。充幅則廣二尺也。長六尺、取足以韜髮而結之。笄、簪也。士以象爲之。二弁皆有笄。緇組紘、紘、弁之繫。以一條緇色之組爲之。纁、赤色。邊、側也。織組以緇爲中、而纁爲側也。緇布冠無笄者、纓而結其條。二弁有笄者、屈

組爲紘、垂爲飾。各從其宜也。篋、竹器之方面狹長者。以上凡六物同一篋也。　程氏㮚也曰、緇布冠曰緇撮、制甚小、不及髮際。故別用緇布一條、隅爲四綴、屬於冠武之下。別爲緇于兩端、以繩結於項後、以固其冠。此缺項之所由制也。喪冠首經、畧象吉冠之缺項爲之、設缺項者、既冠然後以綴屬於冠武之下。古者禮冠、冠武亦用綴連之、使可殊居冠屬武、則縫之矣。纚者、以韜髮。生人重髮、先以纚纚束綢直。使不露紒。然後以笄安之、而外加總焉。喪禮親始死、笄纚。小斂去笄、纚露紒。所謂括髮也。**櫛實于簞。**櫛、竹以理髮者。簞、竹器之圓者。**蒲筵二**。**在南。**筵、席也。敷陳曰筵。藉之曰席。散言之、則筵席通。以蒲草爲之。二者一爲冠于、將筵于東序少北、一爲醴于、將筵于戶西南面。　程氏㮚也曰、在南、通指上篋在服南。次簞、次筵、筵最

南也。**側尊一甒醴在服北。有篚實勺觶角柶。脯醢南上。**側、猶特也。置酒曰尊。側者、無玄酒。甒、瓦甒上銳中寬下直兕也。醴尊設于房、臣禮也。國君則于東箱。服北、纁裳北。篚、竹器、如篋、小而長。勺、尊升、所以㪺酒者。把㪺水曰枓、與此形同。觶、三升之爵。口徑五寸、深寸、底徑二寸。柶狀如匕、角爲之、取其滑。脯、乾肉、薄析之、不加薑桂、以鹽乾之者。醢、肉醬。無骨爲醢。南上者、篚次尊、脯在籩、醢在豆、次篚而北也。　程氏㮚也曰、下經贊者洗于房中。洗及罍水、南北直室東隅。東西直房戶與隅間。於篚爲近。應在此時設之。特牲少牢、主婦洗于房中。亦不言房中設洗、與此同。**爵弁、皮弁、緇布冠各一匴。執以待于西坫南、南面東上。賓升則東面。**上經

舉冠以表服、實則弁與冠俱未陳。至此有司方執以待也。匴、竹器、冠箱也。坫在堂隅、土爲之。堂西東之南隅各一。若侯制則廟中兩楹閒、康主其上曰崇坫。反爵其上曰反坫。與此別。于西者以賓掌冠事、統于賓也。南面而東上、及東面則北上矣。　士讓按冠弁是禮所主。故執之而不陳。以加冠者非自加也。賓加之也。若他服、則適房自着而已。執者東上、行禮在阼、統於阼也。賓升則東面句、預言之也。此時賓尚未入也。洎郝氏曰、爵弁、以爵色之繒爲之。則爵弁韋弁別矣。陳用之謂韋其質、爵其色、合而一之、恐非注謂有板如冕、未詳何據。又曰、爵弁服用絲。皮弁服亦已非布。

右陳服器

屨、夏用葛。統下三屨。玄端黑屨。青絇繶純。純博寸。此始加所着也。三屨皆順裳之色。玄端雖兼黃裳雜裳、而取黑配玄裳爲正也。絇之言、拘也。以爲行戒。狀如刀衣鼻。綴在屨頭。亦取屈中之義。繶、牙底縫中之條紃也。純、緣口緣也。三者皆青。考工記云、黑與青謂之黻。此北東相比方之繡次也。純博寸、緣廣一寸也。素積白屨。以魁柎之緇絇繶純。純博寸。此再加所着也。魁、蜃蛤也。煆爲灰用之。柎之、塗注於上、使色白也。絇繶純皆黑。白與黑謂之黼。此西北相比方之繡次也。爵弁纁屨。黑絇繶純。純博寸。此三加所着也。纁、南方之赤。黑、北方之色。畫繢之事、赤與黑相次。爵弁尊、故以南北相對方之繢次爲飾。繢在上衣者尊、繡在下裳者卑。所爲差也。

黑屨舉玄端。白屨舉素積。纁屨舉爵弁。冠衣裳各舉其一、以表屨所配色也。冬、皮屨可也。統上三屨。冬時寒、許用皮、故云可也。若春則從夏。秋或從冬歟。不屨繐屨。布細而疏者曰繐。小功之繐四升半。繐屨、喪屨也。言此者、見大功未可以冠子、因禁之。或曰、繐輕涼、嫌夏時或用之、故云然。然人情嘉事尚其飾。未必自蹈於凶兆。說非也。

右屨

士讜按、複下曰舄、禪下曰屨。下者底也。天子諸侯公卿兼用舄屨。大夫士以下未聞有舄。卽命屨亦屨也。此經三屨、文本在下辭之後、記之前。朱子始移附於陳服器節。今仍所編、而另標屨之節目、一以遵古、一以從朱也。其屨所陳處、朱子疑爲在房中。各在其裳之南。

主人玄端爵韠、立于阼階下。直東序、西面。玄端亦士入廟祭服。此行冠禮在廟、故同之。阼、猶酢也。東階所以答酢賓客也。堂東西牆謂之序。朱子云、阼階、切近東序之西、正當房戶之東壁。敖氏君善曰、立于阼階下者、時欲與賓行禮也。兄弟畢袗玄、立于洗東。西面北上。畢、盡也。袗、孔壁古文爲均。注訓同。敖氏云、袗如袗絺綌之袗、乃被服之別稱。二說未知孰是。玄者、玄衣玄裳、而緇帶韠。與冠同玄也。立于洗東、退于主人。不爵韠者、降於主人也。　力堂周師曰、玉藻、無君者不貳采。謂凡未仕及去位者、其衣裳上下同色。此兄弟蓋未仕袗玄、卽所謂不貳采也。　程氏傈也曰、經特起袗玄之文、爲不爵韠言之。猶昏禮女從者畢袗玄、爲不纁袡言之也。　士讜按、主人玄端、則玄

冠可知也。擯者玄端、負東塾。擯者別言玄端、不言如主人服。主人以玄裳爲正、而擯者黃雜裳可也。下文贊者亦然。東塾、門內東堂。負之、北面向主人。蓋少東於入門右之位。　士讜按、擯者、卽前節爲期之擯者。注云有司佐禮者是也。疏以中士若下士差等爲解。恐未安。將冠者采衣紒。在房中、南面。采衣、未冠者所服。玉藻曰、童子之節也。緇布衣錦緣、錦紳幷紐、錦束髮、皆朱錦也。童子尙華、故衣此。此衣蓋亦深衣制、連衣於裳者。紒、結髮。詩總角丱兮、是也。蓋以朱錦束髮而總之。房之戶、當南壁東西之中。將冠者當戶而立以待也。　敖氏繼公曰、紒、露髮爲紒也。凶時謂之髽、吉時謂之紒。內則言男子未冠者亦用纚。此乃紒者爲將冠去之。

右即位

賓如主人服。贊者玄端從之。立于外門之外。賓主尊卑同、服亦同。贊者降等、如介、視擯以爲稱。別言玄端、明與擯同也。從、隨也。外門、大門。立者西方。是時贊冠者而下之衆賓亦從之西方、東面北上。主人之贊者、先時已入、不隨賓入也。擯者告。告者出、請入告。主人迎、出門左、西面再拜。賓答拜。左、東也。出以東爲左、入以東爲右。主人揖贊者。與賓揖、先入。贊者降等、揖之而已。又與賓揖、而先入以道之。贊者則隨賓也。士讓按、贊者、即贊冠者也。前此有宿而無筮。今此有揖而無拜、後此奠纚笄櫛坐櫛設纚等。觀其禮之降事之煩如此。其非身居

士職明矣。注疏以中士若下士爲解、未安。每曲揖。曲、折也。周左宗廟、入外門將東曲揖、則主在南、賓在北也。直廟將北曲揖、則主在東、賓在西也。通下將入廟門揖爲三。至于廟門、揖入。揖入者、主人揖而先入門右、西面。賓揖入門左。贊者皆入門左、東面北上。三揖至于階、三讓。三揖者、鄭注云、入門將右曲揖、將北曲揖、當碑揖。賈疏、碑是庭中之大節、故宜揖。又昏禮注、至內霤將曲揖、既曲北面揖、當碑揖。又鄉飲酒、聘禮三揖注皆據此三節、不異。而敖氏云、入門左右之位揖、參分庭一在南揖、參分庭一在北揖。說與注疏別。讓者、讓升也。主人三讓、賓三辭。既則主人先升一等、賓從之。凡讓升之法、賓主敵、則主人先讓而先升。主人尊、亦然。若賓尊者、於主人三讓迺不辭而先升。惟天子之使則不讓。程氏悰

也曰、敖氏以門之廣如堂、賓主入門、便可直趨堂塗。不必左右相背、故減入門將右之揖、行階參分庭南之揖也。以考工記約之、大率廟門之廣、宜不及堂上兩楹之閒。賓主入門北向揖、然後東西分背、各就堂塗。諸禮皆然。主人升、立于序端、西面。賓西序東面。主賓俱升立相向。序端、東序頭。主人不立於東序者、辟子之坐、且不參冠禮也。不當楣拜至者、冠子非爲賓客、故異于鄉飲射之儀。贊者盥于洗西。升立于房中。西面南上。贊冠者也。重冠禮、故盥手致潔。升由賓階。升立于房中、近其事也。西面、則負東墉而在將冠者之東矣。南上、與主人之贊者並立而尚南也。房中南上、賓位也。特牲記、房中內賓、亦南上。士讓按、主人之贊者、無隨入廟之文、而此云南上、意其入也

先在。夙興陳服時矣。

右迎賓

主人之贊者、筵于東序、少北。西面。主人之贊者、私臣也。筵、爲將冠者布席也。東序、主人位。適子冠于阼、少北者、辟主人。席西面、則南方爲上矣。士讓按、注以主人之贊者爲其屬中士若下士。布筵乃役事近褻、冠乃家禮、而役公臣、非惟勢不行、體例所不可。今酌從敖氏訓爲私臣。將冠者出房、南面。南面、立于房外之西、以待賓命。知不在房外東者、以東當阼階故也。贊者奠纚笄櫛于筵南端。此贊冠者也。奠、置也。餘物及篋簞皆來、可知也。賓揖將冠者。將冠者即

筵坐。贊者坐櫛設纚。揖禮之以見意也。即、就也。設、施也。坐設宜於筵後爲之。二者皆勞役事、故贊冠者親焉。朱子曰、古人坐法、以膝着地。兩蹠向後。如今之跪。經凡言坐皆然。賓降、主人降。賓辭、主人對。賓盥卒、壹揖壹讓升。主人升、復初位。賓降、爲將行禮、下盥手也。主從降、不敢安其位也。辭者、蓋於階前。主人少進、既則復位。升只壹揖讓、省於初也。初位、東序端。士讓按注云、辭對之辭未聞。或曰、賓辭如云子無勞、主人對、如云禮也之類。賓筵前坐、正纚。興、降西階一等。執冠者升一等、東面授賓。正纚者、將加冠、宜親之。士階三尺、爲級三等。降一等、升一等、則中等相授。冠緇布冠。東面授、則賓西面受。授時亦以

頤。既則以頤退矣。賓右手執項、左手執前。進容、乃祝。坐如初。乃冠、興、復位。贊者卒。冠後曰項。非缺項之項。右執之、以冠時進右手、便也。進容者、行翔而前鶬。示以威儀也。至則立祝。坐如初、坐筵前、復位、西序東面。卒、謂設缺項結纓也。贊之之事。冠者興、賓揖之。適房、服玄端爵韠。出房南面。服不言帶與屨、可知也。復出房南面者、始加禮成、觀衆以容體。

右始加

始加祝曰、令月吉日、始加元服。令、吉、皆善也。元、首也。棄爾幼志、順爾成德。因冠而戒、且勸之也。壽考維祺。介爾景福。福由德致、祝之也。朱子曰、諸辭皆當以古音讀之。其韻乃叶。服、蒲北反。順、古慎通。福、叶筆勒反。

賓揖之、即筵坐、櫛設笄。賓盥正纚如初。降二等受皮弁。右執項、左執前。進祝、加之、如初。復位。贊者卒紘。將櫛必脫緇布冠。贊者乃更櫛之。而仍前纚設之。卒紘、謂繫屬之也。興、賓揖之。適房、服素積素韠、容、出房南面。不言衣帶屨、文省耳。三加放此。容云者、再加彌成、儀彌繁也。士讓按始加云進容乃祝。言賓之自正以容。示冠者以觀法也。再加則云容。見冠者知棄其幼志。自敬其威儀矣。

右再加

再加曰、吉月令辰、乃申爾服。辰、十二辰

也。申、重也。敬爾威儀、淑慎爾德。眉壽萬年、永受胡福。胡福、遐遠之福。

賓降三等、受爵弁、加之。服纁裳韎韐。其他如加皮弁之儀。降三等、下至地。服彌尊、故受之彌下。他、謂卒紘容出。徹皮弁冠櫛筵、入于房。賓贊者徹篋簞。則皮弁冠櫛、與缺纓笄紘、弁束髮錦、同徹矣。主人之贊者徹筵。還依所有事也。賓贊者先入、主人之贊者從之。

右三加

三加曰、以歲之正、以月之令。正、令、皆善也。咸加爾服。兄弟具在、以成厥德。再加言威儀慎德、外

重而內固也。此言成兄弟之德，則正身齊家之事也。黃耇無疆。受天之慶。黃，黃髮。耇，面似凍棃，皆壽徵也。總而論之，始加緇布，不忘本也。再加皮弁，朝服也。三加爵弁，祭服也。不忘本然後能事君，能事君然後能事神。此因服而喻其志者。其辭始曰順德，再曰慎德，三曰成德。能順德然後能慎德，能慎德然後能成德。此以辭而喻其志者。服飾文辭之閒，可以感興矣。　力堂周師曰，三加備三代之禮，重其始也。初用緇，夏尚黑也。再用素，殷尚白也。三用纁，周尚赤也。初加服猶未盛，故裳黃雜亦可。　士讓所集上條，乃陳氏禮書之旨。近聞之于泊邨吳先生云，陳氏以皮弁爲朝服，亦假借言之。諸侯不以皮弁視朝，士安得用之。玄端亦祭服。爵弁特助祭於君者耳。又曰，三王共皮弁素積，是白

非獨商禮也。繙謂吳駁亦是。然陳氏及周師說自好，因併存之。

筵于戶西、南面。筵，主人之贊者布之。戶西，室戶之西，即戶牖閒客位也。寢席以室爲主，故室戶專得戶名。若房戶，則兼言房以別之。筵于戶西者，以其成人尊之。此席南向，以東方爲上。　士讓按，士之廟有五架，其中棟以北之楣下，東西之中，爲室。房之南壁只一戶，即冠者釆衣紒所立處也。室之西有牖，室之東有戶。室內西南隅爲奧，以祀主，故祭者必入室，奠于牖下也。室外正當戶牖之閒，爲客位。自東序主位向之，則爲西北。有事則設筵席，如冠之禮子，筵于戶西，與昏之禮賓，筵于戶西者，胥是處也。禮于位，如禮賓，故曰醮于客位。贊者洗于房中、側酌醴。加柶覆之、面葉。洗，盥而洗爵。凡洗爵必先盥手。房中之洗，設在北堂，篚在洗西，北面盥。側，自也。自酌還自薦，無佐之者，故云側。凡醴皆加柶。葉，柶大端也。柄細而葉大。覆之，葉向外而面之。爲賓乃得面枋授冠者，冠者乃得面葉扱祭也。贊者酌，賓尊不入房。古文葉爲擖。賓揖冠者就筵。筵西南面。賓受醴于戶東。加柶面枋。筵前北面。筵西南面，冠者暫立以待禮。戶東，室戶之東，近房處也。枋，高堂生今文爲柄。復言加柶，見其更端爲之。面枋者，訝受也。筵前北面，以授冠者。冠者筵西拜受觶。賓東面答拜。筵西拜，南面拜也。賓還答拜于西序之位東面者，明成人與爲禮，且別于答孤子也。孤子冠，賓則北面答拜于西階上。　士讓按，賓致醴辭，當在筵前北面，冠者將受觶之際。薦脯醢。薦于席前，

脯在西。亦贊冠者薦之。知者，以宜與正賓共成禮也。　士讓按，贊冠者自是房中無事矣，宜降立西階下東面少南。文不著者，畧之也。冠者即筵坐。左執觶、右祭脯醢。以柶祭醴三。興。筵末坐啐醴。捷柶，興。降筵坐，奠觶。拜，執觶興。賓答拜。祭，祭先世造此醴者，不忘本也。祭脯醢，以脯擩醢而祭之。祭醴三，如昏禮始扱一祭，又扱再祭也。筵末，席西端。啐，嘗也。祭則坐于筵閒，啐則坐于筵末。捷，猶立也。插也。上葉下枋，與扱時異。啐而禮成，不卒觶而奠。此禮不主於飲也，故亦無拜既之儀。　程氏慄也曰，凡用酒者，卒爵而拜。用醴者，不卒觶而拜。以醴質不尚味，但啐之而已。

右醴冠者　醴辭曰、甘醴惟厚。嘉薦令芳。拜受祭之。以定爾祥。承天之休。壽考不忘。醴言厚、見其未泲。薦、謂脯醢。拜受祭之、敎其行禮。下三句、祝之也。

冠者奠觶于薦東。薦東、薦脯醢之左。據南面爲正也。凡爵不復舉者、奠於左。

降筵、北面坐取脯。降自西階、適東壁、北面見于母。母拜受。子拜送。母又拜。取脯、見其受賜。凡明得禮也。蓋右取而左奉之。母拜于者、母雖尊、有從子之道。當其冠也、以成人之禮禮之。所謂斯須之敬也。子拜送者、再拜也。母拜受又拜者、俠拜也。婦人於丈夫、雖其子猶俠拜。

三禮館議云、母拜于者、成人而

與爲禮也。特牲饋、父拜于。昏禮、舅姑饗婦、則拜婦。醮子醴女、父亦當有拜。禮各有所主、新昏者爲主、則父母舅姑之拜、所以成禮也。又云新子無見父與賓之文、何也。父冠其子、延賓以重其事。父自爲主而涖之、即是見也。不必更行見禮。賓既與冠者成禮於堂矣、亦不必更行見賓之禮。賈疏謂不見父與賓者、冠畢則已見、是也。或云古者臣不得與君亢禮。故君燕臣、宰夫爲主、以全尊也。子于父、猶臣于君。冠禮醴子、延賓而醴之、所以代己而與冠者行禮也。是子也、受觶則拜、奠觶又拜。蓋以醴爲父賜、拜父之賜、即所以拜父也。至賓之來、乃爲父來。故其始也戒之宿之。其終也醴之酬之。而迎賓之拜、送賓之拜、皆父親與爲禮。若冠者復拜賓、不疑于二主乎。則其不拜也固宜。或云、冠者不拜父、緣禮有難行處。凡與冠者爲禮之拜、皆先施、而後冠者答之。父不可概同其禮、故不制。又云、拜醴時、有賓與爲禮。故父得儼立于阼。若拜脯時、無代母與爲禮者。而遂不禮焉。是仍待之以童子。非責之以成人矣。則母之俠拜也固宜。以上數條、皆據所聞於同館諸公者。合彙之以俟知禮者斷焉。

士讓按注疏以子見母爲出闈門、此說非也。廟制、闈門外無別宮。經但云適東壁。凡牆在堂下者謂之壁。適之云者、言往之也。非於東壁見也。若東壁見、則宜云東面。不云北面矣。凡有事於廟、宜夫婦親之。冠子、父主外事在東序。經有明文矣。至母之所在、據昏記、父醴女、母南面于房外。祭禮、主婦位于北堂。由是以推、則東房北堂者、母位也。或曰、房中陳服器、贊者有事焉。母未便先在北堂。曰、醴之後、二贊已無事。應在西階下矣。則母之出房南面見子也、於禮固宜。或謂母位當在北堂之東北、近東壁、南面而立。子降自西階、由西而東、又折而北、乃見之。或謂子北面見。母西面。並闕以俟考

右取脯見母

賓降、直西序、東面。主人降、復初位。初位、初至階讓升之位。

冠者立于西階東、南面。賓字之。冠者對。賓當少進、乃字之。冠而字之、成人之道也。未字先見母、既字乃見兄弟、緩急之序當如是。

士讓按冠者立于西階東、乃西階下之東也。是時尊者既降、卑者豈得獨升。經文冠者見母後、無升階之儀、足以見之矣。

右字冠者　字辭曰、禮儀既備。令月吉日。昭

告爾字。爰字孔嘉。髦士攸宜。宜之于假。永受保之。曰伯某甫。注云、假、大也。朱子云、假與嘏同、福也。朱子說、長、甫、丈夫之美稱。或作父。某甫、若嘉父孔父是也。士讓按冠禮祝辭三、醴辭一、字辭一、醮辭三、諸章皆章六句、惟三加之祝、章七句、此章、章八句。蓋皆雅頌體也。後世冠禮不如古、成人鮮有德。考之朱子冠而字。劉屛山先生爲作字辭、朱子果能力踐其說、不愧父師之望也。辭見性理大全。仲叔季唯其所當。此另釋所易之序。凡伯仲叔季、如兄弟四人、則依序稱之。如多、則殷有積仲、而周每積叔。若管叔蔡叔是也。士讓按孔疏、人年二十、冠而字。如曰伯某甫者、至五十耆艾轉尊。則又舍其某字而直以伯仲別之。故曰五十以伯仲。賈疏云、周造字時、未呼伯仲、至五十乃加而呼之。如孔子始冠、字尼甫、至五十乃稱仲尼也。二說、朱子疑孔疏是。又吳草盧云、少者但稱其字、如顏淵宰我之類。稍尊、則字上加以其次、如伯牛季路之類。耆艾而益尊、則下去其字、止稱其次、如單伯管仲之類。所謂五十以伯仲者此也。三說存攷。

賓出、主人送于廟門外。不出外門、將醴之。贊者不從、以當與冠者爲禮。請醴賓。賓禮辭。許。賓就次。醴、以醴禮之。謝其勤勞也。其禮一獻、有礼有幣、似饗矣。乃曰醴者、因所用名之。次、門外更衣處。或帷幕。簟席爲之。士讓按注云、醴當作禮。鄭意或因下文醴賓不用柶扱。遂謂泲其醴者不得醴名歟。然醴雖泲之、猶是醴也。故季微之、朱子、敖君善、俱斷從本經古字。

右賓出就次

冠者見於兄弟。兄弟再拜。冠者答拜。見贊者、西面拜。亦如之。拜而後答者、成人而先與爲禮也。答亦再拜。見贊者西面拜、則見兄弟東面拜可知。贊、衆賓主之贊、及衆賓。贊者後賓出、亦就次待禮可知。入見姑姊如見母。入、入寢門也。廟在寢門外。如見母者、亦北面、姑姊亦俠拜。妹亦弟行、文不著者、門內之卑幼可畧。泊邨吳氏曰、妹若笄而字者、亦見之。

右冠者見兄弟贊者姑姊

乃易服、服玄冠玄端爵韠。奠摯見于君。遂以摯見於鄉大夫鄉先生。必易服者、蓋緇布冠則敝之矣。以非祭事、故易去爵弁服。又非與視朔、亦不宜皮弁服。惟玄端爲奠見之服、於奠見宜、故服之。而取玄冠以配之也。不言帶裳屨、可知也。摯、士執雉。奠、委置也。摯必奠之者、君尊不敢授也。鄉大夫、鄉之異爵見仕者。或曰即主治一鄉者。鄉先生、嘗爲大夫致仕者。所謂父師也。亦有士之致仕者曰少師。不言者、兼之也。士相見禮曰、士見於大夫、終辭其摯。於其入也、一拜其辱。此之見禮、宜如之。泊邨吳氏曰、此終言之耳。不必冠日。亦不必同日。見於君、當蚤朝時。鄉大夫先生、則皆有辭讓反見諸禮。其不能一日而畢事、可見。士讓按趙武冠而見欒范韓知諸卿、皆有訓辭。則冠者之見

鄉大夫鄉先生、乃初踐成人而承教誨之意也。

右奠摯見

乃醴賓以壹獻之禮。醴如字。壹獻者、士禮、獻酢酬、賓主各兩酌而禮成也。無亞獻。即燕、醴賓不用柶以扱者、泲其醴使清故也。凡醴事、質者用糟。文者用清。醴賓則尙文也。程氏慄也曰、壹獻之禮、賓備獻酢酬。介酢而不酬。衆賓獻而不酢。旣獻不旅酬。徹俎坐燕凡執事在階下者、亦得獻于階上。君冠、以金石之樂行之。士冠無樂、則無獻工之節可知。壹獻之後有燕者、主人樂得嘉賓、而安燕以洽之也昏禮禮賓一人、可無燕。聘禮禮賓無燕者、燕在後也。**主人酬賓、束帛儷皮。**飲賓客而從以財帛、曰酬。於奠酬爵之節行之。

所以申暢厚意也。束帛、十端帛也。儷皮、兩鹿皮。**贊者皆與、贊冠者爲介。**贊者皆與、謂凡贊冠事者、皆與燕也。介、副也。贊冠者爲介、餘爲衆賓。泊郝吳氏曰、皆者、皆衆賓與主人之贊者也。贊冠者亦與焉。下句又別言之耳。主人之贊者、位于堂下。及獻之、則升受降飲歟。士讓按以鄉飲酒例之。賓介衆賓之位可推而知。然聘禮酬賓幣、皆及介以下。贊冠者勤勞、而酬幣不特及。豈酬賓者即兼酬之邪。**賓出、主人送于外門外、再拜。歸賓俎。**一獻之禮、有薦有俎。其牲未聞。歸使人歸諸賓家。古人與人飲食、必歸其盛者、所以厚禮之。

右醴賓此章以上、正禮已具。以下皆禮之變者。士讓按全經獻酢酬之禮、各有異同、當詳辨之。凡行禮之序、獻爲先、酢次之、酬又次之。蓋主獻賓、賓酢主、主復自飲而酬賓、賓奠之。此其大概同也。而每異焉。有行一獻之禮者、賓主各兩酌而禮成、無亞獻、如冠醴賓之類是也。有共成一獻而奠酬者、若舅姑之饗婦、舅獻之、婦酢之、姑酬之、婦奠之、而禮成矣。其外舅外姑之饗壻也視此。蓋外舅獻之、壻酢之、外姑酬之、壻奠之、而禮成也。至若鄉飲酒之儀不同矣。惟賓備獻酢酬。尊之也。于介則獻酢而未酬。于衆賓則獻而不酢酬。鄉射之於衆賓亦獻而不酢酬。皆以次而省也。燕禮又異矣。其獻賓也、君使宰夫代之臣莫敢與君亢禮也。其賓酬主之後、主未酢賓而遂獻公者、尊君也。其皆有獻而無酬酢者、樂工以下是也。若夫大射之禮、有獻于未射之先者、于賓、于公于孤卿于大夫也、尊之

也。有獻于既射之後者、于庶子、左右正、內小臣之屬也、卑之也。有射未終而獻者、于服不、于釋獲、于獲者也、因其所有事也。聘而禮賓、儀甚優也、然獻以醴而無酢酬者、則以行于享之後、覿之先、他儀尙多、未暇盡歡也。公食大夫雖設酒而無獻酢酬者、主于食也。士虞主人獻尸、尸惟酢主而不酬、至三獻利成、別無酢酬之儀者、未吉也。至若饋食祭禮、上自尸賓、下至佐食、旁及兄弟內及宗婦、則主人皆有獻、而主婦有亞獻者、其酢酬之儀繁矣其可强以爲同乎。更爲通論行酢之禮。凡酢者、皆承獻爵而答之也。其有賓親酌酢主者禮之敵鈞也。有授主人爵、而主自實爵酢者此介之下一等、不敢親酌也。卑者于主人亦不親酌、何也、主人卑、不敢煩尊者也。其有受酢而更爵者、膳宰于公、不敢褻至尊也。婦之

酢、男亦必更爵者、男女不相因也。主人于主婦亦更爵酌酢者、明夫婦之別也。主婦于主人、不更爵而自酌酢者、敬而親之也。尸之酳主人、必祝酌授之者、正祭之尸尊、不親酌也。賓尸而尸親醋主人者、非正祭則尸卑也。三獻獻主人、而尸受三獻之爵、酌以酢之者、尸逐賓欲行禮之意也。凡此皆酢之異同者也。若乃禮成於酬、其異同又可得而言矣。有至酬而徹筵者、禮事畢也。有至酬而加幣者、申厚意也。賓不盡主之歡、故至酬而奠爵。尸欲神惠之均、故至酬亦奠爵。酬必先飲、勸之周也。酬不拜洗、禮之殺也。旅酬亦名酬、而非正獻之酬。無筭爵之酬、則繼乎旅酬也。復有酌而無酢酬者、此則以醮名。又與是禮異也。然則酒也者、以行禮也。獻酢酬者、行禮之節也。行之於冠昏。和之於飲射。洽之於燕食。通之於聘覲。達之於祭祀。緣情循分、以為多寡隆殺。古之人相覲而習之。是故可與酬酢。可與祐神也。

若不醴、則醮用酒。鄭注云、若不醴、謂國有舊俗可行、聖人用焉不改者也。賈疏云、夏殷法也。朱子云、不醴而醮、乃當時國俗不同、皆周禮自異。敖君善云、冠禮之始、惟醴而已。然少近於質、後世聖人又為此醮禮、與之並行。言若者、文質在人、用之惟所欲耳。醮與醴大意畧同。惟用酒而儀文繁為異。　洎郟吳氏曰、醴有無酢酬者、冠禮醴子、昏禮醴賓、醴女醴婦、聘禮醴賓、皆是也。亦有有酢酬者、冠禮醴賓、鄉氏以為清醴、是也。若醮則皆無酢酬。此經及昏父醮子、命之迎、使人醮庶婦、是也。醮蓋尊所施於卑者。盡爵曰醮。有不敢不盡之意。自敵以上、則不用此禮。於冠者用酒、則於賓亦用酒。但不曰醮而曰饗矣。昏禮、舅饗送者以一獻之禮、是其類、蓋與醴賓一獻之禮同。惟用醴用酒為異耳。　士讓按、醴之味、乃太古之造法。酒之味、乃後世之造法。醴濁酒清、醴質而酒文也。據行禮之本意、則質為重。故冠禮施于適子用醴、于庶子用酒。昏禮施于適婦用醴、于庶婦用酒。亦如之。而據行禮之從宜、則文為貴。故冠庶子、固用酒、而冠適子、亦有時不醴而醮。用酒者、記云、適子冠於阼、醮於客位、是也。按酌而無酢酬曰醮、取醮盡之義也。顧醴亦多無酢酬而不名醮者、以醴之未涉者、本無酢酬法、故經只云祭醴啐醴而已。酒則宜有酢酬、故因其不酢酬而別名醮也。然則適子亦醮用酒、其與庶子之禮輕重奚別乎。曰、別乎其位也。別乎其禮之行之也。蓋適子醮于戶西、是客位也、成而尊也。庶子則

醮于房外、非著代也。成而不尊也。適子有始醮再醮三醮之文、其禮彌盛、且有時而升豚鼎加豆籩者。庶子則冠遂醮焉、畧之也。其於適庶婦也。醴適婦則席于戶牖閒、重之也。庶婦則不饗、惟使人醮之、卑之也。此其位與行禮、未嘗無別矣。況適本宜用醴、而時或用酒耳。庶則但宜用酒、而不得用醴也。大概醴重而酒輕。故孔子答曾子問、有曰、天子賜諸侯大夫冕弁服於太廟、歸設奠、服賜服、於斯乎有冠醮、無冠醴。此言既重君賜、祇自行其禮之輕者也。周代尚文、漸改古初之質、醴酒二者隨人所尚。尚質則醴為重、尚文則酒為貴。此冠所以有不醴則醮用酒之禮。

尊于房戶之閒、兩甒有禁。玄酒在西、加勺、南枋。房戶閒、鄭注以為房西室戶東。兩甒、一盛玄酒、一盛酒。禁、承尊器。長二尺、廣二尺、高三寸。

壽背雲氣爲飾、刻其足爲褰帷之形。名禁者示酒戒也。玄酒、新水也。不用猶設之、不忘古也。在西、尚之也。以冠者位在西、故順之。玄酒不用、亦加勺者、不可一有一無也。南枋、爲酌者北面覆手執之便也。此亦於陳服後爲之。

洗、有篚在西、南順。洗、庭洗、當東榮、南北以堂深。篚陳於洗西、以盛三爵者。南順、篚首在北也。　士讓按醴之篚在房、醮之篚在庭。此其相異者。注云篚亦以盛勺觶。不知三醮皆用爵、勺加在尊上、篚中非觶、併無勺也。注誤耳。

始加、醮用脯醢。賓降、取爵于篚、辭降如初。卒洗、升酌。冠者拜受、賓答拜、如初。醮則每加有醮。異於醴之待三加畢乃舉也。其加冠於東序、筵於戶西、爲位則同。醮用脯醢、當下事耳。贊則賓答拜後、贊者乃薦之。凡脯

醢出自東房、經之通例也。賓降者、爵在庭、酒在堂、將自酌也。一升曰爵。辭降如初、如上將冠時降盥、辭主人降也。賓升酌時、冠者猶在出房南面之位。冠者拜受、筵西南面也。賓答拜、授爵東面答拜也。如初、如醴禮也。賓致醮辭、當在授爵後、贊者薦之時。

冠者升筵坐、左執爵、右祭脯醢、祭酒、興。筵末坐、啐酒、降筵、拜。賓答拜。冠者奠爵于薦東、立于筵西。此正醮禮也。酒亦不卒爵者、依醴禮。立于筵西、俟賓揖再加之命也。

徹薦爵、筵尊不徹。徹薦與爵、辟後加、將新之也。徹之、蓋入于房。筵與尊不徹者、再三加可相因也。

加皮弁、如初儀。再醮、攝酒。其他皆如初。攝、猶整也。謂更益整頓之、示新也。

加爵弁、如初儀。三醮、有乾肉折俎、嚌之。其他如初。乾肉、牲體之脯、解爲七體者。折俎、就其體折之爲俎賓所謂二十一體者、總名之爲乾肉折俎也。設之、宜在脯醢南。嚌、至齒嘗之。再三加不言脯醢、具于醮辭可知。三醮不言攝酒、可互見也。　士讓按牲體之別、諸儒異同。今集朱子及陳氏禮書而約之、羊曰少牢、豕曰特牲。各有脊骨三、正脊脡脊橫脊也。脅骨三、代脅長脅短脅也。肱骨三、肩臂臑也。股骨三、髀肫骼也。脊無左右、而脅肱股各有左右。則合三三而爲九。合左右二九而爲十八。更合三脊而爲二十一體矣。所謂房脅體解也。但兩髀不升於主人主婦之俎、則僅爲十九體耳。餘則股骨之下有兩觳、肩骨之上有膉。以觳不升於神尸主人之俎、膉不升於吉祭之俎、故不數之也。惟主婦佐食用觳折、祔祭

之折俎用膉耳。至於長脅、又名曰幹、脡又名曰膞、膉又名曰脰。且肩骨亦各曰胉。各見于經中可攷焉。凡牲之割、當其殊左右、則曰胖。腥之四鬄、合兩胉一脊而爲七、則爲全脊豚解。析而熟之、成二十一體、則爲房烝體解。至於再折之、則爲殽烝骨折也。狗亦爲牲、飲射燕食皆用之。腊骨亦如牲骨。此其大較也。

北面取脯、見于母。其儀則同。

右醮

醮辭曰、旨酒既清、嘉薦亶時。始加元服。兄弟具來、孝友時格、永乃保之。亶、誠也。格、至也。保、安也。行此乃能安之。

再醮曰、旨酒既湑、嘉薦伊脯。乃申爾服。禮儀有序、祭此嘉爵、承天之祜。湑、泲之使清也。

獨言脯者、舉所上言。

三醮曰、旨酒令芳。籩豆有楚。咸加爾服。肴升折俎。承天之慶。受福無疆。

楚、陳列貌。肴升折俎、蓋用豚。　士讓按、醮致辭在升酌薦時。與祝致辭在加冠時異。知者、以三醮之文、皆從旨酒說起也。其首章言孝友、孝德之本也。孝者必友。次章及禮儀、有本而後有文。終之以受福無疆、勉其以德獲福、即所以祝之也。鄭謂凡醮者不祝。蓋以三辭已包乎祝之義。若兼用則複矣。故不待先致祝。疏以醮爲指庶子誤。

若殺、則特豚、載合升。離肺實于鼎、設扃鼏。

此又醮禮之時豐者。殺、殺牲也。特豚、一小豕也。在俎曰載。在鼎曰升。凡用牲、吉升右而凶升左。此合左右胖而升載之、用豚則然也。肺、氣之主、故尚之。離割之不絕其中央、使可祭可嚌也。凡肺有二種、而六其名。爲食而設者、曰舉肺、曰離肺、曰嚌肺。爲祭而設者、曰祭肺、曰刌肺、曰切肺。扃、鼎鉉也。漢制、小扃長二尺。豚鼎宜用之。鼏、以茅覆鼎。長則束其本、短則編其中。凡牲先煮於爨上之鑊謂之亨。而後升之於鼎、謂之實。扃以扛鼎、鼏以覆鼎、皆設之。及將用、則以匕出之、而載於俎焉。　士讓按、疏以殺牲醮子爲夏殷法、恐未然。殺者禮之盛、冠子嘉事、有牲從豐。聖人制禮、宜人情、酌風氣。經云若者、不定之詞。言亦可行耳。

始醮、如初。

亦薦脯醢、徹薦爵、籩尊不徹。

再醮、兩豆葵菹、蠃醢。兩籩栗脯。

豆籩制、吳草廬云、豆以木爲之。口圓、徑尺二寸、有蓋、高一尺。籩以竹爲之、形如豆、面徑尺、柄尺、容四升。淹菜曰菹。無骨曰醢。蠃、爾雅云螔蝓。葵、蠃二者、饋食之豆。栗脯二者、加籩之實。此增數者、爲有殺牲、故盛其饌也。餘不言如初、可知也。

三醮、攝酒如再醮。加俎。嚌之、皆如初。嚌肺。

言攝酒如再醮、則再醮有攝可知。而加俎尤盛也。加俎之設、宜當菹醢南。言嚌之、又言嚌肺者、明所嚌者肺也。不言祭肺者、嚌必先以祭、文省耳。三加彌尊、故第三醮彌盛。禮宜相稱也。

卒醮、取籩脯以降、如初。

殺有俎肉。但取籩脯者、仍依常禮。　士讓按、取脯之儀甚多。昏禮醴賓、賓取脯。榮主人之賜也。醴婦、婦取脯。榮得禮也。燕大射、賓醉皆取脯。成禮不虛所賜。且示親徹也。公食大夫、取粱與醬。不見取脯者、食禮無籩也。特牲云、賓揖執祭以降。祭者、所祭之脯也。然則此醮所取之籩脯、即所祭者可知也。敖氏云、別於所祭者。恐未然。凡經但言取脯。此兼籩言者、籩有兩、恐疑於栗、故首明其例耳。菹醢與肺俱有祭、而不取者、菹醢濕也。肺亦宜捝手。於取不宜。取一脯足以明禮矣。

右殺特豚

是篇始言醴、次言醮、後言殺。禮愈變而愈盛。亦可見尚文之意。

若孤子、則父兄戒宿。

父兄、諸伯叔父、諸從兄也。孤子雖尊於家。然未冠不可與成人爲禮於外。故戒賓宿賓、皆父兄爲之。敖氏云、惟云戒宿。則筮日筮賓爲期之事、皆將冠者自主之、可知。　程氏慄也曰、此孤子蓋適長主有禰廟者也。即士昏記所謂宗子無父者。雖有諸父諸兄、不得與宗子爲冠主。但爲戒宿於賓而已。敖氏云、若兄爲親兄、則可主。庶子之冠於廟中。豈直戒宿而已。

冠之日、主人紒而迎賓、拜揖讓、立

于序端。皆如冠主。禮於阼。必云紛者、嫌與父在者異也。自爲主人。諸父諸兄不主者、家無二主也。立于序端、因冠者之位也。冠主、冠者之祖父若宗兄也。此冠者如之禮、謂賓與冠者行禮。蓋指三加與醴若醮之類。皆于阼而不於戶牖閒也。然則冠席宜稍北禮席宜稍南。　力堂周師曰、主人紛而不采衣者、士喪記、旣殯、主人說髦。髦、幼飾也。親不見矣故說之。曲禮、孤子當室、冠衣不純采。然則不采衣、非鉄文矣。其紛者、爲將加冠也。然必不錦束髮、亦可知也。其如冠主禮于阼者、明已著代。

凡拜、北面于阼階上。賓亦北面于西階上答拜。各專階也。此賓主相拜之正位。凡云者、謂醴若醮時拜受之類。若殺、則舉鼎陳于門外、直東塾、北面。父在有鼎不陳於外、陳門外、盛禮也。孤子得中也、直東塾、當其南也。鼎陳於此、俟時入錯之。

右孤子冠

力堂周師曰、曾子問、父歿則已冠埽地而祭於禰、已祭而見伯叔父而后饗冠者。此經不言、文不具也。祭禰者、孤子見父之節。以父不在阼故也。已祭而見伯叔父、則知伯叔父不得爲冠主、明矣。　士讓按、士無世官。士旣歿矣、而其孤子猶得蒙先澤以攝盛行冠。此見周之重士也。一曰與泊郝吳氏論及此。吳云、孤子亦兼已仕未仕者今思兼之爲是。

若庶子則冠于房外南面。遂醮焉。房外、在尊之東。不於阼階、非代也。不醮於客位、成而不尊。凡用醴與三醮、俱爲適而加禮。庶子則惟醮以酒。但其醮數、賈

疏則謂夏殷三醮、周一醮。醮不祝。朱子則云庶子一醮。敖氏則云庶子三加亦三醮。論者多從朱子。然醮亦當有辭或用第三醮之辭與。

右庶子冠

冠者母不在、則使人受脯于西階下。士讓按、母不在之文有數說。賈疏云、內則、舅歿則姑老。若死當云歿且母死則不得使人受脯。今言不在者、或歸寧或疾病也。使人受脯、爲母生在、於後見之也。朱子云、不在、恐兼存歿而言。若被出而嫁、亦是也。蓋主人若非宗子、則固有無主婦者。此云使人未必母使之也。數說俱可通。抑或母有外戚之餘服未除、而男子屬當冠之年、嘉事不參、禮固可並行而不悖者與。程慄也先生云、惟歿及被出者、不復以脯見。無廟故也。若父母俱歿、則帰地祭禰時并告之。庶子醮訖、蓋亦使人受脯而已、禮畧也。併存以俟知者。

右母不在

右士冠禮　凡二十四節、經文止

辭記古本　士讓按、全經中有記者十三篇、乃讀禮者釋所未備。今亦經矣。古本各附本經後。朱子通解、始析附各節下、以便覽者。茲編旣依析附于前、仍錄古本于後。一以遵朱。一以存古也。冠昏二篇辭、乃作經時著爲定式。非與記一例。學者詳之。

戒賓曰、某有子某、將加布於其首。願吾子之教

之也。賓對曰、某不敏、恐不能共事以病吾子、敢辭。主人曰、某猶願吾子之終敎之也。賓對曰、吾子重有命、某敢不從。宿曰、某將加布於某之首、吾子將莅之、敢宿。賓對曰、某敢不夙興。始加、祝曰、令月吉日、始加元服。棄爾幼志、順爾成德、壽考維祺。介爾景福。再加曰、吉月令辰。乃申爾服。敬爾威儀。淑慎爾德。眉壽萬年。永受胡福。三加曰、以歲之正。以月之令。咸加爾服。兄弟具在。以成厥德。黃耇無疆。受天之慶。醴辭曰、甘醴維厚。嘉薦令芳。拜受祭之。以定爾祥。承天之休。壽考不忘。醮辭曰、旨酒既清。嘉薦亶時。始加元服。兄弟具來。孝友時格。永乃保之。再醮曰、旨酒既湑。嘉薦伊脯。乃申爾服。禮儀有序。祭此嘉爵。承天之祜。三醮曰。旨酒令芳。籩豆有楚。咸加爾服。肴升折俎。承天之慶。受福無疆。字辭曰、禮儀既備。令月吉日。昭告爾字。爰字孔嘉。髦士攸宜。宜之

于假。永保受之。曰伯某甫。仲叔季、唯其所當。上以諸辭、朱子已附入各節後。屨、夏用葛。玄端黑屨、青絇繶純、純博寸。素積白屨、以魁柎之、緇絇繶純、純博寸。爵弁纁屨、黑絇繶純、純博寸。冬皮屨可也。不屨繐屨。此條朱子附入陳器服節之後。記、冠義、自此至末、乃儀禮記家之言。而別見于郊特牲、家語、大戴諸書。朱子通解、析以附入冠義篇。今仍依古本集釋之。始冠、緇布之冠也。大古冠布、齊則緇之。其緌也、孔子曰、吾未之聞也。冠而敝之可也。大古、唐虞以上。冠用白布、齊則緇之、以鬼神尚幽闇也。三代以白布爲喪冠、重古始而冠用齊冠。其垂下之緌、諸侯用纘。尊者飾也。士冠無之。而今有、故孔子非之。敝之、冠訖不復着也。若庶人猶著之。詩云緇撮是也。爲存古、故暫用而敝之。敝之猶可、則飾之益無用矣。適子冠於阼、以著代也。醮於客位、加有成也。三加彌尊、諭其志也。冠而字之、敬其名也。阼、東階上。客位、戶牖閒。代、傳代。成、成人。著代、明其將代已。加、猶尊也。尊其有成、故以客禮待之。諭、敎也。凡人之志、皆欲自卑而尊。故三加之服、最尊者在後。蓋敎諭之、使其志存脩德、每進而上也。名者質、所受於父毋。冠成人益文、故敬而字之、不呼以名。此皆適子之禮。士讓按、三加彌尊、諭其志者、緇布冠朴、皮弁質、爵弁文。服彌尊、則志充彌大。服其服則

思文其容、而實以君子之德。故上經曰進容、曰容、曰順德、曰愼德、曰成德也。**委貌、周道也。章甫、殷道也。毋追、夏后氏之道也。**委、安也。委貌、言安正容貌。章、明也。章甫、言表明丈夫。毋、鄭注云、發語聲。追、猶椎也。蓋象形爲之。道、猶制也。士讓按三者之冠、代易其名。制應有別。委貌即玄冠、所以配玄端之服。冠畢將出奠摯時着之者。所謂端委也。與緇布冠不同。而舊注或以爲即始加之緇布冠、誤矣。委貌、當代所尚、故先釋周道。然周兼先代之制、故孔子居宋、冠章甫之冠。公西言志、爲小相之禮、則殷道猶存也。至若毋追、舊注云、毋音牟、發聲也。其說可疑。意毋字當音貫。爲字從一畫横貫、穿物而持之之義。象形會意、有冠象焉。夏道或取諸此。毋追之名、他經不載。則夏禮比殷爲難徵、亦可見矣。**周弁、**

儀禮糾解　卷一　士冠禮

殷冔、夏收。此士三加之冠也。文亦從當代而上遡之。弁、爵弁。弁取槃大義。冔取詡覆義。收、取收斂髪義。齊所服而祭者。三命以下、齊祭同服、不易。王制、夏后氏收而祭。殷人冔而祭、詩常服黼冔。三代各異其名。士助祭之尊服也。故尊之爲三加。**三王共皮弁素積。**此士再加之冠服也。三代共之、質不變之義。士讓按記中每節語意文體逆遡。蓋返本復古、不忘所自始之意。於用綾、譏其太文也。於共皮弁素積、論其同於質也。然則爵弁爲彌尊、喩志、其文而得中乎。**無大夫冠禮、而有其昏禮。古者五十而后爵、何大夫冠禮之有。**自此至德之殺也五節、皆推明士冠禮可以上達之義。此節、據大夫言。周初、年未五十而有賢才者、試以大夫之事。猶服士服、行士禮。二十而冠、急成人也。五十乃爵、重官人也。故大夫無冠禮。而有其昏禮者、昏雖節以三十、三十時仍行士昏禮。而大夫容或有再娶。故有其昏禮也。**公侯之有冠禮也、夏之末造也。**此據諸侯言。見夏末以前、雖諸侯之貴、冠猶依士禮。公侯之冠禮、夏之末所造者、不可詳已。據家語孔子答孟懿子問云、公冠、則以卿爲賓、公自爲主。迎賓揖升自阼、立于席北。其醴也則如士。饗之以三獻之禮、無介無樂。皆玄端。旣醴降自阼。諸侯非公而自爲主者、其所以異、皆降自西階。玄端與皮弁異。朝服素韠。公冠四加玄冕祭。其酬幣于賓則束帛乘馬。天子擬焉。太子與庶子、其冠皆自爲主。其禮與士無變。饗食賓也皆同。士讓按家語冠頌篇、大戴亦載、文大同小異耳。立于席北、朱子云、公堂深於士。無樂、鄭注云、亦饗時也。左傳以金

儀禮糾解　卷一　士冠禮

石之樂節之、謂冠時爲節也。自爲主降西階、朱子云、未詳其義。異朝服素韠。朱子云、異疑是皆字。公冠四加玄冕祭、鄭注云、四當爲三。玄當爲袞。朱子云、本文但言玄冕、而不言當從爵弁。則鄭說三加爲是。而諸侯玄冕以祭、則當言本文。惟天子三加、其袞冕與。天子擬焉、王肅云擬諸侯。士讓又按成王年十三嗣立。明年六月、周公冠成王。命祝雍作頌。此時蓋制禮尚未暇備也。左傳魯襄公年十二而冠。與成王年十四又不同。不可泥矣。又太子與庶子冠、皆自爲主。豈因天子尊、不與賓行禮與。均宜闕所疑。**天子之元子、猶士也。天下無生而貴者也。**此據元子言。其冠猶依士禮也。元子、天子之長子。其未即位、則亦無爵也。士讓按家語孔子曰、古者王世子雖幼、其即位則尊爲人君。人君治成人之

事者、何冠之有。然玟成王嗣立後而冠、則是古者天子幼、既卽位不復冠。周則天子幼卽位者有冠矣。**繼世以立諸侯、象賢也。**此據諸侯之世子言。見其冠亦依士禮也。象、法也。王制、諸侯世子世國。然實以其能法象先世之賢而立之。亦非生而卽貴者。故無世子冠禮。而概從士禮也。**以官爵人、德之殺也。**此據大夫之適子言。見其冠亦依士禮也。殺、猶衰也。王制、大夫不世爵。必視其德之隆殺。大夫之適子亦非生而卽貴者。故無適子冠禮。而概從士禮也。士讓按士冠正經文、所載士之適子、士之庶子、士之孤子三者冠禮詳矣。先儒又兼言士身自行冠法、及祖在主孫行冠法、抑又備矣。而未推及上自天子諸侯卿大夫天子之元子諸侯之世子卿大夫之適子等冠法也。記者故採孔子所言以補

正經、使無缺義。天子諸侯冠禮、惟見於家語大戴。今據朱子通解本、爲補入。雖畧、而古義猶可玟、至禮固不下庶人。然秀民中有士行者、能倣古意而行之、亦豈禮教所禁也。程氏慓也云、剡附記于經後者、其高堂生諸儒之所爲乎。**死而謚、今也。古者生無爵。死無謚。**今、謂周衰時。古、謂殷以前。殷士生不爲爵。死不爲謚。周制以士爲爵。死猶不爲謚。下于大夫也。周衰時、士死則謚之、非古也。士讓按士喪禮無士謚之文。其有謚者、不知起於周衰何時。鄭注引魯莊公誄縣賁父之事以賁之、似未確。蓋謚與誄有辨。周官遣之日讀誄、爲王讀之也。又云小喪賜謚、賜卿大夫而不及士也。其有誄而遂賜謚者、如衛於貞惠文子是也。然誄者不必皆謚。故哀公誄孔子、但稱尼父仍字之而不謚。孔子嘗爲大夫、尚無謚。檀弓僅言士之有誄。仍載縣賁父之宗、非謚也。賜自朝廷。後世變例、多有私謚者、非古也。按記士冠而及于死謚者、朱子謂於冠義無當。疑其錯簡。今更釋之。蓋冠者成人之始也。謚者成人之終也。幼名冠字五十以伯仲生人之始終槩矣。生而有德者方有爵。有爵者方有謚。德大則爵隆、德茂則謚美。夫節惠尊名、亦先王所以責士之意也。記禮者故以是終之。醮辭末云壽考不忘、謂長有其令名也。亦可會矣。

儀禮糾解卷之一終

儀禮紃解卷之二

安溪王士讓述

士昏禮第二

士讓按、大小戴及劉向、皆序昏禮第二。以冠而後昏、人道之本也。士身昏娶、本自宜用此禮。然篇中立文、主士爲其適子娶妻言、故醮辭曰、承我宗事。若庶子昏、自可以此爲準、而降殺其禮。記云、庶婦則使人醮之、婦不饋可見也。士之孤子、亦用此禮。據孤子冠、及婦奠菜節、自明。夫物不可以苟合。故匡氏衡云、昏姻之禮正、然後品物遂而天命全。呂氏大臨云、昏禮者、其受責之義乎。自納采至親迎、皆男先於女。所以別嫌遠恥、成婦之正順也。合

男女必當年德、故杜氏佑云、三十二十而嫁娶者、周官掌萬民之判、衆庶之禮也。服經有爲夫姊之長殤、士大夫之禮也。左傳十五而生子、國君之禮也。娶妻不娶同姓、故鄭氏樵云、姓同氏不同者、昏姻不可通。鄭意蓋以同姓而異氏、如魯之孟季、宋之華向、是也。語類堯卿問姑舅之子爲昏。朱子曰、據律中不許。然自仁宗女嫁李瑋家、乃是姑舅之子。故歐陽氏云、公私皆已通行。又如魯與宋齊世爲昏、其間皆有姑舅之子、從古已然。嫁娶不限於仲春、故孫氏卿云、霜降逆女、冰泮殺止。而束氏晳云、春秋天王娶后、魯女出嫁、夫人來歸、大夫逆女、自正月至十二月、悉不以得時失時爲褒貶、卜得吉日、便可配合。先賢以時月爲限、恐非至當。昏不可過晚、故哀公問禮、男必三十而有室、女必二十而有夫也、豈不晚哉。孔子曰、夫禮、言其極也、不是過也。男子二十冠、有爲人父之端。女子十五許嫁、有適人之道。於此以往、則爲昏矣。昏不可太早、故王氏吉云、夫婦人倫大綱、夭壽之萌也。世俗昏娶太蚤、未知爲人父母之道而有子。是以教化不明而多夭。羅氏願云、壯而後昏、非足其欲也、責之代焉。朱子云、幽昭之中、祖席之上、人或褻而慢之、則天命有所不行矣。

昏禮。此統言適嗣當昏、而父若祖、主其嘉禮也。士之子得行士禮、攝盛也。不云士者、避下達之文。通尊卑皆用鴈、故也。昏者、日入二刻半之候。娶妻以昏爲期、取陽往而陰來之義。六禮成於昏、故以名焉。

下達、納采用鴈。下達、自上而下通行采擇、猶言定之意。用鴈有數義。記云、摯不用死。注云、順陰陽往來。程子云、鴈不再配。朱子云、大

夫執鴈、士執雉、而昏禮下達納采、士庶皆得用鴈、亦攝盛之意也。　穆亭李氏曰、下達文義、以朱子之說爲長。敖氏繼公云、此謂自天子達於庶人、納采皆用鴈也。以此推之、則餘禮之用鴈者皆當下達。惟納徵之禮或異耳。　程氏慄也曰、鴈、舒鴈也。候鴈非時不至、非可常得。　士讓按注云、達、通達也。將欲與彼合昏姻、必先使媒氏下通其言、女氏許之、乃使人納其采擇之禮。疏云、下達者、男爲上、女爲下、取陽倡陰和之義。謂以言辭下通於女氏。陸氏佃云、下達、若逆女之類、自天子達、是也。大夫有昏禮而無冠禮、則冠禮不下達矣。朱子云、下達二字、本爲用鴈一事而發。言士庶皆得用鴈、亦攝盛之意也。以上四條、並存以備考。　士讓又按、采者、兩相采擇之謂。男家擇女、女家亦擇男。而納之必自男家者、所以下女也。納采行之於廟、女家廟受之矣。

然必納吉乃定者、兩家皆廟受之故也。**主人筵于戶西、西上。右几。**主人、女家主昏者。筵、有司為神布席也。戶西、禰廟室戶之西、尊處。即牖東也。內以祀主、而外布為神位。蓋將以先祖之遺體許人、示有所尊承敬其事也。几、醴子醴女醴賓、皆為位于此。几、士喪几、神人所同。西上右几者、席有首尾之記。設之南面、以西為上、而右設几。神道尊右也。若飲射燕等、設席皆東上、以為人設也。此與經載坐立位東西上不同義。後放此。　穆亭李氏曰、此主人、女父為適子有禰廟者也。若祖為適者、在則祖主之。若祖父俱歿、則兄之為父後者主之。記云弟則稱其兄。是指之適兄得主其弟之昏、則女之適兄、亦得主女弟之昏矣。女適人為兄弟之為父後者、不敢降服。亦其証也。若女有父而不為父後、及父歿而無適兄者、則世父主之、

若並無世父、則小宗尊屬近者主之。記云、支子則稱其宗。是壻族宗子得主此壻之昏、則女族宗子、亦得主此女之昏矣。記又云、祖廟已毀、教於宗室。白虎通云、大夫士皆有宗族、自於宗子之室學事人、亦可推也。**使者玄端至。**使者、男家所使者。所屬有司之知禮者也。玄端、入廟多服之。此將行禮於廟、宜服也。至、至於門外。　泊邨吳氏曰、疏以使者為中下士。此其尊卑也微、未可以相屬而相使也。敖氏謂奉壻父之命而為使者。得之。玄端、士以下通得服之者。**擯者出請事、入告。**擯者、主人之有司佐禮者。請事、禮不敢必人之事、雖知猶請之、示謙慎也。請事西面。入告東面。**主人如賓服。迎于門外、再拜。賓不答拜。揖入。**門外、大門外。大夫士唯有兩門、寢門大門而已。廟在寢門外之東。不答拜者、奉使不敢當其盛禮。[illegible]降等也。不言辟者、士卑。若使臣於諸侯、則言辟。

　程氏傈也曰、此主人出迎之拜、與下升階受命之拜、皆為壻父、非為賓也。故不答。**至于廟門、揖入、三揖、至于階、三讓。**入三揖者、至內霤將曲揖、以賓主將欲相背也。既曲、北面揖。以各至堂塗相見也。當碑揖。碑在堂下、三分庭一在北、以是為庭中之節也。此與士冠迎賓節注疏、相兼乃備。**主人以賓升、西面。賓升西階、當阿、東面致命。主人阼階上北面答拜。**主人以賓升、主人先升而賓從之也。詳見士冠迎賓節。阿注云棟也。入堂深、示親親。今文阿為庪。庪者、士廟五架、中脊一架高、為棟。棟北差低一架、下有室戶。棟南差低一架、為楣。又南差低前一架接

簷、為庪。　泊邨吳氏曰、使者升階即至棟下、疑其太驟。或當從今文阿為庪。則賓致命、與主人拜所、南北不甚相懸、似為近情。注以阿為棟、亦無據。以考工記四阿之說推之、則阿距檐不遠、豈阿即庪之別名歟。　力堂周之師曰、阿、檐阿也。考工記四阿重屋、疏以四霤釋之。今俗名簷柱是也。棟為屋脊、居南北之中。下文云楹閒、是堂東西之中。以經例揆之、主賓升階、宜東西對立、賓位直簷柱、相向辭對、決無深入堂中、當棟致命、主乃退出階上、而賓復退出授璧之儀。鄭注可疑。**授于楹閒、南面。**楹、柱也。堂上有兩楹。閒、堂東西之中也。授于楹閒、明為合好、其節同也。賓不拜送者、以非已物也。　泊邨吳氏曰、注云南面並授也。賓主授受之正禮、當訝受不當並受。聘禮賓面大夫受幣之法、受者南面、授者北面。此亦當然。故敖氏據以決此

士讓按授受于楹閒、敵禮也。使者雖降等、以兩姻合好、故隆之。賓降、出。主人降、授老鴈。出、出廟門。老、注云羣吏之尊者。敖氏云、老、室老、大夫士之貴臣。授鴈於階下、既則進立於中庭、以待後事。　士讓按服傳、公卿大夫有室老與士、皆爲貴臣。其餘皆衆臣也。注云。室老、家相也。士、邑宰也。據此則室老爲家臣之長。士爲有司之長。家臣畜於私家、不食於公與羣吏府史等異也。士即無臣、然特牲記亦有私臣之目。其室老亦當以隸子弟之長爲之、而不以羣吏。曲禮云、士不名家相、明士有室老矣。敖氏說、蔽注似優。此老既受鴈、宜即以東。

右納采　士讓按六禮之行有漸。經各括以二字、而著其所重。納采始事也。納吉繼事也。納徵成事也。儀重在采、在吉、在徵也。三者云納、明所將之儀也。問名、重在知名。名必問而後知、故云問。請期、期雖定自夫家、然不請無以見謙謹、故云請。親迎、逆女必親、重在親之也。六禮惟納徵無鴈、以用幣帛、禮盛也。凡執鴈皆左首。

記　凡記補經義、舊在本經之後者。朱子悉分附各節末。今俱從之。

士昏禮。凡行事必用昏昕。受諸禰廟。昕、明之始。凡納采問名納吉納徵請期、皆用昕。詩所謂旭日始旦也。君子舉事向朝、正之意。壻親迎則用昏、幽陰之義也。士一廟者、祖禰皆在。惟云禰者、禮宜於所親也。古者宗子法行。非宗子之家、不可別立祖廟、故但有禰廟。宗子無父、母命之。親皆沒、已躬命之。宗有大小宗。宗子、皆指適妻所生長子。命、命使者。云無父、則是有有父者。禮七十老而傳、八十齊衰之事不及。若是者、子

代其父爲宗子。其取也父命之。何休云、昏禮不稱主人、爲養廉遠恥也。無父、母命之者禮婦人無外事、所以遠別也。但得命諸父兄師友以行耳。親皆殁者詞窮、故已躬命之。宗子不統於旁尊、故記其變禮。支子則稱其宗。支子、庶昆弟也。稱其宗子命使者。三禮館議云、此爲宗子之族人無父母與親兄者言。此支子、親兄之子、雖爲禰之小宗而卑不主尊、故不稱之。若有世父從祖小宗、亦得稱命。惟無親屬近者、始及大宗也。弟則稱其兄。注云、弟、宗子同母弟。敖氏云、弟、謂凡無父母而有親兄者。兄雖非宗子、猶稱之。有兄則不稱宗子者、尚親也。辭無不腆。無辱。腆、善也。賓不稱幣不善、主人不謝來辱、各不爲謙虛。亦示教婦直信之義。　力堂周師曰、昏、嘉禮、尚吉。劉向說苑、有不珍之琮、不珍之屨、等辭晉王肅六禮儀、宋政和納吉儀、以不腆之幣爲辭。均失其旨。摰不用死。摰用生鴈、不用死雉。昏辭曰、吾子有惠、昏辭、告擯者請事之辭。吾子、謂女貺室某也。父。某、壻名。　士讓按凡辭皆作經時著爲定式。冠昏之辭獨詳者、男女人之大倫、士大夫有舊章可循、而風化自一也。辭先稱吾子、尊主昏者。次云貺室某、正壻名也。下稱某有先人之禮、則壻家之主昏者、名亦定矣。故問名之時、惟問女名、以爲歸卜焉。某有先人之禮、使某也請納采。上某、壻父名。下某、使者名。對曰、某之子惷愚、又弗能教。吾子命之、某不敢辭。謙言其不足采也。吾子、亦謂壻父。蓋

對使如面稱。士讓按此上昏辭、皆據壻父女父爲主昏立言。若宗子若祖或世父或親兄等主之、則當加以上稱等義矣。至禮必稱先人之禮者、示有所稟承也。冠笄必於禰、昏卜必於禰、接賓必於禰、婦教必就於祖宗、無非重本之意。致命曰、敢納采。當阿東面致之。

擯者出請。賓執鴈、請問名。主人許。賓入授、如初禮。問名、問女名。將歸卜之也。納采問名、二事相因。一使兼行之。其自三揖升堂授鴈、禮並同。

右問名

問名、主人受鴈、還西面對。賓受命乃降。受鴈于兩楹閒南面、如納采禮。還於阼階上西面、對賓以女名。問名曰、

某既受命。將加諸卜。敢請女爲誰氏。某、使者名也。誰氏者、謙也。不必其主人之女。程氏愫也曰、問名而云誰氏、或以爲姓一而已、宗有分氏、故問誰氏。然古者大夫氏其王父字。宗子若主昏、其氏即女氏也。又何問焉。問名在於禰廟、必是繼禰之宗爲主人。其氏尚未分也。若問名於大宗之廟、而及女父所分之氏、則禮又無載。據納采時、主人既對以某之子惷愚數詞、已明爲誰所生女矣。問誰氏者、亦曰所生第幾行女也。士讓按問者名、而曰誰氏者、措辭之有體。不欲徑詢女名。注云謙也。義已明矣。又云不必其主人之女者、蓋古者如諸侯受聘備擇、則曰有先公之遺姑姉妹若而人。是女非盡主人之女也。而士禮從可推矣。或宗子主昏、或兄主昏、豈必所生之女。注益以一句、義方足耳。疏以收養外女爲說、則賓姓、非禮教矣。又以婦人不以名行、此在婦人無外事固然。然如左傳載秦女簡璧、宋芮司徒女棄、亦有因事著名者。不必泥也。今將加諸卜、安得不正名辨辭、而顧諱之不以告鬼神耶。攷周官媒氏、凡男女自成名以上皆書名。此爲萬民之判立制也。然則士大夫之女子子、其亦登名與。對曰、吾子有命。且以備數而擇之。某不敢辭。備數而擇、謙也。卒曰某名。

擯者出請、賓告事畢。入告、出請醴賓。醴賓者、欲厚之。醴如字、不必改爲禮。賓禮辭、許。一辭而許也。亦如冠禮。當就次。次在廟門外。主人

徹几改筵、東上。側尊甒醴于房中。士神人同用蒲筵緇布純漆几。嚮爲神、席西上。今爲人、席東上。統於主人也。側尊、亦無玄酒。於房中、亦有篚、有籩豆、有洗如冠禮之設。主人迎賓于廟門外、揖讓如初升。主人北面再拜、賓西階上北面答拜。主人拂几授校。拜送。賓以几辟、北面設于坐左之西階上答拜。如初升、如納采時三揖三讓也。北面再拜、阼階上拜至也。拂、拭也。重昏禮、敬賓、新之也。校、几足蓋左廉。辟、逡遁。左、席上東。設於左、便其右也。授几於筵前西面。拜送於阼階上北面。凡行禮於敵者外拂几。卑於尊者內拂几。凡有几者、賓重也。無几者、賓輕也。以几辟者、賓卑也。不云者賓

尊也。賓雖不憑几，猶進之者，崇優尊也。位爲神則右之，爲人則左之。不坐設之者，几輕也。泊郝奐氏曰，几足無分於前後。此云授校，既夕云校在南，則指一邊而言。以足授人，嫌於不敬，故敖氏億爲左廉。

贊者酌醴，加角柶，面葉，出于房。皆如冠禮。程氏傈也。曰，凡面枋者，枋向外；面葉者，葉向外。如士讓按，冠昏聘扱醴之角柶，與喪禮角柶，貌如軦，上兩末，用以楔齒者異。既夕記大小斂奠有木柶二，制如吉禮角柶。熊氏云，角柶六寸七。

主人受醴，面枋，筵前西北面。賓拜，受醴，復位。主人阼階上拜送。主人西北面疑立，待賓即筵。此其節也。必西北面者，以賓在西階，不可背之也。賓復位，亦於西階上北面，明相尊敬。此筵不專爲飲食起。復位，俟既薦乃升席

於賓之拜也。主人少退。主拜送，賓亦如之。

贊者薦脯醢。薦，進也。穆亭李氏曰，前贊者酌。此亦贊者薦。士冠疏所云無爲之薦者是也。

賓即筵坐，左執觶，祭脯醢，以柶祭醴三，西階上北面坐，啐醴，建柶，興。坐奠觶，遂拜。主人答拜。左執觶，則祭以右手也。凡祭，於脯醢之豆閒。豆多者，則言祭於上豆之閒。必祭者，示有所先也。啐嘗之，成主人意。建，猶扱也。奠，停也。因事曰遂。

賓即筵，奠于薦左，降筵，北面坐取脯。主人辭。升席南面，奠之薦東。乃降北面取脯。禮貴相變也。取脯者，尊主人之賜，將歸執以反命。辭者，見賓珍已物，謙也。士讓按，燕禮、大射，賓取脯，復賜鍾人者，執無所爲反命也。聘禮，賓有脯而執左馬

者，執其重者也。

賓降，授人脯。出，主人送于門外，再拜。人謂使者之從者。授之，西面。門，大門。

右醴賓

醴曰，子爲事故，至於某之室。某有先人之禮，請醴從者。請醴賓也。云從者，謙。對曰，某既得將事矣，敢辭。賓禮辭也。先人之禮，敢固以請。主人再請如故。某辭不得命，敢不從也。賓許也。此以上，皆擯者傳賓主之辭。

祭醴，始扱壹祭，又扱再祭。賓右取脯，左奉之。乃歸，執以反命。禮成於三，始壹又再，示隆殺也。右取左奉，不游手也。醴之

禮，通下納吉、納徵、請期之賓，皆有之。

將事矣，敢以禮告。主人曰，聞命矣。凡，通問名、納吉、納徵、請期四者。納采相因，親迎則親矣。禮告，注專指執脯，敖氏通所受之類言，爲長。

納吉，用鴈，如納采禮。歸卜於廟，得吉兆，復使使者往告。昏姻之事於是定。不云如問名者，問名賓不出大門，故云如納采。穆亭李氏曰，納吉請期無卜筮儀，儀畧見於冠禮也。冠禮筮於廟門，不復布几筵告廟，以爲祖考亦聞之矣。若卜得吉，是神許之，即祖考許之也。請期之卜亦然。白虎通云，娶妻不先告廟者，示不必安也。安，猶定也。納采未定，不必告廟。卜而不吉，猶不定也。故問名之後，納徵之前，以卜於廟爲告廟，則禮不煩而敬已致。女家不卜

者、女從男爲主、有吉則與在也。及至請期則又卜之。最後親迎醮子、止行於寢而不於廟矣。凡士有禰廟、宗子主之。支庶娶妻、必宗子爲涖卜。

右納吉

納吉曰、吾子有貺命。某加諸卜。占曰吉。使某也敢告。貺命、謂賜許以女名。某、壻父名。　士讓按若卜不吉、則弟使人告之、無所納矣。經隱其文者、主於正者言之。

對曰、某之子不教。惟恐弗堪。子有吉、我與在。某不敢辭。此亦擯者傳賓主之辭。有吉與在者、嫁娶之家、吉凶共之。子我、相親之辭。　穆亭李氏曰、夫婦一體也。若不吉則均不吉。亦非女家之願矣。告而已焉。非人謀有所私、悔而不失慎重昏姻之意。

納徵、玄纁束帛儷皮。如納吉禮。徵、證也成也聘也、三義兼之。使者納幣以成昏禮。玄纁、幣色。束帛、十端帛也。爲五兩、以取配合之義。每兩五尋、爲四丈。合十端則二十丈也。帛以玄纁者、象陰陽備也。陽奇陰耦、玄三而纁二也。儷皮、兩鹿皮也。太昊氏制嫁娶、儷皮爲禮。用之、重古也。束帛執以致命。儷皮以爲庭實。無鴈者、以有束帛爲摯故也。或問古人納幣五兩、恐太簡。朱子曰、計繁簡則是以利言矣。　程氏悰曰、庶人納幣用緇、緇深黑、北方正色。玄纁備者士。玄、天正色。纁三入即淺絳也、兼赤黃。玄正用爲衣。纁間用爲裳。娶妻將以共承祭祀、故以玄纁備者徵之。所以爲祭服之用也。天子加以穀圭。諸侯加以大璋。大夫

合禮、今無文。　穆亭李氏曰、周禮、凡嫁女娶妻入純帛、無過五兩、則嫁女之家、亦有五兩之帛、或女于歸時、用爲裝資、因以爲報也。陳氏祥道云、庶人不必五兩。大夫士不得過焉。此說得之。

右納徵

納徵、執皮攝之、內文、兼執足、左首。隨入、西上、參分庭一在南。攝、猶辟也。先儒讀爲摺。屈物而疊之之謂。文、獸毛文。毛在內、事未至也。兼執足、左手執前兩足、右手執後兩足。如是、則左其首、象生執之矣。云隨入、嫌二人並行也。西上、統於賓也。據至庭北面言。參分庭一在南、參分庭深、而立處二分在北、一分在南也。　士讓按執尚左。立亦尚左。自外向內、左西也。聘記云、凡庭實隨入、左先。蓋禮應爾、非爲廟門阨狹也。昏摯不用死、皮既制之、與生鴈異、故左

其首、以象生。

賓致命、釋外足見文。當賓堂上致命時、執皮者在庭、即釋足見文。所謂張皮也、皮以文爲美、故見之。

主人受幣、士受皮者自東出于後、自左受、遂坐攝皮。逆退、適東壁。主人堂上受幣時、士即庭受皮。是其節也。士、私臣之嫺禮文者。暫以士稱耳。自東、自門東來也。私臣位在門東北面。自左受、便其先執前乃執後也。逆退、在東者先退、由便也。　士讓按納采、主人授老鴈。此記不言受幣之人、據經云如納吉禮、則幣授老可知也。幣在堂上、貴於皮。皮在庭下、卑於幣。受幣者既屬家老、則受皮之士、視老爲降。故疏云胥徒爲之。敖氏指爲主人之私臣、說似爲優。

皮帛必可制。可制爲服物也。　程氏悰

也曰、皮之制、如順而無斲、博而不帳之類。帛之制、如幅廣匹長之度。皆是。記所謂幣必誠也。必以制、乃可制。　士讓按士相見禮、凡贄受者、惟君之於臣。此昏禮皆受者、主爲合好異於他禮也。經下文女純衣纁袡、姆宵衣、女從者畢袗玄。所著衣色、多與所納之帛色同。記云可制、此其類也。後世昏尚奢華、多虛儀而少當實用。豈爲合敬同愛乎。

納徵、曰吾子有嘉命、貺室某也。某有先人之禮、儷皮束帛、使某也請納徵。此門外致辭也。**致命曰、某敢納徵。**此升堂致辭也。**對曰、吾子順先典、貺某重禮、某不敢辭、敢不承命。**此主人堂上對辭也。納徵於上諸禮爲盛。故曰重禮。

女子許嫁、笄而醴之、稱字。許嫁、已受納徵禮也。許嫁則纓矣、笄女之禮、猶冠男也。主婦戒外姻爲女賓使之着笄。而遂禮之以醴。稱字若伯姬仲氏之類。此年十五至十九以下然也。蓋於房中行之。若二十、雖未許嫁亦笄。但惟以家之諸婦執其禮。而燕居則鬈其首、以少自處。逆及許嫁、乃仍着前笄而字之。併繫之以纓。

祖廟未毀、教于公宮三月。若祖廟已毀、則教于宗室。此謂諸侯公族爲士者之女、共承高祖爲君者、將嫁教成之法也。諸侯五廟、大祖廟不毀、親廟四、曰高祖廟、曰曾祖廟、曰祖廟、曰禰廟、以次毀之。此云祖廟、據高祖言也。共承高祖、是四世緦麻之親。故就尊者之宮、教以婦德婦言婦容婦功也。緦麻服疎如是、則小功大功齊衰期、更引而親之、可知矣。宗室、大宗之室、謂別子之世適長子、族人宗事之者、收族者也。高祖之廟既毀、與君絕服、則就大宗之家教之。又小宗有四、或繼禰、或繼祖、或繼曾祖、或繼高祖。此等至五世皆遷、不就之教者、統於所尊也。　士讓按教之者、女師也。六禮行於禰廟、就所親也。教于公宮與宗室、就所尊也。大夫以上備宗法、則教于宗室、自指大宗言之。服傳、女子子在室及嫁歸宗、爲大宗服三月者、此也。若士庶之家非貴族、則宗法不備、容於小宗教之。孔疏謂與大宗近者、教於大宗。與大宗遠者、教之於小宗。李氏微之云、異姓者亦教於小宗。說皆可通。

請期用鴈。主人辭、賓許、告期。如納徵禮。夫家卜得吉日、乃使使者往。主人辭者、陽倡陰和、期日宜由夫家來也。云請者、男家執謙、辭然後告。賓主之義　士讓按下辭云某日、主于日也。下經云初昏主于日之時也。假令昏以仲春、則有上年之月預卜而告期者、是卜例不得泥旬之外。而告必兼年月日時可知。

右請期

請期曰、吾子有賜命、某既申受命矣。惟是三族之不虞、使某也請吉日。申、重也。三族、謂父昆弟、已昆弟、子昆弟。虞、度也。不虞、謂卒有死喪。此三族者、已及子皆爲服期。期服則踰年、欲及今之吉也。　程氏懍也曰、壻女若壻女之父、四者一有期服、俱輟昏禮。記辭三族不虞、舉壻家以見女家也。敖氏以期功緦爲三族、不如注據期服言。至引或說父母妻爲

三族、恐外姻之緦、未必廢昏節耳。雜記下、緦麻之服、不禁嫁女娶婦。異姓之服皆緦、不在族中明矣

對曰、某既前受命矣、唯命是聽。使者曰、某命某聽命於吾子。對曰、某固唯命是聽。使者曰、某使某受命吾子不許。某敢不告期。曰某曰。

士讓按凡三請再讓而後承。蓋先各執謙、而後將以實意也。昏嘉事亦內事類也、宜用柔日。古禮原未有男女本命支干配合之說

對曰、某敢不敬須。

須待也。　士讓按會子問曰、昏禮既納幣、有吉日、女之父母死、則如之何。孔子曰、壻使人弔。如壻之父母死、則女之家亦使人弔。父喪稱父、母喪稱母。注云、各以其敵也。又曰、父母不在、則稱伯父世母。注云、弔禮不可廢也。伯父母又不在、則稱叔父母也。又曰、壻已葬、壻之伯父致命曰、某之子有父母之喪、不得嗣為兄弟、使某致命。女氏許諾而弗敢嫁、禮也。疏云、致命必待已葬者、俟哀情稍殺、始兼行事。又曰、壻免喪、女之父母使人請、壻弗取而后嫁之、禮也。女之父母死、壻亦如之。注云、請請成昏。女家已葬時亦致命。今案經云女氏許諾而弗敢嫁者、言未敢遂嫁于此壻也。壻弗取云者、言壻以初免喪之故、未即娶也。而后嫁之云者、壻雖未即娶、而女家以既先使人請而女已過時、遂決意以嫁于此壻也。先使人請者、請期原由壻家、但壻初免喪、未便圖昏、故女家先請之。亦權其宜也。弗娶而後嫁之、則亦不行親迎之儀矣。

凡此皆禮之變者、附載于此。

期、初昏、陳三鼎于寢門外東方、北面北上。其實、特豚合升、去蹄。舉肺脊二、祭肺二。魚十有四。腊一肫。髀不升。皆飪。設扃鼏。

期、娶日。三鼎、豚魚腊也。寢、壻之室。古者命士以上、父子各異宮。若不命之士、雖同宮亦各有門戶之別。陳鼎東方、大夫士之禮、北面北上、便其入設。豚居北、次南魚、又南腊也。特豚合升、左右胖于鼎、擬夫婦各一也。蹄、踐地穢、故去之。舉肺脊二者、肺、氣之主。脊、體之正。食時所先舉者也。有祭肺二者、要之義、鬼神陰陽也。每皆二者、夫婦各一也。凡魚之正、十五為一鼎、用十四者、取其相偶、夫婦各七也。腊、士宜兔。肫、純全也。髀、殷人所貴、非時尚、故豚腊之髀皆不升。注以為近竅、賤也、恐悞。飪、孰也。扃、所以扛鼎。鼏、覆鼎者、茅為之。　士讓按三鼎者士之正禮、其數同於饋食。豚合升、所謂共牢也。二肺俱有、亦同於祭之饋食。魚、夫婦各七、亦依一命之數。凡腊固用全、此於昏義尤切。

設洗于阼階東南。

士讓按此南洗也。下經媵沃壻盥、用此。舉者之盥、贊者之洗、亦用此。房中北洗、亦應此時設之、交不具耳。

饌于房中、醯醬二豆、菹醢四豆、兼巾之。黍稷四敦、皆蓋。

此饌蓋順其設之先後也。醯醬者、以醯和醬、生人尚褻味。菹醢、葵菹蝸醢。兼巾之、六豆共巾也。士大夫巾以緇布赬裏。巾為禦塵。蓋為尚溫。蓋以會、有首。程氏慄也。曰、作醬之先、必以醢而成。而臨時更以醯和之。公食大夫禮亦然。　士讓按葵菹蝸醢、乃饋食八豆之首。士冠、士虞、特牲、皆用兩豆。則兩豆者士之正禮。此用四者、以夫婦各二

黍稷各二敦亦然。不言俎者、俎臨載時方從設。**大羹湆在爨。**大羹湆、肉汁也。太古之味不和鹽菜者。不忘古。爨、火上亨豚䰞也。大羹須熱、臨食方實之以瓦鐙。**尊于室中北墉下。有禁、玄酒在西。綌冪、加勺、皆南枋。**墉、牆也。士虞禮、尊于室中北墉下當戶、此東西之節宜亦如之。禁、所以庪甒者。云禁、示酒戒。有禁則盛於甒可知。玄酒、不忘古也。綌、粗葛。以巾覆物謂之冪。勺南枋、取其便於酌。力堂周師曰、士禁以承尊有足者也。大夫用棜、則無足。若天子諸侯則廢禁、亦無足。燕射聘食禮、別名豐。蓋載之棜禁為卑。大率君尊大而高則廢禁、大而卑臣尊小而卑、則棜禁小而高。總以便於酌者為度也。　士讓按此尊為夫婦三酳而設。所謂內尊也。**尊于房戶之東、無玄**

酒。篚在南、實四爵合卺。此為外尊、所用以酌贊媵御者。無玄酒、器之。又無冪。皆厭於尊之義。合卺、破匏也。卺云合者、謂合而實之也。既崇尚質之理、復象牉合之義。四爵兩卺凡六、為夫婦各三酳也。一升曰爵。士讓按初酳再酳用爵。贊洗爵自酢、亦用此。三酳用卺、則專主為夫婦也。卺、釋文訓義、即瓠瓢也。以一瓠分為兩瓢、謂之卺。爵卺為室中行禮用。不陳於室中之尊南、而陳於房戶東之篚者、一為近南洗、一以便贊者取酌。

右陳器饌

腊必用鮮、魚用鮒、必殽全。並據同牢時也。鼎九者、腊乃有鮮。此三鼎而用鮮、重昏禮、貴新也。鮒、特牲少牢所用。此用之、或取相依附之義。殽全、不餒敗、不剝傷。兼腊魚言之、不言豚者、豚新解、不嫌或異也。

父

醮子、子、壻也。醮之者、重昏禮。亦毋薦焉。不用醴者、變於遣女之禮。醮子用酒。在寢不在廟。知者、以無布几筵之文也。三禮館議云、醮子為親迎始事。親迎之後、必三月而後入廟。則方娶未敢必其克承宗事、未便瀆神也。又此禮兼有父庶無廟者。醮子於寢、使得申父之尊也。楚公子圍取豐氏、布几筵於廟之言彼蔵禍心、未可據為禮。　士讓按醮辭曰承我宗事。曰先妣之嗣、似皆廟中之言、未必果行於寢。嫁女用醴、醮子用酒、或記辭互見其禮。恐女嫁亦可用醮、子娶亦可用醴。文不俱詳耳。姑備一說以俟酌。**命之、**

辭曰、往迎爾相、承我宗事。相、助也。宗事、宗廟之事。　士讓按此主父屬適長、為其適子娶婦以承祭者立文。若庶子命辭、宜稍易之。**勗帥以敬。**

先妣之嗣、若則有常。注云、勗、勉也。若、猶女也。勉帥婦道、以敬其為先妣之嗣。女之行則當有常。深戒之。　士讓按記云、妻也者親之主也。敢不敬與。此辭蓋言勉哉其帥之以敬乎。以其為先妣之嗣故也。若、猶順也。常、恆久也。夫婦之道不可不久。婦而能敬且順、則常久有恆矣。或疑姑在而云嗣先妣者、蓋古人凡祖母以上通謂之妣。詩似續妣祖、易過祖遇妣是也。疏謂婦入室、使之代姑祭、正此義。或曰、則、型法也。勉其型家貴有恆也。**子曰、諾。唯恐弗堪。不敢忘命。**堪、任也。子既對、乃拜受爵。　士讓按醮子有其辭而儀不具。疏云、女父禮女用醴、又在廟。父醮子用酒、又在寢。不同者、父禮女以先祖之遺體許人、婦人外成、故重之。男子直取婦入室、無不反之、故輕。

之。荀氏况云、親迎之禮、父南面而立、子北面而跪、醮而命之。敖氏繼公云、父命之、亦當在筵前北面。呂氏坤云、醮禮、主人西向、壻南向。竊謂疏重女輕男之說、未合經義。荀呂二家、亦以意推。敖氏倣冠醮子之儀。但冠有立賓、此父之於子、未必北面。今並存四說備考。

主人爵弁、纁裳緇袘。從者畢玄端。乘墨車、從車二乘。執燭前馬。主人、壻也。壻為婦主。爵弁纁裳、三加所用之上服、玄冕之次也。袘之為言施也、緣也。以緇緣裳、象陽氣下施。不言衣帶韠屨者、與冠禮互見也。士自祭用玄端、助祭用爵弁服。今用以親迎、攝盛也。從者、有司也。畢玄端、則亦玄裳黃裳雜裳可也。墨車、以革鞔之、上有漆飾、大夫所宜乘。從車亦大夫宜二乘。此皆攝盛也。燭用蒸、執以前馬、持炬車前照

道也。 程氏慄也曰、從車、棧車也。二乘與墨車而三。從者、有乘從車者、有御者、有執燭者、三等。則御者下於乘從車者一等。而執燭者又下一等矣。**婦車亦如之、有裧。**士妻之車、夫家共之。裧、車裳幃。婦人重自蔽、且別於男車也。周禮謂之容、或謂之童容。車有容、則兼有蓋矣。大夫以上嫁女、則自以車送之。 程氏慄也曰、裧在上而短、裳帷在下而長。裧乃韜帀邊緣、車蓋之四旁垂而下者。注釋為裳帷、則裧似應加長如裳。婦人坐乘、裧之下垂若不加長、不足以障之。凡車有裧若帷者、御者所立宜倚近前式、而裧帷自後垂之、覆於較上、以障坐乘者與。 士讓按、婦乘墨車、亦從棧車二乘、儀等從夫也。裧、以緇布為之。若喪時婦車、裧則用疏布。吉車謂之容者、以為容飾也。注知夫家共之者、以與壻墨車連文於未至婦門之先也。士卑

禮略、無反馬之事。觀婦既乘壻家車、則馬即壻家馬、何反之有。**至于門外。**婦家大門之外。**主人筵于戶西、西上、右几。**主人、女父也。筵、布神席。重嫁禮、先告神、乃迎壻。 穆亭李氏曰、白虎通云、遣女於禰廟者、重先祖之遣支體也。不敢自專、故告禰也。但設坐依神而臨其禮、即是告。非別有奠酒瘞幣之儀也。至於壻家來迎、並無筵于廟之文。蓋納吉請期、兩番命卜於廟門、則齊戒以告于鬼神之義已備。故至親迎之節、不必更有告廟也。

女次、純衣纁袡、立于房中南面。次、次第髮為之。所謂髲也。純衣、絲衣。色用玄。袡之為言任也、亦緣也。以纁緣衣、象陰氣上任也。純衣乃士妻助祭之服。盛昏禮、故用纁為袡、異於尋常時。不言裳者、婦人尚專一、連衣裳不異其色也。立於房中、亦當戶。 士

讓按、婦人連衣裳。云纁袡、則是上下皆緣也。又考夏小正云、八月玄校。傳曰、玄者黑也。校也者、若綠色然。婦人未嫁者衣之。若然、是不特纁袡異於常、而衣用純、亦異於未嫁時矣。不言笄者、笄橫貫於次。下記云、必有正焉、若衣若笄、可見也。**姆纚笄宵衣、在其右。**姍、女老能知儀者。纚以韜髮。笄、簪也、象為之、長尺二寸。宵、綃也、綺屬。姆宵衣、降于女之純衣。女言次、則知兼有纚。姆則有纚而無次。在女右、詔辭自右也。 穆亭李氏曰、白虎通義云、國君取大夫之妾、士之妻、老無子而明于婦道者、又滕之、使教宗室五屬之女。此則教于公宮、及教于宗室之女師也。其人非必被出、亦不從女以向夫家、事與姆異。此所謂姆、蓋似庶之妻、老而明婦道、因延致之、使詔女從女耳。注疏以女師之文、牽合於無子之義、用以釋姆。其說濶於人情。

士讓按特牲、主婦纚笄宵衣。疏謂玄綃衣。此在六服之外、蓋婦人禮事上下通用之服。綃衣次於褖衣、猶玄端之次於爵弁也。則姆之服玄綃衣、宜也。下經婦纚笄宵衣以俟見。與此綃衣一耳。綃字寫宵、通經皆然。注引揚水詩素衣朱襮爲襮、亦可疑。**女從者畢袗玄、纚笄、被纇黼、在其後。**女從者、注謂姪娣媵也。畢袗玄、上與下皆玄也。纇爲褧、禪也。白與黑謂之黼。纇黼、施黼文於禪領、所謂襮也。昏禮尚飾、故用之。不登車乃被之者、遠別於婦。　士讓按王度記、天子諸侯娶一國、則兩國媵之、皆以姪娣從。白虎通云、卿大夫一妻二妾、不備姪娣。士一妻一妾。由此推之、卿大夫得有姪娣、但不備耳。士未必有姪娣、故下經云雖無娣也。注訓女從者謂姪娣、則或以父妾所生之女娣、兄弟妾所生之女姪、或同宗無爵者

儀禮紃解　卷二　士昏禮　三三

之女、備其數與。畢袗玄、即冠禮上下同玄之義。彼對主人爵韠言。此對女纁袡言。上下同玄、則無緣飾也。雖被纇黼爲異、但止被之於上、而非緣耳。姆宵衣何以不假飾、姆宜尚質也。注以被纇黼爲被士妻始嫁者之身。味三節所言被服飾文類相從、當屬被女從者之身爲是。**主人玄端、迎于門外、西面再拜。賓東面答拜。**門外、大門外。賓、壻也。**主人揖入、賓執鴈從。至于廟門、揖入、三揖至于階、三讓。主人升西面。賓升北面、奠鴈再拜稽首。降出。婦從降自西階。主人不降送。**賓奠鴈在房外當楣北面。何氏休所云周人迎於房、後世漸文、親親之義也。再拜稽首、昏義云、蓋親受之於父母也。

敖氏繼公云、重昏禮之始也。李氏如圭云、壻有子道。三義蓋相足。主人不荅者、明主爲授女。主人不降送者、壻迎而女從、二人爲禮、不參之也。

士讓按周官大祝九拜、曰稽首拜。注、頭至地多時也。拜中最重。燕聘公食覲、臣之於君也。特牲少牢禮、子孫之於祖父也。皆再拜稽首。此親迎亦然。敖氏云、重昏禮之始者、蓋重其爲先妣之嗣、共承宗廟也。**壻御婦車、授綏、姆辭不受。**壻御者、親而下之。綏、所以引升車者。姆辭不受、謙也。**婦乘以几、姆加景。乃驅、御者代。**乘以几、將上升時、尚安舒也。景、褧同、亦明也。加之、爲行道禦塵、令衣鮮明也。驅之、輪必三周。取陰陽奇偶之義也。御者乃代壻。　士讓按姆加景、在乘几後、乃驅前、則姆與婦同車。當在車之右、如詔辭之位。**壻乘其車先、**

儀禮紃解　卷二　士昏禮　三四

俟于門外。壻車在婦家大門外。乘之先者、道之也。男帥女、女從男、夫婦之義自此始也。門外、壻家大門外。

右親迎　王氏九溪曰、按之古義、儒先說親迎之禮、自天子達。天子蓋迎之於館。諸侯迎之於境。卿大夫士庶迎之於家。　士讓按尊卑親迎之車服各等、即注疏諸家約之以車、則天子玉路以祀、當乘金路。諸侯自金路以下有差。尊不假攝盛也。卿當夏篆。大夫當夏縵。士當墨車。庶人當棧車。皆攝盛也。王后乘重翟。上公夫人乘厭翟。侯伯子男夫人乘翟車。王姬下嫁於諸侯、下王后一等。三夫人與三公夫人皆翟車。九嬪與孤卿妻皆夏篆。世婦與大夫妻皆夏縵。女御與士妻皆墨車。其諸侯夫人姪娣、及二媵姪娣、依次下夫

人一等為差也以服則天子尊服袞冕十二旒上公宜袞冕九旒侯伯宜鷩冕子男宜毳冕上公之孤侯伯子男之卿宜絺冕上公之卿大夫侯伯之大夫子男之大夫宜玄冕士俱用爵弁王后之六服褘衣揄翟闕翟鞠衣展衣褖衣上公夫人與王后同侯伯夫人自揄翟而下子男夫人自闕翟而下鞠衣展衣褖衣諸侯之臣妻以次分三等受此服其內命婦則三夫人自闕翟而下九嬪自鞠衣而下世婦自襢衣而下女御自褖衣而下嫁時服之也凡外內命婦衣鞠衣襢衣者服編衣褖衣者服次其副惟於三翟祭祀服之

賓至擯者請對曰吾子命某以茲初昏使某將請承命對曰某固敬具以須賓壻也命某某之某注云壻父名　士讓按嘉禮必承家長之命以稱之方見有所稟承然子不敢名父當別有稱之之文註云壻父名者為記有三某字分釋耳

父醴女而俟迎者母南面于房外女既次純衣父醴之于房中南面蓋母薦焉重昏禮也女奠爵于薦東立于位而俟壻壻至父出使擯者請事母出房外南面示親授壻且當戒女

女出于母左父西面戒之必有正焉若衣若笄母戒諸西階上不降父立阼階上女出于母左而就之東面受戒女之衣笄固自正矣父正之者以託戒使不忘也女既就父母乃東面於西階上俟女至而戒之以女當降自西階也此母不降孟子云往送之門豈禮至後世而變與　士讓按女降自西階至入

寢門亦升自西階皆從夫之義也去不辭者父母在有歸寧之道不忍辭也戒不諾者父醮子命之迎子曰諾惟恐弗堪不敢忘命承之也婦人無專制之義未知其能孝舅姑事夫子和室人與否不敢諾也

父送女命之曰戒之敬之夙夜毋違命此即正衣若笄之語也命舅姑與夫之命

母施衿結帨曰勉之敬之夙夜無違宮事帨佩巾此即戒諸西階上之語施衿結帨亦欲以此為識耳　蔡氏炭錫曰內則衿纓據爾雅釋器衿謂之袸郭注衣小帶也方氏愨從之陳氏祥道云衿香纓帶也帶結之垂者為縭詩親結其縭是也帨佩巾見內則宮事即所謂成絲麻布帛之事職在供養饋食之閒也

庶母及門內施鞶申之以父母之命命之曰敬恭聽宗爾父母之言夙夜無愆視諸衿鞶庶母父之妾也鞶注云鞶囊也男鞶革女鞶絲所以盛帨巾之屬為謹敬疏云內則注鞶袠言施明為箴管線纊有之陳用之云衿鞶刺袠為鞶可佩者也敖氏云言鞶足矣兼及於衿者不敢專以已之所施者為言敬也　蔡氏炭錫曰內則施繫袠繫字下從系鄭注小囊也男鞶革鞶字下從革鄭亦注為小囊盛帨巾者二字一例釋之疑有誤

壻授綏姆辭曰未教不足與為禮也士讓按此十四字坊本無之朱子通解敖氏集說本據石經補入

婦乘以几從者二人坐持几相對上將

車時也。若王后則履石。諸侯夫人、大夫妻、無文。唐時猶用臺、是石几之類。持几者重愼之。士讓按從者二人與御者同爲壻氏人。乘几時、在大門外西方。則持几者坐宜南北相對。又按親迎之變禮、曾子問曰、親迎女在塗、而壻之父母死、如之何。孔子曰、女改服布深衣縞總以趨喪。注云、布深衣縞總、婦人始喪未成服之服。又曰、在塗而女之父母死、則女反。注云、奔喪服期。疏云、女子子在室爲父箭笄髽衰三年。今旣在塗、非復在室。故知服期。於時女亦改服布深衣縞總、反而奔喪。又曰、如壻親迎、女未至、而有齊衰大功之喪、則如之何。孔子曰、男不入、改服於外次。女入、改服於內次。然後卽位而哭。注云、不聞喪卽改服者、昏禮重於齊衰以下也。

婦至、主人揖婦以入。及寢門、揖入、升自西階。媵布席于奥。夫入于室、卽席。婦尊西南面。媵御沃盥交。升自西階、道婦入也。媵、送也、謂女從者。御、壻家之女侍也。奥、室中西墉下少南也。夫婦升、而並俟于堂。媵旣布夫席、將爲設饌。夫乃入于室卽席。婦席未設、故入立于尊西。沃盥交、媵沃壻盥於南洗、御沃婦盥於北洗。夫婦始接、情有廉恥、媵御交道其志也。　士讓按、家者壻之家、故至門而壻稱主人。室則夫婦共之、故入室而主人稱夫。不言燭入、文不具。升自西階、或以爲父在不由阼之義。然此時婦始至、未授之室、其道升自西階、雖孤子自昏、亦然耳。凡言沃盥者不就洗、侍盥者執其器從之。此時奉洗及授巾於室中者、別有人、而媵御但執匜沃盥耳。或誤謂媵御自盥手、不知沃水屬媵御、而盥手屬夫婦也。

右夫婦入室

贊者徹尊冪。內尊紛冪、徹之、待酌。**舉者盥、出除鼏、舉鼎入陳于阼階南、西面北上。七組從設。**盥、北面盥於南洗也。除鼏者、右人也。除鼏而後舉鼎、吉禮也。陳鼎於內而當階、士禮也。七、所以別出牲體。組、所以載。旣陳鼎、則右人抽扃而執七。七者各加七於其鼎。執組者從設于鼎西。鼎七組各別人者、吉禮尚威儀。**北面載、執而俟。**載者、以組承物之稱。牲體以次別七出之、而載者以次載於組。肺脊在其中、魚列、各七。載腊如豚、惟無肺耳。左人載、右人則西面七也。執而俟、執組而立、俟豆

先設。**七者逆退、復位于門東、北面西上。**逆退、七者三人後入者先退。門東北面西上、特牲記所云私臣之位也。此時方著其位、略賤者也。**贊者設醬于席前、菹醢在其北。組入設于豆東。魚次。腊特于組北。**醬爲饌本、故先設。菹醢南上。組以牲爲主、故豚體專得組名。豆東、菹醢東。次、次組東。特、當豚組北端。特云者、明不與豚組爲列。凡組數奇、於其下者特設之。　士讓按特豚、上經云合升、取共牢之義也。此先設夫組、不著左胖右胖。據下經婦饋特豚、合升側載。注云、右胖載之舅組、左胖載之姑組。而此不言、其爲合升載之可知。其腊特于組北者、以若復東、恐饌不得方也。**贊設黍于醬東、稷在其東。設湆于醬南。**

饌要方也。黍在豚南，稷在魚南，湆盛以豆。士讓按：自贊者設醬至此，乃夫席也。先設者，尊陽也。位在西而東面。黍稷在敦，湆據公食大夫，湆實于鐙，則瓦豆也。昏用食禮，亦然。

設對醬于東。婦醬也。婿東面設醬在南為右，婦西面設醬在北為右，皆以右手取之為便。士讓按：此婦席之醬，與夫席之菹、豚、魚為一行相對也。注云設之當特俎，舉東西大分相對言耳。

菹醢在其南，北上。設黍于腊北，其西稷。設湆于醬北。菹在醬南，其南有醢，從北向南陳，為北上。腊北即醬西，其俎亦橫設，不云醬西而云腊北者，所以見對饌東西南北之節也。稷在黍西，則在腊之西北，而遙當婿醢之北矣。湆在醬北，其西則留為啓兩會之處。士讓按：食禮、尚其溫也，尚其熱也。而醬先設者，醬齊視秋

時，醬本非溫熱者，先設為食主焉耳。陸產之醢，不先於水草之菹，故凡設豆者，菹為上。俎尊矣，每次于豆者，先昭其儉也。設黍稷，明食禮之正也。湆最宜熱，故後設。不設籩者，凡食禮不宜用籩實。若饗燕醴之禮則有之。三禮僃識、經云七俎從設。三鼎則三，七三俎並無六俎也。自對醬以下，饌設歷歷分明，無所為對俎者。且設黍于腊北，即承上特于俎北之腊言之，明甚矣。蓋共牢則同俎義當然也。

御布對席。贊啓會，卻于敦南。對敦于北。啓、發也。會、合也，謂敦蓋也。卻，仰于地也。卻敦南者，夫席。對敦于北者，婦席。各當其湆之西東。士讓按：夫位本宜東，而席于西。婦位本宜西，而席于東者，蓋取陰陽交濟之義。

贊告具。揖婦即對筵。皆坐，皆祭。祭薦黍稷肺。贊者西面告饌具於婿。婿乃揖婦使即席。薦、菹醢也。祭薦以菹擩于醢而祭。祭黍稷，取于敦而祭之。肺、祭肺也。亦皆祭于豆祭。

贊爾黍，授肺脊。皆食，以湆醬，皆祭舉，食舉也。爾，移而近之，便其食也。敦二，惟爾黍，取其尊者。其爾之，皆右之於席上。授肺脊，兼舉而授之，皆受以右手。贊授婿於饌南西面，婦則饌北東面，皆訝受之。皆食，食黍。謂一飯也。以湆醬，以口吸湆，以指哂醬。為安食也。舉、兼肺脊，振祭嚌之。食舉，啗之也。士讓按：黍祭之，湆醬非盛，不祭。肺、氣之主。脊、體之正。故祭而後食之。豚解者皆不食，徹以非體解節折也。魚、腊既不祭，亦不食之，以上牲為主也。公食大夫云：魚、腊、醬、湆不祭。

三飯卒食。一口曰飯。食者，總名。同牢示親，不主為食起。三飯而禮成。蓋上下通行昏禮。

右卒食

婦入寢門。贊者徹尊冪，酌玄酒，三屬于尊。棄餘水于堂下階間。加勺。屬，注也。玄酒，涗水，貴新。昏禮又貴新，故事至乃取之，三注於尊中。禮成於三也。棄餘水者，不欲人褻用之。徹冪加勺，兼二尊言。士讓按：餘水必于階間者，若東西階，則嫌洗者若贊者往來踐之也。

贊洗爵，酌，酳主人。主人拜受。贊戶內北面答拜。酳婦亦如之。皆祭。洗爵、洗于庭。食畢、以酒漱口曰酳。演安其所食也。又訓衍也，羨也，繼也。皆既食又飲之之義。酳酌于內尊。此拜受者皆在席。戶內、戶內之西。祭、祭酒。士讓按：贊之酳，當兩番降洗，以無幷執二爵之禮也。或曰贊者執一爵，而佐贊者執一爵從之。三

酳皆然。禮似可通。不辭洗者、以在室、且贊賤也。主人受于西席東面、婦受于東席南面、皆拜。

贊以肝從。皆振祭、嚌肝、皆實于菹豆。

肝、炙肝也。飲酒宜有肴以安之。以肝從、二肝蓋共俎而進、本縮、執從酒而進之。振祭、以肝擩鹽中、振落其餘鹽、乃祭也。實于菹豆、特牲、少牢尸禮與此同。

卒爵、皆拜。贊答拜、受爵。

婦拜則尚右手。贊答亦一拜。士讓按此時著皆拜、且再酳三酳皆拜。則婦之拜、非循俠拜之常矣。異昏禮也。夫婦雖皆拜、夫宜畧先舉禮。而婦如之。

再酳、如初。無從。

無從者、見其所異於初。士讓按肝與肺皆內體。正食時食肺、貴氣主矣。而肝下於肺、故以之為從。

三酳、用卺、亦如之。

至是乃用卺者、昏禮將畢、示合體相親之意也。亦如初、無從。

贊洗爵、酌于戶外尊、入戶西北面奠爵拜。皆答拜。坐祭、卒爵拜、皆答拜、興。

贊酌外尊自酢也。洗爵、象人為已洗。奠爵拜、象受之夫婦。皆答拜、象同酢之也。士讓按此蓋以初酳于主人之爵自酢也。卺專為夫婦親合而特設。爵則更洗、不嫌相襲、故贊者用之。

右酳

主人出、婦復位。

出、往東房。婦不宜出再入、故因尊西南面故位。

乃徹于房中、如設于室。尊否。

徹室中之饌、設于房中、為媵御餕之。徹尊不設、有外尊也。程氏憬也曰、房中媵先於御、則媵席在西墉下直室東南隅西向布之。於餕壻餘便也。

主人說服于房、媵受。婦說服于室、御受。姆授巾。

說服、說去上服也。于房于室、異處、重褻也。記云姆施衿結帨、是婦自有帨巾。服既說、帨亦併授御、故姆以他巾授之、所以為潔。媵御受、與沃盥交意同、亦是交接有漸。士讓按男女不同椸枷。不同巾櫛。夫婦常時猶然。初昏尤宜別。

御衽于奧、媵衽良席在東。皆有枕、北止。

衽、布臥席也。婦人稱夫曰良。止、足也。奧者婦席。御媵交布、亦示交接有漸之義。夫東婦西、變於坐席。士讓按此則首正當南牖下矣。夫東婦西、正陰陽之方也。古人夫婦亦別席。

主人入、親說婦之纓。

入、從房還入室。纓、蓋五采為之、笄時所着、以明有所繫者。今主人親說之、示親也。士讓按婦事舅姑之衿纓、即是日服此纓以共婦事者。陳氏用之謂一說而不復用。似以喪禮所云說髦例之。恐誤。至男女未冠笄之衿纓、則與此異。

燭出。

昏禮畢、將臥息、燭出于室。

媵餕主人之餘、御餕婦餘。贊酌外尊酳之。

食餘曰餕。餕餘、見其惠及之也、此餕位。媵當東面、而長在南、御當西面、而長在北。畧如少牢養之位歟。不洗、不拜既爵、畧也。外尊、房戶外之尊。士讓按尊南篚實四爵、不專為壻婦兩酳。且以備媵御長幼同時幷酳也。或疑媵御何以襲壻婦爵。曰既餕其餘、則亦可襲其爵矣。贊不酢者、畧賤者。

媵侍于戶外、呼則聞。

為尊者有所徵求。供承夫婦者以媵為主、故不使御侍。

右昏禮成

夙興、婦沐浴纚笄宵衣以俟見。夙興昏明日晨起。纚笄宵衣者、盛飾惟士妻事舅姑之常服。不著純衣纁袡者、盛飾惟施於嫁夕。見在舅姑之寢。先俟于己之寢、徐至寢門外俟。質明贊見婦于舅姑。席于阼、舅卽席。席于房外南面、姑卽席。質明、平明也。房外、房戸外之西。舅正主位、當房戸之東西面。而姑位於房戸外之西南面。與戒女之父母所立、位畧相似。婦執笄棗栗自門入。升自西階、進拜、奠于席。笄、竹器有衣者。笄棗栗、二物同一器也。棗栗、取早自謹敬。二者天產、陽類也。進東面乃拜奠之者、舅尊不敢授。凡女拜尚右手。士讓按拜奠、疑以右手執笄、以左手據地而拜。既拜乃奠之。舅坐撫之、興答拜。

婦還又拜。撫之、示愛也。答拜者、成人之禮。還又拜、則俠拜也。降階受笄腶修、升進北面拜、奠于席。姑坐舉以興、拜授人。腶修、擣肉脯、取斷斷自修意。此人所成者、陰類也。姑執笄起答婦拜、禮無不答也。人、姑之從者、如左傳所云御人也。於姑惟用腶修、受於階下、姑又不撫、皆輕重之差。士讓按雜記婦見舅姑、兄弟姑姊妹皆立於堂下西面北上、是見已。注云見主於尊者、不復特見。又記云見諸父各就其寢。注云旁尊也。亦為見時不來。朱子通解引二記補此。

右婦見

笄緇被纁裏、加于橋。舅答拜。宰徹笄。笄、外衣以黑、內着以赤。取飾為敬也。橋以展笄、蓋木為之。舅既答拜、宰乃徹笄、所為節也。士讓按昏禮宰惟見此、卽冠禮所謂宰笄。又見奠菜及聘禮。

贊醴婦。以婦道新成、親厚之。是時舅姑皆立於席。席于戸牖閒。室之戸西、牖東、南面位。士讓按婦見而遂醴婦、行於舅姑之寢。士制寢室之戸牖、與廟制相似、故皆為尊處。側尊甒醴于房中。婦疑立于席西。亦有籩豆在其北、文不具。疑立者、以禮未至、疑定而立待。贊者酌醴、加柶面枋、出房、席前北面。婦東面拜受。贊西階上北面拜送。婦又拜。薦脯醢。東面拜受、以舅姑在東向之、異于冠禮。於贊亦俠拜、重其為舅姑醴已也。婦又拜、蓋執觶拜下二拜亦然。薦亦贊者。婦升席、左執觶、右祭脯醢、

以柶祭醴三。降席東面坐、啐醴、建柶、興、拜。贊答拜。婦又拜。奠于薦東。北面坐取脯、降出、授人于門外。俠拜而遂升席、南面奠之。乃降北面取脯、親徹、且榮得禮也。人、婦氏人。門外、寢門外。

右醴婦

婦席薦饌于房。席薦、兼指醴婦饗婦二事。房、東房。舅姑入于室、婦盥饋。饋者、婦道既成、成以孝養。此適婦之禮。九溪王氏曰、易云在中饋。饋者、進食於尊之名。婦人奉養舅姑、是第一義。特豚合升側載。無魚腊、無稷、竝南上。其他如取女禮。側載者、右胖載之舅俎、左胖載之姑俎。周人尚右、右尊左卑。竝南上者、舅姑席于奥、其饌以南為尚、亦尚右也。其他

謂醬湆菹醢爾黍卒食等。女、謂婦也。如取婦同
牢時。士讓按以婦見及廟見時舅姑俱別席
決之、則此席雖共東面、亦當別席也。合升中婦
當有七段。但七中宜分脊骨、以便側載矣。
贊成祭。卒食。一酳無從。贊成祭者、既授祭、又各處置介知之。卒食、亦三
飯而止。一酳不從、以炙肝、殺也。**席於北墉下。**室中也。將爲婦餕位。席當在尊西西
上。**婦徹、設席前如初、西上。婦餕、舅辭。易醬。**西上、亦尚
右也。婦餕、將餕舅饌。辭者、嫌指旆之淬汚。婦不
云對、不敢與尊者爲禮。易醬、易姑醬也。蓋御爲
之。**婦餕姑之饌。御贊祭豆黍肺、舉肺脊、乃食卒。**
姑酳之、婦拜受、姑拜送、坐祭卒爵、姑受奠之。贊祭

贊、婦肺、切肺。舉肺脊、亦御者舉以授之。食者、黍
也。亦以湆醬。祭舉食舉、三飯而卒食。婦拜于席
南面、姑拜于西墉下東面、奠、奠于篚。士讓按
上婦酳姑、此姑酳婦、饋禮成于酳、餕禮亦成於
酳也。上姑祭、婦贊之。此婦祭、姑不贊者、尊不贊卑也。**婦徹于房中、媵御餕、**
姑酳之、雖無娣、媵先。于是與始飯之錯。娣、女弟也。若或
無娣、猶先媵、客之也。始飯、謂舅姑。錯者、媵餕舅
餘、御餕姑餘、交錯之義也。此酳亦酌外尊。程
氏㮚也曰、飯之錯者、止飯黍而無食舉也。蓋舅
姑之俎、肺脊各一、姑所舉者婦餕之矣。舅所舉
者媵亦不敢褻焉。於是媵御止與始飯敦黍、而
交錯餕之。亦猶少牢特牲上下餕之分敦黍也。
或曰、古文始爲姑、媵御共分姑之飯黍、而不餕
舅之飯、亦不敢褻之意。亦通。 士讓按卿大夫

已不備姪娣。況士尤卑、無娣固宜也。據本經、凡
媵所執者皆狎褻之役。若以姪娣當之、似士分
有未安。白虎通義云、大夫不備姪娣何、北面之
勢、不足盡人骨肉之親。士一妻一妾何、下卿大
夫也。注疏執諸侯嫁女以姪娣
從、謂之媵、釋此經媵字、恐未合。

右婦饋

舅姑共饗婦以一獻之禮。舅洗于南洗、姑洗于
北洗。奠酬。以酒勞人而用牲、曰饗。此饗婦、答其饋也。以饋之明日、行之于舅姑寢堂
之上。尊適婦、用醴、筵于戶西南面。共饗者、舅獻
而姑薦也。一獻之節、舅獻之、婦酢之、姑酬之、婦
奠之、而禮成矣。舅洗、洗爵以獻也。姑洗、洗觶以
酬也。南洗在庭。北洗在北堂。設兩洗、以潔清爲

敬也。酬而奠于薦左不舉、故曰奠酬。不復燕者、
尊卑之分嚴也。 士讓按昏義、於婦饋下、更言
厥明饗婦、其非同日可知也。凡饗賓客多有酬
幣者。此娶婦入室、異于賓客、故奠酬而禮成、無
復用幣。**舅姑先降自西階。婦降自阼階。**授之室、使爲主、明代
已也。先降乃敢降、達尊者之意。**歸婦俎于婦氏人。**牲俎蓋用豚饗禮設而不
食。婦氏人、丈夫送婦者。歸之、當
以反命于女之父母、明其得禮。

右饗婦

饗婦、姑薦焉。所謂共饗**婦洗在北堂、直**
室東隅。篚在東。北面盥。洗在北堂、所謂北洗、亦曰內洗。北堂、房中
半以北。洗、南北直室東隅、東西直房戶與隅
閒。 汸郝吳氏曰、房之戶制、朱子謂在房東

西之中。此注謂洗直房戶與隅間。則洗在房北北檐下。其南遙直房戶而稍西耳。以房四分計之、宜為四分房一在西矣。所以然者、以更東則當側階也。**婦酢舅、更爵自薦。**酢必更爵、男女不相因也。自薦者、為姑親薦已、故不敢使人薦舅。行禮欲其稱也。士讓按饗主於婦、是時壻既不與。且丈夫宜無從婦薦之儀。又不可使贊別為之薦。故酢而兼自薦也。**不敢辭洗。舅降則辟于房。不敢拜洗。**舅將獻婦時也。舅降洗、婦辟者、既不從降又不敢安于堂也。從降而辭洗、升堂而拜洗、丈夫於敵者之禮。婦不敢與尊者為禮、故無之。卽當姑之酬時、亦不敢辭洗拜洗。**凡婦人相饗無降。**婦人有事不下堂。無降者、以北洗篚在上。言凡者、欲見舅

姑共饗婦、與舅殁而姑特饗婦、及姑饗婦人送者、皆然也。**庶婦則使人醮之。婦不饋。**但言醮之、則不醴亦不饗矣。卑之也。云不饋、非謂不宜供養也。以供養就于適也。不云不見者、明亦以棗栗腶修見、可知。其醮之位、疏云房外之西。敖氏云戶牖間。當以疏為長。士讓按曾子問、壻親迎、女未至、而有齊衰大功之喪者、女改服。除喪則不復昏禮。注云、同牢及饋饗相飲食之道也。蓋以遭喪過時、尚不祭。重者可廢、則輕者不復舉、可知。此又其禮之變者。附載此。

舅饗送者以一獻之禮。酬以束錦。送者、女家有司也。行爵至酬賓、又從之以束錦、所以相厚也。錦、古文作帛。士讓按周官媒氏、凡嫁子娶妻、入幣純帛五兩。此酬用束錦、或亦府昏禮之正歟。小行人合六幣、錦次帛、繡次錦。文下於質也。鄭從今文、其以此歟。**姑饗婦人送者。酬以束錦。**婦人送者、隸子弟之妻妾也。婦人迎客不出門、將饗、當遣人速之於館。程氏慄也。曰送者、注疏云有司、蓋女父之屬吏也。壻迎婦、而乘從車者為有司。則女家送者亦以有司可知。婦人送者、注云隸子弟之妻妾、以分卑也。蓋有司非隸子弟之比。不使有司之妻妾者、勢疏而禮有所限也。士讓按古者男女不雜乘。據上經壻從車二乘、則婦從車應亦二乘。其一為丈夫送者所乘。其一為婦人送者所乘。以男女分饗推之、可知也。饗意亦擇日、同時行之。舅饗有司於堂、姑饗婦人於房。**若異邦、則贈丈夫送者以束錦。**贈、送也。就賓館送之、因其將行也。酬之外又贈

以幣、以其勞於道路故也。古者大夫不外娶、防私交也。士卑不嫌、容有外娶。故有是禮。士讓按親迎期以初昏、正禮也。然亦兩姻地近、故便行之。士既有外娶法、則期似難拘定矣。其館於外也。或士有外姻、殺其禮歟。經文只言贈丈夫送者、而不及婦人。或者既有姆、有女從者、而道路間關、彼隸子弟之妻妾不便於行歟。又姆自授巾後、經不再見。其成昏禮後、姆仍依於女否。抑婦人送者、姆卽在其中歟。

右饗送者

若舅姑既沒。則婦入三月、乃奠菜。沒、終也。奠菜以芹祭菜也蓋用菫。取敬謹之義。或曰用蘋蘩。三月一時、天氣變、婦道可成也。此主適婦言之。　穆亭李氏

曰、舅姑既沒、適婦三月乃奠菜。注疏謂與曾子問三月廟見擇日祭禰者同。其說精確不易。士祭其祖禰、或一廟、或二廟、舅姑在者自主其祭、雖適婦無越見祖廟之禮。亦如有適子者無適孫之義也。舅姑既沒、祭事適子主之、適子婦有特見禰廟之禮。而庶婦無之。此可以庶婦不饋者推之也。士雖祖禰合祭、而舅姑既沒、適婦廟見之禮、則惟主於禰、故稱來婦。來婦者、對禰之辭也。若庶婦則惟於三月祭行之時、從主婦入自闈門、立於房中、列在內賓宗婦之班而已。士讓按或以三月奠菜、即三月祭行、恐非是。三月祭行者、乃適婦庶婦舅姑存歿之通禮。而三月廟見、則適婦舅姑既歿、特行於禰廟之禮。蓋奠菜以補盥饋之不及。祭行以率三月之常事。故三月祭行、必在奠菜之後也。又按庾氏蔚之、以謂舅姑偏有存歿者、昏夕厥明、即見其存者、以

行盥饋之禮。三月不須廟見亡者。崔氏靈恩、則謂三月亦廟見於其亡者。賈氏疏、謂若舅沒姑存、則當時見姑、三月亦廟見舅。若舅存姑沒、婦人無廟可見。或更有繼姑、自然如常禮也。疏又云、若舅沒姑老者、姑亦傳家事任長婦。婦入三月廟見祭菜之後、亦得助祭也。此四條、未決所疑、備錄之。

席于廟奧、東面右几。席于北方、南面。廟、考妣之廟。比方、墉下。凡祭於廟、鋪筵設同几。以精氣合也。此舅東面、姑南面、別席異向、象生時見、不與常祭同也。生時舅不設几。此神之也。姑席無几。主于尊者也。是亦質明行事。

祝盥、婦盥于門外。婦執笲菜。祝帥婦以入。祝告、稱婦之姓曰、某氏來婦、敢奠嘉菜于皇舅某子。洗在門外。祝與婦就而盥之、象生時見、在外沐浴乃入寢也。帥、道也。入、入室。帥婦亦升自西階。入室婦西面、祝在左告之。某氏、若姜氏姬氏。來婦、言來為婦。嘉、美也。皇、尊大之稱。某子、言若張子李子也。士讓按婦於皇舅稱某子、尊尊之義也。或疑子為謚。不知周初士未有謚也。又或疑婦人內夫家稱舅之姓、似遠其舅之意。不知婦本異姓也。始見祝稱某氏、而告辭別著舅姑之姓氏、亦正始之道。不與子孫稱祖考一例。

婦拜扱地。坐奠菜于几東席上。還又拜如初。扱地、手至地也。婦人肅拜為正。但俯下手而已。今重其禮、故重其拜、猶男子之稽首。程氏慄也曰、肅拜亦跪。但身不俯、而斂手上下。異於扱地耳。先鄭以為揖、非。

婦降堂、取笲菜、入。祝曰、某氏來婦、敢告于皇姑

某氏。奠菜于席、如初禮。降堂、階上也。室事交于戶、今特降堂、受于階、敬也。於姑云敢告、舅尊於姑。士讓按生時婦見姑于堂、降階受笲服修。此奠于室、室去階為遠、故婦以降堂親取示敬。

婦出、祝闔牖戶。禮畢、婦出戶、則老請醴、而婦入于房夾。先闔牖、後闔戶。鬼神尚幽闇。

老醴婦于房中南面、如舅姑醴婦之禮。因廟見禮之、其禮象生時、大致同。使老及處所、則異也。凡以達神意而已。三禮館議云、姑偏沒、則祔於皇姑、婦不越祖廟而見姑。以舅在、則子婦不得越奠于曾祖廟也。有繼姑則如常禮。無則奠笲見舅而盥饋以下、自有變禮。若舅偏歿、宜先有廟、不容無見。或厥明見姑、先行盥饋。至三月廟見於舅、而老醴之、然後姑饗焉。揆諸禮意、似當如此。

右奠菜士讓按曾子問、女未廟見而死、則如壻不杖、不菲、不次、歸葬於女氏之黨、示未成婦也。注云、遷、朝廟也。壻雖不備喪禮、猶爲之服齊衰也。疏云、將歸葬於女氏之黨、故其柩不遷移、朝於壻之祖廟。皇、大也、君也、祔祭之時、又不得祔於皇姑廟也。菲、草屨也。不次、謂不別處止哀次也。未廟見而死、以未得舅姑之命而殺禮、示若未成婦然。其實已成婦、但示不敢自專耳。其女之父母、則爲之降服大功。以非在家、壻已爲之服齊衰期、非無主也。凡此皆禮之變者、附載此。

壻饗婦送者丈夫婦人、如舅姑饗禮。壻兼饗之、幷有酬幣、此宜始嫁時行之。因廟見及之、故文在後。三禮館議云、舅姑饗送者丈夫婦人、宜同日。今壻

自爲主、宜與婦同饗送者。止曰壻饗、豈婦尚未佐禮事、抑於婦人送已者、不當爲主道與。敖氏謂當異日。豈以丈夫爲有司、婦人爲隸子弟之妻妾、不便同日受饗歟。然饗丈夫於堂、婦人於房、面位不同、禮節亦異。於堂行禮訖、復於東房行饗、俱設薦俎、一獻與酬而畢、其亦可也。

右壻饗送者

婦入三月、然後祭行。入夫之室、三月之後、乃得助祭也。凡舅姑之存若沒、其禮皆然。士讓按此助祭者、從歲時之常禮也。記三月祭行云然後者、言未三月、則雖當時祭之期、亦未得行助祭也。朱子曰、古人初未成婦、次日方見舅姑、得舅姑意了、舅姑方令見祖廟。古人是自下做上。

右士昏禮經凡十九節

經文止

辭記古本仍錄如左說詳見士冠篇經末

記、士昏禮、凡行事必用昏昕。受諸禰廟。辭無不腆。無辱。摯不用死。皮帛必可制。腊必用鮮、魚用鮒、必殽全。女子許嫁、笄而醴之、稱字。祖廟未毀、教于公宮三月。若祖廟已毀、則教于宗室。問名、主人受鴈、還西面對。賓受命、乃降。祭醴、始扱一祭。又扱再祭。賓右取脯、左奉之、乃歸、執以反命。納徵、執皮攝之、內文、兼執足、左首、隨入、西上、參

分庭一在南。賓致命、釋外足見文。主人受幣、士受皮者自東出于後、自左受、遂坐攝皮、逆退、適東壁。父醴女而俟迎者。母南面于房外。女出于母左、父西面戒之、必有正焉、若衣若笄。母戒諸西階上、不降。婦乘以几、從者二人坐持几相對。婦入寢門、贊者徹尊冪、酌玄酒三屬于尊、棄餘水于堂下階間。加勺。笄、緇被纁裏、加于橋。舅答拜。宰徹笄。婦席薦、饌于房。饗婦、姑薦焉。婦洗在

第8冊 續修四庫全書 第4

北堂、直室東隅。篚在東北面盥。婦酢舅、更爵自
薦。不敢辭洗。舅降則辟于房。不敢拜洗。凡婦人
相饗、無降。婦入三月、然後祭行。（婦入三月然後祭行此八字、朱子通解升記爲經、以補祭行一條禮。）庶婦則使人醮之。婦不饋。（以上皆記。以下爲辭。）昏辭曰、吾子有惠、貺室某也。某有先人
之禮、使某也請納采。對曰、某之子惷愚。又弗能
教。吾子命之、某不敢辭。致命曰、敢納采。問名曰、
某既受命、將加諸卜。敢問女爲誰氏。對曰、吾子

有命、且以備數而擇之。某不敢辭。醴曰、子爲事
故、至於某之室。某有先人之禮、請醴從者。對曰、
某既得將事矣、敢辭。先人之禮、敢固以請。某辭
不得命、敢不從也。納吉曰、吾子有貺命、某加諸
卜、占曰吉、使某也敢告。對曰、某之子不教、唯恐
弗堪。子有吉、我與在。某不敢辭。納徵曰、吾子有
嘉命、貺室某也。某有先人之禮、儷皮束帛、使某
也請納徵。致命曰、某敢納徵。對曰、吾子順先典。

貺某重禮。某不敢辭。敢不承命。請期曰、吾子有
賜命、某既申受命矣。惟是三族之不虞、使某也
請吉日。對曰、某既前受命矣、唯命是聽。曰、某命
某聽命于吾子。對曰、某固唯命是聽。使者曰、某
使某受命。吾子不許。某敢不告期。曰某日。對曰、
某敢不敬須。凡使者歸反命曰、某既得將事矣。
敢以禮告。主人曰、聞命矣。父醮子、命之辭曰、往
迎爾相、承我宗事。勗帥以敬、先妣之嗣。若則有

常。子曰、諾。唯恐弗堪、不敢忘命。賓至、擯者請。對
曰、吾子命某以茲初昏、使某將請承命。對曰、某
固敬具以須。父送女、命之曰、戒之敬之、夙夜無
違命。母施衿結帨曰、勉之敬之、夙夜無違宮事。
庶母及門內施鞶、申之以父母之命。命之曰、敬
恭聽宗爾父母之言。夙夜無愆、視諸衿鞶。壻授
綏、姆辭曰、未教、不足與爲禮也。（以上皆辭。）宗子無父、
母命之。親皆沒、已躬命之。支子則稱其宗。弟則

稱其兄。命稱亦辭類、然記體也。故記者綴于辭末。自記首至此、朱子析附各節之後。

若不親迎、自此至記末、朱子升之為經。今仍古本。不親迎、敖氏曰、謂使人迎之、此指無父者。親迎必承父命、若無父則子無所承命故其禮不可行。士讓按、疑不親迎之故者多矣。或以為國之舊俗、如冠禮不醴用酒之類。然齊俗不親迎、風詩猶譏。則制禮初不為是也。或以為士有娶諸異邦者。然曾子問有親迎女在塗而聞變之說、曰在塗、則異邦亦有親迎可知也。或曰荒政多昏歟。然亦庶民之分、時宜省禮非所以處士大夫也。或曰庶子不親迎。然父命子迎用醮、則亦得備此禮矣。惟敖氏指無父者及父歿母存者、蓋為得之。其意以為命使雖稱宗兄、而醮子無父不行。若然、則凡大宗小宗及支庶、無父皆不親迎。而此節殆指宗子適子立

言。蓋以下文云濯溉於祭祀、意決之也。宗子無父亦不親迎者、以宗子雖尊、醮命無所受、均也。又小記有云、大功之末、可以嫁子。父小功之末、可以嫁子、可以取婦。已雖小功、既卒哭、可以冠取妻。則或餘喪有不備禮者、許其可嫁娶、而六禮減親迎一節、亦得禮之宜。則婦入

三月、然後壻見。曰、某以得為外昏姻。請覿。婦無舅姑者、三月而廟見、故壻見亦以之為節。下文云、某之子未得濯溉於祭祀、則此在廟見之後、祭行之前乎。昏姻者、壻婦兩家相於之通稱。覿者、卑見尊之辭。主人對曰、某以得為外昏姻之數。某之子未得濯溉於祭祀。是以未敢見。今吾子辱。請吾子之就宮。某將走見。主人

女父也。以白造緇曰辱。言汚屈也。外舅不必先見壻。此蓋謙辭。濯溉非主婦親之、言某之子、亦謙辭。其意以為女未與祭、則未成婦也。對曰、某以非他故、不足以辱命。請終賜見。非他故、言特見。對曰、某以得為昏姻之故、不敢固辭、敢不從。自初致辭至此、乃壻在婦家大門外、與擯者請對之辭。而女父禮辭許也。初曰外昏姻、後曰昏姻、猶親之。主人出門左、西面。壻入門、東面、奠摯、再拜、出。出門、出寢門也。入門、入大門也。壻異於賓客、又非親迎盛禮、故見于適寢。文稱壻而不稱賓。此所奠者雉也。不敢授者、壻有子道、宜質。擯者以摯出、請受。欲以賓客禮見、尚文也。士讓按、入門東面者、賓禮之正。奠摯

不授者、見尊之儀。壻擬居子道、女父待以賓禮、義各當也。壻禮辭、許、受摯入。主人再拜受。壻再拜送、出。出、已見女父。士讓按、自奠摯再拜至此、其行禮與聘禮畧相似。壻凡四拜、而主人則只二拜。見主婦。主婦闔扉、立于其內。主婦、妻之母也。必出乃更入見者、更端不敢由便也。扉、左扉、東扉也。闔扉立于其內者、婦人無外事、示內外之限。壻與舅相見服宜元端。主婦此時宜纚笄宵衣。士讓按、壻見主婦不用摯者、親於主人、且別於婦之見舅姑也。又按爾雅、妻之父為外舅、妻之母為外姑。此壻之上稱者然也。又曰、婦之黨為婚兄弟、壻之黨為姻兄弟。此乃兩家之黨、尊卑同行、相稱然耳。本經注云、兄弟之道宜相親也。不過以兄弟字、當親戚字義。猶左氏傳云兄弟甥舅焉耳。

疏引爾雅、毋與妻之黨為兄弟句以實之。則舅卑所屬不同行矣。今不載入。又案為妻之父母服無過緦。此經之注、因其從質也、故云為異於賓客。因其從文也、故云欲以賓客禮見。因其有尊卑也、故云壻有子道。因其為親戚也、故云兄弟之道。凡皆依經示義也。學者參互求之。方知注義精矣。

壻立于門外東面、主婦一拜。壻答再拜。主婦又拜。壻出。必先一拜、婦人于丈夫必俠拜。**主人請醴、及揖讓入。醴以一獻之禮。主婦薦、奠酬、無幣。**於壻之出、主人送於門外、因請醴之。壻亦禮辭許。主人乃與之揖入。入寢門則三揖、至于階三讓、升。醴之一獻、厚而親之。主婦薦、示夫婦共此禮也。奠酬壻、奠主婦所酬觶於薦東也。無幣者、壻異於賓客也。凡冠

昏酬賓皆有幣。此禮畧如舅姑饗婦之禮、而無俎。其他異者、可以意求之。**壻出、主人送、再拜。**壻奠酬即出。送、送於外門外。士讓按、自若不親迎至此、朱子標為壻見婦之父母節目。今仍古本。又按雜記云、婦見舅姑時、有兄弟姊妹皆立於堂下之文。又云、見諸父各就其寢。以此推之、則壻見之後、亦宜有諸外戚交接之禮。

儀禮糾解卷之二終

儀禮糾解卷之三

安溪王士讓述

士相見禮第三

此篇主言士以職位相親、始相見之禮。古之君子論行而結交、未遽合也。介以厚其別、辭以正其名、摯以効其情、儀以致其敬、四者備矣、謂之禮成。是故士相見者、禮之大端也。所以使人重其身而毋邇於辱。愼其交而毋邇於禍也。篇內或士自相見、或士往見卿大夫。或卿大夫下見士。或見已國君、或士大夫見他國君來朝者、以新出仕、從微至著、士為先。故以士概之也。又天子之孤卿大夫士、與諸侯之孤卿大夫士、其執摯同。其相見之禮亦

當從同。　穆亭李氏曰、曲禮云、往而不來、非禮也。來而不往、亦非禮也。此禮若主見人者言、則見之為往、而復見為來。若主見於人者言、則見者為來、而復見為往。交為往來而迭為賓主。是以謂之相見也。相見之法、惟敵者為至備。若降等之客、則有見而不復見者矣、故篇首主士、以備其儀。至他禮之隆殺、則以是推之。　士讓按雜記文、交有相趨相揖相問相見。朋友凡五等。程子嘗云、納拜之禮不可容易。非已所尊敬有德義服人者、不可。士於相見者、雖視朋友之等尚為疏、而視相趨相揖相問之等、則已厚。相見則有相拜、必施之于所不可不見者、乃為不枉也。此篇有經無記。朱子通解、移出數條入臣禮篇、而取曲禮少儀玉藻諸條附入。今悉依古本。

士相見之禮。凡卑於尊曰見。敵而曰見、謙敬之辭也。士讓按天子之上士三命。中士再命。下士一命。公侯伯之士一命。子男之士不命。凡王制所稱秀士俊士選士造士進士者、皆士也。儀禮中主言士者、實指侯國之士。然其摯不異、則是三等之士禮皆從同。卽王國之士、與未仕之士、亦從同矣。贄、冬用雉、夏用腒、左頭奉之。摯、所執以至而致其志者。君子於所尊敬弗敢質、必執摯以將之。士摯用雉者、取其耿介。交有時、春交秋別。別有倫、雄雌不雜也。雉必用死者、爲其不可生服也。冬時雖死、形體不異、故存本名。腒、乾雉。夏形體異、故變稱腒。夏用腒、備腐臭也。若作、則先從冬、後從夏。秋則反之歟。左頭、陽也。執禽者左首。雖死猶尚左。以從陽也。左頭奉之、但言執之法。此時賓未執也。凡摯、惟新升爲臣、及聘朝

及他國之君來、主君之臣見之、皆有摯。常朝及餘聚會、則無之。又或平敵、或以卑見尊、皆用摯。尊無執摯見卑之法。檀弓云、哀公執摯見己臣周豐者。彼謂下賢、非正法也。泊邨吳氏曰、容有未仕之臣慕義相見、或此國之士見彼國之士、亦當用摯。又君以下賢執摯、則卿大夫之下賢者、亦宜然。曰、某也願見無由達。某子以命命某見。此答擯者請事之辭。某子、中間介紹之人。言某子以主人之命命某見、乃敢見也。蓋恭遜之辭。主人對曰、某子命某見吾子有辱。請吾子之就家也。某將走見。主人謙不敢當、擯者致其辭也。賓對曰、某不足以辱命、請終賜見。主人對曰、某不敢爲儀、固請吾子之就家也。某將走見。此賓再請、而主人再辭也。不敢爲儀、言非爲外貌、乃實心欲往也。固、堅也。賓對曰、某不敢爲儀、固以請。主人對曰、某也固辭不得命、將走見。聞吾子稱贄、敢辭贄。此賓三請、主人將走出見之。而辭其贄者、爲其太崇敬、示謙也。高安朱文端公曰、賓已三請、主人將出見矣。而又辭其贄者、重賓也。亦自重也。重賓、固不敢當其崇禮、自重、故頻辭以觀其誠。賓對曰、某不以贄、不敢見。主人對曰、某不足以習禮、敢固辭。此賓自嫌無贄簡畧、而主人再辭其用摯。賓對曰、某也不依於贄、不敢見、固以請。主人對曰、

某也固辭不得命、敢不敬從。此賓固請致贄、而主人固辭而許也。士讓按白虎通義云、相見有贄何。所以相尊敬、長和睦也。故財帛者所以副至意也。杜氏佑云、君子於其所尊敬、必執贄以相見。明其厚心之至、以表忠信、不敢相褻也。陳氏祥道云、不依贄、不足以爲禮。贄而不稱德、不足以爲贄。劉氏敞云、士相見之禮、必依於贄、以言其道可親也。必依於介紹、以言其不苟合也。苟而合、惟小人無恥者能之。四家之說、相兼乃備。出迎于門外、再拜。賓答再拜。士讓按此卽曲禮所謂同國始相見、主人拜其辱。主人敬客、則先拜客也。主人揖入門右。賓奉贄入門左。主人再拜受。賓再拜送贄、出。門、外門也。主人入門而右、賓入門而左。是

賓主之位在門內之東西也。其拜則相鄉。其贄則東西訝受於門中。士讓按相見之服、以士冠奉贄見鄉大夫鄉先生之服推之、其皆玄冠玄端爵韠玄裳緇帶黑屨可知。贄、舊說以爲授受于庭。然玩經文、無至庭之儀。古人授受不一處。如聘禮賓至近郊、受卿束帛勞、則受於舍門內。諸公之臣、則受於堂。又賓私面于卿、則受幣于楹閒。衆介面、則受幣于中庭。各異也。此士相見、賓擬送贄即出、未有三揖等儀、則亦如于舍門內而已。及至請見、賓反見時、乃始備揖讓升降諸儀也。**主人請見。賓反見。**請見者、爲賓崇禮來、相接以矜莊、歡心未交也。賓反見、則燕矣。穆亭李氏曰、賓以送贄爲已得見、故出。主人則以見禮未成、故不送、而使擯者請見之。此與臣拜于階下、而公升之、命之成拜者相似。蓋相見之儀、應有此兩節也。請見而賓不辭者、賓本爲見來也。而禮所載、如每門讓客、請入爲席、肅客、讓登諸事、及正席撫席、不問不先舉等儀。此賓既反與主人相接時、皆有之。至相見後、冠昏喪禮一類、皆有請答慰謝之辭。而此闕如者、相見事非一定、辭難預擬也。士讓按注云、反見則燕矣。蓋以燕爲安和之義、原非燕飲之燕也。與既聘而享有容色義相類。疏謂此留必不虛、宜有歡燕、則似有燕飲矣。又云此不行禮賓、又似無燕飲矣。士難進而易退、斷無初相見、遽承燕飲之禮。且主人若卒辦、是用稱秖也。何禮之爲。**退。主人送于門外再拜。**賓不答拜者、禮有終也。凡拜送皆無答拜之法。

右請見　穆亭李氏曰、此士見於士之禮、少儀所謂敵者也。若以卑見尊、則少儀云、

始見君子者辭曰、某固願聞名於將命者、不得階主。是也。

主人復見之、以其贄、曰、嚮者吾子辱使某見。請還贄於將命者。復見之者、禮尚往來也。以其贄、謂嚮所執來者。還贄、謙不敢受也。凡贄不還者、惟臣見於君。云於將命者、不敢斥主人。士讓按賓既見、而主人復見、所謂相見也。不徒曰吾子見、而曰使某見、謙也。**主人對曰、某也既得見矣、敢辭。**此初辭其來答已也。**賓對曰、某也非敢求見、請還贄于將命者。主人對曰、某也既得見矣、敢固辭。**此賓再請、而主人固辭其還贄也。主人乃上送贄之賓、賓乃還贄之主人。**賓對曰、某不敢以聞、固以請于將命者。主人對曰、某也固辭、不得命、敢不從。**不敢以聞、謂不敢以還贄之辭聞於主人也。特固以請於將命者耳。**賓奉贄入。主人再拜受。賓再拜送贄。出。主人送于門外再拜。**士讓按經無主人出迎之文、無升堂之文、對語之文、反見之文。足見古人易退之義。禮不頻煩也。

右復見　士讓按儒行云、儒有大讓如慢。小讓如僞。觀士之相見、請者三、辭者三、一贄也、而往來致詞者數焉。終之以不受。夫既欲見矣、而先之以不見。既不受矣、而必致之。既受矣、而又還之。不亦如僞乎。然而禮必如是者、非好勞也。所以養人廉恥之心、而長其

愛敬之意也。非然者、或失則徑直、或流爲放誕矣。

士見于大夫、終辭其贄。凡辭、一辭而許曰禮辭、再辭而許曰固辭、三辭而不許曰終辭。大夫於士、壓一再而終辭其贄者、以將不親答也。凡不答而受其贄者、唯君於臣耳。士於大夫、降等者也。受贄而不答、則疑於君。答之則疑於敵。使人還之、則疑於待舊臣。是以終辭之。于其入也、一拜其辱也。賓退、送再拜。大夫於士不出迎、入一拜、正禮也。亦於門內之東爲之。送再拜、尊賓也。送而一拜者、唯喪禮耳。士讓按、少儀所云願聞名於將命者、不得階主。是此請見之辭也。云於其入、始云一拜、則惟侯於大門內可知。拜辱後、賓退前、中間亦有及見之節、與士相見同。其與者、士既降等、如先就主人之階、待辭然後就西階之類。

右士見大夫 泊郵吳氏曰、此卑見尊之禮也。不復見、故惟言見。不謂之相見、士若士之子、冠畢、以贄見於鄉大夫鄉先生、其即用此禮歟。

若嘗爲臣者、則禮辭其贄曰、某也辭不得命、不敢固辭。嘗爲臣者、謂鄉爲其家臣、今爲公臣者也。禮辭之者、異於見爲臣者也。見爲臣者則不辭之。禮辭而遂許者、將不答而聽其以贄入。有臣道也。三禮館議云、舊嘗爲臣而新升爲公士、如趙文子所舉筦庫之士是也。舊嘗爲臣、則非始見也。亦必以贄者、以始爲公臣而見也、禮辭、所謂爲儀也。惟辭其贄、則不辭其見矣、君公叔文子於僎、則僎直爲大夫矣。其見於文子、亦當與大夫之見於大夫少異。

賓入奠贄再拜。主人答壹拜。入、亦入門左也。奠贄、尊卑異、不親授也。奠而再拜、亦東面也。答一拜者、主人尊也。但言答拜、是不拜其辱也。移亭李氏曰、曲禮云、大夫於其臣、雖賤必答拜之。是見爲臣者尙答之。況舊臣乎。亦所以辟正君也。賓出、使擯者還其贄于門外曰、某也使某還贄。賓對曰、某也既得見矣、敢辭。還其贄者、辟正君也。退不拜送、亦異於不爲臣者。上某也、大夫名。辭、辭其還贄也。此初對擯者之詞。擯者對曰、某也命某、某非敢爲儀也。敢以請。賓對曰、某也夫子之賤私、不足以踐禮。敢固辭。還贄而擯者自爲之辭、主人尊也。家臣稱私。踐、行也。再請而固辭、言家臣不足以行客禮。移亭李氏曰、前章云不足以習禮、其辭出自主人。若賓示之以禮、而欲與己習之也。此云不足以踐禮、其辭出自賓。若主人示之以禮、而欲使己踐之也。擯者對曰、某也使某不敢爲儀也。固以請。賓對曰、某固辭不得命、敢不從。再拜受。三請而後受贄以去。再拜、象受於主人也。亦訝受之。莫爲之拜送者、亦以爲舊臣也。

右士嘗爲臣者見于大夫 士讓按、以此例之、若士所自辟除私臣、而後爲公有司。其見於士、禮當視此矣。

下大夫相見以鴈。飾之以布、維之以索、如執雉。下大夫、諸侯有五人。鴈取知時、飛翔有行列也。侯時而行、夙夜奉上、而有序者、大夫之道。故執鴈。飾以布、謂裁縫衣其身也。維、謂繫聯其足。此謂生執之。左傳瓦之會、中行文子趙簡子、皆執鴈。是其事已。上大夫相見以羔。飾之以布、四維之結于面、左頭、如麛執之。上大夫、卿也。羔取其從帥、羣而不黨也。面、前也。繫聯四足、交出背上、於胸前結之也。如麛執之者、秋獻麛有成禮。蓋左執前足、右執後足也。或曰麛孤之贄也。今文頭爲脰。執鴈與羔皆言維、明其生用也。曲禮飾羔鴈者以繢、則非白布也。左傳瓦之會、范獻子執羔。魯于是始尚羔。如士相見之禮。大夫雖贄異、其儀如士。亦有復見。其服宜各朝服。

右大夫相見

士讓按五等邦君、皆下大夫五人。其公侯伯者再命、子男者一命。大國次國皆三卿。小國二卿。公侯伯者皆三命。子男者再命。王制又云、小國之卿一命。此經言敵鈞者相見。若上下大夫之互相見、則經無明文。穆亭李氏曰、意下之見上、當倣上經士見大夫之禮、上之見下、當倣下經異爵者見士、及玉藻大夫見士之禮歟。

始見于君執贄至下、容彌蹙。始見於君、通大夫士言。至下、謂當帶也。蹙、猶促也。恭慤貌。如踧踖屏氣之類。三禮館議云、執贄者、以始見故也。雖彌蹙猶爲容、故曰容彌蹙。記曰、大夫濟濟、士蹌蹌、是也。又案、大夫見君、既奠贄、階下當再拜稽首。擯者升之、復升成拜。畧如覲禮侯氏見於天子之儀。君士、則奠贄再拜稽首訖、未必有升成拜之法。以燕禮大射儀、士皆無拜於堂者、決之也。庶人見于君、不爲容、進退走。庶人、府史胥徒。凡民皆是也。容、謂趨翔儀容也。走、疾行。進退走、亦見其不爲容也。士讓按此係不言所贄。據曲禮、庶人之贄匹。取其不飛遷也。春官云、工商執雞。取其守時而動也。大要庶人在官者、有府史胥徒等。而君工商皆統謂之庶人。且古者民瘼關通。如周官有大詢之典、工執藝事以諫之類。皆得與君相見也。但不必皆用贄耳。士大夫則奠贄再拜稽首。君答壹拜。臣以贄見君、北面奠之。拜莫重於稽首、再拜稽首而答一拜者、明君臣之義也。一拜、九拜中之奇拜。據曲禮、君於士不答拜。此以新升爲士、故答耳。云君

答士大夫一拜、則於庶人不答之、可知。三禮館議云、曲禮大夫見於國君、國君拜其辱、謂見他國之君。聘禮云公在門左拜、是也。此見已國之君。故不拜辱。其儀視舊臣於大夫畧同。所異者、彼再拜、此則再拜稽首。所謂大夫之臣不稽首也。若他邦之人、則使擯者還其贄曰、寡君使某還贄。賓對曰、君不有其外臣、臣不敢辭。再拜稽首受。人、蓋通大夫而言、禮無受他人贄法、故奠卽還之。亦無抗禮於他君法、故辭卽受之。臣無境外之交、今得以贄見他邦君者、謂他國之君來朝、此國之臣因見之。若掌客職云、卿見皆以羔之類、是也。不有言外之也。不敢辭、尊君也。再拜稽首受、亦若受於君前也。士讓按聘使以君瑞爲贄。已惟私覿或私獻而已。非有特

贄。若臣從君來、并無所謂覿獻。或聘使過他邦請帥、則所奠者公幣、亦非有特贄。故惟他國之君來朝、此國之臣見之、有奠贄法也。還贄亦當於門外。舊臣於大夫之還贄、三辭乃受。此不會一辭、所以爲外臣也。若聘使於鄰國之君、則稱使臣。燕禮君無所辱賜於使臣、是也。至春秋時有他國之大夫公子、出就他國者。如士會在秦、秦鍼在晉之類。此等亦宜稱外臣。然仕其國、則君受其贄。不仕、則待以羇禮。又當別論。

右見於君　士讓按通篇所載用贄法、惟此節首條及三條之贄受。

凡燕見於君、必辯君之南面。若不得、則正方。不疑君。此特見圖事、非立賓主之燕也。辯、猶正也。疑、度之。君南面、則臣正北面。君或時不然、

當正東面、若正西面。不得疑君所處邪嚮之。蓋人臣以正事君、造次必於是。君在堂、升見無方階。辯君所在。堂、謂路寢之堂。升見、升堂見於君也。君近東、則升東階。君近西、則升西階。士讓按升見雖無方階。以立不中門行不履閾之義推之、亦不可正當阼階君升降處也。

右燕見於君

凡言非對也、妥而後傳言。凡言、謂凡與人言也。妥、安也。傳言、猶出言也。謂安和其志氣乃言、不可怱遽也。易曰、君子易其心而後語。　士讓按下文博陳言語之儀、則此云凡者、不專爲君言事也。曲禮云、安定辭。程子云、心定者其言重以舒。皆妥之義。與君言、言使臣。與大人言、言事君。與老者言、言使弟子。與幼者言、言孝弟于父兄。與衆言、言忠信慈祥。與居官者言、言忠信。大人、卿大夫也。居官、謂士已下。此博陳言語之儀。有事即言、無妨更言餘事。但各有所主也。　士讓按記云在朝言禮。在官言官。在府言府。在庫言庫。亦是言當其事。推之士言文行。農言桑麻。商言貿易。工言藝事。莫不當然也。凡與大人言、始視面、中視抱、卒視面、毋改。衆皆若是。始視面、觀其顔色可傳言未也。中視抱、容其思之、且爲敬也。卒視面、察其納已言否也。毋改、勿自變動體貌、惟虛心正容以待也。衆、謂諸卿大夫同爲大人者。皆若是。其視之儀無異也。

士讓按此節、即中上節與大人言之儀。若父、則遊目、毋上於面、毋下於帶。遊目、所視廣也。因觀其安否何如。移亭李氏曰、天子視不上於袷、則不得綏視。諸侯綏視、則不得衡視。蓋以是爲敬也。父之尊與君等、然其視之也、時而不上於袷、時而綏視、時而衡視、各惟其宜、是之謂遊目。以主於愛故也。但雖遊目、而亦上不過面、下不過帶。是至愛之中、仍有至敬存焉。若不言、立則視足、坐則視膝。不言、則何其行起而已。凡行由立始。起由坐始。

右言視之儀

凡侍坐於君子、君子欠伸、問日之蚤晏、以食具

告、改居。則請退可也。君子、謂卿大夫及國中賢者也。志倦則欠。體倦則伸。問蚤晏、近於久也。具、猶辦也。改居、自變動也。卑幼於尊長、請見不請退。此請退者、緣君子意。移亭李氏曰、以食具告、承日晏而言。蓋因問而或告曰、已屆飯須矣。則其晏可知。　士讓按少儀有運笏、澤劍首、還屨、三事。與此互相備。夜侍坐、問夜、膳葷。請退可也。問夜、問其時數也。膳、謂食之葷辛物、葱薤之屬、食之以止臥。

右侍坐于君子

君賜之食、則君祭先飯、徧嘗膳、飲而俟。君命之食、然後食。此謂君與之小禮食也。先飯、示為君嘗食也。膳、所進庶羞也。臣必徧嘗之。飲、以利滑者。食、飧飯也。禮、君既祭未飧、臣必先嘗羞。嘗羞畢、而啜飲利滑喉中以俟君飧。君命之飧、臣乃敢飧也。若有將食者、則俟君之食、然後食。將、進也。謂膳宰也。有膳宰進之、是已品嘗。則臣不須嘗。若君賜之爵、則下席再拜稽首、受爵、升席祭、卒爵而俟。君卒爵、然後授虛爵。受爵者、於席末。授虛爵者、於相者也。臣先卒爵、亦先飯嘗膳之意。必俟君卒爵者、若欲其釂然。　三禮館議云、此因侍燕食而賜爵。乃君使人授之於其席、已乃降當席末而拜受也。未必有面尊如燕禮之為。至卒爵之節、亦與燕禮有行旅異。此惟君臣對爵、故承君惠而輒先卒爵也。又爵不言其數、據左氏云、臣侍君燕、過三爵非禮也。此亦宜然。退、坐取

儀禮紃解　卷三　士相見禮　十一

屨、隱辟而后屨。退、謂君若食之飲之而退也。屨在西階下。坐取屨、跪而舉之。隱辟、俛而逡巡也。隱則不顯、辟則不正、所謂屏於側也。而后屨、謂納之。少儀云、坐左納右、坐右納左、是也。君為之興、則曰君無為興、臣不敢辭。君若降送之、則不敢顧辭、遂出。辭君興而不辭其降。於己太崇、不敢當也。云不敢辭者、明己不敢與君為禮也。若者、不定之辭。君於士、尊卑懸絕、乃降送之、故益不敢當。大夫則辭、退下、比及門、三辭。大夫則辭者、對上不敢辭是士。大夫、兼三卿五大夫、臣之尊者。大夫起則君興、下階則君降、及門則君送、於此三節皆辭之。大夫位尊、不嫌與君為禮。

儀禮紃解　卷三　士相見禮　十二

右士大夫侍食飲于君

若先生異爵者請見之、則辭。辭不得命、則曰某無以見、辭不得命、將走見。先見之。先生、致仕者也。異爵、謂卿大夫也。辭、辭其降尊就卑、不敢當也。不得命、謂三辭不見許。無以見、言非敵不可以接見。走、猶出也。先見之、出先拜也。曲禮云、主人敬客則先拜客。　三禮館議云、鄉飲射皆有先生君子之文。此經前有侍坐君子之文、不別言異爵。此言先生又有異爵者、可見古人尊德樂道之誠、不以名位爵秩為拘也。

右先生異爵者見于士

非以君命使、則不稱寡大夫。士、則曰寡君之老。謂擯贊者辭也。三禮館議云、此經、據玉藻釋之、文義自明。非以君命使句、所謂大夫私事使也。則不稱寡大夫句、所謂私人擯則稱名也。士一字爲句、所謂大夫有所往、必與公士爲擯也。士則曰寡君之老句、所謂公士擯、則曰寡大夫寡君之老也。士讓按大夫私事不出境、而有私事之使者、陳氏用之所謂容有來自他邦而新仕者、是也。

右自稱于他邦之辭

凡執幣者不趨。容彌蹙以爲儀。凡、通尊卑言。執幣、謂以幣相見、及爲使者。趨有二法、疾趨者行而張足。徐趨者舒武、舉前曳踵。此不趨、不爲疾趨。執重幣而加

謹、以進而益恭、爲成儀。注今文無容。

執玉者則唯舒武、舉前曳踵。執玉、謂朝君與聘使、執圭璧而行禮時。武、跡也。唯舒武、謂僅舒其武耳。重玉器、尤慎也。踵、足後也。足之前起、而後不離地。則步之促狹。不止於不趨而已。

右執幣玉之儀　士讓按此因相見用贄、併及玉幣之儀。其詳見於戴記。大抵此篇當取曲禮少儀玉藻諸篇參考之。

凡自稱于君、士大夫則曰下臣。宅者、在邦則曰市井之臣、在野則曰草茅之臣。庶人則曰刺草之臣。他國之人則曰外臣。士大夫、謂見爲臣者。宅者、未仕而家居者也。刺、刬除也。他國之人、亦謂士大夫也　士讓按孟子云市井草莽之臣、皆就未爲臣言。故劉氏倣補士相見義、亦謂未仕而見於君者、在邦曰市井之臣、在野曰草莽之臣。注以載師宅田之宅、釋此宅字、但主致仕者之居宅。夫臣雖致仕、鄉嘗備職、似不應以市井草莽自溷。今據敖氏集說爲正。

右自稱于君　吳氏洎郝曰、此經蓋主卿大夫士相見於本國者言。若其行於他邦者、則具於聘禮。至自諸侯已上、則具於朝覲會同之禮。士讓按惟天子無贄、祭天用犢。其自士相見、上推至諸侯、多有用贄法。

儀禮糾解卷之三終

儀禮糾解卷之四

安溪王士讓述

鄉飲酒禮第四

此諸侯之鄉大夫、每三年正月大比、獻賢者能者於其君、以禮禮賓之、與之飲酒于庠也。凡鄉飲酒禮有四。此賓賢能於五禮屬嘉禮。一也。二則鄉大夫士飲國中賢者于庠、不貢。三則州長春秋習射于序。四則黨正蜡祭屬民于序。皆行之。至論語云、鄉人飲酒、則鄉人凡有聚會、殆亦倣此禮意也。賓興之典、據大國三鄉、三歲貢於天子三人。次國二鄉、三歲貢二人。小國一鄉、三歲貢一人。所貢士數、與鄉數同矣。然國有遂數、併公邑采地、豈無所

貢士者。意其君當總校德之大小、取以貢之。縱取鄉外、仍准鄉數爲定乎。周道雖失、漢制郡國十月猶行鄉飲酒禮、以正齒位。至唐賓興、主以刺史或上佐。而正齒位則行於季冬、主用縣令。宋貢士之月、以禮飲酒、用州軍事或州佐官主之。蓋本賓興之說、而已仕未仕者、以齒序位於兩廡、則兼取黨正之文。至其登降獻酢之節、較唐尤簡矣。　穆亭李氏曰、周官詳於賓興之法。此禮詳於飲酒之儀。合二經之文始備。然周官主王國之鄉大夫言、此禮主侯國之鄉大夫言也。其法與儀、當以例互推之。又曰、周官黨正職、專主王國之黨正言。鄉飲酒義、則通王侯之黨正正齒位言。又曰、據射義及書傳、則諸侯所貢士、天子蓋試之以行其慶讓之典。然攷之傳記、列國之士、鮮有遠宦於王朝者。意此制之行、直藉以察列國選舉之公當與否耳。至既試之後、或仍遣歸、使各仕於其國。未必盡留爲王國之用也。　泊邨吳氏曰、此禮爲賓興之飲。故雖三賓之惟長拜洗、樂正之與立者齒、似以齒論。實則但齒於其黨耳。至賓與介、與三賓與堂下之立者、皆不以齒。爲其以德選故也。

士讓按、爵齒德、固爲三達尊。然此篇有專重。蓋賢者爲賓、次爲介、又次爲三賓、乃專重夫德也。至尊者席于賓東、亦兼尚爵、衆賓之升受爵、以長爲序、亦兼尚齒。不相妨而相成。此所以謂之達。

鄉飲酒之禮。周禮大司徒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鄉大夫受法于司徒。三年大比而與賢者能者。鄉老及鄉大夫帥其吏與其衆寡、以禮禮賓之、獻之于王。諸侯之鄉大夫貢士于其君、蓋如此云。

主人就先生而謀賓介。主人、諸侯之鄉大夫也。先生、鄉中致仕者。大夫名父師、士名少師、老於鄉里而教學焉。恒知鄉人之賢者、是以大夫就而謀之。賢者爲賓、將以貢之。其次爲介。又次爲衆賓、待後以次擬貢之。俱與之飲酒。士不砥行者、鄉許非是也。　士讓按、謀賓介、王制所謂論秀士是也。周官大司徒鄉遂各職、不言貢士之數。蓋賢能多寡無定、王者寬以取人也。諸侯所貢、射義注引舊說大國三人、次國二人、小國一人者、亦酌其額而爲言耳。古者教化之基起于五家之比、相受相和親。等而上之、則閭胥于敬敏任恤者有書。族師于孝弟睦婣有學者有書。黨正于德行道藝者有書。至州長則大比大攷州里、以贊鄉大夫廢興焉。人材之成就亦多矣。鄉大夫所謀、蓋亦多擬數人、就中公定。故

日謀。而非其人，有所要援於鄉先生，亦非鄉大夫盡寄耳目於鄉先生也。

右謀賓介。士讓按：鄉貢于其君，君獻于王，而有慶讓之典。此謀所貴公而愼。

主人戒賓，賓拜辱；主人答拜。乃請賓，賓禮辭，許。

主人再拜，賓答拜。戒，預告也。拜辱，出門先拜其辱臨也。請，告所爲來之事。蓋曰請子爲賓。禮辭許，一辭而許也。不固辭者，學成行修，進仕於朝，上以致君，下以澤民，士素所有志也。　士讓按：賓必先拜辱者，此鄉大夫尊崇禮而來，賓乃處士，所宜敬之，非諂也。

主人退，賓拜辱。去又拜辱以送謝之。拜迎、拜送皆言拜辱者，蓋一儀而兼二義。

介亦如之。如戒賓也。衆賓亦衆謀之，戒惟遣人，故畧之。

右戒賓介

記，鄉朝服而謀賓介，皆使能不宿戒。鄉，鄉飲酒禮也。朝服，玄冠緇衣緇帶素韠素裳白屨也。再戒爲宿戒。禮將有事先戒而後宿戒。此直戒之而已。　泊郵吳氏曰：戒賓不言所服，蓋仍謀賓介之服也。

乃席賓主人介。席，敷席也。夙興往戒，歸而敷席。賓席于牖前，南面，當兩楹西北。主人席阼階上，西面。介席西階上，東面。坐位賓主不相對，尊賢也。　穆亭李氏曰：凡位，室戶之西最尊，次則西階之上爲賓所立，而其位亞於正賓也。故介席此。若東階則爲主位，至賓東之位，則燕禮所以席卿者，而飲射之遵者位於此。賓西之位，則燕禮所以席大夫者，而飲射三賓位於此。此堂上之席次也。　士讓按：庠之制，亦東爲房，房西爲室，與廟制同。席賓于牖前，所以爲最尊者，以其與筵神同位向也。敬賓如神，可不謂尊乎。冠禮云：戶西。昏禮云：戶牖間。鄉飲酒義云：西北。司几筵云：牖前。雖或在廟，或在庠，尊卑不同，然其位向則一也。或疑如此則正當東西之中乎。曰：不然。東西正中爲扆。此乃於扆爲少西。故曰牖前，又曰西北也。

衆賓之席皆不屬焉。席衆賓於賓席之西。不屬者，不相繼也。　泊郵吳氏曰：凡席皆不屬，經於此見例耳。若相屬，則升降時必躐席矣。　士讓按：此言不屬，與鄉射言繼而西者，皆一例設席法，無別義。注疏以各特特貢爲解，固見賓賢能之意，然未的。

尊兩壺于房戶間，斯禁，有玄酒在西。設篚于禁南，東肆。加二勺于兩壺。壺，瓠也。古者以瓠爲尊，後世模範之作代之，而猶存其名，不忘本也。房戶

間，庠之奧處也。凡設尊，醴則設於房中隱處，取其質也。酒則設於奧處，尚其文也。鄉飲酒義云：賓主共之也。斯禁，禁之切地無足者，所以承尊也。取澌盡禁戒之義，亦名爲棜。大夫制用之。玄酒在西，尚古也。設篚于禁南，其間當容人，以酌者北面故也。東肆，篚首從西向東陳之也。加二勺，加于冪上也。

設洗于阼階東南，南北以堂深，東西當東榮。水在洗東。篚在洗西，南肆。解見冠禮陳器章。　穆亭李氏曰：楊信齋謂上篚爵三觶一。獻賓、獻遵、獻工皆異爵，三也。主人取觶酬賓，一也。此其說是矣。其云下篚觶四。一人舉觶，一也。司正舉觶，二也。二人舉觶，四也。實則惟三觶，非有四也。惟司正之觶終奠之。一人所舉者，旅畢仍入篚矣。上篚之設，緇禁而南。下篚之設，並洗以西。所以異法者，

堂上夾尊布席，堂下則洗，傍綽有餘地故也。上篚三爵，皆行畢卽奠于下篚，惟一觶終奠于賓席之薦東。不以入下篚。

右設席尊洗　蒲筵緇布純。以蒲爲席，緣以緇布。公食記云蒲筵常，常，丈六尺也。彼侯禮。此不言常，則其度或短歟。 尊綌冪，賓至徹之。冪，覆尊巾。賓至徹冪，臣禮之節。士昏禮夫婦入室，贊徹冪。特牲尸卽位而徹冪，禮可參考。

羹定、肉謂之羹。定，猶熟也。不敢煩勞賓，使之至而久俟，故以羹定爲速賓節限。 主人速賓，賓拜辱，主人答拜。還，賓拜辱。主人親速而退，敬也。兩言

拜辱，鄉大夫尊賓卑，又擬賓已也。 介亦如之。如速賓也。 賓及衆賓皆從之。從，猶隨也。言及衆賓介亦在其中。士讓按速賓固以羹定爲節限，然不可泥。鄉爲地亦廣，賓介所處有遠近，若必待羹定而後速，遠者不幾於緩事乎。爲賓介者當有變通，就館舍以應行禮節限。羹定著其大概耳。

右速賓　其牲，狗也。用燕禮之牲。燕於君禮爲差輕，鄉飲於臣禮爲差重，故牲不嫌其同。 亨于堂東北。堂東北，爨所在也。就而亨焉。士讓按牲用狗者，非大賓大祭，故用牲之小者，不爲過儉。堂東屬主人方。凡薦俎羞，多自主人之方來。東之近北，非賓主行禮所到處，便於卑者贊行事也。

主人一相，迎于門外。再拜賓，賓答拜。拜介，介答拜。揖衆賓。相，擯也。有司之習于禮者。門，庠門。賓介衆賓立位在門外西方北上。一相傳賓主之命。主人乃自出迎。主與賓正東西相當。介與衆賓差在賓南。主人正西面拜賓，側身向西南拜介，揖衆賓。 士讓按主人于賓再拜，于介拜，于衆賓揖，禮之等差也。或云于介亦再拜，文省，恐未然。 主人揖，先入。揖，揖賓也。庠惟一門，先入門右，導賓也。至內霤，西向待賓。 賓厭介，入門左。介厭衆賓入。衆賓皆入門左。北上。推手曰揖，引手曰厭。入以西爲左。賓介等，相引手而入門西，東面。 主人與賓三揖，至于階，三讓。主人升，賓升。主人阼階上

當楣北面再拜。賓西階上當楣北面答拜。三揖者，將進揖，當陳揖，當碑揖。方賓主各向堂塗時，介與衆賓亦隨賓位于庭南，以次而南立。主人升賓升者，主人尊，先升道賓也。楣，前梁。拜者，拜賓至此堂，尊之也。 程氏傈也曰，賓主升階法，賓尊者，於主人三讓，賓則先升。如聘禮主君使卿歸饔餼，大夫先升一等，賓朝服問卿，賓升一等，大夫從。又覲禮王使人勞侯氏，使者不讓，先升，皆是也。主尊者，及賓主敵者，賓三讓，既乃主人先升道賓。如聘禮受玉，公升二等，賓升。鄉飲酒主人升，賓升。此主尊者也。鄉射主人升一等，賓升，聘禮賓儐卿時，賓升一等，大夫升。問卿大夫儐賓時，大夫升一等，賓從之。此賓主敵者也。曲禮云，主人與客讓登，主人先登，客從之。可見賓主敵體，亦主人先升一等道賓也。

右迎賓　立者東面北上。若有北面者、則東上。敖氏繼公曰、此謂在門內位之時也。賓入門左、位近庭南。介以下又居其南。衆賓若多、則容有北面者。與東面者相繼、當西上。云東者、字之誤也。門西北面而東上、自爲列者耳。士讓按、賓與賢能、與衆共之。自三賓外、皆謂之立者、使有所觀感而興起也。

主人坐取爵于篚、降洗。將獻賓也。篚在堂上尊南。取爵蓋北面、爲洗而降、故云降洗。　東壁吳氏圖說曰、篚以竹爲之、長三尺、廣一尺、深六尺、足高三寸。士冠禮、鄉飲酒、少牢俱有篚、且有上篚、有下篚、有膳篚、有玉幣之篚、有飲食之篚。其用不同、而其制則一也。篚用於聘禮、燕禮、喪禮、其形則方、其所容則五斛。其用以盛黍稷米粟者、若多焉。賓降、

從主人、欲辭洗也。　穆亭李氏曰、賓降、位在西階之西。階上之位、亦宜在西階西。若當中、則妨後升者與降者。主人坐奠爵于階前、辭。賓對。主人重以已事煩賓、故辭降。必奠爵乃辭者、事異則不宜相雜。且爲敬也。主人坐取爵、興、適洗、南面坐奠爵于篚下、盥洗。賓進、東北面辭洗。南而坐于洗北、乃奠爵于篚南、不敢由便也。盥洗、盥手致潔、復取爵而將洗之。進者、少南行于洗西、乃東北面。鄉主人辭洗。必進者、示謙下主人。士讓按、少儀曰、凡洗必盥。盥則知將洗矣。故賓進而辭之。洗設于阼階東南、南北以堂深、則去阼階前尙遠。賓降之位在西階西、乃洗之西北也。故須少南行、方進而東北面以辭洗。主人坐奠爵于篚、興、對。賓復位、當西序東面。言復位者、明始降時位在此。當西序、東西節也。主人坐取爵、沃洗者西北面。沃洗、以枓斛水而沃洗爵者也。主人之贊者爲之。卒洗、主人壹揖壹讓升。一揖讓、威儀畧於初。賓拜洗。主人坐奠爵、遂拜。拜洗、謝其爲己洗也。因事曰遂。降盥。賓降。主人辭、賓對。復位當西序。卒盥、揖讓升。賓西階上疑立。盥、爲將酌、恐手坋汙也。疑、正立自定、有矜莊色。　穆亭李氏曰、始之盥、爲洗爵也。此復盥、爲實爵也。　士讓按、疑如凝然之凝。主人坐取爵、實之賓之席前、西北面獻賓。賓西階上拜。主人少退。賓進受爵

以復位。主人阼階上拜送爵。賓少退。賓之、酌酒也。獻、進也。少退、少辟。進、受爵于席前也。復位、復西階上位。　九溪王氏曰、後世鄉飲酒設席、賓東南面、主西北面、皆側席相向、謬矣。　士讓按、獻賓一爵、乃最致敬之爵。易、觀國之光、尙賓也。此之謂矣。禮、席不正不坐。坐賓西北、面原向南。主人獻賓不正北面、而西北面者、以賓在西階東面、席在牖前南面、若獻牖正北面、則不顧夫賓。若正西面、則不顧夫席。惟西北面獻、斯兩不相背。後世設賓席東南面、蓋解經之誤。薦脯醢。主人之公有司進之。賓升席自西方。士讓按、疏、席南向以西方爲上。升必中席。今賓升由西、而注云由下者、以賓統於主人、以東方爲上。且合衆賓席論之、則謂西爲下亦宜。乃設折俎。牲體枝解、節折在俎。

設之、亦公有司。 士讓按下記云、賓俎脊脅肩肺。脊脅肩、乃房胥體解二十一體中之三。肺為內體、乃氣之主、特用以祭者。升席而後設俎、俎貴於薦也。有殺乃有俎、盛禮也。故下文將燕特請徹俎。而燕禮惟公與賓有俎。若脯醢之薦、則辯有之矣。**主人阼階東疑立。賓坐左執爵、祭脯醢。**坐、坐于席。祭以右手。**奠爵于薦西。興、右手取肺、卻左手執本。坐弗繚、右絕末以祭。尚左手嚌之。興、加于俎。**奠爵、為將取肺也。薦西、薦右。將舉、故奠於右。興者、肺在俎、禮取俎不坐也。肺、舉肺、刲離之。本、端厚大者。繚、猶紾也。九祭之名、七曰繚祭、八曰絕祭。禮多者、從肺本循之、至於末乃絕以祭。禮畧者不循其本、直絕以祭。尚左手、謂舉其左手垂之。嚌、

嘗也。右手在下、以末授口嘗之。加俎必興者、禮進俎不坐、亦猶是。 穆亭李氏曰、俎既有足。又設於薦外、坐而取之、非便也。故興焉。加亦興焉。**坐挩手、遂祭酒。興、席末坐啐酒。降席坐奠爵、拜告旨。執爵興。主人阼階上答拜。**挩、拭也。為絕肺染汙、拭以佩巾。啐亦嘗也。席末、席西端。啐酒者、欲知其旨、領其敬也。於席末、言是席之正、非專為飲食也。為行禮也。降席、于席西。拜告旨、謝其甘美也。降席即拜、近啐酒之處。且別于拜既。 士讓按告旨、惟賓受正獻一爵有之。其餘俱不告旨。**賓西階上北面坐卒爵、興、坐奠爵、遂拜。執爵興。主人阼階上答拜。**卒爵、盡爵也。啐與於席末。盡爵又在西階。益見是席之正、為行禮也。

必于西階、以向者于此拜獻也。 士讓按獻賓一節、賓主各四拜。賓拜洗、拜獻、拜告旨、拜卒爵、以敬主也。主人答拜洗、拜送爵、答告旨、答卒爵、以敬賓也。中間升降者、賓主各二次。主人之坐儀凡八次。賓之坐儀凡七次。節文多矣。非敬敏以將之、能無錯乎。

右獻賓

獻用爵。其他用觶。爵一升、觶三升。爵尊、不褻用之。獻賓、獻介、獻衆賓、獻遵者、獻工笙、皆用爵。至酬及旅酬等、皆用觶。 士讓按酢亦用爵。記不兼言者、酢繼獻爵、且惟賓介於主人各一酢、故言獻以該之。觶以象為貴、角次之。凡單言觶者、木為之也。**凡舉爵、三作而不徒爵。**謂獻賓介衆賓、獻遵者、獻工笙、皆有薦也。言此以明獻禮之重。**薦脯五挺、橫祭于其上。**

出自左房。挺、猶膱也。鄉射禮曰、祭半膱、膱長尺有二寸。是也。脯在籩。挺五、通祭者一、凡六。祭亦挺也。因用以祭、故名。其長六寸。橫祭於其上、於脯為橫、於人為縮。左房、東房也。陽方主養。**俎由東壁、自西階升。**亨狗於東方。熟則載於俎。陳之于東壁。恐人由東階為便、記故辨之。**賓俎、脊脅肩肺。主人俎、脊脅臂肺。介俎、脊脅胳肺。肺皆離。皆右體。進腠。**凡牲、前脛骨三、肩臂臑也。後脛骨二、膊胳也。前貴後賤。尊者俎尊骨、卑者俎卑骨。此序體賓用肩、主人用臂、介用胳。其閒有臑膊、介不用者、蓋為大夫組、或二人來、故此闕焉。右體、吉禮所尚。離、猶挫也。腠、理也。進理、謂前其本也。今文胳作骼。**以爵拜者不**

徒作。言拜既爵者、起必酢主人。士讓按：經惟賓、介拜既爵、皆有酢禮。故記人明之。坐卒爵者拜既爵。立卒爵者不拜既爵。坐近於拜。故當拜則坐飲。而不當拜則立飲。隆殺各從其宜。惟工不從此禮、以無目、故不使立卒爵。雖坐卒爵、亦不拜既爵。士讓按：獻賓、介及酢主人之爵、皆坐卒爵。獻衆賓之爵、皆立飲。鄉飲酒義所云隆殺之義辨。

賓降洗、主人降。賓將酢主人以報獻、故降洗而致潔敬。主人亦從賓降立阼階東、西面。賓坐奠爵、興、辭。西階前也。主人對。賓坐取爵適洗南北面。主人阼階東南面辭洗。士讓按：洗以致潔敬、一也。

然主人洗則南面、賓洗則北面。賓辭洗東北面、主人辭洗則南面。蓋各由階而下、各從其便。亦禮貴相變也。賓坐奠爵于篚、興、對。主人復阼階東西面。始降時位在此。賓東北面盥、坐取爵、卒洗、揖讓如初。升、主人拜洗、賓答拜、興、降盥。如主人禮。位雖異向、其儀則同。賓實爵、主人之席前東南面酢主人。主人阼階上拜。賓少退。主人進受爵、復位。賓西階上拜送爵。獻而有酢、答正禮也。薦脯醢。主人升席自北方、設折俎。酢亦有薦有設、亦主人之公有司也。席東鄉、以南方爲上。自北方、升由下。祭。如賓

禮。自坐左執爵至坐啐酒、儀則同。不告旨。酒已物也。言之者、別於如賓禮也。亦啐者、若欲知其美惡、以拜崇酒然。自席前適阼階上、北面坐卒爵。興、坐奠爵、遂拜。執爵興。賓西階上答拜。自席前者、啐酒席末、因從北方降、由便也。泊邨吳氏曰：啐必於席末、既席末啐、無轉身蹴席更降于上之理。故賓啐即從席西降。主人啐即從席北降。事之宜也。此見降由上之非定例。主人坐奠爵于序端。阼階上北面再拜崇酒。賓西階上答拜。序端、東楹端。爵奠于此者、擬酬賓訖、取以獻介也。崇、注云充也。言酒惡相充實也。敖氏云重也。謂賓崇重己物、不嫌其薄而飲之既也。故拜謝之。穆亭李氏曰：賓拜告旨、後拜既、仰

己之感者、情宜急也。主人則拜既而後拜崇、致己之歉者、節宜緩也。士讓按：注訓崇爲充實者、蓋對賓告旨以生義。賓嘉主人之味、故啐即告旨。主人自愧其薄、故卒爵乃拜、以爲親飲而知失禮然。併謝賓之尊重相酢也。

右賓酢主人

主人介、凡升席自北方。降自南方。注云、席南上、升由下、降由上。敖氏云：此儀各一見於經、乃云凡者、何歟。

主人坐取觶于篚、降洗。賓降、主人辭降。賓不辭洗。立當西序、東面。不辭洗者、以酬禮乃主人先自飲之也。自飲亦必洗者、禮宜自潔、象賓之飲已也。穆亭李氏曰：獻用爵者、以明敬。酬用觶者、以示勸。卒洗、揖

讓升。賓西階上疑立。主人實觶酬賓。阼階上北面坐奠觶、遂拜執觶興。賓西階上答拜。賓疑立者、待主人酬已也。酬、勸酒也。酬之言周、忠信爲周。主人將酬賓、恐賓不飲、故先自飲。示忠信之道。士讓按酬爲導飲。故先自飲。酬之爲言周者。蓋主獻賓酢報施稱矣。必酬而後其禮周至。且至旅酬而後其禮用徧。故旅酬亦名爲酬也。忠信之說、似非正解。然其爲禮、未飲而拜、示行酬也。既飲而拜、示盡解也。皆有忠信相示之意。二說相兼、其義始備。坐祭、遂飲卒觶興、坐奠觶、遂拜執觶興。賓西階上答拜。主人降洗。賓降辭、如獻禮、升不拜洗。如獻禮、如其降後升前之儀。不拜洗、殺於獻也。

賓西階上立。主人實觶、賓之席前北面。賓西階上拜。主人少退。卒拜、進坐奠觶于薦西。薦西、薦右也。賓已拜、主人奠其觶。賓辭、坐取觶復位。主人阼階上拜送。賓北面坐奠觶于薦東、復位。辭、辭其奠觶也。坐取觶、示受也。薦東、薦左也。奠之而不舉、君子不盡人歡。穆亭李氏曰、酬觶、賓終不舉者、以主人親酬不敢當其禮。且介及衆賓未獻、則賓未有所酬也。士讓按行禮至于酬、賓主各兩酌。主飲二、賓飲一、而禮成矣。薦東爲左、就賓席南向言、奠觶於此、示不舉。見禮之有節。

右主人酬賓

凡奠者、於左。不飲者。不欲其妨後奠爵。將舉、於右。若下經一人舉觶爲旅酬始。二人舉觶爲無筭爵始。皆奠于右。士讓按疏云、以右舉之、便也。玩凡執觶皆左手奠右似非爲便。蓋禮貴相變之意歟。主人揖降。賓降立于階西、當序東面。主人將與介爲禮、賓謙不敢居堂上。士讓按將降而揖、因禮更端。主人以介揖讓升、拜如賓禮。如賓禮、如其三揖至于階三讓至當楣拜至之禮也。蓋主人與賓三揖至階時、介與衆賓尚在門左北上之位以待事。注云隨至西階下恐誤。主人坐取爵于東序端。前受賓酢、卒爵奠于此者。降洗。介降、主人辭降。介辭洗。如賓禮。升不拜洗。不拜洗介禮殺。介西階上立。士讓按立不言

疑者、正賓禮盛、容亦盛。及介省矣。賓受酬亦只言立、何也。曰、酬亦禮殺也。主人實爵、介之席前西南面獻介。介西階上北面拜。主人少退。介進北面受爵、復位。主人介右北面拜送爵。介少退。獻介拜於其右者、以其將降於賓也。凡堂上獻酢分階而拜者、賓主二人而已。泊邨吳氏曰、惟獻賓拜於阼、餘皆拜于其右。注以拜於介右、爲降尊以就卑。說不可通于大夫獻禮。士讓按升於介右、以別於獻賓。記所謂隆殺之義者是。主人立于西階東。立亦不云疑。薦脯醢。介升席自北方。設折俎、祭、如賓禮。不嚌肺、不啐酒、不告旨。自南方降席。

介席南上，則薦脯當在北方，與少牢下篇設俏之豆同。不嚌啐下於賓。不啐則亦不告旨矣。降席適西階上也。升席由下，降由上。北面坐，卒爵，興，坐奠爵，遂拜，執爵興。主人介右答拜。卒爵必北面，與賓飲獻爵、主飲酢爵之儀同。介右答拜，稍西就之也。

右主人獻介

介降洗。主人復阼階，降辭如初。介將洗以酢主人。如初，如於賓酢時辭洗。卒洗，主人盥。介揖讓升，授主人爵于兩楹之閒。盥者，將自酌而盥。兩楹閒者，尊之南。授爵于此，以酒者賓主共之也。介不自酌，下於

賓。穆亭李氏曰：授于兩楹閒者，以此爵未酢。且視授於賓酢主人、授于席前之禮。士讓按：此與遵者之酢主人，為儀則同。一則以介卑，一則以遵尊，命義則異。須參考之。介西階上立。立亦不云疑。主人實爵，酢于西階上。介右主人受爵自酌，達介相酢之意。坐奠爵，遂拜，執爵興。介答拜。主人坐祭，遂飲，卒爵，興，坐奠爵，遂拜，執爵興。介答拜。主人坐奠爵于西楹南。卒爵而奠西楹南者，擬後取此獻衆賓也。介右再拜崇酒。介答拜。

右介酢主人　穆亭李氏曰：主人所與為禮，自工外，其拜位與賓同在西階，皆

以其皆賓黨也。主人拜位，自介以下，則拜於其右，不與賓同位者，不二尊也。於時主人在介右，故奠于西楹南，由便也。介不告旨，主人亦拜崇酒者，敬介如賓也。

主人復阼階，揖降。介降立于賓南。主人將獻衆賓、介無事，故降自西階，繼賓而立。主人西南面三拜衆賓。衆賓皆答壹拜。三拜，示徧也。此旅拜法。一拜，不備禮也。此答旅拜法。不升拜，賤也。主人揖升，坐取爵于西楹下。下，即南處。降洗，升實爵，于西階上獻衆賓。衆賓之長升拜受者三人。獻衆賓，總言之也。衆賓則以次升受，長其老者。言三人，則衆賓多矣。不獻於席前，辟尊者禮也。其拜者亦北面。士讓按：

賓爵之下，文不言洗，則不復洗可知。言升拜受者三人，則堂下衆賓不升可知。主人拜送。於衆賓右。坐祭立飲，不拜既爵。授主人爵，降復位。此三人也。坐祭，與賓介同。不拜既爵、立飲、授則異。賤故禮簡，自別於尊者。且重勞主人之答已也。位，堂下位。穆亭李氏曰：祭酒必就地，不可以立祭，故坐祭。衆賓獻，則不拜受爵，坐祭立飲。次三人以下也。不拜者，禮彌簡也。每一人獻，則薦諸其席。謂三人也。無俎，又既飲乃薦，遠下賓介也。不言不祭，可知也。士讓按：薦亦公有司為之。衆賓辯有脯醢。堂下立侍，無席。不言其數者，非巡也。謀賓介時，衆賓亦謀之。士讓按：衆賓，或賓介之子弟，或鄉人之年輕知學者。經敘獻薦禮俱徧，然後云

主人以爵降。則未徧之先、主人無降階獻之可知。其儀當亦賓爵于西階上。受獻者盡階升堂。降階前坐祭立飲。復位。而公有司隨薦於其位。以序而徧也。

主人以爵降、奠于篚。不復用也。亦奠於篚內。

右主人獻衆賓

衆賓之長一人辭洗、如賓禮。於三人中差有尊者也。惟於始者一爲之洗。餘二人不洗。

樂正與立者、皆薦以齒。尊樂正、同於賓黨。言薦以該獻、既飲乃薦於其位也。樂正位于西階東、北面。 士讓按樂正乃領工而來。主其事而不親歌笙者。猶司馬之主射事而不親射。然樂正不與工飲薦爲序。而與立者爲序。樂正有目者也。

主人之贊者徹几羅、沃盥、薦、脯醢、設折俎、贊佐禮事者。西面北上、不與。西面北上、統于堂也。不與于獻酒。

無算爵然後與。燕乃及之、遠下于賓黨也。然則旅酬亦未及之與。鄉飲酒義云、終於沃洗者。是得與旅酬矣。

揖讓升。賓厭介升。介厭衆賓升。衆賓序升。即席。厭、以手相引也。今文厭皆爲揖。衆賓序升、謂三賓堂上有席者、以年長爲序也。

一人洗、升舉觶于賓。一人、主人之吏。發酒端曰舉。獻禮既備、即舉觶爲旅酬也。爲旅酬始、示留賓之意。 士讓按此節非即旅酬也。爲旅酬發端耳。蓋以正獻已徧矣。繼此樂方作。後此禮未周。若不使一人舉觶。則前無所延。後無所承。故宜有此一舉。

實觶、西階上坐奠觶遂拜。執觶興。賓席末答拜。席末、尙未降席也。於此答之、示違其位。鄉射亦席末答拜。

坐祭、遂飲卒觶、興、坐奠觶、遂拜。執觶興。賓答拜。此舉觶者自先飲。與主人酬賓禮相似。

降洗、升實觶。立于西階上。賓拜。立者、俟賓拜。賓拜者、將受觶。 士讓按上文賓答拜、頷其意也。俟其先飲、示信、答之矣。至洗實觶而又拜、所以成信也。

進、坐奠觶于薦西。

賓辭、坐受以興。奠不親授、尊卑也。辭、辭其謙也。非親受而云坐受者、明行事相接。若親受然。

舉觶者西階上拜送。賓坐奠觶于其所。所、薦西少南處。奠之、待樂作後立司正。賓乃取此觶以酬主人。即所謂將舉者於右。

舉觶者降。事已、可降。

右一人舉觶

樂作、大夫不入。大夫之入、當在觶既舉之後、樂未作之先。以助主人樂賓。若樂作之後、則緩於樂賢者。故不入也。 士讓按大夫、即下文所謂遵者。謂鄉所遵法也。其爲見仕者、則於主人爲敵。鈞其爲致仕者、則即所謀賓介之先生也。主人當戒賓介之會、必兼延請之。存其體也。不强其必來、優之也。不於正獻酢時入者、正禮本爲貢賢能設。若先至、則遵者齒德爵俱崇於賓、賓主行禮、俱有未安。故酌爲尊重而兼及之義。其入必于既舉觶後、未作樂先。苟遵者緩不及事、則亦無樂賢之誠矣。記人特明之。有風厲之責者、宜留意焉。

設席于堂廉東上。為工布席也。側邊曰廉。工席在西階東、北面以東為上、統於主人也。言堂廉、南北節也。鄉射言西階上少東、東西節也。當互考之。穆亭李氏曰、此席相屬。樂正在西階東。工席又在其東。席工之法、自西端始。隨人數多寡而放於東也。工不可居正中、故以西為節。工四人、二瑟、瑟先。相者二人、皆左何瑟、後首、挎越、內弦、右手相。四人、大夫制也。二瑟、二人鼓瑟、則二人歌也。瑟先、序先入也。凡工、瞽矇也。相、扶工也。衆賓之少者為之。相瑟二人、則相歌亦二人也。在肩曰何。何於左、為相以右手便也。後首、瑟首向後。越、瑟底孔、所以發越其聲者。以指深入鉤之、謂之挎。內弦、左手側擔之、其弦向身也。右手相、相瑟與歌者皆然。 穆亭李氏曰、相工者、天子以眡瞭、

見周官。諸侯以僕人、見大射儀。其輕禮以小臣、見燕禮。士大夫以弟子、見鄉射注云、賓黨之少者。蓋以庠序中必有肄業之人、所謂弟子也。禮樂之地、以有事為榮也。又曰、可鼓之處、即首也。鄉飲酒大射言後首挎越、鄉射燕禮言面鼓執越。蓋互言之。前之則曰鼓、有聲者在顯處也。後之則曰首、有聲者在隱處也。因隱顯異其文耳。後首則執尾、尾狹則掐入越者曲而深、故曰挎。面鼓則執首、首濶則掐入越者直而淺、故曰執。此其異同。既與君禮變、而飲與射又相變也。內弦並同。若外弦則不可執矣。樂正先升、立于西階東。正、長也。云先升者、明其不與工序。工入、升自西階、北面坐。相者東面坐。遂授瑟、乃降。降立西方、以近其事。工歌鹿鳴四牡皇皇者

華。歌者在上、貴人聲也。三者皆小雅篇。鹿鳴、樂嘉賓也。四牡、作其忠孝也。皇華、預道其奉使不辱也。歌詩必類、于貢賢能歌此、為尤切。蓋官其始也、望之矣。卒歌、主人獻工。工左瑟、一人拜、不興受爵。主人阼階上拜送爵。凡工賤、獻不為之洗。左瑟、置其瑟於左。為受爵便也。一人、四人內之長者。不興受爵、瞽者不能如禮也。主人亦坐授之。薦脯醢、使人相祭。相其祭酒祭薦。工受爵于席、每獻輒薦之。皆與成人禮異。工飲、不拜既爵、授主人爵。坐授不興、此指一人。衆工則不拜受爵、祭飲。辯有脯醢、不祭。祭飲、獻酒重、無不祭也。雖工不備禮、猶然。辯有脯醢。凡獻皆有薦也。大師則為之洗。賓

介降、主人辭降。工不辭洗。賓介降、從主人也。主人既洗、揖賓介而俱升。 穆亭李氏曰、大師、即國大師。如有事於君所、則所來者工而已。若大師無事於君所、則亦來。與此禮注以為大夫若君賜之樂、謂之大師似泥。 士讓按、若有大師、亦在工四人數內。不得溢其數。上文一人拜受爵、如大師來、即其人矣。笙入堂下、磬南北面立。樂南陔白華華黍。笙、吹笙者也。凡四人。三人吹笙、一人吹和。和、小笙也。立堂下者、記所謂匏竹在下也。磬南、階閒南也。立北面、亦東上、如工。笙磬取其同音、故立近之。詩序云、南陔、孝子相戒以養也。白華、孝子之潔白也。華黍、時和年豐、宜黍稷也。劉氏敞云、小序謂有其義而亡其辭。亡、謂本無。非亡逸之亡。穆亭李氏曰、堂下之樂、尊者用管。虞書下管、大

司樂亦云下管是也。卑者以笙。此禮及鄉射皆言笙入、是也。燕爲侯禮、亦言笙入、以燕禮輕也。周官有笙師、又有磬師。此經不見擊磬之人、言磬南則可知矣。又曰、詩三百十一篇。而史記孔子世家云、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漢書藝文志亦曰、凡三百五篇。王吉以三百五篇諫。龔遂云、誦詩三百五篇、人事浹、王道備、則餘六篇爲無辭之詩明矣。

主人獻之于西階上。一人拜、盡階不升堂受爵。主人拜送爵。階前坐祭立飲、不拜既爵。升授主人爵。一人、笙之長者。盡階不升堂、賤也。鄭世子樂書云、凡堂下樂皆立。故經不言席。皆非無目者。故經不言相。

衆笙則不拜受爵。坐祭立飲。辯有脯醢、不祭。凡笙受爵授虛

儀禮糾解　卷四　鄉飲酒禮　三十

爵、皆盡階薦于所立位。

乃閒歌魚麗、笙由庚。歌南有嘉魚、笙崇丘。歌南山有臺、笙由儀。閒代也。謂一歌則一吹。相代也。魚麗以優賓。嘉魚以樂賓。南山以尊賓。詳見小雅注。小序云、由庚、萬物得由其道也。崇丘、萬物極其高大也。由儀、萬物之生各得其宜也。此笙詩三亦有其義而無其詞。士讓按、劉氏敞云、南陔以下六篇。今無以考其名篇之義。則小序所云劉氏蓋疑之也。六詩有聲無辭、蓋如世之洞簫譜然。鄭氏樵云、束廣微補亡六詩、皮日休補肆夏。不知六亡詩乃笙詩、肆夏乃金奏。初無辭之可傳也。據數說、則注皆於幽厲廢棄者、未爲定論。

乃合樂、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蘩、采蘋。合樂、謂歌樂與衆聲交作。堂上有歌瑟、堂下有笙磬、合奏此六詩也。關雎言后妃之德。葛覃言后妃之職。卷耳言后妃之志。鵲巢言國君夫人之德。采蘩言國君夫人不失職。采蘋言卿大夫妻能循其法度。六篇、敎之原也。故用之爲鄉樂、爲燕樂、爲射樂、爲房中之樂。

工告于樂正曰、正歌備。樂正告于賓、乃降。告于賓者、作樂主爲樂賓也。樂正降者、以正歌備、無事也。降立西階東北面。士讓按、二南爲鄉樂之正。升歌笙入閒歌、則皆小雅篇矣。然禮盛可以進取、是亦正也。故俱曰正歌。詩云、以雅以南。

右樂賓

磬階閒縮霤、北面鼓之。縮、從也。霤以東西爲從。前霤兩端東西鄉。磬設其下、亦如之。此禮特縣、則有磬鍾鎛及鼓鼙。惟言磬者、以其爲

儀禮糾解　卷四　鄉飲酒禮　三十一

縣之主。且可以取節於霤故也。北面鼓之、明磬南面。磬蓋在阼階西。鼓在西階東。穆亭李氏曰、大射東西縣、皆自磬而鍾而鎛、以次陳之。鼓鼙則稍離之。彼西縣、縣之正也。東縣之鼓鼙、有爲爲之耳。此在兩階閒、則磬東上。而鍾鎛以次而西。鼓在西階之東。鼙又在其東。皆南鼓。但只一肆耳。士讓按、注疏皆以此禮有磬無鍾。今從敖氏說。

獻工與笙、取爵于上篚。既獻、奠于下篚。明其異器、敬也。上篚有三爵。獻賓介衆賓同爵。獻工笙同爵。獻遵者公卿大夫同爵。

其笙則獻諸西階上。謂主人拜送爵也。於工則拜于阼階上。

主人降席自南方。主人席南上。降由上、與介同。乃禮之常。由事之便也。側

降。側、特也。賓介不從。穆亭李氏曰、上降、降席。此降、降階也。將立司正使監酒、非賓介所宜參。故特降。作相爲司正。司正禮辭、許諾。主人拜、司正答拜。作使也。變名司正者、因其正飲酒禮也。禮樂之正既成、將留賓、爲有懈惰、立司正以監之。拜、拜其許。自是以後禮節、司正皆有事焉。記所謂知其能和樂而不流也。士讓按燕禮射人自阼階下請立司正。公許、射人遂爲司正。此經以相爲之。相自門外迎賓後、意卽遂入而立阼階下。如燕禮射人之位歟。作之必降者、重其監察儀法、不敢遂而命之也。凡禮辭、許不加諾。此無諾者、司正卑也。主人升復席、復升自北方。

右立司正

司正洗觶、升自西階、阼階上北面受命于主人。主人曰、請安于賓。司正告于賓。賓禮辭、許。爲賓欲去、留之。告賓于西階上北面。辭者以主人有旨酒嘉肴、已受賜也。司正告于主人。主人阼階上再拜、賓西階上答拜。司正立于楹閒以相拜。皆揖、復席。再拜、拜賓許也。楹閒、東西節也。兼相賓主、宜於楹少南。司正實觶、降自西階、階閒北面坐奠觶、退共、少立。階閒北面、東西節也。其南北當中庭。奠觶不拜者、獨行禮則不參受觶之儀也。不南面奠觶、亦變於君禮。共、拱手。少立、自愼正其位、所以示表帥之儀。燕與大射、則其位少進。坐取觶、不祭、遂飲、卒觶、興、坐奠觶、遂拜、執觶興、洗、北面坐奠觶于其所、退立于觶南。洗觶奠之、示潔敬也。立于其南以察衆。士讓按司正實觶自飲者、以明是觶爲正儀之故。且以開旅酬之端也。所、卽階閒。取賓主適均也。

右司正舉觶

司正既舉觶、而薦諸其位。司正主人之屬也。無獻者、異於衆賓。因舉觶而薦之、別於主黨。賓北面坐取俎西之觶、阼階上北面酬主人。主人降席、立于賓東。初起旅酬也。俎西之觶、卽前一人所舉奠于薦右者、士

讓按賓先酬主人者、以正獻時主人酬賓、而賓未酬主。于此因一人所舉者、以酬主之酬、而復及介衆賓之酬。至無算爵、終於沃洗者、皆此觶爲之發端。此禮意之所以周流無不徧也。賓坐奠觶、遂拜、執觶興。主人答拜、不祭、立飲、不拜卒觶、不洗、實觶、東南面授主人。賓立飲卒觶。因更酌以授主人也。凡所不者、皆禮殺。主人阼階上拜、賓少退。主人受觶、賓拜送于主人之西。拜皆北面。正酬不同階、今旅酬同階者、禮殺也。賓揖復席。酬主人訖。主人西階上酬介。介降席自南方、立于主人之西、如賓酬主人之禮。主人揖復席。初皆

北面。其將授時、賓則東南面授主人。主人則西南面授介。其已受後、賓則拜送於主人之西。主人則拜送于介之東。皆北面也。士讓按、上正獻時、主獻介、介酢主、未有正酬。記所云及介省也。至此、酬方及之。然比正酬殺矣。

司正升相旅曰、某子受酬。受酬者降席。若有遵者、則先衆賓酬之。既則司正乃升也。旅、序也。相旅、謂相旅酬之禮。賓主及介酬時、司正惟相之于下、尊之也。且以主賓介嫺於禮、又各一位、不嫌失禮、不宜監之。至此方升者、衆賓或不久習禮、又同在一位、恐其失禮、故須監之也。於時介酬衆賓。衆賓又以次序相酬。某者、注云、衆賓姓也。同姓則以伯仲別之。又同則以其字別之。顧氏寧人曰、鄉射禮、某酬某子。注、某子者氏也。古人男子無稱姓者。從鄉射注為得。如左傳叔孫穆子言叔仲子

之類。

司正退立于序端東面。升相時在西階西北面。今避受酬者、退于西序端東面。又便其贊上贊下也。

受酬者自介右。由介東也。北面以東為右。介位在西。衆賓尊介、使仍故位。

衆受酬者受自左。自第二至堂下衆賓、皆由西受、變於介也。穆亭李氏曰、酬有主道。西為賓。其為介所酬者受於介右、將使介仍居賓方也。其衆受酬者受於左、將使酬者得修主道也。

拜、興、飲、皆如賓酬主人之禮。嫌賓以下異也。

辯、卒受者以觶降坐奠于篚。辯、辯衆賓之在下者。鄉射禮曰、辯、遂酬在下者、皆升受酬于西階上。此亦宜然。卒受者無所旅、自飲于上、乃降奠觶也。

司正降復位。復觶南之位。以相旅畢、堂上無事。

右旅酬

凡旅不洗。敬禮殺也。疏、一人二人舉觶、皆為旅始、不可不自潔、故洗。自此以後旅酬皆不洗。

不洗者不祭。不甚潔也。此惟為旅者言之。若獻酒、雖有不洗者亦祭之。

既旅、士不入。後正禮也。既旅則將燕矣。士讓按、旅義、鄭注訓序、中庸註訓衆。蓋衆以序相酬。二義相足。酬義、注云勸酒也。為酬賓言也。又曰周也。為衆相酬以辯言也。又忠信為周。凡行酒與受酒、無不如法、亦忠信之道也。三義乃備。

使二人舉觶于賓介。洗、升實觶、于西階上。皆坐奠觶。遂拜。執觶興。賓介席末答拜。皆坐祭、遂飲

卒觶、興。坐奠觶。遂拜。執觶興。賓介席末答拜。二人、亦主人之吏。二人舉觶、為無算爵之始。至是乃併及介也。正言賓介、明雖有大夫、猶在介後。答拜者、賓於席末南面而答。介於席末東面答。二人先飲、而賓介俱其相及之意。故又答之。士讓按注云、若有大夫、則舉觶于賓與大夫。疏云、以大夫尊於介也。而敖氏云、雖有大夫、猶在介後。說各不同。論分位、則介不如大夫之尊。論行禮本意、則介次于賓。斯須之尊、而大夫平日之尊自若。當此行禮、未必先于介。敖氏據經文似長。

逆降、洗、升實觶、皆立于西階上。賓介皆拜。

皆進、薦西奠之。賓辭、坐取觶以興。介則薦南奠之。介坐受以興。逆降、猶谷禮所謂逆退也。

賓介皆拜者、各于席末也。皆進者、一進奠于賓之薦西。一進奠于介之薦南。皆右方也。以位向異耳。舉觶者尊卑、不敢授。賓言取、介言受、亦尊卑異其文。**退、皆拜送、降。賓介奠于其所。**士讓按此二觶、至徹俎後、行無算爵、方舉飲之。各自上而下。交錯以辯也。詳見鄉射篇

右二人舉觶

司正升自西階、受命于主人。主人曰、請坐于賓。賓辭以俎。旅酬以前、皆立行禮。至此盛禮俱成矣。酒清肴乾、賓主百拜、强有力者猶倦焉。張而不弛、亦非文武之道。故請坐于賓。將以賓燕也。鄉射禮曰、阼階上受命于主人。適西

階上北面請坐于賓。此亦同也。俎、肴之貴者。辭之者、不敢以禮殺當貴肴。**主人請徹俎、賓許。**亦司正傳請告之。**司正降階前、命弟子俟徹俎。**西階前也。弟子、賓黨之少者。俟徹、俟尊者徹乃受之也。俎、主黨之有司所設。今使賓黨徹肴、體賓敬主之義。**司正升、立于席端。**待事也。士讓按鄉射席端作序端。玩下文賓取俎、還授司正。席端爲近爾。然立席端乃進受、較安。**賓降席、北面。主人降席、阼階上北面。介降席、西階上北面。遵者降席、席東南面。**皆立相須徹俎也。遵者、謂此鄉之人、仕至大夫者也。今來助主人樂賓、主人所榮而遵法者。因以爲名。遵不北面、以其尊也。今文遵爲僎。或爲全。　穆亭李氏曰、賓

降席自西方。遵者降席、以席東南面決之、則當自東方。　士讓按降席之序、賓先降者、禮爲正賓設、進止宜先也。主人先介與遵者何也。敬專在賓、從而降也。賓主既降、介應自因而降矣。遵者雖尊而能讓、故最後降。且或來或否不定、故後序之。**賓取俎、還授司正。司正以降、賓從之。主人取俎、還授弟子。弟子以降自西階、主人降自阼階。介取俎、還授弟子。弟子以降、介從之。若有諸公大夫、則使人受俎、如賓禮。衆賓皆降。**取俎者皆向其席。既授弟子、皆降復初入之位。　士讓按還猶轉身也。諸公大夫使人受俎、則亦自取俎以授矣。云如賓禮、見其不自異也。衆賓有薦而無俎、

第從降而已。鄉射徹俎、賓降立于階西東面。主人阼階西面。大夫立于賓南。衆賓立于大夫之南、少退、北上。此亦當然。

右徹俎

徹俎、賓介遵者之俎、受者以降、遂出授從者。送之**主人之俎以東。**東適東壁。**說屨、揖讓如初升坐。**說屨者、爲燕當坐也。必說于下者、屨賤不空居堂。其說之、主人先左、賓先右、取相鄉爲敬。　東壁吳氏曰、古人於屨、以不脫者致其敬。鄉飲鄉射禮未畢、皆不脫。祭祀尸未設、亦不脫。以脫者盡其歡。升坐燕私、則脫之。所謂一舉足而不敢苟也。**乃羞。**羞、進也。所進者狗胾與醢也。凡庶羞不踰牲。今正俎牲以狗、則羞亦狗之胾而已。醢、

則其舊作者、凡禮、設骨體以致敬。進羞以盡愛敬之愛之、所以厚賢者也。**無算爵。**算數也。賓主燕飲、爵行無數、醉而止也。鄉射禮自使二人舉觶、賓與大夫不與、至反奠于賓與大夫之交、皆是。　士讓按、是時、賓取薦西之觶先飲之。介舉薦南之觶亦飲之。各自上而下。交錯以徧也。**無算樂。**燕樂亦無數、或閒或合、盡歡而止。爵行則奏樂、爵止則樂闋也。

右燕

賓出、奏陔。陔、陔夏也。陔之言戒也。以陔爲節、明燕飲無失禮也。周禮鐘師以鐘鼓奏九夏。是奏陔夏則有鐘鼓矣。言以鐘鼓者、庭中先擊鐘、亦擊鼓而奏之。陔夏有聲無辭之樂、金奏之一也。　泊邨吳氏曰、九夏謂之金奏、以其有鐘也。注謂天子諸侯備用鐘鼓。大夫士鼓而

已。無鐘則不成爲夏矣。鐘磬縣于阼階之西。鼓當建于西階之東。**主人送于門外、再拜。**庠門外東、西面拜也。賓介不答拜者、禮有終也。賓主人以下、當屨而後出。文略耳。

右賓出　**樂正命奏陔、賓出至于階、陔作。**記命之之人、與奏之之節也。賓降自西階、恐賓醉失禮、故至階奏之。

賓若有遵者、諸公大夫、則既一人舉觶、乃入。遵者、諸公大夫也。大國有孤、謂之公。與天子之三公同名。如晉有大師大傅可見矣。諸者、不定之辭。大夫、兼卿言也。謂之賓者、同從外來耳。云若有者、或有無、來不來無常也。既舉觶乃入者、不干正禮也。末乃叙及者、亦以其無常也。**席于賓東、公三重、大夫再重。**席此二者于賓東、尊之。不與正賓齒、亦不加尊於正賓也。三重再重者、以大夫宜異於士、而公宜異於大夫也。　士讓按、遵者不屬主、亦不純賓。故設席近於主、亦近於賓、而特成其爲尊。**公如大夫入、主人降、賓介降、衆賓皆降、復初位。主人迎、揖讓升。公升如賓禮、辭一席、使一人去之。**如、若也。若公若大夫也。入、入門左。初位、階西以南之位。迎、迎于門內。不拜者、別于賓介。公升如賓禮、則自拜至以後、皆與賓同。辭一席、謙自同於大夫也。**大夫則如介禮。有諸公、則辭加席、委于席端。主人不徹。無諸公、**

則大夫辭加席、主人對、不去加席。大夫如介禮、則不拜洗、不嚌肺、不告旨、禮殺於賓。加席、上席。大夫再重、是其正。委、卷而置之。席端、席北端。有諸公則席在主人之北、西面。辭而委之者、公惟再重。已謙而辟之也。無諸公、則席在尊東、南面。主人不許其辭者、別於士一重也。其獻禮、詳見鄉射禮。

右遵入　**若有諸公、則大夫於主人之北西面。**其西面北上者、統於公。若無諸公、則南面西上、統於賓也。

明日、賓鄉服以拜賜。鄉服、鄉飲酒之服。即朝服也。拜賜、謝恩惠也。介不拜賜者、禮主於賓。　士讓按、朝服而謂之鄉服、亦猶樂謂之鄉樂。**主人如賓服以**

拜辱。拜賓復自屈辱也。鄉射禮曰賓朝服以拜賜于門外。主人不見。如賓服遂從之。拜辱於門外。乃退。

右拜賜拜辱

主人釋服。釋朝服、更服元端也。乃息司正。息、勞之也。蓋燕之別名。燕之贊者多人。獨勞司正。以其爲庭長也。無介。勞禮畧也。司正爲賓。不殺。薦脯醢。不殺則無俎。其有薦與正禮同。羞唯所有。用時見物。徵唯所欲。徵、召也。隨所愛者。以告于先生君子可也。告請也。先生、老人教學者。君子、鄉人有德者。云可者、嫌禮輕不必告也。惟言告、是不請亦不速矣。此禮亦行之於庠。先生君子若與

位。蓋如遵。賓介不與。禮瀆則褻。鄉樂唯欲。注、鄉樂、周南召南六篇之中。唯所欲作。不從次也。敖氏云凡國風皆是也。十讓揖禮盛、則樂亦可以進取。故正禮得升歌笙入閒歌夫小雅。禮輕、則樂亦因而漸殺。故無算樂雖或兼用小雅。而息司正則唯用鄉樂。丘唯欲而不拘于篇次焉。注專主周召六篇。敖氏亦可備一說。

右息司正

右鄉飲酒禮凡二十三節經文止

記古本

記、鄉朝服而謀賓介。皆使能。不宿戒。蒲筵、緇布、純尊綌冪、賓至徹之。其牲狗也。亨于堂東北。獻用爵。其他用觶。薦脯五挺。橫祭于其上。出自左房。俎由東壁。自西階升。賓俎、脊脅肩肺。主人俎、脊脅臂肺。介俎脊脅胳肺。肺皆離。皆右體。進腠。以爵拜者、不徒作。坐卒爵者、拜既爵。立卒爵者、不拜既爵。凡奠者於左。將舉於右。衆賓之長一人辭洗、如賓禮。立者東面北上。若有北面者、則東上。樂正與立者、皆薦以齒。凡舉爵三作而不

徒爵。樂作大夫不入。獻工與笙、取爵于上篚。既獻、奠于下篚。其笙則獻諸西階上。磬階閒縮霤北面鼓之。主人介凡升席自北方、降自南方。司正既舉觶、而薦諸其位。凡旅不洗。不洗者不祭。既旅、士不入。徹俎、賓介遵者之俎受者以降。遂出授從者。主人之俎以東。樂正命奏陔。賓出至于階陔作。若有諸公、則大夫於主人之北西面。主人之贊者西面北上。不與無算爵然後與。終

儀禮紃解卷之五

安溪王士讓述

鄉射禮第五

此諸侯之州長、春秋會民而射于序、習以禮樂也。州、鄉之屬。州長、士職也。或鄉大夫在其州內、則當來臨此禮、稱鄉大夫以行之、故名鄉射。又鄉大夫既賓興賢能於其君、退以五物詢衆庶、而行此禮于庠、故亦名鄉射。於五禮屬嘉禮。孜弦木爲弧、著於易繫。侯以明之、載於虞書。則射藝已肇於黃帝堯舜之時。而其制度禮文、則大備於周也。王政以善養人、於無事之時、使之習之、至於久而安之、則不疑其所行。故發而不中節者、常生乎不敬。所

存乎內者敬、則所形乎外者莊矣。內外交脩、則發乎事者中矣。射一藝也、故可觀德行。穆亭李氏曰、周官州長所言射者、王國之州長也。周官著其主禮之人、與其行禮之地。而此經則主言侯國之鄉州射禮、而詳其儀。又曰、鄉飲酒之禮、主於鄉大夫之賓興、而正齒位其兼義也。鄉射之禮、主於州長之習射、而詢衆庶其兼義也。

鄉射之禮。鄉射亦行飲酒、而但以射言者、主於射也。士讓按將射而行鄉飲酒禮、所以嫺雍容揖遜之度、定其志。安其體。此之謂禮射。**主人戒賓。賓出迎再拜。主人答再拜、乃請。**主人、州長或鄉大夫也。戒、猶警也。賓者、州長以處士爲賓。鄉大夫則以公士爲賓也。出迎、出門也。請、告也。告賓以射事。不言拜辱、爲習民以禮樂、不主爲賓已也。不謀賓者、時不獻賢能、事輕也。大射、前三日宰夫戒宰及司馬。又射前一日樂人宿縣。此不言日、則戒賓與射同日矣。**賓禮辭、許。主人再拜、賓答再拜。主人退、賓送再拜。**退還射宮、省錄射事也。州則于序、鄉則于庠。**無介。**雖先飲酒、主于射也。其序賓禮略。穆亭李氏曰、介以輔賓。射乃有賓無介者、主人既與賓爲耦、不可以更耦於介。苟使賓黨之士、若主人之屬爲耦、又非所以優介也。曷不耦以遵者、有無不定也。望溪方氏曰、鄉射、大射、公食大夫、燕禮、皆有賓、無介。有介者、獨鄉飲酒耳。五州之中、德行道藝相比次者、必有數人、故立賓及介。而介之禮亞於賓、俾衆賓觀感而益自矜奮焉。若州長習射、則立賓以與主人行禮、而偕衆耦足矣。無所用介。大射燕禮、則有位者皆在列。

賢者衆多。不可以賓介兼之。

右戒賓

記、大夫與、則公士爲賓。公士、在官之士。據鄉射以處士爲賓。大夫與、則以公士、不敢使鄉人加尊於大夫也。然則大夫之與此會、亦主人請之明矣。記言此者、恐其或用處士也。士讓按疏謂鄉射使處士無爵命者爲賓、有大夫來、易去之。敖氏辨之云、大夫於一人既舉觶于賓、乃入。主人必無臨時易賓之理。據此、則大夫之與、與賓之立、皆其前定者也。或謂此所與之大夫、即州在鄉內之鄉大夫也。鄉大夫宜主射。而云與者、以州長辨其事爲主、而鄉大夫涖之。優尊以逸、故云與。說固可通。然下文明有獻大夫、大夫爲下射之條、則大夫指遵者、較是也。其以公士爲賓、可見成

周在官之士、非一切刀筆吏可比。固有德行道藝者在。故其等於處士爲優。後世仕學分途、習吏事者不明經術。明經術者輕鄙吏事。胥失之矣。**使能不宿戒。**能者敏於事。 望溪方氏曰、不能則不得與于射不待勝負分、而已有所愧厲矣。能者始得與于射、則鄉大夫與賢能、非德行道藝有可觀不得與于衆賓、可知矣。州長教射而徵舉士事有故常。無用先期而戒之。 士讓按不宿戒、猶戒賓與射同日耳。與鄉飲酒記文義同。記此、見其異於大射司士之戒士射、爲禮重也。注云不待宿戒而習之、又別生一義矣。

乃席賓。南面東上。凡席于此者皆東上。惟爲神席則西上。 泊邨吳氏曰、庠與序、淺深有殊。其爲規制則一也。疏云庠無室則無戶牖。設席亦當戶牖之處耳。若然、中無室與戶牖、則傍亦無房。籩豆俱無所置之。何以行禮乎。 士讓按席賓南面東上。于序然。于庠亦然。**衆賓之席、繼而西。**衆賓、亦衆賓之長三人也。繼、繼賓席也。以次而西、亦皆不屬。東上。 穆亭李氏曰、席無相屬之法。相屬則不便於升降矣。鄉飲酒言不屬。此禮言繼而西。互見爲義也。**席主人於阼階上西面。**東階、主位。**尊於賓席之東、兩壺斯禁、左玄酒、皆加勺。篚在其南。東肆。**斯禁、禁切地無足者。州長是士、兼有鄉大夫禮、故舉大夫斯禁。與鄉飲酒同。左玄酒、設尊者北面、西爲左。尚之也。肆、陳也。**設洗于阼階東南、南北以堂深、東西當東榮。水在洗東。篚在洗西。南肆。**解見士冠陳器章、及鄉飲酒設洗章。**縣于洗東北、西面。**縣、謂縣鐘磬與鑮於笴簴也。鼓鼙之屬亦存焉。凡爲士者之樂、皆得備諸音。惟以特而別于其上者耳。其設之、磬在北、鼓在南。略放大射西方之縣。此縣於東方、辟射位也。鄉飲酒無射事、則縣階閒。 穆亭李氏曰、編鐘、編磬、十六枚爲一堵。合兩堵爲一肆。宮縣四肆、軒縣三肆、判縣二肆、特縣一肆。諸侯之士、與天子之士一也。鐘磬各十六、以備十二律、四清聲。注云但縣磬、半天子之士、無鐘。如是則八音不全、不可以爲樂矣。

右設席尊洗縣

尊綌冪。賓至徹之。凡行禮之尚質與分有所厭者、皆不用冪。用冪者尚潔敬也。**蒲筵緇布純。**注云、筵席也。純、緣。疏云、在地者爲筵、取鋪陳之義。在上者爲席、取承藉之義。朱子云、但一物而二名耳。疏說非。**西序之席、北上。**衆賓統於賓。此東面非常、故記之也。 士讓按據常禮、衆賓繼而西者只三人。然或多不能容、復有東面之席。大畧射禮與飲酒禮、有同而異者。如飲酒禮有介、而射禮無介。此西序有席、爲備耦之故。且亦以無介、故得設席於此。疏云非常、蓋得之。

乃張侯、下綱不及地武。侯、射布也。綱、繫侯於植之繩也。武、足迹也。中人之迹尺二寸。五武成步。步六尺。侯上廣下狹、象人張臂八尺、張足六尺。而下綱象足、其離地處尺二寸、亦即以足取數也。 士讓按六書、侯从人从工从矢、意侯象人形。故从人。梓人爲之、故

从工。以受矢。故从矢。若威不寧侯之說。雖本射義。朱子蓋嘗疑之。

不繫左下綱。中掩束之。中卽侯中。云中掩者、侯中一丈、左方之躬、與舌合長一丈、引此一丈者向右方、適與侯中之一丈者相掩也。旣則以綱籠于網而束之。　穆亭李氏曰、所不繫必左下綱者、侯之西畔、爲賓所從入之方也。

乏參侯道。居侯黨之一。西五步。乏、周禮謂之容。爾雅謂之防。所以爲獲者容身防矢也。以革爲之。說者云、如牀頭小曲屛風也。黨、旁也。乏樹于侯北西旁。三分侯道計之、侯道三十丈內、乏居一分之地十丈也。西五步者、六尺爲步、五六三十。謂在西旁、去中道凡三丈也。所以遠近如此者、一得避矢。二得去堂二十丈、聞唱獲聲也。　士讓按、文反正爲乏。正以受矢。乏以避矢。兩者各樹之地、爲用相反。故取名焉。疏謂矢於此匱乏不去、故名。射以中爲雋、若未至於侯十步、矢便不能去、恐非彰巧力之義。

右張侯

凡侯、天子熊侯白質。諸侯麋侯赤質。大夫布侯、畫以虎豹。士布侯、畫以鹿豕。此皆獸侯也。燕射則張之。周禮梓人云、張獸侯以息燕。而記此者、以天子諸侯之燕射、用鄕射之禮。而張此侯、連類及之也。白質赤質、皆謂采其地。其地不采者、白布也。熊麋虎豹鹿豕、皆正面畫其頭象於正鵠之處耳。君畫一、臣畫二、陽奇陰耦之數也。其畫之、皆毛物。朱子曰、周禮梓人有皮侯、采侯、獸侯。其曰張皮侯而棲鵠者、天子大射三侯、用虎豹熊皮飾侯之側、而畫以五采之雲氣、號曰皮侯。又各以其皮爲鵠、綴之中央、似鳥之棲、故曰棲鵠。其曰五采之侯者、賓射之侯也。正之方外如鵠、亦三分其侯而居一。中二尺。畫朱、其外次白、次蒼、次黃、次黑。充其尺寸使大如鵠。亦畫其側爲五采雲氣。三正之侯、則去元黃、二正之侯、則去青白、直以朱綠也。射義注所謂畫布曰正、棲皮曰鵠、是也。其曰獸侯、則燕射之侯。此記所云是也。蓋用布而畫獸頭于正鵠之處、故曰獸侯。天子諸侯則以白土赤土塗其布以爲質。士則用布而不塗。所畫雲氣采色之數、亦如采侯之差等也。　士讓按注云、熊虎豹、取其不妄上下相犯。麋鹿豕、取志在君臣相養。朱子云、或恐射此野獸、止是取其服猛除害之義。說較注爲優。

凡畫者丹質。賓射用采侯、燕射用獸侯、皆畫雲氣於側以爲飾。必先以丹采其地。丹淺於赤者。

鄕侯上个五尋。最上一幅爲上个。用布五尋。每尋八尺、則四丈也。

中十尺。中、侯中央之方者也。用布五幅。幅各長十尺。每幅之廣、二尺二寸。就幅畔各削一寸爲縫、則實各二尺。合五幅成一丈。而廣與崇方。

侯道五十弓。弓二寸以爲侯中。言侯中所取數也。量侯道以貍步。而云弓者、侯之所數、宜用射器也。弓二寸者、骹中之博也。　士讓按、凡量侯道以步。步六尺。弓之下制、亦長六尺。五十弓則三百尺也。爲三十丈之道。弓二寸者、謂弣把中側骨之處、廣二寸也。以爲侯中者、言爲侯中十尺之取數也。蓋每弓取二寸。五十弓、則積百寸而爲十尺矣。

倍中以爲躬。躬者、中之上下幅也。中十

尺矣。倍之者，上下幅各用布二丈，横接之。倍躬以為左右舌。此即上个五尋也。以舒出言謂之舌。躬之上有二丈矣，倍之則為四丈，即五尋之數。下舌半上舌。上舌左右各出躬一丈矣。今下舌各出五尺，僅居其半，通躬之二丈，則為三丈也。所以半上舌者，侯象人之形，上如臂，下如足，上廣而下狹也。總計鄉侯用布，中五丈，躬四丈，上舌四丈，下舌三丈，凡一十六丈。數起侯道五十弓以計之也。其道七十弓之侯，則中七幅，幅丈四尺長，用布九丈八尺，上下躬用布五丈六尺，上个五丈六尺，下个四丈二尺。通用布二十五丈二尺也。其道九十弓之侯，則中九幅，幅丈八尺長，用布十六丈二尺，上下躬用布七丈二尺，上个亦七丈二尺，下个五丈四尺。通用布三十六丈也。

羹定、速賓之節。主人朝服，乃速賓。賓朝服出迎，再拜。主人答再拜，退。賓送再拜。士讓按注疏以戒時元端，此方朝服，但經無明文，敖氏以為戒速用朝服，義與鄉飲酒同，說為優。蓋戒時未著所服，至此方著之耳。又此經不云拜辱，又無介，與鄉飲酒異者，禮輕也。賓及衆賓遂從之。主人既退，衆賓乃至於賓之門，與皆行也。云遂者，雖相去有閒，事實相接。

右速賓

其牲，狗也，亨于堂東北。士讓按羞出自東房，主人之方也。堂東近北，爨所在，便於卑者設具，故俎實亨於此。既載，乃由東壁升自西階。

及門，主人一相出迎于門外，再拜。賓答再拜，或序或庠皆有外門。相，擯也。有司習於禮者。一相先傳命，主人乃自出迎。揖衆賓。差異、禮宜異。主人以賓揖，先入。以，猶與也。先入，入門右西面。賓厭衆賓。衆賓皆入門左，東面北上。賓少進。引手曰厭。少進，差在前也。主人以賓三揖，皆行。及階，三讓，主人升一等，賓升。三讓而主人先升者，是主人先讓於賓，乃道賓也。不俱升者，賓客之道，進宜難也。此敵禮之常。若燕禮君升一等，則君尊故也。敖氏繼公曰：皆行，言無先後也。三禮館議：皆者，皆主人與賓也。上言以賓揖，此言以賓三揖，明不及衆賓也。衆賓猶在門左東面之位，若如疏解，衆賓皆行，將隨賓而揖乎，抑賓揖而隨者不揖乎，蓋均不可矣。且三揖是人偶之禮，非旅進之禮也。

主人阼階上當楣北面再拜。賓西階上當楣北面答再拜。拜至。

右迎賓

立者東面北上。此謂來觀禮者，解見鄉飲酒篇。

主人坐取爵于上篚以降。將洗以獻賓也。鄉飲酒篚不云上者，文畧。賓降。從主人也。當西序東面。主人阼階前西面坐奠爵，興，辭降。賓對。主人重以己事煩賓也。主人坐取爵，興，適洗，南面坐奠爵于篚下，盥洗。賓進東北面辭洗。主人盥手，又洗爵，致潔敬也。賓必進者，方辭洗，宜違其位。言東北面，則位南於洗矣。主人坐奠

爵于篚。興對。賓反位。反從降之位。主人卒洗、壹揖壹讓、以賓升。賓西階上北面拜洗。主人阼階上北面奠爵、遂答拜、乃降。拜洗、謝其爲己洗也。乃降、將更盥也。賓降、主人辭降、賓對。主人卒盥、壹揖壹讓升。賓升西階上疑立。疑、止也。正立自定、有矜莊之色。主人坐取爵實之。賓席之前西北面獻賓。進于賓也。凡進物曰獻、士讓按于阼階上北面取之。于賓席之東、北面實之也。賓西階上北面拜、主人少退。少辟。賓進受爵于席前、復位。復西階上之位。主人阼階上拜送

爵、賓少退。賓亦少辟示謙。薦脯醢。脯以籩、醢以豆。賓升席自西方。升必中席。乃設折俎。有牲則有俎也。薦與設皆有司。主人阼階東疑立。待賓行禮。賓坐、左執爵、右祭脯醢、奠爵于薦西。興取肺坐絕祭、尚左手嚌之、興加于俎。薦西、右方。奠爵者。右手將取肺也。肺離之、上爲本、下爲末。先覆右手執末、則本垂下。乃卻左手仰承其本。因而覆左手、則左手上右手下。絕末祭。以口嚌之。興者俎在薦外、興爲便也。坐挩手執爵、遂祭酒。興席末坐啐酒、降席坐奠爵、拜告旨、執爵興。主人阼階上答拜。賓西階上北面坐卒爵。興坐奠爵、遂拜、執爵興。主人阼階上答拜。挩拭也。啐嘗也。降席、席西也。旨美也。卒盡也。

右獻賓

凡獻用爵、其他用觶。爵尊、不可褻也。凡舉爵、三作而不徒爵。謂獻賓獻大夫獻工皆有薦。士讓按三作者、一爲賓作、而衆賓該之。一爲大夫作、卽遵者也。一爲工作、而笙該之也。此三爵皆取之上篚。薦脯用籩、五膱、祭半膱橫于上。醢以豆、出自東房。膱長尺二寸。脯用籩。籩宜乾物也。膱猶脡也。祭橫于上、殊之也。於人爲縮。醢以豆。豆宜濡物也。又或稱乾豆者、凡作醢醬之實、恒先膊乾而後漬之、方成。東

房、左房。穆亭李氏曰。序雖無房。擬所陳位亦在東房之處耳。且容爲鄉大夫之射於序者言之也。吳氏泊邨曰。序亦有室有房、與庠同也。俎由東壁自西階升。若祭饌則由東階升、以尊神也。特牲少牢是也。賓俎、脊爲肩、肺。主人俎脊爲臂肺。肺皆離、皆右體也。進腠。以骨名肉。貴骨也。骨有名、肉無名。所食卽肉。賓用肩、主人用臂、皆前骨也。而肩則周所貴。故以尊賓。射禮無介。故不云介俎。若有遵者或一人二人三人、則餘體若臑若肫若胳乎。離割離之不絕中央少者、所謂不提心也。右體周所貴。腠膚理也。進理、前其本。與公食同、生人食法。若少牢進下者。則鬼神食法也。以爵拜者不徒作。謂拜既爵者起必酢

主人也。

賓以虛爵降、主人降（賓將洗以酢主人、而主人從賓降立阼階東西面、當東序。）賓西階前東面坐奠爵、興辭降。主人對。賓坐取爵、適洗、北面坐奠爵于篚下。興盥洗。（賓北面盥洗者、賓自外來、與主人自內出者南面洗、相變。各由便也。）主人阼階之東南面辭洗。賓坐奠爵于篚、興對。主人反位。（反位、復從降之位。卽上阼階東西面當東序。）賓卒洗。（士讓按鄉飲酒卒洗、上有賓東北面盥、坐取爵之文）揖讓如初升。主人拜洗、賓答拜。興降盥、如主人

之禮。（云如初升、則一揖一讓也。）賓升實爵、主人之席前東南面、酢主人。（酢以報獻。）主人阼階上拜、賓少退。主人進受爵、復位。賓西階上拜送爵、薦脯醢、主人升席自北方。乃設折俎。祭如賓禮。不告旨。（酢亦有薦有俎。祭薦俎及酒、亦嚌亦啐。但以酒已物、不告旨耳。）自席前適阼階上、北面坐卒爵、興、坐奠爵、遂拜、執爵興。賓西階上北面答拜。（啐酒於席末、由席前北方降、便也。）主人坐奠爵于序端、阼階上再拜崇酒。賓西階上答再拜。（序端、東序頭。奠爵於此、擬此下

獻衆賓、崇酒、義見鄉飲酒、）

右賓酢主人（士讓按酢爲第二爵。賓主各五拜而後禮明。主人拜洗、拜受酢、拜卒爵、再拜崇酒、凡五。賓答拜洗、拜送酢、答拜卒爵、答再拜崇酒、凡五也、）

主人坐取觶于篚以降。（將酬賓也。觶三升。鄉飲酒記所云其他用觶者是也。　士讓按此觶亦在上篚、楊信齋所謂上篚爵三觶一、是也。）賓降、主人奠觶辭降。賓對、東面立。主人坐取觶洗、賓不辭洗。（賓從降不辭洗、以主人將自飲。）卒洗、揖讓升。賓西階上疑立。主人實觶酬之、阼階上北面坐奠觶、遂拜、執觶興。

賓西階上北面答拜。（賓疑立以待禮。而主實酬觶以勸賓、賓領主人酬已之意、故答拜也。）主人坐祭、遂飲卒觶、興、坐奠觶、遂拜、執觶興。賓西階上北面答拜。（士讓按主人自取觶自洗觶、自實觶、自卒觶。皆因欲酬賓、先自盡乎已也。）主人降洗、賓降辭、如獻禮（辭洗以將酌巳。）升不拜洗。（殺於獻也。）賓西階上立。（立亦不云疑。）主人實觶、賓之席前北面。（酬賓也。　士讓按正獻時西北面取賓與席兩顧不相背。此酬正北面、以酬酒禮稍殺、故主人儀亦稍舒。）賓西階上拜。主人坐奠觶于薦西。賓辭、坐取觶以興、反位。主人阼階上

拜送。賓辭、辭其復親酌已、乘辭奠觶。賓北面坐奠觶于薦東反位。酬酒不舉、故奠于薦東。君子不盡人之歡、明禮有節。

右主人酬賓

主人揖降。賓降、東面立于西階西、當西序。主人將與衆賓為禮、賓謙不敢獨居堂。主人西南面三拜衆賓。衆賓皆答壹拜。三拜、示徧也。壹拜、不備禮也。獻賓畢、乃與衆賓拜、敬不能並。不升拜、賤也。主人揖升、坐取爵于序端。士讓按鄉飲酒取爵于西楹下者、因介酢而奠之爵也。此則無介、乃因賓酢而奠之爵也。降洗、升實爵、西階上獻

衆賓。衆賓之長、升拜受者三人。言長者三人、則衆賓尚多。鄉以多德行道藝為榮、何常數之有。主人拜送。拜送爵於衆賓右。坐祭立飲、不拜既爵、授主人爵、降復位。既、盡也。復位、復賓南東面位。衆賓皆不拜受爵、坐祭立飲。自第四以下、又不拜受爵、禮彌略。每一人獻、則薦諸其席。還據堂上三人有席者。衆賓辨有脯醢。據堂下衆賓無席者。薦於其位。主人以虛爵降、奠于篚。不復用。

右獻衆賓

衆賓之長一人辭洗、如賓禮。主人唯為長者一人洗爵。尊之於其黨。凡奠者於左。不飲、不欲其妨。若酬賓、賓奠于薦東者是。將舉者於右。便其舉也。若酬一人二人舉觶、奠於薦右者是。樂正與立者齒。謂其飲之次也。尊樂正同於賓黨。薦亦以齒。揖讓升。賓厭衆賓升。衆賓皆升就席。鄉飲酒云、衆賓序升。謂三賓堂上有席者、以年長為序。此亦然。一人洗、舉觶於賓。一人、主人之吏、舉觶、發酒端、為旅酬始也。士讓按自行禮至此、正獻酢酬已明矣。繼此樂將作、射將舉、間時久矣。若不使一人先舉觶以為旅酬發端、則三射畢之會、將復行酒、而前無所承、將必失序。非習民於禮樂有加無已之意也。升實觶、西階上坐奠觶、拜、執觶興。賓席末答拜。席末、末離乎席。舉觶者坐祭、遂飲卒觶。

興、坐奠觶、拜、執觶興。賓答拜。先飲示酬。降洗、升實之、西階上北面。將進奠觶。賓拜。拜、示受觶。舉觶者進、坐奠觶于薦西。不授、賤不敢也。賓辭、坐取以興。若示受然。舉觶者西階上拜送。賓反奠于其所。于其所者、還奠于薦西、以其射畢、賓北面舉之為旅酬、故不奠于薦東也。舉觶者降。事已。

右一人舉觶

大夫若有遵者、則入門左。謂此鄉之人為大夫者也。謂之遵者、方以禮樂化民、欲其遵法之也。其士也於旅乃入。其鄉大夫士非鄉人者、禮亦然。但異鄉不助主人

衆賓，主於鄉人耳。主人降。迎於門內也。不出門，別於賓。賓及衆賓皆降、復初位。不敢居堂，俟大夫入也。初位，階西以南，當序位，北上。主人揖讓以大夫升。拜至、大夫答拜。主人以爵降、大夫降、主人辭降、大夫辭洗如賓禮。如賓禮，自三揖三讓以至于一揖一讓升之儀。穆亭李氏曰、大夫如賓禮，指辭洗以前事。若不拜洗以後，則如介也。席于尊東。與賓夾尊也。不言東上，統於尊。望溪方氏曰、鄉飲酒禮，尊於房戶之閒，遵席於賓東。或疑繼賓席而東。此云席於尊東，然後東西之位次顯然，並遵席與賓正相並而尊之設也少南，亦具見矣。蓋賓與遵之席，必逼近於室，尊必少南，然後出入於房戶者可通。而酌以獻酬亦便耳。

升不拜洗。主人實爵、席前獻于大夫、大夫西階上拜、進受爵、反位。主人大夫之右拜送。士讓按升不拜洗者，疏以為大夫尊，然主人與賓雖尊敬大夫，而大夫未嘗不謙，大致亦如介禮殺，故洗不拜耳。泊邨吳氏曰、惟獻賓拜於阼。餘皆拜於其右。大夫辭加席，主人對、不去加席。辭之者，謙不以已尊加賢者也。不去者，大夫再重席，正也。賓則惟一重席。乃薦脯醢。大夫升席、設折俎、祭如賓禮、不嚌肺。不啐酒。不告旨。西階上卒爵拜、主人答拜。凡所不者，殺於賓也。大夫升席由東方。

右獻大夫

若有諸公，則如賓禮。大夫如介禮。無諸公、則大夫如賓禮。尊卑之差。諸公，大國之孤。穆亭李氏曰，此禮無介。記者蓋以鄉飲酒之賓介，明公與大夫之差等耳。樂作、大夫不入。後樂賢也。士讓按大夫以遵者稱，顧嘉會綴不及期，非所以示風厲之道。記云樂作大夫不入，得經外之旨矣。大夫降洗，將酢主人也。此據一大夫而言。大夫若衆，則徧獻長乃酢也。主人復阼階、降辭如初。卒洗、主人盥。盥者，雖將酌自飲，尊大夫，不敢褻。士讓按大夫敬主人欲酢之，故卒洗。主人以大夫尊不敢安，故自盥，欲自酌。揖讓

升。大夫授主人爵于兩楹閒、復位。主人實爵以酢于西階上、坐奠爵拜、大夫答拜。坐祭、卒爵拜、大夫答拜。士讓按大夫授主人爵者，成主人之謙。主人實爵自酢者，成大夫之敬。主人坐奠爵于西楹南、再拜崇酒。大夫答拜。士讓按疏以奠于西楹南者，為士於旅乃入，疑獻士然攷下經三射畢行酬，無取爵西楹南獻士之儀。且西楹南，射者往來之地，未必爵久奠于此。意拜崇酒後，揖降時，即取爵以降，而奠于篚耳。主人復阼階、揖降。大夫降、立于賓南。大夫雖尊，不奪人之正禮，故降立于賓之下，不妨其賓主相對行禮也。敖氏云，鄉飲酒禮，公與大夫若與，則皆下于

介、鄉射禮、大夫若與、則下于賓。蓋其禮皆主于士也。此解最明晰。主人揖讓以賓升、大夫及衆賓皆升就席。衆賓其長三人、以次而序升。

右大夫酢

士讓按、大夫酢主人之儀、與鄉飲酒介酢主人之儀、大致同、所謂大夫如介禮也。然介卑、大夫尊、儀不嫌同者、介爲卑而不可踰、大夫爲謙而光也。

席工于西階上少東。樂正先升、北面立于其西、士讓按、西階上少東、燕大射席工法皆同、卽鄉飲酒所謂堂廉也。亦東上、堂廉言南北節也、西階上少東、言東西節也。樂正立于其西、均之西階上也。但工以東爲上、說於主人、尊樂正從賓紫西爲上耳。又按注疏、以少東不欲大東、爲辟射位。然請射之曾必還樂、工位于阼階下之東

南、堂前三笴、則此時之設席法、原非爲辟射位也。工四人、二瑟、瑟先、相者皆左何瑟、面鼓、執越、內弦、右手相。入、升自西階、北面東上。工坐、相者坐授瑟、乃降。四人、大夫制也。二人鼓瑟、則二人歌也。瑟先、賤者先就事也。瑟、衆工也。相、扶工者。相瑟二人、則相歌亦二人也。何於左、爲相當以右手便也。面、前也。可鼓在前。變於鄉飲大射、而同於燕禮。越、瑟下孔、所以發越其聲者。越言執、手入淺也。內弦、弦結處向身也。執越亦變於鄉飲大射、而同於燕禮。其內弦則皆同。相者降、降立西方也。笙入、立于縣中、西面。縣在洗東北西面。吹笙者入于縣中、磬西、立西面。堂下樂相從。穆亭李氏曰、縣在洗東北、笙若更東、則距階太遠。笙者

必與歌瑟相比、太遠非所宜也。在縣西而西面、以須向歌者。乃合樂。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蘩、采蘋。不歌不笙不閒、志在射、畧於樂也。不畧合樂者、周南召南之風、鄉樂也、士大夫所宜歌。不可畧其正也。六篇皆風化之原。是以合金石絲竹而歌之。望溪方氏曰、獨奏合樂、不惟志在射也。鄉飲酒以興賢能、故升歌閒歌、備陳君臣相悅、上下志同之樂、使觀感而興起焉。學士習射、則歌二南、使盡志於脩身齊家之要可矣。工不興、告于樂正曰、正歌備。不興者、瞽矇禮畧也。不歌小雅、亦云備者、以凡歌終於合樂、三終爲備也。樂正告于賓、乃降。樂正降者、堂上正樂畢也。後無笙樂、非正樂、下射雖歌騶虞、亦在堂下耳。降立西階東、北面。主

人取爵于上篚、獻工。大師則爲之洗。洗、尊之也。士讓按、掌樂之長謂之大師。其掌樂事同、其爵分不同。天子掌樂之大師、爵則下大夫也。諸侯掌樂之大師、爵則上士也。至鄉大夫有大師、州長有大師、未必如注所謂君賜者、或趨給樂事於庠序之衆工長、亦如司射、司馬之因事名官之類歟。賓降、主人辭降。不言大夫降、敖氏謂所以別於賓也。工不辭洗。卒洗、升實爵。工不興、左瑟、一人拜受爵、工如有大師、即指大師。若無、則亦無洗矣。左瑟、辟主人授爵也。一人、若無大師、則工之長者。主人阼階上拜送爵。薦脯醢。使人相祭。相者、弟子也。工飲、不拜既爵、授主人爵。衆工不

拜受爵。祭、飲。辯有脯醢，不祭。祭飲，謂坐祭酒、坐飲酒也。異乎坐祭立飲。不洗。士讓按：獻工既不洗矣，因獻笙若更端，故特明之。遂獻笙于西階上。笙一人拜于下，盡階不升堂受爵。主人拜送爵。鄉飲酒禮，笙入，樂南陔、白華、華黍，乃獻之。此不笙亦獻之者，主人自為射故而畧於樂耳，不可以其無事而廢禮也。階前坐祭，立飲，不拜。既爵，升授主人爵。衆笙不拜受爵，坐祭，立飲，辯有脯醢，不祭。主人以爵降奠于篚。反升就席。衆笙受爵既飲，升授主人爵，皆盡階不升堂，如鄉飲酒禮。三禮館議：注謂主人升就席，亦揖讓以賓升，衆賓皆升，其說

但是而未盡合也。主人獻工，而賓從降者，以為大師洗也。若無大師，主人不洗，則賓不降矣。且因主人洗而降者，亦惟賓耳，衆賓與大夫皆可不降也。觀鄉飲酒禮，止言賓介降者可見。就令有大師，主人洗而賓降，其以賓升，亦當在于卒洗升實爵之時，不當至獻笙後，始揖賓以升也。

右樂賓

三笙一和而成聲。三人吹笙，一人吹和，凡四人，爾雅曰：笙小者謂和。穆亭李氏曰：敖氏謂三人吹笙，一人歌其所吹之詩以和之。然考升歌時無笙，笙入時無歌，閒歌亦一歌一笙，無歌笙並作之事。若合樂，則歌者二人，又不止一和，敖說非是。士讓按：敖氏云，笙之入也以將射，故不奏之。今攷笙之奏，無明文。疑合樂無算樂時歟。獻工與笙，取爵于上篚，既獻，奠于下篚。堂上不復用。堂下後取獻獲者及釋獲者。其笙，則獻諸西階上。

主人降席自南方，側降。賓不從降。作相為司正。司正禮辭，許諾。主人再拜，司正答拜。爵備樂畢，將留賓以射事，至於旅無筭為有解倦失禮，立司正以監之。察儀法也。詩云既立之監。主人升就席。復升自北方。

右立司正

司正洗觶，升自西階，由楹內適阼階上，北面受命于主人。洗觶者，當酌以表其位，顯其事也。楹內，楹北。受命，受請安賓之命。西

階上，北面請安于賓。傳主人之命也。賓為射事來，此時未射，若無嫌於不安。乃亦必請者，飲酒之節宜然也。望溪方氏曰：立司正以糾儀，而曰請安于賓，蓋指不祭立飲、不拜、卒觶不洗而為言。禮辭之體然也。而此篇更有隱義焉。蓋射禮嚴，司射執扑以臨不勝者。以觥代扑，賓大夫皆就不勝者之位，而飲方是時，賓大夫酬主人之禮未備，衆賓皆未受酬，先舉罰爵，而後舉酬，所以愧屬之者切矣。故先以主人之意，請安于賓，以示主人急於酬賓，而命有司之請射禮之旁皇。周浹，曲得其次序類如此。賓禮辭，許。司正告于主人。遂立于楹閒以相拜。楹閒，東西節也。兼相賓主。主人作階上再拜，賓西階上答再拜，皆揖就席。為己安也。司

正賓觶降自西階、中庭北面坐奠觶、興、退少立。北面奠、鄉飲酒亦然。敖氏繼公曰、不云階間、云中庭、其阼階前南北之中歟。以當辟射也。蓋司正爲司馬、至誘射後、方易位于司射之南、則此位必不在階間、如鄉飲酒司正之位也。進坐取觶興。反坐不祭、遂卒觶興。坐奠觶拜、執觶興洗。北面坐奠于其所。興、少退、北面立于觶南。取觶卒觶、先之也。洗而奠、示絜敬也。立觶南、使察衆也。未旅。旅、衆也。衆以次序相酬也。未旅者、以將射也。旅則醉而禮終、恐不得射矣。望溪方氏曰、鄉飲酒立司正之後、即舉旅。故此言未旅以別之。士讓按、鄉飲酒司正既舉遂旅者、彼爲貢賢能之禮將終也。此爲習禮樂

於射方始、故雖皆士大夫禮而有異。若燕大射皆君禮、而行旅亦不同者。燕主慈惠、故三舉旅乃射。大射主擇士助祭、故大夫未旅而先請射也。

右司正舉觶

司正既舉觶、而薦諸其位。無獻者、異於衆賓。因舉觶而薦之、別於主黨。位在觶南。士讓按、自篇首至此、與鄉飲酒禮大同小異。參觀之、其義愈互相發云。

三耦俟于堂西、南面東上。司正既立、司射選賓黨中弟子之秀者、以爲三耦。使俟事于堂西。司射適堂西、袒決遂、取弓于階西、兼挾乘矢、升自西階。階上北面告于賓曰、弓矢

既具。有司請射。司射者、主人使有司習禮者以主射教、遂以事名之也。於堂西者、鄉射無次、取隱蔽而已。袒、免左臂外之衣袂也。凡禮事無問吉凶、皆袒左。決、象骨爲之、取其滑。著右大擘指、以鈎弦闓體者。遂、射韝也。以韋爲之。著左臂、所以遂弦者。其非射時則謂之拾。拾、斂也。所以隱蔽衣也。挾、取弦矢方以持之也。乘矢、四矢也。有司、主人所使一人主射政。即下文司馬也。賓對曰、某不能、爲二三子許諾。自謙以明爲衆習禮也。二三子、謂衆賓已下。一辭即許者、射不專爲己也。司射適阼階上、東北面告于主人曰、請射于賓、賓許。司射降自西階、階前西面命弟子納射器。不請射于主人、惟告以賓許者、緣主

人尊賓意也。賓許之辭、主人與聞之矣。必告者、禮也。弟子、賓黨之年少者。納、內也。射器、弓矢決拾旌中籌楅豐也。司射西面、弟子東面。穆亭李氏曰、弟子、學中肄業之年少者。乃納射器、皆在堂西。賓與大夫之弓、倚于西序、矢在弓下、北括。衆弓倚于堂西、矢在其上。主人之弓矢、在東序東。序在堂上、矢在弓下。括、羽也。堂西在堂下、矢在堂西廉稜之上、亦北括。東序東亦倚之、矢俱北括。凡矢各隨其弓。士讓按、射時三耦先射、而叙弓矢先以賓大夫及主人者、先尊而後卑。先賓而後主也。弓矢各有定所、則取之不參錯、辨異即以定和也。司射不釋弓矢、遂以比三耦于堂西。三耦之南北面

命上射曰某御於子。命下射曰子與某子射。此選次其才相近者。司正爲司馬。兼官，由便也。士讓按：前爲擯則曰相，繼旅酒則曰司正，今掌射則曰司馬，均此一人耳。可見古人吏職禮教文事武備有兼長也。司馬之名，于此始見經。其命爲之，蓋在立觶南之後，三耦俟堂西之先。觀上文司射告賓，已云有司請射，可見矣。司馬命張侯。弟子說束，遂繫左下綱。事至也。司馬又命獲者倚旌于侯中。爲當執旌以負侯，故先命倚于侯中。此獲者，亦賓黨中弟子。望溪方氏曰：司射所掌，皆射之威儀節會，所以觀其德也。司馬所掌，張侯脫侯，唱獲釋獲之節，至之無停聲，唱獲應宮商，乃預習師田之事，所謂習射尚功也。獲者

由西方坐取旌，倚于侯中，乃退。云坐取旌，見其偃於地也。侯中，侯之中央。倚之於此，皆示射者以中然。樂正適西方，命弟子贊工遷樂于下。當避射位也。贊，佐也。遷，徙也。樂，謂瑟也。亦西面命之。弟子相工如初入。士讓按：上經，相者坐授瑟，乃降。降於西方，以俟事至，非有出門也。此云如初入，猶云如初升耳。降自西階，阼階下之東南，堂前三笴，西面北上坐。降，何瑟與徒相而降也。堂，東堂也。笴，矢幹，長三尺。堂前三笴，坐處之北，去堂九尺也。必空三笴者，辟主人往來堂東之路也。位於堂下而坐者，惟工耳。亦無席。樂正北面立于其南。北面，鄉堂，不與工互變。於堂上位之與工同面。

右請射　三耦者使弟子于司射前戒之。弟子、賓黨之少者也。前戒，謂先射戒之。三耦射則在先，立則居前，誘射有教之之意。凡挾矢，於二指之閒橫之。謂第二指食指、第三指將指也。云橫之，則左右手皆然也。知是食指將指者，以左擘指拓弓，右擘指鉤弦，其無名指短，與將指不相應也。司射之弓矢與扑，倚于西階之西。弓矢，以誘射者。扑，作教刑，以肅其禮者。倚于西階西，便其事也。司射在司馬之北。此著其所立上下之位。司馬無事不執弓。以不主射故也。司射既袒決遂而升。司馬階前命張侯，遂命倚旌。著其並時行事也。士讓按：據此記，則知司正轉爲司馬時，在于三耦俟堂西之先，益明矣。旌各以其物。析羽爲旌，旌，總名也。雜帛爲物，中絳緣白，兼殷周所尚之色。大夫士同建之。而云各以其物者，大夫詢衆庶射於庠，其物長五仞。士春秋習射於序，其物長三仞。無物，則以白羽與朱羽糅。杠長三仞，以鴻脰韜上二尋。無物者，小國之州長，乃不命之士不得建物者也。糅，雜糅也。杠，旌之權也。仞、尋俱八尺之數。鴻，鳥名，其脰長。韜，今文作翿。蓋以鴻脰之羽雜糅朱白色爲翿，而執之以進退衆者，所謂士翿旌也。通計杠長三仞，而上有羽處得二尋。云一說，翿以綃籠杠如雁之頸。杠三仞，韜上二仞，不韜者一仞，亦通。士讓按：或疑杠長三仞，上又二尋，非也

若然、則介四丈矣、豈便於射乎。仞之數、或云七尺、或云四尺。據匠人疏云、廣二尋深二仞、謂之澮。皆為十六尺、則八尺曰仞、與八尺曰尋、同也。仞以量高下、尋以量廣輪。對文則別耳。

司射猶挾乘矢、以命三耦各與其耦讓取弓矢拾。云猶挾者、見司射主射教、恆執弓矢為事也。讓、下讓其上也。拾、更迭取也。相讓更迭以取、見威儀之雍容也。大射有次、三耦取弓矢於次。次以隱蔽、故經中不著其文。**三耦皆袒決遂。有司左執弣、右執弦而授弓、遂授矢。**有司、即納射器之弟子也。前此納而守之以俟事。凡有所掌、謂之有司。**三耦皆執弓。**

搢三而挾一个。搢、插也。插於帶右、射則抽之。此時尚未達侯處。士讓按、一耦二人、三耦六人、人各取一弓四矢、搢其三以俟於射、挾其一以擬將射也。**司射先立于所設中之西南、東面。三耦皆進由司射之西、立于其西南、東面北上而俟。司射東面立于三耦之北、搢三而挾一个。**為當誘射也。下經設中南當楅、西當西序、楅在中庭、南當洗。此時中未設、云所設中之西南、其位蓋少南于洗、而西當榮也。先立于此、欲三耦知其位也。**揖進。**一揖。**當階北面揖。**二揖。**及階揖。**三揖也。此未升時三揖之範。**升堂揖。**堂上一揖。**豫則鉤楹內。堂則由楹外。**豫、序

也。今文豫為序、當從之。注讀為謝、如宣榭之榭似非也。鉤楹、繞楹而東也。州之序、其物當棟近北、故行鉤楹之內。堂、庠之堂也。鄉之庠、其物當楣近南、故行由楹之外。鄉射禮兼鄉州兩制、故以二則字別之。士讓按、豫與序音相近、或沿訛耳。注云無室可以深。序有堂有室、近世多疑序亦有室。**當左物、北面揖。及物揖。**此堂上之第二揖、第三揖也。合堂下將升三揖、凡六揖、皆禮成於三之意。物、射所立處之限畫也。物以向南為正。左物、下物也。士讓按、左物、下物、射者所履、誘射而當左物、自示以謙下也。射而先示人以謙下、故其爭也君子。**左足履物、不方足。還視侯中、俯正足。**方、猶併也。左足履物、而右足不併、便還足南面視侯之中也。以志在於射、故未暇立、而先視侯。既視侯而後俯併其

足也。泊郵吳氏曰、矢南行、射者必側身西向、其足當左前右後、不得併足也。此所云正足、乃市至物時之足容、其既乃側身而射。**不去旌。**旌、擬唱獲以誘射、不唱獲、故不去。**誘射**誘、猶教也。**將乘矢、執弓不挾、右執弦。**將、行也。行四矢、象有事於四方。不挾、矢已盡。穆亭李氏曰、誘射不責以命中者、蓋以誘射者而盡中、則難乎為繼射之人。使誘射者而盡不中、又無以塞乎教射之責、故惟主於儀而不主於中。**南面揖。揖如升射。降出于其位南、適堂西、改取一个挾之。**上文司射位在所設中之西南、東面。今乃適位南而北、廻適堂西者、取教衆耦威儀之法也。改、更也。不射而挾之、示有事也。**遂適階西、取扑搢之以反位。**扑、所

以撻犯教者。書扑作教刑。望溪方氏曰：司射非有事於堂上，必搢扑，正以示衆射者容體不比於禮、節不比于樂，皆由平時不盡志於此，本當用扑而姑以觥代也。而賓、大夫、主人亦因此各釋已之志矣。周官閭胥掌觥撻罰，蓋功事役事庶人則以撻罰，禮事則吏士以觥罰耳。

右誘射。

射自楹閒，物長如笴，其閒容弓，距隨長武。楹閒，中央東西之節也。物，猶事也，君子所有事也。長如笴，笴，矢幹，長三尺。從畫之長如之。物之長數，取應跬之長數。人一舉足為一跬，長三尺，故物亦長三尺，進退以是為節也。閒容弓者，左右物相去六尺也。距隨者，物橫畫也。前足至東為距，後足合來而南面為隨。武，足迹也。中人之迹尺二寸，長武，物之橫畫尺二寸也。士讓按：射自楹閒，

兼指庠序東西之節，序鈎楹內，堂由楹外，皆有楹也。注專指庠，未析。

序則物當棟，堂則物當楣。此言庠序南北之節也。五架之屋，正中曰棟，次曰楣，前曰庪。庠序皆然。當棟，近於北；當楣，進而南也。士讓按：庠序五架固同，意其淺深有異。庠大夫制，宜深於序，故射者可當楣，不慮與侯太近。序士制，宜淺於庠，故射者可以當棟，不慮與侯太遠也。若序無室、庠有室之說，終屬可疑。

楚扑長如笴，刊本尺。刊其可持處。

射者有過則撻之。過，謂矢揚中人。凡射時矢中人，當刑之。今鄉會衆賢以禮樂勸民，本意在侯，去傷害之心遠，是以輕之，以扑撻於中庭而已。

司馬命獲者執旌以負侯。誘示以中侯則舉旌而言獲，欲射者見之，深有志於中也。

獲者適侯，執旌負侯而俟。侍司馬命，去侯。

司射還當上耦，西面作上耦射。司射反位。還，左還。作，使也。當，謂當上下射之閒。士讓按：上耦位在司射之西南，東面北上。而司射自東面左還，廻身當之，則西面也。反位，反于所設中之西南，東面，在司馬之北。

上耦揖進，上射在左，並行，當階北面揖，及階揖。上射先升三等，下射從之，中等。上射在左，以當就上物也。並，併也。上射差尊，故先升。中，猶閒也。中等，空一等也。同階升者，前後相當，宜空一等以相遠為敬。與異階升者不同。上射升堂少

左。下射升，上射揖，並行。少左，為下射升堂在右也。並行，併東行也。士讓按：堂上亦三揖，而揖並行時，豫則鉤楹內，堂則由楹外也。皆當其物，北面揖，及物揖。合上揖並行，為升堂二揖。皆左足履物，還視侯中，合足而俟。不云不方足，省文耳。合足，左右二足俯而端視，並皆立於橫畫也。俟，俟司射之命。士讓按：自上耦揖進至此，一如司射誘時之升法。但司射只一人行，而耦進則二人行耳。又據北面則東為右、西為左，據南面則東為左、西為右。故上射升時屬左，及其視侯中則上射於右物矣；下射升時屬右，及其視侯中則下射於左物矣。

司馬適堂西，不決遂，袒執弓，出于司射之南，升自西階，鉤楹，由

上射之後、西南面立于物閒。右執簫、南揚弓、命去侯。不決遂、又不執矢者、以不射故不備也。西南面別於射者也。物閒、左右物之中也。簫、弓末。右執簫則左執弣矣。執簫必覆手、而執弣必仰手也。南揚弓、以弓之上端南向而舉之也。去、離也。命去侯者、令辟射、且當唱獲也。　穆亭李氏曰、前司射之出於其位南、是既降而由是以適堂西也。此司馬之出於司射之南、是將射而由是以向西階。升降雖殊、其所取徑一也。西南面者、向之也。　士讓按陳氏用之云、簫或作弰。又曰彌曰彎曰峻。簫之飾、不特以骨而已。爾雅曰、以金者謂之銑、以蜃者謂之珧、以玉者謂之珪。郭璞注云、珧、小蚌也。獲者執旌許諾。聲不絕以至于乏。坐、東面偃旌。興而俟。大射

弊以宮商。此惟不絕而已、以鄉射威儀省。偃、仆也。俟、俟發矢。司馬出于下射之南、還其後、降自西階。反由司射之南適堂西、釋弓、襲、反位。立于司射之南。襲、掩衣袂也。凡袒者必襲。必出下射之南還其後、猶鉤楹由上射後也。明爲二人命去侯也。　望溪方氏曰、司馬升降皆紆道而由司射之南、何也。升降從由堂東西者、惟賓主人大夫。不敢上儗。又司馬位在司射之南、三耦衆賓卒射而降、皆由司馬之南適堂西釋弓說決拾。故司馬先爲之儀。　泊邨吳氏曰、司馬至于此、始定西方東面、司射南位。司射進與司馬交于階前相左。由堂下西階之東、北面視上射。命曰、無射獲。無

獵獲。上射揖。司射退反位。相左者、司馬由司射之西、司射由司馬之東。各以左相近。射獲、矢中人也。獵、矢從傍也。　士讓按自簫首至此、皆爲射而行禮。雖未射而其揖讓威儀、養之以漸。從容不迫有是夫。乃射。上射既發、挾弓矢、而后下射射。拾發以將乘矢。獲者坐而獲。舉旌以宮。偃旌以商。獲而未釋獲。弓字、敖氏疑爲衍文。大射儀無弓字。拾發、更迭發也。獲、得也。射者中、則大言獲。宮聲大、商次之。舉、偃時、聲和律呂相生也。未釋獲、但大言獲。未釋其算也。　穆亭李氏曰、唱獲必舉旌者、欲衆共聞且共見之也。誘射之射、致弟子以射儀耳。未主於中、故不去旌。三耦之射、學司射之射儀耳。未主於勝負、故未釋獲。　士讓按拾發

所以示遜讓、且以休養巧力於片時也。坐而唱獲、則舉旌以表其能也。宮以舉之、商以偃之、和民以樂。而優游閒暇之象見矣。卒射、皆執弓不挾。南面揖。揖如升射。不挾、亦右執弦、如司射。上射降三等。下射少右從之、中等。並行上射於左。升降皆上射爲先。上射皆在左。　石谿宮氏曰、升以西爲左、降以東爲左。與升射者相左。交于階前相揖。穆亭李氏曰、上句上射於左、以兩人分左右也。下句與升射者相左、以兩耦分左右也。由司馬之南適堂西、釋弓、說決拾、襲、而俟于堂西南面東上。三耦卒射、亦如之。必由司馬之南者、非特以示威儀、亦以見聽命

司馬之意。釋說而襲者、以已初射事畢也。襲、復衣也。凡有事則袒、無事則襲。說遂而言拾、別於用時也。侯、侯司射命也。三耦之三、敖氏云當作二。謂次耦下耦也。下耦與此異者、無與升射者相左相揖之事耳。穆亭李氏曰、初耦卒射、則所餘者二耦耳。云三者、蓋兼初耦數之。

司射去扑、倚于西階之西。升堂北面告于賓曰、三耦卒射。去扑乃升、不敢佩刑器即尊者之側。告賓者、士之射禮、賓則主之。大射司射不升堂、亦去扑乃告卒射者、以國君尊也。

賓揖。以揖然之。大射不云公揖者、公尊也。

右初射獲而未釋獲

命負侯者由其位。司馬自在已位遙命之。於賤者禮畧、不似比耦必就其位。上射於右。於右物也。

始射、獲而未釋獲。復、釋獲。復、用樂行之。未釋獲於始射。釋獲、於再射。用樂、於三射。此君子取人以漸。

凡適堂西、皆出入於司馬之南。惟賓與大夫降階遂西取弓矢。卑者統於射政。而尊者宜遠、由便也。

司射降、搢扑反位。中西南東面位。司馬適堂西袒執弓、由其位南、進與司射交于階前相左。升自西階、鉤楹、自右物之後、立于物閒西南面、揖弓命取矢。揖弓者、以弓向侯而手推之。士讓按、司馬無事不執弓。前此揚弓命去侯、此揖弓命取矢、侯矢其所有事、故即用其器以示命。而揚與揖有別。旌倚侯中、執者須揚其手而上、故揚弓以命之。矢棲侯下、取者須揖其手而下、故揖弓以命之。

獲者執旌許諾、聲不絕。以旌負侯而俟。獲者許諾何。獲者審於視矢所棲、雖不親取、而主其事。侯、俟弟子取矢、以旌指教之。士讓按、取矢者弟子、而先命獲者、猶奏樂者大師、而先命樂正。

司馬出于左物之南、還其後、降自西階。遂適堂前、北面立于所設楅之南、命弟子設楅。左物之南、下射之南也。楅、猶幅也、所以承笴齊矢者。陳氏祥道云、考之於經、奉楅者坐奠、委矢者坐委、乘矢者坐撫。取束矢者坐說。則楅卑而無足、可知。舊圖云楅有足、誤矣。穆亭李氏曰、亦圜左物

者、禮無不肅、不以射畢而畧也。

乃設楅于中庭、南當洗。東肆。中庭東西節也。當洗、南北節也。東肆、龍首在西也。楅有刻飾為首尾、必東肆者、以上射在西、統之也。泊邨吳氏曰、設洗南北以堂深、此設楅、其南當之、則亦如堂之深矣。

司馬由司射之南、退釋弓于堂西。襲、反位。弟子取矢、北面坐委于楅、北括、乃退。司馬襲、進當楅南、北面坐、左右撫矢而乘之。重言襲者、嫌有事仍袒也。司射堂上下有事皆袒。司馬堂下雖有事亦不袒。升堂乃袒。撫、拊之也。就所委矢、以右手撫於東、以左手撫於西、皆四四數分之。故曰乘。穆亭李氏曰、北括則南鏃、順其射為之。且鏃不可以向堂也。

若矢不備、

則司馬又袒執弓、如初。升命曰、取矢不索。升堂故袒。不索、矢有遺也。弟子自西方應曰諾。乃復求矢加于楅。此時獲者猶負侯。而取矢之弟子、已退在西方、故獨應之。加、增故也。穆亭李氏曰、不索之矢、必蔽於隱處。故前曰取、此曰求。士讓按三耦凡六人、各四矢、有題識、必如數而後索。

右取矢

楅長如笴。博三寸。厚寸有半。龍首。其中蛇交。韋當。笴長三尺、楅亦如之。龍首在西端、東爲尾、所以限矢也。中央爲蛇身相交、則置之地而安也。龍蛇、取君子之變化。或云、蛇以兩木屈曲爲之、象弓也、直心背之衣曰當、以丹韋爲之、周向赤也。或曰、當、以其當矢而名之、司馬撫矢而乘之、分

委於當。四四各在一邊。楅髤橫而奉之。南面坐而奠之。南北當洗。髤、赤黑漆。

司射倚扑于階西。升、請射于賓如初。賓許諾。賓主人大夫若皆與射、則遂告于賓。適阼階上告于主人。主人與賓爲耦。言若者、或射或否、在時欲耳。射者繹已之志、君子務焉。大夫、遵者也。告賓、蓋門主人御於子。告主人、蓋曰子與賓射、約下文大夫與士射之辭而可知。蓋以賓比大夫、以主人比士、尊賓之義。穆亭李氏曰、賓以射故而應請、必無不與之事。若云者、君子不必之意。且爲大夫及三賓言也。遂告于大夫。大夫雖

衆、皆與士爲耦。以耦告于大夫曰、某御于子。大夫與士爲耦、謙也。以同爵自相耦、嫌自尊別也。大夫爲下射而云御於子、尊大夫也。士、謂衆賓也。大夫宜與衆賓長爲耦。若衆、則以次而爲之。不足、乃及於堂下者焉。西階上北面作衆賓射。作衆賓射、使之降而爲射事也。泊卸吳氏曰、衆賓者三賓也。賓主人言告、衆賓言作、尊卑之差。司射降搢扑、由司馬之南適堂西、立比衆耦。衆耦、大夫耦及衆賓也。命大夫之耦曰、子與某子射。其命衆耦、如三耦。士讓按立比衆耦、曰下事、實未比也。司射以比耦故、亦出于司馬之南、所以伸司馬之尊。爲耦射者示以身先之也。衆賓將與射者皆降、由司馬之南適

堂西、繼三耦而立、東上。大夫之耦爲上。若有東面者則北上。降者、以侯北也。言若有者、來觀禮者或多無數也。望溪方氏曰、主人教射、賓以德行爲表儀。三賓亦尚齒德。大夫來觀禮、不欲射者宜聽之。若羣士、則先期師長必稽之、詰其不能射者、而督責之、不使即事於射宮。其來集者、非適有疾、不聽其不與也。賓主人與大夫、皆未降。尊者事至乃降也。司射乃比衆耦、辯。衆賓射者降、比之、耦乃徧。士讓按鄉射禮以三耦爲先。故初射即比之、若賓主人大夫、則或射或否、不定者、故比之於再射。至衆耦又多寡不定者、故亦比之於再番射。禮有特重、有兼行、此其緒也。遂命三耦拾取矢。司射反位。三耦與司

射共矢二十八个、皆收委於楅、故命就楅取之。拾取者、上射取一、下射取一、更迭至四也。反位者、俟其袒決遂、進立于西南。三耦拾取矢、皆袒決遂、執弓、進立于司馬之西南。必袒決遂者、明將有射事。拾取矢三字、朱子曰疑衍。泊郝吳氏曰、拾取矢者、目下事也。司射作上耦取矢。作之者、還當上耦西面、如作射時。司射反位。上耦揖進、當楅北面揖、及楅揖。上耦發位東行、一南一北並行、及將至楅南、下射在南、稍進、當前楅南、俱北面揖、其時上射稍西、下射稍東、東西相當也。穆亭李氏曰、升射時六揖、此不升堂、止三揖。上射東面。下射西面。上射揖進、坐、橫弓、卻手自弓下取一

个、兼諸弣、順羽、且興、執弦而左還、退反位、東面揖。橫弓者、人北鄉、弓東西鄉為橫也。先覆左手執弣、其弦向身、故右手從裏取矢、兼併矢於弣、當順羽、手放而下、以備不整理、其時且興而執弦、以左體向右而還也。蓋矢南向、人於楅南取之、左手在弓之表、云兼諸弣、明左手併執矢也。莘溪方氏曰、以兼矢於弣、因順羽而興、從便也。大射則興而後順羽、在君所、儀詳也。下射進、坐、橫弓、覆手自弓上取一个、興、其他如上射。此亦以弦向身、其執弣御左手、故覆右手從表取矢。其他、謂兼諸弣而下、惟西面揖為異耳。既拾取乘矢、揖、皆左還、南面揖、皆少進、當楅南、皆左還、北面、搢三挾

一个、進、謂東西行而相近也。楅南、鼏當楅之位。揖、皆左還、上射於右。上射轉居右、便其反位也。下射左還、少南行、乃西面。士讓按大射儀、上射於左。注云、便其反位。此於右、亦便其反位者、彼位在次北西面、此無次、位在西南東面北上也。與進者相左、相揖、反位。進取矢者東行、此西行由進者之北、則相左也。三耦拾取矢、亦如之。後者遂取誘射之矢、兼乘矢而取之、以授有司于西方、而後反位。此只次耦下而云三者、亦兼初耦數之耳。大射儀作二耦、後者、下耦之下射也。於既拾取之後、又兼取誘射之四矢、以兼諸射至楅南、乃北面搢三挾五个。至西方、以四矢授有司、而挾一个以反位。西方、即堂西。有司即

弟子也。下耦異於初耦次耦者、無與進者相左相揖之儀。望溪方氏曰、此時司射方北、衆耦取矢、隨作射。若中輟其事、自取矢以反於其所、則義無所取。而將再射初誘射之矢、仍委於楅旁、又非所以為儀、故使最後之下射、兼取以授有司。蓋節文必如是而後稱也。衆賓未拾取矢、皆袒決遂、執弓、搢三挾一个、由堂西進、繼三耦之南而立、東面北上。大夫之耦為上。衆賓未拾取矢者、謂於堂西取矢、不拾也。其後取矢於楅乃拾。故此云未也。大夫之耦、謂衆賓之長。士讓按衆賓之射事尚未至、其由堂西繼三耦立、以漸近其事耳。司射作射如初。一耦揖升如初。司馬命去侯、獲者許諾。司馬

降釋弓、反位。許諾不云如初者、但許諾而無不絶聲。臣禮威儀省也。司馬無事不執弓、故降釋而後反位。

右再請射　取誘射之矢者、既拾取矢、而後兼誘射之乘矢而取之。士讓按弟子取矢時、無問誘射與三耦之矢、見則取之。司馬撫矢時、必視其題識。上射之矢兼於楅西。下射矢兼於楅東。就上下射之矢、又分初次下三耦之矢而乘之。其誘射者之四矢殆乘之而當楅中間。故後者得視題識而取之也與。

司射猶挾一个去扑、與司馬交于階前、升請釋

獲于賓。猶挾者、備倘未知、當指教之也。必云猶者、嫌既久可以不挾也。賓許。降搢扑、西面立于所設中之東、北面、命釋獲者設中、遂視之。釋獲者在堂西、故北面命之。既則復西面視之。中、實算之器。名中者、取其中於侯而釋獲也。此不以弓爲畢、亦辟大射禮。士讓按視之者、教其釋算安置左右、及數算告勝負之事也。釋獲者執鹿中、一人執算以從之。鹿中、謂州長射於序者。若鄉大夫於庠、則兕中。釋獲者坐設中、南當楅、西當西序、東面。興、受算。坐實八算于中、橫委其餘于中西。南末。興、共而俟。南當楅、南北節也。西當西序、東西節也。興、還北面受算、反東而實之。南末者、象矢之北括而南鏃。司射遂進由堂下北面命曰、不貫不釋。貫猶中也。不中於正、則不釋算。上射揖、司射退反位。士讓按凡三番射所命、總命上下射也。而皆上射揖之者、禮由上者承之也。釋獲者坐取中之八算、改實八算于中。興、執而俟。八算者人四矢、一耦八矢、雖不知中否、要須一矢則一算。改實八算、擬後來者用之。士讓按算所以表雋者。先實於中而後取之於手、與衆共見之也。取而改實之、預待中雋也。人必設一算、以雋期人也。乃射。若中、則釋獲者坐而釋獲、每一个釋一算。上射於右、下射於左。若有餘算、則反委

之。於右者南、於左者北。投壺禮云、賓黨於右、主黨於左。委餘算者、禮尚異也。委之、合於中西。又取中之八算、改實八算于中、興、執而俟。每耦皆如之也。

右再射釋獲　鹿中髤、前足跪、鑿背、容八算。釋獲者奉之、先首。前足跪者、象教擾之獸受負也。若今駝受負、則四足俱屈之類。士讓按髤、赤黑漆。中與楅色同。然中有皮樹、閭、虎、兕、鹿之等、而楅之制似從同。箭籌八十。長尺有握、握素。籌、即算也。八十者、一耦八籌、約以十耦爲正、貴全數。其時衆賓從賓。握、本所持處。一指一寸、握四寸也。素、謂刊之也。長尺

四寸。其四寸指所握處、刊其本。**衆賓不與射者不降。**不以無事亂有事也。衆賓在三人之中、容有有文無武者、許其不射。**大夫降、立于堂西以俟射。**主人大夫降射、賓主先射。尊大夫不使久列于射位、而立于堂西。射至、乃就其耦以升射。望溪方氏曰、大夫與士耦、則爲下射、以士方務學、故屈貴以示下賢之義也。而不與其耦同立于射位、以位在司射司馬之南、貴有常尊、不可使有司臨之也。士讓按、堂西未爲衆見威儀之地、而尚可以優暇者。

三耦卒射。賓主人大夫揖、皆由其階降、揖。主人堂東、袒決遂、執弓、搢三挾一个。賓於堂西亦如之。皆由其階、階下揖、升堂揖、主人爲下射。皆當其物、北面揖、及物揖、乃射。卒、南面揖、皆由其階、階上揖、降階揖。賓序西、主人序東、皆釋弓、說決拾、襲、反位。升及階揖、升堂揖、皆就席。賓序西、主人序東、自釋弓於其故處也。而執弓挾矢乃在堂東堂西、何也。蓋有司取以受之。反位、反階東西當序之位也。士讓按、此賓主人射儀與三耦異者、各由其階揖降而升射。射畢各由其階而升席。其餘有異者見後記。**大夫袒決遂、執弓、搢三挾一个、由堂西出于司射之西、就其耦。大夫爲下射、揖進、耦**

少退、揖如三耦、及階、耦先升。卒射、揖如升射。耦先降。降階、耦少退、皆釋弓於堂西、襲。耦遂止于堂西。大夫升就席。大夫與賓同降、止於堂西、至是乃袒決遂執弓矢。尊者事至而後爲之也。大夫爲下射、以貴下賤之義。耦於庭少退、尊大夫也。及階耦先升、上射之禮也。既大夫釋弓亦於堂西、統於上射、不敢異之也。則有司爲之荷於序西。穆亭李氏曰、出於司射之西、從其背後出之也。三耦之自堂西進就位也亦然。大夫爲下射者、鄉飲酒義曰、僎以輔主人、則大夫有主道、而士爲賓之屬、故爲耦、如主人與賓法。士讓按、耦升降皆先者、射爲士而習。衆賓、士也、方在事中、得申也。衆賓上有席、而遂止于堂西者、既在事後、則下同於無席者之班、不與大夫並升。申而後屈也。**衆賓繼射、釋獲皆如初。司射所作唯上耦。**云唯上耦、嫌賓主人亦作之。大射三耦卒射、司射請于公及賓。公與賓之射皆不作、直請之。**卒射、釋獲者遂以所執餘獲升自西階、盡階不升堂、告于賓曰、左右卒射。降反位、坐委餘獲于中西、興、共而俟。**司射不告卒射者、釋獲者於是有事、宜終之也。餘獲、餘算也。若無餘算、則空手以俟、俟數也。士讓按、告卒射而云左右、措辭有體、且包括也。

右賓主人大夫衆賓射

賓主人射、則司射

擯升降。擯之者、尊之也。不以司馬擯者、主於射也。卒射即席而反位卒事。見其不止於堂西。大夫與士射、袒纁襦、不肉袒、殊於耦。尊者不見體也。襦在衣內、袒則出之。大夫非射於君所、固不肉袒。令與士爲耦、大夫爲下射、嫌當統于上射、而不宜獨異、故記明之。耦少退于物下于大夫也。既發則然。

司馬袒決執弓升命取矢如初獲者許諾、以旌負侯如初。司馬降釋弓、反位。弟子委矢如初、大夫之矢則兼束之以茅、上握焉。禮無決而不遂者、此決字疑衍。

上經司馬適堂西不決遂、此言如之也。兼束大夫之矢、優之是以不拾也。言大夫之矢、則矢有題識也。肅慎氏貢楛矢、銘其括。上握者、束于中央握處之下、使握在上、則去鏃近而去羽遠、取之便易也。不束主人之矢者、不可殊異于賓也。司馬乘矢如初、司射遂適西階西、釋弓去扑、襲、進由中東、立于中南、北面視算。釋弓去扑、據第一番射事已。釋獲者東面于中西、坐先數右獲、固東面矣。復言之者、爲其少南就右獲也。士讓按先數右獲者、算上射之義。二算爲純、一純以取、實于左手、十純則縮而委之、每委異之、有餘純則橫于下。純、猶全也。耦陰陽也。縮、從也。數者東面、則東西爲從也。委之、當在所釋右獲之南。異之、又在其南。取易校數也。有餘橫之南北、又異之也。自近爲下。一算爲奇、奇則又縮諸純下。奇猶虧也。又從之。興、自前適左、東面坐、兼斂算實于左手、一純以委、十則異之、右獲數畢。更端起由中東就左獲、亦東面也。但少北於右獲、嫌左方耳。總斂而後委之、變於右以爲做也。穆亭李氏曰、左右算獲異法者、非故爲變也。右獲以右手算、則左獲宜以左手算、以左手下任算、故先實於左、而仍以右手算之。其餘如右獲。如其所縮所橫、及每委異之也。異之、則次而北與。司射復位、視算事畢。釋獲者遂進取賢獲、執以升自西階、盡階不

升堂告于賓、賢獲、勝黨之算也。齊之而就其餘以告。若右勝則曰右賢於左。若左勝、則曰左賢於右。以純數告。若有奇者、亦曰奇。若左右鈞、則左右皆執一算以告曰左右鈞。賢、猶勝也。射以中爲雋也。穆亭李氏曰、釋獲之法、皆就一耦以分左右。是各自爲勝負也。至算獲而告於賓、則皆左右總計、而不逐耦以數。將毋中多者以不中而掩其賢。不中者又因中多者而藏其拙乎。曰此聖人隱動不獲者以羞惡之心、而使自勉也。道勝飲不勝、而仍比耦行之、以分其優劣。斯以嘆先王激勸之非一術也。士讓按言勝不言負、言賢不言否。此釋獲者善爲辭、而榮與愧自見矣。降復位、坐兼斂算實

八算于中。委其餘于中西。興，共而俟。此將爲第三番射，故豫設之。或實或委，一如前法也。

右取矢視算

司射釋弓矢視算。與獻釋獲者釋弓矢。視算屬偃武之會，故弓矢釋之。獻時尚威儀，爲脩文之會，故亦釋之。然則擯升降時不釋也。

司射適堂西，命弟子設豐。將飲不勝者，設豐，所以承爵也。豐形蓋似豆而卑。燕禮有豐，彼以承尊者，宜大。此以承爵，或小耳。命設豐不措扑者，以尊者亦當飲豐上觶故。莖溪方氏曰：勝負相形，賓有難爲情者，雖法行於有司，而同儕猶略見獻酬之意，故使

子弟洗酌坐奠于豐。亦曰敬養之義耳。弟子奉豐升，設于西楹之西，乃降。勝者之弟子洗觶升酌，南面坐奠于豐上。降袒執弓反位。勝者之弟子，其少者也。耦不酌，下無能也。酌者不授爵，畧之也。此時袒執弓，於禮無所取，三字疑衍。大射儀無之。　穆亭李氏曰：此所勝者總計之勝負也。如右賢於左，則爲右黨之弟子。如左賢於右，則爲左黨之弟子。　士讓按：豐設于西楹西者，統於賓方。亦如庭西設中當西序之意。凡射事皆告于賓，此獨不告者，恐賓亦在罰爵之列，非所宜告也，直設之耳。司射遂袒執弓，挾一个，搢扑，北面于三耦之南，命三耦及衆賓：勝者皆袒決遂，執張弓。執張弓，言能用之也。右手執弦，如卒射。不勝者皆襲，說決拾，卻左手，右加弛弓于其上，遂以執弣。固襲說決拾，起勝者也。執弛弓，言不能用之也。兩手執弣，又不得執弦矣。復言之者，既命之于堂西，乃居前俟所命來也。司射先反位。三耦及衆射者皆與其耦進立于射位，北上。司射作升飲者如作射。一耦進，揖如升射。及階，勝者先升堂，少右。先升，尊賢也。少右，避飲者也。右自北面而言，則東也。豐在西楹西，正當西階。飲者升少西，當避豐上之爵與相飲者之位。不勝者進，北面坐取豐上之觶，興，少退，立卒觶，進坐

奠于豐下，興，揖。少退，自遜也。立卒觶，不祭，不拜受，罰不備禮也。不勝者先降。射時升降，皆上射在先。今不勝者後升先降，畧之不由次。與升飲者相左，交于階前，相揖。出于司馬之南，遂適堂西，釋弓，襲而俟。俟，謂南面東上，俟司射第三番射之命。有執爵者。主人使贊者代弟子酌也。初使勝黨弟子發端於上耦，既飲訖，贊者乃升自西階，酌訖，立于序端。執爵者坐取觶，實之，反奠于豐上。升飲者如初。每耦酌以至於偏。三耦卒飲。賓、主人、大夫不勝，則不執弓，執爵者取觶降洗，升實之，以授於席前。優尊也。上射勝

則酌主人大夫。下射勝、則酌賓。授于席前。賓主人則於其右。大夫則于其左。皆邪向之。望溪方氏曰。雖優尊者、實與不勝者同罰。蓋古者武事莫重於射。君臣長幼莫不盡志於此。無事則以習禮樂。有事則以決戰勝。所以保國衛民、將于是乎在。大夫州長、卽有事時之軍師師帥也。故老疾不能射者、可辭於請射之初。而與于射、則不敢寬其罰。蓋法不行于貴者、則無以肅其下也。**受觶以適西階上、北面立飲。**西階上楹西少南。此飲罰爵之正位。雖尊者亦就此飲。不宜自尊別。**卒觶、授執爵者、反就席。**賓主人大夫皆然。**大夫飲、則耦不升。**耦者、衆賓也。不升、立于射位也。尊者可以孤、無能對。言之者、以賓主人飲、耦在上、嫌大夫之耦亦當升耳。**若大夫之耦不勝、**

則亦執弛弓、特升飲。言特升飲、明大夫在席自若也。大夫飲而耦不升。則耦飲而大夫不與、亦宜然。穆亭李氏曰、以此例之、則賓飲、主人必不降席而立于賓東矣。主人飲、賓亦不降席、而立于主人之東矣。**衆賓繼飲射爵者辯、乃徹豐與觶。**徹、猶除也。設豐者反豐於堂西、執爵者反觶於篚。自命設豐以下、皆言勝者飲不勝者之禮。而雍容揖遜。故曰其爭也君子。三禮館議、射禮勝飲不勝。當與記投壺禮參考。投壺禮、當飲者皆跪奉觴曰賜灌。勝者跪曰敬養。是逐耦以校勝負、而飲其不勝之耦也。至三投已畢、以一馬從二馬、而慶其多馬者、則通黨以校勝負。而飲其勝者之黨也。前之三飲爲罰爵。後之一飲爲慶爵。罰必逐耦而校之、以課其技之精。慶乃通黨而衡之、以榮其遇之幸。此投壺禮之意也。若射禮則初番不釋算、不得有一馬從二馬之事。而終又不行慶禮。故投壺之飲四行、而射禮止二番飲也。

右飲不勝者

主人亦飲於西階上。雖有授于席前、必就射爵位而飲也。已無俊才、不可以辭罰爵。**禮射不主皮。**禮射謂以禮樂射也。大射賓射燕射是矣。鄉射用采侯、亦賓射。不主皮者、貴其容體比於禮、節比於樂。**主皮之射者、勝者又射、不勝者降。**禮射、不勝者後番復射。主皮者、不勝則不復升射。**司馬洗爵、升實之以降、獻獲者于侯。**獲者、唱獲者也。蓋賓

之弟子也。獻之于侯、明其因侯爲功、得獻也。大射君禮、使服不唱獲、司馬正獻之。服不于侯西北三步、拜受爵。穆亭李氏曰、侯西北三步、獲者受獻之正位。故此禮之獲者與大射之服不皆於是乎飲爵焉。然服不之獻、卽於其位。而此獲者之獻則於侯者。大射三侯、若獻服不於大侯之中、則蔽於參侯豻侯之外、堂上人不見也。此禮惟張一侯而已。故獻之於侯。以是爲變於君也。**薦脯醢、設折俎。俎與薦皆三祭。**皆三祭者、祭品皆三。爲侯有右左中三處、將祭之也。**獲者負侯、北面拜受爵、司馬西面拜送爵。**負侯、負侯中也。拜送爵不同面、辟正主也。上文正主獻賓與衆賓、皆與受獻者同北面。**獲者執爵、使人執其薦與俎從之。適右**

个設薦俎。人謂主人贊者即上設薦俎者也。敖氏繼公曰、下經言獲者南面坐祭薦、既乃祭俎。則是俎在侯北、薦在俎北。獲者又在薦北。其設薦亦脯西而醢東、蓋上右也。薦俎不統於侯者、此獻主於獲者、非為侯故耳。獲者南面坐、左執爵、祭脯醢。執爵興、取肺、坐祭、遂祭酒。南面正祭侯也。興、適左个中亦如之。先祭右、次左、後中。以外即之至中者、神在中也。左个之西北三步東面設薦俎。獲者薦右東面立飲、不拜既爵。不就乏飲者、明其享侯之餘也。立飲薦右、近司馬。司馬受爵、奠于篚。復位。獲者執其薦。使人執俎從之。辟設于乏南。

遂設薦俎近乏。乏乃已所有事之處、明已所得禮也。辟之者、不使當位、避舉旌偃旌也。于之南、右之也。謂離于故處也。凡燕食祭祀之薦俎、皆當其位前。唯此與大射獲者釋獲者、薦俎辟設不當前。獲者負侯而俟。俟第三番射。

右獻獲者　獲者之俎、折脊、脅、肺。臑。臑、據無大夫來、則獲者得之。若有大夫一人二人三人而上、則獲者若膊若骼若觳之折、以大夫餘體耳。東方謂之右个。侯以向堂為正。司射適階西、釋弓矢、去扑、說決拾、襲。適洗、洗爵、升實之以降、獻釋獲者于其位、少南。薦脯醢、折俎、有祭。獲者受命于司馬、故司馬主獻之、釋獲者聽命於司射、故司射主獻之。二者皆賓之弟子耳。分卑而獻薦之禮均者、射以侯為主、以中為賢、重其事、因敬其勤勞之人也。獻不當其位、辟中也。此薦設與獲者同、但彼三祭、而此一祭為異。士讓按先有唱獲而後有釋獲、故二者之獻、以為先後。序獻爵、釋弓矢、去扑、亦交事。釋獲者薦右東面拜受爵、司射北面拜送爵。釋獲者就其薦坐、左執爵、祭脯醢。興、取肺、坐祭、遂祭酒、興、司射之西北面立飲。不拜既爵。司射受爵、奠于篚、釋獲者少西辟薦、反位。辟薦少西者、為復射、妨司射視算也。亦辟俎、如獲者。望溪方氏曰、

司馬司射無俎、何也。事有所專、故獲者釋獲者有加俎。猶大射所先薦者、惟司正與射人。而司馬則與羣士徧獻薦。燕禮所先薦者、司正射人司士執冪者。而大射正則與羣士徧獻薦也。

右獻釋獲者　釋獲者之俎、折脊、脅、肺、皆有祭。肺謂舉肺。祭、則祭肺也。皆、皆獲者也。移亭李氏曰、射有侯、有旌、有乏、獲者主之。有中、有籌、釋獲者主之。有楅、設楅者主之。有豐、設豐者主之。有弓矢決拾、納射器者主之。莫不各有事也。而所獻惟獲與釋獲者、其餘則否。蓋侯以命中、中以算中、若曰侯以明之、舍此二者、則明之無由。故獨加禮焉。然必再番射畢而後獻者、與獻工於歌後、獻笙於笙後同意。

司射適堂西、袒決遂、取弓于階西、挾一个、搢扑、以反位。為將後射。司射去扑、倚于階西、升、請射于賓如初。賓許。司射降搢扑、由司馬之南、適堂西。命三耦及衆賓皆袒決遂執弓就位。位、射位也。在司射之西南東面。司射先反位。言先三耦及衆賓也。既命之、即反位、不俟之也。鼎不言先三耦未有拾取矢位、無所先。張氏爾岐曰、初、三耦在司射西南、及司馬立司射之南、三耦拾取矢移位於司馬之西南、是拾取矢時、射位始定。故注云、未有拾取矢位、無所先也。又射者堂下凡三位、堂西南面、北耦之位、司射西南東面、三耦初射之位、司馬西南東面、則拾取矢以後、至終

射之位也。移亭李氏曰、考初番誘射時、未有司馬之位。故三耦射位、以司射之位為識、而曰立於其西南。至司馬命去侯之後、始立于司馬之西南。故再番射時、即以司馬之位為識、而曰立于司馬之西南。實則司馬之西南、即司射之西南。未始有移位。是鄉射止有二位、惟大射之位有三耳。三耦及衆賓皆袒決遂、執弓、各以其耦進、反于射位。以衘與也。司射作拾取矢。三耦拾取矢如初。反位。仍以三耦爲先。賓主人大夫降、揖如初。主人堂東、賓堂西、皆袒決遂、執弓、皆進、階前揖。南面相、俟而揖。行。及楅揖。拾取矢如三耦。當楅而東西面相揖。遂拾取矢、不先當楅。

北面揖也。卒北面搢三挾一个、揖退。各由其塗反位。賓堂西、主人堂東、皆釋弓矢、襲、及階揖、升堂揖、就席。將袒先言主人、尊賓也。將襲先言賓、尊賓也。袒盡敬之事、襲脩容之事。大夫袒決遂、執弓就其耦。降于堂西、就其耦於射位、與之拾取矢。揖皆進如三耦。耦東面、大夫西面。大夫進坐說矢束。大夫西面、為下射故也。說矢束者、不自尊異、若欲與其耦拾取者然。興、反位而後耦揖進、坐兼取乘矢、順羽而興。反位揖。兼取乘矢者、尊大夫、不敢與之相拾也。相下相尊、君子所以相接也。大夫進坐、亦兼取乘矢如其

耦、北面搢三挾一个、不自別異。揖退。耦反位。大夫遂適序西、釋弓矢、襲、升即席。大夫不序於下、尊也。士讓按耦反位者、於堂西也。衆賓繼拾取矢、皆如三耦、以反位。

右三請射

大夫說矢束、坐說之。明不自尊別。

司射猶挾一个以進、作上射如初。一耦揖升如初。進、前也。亦還當上耦而作之。但云上射、可以該耦矣。司馬升、命去侯。獲者許諾。司馬降釋弓反位。記所謂司馬無事不釋弓。司射與司馬交于階前、去扑、襲、升請以樂樂于賓。賓許

諾。司射降，搢扑，東面命樂正曰：請以樂樂于賓。賓許。東面于西階之前也。不就樂正命之者，傳尊命于賤者，遂號令之可也。大射云樂正曰諾，此亦當然。樂正此時之位在東階東南北面。其受司射命，不還西面者，以賓在堂故也。司射遂適階閒，堂下北面命曰：不鼓不釋。不鼓不釋，言不與鼓聲相應，則節不比於樂，不釋算也。鄉射之鼓，鄉大夫士皆以五節，一節先奏以聽，其四節所以爲耦之拾發四矢也。望溪方氏曰：射之初，弓矢未調，三射而後樂作，俾循序而致其精也。射之終，筋力既乏，三射而樂始作，俾嚴終而彌斂其氣也。再射不貫不釋，射之實用在立武也。管夷吾曰：射不能中，與卞矢同實；中不能入，與無鏃同實。三射不鼓不釋，射之精意在

養德也。孔子曰：循聲而發，發而不失正鵠者，其惟賢者乎。士讓按：司射三番命辭，初曰無射獲無獵獲者，繼試之而防其習之未能，戒之也。再曰不貫不釋者，將觀其巧力矣，以中的期之也。三曰不鼓不釋，則欲成之以樂而歸於和也。上射揖。司射退反位。北面命，亦命上射也，省文耳。曰上射揖之，衆耦亦備知矣。樂正東面命大師曰：奏騶虞，閒若一。東面者，進還向大師也。騶虞，召南篇詩。射義曰：騶虞者，樂官備也。其詩取樂得賢者衆多，歎思仁人以充其官。此天子之射節也，而用之者，方有樂賢之志，取其宜也。閒若一者，節奏之閒長短希數如一。士讓按：騶虞之歌有九節，天子之射節也。鄉射鄉大夫宜以采蘋五節，士宜以采蘩五節，今得用天子之樂者，注以爲方有樂賢之志。騶虞者樂官備也，取其宜也。然天子九節，先歌五節以聽，優至尊，先知審，而後一節將一矢也。竊意鄉射一耦各乘矢，雖奏騶虞之詩，未必敢擬九節也，只奏五節，先一節以聽，而四節則拾發以將八矢耳。此亦禮盛可進取之意，有放而不致者。大師不興，許諾。樂正退反位。乃奏騶虞以射。其他賓射與燕射，若州長他賓客，自奏采蘋，惟此篇鄉大夫、州長射法，則同用騶虞，以同有樂賢之志也。穆亭李氏曰：鄉射耳，而直用天子之樂節者，或謂遠尊則無嫌，或謂詩以騶虞而仍以五節，分義亦存其閒。二說雖可通，終不若注疏之善。蓋賓射、燕射，私禮也；若鄉射則公禮也。先王制此以廣厲學宮而育人材，特隆以騶虞之節，鄉大夫若州長不過承而行之，何嫌焉。三耦卒射。賓、主人、大夫、衆

賓繼射，釋獲如初。卒射，降。皆應鼓與歌之節，乃釋算也。賓與主人、大夫卒射，皆升席。降者，衆賓。釋獲者執餘獲，升，告左右卒射，如初。告于賓也。

右三射用樂

歌騶虞，若采蘋，皆五終。射無算。騶虞僅歌五終，因鄉射是鄉大夫士故也。經文未及詳節數，又不見歌采蘋之詩，故記人補之。射無算者，謂堂下衆賓繼射者之人無定數，每一耦射則歌五終。又騶虞之義，歐陽脩引賈誼新書：騶者，文王囿名；虞者，囿之司獸。或曰：騶，廄官；虞，山澤之官。二職皆不失人，則官備矣。朱子曰：據詩但取一發五豝之義耳。騶虞則爲仁獸之名，以燕類蕃殖美

國君之仁如之也。陳氏暘云、王大射奏騶虞在樂師。而令之者在大司樂。歌之在瞽矇。而帥之在大師。奏以鍾鼓。歌以人聲。人歌而以鍾鼓奏之、足以定和矣。此經曰奏、記曰歌、蓋備舉也。

司馬升命取矢、獲者許諾。司馬降釋弓反位。弟子委矢、司馬乘之、皆如初。司射釋弓視算如初。釋獲者以賢獲與鈞告如初、降復位。士讓按、習禮之始、防其躁也。行禮將終、防其倦也。惟一一皆如初、斯終如其始矣。

右取矢視算

司射命設豐、設豐實觶如初。遂命勝者執張弓。不勝者執弛弓。升飲如初。大射儀、此下云卒退豐與觶如初。此脫一句。

右飲不勝者

司射猶袒決遂左執弓右執一个兼諸弦面鏃、適堂西以命拾取矢如初。側持弦矢曰執。凡射者於矢、將用之則挾、不用之則執。面、尙也。併矢於弦、尙其鏃。將止、變於射。司射反位。三耦及賓主人大夫衆賓、皆袒決遂、拾取矢如初。矢不挾、兼諸弦弣以退。不反位、遂授有司于堂西。方持曰挾。此不挾者、謂側持執之而已。以射禮畢、不射也。辯拾取矢揖。于揖見終事有儀。皆升就席。升就席者、賓大夫主人及三賓也。三耦及弟子自若留下。司射乃適堂西、釋弓去扑、說決拾、襲、反位。司射之扑在階西。今去朴於堂西者、不復射也。司馬命弟子說侯之左下綱而釋之。命獲者以旌退。命弟子退楅。司射命釋獲者退中與算而俟。說、解之也。釋、不束之。諸所退皆俟于堂西、備旅酬既畢或復射也。於是獲者釋獲者亦退其薦俎。士讓按大射、賓爲士舉旅。後有若命曰復射之文。此篇無之、然凡行禮畢時、每事不盡之意、此所以退者俟有後命也。

右三射畢　士讓按射禮掌于司射司馬二人以行禮而名官。卽分官以掌禮。司射所主者射教也、故告于賓、命納器、比三耦、誘射作耦、命上射、告卒射、搢扑、去扑、袒襲、命設中、進視算、命設豐、作升飲、獻釋獲、請樂賓、命樂正、終而命拾取矢、退中與算焉。司馬所主者射政也、故命張侯、命倚旌、命負侯、命去侯、命取矢、命設楅、獻獲者、終而命說侯退旌退楅焉。細玩司射之教、行及尊者。司馬之政、施于卑者。大致然也。陳氏用之曰、射禮旌以詔之、鼓以節之、扑以戒之。定其位有物。課其功有算。使人存爭心於揖讓之閒、奮武事於燕樂之際。德行由是可觀。齒位由是可正。所以正交接於鄉黨也。竊謂數語包括大旨。疑

存爭心之存，當作息字，或去字之誤。

司馬反爲司正。退復觶南而立。射事已而復其故職，當監旅酬也。云復觶南，見射時觶不徹。士讓按：經有敘次中見文法。如前日作相爲司正，中日司正爲司馬，此日司馬反爲司正，末日乃息司正。數句古聖人豈有意爲是哉。而轉軸結構自然如此。所謂順理成章也。又如途接文法，若未飲酒時先張侯，至將射方說束，前云不繫左下綱，後云遂繫左下綱，文法何一絲不亂也。又如一爵奠于某所，取于某所，皆遙相照應，推之他篇文義，如升拜成拜等儀，禮容如繪，化工之文也，可以類參。樂正命弟子贊工即位。弟子相工，如其降也。升自西階，反坐。贊工，遷樂也。降時如初入，上工四人已下是也。升自西階反坐，蓋前避射，遷工于東方西面，今將旅酬無算樂，故遷升于堂上也。此時樂正反自西階東北面。賓北面坐取俎西之觶，興，阼階上北面酬主人。此即未射以前一人所舉觶於賓，賓奠之於薦西者。主人降席，立于賓東。賓坐奠觶拜，執觶興。主人答拜。賓不祭，卒觶，不拜，不洗，實之，進東南面。凡所不者，酬而禮殺。主人阼階上北面拜。賓少退。少逡遁也。主人進受觶。賓主人之西，北面拜送。旅酬同階，禮殺。賓揖，就席。賓酬主人，禮明。主人以觶適西階上酬大夫。大夫降席，立于主人之西，如賓酬主人之禮。既實觶，進西南面立，鄉所酬。主人揖，就席。主人酬大夫，禮亦明。若無大夫，則長受酬亦如之。三賓之長，堂上有席，以長幼之次受酬，大夫若衆，則相酬辯，乃及長。司正升自西階，相旅，作受酬者曰：某酬某子。至三賓方相之。某者字也。某子者氏也。字不若子。旅酬乃敬所逮，故於受酬者尊加其所稱。移亭李氏曰：司正之相旅，猶司射之比耦也。此相旅而曰某酬某子，猶比耦之言子與某子射也。鄉飲酒相旅，而曰某子受酬，猶比耦之言某御於子也。蓋兩告之。受酬者降席。司正退立于西序端東面。退立，俟後酬者。其始升相時，立于階西北面。衆受酬者拜興飲，皆如賓酬主人之禮。辯。堂上有席者，酬禮皆明矣。遂酬在下者。賓黨無席者。皆升受酬于西階上。卒受者以觶降，奠于篚。司正降復位。監旅酬訖乃降。使二人舉觶，以爲無算爵始。

右旅酬

古者於旅也語。禮成樂備，乃可以言語，先王禮樂之道也。疾今人慢於禮樂之盛，言語無節，故追述古。士讓按：古者謂周初盛時。敖氏指殷以上，非也。儀禮作自周公，記者屬後賢習禮者，綴于經末耳。凡旅不洗，殺。不洗者不祭。不盛。既旅，士不入。後正禮也，既旅則將燕矣，士入、

立于下、齒于鄉人。

使二人舉觶于賓與大夫。二人、主人之贊者。士讓按鄉飲酒禮有介、故二人舉觶于賓與介。此射禮無介、其舉觶于大夫、則如介禮也。舉觶者皆洗觶、升實之。西階上北面、皆坐奠觶拜、執觶興。賓與大夫皆席末答拜。舉觶者皆坐祭、遂飲卒觶、興、坐奠觶拜、執觶興。賓與大夫皆答拜。舉觶者逆降、洗、升實觶、皆立于西階上、北面東上。賓與大夫拜。舉觶者皆進、坐奠于薦右。皆席末答拜者、皆循末離于席也。坐奠之、贊者卑、不敢親授。于薦右、凡將飲者於右。賓與大夫辭、坐受觶以興。辭其坐奠、不自尊也。言受者、亦若親受然。舉觶者退反位、皆拜送、乃降。賓與大夫坐反奠于其所、興。反奠之未舉者、盛禮已崇、令主人復將爲無算爵發端。賓大夫不盡主人歡、故且奠而未舉。至徹俎後、主人乃復使二人舉之。若無大夫、則唯賓。長一人舉觶、如燕禮勝爵、長勝一爵于君。

右二人舉觶

司正升自西階、阼階上受命于主人。適西階上、北面請坐于賓。請坐者、欲與賓燕、慮其倦懈、優之以盡懇勤也。賓辭以

俎。俎、肴之貴者。辭者、不敢以燕坐褻貴肴。反命于主人。主人曰、請徹俎。賓許。司正降自西階、階前命弟子俟徹俎。弟子、賓黨也。以賓黨徹之、順賓意也。穆亭李氏曰、此亦學中之弟子也。主人於弟子有師道焉。徹賓俎以司正、大夫之俎、則與主人同使弟子者、下賓也。司正升立于序端。立以俟事。士讓按、鄉飲酒作席端。賓降席北面。主人降席自南方、阼階上北面。大夫降席、席東南面。俟弟子升受俎。賓取俎、還授司正。司正以降自西階。賓從之降。遂立于階西東面。司正以俎出、授從者。從者、賓家從來者也。俎爲盛禮、必歸之、所以厚禮之。鄉飲酒、燕禮、大射、皆有歸賓俎。公食大夫、有司卷三牲之俎、歸于賓館。穆亭李氏曰、卷俎歸於賓館、禮之重者也。飲射禮輕、惟出授從者而已。主人取俎、還授弟子。弟子受俎、降自西階以東。主人降自阼階、西面立。以東、授主人侍者。穆亭李氏曰、燕禮賓自以俎出者、尊君也。此敵禮、故使司正及弟子以出、賓惟降階下而已。大夫取俎、還授弟子。弟子以降自西階。遂出授從者。大夫從之降、立于賓南。凡言還者、明取俎各自鄉其席。衆賓皆降、立于大夫之南、少退。北上。衆賓、三賓也。雖無俎、亦爲將燕從降。

右徹俎

主人以賓揖讓說屨乃升大夫及衆賓皆說屨升坐。說屨者、將坐、空屨褻賤、不宜居堂也。說屨則必撮衣、爲其被地。少儀云、排闔脫屨於戶內、一人而已矣。若尊卑在堂、則尊者一人說屨在堂。其餘說於堂下。是以燕禮大射臣皆說屨於階下。公不見說屨之文。明公舄在堂矣。此臣禮。賓主人行敵禮。故皆說於下。乃羞。羞、進也。凡庶羞不踰牲。此牲用狗、則羞者狗胾及舊作之醢、可知。無算爵。目下事也。使二人舉觶。士讓按此所舉、卽前反奠于其所者。今仍使向者二人受之。賓與大夫不興、取奠觶飲、卒觶不拜。云不拜者、嫌坐卒爵者拜

旣爵。此坐于席、禮旣殺、不復崇。執觶者受觶、遂實之、賓觶以之主人。大夫之觶、長受。長、堂上衆賓長。士讓按此耦時、主人與賓爲耦、大夫與士爲耦、此無算爵之序、亦當然。而錯。皆不拜。錯者、實主人之觶以之次賓、實賓長之觶以之次大夫、其賓與大夫、或多寡人數無可遞酬、則二觶迭飲於坐而已。皆不拜受禮又殺也。辯、卒受者興、以旅在下者于西階上。衆賓之末飲而酬主人之贊者。大夫之末飲而酬賓黨。亦錯焉。執觶者酌在上辯、降復位。不使執觶者酌、以其將旅酬、亦當與於旅、故也。其堂上皆坐行旅。至此立階上、旅在下也。穆亭李氏曰、堂上之酬未辯、無酬及在下者禮。士讓按自二人舉觶至此、皆是二觶並行者、二觶並行。和易至於流。然爵雖名無算、實亦有算也。以東錯西、以西錯東。堂上錯畢、乃及堂下。計人行爵、終於無遺。雖錯而不紊焉。長受酬、酬者不拜、乃飲卒觶以實之。長、堂下賓黨之長、主黨贊者之長也。云不拜、嫌酬于堂下異位、當拜也。望溪方氏曰、自是受酬者皆不拜矣。故酬者以不拜先之。受酬者不拜受。堂下卑者受堂上尊者酒、當拜。由禮殺、故不拜。辯旅、皆不拜。主人之贊者、於此始旅、嫌有拜。執觶者皆與旅。嫌已飲不復飲也。故著之。前已飲者使之勸人耳。非逮下之惠也。此亦自以齒與於旅。卒受者以虛觶降、奠于篚。執觶者洗、升實觶、反奠于賓與大夫。復奠之者、燕以飲酒爲歡、醉乃止、主人之意也。望

溪方氏曰、卒受者以虛觶奠于篚、可以止矣。而復實觶反奠、示飲酒之秩節有終、而主人之歡心無已也。猶三射旣畢、復袒決遂、拾取矢等儀、示勸禮則敬心如始。至立武則軍事以嚴終也。曰執觶者洗、示前一觶已奠于篚、別于篚取二觶而新之也。士讓按此反奠二觶有數義。酒以成禮、爲尊者設、方逮及賤者。今若卒受者降奠而止、是禮由卑者成之也。惟再洗反奠、則禮成于尊者矣。反奠而復舉、所以醉賓。故曰、無算爵也。在主人雖不爲限量、而在賓與大夫必以禮爲節、其終也奠之不舉焉。惟聽無算樂之作而終之以和也。無算樂、合鄉樂無次數、任賓主所好也。

右燕

賓興。樂正命奏陔。陔夏。有聲無辭之樂。金奏之一也。周禮賓醉而出奏陔夏。其詩亡。天子諸侯以鍾鼓。士讓按注云。大夫士鼓而已。郝楚望駁之云。鄭解鄉射謂士特縣。不得有鍾。何以成樂。竊謂郝氏似優。又敖氏以陔夏爲有聲無辭。則注詩亡之說。亦未的。

賓降及階。陔作。賓出。衆賓皆出。主人送于門外再拜。拜送賓于門東西面。賓不答拜。禮有終。

右賓出

大夫後出。下鄉人。不干其賓主之禮。主人送于門外再拜。拜送大夫。尊之也。主人送賓還入門揖大夫。乃出拜送之。士讓按大夫後出。經不言者。大夫或有或無。或來或後。經故闕之不著。而記補之耳。

明日。賓朝服以拜賜于門外。謝恩惠也。士讓按門外即庠序之門外。非私家之門外也。鄉大夫士在鄉州中固有私家。而行公禮不私謝也。是日尚有息司正之禮。公事未畢。明在庠序可知。主人不見。如賓服。遂從之拜辱于門外。乃退。不見。禮不褻也。拜辱。謝其屈辱也。拜賜之禮。賓至于門外。擯者出請入告。主人辭不見。賓乃拜。主人拜辱亦如之。

右拜辱

主人釋服。乃息司正。釋朝服。更服元端也。息。勞之也。勞司正。謂賓之與之飲酒。以其昨日尤勞倦也。月令曰。勞農以休息之。無介。勞禮畧也。取于鄉飲酒。士讓按未射之先。行正禮。尚無介。則此不加於正禮。固宜。不殺。無俎故也。使人速。速。召也。亦當使人戒。乃速之。迎于門外。不拜。入升不拜至。不拜洗。薦脯醢。無俎。賓酢主人。主人不崇酒。不拜衆賓。既獻衆賓。一人舉觶。遂無筭爵。主人不崇酒。則賓不告旨可知。一人舉觶以下。無工升歌。立司正。旅酬及二人舉觶。徹俎諸事。故云遂無算爵也。其他不著者。可以意推。無司正。使擯者而已。不立之。賓不與。不可褻也。徵唯所欲。徵召。隨所愛者。以告于鄉先生君子可也。告。請也。鄉先生。鄉大夫致仕者。君子。有德行不仕者。羞唯所有。用時見物。鄉樂唯欲。不歌雅頌。取周召之詩在所姑。敖氏云。凡國風皆是。

右息司正

右鄉射禮　凡三十八節經文止

記古本

記。大夫與。則公士爲賓。使能。不宿戒。其牲狗也。亨于堂東北。尊綌冪。賓至徹之。蒲筵緇布純。西序之席北上。獻用爵。其他用觶。以爵拜者不徒作。薦脯用籩。五膱。祭半膱橫于上。醢以豆。出自

東房。職長尺二寸。俎由東壁、自西階升。賓俎脊、
脅肩肺。主人俎脊脅臂肺。肺皆離。皆右體也。進
腠。凡舉爵、三作而不徒爵。凡奠者於左。將舉者
於右。衆賓之長一人辭洗、如賓禮。若有諸公、則
如賓禮。大夫如介禮。無諸公、則大夫如賓禮。樂
作、大夫不入。樂正與立者齒。三笙一和而成聲。
獻工與笙、取爵于上篚。既獻、奠于下篚。其笙則
獻諸西階上。立者東面北上。司正既舉觶、而薦

諸其位。士讓按自記首至此、與鄉飲酒記、互爲詳畧同異。以鄉大夫士之射、亦先行鄉飲酒禮也。朱子析附本經節下、以便讀者。今仍依通解本、于前、而摠集古記以存古、如左。三
耦者、使弟子。司射前戒之。司射之弓矢與扑、倚
于西階之西。司射既袒決遂而升、司馬階前命
張侯。遂命倚旌。凡侯、天子熊侯白質。諸侯麋侯
赤質。大夫布侯、畫以虎豹。士布侯、畫以鹿豕。凡
畫者丹質。射自楹閒。物長如笴。其閒容弓。距隨
長武。序則物當棟。堂則物當楣。命負侯者由其

位。凡適堂西、皆出入于司馬之南。唯賓與大夫、
降階遂西取弓矢。旌各以其物。無物、則以白羽
與朱羽糅。杠長三仞、以鴻脰韜上二尋。凡挾矢、
於二指之閒。橫之。司射在司馬之北。司馬無事
不執弓。始射、獲而未釋獲。復、釋獲。復、用樂行之。
上射於右。楅長如笴、博三寸、厚寸有半、龍首、其
中蛇交、韋當。楅髤、橫而奉之、南面坐而奠之、南
北當洗。射者有過則撻之。衆賓不與射者不降。

取誘射之矢者、既拾取矢、而后兼誘射之乘矢
而取之。賓主人射、則司射擯升降。卒射、卽席而
反位卒事。鹿中、髤、前足跪、鑿背容八筭。釋獲者
奉之、先首。大夫降、立于堂西以俟射。大夫與士
射、袒纁襦。耦少退于物。司射釋弓矢視筭、與獻
釋獲者釋弓矢。禮射不主皮。主皮之射者、勝者
又射、不勝者降。主人亦飲于西階上。獲者之俎、
折脊脅肺臑。東方謂之右个。釋獲者之俎、折脊

爲肺、皆有祭。大夫說矢束坐說之。歌騶虞、若采蘋、皆五終。射無筭。古者於旅也語。凡旅不洗。不洗者不祭。既旅、士不入。大夫後出、主人送于門外再拜。鄉侯上个五尋。中十尺。侯道五十弓。弓二寸以爲侯中。倍中以爲躬。倍躬以爲左右舌。下舌半上舌。箭籌八十、長尺有握、握素。楚扑、長如笴、刊本尺。上讓按自三耦者使弟子句至此、皆補經所未備、而與大射儀可通者甚多。故大射雖無另記、而可會考也。

君射則爲下射。上射退于物一笴。既發、則答君而俟。君樂作而后就物。君袒朱襦以射。小臣以巾執矢以授。君飲君、如燕。則夾爵。君國中射、則皮樹中、以翿旌獲、白羽與朱羽糅。於郊則閭中、以旌獲。於竟則虎中、龍旜。大夫兕中、各以其物獲。士鹿中、翿旌以獲。唯君有射于國中。其餘否。君在、大夫射則肉袒。士讓按自君射則爲下射句至末、乃記大射之儀者。朱子通解已附于大射篇公及諸公卿射一節經後、誠爲特見。然古本當存也。故摠錄此。而解見大射篇。

儀禮糾解卷五終

儀禮糾解卷之六

安溪王士讓述

燕禮第六

燕禮有四。諸侯君臣無事而燕一也。魯頌夙夜在公、于胥樂兮。是也。卿大夫有王事之勞、君與羣臣燕飲以樂之、二也。本經記若以樂樂賓、則賓及庭奏肆夏。是也。卿大夫煩聘而還、與之燕、三也。四牡勞使臣是也。四方聘客與之燕、四也。聘禮云燕與時賜是也。燕於五禮屬嘉禮。士讓按朱子通解編爲邦國禮一之上。其於鹿鳴詩說曰、君臣之分、以嚴爲主。朝廷之禮、以敬爲主。然一於嚴敬、則情或不通、而無以盡其忠告之益。故先王因其飲食聚會、而制爲燕饗之禮、以通上下之情。於朝曰君臣焉。於燕曰賓主焉。先王以禮使臣之厚、於此見矣。孜之記云、凡養老、有虞氏以燕禮。則禮不始自周。而養老有燕也。大宗伯以饗燕之禮、親四方之賓客。云四方、則王之所燕者廣矣。又如築室落成者有燕。祭畢、於父兄耆老有燕。公與族人有燕。燕禮不一。此篇則諸侯與其臣燕、其正義也。

燕禮。士讓按本經有燕禮與食禮而無饗禮。鄭氏公食篇注云、饗禮亡。賈氏鄉飲酒篇疏云、此鄉飲酒爲饗禮。令致賈疏似是也。然有特設之燕、有饗禮遂事之燕。未可概而同之。特設之燕、則此篇是也。饗禮遂事之燕、則鄉飲酒鄉射篇皆是也。其未徹俎以前爲饗、以訓共儉之義。其既徹俎以後爲燕、以示慈惠之義。饗在朝、燕近莫。故記云、飲酒之禮、朝不廢朝、莫不廢夕

也。王者之饗諸侯、有專言朝者、形弓一朝饗之是也。有主於燕者、湛露厭厭夜飲是也。天子於命卿有饗燕合言者、周饗隨會而燕以合好是也。侯伯於名卿有饗燕合言者、鄭饗趙孟而禮終乃燕是也。記所謂周人脩而兼用之、此其一隅云。是篇之燕、爲特設之燕、雖公與賓有俎、而所尚者飲酒、蓋示慈惠之意爲多也。

小臣戒與者。小臣相君燕飲之法者。王燕飲、大僕相、小臣佐之。此諸侯禮降於天子、以小臣當大僕之事。戒與者、謂留羣臣也。羣臣朝畢將退、君欲與之燕、故使小臣留之。蓋君以燕禮勞使臣、若臣有功、故與羣臣樂之。小臣則警戒告語焉。飲酒以合會爲歡也。　士讓按大射亦先行燕。但其禮重大。故戒以大宰。復殊戒以射人、司士、又於祭前旬有一日。此禮輕、故使小臣當朝畢戒之。不云君有命。命自應出于君、以禮輕

故省文耳。云與者、則固有不與者矣。國之設官、卿大夫士雖有定數。然或外使、或持服、或疾病、非見在入朝、容不與也。戒雖屬臨時、然前期亦必預知君將行燕之意。觀下文官饌畢具可見。

右戒羣臣

膳宰具官饌于寢東。膳宰、天子曰膳夫。掌君飲食膳羞者。此則諸侯之官也。具官饌、具其官之所饌、謂酒也、牲也、脯醢也。寢、路寢。寢東、蓋其東壁之東也。及既設賓席、官乃改饌之。或曰寢東、寢之東房也。公食大夫云、凡宰夫之具饌于東房。　望溪方氏曰、不云命諸官共饌、而云膳宰具官饌、見膳宰親監視而具陳寢東、以俟時而進也。　士讓按天子自膳夫而下、有庖人、亨人、獸人、獻人、鼈人、腊人、酒漿人、凌人、籩醢醯鹽冪等人。諸侯雖不及天子備官。然有嘉會皆官供之。故曰具官饌。鄉飲射、大夫士禮、取具而已。寢在路門之內、故曰路寢。又其內有燕寢。

樂人縣。天子有眡瞭掌大師之縣、諸侯則使僕人縣樂、大師以聲展之、樂師又監之。諸侯軒縣、面皆鍾磬鎛各一虡。無故不徹。路寢有常縣、今更整理、爲燕新之也。　穆亭李氏曰、既爲燕新之、且爲或射亦有遷樂、當兼此兩意。　士讓按諸侯軒縣、三面、無南面、其形曲。左氏所謂曲縣也。天子宮縣四面。日一舉、以樂侑食。諸侯亦有侑食、觀魯論亞飯三飯四飯可見。敖氏云、此縣蓋在階閒。磬在阼階西、南面。鍾鎛次而西。建鼓在西階東、南鼓。鼙在其東。國君燕禮輕於大射、故不備樂。且於其日乃縣之也。今按大射預戒、故樂縣得以預宿。燕禮戒于當日、樂不必宿、故只云縣也。

設洗篚于阼階東南、當東霤。罍水在

東、篚在洗西、南肆。設膳篚在其北、西面。洗與罍、蓋瓦爲之。下云君尊瓦大、可知。設此不言其官、賤也。據大射少牢禮、蓋司宮設之。霤、屋簷滴水處。四向流水。所謂四阿。人君爲殿屋、故有東霤、亦南北以堂深。肆、陳也。君物曰膳、以其善於諸臣所用者。膳篚、貴君之象觚象觶、亦南陳、而言西面、尊君、故異其文也。

司宮尊于東楹之西、兩方壺、左玄酒、南上。公尊瓦大兩、有豐。冪用綌若錫、在尊南、南上。尊士旅食于門西、兩圜壺。方壺爲卿大夫士設、取臣道直方也。於東楹西者、君在阼、尊君專此惠。玉藻所謂唯君面尊也。玄酒在南、順君之面、尚左也。瓦大、有虞氏之尊名。兩則左玄酒也。用瓦甒者多矣、惟君尊

謂之犬。蓋其制或異歟。豐形似豆、卑而大。以承尊者。取其安也。冪、夏用綌、冬用錫。錫、今文爲緆。布之滑易者。在尊南、謂尾大在方壺之南也。先尊方壺於楹西、以爲節。乃設公尊。與上文後設膳篚之意同。士旅食者、謂庶人在官未得正祿者。用圜壺、變於卿大夫士也。不言南上、則無玄酒。罍之也。于門西、卑之也。穆亭李氏曰、若兩君相會、則主君不當而尊。故爵坫在兩楹之閒之尊南。若鄉飲酒、則尊於房戶之閒、賓主共之也。　士讓按、司宮、蓋宮中小臣類耳。所掌皆煩瑣之事。注疏以諸侯之司宮當天子之小宰。小宰秩中大夫、次于大宰、乃尊官也。注疏恐未安。設臣尊、先于公尊者、燕則志分先賓之義。故獻亦必先賓也。

司宮筵賓于戶西、東上。無加席也。

筵、席也。席用蒲筵緇布純。無加席、燕私之禮。臣道屈也。

君公食大夫、則加萑席尋、玄帛純。彼異國之賓、禮得申也。諸侯之官、無司几筵。故使司宮設尊并席。望溪方氏曰、燕以閒服爲須臾之歡。故卿重席、賓無加、一循其常。大射辨等威、則特加席。以致隆于賓、示尊賢之義與貴貴同也。穆亭李氏曰、燕來聘之臣、亦無加席者、以其爲上介、故賓爲苟敬也。　士讓按、筵于戶西、即牖前也。與司几筵國賓于牖前之位仝。司宮所掌、不惟尊與席。下文執燭於西階上、亦司宮爲之。

右陳器饌

記、燕、朝服於寢。

朝服、兼君臣而言也。玄冠緇衣緇帶素韠素裳白屨、士之朝服也。大夫冠衣之屬、皆與士同。惟雜帶以玄黃爲異。若人君則朱綠帶、其餘亦與士同。但君用複下之白舃。臣用單下之白屨耳。燕於路寢、相親昵也。

若饗、則行於祖廟。公食大夫、則行於禰。穆亭李氏曰、食禮燕禮、皆朝服。則饗亦朝服歟。燕以盡歡、有說屨升坐之儀。在廟恐褻、故必於寢。

其牲狗也。

狗於牲爲小。燕禮差輕、故用之。大射禮放此。　士讓按、舊坊本注疏無此四字。惟敖本有之。敖蓋有所據。今存之。

亨于門外東方。

門外東方、爨所在也。於焉亨之。古者寢門外皆有爨。吉在東、凶則在西。公食記亦云亨于門外東方、則在禰者。鄉飲酒云亨于堂東北、則在庠者。然其在于東方、則同耳。

射人告具。

以射人主燕禮者、以或行燕射也。若公食大夫無射、則贊者告具。張氏爾岐曰、周禮射人掌三公孤卿大夫之位、又以射法治射儀。　士讓按、告具應在羹定之候。以

大射儀推之、可知。

小臣設公席于阼階上、西鄉。設加席。

公升即位于席、西鄉。

周官司几筵職、截几諸侯酢席用莞筵紛純、加繅席畫純。此燕禮疑亦如之。設公席、後于賓席。注疏以爲卑者先即事。朱子云、此與大射、雖設席之先後不同、然皆公先升即位而後納賓。非卑者先即事也。但言偶不同耳。不可據文便生異義。　士讓按、郊特牲文、三獻之介、君尊席而酢。此賓無加席、而公設加席、則不降尊以就卑也。但據饗諸侯來朝者、君必三重席而酢。而鄉飲酒大國之孤向三重、大夫再重。鄉射亦如之。此君席只再重、亦有降尊志分之義。

小臣納卿大夫。卿大夫皆入門右、北面東上。士立于西方、東面北上。祝史立于

門東、北面東上。小臣師一人在東堂下、南面。士旅食者立于門西、東上。納者以公命引而入也。入門右者由闑東而入也。臣朝君之法然、燕亦然。立者位定于此也。卿大夫之位、皆是擬君揖位。自士以下賤、不待君揖、入門即就定位也。師長也。小臣之師一人、猶天子大僕正君之服位者。　望溪方氏曰、天子小臣四人、侯國宜半之、特標一人、明一正一師也。大射禮小臣正相君、小臣師佐之。此篇相工接瑟者、小臣二人。在東堂下者師、則設公席納卿大夫者必正也。公降、小臣正宜從降、與師並立東堂下。而亥累以公升之後、小臣自阼階下北面請事、則其位在東堂下可知矣。公降、立于阼階之東南、南鄉。爾卿、卿西面北上。爾大夫、大夫皆少進。公俟其入而降立者、明降阼之義。揖人必違其位也。爾近也、移也。揖而移之近之也。再云爾、各旅揖之也。其卿得揖東相西面。大夫得揖中庭少進、北而不攺、只自別於卿、射人請賓。命當由君出也。君南面、射人北面。公曰命某為賓。某、大夫也。賓主相敵、鈞宰夫為主人。是大夫。賓亦是大夫。燕義云、不以公卿為賓而以大夫為賓、為疑也。明嫌之義也。　望溪方氏曰、以大夫為賓、明嫌此其一義耳。才德之大小不限于名位。故春秋時子產、叔向、自始仕而聞望重于諸卿。故以大夫為賓、尊賢之義彰焉。饗食燕射、國之大政也。君卿賓共主之、故不以公卿為賓、體國之義著焉。古者五十為大夫、累日積久以至孤卿。年必過者。故以大夫為賓、亦取其強有力、能勝獻酬煩勞之任耳。　士讓按此

禮、主君臣無事而燕、立法。伸大夫而屈卿、則賓中一大夫、席于戶西。卿席于賓東。若有諸公、席于阼階西、北面東上、其常法也。若公與四方之客燕、則其介為賓、賓為苟敬。彼大夫也、賓卿也。席鄰國之卿於本國公位、加一等矣。若燕卿大夫有王事之勞者、彼勤王者必正卿而大夫特副耳。既不惜重之以樂、何以屈卿乎。曰、此疑先施之饗禮以重卿。而後施之燕禮以親大夫。如燕四方之客之為也。至於卿大夫頻聘而還者、卿原為賓也。大夫原是介也。若與之燕、命大夫為賓、而席卿于賓東、則亦得禮之宜。故燕禮有四、皆可以大夫為賓也。射人命賓。賓少進、禮辭。射人詔辭、出君之右。東而向君南顧向賓、便也。禮辭者、辭不敢。其辭蓋曰君命子為賓、少進者、宜違其位。反命。又命之、賓再拜稽首許諾。射人反命。初以賓辭告、後以賓許告。賓出立于門外、東面。當更以賓禮入也。大射儀云北面、此東字蓋誤。公揖卿大夫、乃升就席。公將升、揖乃升、小臣自阼階下北面、請執冪者、與羞膳者。執冪者、執瓦大之冪也、方圓壺無冪。羞膳、進於公之庶羞也。膳亦存焉、可知。二事有常職、然必白於君、然後敢命之。乃命執冪者、執冪者升自西階、立于尊南、北面東上。以公命於西階前命之也。東上、玄酒之冪為上也。羞膳者從而東、由堂東升自北階、房中西面南上。知者以羞在房。其升立、又約大射工人士梓人、及士冠禮贊者文、而可知。　望溪方氏曰、羞膳者與執冪者同請、而無命、何也。羞膳者必膳宰、而執

冪者無定也。

膳宰請羞于諸公卿者。小臣不請而膳宰請，略也。禮以異為敬，

射人納賓。擯之也。納賓之辭，蓋曰君須矣，吾子其入也。李氏如圭曰、春秋傳，王以鞏伯宴，使相告之、相，相禮。郎擯者也。

賓入及庭、公降一等揖之。及庭，既入門而左，沒霤出堂塗北面時也。一等者，降階也。升堂為二等矣。揖之使升。士讓按，入門左北面，則臣而賓，賓而臣，兩得之。

公升就席。以其將與主人為禮，不參之也。

賓升自西階。主人亦升自西階，賓右北面至再拜。賓答再拜。主人，宰夫也。宰夫，大宰之屬，掌賓客之獻飲者也。其位在西方東面。君於其臣，雖為賓不親獻，以其尊莫敢伉禮也。且亦以當獻者眾，尊者不宜親其勞也。至

再拜，賓先至，乃拜之。天子則膳夫為獻主。望溪方氏曰、燕與大射但言主人、不著其為何職，以有常職也。周官王燕飲酒，膳夫為獻主，而燕義曰宰夫為獻主，何也。周官宰夫掌賓客膳獻飲食之數，而此篇羞牲俎者皆膳宰，則為獻主者，公宰夫無以也。士讓按，凡主人升降皆由阼階。此非正主，辟君，故升由西階。以別嫌也。

右即位。

與卿燕、則大夫為賓。與大夫燕、亦大夫為賓。此謂與己臣子燕法也。不以所因行燕者為賓。燕為序歡心，賓則主於敬也。公父文伯飲南宮敬叔酒，以路堵父為客。春秋末人臣燕客，猶存此意。君但以大夫為賓者，大夫卑，雖尊之，猶遠于君，不畏偪君也。敖氏繼公曰、云與卿燕則大夫為賓者、嫌為賓或當以所燕者也。與大夫燕亦大夫為賓者、嫌為賓或當降于所燕者一等。如上例也。必以大夫為賓者、有位于堂、稍尊于禮宜也。不以公卿為賓、以其太尊于主人也。三禮館議、主人不以卿大夫者、太尊不便于獻，士燕子以下也。與大夫燕、賓何不以士。士無位於堂故也、

羞膳者與執冪者，皆士也。尊君也，故以士職為之。

羞卿者、小膳宰也。膳宰之佐。

凡薦與羞者、小膳宰也。謂卿大夫以下、羞賓者亦士。望溪方氏曰、周官膳夫之屬、內外饔掌凡燕飲食賓客之事。則小膳宰即內外饔也。經不見執冪者之爵、或疑燕于士旅食者可供，故記著其為命士。經不見羞卿者、或疑與賓同為膳宰、故特著其為小膳宰。既於卿曰小

膳宰、或疑大夫以下復易人、故特著凡薦與羞同之。

主人降洗、洗南西北面。賓將從降、鄉之。鄉飲酒、鄉射、主人洗北南面、正主也。此不於洗北、辟正主。士讓按，西面者主道也。北面者臣道也。由西階降而還西北面。一轉移閒，而被君尊賓之義各得。

賓降、階西東面。主人辭降。賓對。階西東面，亦當席。賓對亦宜少進。

主人北面盥、坐取觚洗。賓少進。辭洗。主人坐奠觚于篚、興對。賓反位。獻不用爵，辟正主也。凡爵、一升曰爵，二升曰觚。據下經獻公用象觚、則此乃角觚也。賓少進者、辭洗宜避其位。

主人卒洗、賓揖、乃升。主人升。賓拜洗、主人賓右

奠觚答拜。賓每先升、尊也。士讓按、疏以主人宰夫是大夫、蓋據周禮之宰夫是下大夫而推之。然周禮所列、王官也。未可以概侯國之秋。故敖氏云、宰夫是士、且非正主。故賓每先升。今更攷王燕飲酒、則膳夫爲獻主。膳夫皆上中下士三秩、則侯國之宰夫、只是士耳。晉有宰夫杜蕢、未聞爲大夫職。敖說優。降盥、賓降。主人辭、賓對。卒盥、賓揖升、主人升、坐取觚。前盥爲洗爵、此盥爲實爵也。取觚者、將就瓦大酌膳。執冪者舉冪、主人酌膳。執冪者反冪。酌君膳尊者、尊賓也。士讓按、酌而隨反之、敬其物、尚潔也。主人筵前獻賓。賓西階上拜。筵前受爵、反位。主人賓右拜送爵。賓既拜、前受觚。

退反位。士讓按、鄉飲酒、鄉射獻賓、俱云西北面。此與大射不云者、蓋亦西北面歟。鄉飲射禮同、故不著之也。此觚而云爵者、通言之也。膳宰薦脯醢。賓升筵。膳宰設折俎。鄉飲酒賓俎脊脅肩肺。燕禮公俎、賓當用臂。賓坐、左執爵、右祭脯醢、奠爵于薦右。興取肺、坐絕祭、嚌之、興加于俎。坐捝手、執爵、遂祭酒。興、席末坐啐酒。降席坐奠爵、拜告旨、執爵興。主人答拜。此賓乃大夫也。亦絕肺以祭。而下文又云公祭如賓禮。則是自上至下、此禮同也。舊說謂大夫以上繚祭、惟士絕祭、其不攷諸此乎。降席、降席西南面也。旨、美也。酒非主人之物、賓乃告旨者、以其爲獻主也。賓西

階上北面坐卒爵、興、坐奠爵、遂拜。主人答拜。遂拜、拜既爵也。凡答拜、皆於所答者興、乃爲之。經或不言興、文省耳。

右主人獻賓　惟公與賓有俎。俎、肴之盛者、主於燕、其餘可以無俎。

賓以虛爵降。爵、即觚也。降者、將洗以酢主人。主人降。賓洗南坐奠觚、少進、辭降。主人東面對。復言觚者、明上所云爵、即觚也。大射儀曰、主人西階西東面少進對。此宜亦然。賓坐取觚、奠于篚下、盥洗。篚下、篚南。主人辭洗。賓坐奠觚于篚、興對。卒洗、及階

揖升。主人升、拜洗如賓禮。辭洗者、謙也。揖者、壹揖。賓降盥、主人降、賓辭降。卒盥、揖升。酌膳、執冪如初。以酢主人于西階上。主人北面拜受爵。賓主人之左拜送爵。賓東楹西東面酌膳訖、乃轉西南面授主人。授爵訖、乃之主人之左、北面拜送爵也。士讓按、酢主人亦酌膳者、酢以報獻、宜相稱。主人既達公尊賓之意、獻以膳、故賓亦報以膳。敬公而及主人也。但行禮不得于阼階、辟君也。主人于賓右、在東方。賓于主人左、在西方。主人坐祭、不啐酒。不啐酒者、辟正主也。未薦者、臣也。至獻大夫下、胥乃薦主人于洗北。穆亭李氏曰、主人堂上無席、無所於薦。不拜酒、不告旨。主人之義

遂卒爵、興、坐奠爵、拜、執爵興。賓答拜。主人不崇酒、以虛爵降、奠于篚。士讓按注云、崇、充也。不以酒惡、謝賓甘美君物也。而敖氏解爲崇重之義。然則此不崇者、代君行禮、酒非己惠、不謝賓之崇重此味也。賓降、立于西階西。既受獻矣。不敢安盛。射人升賓。賓升、立于序內東面。西牆之內也。大射儀曰、擯者以命升賓。移亭李氏曰、升賓優之、異於鄉飲酒。士讓按鄉飲酒既酬賓後、正主方與介行禮、賓不宜安堂上、故賓降、主人亦未升之。此君在阼爲正主、賓應待公。時主人方洗以獻公、而射人職在擯相、故命射人升之。

右賓酢主人士讓按一獻一酢之後、尚未得酬賓、以宜獻公也。

主人盥洗象觚、升實之、東北面獻于公。象觚、觚有象骨飾者。士讓按公尊也、獻亦用觚者、燕主飲酒、爵實一升、不及觚實二升、爲足以飲歡、故凡獻用爵、惟燕雖獻公亦用觚。然公尊、不可無別、故用象飾以昭其等也。至主人獻公、而公無辭洗辭盥之文者、亦以公尊故也。公拜受爵。主人降自西階、阼階下北面拜送爵。凡篇內舉旅行酬、公應先拜者、皆受酬者先拜、公乃答拜、尊公故也。此公先拜受爵者、受獻禮重也。望溪方氏曰、天子於羣下、介喪無拜法、而諸侯於大夫士皆答拜、何也。以天子臨之、則皆北面而事主者、故臣之稽首、一同於天子。而君則答拜、不敢上同于天子。然亦惟始見及燕射有拜法。其朝夕見、惟以揖。春秋傳三揖在下、是也。又曰、古者天子於師保、再拜稽首。諸侯於羣下、受爵必拜燕見而退、送之降階及門、以君臣而用師友之禮。平時恩淡義明、然後君有過失、雖深言而不疑。國有大事、可正言而立斷、設儀起敎之意、蓋深遠矣。士薦脯醢、膳宰設折俎、升自西階。薦、進也。由左房。公俎當用肩、賓俎當用臂、尊公之義也。云升自西階、嫌公設俎宜由阼也。膳宰既設折俎、則少退、東面、而俟贊授肺。前獻賓、薦設皆膳宰、賓卑故也。今於公異人。士尊於膳宰、故使士薦。大射畧於飲、故公與賓、同使宰胥薦、庶子設。此燕主於羞、故賓之薦俎庶羞、同使膳宰。君之脯醢庶羞、同使士。士讓按禮通例、俎爲盛、羞爲加、薦則凡獻皆有之、燕主於飲、則主於羞。重在羞、故薦羞於君以士。其視設俎者爲貴矣。然俎究爲盛之常也。故公與賓有之。公祭如賓

禮。膳宰贊授肺、不拜酒、立卒爵、坐奠爵、拜、執爵興。凡異者、皆變於賓、士讓按贊授肺、崇體也。不拜酒、惠自君尊也。立卒爵、優君煩也。皆其異者。主人答拜、升受爵、以降、奠于膳篚。向者取之在此、士讓按膳篚西面、臣篚在其南、奠之應東面。

右主人獻公

獻公曰、臣敢奏爵以聽命。授公、釋此辭、不敢必公受之。

更爵、洗、升、酌膳酒、以降、酢于阼階下、北面坐奠爵、再拜稽首。公答再拜。主人坐祭、遂卒爵、再拜

稽首。公答再拜。主人奠爵于篚。更爵者、不敢襲至尊也。君尊不酢其臣。主人自酢、成公意也。酢亦用膳、承公惠也。望溪方氏曰：上文公受爵而拜、卒爵而拜、主人答拜、皆不稽首、脩獻禮之常也。此代公自酢、則賓主之禮、臣下所不敢望于君。故再拜稽首、以比於君賜之爵、而不敢以主人自居也。士讓按：酢必于階下、必北面、必再拜稽首、臣禮也。

右主人受公酢

主人盥　升、媵觚于賓。酌散、西階上坐奠爵拜。賓降筵北面答拜。凡舉者酬酒、於臣禮則曰舉、於君禮則曰媵。媵、送也。觚當

作觶、非觶則不可以旅也。酌散、酌方壺酒也。賓自立于序內以來、未有升筵之事。鄉飲酒、大射酬前、賓皆無逆在席者。此言降筵、蓋誤。主人坐祭、遂飲。賓辭卒爵拜。賓答拜。辭其代君行酒、不立飲也。或曰賓欲即受此觶、不敢役煩主人之更酌已、且遠辟媵爵于公、先飲更酌之禮也。主人降洗、賓降。主人辭降、賓辭洗。卒洗、揖升、不拜洗。不拜洗、酬而禮殺。主人酌膳、賓西階上拜。拜者、拜其酌已。士讓按：自飲以散、而酌賓以膳。所以成君之正酬、殺中有隆者也。受爵于筵前、反位。主人拜送爵。賓升席、坐祭酒、遂奠于薦東。鄉飲射酬酒、主人實觶席前、賓始拜。此及大射先拜而後

受于筵前、急承君惠、不敢安暇也。升席祭、尊君物也。遂者、因坐而奠、不北面也。奠之者、酬酒不舉也。士讓按：鄉飲酒、鄉射、賓不祭、遂奠。此及大射之酬、皆坐祭而後奠。下賓旅西階上、亦祭酬酒、皆尊君物之意。主人降復位。賓降、筵西東南面立。曩者賓降階下、而君命升之。此時惟降筵而已。恐褻禮而重煩君命也。李氏微之曰：東南面立、鄉君也。得禮意矣。

右主人酬賓

小臣自阼階下請媵爵者。公命長。長、謂年長可使者。或曰下大夫之長也。媵爵以為旅酬始也。小臣作下大夫二人媵爵。作、使

也。卿為上大夫、不使之者、為其尊。媵爵者阼階下、皆北面再拜稽首。再拜稽首、拜君命也。北面亦東上。公答再拜。禮無不答。媵爵者立于洗南、西面北上。序進盥、洗角觶、升自西階、序進酌散、交于楹北。降、阼階下皆奠觶、再拜稽首、執觶興。公答再拜。西面北上、未盥相待之位。序、次第也。序進盥、則北面向洗矣。楹北、西楹之北也。交者、一大夫先升西階、由西楹之北、向東楹之西、東面酌訖、右還由西楹北、向西階上、北面相待。後者亦然。往來相交、先者在右。後者在左。乃次第而降。敖氏繼公曰：凡經惟言交者、皆謂相右也。階上之位、退者在東、進者在西、以相右為便。媵爵者

皆坐祭、遂卒觶、興、坐奠觶、再拜稽首、執觶興、公答再拜。媵爵者執觶待于洗南。待君命也。小臣請致者。請使一人與、二人與。酒、君物也、以進于君、故謂之致。若君命皆致、則序進奠觶于篚、阼階下皆再拜稽首。公答再拜。媵爵者洗象觶。升實之、序進、坐奠于薦南、北上。降、阼階下皆再拜稽首送觶。公答再拜。序進者、往來由尊北、交于東楹之北、以酒尊陳在東楹西故也。奠于薦南、不敢必君舉也。三禮館議。前兩序進、初序于洗南、爲盥洗也。繼序于西階、爲酌散也。此兩序進、初序于洗南、爲拜命也。繼序于尊所、爲

奠觶也。前之拜命、不言序進者、以始發于位、序可知也。此盥洗酌媵、不言序進者、如初可知也。

右媵爵于公　三禮館議、燕示慈惠、主于盡醉極歡、故獻禮雖畧、而酬儀則盛。主人于賓、一獻一酢一酬、正禮已成矣。將欲行酬、必自賓始。然賓不敢始也。故于賓奠酬酒之後、乃使二人媵觶。旣以成獻公之禮、因以之酬賓、卽爲賓舉旅、而遂以辯酬乎公卿大夫。是賓之旅、皆君之賜也。恩渥義洽、下三舉旅、皆以是觀之。

公坐取大夫所媵觶、興以酬賓。賓降西階下、再拜稽首。公命小臣辭、賓升成拜。興以酬賓、謂興立于席、舉觶向賓而酬之也。酬賓不下席、君尊也。西階下再拜稽首、賓亦臣也。辭其拜下、禮之也。升成拜、復再拜稽首也。先時君辭之、於禮若未成然。士謹按公酬賓、不見有就西階之文。下又不見公有反位之文。則敖氏云不下席、信矣。以公尊自與羣常賓主同階酬法異也。公坐奠觶、答再拜、執觶興、立卒觶。賓下拜、小臣辭、賓升再拜稽首。不言成拜者、爲拜故下、賓未拜也。下不輒拜、禮殺也。公坐奠觶、答再拜、執觶興。賓進受虛爵、降奠于篚。賓受虛爵於君席之前、故云進。篚、謂膳篚。易觶洗、君尊不親酌、而臣承酬、不敢褻其爵、故奠于篚、而欲易角觶洗。公有命則不易不洗。反、升酌膳觶、下拜。小臣辭、賓升再拜稽首。公答再拜。命、使仍用象觶也。賓不易之、不敢違

君意也。不洗者、承君飲後而復洗之、嫌若不以爲潔然。下拜、下亦未升、聞命卽升、升乃拜於西階上。而公答拜於阼席上也。於是賓請旅侍臣。士謹按、酌亦用膳、不以散者、旣承君之觶、不易、則亦渥君之膳矣。所以善承君貺也。賓以旅酬於西階上。旅、序也。以次序勸卿大夫飲酒。李溪方氏曰、公卿先受酬而後獻、何也。君不可親酌以獻臣、若酬則自飲以相導、故可親也。公卿、君之所敬、故旣親酬賓、因藉手于賓以酬之。士爲獻主、而媵爵者以大夫、何也。君親酬賓、贊公卿大夫、禮重于宰夫之獻也。射人作大夫長升受旅。長者、尊先而卑後。由三卿至五大夫。賓大夫之右、坐奠觶拜、執觶興。大夫答拜。賓在西階上酬卿、卿北面、賓在東。卿在西、賓位合在西、今

在東。是相飲法。賓坐祭、立飲卒觶、不拜。不拜既爵、酬而禮殺。尊公所酬故祭。若膳觶也、則降、更觶洗、升實散。大夫拜受、賓拜送。公僎所酬者、或使得用象觶、而不可遞及乎他。是以更用角觶旅酬、而洗者、亦為更觶新之也。餘則不洗。賓既拜送、則就席。士讓按、此膳觶、指君有命不易者。倘君不命、則蚤已易之矣。經云若者、以見不定之儀也。大夫辯受酬、如受賓酬之禮。不祭。卒受者以虛觶降、奠于篚。旅酬不祭、乃止禮。三禮儀疏、凡禮、獻畢乃旅。此不待獻畢、即旅者、君禮異也。公意欲使臣下盡醉極歡、故受媵觶即舉以酬賓。賓乃緣公意而遂之。又案燕義曰、君舉旅于賓、及君所賜爵、皆降再拜稽首、升成拜。明臣禮

也。若答拜之禮無不答、明君上之禮也。所云舉旅于賓、謂此舉旅也。其云君所賜爵、謂下為卿大夫士舉旅、而曰唯君所賜者是也。此經于臣之成拜、君之答拜、惟于此段詳之。至為卿大夫士舉旅、則亦云如初而已。士讓按、賓所酬之大夫長、即卿也。云大夫辯受酬、明卒受者尚未及士也。

右公為賓舉旅

凡公所辭、皆栗階。栗、蹙也、謂越等、急趨君命。凡栗階、不過二等。凡云者、自天子九等階、至士三等階、皆行栗階法也。栗階亦名散等。其始升猶聚足連步、越二等、左右足各一發而升堂。不過云者、明雖急趨、猶有節也。凡升階之法有四。連步一也。栗階二也。歷階三也。越階四也。天子階以下、皆留上等為栗階。其下等無問多少、皆連步也。歷階見檀弓、杜蕢歷階而升。越階見公羊傳、趙盾避靈公、躇階而走。謂左右足越三等是也。凡公所酬、既拜、請旅侍臣。凡、謂凡四舉旅之禮。既拜、謂自酌升拜時也。請、請于擯者。擯者阼階下告于公、還西階下告公許旅行酒也。侍臣、侍飲之臣。謂卿大夫士也。必請者、不敢專君之惠也。

主人洗、升實散、獻卿于西階上。實散、降於賓也。酬而後獻卿。飲酒成於酬、君禮成、卿乃得獻。士讓按、卿若有王事之勞、而君燕之、其獻亦後於賓、不為屈卿者、于此見人臣從王、實職分所當為。且既受享禮矣。享報功、燕達情、各有當也。司宮兼

卷重席設于賓左、東上。言兼卷、則每卿異席也。重席、重蒲筵緇布純也。凡席兩種者稱加。此一種重設之耳。席自房來。賓左、賓東。卿坐東上、統於君也。卿升、拜受觚。主人拜送觚。卿辭重席。司宮徹之。徹、猶去也。重席雖非加、猶為其重累、去之、辟君之有加席。乃薦脯醢。卿升席坐、左執爵、右祭脯醢、遂祭酒、不啐酒、降席、西階上北面、坐卒爵、興、坐奠爵、拜、執爵興。主人答拜、受爵。卿降復位。薦不言其人、略之。卿無俎者、燕主於羞。不酢者、辟君。降復位、降階復西面位。士讓按、大射禮重、故使庶子設折俎。此燕主羞、故記惟著羞卿者小膳宰。辯獻卿。主

人以虛爵降奠于篚。卿俱降。射人乃升卿。卿皆升就席。射人升之、尊卿。若有諸公、則先卿獻之。如獻卿之禮。此禮通五等侯國言之。故於諸公云若有。蓋上公之國、乃有四命之孤一人。與天子之三公、得同稱公也。注云、言諸者容牧有三監。泊邾婁氏曰、言諸者、或容有致仕老臣。席于阼階西、北面東上。無加席、席孤北面、爲其太尊屈之也。亦因阼階西位近君、近君則創、親寵苟敬、私昵之坐。士讓按惟君有加席。賓則無之。卿雖設重席而徹之故公只一席。以下同於卿與賓也。

右主人獻孤卿

小臣又請媵爵者二大夫。媵爵如初。上經皆致者、猶有一奠觶未舉、小臣又請者、節候應爾也。如初、如執觶待于洗南以上之儀。其請致以下則有不如初者矣。請致者。若命長致、則媵爵者奠觶于篚。一人待于洗南、長致。致者阼階下再拜稽首。公答再拜。請致、亦小臣也。若命長致者、公或時未能舉、自優暇也。脫屨升坐以前、爲賓爲卿爲大夫三舉旅者、燕禮之正、不得損益也。云若者、優君之辭。洗象觶、升實之、坐奠于薦南。降、與立于洗南者二人、皆再拜稽首、送觶。公答再拜。前此二人媵觶、奠于公薦南北上。其上觶已取爲賓舉旅矣。下觶仍在。今大夫又媵一觶、奠于薦南故處。遂降與一大夫共拜于阼階下。以共勸君也。

右再媵爵三禮館議、旅三舉、於前兩媵須多一觶者、嫌三旅而後媵、是大夫媵大夫也。故媵止于再。

公又行一爵、若賓若長、唯公所酬。一爵、先媵者之下觶也。其後媵一觶、留之、後爲大夫舉旅。公卿既受獻、君乃爲之舉旅、禮之序也。云若賓若長、則賓禮殺矣。長、公卿之尊者也。賓則以酬長、長則以酬賓。士讓按初舉旅從賓起、正也。則再舉旅從長起、亦正也。兼云若賓者、或公優賓耳。以旅于西階上、如初。大夫卒受者、以虛觶降、奠于篚。士讓按初爲賓舉旅、由卿至大夫卒受、此爲卿

舉旅、亦至于大夫卒受、而尚不及士。以士卑也。卿與大夫、堂上俱有位。士則堂上無席矣。故不得由大夫而遽及于士。

右公爲卿舉旅

主人洗、升獻大夫于西階上。大夫升拜受觚。主人拜送觚。大夫坐祭、立卒爵、不拜。既爵、主人受爵。大夫降復位。不言酌散者、可知也。卿坐卒爵、此大夫立卒爵、不嫌同於君也。前卿不酢君、此併不拜既。是禮又殺也。胥薦主人于洗北、西面。脯醢。無胥。胥、膳宰之吏也。胥讀如諝、謂其有才智爲什長。是庶人在官者。主人宰夫也、分

在大夫下、先大夫薦之、尊之也。不於堂上、上無其位、且辟正主也。升俎實曰脀。敖氏繼公曰、主人位在西方。至是薦之于洗北、蓋膳篚所在也。其意與卿大夫士既獻而易位者同。辯獻大夫、遂薦之、繼賓以西東上。辯獻之乃薦、畧之也。亦獻而後布席。大射儀小卿賓西東上、辨貴賤也。此燕主歡心、小卿與大卿皆在賓東、故賓西無小卿位、而大夫繼賓。卒、射人乃升大夫、大夫皆升就席。與卿皆是射人升之。

右主人獻大夫

席工于西階上、少東。樂正先升、北面立于其西。

工、瞽矇也。樂正、於天子樂師也。凡樂掌其序事、樂成則告備。穆堂李氏曰、諸侯有大小樂正、燕時但用小樂正一人、則大樂正必朝祭禮乃用之歟。小臣納工。工四人、二瑟。小臣左何瑟、面鼓、執越、內弦、右手相。入、升自西階、北面東上坐。小臣坐授瑟、乃降。此與鄉射禮文大同。惟納工相工以小臣爲異。侯禮工宜六人、而用四人者、燕禮輕、從大夫制也。餘詳鄉射禮篇。工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此君與臣燕、其禮輕、故但自小雅而下。春秋傳曰、肆夏、繁遏、渠、天子所以享元侯也。文王、大明、緜、兩君相見之樂也。然則諸侯之相與燕、升歌大雅、合小雅也。天子與次國小國之君燕、亦如之。與大國之君燕、升歌頌、合大雅也。

士讓按、此與鄉飲酒禮、皆備升歌、笙入、閒歌、合樂四節。朱子云、鹿鳴、燕享賓客之詩。四牡、勞使臣之詩。皇皇者華、遣使臣之詩。據疏謂燕禮有四。詳味三詩之旨、於燕禮尤切云。卒歌、主人洗、升獻工。工不興、左瑟、一人拜受爵。主人西階上拜送爵。工歌乃獻之、賤者先就事也。左瑟、工北面以西爲左、便其右受爵也。一人、工之長者。拜、拜於席。士讓按、此洗亦爲工長一人耳。與鄉飲酒只爲大師洗、仝疏云、此篇與大射、羣工與衆笙皆言祭、故知皆爲之洗。然案鄉飲酒、獻無不祭也。原無異同之儀。其衆工與衆笙、於薦亦同不祭也。至不洗者不祭、記乃爲旅酬時言之、疏引爲証、蓋誤。薦脯醢。輒薦之。士讓按、上獻大夫、偏獻乃薦。此獻工、獻輒薦。注以爲變於大夫。疏以爲禮

尙異、非謂貴工也。二說固然。其實鄉飲、鄉射、燕禮、大射四者、凡獻工皆輒薦之、例應如是耳、非有別義。使人相祭。使扶工者相其祭酒祭薦。卒爵不拜。賤不備禮。主人受爵。將復獻衆工也。衆工不拜受爵、坐祭、遂卒爵。辯有脯醢、不祭。主人受爵、降奠于篚。衆工三人。

右樂賓升歌獻工　三禮館議、樂以娛賓、此工入于獻後者、卿大夫未升席、不得先布工席也。

公又舉奠觶、唯公所賜。以旅于西階上、如初。前云若賓若長、不定是賓。禮漸殺矣。然猶言酬。此云賜、則君又彌尊、賓長彌卑矣。卒。三禮館議

始舉旅爲賓、賓之斯酬之矣。次舉旅爲公卿、宜酬公卿之長。而曰若賓若長者、旣爲賓、亦可先于公卿。先後隨公意也。此三舉旅爲大夫、而曰唯公所賜。賓與公卿尊也。或先賜大夫可也。或先賜賓與公卿亦可也。大夫受賜、當先酬賓。次乃由公卿以辯衆大夫。

右公爲大夫舉旅　此燕尙飲。故工歌之後、笙奏之前、而爲大夫舉旅。大射雖行燕禮、主於射。故笙卒管至射後、乃爲大夫舉旅。

笙入、立于縣中。奏南陔白華華黍。縣中、縣中央。諸侯軒縣、闕南面、故言縣之中。奏、以笙播此三詩。主人洗、升獻笙于西階上。一人拜盡階不升堂、受爵、降。主人拜送爵。階前坐

祭立卒爵、不拜旣爵、升授主人。一人、笙之長者一人。鄉射禮曰、笙一人拜于下。衆笙不拜受爵、降坐祭、立卒爵。辯有脯醢、不祭。笙在堂下、而言降者、階下受爵者亦盡階不升堂也。辯有脯醢者、亦獻訖薦于位前。

乃閒。歌魚麗、笙由庚。歌南有嘉魚、笙崇丘。歌南山有臺、笙由儀。閒、代也。謂一歌則一吹也。六篇義、詳見鄉飲酒篇。

遂歌鄉樂。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蘩采蘋。鄉樂者、風也。燕合鄉樂者、禮輕者可以逮下也。此六篇者、夫婦之道、生民之本、王政之端、禮敎之原也。故國君與其臣下及四方之賓燕、用之合樂也。穆亭李氏曰、此合樂、衆音竝作、而云歌者、以人聲爲主也。

大師告于樂正曰、正歌備。大師、上工也。掌合陰陽之聲。敎六詩、以六律爲之音者也。正歌者、升歌、笙入、閒歌、合樂、皆三終、爲一備。備、亦成也。

樂正由楹內東楹之東、告于公。乃降復位。樂正與工俱在堂廉。以楹南無過處、故由楹內。復位、注云位在東縣之北。敖氏云、樂正降立西階東。未詳孰是。

右樂賓笙閒合

若以樂納賓、則賓及庭、奏肆夏。賓拜酒、主人答拜、而樂闋。公拜受爵而奏肆夏。公卒爵、主人升受爵以下而樂闋。

自此盡若舞則勺、蓋因臣子有王事之勞、與之燕之事。若者、不定之辭。常燕已臣子無樂。王事之勞、或有或無、故言若也。肆夏、樂章也。注云今之亡。呂氏叔玉以時邁當肆夏之一。蓋取詩中有肆于時夏句義耳。其言曰肆夏、時邁也。樊遏、執競也。渠、思文也。以是爲肆夏之三。未知確否。奏者、以鍾鎛播之、鼓磬應之。所謂金奏也。及庭而奏肆夏、尊賓也。未卒爵而樂闋、辟君也。此非常大夫爲賓、與宰夫爲主人相對者比。倘非卿大夫有王事之勞、何以致此。士讓按、大射儀、公升卽席時、奏肆夏。彼重尊公、非專爲納賓也。

升歌鹿鳴、下管新宮。笙入三成。此明異於常燕者也。安溪李文貞公曰、下管新宮者、以管奏新宮之篇也。笙入三成、以笙入閒歌也。下云遂合鄉樂、卽二南也。此四節

之樂、皆與前同、但次節易笙爲管耳。蓋管亞於笙。虞書、周禮下管、禮記升歌清廟、下而管象、皆重樂也。至第三節以笙閒歌、則上下皆同。虞書曰笙鏞以閒、是也。此言笙入三成、而不言歌言閒者、蒙上笙文耳。注疏謂笙入三成、正謂笙奏新宮三終、申說下管之義、恐非文意也。但因疏言新宮三終、可知升歌鹿鳴者亦三終也。閒合各三、俱與前文同。或不言者、皆省文耳。　穆亭李氏曰、管者吹籥以奏之、其樂重。惟天子諸侯得用之。以下管代笙入三終、樂之盛。若卿大夫則但有笙入之節、而無下管也。新宮有聲無辭、蓋亦南陔白華華黍之類。注謂斯干。斯干宣王時詩也、以前何由用之乎。宋公享叔孫、曰賦、則所賦或即斯干、未可知、要不可以所賦與所管者混爲一也。　敖氏繼公曰、此奏肆夏下管如大射

禮、則縣亦宜如之。蓋燕有時而射、當闕中縣也。**遂合鄉樂。**周南召南六篇。士蘋按、注云言遂者不閒也。竊以此樂甚盛、何闕閒歌。說似可疑。辨見李文貞公說。**若舞則勺。**勺、周頌告成大武之樂歌。若云者、在於君意不定也。爲之舞、則歌勺詩以爲曲。凡樂備乃舞。舞勺用于。公羊傳云、蘥者何、于舞也。**射人自阼階下請立司正。公許。射人遂爲司正。**君爵三、樂爲賓、爲卿、爲大夫矣。樂四備、歌、笙、閒、合各三終矣。將留賓飲酒、更立司正以監之、察儀法也。射人相禮、與司正事同。君許其請、因命爲司正也。　賈氏公彥曰、鄉飲射立司正後始行旅酬者、彼是士禮。此國君燕臣子、卿大夫皆堂上有位、近君不敢失禮。故雖舉旅、可以未立司正。作樂後、將獻羣士、士職卑、位在堂下、或恐失禮。故未獻之前、即立司正監之。　敖氏繼公曰、亦慮賓及公卿大夫、以侍君飲已三爵矣、或有不安之心。故請立司正以安之。**司正洗角觶、南面坐奠于中庭、升東楹之東受命。西階上北面命卿大夫、君曰以我安。卿大夫皆對曰諾、敢不安。**先奠角觶于中庭、明其事以自表威儀多也。君意殷勤、欲留賓飲酒、而司正致君命、卿大夫以我故安、其意不專主於賓、兼欲羣臣共安也。**司正降自西階、南面坐取觶、升、酌散、降、南面坐奠觶、右還、北面少立。坐取觶、興、坐不祭、卒觶、奠之、興、再拜**

稽首。不還、謂奠將南面、乃以右手向外而西面、乃從觶西南行、而右還北面。蓋君在阼、若從觶東而左還、北面則背君也。**左還、南面坐取觶洗、南面反奠于其所。**將於觶南北面則右還、於觶北南面則左還、如是得於觶西往來也。必從觶西往來者、以君在阼、不可背之也。反奠虛觶、不空位也、欲使衆人共如司正嚴恭之義。**右立司正。**三禮節議、此儀與飲射異者其多、舉其概、如飲射主人作司正、此則射人自請之。飲射請安于賓、惟賓之故、此則曰以我安、惟公之故。飲射司正北面奠觶、此南面。飲射拜、此再拜稽首。甚矣其敬也。**升自西階、東楹之東請徹俎降。公許、告于賓。賓**

北面取俎以出。膳宰徹公俎，降自阼階以東。請徹俎降，降字疑衍。大射儀無之。向者司正受命安賓，賓奉命而不敢辭以俎。今司正請徹之，所以達其意也。鄉飲酒主人取俎授弟子，降自西階；主人降自阼階。燕禮公不降，故膳宰降自阼階，不降西階而當君降處。以賓親徹，若示君親徹然。卿大夫皆降，東面北上。上賓以俎出，當反入升坐，故卿大夫皆降，以待賓反，亦升坐也。此卿大夫俱無俎。

右徹俎　三禮儀義：臣請君自阼階上。此司正請徹俎、與請安賓，皆於楹東者，當以君命辭告于堂上也。

賓反入，及卿大夫皆說屨，升就席。公以賓及卿

大夫皆坐，乃安。凡燕坐必說屨者，禮尚敬，敬多則不親。燕安坐，相親之心也。君尊，脫屨于堂上。在此云皆坐，可知自此以前，君無事時亦立也。羞庶羞。未坐以前設皆禮所以致敬也。說屨以後進庶羞，所以盡愛也。鄉飲酒直云羞，則狗胾醢二豆而已。此云庶，則既僎肝膋狗胾醢，或更有炰鼈膾鯉，如雅詩所云；或更有雉兔鶉鴽，如內則及公食大夫所云者也。大夫祭薦。薦，脯醢也。獻時不祭，不敢於盛時成禮也。至是必祭之者，宜終此禮，然後可以食庶羞也。士讓按：凡燕時俎雖徹，而薦不徹，故此有大夫祭薦之儀。而禮終有賓取薦脯以降之儀也。司正升受命，皆命。君曰：無不醉。賓及卿大夫皆興，對曰：諾，敢不醉。皆反坐。皆命者，命賓命卿大夫也。起對必降席，既對乃反坐。司正退立于西序端，東面。

右燕　有內羞　注云：謂羞豆之實，酏食糝食；羞籩之實，糗餌粉餈。敖氏云：即房中之羞也。注以周官醢人籩人所羞爲此內羞，禮恐或然，但未必盡用之。穆亭李氏曰：燕羞之外有內羞，猶無算樂之外有房中之樂。

主人洗，升獻士于西階上。士長升，拜受觶。主人拜送觶。大夫以上獻用觚，旅酬乃用觶。此獻士即用觶，士賤也。士坐祭，立飲，不拜既爵。其他不拜，坐祭立飲。他，衆士也。亦得升堂受爵，但不拜耳。乃薦司正與射人一人、司士一人、執冪二

人，立于觶南，東上。天子射人司士，皆下大夫。諸侯則上士。執冪者皆士也。此等皆士，而先薦者，以其皆有事也。司正，庭長也。司士，於周禮掌羣士爵祿廢置之事。諸侯司士亦士中之尊者也。三者當官雖多，皆長先薦。其餘在于衆位，依齒。又士位在西，有事者別在觶南，司正爲上。三禮儀義：司正即射人，又言射人一人，尚有大射正在也。下經云：若射則大射正爲司射。辯獻士。士既獻者立于東方，西面北上。乃薦士。庭中初位，卿東方西面，大夫北面上西方東面。是東方尊。今卿大夫得獻升堂，位空，故士得獻即東方卿位，蓋尊之也。其既畢獻，則薦于其位。祝史小臣師亦就其位而薦之。次士獻之，已不變位，初位自在東方。主人就旅食之

尊而獻之。旅食不拜受爵、坐祭立飲。以大射旅食尊在西鑮之南北面推之、則此應南鄉酌之、乃西南面獻之於尊南也。不洗者、旅食者乃府史胥徒之輩、以賤畧之也。亦非獻乃薦之主人執虛爵賀于篚、復位。　望溪方氏曰、獻勝爵者無文、包於大夫也。獻無算爵之執爵者無文、包於士也。士旅食得獻在燕予之先、恐非府史胥徒。或爲升於司馬之進士歟。　士讓按此乃陳于門西之兩圜壺也。賤亦至此得獻、與祭禮之逮下無不周、畧相似。于此見立主人爲獻主之宜。不然以公之尊、豈應親其勞至此等乎。

右主人獻士

若射、則大射正爲司射。如鄉射之禮。大射正射人之長者也。如鄉射之禮者、燕爲樂卿大夫、宜從其禮。如者、如其告弓矢既具、至退中與算也。納射器而張侯、其告請先于君、乃以命賓及卿大夫。其爲司正者亦爲司馬、君與賓爲耦。鄉射記曰、自君射至龍旜、亦其異者也。爲旅食乃射者。燕射主于飲酒。　敖氏繼公曰、不云如大射之禮者、以其惟一侯、侯道五十弓、而射器皆在堂西也。如是則自君射而外、凡他禮皆與鄉射大同小異。而于大射則或有不可以相通者。此所以惟蒙鄉射禮也。

右射

君與射、則爲下射。袒朱襦、樂作而后就物。言與射、則君於燕射或時不與矣。袒朱襦、樂作而后就物、君尊也。　士讓按君與賓爲耦、而爲下射。從鄉射禮主人與賓爲耦也。君尊而謙也。當與下文上射退於物數句合看。方見人臣不加於君。小臣以巾授矢、稍屬。君尊不搢矢。稍屬者、稍與發矢時相連屬也。每於將發之節、則授之。不以樂志。辟不敏也。此亦優君。既發、則小臣受弓以授弓人。不使大射正、燕禮輕。上射退於物一笴。既發則答君而俟。一笴長三尺。答、對也。君飲君、燕則夾爵。謂君在不勝之耦、賓飲之如燕媵觚。則又夾爵也。夾爵者、將飲君、先自飲、及君飲訖、又自飲。所以優尊也。君在、大夫射則肉袒。大夫對士射、袒纁襦。此不纁襦者、厭於君。

賓降洗、升媵觚于公。酌散、下拜。公降一等。小臣辭、賓升再拜稽首。公答再拜。此當言媵觶。觶之禮皆用觶。云觚者、觶之誤也。賓洗升媵觶者、上爲賓爲卿爲大夫舉旅、皆臣自致爵。賓受公賜多矣。禮將終、宜親勸公。　穆亭李氏曰、賓媵爵、宜拜于西階下。賓坐祭卒爵、再拜稽首。公答再拜。賓降洗象觶、升酌膳、坐奠于薦南、降拜。小臣辭、賓升成拜。公答再拜。賓反位。反位、反席也。

右賓媵爵于公　三禮館議、賓媵觶、有數善焉。賓酢主人而未嘗酢公、稽此以成禮於公。明有尊也。媵觶者下大夫也、賓亦代事焉。自伍於大夫也。明等夷也、爲士舉旅而賓自媵之、降尊以就卑也。明下賤也。

公坐取賓所媵觶、興、唯公所賜。至此又言興者、明公崇禮不倦。望溪方氏曰、所媵之觶、遞酬以及於士、所以示君於羣下一視同仁、而賓之敬亦達於上下矣。受者如初受酬之禮。降、更爵洗、升酌膳、下拜。小臣辭、升成拜。公答拜。乃就席坐行之。曰降、則公賜在上位者可知。曰酌膳、則爲公賜者皆酌膳可知。坐行之、變于前、亦以此酬主於士也。有執爵者。士有盥升主酌授之者、亦以坐而行酒、須代酌授也。若然、前三舉旅、皆酬者自酌授。唯受于公者拜。公所賜者也。其餘則否。司正命執爵者爵辯、卒受者興以酬士。此所命者命大夫也。酬及士、則君惠均於庭矣。大夫卒受者以爵興、西階上酬士。士升、大夫奠爵拜。士答拜。與酬士者、士立堂下無坐位。敖氏繼公曰、拜受拜送、旅酬正禮、士始受旅、故從其正禮、其旅于西階上、皆如大夫酬士儀。大夫立卒爵、不拜、實之。士拜受。大夫拜送。士旅于西階上、辯。祝史小臣旅食者皆及焉、以次。士得獻、故亦得酬也。其庶子以下未得獻者、至無算爵時方及之。望溪方氏曰、士自酌以相酬、故大夫卒受者亦自實以先之、而不用執爵者。禮之曲當于人情、類如此。士旅酌。旅、次也。以次序自相酌相酬。上執爵者亦在酬中矣。卒。

右公爲士舉旅

儀禮細解 卷六 燕禮 三五

主人洗、升自西階、獻庶子于阼階上、如獻士之禮。辯、降洗、遂獻左右正與內小臣、皆於阼階上、如獻庶子之禮。庶子掌正六牲之體及舞位、使國子修德學道、世子之官也。或曰、庶子謂卿大夫士之子、周官以庶子繼士而言、正指此也。左右正、謂大小樂正、僕人正也。大樂正位在中庭之左、小樂正、僕人正位在中庭之右。或曰、經止見一樂正、未嘗二之也。相工者小臣、小臣師、未嘗及僕人正也。左右正未嘗何官。內小臣、奄人、掌君陰事陰令、后夫人之官也。左右正與階獻、意亦爲內臣歟。降洗乃獻、以其尊於庶子、故更新之。獻於阼階上、所以別內外也。凡獻皆薦也。士謙按、注疏蓋合大射儀以推而知之。然本經所載、有胥、有司宮、有甸人、有閽人等名、則亦俱有所獻、無或遺也歟。

儀禮細解 卷六 燕禮 三六

右主人獻庶子以下張氏養浩曰、庶子非官也、蓋卿大夫士之子、故獻之後于士。備考。

無算爵。算、數也。爵行無次、無數、惟意所勸、醉而止。士也。有執膳爵者、有執散爵者、執膳爵者酌以進公、公不拜受。執散爵者酌以之公命所賜。所賜者興受爵、降席下、奠爵、再拜稽首。公答拜。席下、席西也。賓卿大夫席皆南面、統于君、以東爲上。不降階、惟拜於席下者、禮殺也。古文曰、公答再拜。穆亭李氏曰、凡臣再拜稽首、君

皆答以再拜。通經皆然。當从古文爲是。望溪方氏曰。自大夫以上皆得親與君爲禮。士則受酬于大夫。並不得與公卿接。故於禮終使二士執無算爵。不惟執膳爵者得徑進于公。即執散爵者亦先進於公。而公親命之以賜公卿。所以作其志氣而勵其節行也。士位在堂下而獻必於階上。亦此義也。三禮館議。前云惟公所賜。此曰公命所賜。義又別。**受賜爵者以爵就席坐。公卒爵然後飲。**不敢先虛爵。明此惠從尊者來。**執膳爵者受公爵酌反奠之。**疏云。君意欲得皆醉。令反奠于君前。望當君心。穆亭李氏曰。飲射禮行二爵者。賓士二黨以錯爲周也。此禮惟行一爵。大延分定。自尊至卑無取於錯。士讓按。君二爵並行則褻用君之膳爵。故酌而反奠於君。士終旅則君自舉之。奠亦在薦南。**受賜爵者興。授執散爵。執散爵者乃酌行之。**予其所勸者。**唯受爵于公者拜。卒受爵者興。以酬士于西階上。士升。大夫不拜。乃飲。實爵。**升階、大夫即飲。**士不拜受爵。大夫就席。士旅酌亦如之。公有命徹冪。則卿大夫皆降西階下北面東上。再拜稽首。公命小臣辭。公答再拜。大夫皆辟。**士旅酌亦如之。如其自酌不拜而飲。不拜而受也。徹冪之節。其在大夫就席之時乎。云有命。又云則。然否未定也。穆亭李氏曰。徹冪者。併膳而欲與諸臣同盡之。觀命無不醉者更深矣。不升拜者。人衆禮

有終也。望溪方氏曰。公不命升成拜。何也。此禮終而總拜君之賜也。異國之賓明日拜賜。君不復見。而聽其稽首於門外。故本國之臣聽其稽首于階下。而不復命之升成拜。蓋以朝夕君所之人。而拜賜于明日。是自同于國客也。**遂升反坐。士終旅於上。如初。**卿大夫降而爵止。於其反席卒之。必言於上者。嫌既降則旅於下也。望溪方氏曰。士終旅。是至此士亦得酌而膳以相酬也。燕之初。卿大夫獻酬皆以散。至末而羣士皆飲膳。示君之馭臣。名分則親貴不敢假。恩義則疎賤不敢遺。惟嚴於始。乃可以厚終也。禮之起教於微渺類如此。士讓按。爵至無算。可謂盡情忘分矣。然而膳散有辨也。稽首受賜有儀也。堂上堂下有別也。執爵旅酌有等也。至此而必歸於禮。安有失禮乎。**無算樂。**升歌閒合無數也。取歡而

已。其樂章亦無次數。**宵則庶子執燭於阼階上。司宮執燭於西階上。甸人執大燭於庭。閽人爲大燭於門外。**宵、夜也。燭、燋也。燕法設燭。或射之後終燕則至宵。或冬日不射亦宵也。湛露有夜飲之語。則燕不嫌於久也。古者無麻燭而用荆燋。未爇曰燋。在地曰燎。執之云燭。於地廣設之則曰大燭。甸人掌共薪蒸者。庭大燭爲位廣也。閽人守門者。爲、作也。作大燭以俟賓客出。穆亭李氏曰。阼階上者公燭也。庶子時入直宿衛。故主之。西階上者爲賓燭也。司宮掌寢。故主之。庭者爲士若旅食燭也。甸人掌薪蒸。故主之。門外爲賓出燭也。司閽掌出入。故主之。門外之燭蓋樹之而不執。司烜注云。樹于大門外曰大燭是也。

右無算爵

賓醉、北面坐取其薦脯以降。賓未醉不敢起。既醉不敢留餘人之出者、皆以賓爲節也。取脯、重得君賜。穆亭李氏曰、饗禮有歸俎之節。燕禮輕、不歸俎。故賓取脯。以明受賜之意。士讓按公食大夫、賓取粱與醬以降。又有司卷三牲之俎、歸于賓館。食禮與燕饗不同。奏陔。陔、陔夏樂章也。賓出以鍾鼓奏之、以爲行節也。穆亭李氏曰、鄉飲酒亦奏陔。而不取脯者、以敵禮不取脯。取脯、卑下者之禮也。士讓按鄉飲酒、鄉射、燕禮、大射、四者俱有作樂。故禮終、亦以樂終之而奏陔。至取脯、惟燕禮大射有之。鄉飲酒鄉射俱賓取俎還授司正。而司正以俎出授從者。取俎尚司正以出、自不宜親取脯矣。賓所執脯、

以賜鍾人於門內霤、遂出。必賜鍾人者、鍾人掌以鐘鼓奏九夏。今奏陔以節已、用賜脯以報之。明雖醉不忘禮。士讓按冠昏之取脯、爲有所報命、明得禮之意、故有所取無所賜。此臣受禮於君、非爲有所報命於家長也。故取以示意、隨轉賜耳。卿大夫皆出。隨賓出也。公不送。賓禮訖、是臣也。望溪方氏曰、主人拜至而不送、何也。燕既終、則仍宰夫耳。豈惟不敢代君而爲主人。亦不敢與卿大夫爲敵者之禮。

右賓出

公與客燕謂四方之使者也。自此至末、論與異國臣將燕使卿大夫就館戒之辭。燕禮與已臣同。唯戒辭爲異。故於篇末見之。曰、寡君有不腆之酒。以請君子之與寡君須臾焉。使某也以請。曰、君使人戒客辭也禮、使人各以其爵。或大聘使卿、小聘使大夫、爵不同、主君亦以其爵戒之也。上介於是出請入告。使人立館門外云。對曰、寡君、君之私也。君無所辱賜于使臣。臣敢辭。上介出答主國使者辭也。私之爲言屬也。謙辭也。春秋傳載叔孫穆子之言曰、邾、滕人之私也。茅夷鴻告吳人言曰、邾賦六百乘、君之私也。此亦可見矣。寡君固曰不腆、使某固以請。寡君、君之私也。君無所辱賜于使臣。臣敢固辭。再請而再答也。固、如故。寡君固曰不腆、使某固以請。某固辭不得命、敢不從。而三

許也。於是出見使者。致命曰、寡君使某有不腆之酒、以請吾子之與寡君須臾焉。親相見而致君命也。君貺寡君多矣。又辱賜于使臣。臣敢拜賜命。客對辭也。於是大夫還、客送從之。

右公與客燕

若與四方之賓燕、則公迎之于大門內。揖讓升。四方之賓、謂來聘者也。自戒至于拜至、皆如公食。亦告饌具而後公即席、張氏爾岐曰、告饌具請執冪等儀。又公食所無者。賓爲苟敬。席于阼階之西、北面、有脀、不嚌肺、不啐酒、

其介爲賓。苟、且也，假也。前饗賓已受禮，今燕又宜獻焉，是重煩主君也。故賓至此升堂而辭讓，欲以臣禮自處。於是席之，其位如本國諸公之位，而以上介爲賓。言苟敬者，賓實主國所宜敬也。脀，折俎也。不嚌不啐者，諸公於鄉射大射之儀如是，今席位既如之，故行禮亦如之也。其介爲賓，介門西北面西上。公降，擯者以命命上介，上介爲賓，禮同上。主人獻賓獻公，既獻苟敬，乃媵觚，羣臣即位如燕也。　敖氏繼公曰：苟，誠也，實也。苟敬者，因君于外臣所燕者之稱也。其類亦猶鄉飲之遵。此燕主爲賓而設，賓于是時雖不爲正賓，而賓爲主君之所敬，故以賓爲苟敬也。此賓當有加席，與食禮同，而東上。　望溪方氏曰：苟當作耇，傳寫誤也。尚書耇長壽，耇稱尚德，非降之臣，故用爲國客之稱，以尊異之。席賓於諸公之位，而加以耇之稱，在賓則欲同于諸臣，在君則不使備于獻主，禮也。　穆亭李氏曰：饗食皆公自爲主，而燕則別立主者，仲公尊也。故饗食之禮至繁，皆賓自爲之，而燕則別立賓者，亦以優賓也。**無膳尊、無膳爵。**膳尊，瓦大也。膳爵，象觚、象觶也。所燕者非己臣子，故不宜自異。**若與四方之賓燕，媵爵曰：臣受賜矣。臣請贊執爵者。**受賜，謂公緜者酬之。至燕主人事賓之禮殺，賓降洗、升媵觶于公，答恩惠也。**相者對曰：吾子無自辱焉。**亦告公，以公命答之。**有房中之樂。**絃歌周南召南之詩，而不用鐘磬之節也。謂之房中者，后夫人之所諷誦以事其君子。　穆亭李氏曰：此樂亦工歌之，亦有瑟，其卽當賓媵爵之時乎。說屨升堂，坐則不宜使工於堂上奏樂矣。房中之樂，無鐘自不必言。磬在堂下，既輟堂下之樂，則磬亦未必用矣。注又云后夫人諷誦事君子者，蓋本詩初意而言。

右燕禮　凡二十八節經文止

記古本

記燕、朝服於寢。其牲狗也。士讓按：其牲狗也四字，注疏坊本無。敖氏本有，疑石經有之。**亨於門外東方。若與四方之賓燕，則公迎之于大門內，揖讓升。賓爲苟敬，席于阼階之西，北面，有脀，不嚌肺，不啐酒。其介爲賓。無膳尊，無膳爵。與卿燕，則大夫爲賓。與大夫燕，亦大夫爲賓。羞膳者與執冪者，皆士也。羞卿者，小膳宰也。若以樂納賓，則賓及庭，奏肆夏。賓拜酒，主人答拜而樂闋。公拜受爵而奏肆夏。公卒爵，主人升受爵以下而樂闋。升歌鹿鳴，下管新宮，笙入三成。遂合鄉樂。若舞則勺。惟公與賓有俎。獻公，曰：臣敢奏爵以聽命。凡公所辭，皆栗階。凡栗**

階不過二等。凡公所酬、既拜、請旅侍臣。凡薦與羞者、小膳宰也。有內羞。君與射、則爲下射。袒朱襦。樂作而后就物。小臣以巾授矢、稍屬。不以樂志。既發、則小臣受弓以授弓人。上射退于物一笴。既發、則答君而俟。若飲君、燕則夾爵。君在、大夫射則肉袒。若與四方之賓燕、媵爵曰、臣受賜矣。臣請贊執爵者。相者對曰、吾子無自辱焉。有房中之樂。

儀禮糾解卷之六終

儀禮糾解卷之七

安溪王士讓述

大射儀第七

大射者、諸侯將有祭祀之事、與其羣臣射以觀禮。數中者得與於祭、不數中者不得與於祭。射義曰、古者諸侯之射也、必先行燕禮。卿大夫之射也、必先行鄉飲酒之禮。諸侯之禮、燕禮所以明君臣之義。故自請賓至苟獻大夫、與燕禮同。此於五禮屬嘉禮。士讓按、大射禮、天子諸侯皆有之。射義云、天子將祭、必先習射於澤。澤者、所以擇士也。是天子之大射也。此篇主言侯國之大射、雖所載之官職儀器多與周禮同、然放王禮而差等焉、不可概爲同也。

射而特謂之大、非惟別於鄉射、亦以別於賓射燕射。見祭爲國之大事也。敖氏指爲諸侯與羣臣飲酒而習射之禮、似與燕射無別。聊備一說。

大射之儀。他篇言禮、此云儀者、以其儀多、故特顯之。禮者總名、儀則其節文也。君有命戒射。將有祭祀之事、當射、宰告於君、君乃命之。言君有命、政教宜由尊者。宰戒百官有事於射者。天子之大宰作大事則戒於百官、贊王命。此侯國以司徒兼宰。士讓按、云戒百官、則佐君所統治者多矣。云有事於射者、則有不事於射者。其不當職、固在不戒之列。即當職者、或外使、或老病、或持服之類、皆所不戒。射人戒諸公卿大夫射、司士戒士射與贊者。射人司士在天子射人宰

以射法治射儀。司士掌國中之士治，凡其戒令皆司馬之屬也。此侯國當亦如之，上宰既總戒之矣，此殊戒公卿大夫士，辨貴賤也。贊，佐也。士佐執事不射者，戒期當在祭前旬有一日，既卜時。大宰職所云前期十日，帥執事而卜日，遂戒是也。　望溪方氏曰：云戒士射，則知贊者不射矣。用此推之，鄉射贊者有司之類，射皆不與。

前射三日，宰夫戒宰及司馬、射人宿視滌。宰夫，在王官為大宰之屬，掌百官之徵令者。司馬，在王官為政官之卿。凡大射則合其六耦也。宿，射前一夕也。滌，謂溉器、埽除射宮。

右戒百官

司馬命量人量侯道、與所設乏，以貍步。大侯九十，參七十，干五十。設乏各去其侯西十、北十。量人，司馬之屬，掌量道巷塗數者。侯，謂三侯。皆以布為之，而以皮為鵠，旁又飾以皮也。量侯道，量侯去物之步數也。乏，容也，所以為獲者之容身禦矢。貍，獸名，其行中六尺之步。其伺物視遠近為發必中，故量侯道者取象之。步，以六尺計也。或曰步者，量器長六尺者之名。刻畫貍形於其上，以為識。大侯，熊侯，謂之大者，與天子熊侯同，視參干二侯為大。參，糝雜之稱，為制豹鵠而麋飾。天子之卿大夫麋侯，此不用純麋，下於卿大夫飾也。或曰參，以其介於大干二侯之閒名之。干讀為豻，胡犬名，為制豻鵠亦豻飾，取其捷黠也。九十、七十、五十、西十、北十，各言其步也。　望溪方氏曰：筋力不可強，而侯道之遠近，豈以貴賤為差，何也？臯陶陳謨，以六德三德為有邦有家之

差。蓋居君卿之位，而德器才識不能及遠，則無以馭其衆、臨其屬，故寓其義於射。傳曰：為人君者以為君鵠，為人臣者以為臣鵠。志力不足以稱中鵠，則君卿與有司同罰，以示才德不足以上位，則不足以任國社，而亦無以安於四民之上矣。位卑者雖力能中遠，而非其鵠不獲，亦教以職思其居而無越志也。傳所謂射者各射已之鵠，繹者各繹已之志，其此義也歟。　士讓拔君尊，尚德不尚力，顧以合七成規之弓，而射道九十弓之侯，侯道遠而弓材長。材長則句少，句少則力弱，何以優尊者之巧力歟？曰：侯道九十，中三者，位尊則所及宜遠，崇其體也。唯公所中，中侯皆獲者，所以優尊也。況中離維綱、揚觸、梱復，公皆釋獲乎。

遂命量人、巾車張三侯。大侯之崇，見鵠於參，參見鵠於干，干不及地武。不繫左下綱，設乏西十、北十。凡乏用革。巾車，於天子宗伯之屬，掌裝衣車者，亦使張侯，以車有飾，侯亦有飾，從其類也。崇，高也。高必見鵠，鵠，所射之主。鵠之言較，較，直也。射者所以直已志。或曰鵠，鳥名，射之難中，中之為俊也。淮南子曰：鳱鵠知來。然則所云正者，正也，亦鳥名。齊魯之閒，名題肩為正。正鵠皆鳥之捷黠者。考工記曰：梓人為侯，廣與崇方，參分其廣而鵠居一焉。則大侯之鵠方六尺，以侯中丈八尺而知之也。參侯之鵠方四尺六寸大半寸，以侯中丈四尺而知之也。干侯之鵠方三尺三寸少半寸，以侯中一丈而知之也。其張之之法，則大侯鵠之下畔，與參侯之上綱齊，故見鵠於參。參侯鵠之下畔，與干侯之上綱齊，故見鵠於干。及，至也。武，足迹也。中人之足，長尺二寸。干侯下綱去地尺

二寸。由此推之、則參侯下綱、去地一丈五寸少半寸。大侯下綱、去地二丈二尺五寸少半寸也。凡侯北面、西方謂之左。不繫左下綱、事未至也。設乏西十北十、西北皆去侯十步、各六十尺之數、以避射便也。鄉侯之乏、去侯西三丈、而此六丈者、侯道遠、應矢之所揚者廣也。用革者、取其堅也。前射三日、張侯設乏、欲使與射者豫志焉。

士讓按射人職云、諸侯以四耦射二侯二獲二容、樂以貍首七節三正。本經所奏貍首與射人職同。所用大參干三侯、與射人職異、故疏有云畿外諸侯亦得用三侯、其數上同於天子、而非畿內諸侯可比。但天子三侯、則虎熊豹侯、諸侯不得用虎耳。

樂人宿縣。宿前宿也。國君燕樂、於其日縣之、宿縣者、重其事。大司樂職曰、大祭祀宿縣、遂以聲展之。于阼階東。笙磬西面。其南笙鐘。

儀禮紃解　卷七　大射儀　四

其南鑮。皆南陳。笙、猶生也。東爲陽中、萬物以生、是以東方鐘磬謂之笙。皆編而縣之。全十六枚而在一簴。或曰笙磬笙鐘、與笙相應者也。鑮、注云如鐘而大。杜預韋昭陳暢俱云鐘大而鑮小。未詳。凡奏樂、先擊鼓、後擊鐘鑮以爲節。建鼓在阼階西南鼓。應鼙在其東、南鼓。建、猶樹也。以木貫而載之、樹之跗也。南鼓、謂所伐面也。應鼙、應朔鼙也。先擊朔鼙、而應鼙應之。鼙、小鼓也。在東、便其先擊小、後擊大也。鼓本在東、而北縣、避主人之位、在洗北。笙溪方氏曰、建鼓設于阼階西、所以辟君降揖卿大夫之位。西階之西、頌磬東面。其南鐘。其南鑮。皆南陳。成功曰頌。西爲陰中、萬物所成、是以西方鐘磬謂之頌。古文頌爲庸。或曰頌磬與歌同應者也。雖亦與磬

同。一建鼓在其南、東鼓。朔鼙在其北。朔、始也。奏樂先擊西鼙、而東鼙應之。以樂爲西賓所由來。朔爲倡始也。鼙不言東鼓者、省文耳。一建鼓在西階之東、南面。此與阼階之西對待者。云南面、則南鼓矣。簜在建鼓之閒。簜、竹也。謂笙簫之屬。倚於堂。下文乃管新宮、謂吹簜也。敖氏繼公曰、國君合有三面樂、東方西方與階閒也。階閒之縣東上、其鼓西上、以辟射故去其階閒之縣、猶存其鼓于故位、而簜在其閒。

士讓按簜在建鼓之閒、謂在阼階西、西階東、兩建鼓之閒。即中堂階前下也。故記曰匏竹在下。鄉射請射時命遷樂、此簜當於既吹後方辟射位耳。鼗倚于頌磬西紘。鼗、如鼓而小、有柄、賓至搖之以奏樂也。紘、編磬繩也。設鼗於磬西、倚於紘也。陳氏暘

儀禮紃解　卷七　大射儀　五

曰、作堂下之樂、必先鼗鼓。

右張侯設樂

厥明、司宮尊于東楹之西。兩方壺。膳尊兩甒在南、有豐。冪用錫若絺、綴諸箭。蓋冪、加勺、又反之。皆玄尊、酒在北。方壺、爲諸臣設。而膳尊、君尊也。豐、承尊器。爲字從豆、曲聲、似豆大而卑。斷一大木爲之、取其安穩。此豐若在宗廟、或兩君燕、亦謂之坫、致爵於其上。冪、覆尊巾。錫、治滑易之細布、冬用之。絺、細葛、夏用之。箭、篠也。爲冪、蓋卷辟、綴於箭、橫之。冪橫綴於箭、而從蓋於甒。勺亦從加於冪上、西柄、與箭而午。又反之、以餘冪反蓋於勺、亦爲塵之着於勺也。皆有

玄酒之尊者，重本也。酒在北，尊統於君，南爲上也。唯君面尊，尊鼻向君，專惠也。燕禮云，尊南上。此云酒在北，互文。士讓按燕禮冪用綌若錫，此用絺，或隨用其一，或大射禮重，以細者爲尚歟。

尊士旅食于西鐏之南，北面，兩圜壺。旅，衆也。士衆食未得正祿，謂庶人在官者。圜壺，變於方也。賤無玄酒。西縣之鐏南，更有一建鼓，而云於鐏南者，逸繼鐏而言之，以縣爲主也。其實在鼓南門西北面。**又尊於大侯之乏東北。兩壺獻酒。**爲隸僕人、巾車、參侯于侯之獲者設也。統於侯，皆東面。獻酒，因祭侯而獻，故名。大侯服不氏之尊未設者，侯時而陳也。或曰下經服不之尊，即此尊也，於此預言之，因上文連而及之耳。下文設洗于獲者之尊西北，亦同此義。士讓按二說從後說爲是。注疏謂獻爲莎，莎作鬱鬯解，非也。大諸侯賜圭瓚，然後爲鬯，未賜圭瓚，則資鬯於天子，何其重也。射侯之神，雖不宜褻，亦不當用鬱鬯。獻應讀如字，因獻而得名耳。

設洗于阼階東南，罍水在東，篚在洗西，南陳。設膳篚在其北，西面。言南陳者亦西面，西面者亦南陳。**又設洗于獲者之尊西北。水在洗北，篚在南，東陳。**亦因上設洗篚連言之，其實未設也。下經實一散於篚，即此篚也。篚東陳者，南面。**小臣設公席于阼階上，西鄉。司宮設賓席于戶西，南面，有加席。卿席賓東，東上。小卿賓西，東上。大夫繼而東上。若有東面者**

則北上。席工于西階之東，東上。諸公阼階西北面，東上。唯賓及公席布之也，其餘在房，俟後設之。知者，以下更有設席之文也。小卿，命於其君者也。王制次國三卿，一卿命於其君。小國亦三卿，二卿命於其君。此言小卿，據次國以下，則大射通五等侯國明矣。或曰卿，上大夫也。小卿，副于卿者，中大夫也。亦通。諸公，大國有孤，與君論道，亦不典職，如公矣。賓有加席，蒲筵加莞席也。射禮重於燕，故有之。設公席不言加，亦蒙賓有加席之文也。大夫繼而，字下疑脫一西字。堃溪方氏曰，賓也，大夫也，以爲賓而有加席，與卿同，優之也。卿之重席，陳而不設，以卿終辭且諸公無加席，而卿之加席久設于其位，非所宜也。士讓按此叙次席位，文先從東起，而後及南止。先公者，尊公也。賓席先卿與小卿叙之者，賓席定而後賓來，賓西之文有所據也。且以公及賓席先布，係尚在於房中，故由東而北而東上，則以次而北面矣。東面者北上，則北面西以南矣。席工，則南方位定矣。席諸公，則南之東與公席切近矣。按圖而玩其位次，藹四方如環焉。**官饌。**百官各饌其所當共之物。

右陳器設位具饌

羹定，亨肉熟也。射義曰，諸侯之射也，必先行燕禮。燕禮牲用狗。**射人告具于公。公升即位于席，西鄉。**先升即位，而後納賓。**小臣師納諸公卿大夫。諸公卿大夫皆入門右，北面東上。士西方東面北上，太史在于侯之東北，北面東上。**

第 冊 續修四庫全書 第 版正內

士旅食者在士南北面東上。小臣師從者在東堂下南面西上。太史在于侯東北、士旅食者在士南。爲有侯入庭深也。燕禮士旅食者立于門西東上、繼門而言與此異。小臣師、正之佐也。正相君、出入君之大命。士讓按太史在侯東北、以職宜數射中事未至、故位在此。下文云祝史小臣師亦就其位而獻之。燕禮云祝史立于門東北面東上、此不言祝位、或省文。又燕禮云小臣師一人在東堂下南面。彼但言一人、不言西上。此言從者言西上、則小臣師爲上可知。公降立于阼階之東南南鄉小臣師詔揖諸公卿大夫諸公卿大夫西面北上。揖大夫、大夫皆少進。燕禮言爾。此言揖者、以入

庭深、巳爾近、皆故詔以揖也。上言大夫大夫四字疑衍文。以大夫與公卿面有異。下有別言揖大夫大夫皆少進也

右卽位

大射正擯射人之長也。士讓按大射禮主於射、射官爲多、故以長者擯。擯者請賓。公曰命某爲賓。某、大夫名。擯者命賓、賓少進、禮辭。命賓者、東面南顧。辭、辭以不敏。反命。又命之、賓再拜稽首受命。擯者反命。賓出立于門外北面。士讓按君無二命、臣必謙卑而後共命、臣之節、賓之義、皆應爾。門外、射宮門外也。當是以賓禮入。望溪方氏曰、燕以示慈惠、故曰許諾。大射以辨等威、故曰受命、文無微而不辨也。公揖卿大夫升就席。小臣自阼階下北面、請執冪者與羞膳者。請士可使執君兩甒之冪、及羞脯醢庶羞於君者。方圜壺獻、俱無冪。乃命執冪者。執冪者升自西階、立于尊南、北面東上。命者、於西階前以公命命之。東上、執玄尊之冪爲上。羞膳者從而東、由堂東升自北階、立于房中西面南上。膳宰請羞于諸公卿者。膳宰請者、異於君。不言命、於臣畧之。

右請立賓及執事者

擯者納賓、賓及庭、公降一等揖賓、賓辟。辟者逡遁不敢

當盛。望溪方氏曰公之降揖同、而燕禮賓不辟、何也。燕主溥惠於羣臣、立一人以爲賓、禮猶輕。大射擇士以祭、賓有加席、升奏肆夏、奠爵執爵而樂闋。且上擬於君、故於君初接見時退辟、以見其不敢當禮也。公升卽席以賓將與主人爲禮、不參之。奏肆夏、肆夏杜子春引呂叔玉說以爲周頌時邁篇。取詩中明昭式序求懿德肆時夏得宜著王德勸賢之義、未知確否。周禮曰賓出入奏肆夏。春秋傳云肆夏之三、天子以享元侯。三者、肆夏也、樊遏也、渠也。此惟奏肆夏而不及繁遏、渠、其辟天子之享禮歟。爲賓奏之、疑當作西方之縣。賓升自西階。主人從之。賓右北面至再拜、賓答再拜。主人、宰夫也。又掌賓客之獻飲食。君於臣、雖爲賓不親獻、以其莫敢亢禮。

右納賓

主人降洗、洗南西北面。賓將從降，鄉之。不於洗北，辟正主。鄉飲酒、鄉射主人洗北南面。士讓按燕禮、大射禮皆君在阼。宰夫若於洗北南面，則背君，故在洗南西北面，不敢背君也。亦不背賓也。賓降、階西東面。主人辭降、賓對。主人北面盥、坐取觚洗。賓少進辭洗。主人坐奠觚于篚、興對。賓反位。獻不用爵，辟正主。少進辭者，宜違其位，乃反位。主人卒洗、賓揖升。賓先升者，尊也。主人升。賓拜洗、主人賓右奠觚答拜。降盥、賓降、主人辭降、賓對。卒盥、賓揖升、主人升。坐取觚。賓尊，故每先升。主人取觚，將就瓦甒酌膳。執冪者舉冪。主人酌膳、執冪者蓋冪。酌者加勺、又反之。反之，覆勺。筵前獻賓。賓西階上拜、受爵于筵前、反位。主人賓右拜送爵。賓既拜於筵前，受爵，退復位。宰胥薦脯醢。宰胥，宰官之吏也。燕禮膳宰薦，此不主於飲酒，變於燕。賓升筵、庶子設折俎。庶子，司馬之屬，宰正六牲之體者。賓之俎實，解已見燕禮篇。不使膳宰設俎，為射變於燕。賓坐左執觚、右祭脯醢、奠爵于薦右、興取肺、坐絕祭、嚌之、興、加于俎、坐挩手、執爵遂祭酒、興、席

末坐啐酒。降席、坐奠爵、拜告旨、執爵興。主人答拜。降席，席西也。旨，美也。樂闋。闋，止也。賓及庭奏肆夏，至升堂飲酒乃樂止。是尊賓之禮盛於堂上也。按郊特牲賓入門而奏肆夏，卒爵而樂闋者，彼謂來朝聘者。此燕已臣子法，故啐酒而樂闋。三禮儀議此時歌工猶未入也。足以明金奏之非歌章矣。賓西階上北面坐卒爵、興、坐奠爵、拜、執爵興。主人答拜。卒爵必于西階者，以向者于此拜受也。

右主人獻賓

賓以虛爵降。既卒爵，將酢也。主人降、賓洗南西北面、坐

奠觚、少進辭降。主人西階西東面、少進對。賓坐取觚奠于篚下、盥洗。篚下，篚南。賓必西北面，以主人在西階西，宜鄉之也。主人辭洗。賓坐奠觚于篚、興對。卒洗、及階揖升。主人升拜洗如賓禮。主人亦後賓升。賓降盥、主人降、賓辭降。卒盥、揖升酌膳、執冪如初。以酢主人于西階上。主人北面拜受爵。賓主人之左拜送爵。賓南面授爵，乃於左拜。凡授爵，鄉所受者。主人坐祭、不啐酒。辟正主也。未薦者，臣也。不拜酒。主人之義也。亦不告旨可知。遂卒爵、興、坐奠爵拜

執爵興。賓答拜。主人不崇酒、以虛爵降、奠于篚。不崇酒辟正君。賓降立于西階西、東面。既受獻矣、不敢安盛。擯者以命升賓。賓升立于西序、東面。命、公命也。爾雅釋宮、東西牆謂之序。燕禮不言以命、此詳之。

右賓酢主人

主人盥洗象觚。升酌膳。東北面獻于公。象觚、觚有象骨飾者。士讓按、君在阼面尊、則酌者宜東面。必東北面獻者、臣道也。公拜受爵。乃奏肆夏。賓及庭奏、君受爵乃奏。乃者、緩辭也。士讓按、君緩於奏樂者、君雖尊、有主道。

主人降自西階、阼階下北面拜送爵。宰胥薦脯醢、由左房。庶子設折俎、升自西階。左房、東房也。敖氏曰、堂上之薦皆由左房、特于君見之。下經庶子正徹公俎、當亦庶子正設之。鄉射記曰、主人俎脊脅臂肺。公位尊、疑當用有。士讓按、射在射宮乃郊之大學也。制亦有左右房。蓋溪方氏曰、燕禮輕、獻公獻賓設俎者皆膳宰。大射禮重、轉以宰胥庶子薦設。以士皆與射、故薦設用不與射者。公祭如賓禮。庶子贊授肺。不拜酒、立卒爵。坐奠爵拜。執爵興。凡異者。君尊、變於賓。主人答拜。樂闋。升受爵降奠于篚。士讓按、公卒爵而后樂闋、異于賓啐酒而樂闋。後奏之、必後闋、雖由樂之

節奏長短則然、亦以優公。

右主人獻公

更爵洗、升酌散以降、酢于阼階下。北面坐奠爵、再拜稽首。公答拜。更、易也。易爵、不敢褻至尊。敖氏云、此亦當酌膳。云散、誤也。士讓按、燕禮主人酌膳者、明酢之意出於君。此更爵酌散者、或大射與燕有異同。在主人自遠、不敢瀆君之膳與。主人坐祭、遂卒爵、興、坐奠爵、再拜稽首。公答拜。主人奠爵于篚。

右公酢主人

主人盥洗、升媵觚于賓、酌散、西階上坐奠爵拜。賓西階上北面答拜。媵、送也。散、方壺之酒。主人坐祭遂飲、賓辭。卒爵興、坐奠爵拜、執爵興。賓答拜。鄉飲酒、鄉射、主人酬賓、皆坐卒觶。此代君宜立飲。今坐飲、故辭之。主人降洗。賓降。主人辭降。賓辭洗。卒洗、賓揖升、不拜洗。不拜洗、酬禮殺。主人酌膳。賓西階上拜、受爵于筵前、反位。主人拜送爵。賓升席、坐祭酒、遂奠于薦東。奠者、酬酒不舉也。遂云者、因坐而奠之、不北面也。與飲射異。士讓按、鄉飲射酬酒無祭。此與燕禮皆坐祭、尊君物也。主

人降復位。賓降筵西，東南面立。東南面立，辟君也。不于序內，位彌尊，禮彌卑。

右主人酬賓

小臣自阼階下請媵爵者。公命長。命之使選於長幼之中也。卿則尊，士則卑。觀下文使下大夫，是取尊卑處中者。　望溪方氏曰：長，謂五大夫爵列之尊者，故小臣以次作二大夫，而不復請於君也。公為公卿舉旅，曰若賓若長，則非以長幼言可知。小臣作下大夫二人媵爵。媵爵者阼階下皆北面再拜稽首。公答拜。作，使。再拜稽首，拜君命。媵爵者立于洗南，西面北上。序進盥，洗角觶，升自西階，序進，酌散，交于楹北。降，適阼階下，皆奠觶，再拜稽首，執觶興。公答拜。序，次第也。先者既酌，右還而反，與後酌者交于西楹北，相右，俟于西階上，乃降，往來以右為上也。盥洗時宜北面，酌散時宜向君東面也。媵爵者皆坐祭，遂卒觶，興，坐奠觶，再拜稽首，執觶興。公答再拜。媵爵者執觶待于洗南。待，待君命。小臣請致者。請君使一人與，二人與，不敢必君命。若命皆致，則序進，奠觶于篚。阼階下皆北面再拜稽首。公答拜。媵爵者洗象

觶，升實之，序進，坐奠于薦南，北上。降，適阼階下，皆再拜稽首送觶。公答拜。既酌而代進，往來由尊北，交於東楹北，亦相右。奠於薦南，不敢必若舉也。既降自西階，乃東行而適阼階下。　士讓按：凡不舉者於左，此君在阼西向，南為左。此二觶，一則公舉以為賓舉旅，一則留為賓若長舉旅。媵爵者皆退反位。反門右，少進北面位。

右媵爵于公

公坐取大夫所媵觶，興以酬賓。賓降西階下再拜稽首。小臣正辭，賓升成拜。正，長也。燕禮小臣辭，此使小臣長，辨尊卑也。升成拜，復再拜稽首。先時君辭之，於禮若未成然。　士讓按：興以酬賓，注云公起酬賓於西階。敖氏云興立於席，舉觶鄉賓而酬之，不下席者，君尊也。玩公無就西階之文，下又無反位之文，敖氏為優。公坐奠觶答拜，執觶興。公卒觶，賓下拜。小臣正辭，賓升再拜稽首。不言成拜者，為拜故下，賓未拜也。下不輒拜者，禮殺也。下亦降也。公坐奠觶答拜，執觶興。賓進受虛觶，降，奠于篚。易觶，興洗。賓進，以臣道也。于君受虛爵，君不親酌。公有命則不易。士讓按：臣欲易者，尊君不敢褻也。有命則不易者，亦尊君命也。不洗。反升酌膳，下拜。小臣正辭，賓升再拜稽首。

公答拜。不易者君義、不洗者臣禮。士讓按燕禮自賸爵至此、凡臣再拜稽首、公皆答再拜。此射禮、公只答一拜、或疑爲省文。然自賸爵至此、禮儀多矣、何獨於再拜之文省之。疑燕主洽情、故答再拜、射主辨分、故每答一拜、如疏所云也。賓告于擯者請旅諸臣。擯者告于公。公許。旅、序也。賓欲以次序勸諸臣酒。士讓按燕禮無此段文、故燕記補之。此大射禮體崇、故尊公之義尤備。望溪方氏曰、祭祀賓客獻酬本無或遺、而燕射舉旅、必使賓請者、自賓言之則不敢專惠、自君言之則推惠於賓、而使洗于上下也、類而推之、公卿之請、所以推惠於公卿、而使洗于諸大夫也、大夫之請、所以推惠於大夫、而使洗於羣士也、士舉旅而後獻庶于有司則士之請、又推惠於士、而以洗於庶子有司也、惟賓

之請見於經、而燕禮記曰、凡公所酬、既拜、請旅侍臣。蓋據公卿大夫士舉旅受爵者而言、互文以見義。賓以旅大夫于西階上。擯者作大夫長升受旅。作、使也。使之以長幼之序、先孤卿、後大夫。賓大夫之右坐奠觶拜、執觶興。大夫答拜。賓位在左、而在大夫之右者、是相飲之位、非賓主之位也。賓坐祭、立卒觶、不拜。酬而禮殺。若膳觶也、則降更觶洗、升實散。大夫拜受。賓拜送。遂就席。公優所酬者式使得用象觶、而不可遞及乎他、是只更用角觶旅酬而洗者、亦爲更觶新之也。餘則不洗。賓既拜送、則就席。望溪方氏曰、公命不易、主恩也。賓更觶、臣禮也。大夫辯受酬、如

受賓酬之禮、不祭酒、卒受者以虛觶降、奠于篚。復位。後位、復門右少進北面之位也。右公爲賓舉旅。士讓按燕記凡公所酬皆栗階。此當亦然。主人洗觚、升實散、獻卿于西階上。酬而後獻卿、飲酒成於酬、若禮成、卿乃得獻。司宮兼卷重席、設于賓左、東上。席自房來。上文設席、徹之於後耳。至獻乃布之。卿升拜受觚。主人拜送觚。卿辭重席、司宮徹之。重席雖非加、猶爲其重累辭之、辟君。乃薦脯醢。卿升席、庶子設折俎。卿折俎未詳何骨、以尊卑相次推之、公用肩、賓用臂、

諸公宜用臑、卿宜用膞也。若無公、則卿蓋用脊、脊臑折肺。燕禮卿無俎、此有之、射禮重也。望溪方氏曰、不言薦脯醢者、以庶子設折俎推之、其爲宰胥可知。卿坐、左執爵、右祭脯醢、奠爵于薦右、興取肺、坐絕祭、不嚌肺、興加于俎、坐挩手、取爵、遂祭酒、執爵興、降席、西階上北面坐卒爵、興、坐奠爵、拜、執爵興。陳酒肴者君之惠、不嚌啐者、亦自貶于賓。主人答拜受爵。卿降復位。復西面位。不酢、辟君。辯獻卿。主人以虛爵降、奠于篚。擯者升卿、卿皆升就席。擯者升之、尊卿。以其同班、故相需而後就席。大夫之就席也亦然。若有

諸公則先卿獻之如獻卿之禮、席于阼階西北面東上。無加席。公、孤也。席之北面、爲其太尊、屈之也。亦因阼階上近君、近君則親寵苟敬私昵之坐。望溪方氏曰、公位在阼階、若加席則上儗於君。故設時本無加席。不待其辭。士讓按大射賓有加席、視燕爲優。而公仍無加席、下同於卿大夫。

右主人獻孤卿

小臣又請媵爵者二大夫媵爵如初。請致者。若命長致、則媵爵者奠觶于篚、一人待于洗南。長致者阼階下再拜稽首。公答拜。命長致者、使長一人致也。公或

時未能舉自優暇、故云若也。一人其不致者也。再拜稽首、拜君命也。洗象觶升實之坐奠于薦南。降與立于洗南者二人皆再拜稽首送觶。公答拜。奠于薦南、先媵者上觶之處也。二人皆拜如初、共勸君飲之。

右再媵爵

公又行一爵、若賓若長、唯公所賜。一爵、先媵者之下觶也。若賓若長、禮殺也。長、孤卿之尊者。於是言賜、射禮明尊卑也。燕禮云唯公所酬。以旅于西階上如初。大夫卒受者以虛觶降、奠于篚。賓賜則以酬長。賜長則以酬賓。大夫長升受旅以辯。士讓按初舉旅及再舉旅、所酬者惟于堂上有席者而止。士卑在堂下無席、獻尚在射後、而酬自未之及。

右公爲賓若孤卿舉旅

主人洗觚、升獻大夫于西階上。大夫升拜受觚。主人拜送觚。大夫坐祭、立卒爵、不拜既爵。主人受爵、大夫降復位。不拜既、禮殺。且分卑。胥薦主人于洗北、西面。脯醢、無脀。胥、宰官之吏。主人分在大夫下、先大夫薦之、尊之也。不薦于堂上、無其位。且辟正主也。脀、俎實。辯獻大夫。遂薦之、繼賓以西、東

上。若有東面者、則北上。卒、擯者升大夫、大夫皆升就席。言繼賓以西、則小卿此時乃得獻可知。前經既言大夫繼而西、東上、若有東面者則北上。此復言之者、前處擬其位、至此始布其席也。

右主人獻大夫

士讓按自主人獻賓至此、惟賓備獻酢酬之正禮。由是漸殺、孤卿至舉旅而停、大夫至獻薦而停、士則獻薦旅俱未及之。蓋禮主於射、方作樂以和其志、而飲禮固未暇徧也。

乃席工于西階上、少東。小臣納工、工六人、四瑟。工、瞽矇也。平時則諷誦詩、作樂則依於瑟。所謂曲合樂曰歌也。六人、太師少師各一人、上工四

人四瑟者、禮大樂衆也。燕禮之工只四人。僕人正徒相大師、僕人師
相少師。僕人士相上工。徒空手也。僕人正、僕人之長。師、其佐也。士、其吏
也。天子眡瞭相工。諸侯兼官、是以僕人掌之。大師少師、工之長也。凡國之瞽矇正焉。檀弓杜蒯
曰、曠也大師也、是也。於是分別工及相者、射禮明貴賤也。三禮館議、大師必言徒相者、見大
師少師爲歌者、且即下經所謂後者也。少師亦後者、而不言徒相、可知也。士讓按擯詔有小
臣正、復有小臣師。相工有僕人正、復有僕人師正、注皆云長。師、注皆云佐。詳見周官小宰職。
相者皆左何瑟、後首、內弦、挎越、右手相。謂相上工者內
弦挎越、以右手相工、由便也。越、瑟下孔、所以發越其聲者。陳氏暘曰、後首者不面鼓、面鼓者不

後首。後首者挎越。面鼓者執越。鄉黨之禮射主樂而飲主禮。故鄉射面鼓、飲酒後首。朝廷之禮
燕主樂而大射主禮。故燕面鼓、大射後首。後者徒相入。謂相大師少師者也。上列
官之尊卑。此言先後行次。小樂正從之。從大師也。後升者變於燕。諸侯小樂正下
士也。飲射燕三篇不言小者、此樂盛於彼。且用小樂正、則彼可知矣。升自西階北
面東上。工六人位。坐授瑟乃降。相者也。降立於西縣之北、近其事。小
樂正立于西階東。亦後升、不統于工。乃歌鹿鳴三終。謂鹿
鳴之什三篇。篇各一終。如春秋傳所謂工歌鹿鳴之三是也。士讓按注云歌鹿鳴三終、而不
歌四牡、皇皇者華、主於講道、畧於勞苦與諸事。然從來云三終者、皆兼三篇、非三章也。大射故

燕禮不言四牡皇皇者華、省文耳。主人洗、升實爵、獻工。工不興、
左瑟。工歌而獻之、以事報之也。工不興、不能備禮。左瑟、便其右受爵也。大師無瑟、於是言
左瑟、見獻之節候耳。士讓按此亦疑只爲大師洗耳。餘皆不洗。獻亦仍用觚、通言之稱爵。
一人拜受爵。謂大師也。工拜於席。主人西階上拜送爵。薦
脯醢。輒薦之也。使人相祭。相其祭薦祭酒。卒爵不拜。主人受
虛爵。衆工不拜受爵、坐祭、遂卒爵。辯有脯醢、不
祭。相者相其祭酒而已。主人受爵、降奠于篚、復位。大師及
少師上工皆降、立于鼓北、羣工陪于後。鼓北、西縣南。不

言鎛南者、鎛於尊旅食者之意同也。鼙近于鼓不取節於鼙者、鼓大鼙小也。鼓長六尺六寸。工
面與鼓面齊、鼓有餘長在人後矣。羣工陪于後三人爲列也。於時少樂正亦降、立于其南、北面
工立、僕人立于其側、同面稍後。士讓按敖氏云羣工即上工瑟者四人也。二師列前、羣工四
人列後、亦通。乃管新宮三終。管、謂吹簜以播新宮之樂。其篇亡、其義未聞。笙
從工而入、吹笙者亦吹管。笙管相將也。既管不獻、畧下樂也。立于兩縣之中。此不笙、不合鄉樂
者、爲射故畧於樂也。不畧小雅者、小雅爲諸侯之正樂、故不畧。亦如鄉射之不畧鄉樂矣。
溪方氏曰、春秋傳魯叔孫婼聘于宋、宋公享之賦新宮、昭子賦車牽。則新宮有詞、與南陔六篇
異。穆堂李氏曰、管惟天子諸侯得用之、若卿大夫則但有笙入之節、而無下管之節也。

禮館議。燕禮記云、升歌鹿鳴、下管新宮。其時歌工不降、則管工與歌工異人、決矣。敖氏謂即大師管、備考、卒管、大師及少師上工、皆東坫之東南、西面北上坐。坫東南、當在東縣之東北。射事未至、工既管、乃遷於此者、堂上之樂畢故也。

右樂賓

擯者自阼階下請立司正。三爵既備、上下樂作、君將留羣臣射、宜立司正以監之、察儀法也。敖氏繼公曰、君再舉旅而卿請立司正、爲射故也。公許、擯者遂爲司正。君許其請、因命用之。不易之者、俱相禮、其事同也。司正適洗洗角觶、南面坐奠于中庭。燕禮及此大射禮司正不以觶升、而奠之于地者、著其位以顯其事。中庭、亦阼階前南北之中。升東楹之東、受命于公。西階上北面、命賓諸公卿大夫。公曰、以我安。賓諸公卿大夫皆對曰、諾、敢不安。以我安者、君意慇懃、欲留之以我故安也。司正降自西階、南面坐取觶、升酌散。降、南面坐奠觶。奠于中庭。興、右還北面少立。坐取觶、興。坐不祭、卒觶、奠之、興、再拜稽首。左還南面坐取觶、洗、南面反奠于其所、北面立。皆所以自昭明於衆也。將

於觶南北面則右還。於觶北南面則左還。如是得從觶西往來也。必從觶西往來者、爲君在阼、不背之也。

右立司正

司射適次、袒決遂、執弓、挾乘矢於弓外、見鏃於弣、右巨指鉤弦。司射、主射教者。次、張幃席爲之、所謂耦次也。在洗東南。大射設次于東、故不適堂西。方持弦矢、曰挾。謂橫之於二指之閒也。弣、弓把也。見鏃、順其射也。右巨指、右手大擘、以鉤弦。弦在旁、挾出便也。望溪方氏曰、大射有次、何也。鄉射與者少壯有力之士爲多。大射則公卿大夫皆與焉。老者立而待事、必有所休息、以安其筋骸。貴者降于階庭、必有所隱蔽以肅其體貌。又鄉射舉于春秋、而擇士以祭、則于冬夏。嚴冬烈日、勢不可以無次也。士讓按鄉射無次。凡備射事、必于堂西、不于堂東者、尊賓。此君在阼、主之、立賓爲行禮耳。故次設于東方、統于君也。自阼階前曰、爲政請射。爲政、謂司馬也。司馬主射政者。周禮夏官、其屬六十、掌邦政。射人其所屬者。或曰、爲、去聲。言爲政與而請射也。國之大事在祀與戎。故於禮辭特著其義、曰爲政。亦通。士讓按鄉射先告于賓、而後告主人。此大射禮崇、公主之、故不告于賓。賓臣也。遂告曰、大夫與大夫士御於大夫。因告選耦於君。御、猶侍也。大夫與大夫爲耦不足、則士侍於大夫、以備耦。此以在堂上爲耦之法告公。云大夫、兼公卿言。望溪方氏曰、以士御于大夫推之、公卿不能成耦者、亦以大

夫御可知。遂適西階前、東面右顧、命有司納射器。東面者、君在阼、宜向之。右顧者、以有司佐執事是士、士在西階南東面、是以司射右顧命之。敖氏云、有司、其士旅食者歟。射器皆入。君之弓矢適東堂。賓之弓矢與中籌豐、皆止于西堂下。衆弓矢不挾。總衆弓矢楅皆適次而俟。中、大射於郊則閭中也。中所以盛算、籌算也。豐、可奠射爵者。衆弓矢、三耦及卿大夫以下弓矢也。司射矢亦止西堂下。衆弓矢不挾、則納公與賓弓矢者挾之。楅、承矢器。敖氏繼公曰、衆弓矢不挾、以其多也。總、謂以物合而東之也。中籌豐在堂西、楅在次、各近其所設處也。工人士與梓人升自北階。兩楹

之閒、疏數容弓、若丹若墨、度尺而午、射正涖之。工人士梓人、皆司空之屬、能正方圓者。一從一横曰午、謂畫物也。鄉射記謂横與距、隨是也。但未知從者横者、若爲用丹、若爲用墨、或科用其一耳。度尺者、即鄉射記從如笴三尺、横如武尺二寸、是也。射正、司射之長。射事至、乃畫物、亦君禮異也。望溪方氏曰、兩物左右相去六尺、然後射耦張臂挾弓矢、乃有餘地。又司正命去侯物閒、可容其立也。士讓按、升自北階、不由西階者、賤也。亦事至始若之。卒畫、自北階下。司宮埽所畫物、自北階下。埽物、重射事也。工人士梓人司宮位在北堂下。士讓按、司宮所執皆瑣事、益知注疏以諸侯司宮當天子小宰之誤。大史俟于所設中之西東

面、以聽政。大史掌釋獲數射中者。是時中尚未設、大史俟事於此。鄉射禮曰、設中南當楅、西當西序東面。又曰、司射先立於所設中之西南。此大射、則大史先俟于此、禮變。望溪方氏曰、此聽政與上爲政請射相應。其坐作進退趨立呼唱比次誓命觀聽之節、即軍政所寓也。司射西面誓之曰、公射大侯、大夫射參、士射干。射者非其侯、中之、不獲。卑者與尊者爲耦、不異侯。大史許諾。誓、猶告也。賓與君爲耦、同射大侯、士與大夫爲耦、同射參侯。以其既與尊者爲耦、不可使之別侯也。三禮館議、此再射以後之射法也。而先誓于衆、猶前告公備耦、亦再射以後之耦法、皆尊君也。不曰命而曰誓、蓋以軍禮行之、故大史曰聽政。士讓

按注引鄉射設中、南當楅、西當西序、東面、則是大史東面聽政、司射西面命之、蓋兩相當。遂比三耦。比、選次之也。三耦皆士也、亦司射前戒之、故立于此以待比。三耦俟于次北、西面北上。未知其耦、立以俟命、不俟于堂西何也。既設次、則耦位在次、于取弓矢便也。俟于次之北何也。便其入也。此乃未比時之位、既比則位于次中矣。司射命上射曰、某御於子。命下射曰、子與某子射。卒、遂命三耦取弓矢于次。或曰、取弓矢不拾者、次中隱蔽處、或曰非也、亦命之讓取弓矢拾、文不具耳。三耦既取弓矢、遂立于次中、西面北上。士讓按、注疏以三耦指大夫士、不如敖氏指士爲確。蓋比三耦在堂下、大夫此時俱在席、無有俟于次北者。

右請射

司射入于次、搢三挾一个、出于次、西面揖、當階北面揖、及階揖、升堂揖、當物北面揖、及物揖。由下物少退、誘射。由下物而少退、以其亦射大侯、故不履下物者、爲辟君也。足不履物、故亦不害俯正足。士讓按鄉射無次、耦位在司射之西南、故司射誘射初揖東面、上耦揖進亦東面。此有次設于東方、故司射誘射西面揖、下經上耦出次揖進、亦西面。射三侯、將乘矢、始射干、又射參、大侯再發。將、行也。行四矢、象有事於四方。始射干、誘射主三耦。干、士所射故。大侯再發、以其尊、異之。卒射、北面揖。

揖於當物之處、不南面、異於鄉射。望溪方氏曰、鄉射之主人、州長也。故司射南面而揖。大射君在阼、司射在堂、而南面對君以揖、則義必不可。蓋臣在君所、奉命而執事時、或南面、司馬揚弓、筮人抱蓍之類是也。行禮則未有不北面者。及階揖降、如升射之儀。遂適堂西、改取一个、挾之。改、更也。不射而挾矢、示有事也。遂取扑、搢之、以立于所設中之西南、東面。扑、所以撻犯教者。鄉射、司射先就位、乃誘射。此誘射卒、始著立位者、由初有次、可止故也。鄉射、司射之弓矢與扑、倚于西階西、此當亦然。

右誘射

司馬師命負侯者、執旌以負侯。司馬師、正之佐也。天子服不氏下士一人、徒四人、掌以旌居乏待獲。三禮館議、不曰獲者而曰負侯者、此獲則彼負、每侯皆兩人相代爲之。故時易其稱焉。命負侯與命去侯、亦異人、官多也。負侯者皆適侯、執旌負侯而俟。司射適次、作上耦射。司射反位。皆、皆適三侯也。作、使也。前此已命三耦取弓矢于次、位中南之位。上耦出次、西面揖進。上射在左、並行。當階北面揖、及階揖。上射先升三等、下射從之、中等。中、猶間也。上射升堂、少左。下射升、上射揖、並行。皆當其物、北面揖。及

物揖。並、併也、併東行也。皆左足履物、還、視侯中、合足而俟。視侯中、各視其侯之中。士耦視干中、干中十尺。此時只有士耦、未有大夫耦也。知干中十尺者、干侯道五十弓、弓取二寸、以爲侯中、二五則一十也。司馬正適次、袒決遂、執弓、右挾之、出、升自西階、適下物、立于物間。左執弣、右執簫、南揚弓、命去侯。司馬正者、疏云、天子大司馬卿一人、小司馬中大夫二人、此諸侯禮、亦應有大司馬、號爲司馬正也。敖氏云、司馬正與司馬師、乃射時所立之官、如司射之類也。未知孰是。適下物、由上射後東過也。簫、弓末。揚弓者、執下末。揚、猶舉也。命去侯者、將射當獲也。鄉射禮曰、西南面立于物間。此亦當然。　士讓按鄉射、司馬不決

遂袒執弓，彼以不射故不備，此亦不射，或大射禮崇，故亦決遂與。負侯皆許諾以宮、趨直西、及乏南。又諾以商、至乏、聲止。宮為君、商為臣、聲和相生也。鄉射執旌許諾，聲不絕，不以宮商。士讓按：雖非作樂，而樂之道行焉。非歌非謡、而輕重清濁中節，故雜宮商名之。三禮館議。耦拾取矢于楅，鄉射則左還而周，大射則左還毋周，所謂周還中規也。此負侯趨而西，至乏之南，乃折北、所謂折還中矩也。授獲者執授之、負侯者授之也。者下當行旌宋蓋亥脫耳。授旌而退立于西，次各當其乏之西缺。注云服不氏負侯，徒一人居乏，相代而獲。退立于西方。獲者興、共而俟。

司馬正出于下射之南、還其後、降自西階，遂適次，釋弓、說決拾、襲，反位。拾遂同。司馬正反位立于司射之南。三禮館議。司馬正於此始定其位。然則司馬師之位，亦宜近之。如小史之與大史與。士讓按：必曲折矩行者，明為上下射命去侯，如鄉射禮。司射進、與司馬正交于階前、相左，由堂下西階之東、北面視上射。命曰：毋射獲，毋獵獲。上射揖、司射退反位。射獲，矢中乏也。從旁為獵。乃射。上射既發、挾矢，而后下射射，拾發以將乘矢。拾，更也。將，行也。獲者坐而獲。此指在于侯之乏者也。士讓按：射者非其侯，中之、不獲，此宜射于方唱獲。參大非其侯也。舉旌以宮，偃旌以商。等言

獲也。獲而未釋獲。但言獲，未釋算。卒射，右挾之，北面揖。揖如升射。右挾之，右手挾弦。士讓按：鄉射誘射者卒射，南面揖。三耦之初耦卒射，亦南面揖。此大射皆北面揖，君在堂上也。上射降三等，下射少右，從之，中等。並行、上射於左。與升射者相左，交于階前，相揖。適次、釋弓、說決拾、襲，反位。凡升降皆上射為先。上射皆在左。諸侯階有七等，言降三等者，欲明下射中等是降一等之上下也。下射過西畔由右，故上射至地待之，乃得二人並行。上射於左也。位次中之位也。亦西面北上。前命三耦取弓矢于次，不言袒。至此襲，則前袒可知。三禮館議。既云適次，又云反位者，明位在次中之北也。所以在北

者，以其南當容公卿大夫及士衆耦之位也。下經云一耦出，則此時入次明矣。三耦卒射亦如之。

右初射獲而未釋獲

司射去扑、倚于階西，適阼階下、北面告于公曰：三耦卒射。反、搢扑、反位。凡升堂必去扑，不敢佩刑器即尊者側也。此不升堂亦去扑者，君尤尊也。司馬正袒、決、遂，執弓、右挾之，出，與司射交于階前相左。出，出于次也。袒時入次取弓。凡袒、襲，皆於隱處。升自西階、自右物之後、立于物閒、西南面揖弓，命

取矢。負侯許諾、如初去侯。皆執旌以負其侯而俟。揖、推之也。如初去侯、謂許諾以宮商至乏聲止也。執旌者、侯小臣取矢以旌指教之、三耦所射于侯而已。而三侯之負侯者皆執旌以往者、卑統於尊、且矢亦或有遠近也。司馬正降自西階、北面命設楅。出于下射之南、還其後而降。楅南面、故北面命設之。小臣師設楅。司馬正東面以弓爲畢。畢、所以教助執事者。執弓爲畢以指授、若周禮詵殳以爲鞭度者然。士讓拔畢西方宿、形曲有柄。弓形象之、射時舉射器、如堂上三笴楚扑長如笴、弓二寸以爲侯中之類、皆是。既設楅、司馬正適次、釋弓、說決拾、襲、反位。小臣坐委矢于

楅、北括。司馬師坐乘之、乘、四四數之也。卒、若矢不備則司馬正又袒執弓、升、命取矢如初。曰、取矢不索。乃復求矢加于楅。卒、司馬正進坐、左右撫之、興、反位。左右撫分上下射、皆北面乘矢與撫矢異人者、諸侯官多、大射禮盛也。

右取矢

司射適西階西、倚扑、升自西階、東面請射于公。倚扑者、將卽君前、不敢佩刑器也。升堂者、欲諸公卿大夫辟刑也。公許。遂適西階上命賓御于公。諸公卿則以耦告于上。大夫則降卽位而後告。告諸公卿于堂上、尊之也。司射自西階上、北面告于大夫曰、請降。司射先降、搢扑反位。大夫從之降、適次、立于三耦之南、西面北上。以諸公卿在上、故請大夫降。鄉射主人與賓皆卑、故大夫未降。與此異也。適次、入次也。注次前西面立、恐非是。三耦、士也、而在大夫上。以其先射尊之。三禮館議、鄉射之大夫、司射告耦于上、又向其位而告之。此之告公卿、同以其皆席于賓東、故也。鄉射之三賓、司射惟作之射、又北面作之、此之告大夫同。以其皆席於賓西故也。云大夫適次立于三耦之南、此時三耦未出次也。大夫立于耦南、在次中明矣。敖氏說、比注優。司射東面于大夫之西比耦、

大夫與大夫、命上射曰、某御於子。命下射曰、子與某子射。卒、遂比衆耦。衆耦、士也。衆耦立于大夫之南、西面北上。若有士與大夫爲耦、則以大夫之耦爲上。國皆有三卿五大夫、而使士備耦者、卿大夫或有故、或出使、數容不足、使士備耦也。爲上者、大夫耦若尊士之上。命大夫之耦曰、子與某子射。告于大夫曰、某御於子。士雖爲上射、命辭猶尊大夫也。命衆耦、如命三耦之辭。諸公卿皆未降。諸公卿尊、宜事至乃降也。遂命三耦各與其耦拾取矢。皆袒決遂、執弓右挾

之。命、注云命入次。三禮館議、拾取矢、謂取之于楅也。按大射既有射次、別無次外之位。惟初比三耦時、三耦俟于次北、正謂將入次而即位耳。非以次北為位也。此時三耦與大夫之耦、士衆耦皆比矣。此三耦本在次中、又何待司射命之而後入次哉。注恐誤。一耦出、西面揖。當楅北面揖。及楅揖。三耦同入次、其出也、一耦先出、西面立。司射作之、乃揖行也。當楅、楅正南之東西。上射東面。下射西面。上射揖進、坐。橫弓。卻手自弓下取一个。兼諸弣。與順羽。且左還。毋周。反面揖。橫弓者、人北面、弓東西向、為橫也。卻手自弓下取矢者、以覆左手執弣、右手從裏取之、便也。兼、幷也。幷矢於弣、當順羽、既又當執弦順羽者、手

放而下、備不整理也。左還、反其位。毋周、右還而反東面也。君在阼、還周恐背之。下射進、坐。橫弓、覆手自弓上取一个。兼諸弣。與順羽、且左還、毋周。反面揖。亦以東西為橫也。覆手自弓上取矢、以御左手執弣、右手從表取之、便也。此反面者、反西面。既拾取矢、捆之。捆齊等之。兼挾乘矢、皆內還、南面揖。上射左還、下射右還、皆鄉內也。不皆右還、亦以君在阼、恐背之也。適楅南、皆左還、北面揖。搢三挾一个。楅南鄉當楅之位也。揖、以耦左還。上射於左。以、猶與也。敖氏繼公曰、以如以賓升之以。謂上射以其耦左還也。此左還者、上射先而下射後。士讓按、上射於左、鄉射作右。

退者與進者相左、相揖。還、退釋弓矢于次、說決拾襲、反位。二耦拾取矢亦如之。後者遂取誘射之矢、兼乘矢而取之、以授有司于次中、皆襲反位。後者、下耦之下射也。有司、即納射器者。因留主授受之。望溪方氏曰、鄉射三耦自始至終皆取矢執弓、立而俟。大射則取矢退釋弓矢反位、何也。有司教射、宜使久立待事、以固其筋骸。將祭擇士、則宜休其神氣、使盡志於當射之時也。司射作射如初。一耦揖升如初。司馬命去侯。負侯許諾如初。司馬降釋弓反位。敖氏繼公曰、如初、亦適次作上耦也。其異者、三耦于既作、乃袒決遂取弓

矢耳。司射既作、即反位、不俟之。

右再請射

司射猶挾一个、去扑、與司馬交于階前、適阼階下北面、請釋獲于公。猶挾者、備尚未知、當教之也。士讓按、初射但言獲而未釋獲、此請釋獲、乃更端之事。其挾一个者、亦所以起耦射者之觀瞻而作其志氣。公許。反搢扑、遂命釋獲者設中。以弓為畢。北面。北面、立所設中之南、當視之也。鄉射禮曰、設中南當楅西、當西序。士讓按、此與上節設楅、皆以弓為畢、見威儀之肅也。鄉射亦有設楅設中、而不云以弓為畢。或互見、或鄉射禮輕、威儀不備歟。

大史釋獲。小臣師執中、先首、坐設之、東面、退。大史實八算于中、橫委其餘于中西、興、共而俟。先、猶前也。命大史、而小臣師設之、國君官多也。是時大史位于中西、小臣師退反東堂下位。鄉射禮曰橫委其餘于中西南末。士讓按鄉射禮釋獲者執鹿中、一人執算以從之。此不言執算者、疏以爲太史使人執之。不言可知也。司射西面命曰、中離維綱、揚觸、梱復、公則釋獲、衆則不與。離、猶過也。獵也。侯有上下綱。其邪制躬舌之角者爲維。中離維綱、或離維或離綱也。揚觸者、謂矢中他物、揚而觸侯也。梱復、謂矢至侯不着而還復。復、反也。公則釋獲、優君也。衆當中鵠而著。敖氏繼公曰、離、麗也。中而麗於維綱、言其去鵠遠也。望溪方氏曰、梱、謂植之橫於上者。仰觸於梱、下落而經正鵠也。士讓按綱綴於舌、而未結於維。維綴於植。統言之、俱可云綱。故鄉射於繫時說時、俱止云綱、而不及維也。唯公所中、中三侯皆獲。値中一侯、則釋獲。釋獲者命小史。小史命獲者。傳告服不氏以下知之也。司射遂進由堂下、北面視上射、命曰、不貫不釋。上射揖、司射退反位。貫、猶中也。射不中鵠、則不釋算。望溪方氏曰、以耦告、則先公卿大夫而後及三耦。尊卑之序也。取矢以射、則三耦先公卿、幷先君耦、仍前誘射之義也。不貫不鼓、不釋、賓與公卿之所同。而於三耦命之、言各有當也。釋獲者坐取中之八算、改實

八算、興、執而俟。執所取算。乃射、若中則釋獲者每一个釋一算、上射於右、下射於左。若有餘算、則反委之。於右者南、於左者比。委餘算、禮尚異。委之、合於中西。又取中之八算、改實八算于中、興、執而俟。每耦皆然。石谿官氏曰、若以黨較勝負、第分左右射釋獲足矣。今反委餘算、又取中之八算改實八算、其爲逐耦較勝負也明甚。

右再射釋獲

三耦卒射、賓降、取弓矢于堂西。三耦卒射、則適次反位。賓不敢與君並侯、告取弓矢以升。下文公將射、賓乃復降而更升。士讓按賓當三耦卒射則射事知將至矣。自降者、臣道也。降取遂升者、侍君堂上也。諸公卿則適次、繼三耦以南。言繼三耦、明在大夫北。三禮館議鄉射大夫降立于堂西以俟射。是雖降猶未就射位也。此公卿降就射位、以有次故也。公將射、則司馬師命負侯皆執其旌、以負其侯而俟。君尊、昔始焉。士讓按古者文武一途、道藝一貫。國君當爲世子時、與國子春合諸學、秋合諸射。小學在公宮南之左、大學在郊、則郊學射宮、乃君公所嫺肄者。道後幼同學者升爲公卿、爲大夫。儲君既承宗廟之事、將擇士以祭、一時之世臣故舊咸在。故春官云、以賓射之禮親故舊朋友。射禮之立賓主、蓋以親之也。司馬師反位。隸僕人埽侯道。新之。司射去扑、適作

階下告射于公。公許。適西階東告于賓。遂搢扑反位。告將射也。士讓按上已命賓御于公。此則臨射而復告其侯。小射正一人取公之決拾于東坫上。一小射正授弓、拂弓。皆以俟于東堂。授弓當授大射正。拂弓爲去塵。大射正一人。小射正則二人。敖氏云。授當作受。受弓者受於有司也。未知是否。公將射。則賓降。適堂西。袒決遂。執弓。搢三挾一个。升自西階。先待于物北。北一笴。東面立。凡此皆賓不敢與君併也。笴。矢幹。長三尺。退于物北一笴。遠下君。亦由司馬當由物後而適物間也。東面立。鄉君也。司馬升。命去侯如

初。還右乃降。釋弓。反位。還右。圍右物也。不還左者。以君爲下射也。君未立于物而先辟之。敬也。公就物。小射正奉決拾以笥。大射正執弓。皆以從於物。笥。萑葦器。決拾在坫上時。宜用笥。至是始見之耳。大射正暫舍司正之職。而爲君執弓。重其事也。弓。射器之主。小射正坐奠笥于物南。遂拂以巾。取決。興。贊設決、朱極三。極。猶放也。所以韜指。利放弦也。以朱韋爲之。三者。食指將指無名指也。無極而放弦契於此指。多則痛。小指短不用。君極朱而用三。臣則用二。其物色未聞。小臣正贊袒。公袒朱襦。卒袒。小臣正退俟于東堂。小射正又坐取拾。興。

贊設拾。以笥退奠于坫上。復位。既袒乃設拾。拾當以鞲襦上。鄉射云袒決遂。以其無襦。故遂與決俱時設。若大夫對士射袒纁襦。設遂亦當在袒後。士讓按爲敬而袒。太露則褻。大夫袒猶着纁襦。故君雖袒猶着朱襦。且便於設拾相將也。君物色皆朱。朱極三。其類也。大射正執弓。以袂順左右隈。上再下壹。左執弣。右執簫。以授公。公親揉之。順。放之也。隈。弓淵也。揉。宛之觀其安危也。移亭李氏曰。考工記弓人職。和弓轂摩。注。轂。拂也。將用弓必先拂之。摩之。然則順左右隈者。拂之也。揉之者。摩之也。皆所以和其弓也。小臣師以巾內拂矢。而授矢于公。稍屬。內拂。恐塵及君也。稍屬者。君尊不搢矢。稍與發矢時

相連屬。每於將發之節。則授之。移亭李氏曰。夏官大僕職。王射則贊弓矢。繕人職。掌詔王射贊王弓矢之事。彼王禮。此侯禮。蓋以大射正當大僕。小臣師當繕人歟。大射正立于公後。以矢行告于公。若不中。使君當知而改度。下曰留。上曰揚。左右曰方。留。不至也。揚。過去也。方。出旁也。左則曰左方。右則曰右方也。移亭李氏曰。夏官射人職。王射則立于後。以矢行告。諸侯之大射正。即天子之射人。可見矣。望溪方氏曰。不中而以其矢告。俾君自省以勉於後也。人君於事物之理不中。常若不自知。射失其宜而不中。則易明于心。亦所以示君當繹思已過也。事近而義深矣。士讓按。司射命射之辭。皆爲三耦。公卿大夫士衆耦命也。而君之尊不可以命。故大射正立于公後以矢行告。所

謂侍射也。必立于公後者，近其事，得詳審。又事尊爲公、非與衆共閭者。公既發大射正受弓而俟、拾發以將乘矢。注云、公下射也、而先發不留、尊也。敖氏云、俟者、將復授之也。云拾發以將四矢、則是賓先公後、亦如其他上下射之爲。士讓按注云不留、則非拾發矣。敖說爲優。公卒射、小臣師以巾退、反位。大射正受弓。受弓、以授有司于東堂。小射正以笥受決拾、退奠于坫上、復位。大射正退反司正之位。先是舍司正之職而執弓。小臣正贊襲。公還而後賓降、釋弓于堂西、反位于階西、東面。未射則先待、已射則後降、臣禮也。階西東面、賓受獻

訖所降立之位。公即席、司正以命升賓。賓升復筵、而后卿大夫繼射。諸公卿大夫必俟公命升賓、賓升筵而後繼射者、以賓爲君耦、耦事未畢、即君之事未畢也。士讓按射數中者得與于祭、亦專指士耦言之。昔公卿大夫雖不中、亦宜得與於祭、方不至於祀事之人。射而君後於三耦、則公卿大夫之後於君、序之宜也。諸公卿取弓矢于次中、袒決遂、執弓、搢三挾一个。出、西面揖、揖如三耦。升射、卒射、降、如三耦。適次釋弓、說決拾、襲、反位。衆皆繼射、釋獲、皆如初。諸公卿言取弓矢、衆言釋獲、互言也。反位、亦在次。衆有大夫在焉、不分別士與大夫爲耦之儀者、以

君在、故耦不得盡其尊大夫之禮。卒射、釋獲者遂以所執餘獲適阼階下、北面告于公曰、左右卒射、餘獲、餘算也。司射不告者、釋獲者於是有事、宜終之也。反位、坐委餘獲于中西、興、共而俟。司馬袒執弓、升命取矢如初。負侯許諾、以旌負侯如初。司馬降釋弓如初。小臣委矢于楅如初。既皆云如初、則是司馬者、司馬正也、坐乘矢者亦司馬師。賓諸公卿大夫之矢、皆異束之以茅。卒、正坐左右撫之、進束、反位。異束、公卿大夫矢尊殊之也。正、司馬正也。進、前也。又言束、整結之、示親也。賓之

矢、則以授矢人于西堂下。不言君矢、小臣以授矢人於東堂可知、司馬釋弓反位、而后卿大夫升就席。張氏爾岐曰、方司馬釋弓反位、卿大夫即升席、是升在小臣委矢之前、以上文類言如初、故至此特言之。

右公及諸公卿大夫射

記　朱子曰、此一節並卿射記文、今移在此。君射、則爲下射。上射退于物一笴、既發則答君而俟。君爲下射者、降尊以就卑、且下射之物在東、亦不失其主位也。上射賓也。答君、謂東面立而對之、射時進左手、微背於君、故既射則還對之。俟、待君發也。君樂作而后就物、君袒朱襦以射。君尊也。樂謂奏貍首

君樂作而后就物、亦以樂節多故也。小臣以巾執矢以授。以巾執矢、敬不敢褻也。君尊、不搢矢、不挾矢、授之稍屬也。若飲君、如燕則夾爵。謂君射不勝、亦飲罰爵也。賓飲君、如燕賓媵觶于公之禮。夾爵者、君既卒爵、而後自酌也。君國中射、則皮樹中。以翿旌獲、白羽與朱羽糅。國中、城中、謂燕射也。皮樹、獸名。以翿旌獲、燕主歡心、故旌從不命之士、而尚文德也。於郊、則閭中。以旌獲。郊、謂大射也。於大學。王制曰、大學在郊。閭、獸名、如騶一角。或曰如騶、岐蹄、見山海經。於竟、則虎中、龍旜。於竟、謂與鄰國君射也。畫龍於旜、尚文章也。通體皆用絳帛爲之。此即賓射。大夫兕中、各

以其物獲。兕、獸名、似牛一角、見山海經、及爾雅。此專據大夫爲文、而云各以其物者、公侯伯子男之大夫、雖同命數異。穆亭李氏曰、此大夫、蓋兼孤卿大夫言之。孤卿以通帛之旝、大夫以雜帛之物、見司常職文、故云各。士鹿中。翿旌以獲。謂小國之州長也。用翿爲旌以獲、無物也。唯君有射於國中、其餘否。臣不習武事、於君側也。且君有射於國中者、以於公宮爲之。若人臣之家、其庭淺隘、器用又未必備、故射則必於鄉州之學行爲。君在、大夫射則肉袒。上云大夫與士射、袒穮襦。今與君射、爲厭、與士同。穆亭李氏曰、此蓋不辨上下大夫、及耦於君與否、皆肉袒也。士讓按、此記明制度、辨尊卑、別等威、昭文章、習威儀、防凌僭、其

義最悉。

司射適階西、釋弓去朴、襲。進由中東、立于中南、北面視算。釋弓去扑、亦示偃武之義。釋獲者東面于中西坐、先數右獲。固東面矣。復言之者、少南就右獲也。右爲實算。二算爲純、一純以取、實于左手。十純則縮而委之。純、猶全也。耦陰陽也。縮、從也。於數者東西爲從。每委異之。取易校數。有餘純、則橫諸下。又異之也。此以南北爲橫。自近爲下。一算爲奇。奇則又縮諸純下。又從之也。興、自前適左、東面坐、坐兼斂算、實于左手。

一純以委、十則異之。右獲數畢、更端而起、由中東就左獲。亦東面也。但少北於右獲、屬左方耳。總斂而後委之、變於右、以爲敬。其餘如右獲。謂所縮、所橫者。司射復位。釋獲者遂進取賢獲執之、由阼階下北面告于公。賢獲、勝黨之算也。執之者、齊而取其餘。若右勝、則曰右賢於左。若左勝、則曰左賢於右。以純數告。若有奇者、亦曰奇。告曰某賢於某若干純若干奇。若左右鈞、則左右各執一算以告曰、左右鈞。還復位、坐兼斂算、實八算于中。委其餘于中西。興、共而俟。鄉射告獲升自

西階，故復位曰降。此由阼階下，故復位曰還。

右取矢視算

司射命設豐。當飲不勝者罰爵。司宮士奉豐，由西階升，北面坐設于西楹西，降復位。勝者之弟子洗觶，升酌，散南面坐奠于豐上，降反位。弟子，其少者也。獻酬之爵皆手授。此罰爵也。士以下皆取于豐。大夫以上手授之，而不奠豐，尊大夫也。司射遂袒執弓，挾一个，搢扑，東面于三耦之西，命三耦及衆射者：勝者皆袒決遂，執張弓。執張弓，示能用之也。右手挾弦。不勝者皆襲，說決拾，卻左手，右加弛弓于其上，遂以執弣。固襲說決拾矣，復言之者，起勝者之志也。不勝者執弛弓，言不能用之也。兩手執弣，無所挾也。司射先反位。君前俟所命來飲。三耦及衆射者皆升，飲射爵于西階上。注云：不勝之黨無不飲也。疏云：大射擇士以助祭，適而在不勝之黨，雖數中亦受罰及論其藝，雖飲射爵亦不得助祭，或但在勝黨不飲罰爵，若不數中亦不得助祭。蓋飲據一黨言之，助祭則取一身之藝也。石谿官氏曰：經文統言之耳。果如注疏所云，射中多者得與於祭，中少者不得與於祭，而反浮其與於祭者，德義失實莫甚焉。今以經上下文觀之，司射命勝者皆執張弓，不勝者皆執弛弓，小射正作升飲者

如作射，未見其以黨較勝負也。蓋各耦之勝負，釋獲者每一个釋一算，其不中者不釋，能否昭然矣。及卒射而告于公，不能遍舉其耦也，故第舉其凡曰：左賢于右若干，右賢于左若干，左右不能相賢則曰鈞。是指詞之體應爾。曰賢者，言其獲之數較多也。曰鈞者，言其獲之數適鈞也。假如算八十，蓋獲者釋之，其不獲者反委之。其右所釋之算二十，其左所釋之算亦二十，是鈞也。而反委之算四十焉。其右所釋之算三十，其左所釋之算二十有五，是左賢于右也。而反委之算三十有五焉。其反委者，其不獲者也。故不獨賢者有勝負，鈞者亦有勝負，賢與鈞專指獲者之算而言也。舉其長而匿其短，見鼓舞之多術。勝負則兼獲與不獲之算，逐耦而較之者也。罰不遺乎貴近，見藝能之必精。不得其解，謂不勝之黨無不飲，謂雖飲亦得與祭，又誤解左右鈞為左右皆中，併無罰爵之事，于經之本義荒矣。

小射正作升飲射爵者，如作射。一耦出，揖如升射。及階，勝者先升，升堂少右。先升，尊賢也。少右，辟飲者。凡獻酬之禮，獻者在右，酬者在左。相飲法亦然。望溪方氏曰：鄉射云一耦進以立於中之西南也，此曰出以位在次中。不勝者進，北面坐取豐上之觶，興，少退，立卒觶，進坐奠于豐下。興揖。立卒觶，不祭，不拜受，罰不備禮也。右手執觶，左手執弓。不勝者先降。後升先降，略之不由次也。降而少右，復並行。與升飲者相左，交于階前，相揖，適次，釋弓，襲，反位。反位而俟第三番射之命。僕人

師繼酌射爵、取觶實之、反奠于豐上。退俟于序端。僕人師酌者、君使之代弟子也。自此以下、辯爲之酌。升飲者如初。三耦卒飲、若賓諸公卿大夫不勝、則不降、不執弓、耦不升。此耦、謂士也。大夫或闕、士爲之耦者不升。其諸公卿大夫之相爲耦者不降階、重耻尊也。僕人師洗、升實觶以授。賓諸公卿大夫受觶于席、以降適西階上、北面立飲。卒觶、授執爵者。反就席。降、謂降席西階上立、飲不以已爵枉正罰也。授爵而不奠豐、尊大夫也。若飲公、則侍射者降洗角觶、升酌散、降拜。侍射、賓也。飲君

則不敢以爲罰、從致爵之例也。角觶、卽兕觥。罰爵以兕角爲之、容三升。此謂賓自酌用之。下文飲君、則用象觚。從獻賓之爵、而不敢用罰爵。穆亭李氏曰、不言不勝、而曰飲公、臣子之辭也。公降一等、小臣正辭。賓升再拜稽首、公答再拜。賓坐祭、卒爵、再拜稽首、公答再拜。賓降洗象觶、升酌膳以致、下拜。小臣正辭、升再拜稽首、公答再拜。公卒觶、賓進受觶、降洗散觶、升實散、下拜。小臣正辭、升再拜稽首、公答再拜。賓復酌自飲者、夾爵也。但如致爵、則無以異於燕也。故夾爵、公降一等以下、與媵觶之禮同。升酌膳以致者、亦奠于薦南。公卒觶以後、與媵觶之禮異。所以謂之射爵。望溪方氏曰、公酬賓、賓再拜稽首、公答一拜。至飲射爵、賓致爵、則答再拜者四。不惟答賓之親獻及夾爵、亦陰以示事有未當、雖尊者宜爲理屈。重自抑下、所以養成君德也。賓坐不祭、卒觶。降奠于篚、階西東面立。不祭、象射爵。擯者以命升賓、賓升就席。擯者司正也。若諸公卿大夫之耦不勝、則亦執弛弓、特升飲。此耦、亦謂士也。特、猶獨也。以尊爲耦、而又不勝。使之獨飲、若無倫匹孤賤也。敖氏云、比耦之時、大夫有與士爲耦者。諸公卿則無之。諸公卿字疑衍。衆皆繼飲射爵、如三耦。射爵辯、乃徹豐與觶。徹、謂司宮士反豐于堂西、僕人師反觶于

篚。

右飲不勝者

司宮尊侯于服不之東北、兩獻酒、東面南上。皆加勺。設洗于尊西北、篚在南、東肆。實一散于篚。爲三侯獲者設尊也。言尊侯者、獲者之功由侯也。兩獻酒者、司馬正、司馬師所酌各一壺歟。南上、尊司馬正也。服不氏、於天子爲下士。則此亦士旅食者與。散、爵名、容五升。敖氏繼公曰、上言獲者之尊、此云尊侯。上言大侯之乏、此云服不之乏、互見。此所設尊洗、卽篇首所言者。文有詳略、以設與未設而異其稱耳。司馬正洗散、遂實爵獻服不。言服

不者、著其官、尊大侯也。服不、司馬之屬、掌養猛獸而教擾之者。服不爲大侯之獲者、故先獻、洗酌皆西面。穆亭李氏曰、鄉射不爲獲者設尊者、衆耦之中有鄉人而獲者亦鄉人也。不妨與之同尊。

服不侯西北三步北面拜受爵。得獻由侯、故不近乏而近侯獻之。

司馬正西面拜送爵。反位。注云、不俟卒爵者、畧賤也。此終言之、獻服不之徒乃反位。張氏爾岐曰、服不之徒或在司馬師所獻之中耳、注可疑。

宰夫有司薦、庶子設折俎。宰夫有司、宰夫之吏也。鄉射記曰、獲者之俎、折脊脅肺。

卒錯、獲者適右个、薦俎從之。此獲者、即服不也。變言獲者、見服不亦在乏而獲也。有司與庶子既錯薦俎於地、獲者執爵適右个。右个、東方也。適右个必由侯內、明此獻歸功於侯也。于是二人執薦俎從之。

獲者左執爵、右祭薦俎、二手祭酒。祭俎不負爵、不備禮也。二手祭酒者、獲者南面於俎北、當爲侯祭於豆閒、爵反注、爲一手不能正也。士讓按、二手祭酒通經無此祭法、惟敖氏云爲散大酒多、一手注之難節也、似得禮意。

適左个祭如右个。中亦如之。爲先祭个後祭中者、以外即之至中、若神在中。鄉射禮曰、獻獲者俎與薦皆三祭。

卒祭、左个之西北三步東面。鄉受獻之位也。設薦俎、立卒爵。不言不拜既爵、司馬正已反位、不拜可知。鄉射禮曰、獲者薦右東面立飲。

司馬師受虛爵、洗、獻隸僕人與巾車、獲者。皆如大侯之禮。隸僕人埽侯道、巾車張三侯及參侯、于侯之獲者、其受獻之禮如服不也。隸僕人、巾車於服不之位受之、功成於大侯也。不言量人者、及之可知。

卒、司馬師受虛爵、奠于篚。獲者之篚。

獲者皆執其薦、庶子執俎從之、設于乏少南。少南、爲復射妨旌也。隸僕人、巾車、量人、自服不而南。

服不復負侯而俟。

右獻服不獲者

司射適階西、去扑。適堂西釋弓、說決拾、襲適洗洗觚、升實之。降獻釋獲者于其位少南。去扑者、扑不升堂也。釋弓併釋矢。鄉射有矢字。洗觚升實之、蓋釋獲者尊於獲者、故酌上尊。獻釋獲者于釋算之所、是其文也。獻獲者于侯西北面、其武也。少南者、辟中。士讓按、獲者乃旅食者耳。釋獲者則太史也。獲者明獲、乃役事也。釋獲者釋算有課成之責焉。然必先獻獲者、而後獻釋獲者、射必由獲而後釋獲、其序則然。

薦脯醢折俎、皆有祭。俎與服不同。惟祭一爲異。不言所設之人、蓋有司與庶子與。

釋獲者薦右東面、拜受爵。

司射北面拜送爵。釋獲者就其薦坐、左執爵、右祭脯醢。興取肺坐祭、遂祭酒。興、司射之西北面立卒爵、不拜既爵。司射受虛爵、奠于篚。釋獲者

少西辟薦、反位。（辟薦、亦辟俎也。少西者、為復射妨司射視算。）

右獻釋獲

司射適堂西、袒決遂、取弓挾一个。適階西、搢扑以反位。（為將復射。）司射倚扑于階西。適阼階下北面請射于公、如初。（不升堂、賓諸公卿大夫既射矣、聞之可知。）反、搢扑。適次、命三耦皆袒決遂、執弓序出取矢。（鄉言拾、此言序、互言耳。）司射先反位。（言先、先三耦也。司射既命三耦以取矢之事、即反位。望溪方氏曰、方命三耦取矢、即反位、與再射異、何也。再射、司射之事皆在次中、三射則事在庭中、不得

下先反位也。再射止見大夫庶士次中之儀、而未見其取矢于楅之儀。至是始一一監視之。）三耦拾取矢如初。小射正作取矢如初。（小射正、司射之佐。作取矢、禮殺、代之。）三耦既拾取矢、諸公卿大夫皆降、如初位、與耦入於次、皆袒決遂、執弓、皆進、當楅、進。（皆進、當楅進、三耦揖之位也。凡繼射、命耦而已。不作射、不作取矢、從初。士讓按、降如初位、三耦南之位也。注云繼射謂繼三耦而射、從初謂從三耦之法。繼射者皆從耦法、故不再命之、）坐說矢束。上射東面、下射西面、拾取矢如三耦。若士與大夫為耦、士東面、大夫西面。大夫進坐、

說矢束、退反位。（說矢束自同於三耦者、謙也。）耦揖進、坐兼取乘矢、興、順羽、且左還、毋周、反面揖。（兼取乘矢、不敢與大夫拾。）大夫進、坐、亦兼取乘矢、如其耦。北面搢三挾一个、揖進。大夫與其耦皆適次、釋弓、說決拾、襲、反位。諸公卿升就席。（大夫反位、諸公卿乃升就席、大夫與已上下位耳。後揖進之進、當作退。鄉射云揖退是也。士讓按、坐說矢束、自謙以下士。士兼取乘矢、致讓以尊大夫、自是耦之矢俱已搢挾、大夫無所與拾者矣。故亦兼取乘矢、如其耦也。）衆射者繼拾取矢、皆如三耦。遂入于次、釋弓矢、說決拾、襲、

反位。（或言適次、或言入于次、互文以見其同也。上經大夫降適次、注謂次前西面立。其非經義明矣。）司射猶挾一个以作射如初。一耦揖升如初。司馬升命去侯。負侯許諾。司馬降、釋弓反位。

右三請射

司射與司馬交于階前、倚扑于階西、適阼階下、北面請以樂于公。公許。（至三射而後請以樂者、中應樂節乃射者所難。君子取人有漸、終乃期之。穆堂李氏曰、鄉射請以樂于賓。此不言樂賓、賓卑也。士讓按、大射凡告卒射、請釋獲筭事、皆請于公而不于賓、皆同此義。）司射反、搢扑、東

面命樂正曰、命用樂。言君有命用樂射也。樂正在工南，北面。司射東面適命之。樂正曰諾。司射遂適堂下、北面眡上射命曰不鼓不釋。不與鼓聲相應，不釋算也。凡射之鼓節見記投壺篇。圖云魯鼓薛鼓取半以下為投壺節，用之為射節，其大概也。周禮射節，天子九，諸侯七，卿大夫以下五。上射揖、司射退反位。樂正命大師曰、奏貍首閒若一。樂正北面受命，左還東面，命大師以大射之樂章，使奏之也。貍首，逸詩。閒若一者，調其聲之疏數，或希或密，必如一，重節也。稷亭李氏曰：貍首，注以為逸詩，是也。既逸矣，何又以曾孫當之乎。劉氏敞云：貍首，鵲巢也。篆文貍似鵲，首似巢。騶虞、采蘩、采蘋皆二南，則貍首亦必其儔。今案射節之詩，不可太長，不過三四句而止。以騶虞、采蘩、采蘋之類求之，則劉說或然。士讓按貍歌名。射之量，侯道以貍步，取其發必中，則奏樂之意亦如之。諸侯節以貍首，與天子節以騶虞，皆取其于獵射之義為近與。注舉射義曾孫侯氏四正具舉，數句以賓之。訓貍為不來，首為諸侯首，不朝之說。蓋惑于考工記祭侯之辭以射諸侯為射不寧侯，而附會其指歟。是皆非仁人君子之言也。大師不興、許諾。樂正反位。奏貍首以射。三耦卒射、賓待于物如初。公樂作而後就物，稍屬。不以樂志。其他如初儀。卒射如初。不以樂志，君之射儀遲速從心。發不必應節，避不敏也。其他蓋謂贊決、贊袒、及授弓受弓之等。賓就席諸公

卿大夫眾射者皆繼射。釋獲如初。卒射、降反位。釋獲者執餘獲、進告左右卒射如初。就席、繼射、釋獲三事皆如初也。降反位，指眾射之最後者而言。以見釋獲者升告之節。

右三射用樂

司馬升、命取矢、負侯許諾。司馬降、釋弓、反位。司馬反位，而後卿大夫就席，當與上經同。小臣委矢、司馬師乘之、皆如初。司射釋弓、視算、如初。釋獲者以賢獲與鈞告、如初。復位。

右取矢視算

司射命設豐、實觶如初。遂命勝者執張弓、不勝者執弛弓、升飲如初。卒退、豐與觶如初。司射猶袒決遂、左執弓、右執一个、兼諸弦、面鏃、適次、命拾取矢如初。上方持弓矢曰執，以將射也。此側持弦矢曰執，將止變於射也。面猶尚也。兼矢於弦，尚鏃，皆為射將止。司射反位、三耦及諸公卿大夫眾射者、皆袒決遂以拾取矢如初。矢不挾、兼諸弦、面鏃。亦如司射。退適次、皆授有司弓矢、襲、反位。

三禮館議鄉射退授弓矢于堂西此則于次鄉射不云反位者遂止於堂西也此反位反次中之位也。**卿大夫升就席。**不言諸公可知也此時士亦反西方之位前大夫不敢與公卿同升者射事未已也此射事已終將行旅酬故與公卿俱升。**司射適次、釋弓、說決拾、去扑、襲、反位。**石梁王氏曰自司射請射至此言袒言襲皆相對立文。據鄉射記君袒朱襦以射君在大夫射則肉袒袒或露衣或露臂其為捲禮服之袂則一也。因捲其衣袂而謂之袒則揜其衣袂而謂之襲從可知矣。因是而推之聘禮執玉無藉則襲其為揜禮服之袂昭然矣揜其禮服之袂不露其裏衣之美記故云充美也。執玉有藉則裼其為捲禮服之袂更昭然矣捲其禮服之袂以露其裏衣之美記故云見美也。袒與裼同

義。故詩言袒裼暴虎、孟子言袒裼于我側內則言不有敬事不敢袒裼合言之者不一而足。大抵行禮之儀有敬事役事則袒事畢則襲以文為貴則裼以質為貴則襲儀取其相變義取其相稱只在衣袂一開一揜俄頃之間如升降進反拜與揖讓等儀雖纖細而可觀繁委而易行也。若如禮家之說免上衣曰裼加上衣曰襲以聘禮執玉言之授受須臾不下堂不入次易服將於何所或又謂袒衿前裏衣為裼揜之為襲夫所以開掩衣袂者因有事於手而為容耳於衿何取乎袒與裼與襲之義明則論語衣以裼裘之義亦明友人蔡宸錫嘗主是說向未敢信今以射禮袒襲之說徵之果然。講家紛紜皆由不細玩經文耳。**司馬正命退楅、解綱。小臣師退楅、巾車量人解左下綱。司馬師命獲者以旌與薦俎退。司射命釋獲者退中與算而俟。**諸所退射器皆俟備君復射。釋獲者亦退其薦俎。三禮館議此禮與鄉射異者官備儀多。其執事之人鄉射惟司射一人此則有大射正有射人而敖氏謂諸侯大射正上士二人射人亦大射正也小射正且有數人。鄉射惟司馬一人而司馬兼司正。此則司正不為司馬而別有司馬正一人師一人。鄉射獲者惟一人此則服不主大侯又有二侯之獲者及三侯相代而獲者三人。鄉射釋獲者惟一人此則有大史又有小史。鄉射執事皆以弟子此則三耦以士、納器以有司、張侯以量人巾車、設楅以小臣師、取矢以小臣、設豐以司宮士。其抗射旨者鄉射以贊者、此則以僕人師。此外又有畫物之工人、士梓人、埽物之司宮、埽侯道之隷僕人、為服不之宰夫有司。鄉射樂歌不必有大師此有大師少師而與工為六惟小樂正始終一人與飲射禮無異耳。郁郁彬彬於茲可想。士讓

按行禮至三射用樂日過旰矣。其後行燕禮至宵執燭。鄉飲酒記云朝不廢朝暮不廢夕。大射禮大則非一日不可事事皆云如初有就熱之容節焉有急遽之精神焉。張子所云緩辭不足以盡神亦其一隅也。

右飲不勝者及退射器

公又舉奠觶、唯公所賜。若賓若長、以旅于西階上、如初。大夫卒受者以虛觶降、奠于篚、反位。士讓

按此即再勝時所奠于薦南之一觶也。今射畢公為大夫舉旅焉。其行之之侯與燕禮異者燕

尚飲酒故于歌之後笙之前行之大射主於射故于射畢行之既惟公所賜則或從賓或從卿長或大夫長皆未可知也下經文義已見燕禮者釋之不更詳

右公爲大夫舉旅

司馬正升自西階東楹之東北面告于公請徹俎。公許。射事既畢禮殺人倦宜徹俎而燕坐。遂適西階上北面告于賓。賓北面取俎以出。諸公卿取俎如賓禮。遂出授從者于門外。大夫降復位。大夫降者大夫無俎以賓及公卿皆送俎不可獨立於堂位門東北面小臣初納位。庶子正徹公俎降自阼階以東。降自阼階君親徹也以東去藏之上讓於燕禮以膳宰徹此以庶子正徹大射尤備官也凡人臣升降由西階此降自阼階示君親徹也公至尊而後徹者公有主道亦如射則爲下射也

右徹俎

賓諸公卿皆入門東面北上。諸公卿不入門而右者以將燕亦因從賓入門東面將與大夫升宜近之。司正升賓。賓諸公卿大夫皆說屨升就席。公以賓及卿大夫皆坐乃安。鼎命以我安臣於君尚猶跛踖至此乃敢安　穆亭李氏曰向者立司正而命曰以我安安之使射也至

此不待命而云乃安遥繼前文而終言之也。羞庶羞。大夫祭薦。司正升受命皆命公曰衆無不醉。賓及諸公卿大夫皆興對曰諾敢不醉皆反位坐。皆命者命賓命諸公命卿大夫皆鄉其位也。

右燕

主人洗酌獻士于西階上。士長升拜受觶。主人拜送。士坐祭立飲不拜既爵。其他不拜坐祭立飲。燕禮云洗升此云洗酌亦互文。乃薦司正與射人于觶南北面東上。司正爲上。司正射人士也先諸人薦亦先受獻司正大射正也射人鄉向之爲司射者亦大射正也惟此一人與司正同薦以其爲司射故特異之。辯獻士。士既獻者立于東方西面北上。乃薦士。祝史小臣師亦就其位而薦之。此獻史蓋小史也大史釋獲向已受獻　穆亭李氏曰燕禮祝史在門東此禮初入門大史小史位于干侯之東北祝亦當存焉。主人就士旅食之尊而獻之。旅食不拜受爵坐祭立飲。主人執虛爵奠于篚。復位。

右獻士及祝史

賓降洗、升媵觶于公。酬散、下拜。公降一等。小臣正辭、賓升再拜稽首。公答再拜。賓受公賜多矣。今此爲士舉旅行酬。因得致爵於君。禮將終。宜勸公序厚意也。士讓按。前此賓雖酢主。未嘗一報公。又臣於君。不可泛以酬酢相將。故欲答君而稱爲媵觶。君所云奏爵以聽命。然也。賓坐祭卒爵、再拜稽首。公答再拜。賓降洗象觚、升酌膳、坐奠於薦南、降拜。小臣正辭、賓升成拜、公答拜。賓反位。反位。反席也。士讓按。賓坐奠之者。若不敢必君舉也。觚。觶字之誤。

右賓媵爵于公

公坐取賓所媵觚、興。唯公所賜。受者如初受酬之禮。降、更爵洗、升酌膳、下再拜稽首。小臣正辭、升成拜。公答拜。燕禮云。升酌膳。下拜。此云再拜稽首者。凡言成拜。皆降時已再拜稽首。升復再拜稽首。故經于此見之。望溪方氏曰。士不得升坐獻與酬。必俟公卿大夫升坐之後。等威之辨嚴矣。而公爲士舉旅。坐取賓所媵爵。以次而及於士。敎禮不殊於公卿大夫。此士之報禮所以至於忘身亡家也。士讓按。受者既謝君之惠及已。又將推君之惠及下。故更爵而不敢褻。爵酌膳而不仍酬散。於事上逮下。義兩得之。乃就席坐行之。有執爵者。唯受于公者拜。司正命執爵者爵辯、卒受者興以酬士。大夫卒受者以爵興、西階上酬士。士升、大夫奠爵拜、士答拜。大夫立卒爵、不拜、實之。士拜受、大夫拜送。士旅于西階上、辯。士旅酌。望溪方氏曰。祭祀有旅酬。所以盡賓主之歡。又以使族姻鄉黨情意周浹。而潛消其怨爭鬬辨之萌。燕大射有旅酬。所以溥君公之恩。又以使少長尊卑。分誼詳明。而卽是爲協恭和衷之本。聖人緣情制禮。徧布周浹。本末兼該。而一以貫之如此。

右公爲士舉旅

若命曰復射、則不獻庶子。獻庶子。則正禮已畢後無事。故將復射則未獻。

司射命射唯欲。命賓及諸公卿大夫射。欲則射。不欲者則止。可否從人心也。然則正射之時。自諸公以至於士。無不與射者矣。士讓按。燕禮有燕射。如鄉射之禮。此大射三耦已畢。徹俎行燕。其命復射者。亦此意。禮不盡人之歡。故君雖有後命。而臣唯所欲。卿大夫皆降、再拜稽首。公答拜。拜君樂與臣下執事無已。不言賓者。賓不與此拜。以其與君爲耦。射否宜由君。不敢從唯欲之命也。壹發、中三侯皆獲。其功一也。而和者益多。尚歡樂也。矢揚觸或有參中者。既非正射。故上下射惟拾發一矢已。以其壹發。故雖中非其侯而亦獲。

右復射

主人洗、升自西階、獻庶子于阼階上、如獻士之禮。辯獻、降洗、遂獻左右正與內小臣、皆于阼階上、如獻庶子之禮。左右正、謂樂正、僕人正。或曰、左右正、未詳何官。蓋君之近官也。內小臣、奄人。后夫人之官也。獻三官於阼階、別內外臣也。同獻更洗、以時事不聯也。獻正下及內小臣、則磬人鍾人鑮人鼓人僕人士盡獻、可知也。庶子內小臣位在小臣師之東、少退西上。

右獻庶子左右正內小臣

無算爵、士也、有執膳爵者、有執散爵者。執膳爵者酌以進公、公不拜受。執散爵者酌以之公命所賜、所賜者興受爵、降席下奠爵、再拜稽首。公答再拜。受賜爵者以爵就席坐。公卒爵、然後飲。執膳爵者受公爵、酌反奠之。受賜者興、授執散爵者。執散爵者乃酌行之。唯受于公者拜。敖氏繼公曰、受賜之下、當有爵字。卒爵者興、以酬士于西階上。士升、大夫不拜、乃飲實爵。士不拜受爵。大夫就席。士旅酌亦如之。公有命徹冪、則賓及諸公卿大夫

皆降、西階下北面東上、再拜稽首。公命小臣正辭。公答拜。大夫皆辟。升反位。士終旅於上如初。凡小臣正辭、皆公命之。至是乃終言之。無算樂。唯意所樂。士讓按、唯意所樂、必出自君意、非出自臣意。宵則庶子執燭於阼階上。司宮執燭於西階上。甸人執大燭於庭。閽人為燭於門外。詳見燕禮

右無算爵

賓醉、北面坐、取其薦脯以降。奏陔。敖氏繼公云、賓入奏肆夏、

出奏陔夏、遠辟王朝之禮也。大司樂職曰、賓出入奏肆夏。賓所執脯、以賜鍾人于門內霤。遂出。卿大夫皆出。公不送。公入、驁。驁夏亦樂章也。以鍾鼓奏之。其詩今亡。此公出而言入者、射宮在郊、以將還為入。燕不驁者、於路寢無出入也。大司樂職曰、大射王出入奏王夏。此入奏驁、出不奏、避天子之禮。

右賓出公入

士讓按、大射於郊、將擇賢以助祭也。天子諸侯皆行此禮。而是篇主詳於諸侯。經雖無後記、而併見于鄉射記者、可例推也。

右大射儀　凡四十四節經文止

儀禮糾解卷之七終

儀禮糾解卷之八

安溪王士讓述

聘禮第八

聘禮者。侯伯使卿相問之禮。所謂大問也。若小聘則曰問。使大夫行之。周官大行人云。凡諸侯之邦交。歲相問也。殷相聘也。聘於五禮屬賓禮。　士讓按。大聘使卿。謂之殷。殷者中也。又訓衆也。盛也。三義皆通。蓋三年一大聘。不疏不數。此之謂中。其閒邦交非一人。從衛非一士。供億非一官。可謂衆矣。自始而圖事。至歸而反命。儀物禮節。備極詳明。不亦盛乎。

聘禮。士讓按。諸侯於天子。五等邦君自相於。各有聘禮。而此篇主言次國大聘之禮。篇首二字總目下事也。

君與卿圖事。圖謀也。謀聘故。或因聘。或特行。及三卿中選可使者也。謀事者必因朝。取詢衆之意。　士讓按。圖事在路門外之正朝。其面位未詳。注約燕大射禮。以為君南面。卿西面。大夫北面。士東面。若然則是尊卑以次左旋也。大夫士皆在。獨言與卿。輔謀主于尊者。

遂命使者。遂因也。既謀其人。因命之也。聘使卿。姚氏南青曰。昭三十年傳鄭游吉對晉士景伯。先王之制。嘉好聘享之事。於是乎使卿。晉所使聘於諸侯者。如公子友。公子遂。季孫行父。仲孫蔑。叔孫豹。皆卿也。則使卿正也。其或有非卿者。則大夫攝行事。所謂少卿者與。

使者再拜稽首辭。辭以不敏。　士讓按。一辭不敢固辭者。君命重大。固惟弗勝。而惟君所命。豈敢避難也。

君不許乃退。退。反位也。受命時由位進。　敖氏繼公曰。君不許其辭。故不答拜。

既圖事、戒上介亦如之。介。副也。上介者。大夫也。已謀事。乃戒上介。難於使者。易於介。使者云命。上介云戒。異尊卑也。

宰命司馬戒衆介。衆介皆逆命不辭。宰。上卿。貳君事者也。諸侯謂司徒為宰。衆介者。士也。士屬於司馬。周禮司馬之官有司士。掌作士適四方使。為介。此侯國當亦然。逆猶受也。不辭者。賤不敢辭。　望溪方氏曰。逆謂逆而受之。言速也。與周官太僕聞鼓聲則速逆御僕同義。　士讓按。賈疏云。天子有六卿。諸侯兼官。但有三卿。司徒兼冢宰。司馬兼宗伯。司空兼司寇。是以左氏杜注云。季孫為司徒。叔孫為司馬。孟孫為司空。據此則經言宰命司馬戒衆介。是二卿俱在國理事。其堪膺使者。惟司空一卿耳。然春秋載魯卿出聘。季仲叔迭見。亦不必泥。

右圖事命使介

記、久無事則聘焉。事。謂盟會之屬。　士讓按。聘義云。天子制諸侯三年大聘。而此記言久無事則聘。是不定以三年也。蓋若纔盟會有事相見。而拘於定制。聘使又至。則為太數。故言久無事則聘。文相備。

宰書幣。宰制國之用。故掌書幣。書聘所用幣多少也。周官太宰九式有云幣帛之式。司儀職亦云。凡諸侯邦交。各稱其邦而為之幣也。

命宰夫官具。宰夫。宰之屬也。命之使衆官具幣及行道所齎多少。

右具齎幣　多貨則傷于德。幣美則沒禮。貨、天地所化生、謂玉也。君子於玉比德、故朝聘用之、重禮也。多之、則是主於貨、傷敗其爲德。幣、人所造成、以自覆。幣謂束帛也。美、奇巧也。享幣有常制、所以副忠信。美之、則主於幣、而掩沒其禮意也。士讓按、貨訓玉、指瑑圭、璋、璧、琮、臣出聘所用者、與命圭之制別。既受行、出、遂見宰、問幾月之資。見宰、于官府。問、計慶也。資、行用也。及期、夕幣。先行之日夕、陳幣而視之、重聘也。主不預授者、尤重也。姚氏南青曰、命使之後、夕幣之前、中間具齎幣、治行李、整車徒、容有旬日、使介從旅得以庀其家事。皇皇者華、詩序曰、君遣使臣、送之以禮樂。燕送之節、應在此時。請期、告期、面位、畧如夕幣。宰由君右命之。

使者朝服、帥衆介夕。視其事也。管人布幕于寢門外。管猶館也。管人掌次舍、此兼掌布幕者、諸侯兼官也。覆上謂之幕、此則布于地者、以承幣而展陳之也。寢門外、路門外、正朝也。官陳幣。皮北首、西上、加其奉于左皮上。馬則北面、奠幣于其前。官、卽上文所云官具者。陳者、于幕上。奉、所奉以享君、享夫人之幣。謂束帛及玄纁也。璧琮不陳、厥明乃授之。馬云則者、享主用皮、或時用馬耳。馬入則在幕南、皮馬皆乘數。敖氏繼公曰、皮北首、變于執也。西上、放設皮之位、此皮若馬之位、其享主君者在西、享夫人者在東。望溪方氏曰、圭璋璧琮不陳、非獨以其貴也、天質自成、雕鏤有度、無事臨期覆視之。纁帛則有精麤、馬則有駑良、皮則辨毛色、非有司別擇、而君卿大夫臨展、不敢以輸。所以重邦交、達誠悃也。士讓按、皮北首、馬北面、皆嚮君。左皮、皮西上者。使者北面。衆介立于其左、東上。既受行日、朝同位也。左、西方也。位在幕南、便於覿幣。東上、則使在介東、次介在介西。卿大夫在幕東、西面北上。此謂處者也。大夫當北面、今與卿同西面、辟使者也。宰入告具于君。君朝服出門左、南鄉。入告、入路門而告。出門而左、辟天子朝位。史讀書展幣。書、記幣於方者。展、詳校之。史幕東西面讀書、賈人幕西東面坐撫之。或曰、史幕西東面讀書、有司北面展之、義更長。宰執書、告備具于君、授使者。使者受書、授上介。其授受、皆北面向君。公揖入。展授訖、揖禮舉臣。

官載其幣、舍于朝。待旦行也。載、謂載之于車。春秋傳曰、用幣百兩、此官乃將從賓行者。與前陳幣者異。上介視載者所受書以行。視載者、視所載物及所受書、驗其符否也。別言以行、見其不與幣同處。望溪方氏曰、視、示同。使者以書授上介、故上介以所受書示合於朝者、使與幣並載以行也。亦通。

右授使幣　使者既受行日、朝同位。謂夕幣時。同位者、使者北面、介立于左、少退。士讓按、朝同位、亦寓同心將命、不辱之意。古者出而用兵、則均服同食。其道帥役、則同歌同時。聘、賓禮也。使者聘而謀國之榮辱所關、介與焉、則禮之從同也、固宜。

厥明，賓朝服釋幣于禰。告為君使也。賓，使者也。謂之賓，以事尊之也。卿大夫服、以朝服為正、故入廟亦用之。釋，舍置也。將出而釋幣，象生時出必告也。天子諸侯將出，告羣廟，卿大夫告禰而已。若父在，則告祖。告無牲，而用幣，設洗盥如祭焉。有司筵几于室中。祝先入，主人從入，主人在右，再拜，祝告，又再拜。筵几，蓋蒲筵東面，而右漆几。室中，奧也。更云主人者，廟中之稱也。祝升自西階先入，在左，如祭時。主人升自阼階從之。祝告，告以主人將行也。主人拜不稽首，變於正祭。祝不拜，辟君禮。釋幣，制玄纁束，奠于几下，出。祝釋之也。几物十日束。玄纁之率，玄居三，纁居二。制，舒之長短也。每卷一丈八尺以為制。其幅二尺四寸以為廣。十卷名束。

主人立于戶東，祝立于牖西。立東西相鄉，少頃之閒，示有俟于神。又入，取幣降，卷幣實于笲，埋于西階東。又入者，祝也。笲，竹器。埋幣必盛以器，若藏之然。神物不欲介人褻之。又釋幣于行。告將行也。行為平地道路之神，位在廟門外西方。卿大夫因行使始出，告禱之，不言埋幣，可知也。其釋幣之儀，亦與室中異歟。行神有軷壤，月令注云，行為軷壇，厚三寸，廣五尺，輪四尺。遂受命。言自是出而帥介以受命于朝，不復入也。上介釋幣亦如之。如其於禰與行。

右釋幣于禰及行

上介及衆介俟于使者之門外。待于門外東面北上，依賓客門外位。使者載旜，帥以受命于朝。通帛為旜，謂大赤，從周正色，無飾，孤卿所建者，載之所以表識其事。朝，外朝也。使者帥介，位宜北面東上。士讓按賈疏謂諸侯三門、皐應路，誤也。皐應惟天子得立，諸侯只立庫雉路耳。又疏云朝門為皐門，外皐當改作庫。蓋此時使車至庫門外，止而下行，入以俟命于雉門外也。君朝服南鄉。卿大夫西面北上。君使卿進使者。在朝固朝服矣。必者之者燕命使或當皮弁服也。南鄉，亦在路門外之左。士讓按必使卿進者，重聘事。使者入，及衆介隨入，北面東上。君揖使者進之。上介立于其左，接聞命。入雉門也。進之者，有命宜相近也。接，猶續也。

賈人西面坐，啓櫝，取圭垂繅，不起而授宰。賈人，庶人在官知物價者。使于四方，宜帥以從事也。櫝，藏玉之器。圭，所執以為瑞節者，特達不藉，餘幣最重之器也。繅，以藉玉者。解見下文。取圭或垂繅，或屈繅，禮相變也。授玉不起，賤者宜自別也。宰執圭屈繅，自公左授使者。屈繅，斂之也。垂而屈者，禮以相變為敬也。自公左，贊幣之義。使者受圭，同面，垂繅以受命。屈而又垂矣。同面者，宰就使者北面並授之。既授之，而君出命矣。凡授受常法，授由其右，受由其左。敖氏繼公曰，於使者受圭，公乃命之，明其執此以申信也。上經曰接聞命，其實彼時君未發命也。釋上介所以立於左之意耳。上介必接聞命者，為使或有故，則上介攝使事，宜與聞之。下文使者既述命，乃授上介圭者，以此。

既述命、同面授上介。述命者，循君之言，重失誤。望溪方氏曰：述命者，慮使者聽之未審，故使覆述所命，以不忘於心也。上介受圭屈繅、出授賈人。衆介不從。繅又屈矣，相變以爲儀。衆介不從、待事也。士讓按：賈人取圭授宰後、即起，以櫝出而待藏，位當門外北面。經不著者，可知也。受享束帛加璧受。夫人之聘璋、享玄纁束帛加琮。皆如初。享，獻也。既聘又獻，所以厚恩惠也。帛，璧色繒。夫人亦有聘享，明同體也。聘以璋，取其形半圭也。君享以璧，形圓；夫人以琮、形方，取天地配合之象也。圭璋特達，以瑞也。璧琮有加，往德也。周禮云：琢圭璋璧琮以頫聘。臣出聘所用，不爲六瑞之制，但琢之而已。敖氏繼公曰：二束帛，即向之所展而官載之者，至是後取而合諸璧琮，以見用之之法也。享束帛不言玄纁，文省耳。三禮館議云：如初，則享璋琮亦有繅而垂屈之節，並同。士讓按：注疏據典瑞、玉人之文，見本君親來朝，則執桓信躬蒲穀之命圭；臣出聘鄰國，無執命圭之儀。朱子解鄉黨與此不同，宜詳考之。

右受命于朝

所以朝天子，圭與繅皆九寸、剡上寸半、厚半寸、博三寸。繅三采六等、朱白蒼。圭，命圭。雜采曰繅。皆九寸，據上公之制言。親朝則執之也。剡上者，圭之首三角而銳也。剡上寸半，謂剡其左右各寸半也。剡厚博之數，據圭而言，此尊卑所同，惟長短依命數之不同。公侯伯之繅皆三采六等者，朱白蒼，蓋一采爲二等，相間而成六等也。子男則二采耳。三采六等者，三就也。問諸侯朱綠繅八寸。此二采再就，降於朝天子者也。問，遣臣相問也。上公朝天子圭與繅皆九寸，則自相朝亦九寸可知。上公遣臣相問，圭與繅皆八寸，則遣臣問天子亦八寸可知。推之侯伯，玉與繅當六寸，子男當四寸。本記言二采，不云四等，可知也。言繅不及玉，省文也。存朱而加綠，亦尚文之意。皆玄纁、繫長尺、絢組。繫，繫玉者。采成文曰絢。三禮館議：舊注謂繅以韋衣木版，飾以三色或二色。今按記云皆玄纁，繅之質也，以玄纁爲質，則非韋明矣。當如敖氏解繅以玄纁之帛爲之，蓋表玄而裏纁也。其表裏則或絢以三采。三采者，三就也。每一匝爲一就，三采相間而重之，則其等六。二采者可以例推矣。繫者，繅之繫也，以絢組爲之。

其長尺，其絢亦如繅之采。與繅言采、繫言絢，文互見也。繅以藉玉，而又拚之。上經賈人垂繅，謂開之也。開而不拚，則其繅垂。孚屈繅，謂拚之也。拚之則其繅屈。古人服采，大率取象天地，故或玄上纁下，或玄表纁裏。又他禮每云組繫，此亦組繫也，但絢則彌華耳。較與經記之文合。凡四器者、惟其所寶以聘、可也。四器謂圭璋璧琮。據公侯伯之使言。若子男使者，聘用璧琮，享用琥璜。敖氏繼公曰：言惟得用其所寶者以聘，見不可用其不當用者也。凡執玉、無藉者襲。藉，藉係幣也。無藉爲質，襲充美亦質。聘時圭璋特而襲是也。士讓按：藉義有二。有用繅爲藉者，席藉之義也。有用束帛玄纁爲藉者，藉助之義也。此無藉，以圭璋特達，不藉助餘幣言。陳氏祥道

辨之甚詳。

遂行、舍於郊。遂行者、君言不宿之義、亦為問大夫之幣、俟拾於此也。舍、止也。斂旜。為行道未有所事、故斂收之。

右遂行

出祖、釋軷、祭酒脯、乃飲酒于其側。祖、始也。出國門為行始也。道祭謂之軷。釋軷者、釋置其所軷之物、謂酒脯也。國門外為軷壇、蓋委土為山象、以菩芻棘柏為神主。君行則伏瘞犬羊之牲。卿大夫使或不用牲、直用酒脯祈告。處者出餞其行、乃相飲酒於其側禮畢、乘車轢之而遂行。喻無險難也。於是舍于近郊焉。　士讓按此見急公忘家、為國愛身之意。而君臣之義、僚友之情、胥得之矣。

問大夫之幣俟于郊、為肆。又齎皮馬。肆、陳列也。齎、付也。幣云肆、皮馬云齎、因其宜。亦互文也。使者既受命、宰夫載問大夫之禮、陳于郊以待之、至則付之。不于朝者、辟君禮。必陳之者、前此不久、且與衆見之也。

君過邦至于竟、使次介假道、束帛將命于朝曰、請帥。奠幣。至竟而假道、不敢直徑也。次介、士也。假道禮輕、故使之。將、致也。朝、大門外也。帥、猶道也。請道已道路所當由也。幣奠之、士賤、非下大夫敵、不敢授也。　士讓按春秋楚申舟不假道于宋、而華元以為鄙我、則假道之禮、衰世猶然。下大夫取以入告、出許、遂受幣。先言出許、後言受幣、云遂者、見幣以行禮、非為假道。許為鄭謹、非為受幣也。　望溪方氏曰、不煩次介入陳、體過賓之心、每懷靡及。不欲稽留也。

餼之以其禮。上賓大牢、積唯芻禾。介皆有餼。凡賜人以生牲曰餼。以其禮者、尊卑有常差也。賓則大牢。上介則少牢。羣介則特牲。芻禾、皆秣馬者。望溪方氏曰、芻禾不可猝致、故官致之。米薪百物、隨在可市、使者計月而請道、齎正用之於此。必如此然後主國不困、客亦可安。春秋時、齊桓創霸、資糧菲屨皆所至之國供之。故陳轅濤塗以為國必甚病。而說辭以謀之也。士帥、沒其竟。沒、盡。　三禮館議、周語、候人為導、即此士。誓于其竟、賓南面、上介西面、衆介北面東上。史讀書、司馬執筴立于其後。此使次介假道時、止而誓也。因上文方連敘彼

國禮、故後及此。賓南面、專威信也。史讀書以敕告士衆、恐其犯禮暴掠也。位宜在衆介之前北面。司馬、大司馬之屬官、主軍法者。執筴以示罰也。　士讓按賓先齊衆以禮也。春秋昭六年、楚棄疾聘晉、過鄭、禁芻牧採樵、誓君子小人、猶見古道。

右過他國

未入竟、壹肄。謂所聘之國竟也。肄、習也。習聘享之威儀、重失誤。為壝壇、畫階、帷其北、無宮。壝土以象壇、而畫為階、帷于其北者、宜有所鄉依也。無宮、不壝土為外垣也。壇以象堂。畫階以便習升降之儀。壇無成數、又俱無尺數。　敖氏繼公曰、壇象堂。帷其北、象房室、以為堂深之飾。朝服、無主、無執也。必言朝服者、嫌肄聘

儀當如聘皮弁服也。不立主人、辟正尊也。不執玉、不敢褻也。但習其威儀而已。介皆與、北面西上。此正聘時介入門左之位。士讓按此正入廟聘享、威儀觀瞻所屬、特預愼之、而著其位次。習享、士執庭實。士、有司也。庭實、實之於庭者。必執之者、皮則有張攝之節。習夫人之聘享亦如之。習公事、不習私事。公事、致君命者。私事、私覿私面者。

右習儀

及竟、張旜、誓。張旜、明事在此國也。張、使人維之。敖氏繼公曰、或云張、或云載、互文。士讓按張旜而誓、非第以表威儀也。將使衆喩其介、莫敢或犯。而居民行商、無侵掠強句

儀禮紃解　卷八　聘禮　十一

之虞。爲使介者、不至獲戾於承君也。大抵卿行旅從、人衆則易滋因事犯禁。在主國以賓之故、不敢糾訟其非、而使介行禮方殷、亦不暇檢省。則雖嘉事、而貽累或多也。乃謁關人。關人問從者幾人。謁、告也。竟上爲關、以譏異服異言。周禮司關、上士二人、中士四人。又云、每關下士二人。王城十二關。春秋傳、魯有六關。則侯制亦或然也。凡四方之賓客敂關、則關尹以告。問從者幾人、欲知爲聘爲問。且爲有司當共委積之具。蓋若卿行則旅從、大夫小聘亦當百人也。以介對。以所與受命者對、謙不敢以衆相煩也。但以介數對、則知人數矣。禮、上公之使七介、侯伯之使五介、子男之使三介。君使士請事、遂以入竟。問所爲來之故、因道之。晉韓宣子聘于周、王使請事。對曰、晉士起將歸時事于宰旅、

無他事矣。

右及竟

入竟、斂旜、斂旜、變于始入。乃展。復校錄之、重其事也。布幕、賓朝服立于幕東、西面。介皆北面、東上。賈人北面坐、拭圭。遂執展之。賓西面者、雖不對君、由是臣道、變於前誓時、示威信也。拭、清也。側幕而坐、乃開櫝拭之、執展之、而告完好。敖氏繼公曰、布幕、亦管人。介之位、蓋在賓西南。賈人則少進而在幕之東南也。故下云上介北面視之。上介北面視之。退復位。退圭。上介全致其愼也。言退復位、則視圭進違位。退圭、圭重、不敢褻陳。陳皮、北

儀禮紃解　卷八　聘禮　十二

首、西上。又拭璧展之、會諸其幣、加于左皮上。上介視之、退。馬則幕南北面、奠幣于其前。會、合也。幣、束帛也。享用束帛加璧、故展時合而陳之。展夫人之聘享亦如之。展璋如展圭、展琮如璧。陳皮幣馬同前。賈人告于上介。上介告于賓。告展聘享之玉幣禮畢。三禮館議、注謂展夫人聘享、上介不視、非也。君與夫人之聘享、前受命與下致命、禮儀俱同。入竟而展、無不視之理。經明言亦如之、何獨異乎。有司展群幣以告。私覿及問大夫者、不陳於幕、辟君禮也。敖氏繼公曰、亦以告上介、上介亦告于賓。及郊、又展如初。郊、遠郊。天子遠郊百里。以此差之、遠郊上公五十里。侯伯三十里。子

男十里。近郊各半之。

及館、展幣於賈人之館如初。館，舍也。遠郊之內有候館，可以小休止沐浴。展幣亦兼玉。不于賓館者，爲主國之人有勞問已者，就賈人之館爲便也。士讓按：幣必三展者，關津之跋涉，風露之燥濕，皮馬之羸敗，收卷之辟戾，皆當愼者。故未至近郊先展之。若至近郊以後，則應務愈多，不暇詳矣。其展之之序，先重以及輕，先公以及私。

右三展幣

賓至于近郊、張旜。君使下大夫請行。反、君使卿朝服用束帛勞、請行，問所之也。雖知之，謙不必也。或曰請行，謂請之行。蓋逆之

也。後說近是。反，復於君也。前此及竟，士請事矣。今此請行以大夫，遂使卿勞以束帛，彌尊賓也。其服蓋皆以朝服，特于此見之耳。

上介出請、入告、賓禮辭、迎于舍門之外再拜。出請，請所以來事。在門左西面，入告賓。介北面。前此士請事、大夫請行時，當有出請入告諸儀，至此方錄之者，以漸近則賓彌尊，故詳也。賓禮辭，以其用幣也。春秋傳魯叔弓聘于晉，辭郊勞曰敢辱郊使。辭致館曰敢辱大館。禮猶可見。勞者不答拜。凡爲人使，不當其禮。賓揖先入、受于舍門內。不受于堂，主于侯伯之臣也。公之臣受勞于堂。見司儀。勞者奉幣入、東面致命。賓北面聽命、還少退、再拜稽首受幣。勞者出。授老幣、勞者東面，則賓暫爲主在東也。賓北面若對君南面然也。其受當訝受之。還少退，象降拜也。稽首，答君也。勞者出不答，不敢答也。老，賓之臣。若趙魏臧氏老是。出迎勞者。勞者禮辭、賓揖先入。勞者從之。賓先入西面，勞者從入東面。乘皮設。皮，麋鹿皮。乘，四數也。齊語載桓公使諸侯輕其幣，用麋鹿皮四張。亦二隅也。設，設于門內。庭實當在庭，以儐勞者在庭，故設于門內東。十，數也。言儐者，賓在舍有主道也。士讓按：乘皮設而儐，則用束錦者，將其貴者也。

賓用束錦儐勞者。勞者再拜稽首受。賓再拜稽首送幣。受送拜皆北面，象階上。士讓按：注云稽首，尊國賓也。此解未的。稽首至地，乃臣拜君法。若平敵相於，但頓首至地。若君答臣則空首首

至于今國賓雖尊矣，可以拜君之禮將之。竊思乘皮束帛皆君之貺。其稽首也，謝使國之君也。其送幣稽首也，謝主君遣卿勞也。二國之卿皆以君命相將者，故前此賓北面聽命，若君臨于南面然。及至稽首受幣，勞者出不敢答，皆此義。

勞者揖皮出、乃退。賓送再拜。揖皮出，東面揖執皮者而出。勞者從人當訝受之。於是君使勞禮畢。

夫人使下大夫勞以二竹簋方、玄被纁裏有蓋。竹簋方，竹器名。外圓內方曰簋。玄被于外而纁爲內。狀如簋而方，受斗二升。其實棗蒸栗擇、兼執之以進。蒸，熟之。擇，揀之。棗栗俱蒸擇，文互見耳。其執之，左手執棗，右手執栗。士虞禮主婦設籩，棗在西。賓受棗、大夫二手授栗。受授不游手，慎之也。

互文見義。賓之受如初禮。如卿勞之儀。儐之如初。敬夫人同於君。

下大夫勞者、遂以賓入。道之也。然則賓送不拜。士讓按以此推之、王后之勞侯禮、有玉案以盛棗栗。士庶人之妻、或深酒漿、賙雜佩、亦此意。

右郊勞

辭曰、非禮也敢。對曰、非禮也敢。士讓按此記注疏及張氏識誤、多有疑義。當闕以俟知者。

至于朝。主人曰、不腆先君之祧、既拚以俟矣。賓至外門、下大夫入告、出釋此辭。君稱主人、接賓之稱。遷主所在曰祧、乃始祖廟也。祧、超也、超上不毀之義。不言廟而言祧、祧尊而廟親、以尊賓故稱之。拚、洒埽也。凡受聘享必于始祖廟、以尊之。

若饗食則於禰、燕又在寢、禰相親也。云拚以俟者、明至欲受之、不敢稽賓也。士讓按賓未即相見、不先即館、而必至于朝者。明奉君命而告至也。賓曰、俟閒。賓意不欲奄突主人。敖氏繼公曰、既拚以俟、主人緣賓意欲速達其君命也。俟閒、賓緣主人意、謂已雖欲進告命、亦不可不俟主人之暇也。

右至朝

大夫帥至于館、卿致館。大夫帥至、必特使卿致、重賓也。賓迎再拜。卿致命。當在門外。賓再拜稽首。卿退、賓送再拜。士讓按必稽首者、如對主君也。于卿退、主于送卿、只再拜而已。則人臣無相稽首之禮、益可見矣。又據注疏、謂致館兼致飧、又謂致館有束帛。詳經文無拜受幣之文、則無束帛可知。至下經設飧乃宰夫設之、則非兼致、又可知矣。朱子已辨。見通解。

右致館

卿館於大夫。大夫館於士。士館於工商。不館于敵者之廟、為太尊。自官師以上、有廟有寢、工商則寢而已。士讓按不館於敵者之廟、固為太尊、若館於太卑者、禮亦褻。故惟降等者為宜。但注謂館必于廟、而疏則云若朝聘使少則皆於正客館、若使多、則有在大夫廟者。朱子以疏為優。管人為客三日具沐。五日具浴。管人、掌客館者。客使者下及士介也。士讓按具者不必果用、此客至所以如歸也。

宰夫朝服設飧。宰夫、士也。以奉君命、故亦朝服。徒有食而無他饌曰飧。傳曰、盤飧是也。徒食食亦曰飧。玉藻曰、不食肉而飧、是也。此禮用大牢、其上有簠簋鉶豆之屬、乃云飧者、謙不備禮也。泊郝炅氏曰、飧、夕食也。故字从夕。古者自大夫以上、日食必有牲鼎。朝食殺牲、則祭肺。夕食不殺牲、但餕朝食之餘、祭牢肉而已。是饔則豐、而飧則殺也。此所設、視饔禮為殺、故謂之飧。飪一牢在西、鼎九。羞鼎三。腥一牢在東、鼎七。中庭之饌也。飪、熟也。熟在西、象秋物之熟。腥在東、象春物生也。正鼎九、牛、羊、豕、魚、腊、腸胃、膚、鮮魚、鮮腊也。羞鼎即陪鼎、以其實言、則曰羞、以其陳言、則曰陪。三者、膷臐膮也。腥鼎七、無鮮魚、鮮腊二者。飪九、腥七、皆云牢者、主於牛羊豕也。堂上之饌八、西夾

六。八六者、豆數也。凡餼以豆爲本、皆先設之。堂上八豆、則八簋、六鉶、兩簠、八壺也。西夾六豆、則六簋、四鉶、兩簠、六壺也。凡其實與陳、如下經饔餼之致矣。

門外米禾皆二十車。 禾、槀實并刈者。大夫禮米禾視死牢、此飧禮死牢二、而米禾皆二十車也。米陳門東、禾陳門西。

薪芻倍禾。 各四十車。薪從米陳、芻從禾陳。

上介飪一牢在西、鼎七、羞鼎三、堂上之饌六、門外米禾皆十車。薪芻倍禾、 西鼎七、無鮮魚鮮腊。六者、與賓西夾數同、但言堂、則西夾無矣。

衆介皆少牢。 亦飪在西、鼎五。羊、豕、膚與魚腊也。新至尚熟。凡鼎實自牛而下曰大牢、最盛也。自羊而下曰少牢、次盛也。鼎、賓九、上介七、衆介五、降殺以兩也。衆介不言堂上饌、以次差之、宜四豆、四簋、兩鉶、四壺、無簠。其米禾薪芻亦應有、抑飧不備禮與。

士讓按、卿之祭、七鼎也、而爲聘使、則主君待以九鼎、加陪鼎三、則十二鼎矣。大夫之祭、五鼎也、而爲聘介、則主君待以七鼎、加羞鼎三、則十鼎矣。士之祭、以三鼎也、而爲聘之衆介、則主君待以五鼎矣。皆加禮。羞鼎即陪鼎、又名鉶鼎、所以實羹具五味者、陪于正鼎。其芼則牛藿、羊苦、豕薇、皆有滑也。牛爲膷、羊爲臐、豕爲膮。

儀禮緗解　卷八　聘禮　丰

右設飧

飧不致。賓不拜、沐浴而食之。 不致者、設之而已。不以束帛致命。以草次饌飧具輕也。不拜者、以不致也。猶沐浴自潔清、尊國君賜也。其禮重者、沐浴可知。

厥明、訝賓于館。 以君命迎賓謂之訝。此訝下大夫也。其服如賓皮弁。

賓皮弁聘。至于朝、賓入于次。 皮弁者、放其君相朝之服也。加于朝服一等。朝、君大門外也。次、在大門外之西、以帷爲之。入于次者、俟辦具也。皮弁服詳見士冠禮解。

乃陳幣。 有司先入于主國廟門外少西、以布幕陳幣、如展幣焉。其圭璋重、則賈人執櫝而俟。

卿爲上擯、大夫爲承擯、士爲紹擯。擯者出請事。 擯、主君所使出接賓者。承、相承。紹、繼也。其位相承繼而南也。請事者、啓發賓之進也。其時賓出次、直闑西北面。上擯在闑東闑外西面。其相去之步、如上公使則七十步、侯伯使則五十步、子男使則三十步。上介在賓西北、東面。次介、末介以次而北。承擯在上擯東南、西面。末擯以次而南也。張氏爾岐曰、此旅擯不傳命者也。蓋卿大夫聘問、上擯受命、出門南面、遂揖賓使前。上擯漸南行、賓至末介北東面、上擯至末擯南西面、東西立定、乃揖而請所爲來之事。賓對訖、上擯入告公。上擯與賓親自相問對、是旅擯不傳命也。

士讓按、擯法有二。有交擯、交擯者傳辭、諸侯朝王、五等邦君相爲賓用之、其禮重。有旅擯、不使介傳辭、直陳之而已、此經所記是也。其禮較輕。

三禮館議、鄭康成解擯者之數、引大行人天子待諸侯之禮、上公擯用五人、侯伯四人、子男三人、似有據依。然究未可即以是爲諸侯賓其聘卿之禮也。按敖君善謂本經但言上擯、承擯、紹擯、不言其人數、則是諸侯之擯三人而已、不以已爵及朝聘者之尊卑而異、所以別于天子

儀禮緗解　卷八　聘禮　夫

也。較與經文合。公皮弁，迎賓于大門內。大夫納賓。大門，庫門。公不出大門者，降于待其君之親來也。大夫，上大夫卿，上擯也。於是賓主人皆裼。敖氏繼公曰：大門內者，其在門東西面與？此大夫亦謂上擯也。錯綜其文，以明卿爲上擯，亦謂之大夫也。經文多如此。賓入門左。左，西也。玉藻云：賓入不中門，不履閾。公事自闑西。於時衆介隨入，北面西上，少退；擯者亦入門而右，北面東上。上擯進相君矣。以下經入廟門約之而知。公再拜。賓辟，不答拜。公南面拜迎，賓避位逡遁，不敢當其禮。士相見禮主人於所等者不出迎，一拜其辱。此再拜，尊國賓也。公揖入，每門每曲揖。每門每曲輒揖者，以相人偶爲敬也。人偶也者，一左一右，若相向相待之意也。凡君與賓入門，

賓必後君，介及擯者隨之，並而雁行，卑不踰尊者之迹，敬也。既入，則或左或右，其鄉廟也，皆曲而東行，又曲而北行。　泊聊吳氏曰：士大夫二門，則入大門，曲而東，即廟已。諸侯三門，庫、雉、路，廟在庫門之內。天子五門，皐、庫、雉、應、路，廟亦在庫門之內。但天子之庫門則爲第二門耳。其諸侯廟制，賈氏以爲東西平列，與朱子所云大祖廟在北，左昭右穆以次而南者異，似當以朱于爲定。　三禮館議：上云入門左，是已入大門矣。下云及廟門，是尚未入廟門也。此云每門每曲者，何也？疑入大門北行，折而東，必有西鄉之門爲廟與朝之限，此即謂之閤門也。既入閤門，則當有南鄉都宮之門，又一門也。都宮內左昭右穆，其廟門外或亦各有閤門歟。每曲則士冠禮敖氏言之，但此五廟之制，曲彌多耳。及廟門，公揖入，立于中庭。此始

祖廟居中者，行聘統于所尊也。公揖先入者，省內事也。既則立于中庭以俟賓。賓立接西塾。接，猶近也。西塾，西方門側之堂。立于此者，俟命也。此時幣在廟門少西，行塗之南，賈人東面鄉之；介立于賈人之北，賓又在介北少進，而皆東面。几筵既設，擯者出請命。有几筵者，廟受，宜依神也。席西上。周禮諸侯祭祀席，蒲筵繢純，右彫几。賓至廟門，司宮乃于依前設之。神尊，不豫事也。士讓擯前但云請行、請事，此云請命者，聘君所命使至此主君，宜闕之。賈人東面坐，啟櫝，取圭垂繅，不起而授上介。玉尊，不與幣同陳，故事至乃取之。授圭不起，賤不敢爲禮也。不言裼襲，賤也。上介受圭于其左，東面。上介不襲，執圭屈繅，授賓。上介東面受圭，進東面授

賓。不襲者，以盛禮不在己也。必言之者，見聘時惟賓與主人襲耳。屈繅，并持組繫也。賓襲，執圭。襲，揜也。揜上袖使美充于中。圭乃特達，不藉外飾，故以服充美爲崇敬尚質。擯者入告。上擯也。入告公以賓將執圭致命。出辭玉。圭，贄之重者。辭之，所以致尊讓，亦禮辭耳。納賓，賓入門左。公事自闑西。介皆入門左，北面西上。隨賓入也。介無事，止於此。三揖。君與賓也。入門將曲揖，既曲北面又揖，盖公立于中庭，向賓揖之也。當碑揖，此主君東面向堂塗北行，乃得賓主相向時也。至于階，三讓。讓升。公升二等，賓升西楹西東面。諸侯階七等，公先升二等，而後賓升，與公東西相嚮。擯者退中庭。前公所立之處少南。退者，以公

宜親受賓命不用擯相也。賓致命致其君之命。士讓按、賓致命、乃全篇關要處。公左還北鄉。公升受賓致命時西鄉。迴身北面。爲當拜。望溪方氏曰、旅擯于大門、賓北面、對君之禮也。至升堂、則東鄉而與主君正相對、傳已君之命也。及致命、則公左還北鄉而拜。凡敵者之禮、拜皆北面、如親見聘君也。若東面、則似答使者矣。擯者進進作階西、釋辭于賓相公拜。士讓按、論語趨進翼如也、正屬此時。公當楣再拜楣、梁也。拜、拜貺也、爲將受玉、擯者必先退乃進、禮以變爲敬。公必待擯而後拜、尊者尚多儀。賓三退負序三退、三逡遁也。不言辟者、以執圭將進授之。敖氏繼公曰、公再拜之閒、賓凡三退、見其頃刻不敢安也。三退則負序而立矣。公側襲受玉于中堂與

東楹之閒。側、獨也。無贄之者、自致敬以尊賓也。敖氏繼公曰、凡堂上授受贄幣之禮、敵者則在兩楹之閒。主人尊、則于東。賓尊、則於西。又皆以遠近爲差。聘賓宜降主君一等、故使者就主君於東楹閒而授玉。擯者退負東塾而立。無事。賓降介逆出逆出、由便。賓出聘事畢。公側授宰玉側、猶特也。特授、使慎藏之。裼降立裼、猶袒也。袒上袖、見內服之美、相變以爲敬也。降立、俟享也。亦于中庭。士讓按、夏葛冬裘、皆有襲裼之宜。春與秋亦然。故經文只言襲裼、而不言襲裘裼裘。鄭注亦只言襲衣裼衣耳。學者第據玉藻文、謂惟裘有襲裼、誤矣。

右行聘禮　卿大夫訝。大夫士訝。士皆有訝。

卿使者。大夫、上介也。士、衆介也。訝、主國所使迎待賓者。謂初行聘、及饗食燕、皆迎之。此記據侯伯之卿大聘言。小聘亦有之。凡訝皆降一等。云士皆有訝、嫌其賤不必訝。若上士則使中士、中士則使下士、可也。宗人授次、次以帷、少退于君之次。主國之大門外西方。次位有常處。朱子曰、周禮幕人掌相會、共帷幕、掌次掌張幕。此宗人字恐誤。士讓按、卿聘不得有君次。云少退者、退于君次原設常處。唯大聘有几筵。謂受聘享時也。小聘輕、雖受于廟、不爲神位。禮不拜至以賓非始至、前已請行禮、賓俟閒等儀矣。辭無常、孫而說。孫、順也。凡使受命不受辭。辭多則史、少則不達。辭苟足以達義之

至也。史、謂文勝。至、極也。辭曰子以君命在寡君、寡君拜君命之辱。此贊君拜聘享辭也。在、存也。上介執圭如重授賓。慎之也。執輕如不克。賓入門皇、升堂讓、將授志趨。皇、自莊盛也。讓、舉手平衡。志、猶念也。念趨、謂審行步也。敖氏繼公曰、執玉不趨、特志于趨耳。言其急于授君而行速也。士讓按、平衡則不亢、故云讓。授如爭承、下如送、君還而后退。授、謂就東楹授玉于主君時。望溪方氏曰、如爭讀斷、謂如爭取物、不遽釋手也。承下如送主君既受、猶以手承君之手下、如初送玉者然。防主君握之或未固也。君轉身而後退、則必無隕除之虞矣。蓋致已之愨恭、兼防受者之失

誤也。注疏恐非是。下階、發氣怡焉。再三舉足、又趨。發氣出息也。再三舉足、自安定乃復趨也。至此云舉足、則志趨時卷豚行也。及門正焉、容色復故。此皆心變見於威儀。執圭、入門鞠躬焉、如恐失之。記一說也。皇且行。入門主敬。升堂主慎。又記一說也。士讓按、聘禮所記文體、與玉藻鄉黨諸篇相似。大旨曰敬慎威儀而已。

擯者出請。擬賓有事。賓裼、奉束帛加璧享。擯者入告、出許。璧降於圭、故裼而奉之以行禮。許、受之。庭實、皮則攝之、毛在內、內攝之、入設也。攝皮、說見士昏禮。入設之、參分庭、一在南。賓入門

左、揖讓如初。升致命、張皮。執皮者張皮、以賓升堂致命授幣時爲節。公再拜受幣。士受皮者、自後右客。璧加於幣、受幣則受玉矣。自、由也。士從東方來、由客後西、居其左受皮也。執皮既授、亦自前西而出、與牽馬者同。賓出、當之坐攝之。象受于賓。公側授宰幣。皮如入、右首而東。皮如入、左在前也。皮右首者、變于生。執、或曰右當作左、字之誤也。執皮者左在前、則皮亦當左首矣。與士昏禮皮左首同。惠氏天牧曰、皮四張、執者初時行在前者、立在左。此受者東行、立在左者行在前。故云如入。

右享禮　及享、發氣焉盈容、有容色也。衆介北面踖焉、容貌舒揚也。記曰、士踖踖。凡庭實、隨入。左先、皮馬相閒可也。隨入、不並行也。左先、西爲上。左入先陳也。閒、代也。土物有宜、君子不以所無爲禮。畜獸同類、可以相代。賓之幣、唯馬出。其餘皆東。馬出當從廐。餘物皆東藏之內府。若君不見、使大夫受。君或有疾、若他故、不見使者、則使上大夫卿受聘享。自下聽命、自西階升受、負右房而立。賓降亦降。此儀如還圭然。但不[illegible]賓大夫易處耳。古文禮作醴。不禮、辟正主也。使大夫代受、則醴賓之禮、自不可行。必言之者、纔既受聘享當醴之也。　士讓按、有代受之法、所以無留賓廢事之愆。

聘于夫人、用璋、享用琮、如初禮。如公立于中庭以下。君代受之禮、與已所受者同。以夫妻一體也。不言束帛加琮者、省文耳。

右聘享夫人　辭、君以社稷故、在寡小君。拜士讓按、拜字另讀。辭、乃擯者贊君謝之辭。拜、乃君拜之。

若有言、則以束帛如享禮。有言、有所告請、若有所問也。因聘以達之。故、卒聘而後行此禮。如泰伯使西乞術來聘、且言將伐晉之類。

右有言　若有故、則卒聘。束帛加書將命。百名以上、書於策。不及百名、書於方。故、謂災患及時事相

告請也。將、猶致也。名、書文、今謂之字。策、衆簡相連者。方、板也。不編連者。其策方之長短、及書行之字數、俱未詳。主人使人與客讀諸門外。主人、國君也。人、內史也。書必璽之、于是啓之。敖氏曰、必與客讀之者、欲其審也。不於內讀之者、公受書、客所則出矣。無其節也。

擯者出請事。賓告事畢。公事畢。賓奉束錦以請覿。覿、見也。臣從君行、不得私覿。此特行聘、則得私覿以致獻敬、非外交之比也。擯者入告、出辭。以賓行聘享大禮、未有以待之、欲先禮賓、故辭。請禮賓、賓禮辭聽命。擯者入告。告賓許也。請禮之禮、當作醴。宰夫徹几改筵。

宰夫、又掌賓客之飲食者。禮賓宜親之。几、漆几。筵賓蒲筵常、緇布純、加萑席尋、玄帛純。徹神几、改神筵、而更布之、東為上。公出迎賓以入。揖讓如初。公出迎者、私禮更端。公升側受几于序端。宰夫內拂几三、奉兩端以進。內拂之、不欲塵坋尊者。以進、自東箱來授君。公東南鄉、外拂几三。卒、振袂、中攝之。進西鄉。中攝之、擬賓兩手在公手外、取之進就賓也。三禮館議、宰夫內拂几、而公外拂、相變也。卒拂而後攝之、則拂時猶宰夫執之也。有司徹、主人二手橫執几、尸二手受于手閒。此中攝之、君禮異也。振袂、去塵也。擯者告。告賓以公授几。賓進、訝受几于筵前、東面俟。未設也。俟、俟公拜。公

壹拜送。公尊也。壹拜、當空首。賓以几辟。辟位、逡遁。北面設几、不降、階上答再拜稽首。不降者、未成禮也。几、賓左几。敖氏繼公曰、醴賓之禮、以用幣之時為盛。此授几與下授醴、皆不降拜辟、盛禮也。故至受幣乃降。宰夫實觶以醴、加柶于觶、面枋。酌以授君也。君不自酌、尊也。宰夫亦洗升實觶以醴、自東箱來。經不言洗、畧也。枋、柶之小端。面、前也。公側受醴。將以飲賓、公不迎受。亦面枋。賓不降、壹拜。進筵前受醴、復位。公拜送醴。賓壹拜者、醴賓以少為貴。一拜、亦受醴之通禮。必著之者、嫌賓當再拜稽首也。授几答公拜、則再。受醴乃先拜。故只壹拜。位、西階上北面位。宰夫薦籩豆脯醢。賓升

筵。擯者退負東塾。擯者至此方退、則是送几授醴之類、皆擯者告之矣。經不書、見之也。凡擯者之退、近則中庭、遠則負塾。覘後事之久速為節。賓祭脯醢、以柶祭醴三。庭實設。賓祭醴而庭實設、以為節也。下公用束帛及擯者進之節、皆放此。庭實、乘馬。降筵北面、以柶兼諸觶、尚擸、坐啐醴。降筵、就西階上也。擸、葉也。柶之大端為葉。以柶兼於觶、葉向上、兩手捧而啐之。公用束帛。致幣也。言用、尊于下也。亦受于序端。建柶、北面奠于薦東。措醴不卒。士讓按建柶而奠、為行醴畢將受幣。擯者進相幣。賓降辭幣。公降一等辭。賓不敢當公禮。公辭賓降。栗階升聽命。趨君命尚疾。其

始升連步、於上二等則栗階。降拜、公辭。賓降拜受、公不降一等、授也。升再拜稽首、受幣、當東楹北面。受幣當東楹、視為君將幣者又過東矣。北面從臣禮、以君主施于己。退東面俟。俟君拜也。公壹拜、賓降也。公再拜。不俟公再拜者、不敢當公之盛。公再拜者、畢成禮。賓執左馬以出。受尊者禮、宜親之也。致馬者升左右勸授之、餘三馬、主人牽者從出。敖氏繼公曰、左馬者、上也、故賓親執之、然則主人之庭實、亦設于西方而西上也。上介受賓幣、從者訝受馬。從者、賓私臣。

右禮賓

醴尊于東箱。東夾之前。瓦大一、有豐。瓦大、

瓦尊。豐、承尊器、如豆而卑。薦脯五職、祭半職、橫之。職、脯如版狀、或謂之脡、皆取直貌。祭醴再扱。始扱一祭。卒再祭。卒謂後扱、禮成於三。主人之庭實、則主人遂以出。賓之士訝受之。右馬一、賓執以出矣。餘向三馬、士介從者訝受。賓覿、奉束錦。總乘馬、二人贊。入門右北面奠幣、再拜稽首。不請不辭者、嚮將已請也。覿用束錦、避享幣也。總、總八轡牽之。贊者、有司之屬。二人贊、各居兩馬閒、以手扣馬也。入門右者、私事自闑東也。北面稽首、以臣禮見也。擯者辭。辭以臣禮見。敖氏繼公曰、不以客禮見、故庭實在後。且奠幣于入門右之位而不見

敢授也。賓稽首、公不答拜、不受此禮也。賓出、擯者坐取幣出。有司二人牽馬以從、出門西面于東塾南。擯者請受。賓受取幣牽馬出、不當其臣禮、請以客禮受。賓禮辭聽命。牽馬右之。其幣、贊者受馬。右之、則人居馬左、任右手便。牽者四人、不須總之也。入設。庭實先設、乃客禮也。賓奉幣入門左。介皆入門左、西上。以客禮見入、可從介矣。此當自闑西、然則玉藻所云私事自闑東者、但據始覿言也。公揖讓如初升。公北面再拜。以將禮新之、亦以鄉者賓再拜稽首不可以不答之。賓、三退、反還負序、振幣進授、當東楹北面。反還者、不敢與授主同。言

逆授、則君受之矣。士受馬者、自前還牽者後、適其右受。受馬自前、變於享禮受皮自後。牽馬者自前西乃出。牽馬者皆由馬前西出。賓降階東、拜送、君辭。由西階降至階東、以君在堂鄉之。享幣不升送、此拜送者、以私覿致己物也。拜也、君降一等辭。君雖辭、而賓猶然拜。擯者曰、寡君從子、雖將拜、起也。當賓拜、而擯者自若釋辭。栗階升。賓升。公西鄉、賓階上再拜稽首。成拜。公少退、示敬。賓降出、公側授宰幣、馬出。廟中宜淨。不言幣出、如上享幣以東藏之。公降立。

右私覿　私覿愉愉焉。和也。出如舒鴈。舒鴈、鵝也。威儀自然而有行列。出廟門外、行步又舒緩於愉愉。既覿、賓若私獻、奉獻將命。士讓按覿與獻皆臣私禮。但覿有常物、如經所云束錦乘馬是也。獻無常物、時有珍異、或賓奉之。記云若者、不定之辭。然臣統於君、猶以君命致。此無私之義。擯者入告、出禮辭。賓東面坐奠獻、再拜稽首。奠而不入、禮輕。擯者東面坐取獻、舉以入告。出、禮請受。坐取獻者、以宜並免。賓固辭、公答再拜。擯者立于闑外以相拜。賓辟。擯者授宰夫于中庭。東藏之。既乃介覿。士讓

按受只禮請辭必同辭、殺也。相拜立于闑外、則內得贊君相、外得覿賓。若兄弟之國、則問夫人。兄弟、兼同姓及昏姻之親言。問、亦獻也。不云獻、變於君。擯者出請、上介奉束錦。士介四人、皆奉玉錦束。請覿。玉錦、錦之文纖縟而丹者。擯者入告、出許。上介奉幣、儷皮二人贊。儷、兩也。上介用皮、變於賓也。皮、麋鹿皮。敖氏繼公曰、每人執一皮而云贊者、與上同。賓卿也、私覿之庭實用乘馬、上介大夫也、用儷皮。士介不用庭實。禮之差等宜然。皆入門右、東上、奠幣、皆再拜稽首。上介士介尊卑異、乃同覿者、不敢自分別。上介若特入、是與賓初覿之禮同。皆者、衆介也。贊者奠皮出。擯者辭。

介逆出。辭、辭其臣禮。逆出、事畢也。擯者執上幣、士執衆幣、有司二人舉皮從其幣出請受。請于上介、欲以客禮受、目下事也。此時擯未釋辭。委皮南面、執幣者西面北上。擯者請受。此請受、乃擯者釋辭也。委皮當門。請、請于上介。介禮辭、聽命、皆進、訝受其幣。上介奉幣、皮先。入門左、奠皮。聽請受之命者、上介也。而士介亦皆訝受其幣。統于尊者、不敢異也。皮先者、介隨執皮者而入也。入門左、介至揖位而立。執皮者奠皮、若不敢授者然。公再拜。拜于中庭也。不受於堂、介賤。介振幣、自皮西進、北面授幣。退復位、再拜稽首送幣。進者

北行、參分庭一而東行、當君、乃復北行也。介出、宰自公左受幣。不側受、介禮輕。公不離位、宰就而受之、殺於賓。有司二人坐舉皮以東。受上介禮已畢。擯者又納士介。出逆之入。士介入門右、奠幣、再拜稽首。終不敢以客禮見。擯者辭、介逆出。擯者執上幣以出、禮請受。賓固辭。禮請受者、西面請於士介也。賓爲之辭、士介賤、不敢以言通於主君。問宰疑行、當如面于大夫。公答再拜。擯者出、立于門中以相拜。擯者以賓辭入告。還立門中閾外西面。公乃遂答拜也。相者贊告之。士介皆辟。四人辟于其東面位、逡遁、必若此者、嫌旅拜之於內、則在外者不必辟也。望溪方

氏曰、正聘時、公拜賓、雖三退負序、而面猶向公。私覿及還負序、則退時轉面西鄉、不敢見君之拜也。及序而後東鄉、則君之拜已畢矣。至士介、則公拜于庭中、而士辟於門外、辟之中亦有差焉。惟上介之辟無文、蓋儀與賓同、可比類而知。士三人東上、坐取幣立。俟儐者執上幣來也。儐者進、就公所也。宰夫受幣于中庭以東。使宰夫受、士介幣輕也。受之于公左。賓幣、公側授宰。上介幣、宰受于公左。士介幣、宰夫授于儐者、敬之差。執幣者序從之。宰夫受上幣。士三人執所取幣、以序從宰夫也。

右介私覿

儐者出請、賓告事畢。事畢、謂公私之事俱畢。儐者入告公

出送賓。此時賓及介皆在廟門外、賓接西塾東面。介在其西南、亦東面。公出、三擯亦序從之。及大門內、公問君。鄉以公禮將事、未服問也。賓至始入門之位、北面將揖而出、衆介亦在其右、少退西上。時承擯紹擯亦於門東、北面東上、而上擯北面往來賓主間。於此可以問君居處何如、序殷勤也。賓對、公再拜。拜其無恙。公拜、賓亦辟。公問大夫、賓對。公勞賓、賓再拜稽首。公答拜。勞以道路之勤。士讓按、但言問大夫、則上大夫卿該之。於君則再拜其無恙、於大夫問之而已。公勞介、介皆再拜稽首。公答拜。賓出、公再拜送。賓不顧。公既拜、賓趨辟。賓出、上擯反告賓不顧。所以紓君敬也。於此君可以反路寢矣。敖

氏繼公曰、凡主人拜送賓、賓皆不顧、亦遂逝之義。經不盡見之者、明于尊者之禮如此、則其餘可知。賓請有事於大夫。不云問而云有事、嫌迫君也。上擯送賓出、賓因東面請之曰、有事於某子。某子擯者反命、因出告之。此先請命。至明日乃行之也。士讓按、有事必請于君、義無私交也。公禮辭、許。一辭。賓即館。即、就也。少休息。

右公送賓問君勞賓介

賓即館、訝將公命。訝、秋官職、賓入館、訝次于舍門外、待事于客、有事通傳于君。又見之以其摯。訝以私禮見賓、爲將通命、宜相親也。大夫訝執雁、士訝執雉。

卿大夫勞賓、賓不見。以已問大夫等事未行、上介以賓詞辭之。大夫

奠雁再拜、上介受。士相見禮、上大夫相見以羔、此卿與大夫同奠雁、何也。平時執贄相見以羔、此因聘而勞、故概用雁、變于相見也。勞上介亦如之。敖氏繼公曰、卿亦同大夫執雁以勞於其館、上介亦不見、士介爲受雁。

右卿大夫勞

幣之所及皆勞。不釋服。主國之臣既有與賓接于君所、又備聞請有事于某子、某子、則主道宜先施矣、其爲賓幣所不及者、若勞則嫌于相于也。服不釋者、雖不相見、不敢自褻也。

君使卿韋弁、歸饔餼五牢。變皮弁服韋弁、儆也。韋弁、韎韋之弁、赤色兵服也。而服之者、皮去毛熟治則曰韋、取相近耳。韋弁尊於皮弁、其服蓋韎布以爲衣、而素裳

牲殺曰饔。生曰餼。士讓按韋弁荀子士韋弁注謂以爵韋爲韠而戴弁。又敖氏繼公曰，韋弁卽爵弁也。其服純衣纁裳韎韐纁屨。此卽士冠三加一稱之服，與鄭注異。今備載之，俟考。饔餼五牢者，饔兼飪與腥之目，餼亦有飪腥，但饔爲備耳。生牲曰餼，餼禮則無之。上介請事，賓朝服禮辭。受之當以皮弁服。今朝服者，示不敢受之意。有司入陳。敖氏繼公曰，賓禮辭而許，乃入陳。饔，對餼而言。皆死牢，列之以鼎者。飪一牢，鼎九，設于西階前，陪鼎當內廉，東面北上，上當碑南陳。牛、羊、豕、魚、腊、腸胃同鼎，膚、鮮魚、鮮腊，設扃鼏。膷、臐、膮，蓋陪牛羊豕。設饔先西方，統於賓也。飪，熟者，凡饔餼之

牲，雖有多寡，而飪惟一牢則同，是以少爲貴。然鼎九，且有陪鼎，則又以多爲貴矣。鼎有陪者，庶羞加也。當內廉，謂西階之東廉，辟堂塗行處，東西節也。上當碑，飪鼎以牛爲上，陪鼎以膷爲上，南北節也。腸胃次腊，以其出于牛羊也。膚，豕肉也。此餼先陳其位，後言其次，重大禮，詳之也。碑，石爲之，居庭東西南北之中，所以測日景，別陰陽者。廟祭則以麗牲焉。自天子諸侯卿大夫士，廟皆有碑，庠序之庭亦有之。相揖每以爲節。石齋官氏曰，陪鼎羞鼎，卽鉶鼎，所盛者羹也。周禮羹齊視夏時，取其熟也。正鼎用鼏，陪鼎用蓋，相對立文。敖氏以爲發語辭，恐誤。士讓按五牢之序，先飪，次及腥，次乃及餼。賓入館，先用熟者，次用腥者。餼則留以代匱也。腥二牢，鼎二七，無鮮魚鮮腊，設于阼階前，西面，南陳如

飪鼎二列。腥，殺者。三禮館議，鼎二列，一列在阼階前少西，一列亦當阼階之內廉，俱北上，當碑。士讓按腥在東，與設餼同。鼎二七者，每牢各七鼎也。陳之序如飪鼎。堂上八豆，設于戶西，西陳，皆二以並，東上。韭菹，其南醓醢、屈。戶，室戶也。東上，殊于公食大夫之西上。醓醢，汁也。屈，猶錯也。句而屈陳之，陳訖則見其錯焉。八豆之數，惟言韭菹醓醢，文省耳。云屈者，言設餘豆之法。士讓按設豆之法，皆一菹一醢相閒而爲列。周禮朝事之豆八，韭菹、醓醢、昌本、麋臡、菁菹、鹿臡、茆菹、麇臡是也。云相者，以東北方非菹列起，而東南方則爲醓醢，南之西爲昌本，昌本之北麋臡，又西爲菁菹，菁菹南鹿臡，又西爲茆菹，茆菹北麇臡。豆八，則爲曲折者四矣。凡縱橫交午觀之，無非一菹一醢焉。

八簋繼之。黍其南稷，錯。繼，豆以西陳之，黍在北。八簋，黍稷各四也。三禮館議，屈與錯器同，但一菹一醢相閒陳之，豆實各異，則爲屈。一黍一稷亦相閒陳之，黍稷惟二，則爲錯耳。六鉶繼之，牛以西，羊豕。豕南牛，以東羊豕。鉶，羹器也。不言繹相錯者，繹文自具見也。兩簠繼之，粱在北。在稻北。簠不次簋者，粱稻乃加饌也。八壺設于西序，北上，二以並，南陳。壺，酒尊也。不錯。敖氏繼公曰，八壺之酒，稻也、黍也、粱也。稻黍各二壺，稻在北，黍次之，粱四壺又次之。蓋如設簋米之例也。云北上南陳，統于豆也。士讓按經中陳饌有錯有屈有繹有次有特有並。繹亦屈也。但屈者句而曲陳之。繹則第屈陳之，不爲句，陳訖則曲折相似耳。錯者，閒

而雜之也。如横寫爻字之形。次者不錯不紛以次相亞也。特者陳饌欲方以其餘附于旁斯方矣。並者二以併也。陳豆以紛以屈。陳簋以錯。陳俎以次而膚以爲特。惟二以併之陳則甚多矣。籩豆之事存于有司。皆有序而不苟焉。西夾六豆、設于西墉下、北上。韭菹其東醓醢、屈。六簋繼之。黍其東稷、錯。四鉶繼之。牛以南羊。羊東豕。豕以北牛。兩簠繼之。粱在西。皆二以並、南陳。六壺西上、二以並、東陳。六豆者西先設。韭菹其東醓醢。又南昌本。昌本西麋臡。又南菁菹。菁菹東麕臡。此亦取朝事之豆。其六簋四鉶兩簠以次而南陳之。六壺陳在北墉下、則統於豆也。敖氏繼公曰、鼎俎奇而

豆簋偶。凡鼎自三以上、則豆簋之數率降于鼎者一。鉶之數率降于豆簋者兩。故此飪鼎九、則堂上之饌八而鉶六。腥鼎七、則東西夾之饌六而鉶四也。一牢則兩簠。故堂上兩夾之數同。六壺者稻酒黍酒粱酒各二壺也。壺不著其所、蓋近簠而設之歟。饌于東方亦如之。東夾室也。西北上。亦非菹先設其東醓醢屈。必著之者、嫌與西夾對、或從東壁南陳、以東北爲上也。壺東上、西陳。亦近于簠而設之歟。士讓按、朱子云、東西之饌自簠以上皆南陳。惟壺東西陳之。又敖氏云、堂上之饌皆屬飪牢。東西夾之饌皆屬腥牢。蓋腥牢有二、皆西面北上。故東西夾有兩饌、亦皆西北上也。又按西統于賓、故飪先陳在西。堂上之饌亦于西。西夾之饌亦先敘。醓醢百甕、夾碑、十以爲列、醓在東。夾碑、居飪鼎腥鼎之中央也。醓本于穀、陽也、故在東。醢本於肉、陰也、故在西。甕、瓦器、蓋實斗二升。云百甕、蓋醓醢各半。士讓按、醓醢二物、乃飪腥與饔諸品所宜相調和者。故敘次于飪腥之後、以見爲百物之所需也。周禮醢人醢人掌凡醢醬之物百二十甕。經所云百甕、諸物皆統之矣。饔二牢、陳于門西、北面東上。牛以西、羊豕。豕西、牛羊豕。饔、生牲也。牛羊右手牽之、豕束之。寢右、亦居其左。牢各三牲、一行列之。饔陳于內、以與飪腥宜相近、且門外別有陳、不足以容也。二牢爲一列、變於腥。士讓按、此亦於門西、皆取尚賓之義。米百筥、筥半斛、設于中庭、十以爲列、北上。黍粱稻皆二行。稷四行。十斗曰斛。中庭、南北之中也。十

以爲列、東西爲列。北上、當醓醢南。黍兩行在北。次粱兩行。次稻兩行。次南稷四行。自東而西、橫陳之。上醓醢百甕、則自北而南直陳之也。敖氏繼公曰、筥從餼、甕從饔。門外米三十車、車秉有五籔、設于門東、爲三列、東陳。大夫之禮、米禾皆視死牢。今飪一牢、腥二牢、合三牢、而米禾皆三十車、是視之也。秉籔皆數名。十斗曰斛。十六斗曰籔。十籔曰秉。秉十六斛。秉有五籔、通爲二十四斛。禾三十車、車三秅、設于門西、西陳。四百秉爲秅。三秅則千二百秉。薪芻倍禾。倍禾者、以其用多也。薪從米、芻從禾。東陳西轅、西陳東轅。三禮館議、薪在米之東、芻在禾之西、稍離之、亦如米禾陳法、而三列倍爲六列耳。四者之車皆人輓、非駕牛馬者。鄭氏康成曰、凡此

所以厚重禮也。聘義曰，古之用財如此其厚者，言盡之于禮也。盡之于禮，則內君臣不相陵，而外不相侵。故天子制之，而諸侯務焉耳。望溪方氏曰，卿大夫聘于隣國，禮幣畧與君行等。則車徒亦不能過損。故供積之厚，亦稱所用而爲之具耳。堂上之饌，加隆于東西，賓之祭其祖考，資于是。禮之卽于人心也如此。賓皮弁迎大夫于外門外，再拜。大夫不答拜。大夫，卽上卿。韋弁者，賓不韋弁，嫌其加于致君命時之服也。揖入。及廟門，賓揖入。本經記云，卿館于大夫，大夫有在廟者，揖入，省內事，俟于門內。大夫奉束帛。執以將命。入三揖，皆行。皆猶並也。使者尊，不後主人。至于階，讓。大夫先升一等。士讓按，讓古文作三讓，當從古文。賓

從升堂，北面聽命。北面，阼階上也。大夫東面致命。賓降階西再拜稽首。拜餼亦如之。大夫以束帛同致饔餼，賓殊拜之，敬重君之禮也。士讓按，賓升堂聽命必北面者，雖賓亦臣也。大夫致命必東面者，主中賓也。賓稽首於阼階西，不于阼階東者，雖暫爲主，仍是賓，不敢有人之宗廟也。大夫辭，升成拜。亦饔餼異拜也。賓拜皆稽首。受幣堂中西，北面。趨主君命也。堂中西，中央之西。大夫降出。賓降，授老幣，出迎大夫。老，家臣也。賓出迎，欲償之。大夫禮辭，許。入，揖讓如初。賓升一等，大夫從升堂。賓先升，敵也。皆北面。望溪方氏曰，大夫致命，則先升一等，崇主君之體也。賓儐大夫，則先升一等，從主人之常也。庭實設馬乘。乘，四也。亦設于西方。賓降堂，受老束錦。大夫止。望溪方氏曰，敵者之禮，主人降，賓必從。而大夫止，何也。奉君命歸饔餼幣，雖已所受，而禮則爲答君之覿，故不降以存國體，而亦以達賓之意也。賓奉幣西面。大夫東面。賓致幣。大夫對，北面當楣再拜稽首。士讓按，上經具幣齎，凡幣皆出之公，非私物也。此致幣亦致君命，但比正禮爲輕耳。注謂非君命，恐誤。又以稽首爲尊國客，亦未當。凡非對君不稽首，此稽首者，如對聘君拜所賜然也，與郊勞致幣勞者稽首同。受幣于楹間，南面。退，東面俟。賓再拜稽首送幣。大夫降，執左馬以出。望溪

方氏曰，大夫受儐幣南面，以所將者主君之命也。然受幣雖南面，而將受則北面再拜稽首。以致幣者賓，而實友邦君之賜也。同等宜再拜而不稽首。大夫既稽首拜受，則賓亦宜稽首拜送，非是則不稱。賓送于外門外，再拜。明日，賓拜于朝，拜饔與餼，皆再拜稽首。拜惠於大門外。亦皮弁服。訝聽之。上介饔餼三牢，飪一牢在西，鼎七，羞鼎三。三牢，降以兩也。飪鼎七，無鮮魚鮮腊也。賓介異館。士讓按，歸饔餼先及賓而後及介，固禮之序然，亦時事當如此。方歸賓饔餼時，上介在賓館爲之請事入告。必賓禮明，而後能卽已館受禮也。腥一牢在東，鼎七。堂上之饌六。六者，賓西夾之數。西夾亦如之。筥

及饔如上賓。西夾饌亦六，不設於東夾，以腥牢惟一耳。其所不貶者，尊上介如賓也。餼一牢。門外米禾視死牢，牢十車，薪芻倍禾。凡其實與陳，如上賓。凡，謂凡餼以下。下大夫韋弁，用束帛致之。上介韋弁以受，如賓禮。下大夫致之，使人各以其爵也。介不皮弁者，以其受大禮如賓，不敢純如賓也。儐之兩馬束錦。士讓按：儐卿馬乘，此以兩，是其降差。士介四人皆餼大牢，米百筥，設于門外。牢米不入門，略也。米設當門，亦十為列，北上。牢在其南，東上。敖氏繼公曰：惟有餼與筥米，則筥從餼而稾從稾，又可見矣。三禮館議　凡吉禮陳于門外者皆東上，有對則或西上耳。注謂牢西上，非也。宰夫朝服，牽牛以致之。使宰夫，亦以其爵也。宰夫士，故宜朝服。牛執紖牽之，東面致命。無束帛，畧之。士介西面拜迎。此有生餼無死牢，則無芻薪米禾之陳矣。士介朝服，北面再拜稽首受。受，於牢東拜，自牢後適宰夫右受，由前東面授從者。知然者，前君使士受私覿之馬，適其右受，知此亦在右受矣。無儐。大夫以上乃有儐，禮必著之者，嫌士受君賜皆當儐也。此既受拜送之矣。明日衆介亦各如其受之服，從賓以拜于朝。

右歸饔餼　聘曰致饔。急歸大禮。十斗曰斛。十六斗曰籔。十籔曰秉。秉，十六斛。二百四十斗。一車之米，秉有五籔。四秉曰筥。此秉，謂刈禾盈手之秉也。筥，穧名也。萊易之間刈稻聚把，名為筥。詩云彼有遺秉，又云此有不斂穧。十筥曰稯。十稯曰秅。四百秉為一秅。一車之禾三秅，為千二百秉，三百筥，三十稯也。賜饔，唯羹飪。筮一尸，若昭若穆。羹飪，飪一牢之肉羹也。禮之盛者，宜以祭。先筮尸若昭若穆，容父在。父在則祭祖，父卒則祭禰。腥餼不祭，則士介不祭可知也。大夫筮尸祭，然後敢食之，尊神以求福也。尸云筮，則子弟之從行者衆矣。僕為祝。祝曰：孝孫某、孝子某，薦嘉禮于皇祖某甫、皇考某子。僕為祝者，祝不從出，大夫之臣攝官也。云孝孫孝子皇祖皇考，以上記若昭若穆，故亦兩言之。

石谿官氏曰：聘使既受行，見宰問幾月之資，可見行役或踰時。踰時必至廢祭，故因與國之君致饔，而筮尸以祭。既可展為子者之孝思，又以榮友邦之盛禮，且亦旨甘不獻之尊親，不敢先嘗之之義也，一舉而數善備焉。如饋食之禮。如少牢饋食之禮，不言少牢，今以大牢也。士讓按：此因事而祭，故惟筮尸，無筮日，又無主婦助祭。且館于大夫之廟。記云如者，亦畧放饋食禮意耳。假器於大夫。不敢以君之器為祭器。士讓按：為聘使者，不得將已之祭器以行。必假於大夫者，爵同也。知聘使不得以祭器行者，曲禮云：大夫寓祭器於大夫，士寓祭器於士。去國蕺反者如此，則出聘者祭器自若也。胗肉及廋車。胗，卽歸胙之意。廋，廋人。車，巾車。二人掌覲

車馬之官、盼及之、明備也。士無饔。無饔者無儐。謂止歸儐也。無饔者無饔禮。士介也。凡賓拜于朝、訝聽之。拜、拜賜也。歸大禮之日、既受饔餼、請觀。聘於是國、欲見其宗廟之美、百官之富。晉韓起聘、發觀書於太史氏、是事也。士讓按聘禮有請觀之舉、何古道之信賾也。敖氏疑聘日不給、且訊非禮、以為記文之誤、不知此舉乃于歸大禮之日、請於歸饔餼之卿、以達於君而已、非卽日覲也。亦如上經賓請有事於大夫、非卽日問也。訝帥之、自下門入。帥、猶道也。從下門外入、游觀、非正也。

賓朝服問卿。不皮弁、別於主君。卿每國三人。卿受于祖廟。重賓禮也。祖、王父也。三禮館議、常禮行于禰廟、此受于祖廟、尊之也。意天子之聘使有問卿者、則當受之于太祖廟與。下大夫擯。擯者出請事。下大夫擯、公使下為之也。必使下大夫者、欲與上介之爵相當也。無上擯者、降而殺也。大夫朝服迎于外門外、再拜。自此以下所稱大夫、卽所問之上大夫、卿。賓不答拜、揖。大夫先入。每門每曲揖。及廟門、大夫揖入。入者、省內事也。既而俟于門屋之下、不俟于庭、辟君也。士讓按大夫二門、入大門東曲、又北曲而至都宮門、然後及廟門。疏仍主廟制一列之說、誤。擯者請命。亦從入而出請、不几筵、辟君也。庭實設、四皮。麋鹿皮也。賓奉束帛入。三揖、皆行。至于階、

讓。皆、猶並也。古文曰三讓。賓升一等、大夫從、升堂北面聽命。賓先升、使者尊。賓東面致命。致其君命。大夫降、階西再拜稽首。賓辭、升成拜、受幣堂中西、北面。於堂中之西受幣、趨聘君之命。士讓按上言賓致命、則亦君命也。大夫稽首者、如見聘君然。非為賓也。賓降出。大夫降、授老幣。無儐。不儐賓、辟君也。

右問卿

明日、問大夫。不以殘日問人、崇敬也。大夫不敢辭、君初為之辭矣。上經賓請有事於大夫、君禮辭許。辭、君貺寡君、延及二三老、拜。貺、賜也。大夫曰老。

擯者出請事。賓面、如覿幣。賓私覿用束錦乘馬。則私面亦用束帛乘馬。士讓按先問而後面、先公而後私也。於主君、曰享曰覿。此曰問曰面、辭享覿之名也。私面無稽首之飾、則上經凡稽首為尊君、更可見矣。賓奉幣、庭實從。庭實四馬、如覿幣。入門右、大夫辭。雖敵、賓猶入門右、為若降等然。大夫自階下辭、迎之不出門、以面與問禮相因也。凡自敵以下、客禮相因而行者、惟于內俟之。賓遂左。庭實設、揖讓如初。大夫至庭中、迴旋與賓揖而並行、北面。言如初者、大夫不出門、唯有庭中一揖、至碑又揖耳。大夫升一等、賓從之。先升、道賓。大夫西面、賓稱面。稱、舉也。舉相見之辭以相接、敵者之禮。大夫對、北面當

楫再拜受幣于楹閒南面、退西面立。受于楹閒、敵也。賓不振幣、進北面授。望溪方氏曰、問卿、賓東面致命、而南面授幣。私面、大夫北面拜禮、而南面受幣。皆禮意之曲而當者。賓當楫再拜送幣、降出、大夫降授老幣。

右賓私面於卿

擯者出請事。上介特面、幣如覿。介奉幣。特面者、士介不從以入也。上介言特面、則賓問卿與私面、介皆從可知。皮二人贊。皮亦儷也。入門右、奠幣再拜。降等。大夫辭。於辭時上介則出門矣。擯者反幣。出還于上介、請受、上介受之。庭實設、介奉幣入。大夫揖讓如初。大夫亦先升一等。介升、大夫再拜受。亦于楹閒南面受之。介降拜、大夫降辭。介升再拜送幣。介既送幣降出、大夫亦授老幣也。自擯者出請事至此、上介私面於卿之禮畢。擯者出請。衆介面如覿幣。入門右、奠幣皆再拜。大夫辭、介逆出。擯者執上幣出、禮請受。賓辭。賓亦為士介辭。大夫於士介亦親辭、辟君也。士讓按賓而則于大夫辭遂左、士介面於大夫辭乃奉幣入、衆介面於大夫辭逆出。而賓代辭、皆分之差。大夫答再拜。擯者執上幣、立于門中以相拜。

禮又降等。士介皆辟。老受擯者幣于中庭。士三人坐取羣幣以從之。擯者出請事。賓出、大夫送于外門外再拜。賓不顧。賓不顧、見敵者之禮也。必言之者、嫌其或異于尊者也。擯者退、大夫拜辱。拜其屈辱相巳。

右介私面於卿

下大夫嘗使至者、幣及之。嘗使至巳國、則以幣問之也。君子不忘舊。上介朝服、三介、問下大夫。下大夫如卿受幣之禮。問下大夫還使上介昇各於其爵、易以相尊敬者。三禮館議、問下大夫、僅三介從、四介減其一、不敢當卿禮也。不特者、以問為將君命、故三介從入也。三介亦朝服。其面如賓而于卿之禮。如其禮耳。庭實則用儷皮。士介不面、亦從於正禮。

右賓問嘗使者

幣之所及、皆勞、不釋服。重出。大夫若不見。有故不得受其問禮。君使大夫各以其爵為之受、如主人受幣禮、不拜。各以其爵、主人卿也則使卿。大夫也則使大夫。代受之而不拜、不當主人禮也。必使人代受者、不可虛聘君之意也。

右主國大夫有故

既將公事、賓請歸。請歸不敢自專、謙也。主國留之、饗食燕獻無日數、盡慇勤也。士讓彼請歸、亦示不煩主國之意。

賓既將公事、復見訝以其摯。公事、聘享問大夫也。復、報也。使者及上介執鴈、羣介執雉、各以見其訝。

夕、夫人使下大夫韋弁歸禮。夕、問卿之日夕也。使下大夫、下于君也。韋弁則同於卿。前夫人郊勞使下大夫、此亦然。所使亦出命自君。辭稱寡小君耳。望溪方氏曰、問卿大夫既畢、而後夫人歸禮、何也。主國之禮、已答於聘使、而聘君之禮、尚未達于主君之卿大夫。而再受禮、非使者所安。猶聘享既畢、賓請覿、非主君所安、故辭之而請醴也。堂上籩豆六、設于戶東、西上、二以並、東陳。六者、下君禮也。皆設于戶東、又辟饌位也。敖氏云、此六豆六籩、皆宜用朝事者、而各去其末之二。其設之之序、

則豆皆在西、籩繼之而東。非菹其南醢、醢屈以終、麷其南黃、亦屈以終。不用簠簋鉶者、以無牢故也。此禮主于飲、君之禮主於食。士讓案、籩實多出自夫人。前郊勞以棗栗、籩實也。此六籩皆其類也。君歸饔、雖百物備具、而不及籩、惟醴賓之薦有之。壺設于東序、北上、二以並、南陳。醙黍清皆兩壺。醙、白酒也。凡酒、稻為上、黍次之、粱次之、皆有清白。以黍閒清白者、互相備。明三酒六壺也。先言醙、白酒尊、先設之。大夫以束帛致之。致夫人之命、以束帛、盛之也。此禮無牢、下於朝君親來者也。賓如受饔之禮。儐之乘馬束錦。以其體敵。上介四豆四籩四壺。受之如賓禮。四壺、無稻酒也。明從上去之。或云四豆者、去菁菹鹿臡。四

籩者、去形鹽鷹。四壺者、去粱酒。蓋從下去之。未知孰是。不言所使、下大夫可知。儐之兩馬束錦。明日、賓拜禮於朝。於是乃言賓拜、明介從拜也。夫人歸禮不及士介者、以禮不可復褻。且君於士介已無堂上之饌矣。

右夫人歸禮於賓介

夕、夫人歸禮。與君異日、下于君也。

大夫餼賓大牢。米八筐。陳於門外。知者、以無牢米入門之文也。黍粱各二筐、稷四筐。二以並、南陳。知者、以歸饔餼時推之也。無稻、以記文無之。牲陳於後、東上、不饌於堂庭、辟君。賓迎再拜。老牽牛以致之。老、室老、大夫之貴臣。賓再

拜稽首受。士讓按、稽首、答君之使臣來盤禮也。老退、賓再拜送。餼賓事畢。上介亦如之。衆介皆少牢、米六筐、皆士牽羊以致之。士、邑宰也。亦大夫之貴臣。敖氏云、米六筐、蓋黍粱稷各二筐。於賓上介使老、於衆介使士。所使者雖賤、亦不可以無別。

右大夫餼賓介

凡餼、大夫黍粱稷、筐五斛。謂大夫餼賓上介也。器寡而大、畧於卑者。

公於賓、壹食再饗。食主於愛、饗主於敬。先後行之。隨主國禮。敖氏繼公曰、食蓋居二饗之閒。燕與羞、俶獻、無常數。羞、謂禽羞熟和者。俶、始也。謂四

時之新物。無常數、示恩惠。葉氏夢得曰、饗以訓恭儉、故至于再。燕與時賜以示慈惠、故無數。

賓介皆明日拜于朝。饗、賓介爲介。從饗獻、燕則介爲賓矣。食禮、介從入不從食、亦從拜者、爲禮也。三禮館議賓於發去之日、乃三拜乘禽于朝、則此之拜賜、爲拜饗食燕也、羞與俶獻、經連類及之耳。

上介壹食壹饗。復特行之、客之也。

若不親食、使大夫各以其爵朝服、致之以侑幣如致饗。無儐。不親食、謂有疾及他故也。必致之者、不廢其禮也。致之必使同班、敵者易以相親敬也。致禮於卿使卿、於大夫使大夫、非必命數也。饗食在廟、本無儐禮、故無儐。

致饗以酬幣、亦如之。酬賓勸酒之幣也。所用蓋束帛。詩曰、承筐是將。

右食饗燕羞獻

其介爲介、饗賓於廟時、君親饗之、以聘之上介爲介、賓尊、行敵禮、

凡致禮、皆用其饗之加籩豆。謂賓與上介也。君不親饗、嫌加者不致、故云然。

各以其爵、朝服。謂致禮時。

大夫來使、無罪饗之。過則餼之。親饗之、樂與嘉賓爲禮也。餼之、只致其生牲。其致之之辭、不云君之有故耳、聘義曰、使者聘而誤、主君不親饗、所以愧厲之也。

有大客後至、則先客、不饗食、致之。卑不與尊齊禮。大客、賈氏謂大國之卿、敖氏謂朝君、義可相備。

燕、則上介爲賓、賓爲苟敬。饗食、君親爲主、尊賓也。燕在寢、又以醉爲慶、崇恩殺敬也。賓不欲煩君禮、已故辭爲賓。君聽之、從諸公之席、爲親昵之坐。苟敬之義、已見燕禮篇。其介爲賓、而宰夫爲獻主、得禮之宜。敖氏繼公曰、君與臣燕、則宰夫爲獻主矣。故不以賓爲賓、而以介爲賓、亦尊賓也。

宰夫獻。代公獻酒、詳見燕禮。

既致饔、旬而稍、宰夫始歸乘禽、日如其饔餼之數。稍、稟食也。乘謂乘行之禽、雁鶩之屬。其歸之、以雙爲數。聘義云、乘禽日五雙、是于賓饔餼五牢者也。若然、上介三牢則三雙。士介一牢則一雙、

士中日則二雙。中、猶間也。不一日一雙、太寡不敬也。

凡獻、執一雙、委其餘于面。獻、禽獻也。執一雙、以將命也。面、面前。

禽羞、俶獻、比。禽羞、謂熟和者。俶獻、卽聘義所謂時賜也。比、放也。言致之禮如乘禽。

大夫於賓、壹饗壹食。上介若食若饗。若不親饗、則公作大夫致之以酬幣。致食以侑幣。作、使也。大夫有故、君必使其同爵者致之。列國之賓來、榮辱之事、君臣同之也。不言燕者、左傳韓宣子聘魯宴于季氏。傳無譏文、則鄰國大夫有相燕法。

右大夫饗食賓介

君使卿皮弁還玉于館。玉、圭璋、聘之重禮、不敢受也。必服皮弁者、始以此服受、不敢不終也。

賓皮弁、襲、迎于外門外、不拜。帥大夫

以入。帥道也。士讓拔襲者執玉必襲也。不拜者為還玉於君。已不敢當其禮。注云示將去不純為主。似非經意。大夫升自西階、鉤楹。鉤楹由楹內將南面致命也。賓自碑內聽命。升自西階自左南面受圭。退負右房而立。敖氏繼公曰自碑內見于庭少北也。凡大夫於君命之主於已者聽命於上。乃降拜之。此聽命於下。以非命不主於已也。不于阼階西。辟主位也。升自西階非受玉之正主也。亦鉤楹由大夫之後。乃自左受之。玉當訝受。乃南面並受之者。代受之。示異也。二臣俱代君行禮。故皆不北面。退而立。俟大夫降。洎卯吳氏曰經記言東房者非一。言左對右言東對西。非無西房也。至聘禮明言退負右房而立。則大夫廟有右房無疑矣。賈氏謂不在大夫

廟於正客館。故有右房。夫前此歸饔餼經固曰及廟門賓揖入矣。何獨於還玉而忽不在廟乎。朱子釋宮亦云當攷。蓋已疑東房西室之不然也。大夫降中庭。賓降自碑內東面、授上介于阼階東。大夫降出。言中庭者為賓降節也。授于阼階東者欲親見賈人藏之也。賓還于中庭西面立。上介出請、賓迎。大夫還璋、如初入。自帥入以至授介皆如之。賓雖將去。出入猶東。唯升堂由西階。凡介之位未有改也。賓裼迎。至此裼為宜。大夫賄用束紡。賄予人財之言也。紡紡絲為之。若周禮所謂素沙也。所以遺聘君可以為衣服。相厚之至。敖氏繼公曰賄所以答其聘。故不用庭實。禮玉束帛乘皮。禮禮聘君也。玉璧琮也。束帛乘

皮以璧琮致之。所以報享。敖氏繼公曰不言迎。文又省。乘皮先設。其皮亦有攝張之節。皆如還玉禮。大夫出、賓送不拜。皆皆賄與禮玉也。不拜送與不拜迎之意同。不言卿報聘君之幣者。尊卑不敵也。

右還玉報享

賄、在聘于賄。注于讀曰為。言主國禮賓之賄。厚薄在覲聘君之厚薄以為節也。無行則重賄反幣。無行謂特來。非歷聘也。於反幣之外。又重賄之。其敬專。故報之特厚。而使者歸。以得禮多為榮也。客將歸、使大夫以其束帛反命于館。為書報也。敖氏繼公曰大夫卽還玉之卿也。束帛言其卽使者束帛加書者也。既有言矣。以其束帛反命。蓋

以之為信。明日、君館之。既報書明日卽就于館送客。禮之序也。公館賓。為賓將去、親送之。示殷勤。且謝之聘君之意。敖氏繼公曰館者就其館之稱也。公將致四者之拜也。此禮在還玉之明日。賓辟。君朝服乘車造于廟門乃下。賓辟者不敢受國君見已于館。懼褻也。上介聽命。聽命于廟門中西面。擯者每贊君辭則曰敢不承命。告于寡君之老。聘享、夫人之聘享、問大夫、送賓、公皆再拜。拜此四事。公東面拜。擯者北面贊之。望溪方氏曰問大夫而主君亦拜焉。示聘君為已而加禮于其老。故為大夫者轉不敢私拜於賓館也。賓不敢見而主君拜送。猶始見將命而拜其至也。觀主君為大夫拜問而大夫受幣。賓受大夫私儀之稽首如對友邦君。其義益著

矣。又曰、覲主君於使者將反命、總其大節而拜者四。聘君遣使時宜再拜而送之、記無其文、而義可互見。公退、賓從請命于朝。拜主君之親送已、而云請命者、欲親受公命也。上介入告主君有拜聘享等事、故從而請命焉。受命于朝、臣禮也。公辭、賓退。辭其請命。周禮曰、賓從拜辱于朝。

右主君就賓館　又拜送。君就賓館時也。辭蓋曰、子將有行、寡君敢拜送。一說、公館賓、蓋立于外門外東鄉、接西塾、介聽命、蓋西面于東塾少南歟、存參。賓三拜乘禽於朝、訝聽之。公館賓之明日也。發去乃拜乘禽、明已受賜、大小無不識也。拜終於此。三拜總拜之。三拜則不稽首、於禮亦宜。遂行、舍于郊。始發且宿近郊、自展軨、亦當與主國爲禮於此。

右賓拜賜遂行　賓於館堂楹閒、釋四皮束帛。賓不致、主人不拜。賓將遂去是館、留禮以禮主人、所以謝之。必釋於此者、明爲館故也。皮亦在堂、禮之變也。不致不拜、不以將別崇新敬也。公使卿贈、如覿幣。贈送也。如覿幣、見爲反報也。出郊而後贈、亦異於答聘君之節。受于舍門外、如受勞禮、無儐。不入、無儐、明去而宜有已也。如受勞禮以贈勞同節。使下大夫贈上介、亦如之。使士贈衆介、如其覿幣。大夫親贈、如其面幣。無儐。贈上介亦如之。使人贈衆介、如其面幣。君贈上介用束帛。於衆介各用束帛。上介之庭實如賓、卿覿賄、詞報其面、故不用嫌與君禮同。此卿所贈者皆用錦、使人贈衆介降等也。亦爲向者不親受。士送至于竟。敖氏繼公曰、司儀職諸國之臣相爲國客、其入也三積、出亦如之。聘義云、主國待客、出入三積。是篇前後皆不見之、未詳。

右贈送　士讓按、自君使卿朝服用束帛勞至此、傳所謂自郊勞至于贈賄也。其節次儀文美而且多。非知禮而將之以敬者能之乎。故春秋以爲難。

使者歸。及郊、請反命。郊近郊也。告郊人使請反命於君也。必請之者、不敢徑入、恭也。請之、其使次介與。朝服載旜。行時稅舍于此郊、今還至此、正其故服以

復君命撤也。出時受命、至郊斂旜。歸時反命、至郊載旜、亦其節。禳、乃入。禳、祭名也。乃入、入國。下乃入、入公門。乃入陳幣于朝、西上。上賓之公幣私幣皆陳。上介公幣陳、他介皆否。公幣、君之賜也。私幣、卿大夫之贈者、或陳或不陳、詳尊而畧卑也。他介、士介也。言他、容衆從者。凡禮於巳者陳之、人臣受禮必累於尊也。張氏爾岐曰、凡禮於其君者不陳、以使者將覲執以告。束帛各加其庭實。皮左。上經云陳皮北首、此皮左、皮西上也。然則此庭實之皮、其重累陳之乎。云各者、公私之幣多也。公南鄉。亦宰告于君、君乃朝服出門左南鄉。卿進使者。使者執圭垂繅、北面。上介執璋屈繅、立于其左。

此主於反命。不言褻裼可知。不言士介、亦隨入可知。使者執玉常垂繅、上介執玉常屈繅、禮之相變。反命曰、以君命聘于某君。某君受幣于某宮、某君再拜。以享某君、某君再拜。亦君揖使者進之、乃進反命也。必言此者、明彼君廟受、已應不辱命。敖氏繼公曰、聘而云受幣、古者于玉亦以幣言之。司儀云、將幣皆揖。朝聘之玉也、享屬于聘、故并言之。宰自公左受玉。亦於使者之東、同面並受也。凡受由其左、此不右、使者因東藏之便。受上介璋致命亦如之。辭蓋曰、以君命聘於某君夫人、某君再拜。以享於某君夫人、某君再拜。不須言受幣某宮、統於君辭也。士讓按、於君云反命。此云致命。亦所以明別。執賄幣以告

曰、某君使某子賄。授宰。某子、若言高子、國子也。凡使者所當以告君者也。上介取以授之。賄幣在外也。禮玉亦如之、亦執束幣加璧也。告曰某君使某子也。禮既告而以玉帛授、宰士從而訝受皮。執禮幣以盡言賜禮。張氏爾岐曰、賓執郊勞之禮幣、而歷舉其全以告也。望溪方氏曰、主璋、使者所執以反命也。禮玉退在賄幣之後。一循主國還玉時致禮之次第也。公事畢、然後可言已所受幣。公曰、然。而不善乎。而、女也。許其能使於四方。望溪方氏曰、然字斷句。謂其然、則女於使禮果盡善而無缺乎。喜之甚而若有難也。士讓按、使者出聘時受命不受辭、蓋以受詞則有乖行使之宜。然使不受辭而辭足以不辱命。宜乎克當君心也。授上介幣、再拜稽

首。公答再拜。不奠幣拜、辟奠贊禮。私幣不告。亦畧卑也。君勞之、再拜稽首。君答再拜。勞其道路勤苦。君有獻、則曰某君之賜也、君其以賜乎。大夫反必獻、忠孝也。云某君之賜、所獻者其賄禮中之物與。其以賜乎、不敢必君須也。或以之賜人可耳。上介徒以公賜告、如上賓之禮、徒、手不執幣。告公賜、下賓也。如、如其盡言賜禮。君勞之、再拜稽首。君答拜。君答只一拜。所云奇拜也。勞士介亦如之。士介四人、旅答一拜。君使宰賜使者幣。使者再拜稽首。以所陳幣賜之也。禮、臣子人賜之而必獻之君父、不敢自私也。君父因以予之、則拜受之、如更受賜也。既拜、宰

以所陳幣授之。賜介、介皆再拜稽首。士介之幣皆載以造朝、不陳之耳。與上介同受賜命、俱拜。不將命上介、降于使者也。乃退、退、謂賓介也。君後入可知。是時也君先使者而出、故亦後之而入、與受命之時同。介皆送至于使者之門。將行俟于門、反及送于門、與尊長出入之禮也。乃退揖。揖、別也。凡退者不揖、此禮主於送使者。使者拜其辱、隨謝之也。亦于門外之左、再拜上介、三拜士介。

右歸反命

釋幣于門。門、大門也。布席于闑西閾外、東面。約特牲筵儀而可知也。設洗于門外東方。出禮于行、入禮于門。不兩告、告所先見也。乃至于禰、筵几于室、薦

脯醢、告反也。薦進也。人子反必面之義。亦司宮設席于奧東面右几。敖氏繼公曰、既筵几、則祝先主人入。主人入在有、贊者乃盥薦脯醢。**觴酒陳。**先薦後酌、用祭禮也。陳者奠于薦南也。行而釋幣以禱祈也。反而薦陳以祠報也。禮相變。　士讓按全經盛酒稱觴者獨此禮。**席于阼。**為酢主人位也。祝取爵酌不酢於室、亦異於祭。　士讓按正祭時、尸酢主人于室。此無尸、故知祝酢之。**薦脯醢。**雖無俎、亦薦脯醢于主人以成禮。**三獻。**無尸、蓋室老亞獻、士三獻奠爵相次而酌、獻畢、酌自既。**一人舉爵。**三獻禮成、欲獻從者、故別起酬酒、主人奠之、未舉、待諸獻後乃行酬耳。**獻從者。**從者家臣、從行者也。主人獻之、勞之也、皆升飲酒於西階上、不使人獻、辟國君。**行酬乃出。**此所謂飲至也。

主人舉奠酬從者下辯、　望溪方氏曰、古人御下、非獨恤之、必按以禮。國卿行役、歸告禰廟、必先獻從者而後入見家人。師出而反、王親弔勞士庶子、大司馬相、所以誠無不過、而人志其死也。**上介至、亦如之。**如其釋幣告至也。　士讓按出釋幣、入薦奠、禮俱不言衆介。然反必告之義、人子所同、當于經外求之。

右禮門及禰　士讓按自篇首至此、皆叙聘之正禮。以下則預言其變者。

聘遭喪、入竟則遂也。遭喪、主國君薨也。入竟則遂、為其已承主國君之命也。君使士請事、乃以入境。關人未告則反。春秋傳季文子將聘晉、使求遭喪之禮以行。**不郊勞。**子未君也。聘不主於嗣君、使人郊勞則嫌也。不郊勞、則夫人亦不使大夫勞矣。**不筵几。**敖氏云、此亦受於廟。不筵几者、變於君親受之禮。　士讓按注以為就尸柩於殯宮、又不神之。則以不筵几謂為新死者矣。然是時聘賓若就殯宮、則孝子衰麻、非所以接弁冕。即當喪未君、不接、使大夫接、亦吉凶同所。聘禮若弔禮、可乎。敖氏以為亦受于廟、其說長。**不禮賓。**喪降事、不以醴酒禮賓。**主人畢歸禮。**謂飧饔餼饗食也。賓所飲食、不可廢。**賓唯饔餼之受、**受饔餼、則飧亦受可知。飧其細者也。饗食是加禮、不受者以主人有喪、不宜饗食已。**不賄、不禮玉、不贈。**賄與禮玉、主君以報聘君者。既薨則難為辭、故闕之。贈以答私覿、遭喪不私覿、亦不宜贈。　望溪方氏曰、受而不報、以俟喪畢而報聘可耳。**遭夫人世子之喪、君不受。使大夫受于**

廟、其他如遭君喪。夫人世子喪、君為喪主、使大夫受聘禮、不以凶接吉也。上文君喪使大夫受于廟、可知矣。其他謂禮所降、如不賄不禮之等。**遭喪、將命于大夫。主人長衣練冠以受。**謂君夫人世子三喪也。皆大夫攝主人。長衣、素純布衣也。與深衣同布、但袖長素純為異。去衰易冠、不以純凶接純吉也。雜記大夫筮宅史練冠長衣以筮。臣為君斬、為夫人世子期。今權制此服耳。　敖氏繼公曰、此遭喪、亦謂遭主君喪也。主人即大夫、其受之服如此。則夫人世子之喪、其亦皮弁服以受歟。備考。

右遭主國喪

聘君若薨于後、入竟則遂。既接於主國君、君使士請事矣。**赴者**

未至、則哭于巷、衰于館。未至、謂赴告主國君者也。巷、巷門。哭于斯、未可為位也。不哭於庭、以庭有受殯饔諸禮也。衰于館、有事而出則吉服也。受禮、不受饗食。受饔餼之正、不受加。赴者至、則衰而出。於是可以凶服將事。而人君為之闕樂、但其正行聘享禮、則着吉服。雜記云執玉不麻、是也。主人所歸禮、賓可以凶服受之。唯稍受之。此承赴者至而言也。其可以不受者、必却之。其不却者、惟稍而已。稍、稟食也。以其稍稍給之、故謂稍。卿行旅從、從者既多、稍不可闕。歸、執圭復命于殯、升自西階、不升堂。復命于殯、臣子之於君父存亡同。升自西階、象生時反必面之義也。不升堂、告殯之禮然也。子即位、不哭。將有告請之事、宜肅也。不稱世子、君薨也。君存稱世子、君薨稱子某。其時諸臣待之、亦皆如朝夕哭位。辯復命、如聘。子臣皆哭。自陳幣至于上介以公賜告。無勞。以君薨不可代君出命。與介入、北鄉哭。既復命則出、至是乃更入。蓋復命奔喪、宜異其節也。奔喪云、奔喪者非主人、入門左、中庭北面哭。然則使介之哭、亦在西方之中庭而西上畯。出、袒括髮。變於外、與人子奔喪袒括於殯東、異者、人臣之道也。入門右、即位踊。從臣位。自哭至踊、如奔喪禮。春秋傳魯公孫歸父聘于晉、還至笙、聞君薨家遣、壇帷復命于介、既復命、袒括髮、即位哭、三踊而出、遂奔齊。君子善之。

右聘君薨

君有私喪、則哭于館、衰而居、不饗食。私喪、謂其父母也。哭于館、衰而居、不敢以私喪自閒于主國。凶服將君之嘉事也。不饗食、不能甘也。古者大夫以君命出、聞喪徐行而不反。不反者、重君命也。徐行者、為君當使人追代已也。歸、使衆介先、衰而從之。已有齊斬之服、在道路、使介居前歸請反命。已徐行隨之。君納之、乃朝服、既反命、出公門、釋服、哭而歸。其它如奔喪之禮。

右私喪

賓入竟而死、遂也。主人為之具而殯。具、謂始死至殯所當用者。而殯云者、取至殯為節。或曰殯於其館也。介攝其命。初時上介接聞命、故可攝致聘享之命也。君弔、介為主人。君弔、蓋皮弁服。以主人雖袒免、未喪服也。介為主人者、雖有臣子親姻在、猶不為主。以介與賓並命於君、尊也。主人歸禮幣、必以用。當中奠賻諸喪具之用。不必如常禮。周官掌客、凡賓客死、致禮以喪用。賓禮、無辭也。以當陳之以反命也。著之者、有賓喪、嫌其辭之。不饗食。歸、介復命、柩止于門外。門外、庫門外也。必以柩造朝、達其忠心。介卒復命、出奉柩送之。君弔、卒殯。卒殯成節、君與介乃去。敖氏繼公曰、卒殯、謂既奠乃去也。大夫之喪、自外歸、載以輲車、舉柩由阼階升、即適所殯。若大夫介卒、亦如之。不言上介者、嫌小聘上介士也。禮之異。士介死、為之

棺斂之。三禮館議上言具、兼斂殯備其用者周士介則備及其棺斂之需而止君不弔焉。使人弔不親往若賓死、未將命、則既斂于棺、造于朝。介將命未將命、謂侯閒之後也。以柩造朝者以賓志在達君命。朱子曰禮賓已至朝、主君將欲行禮、賓請閒之後而賓死則以柩造朝以尸將事。左傳陳侯使公孫貞子弔吳、及良、將以尸入。吳子使太宰嚭勞且辭。上介芋尹蓋援聘以尸將事之禮。吳人納之。向令公孫貞子卒於侯閒之後、行此禮可也。今卒於竟內、亦行此禮、而吳人從之。杜注又以爲知禮背失之矣。若介死、歸復命、唯上介造于朝、於賓言止於門外、於上介云造于朝、文互見。若介死、雖士介、賓既復命、往卒殯

乃歸。往謂送柩。不言君弔、其在既殯之後乎。士讓接士喪禮、君於士有視斂禮、況奉使有勞於國、君必弔可知

右賓介卒

小聘曰問、不享、有獻、不及夫人。主人不筵几、不禮、面不升、不郊勞。記聘於聘所以爲小也、不享者、不以束帛加璧。獻國所有也。有獻者、私獻也。不禮者、聘訖不以醴禮賓也。面不升者、私覿于庭中受之、不升堂也。其禮如爲介。三介。禮、饔餼饗食之禮也。如爲介、如爲大聘上介。三介者、大夫降於卿二等

右小聘

右聘禮凡二十四節經文止

記古本

記、久無事則聘焉。若有故則卒聘。束帛加書將命、百名以上書於策、不及百名書於方。主人使人與客讀諸門外。客將歸、使大夫以其束帛反命于館。明日、君館之。既受行、出遂見宰、問幾月之資。使者既受行、日朝同位。出祖、釋軷、祭酒脯、

乃飲酒于其側。所以朝天子、圭與繅皆九寸、剡上寸半、厚半寸、博三寸、繅三采六等、朱白蒼。問諸侯、朱綠繅八寸。皆玄纁繫、長尺、絢組。問大夫之幣、俟于郊、爲肆、又齎皮馬。辭無常、孫而說。辭多則史、少則不達。辭苟足以達、義之至也。辭曰、非禮也敢。對曰、非禮也敢。卿館於大夫、大夫館於士、士館於工商。管人爲客、三日具沐、五日具浴。飧不致、賓不拜、沐浴而食之。卿、大夫訝。大夫、

士訝。士皆有訝。賓即館訝將公命。又見之以其
摯。賓既將公事、復見之以其摯。凡四器者、唯其
所寶以聘可也。宗人授次、次以帷、少退于君之
次。上介執圭如重、授賓。賓入門、皇。升堂、讓。將授、
志趨。授如争承、下如送。君還而後退。下階、發氣
怡焉。再三舉足、又趨。及門、正焉。執圭、入門鞠躬
焉、如恐失之。及享、發氣焉盈容。衆介北面、蹌焉。
私覿、愉愉焉。出、如舒雁。皇且行。入門主敬。升堂

主慎。凡庭實隨入、左先、皮馬相閒、可也。賓之幣
唯馬出、其餘皆東。多貨則傷于德。幣美則沒禮。
賄在聘于賄。凡執玉、無藉者襲。禮不拜至。醴尊
于東箱、瓦大一、有豐。薦脯五膱、祭半膱、横之。祭
醴、再扱、始扱一祭、卒再祭。主人之庭實、則主人
遂以出。賓之士訝受之。既覿、賓若私獻、奉獻將
命。擯者入告、出禮辭。賓東面坐奠獻、再拜稽首。
擯者東面坐取獻、舉以入告。出禮請受、賓固辭。

公答再拜。擯者立于閾外以相拜。賓辟。擯者授
宰夫于中庭。若兄弟之國、則問夫人。若君不見、
使大夫受、自下聽命、自西階升受、負右房而立。
賓降亦降。不禮。幣之所及、皆勞、不釋服。賜饔、唯
羹飪。筮一尸、若昭若穆。僕爲祝。祝曰孝孫某、孝
子某、薦嘉禮于皇祖某甫、皇考某子。如饋食之
禮。假器于大夫。朌肉及廋車。聘日致饔。明日問
大夫。夕、夫人歸禮。既致饔、旬而稍。宰夫始歸乘

禽、日如其饔餼之數。士中日則二雙。凡獻、執一
雙、委其餘于面。禽羞、俶獻比。歸大禮之日、既受
饔餼、請觀。訝帥之、自下門入。各以其爵、朝服。士
無饔、無饔者無儐。大夫不敢辭、君初爲之辭矣。
凡致禮、皆用其饗之加籩豆。無饔者無饗禮。凡
餼、大夫黍粱稷、筐五斛。既將公事、賓請歸。凡賓
拜于朝、訝聽之。燕、則上介爲賓、賓爲苟敬、宰夫
獻。無行、則重賄反幣。曰子以君命在寡君、寡君

拜君命之辱。君以社稷故、在寡小君、拜。君既寡君、延及二三老、拜。又拜送。士讓按：記于以君命在寡君、寡君拜君命之辱。君以社稷故在寡小君、拜。君既寡君、延及二三老、拜。此三十四字，朱子析附聘禮聘享夫人問卿三節後。今味語意，似屬主君就賓館拜謝聘享聘享夫人問大夫、擯者同時所釋辭。賓於館堂楹閒、釋四皮束帛。賓不致。主人不拜。大夫來使、無罪饗之。過則餼之。其介爲介。有大客後至、則先客不饗食、致之。唯大聘有几筵。十斗曰斛。十六斗曰籔。十籔曰秉。二百四十斗。四秉曰筥。十筥曰稯。十稯曰秅。四百秉爲一秅。士讓按：聘禮全篇，凡五千三百有四字。蓋古者重邦交，故敘儀文爲詳也。然攷春秋所載列國名卿聘問，每有歌詩賦答之文。而此經無之。豈禮因時增與。善讀聘禮者，必位列卿大夫、身都公侯，而後集益哉。即凡交際閒通其意而隨分，亦得洽比之誼也。

儀禮紃解卷之八終

儀禮紃解卷之九

安溪王士讓述

公食大夫禮第九

此主國之君，以禮食小聘大夫之禮也。亦兼及食大聘之卿禮、及不親食、大夫相食禮。於五禮屬嘉禮。士讓按：公者、五等邦君之通稱，周尚文然也。大夫者，兼上下大夫。上大夫則卿也。凡五等邦君使卿相聘、使下大夫相問之日，其主國之君，必待以食饗燕之禮，所以優賓示殷勤也。饗以禮勝，燕以恩勝，食禮則兼之。食饗於廟，燕於寢。食或先于饗，饗或先于食，各隨主君之意。食禮視饗爲輕、視燕爲重。主於飯，不飲酒、不設樂、無作席。故劉氏敘云、食禮愛之至也。一言蔽之矣。次于聘禮之後，明相因也。其次數品物，視爵等以爲多少厚薄焉。

公食大夫之禮。因聘而食之，不言食賓與上介，直云大夫者，以小聘上介是士，無特食之之禮，是以直云大夫，兼得大夫聘賓與上介，亦兼小聘之賓也。士讓按：周官掌客，五等邦君相爲賓，上公三食，侯伯再食，子男壹食，此君之食數也。聘禮，公於賓壹食，則大聘之卿也。上介壹食，則大聘之大夫也。然則大聘卿大夫之食數，視小國之君，而不及衆介之士。則小聘之上介士耳，宜亦無特食之禮也。使大夫戒、各以其爵。戒、告也。必使同班敵者，易以相親敬。云各以其爵，則兼見五等諸侯大聘使卿之禮。上介出請、

入告。問所以爲來事、出入于賓館門。三辭。聘日已受饔餼大禮矣、故辭食禮不敢當也。受饔僅禮辭、燕則再辭。此三辭、禮尤重也。賓出拜辱。拜使者屈辱來迎已。大夫不答拜、將命。不答者、爲君使也。將、致也。賓再拜稽首。受命。士讓按、上拜辱、拜使者。此再拜稽首、爲受主國君之命、非稽首於大夫也。凡行禮、非於君、無所稽首。大夫還。復於君。賓不拜送、遂從之。不拜送者、爲從之、不終事。

賓朝服即位于大門外、如聘。拜命之時、固朝服矣。於此乃著之者、明其與聘服異也。如聘者、賓主設擯介以相待、亦先入於次、俟主人辦也。士讓按、正聘最重、賓皮弁服。受歸饔餼時、視聘爲輕、然賓必朝服禮辭。此公食戒賓、賓再拜稽首、如親對主君然、其必朝服可知。注謂初時玄端、於是朝服、未確、今從敖氏。

右戒賓。賓從。

記、不宿戒。戒、告也。申戒爲宿、如大射禮有前期三日之戒、少牢禮有前期一日之宿、是也。此食禮輕、當日爲之、如鄉飲酒鄉射之節。戒、不速。食賓之朝、夙興戒之、賓則從戒而來、不復召也。賓之乘車、在大門外西方北面立。賓車不入門、廣敬也。曲禮云、客車不入大門、是也。凡賓即朝、中道而往、王制云車從中央、是也。將至下行、而後車還立于西方、少儀云君子下行、然後還立、是也。賓及位而止、北面、玉藻云賓立不中門、是也。卿大夫之位當車前、曰西方北面立、以車之立、決卿之立也。

即位、具。敖氏繼公曰、賓即位、而主人之有司乃具者、飭也。具、如具官饌之具、謂具其所當陳設之物也。三禮館議、注云即位主人也。按主人迎賓之位在大門內、當稍後於賓、則此云即位、承賓即位立文、非主人也。敖氏說長。士讓按、具者、全具、亦預具也。先時則未全、後時則非預。偹當公迎賓大門內時、則不可以雜進矣。羹定。著之者、下行事以爲節。甸人陳鼎七、當門南面西上、設扃鼏、鼏若束若編。甸人、周官冢宰之屬、諸侯兼官、兼亨人之事者。七鼎者、一大牢也。其實牛羊豕魚腊腸胃膚。陳鼎于廟門外之庭少北、而東西則當門、當門南面、君禮也。西上、明爲賓也。扃、舉鼎之杠。鼏、蓋以茅爲之、取其潔也。長則束本、短則編其中央。望溪方氏曰、若束若編、其爲茅可知矣。著其異于尊冪之用布也。士讓按、聘禮設飧、上介鼎七、致饔之腥飪、上介鼎亦七。此篇下大夫、當聘禮之上介、正合七鼎之數。但聘禮兼有羞鼎三、食禮則惟七、而羞鼎不陳、後設之於鉶、則有四。儀法同耳。

不設洗、如饗。云如饗、則饗在先、食在後、可知。而聘禮先言食後言饗、或隨主國君意歟。饗禮篇亡、燕禮則設洗于阼階東南。此設洗亦當如燕歟。小臣具槃匜、在東堂下。周官小臣於小賓客饗食、掌正君服位。此侯禮亦然。匜、盛盥水。槃、盛盥棄水也。公尊不就洗、具之、爲公盥也。不言簞巾、文略耳。宰夫設筵、加席几。設筵于戶西、南面而左几、生人尚左也。有几席、致安厚之義也。無尊。主於食、不獻酬、言此者、嫌酒漿或用尊也。飲酒、漿飲、俟于東房。飲酒、即四飲。一曰清。此備之、爲

賓酳口者，所以優賓也。漿飲，注云酨漿，疏云以其汁滓相將，故曰酨。敖氏云即六飲之一，漿在六飲，而云漿飲，亦猶醴在五齊，而云醴齊也。三說，敖氏似優。漿飲亦以酳口優賓者，食禮無獻酬法，但此二者必具于爾耳，俟時而設。望溪方氏曰，他禮酒尊多設于戶外，嫌或俟于堂東，故特著之。

凡宰夫之具，饌于東房。凡，非一也，謂豆籩簋鉶之屬。飲食之具，宰夫所掌也。三禮館議，案自羹定至此七事，皆所謂具也。以自外而內爲序，鼎具于門外，洗具于阼階東南，槃匜具于東堂下，筵具于堂，酒漿及饌具于房，七者皆備，是之謂具，而後乃公迎賓也。

右陳器饌。

不授几。異於醴賓時設醴。**無阼席。**公不坐也。

亨于門外東方。門外，廟門外，於門外者，與燕禮同，東方者，主陽。**司宮具几與蒲筵常、緇布純，加萑席尋、玄帛純，皆卷自末。**司宮，諸侯掌宮廟之官，兼司几筵者。丈六尺曰常，半常曰尋。純，緣也。萑，細葦。今文萑爲莞，小蒲也。蒲筵而加莞席，美者在上也。筵之長倍於席者，以正饌在左，庶羞在右，俱陳筵南，故宜長也。末，織經所終，有記識。**宰夫筵出自東房。**本筵在房，司宮具之，而宰夫敷之也。

公如賓服，迎賓于大門內。此庫門也。于內者，降於迎國君。**大夫納賓。**上擯也。以公命延入。**賓入門左，公再拜。賓辟，再拜稽首。**左，西方，賓道也。辟，逡遁不敢當君拜。三禮館議，聘禮公迎賓再拜，賓辟不答拜者，以公爲聘君而拜，已不敢承其禮也。此則爲食已而拜，故既辟，還復再拜稽首。**公揖入，賓從。**揖入，道之。此行禮于禰廟，亦有每門每曲之揖，文省耳。**及廟門，公揖入。**此與聘禮揖入，同而異。三禮館議，聘禮賓至廟門，君先揖入者，以聘禮嚴，故君先入以俟之也。食禮則殺矣，故賓從君而入。**賓入，三揖，至于階，三讓。**讓先升。**公升二等，賓升。**遠下人君。敖氏繼公曰，此下大夫與公升階之儀，乃與卿同，然則升階尊卑之差，不過一等。**大夫立于東夾南，西面北上。**大夫，兼上下者。言東夾南，即東堂南，舍坫而取節於夾，見其去堂遠也。**士立于門東，北面西上。**據燕禮大射，士位在西方，東面北上。今以賓在門西，辟賓而在門東，西上，統于門也。**小臣東堂下，南面西上。**小臣，卑者，以位在南，故先序之，而後及宰、內官之士諸在北者。三禮館議，燕禮惟小臣師一人，事省，足共其役也。此則奉槃、奉匜、執簞、執巾，皆一時事，故曰西上，明非止一人也。**宰東夾北，西面南上。**望溪方氏曰，西面下，古文無南上二字。敖氏從古文，是也。宰，太宰也。獨立于此，南上二字無所用之。注以爲宰夫之屬，疏因謂非止一人，以曲附南上之說。獨不思篇中兩稱宰，下明云太羹湇實于鐙，宰右執鐙，升自阼階授公，亦可云宰夫之屬乎。宰位東夾，內外官之饌具皆統焉，位序在後，職是故耳。泊鄭吳氏曰，既云東夾南，又云東夾北，明此一間之全乎夾也。宰立于東夾北，與大

夫之立于東夾南者適相對。南者既在庭、北者亦當在屋外。凡行禮待事之位、非婦人無不露立者。又曰、夾者以其在兩旁、夾中之室、房與堂也。通言之、皆謂之堂。析言之、則北一架當爲夾室、以其前爲堂則後爲室。又與正室平列而夾房也。夾室亦於楣下爲牖、而兩房有戶牖、與正室同。否則不成爲室、且無與、不可以藏主矣。**內官之士在宰東北、西面南上。**夫人之官、如周禮內宰之所屬者也。自卿大夫至此、不先即位、從君而入者、明助君饗食賓、自無事。劉氏敞所謂百官有司備以樂養賢也。　三禮館議、羣臣之位、亦以自外而內爲序。大夫七鼎、士設俎設羞、小臣奉樂匜、宰授公湆、內官之士當佐宰夫之饌、莫不各有事焉。而注謂自無事者、以凡有事皆從君爲之、無事於先入也。　士讓按自大夫士至內官之士、皆屬主國之臣、故皆居東方之位。**介門西北面西上。**西上、自統於賓也。然則承擯以下、立于門東士東。北面東上。

右迎賓即位

公當楣北鄉、至再拜。賓降也、公再拜。楣、梁也。至再拜者、興禮侯賓、嘉其來也。公再拜、賓降矣。　士讓按經雖有兩再拜之文、實公前後際只有二拜。**賓西階東、北面答拜。**于西階東者、少就主君、敬也。　士讓按此西階下之東也。答拜二字、乃目下將行答拜之儀、賓尚未拜。**擯者辭。**辭拜於下。**拜也。公降一等、辭曰、寡君從子。雖將拜、興也。**賓降拜、公降擯者釋辭矣、賓猶終其再拜稽首也。**賓栗階升、不拜。命之成拜、階上北面再拜稽首。**栗階、解見燕禮。　望溪方氏曰、凡再拜稽首而不升拜、惟膳宰送爵于公、大夫媵爵、大射賓始受命、燕射之終、公命徹冪、卿大夫降拜、則然。至公酬賓、賓媵爵于公、則小臣辭、賓升即成拜、而公亦無再命、惟食禮升而不拜、再有命而後成拜、何也、以賓雖異國之臣、而公始聘拜其至、饗拜其至、至是而三、勤亦過矣。故賓終拜于下、而升不敢拜、自同于膳宰之送爵、大夫之媵觶、以明其震悚不寧之意也。惟賓以不敢拜明異敬、故公又以命成拜爲優禮也。　石谿官氏曰、經第詳擯者釋辭而已、何以知賓之終其再拜稽首也、于升而不成拜知之也。

右拜至

卿擯由下。不升堂、以贊者在上也。

士舉鼎、去冪於外、次入、陳鼎于碑南、南面西上。右人抽扃、坐奠于鼎西、南順出自鼎西。左人待載、去冪於外、以入當載于俎也。次、序也。序入、鼎在西者先、在東者後。南面統於西上、爲賓。右人在西、左人在東。　敖氏繼公曰、去冪亦右人也、鼎西、旁鼎之西也。南宰衍順出、以次而出也。順出正禮也、其或逆出、由便耳。左人待載、各立于其鼎之東、南面。今文奠爲委、當從之。　三禮館議按歸饔之鼎、東面者、鼎在西、少牢之鼎西面者、鼎在東也。在西、賓之也。在東、內之也。此鼎陳於碑南、南面、雖賓禮、主之者君也。北上者、縱陳之。西上者、橫陳之。**雍人以俎**

入、陳于鼎南、旅人南面加七于鼎退。旅人、士旅食者、即庶人在官者也。雍人言入、旅人言退、文互相備也。敖氏繼公曰、雍人西面于鼎南陳俎、俎南順。旅人南面于鼎北加七、七北枋。退、蓋兼執七俎者而言。大夫長盥、洗東南、西面北上、序進盥、退者與進者交于前。卒盥、序進南面七。長盥、以長而序盥也。國君設洗當東霤、於東夾南爲少東、洗之東南則又東夾前、洗南少東也。交于前、則相右也。序、猶更也。盥皆北面、卒盥乃南面七、七出鼎實也。三禮館議、按上大夫九鼎、則七者九人、此七鼎則七者當用大夫七人、以此見一國五大夫之說不可執也。士讓按古者廟寢同制、燕在寢、洗當東霤、則食在廟亦洗當東霤可知。載者

西面。載者、左人也。大夫七、士則西面載之俎。魚腊飪。飪、熟也。食禮宜熟。賈氏公彥曰、上云羹定、恐魚腊不在其中、故特著之。載體、進奏。體者、三牲則右胖、腊其一純熟。奏、皮膚之理也。進其理者、本在前、末在後、生人食法也。其載之、亦當如少牢肩臂臑在上端、膊骼在下端、而脊腸肺居中數。魚七、縮俎寢右。縮、縱也。魚在俎爲縱、於人爲橫。擬賓在戶西南面、俎擬東西陳之。魚鬐在上、腴在下、寢右進鬐、亦進奏之意、以乾魚近腴多骨鯁。魚七者、腸胃有俎、故魚亦放其數也。三禮館議、乾魚載俎、有縮無橫。祭鬼神則右首寢左而進腴。食生人則右首寢右而進鬐。此生人食法也。腸胃七、同俎。牛羊各有腸胃。腸與胃各七、四七二十八。同一俎實、以其同類也。豕不用、君子不食圂腴也。七者、大牢之下數。倫膚七。膚、豕之皮革。倫、謂精理滑脆者。或曰倫猶擇也。雍人所倫之膚也。膚七者亦放腸胃之數。士讓按牲只三。就三之中、牛羊取腸胃、豕取膚、則三而五。合魚腊而七。爲一大牢之數。腸胃膚皆橫諸俎、垂之。橫諸俎、以其出於牲體、故載于俎與牲體同。垂之、及俎拒。郝氏敬曰、自載體以下至此、言載俎之法。大夫既匕、匕奠于鼎、逆退復位。事畢、宜由便也。士載者又待設俎。三禮館議、七鼎西上則最西之鼎、大夫長所七也。其進也、大夫長在前、比其畢也、七膚鼎者先退、是謂逆退。

右鼎俎入

公降盥。將設醬致潔。賓降、公辭。辭其從己。賓乃反位于階西、於是小臣各

執槃匜簞巾以就公。卒盥、公壹揖壹讓、公升、賓升。揖讓皆一、設於初。宰夫自東房授醢醬。授、授公也。醢醬、以醯和醬、不別器。知者、以下文但言醬也。生人尚褻味、祭祀無此法。公設之。以爲饌本。賓辭、北面坐遷而東遷所。君設當中、皆不敢當君設處、而東遷所奠之東側、近其故處、且若親受然、三禮館議、東遷所者、東而遷之於其當設之所也。不定其所者、席所設之西、可容一清、而此清與席西之梁、相距可以容人。即其所也。此所既定、即下設清之所、設梁之所將定矣。故惟此言所、而下於清於梁、惟言坐遷之、不復言所。所設之饌在席前、不在席、公蓋北面設之。公立于序內西鄉。君行事皆在阼階上。以設饌在戶西近北、故近阼北立、以示親

監饌。亦得主位之宜。賓立于階西、疑立。疑立、正立自定之意、以待禮也。三禮館議、注以階西爲階下、據上公與賓升後、不言賓降、當從敖氏階上之西說爲是。宰夫自東房薦豆六、設于醬東、西上。韭菹以東、醓醢、昌本。昌本南、麋臡。以西、菁菹、鹿臡。敖氏繼公曰、六豆爲二列、內列自西而東。外列自東而西。惟云西上者、外列統于內列也。三禮館議、燕禮使膳宰者、以宰夫代獻也。此禮無獻、故宰夫薦。士讓按此下大夫之豆數、與歸饔餼時賓之西夾、上介之堂上、彼居而此綪也。士設俎于豆南、西上。牛羊豕、魚在牛南、腊腸胃亞之、膚以爲特。亞、次也。不言綪錯、俎尊也。膚出于豕、下牲

也、故特而直。豕與腸胃之東北。三禮館議、爲豆必綪者、以豆惟二類、欲其相間也。簋亦二物、故錯設之、亦欲其相間也。俎則爲物各異、故推以貴賤爲次、無取于綪錯也。且俎數奇、又不便于綪錯也。士不言升自西階者、可知也。士以俎升、贊者之大夫亦從之而升。旅人取七、甸人舉鼎、順出、奠于其所。出者、以其空也。其所謂當門。三禮館議、順出、對上次入而言。謂順其入之次也。古人徹必待事畢、無設俎未畢、遽徹鼎之理。蓋士既設俎、則復其門東之位。於是甸人乃入舉鼎而出也。宰夫設黍稷六簋于俎西、二以並、東北上。黍當牛俎、其西稷、錯以終、南陳。並、併也。士讓按簋如豆數。蓋上列之黍當牛俎、而次列之稷當魚俎也。大羹

湆不和、實于鐙。宰右執鐙、左執蓋、由門入、升自阼階、盡階不升堂、授公。以蓋降出、入反位。大羹湆、煮肉汁也。太古之羹不和、無鹽菜、崇質也。瓦豆謂之鐙。有蓋者、饌自外入、爲風塵也。自門入者、湆在爨也。升自阼階者、以公親設之故也。入反位、宰位在東夾北。三禮館議、大羹湆已見士昏禮。但彼以豕爲上牲、則豕湆。此以牛爲上牲、則牛湆也。大羹鉶羹皆羹也、而大羹爲貴、故設于鉶羹之先也。盡階不升堂、下經膳羞者之儀若是。而此亦然者、以其授公也。公設之于醬西。賓辭、坐遷之。亦東遷所。宰夫設鉶四、于豆西、東上。牛以西、羊。羊南、豕。豕以東、牛。鉶、菜和羹之器。下記云鉶

芼、牛藿、羊苦、豕薇、是菜和羹、以鉶盛之、謂鉶羹。出於鑊、非出於鼎、與正鼎後設之、謂之陪鼎。據入庶羞言之、謂之羞鼎。同而異也。飲酒實于觶、加于豐。士讓按上經云俟于房、正俟此時也。宰夫右執觶、左執豐、進設于豆東。食禮亦備酒、優賓也。設于豆東、與下設于稻西之漿飲爲對。飲酒從正饌于東、漿飲從加饌于西也。宰夫東面坐啓簋會、各卻于其西。簋、盛黍稷。會、蓋也。卻、仰上也。六簋之蓋、兩兩相重而仰上、當其簋之西、爲三列。士讓按自公降盥至此、所設爲正饌、醢醬食之主、故居先。公親設之、見公食之本義矣。次設六豆、其陳綪。次設七俎、其陳亞與特。豆偶而俎奇也。次設六簋、其陳錯、皆以官。次設大羹湆、公又親設之、重質也。次設四鉶、終設飲酒、又

皆以官。其設之序，有類昏禮，婦至先後之序，蓋昏亦用食禮也。而此經有加豐焉。君子之以禮食，豈必飽味哉。以君之尊而親承奉，百官備具，使者得此，可謂榮矣。故聘而誤，主君弗親饗食之也，不亦宜乎。

右設正饌　三禮館議，正饌，醬最先設，次則豆由房出。又次則俎由階升。又次則簋由房出。又次則湆由階升。至鉶則復由房出。其上下設饌之人，亦相間以成禮者如此。

贊者盥、從俎升。俎升，從而升，俎其所有事者。觀下文辨取以授賓，可見。

上贊、下大夫也。上，謂堂上贊賓食者。擯於堂下者卿，而贊於堂上者使下大夫，欲其不尊於客。

鉶芼、牛藿、羊苦、豕薇，皆有滑。藿，豆葉。苦，

苦荼。滑，如夏秋用生葵，冬春用乾荁之類。

贊者負東房南面、告具于公。贊者，所謂上贊也。負東房者，負房戶而立也。南面者，公在東序內，賓在戶西，欲得鄉公與賓也。

公再拜揖食、賓降拜。再拜揖食，禮之也。亦當楷北面。賓降，賓未拜。　望溪方氏曰：凡送爵惟拜，而食加以拜，何也？朋親獻酬則送爵，而受者自飲之可也。食禮，公弗與，故拜饌而興，又推手以速賓之食。

公辭、賓升、再拜稽首。此方成拜。

賓升席、坐取韭菹以辯擩于醢、上豆之閒祭。擩，猶染也。所擩者，醓醢而下五豆也。惟云醢者，省文耳。上豆，韭菹醓醢也。祭於二豆之閒少北。

贊者東面坐取黍、實于左手，辯。又取稷辯，反于右手。興以授賓。賓祭之。取授以右手，便也。凡所授者皆遠賓。其不授者以近賓取之，易也。辯，謂辯取於三簋。先黍後稷，不欲其雜也。賓亦興受，獨云贊興，優賓也。

三牲之肺不離、贊者辯取之、壹以授賓。賓興受、坐祭。肺云不離者，見為切肺以祭，而無舉肺也。云壹者，嫌每肺當別授之也。於是云賓興受坐祭，重牲也。　士讓按：飲射燕諸禮，凡賓升筵，皆先祭脯醢，次卽祭肺，終乃祭酒。此食禮異，祭豆先，簋次之，乃祭肺。

捝手、扱上鉶以柶辯擩之、上鉶之閒祭。捝手，拭手也。　敖氏繼公曰：扱上鉶以柶，謂以內列牛鉶之柶扱其鉶也。辯擩之者，隨以柶擩三鉶也。四鉶皆有柶，其擩之，則惟上者之柶與。

少牢饋食禮略同。鉶閒，謂內列二鉶之閒少北也。祭鉶不於豆閒，其太牢之禮異與。

祭飲酒於上豆之閒。此為第五次祭。魚腊醬湆不祭。不祭者，非正饌之盛。蓋已祭其大，則略其細也。不言腸胃膚者，在魚腊下，不祭可知。

右賓祭正饌

宰夫授公飯粱、公設之于湆西。賓北面辭、坐遷之。敖氏繼公曰：粱言飯者，以賓主于食之也。北面辭，蓋於公之左而少退。上云北面坐遷，與此文互見。　三禮館議，鼎設湆時，最北近席者惟有醬。以醬為節，故云醬西。此時已設湆，以湆為節，則又在湆西。此蓋於閒容人之處為西。而已屬設加饌之部分矣。但視賓遷處為少東耳。

賓西遷之、與正饌之遷醬相變也。士讓按此加饌之始、故公又親設之。**公與賓皆復初位。**公序內。賓階西。**宰夫膳稻于梁西。**膳、猶進也。進稻梁者以簠、將食乃設。**士羞庶羞、皆有大蓋、執豆如宰。**羞、進也。庶羞、衆珍味也。大、以肥美者特爲臡、所以祭也。魚或謂之膴。膴、大也。唯醯醬無大。如宰、如其進大羹湆、右執豆、左執蓋也。　望溪方氏曰、云執蓋豆、則似蓋加于豆、而兩手共執之。曰執豆蓋、又似所執惟蓋。先言蓋、後言執豆、而曰如宰、則分執之、與左右手並著矣。**先者反之。**反者、往而復來之辭、以庶羞十六豆、羞人不足故也。此通指羞庶羞之士而言。**由門入、升自西階。先者一人、升設于稻南簋西、閒容人。**此先者一人、指士之長設膷者也。士膳羞者由門入、盡階不升堂、授畢往而復來。而先者一人、升受于階上、以次設之。稻南、言其東西節也。簋西、言其南北節也。閒者、諸簋之西、庶羞之東也。曰閒容人者、賓行禮當從閒往來、且明其與簋爲列、特東西遙對耳。非繼之也。**旁四列、西北上。**敖氏繼公曰、云旁者、見正饌之中席、而此在旁也。下文云賓坐席末、取梁即稻、而庶羞在稻南、足以明之矣。西北上、謂膷豆在諸豆之西北也。必西北上者、放正豆之位也。　三禮館議、西北上、與上設簋之言東北上者同。見其亦南陳也。疏謂正饌在東、庶羞在西。敖氏謂正饌中席、而加席在旁。稍與疏剏疑、敖氏得之。**膷以東、臐、膮、牛炙。**炙、炙肉也。膷陳于西北、以次而東、爲上一列。**炙南、醢。以西、牛胾、醢、牛鮨。**此第二列

雜陳之。內則謂鮨爲膾、然則膾用鮨歟。**鮨南、羊炙。以東、羊胾、醢、豕炙。**又雜陳之。第三列也。**炙南、醢。以西、豕胾、芥醬、魚膾。**又雜陳之。第四列也。芥醬、芥實醬也。內則曰膾春用蔥、秋用芥。此芥醬爲魚膾設也。　三禮館議、設豆之法、皆雜。醢皆卑於他物。正豆一菹一醢相閒、故雜。而醢仍在菹下也。庶羞品多、故以一醢從牛炙、而一醢居牛胾牛鮨之閒、一醢居豕炙豕胾之閒。惟芥醬在魚膾之上、蓋縱橫四列而設之、則又欲四醢與芥醬相閒而成文耳。　士讓按牛羊豕魚皆出於大牢之中。而腊腸胃膚不入羞、是界其細者。**衆人騰羞者、盡階、不升堂、授。以蓋降出。**騰者、取自下而上之義。注云當作媵、送也。亦通。授、授先者一人也。　士讓按騰羞者不升堂授閒、爲庶羞多、羞人少、便于往反。且亦無堂上者進祭錯之失。所謂堂事交乎階是也。**右設加饌**

簠有蓋冪。稻梁將食乃設、去會于房、蓋以冪巾而出。**凡炙無醬。**牛羊豕之炙皆無醬、已有鹽和故也。**贊者負東房、告備于公。**前此正饌告具、此以加饌告備。**贊升賓。**以公命命賓升席。公不再拜指食、禮殺也。**賓坐席末、取梁即稻、祭于醬湆閒。**即、就也。　士讓按公所親設者三、梁也、醬也、湆也。醬湆原屬不祭之物、但是公所親設者、故祭梁于醬豆湆鉶閒、亦若兼祭者然。**贊者北面坐、辯取庶羞之大。興、一以授賓。賓受、兼壹祭之。**壹、壹授之、而兼壹祭

之、賓於黍稷牲肺皆然。特於此發之耳。祭不言其所、亦於醬湆閒可知。

右賓祭加

賓降拜。為將食。公辭、賓升再拜稽首、公答再拜。賓北面自閒坐、左擁簠粱、右執湆、以降。設饌之始、禮由主人、故公先拜。饌備之後、禮當由賓、故賓先拜。閒、兩饌之閒。擁、抱之、示其重也。必取粱者、公所設也。取湆者、飯必先啜之也。以降者、為公立于堂、尊處、已不安坐席、若欲食於階下然。曲禮云、客若降等、執食與辭、主人與辭於客、然後客坐。郝氏敬曰、粱加饌、湆正饌、兼取之也。公辭、賓西面坐奠于階西、東面對。西面坐取之、栗階

升、北面反奠于其所。降辭公。公辭、止其食于下也。奠于階西、賓欲食之處也。降而辭公者、以侍食乃贊者事、公尊、親臨、已食、不敢當也。敖氏繼公曰、對者、釋其所以降之意、且從命也。公許、賓升。公揖退于箱。箱、東夾之前、俟事之處。泊邨吳氏曰、朱子釋宮、夾室之前曰箱、亦曰東堂西堂。細別之、則自後楣以南、通謂之堂、而箱則又在堂之南畔。其當前楣以外北擯者退、負東塾而立。公揖退俟賓食、擯者暫無事。賓坐、遂卷加席、公不辭。不辭者、以其降等也。君於朝君則辭。而賓及之矣。賓三飯以湆醬。三飯而止、禮成於三、不求飽也。以湆醬者、歠湆啗醬也。士謙按、飯者粱也、與湆醬三者、皆公所親授、故賓因敬而食之。劉氏敞所謂以君子之厚己是也。敖告不食、與侍禮食法同。賓三飯而遂已、以公俟于箱、不敢久稽尊長也。宰夫執觶漿飲與其豐以進。正饌用酒、宰夫已執觶執豐奠于豆東、賓亦既祭矣。加饌用漿、俟于東房、未設也。至是而後執以進、亦取其相變。賓挩手、興受。受觶。宰夫設其豐于稻西。酒在東、漿在西、管于醬所、謂左酒右漿也。庭實設。乘皮、厚之。賓坐祭、遂飲、奠于豐上。飲、漱也。三禮館議、宰夫設豐之後、賓遂坐祭而飲矣、而先言庭實設者、著有司設庭實之節也。玉藻云、水漿不祭、若祭為已傀卑、而此乃祭漿者、臣禮也。故彼注云、臣於君則祭之。

右賓正食

公受宰夫束帛以侑、西鄉立。束帛、十端。侑、猶勸也。從之以幣、申殷勤也。受束帛于序端、西鄉立、序內位也。三禮館議、贊者告賓既飲、而公出自箱、於是宰夫授公束帛、而公受之、蓋飲者食畢之事、將有告退之心、故以是為侑幣之節。賓降筵、北面。待命也。北面、於西階上。擯者進相幣。為君釋幣辭於賓。賓降辭幣、升聽命。辭者、謂既受賜食、又辱賜幣也。公不許、賓即栗階升聽命。降拜。當拜受幣。公辭、賓升再拜稽首、受幣、當東楹北面。當東楹北面、欲得君行一、臣行二也。退西楹西、東面立。俟主君送幣也。公壹拜、賓降也、公再拜。賓不敢俟再拜、即降。介逆出。以賓事畢。望溪方

氏曰、公食賓介有事焉、而公絕不與爲禮、何也。以介當特受食也。蓋賓介可同獻酬、而不可同食。食之饌具多、賓介異等、難並陳。即並陳、主君亦難與爲禮、故簡其節而異其期、然後事易舉、而敬可專也。石谿官氏曰、明乎此義、則公不與賓同食、其故可推而知矣。賓北面揖執庭實以出。北面揖執者、象親受之。三禮館議、聘禮賓執左馬以出。既執幣、又執左馬、故不揖牽馬者。此庭實以皮、不可一手張之、賓既執幣、不可以兼執皮、故揖執皮者以出也。庭實或以皮、或以馬、皆可以是推之。公降立。立于中庭、俟賓反。上介受賓幣、從者訝受皮。從者、已見聘禮。訝、迎也。

右侑幣

賓入門左、沒霤、北面再拜稽首。霤、門內霤。沒霤、庭南也。拜者、謝侑幣之賜也。沒霤而拜、以公立于中庭也。公辭。止其拜。揖讓如初。如初入也。升、賓再拜稽首。公答再拜。鼎也。賓拜賜于庭南、公辭之、故成拜于此。不云介入、介從賓入可知。賓降辭公、如初。將復食、不敢當君親臨。賓升、公揖退于箱。賓卒食會飯、三飲。不以醬湆。會飯黍稷。啓會者、鼎者三飯乃飲、此凡三飲、蓋九飯也。九飯、大夫禮也。前飯飲漿、則此宜飲酒、相變也。不以醬湆、嫌其與飯粱同也。故著之。注謂不用醬湆、用庶羞。案秋官司儀職、言食禮舉數、以上公九、侯伯七、子男五差之、則大夫當三舉。此不設舉肺、則不食庶羞可知矣。禮主于敬、非專爲飲食。公俟于箱、而客宴然啻羞、非所安也。下文卷三牲之俎歸于館、不虛君惠、正爲此耳。士讓按、卒食會飯三爲句、飲另讀、言如前食粱三飯、而飲酒以漱也。未詳是否。挩手興、北面坐取粱與醬以降、西面坐奠于階西。公於正饌先設醬、加饌先設粱、故賓親徹此二者、有報之道也。東面再拜稽首。卒食拜也。不北面而東面、未詳。或曰、以君從而降在東方、故賓東面拜也。公降再拜。答之也。不辭之、使升堂、明禮有終。望溪方氏曰、食禮既終、賓拜稽首于階下、自同于本國之臣也。公降而答拜、使賓無庸復升、終不敢以臣禮待之也。主賓各盡其敬、上下各得其安、是謂因人性而作儀。

右卒食

介逆出。賓出、公送于大門內、再拜。賓不顧。公拜送、終之以敬也。初來揖讓、而退不顧、示難進易退之義。擯者以賓不顧告公、公乃還。有司卷三牲之俎、歸于賓館。卷、收也。無遺之辭也。三牲之俎、正饌中尤尊者、盡以歸賓、尊之至也。歸俎者、賓于饌。魚腊不與。以其品卑也。不言腸胃膚、二俎在魚腊下、不與可知。

右賓出

明日、賓朝服拜賜于朝、拜食與侑幣、皆再拜稽首。訝聽之。朝、謂庫門外。訝受其言、入告出報也。此下大夫之訝、士也。　士讓按聘禮

歸饔餼，直言拜饔餼，不兼言拜束帛，食禮兼言拜侑幣者，疏云彼使人致之，此則君親侑之，是也。

右拜賜 士讓按自篇首至此十四節，俱公食小聘下大夫禮，下三節，併載其異同者。

上大夫，八豆、八簋、六鉶、九俎，魚腊皆二俎。 此視下大夫數各加以兩也。豆，朝事之豆，加茆菹麋臡，簋加黍稷各一，鉶加羊豕，俎加鮮魚鮮獸於膚之下，如饔九鼎之次云。三禮館議，上大夫乃聘禮之正賓也，故食之之禮，亦略如歸饔于賓之數，九俎者，如其西階前之餁鼎九也，八豆八簋六鉶，如其堂上戶西之所饌者也。

魚腸胃倫膚，若九若十有一，下大夫則若七若九。 此以命數爲差也。九，謂再命者。十有一，謂三命者。七，謂一命者。按公侯伯之卿三命，大夫再命，士一命，子男之卿再命，大夫一命，士不命。此經兼言若九者，上指子男之卿，下指公侯伯之大夫也。然則自十一差而上之，子男應同十三，侯伯十五，上公十七可知。三禮館議，此就俎數雖同其中又有少異者，以明其等也。如子男之卿雖九俎，然其魚腸胃倫膚三俎，惟用九數，所謂若九也，若公侯伯之卿，則用十有一，所謂若十有一也，此無他，以子男之卿再命，公侯伯之卿三命也。如子男之大夫雖七俎，然其魚腸胃倫膚三三俎，惟用七數，所謂若七也。若公侯伯之大夫則用九，所謂若九也。此無他，以子男之大夫一命，公侯伯之大夫再命也，因言上大夫，而及下大夫以終前禮未備之意。

庶羞，西東毋過四列。 謂上下大夫也。然亦西東同四行耳，若上大夫庶羞二十，則南北五行矣。三禮館議，謂如臐膮炙四豆爲列也，如過此或六或八，則東偏簋，而西亦不當席矣。言此者，謂東西有定，而南可加也。

上大夫庶羞二十，加于下大夫以雉、兔、鶉、鴽。 此即南北以五爲行者也。月令曰，田鼠化爲鴽。雉兔鶉鴽之次，當曰魚膾南，雉以東，兔鶉鴽。

右食上大夫禮

上大夫蒲筵加萑席，其純皆如下大夫純。 謂三命大夫也。萑，今文作莞。嫌上大夫筵席或異，故明之也。推之孤爲賓，則莞筵紛純，加繅席畫純，見司几筵。

上大夫庶羞，酒飲

漿飲庶羞可也。 言上大夫食庶羞時，宰夫又設酒漿，以之食庶羞，可也。此爲優待之。若然，是上大夫有食庶羞之禮矣。然曰可也，亦僅可之辭，必如經所云，乃得禮之正。

拜食與侑幣，皆再拜稽首。 嫌上大夫不稽首，故著之也。

若不親食， 謂主君有疾及他故。**使大夫各以其爵朝服以侑幣致之。** 執幣將命。**豆實實于罋，陳于楹外，二以並，北陳。簋實實于筐，陳于楹內兩楹閒，二以並，南陳。** 陳罋筐於楹閒者，象授受於堂中也。罋數如豆，上大夫八豆，則八罋，下大夫六豆，則六罋也。米既生致之，則黍稷稻粱各一筐。敖氏繼公曰，豆實簋實，南北異陳，示不相統也。士讓

按不陳俎與鉶者，凡俎鉶之實，多出於三牲，據下經牛羊豕生陳不殺，則俎惟魚腊，鉶惟有芼耳。不陳鐙湆，湆亦出於牲也。不言醬，醬亦實甕類也。不言酒飲漿飲，亦有觶豐從陳可知也。經第言豆簋之實，蓋舉其全而略其細者。**庶羞陳于碑內。**庶羞本合在堂正饌之西，故于碑內，取其近堂也。士讓按庶羞多出于三牲，今牲既不殺，則所陳者四醢芥醬，其魚未作膾，亦生致之。上大夫加雉兔鶉鴽，亦生致之可知。**庭實陳于碑外。**乘皮也。不參分庭一在南，又不執之，皆變于親食。**牛羊豕陳于門內西方、東上。**三者生陳之于門內，與致饔之條同。士讓按此三牲，若殺則俎之牛羊豕腸胃膚、鐙之湆、鉶之羹、祭之肺、庶羞之膷臐膮炙胾醢、祭之脅，皆出其中矣。凡言養者，莫過於三牲，今

生陳之，則謂之致餼也可。然無百筥，無薪芻之從，則仍是公食禮也。**賓朝服以受、如受饔禮。**親食將朝服，故致受者皆服之。云如受饔禮，則侑幣與食亦殊拜。**無儐。**以告親食本無儐。**明日賓朝服以拜賜于朝，訝聽命。**賜，謂食與侑幣。

右不親食　士讓按禮若此條，所以通其變也。蓋主君或有疾與他故，將久留賓以待，則稽遲之間，主費煩而賓亦廢事。通其變，斯留之可久云。

大夫相食，親戒速。先就告之，既具，復速致之，敵體情好。**迎賓于門外，拜至，皆如饗拜。**大夫相饗，蓋亦附於公饗大夫禮中，而并亡之矣。**降**

盥。受醬湆侑幣束錦也，皆自阼階降堂受，授者升一等。賓止也。降堂，謂止階上。主人受醬受湆受幣几三降，賓皆不從。大夫階三等，大夫降堂，而授者升一等，則中等相授也。敖氏繼公曰：不受於堂，辟君也。賓止之義，與聘禮致饔餼大夫，賓降堂受老束錦，大夫止者同。士讓按降盥，降階下就洗也。降盥則賓從降。必若之者，嫌若公尊，不就洗也。**賓執粱與湆之西序端。**公食之則降階。此敵鈞，故之西序端。**主人辭、賓反之。卷加席、主人辭、賓反之。**卷加席，亦謙也。辭則反之，敵也。望溪方氏曰：不言主人退辟何？所以下文皆如公禮，包之也。平等相食，而不與賓共之，以承君命而食異國之賓，不敢用同國相食之禮也。**辭**

幣，降一等、主人從。辭之，為恭也。從，亦降一等。**受侑幣，再拜稽首。主人送幣亦然。**若之者，主人非君，嫌不必稽首。士讓按侑幣乃公幣，非私幣也，故若不親食者，則公必作大夫朝服以侑幣致之。今此大夫親相食，則受侑幣如對主君，送侑幣如對聘君。二大夫皆奉命相將者也。則其相稽首也，為公也。**辭於主人、降一等，主人從。**辭其臨已食，此謂再入而辭者也。然則初辭亦有此文，明矣。**卒食、徹于西序端。**亦親徹。**東面再拜、降出。**亦拜卒食。此拜東面，放公食禮行之。但彼階下而此階上，故既拜而後言降。**其他皆如公食大夫之禮。**其他，謂豆數俎體陳設之不異上者。**若不親食、則公作**

大夫朝服以侑幣致之。作使也。大夫有故、君必使同爵者爲之致禮。列國賓來、榮辱之事、君臣同。不言其禮者、與公致食大夫之禮同、可知。望溪方氏曰、大夫不能親食、公猶使人以侑幣致之。則賓介私面大夫、相食之禮幣皆官給、可知矣。是以受者必稽首也。**賓受于堂、無儐。**以若親食、亦本無儐。敖氏繼公曰、言此者、嫌或與君禮異也。賓受大夫饌、不于堂、故明之。

右大夫相食禮

右公食大夫禮 凡十七節 經文止

記古本

記、不宿戒。戒不速。不授几、無阼席。亨于門外東方。司宮具几、與蒲筵常、緇布純、加萑席尋、玄帛純。皆卷自末。宰夫筵、出自東房。賓之乘車在大門外西方、北面立。鉶芼、牛藿、羊苦、豕薇、皆有滑。贊者盥、從俎升。簠有蓋冪。凡炙無醬。上大夫蒲筵、加萑席、其純皆如下大夫純。卿擯由下。上贊、下大夫也。上大夫庶羞、酒飲、漿飲、庶羞可也。拜食與侑幣、皆再拜稽首。

儀禮糾解卷九終

儀禮糾解卷十

安溪王士讓述

覲禮第十

覲、見也、以下見上也。又覲之言勤也、欲其勤王事。樂記云、朝覲然後諸侯知所以臣。經解云、朝覲之禮、所以明君臣之義也。覲禮於五禮屬賓。泊邨吳氏曰、惟諸侯覲天子、得稱覲。若鄰國自相朝、諸侯之大夫朝其君、及家臣各朝其卿大夫、皆得稱朝而已。則覲之體統最崇也。三禮館議、朝覲雖可通言、以意約之、受于廟則曰覲、受于朝則曰朝、其大分也。亦有既行朝享之後、或圖事比功、偕王朝之公孤卿大夫而同列于朝者、則無圭幣之執矣。射人職曰、諸侯在朝、則皆北面、是也。此篇主言廟中特覲之禮甚明、自篇首至饗禮乃歸、覲于廟中者也。自諸侯覲于天子至末、復以覲于國外、覲于方岳之禮附焉。古篇云十所記、各與案之諸經不盡同者、亦難以強合。或乃謂朝覲二禮相因、引曲禮當依當宁之說、諸侯先覲于廟以見王、後朝于王以圖事、四時皆然。此蓋欲以彌縫諸經參差之隙、而事有不可行者。夫執圭、重禮也、寧可再乎。再則褻矣。且廟中王已受玉而未還、還玉乃終事也。方其未還、又執何玉以朝乎。

覲禮、諸侯秋見天子之禮。**至于郊、**郊、謂近郊、去王城五十里。知者、聘禮賓至于近郊、此亦當然也。蔡氏德晉曰、四方侯氏之來也、先與卿圖事、遂戒、宰冉幣、夕陳幣、設監守、太

于曰監國、諸侯之兄弟曰處守、乃告于祖、奠于禰、告于社稷山川之神、君行、卿大夫士介從、師從、奉主車祖祭而出、見日而行、逮日而舍、奠、過他邦則假道、至于關、敂關人、而司關爲之告焉、此未至于郊以前事也。 望溪方氏曰、侯氏入王畿、則有誓衆謁關人、習覲享、展羣幣、小行人逆勞于畿、所經致積之禮、一切不具、而自至於郊始、蓋凡此皆具於春朝夏宗、而秋覲無庸覆出也。其與聘禮同者、一以聘禮而加詳焉、不待言矣。

王使人皮弁、用璧勞。侯氏亦皮弁、迎于帷門之外、再拜。此郊勞者、大行人也。攷大行人職、于上公三勞、侯伯再勞、子男一勞、小行人、凡諸侯入王、則逆勞于畿、不辨尊卑、則五等同、有畿勞、其于男唯一勞而已。侯伯加遠郊勞、上公又加近郊勞、此近郊、據上公而言、大行人

勞于近郊、尊者宜逸也。皮弁者、天子之眡朝服也。璧無束帛、天子之玉尊、且爲其當還之也。凡以玉行禮、而當還者、例不用帛。不言諸侯言侯氏者、所勞或非一國、舍遠不同也。帷門以帷爲門、蓋郊舍狹寡、爲帷宮以受勞、於壝之南、樹設兩帷於兩旁、而空其中以當門也。聘禮受勞於館、無帷宮。彼臣禮、此侯禮。 士讓按王使人皮弁、侯氏亦皮弁、皮弁雖同、其等則異。弁師王之皮弁、會五采玉璂、象邸玉笄。諸侯及孤卿大夫之皮弁、各以其等爲之、注、侯伯璂飾七、子男璂飾五、玉亦三采、孤則璂飾四、三命之卿璂飾三、再命之大夫璂飾二、玉亦二采。注不言公、公具璂飾九、玉亦三采乎。此經侯氏屬公也、則宜璂飾九、玉三采。勞者屬大行人、則中大夫也、宜璂飾四、玉二采矣。是皮弁同、而其璂飾玉采有辨也。又案聘禮、鄭國卿聘、亦卿勞。此侯覲、而王使大行人中大夫者、彼敵體、必各以其爵、此王尊、故卿不出勞也。帷門之制、疏云設旌旗以表四門、竊謂於體太崇、今從敖說。

使者不答拜、遂執玉、三揖至于階、使者不讓、先升。侯氏升聽命、降再拜稽首、遂升受玉。不答拜者、爲人使不當其禮也。不讓先升、奉王命尊也。升者、升壇。使者東面致命、侯氏東階上西面聽之。其降拜於階間北面、升就使者北面許受之。 望溪方氏曰、侯氏再拜而不稽首、以王命未宣、拜使者之至也。使者不答、以王命未宣、不敢私受侯氏之禮也。無聘禮出請入告禮辭之文、聞王命即出迎、不敢同客主之禮也。 士讓按上云璧、此云玉、凡圭璋璧琮琥璜皆玉爲之、故冬官總稱玉人之事、下文奠圭稱瑞玉、加璧稱摯玉、皆其義也。禮冠昏

鄉射聘食、三揖皆有三讓法、此王使尊、不讓、故特著之。

使者左還而立、侯氏還璧。使者受、侯氏降再拜稽首。使者乃出。左還、還東面、示將去也。立者、見侯氏將有事于已、俟之也。還璧、重禮也。尊之與圭璋同。降拜、爲送璧、亦於階間北面。 敖氏繼公曰、還璧者、明其以爲信也。 士讓按經著再拜稽首之文、凡十一次、此受玉與還璧、及下受賜舍受戒日四次、皆未親覲王而先邇咫尺也。

侯氏乃止使者、使者乃入。侯氏與之讓升、侯氏先升。授几。侯氏拜送几。使者設几、答拜。上介承侯氏意、出止使者。侯氏隨出迎而欲儐之。使者禮辭、許。侯氏揖入、使者乃入。侯氏先升、導賓也。不坐亦設几、尊王使也。言授

几、則出止時、內已布席、可知。　士讓按王延來
朝者彤几。延來聘者彤几。聘禮注云、卿大夫漆
几。侯氏於王使無文、然勞者大行人、則王之中
大夫四命也、未出封、未成君道、其用彤几歟。
侯氏用束帛乘馬儐使者。使者再拜受、侯氏再
拜送幣。還璧仍儐之者、尊敬王使也。使者受儐
不稽首、同爲王臣也。拜者各於其階。
士讓按聘禮、鄰國相將、其儐勞者以束錦、不以
束帛、以乘皮、不以乘馬、錦文而帛質、皮輕而馬
重、覲崇於聘也。案夏官校人飾幣馬、先鄭云、以
馬遺人、當幣處者、校人主飾之。通覲禮凡用馬
皆有幣相將、其
必用飾可知。
使者降、以左驂出。侯氏送于門
外再拜。侯氏遂從之。騑馬曰驂。駕車之法、兩服
在中、兩驂在旁。陳四馬與

人以西爲上、故親門出、其餘三馬侯氏之人逆
以出。按使者之從者于門外、從之、逐隨使者至
朝也。　敖氏繼公曰、使者亦左
執幣、乃北面右執左驂以出。

右郊勞

天子賜舍。以其新至、道路勞苦、未受其禮、且使
即安也。賜舍、猶致館。云賜者、天子尊
也。所使者司空歟。小行人爲承擯。　士讓按天
子巡狩館於諸侯之廟、王人出聘亦然。諸侯之
卿大夫聘、有館於公私之別、此侯覲、不問館
于畿內諸侯及公卿者、以君行師從者衆也。曰、
伯父女順命于王所、賜伯父舍。此使者致辭也。
云伯父者、舉同
姓大國、則同姓小國、及異姓之國、禮不殊也。順
命、謂順王命而來。賜舍不用幣、尊者之禮。　士
讓按侯氏從使者至朝告至、其時天子即降賜
舍之命于司空。於是使者帥至于館、而司空乃
宣是命辭于舍門外焉。聘禮、大夫
帥至于館、卿致館、其義例可推。
侯氏再拜稽首。受舍于舍門外、使者東面致命、
侯氏西面聽命、既則北面拜。
儐之束帛乘馬。致命無束帛之禮、猶儐之者、尊王使也。侯氏
受館於外、既則儐使者於內、使事既畢、則行
賓主禮也。　敖氏繼公曰、侯氏于使者亦有迎
送之拜、不言者、文略耳。　三禮館議、秋官掌客、
凡諸侯之禮、上公殯五牢、侯伯四牢、子男三牢、
凡介行人宰史皆有殯、以其爵等爲之禮。疏云、
此諸侯相朝之禮、天子待諸侯、亦同諸侯伯
相待可知。又掌訝職、賓入館、次于舍門外、待事
于客。夏官訝士職、邦有賓客、則與行人送逆之、
入于國、則爲之前驅而辟、野亦如之。此侯氏賜

舍之後、皆當有焉、
經不見之、文省也。

右賜舍

天子使大夫戒曰、某日伯父帥乃初事。大夫、卿
爲訝者、
掌訝職曰、賓客至而往詔相其事。戒、告也。帥、循
也。初、猶言故典。　士讓按此宜有出門迎入、與
凡升堂致命、東階聽命諸儀、然
後降兩階閒、北面再拜稽首。
侯氏再拜稽首。
受覲日也。　望溪方氏曰、聘禮賓至、厥明即迓
賓于館、與國來聘者少、以速接爲敬也。侯氏賜
舍後、戒以某日帥乃初事、則遠近無定之辭、蓋
來王者衆、必俟其合集、而後期可定也。　士讓
按盛世事幾綜理、朝廷不久留賓、賓見有時、亦
無廢事。即虞書乃日覲四岳羣牧之義也。王制

礿禘嘗烝、爲巡職缺一時之祭。亦由朝覲有期、故前後時祭得舉耳。

右戒日

諸侯前朝皆受舍于朝。同姓西面北上、異姓東面北上。言諸侯、明來朝者衆矣。顧其入覲不得並耳。受舍于朝、外朝也。天子使掌次爲之、諸侯上介先朝受焉。舍、如廬舍之舍。觀云朝者、其來之心猶若朝也。分別同異姓、受之將有先後。此外爲位時、故不北面。　趙氏燃乙曰、諸侯面天子、皆當北面。不北面、則當北上、以近君爲尊也。若明堂位、四裔既在門外、不得見君、則周而環之、隨其所面、皆以右爲尊、所謂地道尊右也。　蔡氏宸錫曰、賜舍之舍、館舍也、有屋宇蓋司空之屬掌之。受舍之舍、次舍也、以帷幕、天

官之屬掌之。　士讓按受舍于朝、聽王官所須處也。掌次云、諸侯朝覲、則張大次小次。注云、與諸侯張之、是也。其地當在臯門內、庫門外、屬外朝之東西。一以來觀者衆、餘地能容。一以賓車不入大門、下行爲近也。注云文王廟外、恐未確。覲尚嚴、文王廟外宜肅、張之非所以廣敬也。其同異姓皆臣也。而受舍分東西面者、東方西面、主位也。西方東面、賓位也。懿親勳戚之敘寓焉。先以同姓者、周道親親。然皆北上、則同異姓又各以其爵爲序。公居上、侯次之、伯次之、子男又次之、相繼而南也。

右受舍

侯氏裨冕。釋幣于禰。將覲質明時也。裨、卑也。裨冕者、冕服之次者也。侯氏若上公也、則服鷩。侯伯也、則服毳。子男也、則服希。天子以大裘而冕十二章者爲上、袞冕九章者次之。是時天子受覲、亦服其裨冕、故覲者不得服其上服也。禰、謂遷主行主、孔子所謂主命載于齊車以行者。釋幣、告將覲也。其禮則筵几于館堂戸牖之間南面、祝升自西階、君升自阼階。祝奠幣于几下、君北面、祝在左、君及祝再拜興。祝曰、孝嗣侯某將覲天子、敢用嘉幣告于皇考某侯。又再拜、君就東廂、祝就西箱、有閒、君反位。祝乃取幣藏之、君反于阼、乃降而遂出也。歸則埋幣于禰廟西階之東。　望溪方氏曰、大行人以九儀之命、同邦國之禮、兼諸侯諸臣在國之服命而言。故曰上公九章、侯伯七章、子男五章。至朝覲會同、天子袞冕以臨、則雖上公不得與天子同服、自宜裨冕以朝。若有事于圜丘方澤四郊明堂、天子服十二章之服、公侯伯子男

自宜各服其上服、而不同裨冕矣。天子袞冕以享先王、故朝覲會同服不得踰、而諸侯各服其次服、禮各有當也。　士讓按臨覲而釋幣、致告以作忠之義也。其儀、敖氏約聘禮特牲少牢諸篇而成文、所謂推而致於諸侯之說也。今依之採入。禰、注疏指遷主、似泥。若初分封之侯、安得有遷主乎。當兼主命、義方全耳。

右釋幣於禰

乘墨車、載龍旂弧韣。乃朝、以瑞玉、有繅。墨車、大夫制也。乘之者、屈也。交龍爲旂、載之者、不沒其實也。弧、所以張縿之弓也。旂旗正幅爲縿、以弧弓張其兩幅也。瑞玉、桓信躬穀蒲、名曰瑞、以爲合符之驗也。繅、所以藉玉、解見聘禮。　望溪方氏曰、三

享後、肉袒請命、天子辭焉、然後更賜車服、故有乘墨車之禮。使入覲之始、爨然于車服之不可常。反國之後、時惟職貢業命之不修、而無敢自恣也。又曰、載龍旂而曰弧韣、何也。載而不旆也、弧在韣、所以明之。 士讓按墨車、加黑色而漆之、不飾者也。自士昏乘之、爲攝盛。自入覲乘之、則爲屈。交龍之旂、五等所同、旂數則異、公九旂、侯伯七旂、子男五旂。弧以張縿、必備韣者、爲將斂也。聘禮旜有張斂、蓋其義也。**天子設斧依於戶牖之閒、左右几。**依、爾雅作扆、屏風畫爲斧文、置戶牖閒、所以示威也。斧[illegible]黼。據文體形說、言斧刃白而銎黑也。依前南鄉、左右皆玉几、優至尊也。其席莞筵紛純、加繅席畫純、加次席黼純、設之者司几筵、涖之者肆師也。 敖氏繼公曰、右亦設几者、至尊宜逸、不取

使其右之義也。然則天子升席不由下矣。生人左几、自諸侯而下。 **天子袞冕、負斧依。**袞衣者、裨之上也。繢之爲九章、其龍天子有升龍、有降龍。衣此衣而冠冕、南鄉而立、以俟諸侯見。 敖氏繼公曰、負斧依以俟侯氏入、所謂不下堂而見諸侯也。 士讓按經言袞冕、則繡裳可知矣。不著帶韠屨舄、其細也。攷之玉藻、天子素帶、朱裏終辟。詩云朱芾。屨人注云、舄有三等、赤舄爲上、冕服之舄。諸侯與王同。其佩與笏、玉藻云、天子佩白玉而玄組綬。笏、天子以球玉。搢珽、方正于天下也。 **嗇夫承命告于天子。**嗇夫、蓋司空之屬也。爲末擯、承命於侯氏下介、傳而上、上擯以告天子。天子見公、擯者五人。見侯伯、擯者四人。見子男、擯者三人。皆宗伯爲上擯。春秋傳曰、嗇夫馳。 賈氏公彥曰、此所陳擯介、當在廟之外門東陳擯、從北鄉南。門西陳介、從南鄉北。各自爲上下。 諸氏裒七曰、嗇夫馳、見左昭十七年叔孫昭子述日食、引夏書之文。鄭注不言夏書而證以春秋傳者、是時古文尚書未出也。 士讓按嗇夫實不傳者、入廟親告、有擯介遞傳者矣。經云承命以告、約其儀爲文耳。嗇夫他經惟見於夏書。敖氏疑爲大字之誤。今按掌訝職云、及將幣爲前驅、至于朝、詔其位、入復、及退亦如之。有似嗇夫之職然。 **天子曰、非他、伯父實來、予一人嘉之。伯父其入、予一人將受之。**非他者、親之辭。嘉之者、美之之辭。[illegible]又傳此而下至嗇夫。侯氏之下介受之、傳而上、上介以告其君。君乃入。 敖氏繼公曰、言所以廟受之者、非有他也、以嘉其來朝之故耳。伯父其入、納賓之辭也。 三禮館議、此時天子侯氏皆襲

以其將奠圭受玉也。 士讓按擯介法、有旅擯有交擯。旅擯不傳辭、直陳之而已。如郊勞賜館時是也。交擯有傳辭、此禮是也。旅擯爲輕、交擯爲重也。但侯國自相朝、則交擯有三辭、行賓主禮也。侯覲雖交擯、而無三辭、惟請命傳告而已、行君臣禮也。又大國之孤、以君命聘于王者、不使介傳辭、交于王之擯、而親自對擯、謂之不交擯。 **侯氏入門右、坐奠圭、再拜稽首。**入門右、執臣道、不敢由賓位也。奠圭、卑者見尊、摯奠而不授。 士讓按聘禮、從臣道者皆入門右、賓介私覿是也。卑見尊奠摯、如士冠見於君、士昏婿見士相見禮、凡臣見於君、聘賓介私覿皆然。 **擯者謁。**謁、告也。上擯告以天子前辭、欲親受之、如賓客也。其辭所易者、曰伯父其升。 士讓按此入詔禮時宜稱相、亦稱擯者、對舉則別、散文則通也。侯

氏坐取圭、升致命。王受之玉、侯氏降階東、北面再拜稽首。擯者延之曰升。升成拜、乃出。擯者請之，侯氏坐取圭，遂左。降階稽首，送玉也。延，從後詔進也。是時王皆不答拜，所以見至尊之義。賈氏公彥曰：侯氏不出門，向門左，從左堂塗升，自西階致命。敖氏繼公曰：拜于西階東，別于內臣也。侯氏既成拜，乃受玉以東。三禮館議：王既受玉以授宰，則裼。侯氏出則亦裼，而奉束帛加璧以享矣。士譲按：經著擯者延之曰升，升成拜者二，王無答拜。燕禮、大射、聘、食各有成拜之文，公有答拜，此見王禮視侯禮爲嚴也。且此篇所書再拜稽首凡十一次，均無答拜者。

右行覲禮

記。偏駕不入王門。在旁與己同曰偏。五路，玉

路以祀，不賜諸侯。金路以賓，同姓以封。象路以朝，異姓以封。革路以即戎，以封四衛。木路以田，以封蕃國。此五路者，天子乘之爲正，諸侯乘之爲偏。不入王門，乘墨以朝是也。偏駕之車，舍之於館歟。記著此者，見唯王車乃入王門。三禮館議：言平日所受賜之路，在外則可乘之。覲則不得乘之以入也。几侯于東箱。東箱，東夾之前，相翔待事之處。士譲案：侯者，侯王將即席則設之。注疏謂即席乃設之，序有未合。負圭于繅上。謂釋於地時，以繅藉之。三禮館議：此謂初執圭時，斂繅繫組以入。至入門右坐負時，乃開繅而負于其上，以相發爲文也。然則侯氏取圭以升，亦當承繅而斂之。及升堂致命，乃垂繅閑之以授玉歟。

四享、皆束帛加璧。庭實唯國所有。四當爲三。古書作三四或皆積畫。此篇又多四字，字相似，由此誤也。大行人職曰：諸侯廟中將幣，皆三享。其禮差，又無取於四也。初享或用馬，或用虎豹之皮。其次享，三牲魚腊籩豆之實，龜也，金也，丹漆絲纊竹箭也。其餘無常貨，唯所有。分爲三享耳。皆以璧帛，一度致之于天子。若享后，即用琮錦致之。五等諸侯享天子用璧，享后用琮，同。其大各如其瑞。惟二王之後尊，享天子與后，俱用圭璋而特之也。璧象天，天事質，故合璧以帛。琮象地，地事文，故合琮以錦。望溪方氏曰：三享儀法，經不具，皆於朝宗前見也。庭實唯國所有，不可預遠方難得之物以上供也。三禮館議：三享，疏謂在庭分爲三段，一度致之。然覲下文但言侯氏以馬出，而不及他物，是祇爲一享也。然則三享蓋當

三度致之，而文不備耳。奉束帛、匹馬卓上、九馬隨之、中庭西上、奠幣、再拜稽首。馬必十匹，用成數，敬也。卓上，謂以一馬卓然居前，而先行，不與九馬相屬也。中庭，西方南北之中也。庭實用十馬，且設于此，皆至尊禮異也。此奠幣蓋于入門左之位。士譲按：注訓卓猶的也，以素的一馬爲上。恐未然。詩稱駒驪，周尚赤也；享王不宜尚白。凡朝覲會同，毛馬而頒之，使人齊其色。享王亦當齊色。又似不宜別以素的矣。擯者曰、予一人將受之。受，親受也。侯氏升致命、王撫玉。侯氏降自西階、東面授宰幣、西階前再拜稽首、以馬出授人、九馬隨之。撫之者，示受之。幣，謂璧與帛。璧亦云幣，小

行人所謂合幣也。王不執璧帛，貶於瑞玉，亦至尊禮異也。不延以升，變於授圭時。馬左馬卓上者。侯氏親以左馬出，敬也。王臣不於內受馬者，亦至尊禮異也。　石谿官氏曰，侯氏以臣禮見，而王待以賓禮，兩曰予一人將受之，是王有嘉命，而侯氏不敢不敬承而致之，故前後皆云致命。　敖氏繼公曰，西階前拜送幣，非其正位，以欲執馬由便也。　士讓按聘禮，于聘享後，聘享夫人。則行享后禮，應在此時。

事畢。三享訖。侯覲享後，亦當有幣問公卿大夫。左傳云，戎朝于周，發幣于公卿，是其事也。　敖氏繼公曰，覲有三享，經第見初享之儀，其次二享不可相蒙，故畧其文。

右行三享

乃右肉袒于廟門之東。乃入門右，北面立，告聽事。右肉袒者，刑宜施于右，示恐懼也。凡以禮事者左袒。入更從右者，已事更端也。大戴記曰，肉袒入門而右，以聽事也。天子宗廟在雉門外，廟門之東，則去雉門遠。入，入廟門也。　敖氏曰，告聽事者，告擯者以已於此聽事也。事，謂已所以獲罪于天子之事。　士讓按大司寇職，凡朝覲會同，前王。其八辟曰議賓之辟。此經立一請罪之條，見天威所及，有罪則黜隨之也。

擯者謁諸天子。天子辭於侯氏曰，伯父無事，歸寧乃邦。侯氏再拜稽首。出自屏南，適門西。謁，告也。寧，安也。侯曰聽事，猶言待罪也。王曰無事，猶言無罪也。日歸寧，辭而安之，貸未使之歸也。天子外屏，當道而設，不欲見外也。出自屏南，乃適門西，則侯氏出入天子之門，亦必由闑東矣。適門西，爲襲也。袒于東，襲于西，宜相變。　敖氏繼公曰，凡擯者於侯氏之行臣禮，如貸圭之類，皆以謁諸王。其告于侯氏也，則皆傳王命也。上文不言謁諸天子，此不言告于侯氏，皆互見耳。　朱子曰，此所謂懷諸侯則天下畏之也。禮合如此，非聖人私意。

右請事

遂入門左，北面立，王勞之。再拜稽首。擯者延之曰升。升成拜，降出。勞之，勞其道苦也。亦擯者傳王之辭。　士讓按聘禮，既聘享後，即行禮賓。此覲享畢，有請罪一條，則臣禮不得比於賓也。然案大行人文，王禮上公，再祼

而酢，侯伯一祼而酢，子男一祼不酢，則王之禮之也。其在勞之之後乎。侯氏出後，就所賜舍中，閒應有致饔餼諸事。攷天官宰夫，凡朝覲會同賓客，掌其牢禮委積膳獻飲食賓賜之飧牽，與其陳數。大行人職，上公之禮九牢，侯伯七牢，子男五牢，是其差也。若夫臣奉命聘，有私覿私獻，此君親覲，禮自不同。蓋邦國有歲之常貢，如所云春入貢者。有因朝而貢，如所云侯服歲一見其貢祀物之類。又內宰職，掌致后賓客之禮，則后于侯氏亦有禮焉。此經皆不見之，文畧也。

右王勞

天子賜侯氏以車服。迎于外門外，再拜。賜車者，如同姓以金路，異姓以象路也。服則衮也，鷩也，毳也。門外，舍門外。　士讓按侯氏再拜，此時諸公大史

亦不答拜。如郊勞之爲。路先設、西上。路下四、亞之。重賜無數、在車南。路、車也。凡君所乘車曰路、以大爲名也。路下四、乘馬也。亞之、次車而東也。重、猶善也。無數、多少由恩也。設路亦於西方中庭北轍。路一而云西上、以四馬設於車東也。諸公奉篋服、加命書于其上、升自西階東面。太史是右。公云諸者、若師若保不定也。篋服、置服於篋也。右者、在公右、宜王命也。先設車馬、乃奉其所以將命者、亦至尊之禮異。三禮館議、以篋盛服、而加命書于其上、所謂命服也、車曰命車、亦猶是耳。凡來朝者皆有命書、春官內史職掌書王命、遂貳之。即此書也。士讓按、篋服、如商書所云衣裳在笥者。命書、如詩采菽所云天子命之也。東面居右、則太史在諸公南、

而北爲上。侯氏升、西面立、大史述命。讀王命書也。侯氏降兩階之閒、北面再拜稽首。受命。　敖氏繼公曰、是時侯氏升降自阼階、故拜于兩階之閒。不于階東者、異常禮也。升成拜。大史辭之降也、春秋傳曰、且有後命、以伯舅耋老、毋下拜。此辭之類。大史加書于服上、侯氏受。受篋服。亦北面。使者出、侯氏送再拜。儐使者諸公賜服者、束帛四馬。儐大史亦如之。士讓按、此皆先儐而後拜送、與郊勞賜舍同、文法倒序耳。然又有異者、郊勞賜舍、儐使者只一人。此諸公大史則二人矣、致與命、王之三公八命、其大夫四命。大史者下大夫也、以四命而與八命同儐數、尊王命也。故春秋有以王人下士之微、序于方伯連帥之上者、亦惟貴王命之義。　望溪方氏曰、侯氏而不寧於其邦、雖時會來王、不遽加以九伐之法、必將有削地降律之罰焉。故必肉袒請聽事、待天子有無事歸寧爾邦之命、更賜車服、重加命書、然後繼此得爲諸侯。於是乎柴以饗食、厚其燕好而歸之、此先王制禮之精意也。

右賜車服

同姓大國則曰伯父、其異姓則曰伯舅。同姓小邦則曰叔父、其異姓則曰叔舅。邦國者、互文也。父與舅、以姓同異而別也。伯與叔、以位尊卑而別也。必謂之父與舅、尊尊親親之辭也。

右稱謂　士讓按、此四句、釋稱謂通例、文綴于此、非專指一節事、

饗禮、乃歸。饗、上公三饗、侯伯如之。子男一饗、禮謂食燕也。上公三食三燕、侯伯再食再燕、子男一食一燕。　士讓按、聘禮既饗後有大夫饗食、君使卿還玉諸事。此覲禮成、亦宜有公卿饗食、王班瑞玉、文不具耳。又韓奕詩有出餞之事、有客篇有縶馬之辭、疑三恪作賓者、王有館賓如聘禮。但于侯伯而下、不一概耳。又據載見詩、諸侯來朝、則助祭。據射人職、諸侯在朝皆北面。則有與王圖事之儀矣。又如司服云、饗射則鷩冕。梓人云、張五采之侯、則遠國屬。是侯氏與王射事也。既歸、則必告于祖禰社稷山川、而且飲至舍爵策勳焉、禮也。

右饗禮

諸侯覲于天子、爲宮方三百步、四門、壇十有二尋、深四尺、加方明于其上。四時朝覲受之於廟。此謂時會殷同也。大宗伯云、時見曰會、殷見曰同。時見無常期、諸侯有不順服者、王將有征討之事、則王爲壇於國外、合諸侯而命事焉。春秋傳曰、有事而會、不協而盟是也。殷猶衆也。十二年、王如不巡守、則六服盡朝、王亦爲壇、合諸侯以命政焉。殷同四方四時分來、歲終則徧。宮、謂壝土爲埒、以象牆壁也。爲宮者、於國外四郊之內。春會同則於東方、夏會同則於南方、秋會同則於西方、冬會同則於北方。八尺曰尋、十有二尋、則方九十六尺也。深、謂高也。從上曰深。司儀職曰、爲壇三成、成、猶重也。三重者、自下差之爲三等、而上有堂焉。下基九十六尺、堂上方二丈四尺。上中下三等、每

等兩相各丈二尺、共二丈四尺、三等總七丈二尺、通堂上二丈四尺、合九丈六尺也。方明者、其制方、而每面又各以色爲其神明之象、因以名之。加此于壇、爲將祀之也。　士讓按、司儀文、將合諸侯、則令爲壇三成、宮旁一門。是尊主有事而會設也。若巡守則於明堂、其制有室戶牖等甚備、與此有別、至於殷同、則又因不巡守而行之、亦就于所時會之宮壇、非有別設也。玩大宗伯文、先叙會後叙同、大行人及掌客文、俱先叙巡守、後叙殷國、則會爲主、同如之、同在不巡守之後、較然明矣。四門者、棘門也。掌舍云、爲壝壇宮棘門、爲會同設也、與此經正合。但此經云壇深四尺、而司儀止云三成者、蓋三等之上、有堂一等、併爲四尺、文異實同也。壇加方明于上者、王者行事、百神享之、必有所依。方明非專爲盟設、盟將會中一事。不協而盟、若協則不盟矣。

方明者、木也、方四尺。設六色、東方青、南方赤、西方白、北方黑、上玄、下黃。設六玉、上圭、下璧、南方璋、西方琥、北方璜、東方圭。六色象其神。六玉以禮之。設玉者、刻其木而著之。　士讓按、蒼璧黃琮、用於冬夏二至之正祭。此以時舉、故易之以圭璧、自足以致其敬於上下四方之神、亦類祭之義歟。

右設方明

上介皆奉其君之旂、置于宮、尙左、公侯伯子男皆就其旂而立。旂者、表朝位之旂、前期一日置之、逮之豫也。　敖氏繼公曰、旂

上左、而公侯伯子男皆就其旂而立、則是依等之位、自西而東、皆北面歟。射人職言正朝之位云、諸侯在朝、則皆北面。朝士職言外朝之位、云右九棘、公侯伯子男位焉。然則五等諸侯同在朝、唯爲一列、亦可見矣。諸侯既入立于位、王乃于壇上三揖之。土揖庶姓、時揖異姓、天揖同姓。　三禮館議云、皆奉其君之旂、則旂各以其國爲識也。置之、如賈氏說、旂與在軍徽幟同、以尺易仞、小而爲之、插于地歟。上左、當從敖氏說爲正。注引明堂位、與經不合。恐別是一禮。

右就旂立

四傳擯。傳擯者、傳其擯辭、使之升拜也。王既揖、於是諸侯皆升奠瑞玉、公於上等、侯伯於中等、子男於下等。既則皆拜于下。擯者總延之曰升、乃各升成拜于奠玉之處、降出。三享奠

玉幣、亦如之。朝一享三、凡四、行於享亦升之、與于特覲者、以其衆也。 三禮館議、於壇受覲、王位亦當設斧依南鄉。此時方明其在斧依之北歟。天子執冒以朝諸侯、其此時與。諸侯升而奠玉、王不親受者、以其衆、且奠之不一等、而王又有所執也。既成拜、宰代受玉、以授有司于東、乃行三享。司儀云、其將幣亦如之、是也。既享、王酌鬱鬯禮之。司儀職云、其禮亦如之、是也。四傳擯之說、敖氏與注異、而與經合、當從敖氏。

右四傳擯 程氏愫曰、四傳擯之擯數、大約統於上公命數之半為率。亦猶介饗十有再獻、統於諸侯之長之意也。 洎卿吳氏曰、大朝覲雖曰四方諸侯皆來、亦大約數十國而止。以壇宮所容無多、而君行師從、王國止宿之處、或虞不給、而芻薪亦難繼也。

然則當此之年、方伯連帥亦量率其當有事於上朝者、而非盡六服以行歟。古者小國極多、多附大國以達於天子、固不必皆朞辟而奔走于道路也。

天子乘龍、載大旂、象日月升龍降龍、出拜日、於東門之外、反、祀方明。 馬八尺以上為龍。大旂、大常也。王建大常、縿首畫日月星、其下及旂交畫升龍降龍。巾車職曰、玉路樊纓十有再就、建大常十有二旂、以祀。此載大常、則乘玉路矣。東門、即此宮之東門也。拜日於東郊、則其所出之處也。於宮門外者、由便也。祀方明者、祀上下四方之神也。大宗伯職曰、皆有牲幣、各放其器之色、謂此也。此言已受諸侯之朝享、乃帥而拜日、其節與朝事儀不同。 三禮館議、司盟職、北面詔明神、既盟則貳之。鄭注、謂北面詔明神、則神明有象也。象者、其方明乎。然方明者、上下四方之神也。因朝會而禮之、則雖不盟、亦祀之、不可專以為盟誓設也。 蔡氏袞錫曰、本經已四傳擯、乃拜日祀方明、而朝事儀所載、退而朝諸侯、敘朝日于朝覲之前、似是戴氏之誤。 上讓按、此合下禮日三句、與一舉通行之禮、四時會同皆然。注以此節專屬會同、恐未然。又上經云加方明于其上、此云者、設之耳、未及祀也。至此乃祀之、蹟又指加為祀、解義未洽。至其禮之先朝覲而後祀方明者、先盡人而後事神也。

禮日於南門外、禮月與四瀆於北門外、禮山川丘陵於西門外。 門、俱謂宮門。禮、謂祀之也。日、太陽之精、拜於東而禮於南、皆陽方也。月、太陰之精、四瀆為極陰、故同配北方、月又尊、故先言之。山川丘陵、出雲見風雨、為微陰、故同配西方也。此三禮、皆隨其地之陰陽而為之、與上事相屬而舉之。蓋會同畢、所祀典以放巡守、懷柔百神、望秋山川之禮云、 三禮館議、既禮諸神、則正禮畢矣。於是王入、而諸侯亦各歸其舍、乃有使卿歸饔餼諸禮。掌客所云合諸侯而饗禮、則具十有二牢、而諸侯長有再獻、司儀職、王燕則諸侯毛、疑皆踵此而為之歟。

右祀禮

祭天、燔柴。祭山丘陵、升。祭川、沉。祭地、瘞。 此天子巡守於四岳、各就方向祭之也。燔柴者、謂牲幣之屬置之於積柴而燔之。升、謂懸之。沉、沉之也。瘞、埋也。此皆順其性而為之。燔柴、升沉、瘞、祭禮終矣、備矣。或曰、此蓋因上文遂幷言正祭之法、以明上

文所謂禮者、異于此也、亦通。蔡氏宸錫曰、舜典王制所謂柴望、既燔柴祭天、自未有不祭地者、但經文未及、得此云祭地瘞、可以補二經之缺。士讓按巡守大典而未叙及之者、大天子懷諸侯之經以終之也。

右巡守之祭 望溪方氏曰、自諸侯覲於天子至此、辭氣多斷缺不完、恐記者雜述舊聞、以補經所界歟。義有不可通者、闕之可也。

右覲禮 凡十七節 經文止

記古本

記、几俟于東箱。偏駕不入王門。奠圭于繅上。

儀禮紃解卷十終

儀禮紃解卷之十一

安溪王士讓述

喪服第十一　子夏傳

此天子以下、死而相喪、衣服年月親疏隆殺之禮。不忍言死而言喪、喪者棄亡之辭、若全存居於彼焉、已亡之耳。此於五禮屬凶禮。喪之成服、宜在士喪始死之下。今序于上者、以總包尊卑上下、不專據士故也。死者既喪、生人制服、服之者、貌以表心、服以表貌。哀有淺深、服有精麤、服之之期有久近、分為十一章。傳者、先儒以為子夏所作。其傳內更云傳者、引舊傳以証已意也。儀禮十七篇、獨為喪服作傳、以其總包天子以下、五服差降、六術精粗、

變除之數、既繁、出入正為交互、恐讀者不能悉解、是以為之傳也。敖氏繼公曰、傳不特釋經、兼釋記、則是作傳者又在作記者之後矣。先儒以為子夏所作、恐未必然。顏師古謂七十子後學者所記是也。

喪服。三禮館議、以服等之、則斬衰也、齊衰也、大功也、小功也、緦麻也、凡五等。以人等之、則天子也、諸侯也、卿大夫也、士也、庶人也、凡五等。

右篇目 泊卿吳氏曰、小宗伯辨吉凶之五服、注以為王及公卿大夫士之服、不及庶人、以其與車旗宮室並言、以爵為差、故但由士而上也。此篇庶人之服、俱無異於士。而寄公為所寓之君服、大夫士為其舊君服、且下同於民、則庶人當為一等明矣。

斬衰裳、苴絰杖、絞帶、冠繩纓、菅屨者。此服之最重者。凡服、上曰衰、下曰裳、衰之言摧也、摧痛之義也。斬者、斬割三升布爲之、正服也。其義服、則三升有半。苴麻有實者、以色言之謂之苴、以實言之謂之蕡、即子麻也。苴者、顯義、絰之言實也。明孝子有忠實之心也。麻在首曰首絰、在要曰要絰。要絰象古時有大帶也。杖、苴竹杖也。絞帶、所以束衣、象吉時有革帶。據齊衰以下用冠布、則此其用牡麻歟。冠繩纓者、以六升布爲冠、以一條繩爲纓、而又屬之武也。冠在首、而敍帶下者、以倍升加飾。又繩纓用枲麻、不相混也。菅屨、菅草爲屨也。者、起下之辭。斬衰不言三年者、以喪莫痛極於斬。下疏衰云三年、則此斬衰三年可知也。不言受服者、天子諸侯卿大夫士虞卒哭異數。下齊衰倣此。　泊卿吳氏曰、禮服以冠表等、崇飾也。喪服以衰表等、明哀也。緇布冠者、冠之初制之質、故喪冠倣之、有梁有武有纓。若弁冕則異矣。帶無韠、亦去飾也。又曰、注以首絰象緇布冠之缺項。細按緇布冠有缺項、而纓屬之、所以固冠也。喪冠自有纓、不藉絰而固、則二者不類矣。又凡弔事弁絰服、弁亦有絰、不獨冠、則首絰不從冠取象更明矣。敖氏云、古未有喪服時、但加此絰以表哀戚、後聖因而不去、且異其大小之制以爲輕重、是說得之。

傳曰、斬者何、不緝也。傳、釋經者也。不緝、不齊之也。　泊卿吳氏曰、據杖期章傳、謂帶緣各視其冠、則斬齊三年之服、初喪皆不緣。至虞後方緣受服與。**苴絰者、麻之有蕡者也。苴絰大搹、左本在下、去五分一以爲帶。**麻有蕡、則老而麤惡矣。盈手曰搹、扼也。中人之扼圍九寸、搹不言寸數、視其人大小以爲搤也。首絰大一搹、是拇指與第二指一圍。絰左本而在下、是以本爲纓也。去五分一、五分其首絰之大而去其一、爲要絰也。絰以絰包二者、傳別而言之、則首絰曰絰、要絰曰帶。男子重首、故首絰大於要絰。而絞帶又小於要絰也。**齊衰之絰、斬衰之帶也。去五分一以爲帶。大功之絰、齊衰之帶也。去五分一以爲帶。小功之絰、大功之帶也。去五分一以爲帶。緦麻之絰、小功之帶也。去五分一以爲帶。**傳主言斬衰之絰帶、而連及其餘凡五服之絰、皆以兩股絞之、以五分一爲數者、象五服之數也。

苴杖、竹也。削杖、桐也。杖各齊其心、皆下本。此主釋苴杖、而并及削杖也。竹杖謂之苴者、以其不脩治也。削杖、齊衰之杖、用桐木而又員削之、象竹、爲母同於父也。小記杖大如絰、是二杖皆如首絰之度矣。各齊其心者、長短當每人之心爲節、皆指二杖也。下本、別于吉杖之下末。　泊卿吳氏曰、杖以扶病設、而遂因之爲飾文。苴者不削、削則去皮而稍澤、吉杖長不僅齊心、其本在上、或刻鏤爲飾、喪杖短而又倒之、亦去飾之意。曰齊心、猶苴絰大搹之意。疏謂削杖、削之使方。若然、則不可如絰之圍計矣。**杖者何、爵也。無爵而杖者何、擔主也。非主而杖**

者何、輔病也。童子何以不杖、不能病也。婦人何以不杖、亦不能病也。爵謂天子諸侯卿大夫士也。有爵之人必有德、有德則能爲父母致病深、故杖初爲是而設、所以優貴者、其後乃生擔主輔病之義焉。無爵、謂大夫以下其子之無爵者、及庶人也。擔、猶假也。假之以杖、尊其爲喪主、謂適子也。非主、謂衆子也。爲父母致病是同、故亦杖當室童子、則杖。此不杖者、庶童子也。婦人不杖、亦謂童子婦人。若成人婦人正杖。小記女子子在室爲父母、其主喪者不杖、則子一人杖。蓋無男昆弟、使同姓爲攝主不杖、則子一人杖、謂長女也。是童女爲喪主則亦杖矣。不能病者、不責之以能病也。　望溪方氏曰、傳者首明此義、則成人而有童心、主喪而不致

毀者、宜內疚于心、而外怍于人矣。**絞帶者、繩帶也。**絞、糾也。絞之則爲繩矣。要絰五分去一爲絞帶、絞帶先繫一頭作環、一頭穿之、而反扱於要閒、後繫絰帶、則兩頭散垂、成服亦絞之。絰帶虞後變麻服葛、則絞帶於虞後變麻服布、義可知也。　敖氏繼公曰、玉藻、革帶博二寸。絞帶象革帶、則其博亦當二寸。齊衰以下之布帶、其博宜亦如之、**冠繩纓、條屬右縫。冠六升外畢、鍛而勿灰、衰三升。**條屬右縫、皆謂纓也。條屬者、以一條繩爲纓、而又屬於武也。右縫者、以纓之上端、縫綴於武之右邊也。必右縫者、辟絰之纓也。其屬之、以下端向上、而結於武之左邊、以固其冠也。齊衰大功布纓亦如之。唯小功以下、則纓在左、而屬於右。畢、謂縫冠於武而畢之、冠前後屈而出縫於武也。吉冠於武上之內縫合之、凶冠於武上之外縫合之。鍛、水濯之。加灰則錫也。故勿用。衰三升、據正服言、不言裳、裳升數與衰同。布八十縷爲升。升、登也成也。　三禮館議云、凶冠纓武同材之說、相沿久矣。然經曰繩纓、明乎纓之爲繩、而武非繩也。以繩爲纓、惟有一條屬於武而右縫之。非若吉冠纓有兩條結于頤下耳。又自斬至緦、其冠皆廣二寸。二寸云者、蓋謂冠武、非冠梁也。若冠梁只二寸、何用辟積攝之乎。孔氏亦謂厭冠無梁纚、蓋因去纚而紒紒低而冠亦低、故喪冠厭伏、不若吉冠之峩峩耳。論者或謂喪冠無梁、無梁則不成冠矣。　賈氏公彥曰、喪服從斬至緦、升數有異。傳言衰三升、爲父正服也。然斬衰有正有義、義服爲君、則三升半矣。其冠同六升。齊衰三年、唯有正服四

升、冠七升。齊衰杖期、唯有正服五升、冠八升、齊衰不杖期、有正有義、正則服五升、冠八升、義則服六升、冠九升。齊衰三月、唯有義服六升、冠九升。殤大功、有降有義、降服七升、冠十升、義服九升、冠十一升。大功、有降有正有義、降服七升、冠十升、正服八升、冠十升、義服九升、冠十一升、總衰唯有義服四升半、冠八升。殤小功、有降有義、降則衰冠同十升、義則同十二升。小功亦有降有正有義、正服衰冠同十一升。緦麻亦有降有正有義、但衰冠同十五升、抽去半而已。自斬至緦、升數少者在前、升數多者在後。然不得以一升數爲敘者、一則正義及降、升數不得同在一章、又總衰四升半、在大功之下、小功之上、欲審著縷之精粗、故喪服之次、非以升數多少爲先後、要取縷之精粗爲次第也。　吳氏泊邨曰、疏言降正

義服之等、尙有未協。今本黃勉齋之意稍訂正之。齊衰三年、有正有義、義服五升、冠八升。齊衰杖期、有正有降有義、降服四升、冠七升、與三年正服同。齊衰三月、不分正義、皆六升、以其服輕、月數少、故用其下者耳。詳見本篇後。**菅屨者、菅菲也、外納。**菲者、後世喪屨之名。納、收餘也。**君倚廬、寢苫、枕塊。**上文釋經。此下因言孝子居喪之禮也。倚廬、倚木為廬、在中門外東方、顯處北戶。適子宜應接弔賓、故也。凡非適子、倚于東南角隱處為廬、以不欲人屬目也。凡臣為君亦居廬。喪大記、婦人不居廬。苫、編葉也。塊、堛也。此皆哀戚不敢安處意。望溪方氏曰、廬不於殯宮、何也。近則習、習則哀心不可繼而微。常則安、安則敬心不可攝而散。且親方存、子之起居飲食必異所、懼其褻也。況

在殯宮、故無事不啟廟門、朝夕啟門而哭、所以致哀而遂敬也。廬於中門之外、哭無時、所以便事而達情也。**哭、晝夜無時。**哀至則哭、非必朝夕。泊卹吳氏曰、朝夕哭、在入殯宮徹奠設奠時。無時之哭、則在次。**歠粥、朝一溢米、夕一溢米。**孝子遭父母之喪、水漿不入口。三日之後、乃始食。雖食猶節之、朝夕但各一溢米而已。注云、二十兩曰溢、為米一升二十四分升之一也。王肅劉逵皆云滿手曰溢。敖氏云、小爾雅、一手之盛謂之溢、兩手謂之掬。一升也。健菴徐氏曰、鄭注以二十兩為一溢、而王肅劉逵袁準孔衍葛洪之徒、皆云滿手曰溢。原古人之意、自必舉其至少者而言。王劉諸說、庶乎可信。泊卹吳氏曰、二十兩曰溢者、以溢與鎰同。滿手曰溢者、以溢與撿同。

或以如鄭注、則日食米二升有奇、疑於太多。然古量一升、當今一合五勺二撮有奇。與夫滿手之盛、亦差相彷耳。**寢、不說絰帶。**哀戚不在於安、不說絰帶、則寢衰不說可知。以絰帶在冠衰之上也。敖氏繼公曰、喪莫重於絰帶、非變除之時、及有故、則雖寢猶不敢說、明其須刻不忘哀也。望溪方氏曰、廬至室之中、不與人坐、非喪事不言、所以絕其外緣、使哀痛不至有間也。男女各有次、寢不脫絰帶、所以清其內行、使邪慝無自而萌也。脩身者能持此、則四端日以充長。治家者能謹此、則門內由此敦睦。為政者能以此坊民、卽孔子所謂齊之以禮之根源也。**既虞、翦屏柱楣、寢有席、食疏食水飲、朝一哭、夕一哭而已。**既虞、既葬而虞後也。

屏、蔽也。始者戶北鄉、用草為屏、不翦其餘。至是改而西向、乃翦去戶旁兩相之餘草。楣謂之梁。柱楣、所謂梁闇也。始者無柱與楣、檐著於地。至是乃施楣、又施短柱以拄其楣、架起其檐、令稍高、而下可作戶也。寢有席者、蒲苹為席、加於苫上、卽芐也。其席翦而不納。疏食疏米為飯、明不止朝夕一溢也。云水飲、則不得飲漿酪等。朝夕各一哭、於次中、以既卒殯宮朝夕哭故也。**既練、舍外寢、始食菜果、飯素食。哭無時。**既練、小祥練祭後也。外寢、於中門之外、屋下壘墼為之、不塗塈、所謂期而小祥、居堊室也。素、猶故也。謂復生平時食也。未得食肉飲酒。哭無時者、哀至則哭而已。不朝夕哭。望溪方氏曰、先王之制喪禮、所以發人子忠實之心、而不責以力之所不能。使既殯之後、

欲如未小斂之哭無時聲不能也既虞之後欲如未葬哭晝夜無時不能也小祥之後欲如未期之朝夕哭于次不能也於所不能而强責之則僞生焉節哀順變而不肖者尚不能從則罰禁閑之所謂不孝不弟之刑是也泊邨吳氏曰喪服四制十三月而練冠故云練云外寢則成爲寢矣疑在外東壁其南無壁故壘墼爲壁而開戸焉哭無時與上文異既殯哭晝夜無時此數而無時也既練哭無時此疏而無時也

父。斬衰章恩義並設先陳父者義由恩出故也。

傳曰、爲父何以斬衰也、父至尊也。凡傳發問有怪其重者有怪其輕者宜以意求之父至尊者天無二日家無二尊父是一家之極尊喪服首斬

而父爲斬衰中之正。三年之喪達乎天子無古今貴賤一也。

諸侯爲天子。天子君中最尊故特著文於上春官司服凡喪爲天王斬衰天王有父道故諸侯以王爲天服斬白虎通曰天子崩遣使者訃諸侯諸侯七月之間諸侯有在京師親供臣子之事者有號泣悲哀奔走道路者有居其國痛哭思慕竭盡所供以助喪事者。泊邨吳氏曰此特著諸侯爲天子者以天子諸侯皆君恐疑於不必如君臣之服也若王朝之卿大夫士爲天子一服斬則統於下文君一條內。

傳曰、天子至尊也。天子至尊同於父也。胡氏致堂曰漢文遺詔所論謂吏民耳太子嗣君豈吏民比而景帝冒用此文乃自短三年之制是不爲君父服斬衰自景帝始也。泊邨吳氏曰漢文三十六日之服在既葬之後至魏武始令葬畢便除後又何代直以三十六日爲除服之期而不論葬與否至唐明皇肅宗之喪又降三十六日爲二十七日短喪雖自漢文而後世之屢變而屢短如此。

君。天子諸侯及卿大夫有地者皆曰君敖氏云士有臣者亦曰君古者公卿大夫與列國之諸侯各爲天子三年喪。列國之卿大夫士各爲其君三年喪止是自服其君泊邨吳氏曰此指現居官食祿者言其未委贄及仕焉而已者不在此數也以下經庶人爲國君并舊君數條合觀之則臣民之分別而制服輕重之意見矣疏謂士無臣然特牲記私臣門東北面西上則士自有臣不必有地而後有臣也敖氏兼士言之於義爲合又緦麻章爲貴臣服緦大夫無緦

服則爲貴臣服者必士也士之有臣可見矣。

傳曰、君至尊也。君者臣之天故同於父爲至尊此義服也。

父爲長子。不言適子通上下也亦言立適以長若云適子唯據大夫士若言世子唯據天子諸侯長子猶言家子爲之三年者明其適而又長故爲之服此而不降也適妻所生皆名適子若第一子死則取適妻所生第二長者立之亦名長子泊邨吳氏曰妾子雖長於適子亦是庶子不爲後公羊傳曰立子以貴不以長。

傳曰、何以三年也。正體於上、又乃將所傳重也。庶子不得爲長子三年、不繼祖也。此言爲父後者

然後爲長子三年重其當先祖之正體適適相承。又以其將代已爲宗廟主所傳重也。庶子者爲父後者之弟也。庶子乃妾子之號今適妻所生第二者是衆子而同名庶子者爲遠別於爲父後者也。小記曰不繼祖與禰謂庶子身不繼禰故其長子爲不繼祖禰合而言之也。此但言不繼祖也者容祖禰共廟也。又凡承重不得三年者有四種。一則正體不得傳重謂適子有廢疾不堪主宗廟也。二則重非正體庶孫爲後是也。三則體而不正立庶子爲後是也。四則正而不體立適孫爲後是也。　顧氏寧人曰冢子身之副貳也家無二主亦無貳嗣故有適子無適孫。唐高宗有太子復立太孫誤矣。　泊邨吳氏曰或謂必繼別子大宗而後爲長子三年則得服此者僅矣。經直云父爲長子不專爲大宗設也。庶

子不得爲長子三年小記大傳與此傳並同爲長子三年者以其將主祭也。庶子身不主祭故不爲長子三年然則身自主祭者皆得爲長子三年可知矣。敖氏疑庶子亦得爲長子三年撥諸重適本意恐不其然。　士讓按經傳義重祖也重適也。以重祖故不得不重適而重適正所以重祖惟重適故雖衆子猶別之況妾子乎。庶子不得爲長子三年是長子雖適亦因其父屬庶而不加重也。此義明而宗法以定矣。

爲人後者。此當云爲人後者爲所後之父。闕此五字者以其所後之父或早卒或後祖父或後高曾祖所後不定故闕之也。禮大宗子死而無子族人乃以支子爲之後。　泊邨吳氏曰爲人後而事所後如父者臨之以祖也。臨之以祖則繼別之宗重而生我之父不得不輕而稱名服制不得不殺用是見大宗之重矣。其後祖父若高曾者謂爲人後而兼承重者也。

傳曰、何以三年也。受重者、必以尊服服之。受人宗廟之重、故斬衰。**何如而可爲之後、同宗則可爲之後。**以其大宗子當收聚族人。非同宗則不可、謂同承別子之後一宗之內者。若別宗同姓亦不可。以其收族故也。**何如而可以爲人後、支子可也。**以其適子當家自爲小宗。當收斂五服之內亦不可闕。則適子不得後他人。故取支子。變庶言支者取支條之義。適妻第二子以下皆是、不限妾子而已。必支子者以其不繼祖與禰也。**爲所後者之祖父母妻、妻之父母昆弟、昆**

弟之子、若子。若子者、爲所爲後之親如親子爲之服也。其死者祖父母則爲後者之曾祖父母妻則爲後者之母也。妻之父母妻之昆弟妻之昆弟之子於爲後者爲外祖父母及舅與內兄弟皆如親子爲之服也。傳不言死者緦麻小功大功及期之骨肉親者蓋舉疏以見親言外以包內親如親子可知矣。備言死者之妻黨者嫌受重之恩主於所後者而或畧於其妻黨也。　士讓按小記有爲殤後者以其服服之一條。曾子問有孔子曰宗子爲殤而死庶子弗爲後也一條。朱子通解採補此方備。又按禮家言立後者多主已死者言。然則有夫妻年老而無子者當身存而請族人議立同宗以爲後於義可也。又論者多云大宗無後祖絕矣小宗無後祖不絕禮之後大宗不後小宗重絕祖也

此古法固然。然置後者、古人繼絕之義。小宗無後、聖人亦豈禁人立之。文不著者、亦以視大宗爲輕耳。賈疏云、適子既不得後人、則無後亦當有立後之義也。據此、凡謂小宗無後當絕者泥矣。

妻爲夫。妻者齊也、言與夫齊也。上從天子之后、下至庶人之妻、皆爲夫斬衰。小記、婦人不爲主而杖者、姑在、爲夫杖。

傳曰夫至尊也。在家天父、出則天夫、是男尊女卑之義。云夫至尊、同之於君父也。泊邨吳氏曰、子爲父、臣爲君、妻爲夫、此三綱也。遞生他服、而不爲他服之所生、遞殺他服、而不爲他服之所殺。制服之本存焉耳。士讓按十三經中言明倫之序、惟孟

子與儀禮隱合。其以父子有親居首、君臣有義次之、夫婦有別又次之、卽此經爲父爲天子爲君爲長子爲人後者爲夫之序也。若繫辭先有夫婦者、原始也。中庸先君臣者、對君言也。言各有主故也。

妾爲君。妾謂夫爲君者、不得體之、加尊之也。雖士亦然。妾之言接、接見之義。泊邨吳氏曰、妾有隨妻媵送之娣姪、有買以爲妾者。庶人有妾、禮不載。然買妾之義、亦通於庶人。

傳曰君至尊也。妾與臣同、故亦以所事者爲君。

女子子在室爲父。女子子者、子女也。在室、通許嫁而笄者言、以別於適人者。泊邨吳氏曰、旁親自期以下、女子許嫁有逆降之法、嫌於父亦然、故云在室以著之。其童子婦人服父、亦同。但不杖不踊、如童子不備禮耳。如無男昆弟、而使同姓爲攝主者、則童子婦人長者一人杖。

布總、箭笄、髽、衰、三年。此妻妾女子子喪服之異於男子者。總、束髮、謂之總者、旣束其本、又總其末。箭、篠也。髽、露紒也、猶男子之括髮。斬衰括髮以麻、則髽亦用麻也。以麻自項而前交於額上、卻繞髻紒、如著幓頭焉。凡服、上曰衰、下曰裳。此但言衰者、婦人不殊裳、衰如男子衰、下如深衣。如深衣、則衰無帶下、又無袵。此主言成服以後之禮。然當髽者、自小斂之時則然矣。士喪禮、婦人髽麻結本、是亦婦人斬衰要絰之異者。此文不見、界耳。泊邨吳氏曰、露紒、謂去纚也。未成服之前、以麻以布。旣成服之後、有總與笄。其爲去纚而露紒則一。故皆

謂之髽。男子括髮與免、亦先去纚而露紒。故士喪禮下篇曰丈夫髽。皐溪方氏曰、不聚此于妻爲夫之前、何也。婦人所異者、惟髽與總笄。退于後、然後知衰裳絰帶杖屨、一與男子同、而無容覆舉也。不係于子嫁反在室之後、何也。小記曰、未練而出則三年、旣練而出則已、未練而反則期、旣練而反則遂之。概以髽衰三年、則不足以該喪期之變矣。

傳曰總六升、長六寸、箭笄長尺、吉笄尺二寸。總六升者、首飾象冠數。長六寸、謂出紒後所垂爲飾也。總六升、亦但指卒哭以前者、其後當與男子受冠之布同七升、旣練則八升也。其長之變未聞、當攷。吉笄、見後記。

子嫁、反在父之室、爲父三年。爲犯七出還在父母之家。著之者、嫌

已嫁而反，或與在室異也。喪父服與未嫁同，則其為母以下如之，可知。凡女行於人，其為妻者曰嫁，兼為妾者曰適人。惟言嫁者，省文耳。女子被出，則恩復隆於父母。　敖氏繼公曰：自父以下，凡為此女服者，亦皆從其本服。　泊邨吳氏曰：女子被出之由，如無子、惡疾，乃命之不辰，非其自取。若夫淫泆、不孝、竊盜、妬忌、多言，則孽由自作，而父不以不肖絕之，暫父子主恩，無責善之道。出於夫家，義也；歸於父家，恩也。歸斯受之而已。其有反室不關七出者，如國亡、子死、無大宗收族之類。彼若夫亡，則已為夫三年矣，不更為父貳斬也。互見下不杖期章無主節。

公士大夫之眾臣，為其君布帶、繩屨。士，卿士也。以本傳攷之，疑即卿字之誤。公卿大夫之為君，衰於國君，故其眾臣為之服者，布帶與齊衰同，繩屨與大

功同，其餘服杖冠絰則如常也。若貴臣，則依上絰、絞帶、菅屨。　敖氏繼公曰：此亦以其異，故著之。且明異者之止于是也。　三禮館議：注謂公卿大夫厭于天子諸侯，故降其眾臣布帶繩屨。非也。天子不厭諸侯，而天子諸侯乃厭公卿大夫乎。即士庶人亦未有以君若大夫厭之者也。蓋天子諸侯皆君道，則全乎其君也。公卿大夫皆臣道，則雖有臣而不全乎其君也。其臣但曰私臣而已，故又別其眾臣而稍為降殺焉。

傳曰：公卿大夫室老、士，貴臣。其餘皆眾臣也。君，謂有地者也。眾臣杖不以即位。近臣，君服斯服矣。繩屨者，繩菲也。室老，家相也。若臧氏老、趙魏老也。士，邑宰也。若費宰、郈宰也。言公卿大夫之室老與士，皆貴臣也。上君字，指公卿大夫。下君字，指嗣君。地，采地也。眾臣杖不以即位，異於貴臣也。近臣從君，喪服無所降也。因眾臣而及近臣，似非其類，或有衍文歟。　泊邨吳氏曰：此公卿大夫爾，乃曰嗣君，蓋於諸臣猶有君主之道焉。然諸侯雖貴臣不敢以杖即位，辟嗣君也。此以杖即位，臣與子若等夷然。雖曰嗣君而其貴亦少貶矣。

右斬衰三年　泊邨吳氏曰：斬衰正服三升，義服三升有半。冠皆六升。首絰、要絰皆苴麻。絞帶則牡麻。婦人首絰苴麻，要帶亦牡麻。既葬，受衰同六升，冠七升。男子首絰要帶皆易以葛。婦人易首絰以葛，而要帶不易。絞帶，則賈氏以為變麻服布，可也。既練，衰

七升，冠八升。男子除首絰，婦人除要帶。大祥後，縞冠素紕，麻衣以十五升吉布為之，而布緣。棄杖，則男子要葛、婦人首絰悉除矣。禫後纖冠素端黃裳，吉祭以後始從吉也。又曰：斬衰經所未著者，不杖期章為君之父母條傳云：父卒，然後為祖後者服斬。所謂適孫承重者也。其承曾高之重者，亦如之。鄭答趙商云：天子諸侯之喪，皆斬衰無期。然則天子諸侯之孫，若曾玄，皆不以孫曾之服，而以臣服也。小記與諸侯為兄弟者服斬，嫌不以臣服，而以兄弟服，故明之。服問諸侯之世子，不為天子服。大夫之適子為君如士服。先儒以為凡卿大夫之適子為君皆斬也。

疏衰裳齊、牡麻絰、冠布纓、削杖、布帶、疏屨，三年

者。疏、猶麤也。斬衰先言斬、以先斬其布、乃作衰裳。齊衰齊在下者、以衰裳旣就、乃始緝之也。冠布纓、亦係屬右縫。布帶、亦象革帶。以七升布爲之。下章帶緣各視其冠是也。齊衰三年、正服衰四升、冠七升。義服衰五升、冠八升。

傳曰、齊者何、緝也。牡麻者、枲麻也。牡麻絰右本在上。冠者沽功也。疏屨者、藨蒯之菲也。緝、緶也。牡麻、無實者、一名枲。牡者、對蕡爲言。枲者對苴生稱也。苴惡色、枲比苴爲善、故齊衰以下之絰用之。此絰右本而在上、所以見其不以本爲纓、而纓亦在左也。上言左本在下、此言右本在上、是其爲制、蓋屈一條繩爲之、自額上而後、交于項中、一端垂于左而爲纓、一端止于右之上、而前鄉、其不纓之麻本、則不垂之在端而在上、爲異耳。沽、猶麤也。不言升數者、言沽功則爲大功之首可知也。藨蒯皆草名。　三禮館議、經有纓、或謂加于冠外、須着纓方不脫落、非也。冠自有纓、不待絰纓而固。卽經亦不須纓而固也。以殤大功章纓絰不纓絰推之、則有纓者重、無纓者輕、是絰纓非冠纓之比明矣。

父卒則爲母。尊得伸也。父在爲母期、父卒則三年。云則者、對父在立文也。其女子子在室者如之、唯笄總髽衰異耳。　莝溪方氏曰、父歿爲母齊衰三年、何也。不貳斬者、原母之情、而不敢並於父也。加以再期、原子之情、而著其本不異於父也。　泊邨吳氏曰、則云者、決辭非難辭也。　三禮館議、子於父母、恩無重輕、而義有統繫。母雖爲父敵體、而母必統於父。猶地雖與天並、而地必統于天也。故均之三年也、而斬與齊別焉。非薄于母也、以三綱之道準之、而見銖兩杪分之不可以苟也。然則丈夫于家庭之喪、蓋亦不貳斬也。　士讓按、士之庶子爲其母、如衆人。爲父母則否。大夫之庶子父在、爲其母大功、父沒則三年。

繼母如母。繼母者、謂已母早卒、或被出之後、續已母。喪之如親母。但父卒之後如母、明父在如母可知。慈母亦然。

傳曰、繼母何以如母、繼母之配父、與因母同。故孝子不敢殊也。因、猶親也。繼母配父、卽是胖合之義、與已母無別。故孝子不敢殊異之也。　泊邨吳氏曰、服繼母者、繼母雖無出、猶服也。繼母雖有子、猶長子爲之主也。　士讓按、本傳於子不敢殊上加一孝字、所以勉爲人子者。於下經傳云父必三年而後娶、達子之志也、所以訓爲人父者。

慈母如母。慈母非父胖合、故次後。　泊邨吳氏曰、繼母如母、如適母也。慈母如母、如生已之妾母也。此慈母若死於父在之日、士之子服期、與父同宮者、不禪、不以杖、卽位。大夫之子則大功。若適妻所生子、雖爲慈母所慈、不得有此服。小記、爲慈母後者、爲庶母可也。爲後云者、卽此命爲母子、爲之喪主耳。非若爲父後、爲大宗後、受重者也。小記又云、爲慈母之父母無服。又云慈母不世祭。亦見其輕也。

傳曰、慈母者何也。傳曰、此作傳者引舊傳以証已義也。妾之

無子者、妾子之無母者、父命妾曰、女以爲子。命子曰、女以爲母。若是、則生養之終其身如母。死則喪之三年如母。貴父之命也。此主爲大夫士之妾無子、妾子之無母者、父命之爲母子則然耳。若天子諸侯之妾與妾子、則別見。盖如大夫士有二妾、若其一有子而死、其一無子、或生子不育而存者、父命之爲母子、則得爲此。云貴父之命者、以非骨肉之親、又非配父之尊也。其有使之養而無命爲母子者、其服不過小功。望溪方氏曰、慈母如母、何也。非天屬也。婦人同室、志常不相得。今使字他人之子、故重其義以生恩也。又絲其恩以起義也。泊卿吳氏曰、劉智謂慈母妾母不世祭、

可知其孫均無承重之法。以其不得體君也。虞喜謂慈母之子死、孫爲之服期、恐非的義。若然、是以慈母而廢一年之祭矣。援同室生緦之義、其可。

母爲長子。父爲長子服斬、母爲長子齊衰者、以子爲母服齊衰、不得過於子爲已也。父在、子爲母期。父母爲長子、本爲先祖之正體、無降屈之義。故母爲長子、不問夫之在否、皆三年也。 萬氏斯大曰、此母專指宗子及繼禰者之妻。非凡爲母者也。庶子之妻、其服長子也、亦從庶子而殺。與爲衆子不杖期同矣。

傳曰、何以三年也。父之所不降、母亦不敢降也。云父母者、據長子所稱。不降者、不敢以已尊降祖禰之正體。小記、母爲長子削杖。婦人爲夫與長子稽顙。其餘則否。

記、妾爲君之長子、惡笄有首、布總。與女君同三年。但爲情輕、故與婦服舅姑同。惡笄有首布總也。 望溪方氏曰、婦人之性情、惟猜妬爲難化也。故以禮明彰其義、而潛移易焉。一人有子、三人緩帶、所以同其喜。服爲女君之長子三年、所以同其憂也。婦爲舅姑期。其情適至是而止。妾爲女君君之長子三年、將責以誠乎、責以誠也。舅姑以考終、常也。長子死、家之大變也。先祖之正體摧、君及女君痛如斬。而不與同其憂、非事人之道也。

右齊衰三年。泊卿吳氏曰、齊衰三年、正服衰四升、冠七升、義服衰五升、冠八升。首經要經皆牡麻、又布帶。既葬、正服受衰八七升、冠八升、義服受衰八升、冠九升。經帶男

子俱易葛。婦人易首經。與斬衰同。既練、正服衰八升、冠九升、義服衰九升、冠十升。條與斬衰並同。又曰、小記、祖父卒、而後爲祖母後者三年。則其承曾高祖母之重者、亦如之。上斬章傳云、爲人後者、爲所後者之妻、若子。則所後者之繼妻亦同。如爲人後而兼承重、則所後或祖母若曾祖高祖母、並同也。女子子反在父室者、父不在、爲母三年。 士讓按斬衰章首爲父服、齊衰章首爲母服、而父天母地之大義著矣。齊衰三年章、只有四條、皆以繫母子之恩、而不及其他。

疏衰裳齊、牡麻經、冠布纓、削杖、布帶、疏屨、期者。七服與前章同。惟期與三年異。此期之禫杖具有者。雜記云、期之喪、十一月而練、十三月而祥、

十五月而禫、即此也。泊卿吳氏曰、此期固是有禫、然亦有辨。凡禫必主喪者主之、母之喪、父為之禫、故子從父而禫之。若出母與繼母嫁而從者、則已非喪主、無禫也。

傳曰、問者曰、何冠也。曰、齊衰大功、冠其受也。緦麻小功、冠其衰也。帶緣各視其冠。此設問而答之也。因齊衰有四章、又各有降正義不一、而大功以下亦有等、恐人疑冠之異同、故自設問以明之。冠其受者、謂如初成服時齊衰四升冠七升者、既葬時以其冠布為受、則衰七升冠八升也。是成服時、冠之升數、與既葬時衰之升數同也。緦麻小功、服之輕者、併答及之。冠其衰者、謂冠數皆與衰數同也。帶緣各視其冠者、謂齊衰以至緦麻、其布帶與其冠衰

之緣、亦各以冠布為之。又博陳及之也。冠緣者、紕也。衰緣者、其領及袪之純也。泊卿吳氏曰、吉時冠衣皆有緣、三年重服皆不緣。齊衰杖期以下、乃有緣。故著之于此。然則三年重服雖不緣、其受服亦必有緣矣。疏以緣為中衣之緣、中衣非必有受者、何為因冠說及之。疏恐誤。士讓按、凡冠升數、重始於斬六升、輕極於十二升十五升而止也。

父在為母。父母恩愛等、由父在故屈至期、然亦須心喪三年、而杖禫俱有。

傳曰、何以期也、屈也。至尊在、不敢伸其私尊也。父必三年然後娶、達子之志也。家無二尊、言私尊者、母於子為尊、夫不尊之也。抑其子之服於期而伸其父之不娶於三年。聖人所以損益者

精矣。泊卿吳氏曰、此所謂夫為妻綱、父為子綱也。凡傳言屈、與厭不同。屈者、為服之人自屈而不得伸也。厭者、死者為尊者所厭也。講家多混、宜別之。又敖氏謂喪妻者必三年而後娶、所以終胖合之義、禮當然耳。若必專為達子之志、則妻之無子而死者、夫其可以不俟三年而娶乎。傳得敖氏推闡益明。此之謂能治經者。或疑無子者有出道、夫為之喪或有殺禮、不必三年而娶乎。曰、據曾子問、妻未廟見而死者、猶不杖、不菲、不次、然猶為之服齊衰。其已廟見者、於禮無殺可知也。然則三年然後娶、其喪妻者之通禮與。望溪方氏曰、父在為母期、後世易之以三年、其勝矣乎。曰、古之為喪也、責其實、後世之為喪也、後其文。古者服有減殺、而居處飲食、一一如禮。是文雖屈、而不害其實之伸也。若實之亡、而

徒以三年為隆、則為而已矣。且祥禫而後、父將舉吉禮、而已之服不除、則不可與於祭、非所以事父承宗廟也。抑父則已禫矣、至三年闋而又禫、父主之乎、已主之乎、均有所不可也。又曰、期之外、父君復殺、樂作矣。而子纍然哭泣於其旁、是使父不自克也。若父之喪、則母與子同戚憂、因不慮其相感動也。

記、公子為其母、練冠、麻、麻衣、縓緣。為其妻縓冠、葛絰帶、麻衣縓緣。皆既葬除之。公子、君之庶子也。其或為母、謂妾子也。練冠、九升若十升布、練熟為之。麻、緦麻之首絰要帶也。麻衣如深衣、但以布緣之曰麻衣。以采緣之曰深衣。以素緣之、袖長在外曰長衣。以素緣之、袖長在衣內、

曰中衣。皆連衣裳、裳以六幅破爲十二幅也。縓、一染之淺絳也。練冠而麻衣縓緣。三年練之受飾。爲母不得伸、權爲制此服、不奪其恩也。爲妻縓冠之縓、亦當作練、字之誤也。葛絰帶、妻輕。此妾與庶婦厭於其君故也。其葬皆三月而葬。敖氏繼公曰、二喪本當有練有祥、故於此得用既祥之衣、與夫練服之飾、以明其服之本重。又小其麻葛之絰帶、以見不敢爲服之意也。此爲妻之衣冠、一與母同、惟以絰帶爲輕重耳。　泊邨吳氏曰、此皆餘服也。奪其正服、卽以餘服爲正、

傳曰、何以不在五服之中也。君之所不服、子亦不敢服也。君之所爲服、子亦不敢不服也。

君之所不服、謂妾與庶婦也。君之所爲服、謂夫人與適婦也。傳并及之。　泊邨吳氏曰、公之庶子爲父後者、父在爲母爲妻、宜與此同。卽位則妻爲君夫人、而母服猶不得伸、此見古人嚴妻妾之分也。凡妻不厭妾。齊王子之母、本以父在厭不得伸、非因適母故也。集註亦沿趙註而誤。

妻。夫爲妻、年月禫杖亦與母同。以其出嫁天夫、爲夫斬、故夫爲之、與父在爲母同。但適子父在、則爲妻不杖、以父爲之主也。父在、子爲妻以杖卽位者、謂庶子也。雜記、爲妻、父母在不杖不稽顙。母在不稽顙。小記、爲父母妻長子禫。李氏如圭云、其爲妻禫、謂父母不在者也。小記、宗子母在爲妻禫。李氏如圭云、然則庶子母在者皆不禫矣。

傳曰、爲妻何以期也。妻至親也。妻移天齊體、共承宗廟、所以云至親。　望溪方氏曰、爲妻期、一同於母乎。曰、妻則期之外、寢可復、樂可作矣。母則居處飲食思慕猶三年也。

出妻之子爲母。出、猶去也。云出妻之子、主於父在者也。　泊邨吳氏曰、此謂出母之反在父室者也。義雖絶於夫、恩猶繫於子、故爲之期且杖。不杖則疑於旁親也。若出而再適、則無服。以并自絶於子也。故經無爲嫁母有服之文。爲出母雖杖不禫、無禫所也。主之者出母之父。若昆弟之爲父後者、彼則期而除矣、何禫焉。　望溪方氏曰、雖去父之室、服不可降於期。然亦自是而終矣。

傳曰、出妻之子爲母期、則爲外祖父母無服。傳曰、絶族無施服。親者屬。外親但云外祖父母、見其重者耳。絶族、謂父族與母族相離絶、而不爲親也。在旁而及曰施。親者屬、母子至親、無絶道、所以爲服期。

出妻之子爲父後者、則爲出母無服。傳曰、與尊者爲一體、不敢服其私親也。云爲父後、則無父矣。母不配父、則子視之爲私親、有服則不可以祭、無以尊祖敬宗、故不爲服。　泊邨吳氏曰、出母已雖爲服、妻則不敢從服之。出姑、子亦不服出祖母。蓋私恩祇在一身、而大義已絶也。施服者、爲母黨之從服也。母出則無所從矣。故無施服也。母報服子、不至夫之家。子服母、

固可至母之父母家。以門庭爲父之所主、雖爲廬堊也。若父子異宮者、或爲之

父卒、繼母嫁、從、爲之服、報。從乎繼母而寄育、則爲服。不從、則不服。報者、以其服服之之名。服也、則報、不服則不報。出妻於其子、與此繼母於其從之之子、皆報也。望溪方氏曰、此以權制、使背死而棄孤者、無所逃其罪也。夫無大功之親、相養以生、守死義也。而孤則無與立矣。嫁而以從、於死者猶有說焉。故母子之恩不可絕也。因母嫁而從者無文、何也。曰、服同也。無可加也。

傳曰、何以期也。貴終也。繼母嫁而從之、是終爲母子也。此服之者、庶子耳。若爲父後者、則不服。泊邨吳氏曰、繼母之後夫、其終也、或同居、或不同居、於繼

母之服無變焉。繼母嫁、或自有子、或彼有他子、或後父尚在、此子於繼母之服無變焉。所以酬其撫育之恩、而殊於繼母之徒嫁者也。出妻之子與從母嫁之子、雖爲其母杖、若在彼家、不拜賓、不以杖卽位、以非主也。

右齊衰杖期　泊邨吳氏曰、齊衰杖期、降服衰四升、冠七升。正服衰五升、冠八升。義服衰六升、冠九升。父在爲母、降服也。爲妻、正服也。出母及繼母嫁而從者、則義服與。首經要帶皆牡麻、而又有布帶。既葬、降服受衰七升、冠八升。正服受衰八升、冠九升。義服受衰九升、冠十升。經帶、男子俱易葛、婦人易首經以葛、不易要帶。十一月而練、降服衰八升、冠九升。正服衰九升、冠十升。十三月而祥、杖經帶悉除、縞冠素紕麻衣。十五月而禫。其不禫者、期滿而除之。又曰、爲母則繼母慈母皆如母。爲妻則繼妻如妻。適孫承祖母之重、曾玄孫承曾高祖母之重者、祖父在、若曾高祖父在、亦如之。爲人後者、所後父在、爲所後母若繼母亦如之。女子子反在室者、父在爲母若繼母、與在室同。士讓按此章四條。而下章不杖期之條甚多。一禫杖閒、情之輕重不容少假焉。

不杖麻屨者。此亦齊衰期、輕於上禫杖俱有者、故次之。不杖者、衰殺病輕也。泊邨吳氏曰、此服有本不應杖者、凡上殺、旁殺、下殺、及從服、報服者是也。亦有本應杖而不杖者、如適子父在爲妻不杖、則有所爲而屈焉。

祖父母。經序以親而尊者居先、故期服首祖父母。此期惟據父在者言、若父沒則服或異矣。泊邨吳氏曰、服繼祖母、亦包其中。若庶祖母則無服。妾母不世祭、則庶子之子無服。祖父在而祖母先沒、祖父與父服杖期、孫服不杖期。父服四升、祖孫皆服五升。此降正情殺之別。

傳曰、何以期也。至尊也。祖爲孫止大功、祖至尊、孫爲祖加隆至期。

世父母、叔父母。伯父言世者、欲見繼世以適長也。伯父繼世爲小宗、不云報者、猶子之親、若言報則疏也。爲姪在室者、姑姊爲之、女子子在室爲之亦然。又爲人後者爲所後者之昆弟、若子。

傳曰、世父叔父何以期也。與尊者一體也。尊者、父也。敖氏繼公曰、世叔父本是大功之服、以其與父一體、故當加一等也。以五服差之

族之親爲四緦麻。從祖之親爲三小功。則從父之親宜爲二大功也。而禮爲從父昆弟大功、世叔父期。以此傳考之、則世叔父乃是加服。從父昆弟之大功、則其正服也。此釋經文爲世父叔父期之意。　穆亭李氏曰、旁親以期斷、而每殺一等。惟世叔父之期爲加服。故殺一等、則從諸父小功矣。又殺一等、則族諸父緦麻矣。**然則昆弟之子何以亦期也。旁尊也。不足以加尊焉。故報之也。**凡降者、由已尊故降之。如父於衆子、祖於庶孫是也。世叔父不加尊者、非正尊也。故報之。　士讓按經文不云報者、相親之情、引而近之也。傳云報者、各盡之義、亦以勸親親也。又周禮以貴降賤、以適降庶、則加尊之義蓋兼此二義與。**父子一體也。夫妻一體也。昆弟一體也。故父子首足也。夫妻牉合也。昆弟四體也。**賡明一體之義、而旨主於昆弟。見世叔父與尊者一體、牉、半也、分也。**故昆弟之義無分。然而有分者、則辟子之私也。子不私其父、則不成爲子。故有東宮、有西宮、有南宮、有北宮。異居而同財。有餘則歸之宗。不足則資之宗、**因昆弟有分、似乖於一體之義。故釋之。東西南北宮、蓋古有此稱、亦有以之爲氏者。宗、謂小宗。或有小宗兼大宗、皆是。資、取也。　泊邨吳氏曰、大功、或同門、或異門、皆同財。蓋以雁統之也。曰同財、則同不必同爨矣。**世母叔母何以亦期也。以名服也。**旣生母名、則有義服。　高氏紫超曰、父在爲母期、而世叔母亦期、母爲衆子期、而夫之昆弟之子亦期、何也。恩之所難屬也。故重其義以維之。幼失父母、皆是無依也。煢而獨、皆是無歸也。故非其母也、而母之、所以責母之義也。非其子也、而子之、所以責子之義也。

大夫之適子爲妻。父在爲妻不杖。凡父在爲妻而無所降者、不別適庶也。此特見大夫之適子者、見唯適子爲妻如邦人。若大夫之庶子爲妻、則異。　泊邨吳氏曰、小記、世子爲妻、與大夫之適子同。是天子諸侯之適子亦然也。君於庶子庶婦有降、於適無降。**傳曰、何以期也。父之所不降、子亦不敢降也。何以不杖也。父在則爲妻不杖。**大夫不以尊降適婦者、重適也。凡不降者、謂如其親服服之。父在爲妻不杖者、父爲之喪主故也。若杖、則同於父在爲母之服矣。父爲適子之婦喪主、九月而除。子則祥而除之、不杖亦不禫。　泊邨吳氏凡敖氏謂降有三品、大夫以尊而降。公之昆弟、大夫之子以其父所厭而降。爲人後者、女子子適人者、以出而降。注以公之昆弟以旁尊降、另列一品、爲四。敖氏併入厭降中。故惟三。旁尊之義未的。公子之重視大夫、則公之昆弟亦兼有尊降焉。**昆弟。**昆、兄也、明也。弟、次第之義。爲姊妹在室者亦如之。又記云、大夫爲其兄弟之未爲大夫者、士爲其兄弟之爲大夫者、如士服。三禮館議、此條及下文衆子、昆弟之子、皆主於士也。

若大夫、大夫之子、則異矣。

爲衆子。衆子者、長子之弟、及妾子。女子子在室亦如之。若適子有廢疾、不堪傳重、服與衆子同。

昆弟之子。昆弟之子猶子也。蓋引而進之也。其女子子在室者亦如之。

傳曰、何以期也、報之也。此兩相爲服也。

大夫之庶子爲適昆弟。兩言之者、適子或爲兄、或爲弟。大夫之庶子爲昆弟大功、嫌於適亦然、故明之。

傳曰、何以期也。父之所不降。子亦不敢降也。

大夫雖尊、不敢降其適、重之也。

適孫。謂適子死、其適孫將受重者、死則祖爲之期。

傳曰、何以期也。不敢降其適也。有適子者無適孫。孫婦亦如之。周之道、適子死則立適孫、是適孫將上爲祖後者也。長子在、則皆同庶孫之例。孫婦亦如之。適婦在、亦爲庶孫之婦。凡父於將爲後者、非長子皆期也。凡父母於子、舅姑於婦、將不傳重於適、及將傳重非適者、服之皆如衆子庶婦也。望溪方氏曰、或問夫受曾祖之重、而祖姑與姑並存、則如之何。曰、祖姑期其本服、且當爲主也。孫婦期、從夫也。唯姑本大功、然不可以姑輕而婦重。緣下夫之義、則祖姑姑婦三世皆期與。

爲人後者、爲其父母、報。此謂其子後人者、反爲本生父母服期、不在杖禫者、欲其厚於大宗也。言報者、明子於後、則名判於此。言其者、以別於所後者也。程子曰、既爲人後、便須將所後者呼之以爲父、以爲母。不如是則不正也。後之立疑義者、見禮有爲其父母報、便道須是稱親。禮文蓋言出爲人後、則本生父母反呼之以爲叔父伯父、故須著道爲其父母、以別之。非謂將本生父母亦稱爲父母也。張子曰、爲其父母。不論其族遠近、並以期服服之。朱子曰、今設有爲人後者於此、一日所後之父與所生之父並坐、而其子侍側、稱所後父曰父、稱所生父又曰父、自是道理不可。泊邨吳氏曰、朱子所論、猶是爲士大夫言之。若爲天子諸

侯後者、則於君前、當名其所生父矣。伯叔父且不可稱也、而況稱父乎。識乎此者可以解矣。

傳曰、何以期也。不貳斬也。何以不貳斬也。持重於大宗者、降其小宗也。持、猶主也。大宗者、繼別子也。大宗一、小宗者、繼禰繼祖繼曾祖繼高祖者也。小宗四。蓋大宗重、則小宗輕、禮宜然也。爲人後者孰後、後大宗也。曷爲後大宗、大宗者尊之統也。大宗統乎小宗、故言尊之統。禽獸知母而不知父。野人曰、父母何算焉。何算焉者、不知分別父母尊卑也。都邑之士、則知尊禰矣。近政化也。大夫及學士、則知尊

祖矣。知祖義父仁之理、故敬父遂尊祖也。諸侯及其大祖。大祖始封者。不毀其廟、若魯之周公、齊之太公、衛之康叔、鄭之桓公之類。天子及其始祖之所自出。始祖、若殷周之稷契也。自、由也。所由出、若帝嚳也。尊者尊統上、卑者尊統下。尊者天子。上、猶遠也。卑者諸侯。下、猶近也。大宗者尊之統也。大宗者收族者也。不可以絕。收族者、別親疏、序昭穆。大傳云、繫之以姓而弗別、綴之以食而弗殊、是也。故族人以支子後大宗也。適子不得後大宗。戴氏聖曰、大宗不可絕、又言適子不爲後者、不得先庶爾。族無庶子、已有一適子、當絕父以後大宗。田氏

瓊曰、同宗無支子、唯有長子、以長子後大宗。諸父無後、祭於宗、家後以其庶子還承其父。

三禮館議云、爲其父母云者、此作經者皆其服、不得不係之其父母也。非人後者自稱之辭也。傳云適子不得後大宗、以適子自當家爲小宗故。然或有別子之傳、僅一再世而門戶單微者、則戴氏聖之說爲正。而田氏瓊所論、更可通其變也。又按小記云、夫爲人後者、其妻爲舅姑大功。賀氏以爲指子出時已昏者言。而朱子據熊氏云、夫爲本生父母期、故其妻降一等服大功。是從夫而服、不論識前舅姑與否也。漢成帝無子、立定陶共王之子爲皇太子。上以太子奉大宗後、不得顧私親、乃立楚思王子景爲定陶王、奉共王後。成帝崩、太子即位、是爲哀帝。而冷褎、段猶等附傳丁后意、奏宜爲共皇立廟京師。師丹議曰、爲人後者爲之子、故爲所後斬衰三年、而降其父母期、明尊本祖而重正統也。陛下義不得復奉定陶共皇祭、入其廟。　宋仁宗無子、立濮安懿王允讓第十三子宗實爲皇子。仁宗崩、皇子即位、是爲英宗。二年、詔議崇奉濮典禮。司馬光等議曰、禮、爲人後者不得顧私親。聖人制禮、尊無二上。濮王於仁宗爲兄、陛下宜稱皇伯父而不名。而歐陽修議以聖人降三年爲期、而不沒其父母之名、以見服可降而名不可沒也。程子代侍御史彭思永疏曰、陛下嗣承祖宗大統、則仁廟陛下之皇考、陛下仁廟之適子。濮王陛下所生之父、於屬爲伯。陛下濮王出繼之子、於屬爲姪。此天地大義、生人大倫、不可變易者也。更稱濮王爲親、是有二親、是非之理昭然也。　明武宗崩、無嗣。慈壽皇太后與大學士楊廷和定策

以遺詔迎安陸興獻王之子厚熜於興邸、即皇帝位、是爲世宗嘉靖皇帝。而進士張璁言繼統不繼嗣、請立興獻王廟於京師。主事桂萼請改稱孝宗皇伯考、武宗爲皇兄。楊廷和等抗疏論、皆不聽。士讓按、三大議之得失、公論詳載正史。今撮其畧、學者更詳之。泊

女子子適人者、爲其父母、昆弟之爲父後者。邦

吳氏曰、爲其父母期者、以出降也。爲昆弟應降大功、而不降者、以其爲父後也。

傳曰、爲父何以期也。婦人不貳斬也。婦人不貳斬者何也。婦人有三從之義、無專用之道。故未嫁從父、既嫁從夫、夫死從子。故父者子

之天也。夫者妻之天也。婦人不貳斬者、猶曰不貳天也。婦人不能貳尊也。爲昆弟之爲父後者、何以亦期也。婦人雖在外、必有歸宗、曰小宗。故服期也。從者、從其敎令。經兼言父母、傳專言父者、重斬也。女子在家亦從母、下言母者、陰統於陽、母必從父也。歸宗者、父雖卒、猶自歸宗。其爲父後服重者、不自絕於其族類也。曰小宗者、言是乃小宗也。泊邨吳氏曰、此傳小宗、專指昆弟之爲父後者。古者婦人父母亡、無歸寧之法、唯見出乃歸宗爾。云必有歸宗者、雖或然之事、而必有可歸之宗。此見婦人在夫家、恆凜凜有不克終之戒焉。歸即歸此昆弟爲父後者之

小宗也。如昆弟之爲父後者已不在、則所謂有所取無所歸者、夫亦不去之矣。以其不可歸於從父昆弟、亦不可歸於庶昆弟與昆弟之子也。百谿官氏曰、上云不貳斬、言以爲父斬者、移而爲所後之父斬矣。是斬不容有貳也。此云不貳斬、言以爲父斬者、移而爲夫斬矣。是斬亦不容有二也。

記、女子子適人者、爲其父母。婦爲舅姑。惡笄有首以髽。卒哭子折笄首以笄。布總。云有首、見惡笄之制、異於箭笄也。云以髽、則髽有著笄者明矣。且見成服以後、猶髽。又明齊衰而髽者之止此數人也。以笄者、著笄也。卒哭惟子折笄首以笄、不復髽。婦則惡笄以髽自若也。此亦微有內夫家外父母家之意。布總、五服婦人皆然。特以齊衰章不言總、故及之。泊邨吳氏曰、男子免而婦人髽、皆露髮之名也。小斂之後、未成服之前、婦人將斬衰者、去纚而麻髽。將齊衰者、去纚而布髽。此不著笄者也。成服著布總、則斬衰者箭笄、齊衰者榛笄、而髽如故。以其去纚而露紒自若也。其齊衰期者、於卒哭後、則有終髽不終髽之異。

傳曰、笄有首者、惡笄之有首也。惡笄者、櫛笄也。折笄首者、折吉笄之首也。吉笄者、象笄也。何以言子折笄首而不言婦、終之也。櫛笄、以櫛之木爲笄。櫛木、樿木白理者也。或曰榛笄。有首者、若漢時刻鏤摘頭。吉笄折其首者、爲其太飾

也。終、終喪。言婦惡笄以終喪、無折笄首之事。象笄、據士大夫言。父師、天子諸侯笄皆玉。

繼父同居者。繼父、因母之後夫也。其或從繼母而嫁者、若爲之制服、亦宜如之。

傳曰、何以期也。傳曰、夫死、妻穉子幼、子無大功之親、與之適人、而所適者亦無大功之親、所適者以其貨財爲之築宮廟、歲時使之祀焉、妻不敢與焉。若是、則繼父之道也。同居則服齊衰期。異居則服齊衰三月。必嘗同居、然後爲異居。未嘗同居、則不爲異居。穉、少。幼、小也。大功之

親謂同財者。子有大功、不可以隨母。彼有大功、不可以專財也。爲之築宮廟於宗門之外、神不歆非族、鬼神所居曰廟、若庶人祭於寢也。妻不敢與焉、族已絕矣。夫不可二也。此以恩服耳。未嘗同居、則不服之。　垦溪方氏曰、制此服者、人事或有所窮、所以存孤而使人不獨子其子也。重報焉、以教民厚也。　泊邨吳氏曰、此於生者死者兩有恩焉。然必三者具、又終始同居、然後服之、則其法嚴矣。世之合此者僅矣。此禮蓋爲庶人設與、抑士之單微者亦偶有之與。又案小記有主後者爲異居。然則爲之服者、不獨以其恩、亦憐其無主也。彼若有主、則此之情殺矣。合小記觀之尤備。

爲夫之君。泊邨吳氏曰、諸侯夫人、畿內公卿大夫士之妻、爲天子。侯國公卿大夫士

之妻、爲國君。凡公卿大夫士之臣之妻、爲其君皆是也。臣妻不服君夫人、以從服直一從而已、不累從也。

傳曰、何以期也。從服也。夫爲君三年、妻從夫降一等、故服期。　李氏如圭曰、大傳有屬從、有徒從。屬從者、所爲服者於已有血屬之親也。徒從者、與彼非親、空從而服之耳。子爲母之黨、妻爲夫之黨、夫爲妻之黨、屬從也。臣爲君之黨、妻子爲君母之黨、妾爲女君之黨、子爲母之君母、妻爲夫之君、徒從也。小記從服者、所從亡則已、屬從者、所從雖沒也服。從服謂徒從也。

姑姊妹女子子適人無主者、姑姊妹報。姑姊妹出適、爲姪與兄弟大功、姪與兄弟亦爲之大功。今還相爲期、故言報。女子子出適、爲父母自然猶期、不須言報也。　三禮館議云、女子子適人無主者、父爲之期、而彼不爲父斬者、彼已爲夫服斬故也。今若服過於期、則疑於見出而去夫之室者矣。此無主、或大夫士小宗不立後者。若大宗立後、則無無主者。

傳曰、無主者、謂其無祭主者也。何以期也。爲其無祭主故也。無後者人之所哀憐、不忍降之。　泊邨吳氏曰、婦人無祭主、以其夫無祭主也。其夫無祭主、猶得祔食於宗子之家。婦人則竟已矣。曰、不從夫而食乎。適子自祭其祖禰、尚有吉祭未配者。無後者與殤者等、禮從其畧、焉得配耶。然則父昆

弟姪爲之加服、而不爲之殺、何也。曰、婦人外成、分有所限、則氣亦不屬也。

爲君之父母妻長子祖父母。

傳曰、何以期也。從服也。父母長子君服斬。妻則小君也。君於父長子服斬、爲母齊衰以[illegible]三年、故并言之。臣從服期也。妻則小君、臣從服如服母之義、故期。父卒、然後爲祖後者服斬。此爲君矣、而有父若祖之喪者、謂始封之君也。若是繼體、則其父若祖有廢疾不立者也。父卒者、父爲君之孫、宜嗣位而早卒、今嗣君受國於曾祖。又或有父爲君而卒、子既代立而祖乃卒者也。又此言爲君之母與其祖母、皆指其卒於夫死之後者。若其夫尚在、君爲之期。

則臣無服也。趙商問已爲諸侯、父有廢疾不任國政、不任喪事、而爲其祖服、制度之宜、年月之斷、云何。鄭康成曰、父卒、爲祖後者三年何疑。問父卒爲祖三年、已聞命矣、所問者、父在爲祖、欲言三年則父在、欲言期則無主、未知所定。答曰、天子諸侯之喪、皆斬衰無期。泊邨吳氏曰、漢儒此條問答、朱子謂其有補於世教不小。然則以此推之、大夫士凡祖父之喪、父有廢疾不能受重、則適孫受重而服斬。禮亦同之。三禮館議云、祖没於父後、而曾祖尚存者、如之何。曰、子爲父斬、不以祖之存没異也。則承父之重爲祖斬、不以曾祖之存没異可知。又有父祖没、母在而有祖母之喪、如之何。曰、父卒爲祖斬、不以母之存没異也。則祖父卒而爲祖母三年、不以母之存没異可知。孫爲祖承重、而曾祖尚存、則不以杖

即位、以曾祖服斬爲之喪主也。曾祖存、重在曾祖。孫爲祖服斬者、亦可以稱承重乎。曰、重雖在曾祖、年既老則亦可傳矣。公承重別無他稱也。

妾爲女君。女君、君適妻也。此服期、與臣爲小君之義相類。

傳曰、何以期也。妾之事女君、與婦之事舅姑等。嫌其與君齊體而服期輕、故發問也。然妾于女君、其有親者、或大小功、或緦麻、皆不敢以其服服之、而必爲之期。又所以見其尊之也。泊邨吳氏曰、注謂女君於妾無服、報之則重、降之則嫌。夫報之誠重也、降之果何嫌乎。豈其姊妹姪娣本有功緦之服者、以共事一人之故、而反不爲之服乎。注說非也。敖氏云、女君於妾、不著其服者、親疏不同、則其服亦異故也。此說良然。士讓按、吳說惟指姪娣從者一類。蓋又有賤而無子者則無服、嫡以難著爲服例。

婦爲舅姑。尊如父而非父者、舅也。親如母而非母者、姑也。記、婦爲舅姑、惡笄有首以髽。

傳曰、何以期也。從服也。從夫而爲之服也。從服降一等。故夫服三年、婦服期。泊邨吳氏曰、臣爲君服斬、而爲君之父母期、子爲父服斬、而爲父之父母期、妻爲夫服斬、而爲夫之父母期。此三綱皆稱情而爲之等。望溪方氏曰、婦爲舅姑期、何也。稱情以立文、適至是而止也。婦之痛其舅姑、信及其子之半、可以稱婦順矣。其義之重、

比於孫之喪其祖、不可謂非隆矣。後世易以斬衰三年、將責以誠乎、抑任其僞乎。信乎禮非聖人不能作也。

夫之昆弟之子。世母叔母服之也。其女子子在室、亦如之。

傳曰、何以期也。報之也。二母爲配二父而有母名、爲之服期、故二母報之還服期。

公妾、大夫之妾、爲其子。公、國君也。二妾之子爲其母、異於衆人、嫌母爲其子亦然、故明之。此服、男女同。

傳曰、何以期也。妾不得體君、爲其子得遂也。

體君、謂與君爲一體也。國君夫人於妾子、無服。大夫妻於妾子、降爲大功。以其體君也。二妾於君之子非已出者、或服或不服、皆與女君同。唯爲已所出之子得遂、以其不得體君故也。蓋母之於子、本有期服、不繫乎從君。故不絕不降。

女子子爲其祖父母。者之者、嫁出則或降也。

傳曰、何以期也。不敢降其祖也。已嫁之女、可降旁親。祖父母正期、故不降。不敢以兄弟之服服至尊也。

大夫之子、爲世父母、叔父母、子、昆弟、昆弟之子。

姑姊妹女子子無主者、爲大夫命婦者。唯子不報。此所爲者、凡六命夫、六命婦、皆著其不降者。大夫之子、從其父亦降旁親一等。此男女皆合降至大功。爲其爲大夫命婦與父尊同、故不降、還服期。但姑姊妹女子子出嫁、大夫已合降大功、爲無祭主哀憐之、故還服期也。泊郵吳氏曰、此著其不降者。明乎非此皆降也。大夫之子有何尊、而亦從父降其期親乎。凡喪事、父子皆有列焉。世叔父昆弟、已與父服同。哭踊之儀、子不可有加于父。變除之節、子不可獨後於父。故從父而降也。世叔母雖父之所不服、子昆弟之子、女子子、父服降於已一等者、不得下於已之常服而降之。否則參差錯雜而不可以行矣。又曰、父爲大夫、而已之子、弟之子、又爲大夫、可見五十命爲大夫之法、不可執也。祖孫同爲大夫、又見一國之大夫不止五也。其或老而致事、又見致事者之同於現爲大夫者也。

傳曰、大夫者、其男子之爲大夫者也。命婦者、其婦人之爲大夫妻者也。無主者、命婦之無祭主者也。何以言唯子不報也。女子子適人者、爲其父母期、故言不報也。言其餘皆報也。何以期也、父之所不降、子亦不敢降也。大夫曷爲不降命婦也。夫尊於朝、妻貴於室矣。世母叔母無主有主、皆爲之期。此傳無主、唯據姑姊妹女子子言。妻貴於室、謂爲內子也。敖氏繼公曰、經言唯子不報、謂男子爲父三年、與期服異也。傳以女子子釋之、似失之矣。

大夫爲祖父母適孫爲士者。士讓按、于此節見世祿大家之喪禮。合祖母言之者、所謂妻從夫爵。

傳曰、何以期也。大夫不敢降其祖與適也。若旁親則可降。

公妾以及士妾、爲其父母。公、謂諸侯。其間有卿大夫妾、故言以及士妾。

傳曰、何以期也。妾不得體君、得爲其父母遂也。然則女君有以尊降其父母者與。春秋之義、雖爲天王后、猶曰吾季姜。是言子尊不

加于父母。此傳似誤矣。禮，妾從女君而服其黨服。是嫌不自服其父母，故以明之。敖氏云嫌爲人妾者屈於其君，則爲其私親或與爲人妻者異，故以明之。

右齊衰不杖期

泊邨吳氏曰，此降正義升數經帶之法，旣葬受服變除悉與杖期同，但小祥而除之，無旣練之受服耳。又曰，經文有未著，後人以意求之者。如女子子在室，旣與男子同，則其爲世叔父母、昆弟姑姊妹在室者，昆弟之子，昆弟之女子子在室者期也。丈夫之爲姑姊妹女子子，昆弟之女子子在室者，亦期也。婦人爲夫黨之卑屬與夫同，則爲其衆子，女子子在室者，夫之昆弟之子，女子子在室者，亦期也。其嫁而反在室者，親屬相爲亦如之。妾爲己子得遂，則公妾以及士妾爲其女子子在室，及反在室者

與子同矣。妾爲君之黨服，與女君同，則爲君之父母，當如女君之爲舅姑。士之妾爲君之衆子，同己子矣。繼母如母，則繼祖母如祖母，繼姑亦如姑，慈母如母，則夫之慈母亦如姑矣。但孫不服慈祖母耳。爲人後者爲所後者之親如子，則所後者之祖父母即己之祖父母矣。其爲姑姊妹若昆弟之女子子在室者，亦如之。其相報者亦如之。爲人後者之妻爲夫所後如舅姑，夫所後之昆弟之女子子在室者相爲亦如之。士爲適子廢疾不受重者期，則同於衆子也。世子爲妻期，則同於大夫之適子爲妻也。凡庶昆弟爲世子期，則大夫之庶子爲適昆弟可推，且又臣從君服也。大夫之適子爲君夫人太子期，同於父也。則亦臣從君之服也。大夫之子爲昆弟之子將爲祖後者期，則以尊者不降其適推之也。君，君夫人之喪，其孫曾玄之婦從夫而服者，及內宗外宗，皆期，以輕服不可服至尊。又婦人不貳斬也。公子之妻爲其皇姑，夫不服而妻服之，以在內也。則公大夫之庶女子子在室爲其母，其亦期與。

疏衰裳齊、牡麻絰、無受者。

無受者，服是服而除，不以輕服受之。凡變除皆因葬練祥乃行。此服至葬即除，故無受也。不著月數者，大夫士三月葬，此章皆三月葬後除之，故以三月爲主。天子七月葬，諸侯五月葬，爲之齊衰者，皆三月藏其服，至葬更服之，葬後乃除。不言冠帶，亦冠布纓布帶，與上二章同，可知。不言屨，小記曰，齊衰三月與大功同者繩屨。

寄公爲所寓。

寓亦寄也。爲所寄之國君服。

傳曰，寄公者何也，失地之君也。何以爲所寓服齊衰三月也，言與民同也。

敬於所託也。經傳不見諸侯相爲服之禮，是無服也。寄公已失國，則異於諸侯，然諸侯不臣寓公，則非臣也，故爲義服。士讓按與民同，亦寄公自處然爾。喪大記，君之喪未小斂，爲寄公國賓出，君拜寄公國賓於位。夫人爲寄公夫人出，夫人亦拜寄公夫人於堂上。然則民豈可與同其禮乎。

丈夫婦人爲宗子、宗子之母妻。

宗子，繼別之後百世不遷者，所謂大宗也。丈夫婦人，皆指絕屬者，其在五屬內之大小功，則齊衰三月之後，自以本服終之，但此丈夫婦人於宗子宗子之母妻，若在嫂叔之列者，則不服之

傳曰、何以服齊衰三月也、尊祖也。尊祖故敬宗。敬宗者、尊祖之義也。發問、怪其太重也。答言尊祖之心無由自盡、故於敬宗見之。

宗子之母在、則不爲宗子之妻服也。族人於宗子之妻、其服與否、唯以母之在不在爲節。　泊郯吳氏曰、疏謂母年未七十、尚與祭、非也。祭必夫婦親之、是以舅沒則姑老、明其不與祭矣。雖老、固嘗爲主祭之人、而禮無二敬、故爲宗子之母服、則不爲其妻服。　士讓按吳說固是。然宗子之母、雖無助子祭之理、而其妻亦必稟命於姑也。或曰、祭必有主婦。假令宗子幼未娶、則如之何。曰、此或有攝助之禮、如王后不與、則宗伯攝之、意其然乎。

爲舊君君之母妻。君之母妻、亦謂舊君之母妻也。在國而云舊君者、明其不見爲臣也。然情異他人、故服及母妻。此服大夫士同之。　顧氏寧人曰、古之卿大夫有見小君之禮。而妻之嘗服、又君夫人命之。

傳曰、爲舊君者孰謂也、仕焉而已者也。何以服齊衰三月也、言與民同也。君之母妻、則小君也。已、止也。致仕也。不在其位、則不宜服斬。而臣於君、又無期服。故但齊衰三月、而不嫌與民同。然又爲小君服、則亦異於民矣。　泊郯吳氏曰、古人臣進退不苟。微嫌細故、則奉身而退。如子文三仕三已、柳下惠三黜、可見也。鄭注專以老與廢疾爲致仕、似未該

庶人爲國君。不言民而言庶人、庶人或有在官者。天子畿內之民服天子、亦如之。　敖氏繼公曰、庶人此服、夫妻同之。非當家者則不服也。　泊郯吳氏曰、侯國之民、不服天子者、勢彌遠而分逾尊、故不可制服。然遏密八音、亦足以致其情矣。采地之民、爲公卿大夫之君無服、爵不世也。庶人爲君之母妻無服。

大夫在外、其妻長子爲舊國君。在外、待放已去者。而妻及長子尚留舊國也。此三諫不從而去、君不絕其祿位、使適子奉其宗廟者也。

傳曰、何以服齊衰三月也。妻言與民同也。長子言未去也。妻雖從夫而出、古者大夫不外娶、婦人歸宗、往來猶民也。春秋

傳曰、大夫越境逆女、非禮。君臣有離合之義、長子去、可以無服。　萬氏斯同曰、此條大夫既放、其妻長子猶爲舊君服、則上爲舊君一條、其妻與長子皆服齊衰三月、可知。

繼父不同居者。嘗同居、今不同。此不傳者、期章釋訖。

曾祖父母。曾、猶重也。

傳曰、何以齊衰三月也。小功者兄弟之服也。不敢以兄弟之服服至尊也。三年問云、至親以期斷。然則何以三年也。曰、加隆焉爾也。是本爲父期、則爲祖宜大功、曾祖宜小功、高祖宜緦麻也。今重其衰麻、尊尊也。減其日月、恩殺也。不言高祖玄孫服者、由祖而上皆曾祖也。由孫而下皆

曾孫也。苟有相逮者，則服齊衰三月，自天子至於士庶人一也。　望溪方氏曰、服不及高祖，何也，與曾祖同也。無可殺也。以義則高曾等重，而恩亦未見其有差也。後世易曾祖爲五月，高祖爲三月，而例以小功緦麻之月數，未達於正體之義也。　泊邨吳氏曰、天子諸侯之曾祖父母，卽開創始封，亦罕相及。相及則服從同。若天子諸侯之曾孫，爲其曾祖父，則當以臣爲君之服服之。

大夫爲宗子。　亦與宗子絶屬者也。不云命婦，又不云宗子之母妻，各見其尊者爾。

傳曰、何以服齊衰三月也。大夫不敢降其宗也。　言不敢降，是指宗子爲士者。

記、宗子孤爲殤、大功衰、小功衰、皆三月。親則月算如邦人。　言孤、有不孤者。不孤、則族人不爲殤服服之也。不孤、謂父有廢疾、若年七十而老、子代主宗事者也。此與宗子母在則不爲宗子之妻服意同。孤爲殤、長殤中殤大功衰。下殤小功衰。皆如殤服而三月。謂與宗子絶屬者也。親、謂在五服之內者。算、數也。如邦人、依本親爲服也。

舊君。　此卽在外之大夫爲之也。

傳曰、大夫爲舊君、何以服齊衰三月也。大夫去君埽其宗廟、故服齊衰三月也。言與民同也。何大夫之謂乎。言其以道去君而猶未絶也。　此卽子思所謂進退以禮、孟子所謂三有禮者。埽、謂拚除之、猶望其復反也。　泊邨吳氏曰、爲舊君凡三條。第一條、大夫士仕焉而已者、在國者也。第二條、大夫身已去國、而妻子尚留者也。此第三條、大夫去國而未仕者也。注云待放未去者、與本傳顯異。

曾祖父母爲士者、如衆人。　不云如士、云如衆人、是庶人之服、亦如士禮可見。

傳曰、何以齊衰三月也。大夫不敢降其祖也。　此服無貴賤皆同。大夫尊降之始、故著于此耳。

女子子嫁者、未嫁者、爲曾祖父母。

傳曰、嫁者、其嫁於大夫者也。未嫁者、其成人而未嫁者也。何以服齊衰三月、不敢降其祖也。　言嫁於大夫者、明雖尊猶不降也。成人、謂年二十已笄醴者。此之不降、明旁親有所降。

右齊衰三月　泊邨吳氏曰、疏以爲正服與義服同、皆衰六升、冠九升、是也。經帶則與期者同。又曰、此服爲高祖父母、與曾祖父母同。大夫不降其祖、則天子諸侯爲曾高祖父母之不爲天子諸侯者同。爲人後者於所後者之祖父母、則已之曾祖父母。其曾

祖父母、則巳之高祖父母也。畿內之民服天子、與侯國之民服國君同。凡民為君服、夫妻同。大夫不降其宗、則服宗子宗子之母妻與士同。大夫之妻服宗子宗子之母妻、與士妻同。

大功布衰裳、牡麻絰、無受者。

大功者、其鍛治之功麤大也。無受者、不以輕服受之。此本服齊斬、為殤死降在大功、故在正大功之上、齊衰三月之下。其月數有九月七月之異焉。　泊邨吳氏曰、不言布帶、因於齊衰可知也。其屨繩屨、見齊衰三月章注。此服七升者、蓋猶勿灰、灰則為有事矣。

子女子子之長殤中殤。

殤者、男女未冠笄而死、可傷者。女子子許嫁不為殤也。首列之者、以父母於子、哀痛情深也。此子之殤服、不分適庶。

傳曰、何以大功也。未成人也。何以無受也。喪成人者其文縟、喪未成人者其文不縟。故殤之絰不樛垂、蓋未成人也。

文、禮文也。縟、繁數也。其文數者、謂變除之節也。樛、當作繆。檀弓云、齊衰而繆絰、繆者、其纓繆也。殤絰之有纓者不絞也。絰首絰也。垂者、其纓而散之也。子女子子成人、服期。惟未成人、故降而大功。成人至葬後皆以輕服受之。惟未成人、故服是服以除、而畧其繁縟之節。如殤之絰不樛垂、亦以未成人故殺而與成人異也。　泊邨吳氏曰、經首絰也。注以不樛垂者為要帶。夫要帶豈可以九月之久而終不絞之乎。檀弓繆絰與環絰對言、明非要帶可知。

年十九至十六為長殤、十五至十二為中殤、十一至八歲為下殤、不滿八歲以下為無服之殤。無服之殤、以日易月。以日易月之殤、殤而無服。故子生三月、則父名之。死則哭之。未名則不哭也。

自長殤及下殤、皆以四年為差。傳備列之、而幷及無服之殤、欲人知有此義也。以日易月、謂生一月者哭之一日。惟哭之而已、不為之服也。此惟用於有齊斬之親者。自大功以下則否。蓋齊衰之長中殤大功、下殤小功。以次言之、則七歲以下猶宜有服、但以其不入當服之限、是以畧之。然其恩之輕重、與殤之在緦麻者相等、故不可不計日而哭之。若滿七歲者、哭之八十四日、則亦近于緦麻之日月矣。是其差也。知大功以下之親則否者、大功之下殤在緦麻、則七歲者自無服。故大功以下不必與無服之殤以日易月哭之可也。子生三月見於父、父乃名之。未名則是未之見也。未之見、則未成父子之恩。故不哭。其他親之哭與否、亦以此為節、可知。　望溪方氏曰、古之哭於殤服、何也。一以哀死、一以衛生也。古之詳於殤服、何也。子婦之愚蠢者、或過時哭泣以傷長老。其敬順者、或攝險以傷其生。用此知古之道、所以達人情之實而不可易也。

叔父之長殤中殤。姑姊妹之長殤中殤。昆弟之長殤中殤。夫之昆弟之子女子子之長殤中殤。

此皆成人齊衰期。長殤中殤降一等在大功。文以尊卑爲前後。昆弟之長殤中殤句下疑脫兄弟之子女子子七字。

適孫之長殤中殤。大夫之庶子爲適昆弟之長殤中殤。公爲適子之長殤中殤。大夫爲適子之長殤中殤。適孫、謂適子死而適孫應受重者。公五等之君。諸侯大夫不降適殤、如其殤服服之、重適也。天子亦如之。　望溪方氏曰、諸侯絕旁期、而爲適子殤大功者、痛先祖正體之摧也。用此見父爲長子三年通乎上下。

其長殤皆九月、纓絰。其中殤七月、不纓絰。絰有纓者

爲其重也。五服之正無七月、唯此有之。小記、九月七月之喪三時是也。九月之纓絰亦右本在上。其異於成人者、散而不絞耳。七月之絰雖不纓。猶以麻有本者爲之。　泊邨吳氏曰、絰以有纓無纓爲輕重服之別。可知疏云纓以固絰非也。小功以下之無纓者、其謂之何。

右殤大功九月七月。殤大功、降服衰七升、冠十升。義服衰九升、冠十一升。無受。則冠衰絰帶皆不變也。終其月數除之而已。

大功布衰裳、牡麻絰纓、布帶、三月受以小功衰卽葛、九月者。受、猶承也。受以小功衰者、說大功布衰裳、而以小功布衰裳受之也。卽葛者、說麻絰帶、就葛絰帶也。三月而變衰葛、九月而除之。　敖氏繼公曰、於成人大功乃言

經纓者、因輕以見重、且明有纓者之止於此也

傳曰、大功布九升。小功布十一升。大功有降正義。降則衰七升、冠十升。正則衰八升、冠亦十升。義則衰九升、冠十一升。十升者降小功。十一升者正小功。此傳所云受數、乃單舉義服言之、受之下者也。

姑姊妹女子子適人者。

傳曰、何以大功也。出也。本期而降、蓋有受我而厚之者。

從父昆弟。世父叔父之子也。其姊妹在室、亦如之。上云世叔父、此云從父者、以其父與已父一體、從父而別也。

爲人後者爲其昆弟。其姊妹在室、亦如之。

傳曰、何以大功也。爲人後者降其昆弟也。

記、爲人後者、於兄弟降一等、報。於本宗餘親、皆降一等。

庶孫。男女皆是也。自非適孫一人、皆爲庶孫。

適婦。適子之妻也。婦言適者、從夫名。

傳曰、何以大功也。不降其適也。敖氏云、亦加隆之服、非不降之謂也。婦從其夫而服舅姑期。舅姑以正尊而加尊焉、故例爲之小功。此異其爲適、故加一等。　泊邨吳氏曰、由適以之庶、則庶爲降。由庶以之適、則適爲隆。二義皆可通。

讓按言不降、有降者。小記、適婦不為舅後者、則姑為之小功。是本大功而降者也。

女子子適人者、為衆昆弟。父在則同。父沒乃為為父後者服期。

姪、丈夫婦人報。女子謂晜弟之子為姪。此姑為姪男女服同。姪之婦人、在室適人同。不以兩出而兩降。姊妹亦然。

傳曰、姪者何也。謂吾姑者、吾謂之姪。姪名唯對姑。朱子曰、古人不謂兄弟之子為姪、但云兄之子、弟之子。孫亦曰兄孫耳。然從俗稱姪、亦無害於義理也。

夫之祖父母、世父母、叔父母。不言夫之世叔父母報、文畧也。泊

鄭吳氏曰、此亦主士妻言、若大夫妻則夫之世叔父母為上者、當從夫降為小功。而世叔父母還以大功服之。夫之祖父母為正尊、雖大夫之妻不降。王后及侯國夫人開創始封者、亦同。若繼體而祖父為天子諸侯者、則大服三年、妻從服期也。

傳曰、何以大功也。從服也。從夫為之服、降一等、此義服也。

夫之昆弟何以無服也。其夫屬乎父道者、妻皆母道也。其夫屬乎子道者、妻皆婦道也。謂弟之妻婦者、是嫂亦可謂之母乎。故名者人治之大者也、可無慎乎。母道婦道、謂世叔母及昆弟之子婦之類也。此

據男子所為服者言。因言嫂叔無服之義、以見妻於夫之黨所無從服者也。云亦可乎者、言其不可也。石谿官氏曰、在禮、嫂叔不通問、其亡也、嫂不撫叔、叔不撫嫂。故記曰、嫂叔之無服也、蓋推而遠之也。是則制禮者坊世之深意也。士讓按夫之昆弟無服、夫之姑姊妹娣姒報、則小功。嫂叔無服、而弔服則加麻、袒免為位而哭。古禮然矣。韓退之以幼孤依於嫂鄭氏、鄭卒、為之服期。所謂禮以義起者歟。

大夫為世父母、叔父母、子、昆弟、昆弟之子、為士者。子、謂庶子也。大夫為此八者本期。今以為士、故降而大功。敖氏繼公曰、不杖期章、為此親之為大夫命婦者、云大夫之子。此云大夫、互見其人以相備。三禮館議、子非旁親、亦降之者、適為本支、為庶猶之旁親也。

傳曰、何以大功也。尊不同也。尊同則得服其親服。三禮館議、天子諸侯君也。旁親則皆其臣也。故天子諸侯絕旁親之服。大夫士雖同為臣、而服命殊矣。燕射則有堂上堂下之班。鄉飲酒則有齒與不齒之異。即五服之喪、而哭位別焉。若喪服不為之減殺、則他禮皆窒礙而不可行。故大夫降其旁親、理當然也。嘗為大夫而已者、猶降。不杖期章、大夫之子為姑姊妹女子子為命婦無主者。其例也。望溪方氏曰、八者之服至衆也。不降則不可以服王事與鄉國之事矣。故殺其文以便事也。尊同何以不降也。貴者恩每降、特伸焉而不為過也。

記、大夫、公之昆弟、大夫之子、於兄弟降一等。

此所云兄弟、自親昆弟而下、凡有服者皆在焉。不專指小功以下也。　敖氏繼公曰、此所為之兄弟、謂為士者也。唯公之昆弟雖與其兄弟同為公子、亦降之也。三人所以降其兄弟之義、固或有尊降從降之異、而服則同。其兄弟之服、雖皆已見于經、然亦有不盡列三人而言之者、故于此明之。

公之庶昆弟、大夫之庶子、為母妻昆弟。

云公之庶昆弟、則父卒也。父在、則為母妻在五服之外矣。大夫之庶子、則父在也。若父不在、則為母妻得伸矣。其或為母、謂妾子也。若適、則其子得伸矣。昆弟庶昆弟也。若適、則父之所不降矣。此二人之降

之名、皆以死者為其父尊之所厭、而不得伸也。

傳曰、何以大功也。先君餘尊之所厭、不得過大功也。大夫之庶子、則從乎大夫而降也。父之所不降、子亦不敢降也。

君絕旁期、以尊厭也。君沒矣、此死者猶為餘尊之所厭。是以公之庶昆弟為此三人、止於大功也。云從乎大夫而降、則於父卒如邦人矣。大夫無餘尊故也。父所不降、指適言之。

皆為其從父昆弟之為大夫者。

此承上經兩條而言。皆云者、謂大夫也、公之昆弟也、大夫之庶子也。於此親尊同而不降者、大夫、公之昆弟也。從乎父之所不降者、大夫之庶子也。　三禮館議、公子於公敵也。公子於大夫、亦敵也。為其昆弟大功、尊同而相降。公之餘尊所厭也。為從父昆弟之為大夫者大功、尊同而不降。餘尊所不厭也。然則餘尊所厭、概不及其羣從、明矣。且餘尊所厭、止在公妾與妾所生之子、妾子之妻、而諸孫羣從姑姊妹女子子之適人者、皆不與、亦明矣。蓋厭私不厭公、厭內不厭外、可以窺聖人制禮之意矣。

為夫之昆弟之婦人子適人者。

此謂世叔母為之服。在室期。以出嫁大功。　士讓按不云女子子而稱婦人子者、據彼出嫁為人婦而言也。

大夫之妾、為君之庶子。

下傳曰、何以大功也。妾為君之黨服、得與女君同、指謂此也。簡錯當在於此。妾為君之長子亦三年。自為其子期。

女子子嫁者、未嫁者、為世父母叔父母姑姊妹。

女子子成人者有出道、降旁親及將出者、明當及時也。此著其降之之節、異於他親。在室而逆降、正言此七人者、蓋世叔父母與姑皆旁尊、姊妹外成者也。　洎邺吳氏曰、逆降之法、後人多疑之。然未嫁者、其已許嫁者也。婦道外成、已許嫁、則義繫於夫家。於本宗之旁親、情固殺矣。古者女子將嫁、或於公宮、或於宗室、教之三月。喪服不可以往也。故逆降三月、以為教之之候、而後其昏也乃得及時焉。

傳曰、嫁者其嫁於大夫者也。未嫁者、成人而未嫁者也。

此正釋上經文。然經云嫁者、皆指凡嫁於人者而言、非必謂歸於大

夫而後爲嫁也。此與齊衰三月章爲曾祖父母、傳皆未得經意。

何以大功也。妾爲君之黨服、得與女君同。此釋上經、錯簡在此。**下言爲世父母叔父母姑姊妹者、謂妾自服其私親也。**朱子曰、此段鄭注疑傳文之誤、當從注。敖氏云、傳者以此經合於上、謂爲世父母以下、皆大夫之妾爲私親之服、所以致誤。蓋此乃適人者之通禮、經何必爲此妾特發之。且妾爲私親大功、亦不止於是也。傳者蓋失於分句之不審而滋眩耳。

大夫、大夫之妻、大夫之子、公之昆弟、爲姑姊妹女子子嫁於大夫者、敖氏繼公曰、大夫公之昆弟爲此服、尊同也。大夫之

子亦從乎大夫而爲之也。大夫之妻爲姑姊妹爲本親也。婦人之嫁者、於其昆弟惟有出降而已。姑姊妹雖不爲命婦、猶爲之大功也。經言大夫大夫之子者多矣、於此乃著大夫之妻、以唯此條可與之相通、故因而見之也。餘皆尊同得服其親服者、可以無傳。

君爲姑姊妹女子子嫁於國君者。國君絕期以下。今爲尊同故不降。不云夫人公子、亦同國君可知也。

傳曰、何以大功也、尊同也。尊同則得服其親服。尊同、謂君於爲夫人者。或曰、兼釋上節大夫公之昆弟於爲命婦者。亦通。

諸侯之子稱公子。公子不得禰先君。公子之子稱公孫。公孫不得祖諸侯。此自卑別於尊者也。此下因國君以尊降其親、故推而終言之。不得禰、不得祖、不得立其廟而祭之也。若公子公孫身爲卿大夫、得立三廟、當立別子以下如三桓不得禰桓公、而慶父等子孫、得立慶父爲別子、爲祖不毀廟。已下二廟、次第得遷之也。卑別於尊、所以塞僭上之原。

若公子之子孫有封爲國君者、則世世祖是人也。不祖公子。此自尊別於卑者也。如晉不祖桓叔而祖武公是其事也。尊別於卑、所以明貴貴之義。夫然故旁親不敢以其戚戚君。君至尊、得從而臣之、而不爲服也。

是故始封之君、不臣諸父昆弟。封君

之子、不臣諸父而臣昆弟。封君之孫、盡臣諸父昆弟。此又因國君得臣旁親、就中亦有得臣不得臣之別、而究言之也。朱子曰、始封君之諸父昆弟、始封君之父未嘗臣之故始封君不敢臣之。封君之子所謂諸父者、即始封君謂之昆弟而未嘗臣之者也、故封君之子亦不敢臣之。封君之子所謂昆弟者、即始封君之子、始封君嘗臣之者也、故封君之子亦臣之。封君之孫所謂諸父昆弟者、即始封君之子所臣之昆弟及其子也、故封君之孫亦臣之。石鱗官氏閔疏譏鄭君于所不臣之諸父昆弟、仍當服本服期。或謂大夫猶降其旁親、則諸侯於所不臣者、亦絕不爲服。今以義揆之、君所不臣、是得以其屬通矣、爲之服本服、疏說較長。蓋國君世國、大夫不

世官。不世官而不降、是降之之禮可廢也。國君世國、而有或絶或不絶之分、親親貴貴並行而不悖焉。何得以大夫之例例國君也。用人以貴降絶其親之服、後世通儒頗有以爲疑者。傳發此義、以見先王制禮、惟恩與義二者相爲輕重。始封之君與封君之子、分雖尊也、而不敢以尊故加于同祖同父之親。至于三世爲君、親承于累代、權重于一尊、振振公族莫非臣也、然後絶其旁親之服、而天理順焉。人心安焉。與後世之重權位而薄骨肉者不可同年語矣。

故君之所爲服、子亦不敢不服也。君之所不服、子亦不敢服也。言公子之服與否、皆視其君而爲之。

此專指公在者言也。若公沒、則所不敢服者皆服之。惟爲先君餘尊所厭者乃降之。如爲

母妻昆弟大功是也。不敢不服之意、與前傳所謂不敢降者同、經言公子之服凡數見、故因而類及之。朱子曰、親親長長貴貴尊賢、夏商而上、大槩只是親親長長之意。到得周來、添得許多貴貴底禮數。立爲定制、更不可易也。

右大功九月　泊邨吳氏曰、大功降服衰七升、冠十升。正服衰八升、冠皆十升。義服衰九升、冠十一升。旣葬、降服受衰十升、正服受衰皆十一升、冠皆十一升。義服受衰十一升、冠十二升。男子經帶並易葛。婦人不易要帶、猶齊衰也。屆期而除之。

繐衰裳、牡麻絰、旣葬除之者。以天子七月葬、旣葬除、故在大功九月下、小功五月上。葬時若會若否、其除之節同也。絰之度未聞。記云繐衰冠八升、則帶亦宜八升。屨疑用繩、與齊衰三月者同。

傳曰、繐衰者何。以小功之繐也。治其縷如小功而成布四升半。細其縷者、以恩輕也。升數少者、以服至尊也。凡布細而疏者謂之繐。云小功之繐、則繐之粗細亦不一矣。小功之布有三等、此繐衰之縷、其如小功之上者歟。三禮館議、細如十升者之縷、而用其四升半爲經以成之、此與總衰錫衰布則不同、而意頗相類。

諸侯之大夫爲天子。大夫中有孤卿。以大聘或使孤、或使卿、小聘使下大夫也。諸侯之大夫、於天子爲陪臣、不可以服斬、又不可以無服。故變而制此。不齊衰三月者、辟於舊國君之服、故其制在五服之外也。

傳曰、何以繐衰也。諸侯之大夫、以時接見乎天子。爲天子所接見也。聘時、士與卿大夫作介、雖亦得禮、不得爲接見。射氏慈曰、諸侯之大夫、有出朝聘之事、會見天子、故言接見。雖未接見、猶服此服。按戴氏德云、繐衰七月之服、諸侯之大夫、始聞天子之喪、白布深衣、素冠、吉屨無絇、從諸侯哭於朝。張帷爲次於官舍門外、別外內。食蔬食、有鹽酪之和。凡再不食。旣成服、服繐布衰裳。經用枲麻、首絰大四寸、百二十五分寸之七十六、右本在上。七月而葬、葬已而除。泊邨吳氏曰、檀弓叔仲衍使子柳之妻爲其舅繐衰。衛獻公喪其弟鱄、如稅服終身。杜注、稅即繐也。繐之見於經傳者、此其概已。

右總衰既葬除之。望溪方氏曰、世子誓于天子、而不爲天子服、何也。父在、承嗣與定位未可知、故其服不可得而制也。然則無變乎。曰、喪之通禮、父有服、宮中子不與於樂、則既爲之變矣。

小功布衰裳、澡麻帶絰、五月者。云小功者、對大功、是用功細密者也。澡者、治其莩垢也。進帶于絰上者、小功以下、絰帶斷本、此殤小功帶澡麻不絶本、故進帶於絰上以見重也。不言布帶、文畧也。不言屨、當與下章同吉屨無絇也。不言牡麻與無受者、可知也。

叔父之下殤、適孫之下殤、昆弟之下殤、大夫庶子爲適昆弟之下殤、爲姑姊妹女子子之下殤。自叔父至女子子八人、皆成人期。長中殤大功。此下殤小功也。不見子之下殤、又公爲適子、大夫爲適子之下殤、亦不見、皆文脫耳。

爲人後者、爲其昆弟、從父昆弟之長殤。爲從父昆弟者異人也、文省耳。二者本服大功、以殤而降也。其姊妹之殤如之。

傳曰、問者曰、中殤何以不見也。大功之殤、中從上。小功之殤、中從下。大功小功、皆謂服其成人也。大功之殤中從上、則齊衰之殤亦中從上。此主謂丈夫之爲殤者服也。大功殤始見于此、又不言中殤、

故發問而因及小功以見義焉。

爲夫之叔父之長殤。不見中殤者、中從下也。此義服。

昆弟之子、女子子、夫之昆弟之子女子子之下殤。成人皆期、下殤降二等。

爲姪、庶孫丈夫婦人之長殤。姑爲姪、祖爲庶孫成人大功、長殤降一等。不言中殤、中從上。敖氏繼公曰、於庶孫之下言丈夫婦人者、明庶孫之文、不可以兼男女。亦爲其與姪連文故也。

大夫、公之昆弟、大夫之子、爲其昆弟庶子姑姊妹女子子之長殤。凡爲昆弟、成人期、長殤大功。今大夫爲昆弟之長殤小功、謂爲士者若不仕者也。此三等人、爲此七種人、以尊而降於昆弟、則亦以其父之所厭而降也。敖氏繼公曰、公之昆弟、於庶子而下、則爲大夫大夫之子所以降之意、前章詳之矣。其中殤亦中從上。若下殤則不服之。蓋大夫無緦服也。泊邨吳氏曰、大夫而有兄姊殤者、不杖期章、有大夫之子爲子昆弟之子爲大夫者之服。則大夫不必五十、亦有少年爲之者、可知。疏謂有盛德者固然、然亦有公族高勳世爲大夫者適子雖未冠、已爲大夫、而姊若庶兄尚在長殤之限者、亦其一也。或疑春秋譏世卿、大夫可世乎。曰、大夫適子、若概不世、則朝廷無世臣、而宗法亦不行矣。卿執政者、當於大夫中選而爲之。非謂大夫不可世也。士無世官、謂士耳、不謂大

夫也。若因叔季世卿之流弊、而謂先王之法無世臣、則誤矣。

大夫之妾爲庶子之長殤。君之衆子也。若適長成人則三年、長殤在大功。

右殤小功殤小功、降服衰冠同十升。義服衰冠同十二升、無受終其月數而除之。

小功布衰裳、牡麻絰、即葛、五月者。小功輕、三月變麻、因故衰以就葛絰、而五月也。閒傳曰、小功之葛、與緦之麻同。舊說小功以下、吉屨無絇、此是成人小功。其即葛者、成人文縟也。　三禮館議、殤小功言澡、亦牡麻。此言牡、亦澡之文互見。　泊邨吳氏曰、小功所以無受者、小功之布、十升十一升十二升。若受、則十五升爲朝服之吉布。十三升十四升則吉凶之閒、疑似難明、又不可以緦受之、故無受也。且兒喪服之以十二升爲限也。又案、大功小功、限滿則除。九月七月五月皆無祭。然則除殤服、亦無祭可知。凡祭不爲除喪也。

從祖祖父母、從祖父母報。從祖祖父者、曾祖之子也。從祖父者、從祖祖父之子也。云報者、見兩相爲服、恩輕也。亦以其爲旁尊也。　望溪方氏曰、父之兄弟期、則祖之兄弟宜大功。乃止於小功者、亦猶祖父母期而曾祖父減至三月也。五服惟兄弟服遞降一等。其他則否者、所謂四世而緦服之窮也。不然、則服及五世矣。

從祖昆弟。父之從父昆弟之子也。此與上二服爲三小功。

記、兄弟皆在他邦、加一等。不及知父母、與兄弟居、加一等。皆在他邦、謂出仕行遊、若避讎者。二人共在他國、一客死於外、相依不得辭於親眷、故加一等。不及知父母謂父母早卒者、與兄弟共居而死、爲其孤幼相育、有恩於己、特加一等。　望溪方氏曰、此以事之變而生其恩、故不得服其常服也。　泊邨吳氏曰、此兄弟、不專指同行者。凡父行子行、併祖行孫行、皆括焉。惟其所値而已。

傳曰、何如則可謂之兄弟。傳曰、小功以下爲兄弟。於此發兄弟傳者、嫌大功以上又加也。大功以上、若皆在他國、則親自親矣。若不及知父母、則固同財矣。　泊邨吳氏曰、無大功之親、則有從母再嫁、而謂他人父者矣。若小功以下、至無服之親、能相爲收恤、使孤兒得以長成、即有母者、亦使窮嫠得完其貞潔、此尤人情所難也。加一等服之、所以勸篤親而厚風俗也。加一等、則無服者亦爲之緦麻矣。

從父姊妹、孫適人者。從父姊妹、父之昆弟之女孫者、女孫。在室皆大功、累降也。

爲人後者、爲其姊妹適人者。李氏穆堂曰、所以不見餘親者、亦欲立後者知有近親、且先求諸近也。假令以親弟之子後親兄、則服之異者、止於本生父母、及同生之兄弟姊妹耳。餘親之服、固無以異也。　泊邨吳氏曰、不言姑者、爲後者皆係親昆弟之子、則姑猶是服也。若係從父昆弟之子、更遞疏以迄于無服者、則當降之。　士讓按、累

降云者、巳以後人而降其所親一等、姊妹以出而降一等也。

爲外祖父母。母之父母也。

傳曰、何以小功也、以尊加也。外親之服不過緦。以祖是尊名、母之所生、故加至小功。服問、母出、則爲繼母之黨服。母死、則爲其母之黨服。爲其母之黨服、則不爲繼母之黨服。鄭注云、雖外親亦無二統。是也。喪服小記、爲君母後者、君母卒、則不爲君母之黨服。爲母之君母、母卒則不服。爲慈母之父母、無服。　泊邨吳氏曰、外祖父母有常服六。子爲因母之父母、一也。母出、爲繼母之父母、二也。庶子爲君母在、爲君母之父母、三也。庶子爲繼母之父母、四也。庶子不爲父後者、爲巳母之父母、五也。以上女子子同。爲人後者爲所後母之父母、六也。其餘則皆不服。

從母、丈夫婦人報。從母、母之姊妹。丈夫婦人、姊妹之子男女同。異姓無出入降也。此爲從服而加服。從母必報之者、亦母黨之旁尊也。　望溪方氏曰、女子在父之室、於姊妹尤暱、故親其姊妹之子、常過於舅之親其甥、故稱其情而爲之服。

傳曰、何以小功也、以名加也。外親之服皆緦也。以有母名、故加至小功。外親以緦斷者、抑異姓以敦巳族也。

夫之姑姊妹、娣姒婦、報。夫之姑姊妹、不殊在室及嫁者、因恩輕、略從嫁降也。娣姒婦者、兄弟之妻相名也。婦人無所專、以夫爲長幼、不自以年齒。娣、長婦也。姒、稱婦也。

泊邨吳氏曰、昆弟一爲大夫、一爲士、則大夫降其昆弟小功。娣姒婦相爲小功、雖命婦亦不降、以其夫於昆弟妻無服、故不隨夫爵而異也。娣姒婦、與夫之姊妹、皆同輩也。上非母道、下非婦道、而相爲服如此。則嫂叔之無服、以遠嫌而不以同輩、明矣。

傳曰、娣姒婦者、娣長也。何以小功也。以爲相與居室中則生小功之親焉。娣長也者、釋娣婦之爲長婦也、婦人於夫之昆弟因遠嫌故無從服、以居室相親、故兩相爲服。

大夫、大夫之子、公之昆弟、爲從父昆弟庶孫、姑姊妹女子子適士者。從父昆弟庶孫、本大功、以尊降、故小功。姑姊妹女子子在室大功、適士又降一等、故小功。從父昆弟及庶孫、亦謂爲士者、

大夫之妾、爲庶子適人者。君之庶女子子也、此非巳子、故其服如此、若爲巳之女子子、在室期、適人大功、

庶婦。庶婦爲舅姑期。舅姑乃再降之爲小功者、所以別於適。亦有本係適婦、而夫將不受重者如之。

君母之父母從母。君母、父之適妻也。從母、君母之姊妹。

傳曰、何以小功也。君母在、則不敢不從服。君母不在、則不服。不敢不服者、恩輕。凡庶子爲君母、如適子。不在者、或出或

死也，所從亡，則不服。

君子子爲庶母慈己者，君子子者，大夫及公子之適妻子也。若妾子，則其母或不在，或有他故，而庶母代養之，不命爲母子者。

傳曰：君子子者，貴人之子也。爲庶母何以小功也？以慈己加也。云君子子者，則父在也。國君之子，備師慈保三母，皆不服之。此公子之子，大夫之子，卽備三母，不必概服。惟服慈己者，以恩尤篤也。士之妻則自養其子。然或妾代養之，亦爲慈母，亦皆小功也。又若庶母慈己者有他故，使賤者代之養，謂之乳母，亦名食母，死但爲之緦麻。又君子子若爲父後者，但爲庶母慈己者服緦。若爲大夫，則倂不服之。

右小功五月泊邨吳氏曰：小功降服衰冠同十升，正服衰冠同十一升，義服衰冠同十二升，皆無受，葬後不易衰冠，但變麻卽葛，以終其月也。卽葛，亦謂男子要，婦人首也。

緦麻三月者，以緦布如絲者爲衰裳，以澡治莩垢之麻爲絰帶，輕服也。三月者，法一時天氣變。旣葬卽除之。不別見殤服者，以其服與成人無異也。泊邨吳氏曰：輕服以葬期爲節，若不及三月而葬者，如其期服之而後除。敖氏繼公曰：齊衰三月不言繩屨，大功不言冠布纓，小功不言布帶，緦麻不言衰絰，服彌輕，文彌略也。

傳曰：緦者，十五升抽其半，有事其縷，無事其布曰緦。抽，猶去也。事，治也。朝服十五升，此十五升者，如其十五升布之縷也。抽其半，則七升半也。升八十縷，七升半則六百縷耳。有事其縷，無事其布者，治其縷使之滑易而已，旣成布，則不治之也。喪服之布，自三升至十二升而止，其有等差矣。緦不以十三升爲之者，十五升則爲吉布，十三十四在疑似之閒，故吉凶兩不用也。敖氏繼公曰：此布七升有半，乃在小功之下者，以其縷細也。五服之布，皆以縷之粗細爲序，故升數雖多而縷粗，猶居于前；如大功在繐衰之上是也。升數雖少而縷細，猶居于後，如緦麻在小功之下是也。

記：童子唯當室緦。當室，爲父後承家事者。與人爲禮，故有緦服。

傳曰：不當室，則無緦服也。

族曾祖父母、族祖父母、族父母、族昆弟。此同出於高祖之親，名爲四緦麻者也。族云者，連屬之義，以親將盡，恐相疏，故云族。望溪方氏曰：齊衰三月章不見高祖父母之服，然未有旁親以是屬，而反遺於正體者也。

庶孫之婦。適子之婦大功，庶子之婦小功。適孫之婦小功，庶孫之婦緦。是其差也。

庶孫之中殤。庶孫成人大功，長中殤小功。此當爲下殤，字誤耳。

從祖姑姊妹適人者，報。本在小功，出適降一等。

從祖父、從祖昆弟之長殤。本在小功，以長殤降一等。中殤從下。上章之首，連言三小功。此唯見其二者之殤，蓋以從祖祖父未必有在殤者也。此與經不見曾祖之父、及曾孫之子之服者，意頗相類。

外孫。女子子之子。男女同。外孫爲外祖父母小功。不報之者，以其爲外家之正尊歟。

從父昆弟姪之下殤。爲之服者異人也。從父昆弟，成人大功，長中殤小功，故下殤在此。姑適人者，爲姪之下殤緦，若在室則小功。

夫之叔父之中殤下殤。成人大功，中下殤降二等，故緦。

從母之長殤報。母之姊妹，成人小功。敖氏繼公曰，前章從母成人之服，已言

報。此復見之者，嫌其報加服者，或畧于殤也。三禮館議，外親殤服，僅有此條。嫌相服或畧于外親，故著之。士讓按，此母之妹也。而疏兼姊言，連文耳。計姊之年數，董子不庶。

庶子爲父後者爲其母。父無適而立庶者。

傳曰、何以緦也。傳曰、與尊者爲一體、不敢服其私親也。然則何以服緦也。有死於宮中者、則爲之三月不舉祭、因是以服緦也。君在，公子爲母，在五服外。君卒，庶子爲母大功。大夫卒，庶子爲母三年。在則服大功。士雖在，庶子爲母三年。此章主士無冢適而庶子承父後者言，而大夫之庶子爲父後而不爲大夫者，亦存焉。承父之體，不敢申私親服，而廢祖考四時之祭，故服緦也。服緦僅廢一時之祭，而得畧伸其服。然則何以不齊衰三月也。不敢用服尊者之服也。

士爲庶母。父妾之有子者也。以庶母之名分服之，不論其年齒之長少也。言士者，承上經之下，宜別之，且起下條也。

傳曰、何以緦也、以名服也。大夫以上、爲庶母無服。以有母名也。大夫絕緦。

貴臣貴妾。貴臣，室老也。貴妾，長妾也。此亦士爲之。大夫以上，無緦服。

傳曰、何以緦也、以其貴也。泊邨吳氏曰，據士昏士喪，皆有室老。

士昏則媵有娣姪。室老爲私臣之貴者，娣姪之長爲妾之貴者。曲禮云，士不名家相長妾。生不名者，死則以緦服之，宜也。

乳母。此亦士爲之。士之妻自養其子，若有故，或使賤者代食之，謂之乳母。其妾子亦然。大夫之子於乳母，父沒，乃爲服。

傳曰、何以緦也、以名服也。士爲乳母服，以乳養於已，有母名。

從祖昆弟之子。族父母爲之服。

曾孫。孫之子也。曾祖父母爲之緦。槪曰曾孫，而不分適庶，假令適子適孫皆亡，而適曾孫應爲後者，亦但爲之緦乎。曰，爲之緦而已矣。蓋曾孫爲曾祖三年，傳重也。祖父之于子孫則不

容無所降殺爲適子斬爲適孫不杖期未嘗以適子不在而爲適孫斬也則亦何庸以適孫不在而爲適曾孫期乎。洎邨吳氏曰不言玄孫者高祖於玄孫之成人者罕及見之矣王制七十惟衰麻在身謂父母之服也若卑屬功緦則七十以上者雖存其名不必強被之經所以不著也。

父之姑。歸孫爲祖父之姊妹也爾雅云女子謂昆弟之子爲姪謂姪之子爲歸孫婦人外成閱兩世則於已爲已疏故不殊其在室適人而概從其輕焉。

從母昆弟。從母姊妹亦存焉外親之婦人在室適人同。

傳曰何以緦也以名服也。昆弟之名母爲姊妹之子小功子無

所從也唯以名服之。

甥。姊妹之子也。丈夫婦人同。

傳曰甥者何也謂吾舅者吾謂之甥。何以緦也報之也。甥從其母而服已緦故報之。

壻。女子子之夫。

傳曰何以緦也報之也。壻從妻而服已緦故報之。

妻之父母。妻之父爲外舅妻之母爲外姑出爾雅。

傳曰何以緦從服也。從於妻而服之。敖氏繼公曰從期服而緦是

降於其妻三等矣。妻從夫降一等子從母降二等。夫從妻降三等。差之宜也。三禮館議妻爲其祖父母期夫不從服母爲其祖父母期子亦不從服但從其母妻之所自生者祖則遠矣。且以期本加服又出適而不降也合觀朱子母族三妻族二之說條理秩然矣。

姑之子。外兄弟也。姑是內人以外出而生。

傳曰何以緦報之也。姑舅之子兩相爲服。

舅。母之昆弟也。本經爲人後者爲所後者之妻之昆弟若子。記庶子爲後者爲其舅無服不爲後如邦人。

傳曰何以緦從服也。從於母之大功而緦也。朱子曰先王制禮父

族四。故由父而上爲族曾祖父緦。姑之子姊妹之子女子子之子皆由父而推之也母族三。母之父母之母母之兄弟姊妹。恩止於舅故從母之夫舅之妻皆不爲服推不去故也妻族二。妻之父妻之母乍看時似乎褋亂無紀子細看則皆有義存焉。

舅之子。內兄弟也爲人後者爲所後者妻之昆弟之子若子。

傳曰何以緦也從服也。從於母而服之此與姑之子相爲皆男女同。敖氏繼公曰子爲母黨服止于外祖父母從母舅舅之子從母之子耳其餘則無服外祖父母從母舅與母爲一體至親也故從服舅之子與從母昆弟則以其爲尊者至親之子而在兄弟之列不可以無服故或從服或以名服也

夫之姑姊妹之長殤。成人小功，長殤降一等，故緦。泊邨吳氏曰，敖氏謂夫之姊無在殤者，云姊，蓋連妹立文。然古者女二十而笄，笄則不爲殤矣。或其弟年十五六以上早昏，其姊未及笄而死者，容有之。

夫之諸祖父母報。所云諸者，其指夫之從祖祖父母、及從祖父母歟。泊邨吳氏曰，注以諸兼外祖父母非也。夫爲外祖父母小功，是從母而服，妻焉得累從而服之。且外祖父母，又焉有爲外孫婦報之服乎。

君母之昆弟。妾子爲適母昆弟服。

傳曰、何以緦、從服也。從乎君母而服之。君母在，則從服，君母卒，則否。

所謂徒從者也。

從父昆弟之子之長殤。昆弟之孫之長殤。二人本小功，故長殤緦。此服，夫妻同。

爲夫之從父昆弟之妻。同堂娣姒，降於親娣姒，故緦。不言夫之從父姊妹者，文畧。

傳曰、何以緦也。以爲相與同室、則生緦之親焉。同室，不如居室之親也。大功有同室同財之義，故云

長殤中殤降一等。下殤降二等。此主言丈夫爲大功以上之殤

婦人爲夫族齊衰之殤也。文脫在此耳。婦人爲父黨之殤服、與丈夫同。

齊衰之殤中從上。大功之殤中從下。此亦主言妻爲夫之親服也。泊邨吳氏曰、上二句，當在殤小功傳文之下。此二句，當在殤小功爲夫之叔父之長殤之下。

右緦麻三月泊邨吳氏曰，緦麻之服，主於士與士之妻士之子而言。大夫大夫之妻，自旁期以下，例降一等，則無緦服。自小功降而緦者，亦不服也。大夫之子，從乎大夫而降，父在不服，父歿，乃服之。惟死者亦爲大夫大夫之妻、則不降耳。

右喪服凡十一章經文止士讓總按喪服十一章中有三重焉。曰祖重、曰適重、

曰君重。重祖，明一本也。重適，明一體也。重君，明一統也。祖之義明，而凡上推下推旁推者，各以世次爲隆殺，而不紊矣。適之義明，而凡宗支衆庶、各有所定，而不相陵越矣。君之義明，而天下有君，國有君、家亦有君，男有其君，女亦有其君。或從隆，或從降，分之所宜，即情之所安。三重明而人倫以正矣。師也者，明倫之人也。而無當於五服者。重之則可疑，輕之則太薄，且恩義有淺深不一等，故有心喪者，而不得制喪服也。友也者、亦五倫之一也。相殯相弔相哭相賵賻可也。制爲服、不可也。男女者、男爲綱爲主、女爲配爲從，其初本如路人、而聯屬爲親、則服之輕重、各有稱情而施者。無非本於陰陽對待流行之至理。故曰達道也。

記古本

記、公子為其母、練冠、麻、麻衣縓緣。為其妻、縓冠、葛經帶、麻衣縓緣。皆既葬除之。傳曰、何以不在五服之中也。君之所不服、子亦不敢服也。君之所為服、子亦不敢不服也。此條依朱子通解、附入齊衰杖期一章父在為母條。說已見上、今不復釋。大夫、公之昆弟、大夫之子、於兄弟降一等。說見大功章附入條。為人後者、於兄弟降一等、報。於所為後之兄弟之子、若子。言報者、嫌其為宗子不降。泊

邨吳氏曰、所為後之兄弟之子、謂其有親昆弟之子、而不以之為後者也。然則為後者不必皆親昆弟之子、但取同宗焉可也。兄弟皆在他邦、加一等。不及知父母、與兄弟居、加一等。傳曰、何如則可謂之兄弟。傳曰、小功以下、為兄弟。說見小功章附入條。朋友皆在他邦、袒免。歸則已。朋友或共遊學在他邦而死者、無親、當為之主。每至袒時則捲一袖而露其臂。袒則去冠、代之以免、免象冠廣一寸、歸則已者、有主故也。士讓按、有免而括髮者、母喪是也。有免而已焉者、屬及五世之喪是也。為皆在他邦、朋友免如五世之親相為。朋友麻。麻、謂經也。朋友雖無親、有同道之恩、相為服緦之經帶。其服、弔服也。拔

氏繼公曰、弔服者、天子錫衰、緦衰、疑衰。諸侯錫衰、疑衰。推而大夫於士、士於大夫、皆疑衰。疑衰者、亦十五升而抽其半。有事其縷、曰緦、有事其布、曰錫、布與縷皆有事、曰疑。君之所為兄弟服、室老降一等。君、謂凡有家臣者皆是也。室老、貴臣也。泊邨吳氏曰、室老乃從其君而降等服旁親期功之服。兄弟二字、恐誤。夫之所為兄弟服、妻降一等。士讓按、嫂叔無服。此所云昆弟、蓋指姊妹為夫之女昆弟者。庶子為後者、為其外祖父母從母舅、無服。不為後、如邦人。庶子為父後者、為其母緦、則於母黨宜無服也。不為後如邦人、是君母與已母之黨、或兼服之。宗子孤為殤、大功衰、小功衰、皆三月。

親則月算如邦人。說見齊衰三月章附入條。改葬緦。謂墳墓以他故崩壞、將亡失尸柩者也。其奠如大斂、從廟之廟、從墓之墓、禮宜同也。制緦麻具而葬、葬而除、謂子為父、妻為夫、妾為君、臣為君、孫為祖後者也。其他無服、服之惟最親者耳。必服緦者、親見尸柩、不可以無服也。其他無服者、則弔服加麻。泊邨吳氏曰、改葬緦、自天子至於士一也。大夫以上無緦服、此有之者、非常服、禮窮則同耳。既啓壙見尸柩、必有奠、以為神之所依。如未能遽葬、則朝夕猶當設常奠、如在殯時。葬乃設葬奠也。葬畢而還、亦當有祭如虞祭、其釋服而後祭與。士讓按、韓昌黎云、改葬者、若文王之葬王季、以水齧其墓。魯隱公之葬惠公、以有宋師、葬有闕之類、是也。又晉惠公改葬共世子、衛司徒文子改葬其叔父、古多有之。然古人之改葬

爲死者未安。後世每感於形家禍福之說、則本心已不是矣。童子唯當室緦。傳曰、不當室、則無緦服也。說見緦麻章附入條。凡妾爲私兄弟如邦人。嫌降之也。亦嫌屈於其君也。故附之。私兄弟、自其族親也。大夫弔於命婦、錫衰。命婦弔於大夫、亦錫衰。弔於命婦、命婦死也。弔於大夫、大夫死也。凡婦人相弔、吉笄無首、素總。傳曰、錫者何也、麻之有錫者也。錫者、十五升抽其半。無事其縷、有事其布、曰錫。錫者、治其布使之滑易也。錫重於緦。女子子適人者、爲其父母、婦爲舅姑、惡笄有首以髽。卒哭、子折

笄首以笄、布總。傳曰、笄有首者、惡笄之有首也。惡笄者、櫛笄也。折笄首者、折吉笄之首也。吉笄者、象笄也。何以言子折笄首而不言婦、終之也。妾爲女君、君之長子、惡笄有首、布總。說見附入章。凡衰、通一斬四齊言。外削幅。裳、內削幅。上衰下裳。衰布長六寸、博四寸、綴於外衿之上、廣長當心者、爲衰之正名。而上衣亦通名衰。所以表貌表心也。削、殺之也。布幅二尺二寸、兩畔各去一寸、爲削幅。外削幅者、縫之邊幅向外。內削幅者、縫之邊幅向內也。衰外削、亦如喪冠外畢之類。變吉也。幅三袧。此言裳也。裳前三幅、後四幅、不相連。袧、辟兩側、空中

央也。每幅凡三屈之。要有辟積、隨人身之粗細爲廣狹也。若齊、裳內衰外。此據四等齊衰言。故云若。斬者不緝、齊之下緝之。緝裳者內展之、緝衰者外展之、亦順所削之向也。負、廣出於適、寸。負、版也。以一方布綴於背上領下、故謂之負。適、辟領也。兩相在左右者也。負之廣、出於適旁一寸。其長蓋比於衰與。適、博四寸、出於衰。博、廣也。辟領廣四寸、則與闊中八寸、兩之爲尺六寸也。出於衰者、旁出衰外也。衰長六寸、博四寸。廣袤當心也。前有衰、後有負版、左右有辟領、孝子哀戚無所不在也。凡凶服弔服皆有衰。其辟領、負版、唯子爲父母有之。衣帶下尺。此衣腰也。言腰下一尺、足以掩裳之上際、不露裏衣。衽、二尺有五寸。兩旁有衽、足以掩裳兩相之下際不合處。

袂、屬幅。連幅不削、則整幅二尺二寸也。蓋如深衣袂、亦反屈之及肘。衣二尺有二寸。衣、謂衰之身也。袪、尺二寸。袪、袖口也。袂廣二尺二寸。而袪尺二寸、謂圜殺一尺、如深衣之袪也。尺二寸、圜之則二尺四寸矣。足以容中人之併兩手也。自凡衰至此論衰裳之制也。衰、三升、三升有半。其冠六升。以其冠爲受、受冠七升。衰、正斬三升、義斬三升有半。以其冠爲受、謂受衰之布、與冠布同也。齊衰四升。其冠七升。以其冠爲受、受冠八升。此謂爲母服也。此齊衰四升、於三年者爲正服、於期者爲降服也。齊衰三年、有正有義。義服五升、冠八升。齊衰期、有降正義。正服五升、冠八升。義服六升、冠九升。亦皆以其冠爲受。其受冠之升數、

亦多於受服一等。記不著之者，蓋特舉重者以見其餘。**總衰、四升有半。其冠八升。**服在小功之上，而升數在齊衰之中者，服至尊然也。**大功、八升若九升，小功、十升若十一升。**士讓按此記，舉其畧耳。其詳分見于各章，可考。三禮館議：喪服之制，以期為斷，於至尊者加隆焉，則倍之而再期，再期三年也。子為父、臣為君、婦為夫，皆隆以三年。三綱明，人紀舉矣。其餘自是而推。記曰：再期之喪，三年也；期之喪，二年也；九月七月之喪，三時也；五月之喪，二時也；三月之喪，一時也。又云：三年以為隆，緦小功以為殺，期九月以為閒。此喪期遠近之數也。因此遠近之期，而別為斬齊大功小功緦麻之服。於是為衰也，則自三升至十二升之布，而一斬四緝異焉。為冠也，則自六升至十二升之布，條屬外畢而右縫左縫，纓條纓布纓澡纓異焉。為絰也，則以苴麻牡麻澡麻，而左本右本無本，有纓無纓，或樛或不樛，或環異焉。而又有苴麻牡麻澡麻，有本斷本，絞帶散垂之帶。以竹以桐，或苴或削，下本之杖。以菅以蒯以繩之屨。婦人之服，其笄則或箭或榛，或折首或不折首也。其總則升數如男子之冠，而或短或長也。又或髽或不也。既葬卒哭，又為之受衰受冠，即葛之絰帶。小祥再受，則男絰婦帶除焉。大祥悉除矣，而猶有縞纖之餘，以示哀不頓亡，即吉有漸之意。此喪服粗細之差也。輕重有倫，減殺有節，聖人所以經綸大倫，親遜百姓，此其要也。

附五服正降義服圖

從李皋軒先生儀禮述注本

斬衰正服

父　父為長子　為人後者　女子子在室為父　妻為夫　妾為君　子嫁反在父之室為父

斬衰義服

諸侯為天子　君　公士大夫之衆臣為其君

齊衰三年正服

父卒則為母　繼母如母　慈母如母

齊衰三年義服

母為長子

齊衰杖期降正服

父在為母

齊衰杖期正服

妻　出妻之子為母　父卒繼母嫁從為之服報

齊衰不杖期降服

為人後者為其父母報　女子子適人者為其父母　公妾以及士妾為其父母

齊衰不杖期正服

祖父母　世父母　叔父母　昆弟　為衆子　昆弟之子　公妾大夫之妾為其子

齊衰不杖期不降正降則為大功，惟不降故在正服

大夫之適子為妻　大子之庶子為適昆弟　適孫　女子子適人者為其昆弟之為父後者　姑姊妹女子子適人無主者　姑姊妹報　女子子為祖父母　大夫之子為世父母、叔父母、子、昆弟、昆弟之子、姑姊妹、女子子無主者為大夫命婦者，惟子不報　大夫為祖父母、適孫為士者

齊衰不杖期義服

繼父同居者　為夫之君　為君之父母、妻、長子、祖父母　妾為女君　婦為舅姑　夫

之昆弟之子
齊衰三月正服
曾祖父母 曾祖父母爲士者如衆人 女
子子嫁者未嫁者爲曾祖父母
義服
丈夫婦人爲宗子宗子之母妻 大夫爲宗
子
義服
寄公爲所寓 庶人爲國君 爲舊君君之
母妻 大夫在外其妻長子爲舊國君 舊
君
義服
繼父不同居者
大功殤降服
子女子子之長殤中殤 叔父之長殤中殤
姑姊妹之長殤中殤 昆弟之長殤中殤

適孫之長殤中殤 大夫之庶子爲適昆
弟之長殤中殤 公爲適子之長殤中殤
大夫爲適子之長殤中殤
大功殤義服
夫之昆弟之子女子子之長殤中殤
大功降服
姑姊妹女子子適人者 女子子適人者爲
衆昆弟 爲人後者爲其昆弟 女子子嫁
者未嫁者爲世父母叔父母姑姊妹 大夫
爲世父母叔父母子昆弟昆弟之子爲士者
公之庶昆弟大夫之庶子爲母妻昆弟
大功正服
從父昆弟 庶孫 適婦 姪 丈夫婦人報
大夫之妾爲君之庶子
大功正不降
君爲姑姊妹女子子嫁於國君者 大夫大

夫之妻大夫之子公之昆弟爲姑姊妹女子
子嫁於大夫者 公之庶昆弟大夫之庶子
皆爲其從父昆弟之爲大夫者
大功義服
夫之祖父母世父母叔父母 爲夫之昆弟
之婦人子適人者
繐衰義服
諸侯之大夫爲天子
小功殤降服
叔父之下殤 適孫之下殤 昆弟之下殤
大夫庶子爲適昆弟之下殤 爲姑姊妹
女子子之下殤 爲人後者爲其昆弟從父
昆弟之長殤 昆弟之子女子子夫之昆弟
之子女子子之下殤 爲姪庶孫丈夫婦人
之長殤 大夫公之昆弟大夫之子爲其昆
弟庶子姑姊妹女子子之長殤

小功殤降義服
爲夫之叔父之長殤 大夫之妾爲庶子之長
殤
小功降服
孫適人者 爲人後者爲其姊妹適人者
大夫大夫之子公之昆弟爲從父昆弟庶孫
姑姊妹女子子適士者 大夫之妾爲庶子
適人者
小功正服
從祖祖父母 從祖父母報 從祖昆弟
從父姊妹 外祖父母 從母 丈夫婦人報
庶婦 君母之父母從母 君子子爲庶
母慈己者
小功義服
夫之姑姊妹娣姒婦報
緦麻降服

庶孫之中殤　從祖父從祖昆弟之長殤
從父昆弟之子之長殤　昆弟之孫之長殤
從父昆弟姪之下殤　從母之長殤報
從祖姑姊妹適人者報
緦麻降義服
夫之叔父之中殤下殤　夫之姑姊妹之長
殤
緦麻正服
族曾祖父母　族祖父母　族父母　族昆
弟　庶孫之婦　外孫　甥　壻　庶子爲
父後者爲其母　妻之父母　士爲庶母
姑之子　乳母　舅之子　舅　從祖昆弟
之子　曾孫　君母之昆弟　父之姑　從
母昆弟
緦麻義服
夫之諸祖父母報　爲夫之從父昆弟之妻

貴臣貴妾

儀禮紃解卷之十一終

儀禮紃解卷之十二

安溪王士讓述

士喪禮上第十二

此主謂諸侯之士喪其父母、自始死至於既殯之禮。士之子爲父喪禮亦如之。喪於五禮屬凶。與下篇既夕原爲一篇、分爲上下耳。雜記、恤由之喪、哀公使孺悲之孔子、學士喪禮士喪禮於是乎書。泊邦吳氏曰、此主有位之士、其子喪之之禮。至士之父母妻長子死喪之從同。仕焉而已者、禮亦如之。若未仕之士、未必有赴于君、君弔之事。而其他亦或從殺矣。曲禮曰、居喪未葬、讀喪禮。古人當吉祥時、應少預肄及凶喪者。而遺喪之家、必藉曾

學喪禮者爲之治其事焉、可知也。

士喪禮。此總包上下二篇而言。

右篇目

死于適室、幠用斂衾。適室、正寢之室也。死于此、正也。幠、覆也。斂衾、大斂所并用之被也。其小斂之衾、當陳之。穆亭李氏曰、寢疾者、未必皆於適室。故言此以明革時必遷於此、以終于正。家禮云、疾病遷居正寢、朱子易簀時、移寢中堂、即其義證也。所以然者、以下諸禮、必正寢乃可行。若下室、則不備牖戶當西階之制矣。此衾、遷牀之後、即用以幠。蓋於革時預辨之。士讓按疏云、適室、卿大夫士亦謂之適寢。正寢也、天子諸侯謂之路寢。路、大也。對燕

寢側室下室言、為正寢。終必于正寢、或有終于小寢等、亦必遷於正寢以行禮。然已先不得其正矣。

右始死

記、士處適寢。寢東首于北墉下。云適寢、明經所謂適室者、為適寢之室耳。東首者、鄉生氣之所。北墉下、亦取一陽始生之义。泊邨吳氏曰、玉藻、君子寢恆東首。但平常或隨意所適、病居適寢、必東首、亦謹疾之意也。君君問之、則遷於南牖下、仍東首。**有疾、疾者齊、養者皆齊。**齊則居于適寢、正性情也。養者男女皆齊、欲專心於所養也。泊邨吳氏曰、養者必調劑其湯藥、節適其飲食、抑搔其痛癢、無所不至。其齊也、亦慎之又慎云爾。**徹琴瑟。**齊者不樂。以疾故徹之。疾愈、則仍設之也。**疾病、外內皆埽。**疾甚曰病、為有賓來問、故皆埽。三禮館議、固為賓來、且將有事。病者度不可起、則更不可以埽也。下記、朔貧童子乃從入而埽室。則知初喪後、無致潔之事矣。士讓接亦以齊宜潔淨也。**徹褻衣、加新衣。**衣云、褻見其非上衣、新者亦非上衣。泊邨吳氏曰、褻衣、謂襦袴袍薾之屬。病中垢汙者、至將死、易新者、以潔其終焉。疏以為徹玄端、加朝服、不必然也。始死、羔裘玄冠易之、謂生者耳、不足為誣。**御者四人、皆坐持體。**御、侍從者也。扶持之、為其不能屈伸。**男女改服。**主人深衣。泊邨吳氏曰、深衣、白布為之。士服無質於此者。而非凶服、故當死生之際無嫌也。**屬纊以俟絕氣。**為其

氣微難節也。纊、新綿、易動搖。置口鼻之上以為候。**男子不絕於婦人之手。婦人不絕於男子之手。**疾時、使御者持體、併死於其手。若婦人、則內御者持體、還死於其手。君子重終、為其相褻。**乃行禱于五祀。**盡孝子之情也。禱于平常所祭者。禱是正禮。自合有應、不可謂知其無是理而姑為之。士得祭五祀、亦於此可見。泊邨吳氏曰、非至將絕始禱也。禱之加迫耳。亦遣人分禱之、以主人不可離病也。其儀、或第行釋奠而已。**乃卒。主人啼、兄弟哭。**卒、終也。君子曰終。啼泣也。哀甚、氣竭而息、聲不委曲、若往而不反。齊衰以下、哭。於是始去冠而笄纚、徙跣、扱上衽。

復者一人、以爵弁服、簪裳于衣、左何之、扱領于帶。復者、有司招魂、冀魂復來歸魄也。天子則夏采祭僕之屬。諸侯則小臣為之。士宜以私臣若隸子弟一人為之。爵弁服、則純衣纁裳也。此士助祭於公之服。簪、連綴也。常時衣裳各別。此則以裳連綴于衣。何于左肩、扱其衣領于帶。閒而空右手為登梯備顛蹶也。泊邨吳氏曰、凡復者朝服。士有司得朝服於士冠特牲禮見之。左何者、何於左肩、兼以左手抱之。簪裳又扱領、備遺脫也。**升自前東榮、中屋、北面招以衣、曰、皋某復三。降衣于前。**前東榮、東方之南榮也。中屋、屋脊之中也。北面招、求諸幽之義也。皋、長聲。某、死者名。凡復、男子稱名、婦人稱字。大夫以下皆然。聲三者、一號於上、一號于下、一號於

中，冀神自天地開來，亦禮成於三之意。降衣於前，撫衣南檐庭下。　士讓按：降只言衣，不云弁與裳者，弁第以名其服，不以復，裳連于衣，降則俱降。受，用篚，升自阼階，以衣尸。復者降自後西榮。受之於庭也。招者一人，受者亦一人。人君則司服受之。升自阼階，象其反也。衣尸者，覆尸。後西榮，西方北榮。降於此者，與升時相變也。不由前降，不以虛反也。降而遂徹西北扉，自是行死事。　泊邨吳氏曰：受用篚，以爲魂之所依，不可徒手受，慎之也。復時衣以衣尸者，欲魂附衣，復於體魄而更生也。徹扉者，匪特除不祥，亦以通天光，欲其神自上而下。且澳室中蘊隆之氣以護尸也。此所徹者，即正寢之扉。　士讓按：復者升自東榮，求諸陽也。招諸北面，求諸陰也。受者升自阼階，象生者之所升也。復者降自西榮，悲死

者之所往也。微，脈西北隅，達陰氣也。凡此皆當死生之交，會通陰陽之精氣。

右復　復者朝服，左執領，右執要，招而左。此既登屋而執爵弁服如此也。招而左，謂招時兩手自右而左也。左，尊也。朝服者，敬其事。士凡有禮事，有司皆朝服，故復者朝服。冀死者之魂識之而依之以反也。　三禮館議：復而後行死事，則遷尸於床，幠用斂衾，當在既復之後。經以死于適室先之，立文不得不然。要之初死即復，復後乃幠用斂衾耳。

楔齒用角柶，綴足用燕几。楔齒，爲將含，恐其口閉急也。綴，連之使正。燕几，燕居所憑以安體者。爲將屨，恐其辟戾，故綴之。

右楔齒綴足　設牀第，當牖衽，下莞上簟，設枕，遷尸。牖，南牖。衽，臥席也。遷尸者，從於南牖下。當牖南首，幠以斂衾，小臣乃楔綴之。　穆亭李氏曰：喪大記，有廢牀之說。蓋臥病之牀，容有溱汚，故始死之後，即徹其牀，而別設一牀以遷之，而因以爲沐浴。徹牀而云廢者，以死於是牀，故惡其牀，若以爲不可用者然。說者緣廢牀字，乃謂寢尸於地，冀其受氣復生，殆未可信。　泊邨吳氏曰：檀弓載請襲于牀，則襲亦有在地者。遷尸時，廢舊牀，暫置地，俟設新牀，亦容有之。　士讓按：亦緣在地，不安于人心，故請襲于牀。子游即諾之，而後世多從之，可見禮以情起。楔，貌如軶。上兩末。軶，馬鞅，軶馬領也。上兩末，以兩末向上，令以屈處入口，而末出於口

旁，收出時易也。綴足用燕几，校在南，御者坐持之。校，几脛也。尸南首，以几校向南，綴其足。又使御者持夾之，則几不敢側也。

奠脯醢醴酒，升自阼階，奠于尸東。鬼神無象，設奠以憑依之。始死未服改異，故以生時庋閣上所餘脯醢爲之。一籩一豆而已。醴酒雖並言，或科用其一，或曰奠此四物也。此時尸南首，東乃其右。奠於右，若便其飲食然。其升之序，蓋醴先而酒，脯醢從。既奠則降自西階。　朱子曰：自葬以前，皆謂之奠，其禮甚簡。蓋哀不能文，而於新死者亦未忍遽以鬼神之禮事之也。　三禮館議：士奠以朋友，不足則取于大功以下者。蓋外親及同宗之輕服者，皆可爲之也。執奠物各一人，此奠應用四人，餘放此。士亦有臣，臣重服，不以執奠。　皐軒

李氏曰。人生卽知飲食。故禮始諸飲食。詩曰。神嗜飲食。喪禮之奠。曾無曠時。此爲知鬼神之情狀。移亭李氏曰。用餘閣者。蓋於不忍死其親之中。寓不敢褻其餘之意。非止爲不暇共其新也。

帷堂。

爲尸未設飾也。於死者有辟惡之道。於生者有別嫌之道。其帷之節。蓋南北近堂廉。而東西則近兩階與。

右奠帷堂

卽牀而奠。當腢。用吉器。若醴若酒。無巾柶。

腢。肩頭也。器用吉。未忍變於生。醴酒或枓用其一。然二觶當具。無巾者。非盛饌。無柶者。異於大斂後。張氏爾岐曰。喪禮大端有二。一以奉魄體。一以萃精神。楔齒綴足。奉魄體之始也。奠脯醢醴酒。萃精神之始也。

乃赴于君。主人西階東南面命赴者。拜送。有賓則拜之。

赴。走告也。臣。君之股肱耳目。死當有恩。賓。僚友羣士也。此因命赴者有賓來弔則拜之。否則不出。唯君命出。以尸在室故也。穆亭李氏曰。父母之喪。適子主之。無適子。則適孫主之。所謂父沒而後爲祖後者斬也。庶子雖叔父。亦爲衆主人。不得以厭適孫。所謂喪不二主也。子幼。則以衰抱之。人代之拜。泊邨吳氏曰。臣方疾時。君已遣使問之。死則屢加恩焉。如下文弔襚視斂賵。不一而止也。死必赴之。爲君當有恩一也。有公有司治其喪二也。爲死者致其事於君三也。士所命赴者。亦私臣若子弟爲之。蓋職喪受之以達于君與。望溪方氏曰。告於君。必親命赴者而拜送之。若族姻朋友。則所赴不一。致辭各異。且有在他邦者。主人哀毀

昏迷。豈能一一自命。故父兄代之。檀弓記所云。是也。

右命赴拜賓

赴曰。君之臣某死。赴母妻長子。則曰君之臣某之某死。

赴。今文作訃。義取以言語相通。泊邨吳氏曰。長子亦赴于君者。以其爲三年之喪也。冠則見於君。死則赴于君。廟中則有舉奠之禮。觀此。士之子恒爲士。義可見矣。婦人當以姓通。如姬姜之類。又曰。杜橋之母之喪。宮中無相。以爲沽也。則喪事當有相者。意命赴拜賓之時。已立之矣。

入坐于牀東。衆主人在其後。西面。

入。謂主人也。衆主人。庶昆弟也。至是方云坐。則先時主人亦立也。衆主人不言坐。則立可知。蔡氏宸錫曰。據禮記內則

父母在。子雖老不坐。此以命赴拜賓勞頓。暫許其坐焉耳。

婦人俠牀。東面。

婦人。妻妾子姓也。亦適妻在前。俠牀者。男子牀東。婦人牀西。泊邨吳氏曰。婦人以死者之妻爲主。婦。無妻。則主人之妻爲主。適孫承重者。祖母俱不在。則妻主之。在則否。若祖母、母老病。則婦若孫婦當攝之。

親者在室。

謂大功以上。父兄姑姊妹子姓在此者。泊邨吳氏曰。此總承丈夫婦人而言。大功以上爲親。喪服之通例也。言在室。則不必皆東西面。蓋亦有南面於北墉下者矣。以室中狹隘。又有弔襚者入焉故也。南面者。則丈夫西上。婦人東上。與

衆婦人戶外。北面。衆兄弟堂下。北面。

謂小功以下也。男在下。而婦人在上者。以婦人有事爲便也。泊邨吳氏曰。衆婦人、女賓亦存焉。男女皆北面者。哭必向尸也。

初喪男女之辨，在室中者以牀東西分，在室外者以堂上下分。楊信齋所云治喪馭繁整雜之大法，是也。

右哭位

室中唯主人主婦坐。兄弟有命夫命婦在焉，亦坐。別尊卑也。

君使人弔。徹帷。主人迎于寢門外，見賓不哭，先入門右，北面。使人，士也。禮，使人必以其爵。徹帷，褰帷而上，為君命變也。使者至，使人入將命，乃出迎之。主人之出也，徒跣，扱衽，拊心，降自西階。寢門，內門也。不出外門，別於君之自來也。先入，門右，道之。　穆亭李氏曰：君使人弔、襚，皆不言君，則是君於士喪皆必有是禮矣。

必徹帷者，以主人在堂下，使者致命於堂上，不可以帷隔之也。　三禮館議：凡主人迎賓皆不哭，不敢以哭接賓也。入門右，臣禮宜然也。於聘之私覿見之。　泊邨吳氏曰：君使人弔，亦兼使官為涖而弔之，而公有司各共其事矣。周禮職喪所云是也。蓋臣下之私喪，亦為國家之政，治古之為國以禮者有是。

弔者入，升自西階，東面。主人進中庭。弔者致命。主人不升，賤也。致命，蓋曰：君聞子之喪，使某如何不淑。主人哭，拜稽顙，成踊。稽顙，頭觸地。成踊，三者三，凡九踊。此喪之重禮。　三禮館議：此經中惟君至，拜之送之皆稽顙。君使至，拜之稽顙，送之不稽顙。弔襚賵賻之賓，拜之當稽顙。若與君使同節，則不稽顙。朝夕哭拜賓無稽顙者，反哭拜賓乃稽顙。然則稽顙亦不概施也。雜記

日：非三年者以吉拜。三年之喪以喪拜。喪拜，稽顙也。吉拜則稽首而已。拜賓，非主喪者不與，喪無二主故也。　望溪方氏曰：前此辟踊無算，至是有君命，以敬節哀，然後成踊。賓出，主人拜送于外門外。於賓事畢，帷則下之。凡喪拜賓不再拜。

右君使人弔

尸在室，有君命，衆主人不出。不二主也。不出，仍在尸東。

君使人襚。徹帷。主人如初。襚者左執領，右執要，入，升致命。主人拜如初。襚之言遺也。衣被曰襚。此執衣如復，則是衣裳具，且簪裳于衣矣。致命辭蓋曰：君使某襚。如初者，如受弔也。君襚雖在襲小斂之前，至用之乃

在大斂者，主人先自盡也。　蔡氏宸錫曰：襚衣多，恐此衣或與彼裳混，則簪裳于衣，以成一稱，宜也。又大斂時衾亦在算，則固有以衾襚者矣。

襚者入，衣尸，出。主人拜送如初。唯君命出，升降自西階。遂拜賓。有大夫則特拜之，即位于西階下，東面，不踊。大夫雖不辭，入也。唯君命出，明大夫以下來弔襚，不出也。始喪哀戚甚，故在室不出拜賓也。大夫則特拜，別於士旅拜也。即位西階下，未忍在主人位也。至小斂後，始就東階下西南面主人位。升降自西階，則自此至葬，其禮皆然也。不踊，但哭拜耳。不辭而主人竟入，不待大夫之辭，以尸旁不可久離故也。　三禮館議：此因上文君使人弔襚，主人有出迎拜送之儀，遂通言出與不

出之大凡也。蓋初喪、尸在室中、不可乍違。惟命赴于君、及君使弔襚、不可不出。但既有事而出、而見賓之在焉、則又無漠然竟入之理。故因而拜之。卽位西階下、亦以大夫尊、故少立須臾、待其辭耳。彼若不辭、則當竟入矣。此時無踊節。向之踊者、爲君命耳。又曰、襚衣衣尸、蓋覆于斂衾之上。少頃、亦徹而陳于房中。

右君使人襚

親者襚、不將命、以卽陳。大功以上、有同財之義也。襚不致命于主人、卽就于房中所陳處陳之。泊邨吳氏曰、親者之襚、固使人爲之。但親者本在室、且至親無文、故不將命也。庶兄弟襚、使人以將命于室。主人拜于位。

委衣于尸東、牀上。庶兄弟、卽衆兄弟、兼同姓絕服者、及外兄弟也。將命、蓋曰某使某襚。位、室中位。李氏如圭曰、君襚尊、故以衣尸。庶襚、委于牀而已。朋友襚、親以進。主人拜、委衣如初。退、哭不踊。親以進、情親也。退、下堂反賓位也。主人徒哭不踊、別於君襚也。敖氏繼公曰、親者襚不將命。庶兄弟將命、不致。朋友則親致之。蓋親則禮畧、疏則禮隆也。望溪方氏曰、何以必俟其退而後哭。襚者本未哭也。未小斂、主人創鉅痛甚、附身之事、猶未營、無庸以哭擾之。小斂畢、則朋友進襚、以哭踊先之矣。徹衣者、執衣如襚、以適房。凡於襚者出、有司徹衣、亦左執領、右執要。

右庶襚

襚者委衣于牀、不坐。牀高、由便。其襚于室、戶西北面致命。未小斂之前、尸在室中戶西、故北面致命。若小斂之後、奉尸侇于堂、則中庭北面致命。

爲銘、各以其物。亡則以緇、長半幅、經末、長終幅、廣三寸。書銘于末曰、某氏某之柩。銘、明旌也。以死者爲不可別、故以其旗識之。愛之斯錄之矣。男子書名、婦人書姓與伯仲、至卒哭乃諱之。雜帛爲物、大夫士同建、而杠之長短各別。亡、無也。謂子男不命之士、及士之未仕者。經、赤色。半幅、一尺。終幅、則二尺也。竹杠長三尺、置于宇西階上。杠、銘橦也。宇、屋梠、謂檐下也。造銘訖、暫臥置之。待爲重訖、乃置于重。又至殯卒塗、乃置于肂。泊邨吳氏曰、緇半幅、經終

幅、合之長三尺。竹杠三尺、稱之也。古尺當今尺六寸有奇。古之三尺、不及今之二尺。但取記姓名識別耳。非如後世爲觀美也。

右爲銘

甸人掘坎于階閒、少西。爲垼于西牆下、東鄉。甸人、有司主田野者、亦公有司也。掘坎者、將以沐浴餘潘及巾柶等棄埋之于此也。西牆、庭中之西。垼、以塊爲竈、所以煮潘水者。泊邨吳氏曰、沐浴之潘水、必致其潔、不敢以生人飲食之爨爨之。會子之喪、浴于爨室。蓋不爲垼、而浴水自爨室來、故記者訊其簡畧耳。新盆、槃、瓶、廢敦、重鬲、皆濯。造于西階下。新、此五種瓦器者、重死事也。盆以盛

水。槃、承湙濯者。瓶、汲水者。廢敦、敦無足者、所以盛米。重鬲、鬲將懸於重者。濯、滌溉也。造、急遽而至也。蓋當階少西而北上。云造、明濯於他處來。

右掘坎爲塈濯器

掘坎、南順、廣尺、輪二尺、深三尺、南其壤。塈、用塊、南順、統於堂、自北而南也。輪、從也。經不言坎之大小、故記人明之。

陳襲事于房中、西領南上、不精。陳襲事、陳所襲之服物也。言西領、主於衣。其他物亦上端鄉西。必西領者、以尸在室也。此其于戶東東墉下、便於取乎。南上、從南至北。精、屈也。不屈者、少故也。　望溪方氏曰、戶在南。南上、取以入室、由近以及遠。冠禮北上、

八而服之、亦由近以及遠。　士讓按、冠禮陳服于房中、東領北上。此西領南上、吉凶相變、東上生、西主成、冠爲人事之始、喪爲人事之終也。

明衣裳、用布。所以親身、爲圭潔也。

鬠笄用桑、長四寸、纋中、桑之爲言、喪也。鬠髮會聚之意、結也。謂以組束之。笄短四寸、僅取入髻、不冠、亦無纚也。纋中者、狹其中央、而兩頭濶、所以安髮也。　泊邨吳氏曰、襲不以冠者、有掩以裹其首、則無所用冠。若有冠、則不便於小斂大斂之縱橫收束也。呂氏坤乃謂不冠非待死之禮、未之思耳。　士讓按、古者男子不冠、猶婦人之不笄、喪禮固然、然本經所陳襲具、自始加再加三加之服具備、下至於屨、旁及決、笏、皆陳。死而不冠、是獨少其元服也、亦可疑。家語記孔子之喪、襲而冠、疏以爲王肅所增、不可援以爲據、姑記所聞以俟知者。

布巾、環幅不鑿。布巾環幅、廣袤等也。俱二尺。不鑿者、士之子親含、反其巾而已。大夫以上、賓爲之含、當口鑿之、嫌有惡。　士讓按雜記鑿巾以飯、公羊賈爲之也。注、記士失禮所由始也。然則公羊賈之非、一則忍死其親而倍之。一則支推其親而僭之也。

掩、練帛、廣終幅、長五尺、析其末。掩、裹首也。以練帛爲之。析其末、兩端皆析、而爲二、爲將結于頤下、又還結于項中。　泊邨吳氏曰、練熟之帛、爲掩、不冠故也。下言幎目、則掩自額以上可知。唐人之幞頭、宋人之幅巾、皆是以裹首。

瑱、用白纊。瑱、充耳、如棗核大。生時充耳、人君用玉、臣用象、又有素青黃之飾。纊、新綿也。死用之、取塞耳、異於生。

幎目、用緇、方尺二寸、䞓裏、著、組繫。說文、幎、幔也。音與冪同。幎目、以覆面

目。䞓、赤也。緇外赤內。著者、充之以絮。組繫、四角以組爲繫、於後結之。

握手、用玄、纁裏、長尺二寸、廣五寸、牢中旁寸、著、組繫。握手、蓋以裹手護指者。玄表纁裏。其長尺二寸、廣五寸、中人之掌廣約五寸、而以其尺二寸之長、裹手背及手心、掩之、乃以組繫而結之。嫩著、解見上。牢今文作纋、亦狹小之義。狹小其旁、各一寸。則其中央僅廣三寸矣。未詳其故、講解紛紜、姑闕之。

決、用正王棘、若檡棘、組繫、纊極二。決、以闓弦者。正、善也。王棘與檡棘、二木之善理堅刃者。料用其一。極以沓指放弦、令不挈指者。生時用韋三、死用纊、又惟二、象生時所有事、又示不用之意也。　士讓按、決著於右大擘指、極二、韜於右食指將指。生時惟君用朱、故云朱極三。士則未聞。

冒、緇

質、長與手齊。經殺、掩足。冒，韜尸者，制如直囊。上曰質，質者方正也。下曰殺，殺者漸殺也。其長短準死者之身為度。上玄下纁，象天地也。其用之，先以殺韜足而上，後以質韜首而下，齊手。覆其形，使人勿惡也。爵弁服、純衣。此士生時之上服，以助君祭者。純衣則纁裳。皮弁服、此士生時與君視朔之服。皮弁服則素積之裳。褖衣。褖之為言緣也。即玄端，為士生時莫夕於君之服。此所以表袍而成一稱者。但因連衣裳，與婦人褖衣同，故稱褖耳。袍是褻衣，有着。死者冬夏並用袍，嫌其褻，故用褖衣以表之。泊鄦吳氏曰：記譏子羔之襲婦服者，婦服謂纁袡也。士襲所用褖衣，不以纁袡緣，止是玄衣裳連之耳。士讓按：此三服者，士冠三加之服也。士自成人後始仕至此，得正而斃，服是服而安矣。經不言

裳，衣必有裳，方成一稱，可知也。玄端本有三裳，疏以為喪質用玄裳，其說是也。緇帶。生時三服各一帶，死則共一帶。韎韐。生時以配爵弁服。今擇其尊者用之。泊鄦吳氏曰：韎韐繫於革帶，不言革帶，可知也。竹笏。笏，所以書思對命者。士以竹為本，以象飾之。夏葛屨、冬白屨，皆繶緇絇純，組綦繫于踵。冬皮屨，言白者，舉其色，明夏葛屨亦白也。繶，縫中紃。絇，屨頭鼻。純，繶口緣。三者色皆緇。綦，以繫屨者，組為之，繫于後踵，及着之，乃向前跗之上合結之耳。此於冠禮為配皮弁服之屨。士讓按：緇帶、韎韐、白屨，只擇用其一，以成三稱，與士冠禮更易而後著之，不同。死生異宜也。庶襚繼陳、不用。庶襚，兄弟朋友等來襚者，不用以襲也。多陳之為榮，少納之為貴。泊鄦吳氏曰：不

言君襚，君襚尊，不敢褻也。庶襚本在房中，故即繼陳之。

右陳襲事

明衣裳、用幕布、袂屬幅、長下膝。幕布，帷幕之布，其升數未聞。屬幅者，幅廣二尺二寸，不削之而相着也。長下膝，取蔽下體深也。有前後裳、不辟、長及轂。裳前三幅，後四幅。不辟積，則其要廣而前後相掩者深，旁不開，體不見矣。轂，足跗也。長及轂，為蔽足，亦不被土也。泊鄦吳氏曰：此服男婦皆同，以其親身裏服，不必殊之也。縓綼緆、緇純。一染謂之縓，即紅也。裳在幅曰綼，在下曰緆，以縓飾之。七入為緇，飾衣曰純，謂領與袂也。衣以緇，裳以縓，象天地也。士讓按：帷幕幄帟，相將為用。幄帟以緇為之，緇細密柔軟，則幕布亦取細密

柔軟可知，於親身宜也。緣衣以緇，正色也。緣裳以縓，間色也。貝三、實于笄。貝，水物，江水產焉。士以為含者。笄，竹器。大夫以上含兼用珠玉。稻米一豆、實于筐。豆四升。沐巾一、浴巾二、皆用綌、於笄。沐巾以晞髮，浴巾以去垢。浴巾二者，上體下體異也。三巾共一笄。櫛於簞、浴衣於篋。簞，葦笥。浴衣，生時已浴所衣之衣，以布為之，用以晞身。皆饌于西序下、南上。皆者，自貝以下也。南上，便其取之先後。

右陳沐浴飯含之具

管人汲、不說繘、屈之。管人，主館舍者。繘，綆也。屈，縈也。不說繘，屈之者，

喪事遽也。此蓋盡階不升堂，以授祝濯米。泊邦吳氏曰：不說繘，恐水不足，將以備所汲。且浴水又須汲也。**祝淅米于堂，南面，用盆。**祝，夏祝也。淅，汰也。淅，篚之稍米。凡三用：先取潘以沐，其一也；後乃祝受卒，米并貝以含；後乃以餘飯用二鬲縣于重。**管人盡階不升堂，受潘，煑于垼，用重鬲。**盡階，三等之上也。濟，淅米汁。管人井竈皆其所司，故又受潘于祝而煑之。甸人則取所徹廟西北厞薪，用爨之。用重鬲者，先煑潘，後煑米，為鬻縣于重故也。**祝盛米于敦，奠于貝北。**敦，廢敦也。盛而奠之，以擬飯含之所用。**士有冰，用夷槃可也。**謂夏月而君加賜冰也。夷槃，承尸之槃。大夫制也，以君賜，故亦用之不嫌。**外御受沐入。**外御，小臣侍從

者。沐，管人所煑潘也。**主人皆出戶外，北面。**皆出者，不褻也。於是袒簀去席。**乃沐，櫛，挋用巾。**挋，拭也。櫛訖，以巾拭髮，使清淨無潘。櫛也，尚未作紒。**浴用巾，挋用浴衣。**浴水用盆，沃之以枓。**渜濯棄于坎。**潘水經煑為渜。已將沐浴，為濯。所浴潘水并巾櫛浴衣棄之，恐人褻之也。泊邦吳氏曰：沐訖乃浴，先上體，後下體也。棄之者，尸所用之物，人以為不祥而憎惡之，則褻矣，故亟埋之階閒少西。**蚤揃如他日。**蚤揃，斷爪翦鬚也。如他日，如平生脩容之為。**髻用組，乃笄。設明衣裳。**用組以束髮也。髻，紒訖，乃設明衣裳以蔽體。**主人入卽位。**已設明衣裳，可以入也。主人入，則衆主人及婦人亦皆入卽位。泊邦吳氏曰：至此乃入，人子於父母、君有所避何也。古者命士以上，父子異宮。明王之政，敬其妻子有道，必無裸裎以見其子孫者。死而沐浴，猶此志也。

右沐浴

夏祝淅米，差盛之。差，擇之也。盛，以盆盛潘，以敦盛米也。**御者四人抗衾而浴，襢第。**抗衾以蔽，不褻也。襢，袒也。袒第，去席，便盉水。**其母之喪，則內御者浴，**內御，女御也。士謹按：此亦婦人不死于男子之手之意。**髻無笄。**無笄，猶男子之不冠。**設明衣。婦人則設中帶。**中帶之制，若襌縿然。**商祝襲祭服，祿衣次。**商祝，祝習商禮者。襲，布襲衣於牀上也。祭服，爵弁乃

助祭於君之服，皮弁為君祭蜡之服，故同名之。先布祭服，美者在外也。士祭於已用玄端。此祿衣雖以當玄端，非本制，故不在祭服之中。泊邦吳氏曰：祭服、祿衣次者，先爵弁服，次皮弁服，又次祿衣，又次袍繭，自表而裏，一一布之於襲牀，使周整均齊也。不言袍繭，於祿衣中包之矣。此時尸浴竟，未含，含卽浴牀，猶是始死遷尸之牀也。商祝與夏祝、周祝，皆公有司。因其所習之事而殊之以名耳。**主人出，南面，左袒，扱諸面之右。**面，前也。袒，左袖扱于右腋之下、帶之內，以便事。敖氏繼公曰：左袒，為當用左手也。三禮館議：主人含尸，左袒。含畢，襲。小斂訖，袒。奉尸俠于堂，襲。將大斂，袒。斂于棺，卒塗，襲。將葬啟殯，袒。朝于祖，襲。載柩，袒。卒束，襲。將祖，袒。既祖，襲。柩行，袒。出宮，襲。將窆，屬引，袒。窆訖，襲。蓋有勞事、敬事，則袒以致其

不安、便其運動、而因以爲行禮之節、故檀弓云、有所袒有所襲、哀之節也。盥于盆上。洗貝、執以入。洗訖、於笄內執之、入戶西鄉。宰洗柶、建于米、執以從。亦於廢敦內建之、入亦西鄉。商祝執巾從入、當牖北面。徹枕、設巾、徹楔、受貝、奠于尸西。當牖北面、直尸南也。尸南首、惟有事於尸、故敢當其首。徹枕者、使首仰、則飯易入。設巾者、慮孝子見其親之形變而哀、或不能飯含也。設巾乃徹楔、是巾之所覆、不逮尸口矣。士之巾短也。受貝者、就尸東主人邊受取笄貝、從尸南過、奠尸西牀上、以待主人親含。主人由足西、牀上坐、東面。不敢從首前也。自牀北而西。祝又受米、奠于貝北。宰從、立于牀西、在右。祝受米與受貝、皆南過、口實不由足也。米在貝北、便扱者也。宰從者、從主人、非從祝也。亦由牀北而西、俟主人坐、乃立于其右、佐飯事、且俟徹貝笄。泊邨吳氏曰、檀弓云、疾當養者、孰若妻與宰。是宰於臣中爲親、其佐飯含宜也。主人左扱米、實于右、三實一貝。左中亦如之。又實米唯盈。左扱之、順手也。主人東面、若用右、則必反其柶、且手加于親面、非敬也。尸南首、尸口東邊爲右、先實米、爲貝藉也。復唯盈、不欲其虛也。先右次左次中、禮之序也。實米謂之飯、實貝謂之含。望溪方氏曰、惟飯含主人親執、朝夕進食至是而終、不忍使他人代也。士讓按、貝以三數、米以三扱、三三爲九扱、亦禮成於三意。其唯盈、則加飯意也。主人襲、反位。襲、復衣也。位在尸東、

于是商祝行襲事。

右飯含

卒洗、貝反于笄、實貝、柱右顱左顱。顱、兩畔牙最長者。含而柱其左右顱、固不欲其口之閉歟。夏祝徹餘飯。徹去、鬻之。商祝掩、瑱、設幎目。掩者、先結頤下、既瑱幎目、乃還結項也。穆亭李氏曰、掩以裹首、不以覆面。設之之法、蓋以其中塊不析者覆其項、先引其後端之二脚、從兩輔以結于頤下、後不至耳、前不至目。隨設充耳、乃設幎目、引其幎目四角之繫、結于項後。乃更引掩前端之二脚、以并結於項後也。敖氏謂設掩急欲覆其形、又謂幎目加于掩之上、皆未合。乃屨、綦結于跗、連絇。跗、足背也。連絇、以絛組連結于兩屨頭之孔、使兩足不相離坼。乃襲三稱。襲、牀在戶牖之間、遷尸于襲上而衣之。凡衣尸者、左衽不紐。三稱者、爵弁服一、皮弁服二、褖衣三也。泊邨吳氏曰、襲之則先褖衣、而後爵弁服、先其裏也。褖衣一稱、是襌複具者也。皮弁服、爵弁服、是衣裳具者也。襌複具者必有裳、而衣裳具者不必有複、以袍繭止用一而已。又曰、斂衣左衽、則凡衣亦左衽可知。生時右衽、死乃左衽、則凡衣皆有兩衽、明矣。不紐者、謂絞也。斂衣亦然。斂衣云不紐、則左右衽皆有組若帶爲之繫、明矣。組、活結也。明衣不在算。明衣不言裳者、文省耳。此乃親身之衣、襲、不在數中。言之者、嫌其衣裳具、亦當成稱也。設韐、帶、搢笏。韐帶、韎韐緇帶也。不言韎緇、文省耳。亦欲見韐自有帶也。

韐帶以佩韍玉之等。縉帶、以束衣。搢、插也。插笏於帶之右旁。**設決、麗于掔、自飯持之。設握、乃連掔。**麗、施也。掔、掌之上、臂之下可屈曲之一節也。飯、大擘指本也。設決于右擘指、而先以決之繫施于掔一周、防其脫也。復以其繫撥大擘本繞之、則決牢固不可動矣。及設握手、乃以握之繫、與掔之決繫、相結、則掔與握相連而不開矣。既設決、乃設極、而後設握。不言者、省文也。此右手也。下記所云設握者、乃左手無決者也。**設冒、櫜之。幠用衾。**櫜、韜尸也。衾、始死時斂衾。**巾柶、鬊蚤、埋于坎。**鬊、揃餘之髮及鬋也。坎、至此築之、爲褻也。

右襲 士與大夫、皆第一日襲。 泊邨吳氏曰、或屬纊有早晚、而衣具或需時、則早者

猶可逮死日之晚。否則必至明日、亦不可泥矣。**瑱塞耳。**云塞耳、別于生人懸之者。**設握、裏親膚、繫鉤中指、結于掔。**此左手無決者也。握之兩端各有繫。先以一端繞掔一周。又以一端鄉上鉤中指、反與繞掔者、結于掌後節中。裏親膚、則纁在內、玄在外。左右握皆同。**甸人築坅坎。**初掘之、今還實以土。**隸人涅廁。**隸人、罪人役作者。涅、塞也。爲人復往褻之。**既襲、宵爲燎于中庭。**士之喪、死日而襲。燎、大燃也、以通明。**重、木刊鑿之。甸人置重于中庭、參分庭一在南。**檀弓云、重、主道也。以木爲之。刊、斲治也。鑿、謂鑿其前爲二孔、而以簪貫之、爲縣鬲之用。士重長

三尺。 埜溪方氏曰、既襲設冒、親之形容不可復見、故設木使神依焉。此時、尸在室。既斂、尸在堂。卽殯後、尸猶在柩。而復立木以依神、故謂之重。至虞、則親已離其室、不可復言重、故埋重而作主、迎精而反、宗廟之祭、皆以爲主也。 泊邨吳氏曰、三分庭一在南、設之。奠者奠訖、由其南以東、而因以爲踊者之節焉。**夏祝鬻餘飯、用二鬲于西牆下。**夏祝、祝習夏禮者。鬻餘飯、以飯尸之餘米爲鬻也。西牆下有竈。上經甸人爲垼是也。 泊邨吳氏曰、用鬲之意不可曉。意重爲主道、設之之始、亦設此以馮之與。此亦以飯含所餘、恐褻之、不以他用故也。 埜溪方氏曰、以口實之餘爲粥而懸于重、蓋親之養、至是而終矣。朝夕見之、孝子之心有隱焉。所謂以故興物也。**冪用疏布、久之、繫用靲、縣于**

重。冪用葦席、北面左衽。帶用靲、賀之、結于後。久、讀作灸、以蓋塞鬲口也。靲、竹簝也。以靲繫而縣于重之首也。冪用葦席、以葦爲席覆重也。北面、謂席之兩端皆在北也。左衽者、右端在上而西向也。帶用靲者、以靲中束其席、如帶也。賀、加繫之也。後、重之南也。束而結之。 士讓按、面、衽、帶等字、作經者假借義、令人易曉耳。**祝取銘、置于重。**鄭云、祝、謂周祝、習周禮者。以銘待殯訖、乃置于殯。今且權置于此。 埜溪方氏曰、不言銘之所面、何也。銘以示族姻賓友自外入者、則南面不待言矣。

右設重置銘

厥明、陳衣于房、南領、西上、綪。絞、橫三縮一、廣終

幅、析其末。厥明、始死之次日。綪、屈之、前列自西而東、次列自東而西、其下皆然。絞、所以收束衣服爲堅急者、布爲之。不言長短者、人身不定也。縮、從也。橫三幅、從一幅、順其用時而陳之。析其末、令可結也。凡此所陳者、將取以小歛、皆實于篋。西上者、尸在西也。敖氏繼公曰、南領、變于襲。亦以既小歛、則尸在堂也。衣南領、則絞與衾亦皆北陳矣。緇衾赬裏、無紞。紞、被識也。歛衣或倒、被無別於前後可也。凡衾制皆五幅、布爲之。祭服次。祭服、蓋指玄端以上。散衣次。褖衣以下、袍繭之屬。凡十有九稱。當重之使充數也。必十九者、天九地十、爲終數。人居中取法、尊卑同。陳衣繼之。主人之衣、及庶

襚。不必盡用。不得過數。取稱而已。

右陳小歛衣。

厥明、滅燎陳衣。襲之明旦。凡絞紟用布、倫如朝服。凡、凡小大歛也。大歛有紟、小歛無之、連文爾。倫、比也。如朝服者、雜記云、朝服十五升。

饌于東堂下、脯醢醴酒。幂奠用功布、實于簞、在饌東。功布、大小功布之通稱、未審以何者用之。實于簞、俟設奠時冪之。泊邨吳氏曰、古祭豆籩陳于房中、以婦人薦也。喪奠不用婦人、故脯醢醴酒俱饌于東堂下、異于吉、且欲以奠者之升降爲歸節也。此爲饌之始。至大歛饌有棜、則謂東方之饌、其處則同。設盆盥于饌東、有巾。盥、盛盥水之器。盆以盛棄水、爲奠者設。

右饌小歛奠

設棜于東堂下、南順、齊于坫。饌于其上、兩甒、醴酒、酒在南。篚在東、南順、實角觶四、木柶二、素勺二。豆在甒北、二以竝。籩亦如之。棜制、上四周、下無足。觶四、柶二者、爲明日朝奠、兼饌之也。自是以後、常用之。勺二、醴酒各一也。籩豆二以竝、則是大歛之饌也。小歛一豆一籩而已。凡籩豆實具設、皆巾之。籩豆實、謂菹栗之屬。具、偶也。二籩二豆也。巾之、加飾也。饌處巾、奠處亦巾、故曰皆。若小歛奠、饌時不巾、以有功布也。奠時巾之。觶、俟時而酌。柶覆加之、面枋。及錯、建之。俟時而酌、將設乃酌之。酌者、夏

祝也。面枋者、便於建。　士讓按、疏云、大歛饌陳此籩豆之外、皆與小歛同、故就小歛節內陳之。而朱子通解云、大歛條通用。敖氏云、次當在衆主人布帶之後。今仍朱子本、附此。

苴絰、大鬲、下本在左。要絰小焉。散帶垂、長三尺。牡麻絰、右本在上、亦散帶垂。皆饌于東方。苴絰、斬衰之絰也。鬲、圍九寸。要絰小焉、五分去一也。散帶之垂者、男子之道、文多變也。牡麻絰者、齊衰以下之絰也。饌于東方、謂序東也。苴絰爲上。此時陳絰帶者、以小歛訖、當服未成服之麻也。詳見喪服首章注疏。婦人之帶、牡麻結本、在房。婦人亦有首絰、但言帶者、以男子散垂、婦人結本、著其異耳。牡麻帶者、齊衰之婦人所用。實則斬衰之婦人首絰亦苴也。

此時帶亦未絞、但結其本、以別於男子而已。房蓋西房也。 泊邨吳氏曰、斬衰婦人首經用苴麻、與男子同。要經則用牡麻、殺於男子。若齊衰婦人、則首經與要帶、並用牡麻。

右陳經帶

牀笫、夷衾、饌于西坫南。笫、簀也。夷衾、覆尸之衾、猶冒也。夷衾不以斂、故別饌之。至將葬啓殯、仍用以覆柩。 敖氏繼公曰、尸夷于堂、乃設此衾、故以夷衾名之。 泊邨吳氏曰、冒、上緇下赬。衾則表緇裏赬、故云猶冒。西方盥、如東方。為舉尸者設盥也。亦用盆布巾、饌于西堂下。

右設牀笫盥

陳一鼎于寢門外、當東塾少南、西面。常鼎北面、今西面、因禮變也。其實特豚、四鬄、去蹄、兩胉、脊、肺。設扃鼏、鼏西末。素俎在鼎西、西順。覆匕、東柄。此鼎實合升者。鬄、解也。四鬄、兩肩兩髀為四段也。去蹄甲、為不潔也。胉、卽脅也。肩髀胉各左右、併脊不分、凡七體。此豚解之正法。鼏西末、俎西順、匕東枋、皆枕于鼎而順之。素俎、尚質也。既饌、將小斂則辟襲奠。 泊邨吳氏曰、始死、奠用脯醢而已。至此、特豚一鼎、踰日則可辨、且小斂奠漸殷也。 士讓按、一鼎之禮、士冠醮子、士昏婦饋、用之。人道之始也。小斂之奠、朝禰之奠、用之。人道之終也。

右陳鼎

士盥、二人以並、東面、立于西階下。士、謂胥徒之長、有勇力者。立、俟舉尸也。 泊邨吳氏曰、士昏禮納徵、舉皮者士。士喪大小斂、遷尸者士。奠、舉鼎者士。公明賓賜、受馬者士。蓋有勇力而能給禮事者。或在官之徒役、或已之私臣、不足則借之僚友。取足共事而已。二人以並、言其偶也。如四人六人、亦兩兩偶立。布席于戶內、下莞上簟。小斂之位在此、有司布席。商祝布絞衾散衣祭服。祭服不倒、美者在中。布絞、從者一、橫者三、從在橫上。斂者趨方、或傎倒衣裳、惟祭服尊、不倒。美、善也。云善者在中、明每服非一稱。 三禮館議、美者、兼爵弁新舊言之。如爵弁服有二稱、或三四稱、則又新者在上、而舊者次之也。士舉遷尸、反位。服在席、席在地。

舉者遷于服上、反位待後事也。位在西階下。設牀笫于兩楹之閒、衽如初、有枕。楹閒、東西節也。宜於楹為少北。衽、臥席也。亦下莞上簟。卒斂、徹帷。尸已飾也。 敖氏繼公曰、斂之言藏也。既襲而又加衣衾焉、所以深藏其體也。主人西面馮尸、踊無算。主婦東面馮、亦如之。馮、以身親而扶持之。哀甚而踊、則無算。 三禮館議、喪大記、鋪絞紟踊、鋪衾踊、鋪衣踊、遷尸踊、斂衣踊、斂衾踊、斂絞紟踊、各踊節如此、是有算也。至卒斂而無算、哀尤甚也。 望溪方氏曰、至此、則附身之事小備。親之容色髮膚、欲再見而不可得矣。故踊無算。主人髺髮、袒。眾主人免于房。婦人髽于室。始死、男子將斬衰者、笄纚。將齊衰者素冠。今至小斂

變，又將初喪服也。髻髮者，去笄纚而紒。免者，以免代冠也。免如冠狀，廣一寸，麻布爲之，由項中而前交於額上，卻繞紒也。髽，露紒也。始死，婦人將斬衰者，去笄而纚；將齊衰者，骨笄而纚。今至小斂亦變，則重者麻髽，輕者布髽矣。于房于室，皆于隱處也。　敖氏繼公曰，以麻括髮，以布爲免，所以代冠也。其制雖不可考，以意求之，疑其度但足以繞紒而已。以其無纚，故謂之括髮，言括結其髮也。以其無冠，故謂之免，言因免冠而爲之也。　望溪方氏曰，衆主人乃大功以上親，以免于房，知之也。注專舉齊衰，其實衆兄弟位堂下者，亦宜免也。文不具耳。

右小斂

小斂、辟奠不出室。奠，始死之奠。辟奠者，辟斂也。不出室，明未徹也。辟于室西南隅以便斂。既設小斂奠，乃去之。無踊節。以在室中。

既馮尸，主人袒，髻髮，絞帶，衆主人布帶。服斬者絞帶，自齊衰以下，皆用布帶。

士舉男女奉尸，俠于堂，幠用夷衾。男女如室位，踊無算。俠之言，尸也。堂，楹閒牀笫上也。士舉尸首足。男奉右，女奉左，移于此室位。馮尸之位也。　望溪方氏曰，喪事即遠，此則親離其室之始也，故踊無算。主人出于足，降自西階。衆主人東即位。婦人阼階上西面，主人拜賓，大夫特拜，士旅之。即位踊，襲絰于序東，復位。尸堂上南首。出于足者，由北，不敢褻也。衆主人位在阼階下，主人位南，西面。阼階上非婦人之位，於主人之降乃居之，辟賓客之行禮也。後遂以之爲節。拜賓，鄉賓位拜之。特拜，每人各一拜。旅之，人雖衆，惟三拜也。主人踊復位，皆在阼階下衆主人之北西面。絰，著絰帶也。序東，謂堂下當序之東，東夾前也。　望溪方氏曰，既小斂，則男女分堂上下。即既殯後，次分內外，以中門爲限之義也。　三禮館議，男子絰於序東時，婦人亦絰于房中矣。　泊邨吳氏曰，古人尸柩所在，雖朝夕設奠，從無拜禮，不但弔賓無拜，即主人主婦子姓亦未嘗拜。蓋事之如生，禮如是也。後世如開元、政和諸禮皆然。今世弔賓無不拜者，世俗通行，難以語言猝變也。　士讓按，主人至此，始立阼階下主位。前不忍遽由主位者，不忍其親也。獨拜賓，衆主人不俱拜者，喪不二主也。

右奉尸于堂，拜賓，襲絰

乃奠。乃修奠事也。其事在下，祝與執事爲之，主人不親奠。　泊邨吳氏曰，此時未成服，則奠者，其深衣素冠加絰與。舉者盥，右執匕，卻之，左執俎，橫攝之。入，阼階前西面錯，錯俎北面。舉鼎者盥，入時向北，東方爲右人，西方爲左人，各用內手舉鼎，外手執匕俎，順其便相偶向也。攝，持也。錯，置也。　泊邨吳氏曰，舉者亦士若甸人之類。右人左執匕，抽扃予左手，兼執之。取鼏委于鼎北，加扃，不坐。抽扃取鼏，加扃于鼎，皆以右手。乃朼，載。載兩髀于兩端，兩肩亞，兩胉亞，脊肺在於中。

皆覆進柢、執而俟。右人以七出牲，左人受而載之於俎。亞、次也。凡七體皆覆之，爲塵也。柢、本也。進本者，生人食法，未忍異於生也。　望溪方氏曰：敖氏謂但言髀肩，其體不分，故以上包下，是也。蓋髀賤，先載居兩旁，兩肩兩胉次之，則脊脅正居中央，其序乃順。夏祝及執事盥，執醴先，酒脯醢俎從，升自阼階。丈夫踊。甸人徹鼎巾，待于阼階下。執醴者祝也。升而丈夫踊，節也。士讓、阼階主位，而祝及執事得升降由之者，奠爲死者設，且將奠于尸東，無由首之嫌也。奠于尸東。先言其所奠之處、下乃奠之。執醴酒，北面西上。執醴酒者、先升、尊也。醴西酒東，于是立俟後錯。豆錯、俎錯于豆東。立于俎

北、西上。豆兼竹豆言，以有脯也。其序先脯、次醢、次俎，三人俱西面設。設畢，北行，各立于俎北，以俟。醴酒錯于豆南。至是錯之，醴在酒北。祝受巾、巾之，由足降自西階。婦人踊。奠者由重南、東。丈夫踊。巾之，爲塵也。祝降，而執事者從降，奠者升，丈夫踊；奠者降，婦人踊，節也。　泊邨吳氏曰：雜記凡踊，婦人拊朋。注云：踊必拾，主人踊，婦人踊，賓乃踊。此奠者由重南東而丈夫踊者，乃賓也。賓出。婦適寢門外也。凡喪賓皆于既奠乃出。主人拜送于門外。小斂竟、乃有送賓。乃代哭，不以官。人君以官之尊卑，士則以親疏爲代。孝子始有親喪，悲哀憔悴，禮防其以死傷生，故至此使相更哭，不絕聲而已。

右小斂奠

有襚者、則將命。擯者出請、入告。主人待于位。喪禮畧威儀，既小斂，擯者乃用辭位、阼階下位。擯者出告須，以賓入。須、待也。以賓入、帥之也。賓入，中庭北面致命。主人拜稽顙。賓升自西階，出于足，西面委衣如于室禮。降出。主人出、拜送。小斂後、主人於喪賓則出送之。唯不迎賓耳。朋友親襚、如初儀。云親襚、則上是使人來者。如初儀、拜送以上之禮也。西階東北面哭踊三、降。主人不踊。尸在楹閒，故於西階東北面，鄉之哭踊。此異於使人襚者也。

望溪方氏曰：朋友哭踊，而主人不以踊答，何也？辟踊，哀之甚也。親賓將襚，宜各致其哀，主人則不食三日，哭無停聲，若皆以踊答，將病不能興矣。小斂以後，哭使人代，義亦如此。如必勉爲以觀衆人之耳目，則反不得其情。襚者以褶，則必有裳，執衣如初。徹衣者亦如之。升降自西階以東。帛爲褶，所謂袷也。無絮則非褻矣。然雖複，亦與禪同，必有裳乃成稱，但不用表耳。裳云必有者，嫌或以爲可無也。有裳則亦簪之。執如初，如其左執領，右執要也。以東，變于小斂以前之禮也。藏以待事，未必盡用之。

右有襚者

宵爲燎于中庭。宵、夜也。燎、大燋。古者以荆燋爲燭，或曰以布纏葦，以蠟灌之，謂

之庭燎。泊邨吳氏曰、經著其特設者耳。實則以前之夕、亦必有通明者

右設燎

厥明、滅燎、陳衣于房、南領西上、綪。絞、紟、衾二。君襚、祭服、散衣、庶襚、凡三十稱。紟不在算。不必盡用。 南領西上、如小斂陳所上也。紟、單被也。衾二者、始死斂衾一、今又復制一也。小斂衣數、自天子達於士同。大斂則異矣。 望溪方氏曰、大斂之衣、美者在外。列者在先、則被之在後。鋪之在後、則掩之在上。君襚至尊、無敢被其上者。必如是、而後大斂既畢、惟君襚上覆、而私服庶襚盡包其內耳。 敖氏繼公曰、祭服散衣、主人之衣也。後言庶襚、則雖有上服、猶在主人散衣之

後也。云紟不在算、則衾在算矣。喪大記、大斂布絞、縮者三、橫者五。又云、絞一幅爲三、不辟。紟五幅、無紞。

右陳大斂衣

東方之饌、兩瓦甒。其實醴酒。角觶、木柶。毼豆兩、其實葵菹芋蠃醢。兩籩無縢、布巾。其實栗不擇、脯四脡。 記言設棜于東堂下南順、齊于坫、饌于其上、凡籩豆實具設、皆巾之、正指此饌也。毼、白也。葵菹云芋者、菹之不切而全者也。無縢、不以縢爲緣也。布巾以冪籩豆、獨於籩見之者、嫌乾物或不巾也。數者皆變於吉。 奠席在饌北、斂席在其東。 奠席

葦席也。斂席、亦莞與簟也。其、謂奠席也。大斂奠在室、遠於尸柩、故始用席以存神。 望溪方氏曰、小斂奠無席、以尸未入棺、不忍以神道事之也。大斂設奠席、以尸在堂上、神或憑焉。既殯、升奠室中、祝執巾席以先之、若神實依而往也。

右饌大斂奠

掘肂見衽。 肂、埋棺之坎也。掘於西階上。其置之尸南首。衽、小要也。言掘肂之深淺、以見衽爲度也。 敖氏繼公曰、肂在西序下、其南蓋近於序端。 泊邨吳氏曰、深衣之衽、以掩裳際、在要間。故棺要亦曰衽。棺以木爲衽、刻棺之縫際、乃入此以聯屬而固之。兩端廣而中狹、形如燕尾。然見衽、見小要於塗上而帷之者。 棺入、主人不哭。升棺用軸。

蓋在下。 軸、輁軸、狀如牀、可輓而行者。大夫諸侯以上、有四周、謂之輴。天子畫之以龍焉。蓋在下者、卻於棺之下。棺既升、則入于肂中、而蓋則置于序端與。 朱子曰、動尸舉棺、哭擗無算。然殯斂之際、亦當輟哭。臨事務令安固、不可但哭而已。 三禮館議、天子諸侯用輴以升棺。輴亦入殯中。士用輁軸、升訖則去之、不入殯。軸制、敖氏以爲前後各二輪、各有一軸以橫貫其桯、與輪。

熬黍稷各二筐。有魚腊。饌于西坫南。 熬、煎穀也。有魚腊、謂每筐皆有之也。此四物者、擬用於肂中。故饌於此。孝子以尸柩既殯、不得復奠其側、雖有奠在室、不知神之所在、故置此棺旁、亦以致其愛敬也。 泊邨吳氏曰、用熬穀魚腊者、蓋取其可以久藏不壞也。注謂以惑蚍蜉、令不至棺旁、恐非經義。 士讓按以葬用遣車包牲等

推之、則殯之用四簋亦此意。

右爲殯具

陳三鼎于門外北上。豚、合升。魚、鱄鮒九。腊、左胖。髀不升。其他皆如初。合升、合左右體、升于鼎也。小斂四鬄爲七體、亦合升。此合升亦四鬄爲七體。文互見耳。其他如初、謂鼎之面位、與七俎之陳、如小斂時。敖氏繼公曰、腊用左胖、別于吉。凡腊必去髀。燭俟于饌東。燭、燋也。在地曰燎、執之曰燭。饌東、方之饌。有燭者、堂雖明、室猶闇。將徹小斂奠於室、故設之。

右陳鼎

祝徹盥于門外、入升自阼階。丈夫踊。祝徹、題下事也。徹不獨祝、見其尊者耳。是時無東堂下之盆盥、故盥于門外。祝徹巾、授執事者以待。徹巾仍授者、爲大斂奠又將巾之也。徹饌。先取醴酒、北面。亦祝徹之。望溪方氏曰、吉祭、祝先酌奠、尸先執奠。飯畢、主人酳尸、故喪奠、祝亦先執醴酒、俟豆俎既錯而後錯焉。其徹也、亦先取醴酒、而後及其餘。蓋以酒包食之始終、而祝主祀事、故始之終之者、皆祝也。其餘取先設者、出于足、降自西階。婦人踊。其餘、謂取籩豆俎者。設于序西南、當西榮、如設于堂。改設之也。凡徹奠者之盛饌、必改設而後去之。序西南、南北節也。當西榮、東西節也。新奠設于既殯後、而遷徹舊奠者、爲辟斂故爾。凡改設者、賓出則徹之、以不久設也、故不巾。醴酒位如初。執事豆北、南面東上。如初者、如其北面西上。執醴尊、不爲便事變位。執豆俎者、立于豆北東上、變于前俎北西上。以事設、向東適饌便也。乃適饌。東方之新饌也。適其處以待事至。

右徹小斂奠

帷堂。爲將大斂。婦人尸西東面。主人及親者、升自西階、出于足、西面、袒。婦人尸西東面、以男子將升故也。袒、爲大斂變也。不言髽免括髮、小斂以來自若矣。士盥位如初。盥于門外。既盥、並立西階下。布席

如初。於阼階上、少西、於楹少北、亦下莞上簟。商祝布絞紟衾衣、美者在外。君襚不倒。至此乃用君襚、主人先自盡不倒、君襚尊也。望溪方氏曰、小斂祭服不倒、則衆服倒矣。大斂君襚不倒、則祭服亦倒矣。斂衣何以必倒、非倒不可以斂也。折疊卷摶、填空實缺、以取平正、必有法焉、而今則斂法不講久矣。士讓按襲三稱、則美者在外。小斂十九稱、則美者在中、大斂三十稱、復美者在外。在中者、取安身之吉。在外者、取文身之吉。禮尚相變、而榮君賜于終、以之爲上服、士之令終也。有大夫則告。後來者、告以方斂。非斂時、則位在下、來則拜之。泊邺吳氏曰、大夫先至者、未斂時巳拜之、後來者則既斂之後乃拜之。士舉遷尸復位。主人踊無算。卒斂、徹帷。

主人馮如初、主婦亦如之。遷尸謂從楹閒牀第上、遷於阼階上之斂席、斂之、復位、反階下位以俟也。於是主人主婦馮尸。既則士復升而舉尸以斂於棺。

右大斂

大斂於阼。大斂於阼、乃殯于西階、象其由主位而往也。

大夫升自西階。階東、北面東上。視斂。既馮尸、大夫逆降、復位。位在中庭西面。西面者、為向殯也。士讓按周人尚赤、大事斂用日出。取日出時色赤也。祭禮用質明者、亦以此。支于之說、固理數所在。後世或於利忌、未免過紛耳。

主人奉尸斂于棺。踊如初。乃蓋。棺在肂中、斂尸焉、位在西階之上、記所云殯於客位也。蓋、加蓋於棺上。泊邨吳氏曰、不言士舉、可知也。小斂男女奉尸、以牀在楹閒、故可兩旁奉之。殯倚于西壁、則惟主人奉其右也。殯於客位、亦所謂父母而賓客之者。

主人降、拜大夫之後至者。北面視肂。北面、於西階東。敖氏繼公曰、惟拜大夫後至者、則于士之後至者既襲乃拜之。望溪方氏曰、西階下賓位在焉、故先拜賓而卽視肂。

衆主人復位。婦人東復位。阼階上下之位。望溪方氏曰、揭衆主人婦人之復位、則主人奉尸斂于棺、皆從至西階。視蓋與肂、可知矣。聖人之經、辭簡而不遺、此類是也。

設熬、旁一筐。乃塗、踊無算。旁字下脫一各字、各各黍稷也。塗者、以木覆棺上而塗之、為火備也。亦象葬時加土之意。踊無算者、尸柩不見

事方殷也。望溪方氏曰、小斂、既斂馮尸而後踊無算、前附于身者、必誠必信、目視而心注焉、主于敬、而不可以哀閒也。大斂、始遷尸而踊無算、卒斂、馮尸復踊無算、蓋棺加塗、又踊無算、蓋自是與親之音容永隔焉。故心絕志摧、而不能自已也。

卒塗、祝取銘置于肂。為銘設柎、樹之肂東、所以表柩。或曰、萃于虛神、疑於其柩、故置銘於此、若使知其處然。愛敬之心也。

主人復位、踊、襲。位、阼階下位也。襲於序東。三禮館議、尸柩所不忍見也。見之則以為大戚。故未殯以前、萃于水漿不入口。啓殯以後、括髮免之節、代哭之法、猶與未殯時同。足以明其戚矣。治葬須時、而柩不可久露。露則凡有服者不得一息休也。故掘肂而殯之。如小葬然、使尸柩於是暫藏焉。死者既若小安、而啓閉有時、哭踊有節、生人亦可無傷生滅性之虞矣。古人之制此、豈苟哉。

右殯

既殯、主人說髦。髦者、垂髮之飾、子事父母、示幼小也。今尸柩不見、喪無飾、宜去之。士讓按髦字義見於詩者、曰髦彼兩髦、曰蒸我髦士、曰譽髦斯士。見於禮內則、曰拂髦。用此見古人訓凡為人子者、雖冠昏長大、猶然動以孺慕之容儀。

乃奠。燭升自阼階。祝執巾席從、設于奧、東面。貝、故大斂奠也。執燭者先升以照室、開人斂用日出、既斂而室猶闇、又喪奠不啓牖也。室西南隅為奧。祝、夏祝。巾席從燭入、既設席、乃委巾、所以安神位也。自是不復奠于尸。望溪方氏曰、既殯于西階、不得奠于階前。故當室之奧、是廟祭之始也。泊邨吳氏曰、殯在堂、而奠在室者、神之

以鬼神尚幽闇也。奠為會所。若長子之喪。則奠不必於奠。以生時不主奠也。其奠於殯東。畧如小斂奠儀。檀弓。孔子夢奠于兩楹之間。似殯後之奠亦在堂者。豈禮俗不同。抑殷制別耶。燭反降、及執事執饌。東方之饌。士盥、舉鼎入、西面北上、如初。如小斂儀。載、魚左首、進鬐、三列。腊、進柢。左首、據載之言。其設于席。則右首。鬐、脊也。右首進鬐。為生人食法、未忍異於生也。魚九而三列。則三三為列也。柢、本也。凡未異於生者、不致死也。祝執醴如初。酒豆籩俎從。升自阼階。丈夫踊。甸人徹鼎。如初、祝先升也。奠由楹內入于室。楹內、東楹北也。醴酒北面。亦西上也。設豆、右菹、菹南栗、

栗東脯。豚當豆、魚次、腊特于俎北。醴酒在籩南。巾如初。右菹、菹在醢南也。此左右異於魚者、載者統於執、設者統於席、此統於席也。醴當栗南、酒當脯南。旣錯者出、立于戶西西上。祝後闔戶、先由楹西降自西階。婦人踊。奠者由重南東。丈夫踊。立戶西、待祝出而偕行也。祝錯醴最後、故後出、因闔戶也。見奠者由重、卽踊者、重為主道、神所憑依、故取為節也。祝出、位在門西。賓出、婦人踊。主人拜送于門外。入、及兄弟北面哭殯。賓出、而主人乃與兄弟哭殯、順其親親之心。親者宜異於朋友也。兄弟出、主人拜送于門外。小功以下、

至是可以歸。異門大功亦歸可也。雖歸至朝夕朔奠之期、近者亦入哭限。衆主人出門、哭止。皆西面于東方。闔門。衆主人、死者之衆子。出門者待就次也。門外東方之位、亦北上。三禮館議主人出門、則婦人當由房降自北階、出闈門、以入于內寢。

右大斂奠

巾奠、室中之奠巾之、而室事巳。執燭者滅燭、出降自阼階、由主人之北東。此見出時之節、不與執事者皆行。明燭為照奠也。

士讓按士庶人皆三日而殯。蓋死日而襲、厥明而小斂、又厥明大斂而殯、連死日數之為三日。曲禮所云死與往日也。自始死之奠、小斂之奠、大斂之奠、皆主

人不親奠、而含則親之、飯則親之、馮尸則親之、奉尸斂柩則親之、襲則親之、哭殯則親之。此以見主於哀主於慎者必躬親之、而儀物有不及親奉者、喪事遽遽、孝子之情也。主人揖就次。次、謂斬衰倚廬、齊衰堊室也。大功有帷帳、小功緦麻有牀第、可也。

右喪次

居倚廬、寢苫枕塊、不說絰帶、哭晝夜無時。倚木為廬於中門外東方北戶。其中門內、則殯宮在西階、哭位在阼階下西南鄉殯也。餘解詳見喪服傳。望溪方氏曰、旣殯就次而後有苫塊、則未殯之前有坐起而無寢興、明矣。非喪事不言。不忘親也。喪服四制云、不言而事行者、扶而起。言而后事行者、杖而起。庶人面垢而已。士言而事行、故於喪則言、非喪事不言也。曲

禮曰、居喪未葬、讀喪禮。言中亦兼此。歠粥、朝一溢米、夕一溢米。不食菜果。不在飽與滋味也。實在木曰果、在地曰蓏。蓏、瓜瓠之屬。菜類也、餘詳見喪服傳。

君若有賜焉、則視斂。旣布衣、君至。賜恩惠也。斂、大斂。君欲視斂、則使人告喪家。故主人不敢升堂、而先布絞紟衾衣以待其來。喪大記云、弔者襲裘加帶絰、則此時君之弔服、亦朝服襲裘而加帶絰矣。若主人成服之後往、則弁絰疑衰。與主人出迎于外門外。見馬首、不哭。還入門右、北面及衆主人袒。出迎、又見馬首卽不哭、敬之至也。見馬首、明未入巷門也。袒者、爲大斂事至、因當袒。且君至又當袒也。

巫止于廟門外、祝代之。小臣二人執戈先、二人後。凡宮有鬼神曰廟。周官言喪祝、男巫皆於王弔則前。國君不得命用巫祝。其在廟門外則巫前、至廟門則祝前、互用其一。所以下天子也。必用巫祝者、與神交之道也。巫止廟門外、則君下車之處、差遠于廟門矣。小臣執戈前後、以備非常。蓋平日之常衛、非特臨喪爲然。君釋采、入門、主人辟。釋采、祝爲君禮門神、明無故不來也。采、如葵韭之類。釋、奠之於地。辟、逡巡也。不敢以凶服近君。君升自阼階、西鄉。祝負墉南面。主人中庭。祝南面、房戶外東鄉、君哭踊之節、當相其禮也。主人中庭、蓋在東方進而益北。泊邦吳氏曰、凡君適其臣、升自阼階、不敢有其室也。此吉凶同之者。君升時、主婦及衆婦人、宜暫辟入于房。君哭、主人哭、拜稽顙、成踊、出。出者、不敢必君之卒斂事。敖氏繼公曰、自此以下六節、每節畢、主人輒出、皆爲不敢久留君也。喪大記云、出俟于門外。君命反行事、主人復位。事大君升主人、主人西楹東、北面。命主人升視斂。升公卿大夫、繼主人東上、乃斂。升之使偕視斂。東上、以君在東也。卒公卿大夫逆降、復位。主人降、出。卒、卒斂也。逆降者、後升者先降。位、如朝夕哭弔之位。公東北面西上、卿大夫東方西面北上也。主人中庭。君坐撫當心。主人拜稽顙、成踊、出。反命

之反也。撫、以手按之也。凡馮尸興、必踊。君與主人拚踊也。君反之、復初位。亦入門右位。衆主人辟于東壁、南面。以君將降也。南面、則當坫之東。君降、西鄉、命主人馮尸。主人升自西階、由足、西面馮尸、不當君所。踊。主婦東面馮、亦如之。君必降者、欲孝子盡其情。不當君所、不敢與尊者同馮處。奉尸斂于棺、乃蓋。士讓按、此古人所云蓋棺論定者。士之爲士、獲全要領於牖下、至是能以禮終者矣。主人降、出。君反之。入門左、視塗。反之者、命之視塗。君升卽位、衆主人復位。卒塗、主人出、君命之反奠、入門右、入門右、卽初位。

乃奠、升自西階。以君在阼故辟升自西階。君要節而踊、主人從踊。要、猶候也。節、當踊之節也。此節謂執奠者始升階時也。卒奠、主人出、哭者止。哭者止、為君將出節。士讓按、哭者止、猶上見馬首不哭之義。蓋不敢以哭迎、亦不敢以哭送、皆敬君也。君出門、廟中哭、主人不哭、辟。君式之。古者立乘。式、謂小俛以禮主人也。貳車畢乘、主人哭、拜送。貳車、副車也。上公九乘、侯伯七乘、子男五乘。君弔、蓋乘象路。三禮館議、廟中哭、哭者以君之出門為節也。主人先俟于廟門外、君升車乃辟、君式之、則主人亟趨出外門外矣。貳車畢乘、明君車已出外門也。主人于是送君拜稽顙。送乃哭者、見向之不哭、以為君耳。乃襲、入即位。眾主人襲、拜大夫之後至者、成踊。襲於外而後入、明久袒皆為君在也。主人即阼階下西面位。即位後、乃拜大夫後至者。禮宜更始、不可由送君便也。賓出、主人拜送。君既歸、則以下俱得伸禮。

右君視大斂

黃氏叔暘曰、古者人君於其臣之喪、親臨之、視斂、親撫之、其恩禮何厚也。巫不入門、祝先之、其恭敬何至也。升主人馮之、又命主婦馮之、教孝何切也。臣於君之臨也、迎而先入、撫而先降、必俟君命而後馮、馮又不敢當君所、且於男女之別、亦不紊焉。細微曲折、無不合禮。觀于此者、仁愛忠孝之心、油然生矣。

君視斂、若不待奠、加蓋而出。不視斂、則加蓋而至、卒事。不待奠者、或君有他故。不視斂者、或君有辟忌。

三日成服、杖。既殯之明日、全三日、始食粥矣。曲禮云、生與來日。云成服者、鄭已經帶、今復以冠衰之屬、足而成之也。三日之朝、主人杖、婦人皆杖、蓋於未朝哭為之。泊邨吳氏曰、成服、通五服之親、及外親有服者而言。杖則專指當杖者。必三日者、未三日則服不能備、且其次第當在既殯後也。於是凡有服者、各服其冠衰屨。斬衰者不括髮、齊衰以下者不免矣。雖不括髮不免、而去纚則如故、但於髮紒之上加冠也。大功以上、要帶之散垂者、至是絞之。婦人髽者、笄之而着總、去纚如故。要絰之結本者亦絞之也。其他與男子同。敖氏繼公曰、檀弓始死、羔裘玄冠者易之而已。易者、謂易之以素冠深衣也。然則始死之服、主人以下皆同、至小斂及成服、乃別異耳。

右成服

三日絞垂。冠六升、外縪、纓條屬、厭。衰三升、屨外納。杖下本、竹桐一也。絰不言絞垂之時、故記言之。此惟指主人也、而男女大功以上亦存焉。小功緦、初而絞之、不待三日也。餘解見喪服傳。

拜君命及眾賓、不拜棺中之賜。君命、及眾賓、謂弔者也。拜之者、謝其弔已。棺中之賜、謂襚也。不拜者、襚禮不為已也。此謂不弔而襚者。若弔襚並行、則其拜亦惟主於弔。凡往拜之節、其於朝奠後乎。拜於外門外。所拜者不見。泊邨吳氏曰、拜惟主施於

巳者。然則世俗謂代親拜者、非矣。惟其然、故弔賓與主人、皆無拜及死者之法也。古之仕者不出本國、則所拜者亦近。若自異國來者、拜於其館可也。此重君命、當急拜。餘賓則次第拜之、不定在一日。

右拜君命及賓

主人乘惡車。拜君命、拜衆賓、及有故行所乘也。惡、古文作堊。雜記、端衰喪車皆無等。謂貴賤雖異、於親一也。然則此惡車、王喪之木車也。宜。

白狗幦。未成豪狗。幦、車前式之覆笭也。以狗皮為之、取臑也。白、於喪飾也。

蒲蔽。蔽、茀也。在車兩邊為藩蔽。以蒲席為之。吉時或以簟。

御以蒲菆。不在於馳驅。蒲菆、牡蒲莖也。吉時蓋以竹為策。

犬服。喪家乘車、用兵器、建之笭間以白衞。其兵服以犬皮為之、取堅也。

木館。館、轂端沓也。常用金。喪用木、取少聲。

約綏約轡。綏、以引升車者。約、絚也、無飾。

木鑣。鑣、馬銜。常用金、今用木、取少聲。

馬不齊髦。齊、翦也。不齊髦、所謂髦馬也。

主婦之車亦如之、疏布裧。裧、車裳幃。於蓋弓垂之。

貳車、白狗攝服。攝、緣也。兵服加白狗皮緣之、謂之攝服。　敖氏繼公曰、主人主婦皆有貳車、各得用二乘、與其所乘者而三。士昏禮謂從車二乘、是其數也。此亦用惡車。

其他皆如乘車。如主人所乘惡車也。主婦乘車而出者、拜夫人之命、及女賓之弔者也。泊邨吳氏曰、昏與喪皆大禮。昏則攝盛。喪中拜君命、拜賓、重其事。故出必備貳車馬。已雖無之、或借以充數。此有馬者借人乘、所以為善俗。

朝夕哭、不辟子卯。既殯之後朝夕、及哀至、乃哭。不代哭也。子卯、桀紂亡日。吉事闕焉。凶事不辟。

婦人即位于堂、南上、哭。丈夫即位于門外、西面北上。外兄弟在其南、南上。賓繼之、北上。門東北面、西上。門西北面、東上。西方東面北上。主人即位。辟門。

堂、阼階上也。丈夫、衆主人衆兄弟也。外兄弟、異姓有服者也。賓、同僚賓客弔者、因朝夕哭而往也。所上相變、明其不相統也。以下文放之、則東方之賓、卿大夫也。門東、諸公也。門西、他國之異爵者也。然則西方者其士與。門東門西、外門內之左右也。

列定、而主人乃即位於東方之北。辟、開也。凡廟門有事則開、無事則閉。　三禮館議、凡喪以屬之親疏、服之輕重、為序。故主人及五服之親在上。而外兄弟次之。其以爵、則卑者宜近而在上。尊者宜遠而殊之。故諸公與他國之異爵者皆北面也。在外位時、蓋皆不哭。下云出門哭止、可見矣。　士讓按職喪、於凡有爵者之喪、序其事。則知親疏尊卑、位既有定。即朝夕不必偕來、位或虛、人序究不越也。

婦人拊心不哭。方有事、未敢先哭。

主人拜賓、旁三。右還入門哭。婦人踊。旅拜也。以尊卑之序推之、先南面三、次東面三、次西面三。既則右還而入門。

主人堂下、直東序西面。兄弟皆即位、如外位。卿大夫在主人之南。諸公門東

少進。他國之異爵者、門西少進。敵則先拜他國之賓。凡異爵者拜諸其位。賓皆卽此位乃哭、盡哀止。主人乃拜之如外位矣。敖氏繼公曰、上言賓繼外兄弟以上、皆少退于卿大夫在主人之南、明外兄弟、此言主人故以卿大夫徑接主人也。門東又有私臣之位、門西又有公有司之位、故諸公與他國異爵者、皆少進以別之。三禮館議、異爵者、他國之公卿大夫也。敵則先拜他國之士也。士與士敵、皆西方東面北上、則他國之士在北矣。雖旅拜必先他國者、尊賓也。然則公卿大夫、亦先拜他國者、可知矣。凡異爵者、又通指本國異國之公卿大夫言之也。喪中主賓位列、莫詳于此。

右朝哭

徹者盥于門外。燭先入、升自阼階。丈夫踊。徹者、徹大斂之宿奠。朝奠、奠日出、則徹時天未明也。故用燭。祝取醴、北面取酒、立于其東。取豆籩俎、南面西上。祝先出、酒豆籩俎序從、降自西階。婦人踊。祝執醴在先、次執事者取酒、次豆籩、次俎。設于序西南、直西榮。醴酒北面西上。豆西面錯。立于豆北、南面。籩俎既錯、立于執豆之西、東上。酒錯、復位。醴錯于西、遂先由主人之北適饌。醴酒北面西上、目下事也。下又云醴錯于西、乃設之也。凡言立于錯後者、既設之而立以俟。祝錯醴畢、祝先適新饌、而諸人乃從之也。蓋自西階下而徑東、故出于主人位北。

右徹大斂奠

乃奠醴酒脯醢升、丈夫踊。入、如初設、不巾。入、入于室也。如初設、醴酒錯于脯南也。不巾者、無俎也。室中殷奠有俎者則巾之、餘否。錯者出、立于戸西、西上。滅燭出。祝闔戸、先降自西階。婦人踊。奠者由重南東。丈夫踊。賓出、婦人踊。主人拜送。滅、執燭者滅之也。蓋奠則禮畢矣。衆主人出、婦人踊。出門

哭止、皆復位。闔門。主人卒拜送賓、揖衆主人、乃就次。丈夫婦人以奠者之升降爲踊節、則奠時哭不止、明矣。下經云出門哭止、可證也。復位、復西面北上以下之位。

右朝奠 夕奠逮日、則不用燭。又夕奠之所徹、不設於序西南、惟徹之而已。三禮館議、朝夕奠之外、主人兄弟不入殯宮。小記無事不辟廟門、哭皆於其次、是也。弔者必于主人朝夕奠時、少儀喪俟事不犆弔、是也。

朔月奠、用特豚魚腊、陳三鼎如初。東方之饌亦如之。朔月、月朔日也。初、謂大斂時。此殷奠、象生時之朔食。無籩、有黍稷、用

瓦敦、有蓋、當籩位。於是始有黍稷。其不用籩、則又別於殯奠。敦用瓦敦、亦異於吉。主人拜賓、如朝夕哭。如其廟門內外之儀。卒徹。徹宿奠也。朝夕奠非盛饌、徹則去之、不復改設於序西南。舉鼎入、升、皆如初奠之儀。升匕而升於俎也。初奠、小斂大斂之奠。卒朼、釋匕于鼎。俎行、朼者逆出。甸人徹鼎。其序、醴酒、葅醢、黍稷、俎。俎行者、俎後執、執俎者行、鼎可以出矣。其序云者、升入之序也。敖氏繼公曰、此見六者之序、則是凡奠皆每人執一器明矣。其設于室、豆錯、俎錯、腊特、黍稷當籩位。敦啓會、卻諸其南。醴酒位如初。黍稷後設、變於籩實也。當籩位、並南黍、黍東稷。會、蓋也。醴酒位如初、亦醴在黍南、酒在稷南。其異者、北各有會耳。泊邦吳氏曰、有黍稷、則為食主、故俎設後、乃設之、不以牲主殺也。醴酒後者、要其成也。祝與執豆者巾、乃出。祝巾在南者、執豆者巾在北者、各以近其位為之。敖氏繼公曰、凡巾殯奠亦如之、經於此乃見之耳。主人要節而踊。不言婦人、文省。皆如朝夕哭之儀。以上言朔月奠。月半不殷奠。殷、盛也。士月半不復如朔盛奠、大夫以上月半有殷奠。有薦新、如朔奠。新、謂穀新熟者、如薦鮪羞含桃之類、亦是。如朔奠者、牲俎及豆皆如之。徹朔奠、先取醴酒、其餘取先設者。敦啓會、面足。序出如入。徹朔奠、將行夕奠禮也。啓會、不復蓋也。面足、執之足鄉前。敦有首足、如物之縮者然、皆在上。其設于外、如於室。外、序西南。

右朔奠

朔月、童子執帚、卻之、左手奉之。童子、隸子弟也。執用右手。卻之、末在上。示未用也。不執其者、將聚諸宧。從徹者而入。童子不專禮事。比奠、舉席、埽室、聚諸宧。布席如初。卒奠、埽者執帚、垂末內鬣、從執燭者而東。比猶先也。室東南隅謂之宧。執帚垂末、明已用也。從執燭者後、執燭者其類也。燕養、饋羞、湯沐之饌、如他日。燕養、生時燕寢中所供養者。如饋羞湯沐皆是也。朝夕食曰饋、四時之珍異曰羞、三日具沐、五日具浴。湯沐所以洗去汚垢。如他日者、孝子不忍一日廢事親之禮、故於燕寢下室、日設之、如生存也。進徹之時、如其平生食時之頃。泊邦吳氏曰、燕寢曰下室、見正寢之為上室也。既奠于上室、而又饋于下室者、亦孝子求神非一處之意。其進徹、蓋婦人之輕服者為之。敖氏云、孝子不親視、以在堊室中、非時見于母、不入門也。朔月若薦新、則不饋於下室。若、及也。下室、燕寢也。下室饋以黍稷。朔月之殷奠自有黍稷、薦新則薦穀也、故俱不復饋。張氏爾岐曰、由此觀之、朝夕之奠無黍稷、以下室又有燕之饌故也。士讓按、殯宮有奠、下室又有奠、重亦有主道、神之在此在彼、固無方所也。然數則瀆、故殷奠則不饋。如生存時

之不能兼食。

筮宅、宅、葬居。冢人營之。冢人、公有司掌墓地兆域者。營、度也。掘四隅、外其壤。掘中、南其壤。壤、土也。所掘而起者。四隅中央、畧以識之、從違未定也。南其壤者、葬將北首也。既朝哭、主人皆往、兆南北面、免經。云皆往、則衆主人亦行也。兆、域也。所營處也。免經免如字。求神不敢純凶也。免經、亦左擁之。士讓按、域謂之兆者、以筮若得兆吉、則其域也。命筮者在主人之右。筮者東面抽上韇、兼執之、南面受命。受命於命筮者。命曰、哀子某、爲其父某甫、筮宅。度茲幽宅兆基、無有

後艱。某甫、其字也、若言山甫、孔甫矣。艱、謂有非常、若崩壞也。筮人許諾、不述命、述命、大夫禮、如少牢所云假爾泰筮有常等、是也。士禮畧、不述命。右還、北面、指中封而筮。卦者在左。中封、中央壤也。指之、若示神以其處。卒筮、執卦以示命筮者。命筮者受視、反之。東面旅占。卒、進告于命筮者與主人、占之曰從。卦者書卦于木。既卒筮、而筮者乃執以示命筮者、主人經、哭、不踊。經者、筮事畢也。若不從、筮擇如初儀。更擇地而筮之。亦不遠其故地。望溪方氏曰、古者族葬、五服中兆域共一處。故不從、則左右可更擇。歸殯前北面哭、不踊。朝夕哭在

阼階下。今于殯前、明非常。泊邨吳氏曰、哭殯悲親之將遠也。亦若告以筮吉處也。下卜日之哭同。　士讓按、雜記云、如筮、則史練冠長衣以筮。占者朝服。是史服不純凶、而占者服純吉也。又小記云、祔葬者不筮宅。蓋以前已筮吉故也。王制云、墓地不請。此言公家所給族葬有常、民不得別求餘處也。則士之墓地屬公地、可知。檀弓、葬于北方北首、三代之達禮也。則葬有定向可知。蓋古者始祖營兆一定、而昭穆各以班祔。然形地異宜、則相地勢而厝之、亦有不必泥者。但不可惑于形家禍福之說耳。

右筮宅

筮宅、冢人物土。物、猶相也。相其地可葬者、乃營之。望溪方氏曰、物土、與周語物土之宜、同義。古者族葬、兆域雖同、而土壤水泉、尋常間、卽不

能齊、故冢人有專司焉。

既井椁、主人西面拜工。左還椁、反位、哭、不踊。婦人哭于堂。匠人爲椁、刊治其材、構于殯門外、形如井字。拜工、謝其勞也。主人西面拜、則工東面矣。左還椁、由椁之東南行而繞之也。反位、拜位也。既哭之、則將往施之竁中矣。泊邨吳氏曰、抗木之厚、蓋與椁方齊。椁繞四旁而抗木在上、故椁可以預施于竁中。竁、穿壙也。既窆、藏明器於旁、乃加抗木掩之。井云者、以其材縱橫層上、使其乾腊、則井椁之距葬期尚遠。獻材于殯門外、西面北上、綪。主人徧視之、如哭椁。獻素獻成亦如之。材、明器之材。視之、亦拜工。形法定、爲素。飾治畢、爲成。

明器須好有此三獻法。

右視椁視器

卜日既朝哭、皆復外位。復外位、親賓與焉。士讓按先筮而後卜、既得葬地、而後可擇葬日也。經凡嘉禮吉事、閒有用卜者。未有用筮而繼以卜者。葬、大事也。筮短龜長、兼用之、愼也。卜人先奠龜于西塾上、南首、有席。楚焞置于燋、在龜東。楚焞、棘木、所以鑽灼龜者。燋、炬也、所以燃火者。凡卜、以陽燧取明火于日、以此火燒炬、使之燃。又以荊木銳頭者、柱於火、吹之使熾、以授卜師、用以灼龜。龜南首。燋在龜東、謂左方。族長涖卜、及宗人吉服、立于門西東

面南上。占者三人在其南、北上。卜人及執燋席者、在塾西。族長、族之尊者。與主人有親、乃位于門西者、以將涖卜、變其位也。吉服、玄端也。占者亦吉服、文省耳。吉服者、對神明故也。占者三人、從二人之言。闔東扉、主婦立于其內。扉、門扉也。卜葬大事、主婦必與聞之。位門內、示別也。不言面、西面可知。席于闑西閾外。爲小者設。席亦西面、與士冠特牲諸筮儀同。宗人告事具。主人北面、免經、左擁之。涖卜卽位于門東、西面。擁之、以手抱之也。雖暫免、猶不離之。涖卜、族長也。西面、當代主人命卜。卜人抱龜、燋先、奠龜西首、燋在北。燋先、執燋者先龜而行也。奠龜西首、象神位在西、鄉之。奠龜與燋、皆東面。不言焞、與燋同處可知。宗人受卜人龜、示高。以龜腹甲高起所當灼處、示涖卜也。近足者其部高。涖卜受視、反之。宗人還少退、受命。受涖卜命、授龜宜近、受命宜卻也。命曰、哀子某、來日某、卜葬其父某甫、考降無有近悔。來日、將來之日也。某者、柔日之名、若乙丑丁酉之類。考、登也。降、下也。言卜此日葬、魂神上下、得無近于咎悔乎。望溪方氏曰、卜宅云無有後艱、恐宅不吉而後日有艱也。卜日云無有近悔、謂在途無有傾側顚頓之虞、風雨霑服失容之悔也。許諾、不述命、還卽席西面坐命龜、興、授卜人龜、負東扉。宗人既受涖卜所出命、而不述

命者、士禮略也。不述命、又云命龜者、述命之命、如云假爾泰龜有常云云也。命龜之命、卽受之涖卜者也。與筮儀同。負東扉、俟龜兆也。此俱指宗人。卜人坐作龜、興。作、用火灼之、以作其兆、致其墨。宗人受龜、示涖卜。涖卜受視、反之。宗人退東面、乃旅占、卒、不釋龜、告于涖卜與主人、占曰某日從。占兆之體色墨坼、以知吉凶。旅占卒、復受龜、遂執之以告。授卜人龜、告于主婦、主婦哭。不執龜者、下主人也。告于異爵者。使人告于衆賓。凡在外位者告之。其不來者、亦宜使如其期、來會葬也。卜人徹龜、宗人告事畢。主人經、入哭、如筮宅。賓出、

拜送。拜送于外門外。若不從、卜擇如初儀。若不從、則亦告于主婦而下、其儀則同。曲禮云、喪事先遠日。日擇、則其相去不必旬有一日矣。蓋與吉禮筮日遠近之差異也。古者士三月而葬。日之先後、當以此為節。

右卜葬日

卜日吉、告從于主婦。主婦哭、婦人皆哭。主婦升堂、哭者皆止。卜事畢。士讓按士三月而葬、與大夫庶人皆同。說見王制。而左氏云士踰月、外姻至。則又太速矣。王制為長。又雜記祝稱卜葬與虞、子孫曰哀、夫曰乃、兄弟曰某。卜葬其兄弟、曰伯子某。推此例、凡經不見者、以義起可也。

右士喪禮上　凡四十七節經文止

記古本

記　士讓按此二篇上下記、悉依經文前後次第、甚順。今仍錄古本如左。

士處適寢、寢東首于北墉下。有疾、疾者齊、養者皆齊、徹琴瑟。疾病、外內皆埽。徹褻衣、加新衣。御者四人、皆坐持體。男女改服。屬纊以俟絕氣。男子不絕於婦人之手。婦人不絕於男子之手。乃行禱于五祀。乃卒、主人啼、兄弟哭。設牀第、當牖。衽、下莞上簟。設枕。遷尸。復者朝服、左執領、右執要、招面左。楔貌如軛、上兩末。綴足用燕几、校在南、御者坐持之。卽床而奠、當腢、用吉器。若醴若酒、無巾柶。赴曰、君之臣某死。赴母妻長子、則曰君之臣某之某死。室中唯主人主婦坐。兄弟有命夫命婦在焉、亦坐。尸在室、有君命、衆主人不出。襚者委衣于牀、不坐。其襚于室、戶西北面致命。夏祝淅米、差盛之。御者四人、抗衾而浴、襢第。其母之喪、則內御者浴、鬠無笄。設明衣。婦人則設中帶。卒洗、貝反于笄。實貝、柱右顛左顛。夏祝徹餘飯。瑱塞耳。掘坎、南順、廣尺、輪二尺、深三尺、南其壤。垼用塊。明衣裳、用幕布、袂屬幅、長下膝。有前後裳、不辟、長及轂。縓綼緆、緇純。設握、裏親膚、繫鉤中指、結于掔。甸人築坅坎。隸人涅厠。既襲、宵為燎于中庭。厥明、滅燎、陳衣。凡絞紟用布、倫如朝服。設棜于東堂下、南順、齊于坫。饌于其上、兩甒醴

酒、酒在南、篚在東、南順。實角觶四、木柶二、素勺
二。豆在甒北、二以竝。籩亦如之。凡籩豆實具設、
皆巾之。觶俟時而酌、柶覆加之、面枋。及錯、建之。
小歛、辟奠不出室。無踊節。既馮尸、主人袒、髻髮、
絞帶。衆主人布帶。大斂于阼。大夫升自西階、階
東北面東上。既馮尸、大夫逆降、復位。巾奠、執燭
者滅燭、出、降自阼階、由主人之北東。既殯、主人
說髦。三日絞垂。冠六升、外縪、纓條屬、厭。衰三升、

屨外納。杖下本、竹桐一也。居倚廬、寢苫枕塊、不
說絰帶。哭晝夜無時。非喪事不言。歠粥、朝一溢
米、夕一溢米。不食菜果。主人乘惡車、白狗幦、蒲
蔽、御以蒲菆、犬服、木綰、約綏、約轡、木鑣、馬不齊
髦。主婦之車亦如之。疏布裧。貳車、白狗攝服。其
他皆如乘車。朔月、童子執帚、卻之、左手奉之。從
徹者而入。比奠、舉席、埽室、聚諸窔。布席如初。卒
奠、埽者執帚、垂末內鬣。從執燭者而東。燕養、饋

羞、湯沐之饌、如他日。朔月若薦新、則不饋於下
室。筮宅、冢人物土。卜日吉、告從于主婦。主婦哭、
婦人皆哭。主婦升堂、哭者皆止。士讓按古本上下篇記原合爲一編但經既分上下篇今亦依經截記爲上下

儀禮糾解卷之十二終

儀禮糾解卷之十三

安溪王士讓述

士喪禮下第十三

此士喪禮下篇、亦名既夕禮。周官注、稱士喪禮下、今從舊名。敖氏繼公曰、此禮承上篇為之、乃別為篇者、以其禮更端也。篇首云既夕哭、故以既夕名篇。士讓按士冠特牲少牢篇首節俱從筮儀叙起、則此篇若從筮宅起、更與諸篇相類。

既夕哭。 既夕者、葬前二日之夕、與葬閒一日也。哭者、仍哭於殯宮也。殯後朝夕哭、於此日夕哭說、出寢門、復外位。

請啓期、告于賓。 啓、啓肂也。將葬、當遷柩於祖、有司於

是請啓肂之期于主人、以告賓。賓宜知其時也。士讓按告于賓、蓋兼已來未來者言。下文有請祖期、請葬期、不復云告于賓者、賓已悉來、亦當告之也。

右請啓期 泊邨吳氏曰、注疏以每日朝一廟為尊卑計日之差、殆不其然。曾子問、古者天子諸侯之喪、祝取羣廟之主藏諸祖廟、卒哭而後主反其廟。則無庸越六日八日而徧歷之矣。大夫亦有大祖廟、禮當同之。士無大祖、故二廟以一日而畢朝之。下記云朝禰訖而適祖、無厭明之文、是可見也。

夙興、設盥于祖廟門外。 夙興、夕哭之明旦蚤起也。豫設盥、擬舉鼎及設奠者盥手也。祖、王父也。祖禰二廟、據尊者言。門外、蓋在于東方、如大斂奠之設。

陳鼎皆如殯、東方之饌亦如之。 皆、皆三鼎也。如殯、如大斂既殯之奠。東方之饌、如兩瓦甒、毼豆、兩籩、與其實也。泊邨吳氏曰、此所陳者、祖奠也。東方、祖廟東堂下也。凡柩入廟後、先設從奠、徹從奠而後設遷祖奠、徹遷祖奠而後設祖奠。明日乃設遣奠。此其序也。

俟牀、饌于階閒。 柩至祖廟兩楹閒、尸北首時、乃用此牀。階閒、祖廟堂下也。先饌于此。士讓按小斂之牀以承尸、此牀以承柩。雖同名俟牀、而其廣狹高卑之制異。

右陳祖奠器饌

夷牀輁軸、饌于西階東。 經直云階閒、記明階閒位近西、不正中也。俟牀饌于祖廟、而輁軸則饌于殯宮、所以俟載柩朝祖者。但西階東是同、故併言之。

其二廟、則饌于禰廟、如小斂 祖尊禰卑、先朝禰、後朝祖、同日二廟

奠。乃啓。 皆饌。禰如小斂奠、特豚一鼎。祖則如大斂奠三鼎也。泊邨吳氏曰、諸侯五等同五廟。上下大夫同三廟。則士雖異等、似當同一廟、不應有二廟之殊。故每疑禮器王制為是、而祭法為非。惟敖氏云、均之為士、而廟數不同者、蓋士之先世、或為大夫而有三廟。至後世為士、則一廢其一、但存二廟。若先世無為大夫者、則唯一廟而已。此說揆之義理頗安。

二燭俟于殯門外。 早闇、以為明也。燭用蒸、未爇曰燋。二燭者、以照徹奠與啓肂。

丈夫髽、散帶垂、即位如初。 為將啓、變也。皆為之于次。乃即朝夕哭門外位。髽者、去冠與纚而露紒也。將髻髮者必先髽。此斬衰者耳。其齊衰以下則皆免。散帶

垂、解其三日所絞者也。凡大功以上皆然。髽與散帶垂、未殯之服也。是時棺柩復見、故服此焉。不言婦人者、婦人之帶、初已結本。又質而少變。其當髽者、小斂以來至此自若、無所更改。其不當髽者、雖未殯亦不髽、則此時可知也。泊邨吳氏曰、小斂與啓殯、變服之節、舊說未析。惟此所引敖氏得之。**婦人不哭。**將有事止讙囂。**主人拜賓、入即位、袒。**入亦不哭。**商祝免、袒、執功布入、升自西階、盡階不升堂、聲三、啓三、命哭。**商祝、公有司也。當男服加麻、爲有事于柩、故袒免。功布、大小功布、執之爲有所拂拭去塵。聲三、噫歆者三、以存神也。啓三、三言啓、告神也。**燭入。**一於室照徹奠、一於堂照啓殯。**祝降、與夏祝交于階下、取銘置于**

重。祝、周祝也。降者、取銘而降。夏祝則與執事升取宿奠。交于階下、因事交相右也。此宿奠從至廟而設之。**踊無算。**主人也、爲見柩。**商祝拂柩用功布、幠用夷衾。**拂去塵也。幠、覆之、爲其形露也。此衾、隨柩入壙者。

右啓

啓之昕外內不哭。止讙囂也。既啓、方命哭。**遷于祖。**遷于祖、朝祖廟也。柩出、南首。檀弓曰、殷朝而殯于祖、周朝而遂葬。蓋象平生時將出必辭尊者也。葬時亦朝廟。婦未廟見、不朝廟。泊邨吳氏曰、不言禰者、云遷于祖、則禰在其中。**用軸。**輁軸也。殯時升柩用輴。故啓殯而降及入廟門而升、亦用之。軸制見上篇。望溪方氏曰、階有級、軸不能轉而上下。亦人舉輁軸以升、而後遷于夷牀、以正其位歟。**重先、**

奠從、燭從、柩從、燭從、主人從。行之序也。奠從貧也。柩前後皆有燭者、以其柩車爲隔、恐闇也。主人從衆主人以下從、婦人從、女賓從、男賓在後。女賓以上、其行皆以服之親疏爲序。服同、乃以長幼也。泊邨吳氏曰、注云、主人從者、丈夫由右、婦人由左。由左由右之說、亦謂尋常行路則然耳。若從柩、則必男爲男焉、女爲女焉。且出寢門、入廟門、門中迫隘、男婦匪可以並行也。敖說得之。**升自西階。**柩升自西階、神之也。與小斂升自阼階、未忍異於生之義異。**奠俟于下、東面北上。**俟正柩也。**主人從升。婦人升、東面。衆人東即位。**婦人東面、當負序以辟奠者之往來。言婦人東面、則主人西面可知。東即位者、衆主人也。文脫一主字。**正柩于兩楹**

閒、用夷牀。兩楹閒、象鄉戶牖、爲朝事之處。言此見東西之節。於時柩北首、朝祖不可以足向之也。**主人柩東、西面、置重如初。**如初、如殯宮時。**席升、設于柩西。奠設如初、巾之。升降自西階。**柩北首、西乃右也。從奠設如初、如殯宮室中東面、設之于席前也。巾之、爲禦堂之風塵、異於在室不巾。楊信齋曰、喪奠之禮、有三變。始死、奠於尸東。小斂奠亦如之。既殯、奠於奧、神席東面。大斂奠、朝夕奠、朔月奠、亦如之。啓殯之後、席升、設于柩西、奠設如初。如初、如室中神席東面也。自是朝祖奠、降奠、還柩奠、遣奠、皆如之、但設于柩東爲異耳。**主人踊無算、降拜賓。即位、踊、襲。主婦及親者由足、西面。**主人在柩東踊。既奠、乃降、即位。

于阼階下。襲亦於序東。婦人由足、由于柩南也。堂上迫、主人降拜賓、婦人乃得東。

右朝祖

朝于禰廟、重止于門外之西、東面。柩入、升自西階。正柩于兩楹閒。奠止于西階之下、東面北上。主人升、柩東西面。衆主人東即位。婦人從升、東面。奠升設于柩西。升降自西階。主人要節而踊、重不入者、主於朝祖而行、若過之矣、不久留也。主人要節而踊、奠升主人踊、降時婦人踊也。燭先入者升堂、東楹之南、西面。後入者西階東、北面、在下。先、先柩者。後、後柩者。主人降即位。徹、乃奠、升自西階。主人踊如初。不拜賓、踊襲、以成禮不在此。且欲急於適祖也。祝及執事舉奠、巾席從而降、柩從、序從如初、適祖。此謂朝禰後、舉奠適祖之序也。此與主人踊之文相屬、則是其事即日相接也。珍亭李氏曰、經謂遷於祖者、為一廟之士也、祖禰共廟者言之也。此記則為二廟之士祖禰別廟者言之也。既正柩、賓出、遂匠納車于階閒。遂人主引徒役、匠人主載柩窆。車所以載柩者、周禮遂師職、謂之蜃車、一名輇。許叔重說文云、有輪無輻曰輇。賓出而納此車於階閒、為主人送賓而入、則當載矣。

薦車、直東榮、北輈。薦、進也。進車、象生時將行陳駕。車當東榮、西上、於中庭。輈、轅也。北輈者、以柩北首故爾。蔡氏宸錫曰、敖氏謂此即遺車、非也。遺車亦名鸞車、明器也。使人舉之如墓、乃是載遺奠之包牲者、即檀弓所云塗車也。此所薦之三車、豈其類乎。質明、滅燭。正明時。堂之上下。徹者升自阼階、降自西階。徹者、辟新奠也。乃奠、如初。升降自西階。為遷祖奠也。亦推以禰醴酒而已。奠升不由阼者、柩北首、辟其足。亦柩西席前設之。泊卿吳氏曰、或疑祖前無奠、而亡者難獨饗。不知祖禰在廟、而苟以喪奠于之、是黷且不類、吉凶異宜也。主人要節而踊。節謂徹者奠者之升降、與奠者由重南時也。要節而踊、丈夫婦人皆然。薦馬、纓三就、入門、北面交轡、圉人夾牽之、御者執策立于馬後。薦馬每車二匹、三車則六匹矣。纓、夾馬頸者。數也。就、成也。諸侯之大夫士同飾、纓以三成、謂朱白蒼之絛絲也。其著之如罽然。交轡而夾牽之、謂左人牽右轡、右人牽左轡也。但言入門、則是設奠也。既奠、乃薦、為其踐汚廟中也。馬有纓而無樊、蓋臣禮。哭成踊、右還、出。哭成踊、圉人與御者也。雜記云、薦馬者哭踊。泊卿吳氏曰、喪無不致其哀、猶祭無不致其敬也。祭而旅酬、下及沃洗者、則圉御雖賤、其情分之與於禮事宜矣。注疏皆以哭踊屬主人。玩此及雜記、可見屬圉御。又案徹奠設奠之時、薦車薦馬、其事相接。作經者置奠事於車與馬

之閒、見堂上堂下、彼此並作也。檀弓云、復、楔齒綴足、飯、設飾、帷堂、並作。凡讀禮者、皆當以此意會之。

賓出、主人送于門外。送、亦拜之。門、廟門也。

右薦車設遷祖奠薦馬

薦乘車、鹿淺幦、干、笮、革靾。載旜。載皮弁服。纓、轡、貝勒、縣于衡。此乘車、今下道車、稾車三者、皆魂車也。士所乘者棧車、鹿棧幦、以鹿之夏皮淺毛者為覆式也。干、盾也。笮、矢箙。靾、韁也。旜、通帛為之。孤卿所建。士亦攝盛焉。皮弁服、臣同君以視朔者。勒、馬頭絡銜也。以水中之貝飾之。此數者有干無兵、有箙無弓矢、明不用也。衡、輈端橫木、以駕馬者。縣之者、蓋事至則加于馬身、既則脫之而置于此。　望溪方氏曰、旜可攝、而服止

于皮弁、何也。爵弁服盡用于襲斂也。遣以少牢、乘車載旜、以昭恩禮。而被于身、設于殯廟者、不得踰其爵等。

道車、載朝服。道車、朝夕於君、及燕出入所以飾喪祀也。之車。朝服、日視朝之服。

稾車、載蓑笠。稾猶散也。今文稾為潦。以田以鄙之車。蓑笠、備雨服也。三車皆漆之、見道稾二車亦有纓轡勒縣于衡。士備三車、亦攝盛之意。

有司請祖期。祖、行始也。亦因在外位請之、當以告賓。

曰、日側。此主人辭。側、昳也。謂過中時。　士讓按日過中為陰候之始。祖奠以當夕奠、雖視常日之夕奠差早、而要為夕之分限也。

右請祖期

主人入、袒、乃載。踊無算。卒束、襲。袒、為載變也。載、載于柩車。柩車、卽遂匠所納者。束、束棺于柩車。使不動也。襲、襲衣也。

降奠、當前束。降奠、下而設遷祖之奠、當前束、在柩車之西。

右載

將載、祝及執事舉奠、戶西南面東上。

卒束前、而降奠席于柩西。將載、謂將下柩于庭而載之車也。其降、仍以輁軸斂。舉奠者、執遷祖之奠于手以俟也。卒束前、卒束之前也。東未畢而先降奠席也。經載柩時不言設席。移奠之事、故記明之。

商祝飾柩。一池、紐前䞓後緇。齊、三采、無貝。飾柩者、設

柩之牆柳也。牆以布為帷、於柩旁者。柳以布為荒、於柩上者。池、竹為之、衣以青布、縣於柳前、以象宮室之承霤者。君三面、卿大夫兩相、士前一而已。紐、所以聯帷與荒者。其色前赤而後黑也。與束棺屬披之紐別。齊則居柳之中央、如車蓋上之蕤。用三色采繒為之。上朱、中白、下蒼。著之以絮、便高焉。有貝者、元士以上。此諸侯之士無之。

設披。從旁持曰披。以備傾虧者。人君以帛為之、士蓋用布與。棺既有紐以結之、謂之戴、復結披當棺束、於束繫紐、其形披出、人居旁牽之。

屬引。屬、著也。引、紼繩也。著繩於車、用人引之。云紼者、見繩體。云引者、見用力。一也。凡引、天子用六、諸侯四、大夫士二。　泊邨吳氏曰、下經實土三、主人拜鄉人、則鄉人為之引、可知禮助葬必執紼。又曰、束棺于柩車者、曰束。連繫棺束與柳材而結之者、曰戴。貫結于戴、而出之

于外、人居旁牽之。曰披、橫縛于轅、以屬引者。曰較、以長繩屬輅兩端、而人引之者。曰引、引屬于柩車者也。在棺曰紼。說柩車而但屬于柩、謂遷祖時及在壙將窆時也。其爲繩一也。

右載柩

巾奠、乃牆。降奠訖、覆以巾、而商祝乃飾柩。

陳明器於乘車之西。明器、藏於壙中之器、神明之也。下文苞筲等、皆是。陳於車西、其在東堂之南與。泊郵吳氏曰、乘車在東榮、道車槀車以次而東、則東堂之南尚空也。敖說得之。疏以爲在重北、則重當庭東西之中、乘車距之也遠、明器焉得及重北乎。

折、橫覆之。折、猶庪也。窆事畢、加之壙上、以承抗席。橫陳之者、爲苞筲已下繹於其北便也。覆之、見善面也。自抗木至筩、皆後用者先陳。折於抗席前用、以其重大、故別陳於南。三禮館

議、折蓋以板片爲之。方陳之者、爲其在棺飾之上、取親于棺數。敖氏謂必橫陳之者、象其在壙也。後言橫者、縮者、皆放此。

抗木、橫三縮二。抗、禦也。所以禦止士者。其橫與縮、各足以掩壙。

加抗席三。席所以禦塵。抗木不言加、明別陳于折之北也。抗席言加、加于木上。下云加茵、茵又加于席上。泊郵吳氏曰、抗木在上、即椁之蓋也。東西曰橫、南北曰縮。一橫一縮、兩層重之、以掩壙、取固密也。縮席其用葦若萑、縱廣輪與抗木齊、必三重、取周疊也。抗木與茵俱兩重、而席三重、取相變也。

加茵、用疏布、緇翦、有幅、亦縮二橫三。茵所以藉棺者。翦、淺也。幅、緣也。其制未詳。凡壙器、每以三二爲數者、象天三地二、渾合而人藏其中也。古之爲椁、累木於棺之四旁、而上下不周。棺之下、藉以茵。其上加以抗、次加抗席、次加抗木。故陳時、亦重累陳之。三禮館議、後陳者先用、則茵先橫後縮、抗木先縮後橫、可知矣。

器、西南上、綪。器、總目以下所陳者。其陳之、以西行南端爲上。綪、屈也。不容、則屈而反之。

茵。茵非明器、重言之者、以明器從茵起而北陳之。

苞二。以裹遣奠羊豕之體者。

筲三、黍、稷、麥。筲、與畚器盛種者同類。其容蓋與簋同一穀。

甕三、醯、醢、屑。冪用疏布。甕、瓦器。其容蓋亦一穀。屑、薑桂之屑也。內則曰、屑桂與薑、是也。

甒二、醴、酒。冪用功布。皆木桁、久之。甒亦瓦器。桁、所以庪苞筲甕甒者、木爲之。久之、謂以蓋案塞其口。每器異其桁。三禮館議、敖氏以木桁爲久之之物、所以藷苞筲甕甒之底、而使之平也。參觀上篇重鬲久法、其說可備一解。甕甒既冪之、

宜無庸更冪其口矣。

用器、弓矢、耒耜、兩敦、兩杅、槃匜、匜實于槃中、南流。此皆常用之器也。杅、盛湯漿。槃匜、盥器也。流、匜口也。此有爵矣、乃以耒耜爲用器、爲其有圭田、主人所親耕而共粢盛也。

無祭器。祭器尊、士器畧。望溪方氏曰、壙中藏用器、樂器、孝子不忍死其親之意耳。祭器所以享祖考、而納諸壙中、則誣矣、且褻。周禮春官之樂器、夏官之兵器、厥之奉之藏之、每職必舉、而鼎俎籩鉶、天官膳夫以下諸職、無一語。明器無祭器、自天子以下皆然、不獨士也。

有燕樂器可也。與賓客燕飲用樂之器、如琴瑟竽笙之類。云可者、亦不必其用之也。

役器、甲冑、干笮。皆師役器。

燕器、杖、笠、翣。燕居安體之器也。杖以扶身、笠以禦暑、翣以招涼。

右陳器

抗木刊。剝其皮而兩面皆刊削之。茵著用荼、實綏澤焉。荼、茅秀。綏、廉薑。澤、澤蘭。皆取其香且禦濕。葦苞、長三尺、一編。葦長、截取三尺、一道編之。於苞物宜。菅筲三。其實皆瀹。皆湛之湯。未知神之所享、不用食道、所以為敬。如殯時之設熬然。弓矢之新、沽功。沽、麤也。設之宜新、但功麤、示不用。有弭飾焉、亦可張也。有柲。設依撻焉。有韣。此言弓也。弭、弓弰也。以骨角飾兩頭。雖沽、畧亦使可張。柲、弓檠也。弛則縛之於弓裏、備損傷、以竹為之。依、纏弦也。撻、弣側矢道、皆以韋為之。韣、弓衣也。緇布為之。猴矢一乘、骨鏃、短衛、侯物而射之矢也。四矢曰乘。衛、

羽也。骨為鏃而短其衛、亦示不用也。生時鍭矢金鏃、五分笴長而羽其一、志矢一乘、軒輖中、亦短衛、志、習射有志於中者。輖、輕也。軒輖中者、無前重後輕也。

徹奠、巾席俟于西方、主人要節而踊。此徹當前東之遷祖奠也。巾席俟者、為將還車、更設祖奠復用也。祖。商祝御柩。乃祖。踊、襲。袒、主人為將祖變也。御柩、執功布以居前、為還柩車飾也。祖、還柩向外、為行始也。踊襲、主人既踊乃襲也。少南、當前束。不言主人、可知也。主人柩東之位、皆當前束。載時前束在北。及還柩則在南、故少南以當之。然則柩車雖還、亦不離其所也。婦人降、卽位于階間。柩已還而首南鄉、婦人乃得卽位于其北。婦人不位於車西者、恐妨賵者行禮之所也。祖、還車不還器。祖有行漸、車亦宜鄉外也。器之陳自若、南上。泊邨吳氏曰、此車、卽所薦三車也。薦時北輈、還時南輈。還車者、欲其與柩車同鄉也。望溪方氏曰、車必還、乃可駕而行。器則人持之、無所用還也。祝取銘置于茵。亦周祝也。銘本在重。重不藏、故移加于茵上、當與之同入于壙。二人還重、左還。重與車馬還相反。車馬宜右還。還重言二人、則舉亦二人可知。布席、乃奠如初。主人要節而踊。此祖奠也。泊邨吳氏曰、堂上柩北首、則奠在柩西。初載降奠如之。既祖、柩南首、則奠在車東。疏云西、誤。敖氏繼公曰、亦奠于尸東之意、故云如初。薦馬如初。

柩動車還、宜新其事。賓出、主人送。祖訖、出廟門。

右祖

祖、還車不易位。為向外耳、仍未行也。執披者旁四人。兩旁則八人也。祝饌祖奠于主人之南、當前輅、北上。巾之。既祖乃奠。

有司請葬期。請于主人。亦因在外位時。入、復位。復柩東之位也。自始死未小斂已前、位在室中尸東。小斂後、位在阼階下。將殯、柩既入祖廟、位亦在阼階下、皆內位也。

右請葬期

公賵、玄纁束、馬兩。公、國君也。車馬曰賵。施于生及死者、所以助主人送葬、欲

以共駕魂車也。兩馬、士制、所謂駙馬也。公賵之、如其駕薦車之數。擯者出請、入告。主人釋杖、迎于廟門外、不哭。先入門右、北面。及衆主人袒。尊君命也。衆主人不迎賓、作階下柩東西面、自若。馬入設。設於西方也。南北當中庭。賓奉幣、由馬西、當前輅、北面致命。賓使者亦士也。禮使人各以其爵。幣玄纁束也。輅、轅縛也。以木縛於柩車轅上、以屬引於上而挽之者。賓奉幣入門左、當階而北行、當輅乃折而東行、至其右北面致命。君命不升堂致者、柩在下也。以負奠故不以由尸首爲嫌。主人哭、拜稽顙、成踊。賓奠幣于棧左服、出。棧、柩車、即蜃車也。四輪迫地、無革鞔而漆之、與棧車制同、故名。服、車

箱也。幣奠于左服、象授人授其右也。此車南鄉、以東爲左、與委物于尸東牀東同意。宰由主人之北、舉幣以東。以東、藏之。士受馬以出。士、胥徒之長、有勇力者。受馬、亦以舉幣爲節。主人送于外門外、拜。襲、入復位、杖。亦爲君命袒、故既送使者、則襲於外。還入廟門、復柩車東之位。

右公賵

賓賵者將命。擯者請、入告、出告須。賓、卿大夫士之使者也。不迎。告曰孤某須。馬入設。賓奉幣、擯者先入、賓從、致命如初。先入、道之。從入、亦門左也。如初、如公使者。主人拜于位、不踊。位、柩車東

位。拜不稽顙、不踊、遠辟于君使。堂溪方氏曰、自公賵公則以外、主人皆有拜而無哭踊。即拜亦不離其位。不惟力不能勝、時亦懼不逮也。云拜于位、則拜君賵之使者、違其位明矣。賓奠幣如初。舉幣受馬如初。擯者出請。言出請、見賓已出、在外也。若奠、入告。出以賓入、將命如初。士受羊如受馬。賓致可以爲葬奠之物也。常日奠、惟朝一夕一至。葬日遣奠爲奠之最盛。故親者致其奠物、以共奠事之用。若者、不定之辭也。羊者、士葬奠之上牲。又請。若賻、入告。主人出門左、西面。賓東面將命。貨財曰賻。主施於主人者。將命、執物以將之也。泊郵吳氏曰、賵奠賻主人皆不出、而獨爲賻出。或疑爲重財輕禮。不知賻不施於

死者、則賓固不入至柩前致命也。主人豈得不出廟門而受之乎。主人拜、賓坐委之。宰由主人之北、東面舉之、反位。主人有喪、於饋遺不宜親受、故賓坐委之。若無器、則捂受之。捂、逆也。謂宰捂受之、不委地也。捂受之、則相對、而異於舉之同面也。泊郵吳氏曰、賻之施於生者、故賓不入門。若入門、則有併施死者之嫌也。少儀曰、賵馬入廟門、賻馬與其幣不入廟門。又請。賓告事畢。拜送、入。如但賵若奠而已、主人亦出送之。呂氏大臨曰、喪禮、主人見賓、不以尊卑貴賤、莫不拜之、明所以謝之、且自別于常主也。賓于主人、無有答其拜者、明所以助之、且自別于常賓也。後世行之、多失其義。喪主之待賓也、如常主。弔賓之於主人也、如常賓。甚者爲衣服飲食以

奉之。輟朝夕之哀以謝之。而先王之禮意蕩然矣。**賵者將命。**賵、送也。以柩將去而贈之。與贈生人之意同。泊邦吳氏曰、此不蒙又請之文、則是更端也。贈、謂以幣若他物、可爲明器者。禮較重於賵賻者與。**擯者出請、納賓如初。**如其入告、出告須。**賓奠幣如初。**亦於棧左服。幣亦玄纁束。**若就器、則坐奠於陳。**就、善也。成也。陳、明器之陳者。贈施於死者、贈無常、惟玩好所有。善器成就者、奠之于陳、從其類也。**凡將禮、必請而后拜送。**雖知事畢、猶請。君子不必人意。凡云者、爲不見者言之。泊邦吳氏曰、諸侯弔使之禮、在殯宮行之、不必定於遷祖後。則士大夫諸禮、亦當有殯後葬前陸續而來者。經特於此著之耳。**兄弟、賵奠可也。**兄弟、有服親者。

可云者、許其且賵且奠、未必並用、或且從厚也。賵奠於死生兩施。或有其禮、無其財、君子弗行也。**所知、則賵而不奠。**所知、通問相知者。降於兄弟。賵以幣馬、尊敬之意、故親疎皆得用之。奠以羊、若飲食然、故疎者不得用之、以自別於兄弟。**知死者贈、知生者賻。**是又於所知中分別之、許其力所能爲耳。**書賵於方、若九、若七、若五。書遣於策。**方、板也。或九行、七行、五行。凡賻賵奠亦書、可知。策、簡也。連編爲之。書方者、爲將讀之。九七五、言其疏數之節。遣爲主人自具之物、故另書之。策廣於方、遣之物名多也。士讓按、賵奠賻贈之儀、有兼施者、有特施者、無非稱其情與財耳。然主人有不盡用者、何以處此。曰、君子不家於喪、故孟獻子之司徒旅歸四布、而夫子取之。若因以爲利、野人猶恥之、況君子乎。**乃代哭如初。**柩將去矣、不忍絶聲。敖氏繼公曰、此陳柩與小斂後東尸相類、故亦代哭。明日而葬、亦類於殯。三禮館議、自啓殯見柩而遷廟、哭固已不絶聲矣。至是乃代哭焉。蓋柩車在廟、男婦羣聚而守之、徹夜不寐、哭若絶聲、不但志哀、且將儆怠倒廢而不振也。若不代、則雖強有力者亦弗勝。明日何以將事乎。聖人立法、即乎人心如此。**宵、爲燎於門內之右。**於門右者、宜遠尸柩也。必遠之者、亦謂鬼神或者尙幽闇也。時柩車在西、柩車東有主人、階閒有婦人、故于東方以照哭者。

右賵奠賻

凡贈幣無常、玩好唯在所有。

厥明、即葬日之質明。**陳鼎五于門外、如初。**鼎五、羊豕魚腊鮮獸、大夫少牢之禮。士特牲三鼎、盛葬奠、加一等也。如初、如大斂奠時。望溪方氏曰、遣奠得用少牢、猶冠禮之用爵弁、昏禮之用墨車也。昏冠則假之於始、以厲其志。宵雅肄三之義也。喪奠則厚之于終、以報其勤、士有賜諡大夫沒不呼名之義也。**其實、羊左胖。**凡吉祭升右胖、此用左胖。**髀不升。**泊邦吳氏曰、小斂奠、殯奠、朔月奠、薦新奠、祖奠、皆用豚、是小牲、豚解合升、不去髀。此羊豕大牲、升其胖、雖豚解、亦去髀。以其成牲也。**腸五、胃五。**少牢用三。此加至五、亦盛之。**離肺。**離者、不絶其中央少者也。云離者、食肺也。明無切肺也。切肺、祭肺也。**豕亦如之。豚解、無腸胃。**如羊左胖、髀不升、離肺也。豚解者、以解豚之法解之。肩、肫、脊、脅、解爲四段也。無腸胃者、少儀云、君子不食溷腴也。**魚腊鮮獸、**

皆如初。鮮、新殺者。士腊用兔加鮮獸而無膚者、豕既用豚解、故無膚而代以鮮獸。東方之饌、亦設于東堂下、南順、齊于坫、饌于其上。四豆、脾析、蜱醢、葵菹、蠃醢。脾析、羊百葉。蜱醢、蜯蛤醢。蠃、蝸也。四籩、棗、糗、栗、脯。糗、熬豆米之粉為之、今所謂糕也。士讓按、四豆俱用饋食之豆。而四籩則於饋食之籩取其二、於加籩之實取其一、於羞籩之實取其一、而合為四。所謂放而不致也。醴酒。葬奠亦無黍稷。陳器。明器也。夜斂藏之、至此復陳之。滅燎、執燭俠輅、北面。一人在輅西照徹祖奠、一人在輅東、照葬奠。賓入者拜之。亦鄉而拜之。主人無出禮

右陳遺奠明器

凡糗不煎。以膏煎之則褻、非敬。亦不以食

道之意。

徹者入、丈夫踊。設于西北、婦人踊。將設葬奠、先徹祖奠。入、謂祝與執事徹祖奠者。既盥乃入、由重東、而主人踊。至徹訖、設柩車西北、則婦人踊。徹者東。適東堂下之饌以待事至。鼎入、五鼎舉入陳于阼階前、西面北上、皆如殯。乃奠、豆南上、綪。籩蠃醢南、北上、綪。籩蠃醢南、辟醴酒也。士讓按、四豆先饌脾析於西南、次北蜱醢。蜱醢東葵菹、葵菹南蠃醢。是謂豆南上綪。其設之形、四方也。四籩則於蠃醢之南、先設棗。棗南設糗、糗東設栗、栗北設脯。是謂籩北上綪、亦因綪而得形四方也。其設棗之西、空一位、可以設醴。其設糗之西、空一位、可以設酒、皆當脾析之南、故注云辟醴酒

也。組二以成、南上、不綪。特鮮獸。成、猶併也。不綪者、魚在羊東、腊在豕東。獸特於其北。醴酒在籩西、北上。醴酒尊、以要成。奠者出、主人要節而踊。亦以奠者往來為節。

右遣奠

甸人抗重、出自道、道左倚之。抗、舉也。出自道、從門中央也。不由闑東西者、重不反、變於恆出入。道左、道東、主位也。倚之、當倚於門東北壁上。經言甸人置重於中庭、此又言甸人、以見凡有事於重、皆甸人也。未虞以前、以重主其神。既虞、則神安于寢、作主則神棲於主。此重既出不復反、使甸人守之。既虞則埋于道左。泊邾吳氏曰、重既不隨入壙、又

不可留於廟中、故於柩將行、出之於外。薦馬、馬出自道、車各從其馬。駕于門外、西面而俟、南上。皆出自道、象平生出必中道也。南上、將行以近外者為先也。乘車在前、道槀序從。三禮館議、道、車行之道也。車必由中出者、車有兩輪、重則兩人抗之、馬出亦二以並、圉人牽之亦然、則不得不夾闑之兩旁而從中出也。生者乘車出入由中道、步行則否。望溪方氏曰、朝祖時、柩車入廟門、闑與下檻已脫去。故重與車馬得由中道出也。註云不由闑東西、似闑尚未脫。有闑則車豈能出入乎。徹者入、踊如初。徹巾、苞牲取下體、不以魚腊。苞、以苞盛之也。徹巾卽苞之、是於席前為之也。此象既饗而歸賓俎。雜記云、父母而賓客之、所以為哀、是也。士苞三个、前

脛折取臂臑、後脛折取骼、皆下體也。每牲猶有肩胣脊脅四段之上體在俎焉。取下體者、其以皮骨多、差可久歟。魚腊不以、非正牲也。又按葬有遺車、載所苞遣奠而藏之者也。大夫以上乃有遺車。士無遺車、則所苞者不載於車、直持之而已。行器。析言之則苞筲以下為明器、統言之則折抗席抗木皆器也。舉之為行始、故曰行器。茵、苞、器序從。如其陳之先後。車從。次器而行。徹者出、踊如初。徹者設于西北。既仍自柩北而東折而南、乃出也。於是廟中當行者惟柩車。

右重出車馬奠器從

主人之史請讀賵、執算從、柩東當前束、西面。不

命毋哭、哭者相止也。唯主人主婦哭。燭在右、南面。賵、即書於方者。賵禮賓為之、故主人之史請之。史請北面、既而與釋奠者西面。右、史右也。泊邨吳氏曰、公賵當首列、奠賻賵及遣皆在其中。舉賵以該之也。士讓按、哭者相止、宜恭神之聽之也。主人主婦必哭者、庶神有所憑依也。燭在右以照書、取其明也。是時幽明悽愴、如將見之。讀書、釋算則坐。必釋算者、物有多寡、宜知其數、亦以榮其多也。坐釋之、便也。卒、命哭。滅燭。書與算執之以逆出。執燭者亦出。公史自西方東面、命毋哭。主人主婦皆不哭。讀遣。卒命哭、滅燭出。公史、君之典禮書者。遣、即書於策者。此主人之物、故公史讀之。其執燭之位與上同、而東西則異。三禮館議、賵物私史讀之、以見其議之不忘也。遣物公史讀之、以見其分之不越也。堂溪方氏曰、附棺之物、必誠必信。雖執事者自無遺忘、而主人主婦必傾耳而聽之、於心始安。故俟讀遣畢、而後命之哭。

右讀賵讀遣

商祝執功布以御柩。執披。居柩車之前。若道有低仰傾虧、則以布為抑揚左右之節、使引者知其上下。執披者知其左右也。上執披者旁四人、則八人也。不言引者、披後于引、言執披則引可知矣。主人袒、乃行、踊無算。袒、為行發也。乃行、謂柩車行也。凡從柩車者、先後左右、如遷於祖之序。出宮、踊、襲。出宮而踊、哀親之離

其室也。行路不宜袒、故襲。

右柩行

至于邦門、公使宰夫贈、玄纁束。邦門、國城之北門。葬于北方北首、三代之達禮。則所出必北門也。柩至是、公乃賵之。亦異於臣禮也。宦說乃用之、榮君物以送終焉。主人去杖、不哭、由左聽命。賓由右致命。主人哭、拜稽顙。左右、柩車前輅之左右也。當時止柩車。柩北首、西為左、賓在柩車之東、主人不成踊、變於家。堂溪方氏曰、公使人弔、則使者在西、以至主人之家、有賓道也。贈于途、則使者在東、以國門乃君之門、使者有主道也。賓升、實幣于蓋。降、主人

拜送、復位、杖、乃行、升柩車之前，實其幣於棺蓋之柳中，若親授之然。不奠於左服，宰不乘之，別於在廟。復位，反柩車後。乃行，亦謂柩車行也。

右公贈　三禮館議：聘禮聘卿行，舍于郊，公使卿贈。公之使人贈其臣，亦以出國門為飾歟。初喪既從之，又或視其大斂矣，既則明之，至柩行又贈之。於士如此，則大夫以上又加厚焉，可知。堂廉不隔，呼吸相通，九經所謂體羣臣，此其實也。　士讓按：古者王公而下至大夫士，皆有兆域，昭穆各以其次，故趙武以得全要領從先大夫於九京為幸。北方北首，死者所嚮。士喪而柩至邦門，公使贈之如此，是亡之謂令終。其中於事君，終於立身，無愧祖考矣。

至于壙、陳器于道東、西北上。廟中南上，此以西行北端為上，是於壙。茵先入。當藉柩也。元士則葬用輁軸，加茵焉。屬引。於是說載除飾，更屬引于柩東，而下棺于茵上。主人袒，衆主人西面北上，婦人東面，皆不哭。袒，為下棺變也。入壙之際，為羨道，男東女西，各俠為位。不哭者，下棺宜靜也。羨道，天子謂之隧。

右至壙　唯君命、止柩于堩，其餘則否。堩，道也。餘則否者，不敢留神也。記此皆明餘人不當行禮於堩。　望溪方氏曰：柩車不停，以葬必在日中以前，少遲緩則妨虞祭矣。車至道左、北面立、東上。車，謂乘車、道車、槀車也。道左，道東也。先至者在東。柩至于壙、斂服載之。柩車至壙，稅脫載除飾，乃斂乘車道車槀車之服載之，不空以歸，送形而往，迎精而反，亦禮之宜。

乃窆、主人哭、踊無算。窆，下棺也。今文窆為封。春秋傳謂之堋。襲。主人贈用制幣、玄纁束，拜稽顙、踊如初。丈八尺曰制，二制合之。束，十制五合也。玄纁之率，玄居三，纁居二。疑即公使宰夫所贈，重君物，故以送終與。　三禮館議：李氏如圭以此贈即公贈，或謂經不言公贈，而重出其物，曰玄纁束，則為主人之贈明矣。既窆，則公贈、賓賵皆主人之贈，胥入焉。不言者，可知也。卒袒，拜賓，主婦亦拜

賓。即位、拾踊三、襲。卒，謂窆卒也。主婦拜賓，拜女賓也。即位，反其東西位也。拾踊者，主先賓後，婦人居閒，三、謂三者三。襲，主人也。禮：婦人不袒。賓出則拜送。相問之賓也。凡弔賓有五，去皆拜之。此舉其中者也。雜記云：相趨也，出宮而退；相揖也，哀次而退；相問也，既窆而退；相見也，反哭而退；明友也，虞祔而退。皆因恩之厚薄為去遲速之節也。藏器於旁、加見。器，用器至燕器也。見，棺飾也。牆柳之墻，謂之見者，以其見於棺器之外。先云藏器，乃云加見者，器在見內也。藏之者，其家人之觴歟，必藏器者，明君子於事終不自遑。藏苞筲於旁。此在見外，棺與槨之閒也。上藏器為左旁，此直為右旁，亦猶于尸柩之右之意也。不言甕甒，相次而藏可知。加折、卻之，加抗席覆

之。加抗木。加于上也。泊卿吳氏曰、折郤之善面向棺也、席覆之、善面向表也。猶小斂衣、美者在中。大斂衣、美者在外也。槨周於壙之四周、加抗木則與槨為蓋、而窆之事畢矣。古人所以無使土親膚者、周備詳慎如此。**實土三。主人拜鄉人。**雜記云、鄉人五十者從反哭、四十者待盈坎。拜之者、謝其執紼及下棺實土相助之勤勞也。拜時亦袒。望溪方氏曰、歸而反哭、日中而虞。故以實土為節、不敢久俟。**即位、踊、襲、如初。**即美道東位、亦拾踊三也。

右窆

於是有司以几筵舍奠於墓左、為父母形體在此、禮其神焉。泊卿吳氏曰、春官冢人、大喪甫竁、遂為之尸。小宗伯成葬而墓祭則為位。注謂成葬而祭墓地之神、以先

人形體託於此地、故祀其神以安之。小宗伯為位、冢人則為之尸也。開元禮、政和禮、司馬氏書儀、朱子家禮、俱有既窆祀后土之文。此經無之、或文不具耳。士之祀墓神、不可謂僭。但檀弓只云釋奠、則未必有尸耳。

乃反哭、入、升自西階、東面。衆主人堂下、東面北上。反哭者、於其祖廟、為柩從此而出也。西階、堂上親所行禮之處。故檀弓云、反諸其所作。注、堂上親所行禮之處也。升自西階、未變其鄉者、所升堂之路也。升堂而不見、故但止於西階之上。為衆主人西方東面、統於主人也。望溪方氏曰、迎精而反、探死者之情、亦必先就考妣、而後可反於私室。故反哭於廟、而後虞于寢。**婦人入、丈夫踊、升自阼階。**由阼者、辟主人。三禮館議、主人升西階者、以賓將在西階弔之、故豫空阼階、為婦人位也。虞祭尚升自西階、則此時固不宜出阼矣。衆主人西方、亦辟婦人之所由也。**主婦入于室、踊、出即位、及丈夫拾踊三。**入于室、反諸其所養也。親所饋食之處也。出即位、堂上西面也。**賓弔者升自西階、曰、如之何。主人拜稽顙。**反而亡焉、失之矣、於是為甚、故弔之。弔者北面、主人拜於其位。此弔異於常、故為之稽顙。泊卿吳氏曰、西階東面、本非主人正位、以喪事逢弔者北面、則主人因其故位拜之而已。**賓降出。主人送于門外、拜稽顙。**廟門外也。相見也、反哭而退、故重謝之而稽顙。泊卿吳氏曰、二廟者、反哭時唯於祖廟而已、遂至之殯宮、以虞事

不可緩也。陳氏可大以為先祖後禰、恐未確。**遂適殯宮、皆如啓位、拾踊三。**啓位、啓殯時之位。婦人于阼階上、西面南上。丈夫于堂下、直東序西面。拾踊、丈夫先、婦人後而已。此時蓋無賓。**兄弟出、主人拜送。**兄弟、小功以下也。異門大功、亦可以歸。至虞卒哭、還來與焉。賓出自廟、兄弟出自殯宮、親疏之殺。三禮館議、殯訖哭殯、葬訖反哭。主人于兄弟拜送者、惟此耳。以此二節、事尤大、而哀尤甚也。**衆主人出門、哭止、闔門。主人揖衆主人、乃就次。**次、倚廬也。居於倚廬、哀親之在外也。不敢入處室。

右反哭

卒窆而歸、不驅。既封、從匶車而歸、其反也如疑、不忍

疾驅也。

猶朝夕哭、不奠。是日也、以虞易奠、猶哭、以神靈在此也。不奠、爲無尸柩也。三虞、卒哭。虞喪祭名、安也。卒哭、三虞之後祭名、謂卒殯宮之哭也。以其明日祔于祖、故不復朝夕哭於殯宮、惟朝一哭夕一哭於其次而已。　泊邨吳氏曰、古者卒哭、在既葬三虞之後、無有未葬而先行卒哭者。政和禮、乃以百日爲卒哭之期。蓋緣後世葬無定期、遷就爲之耳。明日以其班祔。班、昭穆之次也。祔、卒哭之明日祭名。祔、猶屬也、謂祔于祖。孫與祖昭穆同、故以孫屬於祖而就祖祭之。尸柩已去、神宜在廟也。　泊邨吳氏曰、上而祔、下而設尸、皆以其昭穆。此於死者之精神、所以聯屬而凝聚之者至矣。非知鬼神之情狀者、其孰能制之。

右虞卒哭祔

右士喪禮下　凡二十三節經文止

記古本　說見上篇記

啓之昕、外內不哭。夷牀輁軸。饌于西階東。其二廟、則饌于禰廟、如小斂奠。乃啓。朝于禰廟、重止于門外之西、東面。柩入、升自西階。正柩于兩楹閒。奠止于西階之下、東面北上。主人升、柩東西面。衆主人東卽位。婦人從升、東面。奠升、設于柩西。升降自西階。主人要節而踊。燭先入者升堂、東楹之南西面。後入者西階東、北面、在下。主人降卽位。徹、乃奠。升自西階。主人踊如初。祝及執事舉奠、巾席從而降。柩從。序從如初。適祖。薦乘車、鹿淺幦、干笮革靾。載旜。載皮弁服、纓轡貝勒、縣于衡。道車、載朝服。槀車、載蓑笠。將載、祝及執事舉奠、戶西南面、東上。卒束前而降、奠席于柩西。

巾奠乃牆。抗木刊。茵著用荼、實綏澤焉。葦苞、長三尺、一編。菅筲三、其實皆瀹。祖、還車不易位。執披者旁四人。凡贈幣無常。凡糗不煎。唯君命、止柩于堩。其餘則否。車至道左、北面立、東上。柩至于壙、斂服載之。卒窆而歸、不驅。自此以上、古記皆依經文次序

君視斂、若不待奠、加蓋而出。不視斂、則加蓋而至卒事。此一條、通解本移附士喪上、　既正柩、賓出、遂匠納車于階閒。祝饌祖奠于主人之南、當前輅、北上、

巾之弓矢之新、沽功。有弭飾焉、亦可張也。一作張可
有柲設依撻焉、有韣。猴矢一乘、骨鏃短衛、志矢一乘、軒輖中亦短衛。

儀禮糾解卷之十三終

儀禮糾解卷之十四

安溪王士讓述

士虞禮第十四

虞安也。士既葬父母、迎精而反、日中而祭於殯宮以安之。於五禮屬凶。士三月而葬、士三虞。敖氏繼公曰、此篇言士喪初虞之禮。

士讓按上篇葬卒窆而歸、反哭、入、遂適殯宮。是日也以虞易奠、人子之心不忍一日離也。凡虞必有主之。婦則夫若子主之。凡主兄弟之喪、雖疏亦虞之。父母之喪偕、先葬者不虞祔、待後事。此又其變者。

士虞禮。三禮館議、自始死至葬、設奠以依之、不立尸、以體魄在殯、未遽以神道事之也

既葬而返、則以安其神靈爲亟。而後此之春秋享祀、設主迎尸、自茲始矣。祭、吉禮也。虞則祭而未吉。以其前因乎喪、而後漸趨于吉也。

右篇目

記、虞、浴不櫛。浴者、將祭自潔清也。不櫛者、未在於飾也。唯三年之喪不櫛。期以下、櫛可也。敖氏繼公曰、注從古本、無沐字。今本曰沐浴、蓋傳寫者誤衍之。

特豕饋食。特豕、士牲。饋猶歸也。祭而用黍稷、曰饋食。言饋之以食也。三禮館議、饋食如下特牲少牢二篇、是也。此亦放其禮行之。未葬殷奠用特豚、豚解而已。遣奠用羊豕、亦豚解而已。此云特豕者、見此豕之爲體解、而異于奠也。不云特牲者、吉祭曰特牲、宜辟之也。

坐

溪方氏曰、自小斂至祖、皆用豚。遣奠及虞、始用豕。卽用物之節、而至敎亦存焉。側亨于廟門外之右、東面。側亨、亨一胖也。吉禮用全。虞不致爵、無主人主婦及賓以下之俎、故畧用一胖而足也。殯宫、寢也、而云廟、尊之也。右、西方。不於東方、未可以吉也。亨于爨用鑊。東面、謂亨者。爨亦存焉。魚腊爨、亞之、北上。爨、竈也。遞次在豕爨之南。皆西方也。饎爨在東壁、西面。炊黍稷曰饎。爨在堂下、云東壁者、近於壁也。壁爨之閒、當容人。西面、亦指饎者。凡吉祭、饎爨在西。此東者、反吉也。朔月之奠、始有黍稷、未有爨。此有者、漸吉也。亦北上。三禮館議、記、主人視虞牲。則主婦亦視饎爨敝。設洗于西階西南。水在洗西。篚在東。此所設、皆及吉也。亦當西榮、南北以堂深。

設之于西、亦以主人位在西階上故也。尊于室中北墉下、當戶、兩甒、醴酒。酒在東。無禁。冪用絺布。加勺、南枋。喪祭無玄酒、以醴爲上、而在西。醴以饗神、酒以飲尸也。兩甒西上、亦神席在西也。士吉祭、冪用綌。此喪祭用絺、其義未詳。苹溪方氏曰、虞所獻惟及祝佐食、無室外之事。故設尊不于堂上。素几、葦席在西序下。周禮司几筵、凡喪事、設葦席、右素几。洎邨吳氏曰、人君始死、卽几筵具。士禮卑約、故奠不設几。至祭、則几筵不可不具。士讓按、用素用葦、喪事質也。苴、刌茅、長五寸、束之、實于篚、饌于西坫上。苴、猶耤也。所以耤祭、尚潔也。刌、度也、截也。饌兩豆菹醢于西楹之東。醢在西、

一鉶亞之。醢在西、南面取之、得左取菹、右取醢、便其設之。一鉶亞之者、菹以東也。此饌繼西楹言之、則以西楹爲主、向東陳之。士讓按、醢在西、據饌于西楹東如此。及其設之、據尸在奧東面、則醢在北、當尸之左、菹在南、當尸之右、尸得右取菹、擩于醢、祭于豆閒、亦順手便也。從獻豆兩、亞之、四籩亞之、北上。豆從主人獻祝、籩從主婦獻尸祝。其陳次在楹以東、亞于鉶而東也。鉶東北、菹爲首、次南醢、醢東栗、栗北棗、棗東棗、棗南栗、則北上者、菹與棗也。饌黍稷二敦于階閒、西上。藉用葦席。藉、猶薦也。席字宜衍。几堂下無設席法。且尸用席、而敦未必有席可知。敖氏繼公曰、特牲禮、藉用萑。匜水錯于槃中、南流、在西階之南、簞巾

在其東。爲尸設盥也。匜中有水。流、匜吐水口。陳三鼎于門外之右、北面北上。設扃鼏。右、西方也。先設鼏、後設扃。陳鼎蓋、各當其鑊之東。以少牢陳鼎在鑊之西、反觀之、可知也。云設扃鼏、則牲物已孰而升于鼎矣。匕俎在西塾之西。塾有西者、是室南鄉、此外塾也。士讓按、匕加于俎上。鼎在門西、故匕俎從鼎、亦在西。羞燔俎在內西塾上、南順。南順、以羞之者當北面縮執之也。少牢下篇言縮執匕、滑俎之法、乃當其下端。然則縮執俎者、其法同耳。肵俎在燔東。苹溪方氏曰、以此知門之左右、室皆中隔、而內外並名塾也。牲爨在門外、而燔俎乃在內塾者、俟正俎既升、然後以俎出受燔、不相混也。士讓按、虞祭皆以執事爲之者、喪主哀、未能躬親也。凡陳列

吉祭在東。此在西者、西陰方也。

右陳饌具　陳牲于廟門外、北首、西上、寢右。吉牲、則兔腊在其西上、變吉也。兔腊在東、寢右者、當升左胖也。腊用棜。日中而行事。朝有葬事、故日中而虞。亦變於吉祭。士讓按、常時吉祭、皆以質明。虞以日中、至再虞三虞、朝無葬事、意皆用質明行之。殺于廟門西、主人不視豚解。主人視牲不視殺、喪事略也。豚解、解前後脛脊脅而已。熟乃體解、升於鼎。羹飪、升左肩臂臑肫骼脊脅。離肺。膚祭三、取諸左膉上。肺祭一、實于上鼎。肉謂之羹。飪、熟也。自肩至脅、凡七體。

喪祭略也。離肺、舉肺也。脡、脰肉也。脊脅用其正者、禮雖略、不可奪其正也。膚取諸脡、此於純吉之倫擇者。膚祭三、以為神祭。肺祭一、以為尸祭也。鼎有三、牲實上鼎。　李氏如圭曰、士虞祭用七體。特牲則增橫脊、短脅、而為九。少牢又增脡脊、代脅、而為十一。　敖氏繼公曰、惟云脊脅、則是各一骨耳。脊脅各一、而又但用一骨、遠別于吉祭也。升魚、鱄鮒九、實于中鼎。特牲魚十有五。此喪祭略、差減之。升腊左胖、髀不升。實于下鼎。腊如牲骨。亦七體。皆設扃鼏、陳之。先設後陳。鉶芼用苦若薇、有滑。夏用葵、冬用荁、有柶。苦、苦荼。若云者、各隨其時之所有也。荁、堇類、乾則滑。夏秋用生葵、冬春用乾荁、皆所以為滑者。有柶、以祭而嘗之。豆實、葵菹。菹以西、蠃醢。兩豆。籩、棗烝、栗擇。兩籩之棗栗、皆烝擇之。文互見耳。祝俎、髀脰脊脅離肺、陳于階間、敦東。此俎實、自鑊而徑載于俎、不復升于鼎者、不敢與神俎同也。尸三俎兼用。祝俎實惟豕、亦變於吉也。階間、執事之俎所常陳之處也。敦東、言其節。

主人及兄弟、如葬服。葬服、主人髻髮。衆主人及兄弟免。而大功以上、皆散帶垂。賓執事者、如弔服。賓執事者、賓客來執事也。士之屬官也。曾子問、士則朋友奠、不足則取于大功以下。據此、則屬官亦為朋友也。弔服、疑衰、素冠、麻絰帶。　望溪方氏

曰、虞之賓、惟來執事者、故特文以見之。皆即位于門外、如朝夕臨位。婦人及內兄弟服、即位于堂。亦如之。主人及兄弟在東方、賓執事者在西方。婦人及內兄弟、其服如葬服、位如臨位。　望溪方氏曰、既葬矣、而婦人仍朝夕奠之位、何也。主尚未作、而遽入于房、義無所處。又方迎精而反、子婦之心、仍若神之陟降在庭。且尸入、當哭踊也。又曰、以是知女賓即內兄弟及外宗。送葬時、必與衆子婦隨主婦之後。祝免、澡葛絰帶。祝亦執事、而加免者、祭祀之禮、祝所親也。澡、治也。治葛以為首絰及帶、接神宜變也。此祝、公有司也。此服、當事服之、既事則已。布席于室中、東面、右几。右几、於席近南。降出、及宗人即位于門西、東

面南上。宗人亦公有司也、祝及宗人南上、明其與賓不相親。

右門外位　士讓按送往之情、虞祭亦一大節限、故俱至與祭、服前服。自此以後親疏之服漸變除矣。

宗人告有司具、遂請。拜賓如臨。入門哭。婦人哭。告主人以有司已具、請行祭事也。主臨、朝夕哭也。拜賓如臨、旁三拜也。主人即位于堂。衆主人及兄弟賓即位于西方如反哭位。既夕云、乃反哭、入門、升自西階東面、衆主人堂下東面北上。此位異於朝夕臨位、亦異於既祔吉祭之位。是時賓爲執事而來、無異爵者。士讓按君於士、自視斂至葬、皆致其情。虞則不與、恩有終也。卿大夫士之異爵者、自弔至葬、亦致其情、虞亦不與、情有極也。同等之賓、宜助主人爲禮、故與於虞。祝入門左、北面。不與執事同位、接神尊也。宗人西階前、北面。當詔主人及賓之事。

右門內位

祝盥、升取苴、降洗之、升入設于几東席上、東縮。降洗觶、升、止哭。苴東面設之、順神東面也。縮、從也。止哭、爲將祭也。敖氏繼公曰、祝洗觶升入、俟時而酌、亦異于吉禮。泊郛吳氏曰、苴東縮、則苴亦有首尾、以首近神而尾向東。凡陳設及羞者、蓋皆放此意。主人倚杖入、祝從在左、西面。

主人北旋倚杖西序乃入。喪服小記曰、虞、杖不入於室。凡喪祭之始、及無尸者之祭、主人皆先祝而入室、祝從。故入即西面、亦異於吉。贊薦菹醢、醢在北。主婦不薦、齊斬之服、不執事也。醢在北、豆南上也。佐食及執事盥、出舉、長在左。佐食、佐尸食者。吉祭、旅與兄弟齒、蓋同姓者爲之。望溪方氏曰、執長、謂執事之賓長。鼎入、設于西階前、東面北上。匕俎從設。左人抽扃鼏、匕。佐食及右人載。執匕俎者三人。從設、從鼎入而各設于鼎東。載、載於俎。佐食亦在右。三禮館議、特牲鼎設于阼階南、則西面。此設于西階前、則東面。蓋在東則西面、在西則東面、鄉背之法宜然也。其在門外之纍亦同。卒、朼者逆退復位。

復賓位也。俎入、設于豆東。魚亞之、腊特。亞、次。贊設二敦于俎南。黍、其東稷。設一鉶于豆南。西黍東稷、尊黍西上。佐食出、立于戶西。無事。贊者徹鼏。反于門外。祝酌醴、命佐食啟會。佐食許諾、啟會、卻于敦南。復位。醴、以饗神者。自小斂、大斂、朔月、遷祖奠、祖奠、遣奠、皆醴酒並有。此所酌者醴也。酒則以酳尸。祝奠觶于鉶南、復位。復在主人之左。

右設饌

載、猶進柢、魚進鬐。柢、本也。鬐、脊也。二者皆生人食法。猶云者、見未忍異於生。亦以別於吉祭之進下進腴法。主人在室、則宗

人升、戶外北面。當詔主人室事。佐食無事、則出戶負依南面。佐食室中無正位。室中尊、不空立。爾雅云、戶牖之閒謂之依。主人再拜稽首祝饗命佐食祭。饗告神饗也。饗辭、即記所云哀子某圭爲而哀薦之饗者也。此祭祭于苴。望溪方氏曰、虞祭已前、主人哭踊。必至虞而後拜、何也。拜者、君臣朋友饗燕之禮也。大親不交、故就養無方、無所用拜。未葬、親之魄體尚在宮中、不忍父母而賓客之也。至迎精而反、則以神道事之。故尸未入而禮神、爲主人參拜之始。佐食許諾、鉤袒取黍稷、祭于苴三。取膚祭、祭如初。祝取奠觶祭、亦如之。不盡、益。反奠之。主人再拜

稽首。鉤袒、攘衣以露臂也。爲神祭當與尸異處、故、祭于席爲其污席、故以苴藉之。三者、三祭之。解亦三祭之。不盡者、三祭而不盡其醴。益反奠之者、既祭、更酌而益之、乃反奠于故處也。自食具而後、主人再拜稽首者三。祭于神、當以吉拜將之也。至賓出而主人拜送、則稽顙。祭畢、仍以喪拜拜賓也。望溪方氏曰、此孝子躬祭于室中之始也。鬼神依人而行、使祝佐食代神祭、冀迎精而反、庶或陟降而馮之也。吉祭無此禮。祝祝卒主人拜如初。哭。出復位。祝祝者、釋孝子祝辭、即記所謂哀子某哀顯相、夙興夜處不寧、下至適爾皇祖某甫者也。如初、亦再拜稽首也。祝饗與祝皆在其位。望溪方氏曰、加哭于出之上、未出戶而嗚咽不自禁也。

右饗神　始虞、用柔日。葬之日、日中而虞、欲安之。柔日陰、取其靜。如丁亥之類是。曰、祝辭。哀子某、哀顯相、夙興夜處不寧。哀子、主人也。哀顯相、衆主人以下也。顯、明也。相、助也。夙興夜處不寧、言其以神未祔廟之故、日夜爲之悲思不安也。敢用絜牲剛鬣、豕曰剛鬣。香合、望溪方氏曰、尸所飯惟黍、故獨稱香合。士讓按、首敘牲、次敘盛、即篇首所云特豕饋食、嘉薦、普淖、嘉薦菹醢也。普淖未詳。明齊溲酒、明齊、新水也。言以新水溲釀此酒、蓋言醴也。哀薦祫事。始虞謂之祫事者、主欲合先祖也。以與先祖合爲安。適爾皇祖某甫饗。爾、謂死者。皇、君也。某甫、皇祖字也。若言尼甫。告之以

適皇祖、所以安之也。男子祔於王父。尸柩已去、則神宜在廟、爲神未欲遽離其室、故於虞預告之也。再虞、皆如初。曰、哀薦虞事。如丁日葬、則巳日再虞。以皆用柔日也。其祝辭異者、一言焉耳。三虞、卒哭、他、用剛日。亦如初。曰、哀薦成事。他者、變易之辭、猶今言別也。三虞不用柔日、而別用剛日也。故云他也。卒哭亦別用剛日、假如庚日三虞、則壬日卒哭也。三虞所以別用剛日者、將祔於祔、取陽動之義歟。卒哭亦用剛日者、以祔祭宜用柔日故耳。如初、謂祝辭。三禮館議鄭注解他用剛日、謂有故、及家貧、不及三月而葬者、宜速虞祭以安神、待三月而後卒哭。中閒或有祭祀、亦用剛日。謂之他者、假設言之。此于小記報葬報虞之說合。而以之解本

經之義、則其辭枝矣。當從敖氏爲安。泊鄭吳氏曰、三虞曰成事。禮成於三也。卒哭亦曰成事、因于三虞也。

祝迎尸。一人衰絰、奉篚、哭從尸。尸祭祀所主以象神者。孝子不以見親之形象、心無所繫。故立尸以主之焉。祝出迎尸、而主人不降者、亦變於吉。一人衰絰服、則非疏遠者。其爲主人之兄弟可知。吉祭有所俎、主人之所親設。虞未可以吉、故以篚代之。程子曰、古人祭祀用尸、極有深意。蓋人之魂魄旣散、孝子求神而祭。無主則不依。無尸則不饗。魂氣必求其類而依之。人與人旣爲類。骨肉又爲一家之類。己與尸各已潔齊、至誠相通、以此求神、宜其饗之。後世不知此、直以尊卑之勢、遂不肯行耳。　士讓按、從尸者以主人之兄弟爲之、

使神有所親也。尸入門、丈夫踊、婦人踊。主人在西序東面。衆兄弟西階下亦東面。婦人堂上當東序西面。見尸有先後、故踊有先後。淳尸盥、宗人授巾。淳、沃也。賓執事爲之。尸入門左、當西階北面盥。尸及階、祝延尸。在後詔侑曰延、告之以升也。凡升、祝在尸後。降、祝在尸前。尸升、宗人詔踊如初。前入門之踊、宗人所詔。此亦如之。尸入戶、踊如初、哭止。哭止者、尊尸也。將有事也。　士讓按、尸入門爲一節。及階爲一節。入戶爲一節。三節限皆踊、皆有宗人詔之。經獨若之於尸升、詳中朋以該前後也。按宗人所主、多是吉服廟中事。故自始死至獻明器、宗人不見經。以凡葬事皆凶服在外、宗人不與也。註云、凡踊皆宗人詔之。惟據此三節耳。若自初喪至卒哭、中閒踊節甚多、不皆宗人詔之。

婦人入于房。執事者將由堂東、故入以辟之。主人及祝拜妥尸。尸拜、遂坐。妥、安坐也。尸卽尊坐、或時不自安。故拜以安之。拜而後尸乃坐、變于吉祭。尸拜、如特牲禮之答拜也。

右迎尸

尸服卒者之上服。卒者、士也。其上服、則爵弁服。是亦異於吉祭者。吉祭之尸、服玄端玄裳。士讓按、士喪陳襲衣三稱。爵弁服純衣、皮弁服、褖衣。褖衣卽玄端也。其序、爵弁服爲上。褖衣爲下。記明言卒者之上服、則是爵弁服明矣。鄭注以爲玄端、誤也。蓋爵弁服純衣者、士之冠昏人道於此始。士之襲斂人道於此終。尸象神也。虞迎精而反、象其上服、所以安之也。若歲祀常事、則尸亦但服玄端常服。主人自

修常祭服亦如之焉。至士妻之尸、服宜純衣。註云宵衣、亦恐未然。男、男尸。女、女尸。必使異姓。不使賤者。女尸必使異姓者、孫行之婦也。賤者、謂庶孫之妾也。尸配尊者、必使適也。何氏克思曰、吉祭有男尸、無女尸。陰統於陽也。抑亦以旣有男尸、則不便更立女尸也。虞卒哭練祔祥禫、若女喪、則男不可以爲女尸。故須別立。或並喪、則其虞祔等祭、亦必有先後。賈疏謂喪祭皆男女別尸異几。似一時並立兩尸然。其說非。尸入、祝從尸。當詔侑尸。尸坐不說屨。侍神不敢燕情。淳尸盥、執槃西面。執匜東面。執巾在其北、東面。宗人授巾、南面。槃以盛棄水、爲濺汚人也。執巾不授巾、卑也。

從者錯篚于尸左席上、立于其北。此篚擬為尸盛餘饌。北、席北也。立、俟其祭之畢。望溪方氏曰、室中尊嚴、而從者久立于尸左、何也。不忍遽異于生也。婦人行動、內御者必從。母之尸有從者、則父之尸不容有異。尸取奠、左執之。取菹擩于醢、祭于豆閒。右手取奠、予左手執之、為右手將有事也。下祭之類此者、皆于豆閒。特于是見之耳。祝命佐食墮祭。墮、手向下也。按墮字、或為授、解義不一、注據周禮云、既祭則藏其墮、今從之、玩經義、謂命佐食取黍稷肺祭、授尸祭也。故敖氏以為接或授字之譌。然不可考矣。佐食取黍稷肺祭、授尸。尸祭之。祭奠。祝祝。主人拜如初。尸嘗醴、奠之。拜、為祝告於神

拜也、故尸不答拜。佐食舉肺脊授尸。尸受、振祭、嚌之。左手執之。肺、氣之主。脊、體之正。左手執之、亦右手將有事。祝命佐食邇敦。佐食舉黍錯于席上。敦、盛黍稷。命之近于尸也。側邇之、喪食略也。尸祭鉶、嘗鉶。以右手也。泰羹湆自門入、設于鉶南。胾四豆、設于左。湆、肉汁。胾、切肉。博異味也。三禮館議、羹豆有正有加。此二者皆加也。泰羹湆自門入、新自爨來、欲其熱也。設于左、不言所上、四豆一物也。尸飯、播餘于篚。不反餘也。古者飯用手、吉時播餘于會。此初飯卽言播餘、是每飯皆然也。三禮館議、少儀、小飯而亟之。雖童子之禮、蓋成人皆然。每飯皆小、防噎也。取諸敦者差多、入于口者差少。則每飯皆有餘矣。不可反于敦、又不可棄于席、故播于篚。以篚本以盛餘饌者也。三飯、佐食舉幹。尸受、振祭、嚌之。實于篚。幹、幹骨之肉、卽脅也。又三飯、舉胳祭如初。佐食舉魚腊、實于篚。胳、云祭如初、亦振祭嚌之也。特牲三舉魚腊、尸皆振祭嚌之。此實于篚、不嚌者、喪不備味、異于吉。又三飯、舉肩、祭如初。合上、九飯也。後舉肩者、周人貴肩、後舉之以成禮。禮貴要成也。舉魚腊俎。俎釋三个。釋、猶遺也。舉而實之篚、且不空俎、為將改饌于西北隅也。个、猶枚也。上文牲體七、已舉脊幹胳肩四體、則所遺者臂臑肫耳。腊所遺臂臑肫亦然。魚遺三个同之。尸卒食、佐食受肺脊、實于篚。反黍如初設。

九飯而畢、士禮也。沂邨吳氏曰、尸不告飽、喪食不飽也。主人與祝不侑、喪祭不敢以飽為勸也。尸九飯、案節飯之、備數而已。故每食播餘。亦見其下咽者少也。

、右獻尸

饗辭曰、哀子某、圭為而哀薦之饗。圭、潔也。凡喪祭稱哀子、吉祭稱孝子孝孫。此卒哭饗辭也。朱子移析于此、敖氏以祝饗饗辭當與此同。其記所謂哀子某、哀顯相、夙興夜處不寧、下至適爾皇祖某甫、為祝祝辭。先饗後祝、先畧後詳、是也。

主人洗廢爵、酌酒酳尸。尸拜受爵。主人北面答拜。尸祭酒、嘗之。爵無足者曰廢爵。主人喪重、故用之。酳、以酒安食也。凡吉祭上

人西面答。此北面、變吉。望溪方氏曰、同一拜也。吉祭曰拜送爵、虞則曰答拜者。沉痛荒忽、不忍循獻酢之常儀也。賓長以肝從、實于俎、縮、右鹽。縮、從也。縮實炙肝於俎、而鹽在肝右。便尸取之。此卽羞俎在內西塾上者也。尸左執爵、右取肝、擩鹽、振祭、嚌之、加于俎。賓降、反俎于西塾、復位。取肝、右手也。加于俎、謂賓所實之特俎也。復位、謂賓長也。望溪方氏曰、吉祭之肝加于菹豆、將合摶黍以嘏主人也。虞無嘏、故仍加于俎而反之。尸卒爵、祝受、不相爵。主人拜、尸答拜。相爵、如特牲曰、送爵、皇尸卒爵。此不相者、喪禮畧也。

右主人酳尸

祝酌授尸、尸以醋主人。主人拜受爵、尸答拜。主人坐祭、卒爵、拜、尸答拜。醋本亦作酢、報也。尸無降席之禮、故祝爲酌之。泊邨吳氏曰、神賜不可不飲。且獻祝及佐食皆承廢爵用之、不卒爵則無以獻也。亞獻足爵、三獻繶爵、並同。士讓按、居喪不飲酒、而虞祭主人有卒爵、何也。尸有父道、主人有子道、不可以虛所受賜。且亦因虞漸卽吉故也。但卒爵之後、無復有主人主婦相致爵之儀、於禮亦宜。

右尸醋主人

筵祝、南面。祝接神尊、宜先得獻。筵用萑席。士讓按、筵于室中北墉下、南面。主人獻祝、祝拜、坐受爵、主人答拜。不洗者、下尸也。薦菹醢、設俎。贊薦而佐食設。此菹醢、所謂從獻豆兩者也。祝左執爵、祭薦、奠爵、興、取肺、坐祭、嚌之、興、加于俎。祭酒、嘗之。肝從。祝取肝、擩鹽、振祭、嚌之、加于俎。卒爵、拜、主人答拜。祝坐授主人。先奠爵、乃取肺、以祭離肺用兩手也。興取肺、變于尸。尸則佐食絕而授之。祝則自取而絕之也。以肝從、亦賓長。三禮館議、祝授爵受爵、皆坐而不興。室中地迫隘故也。

右主人獻祝

主人酌獻佐食。佐食北面拜、坐受爵。主人答拜。

佐食祭酒、卒爵、拜。主人答拜、受爵、出、實于篚、升堂、復位。佐食祭事有與勞、故獻次及之。篚在庭、實之。升堂、不復入室者、室事已也。復位、取杖而復東面位。泊邨吳氏曰、佐食不設席、薦俎設于階閒而不在室、又無從、佐食卑也。吉祭亦然。

右主人獻佐食

主婦洗足爵于房中、酌、亞獻尸、如主人儀。爵有足、服輕者得用飾也。洗、北堂之內洗、直室東隅。泊邨吳氏曰、疏以主婦爲主人之婦、蓋謂舅沒姑老、則死者之妻不與祭也。然此爲吉祭言耳。若喪則妻爲夫斬衰稽顙、未有舍斬衰稽顙之妻

而以齊衰不杖之婦爲主婦之理。既葬而虞、何遽易之。且卒哭練祥變除之節、斬衰者爲多。若齊衰、則既練而除矣。是卒哭練祥之祭、亦必死者之妻爲主婦、可知也。惟其妻不在者、乃以主人之婦爲之耳。然則以毋助子、可乎。曰、子初獻毋亞獻、禮以男子爲主、亦夫死從子之道也。若執事、則吉祭陳饌時、薦豆薦敦薦鉶者、皆主婦也。虞則一以贊者爲之。惟於已獻時、自薦兩籩而已。此正以辟毋助子祭之嫌歟。　士讓按、亦有毋先於父而歿者、亦有孤子幼而未娶者、則虞祭使贊者攝助焉、可也。

自反兩籩棗栗、設于會南、棗在西。 自反、不使宗婦贊者、喪尚縱縱、反吉故也。棗西、尚棗、棗美。　望溪方氏曰、不忍遽變朝夕進食于舅姑之常情、而使宗婦傳致也。

尸祭籩、祭酒、如初。賓以燔從、如初。

尸祭燔、卒爵、如初。 賓、謂次賓。知然者、主人獻而賓長羞、主婦獻而次賓羞、差次宜然也。燔從如肝從之儀。

右主婦亞獻尸

酳獻祝、籩燔從、獻佐食、皆如初。以虛爵入于房。 初、主人儀。

右主婦獻祝及佐食

賓長洗繶爵、三獻、燔從、如初儀。 繶爵、口足之閒有篆、如縫中飾也。又彌飾矣。如初、如主人儀。特不用棗栗、與主婦異。

婦人復位。 復堂上西面位。事已尸將出、當哭踊。　三禮館議、婦人吉祭、無堂上位。喪祭有之、爲哭踊也。主人不由阼、不位于東序、亦以辟婦人也。

右賓長三獻

祝出戶、西面告利成。主人哭。 告主人也。利、猶養也。利成、養尸禮成也。不言禮畢者、嫌於遣送尸去。**皆哭。** 丈夫婦人、於主人哭、斯皆哭矣。

右祝告利成　虞三獻、卽告利成。特牲禮至無算爵、乃告利成。

祝入、尸謖。 謖、起也。祝入而無事、則尸知禮畢而起矣。不告尸者、無遣尊者之道。　士讓按、前延尸者祝也。必待祝入然後起、所謂節也。

從者奉篚、哭如初。 卽

前哀絰之人。

祝前、尸出戶、踊如初。降堂、踊如初。出門亦如之。 前、道也。如初者、出如入、降如升、丈夫先婦人後、三者悲哀之節同也。事尸之禮畢於此。

右尸出

尸謖、祝前鄉尸。還出戶、又鄉尸。還過主人、又鄉尸。還降階、又鄉尸。降階還及門、如出戶。 還、謂先鄉尸而卽還也。　望溪方氏曰、每還必先鄉尸者、雖無辭、若告尸以行與轉之節也。前後皆以戶階門爲節。惟過主人不言地、以下言降階、則適當階上可知也。再言降階而後言還者、祝先降、鄉尸立、待尸之盡階而後還也。

祝反入徹、設于西北隅。如其設也。几在南、厞用席。改設饌者、不知鬼神之節、改設之、庶幾歆饗也。如其設也、一如奥中東面也。東面則几在右、為南矣。厞、隱也。以席為障、從其幽暗也。泊郝吳氏曰、注疏以此為陽厭。然虞祭所舉牲體尸嚌之不食。則無與於厭飫之義矣。祝薦席、徹入于房。祝自執其俎出。徹薦席者、執事也。祝薦席、初自房來。望溪方氏曰、以此知佐食雖與祝同獻、而席不設也。贊闔牖戶。贊、佐食者。鬼神尚幽暗、或者遠人乎。

右改設

尸出、祝反入門左、北面復位。然後宗人詔降。詔主人降、以無事也。

主人降、賓出。出廟門也。主人出門、哭止、皆復位。門外未入之位。宗人告事畢。賓出、主人送、拜稽顙。送拜者、于廟宮之大門外。賓執事者皆去、則徹室中之饌者、兄弟也。

右事畢

無尸、則禮及薦饌皆如初。記述其變者。無尸、謂無孫列可使者、殤亦是也。禮、謂衣服即位升降諸事。既饗、祝釋饗辭之後。祭于苴、祝祝卒。取黍稷祭于苴上。不綏祭、無泰羹湆、胾、從獻。記異者之節、闕此四事。上文迎尸入、佐食綏祭、泰羹湆設于鉶南、胾四豆設于左、賓長肝燔從獻、此皆無之。士讓按、既無尸不行獻禮、則祝佐食亦無獻可知。主人哭、出復位。於祝、祝卒即哭、復戶外東面位。祝闔牖戶、降、復位于門西。初入門左、北面。男女拾踴三。主人踴、主婦踴、賓乃踴、三者三、為拾也。望溪方氏曰、有尸、則尸入門入戶而踴、出如之。無尸、則總而拾踴。如食閒。闔牖戶隱之、如尸一食九飯之頃。望溪方氏曰、有尸則主人復位、而祝迎尸。無尸、則事神之事畢矣。於孝子旁皇周浹之心、未能慊也。故闔牖戶、冀神之憺安、而久留於斯、以致其思成之慤焉。祝升、止哭、聲三、啓戶。將啓戶、先噫聲、以覺神也。主人入。祝之。三禮館議、無尸則不行三獻禮、主婦與賓皆不入。故于將徹時、主人又入以致其敬。祝從、啓牖、鄉、如初。牖扇在內、先闔戶乃啓牖。鄉、猶面也。謂祝在主人之左、皆西鄉。注以北出之牖為鄉。側室別室或有之、正室無是也。主人哭、出復位。堂上。卒徹、祝佐食降復位。宗人詔降如初。祝復門西北面位、佐食復西方位。敖氏繼公曰、卒徹者、言其節也。此徹亦改設于西北隅。不言之者、已蒙如初之文也。

右士虞禮　凡十九節、經文止

記右本

記、虞、沐浴不櫛。陳牲于廟門外、北首、西上、寢右。

日中而行事。殺于廟門西、主人不視豚解、羹飪、

升左肩臂臑肫骼脊脅離肺。膚祭三、取諸左膉
上。肺祭一實于上鼎。升魚鱄鮒九、實于中鼎。升
腊左胖、髀不升、實于下鼎。皆設扃鼏、陳之。載猶
進柢。魚進鬐。祝俎髀、脰脊脅離肺、陳于階閒敦
東。淳尸盥、執槃西面。執匜東面。執巾在其北、東
面。宗人授巾、南面。主人在室、則宗人升、戶外北
面。佐食無事、則出戶、負依南面。鉶芼用苦若薇。
有滑、夏用葵、冬用荁。有柶。豆實葵菹。菹以西、蠃

醢、籩棗烝栗擇。尸入、祝從尸。尸坐不說屨。尸謖、
祝前鄉尸。還出戶、又向尸。還過主人、又鄉尸。還
降階、又鄉尸。降階、還及門、如出戶。尸出、祝反入
門左、北面復位。然後宗人詔降。尸服卒者之上
服。男男尸。女女尸。必使異姓。不使賤者。無尸、則
禮及薦饌皆如初。既饗、祭于苴。祝祝卒。不綏祭、
無泰羹湇胾從獻。主人哭、出復位。祝闔牖戶、降
復位于門西。男女拾踊三。如食閒。祝升、止哭。聲

三、啓戶。主人入。祝從、啓牖、鄉如初。主人哭、出復
位。卒徹、祝佐食降復位。宗人詔降如初。始虞、用
柔日。曰、哀子某、哀顯相、夙興夜處不寧。敢用絜
牲剛鬣、香合、嘉薦、普淖、明齊溲酒、哀薦祫事。適
爾皇祖某甫。饗。再虞、皆如初。曰哀薦虞事。三虞、
卒哭、他用剛日。亦如初。曰哀薦成事。士讓按、自記首至此、朱子已析附經後、自此以下、朱子遺之、今悉依古本如左。
獻畢未徹、乃餞。此以下至不說帶句、論卒哭之祭也。獻、三獻也。餞、送行者之禮。蓋卒哭之祭在殯、祔則於祖廟、卒哭

之明日、將祔於祖廟、故於三獻後、行餞尸禮。尊兩甒于廟門外之右、
少南。水尊在酒西。勺北枋。廟門外、寢宮之寢門外也。水、玄酒也。設之
卽吉也。在西、猶變于吉也。無冪、不久陳之。敖氏繼公曰、水尊在酒西、西上也。下文尸席設于
尊西北、而尊西上、則設尊之法、愈可見矣。洗在尊東南。水在洗東。篚
在西。洗取節於尊。饌籩豆、脯四脡。酒宜脯也。有乾肉折俎
二尹、縮、祭半尹在西塾。乾肉、牲體之脯也。折以爲俎實、優尸也。尹、正也。
雖折之、必使正也。縮、從也。二正體縮陳俎上、又截正體之半横之、以備挼祭。尸出、執
几從、席從。祝亦告利成、尸乃出。几席、素几葦席也。尸出門右、南面。

俟設席也。席設于奧西北、東面。几在南。賓出、復位。此亦右几、明其象神、位將入臨之位。主人出、即位于門東、少南。婦人出、即位于主人之北。皆西面哭不止。主人位少南者、宜稍鄉尸、且為婦人當位于其北。婦人有事、自堂及房而已。今出寢門外、重餞尸也。喪之常、婦人無外位。敖氏繼公曰、婦人位當南上。衆主人以下、亦在主人之南。尸即席坐。惟主人不哭。為行禮也。洗廢爵酌獻尸。尸拜受。主人拜送。哭、復位。薦脯醢、設俎于薦東、胸在南。胸、脯及乾肉之屈者。吉禮左胸。此據尸東面而胸在南、則右胸矣。亦反吉之義。望溪方氏曰、三虞至于餞、喪

祭終而吉祭始矣。故用吉祭之辭、曰拜送、云哭復位、明號泣而行、別于即位而後哭也。尸左執爵、取脯擩醢、祭之。佐食授嚌。乾肉云嚌、因事名之。尸受、振祭、嚌、反之。祭酒、卒爵、奠于南方。不酢而奠、禮有終。泊邨吳氏曰、禮、祭祀賓客、無以虛爵奠者。以虛爵奠、惟此。主人及兄弟踊、婦人亦如之。初獻禮成。主婦洗足爵、亞獻、如主人儀、無從、踊如初。賓長洗繶爵、三獻、如亞獻、踊如初。佐食取俎實于篚。尸謖、從者奉篚、哭從之。祝前、哭者皆從。及大門內、踊如初。如主人儀、謂自薦脯醢、至反之之外、皆如

之也。無從、無遵婚從也。男女從尸、男先女後。從尸不出大門者、以凡祭無廟門外事尸禮。望溪方氏曰、初獻尸卒爵、主人及兄弟踊、婦人亦如之。亞獻、主婦及婦人踊如初、則主人及兄弟亦如之。三獻則凡在列者皆踊。哭之久、踊之多幾與殯前啓後等。哀親之魄體既藏、而魂氣亦將離其室也。虞以安神、故室中不哭。餞以送神、故號泣而從。毋獻必踊、各以義起也。尸出門、哭者止。大門猶廟門也。賓出、主人送、拜稽顙。于大門外。主婦亦拜賓。女賓也。拜於閨門內。丈夫說經帶于廟門外。既卒哭、當變麻、受之以葛也。祔之前一夕、即服葛、使賓知變節。此變重而輕也。入徹、主人不與。望溪方氏曰、吉祭設于室中、故主婦宗婦與諸宰全徹。餞設于廟門之外、則非婦人

所宜有事。故兄弟大功以下入徹、而主人主婦不與。婦人說首絰、不說帶。婦人於既葬變首絰不變帶、婦人重帶也。變者文也。不變者質也。敖氏繼公曰、喪服之始、絰帶先加、故於將變之時、亦先說之。婦人通指五服之親言也。不說帶、則不以葛易之。其三年者、至小祥而除之。齊衰期以至小功、則皆終喪而除之。其緦麻者、此時亦不脫、既退則除之歟。無尸則不餞、猶出几席、設如初、拾踊三。出送神也。丈夫婦人從几席而出、設于門外、行送神之禮。哭止、告事畢。賓出。其皆出以下之儀、與有尸者同。死三日而殯、三月而葬、遂卒哭。將旦而祔、則薦。此指士之月數也。薦、即卒哭之祭。此祭、為明日之旦祔而設。卒辭曰、

卒謂已薦。哀子某、來日某、隮祔爾于爾皇祖某甫。尚饗。隮、升之也。有牲饌不稱者、明主爲告將祔。女子、曰皇祖妣某氏。女孫祔於祖母也。此女子或未嫁而死、或被出而歸、或未廟見而死、歸葬女氏之家、既葬祔於祖母也。婦、曰孫婦于皇祖姑某氏。孫婦對祖姑之稱。其他辭一也。來日某隮祔尚饗之辭。饗辭曰、哀子某、圭爲而哀薦之、饗。敖氏繼公曰、此雖主爲告祔之饗言之。然凡喪祭之饗辭、亦皆然耳。明日以其班祔。卒哭之明日也。班、次也。祔必以其昭穆、亡則閒一以上。孫祔祖爲正、若無祖、則祔于高祖。凡主祔于廟訖、主復反于寢。有祭事即而祭之。蓋吉凶之變有漸、未忍盡神之也。

汨邨吳氏曰、祔廟之說、先儒各持一見。朱子依康成祔已復于寢、至三年而遷於廟、於理較安。蓋祖廟不可以行喪祭。且祖未遷、則新主不可以遽入也。或云始虞曰祫事、固欲其合先祖矣。喪事即遠、既餞而後還、何義乎。曰、祫事者、欲新鬼之神靈依於故鬼之神靈云耳。卒哭則餞之、又于其王考祔之、以爲如此則神靈固已往而依矣。然神靈不妨兩在也。雖已輟朝夕之奠、而主人猶居廬、則必主在寢室、然後哀心有所注也。望溪方氏曰、人壽以百年爲極。子死而已之父尚在者、有矣。父沒、而父之祖尚存、未之有也。萬有一然、則士大夫無高祖之廟、安得祔于中一以上哉。禮窮則變、必有權制。但經記文不備耳。士讓按、重至虞而埋矣。神必有所依、則作主當在此時。春秋傳云、虞主用桑、而士喪禮士有重無主。疏謂春秋傳有主者、據天子諸侯言之。方氏愨曰、重設于始死之時、主立于既葬之後。程子以主貴賤皆可用。據此、則士有廟而立之主、禮固宜也。沐浴櫛搔翦。祔時彌用飾也。用專膚爲折俎、取諸脰膉。專、厚也。折俎、主婦以下俎。體盡人多折骨以爲之。今以脰膉、貶于純吉、明不用體骨也。其他如饋食。如特牲饋食之事。士讓按小祥之練祭尚不旅、則祔祭只有獻致爵而不旅、可知。云其他如者、亦大槩之辭。用嗣尸。虞祔尚質、從虞至祔惟用一尸。士讓按嗣者、相繼相因之義、不別立尸也。敖氏謂虞祔異尸、誤矣。記言餞尸、正爲祔廟而餞之。豈有餞者一尸、祔者又一尸乎。李氏寶之、指嗣爲主人嗣子、如嗣舉奠之嗣。不知凡喪主人或年少未必盡有嗣。且祔祭與特牲常祭異、不得相例也。曰、祔祭之辭。孝子

某、孝顯相、稱孝者、吉祭也。夙興夜處、小心畏忌、不惰、其身不寧。用尹祭、嘉薦、普淖、普薦、溲酒。尹祭、脯也。普薦、鉶羹。適爾皇祖某甫、以隮祔爾孫某甫。尚饗。欲其祔合、兩告之。兩祭而用一尸、且不別設几席、亦初即吉之異處。望溪方氏曰、像新死者進見于祖。祖之尸不必設也。朞而小祥。小祥、祭名也。朞而凶服或有所除、故曰祥。汨邨吳氏曰、此即練祭也。以一朞言、則曰小祥。以三年服變除之節言、則曰練。其實一也。左傳特祀于主、烝嘗禘于廟、國君禮也。以此推之、祥禫皆特祭、不於廟則于寢行之可知。敖氏謂特祭于祖廟、不可從。曰薦此常事。祝辭之異者。一期天道變易、孝子思之而祭、是其常事、故云常

又朞而大祥、曰薦此祥事。凶事至此盡除。大者、對小而言。中月而禫。中、間也。與大祥間一月。禫之言澹、澹然平安意也。二十五月大祥、二十七月而禫、二十八月而作樂、復平常。此三年喪之節也。若期之喪、則十三月而祥、十五月而禫。是月也、吉祭猶未配。是月、是禫月也。禫祭仍在寢、若此月適當四時吉祭、則於廟。猶未配者、謂孝子之母、雖先其父而卒者、此時猶未以之配祭、以哀未忘也。配如少牢禮曰、孝孫某、薦歲事于皇祖伯某、以某妃配、某氏。尚饗。是也。

儀禮糾解卷之十四終

儀禮糾解卷十五

安溪王士讓述

特牲饋食禮第十五

凡牲、一為特、二為牢。特牲、謂豕也。諸侯之士祭其祖禰、用三鼎、乃以特牲名者、主於牲也。饋食者、食道也。孝子事死如事生之意、此於五禮屬吉禮。　石谿官氏曰、此篇主言適士祭其祖之禮。注兼祖禰言者、以適士二廟、祭其祖之禮如是、則祭其禰之禮、亦當如是。且以官師祖禰共廟而論、祭其祖之禮如適士、則祭其禰之禮、亦當如適士。

特牲饋食之禮。饋食、薦熟也。主黍稷言、曰饋食、主牲體言、曰薦熟。大夫士祭祀

自饋熟始。天子諸侯饋熟以前、有灌鬯朝踐饋獻之事。　石谿官氏曰、周禮大宗伯以饋食享先王、此大夫士祭亦名饋食、而其牢禮則不同。大夫曰少牢饋食、所以別於天子國君之大牢也。士曰特牲饋食、所以別於卿大夫之少牢也。天子食用六穀、祭亦用六齍。公食禮、黍稷稻粱祭當用四齍。大夫則僅有黍稷、而四敦。士則黍稷、而二敦。然則饋食同、而其實亦有不同者矣。

泊邨吳氏曰、士一廟、祭止及父母、為猶祭吉之也。然此經、則祭其祖亦猶矣。其祫則祖禰並祭而迎二尸、可知也。程子謂祭必及高祖、但疏數不同、而朱子以為最得祭祀本意、是已。且承重者、上及高祖、服以斬衰、而即吉後輒廢其祭、於理不順。疑士一廟者、祖禰共之。而祫亦有時由曾以及高。蓋高曾無廟、不妨於祖禰之廟祭之也。如士為其祖承重、而祔以其班、自當祭高

祖、而以祖祔焉。此其一徵矣。 望溪方氏曰、疏謂無問廟數多少、皆同日祭畢、是也。又云皆先祭祖、後祭禰、則失之矣。獻有多寡、每獻同時而畢事、然後節簡事寬。禮意浹洽、若祭分先後、即兼祭祖禰、亦日不暇給。而況三廟五廟七廟乎。天子諸侯祫祭、尸入、更次第以進、旣祭旣嚌、旋以俎籩降祝士大夫禮、必有變通、惜今無可考耳。

不諏日。諏、謀也。士職卑儀簡、時至事暇可以祭、則筮其日矣。不如大夫之尊、預前十日、先諏丁巳日而後筮。 洎邨吳氏曰、君祭大夫士與執事焉。大夫祭、士或與執事焉、則士因不能預諏日矣。 三禮館議、大夫祭用丁巳柔日。由前丁巳、至後丁巳、旬有一日、筮得吉、即于是日齊、不得不于前筮一日諏之耳。士不諏者、少牢疏云、士只有致齊、無散齊、無所用其諏也。然則所筮旬內之日、亦用柔日、而不必丁若巳歟。

儀禮紃解 卷廿五 特牲饋食 二

及筮日、主人冠端玄、即位于門外西面。筮日者、筮之日也。孝子不知鬼神降格之期、故因筮以諏敬也。冠端玄、冠與端俱玄也。不朝服者、不可踰其祭服也。**子姓兄弟、如主人之服、立于主人之南、西面北上。**子姓、主人之子也。小宗祭、而兄弟皆來與焉。宗子祭、則族人皆侍。先子姓而後兄弟、以主人之服親疏爲序。服亦玄端、統於主人。 石谿官氏曰、子姓者、依主人之嗣子立文也。兄弟者、伯叔父及其他上下行、皆該焉。退兄弟于子姓之後者、觀下文嗣舉奠、而兄弟不得與焉、祭畢餕、嗣爲上、而兄弟不敢躐焉。蓋尊祖重適之義也。 士讓按、子姓者、對祖考生稱也。兄弟則從主人行生稱。**有司羣執事、如兄弟服、東面北上。**

士之屬吏也。此時未有賓。 石谿官氏曰、有事職者爲有司、如筮人宗人祝之屬。不必有專職而服勞者、爲羣執事、如下文滌器錯俎奉槃舉觶之類、皆是。**席于門中闑西閾外。**爲筮人設之也。**筮人取筮于西塾、執之、東面受命于主人。**取筮、取蓍也。此儀與士冠禮同、文省耳。筮人亦名筮史。雜記、大夫士筮宅以史、注云、筮史、筮人也。少牢稱史、此篇稱人、義同。**宰自主人之左、贊命。**宰、羣吏之長。左、敖氏云當作右。 洎邨吳氏曰、左贊命、注云爲求神變、於義無取。且在左則不便於詔辭之儀、而受命之面鄉轉還、亦不相當。敖說近是。**命曰、孝孫某、筮來日某、諏此某事、適其皇祖某子、尚饗。**來日某、謂丁若巳也。適其

儀禮紃解 卷十五 特牲饋食 三

皇祖某子、謂主人適其廟而祭之也。士祭曰歲事。此但云某事、又不云以某妃配者、容大祥後禫祭之儀、可通用也。云皇祖、尊之也。某子、祖之字。如伯子仲子是也。 三禮館議、喪自練祥而後、筮日筮尸、漸與吉祭同、至禫月而適値時祭、則直行特牲饋食禮、惟祝辭不稱其妃配而已。所謂是月吉祭猶未配也。此經不言妃、鄭故舉以見例。少牢饋食、若命辭祝辭不稱妃、亦同此義。**筮者許諾、還即席、西面坐。卦者在左。卒筮、寫卦。筮者執以示主人。**坐筮者、士蓍三尺、坐筮由便。卦者、主識爻。爻備、乃以方板寫之。**主人受視、反之。筮者還東面、長占、卒告于主人、占曰吉。**旅占、如士冠儀。但從長者爲始耳。**若不吉、則筮**

遠日、如初儀。遠日、旬之外日也。亦在本月之内。此即於其日改筮之、亦異於大夫也。 石谿官氏曰、郊祭無過時、時祭無過月。惟不得過時、故以十二月下辛、卜正月上辛。不吉、復以正月下辛、卜二月上辛。又不吉、復以二月下辛、卜三月上辛。猶不吉、則不郊矣。惟不得過月、故大夫則以前孟月之下旬筮孟月之上旬。不吉、則于上旬筮中旬。又不吉、則于中旬筮下旬。猶不吉、則不祭矣。士則以孟月上旬内之日筮。不吉、則并筮中旬内日。又不吉、則并筮下旬内日。又不吉、則不祭矣。蓋卜筮不過三、以春秋傳證之、孔賈之說、不爲無据。但筮不可瀆、時月不可踰、而缺祭則傷孝子之心。此橫渠先生有再筮不從則直用下旬遠日。蓋亦足以致聽于鬼神之意、而祀則不可廢也。兩存其說、以俟知者。宗人告事畢。徹筮席、乃告

右筮日

前期三日之朝、筮尸、如求日之儀。命筮曰、孝孫某、諏此某事、適其皇祖某子、筮某之某爲尸、尚饗。三日者、中間容宿賓視濯也。某之某者、字尸父、而名尸名也。重言某某者、著其在孫列、而不在于列。且以其父爲祖所識也。望溪方氏曰、尸未必即所祭者之孫。屬有親疏、非擧其父不可辨也。 三禮館議、少牢筮尸、前祭之一日。而士必三日者。大夫筮日畢、即官戒齊期。士既無暇爲七日之戒、又必無祭而不齊之事。故前期三日筮尸、容以筮尸之日爲致齊之始歟。 石谿官氏曰、宗廟之尸、必以同姓、取其精氣合也。必以孫之倫、昭穆同也。必以適、不敢以賤者依吾親也。必以無父者、兩無妨其尊也。此數者、喪祭吉祭同也。其有不同者、喪祭不筮尸、尚質也。練與大祥亦筮尸、漸而之吉也。吉祭無女尸、喪祭有之。以婦人喪、不可以男子爲尸也。吉祭而後同几、有祔合之道焉。陽統陰、陰從陽、斯不用女尸矣。喪祭雖用尸、而尸偶不備、則無尸者有之。若吉、則不可無尸。無尸則不攝祭、不嘏、不旅、其禮之略、至與殤祭同。子孫而殤其祖考、可乎。

右筮尸

乃宿尸。宿者、進而肅之、夙致其速也。筮之次日方宿尸、與宿賓同日也。筮時兄弟咸在、則所筮之尸亦存焉。待歸而後親宿、不敢慢尊也。凡宿必先戒。主人立于戶門外、子姓兄弟立于主人之後、北面東上。北面者、尊尸也。

石谿官氏曰、嗣子當在主人之後。長兄弟次之。尸如主人服、出門左、西面。不敢南面當尊。主人辟、皆東面北上。辟者、起敬。東面、順尸。三禮館議、下記云、尸入、主人及賓客皆辟位、出亦如之。此方宿尸、尸出而即辟、敬于始也。主人再拜、尸答拜。主人先拜、尊尸、異於宿賓。宗人擯辭如初、卒曰、筮子爲某尸、占曰吉、敢宿。宗人擯者、釋主人之辭。如初者、如宰贊命筮尸之辭。卒曰者、著其辭所易也。祝許諾、致命。祝事尸者、故於此即使之致命。尸許諾、主人再拜稽首。尸入、主人退。其許諾、亦宗人受于祝而告主人。少牢宿尸前後皆稽首、此則前再拜、而後乃稽首、亦主於相變。尸不答拜、不

拜送、爲祖考許、尸尊。徐氏鈐民曰、大夫士禮、主人親宿尸。天子諸侯尊、不迎尸、則不親宿可知。天子宿尸、或冢宰及宗伯宿之。士禮有祝有擯。大夫卽以祝擯之、辟君禮也。

右宿尸

宿賓。宿一人、備三獻之賓。三禮館議、大夫尊宿戒皆使官、不躬親。士則親肅賓長、其衆賓當亦使人宿之。賓如主人服。亦冠端玄。出門左、西面再拜。主人東面答再拜。宗人擯曰、某薦歲事、吾子將涖之、敢宿。薦、進。涖、臨。言吾子將臨、知賓在公有司中。今特肅之、尊賓耳。賓曰、其敢不敬從。主人再拜。賓答拜。主人退。賓拜送。

賓下於尸、雖亦特肅、而答拜送必謹。

右宿賓

厥明夕、陳鼎于門外、北面北上。有鼏。厥明夕、宿賓之明日夕。門外北面、蓋在東方。三禮館議、凡鼎牢實則設鼏。此則陳而未實、疑不用鼏。而亦有鼏、致絜之至也。梜在其南、南順。實獸于其上、東首。順猶從也。梜制解見上。獸、兕腊。東首、吉禮之正也。伏梜上、故不言足鄉。牲在其西、北首東足。西、梜西。不用梜、以其生也。東足、尚右。設洗于阼階東南。壺禁在東序。豆籩鉶在東房、南上。几席兩敦在西堂。豆籩

鉶、蓋在東房之東墉下。西堂、西夾室之前、近南士讓按、設壺禁于東序者、爲近戶東設尊處也。豆籩鉶于東房者、主婦饌處也。尸席在西堂者、近室中也。兩敦在西堂者、近饋爨也。主人及子姓兄弟卽位于門東、如初。如初筮位。賓及衆賓、卽位于門西、東面北上。不云如初者、以賓在而宗祝不在。宗人祝立于賓西北、東面南上。宗人祝離本位者、以事彌至。祭宜近廟。主人再拜、賓答再拜。三拜衆賓、衆賓答再拜。士讓按以鄉飲酒有司徹例之、衆賓只答一拜。鄉射亦同。敖氏云、再字爲一字之誤、說有據。主人揖入、兄弟從、賓及衆賓從、卽位于堂下、如

外位。爲視濯也。如外位、則子姓宗人祝皆在其中矣。不言者、省文也。子姓之入、亦先于兄弟。宗祝之入、宜後于衆賓。宗人升自西階、視壺濯及豆籩、反降、東北面告濯具。敦鉶亦濯之。不言者、省文。凡爵則具之、而不濯。東北面告、緣賓意欲聞也。泊邺吳氏曰、宗人先視壺濯、祭以酌獻爲先也。獻而後祭薦、故豆籩次之。薦而後祭俎、故視牲舉鼎又次之。賓出、主人出、皆復外位。爲視牲也。惟言賓主人出、文又省矣。宗人視牲、告充。雍正作豕。充、肥也。雍正、有司給事者。作以策動之、視其聲氣和否。宗人舉獸尾、告備。舉鼎鼏、告潔。備、具。此所告之儀、亦皆東北面。石梁官氏曰、周官眡滌省牲、皆大小宗伯與肆師掌之、

故此節禮儀、以宗人爲主。祝接神者、雖同即位而不與其事。請期、曰羹飪。羹飪、肉熟也。祭以此爲節。告賓與有司使知候。告事畢。賓出、主人拜送。士讓按、祭義云、孝子將祭、慮事不可以不豫。比時具物、不可以不備。此節告濯具、告充、告備、告潔、而後請期。即象與備也。

右陳鼎拜賓視牲器告祭期

記、設洗、南北以堂深。東西當東榮。榮、屋翼也。水在洗東。篚在洗西、南順。南順、統於堂也。實二爵、二觚、四觶、一角、一散。爵一升、觚二升、觶三升、角四升、散五升。二爵者、爲賓獻爵止、主婦當致也。二觚、長兄弟酌

衆賓長爲加爵、二人班同、迎接並也。四觶、一酌奠、其三、長兄弟酬賓、卒受者與賓弟子、兄弟弟子舉觶於其長、禮殺事相接也。角、卑者所舉、散、賤者所獻也。壺棜禁、饌于東序、南順。覆兩壺焉。蓋在南。明日卒奠、冪用綌。即位而徹之。加勺。壺棜禁、庪壺之棜禁也。覆兩壺者、盛灑水、且防塵也。冪用綌、取其堅潔也。棜無足、禁有足。大夫用棜、士用禁。棜取厭飫義、禁取禁戒義。士祭得用無足者、兼名棜禁、取尚厭飫、不爲神戒也。石谿官氏曰、加勺而後祝取以酌奠、在尸入之先。此即位當指主人入即位時也。

夙興、主人服如初。惟主人仍玄端、其餘不盡玄端。立于門外東方、南面視側殺。側殺、殺一牲也。東方、蓋當東塾少南。石谿官氏曰、祭祀自國君以上、牲必親殺、以有朝踐血毛之禮也。大夫士自饋食始、則第視殺而已。不必親矣。主婦視饎爨于西堂下。炊黍稷曰饎、宗婦爲之。西堂下者、堂之西下也。爨近西壁、南齊于坫。石谿官氏曰、主人視側殺、重特牲也。主婦視饎爨、重饋食也。亨于門外東方、西面北上。亨豕魚腊以鑊、各一爨。東方陳鼎之東。北上、豕爨在北、魚腊亞之。士讓按、據士冠士虞少牢、魚通用鼏、則此士祭禮用鼏、可知。陳于門外、如初。初、視濯時。尊于戶東、玄酒在西。戶東、室戶東也。玄酒在西、尚之。鄉飲酒、鄉射、皆玄酒在西、事酒在東。若燕禮、大射、唯君面尊、示君專惠。不

從此義。實豆籩鉶、陳于房中、如初。取而實之、旣而反之。亦如南上之位。敖氏繼公曰、記云、賓與長兄弟之薦自東房、其餘在東堂。然則祝主人主婦賓長長兄弟之豆籩、亦皆二以並、相繼而陳于鉶之北矣。執事之俎、陳于階間、二列、北上。執事謂凡執祭事者也。包主人及祝以下。其俎二列、東列阼俎爲上、西列祝俎爲上。其內兄弟之俎、則當次于兄弟也。先獻者居北。不升鼎者、異于神。盛兩敦、陳于西堂。藉用萑。几席陳于西堂。如初。盛黍稷者宗婦也。萑、細葦。盛乃藉之、重黍稷也。尸盥匜水、實于槃中。簞巾在門內之右。設盥水及巾、尸尊不就洗、又不揮。門內之右、象洗在東。祝筵几于室

中東面。爲神敷席、几亦右之。

右亨饎陳設

石谿官氏曰、陳饌必詳其方與其次者、亦取祭時便於設也。實鼎而北上如初、則主人衆執事、舉鼎之先後視此矣。實豆籩如初、則薦尸祝佐食、凡出自東房者、後先之序視此矣。實鉶如初、則位于豆南者、南陳視此矣。階閒之俎二列北上、則主人賓兄弟以下、凡有俎者、其東西之方、後先之等、視此矣。士虞禮、饌黍稷二敦、西上。下文又曰、設二敦于俎南、黍、其東稷。其饌之序、黍在稷先。其設亦然。以是知具饌之序、即陳設之序。而此之兩敦、西上不言者、文畧也。

主婦纚笄宵衣、立于房中南面。主婦、主人之妻、雖姑存、猶使之

主祭祀。內則曰、舅沒則姑老、冢婦所祭祀賓客、每事必請於姑、是也。纚笄、首服。宵、綺屬也。此衣染以黑、其繒本名曰宵。凡婦人助祭者、亦同服。士讓按士冠昏之禮、男以爵弁服爲上、而易服則以玄端。女以次純衣爲上、而侯見則以纚笄宵衣。以此相準、是宵衣與玄端對也。士祭服玄端、則士妻服宵衣爲稱。

主人及賓兄弟羣執事、即位于門外、如初。宗人告有司具。告主人也。告宜東北面。具、猶辨也。既告則反於賓西北。　三禮館議、此兼言羣執事者、包祝宗人在內。而凡有事于祭、如佐食贊者、公有司私臣之屬、皆在焉。

主人拜賓如初。揖入即位如初。初、視濯時。

佐食北面立于中庭。中庭、東西之中。此謂無事時。敖氏云、佐食、主人兄弟之佐尸食者。

右即位

特牲饋食、其服皆朝服、玄冠、緇帶、緇韠。其服、指賓及兄弟助祭時所服。至主人固玄端如初也。朝服、爲諸侯之臣與其君視朝之服。又大夫以祭之服。今賓兄弟亦得服此者、緣孝子之心、欲得嘉客尊賓以事其祖禰也。緇韠者、下于大夫之臣。大夫之臣則素韠。石谿官氏曰、卿大夫士助祭之服視祭於已之服、皆加一等。故士之賓兄弟亦如之。所以然者、惟天子不助祭、降而五等之君、無不助祭者。其助祭之服、皆加於已之祭服。所以明有尊、則國君之臣視此、而不爲僭也。

唯尸祝佐食、玄端玄裳、黃裳雜裳可也。皆

爵韠。玄端一而裳有三、此士爲主人之服也、而尸祝佐食同之。　泊埛吳氏曰、五冕皆上玄下纁。爵弁服亦下纁。記曰、衣正色、裳閒色、是也。皮弁服則素衣素裳、皆緇爲之。記曰、三王共皮弁素積、是也。至朝服則緇衣素裳、衣用布而裳則緇矣。玄端以玄裳爲正。而黃裳雜裳亦通用之。故云可也。鄭氏分爲三等士、恐未然。

牲爨在廟門外東南。魚腊爨在其南。皆西面。饎爨在西壁。門外之爨在牆下。西壁、堂之西牆下也。士之饎爨在內者、以宗婦主其事也。大夫則以廩人爲之、故其爨亦在門外。

籩巾以綌也、纁裏。棗烝栗擇。籩用巾、爲禦塵、優尊也。纁裏者、皆玄被纁。棗亦擇、栗亦烝、互文耳。

鉶芼用苦若薇。皆

有滑、夏葵冬荁。詳見士虞記。主人及祝升。祝先入、主人從。西面于戶內。祝先入者、接神宜在前。主婦盥于房中。薦兩豆、葵菹、蝸醢。醢在北。主婦盥于內洗。薦豆于奥席前。士讓按、蝸蠃也。士冠注、今文蠃作蝸。爾雅云、蠃螔蝓。醢也、宗人遣佐食及執事盥、出。命之盥出、當助主人及賓舉鼎。此執事、謂左人及取俎匕者。主人降、及賓盥、出。主人在右、及佐食舉牲鼎。賓長在右、及執事舉魚腊鼎。除鼏。東為右、人尊、入時在鼎前。西為左、人卑、入時在鼎後。神事尚右也。賓長在右、謂長賓在魚鼎之右、衆

賓長在腊鼎之右。然則魚腊之左者、亦衆賓歟。賓何以不偶主、左人當載、賓尊不載牲體也。凡吉事除鼏于外、亦右人。望溪方氏曰、饋食之饌惟主婦為最先。以生時盥饋主婦職也。凡事宜尊賓、而舉鼎則主人先。所以致養於親者、必自盡其力、而後可求助於人也。宗人執畢先入、當阼階南面。畢狀如乂。蓋為其似畢星、取名焉。主人親舉、宗人執畢導之。既錯、以畢臨匕載、備失脫也。匕畢同材、以棘心為之。或曰、宗人執畢、所以指教錯鼎之處。故宜先入。鼎入設當阼階、士禮也。大夫則當東序。國君則在碑南。鼎西面錯。右人抽扃、委于鼎北。右人、謂主人及二賓。既錯皆西面俟。贊者錯俎、加匕。匕、所以載鼎實。匕之別有四、有牲體之匕、有黍稷之匕、有疏匕、有喪匕。三匕以棘、喪匕以桑。此匕、棘也。贊者執俎及匕、從鼎入。其錯俎西縮、加匕東柄而退。敖氏繼公曰、士虞匕俎在西塾之西。吉祭反之、當取于東塾東。其肵俎、亦設之于豕俎之北。乃朼。右人也。尊者於事指使、可也。左人載之。佐食升肵俎、鼏之、設于阼階西。肵、敬也。肵俎、盛心舌以敬尸者。設之、蓋亦西縮與。三禮館議、肵俎加鼏、以其後設也。正俎不冪、升畢卽設也。其除鼏也、當在主人羞俎之時、而卽委之于阼階西與。卒載、加匕于鼎。畢亦加焉。主人升入復位。賓匕者、於是亦復位。俎入、設于豆東。魚次、腊特于俎北。入設俎、載者也。腊特者、陳饌宜方也。凡饌必方者、明食味人之性所以正。主婦設兩敦黍稷于俎南、西上、及

兩鉶芼設于豆南、南陳。不使宗婦特、士祭敦少、可以親之、且辟內子禮。祝洗酌奠、奠于鉶南。遂命佐食啓會。佐食啓會、卻于敦南。出立于戶西南面。會、敦蓋。卻、仰也。戶西南面、卽士虞記所謂負依。士讓按、下文嗣舉奠卽此所奠于鉶南者。主人再拜稽首。祝在左。主人拜、為食其也。祝在左、當釋辭也。祝祝曰、孝孫某、敢用剛鬣嘉薦普淖、用薦某事于皇祖某子。尚饗。此以少牢推之而知。卒祝、主人再拜稽首。拜、為已祝也。石谿官氏曰、九拜惟稽首最重。此經凡五節、始宿尸、尸許諾而稽首、成其尸也。繼設祭、祝祝、兩稽首、冀其享也。既尸入、祝饗而稽首、喜其格也。既酳尸、尸親嘏、而稽首、拜其酳也。

右饗神　棘心匕刻。刻、若今龍頭。喪祭匕用桑。吉祭匕用棘者、喪桑音同、吉棘聲近、故也。凡祝呼、佐食許諾。呼、猶命也。肵俎、心舌皆去本末、午割之、實于牲鼎、載心立、舌縮俎。午割、從横割之、亦勿没、不絶中央少許。立、縮順其牲也。旣實牲體于鼎、乃制此而實於其上。載、則載于肵俎也。心舌知食味、皆當牲體之中、爲內體之貴、故不他用、專以敬尸。

祝迎尸于門外。門、廟門。尸自外來、祝接之。主人不迎尸、成尸尊也。祝就其次而請、不拜、不敢與尊者爲禮。　士讓、尸服卒者之上服、其節當在就次之後、方出次時、尸襲。主人降、立于阼階東。尸、所祭者之孫也。祖之尸、則主人乃宗子。禰之尸、則主人乃父道。事神之禮、廟中而已。出迎則爲厭。

尸入門左、北面盥。宗人授巾。槃匜在門右。尸尊、不就洗、侍盥者執其器就之。執簞者不授巾、賤也。尸至于階、祝延尸。尸升入、祝先、主人從。在後詔侑曰延、禮器所謂詔侑武方也。尸卽席坐。主人拜妥尸。尸答拜。妥、安坐也。執奠、祝饗、主人拜如初。其辭蓋云、孝孫某、圭爲孝薦之饗。三禮館議、於尸坐而又祝饗、象神之來假也。自此而九飯、而三獻、加爵、至于利成、所謂饗之也。主人拜如初、謂再拜稽首也。士虞不饗、喪祭略也。少牢不饗、大夫禮變于士也。　士讓按、奠卽上文祝奠于鉶南、下文嗣所舉之奠。祝命挼祭。尸左執觶、右取菹擩于醢、祭于豆間。佐食取黍稷肺祭授尸。尸祭之。挼祭、卽墮祭。解見士虞。祝命佐食、非命尸也。尸先祭豆。而祝卽命佐食、取黍稷肺授。士虞立文甚明。此經祝命佐食墮祭、尸于是先祭豆。正欲與授受之節相接耳。祭酒、啐酒、告旨。主人拜、尸奠觶答拜。酒、酌于觶者。告旨、達其心也。明神享之也。祭鉶、嘗之、告旨。主人拜、尸答拜。鉶、盛芼羹器。因號羹爲鉶羹。有調和、故告旨。祝命爾敦。佐食爾黍稷于席上。爾、近之。所以便尸食。設大羹湆于醢北。大羹湆、煑肉汁也。于醢北、事神禮。三禮館議、大羹湆設于醢北、亦不逼近醢通。繼醢而言耳。蓋當豫留羞四豆之地也。公食大夫禮、大羹湆不祭。不祭者其常也。故虞與特

牲皆不祭。虞而無尸、則無大羹湆。有尸則有大羹湆。周官云、羹齊視夏時。凡設湆、皆卽席後乃入。舉肺脊以授尸。尸受、振祭、嚌之、左執之。振祭者、將食旣擩、必振乃祭。乃食食舉。乃食、乃以右手食黍稷也。食舉、謂肺脊也。望溪方氏曰、此承上經邇黍稷舉肺脊而言。故先食食、纔以食舉。下乃承此而曰三飯告飽也。主人羞肵俎于腊北。肵俎、主事尸者。主人親羞、敬也。尸三飯、告飽。祝侑、主人拜。三飯、三口也。告飽者、禮一成也。侑、勸之又食。佐食舉幹。尸受、振祭、嚌之。佐食受、加于肵俎。舉獸幹魚一、亦如之。幹、長脅、卽正脅。獸、腊也。其體數與牲同。石谿官氏曰、尸此時左手仍執肺脊

其受之佐食而振祭嚌之者、皆右手也。嚌畢仍授佐食。加于所俎者、既嚌則不可以反於神俎、且將爲祭畢佐食徹尸俎、有司歸尸地也。尸實舉于菹豆。舉謂肺脊、實之、爲將食庶羞。敖氏繼公曰、既三飯而貧舉、士吉祭之禮然耳。士虞則不食舉、卒食乃授之、是其異也。佐食羞庶羞四豆、設于左、南上。有醢。庶、衆也。少牢大夫禮庶羞四豆、胾兩醢。士禮當亦然。士讓按庶羞不踰牲、牲以特豕、則庶羞亦惟以豕肉、不得或踰此而用羊牛、以明分且不難致。尸又三飯、告飽。祝侑之、如初。禮再成也。舉骼及獸魚、如初。尸又三飯、告飽。祝侑之如初。禮三成也。舉肩及獸魚、如初。不復飯者、三三爲士禮之大成

也。舉先正脊次幹次骼後肩者、其序自上而郤下、辨而前、以爲終始也。石谿官氏曰、其升之鼎也有尊卑。其載之俎也有體次、正爲舉之地也、內外養之辨、體名肉物、有以夫。佐食盛所俎、俎釋三个。佐食取牲魚腊之餘、盛於所俎、將以歸尸也。个、枚也。釋之者、舍而留之、爲將改饌于西北隅遺之也、亦不遽空神俎也。所釋者、牲腊皆正脊一骨、長脅一骨及膚、魚三頭。舉肺脊、加于所俎。反黍稷于其所。尸授佐食、佐食受而加之、反之也。肺脊初在菹豆。其所、俎南也。石谿官氏曰、舉肺脊授尸、與舉肺脊加所、相爲終始、通斂與反斂、亦相爲終始。祭以特牲饋食爲名、所重在此也。自是而斂禮乃行。右尸食。徐氏鈐民曰、凡所祭之物、惟黍稷肺佐食取授、其他否者、觶在鉶南、鉶在

菹南、菹在醢南、皆近尸、尸能自取、不授也。肺俎在菹醢東、去尸遠。黍稷在鉶東、去尸遠。故敦則遍之。而凡脊幹骼肩在俎者一一授之也。石谿官氏曰、祝迎尸延尸、周禮所謂相也。祝饗者再、周禮所謂享也。命佐食挼祭、周禮所謂隋也。九飯而三侑、周禮所謂右也。沃尸盥者、一人奉槃者東面、執匜者西面淳沃。執巾者在匜北。淳沃、稍注之。澆灌曰沃、細瀉曰淳。石谿官氏曰、庭東罍水、將盥者以枓沃之。尸盥、則沃者不用枓、盛水于匜、稍下其流、注于手。奉槃者以槃承之。謂之淳沃。內則曰、進盥、少者奉槃、長者奉水、請沃盥、盥卒授巾。大約進盥于尊者之禮皆如此。宗人東面、取巾振之三、南面授尸。卒、執

巾者受。振之三、爲去塵也。卒、謂已拭手也。受巾亦以簞。尸入、主人及賓皆辟位。出亦如之。入、入門。出、出戶。云皆辟、則兄弟之屬在其中。尸俎、右肩臂臑肫骼、正脊二骨、橫脊、長脅二骨、短脅。尸俎、神俎也。士之尸俎九體、貶於大夫十一體。然有併骨二、亦得十一之名。所謂放而不致也。且俎實之數奇、脊無中、脅無前、貶於尊者。不貶正脊、不奪正也。正脊二骨、長脅二骨者、欲尸既舉脊脅猶有脊脅在、不空神俎。士虞按吉祭、神俎用右體。大夫十一體。士九體。其左體則主賓之俎用之。蓋右體事神、左體待人也。喪之祭用左體、反吉也。昏姻則用左右體、取胖合也。膚三。爲飫用二、厭飫用一。敖氏繼公曰

特牲無膚鼎，故以膚附于組。膚三者，貶于大夫禮。離肺一。摍離之不絕中央少許。刌肺三。為尸主人主婦祭。魚十有五。魚水物屬陰，取數于月十有五日而盈。少牢亦十有五。大夫士同。此所謂經而等也。腊如牲骨。或一骨或二骨皆如之。三禮館講，骨帶肉曰骼。云如牲骨，兼見組以骨為重。

主人洗角、升、酌酳尸。酳猶衍也。尸既卒食又欲頤衍之。大夫用爵，士卑則用角，尚質也。尸拜受、主人拜送。尸祭酒、啐酒。賓長以肝從。尸左執角、右取肝，擩于鹽、振祭、嚌之。加于菹豆。肝，炙肝也。炕火貫炙之，以從獻酒之用。少牢云，賓長羞肝，縮執組，肝亦縮，進末，鹽在

右。此文不具耳。三禮館議，尸拜酒、祭酒、啐酒，一與賓禮同。但不離乎席者，尸以象神，尊也。

卒角。祝受尸角，曰送爵、皇尸卒爵。主人拜，尸答拜。云皇尸卒爵，明主人當送之也。敖氏繼公曰：尸卒爵不拜，既乃俟主人先拜者，尊尸也。祝釋辭，其東面于尸席前之東歟。

右主人酳尸　士大夫禮，尸至此飲一，是謂初獻。

祝酌授尸、尸以醋主人。醋，報也。祝酌不洗，尸不親酌，尊尸也。主人拜受角、尸拜送。主人退。佐食授挼祭。退者進受爵反位。尸將嘏主人。佐食授之挼祭。其挼祭亦取黍稷肺祭。石谿官氏曰：祭以牲牢黍稷為等差。故嗜祭黍稷肺，明其重也。宗廟之中，尸最尊。主人主婦次之。其隨祭得如尸禮。自祝而下，則僅有肺而無黍稷。且無祭肺而僅有齊肺。蓋犧牲粢盛惟主祭者得與所祭者共之者也。其在俎也同。其挼祭也亦同。祭而攝則不敢行此禮。所以重宗尊適，而別乎正主也。主人坐左執角受祭、祭之。祭酒、啐酒。進聽嘏。受福曰嘏，大也，長也。長大之福。佐食摶黍授祝。祝授尸。尸受以菹豆、執以親嘏主人。饋食禮主于黍稷，黍尤尊，故特取之。嘏辭蓋如少牢承致多福之意。主人左執角，再拜稽首受。復位、詩懷之、實于左袂、挂于季指。卒角拜、尸答拜。詩，持也。以手維持之，承奉之意也。袂，袖也。袪為

袖口。季，小也。言奉黍納之懷中，實于左袂，挂袪左手之小指。以便卒角，不致拜時遺落也。古者袪狹于袂。主人出、寫嗇于房。祝以籩受。嗇者，農力成功。變黍言嗇，因事託戒。欲其重稼穡。籩，虛籩。

右尸醋主人

筵祝南面。蓋於其立處之西。亦有司為之。主人酌獻祝。祝拜受角。主人拜送。行神惠也。先獻祝以接神，尊之。設菹醢、俎。葵菹蝸醢，皆主婦設之。俎，佐食設之。祝左執角。祭豆。興、取肺、坐祭、嚌之。興、加于俎。坐祭酒、啐酒。記云，祝俎，離肺一。以肝從。祝左執

角、右取肝擩于鹽、振祭、嚌之。加于俎。卒角、拜。主人答拜、受角。肝加于俎、辟尊者禮。下文主人主婦之儀、放此。石谿官氏曰、凡從獻之肝燔、尸或加于豆、或加于肵、不及之正俎。以正俎、神俎也。其餘若祝等之俎、皆可加之耳。酌獻佐食。佐食北面拜受角。主人拜送。佐食坐祭。卒角、拜。主人答拜、受角。獻無從、畧于祝。佐食北面拜、亦于戶內牖東。主人拜送答拜、亦西面。與少牢同。降、反于篚。升入復位。降堂反角于洗西之篚。以下文主婦洗爵于房參之、見爵不相因也。

右主人獻祝佐食

祝俎、髀、脡脊二骨、脅二骨。三體也。加其可併者二、亦得奇數。膚一。離肺一。佐食俎、觳折、脊、脅。膚一。離肺一。佐食俎亦三體、但脊不定體名、以佐食卑也。

士讓按、經中牲體髀多不升。注每云近竅賤也。若然、則祝實接神之宜、何為用髀乎。蓋殷人貴髀、祝接神尊、故用其勝朝所貴者耳。

主婦洗爵于房。酌、亞獻尸。亞、次也。獻尸不夾拜、士妻儀簡、辟內子禮。望溪方氏曰、此篇無房中設洗置篚之文者、互見少牢。尸拜受、主婦北面拜送。北面拜者、亦辟內子也。大夫妻拜于主人北、西面。宗婦執兩籩戶外坐。主婦受、設于敦南。兩籩、棗栗。棗在西。祝贊籩祭。尸受祭之。祭酒、啐酒。石谿官氏曰、籩稍遠于豆、故須祝贊授。兄弟長以燔從。尸受、振祭、嚌之。反之。燔、取肉之肥大而羨者、加火燔炙之、為從獻之用。羞燔者受、加于肵。出。出俟後事。石谿官氏曰、尸加肝于豆者、為嗣舉奠將以授之也。燔則嚌之而不復用矣。然不可加之正俎、又無自反于肵之禮、故反之長兄弟、而代加焉。已後凡加于肵者、放此。尸卒爵、祝受爵。命送如初。送者、送卒爵也。如初、如主人儀。

右主婦亞獻尸

士讓按、亞獻必以主婦者、凡祭必夫婦親之、成內助之義也。

酢如主人儀。不易爵者、辟內子。泊邨吳氏曰、男子不承婦人爵、婦人有時承男子爵。故主婦襲尸爵、又尸酢主婦。男女不嫌相授受者。祭統云、尸酢夫人執柄、夫人授尸執足、不相襲處、所以示別也。主婦適房、南面。佐食授祭。主婦左執爵、右撫祭。祭酒、啐酒。入卒爵、如主人儀。房中南面、主婦之正位也。撫所授祭、示親祭也。佐食不授而祭於地、主婦撫之而已。亦儀簡也。入室卒爵、于尊者之前成禮。明受惠之意。

右尸酢主婦

獻祝、籩燔從。如初儀。男子不承婦人爵。主婦當更洗于房中、乃酌獻祝。

敖氏繼公曰：初儀，卽主人獻祝之禮。此惟無祭俎一節，餘則如之也。祝亦兩籩，其設之，棗在菹西，栗在棗南。　三禮館議：籩亦祭于豆。燔亦反于俎。**及佐食、如初。**及，謂獻及之也。佐食北面受獻。主婦不宜同面拜送。言如初，明同主人西面拜，與內子同。**卒，以爵入于房。**爵亦奠于內篚。

右主婦獻祝及佐食

賓三獻如初。燔從如初。爵止。初，亞獻也。如初，謂如尸拜受、主婦拜送也。蓋燔亦兄弟。爵止之節，在燔者出之時。尸止爵者，三獻禮成，欲神惠均於室中，是以奠而待之。　石谿官氏曰：廟中惟尸爲尊，主人主婦次之。原祖宗之心，則主人主婦在所先。繇

儀禮紃解　卷十五　特牲饋食　圭

子孫之心，則接神事尸在所重。故主人主婦未致爵，而先獻祝佐食者，敬吾之親，則當敬其事吾親者，使之必報之也。祝與佐食既畢獻，而主人主婦相繼而布席者，父子一體，夫妻胖合，明其爲宗廟主也。然則曷爲不致爵于三獻之先，禮未成也。曷爲不致爵于三獻而尸卒爵之後，意未達也。惟賓獻而爵止，尸不言而子孫可默喻焉。故循其意而嚮之云耳。

右賓長獻尸爵止

席于戶內。爲主人鋪之，西面。席自房來。　敖氏繼公曰：設席，蓋于主人所立之南，席亦南上。未受爵而設席，變于大夫。

主婦洗爵，酌，致爵于主人。主人拜受爵，主婦拜送爵。不云獻者，酒乃已物，不可以獻爲名。主婦拜，拜

於北面。其爵取之內篚。**宗婦贊豆如初。主婦受，設兩豆兩籩。**初，贊亞獻也。宗婦贊者亦一人。既授兩豆，復取兩籩于房。主婦受於戶外，而設于席前。經弟言贊豆，文省耳。其豆則菹在北，其籩則棗在菹北，栗在棗西也。設豆東面，設籩西面焉。**俎入設。**佐食豆西設之也。**主人左執爵，祭薦。宗人贊祭。奠爵，興取肺，坐絕祭，嚌之，興加于俎。坐挩手，祭酒，啐酒。**贊祭，蓋以籩祭授之祭也。絕肺祭之者，以離肺長也。其儀備于鄉飲酒。**肝從。左執爵，取肝擩于鹽，坐振祭，嚌之。宗人受，加于俎。燔亦如之。興，席末坐卒爵，拜。**一酌而備再從，與尸之兩獻從

儀禮紃解　卷十五　特牲饋食　圭

者同其尊。於席末坐卒爵，敬也。　泊邨吳氏曰：羞肝者亦賓長。羞燔者亦長兄弟。既羞，則各以其俎出。　石谿官氏曰：鄉飲射禮，啐酒于席末，卒爵于階上。此飲于室中，故啐酒于席上，而卒爵于席末，所以別于尸祝。**主婦答拜，受爵，酌醋，左執爵，拜。主人答拜。坐祭，立飲，卒爵，拜。主人答拜。**酢不易爵者，禮，婦人承男子後，多不易爵。主婦自酢者，達主人意。士讓。按既不易爵，又自酌酢，敬而親之，故曰見夫婦之倫。**主婦出，反于房。**反奠爵于篚。

右主婦致爵醋

阼俎，臂、正脊二骨、橫脊、長脅二骨、短脅。主人尊，得五體。又加其可併者二，亦得奇數。　敖氏繼公曰：阼

俎尊，乃不用左肩、而用左脊者，屈于尸也。其石谿官氏曰、特牲主人既辟尸不用左肩。其餘諸俎、亦未見有用左肩者。豈分以為殺脊之用。而少牢所謂其脊體儀者、雖餘骨亦必儀度其貴賤、而祝佐食主人以次進之與。**膚一。離肺一。**主婦同數。

主人降洗。酌致爵于主婦。席于房中南面。主婦拜受爵。主人西面答拜。獻亦云致爵者、夫妻一體也。亦拜受于席。此席蓋于房中之北堂。石谿官氏曰、士祭有席者自尸外、惟祝與主人主婦而已。曰、士讓按致爵正禮、雖主人於主婦必洗以致潔。**宗婦薦豆、俎、從獻、皆如主人。主人更爵酌醋。卒爵降。實爵于篚。入復位。**豆籩皆兩、俎亦牲。從獻亦肝燔。更爵、更取在內篚者也。男子不承婦人爵。雖自酢猶更之。自酢而不洗、亦因尸之酢禮也。此酢、亦在房中西面、其他儀皆與主婦自酢同。惟卒爵則坐、與主婦異耳。位、室中之位。

右主人致爵醋　泊卿吳氏曰、神惠之均徧、莫先于主人。而相和相敬、尤宜于主人主婦交致爵而酢焉。所謂妻子合而父母順者、其在于斯矣。故下文三獻乃作尸止爵焉。

主婦俎、㪉折。後㪉、後足之蹄。折者、分後右足、以為佐食俎。**其餘如阼俎。**謂脊脅膚肺。

三獻作止爵。賓也。謂三獻者、以事命之。作、起也。賓入戶北面、曰皇尸請舉爵。於致爵禮成、即作之者、恐久留尊者之爵、非所以為敬。**尸卒爵酢。酌獻祝及佐食。**尸卒爵酢賓、賓遂獻祝及佐食。承神惠已均之後、事之序也。**洗爵、酌致于主人主婦。燔從、皆如初。**洗、乃致、以承佐食賤新之。從獻僅燔、殺於初也。石谿官氏曰、少牢儐尸、賓酌致主人而不致主婦。不儐尸、則賓代主人致爵于主婦。此則主人主婦交致爵、而賓酌致主人仍酌主婦、皆禮之互變也。善事親者、能得人之歡心以事其先。主人不先獻賓、而賓先勸主人、何也。以祭言之、則賓在三獻之列、而諸在庭中者不敢並焉。以分言之、則士之屬吏也。且立賓所以事尸、尸方欲行室中之惠、則賓之致爵、亦所以善承尸意也。夫而後室中之禮成、而庭中之禮起矣。**更爵酢于主人。卒復位。**更爵、亦不承婦人爵。惟酢主人者、禮主於尊者。三禮館議、經凡主人徧獻衆賓、而後專酢于賓長、即此例。

右賓作尸爵及獻致

主人降阼階西面、拜賓如初。如初、如視濯時主人再拜、賓答拜、三拜衆賓、衆賓皆答一拜者。**洗。賓辭洗。**長賓辭。主人奠爵于篚、興對。**卒洗、揖讓升酌、西階上獻賓。賓北面拜受爵。主人在右答拜。**獻賓蓋西南面獻。而就賓拜者、尸賓是有司卑、不得專階、故就之。泊卿吳氏曰、分庭揖讓而酌獻、所尊同階。比之鄉飲酒、如介禮。**薦脯醢。設折俎。**

不言其體、畧之。非貴體也。上賓骼、衆賓儀、公有司設之。賓左執爵祭豆、奠爵興取肺、坐絶祭、嚌之興、加于俎。坐挩手祭酒。卒爵拜。主人答拜。受爵、酌酢、奠爵拜。賓答拜。主人酌自酢者、賓不敢敵主人、主人達其意。泊邯吳氏曰、受爵酌酢、亦如介禮、少牢猶然。惟偏獻衆賓畢、乃酢、爲異。主人坐祭。卒爵拜。賓答拜。揖執祭以降西面奠于其位。位如初。薦俎從設。位如初、復其位東面。少牢饋食禮、宰夫執薦以從設於祭東。司士執俎以從設于薦東。是則皆公有司爲之與。執祭謂脯也。衆賓升拜受爵。坐祭立飲。薦俎設于其位。

辯。主人備答拜焉。降實爵于篚。衆賓立飲、賤不備禮。辯、謂皆有也。亦於每獻一人則設之。其答拜亦在每人受爵後。三禮館議、先言薦俎而後言辯、可知獻畢旋薦、而後更獻也。與少牢偏獻乃薦、異。其酌、亦主人偏爲之。

右主人獻賓長衆賓

賓與長兄弟之薦自東房。其餘在東堂。尸祝主人主婦之薦在東房。記言賓與長兄弟、以見異於其餘者也。東堂、東夾之前、近南。望溪方氏曰、長賓長兄弟薦于階上、則陳于東房爲便。其餘設階下、則陳于東堂爲便。不言祝主人主婦者、階上之薦、尚出自東房、況薦于室中者乎。公有司門西北面東上。獻次衆賓。私臣門東北面西上。獻次兄弟。升受、降飲。獻在後者、賤也。宗人獻與旅、齒於衆賓。宗人、公有司中之庭長。有上事者、貴之也。佐食於旅、齒於兄弟。佐食、私有司中之尊者。經言其獻、繼於祝。記特併記其旅也。賓骼。長兄弟及宗人折。其餘如佐食俎。骼、左骼也。尸用右骼、而賓用左。折、不言所分、畧之也。其餘、謂脊脅膚肺。衆賓及衆兄弟內賓宗婦、若有公有司私臣、皆殽烝。此直折餘體可爲殽者、升之俎。一而已、不備三者、賤也。石谿官氏曰、春秋傳以折俎爲殽脅、則殽脅者體解之通稱。對郊禘之全脅言也。此記云殽脅、是俎體之最略者。承

上文三體五體言也。記歷序俎之牲體、并詳其體之爲全爲分、數之或多或少、而寓中執事之尊卑。又因而見焉。體有貴賤、而用全體者爲隆。如尸俎之全用肩臂臑肫骼、祝俎之全用右髀、阼俎之全用左臂、是也。其次則不用全而用半。如主婦佐食俎之用殽折、是也。又其次則儀度其可用者用之、而并不言半矣。如長兄弟及宗人俎用折、是也。又其次則雜用餘體之可殽者、而并不言折矣。衆賓兄弟以下之殽脅是也。殽脅之數、一而已。等而上之、是有上事者也。其體之數有三焉。若賓長兄弟及佐食宗人、是也。又等而上之、是爲神尸將命相禮者也。其體三、而加其可併者二、則有五焉。祝是也。又等而上之、是爲宗廟主者也。其體五、而加其可併者二、則有七焉。主人主婦是也。又等而上之、則爲所祭者、其

體九，而加其可併者二，則十有一焉，尸是也。而一牲之體，其不用者亦僅矣。由士禮而推之大夫，由大夫禮而達之諸侯天子，雖經闕有間，其隆殺之等，亦可想見云。膚一。

離肺一。

尊兩壺于阼階東。加勺、南枋。西方亦如之。此旅酬始事也。為酬賓及兄弟行神惠。不酌上尊者，以獻是正禮，酬則禮殺也。兩壺皆酒而無元酒者，所以優飲者也。先設尊于東方，東主位，惠由主人來也。三禮傍議：加勺亦南柄，北面酌也。與上尊同。庭中凡四尊，必朋設東西階下，分賓主人黨也。宗廟之禮，尊尊者主于敬，親親者主于愛。以敬為主，故酳尸而不敢酬，況于旅乎。少牢不賓尸，亦獻而止矣。少牢賓尸而後尸舉旅行酬，則

殺于正祭矣。以愛為主，故尸加爵而爵止，亦欲與于祭者之無不醉也，況主祭者乎。一舉觶為旅酬始，再舉觶為無算爵始，而凡鄉飲射燕合情同愛之禮，皆視乎此矣。士讓按：祭尸崇，不與於旅酬，則酬時不得用尸尊，故賓兄弟有堂下尊，內賓宗婦有房中尊也。若有司徹儐尸，尸亦與旅酬，則酬時得用尸尊矣。主人洗觶、酌于西方之尊、西階前北面酬賓。賓在左。先酌西方，尊賓之義。於此酬賓，終正禮也。西階前，南于階，正當賓位之東。洎鄉吳氏曰：鄉飲酬賓在階上，而此在階下者，以賓位本在下也。飲射主于燕賓，則賓在堂上；祭禮主于事尸，則賓在堂下。主人奠觶拜。賓答拜。主人坐祭、卒觶拜。賓答拜。主人洗觶、賓辭、主人

對。卒洗、酌、西面。賓北面拜。西面者，鄉賓位立于西階之前、賓所答拜之東北。士讓按：旅酬禮雖殺，亦有祭有洗。主人奠觶于薦北。薦北即薦左。敖氏繼公曰：此奠觶于庭，皆將舉者也，而或在薦左，或在薦右，各從其便，不取奠者于左、將舉于右之義。賓坐取觶、還東面拜。主人答拜。賓奠觶于薦南。揖，復位。復位，主人復阼階之位。至祭胥乃羞，後賓舉以酬長兄弟。石谿官氏曰：凡鄉飲射燕無舉奠酬者，祭則有之。蓋鄉射燕皆正賓也，不可以盡人之歡；祭則尸為主，賓非正也，不可不廣神之惠。

右主人酬賓長

主人洗爵、獻長兄弟于阼階上。如賓儀。酬賓乃獻長兄弟者，獻之禮成於酬，先成賓禮，此主人之義云。如賓儀，則長兄弟初受獻於阼階上時，亦薦脯醢，設折俎于阼階上，祭說，乃執以降，設于下位也。洗、獻眾兄弟、如眾賓儀。獻畢而為之洗者，顯神惠。敖氏繼公曰：以其承已自酢之後，故須洗之也。則獻眾賓洗可知矣。

右主人獻長兄弟眾兄弟

洗、獻內兄弟于房中、如獻眾兄弟之儀。內兄弟者，同姓則有姑姊妹為內賓，異姓則有族人之婦為宗婦，皆得以內兄弟稱也。其位在房中之尊北。如

衆兄弟儀者，如其拜受、坐祭、立飲、設薦俎于其位。不殊其長，畧婦人也。三禮館議：下記注云內賓象衆賓，宗婦象兄弟。又云內賓之長取觶酬宗婦之娰，宗婦之娰亦取觶酬內賓之長，是均也。若獻而殊其長，則長者須另為班。房中迫隘，且於時不暇，故畧其禮，與少牢同也。然論房中之立位，則內賓為長。何則北堂者，主婦位也，內賓南上，宗婦北上，是宗婦之長統于主婦，而主婦不兼統內賓之長也。下注云內賓之長南面答拜，而不言宗婦，謂酢也。則首獻內賓之長可知矣。石谿官氏曰：旅酬內兄弟，則主婦為始。獻則主人為主。婦人統于丈夫，不二尊也。

主人西面答拜。更爵酢，卒爵，降實爵于篚，入復位。 爵薦乃自酢。內賓之長亦南面答拜。望溪方氏曰：賓兄弟酢于其始，內兄弟則酢于其

終，以兼姑姊妹與宗婦。酢于其始，則不可以相統，必皆獻而後酢可該也。賓獻祝佐食主人主婦而後自酢，亦此義也。

右獻內兄弟 三禮館議、主人酢於內賓之長出房。主婦則洗觶酌以酬內賓之長。後洗觶酌奠于薦北。內賓長奠觶薦南，為房中旅酬之始。

尊兩壺于房中西墉下，南上。 為婦人旅而設。石谿官氏曰，房內設兩壺，一為內賓，一為宗婦也。兩壺皆酒，而云南上者，尊內賓。下云內賓立于其北，則壺在西墉下之南。

內賓立于其北，東面南上。宗婦北堂，東面北上。

宗婦贊薦者、執以坐于戶外、授主婦。 記云：宗婦內賓

皆肴烝、肩一、離肝一。石谿官氏曰：贊薦者戶外相授，已見于經記。重明之者，見室中地窄，授受多在戶外。士虞記，主人有事，司外詔相。上文佐食當事，未至，則立于戶外。皆此意。

長兄弟洗觚為加爵，如初儀。不及佐食。洗致如初。無從。 士祭禮同於大夫者，得行三獻也。三獻而禮成矣。多之為加也。加爵只于尸與祝，而不及佐食，禮殺也。致者致于主人、主婦也。無從者，亦禮殺也。石谿官氏曰：加爵之義有二。一比于侑食勸飽之意。一使長兄弟衆賓長得以伸其敬也。及祝不及佐食者，佐食與旅，而祝不與旅。非但禮殺而已。加爵而後致爵，亦以伸敬於主祭也。加爵用觚，別于正獻也。致爵於主婦，既乃更一觚以自酢，故篚實二觚焉。酢訖，降奠于篚。

右長兄弟為加爵

衆賓長為加爵，如初，爵止。 加爵于尸也。如初，亦如亞獻也。此亦無從。尸祭酒、啐酒而爵止，欲神惠均于在庭也。石谿官氏曰：少牢大夫賓尸，尸作三獻之爵，遂繼之以旅酬。是尸自行其惠于廟中也。士不賓尸，則尸不出堂而行旅酬之禮矣。故于加爵而爵止，所以示致惠之意。蓋三獻以申敬，故爵止而上下內外無不獻焉，以廣敬也。加爵以盡歡，故爵止而上下內外無不酬焉，以合歡也。

右衆賓長為加爵爵止

嗣舉奠。盥入，北面再拜稽首。 嗣、主人將為後者。有長適，正也。無則

立庶子、或同宗爲後者、皆得稱也。奠、卽上文祝奠於鉶南者。衆、舉而飲之也。使嗣飲奠者、將傳重累之也。廟中再拜稽首者、惟主人而已。嗣繼體、亦如之。不敢當西面之位、故北面。士讓按一奠也。祝洗之以致嘏、尸執之以示饗、爲其所傳者重也。故至此嗣舉之、再拜稽首、重所嚮也。

尸執奠、進受復位、祭酒啐酒。進受祭啐者、嗣也。尸舉肝舉奠左執觶、再拜稽首、進受肝、復位、坐食肝、卒觶拜。尸備答拜焉。肝、卽鼎之加于菹豆者也。食肝於室中之位、受尊者賜不敢餘也。備、盡也。旂拜答之、坐卒觶、亦異室中之禮。尸執奠舉肝必親、亦猶親舉角執黍以授主人也。舉奠洗酌入、尸拜受舉、奠答拜。嗣舉奠因尸而酌尸。

祭酒啐酒、奠之舉奠出、復位。啐者、答其酢。奠者復神之奠。觶、奠不舉、或祭畢時、與薦俎款同改設于西北隅歟。嗣齒於子姓、升降不由阼階、當由西階。　石谿官氏曰、嗣復位、當在阼階下長兄弟之上、重適也。

右嗣舉奠　石谿官氏曰、以傳宗廟之重言之、曰受重。以承祖宗之既言之、曰舉奠。祭祀之陳饌、以奠而成。嗣舉奠、則雖在子弟之列、而已付以他日祭祀之事矣。其舉奠之禮必在加爵之止之後、何也。加爵則室中之禮將畢矣。若待旅酬而後舉、又無以行吾徹也。惟于酌止而舉奠、可以明前人之保佑其子孫焉。於其舉奠而洗酌、又可以明祚胤之致孝其宗祖焉。其序在長兄弟加爵之後、而又在兄弟弟子舉觶之先、情深而文美也。又曰

孔氏謂大夫辟君、不行舉奠。士卑不嫌、此通例也。但天子諸侯繼世爲君、所以有上嗣受爵之禮。而卿大夫不行舉奠者、不世爵也。士之子爲士、故得行舉奠禮、惟其稱也。

嗣舉奠、佐食設豆鹽。肝宜鹽也。

兄弟弟子洗、酌于東方之尊、阼階前北面、舉觶于長兄弟。如主人酬賓儀。弟子、後生也。此亦有代主人酬長兄弟之意、故位與主人同。約其儀、蓋就其階同拜、乃卒爵、復洗酌奠于薦南。長兄弟坐取觶奠于薦北。　石谿官氏曰、兄弟之子、謂兄弟之弟若子、一人也。繼嗣子而洗酌、所以逮賤也。旅酬之見于經者、莫盛于燕。其舉旅凡四焉。特牲少牢之舉二而已。賓未舉旅、而弟子先舉觶者、禮之次第

相因而至、盛儀多也。鄉飲射之舉一而已、故方舉觶而旅逐行焉。禮殺也。　士讓按此卽中庸下爲上之初禮。

右弟子舉觶于長兄弟

宗人告祭脀。脀、俎也。告必宗人、庭長也。所告者衆賓也。兄弟也、內賓也。佐食公有司私臣皆存焉。獻時設薦俎於其位、至此禮又殺。告之祭、使成禮。其祭皆離肺也。　士讓按禮既殺、時將使人數多、故必告之、方不錯參。乃羞。羞、庶羞也。自祝主人至內賓、惟醢而已。尸尊既無內羞、則此亦無內羞可知。　石谿官氏曰、禮無酬而不羞者、燕禮先羞而後祭、此則祭畢乃羞、何也。燕禮之祭脀、大夫而已。脫屨升席、故先羞以安之、而後祭焉。此則凡在庭中者

皆祭。又不獨薦而有俎。故必先祭也。乃羞。

右祭脀及羞

賓坐取觶、阼階前北面酬長兄弟。長兄弟在右。薦南所奠之觶。三禮館議、此與鄉飲射先酬主人異者、庭事非堂事也。主人祝在室中。以尸不與酬、故主人祝亦不與酬也。賓奠觶拜。長兄弟答拜。賓立卒觶。酌于其尊、東面立。長兄弟拜受觶。賓北面答拜。揖、復位。其尊、長兄弟尊也。凡旅酬無算爵之酒、以自飲者酌已尊、以酬人者酌彼尊。是各自其酒也。凡賓弟子、及兄弟弟子、舉觶於其長者、各酌于其尊。凡受酬與答拜、俱

北面。長兄弟西階前北面。衆賓長自左受旅、如初。受旅酬也。如初、如賓酬長兄弟。石谿官氏曰、此時房中內賓長、亦舉觶以酬宗婦。長兄弟卒觶。酌于其尊、西面立。受旅者拜受。長兄弟北面答拜。揖、復位。其尊、西方之尊。士讓按、上揖復位者、賓酬長兄弟禮畢也。此揖復位者、長兄弟酬衆賓長禮畢也。衆賓及衆兄弟、交錯以辯。皆如初儀。東西為交。邪行為錯。二黨互相酬。

右賓與兄弟旅酬

為加爵者作止爵、如長兄弟之儀。敖氏繼公曰、奠觶既舉、其禮一終於此。可以作止爵矣。不俟再旅者、其意亦與三獻作止爵於獻賓之前者同。三禮館議、云如長兄弟之儀、則尸亦酢之、又獻祝、致爵于主人主婦、而酢于主人矣。既乃降奠觶于篚。長兄弟酬賓、如賓酬兄弟之儀。以辯。卒受者實觶于篚。此即上文弟子舉於其長者。而長今取以酬賓也。云如賓酬兄弟之儀、如其坐取薦南奠觶以酬也。但此節不言交錯以辯、上節不言卒受者實觶于篚。文互見耳。

右兄弟與賓旅酬石谿官氏曰、此時房中宗婦之長、亦舉觶以酬內賓。下文無算爵亦如之。

賓弟子及兄弟弟子洗、各酌于其尊、中庭北面

西上、舉觶于其長。奠觶拜。長皆答拜。舉觶者祭、卒觶拜。長皆答拜。中庭、東西之中也。西上者、尊賓之弟子也。此舉觶、為無算爵始。是時長皆在東西面之位拜之。敖氏繼公曰、此觶乃代主人舉之。其儀與鄉飲舉觶者略同。望溪方氏曰、兄弟之子、以同姓而來觀禮、宜也。賓亦率其子弟而至、何也。不命之士、有祿而無廟、有薦而無祭、無由習禮。而其子弟固有學于黨庠州序者、故使各率其子弟、以觀祭祀賓客之儀。又使為人子孫者、知必得廟祀、而後可以盡追養之心。而衆勵于德行道藝矣。非僅代長者舉觶、與主黨之弟子相匹也。舉觶者洗、各酌于其尊。復初位。長皆拜。舉觶者皆奠觶于薦右。薦右、賓之薦南、兄弟之

之薦北也。下文長皆奠觶于其所。蓋緣長者之意不欲煩勞其復遷也。長皆執以興。舉觶者皆復位答拜。長皆奠觶于其所。皆揖其弟子。弟子皆復其位。執以興，象受之。其所，薦右也。復其位者，東西面位。沮邨吳氏曰，此時內賓之少者，宗婦之少者，亦各舉觶于其長，以爲無算爵始。爵皆無算。賓酬兄弟黨，長兄弟酬賓黨，惟已所欲，亦交錯以辯。無次第之數。望溪方氏曰，爾觶並行，盡去彼此拜興之節。不依其人之次。不計其爵之數。故總之曰無算爵。

右無算爵

宗人獻與旅齒於衆賓。佐食於旅齒於兄弟。已見上獻賓記。主婦及內賓宗婦亦旅西面。西面者，異於獻也。男子獻於堂上，旅于堂下。婦人獻于南面，旅于西面。內賓象衆賓。宗婦象兄弟。其節與儀，依男子。至于交錯以辯，爵無算焉。

利洗散獻于尸。酢及祝如初儀。降實散于篚。利，養也。即佐食。因進黍稷，名佐食。因進酒以供養，而名利也。上文長兄弟衆賓長事尸，俱稱加爵。獨此更名獻者，以利侍尸，禮將終，宜進一酒也。然上正禮，主人初獻，主婦亞獻，賓長三獻，而禮成。復有長兄弟加爵，衆賓長加爵，利洗散獻，是得尸飲六之數也。主人出立于戶外西面。事尸禮畢。

右佐食獻尸祝

尸卒食而祭饎爨雍爨。宗婦祭饎爨，亨者祭雍爨，用黍肉而已。無籩豆俎之設。

祝東面告利成。東面，於戶外之西也。事尸禮畢，則尸閒暇無事矣。但嫌有遺尸出之意，故祝告利成，以爲節，言養禮成也。尸謖，祝前。主人降。謖，起也。前，導也。于是尸出廟門。石谿官氏曰，士虞禮尸出，主人不降者，如尸入堂上初位也。少牢儐尸，主人送于廟門外者，如其出迎之初位也。此尸入，主人立于階下。其出也，當亦降立于階。祝反，及主人入，復位。命佐食徹尸俎。俎出于廟門。俎所俎。廢徹以疾爲敬。石谿官氏曰，先徹所俎者，尸出宜終其事。必言出于廟門者，嫌如少牢正祭，佐食徹所俎，仍降設于阼階南也。

右事尸禮畢

賓從尸，俎出廟門，乃反位。賓既送尸，復入者，禮宜終之也。

徹庶羞，設于西序下。徹者，亦佐食也。庶羞之設，在尸三飯後。爲尸設，非神正饌也。于此徹之，爲將備言燕私也。庶羞亦改設者，尊尸食，故未即去之。西序下，從其方也。

右徹庶羞

筵對席，佐食分簋鉶。設對席於饌東也。於神席爲少北。此爲將餕分之。簋即敦之異名。分簋鉶者，以簋分益實，以鉶分鉶羹也。石谿官氏曰，此時尸席與阼席俱未徹。敖氏謂設席畧近北，是也。天子八簋，餕以六。諸侯六簋，餕以四。大夫四簋，餕以二。士二簋，則其

餕也一而已。知所分爲黍者、以少牢資黍決之。又上文尸親嘏摶黍、而不及稷、在所略也。少牢兩鉶俱餕。此僅分其一、亦降大夫禮。宗人遣舉奠及長兄弟盥、立于西階下、東面北上。立于西階下、俟命也。大夫有二佐食及賓長餕、惠大則澤遲也。士惟使嗣子及兄弟餕而已。祝命嘗食餕者、舉奠許諾、升入東面、長兄弟對之。皆坐。命、以祖宗之命命之也。命嘗食餕者、猶言命餕者嘗食也。舉奠東面、升尸席也。長兄弟對之、升對席也。士以二人餕、降于大夫者兩。三禮館議云、據祭統不言世子餕、故先儒有王世子餕、諸侯世子不餕、避王之說。然此疑屬畿內之諸侯耳。外諸侯世國、自當餕也。若外諸侯不餕、則大夫無所爲避君矣。大抵大夫不世

爵、故其嗣子既不敢行舉奠禮、自不敢行登餕禮、皆嫌其以大夫自居也。天子國君繼世、則其嗣子既行舉奠禮、自當行餕禮。故記曰、其登餕獻受爵、以上嗣尊祖之道也。祭統以施惠言、文王世子以尊祖言。佐食授舉、各一膚。以膚爲舉、欲其每食啗之、降於尸也。石谿官氏曰、俎釋三个、將以改饌、則授餕者惟膚耳。舉莫重于體骨、至膚則有食味之道、蓋與簋黍鉶羹同致其美焉。所以加惠于子孫者、不可同于事祖宗之義也。主人西面再拜。祝曰、餕有以也。兩餕奠舉于俎、許諾。皆答拜。以、讀如詩必有以也之以。主人拜、而祝乃釋辭、重其禮也。言女餕此、當有以也、以先祖有德而享于此祭、餕其餘亦當以之也。俎者、上餕豕而下餕腊與。泊郵吳氏曰、上餕、主人之子

也。父拜之、爲行禮也。冠禮見于母、母拜之。與此義同。若是者三。丁寧勸之。皆取舉、祭食、祭舉、乃食、祭鉶、食舉。祭食、簋實也。祭舉、亦振祭嚌之。食食乃祭鉶、禮殺。石谿官氏曰、取舉執于左手、猶尸之左執肺脊也。先祭食乃祭舉者、黍重而膚稍輕也。食食而後食舉、亦如尸禮。卒食。主人降洗爵、宰贊一爵。主人升、酌酳上餕。上餕拜受爵。主人答拜。酳下餕亦如之。主人拜。祝曰、酳有與也、如初儀。酳下餕、亦東面于其席前之北授之。主人復拜、爲戒也。言汝酳此、當有所與也。與者、與兄弟也。謂敎化之。初儀、主人再拜、兩餕許諾也。兩餕執爵拜。答主人也。士讓按、几奠爵拜而後

執爵與者、禮之常也。此獨執爵以拜。祭酒、卒爵拜。主人答拜。兩餕皆降、實爵于篚。上餕將酢、亦實爵于篚者、宜與下餕共終其事也。上餕洗爵。升酌、酢主人。主人拜受爵。上餕、子也。主人、父也。先拜、不以爲嫌者、與事尸之意微相類。二餕卒爵並降、獨上餕升酢主人、重嗣子也。石谿官氏曰、嗣子之申敬於主人惟此耳。凡酌酒無不拜受者、雖尸之尊猶然。燕禮臣獻爵、君亦拜受。父子可推矣。士讓按、餕亦臨之以祖考、故不嫌父子之分。上餕即位、坐答拜。主人位在戶內下餕席南西面、故上餕授爵於戶內、乃就坐。石谿官氏曰、即位而後拜送者、禮之常。猶鄉飲酒主人拜送、必于阼階、賓拜送必于西階之類、是也。主人坐祭。卒爵

拜。上囊答拜受爵。降實于篚。主人出。立于戶外西面。餕禮畢。石谿官氏曰、餕以行惠。爲子姓、非爲主人。故主人親祝、而上餕不復親嘏。少牢之上餕親嘏、何也。大夫之私也。有婚茲之忱焉。故上餕可以親嘏。而主人不復親祝。其義一一也。

右囊

祝命徹阼俎豆籩、設于東序下。命佐食徹之也。設于東序下、亦爲將燕。祝執其俎以出、東面于戶西。不俟改設尸俎、而先出者、亦異于大夫。云戶西、則主人立于戶東、明矣。俟告利成。宗婦徹祝豆籩入

于房。徹主婦薦俎。此所徹者皆置于房、故宗婦得爲之。不言席、文省。

右徹

佐食徹尸薦俎敦、設于西北隅。几在南。厞用筵。納一尊。佐食闔牖戶。降。祝告利成、降出。厞、隱也、不知神之所在、或諸遠人乎。尸設而改饌、爲幽闇庶其饗之。　敖氏繼公曰、旣餕復改設、而未卽徹去者、重其爲神之餘食也。一尊、酒尊也。納于室中之北墉下。必納之者、以酌神之酒於是乎取之之故、亦改設而未卽徹。於徹室中之饌、乃并去之。佐食闔牖戶、因後出而爲之。　石谿官氏曰、徹而改饌不以官、殺於大夫也。士虞禮以祝主之、變於吉祭也。設于西北隅、几在南、則士之改設而東面者、喪祭吉祭皆同。所以別于大夫之改設南面也。　洎鄉吳氏曰、復告利成、殆爲囊與囊尸之餘。所以終神之事。且爲主人降節、故又告焉。筵不布於地、而以厞。納一尊而無所解。皆非飲食之道。舊說以此爲陽厭。未必然也。據曾子問、祭成人者必有尸。而祭殤必厭。陰厭以祭宗子之殤、陽厭以祭凡殤。非以祭祖考。時尸未入之始、爲陰厭。尸旣出之後、爲陽厭也。且歆以厭飫爲義。則方始負而祝饗神。安得遽飽。神皆飲食。尸醉飽而出矣。又何藉以尸食之餘。旣囊之後、而以飫神乎。抑厞用筵、闔戶牖、皆尚幽闇之義。於陽厭之義無當也。蓋徹而不遽徹、所以重之。故改設於西北隅、用筵而厞。明示以異於神席之意。則不可謂之陽厭明矣。

右改設

主人降卽位。宗人告事畢。賓出。主人送于門外再拜。門外、廟門外也。拜送賓而賓不答拜、禮有終也。賓旣出、則婦人亦徹室中之饌歟。石谿官氏曰、宗人告有司具、則于門外位。所以詔入也。此告事畢、則于堂下位、所以詔出也。凡祭之出入、亦以此爲節。佐食徹阼俎。堂下俎畢出。賓俎、有司徹歸之、尊賓也。阼俎、執事俎之最尊者。故其出也以之爲節。賓長以下各自執之出以授人。三禮館議、堂下俎、自賓俎而下、祭畢乃徹。此吉禮之通例。與鄉飲射燕之徹俎乃羞者異也。

右禮畢

右特牲饋食禮　凡三十七節經文止

記古本

記、特牲饋食、其服皆朝服玄冠、緇帶緇韠。唯尸祝佐食玄端玄裳。黃裳雜裳可也。皆爵韠。設洗南北以堂深。東西當東榮。水在洗東。篚在洗西、南順。實二爵、二觚、四觶、一角、一散。壺棜禁饌于東序、南順。覆兩壺焉。蓋在南。明日卒奠、冪用綌。即位而徹之。加勺。籩、巾以綌也、纁裏。棗烝栗擇。鉶芼用苦若薇。皆有滑、夏葵冬荁。棘心匕刻。牲

爨在廟門外東南。魚腊爨在其南。皆西面。饎爨在西壁。肵俎心舌皆去本末、午割之。實于牲鼎。載心立、舌縮俎。賓與長兄弟之薦、自東房。其餘在東堂。沃尸盥者一人。奉槃者東面、執匜者西面、淳沃。執巾者在匜北。宗人東面、取巾振之三。南面授尸。卒、執巾者受。尸入、主人及賓皆辟位。出亦如之。嗣舉奠、佐食設豆鹽。佐食當事則戶外南面。無事則中庭北面。凡祝呼佐食許諾宗

人獻與旅齒於衆賓。佐食於旅齒於兄弟。尊兩壺於房中西墉下、南上。內賓立于其北、東面南上。宗婦北堂東面北上。主婦及內賓宗婦亦旅、西面。宗婦贊薦者執以坐于戶外授主婦。尸卒食而祭饎爨雍爨。賓從尸。俎出廟門乃反位。尸俎右肩臂臑肫胳正脊二骨橫脊長脅二骨短脅。膚三離肺一刌肺三。魚十有五。腊如牲骨。祝俎髀、脡脊二骨、脅二骨、膚一、離肺一。阼俎臂、正

脊二骨、橫脊、長脅二骨、短脅、膚一、離肺一。主婦俎、觳折、其餘如阼俎。佐食俎、觳折、脊、脅、膚一、離肺一。賓骼。長兄弟及宗人折。其餘如佐食俎。衆賓及衆兄弟內賓宗婦、若有公有司私臣、皆殽烝、膚一、離肺一。公有司門西北面東上、獻次衆賓。私臣門東北面西上、獻次兄弟。升受降飲。士禮

按經之有記者止此、下少牢有司徹皆無記讀者可以此記例推之

儀禮糾解卷之十五終

儀禮紃解卷十六

安溪王士讓述

少牢饋食第十六

此篇言諸侯之大夫祭其祖之禮。於五禮屬吉禮。羊豕具曰少牢。饋食、解詳特牲篇。朱子曰、禮記、大夫祭三廟。程子以爲高祖有服不可不祭。雖七廟五廟三廟一廟以至祭寢皆及高祖。此最爲得祭祀之本意。禮家又言大夫有事省於其君、干祫及其高祖。此則可爲大夫立三廟而祭及高祖之驗。泊郵吳氏曰、大夫三廟。而此經所祭惟一廟。則亦犆祭也。若祫祭、則當迎祖禰至大祖之廟而祫之矣。王制、大夫三廟、一昭一穆、與太祖之廟

而三。是大夫有太祖廟也。時祭有四、曰祠曰禴曰嘗曰烝。此天子諸侯之祭也。春秋傳昭元年、趙孟將烝于溫。則四者之名通于大夫矣。四時之祭、有犆有祫。此特見其犆者耳。

少牢饋食之禮。蔡氏宸錫曰、特牲少牢皆曰饋食者、祭以粢盛爲重也。推而上之、天子諸侯躬耕以共粢盛。例而觀之、孝子養親曰饋養。昏禮婦饋以明順。祭黍稷必主婦親之、皆此義。

日用丁巳。內事用柔日。必丁巳者、取丁寧與改紀之義。皆爲敬謹也。必先諏此天干、明日乃筮。卿大夫禮尊於士禮也。士讓按、注取丁寧改變之說、善矣。又漢志言大盛于丁、理紀于巳。是丁巳者、蓋亦有備物順禮之義。古者入學用丁、不特祭爲然。

筮旬有一日。旬、十日也。以先月下旬之丁與巳筮來月上旬之丁與巳。蔡氏宸錫曰、筮必旬有一日者、容散齊七日、致齊三日也。

筮於廟門之外。主人朝服西面於門東。史朝服、左執筮、右抽上韇、兼與筮執之、東面受命於主人。朝服、卿大夫服之以祭者。此爲筮服之。史、主筮事、公有司也。

主人曰、孝孫某、來日丁亥、用薦歲事于皇祖伯某。以某妃配某氏。尚饗。日取丁亥者、特見其一耳。亥爲六丁之末。故設言之。末者且用、則上者可知矣。巳日亦宜如之。大夫三廟、常祭自祖以及禰。惟言皇祖、舉以見例也。伯某者、亦舉以槩仲叔季。某其字也。某氏、若姜氏姬氏是也。禮、宗子雖七十、無無主婦。則卿大夫以下娶有再三者矣。而配止一人。故加以某妃配于某氏之上。以別其

爲元妃繼妃也。

史曰諾。西面于門西。抽下韇、左執筮、右兼執韇以擊筮。擊之以動其神也。敖氏繼公曰、擊筮者、爲將述命故也。不述命則無此儀。

遂述命曰、假爾大筮有常。孝孫某、來日丁亥、用薦歲事于皇祖伯某。以某妃配某氏。尚饗。述、循也。重以主人辭告筮也。士喪禮卜葬日不述命、此大夫、威儀多也。假、借也。借筮之靈以問於神。士讓按、有常云者、謂其斷吉凶有定、不差忒也。

乃釋韇立筮。卿大夫之蓍長五尺。立筮、由便。泊郵吳氏曰、立筮、故不設席。

卦者在左坐、卦以木。卒筮、乃書卦于木、示主人。乃退占。卦者、史之屬也。卦以

木者、每一爻畫地以識之。六爻備、書于版。史受以示主人。退占、東面旅占之。**吉則史韇筮。史兼執筮與卦以告于主人、占曰從。**士讓按逐韇之者、示不煩於再筮、不敢褻也。與士冠特牲相備。**乃官戒。宗人命滌、宰命為酒、乃退。**官戒、謂某官戒某人以某事也。宰宗人、乃官之尊者。故見其所命者以明之。滌、溉濯祭器、掃除宗廟。**若不吉、則及遠日又筮日如初。**遠日、後丁若後巳。若上旬丁巳日不吉、則至上旬又筮中旬之丁巳日。又不吉、則至中旬又筮下旬之丁巳日。　泊邨吳氏曰、特牲、筮不吉、則筮遠日、卽時併筮之。此越十日而又筮、大夫禮隆、為將祫也。但君祭以孟月。君祭而後大夫祭、則大夫祭以仲月、多矣。且俱以遠日、則大夫祭有時逮仲月之末者矣。

右筮日

宿。宿、謂宿賓以下也。是亦官宿之。大夫於助祭之賓為踰等、故不親宿。此宿當在宿尸之下、言于此者、為下文節也。**前宿一日、宿戒尸。**前宿賓之日也。先肅尸者、重為象神、且為將筮也。泊邨吳氏曰、宿戒尸者、謂宿日戒尸也。明日將筮、慮其人或有疾病事故、不得為尸、故早戒之。其無他者、乃以筮也。**明日朝筮尸、如筮日之禮。**

命曰、孝孫某、來日丁亥、用薦歲事于皇祖伯某。以某妃配某氏。以某之某為尸。尚饗。筮卦占如初。明日朝者、宿戒尸之明日、祭前之一日也。某之某者、字尸父而名尸、尊鬼神也。如初、如筮日也。**吉、則乃遂宿尸。祝擯。**又遂肅之者、重尸也。祝擯者、尸象神、祝接神之官也。既肅尸、乃官肅賓及執事者。　三禮館議士前祭三日筮尸、少牢乃前一日筮尸。不嫌太促者、以筮尸之後、惟宿尸而已。不親宿賓、以賓卑也。不視牲、以弁視牲視殺為一事也。不視濯、以亞視濯視爨為一事也。其禮下於君、而事得其序、不嫌其促也。　士讓按主人假如以丁亥祭、則丁丑筮日、遂官戒矣。乙酉則宿戒尸、丙戌則筮尸遂宿尸、又官宿賓及執事焉、是其序也。

主人再拜稽首。祝告曰、孝孫某、來日丁亥、用薦歲事于皇祖伯某、以某妃配某氏。敢宿。告尸以主人為此事來宿。不待其許諾、而卽再拜稽首、亦異于士。**尸拜許諾。主人又再拜稽首。主人退。尸送、揖不拜。**尸不拜、尸尊。**若不吉、則遂改筮尸。**卽改筮之、不及他日。　泊邨吳氏曰、敖氏謂改筮若又不吉、則直以其次者為尸、不復筮。此猶張子筮日之意也。蓋筮日既官戒具備、不可中止、故當然。竊意為尸者、預擬三人以筮、再不吉、則用其又次者。亦禮成於三之意。

右筮尸宿尸宿諸官

既宿尸、反、為期于廟門之外。大夫尊、宿尸而已。其為賓及執事者、使人宿之。為期、亦夕時也。肅諸官而皆至、定祭早晏之期。　士讓按廟祭同日。大夫三廟、則宜

次第筮尸。是日朝筮尸其畫卦旅占、若而時或不吉改筮、若而時。再主人親宿尸擯辭揖拜、又若而時。宿畢而反、亦將近夕矣、特牲有夕爲期之文、故注疏據之。是亦按候當然也、**主人門東南面。宗人朝服北面曰請祭期。主人曰比於子。**爲期時、尸尊不來。大夫尊、於諸官有君道、故得南面。比於子者、比次早晏司在宗人也。**宗人曰、旦明行事。主人曰諾。乃退。**旦明、旦日質明。徐氏鈴氏曰祭期有定而必請者、重祭且尊命也。周官雞人、大祭祀夜嘑旦以叫百官。巾車鳴鈴以應雞人。小宗伯祭之日告時于王。則卿大夫祭之候亦有定。宜也。

右爲期

明日、主人朝服即位于廟門之外、東方南面。宰宗人西面北上。牲北首東上。司馬刲羊。司士擊豕。宗人告備。乃退。諸侯禮殺于門內。此大夫禮與特牲士禮、皆殺于門外。辟君也。豕云擊、動之使鳴、是視牲也。羊云刲、謂殺之、是視殺也。互省文耳。實皆既省告備乃殺之。**雍人摡鼎七俎于雍爨。雍爨在門東南、北上。**雍人掌割亨之事者。摡、猶拭也。前命滌、已濯之矣。今復拭之、爲去塵也。爨、竈也。鼎七俎皆牲器、故雍人摡之。羊爨在豕爨之北、北上。**廩人摡甑甗七與敦于廩爨。廩爨在雍爨之北。**廩人、掌米入之藏者。甑、實二鬴、厚半寸、脣寸、七穿。甗、實二鬴、厚半寸、脣寸。敖氏云、甗若甑、蓋有底而無孔、所以盛米也。甑則炊之、匕則出之、此四器與鼎七俎、皆陳于門外、故雍人廩人分摡之。廩爨亦黍在稷上。士讓按、特牲主婦視饎爨于西堂下、記云在西壁。是廟門內也。此云在雍爨之北、則廟門外也。又案、自廩人無主婦出視之文、蓋大夫官多、足共其事也。至下設時、主婦乃自東房執金敦、而婦贊者復授之以設。則以黍既盛而設之必親也。**司宮摡豆籩勺爵觚觶几洗篚于東堂下。勺爵觚觶實于篚。卒摡、饌豆籩與篚于房中。放于西方。設洗于阼階東南、當東榮。**大夫攝官、司官兼主饌祭器、故俱摡之。勺爵觚觶、摡之則隨實于篚、不待其卒摡也。放、猶依也。以次而西也。豆最東、

籩次之、篚又次之。堂下之篚又次之。三禮館議、周官大小宗伯、大祭省牲鑊、視滌濯。肆師視滌濯、相其禮。宰夫從大宰而視滌濯。天官世婦帥女宮而濯摡、爲齍盛、蓄祭祀蠲潔。天子內外官備。諸侯具官。大夫攝官。要無不外內致其潔者。經不言告潔、已見特牲。

右視殺摡器

羹定、雍人陳鼎五。三鼎在羊鑊之西。二鼎在豕鑊之西。魚腊從羊、膚從豕、統於牲也。魚腊各鑊。膚在豕鑊。今鑊西而鼎五、物辨其器也。**司馬升羊右胖、髀不升。肩臂臑膊胳。正脊一、脡脊一、橫脊一、短脅一、正脅一、代脅一、皆二骨以**

脀。腸三、胃三、舉肺一、祭肺三、實于一鼎。升，登也。右胖，吉禮所尚。髀不升者，殷人貴髀，勝國之禮，故弗尚。注疏以爲近竅賤，故不升。恐未然也。肩、臂、臑，肱骨三也。膞、骼，股骨二也。脊有三：以前爲正，其次名脡，言脡然直也。却後名橫，言橫然廣也。脅骨三，以中長者爲正，前者爲代，後者爲短。凡牲體四支爲貴，故先叙之。脊先前而脅先後者，屈而反之，猶器之綃也。凡六體各取二骨幷之者，以多爲貴也。此以上共十一體，皆外體也。舉肺一，尸所食先舉之者。祭肺三，爲尸、主人、主婦者。肺及腸三、胃三，皆內體，故肺雖貴，叙于末焉。少牢之俎，五而已。腸胃不得別俎，故但附于其牲耳。陳氏祥道曰：禮運云：腥其俎，孰其殽。腥其俎謂豚解而腥之，爲七體，蓋殊左右肩髀而爲四，又兩胉一脊而爲七也。孰其殽，謂體解而孰之

爲二十一體。大夫士有體解無豚解，以其無朝踐獻腥之禮故也。朱子曰：豚解之義，陳說得之。二十一體，則解脊爲三，曰正脊、曰脡脊、曰橫脊，凡三。兩胉各二，曰代脅、曰長脅、曰短脅，凡六。兩肱各三，曰肩、曰臂、曰臑，凡六。兩股各三，曰髀、曰肫、曰骼，凡六。通爲二十一體。凡牲與腊皆如此。而鄭氏以爲牲體之數，備見于此矣。

司士升豕右胖，髀不升。肩、臂、臑、膞、骼。正脊一、脡脊一、橫脊一。短脅一、正脅一、代脅一。皆二骨以幷。舉肺一、祭肺三、實于一鼎。豕無腸胃者，君子不食溷腴。此與上節升羊皆出自鑊而入于鼎，其文之序則始于肩，終於肺。與下經之出於鼎而載於俎者同。以出入先後之節改之，似正相反，則此所云者，但據其已在鼎者上下之次言。非謂入鼎之序亦然也。

雍人倫膚九、實于一鼎。倫，擇其美也。膚，豕脅革肉。先魚腊實之者，爲與豕同鑊也。司士不倫膚，以其卑也。

司士又升魚腊，魚十有五而鼎。腊一純而鼎，腊用麋。下經文司士三人，則此升魚腊，各一人也。合升左右胖曰純，全也。他篇言腊，皆不言其物，此云用麋，經特於此見之耳。洎邨吳氏曰：下經祝俎腊兩髀屬于尻，則此之髀不升，不必言矣。

卒脀，皆設扃鼏，乃舉，陳鼎于廟門之外東方，北面北上。脀，猶升也。北面北上，向內相隨。

司宮尊兩甒于房戶之閒，同棜，皆有冪，甒有玄酒。房戶之閒，見士冠醮章。棜制解見上。設尊

卽加冪者，甒以冪爲蓋也。

司宮設罍水于洗東，有枓，設篚于洗西，南肆。枓，斟水器也。凡設水用罍，沃盥用枓。蔡氏宸錫曰：經例，水篚與洗並時而設。此設洗于概器時，後方設水篚者，文相變也。篚其初在東房，至是乃設于阼階東南。

改饌豆籩于房中，南面，如饋之設，實豆籩之實。改，更。爲將實其品，故更設于內。大夫威儀多也。如饋之設，如設于奧時陳之左右。士讓按饋設東面，此陳如其左右耳。不如其東面也。若如其東面，則象於當祭之時矣。嫌褻陳也。

小祝設槃匜與簞巾于西階東。爲尸將盥。

右實鼎饌器

望溪方氏曰：祭之前夕，陳鼎于門外，主人子姓兄弟宗祝衆賓之位，詳于特牲，蓋其義通乎上下。故于士舉之，而知上者之器同也。鼎實之名數、器具之張設、牲體之差等、劑制升載之儀法，則詳于少牢。蓋其事備于尊者，故于大夫舉之，而知下焉者之差減也。 士讓按：大夫祭之品物增於士，儀文亦多於士，而臨祭日方備具，得不失禮者，蓋大夫分尊而官多。分尊則諸事皆治，無或參錯；官多則執事足任，無或乏人。此士之祭所以尙其豫，而大夫之祭無不致其敬也。

主人朝服，即位于阼階東，西面。更言朝服者，嫌祭時或異于前。

司宮筵于奧，祝設几于筵上，右之。布陳神位也。室中西南隅謂奧。席東面，几近南，爲右。特牲祝筵几，大夫官多，故使兩官共之。

主人出迎鼎，除鼏。士盥舉鼎，主人先入。道之也。主人不親舉，不盥，大夫尊也。惟除鼏，示有事。 望溪方氏曰：大夫不親舉鼎，非以尊而怠于事也，官宿其事，則主人專致其內心以與神明交。而僾見愾聞，焄蒿悽愴之情愈著矣。喪禮百官備，百物具，不言而事行者，扶而起；言而後事行者，杖而起，亦此義也。

司宮取二勺于篚，洗之，兼執以升。乃啓二尊之蓋冪，奠于棜上。加二勺于二尊，覆之，南柄。曰二尊，兩甒也。蓋冪，蓋尊之冪。玄酒不酌，亦加勺者，重古，如酌者然也。 士讓按：二勺上既滌而摡之矣，此復洗之，重酌奠之器，致其潔也。

鼎序入。雍正執一匕以從。雍府執四匕以從。司士合執二俎以從。司士贊者二人，皆合執二俎以相從。入，雍正，雍官之長。府，其屬也。鼎五而俎六，一爲肵俎。云相從入者，嫌並行也。

陳鼎于東方，當序，南于洗西，皆西面，北上，膚爲下。匕皆加于鼎，東枋。南于洗西，陳于洗西南也。膚爲下，以其加也。東枋，便于執者。既錯鼎，加匕，則右人及執匕者退，惟左人待載。 泊郝吳氏曰：當序，東西節也；南于洗西，南北節也。

俎皆設于鼎西，西肆。肵俎在羊俎之北，亦西肆。肵俎在北，將先載也。後言之，亦以設在後也。執俎者既設俎乃退。 士讓按：肵俎爲敬尸，尊列五俎之上，而先載，亦順序。

宗人遣賓就主人，皆盥于洗，長朼。長朼，長賓先，次賓後之。主人不朼。云就主人者，明其親臨。 望溪方氏曰：注謂長朼，長賓先，次賓後，是也。敖氏乃云賓即二佐食及司士，蓋以下文未見賓之事耳。不知匕之外，賓別無事，而升載之儀數繁，賓以匕出之于鼎，佐食以手承之，乃升而載之於俎，其事本分。特牲亦主人長賓匕，佐食升載。記曰：佐食於旅，齒于兄弟，則佐食非異姓也，而謂之賓，經無乃自亂其例。

佐食上利升牢心舌，載于肵俎。牢，羊豕也。皆有心舌。周禮祭尙肺，而事尸尙心舌者，以心舌知滋味，欲尸之饗此祭也。前賓鼎時，不見心舌，故于此明之。利，即佐食。大夫佐食二人，以上下爲別。升，取所朼出者而升之于俎也。羊之心舌在羊鼎，豕之心舌在豕鼎，皆

上利升之者、重肵俎也。士讓按羊豕鼎相
近、故得彙升。亦以少牢正禮豕統于羊耳。
心皆安下切上、午割勿沒。其載于肵俎、末在上。舌
皆切本末、亦午割勿沒。其載于肵、横之。皆如初
為之于爨也。安、平也。平割其下、於載便也。凡割
本末、食必正也。午割、縱横割之、使
可絶以祭也。勿沒、勿盡之、不絶其中央少許、為
恐分散也。末入鼎時、先制此心舌、故出爨時亦
得如初。敖氏繼公曰、特牲記云、舌縮俎。
此云横之。蓋於俎為縮、於載者為横也。佐食
遷所俎于阼階西、西縮。乃反。既載畢乃遷之、以
豫為主人羞于尸。
乃反、反于羊鼎
之東、以待杙升。佐食二人、上利升羊、載右胖、髀

不升。肩臂臑膊骼。正脊一、脡脊一、横脊一、短脅
一、正脅一、代脅一、皆二骨以並。腸三、胃三、長皆
及俎拒。舉肺一、長終肺。祭肺三、皆切。肩臂臑膊
骼在兩端、脊脅肺肩在上。自右胖至皆切、句、言
出于鼎之序。升之以
尊卑也。自肩臂臑膊骼在兩端、至肩在上、句、言
載于俎之體次也。拒、俎距、謂俎足中央横者也。
二肺俱辨長短及切者、以入鼎時未制也。洎
邨吳氏曰、重序牲體者、固以明升俎與入鼎、多
少無異。亦見神尸之俎、無一不自鼎升。他俎則
無是也。士讓按注云、升之以尊卑者、蓋四體
之肩臂臑膊骼、尊于三脊、而三脊又尊于三脅
也。載之以體次者、蓋肩臂臑為前脛、在前端、其

次則三脊三脅、而膊骼為後脛、在後端也。復言
脊脅肺肩在上者、以上文直言兩端、末分上下、
故須別之也。載不言腸胃者、以旣言長皆及俎
拒、拒當俎中節、則腸胃在俎之下中可推矣。肺
不先時制之者、恐入鼎下利升豕、其載如羊。無
散亂、故當載方制也。
腸胃。體其載于俎、皆進下。進下、謂以每體之下
向神位也。羊言其體、
豕言其下、互相見耳。鄉飲酒禮進腠、是本生人
食法也。此言進末、是骨之終、交于神明、不以食
道、敬之
至也。司士三人、升魚腊膚。魚用鮒、十有五而
俎、縮載、右首、進腴。縮載、謂載而縮俎也。右首、據
載者視之言。魚以腴為下、氣
之所聚也。魚之進腴、猶牲之進下。
若生人則進鰭、鰭者脊也、尚味也。腊一純而俎、

亦進下、肩在上。亦如羊豕。洎邨吳氏曰、鮒鰒
也。今作鮒、見爾雅翼。腴、腹也。腊
亦體解、但羊豕則專用右體、而十
有一。腊則兼左右體十有九耳。膚九而俎、亦
横載、革順。列載於俎、令其皮相順、亦如其骨體
敖氏繼公曰、横載者、載而横于俎、
也。上俎云進下、即
横載也、故此亦之。

右舉鼎載俎

卒脀、祝盥于洗、升自西階。主人盥、升自阼階。祝
先入、南面。主人從、戶內西面。將納祭也。祝先升
亦大夫禮異也。祝
南面
負墉。主婦被、錫衣侈袂、薦自東房。韭菹醓醢、坐

奠于筵前。主婦贊者一人，亦被錫衣侈袂，執葵菹蠃醢以授主婦。主婦不興，遂受，陪設于東，韭菹在南，葵菹在北。主婦興，入于房。主婦，大夫妻也。錫，敖氏云當作緆，字之誤也。緆、褖通，內司服曰褖衣素沙是也。侈袂者，袂，袖也。袪爲袖口。士妻之袂二尺二寸，袪尺二寸。侈其袂，蓋半士妻之袂以益之，袂三尺三寸，袪尺八寸也。韭菹醓醢，朝事之豆也，而饋食用之，豐大夫禮。贊者服同主婦，亦如賓客之皆朝服也。葵菹蠃醢，饋食之豆也，大夫之分宜用之。其設法，韭菹在南，醓醢在北，次東葵菹在北，蠃醢在南，是其綪也。士讓按：被者首飾也。詩云被之僮僮，祁祁，周禮所謂次，是也。錫與緆古字通，細布也。士喪禮纁綼緆，注緆下

曰錫，是錫衣即褖衣可知。追師注：衣，褖衣，皆服次。然則大夫之妻展衣爲上，褖衣次之。此自祭其家廟，故服之，避助祭於公也。主婦被錫衣侈袂，言大夫妻之服以被爲首飾，而衣錫衣侈袂，則後廣焉。注讀被錫爲髲鬄，似誤。敖氏以被爲衣之，又不見首服何服，亦可疑。佐食上利執羊俎，下利執豕俎，司士三人執魚腊膚俎。序升自西階，相從入。設俎，羊在豆東，豕亞其北。魚在羊東，腊在豕東，特膚當俎北端。俎北端，當豕北也。五鼎而俎亦五。主婦自東房，執一金敦黍，有蓋，坐設于羊俎之南。婦贊者執敦稷以授主婦。主婦興受，

坐設于魚俎南。又興受贊者敦黍，坐設于稷南。又興受贊者敦稷，坐設于黍南。敦皆南首。主婦興，入于房。金敦，以金飾之。四敦皆然，特見其一耳。敦有首，亦尊者飾異也。飾蓋象龜，祭器博庶物也。天子玉敦。祝酌奠，遂命佐食啓會。佐食啓會蓋二以重，設于敦南。酌酒爲饗神，奠之于鉶南。特牲祝洗酌奠，此不云洗，可知也。先設餘饌，至此乃酌者，酒尊物，要其成也。重，累之。黍稷各二蓋，各累于敦之南，卻合之。主人西面，祝在左。主人再拜稽首。祝祝曰：孝孫某，敢用柔毛、剛鬣、嘉薦、普淖，用薦歲事于皇祖

伯某，以某妃配某氏，尚饗。主人又再拜稽首。羊曰柔毛，羊肥則毛柔。豕曰剛鬣，豕肥則鬣剛。嘉薦，菹醢也。普淖未詳。或曰黍稷也。普，大也。淖，和也。德能大和，乃有黍稷也。

右饗神

祝出，迎尸于廟門之外。主人降，立于阼階東，西面。祝先入門右，尸入門左。主人不出迎尸，伸尸尊也。祝入門右者，辟尸盥也。既則後尸。宗人奉槃，東面于庭南。一宗人奉匜水，西面于槃東。一宗人奉簞巾，南面于槃北。乃

沃、尸盥于槃上。卒盥、坐奠簞、取巾、興、振之三、以授尸。坐取簞、興以受尸巾。庭南、沒霤處也。侍若奉器就尸、尸北面盥。敖氏繼公曰、庭南、于入門左之位為少北。於此俟之、亦異于士。蔡氏宸錫曰、此宗人有三、卽特牲記所云奉槃、執匜、執巾者。但彼未必皆宗人耳。祝延尸。尸升自西階、入、祝從。延、進也。由後詔相之。主人升自阼階、祝先入、主人從。祝接神、入宜先。尸升筵。祝主人西面立於戶內、祝在左。主人居右、尊也。祝俟尸卽席、乃卻居主人左。蔡氏宸錫曰、室中西面、主人之定位也。祝位負北牗南面、有事於神尸、則變位。祝主人皆拜妥尸。尸不言、

尸荅拜、遂坐。拜妥尸、拜之使安坐也。尸自此荅拜、遂坐而卒食。其間有不啐奠、不嘗鉶、不告旨。大夫之禮異也。蔡氏宸錫曰、尸不言、象神之恭默也。特牲有嗣舉奠、故尸行執奠、啐酒之禮以始之。少牢無舉奠、故初不啐酒與。敖氏繼公曰、尸不言、則祝主人之妥有辭矣。尸于既拜乃坐、亦變于士。所以升筵而未卽坐者、以主人尊故也。祝反南面。未有事也。大夫墮祭爾敦、官各肅其職、不待祝命之、故祝得反。三禮館議、南面者、祝先入之初位也。迺致祝辭、則在左。至此尸坐、祝無事、復其先入之位、故曰反。

右尸入

尸取韭菹、辯擩于三豆。祭于豆間。上佐食取黍稷于四敦。下佐食取牢一切肺于俎、以授上佐食。上佐食兼與黍以授尸。尸受、同祭于豆祭。牢、羊豕也。同、合也。合祭于菹豆所祭之處也。切肺、祭肺也。牢一切肺、羊豕各一也。不言稷、見其尊者。孔氏穎達曰、郊特牲云、祭黍稷加肺、報陰也。謂尸墮祭黍稷、加之以肺。肺陰類、親形魄歸地、以陰物祭之、故云報陰。上佐食舉尸牢肺正脊以授尸。上佐食爾上敦黍於筵上、右之。牢肺、離肺也。不言振祭嚌之、文省耳。爾、移而近之也。右之、蓋當尸前之南、便尸食也。重言上佐食、明更起、不相因。主人羞所俎、升自阼階、置于膚北。云升自阼階、嫌由西階、故明之。置、亦橫設

之。特牲之俎、膚從豕、故所在脂北。此有膚俎、故肵在膚北。上佐食羞兩鉶、取一羊鉶于房中、坐設于韭菹之南。下佐食又取一豕鉶于房中以從、上佐食受、坐設于羊鉶之南。皆芼、皆有柶。尸扱以柶祭羊鉶、遂以祭豕鉶。嘗羊鉶。上佐食受、興受之也。故下云坐設。祭鉶、亦于豆祭。士讓挼自尸祭韭菹至此、其品物多矣。而尸惟嘗羊鉶而已、未有先食者。蓋羊為少牢、必先嘗之、以明禮之正也。食舉。牢肺正脊也。先啗以道氣。三飯。食黍。上佐食舉尸牢幹、尸受、振祭、嚌之。佐食受加于肵。幹、正脅也。上佐食羞胾、兩

瓦豆有醢、亦用瓦豆、設於薦豆之北。胾兩皆加也。羊胾在南、豕胾在北、無臐膮。蔡氏寅錫曰、凡薦豆用木豆。則加豆其皆用瓦豆歟。瓦豆謂之登。亦曰鐙。尸又食、食胾。上佐食舉尸一魚、尸受、振祭、嚌之。佐食受加于所、橫之。此四飯也。或言食、或言飯、食大名、飯小數、一口謂之飯。魚橫之、異於肉。敖氏繼公曰、尸食胾、亦異于士。橫之、象其在魚俎也。此亦于俎爲縮、于人爲橫。然則佐食於加物于所俎之時、其亦西面與。望溪方氏曰、特牲舉幹骼肩、皆以獸魚從、以合九飯之節也。少牢分魚腊爲二、又以魚附于胾、以成十一飯之數也。士讓按凡言橫載者、皆據俎言也。言橫之者、皆據人設之言也。又食、上佐食舉尸腊

肩。尸受、振祭、嚌之。上佐食受加于所。此五飯也。腊魚惟一舉者、以少牢牲盛、累其細也。腊如牲體甚多、惟舉肩、肩爲尊、取成於終爲義。魚腊不同時舉、大夫禮崇威儀。敖氏繼公曰、此言上佐食受、則前後所謂佐食受者、皆其上者。又食、上佐食舉尸牢骼、如初。此六飯也。如初、如舉幹。又食。此七飯也。不舉者、卿大夫禮不過五舉。須侑尸。尸告飽、祝西面于主人之南、獨侑、不拜。侑曰、皇尸未實、侑。侑、勸也。祝獨勸者、與主人相更勸、則尸飽。實猶飽也。祝既侑、復反南面位。士尸三飯而侑、大夫尸七飯而侑、諸侯尸九飯而侑、天子尸十一飯而侑。敖氏繼公曰、侑尸、祝固不拜矣。乃言之者、嫌下文主人拜侑、祝獨侑或當拜也。

尸又食、此八飯也。承上既侑。上佐食舉尸牢肩。尸受、振祭、嚌之。佐食受加于所、四舉牢體始于正脊、終于肩、尊於始終。尸不飯、告飽。祝西面於主人之南。當贊主人之辭。主人不言、拜侑。祝爲之辭、故可以不言。尸又三飯。爲祝一飯、爲主人三飯、尊卑之差。此三飯爲加也。遙上凡十一飯、禮成。上佐食受尸牢肺正脊、加于所。言受者、尸授之也。受牢幹而實舉于菹豆、今食舉、擩以授佐食、爲佐食亦反上敦黍于其所。不言、經文畧也。

右尸正祭

主人降、洗爵、升、北面酌酒、乃酳尸。尸拜受。主人拜送。云北面酌酒、見凡酌于此者之面位也。尊東西設、勺南枋、而北面酌之。則非酌于此者、其面位亦可得而推矣。尸祭酒、啐酒。賓長羞牢肝、用俎。縮執俎。肝亦縮、進末、鹽在右。縮執俎者、執其左右廉也。肝稱牢、兼羊豕也。鹽在肝右、便于尸擩之。敖氏繼公曰、肝進末、節體進下之意。祭禮進末、則昏禮之肝從、當進本也。尸左執爵、右兼取肝、擩于俎鹽、振祭、嚌之、加于菹豆。卒爵。主人拜。祝受尸爵。尸答拜。敖氏繼公曰、尸未授爵而主人拜、故祝亦不相爵。皆大夫禮異也。下凡與特牲異者皆放此。士讓按羞

豕羊豕。其嚌之先羊後豕、可知。祝酌授尸。尸醋主人。主人拜受爵。尸答拜。主人西面奠爵、又拜。主人受酢酒、俠拜、彌尊尸也。西面奠爵、受爵而反位時也。

右主人酳尸尸醋

上佐食取四敦黍稷。下佐食取牢一切肺、以授上佐食。上佐食以綏祭。以綏祭者、謂佐食授黍稷肺、與主人為墮禮也。主人左執爵、右受佐食、坐祭之。又祭酒、不興、遂啐酒。右手受墮於佐食、而坐祭之、將受尸嘏也。主人恆立、有事則坐。祝與二佐

食皆出、盥于洗。入、二佐食各取黍于一敦。上佐食兼受、摶之以授尸。尸執以命祝。三人皆為將執所嘏之物而盥、敬其事也。各取黍、上者取于上敦、下者取于下敦也。命祝者命以嘏辭。卒命祝、祝受、以東北面于戶西、以嘏于主人曰、皇尸命工祝、承致多福無疆于女孝孫。來女孝孫、使女受祿于天。宜稼于田。眉壽萬年。勿替引之。受、受黍也。東北面、向主人。於戶西者、為尸致嘏、宜近尸也。嘏、大也。予主人以大福。來、如來禹之來、欲其進而受黍也。特牲尸親嘏、此大夫尸尊而禮文、故尸使祝嘏。方氏百川曰、周官不耕者祭無盛。士無田、則從庶人之薦。故雖卿大夫之尊、祝嘏之辭、不過宜稼于田而已。雅詩有楚茨大田。須有載芟良耜。自天子以至庶人、但能知稼穡之艱難、則百行有本。所以為萬福之原也。主人坐奠爵、興再拜稽首。興受黍、坐振祭、嚌之。詩懷之、實于左袂、挂于季指。執爵以興。坐卒爵。執爵以興。坐奠爵拜。尸答拜。執爵以興、出。宰夫以籩受嗇黍。主人嘗之、納諸內。坐奠爵者、將立聽嘏也。詩、猶承也。實于左袂、便右手也。季、猶小也。出、出戶也。宰夫、掌飲食之事者。收斂曰嗇、明豐年乃有黍稷也。特牲祝以籩受、此宰夫以籩受、大夫禮異也。主人復嘗之、重受祿之至。納、入也。三禮館議云、特牲尸

親嘏主人。注云、其辭則少牢禮有焉。是士與大夫嘏辭相同。只士親嘏、不命工祝。則首句須易之耳。

右尸命祝嘏

主人獻祝、設席南面。祝拜于席上、坐受。亦先設席、乃酌獻之。文逆敘耳。拜于席上坐受者、為室中迫狹。主人西面答拜。薦兩豆、菹、醢。薦者、亦宰夫也。下篇云主婦獻祝、宰夫薦棗糗、此宜如之。兩豆、韭菹醓醢也。蓋祝籩以尸之上籩。則其豆、亦當以尸之上豆也。洎郭吳氏曰、大夫祭雖無朝事、而豆則以朝事始之。韭菹醓醢、上經薦于尸者已然、無嫌也。祝殺其二、而韭菹醓醢則同。敖氏以上籩例之、是也。

佐食設俎、牢髀、橫脊一、短脅一、腸一、胃一、膚三、魚一、橫之。腊兩髀、屬于尻。牢兼羊豕。髀皆右髀也。脊脅不二骨者、俎實已多也。祝下尸所升皆下體。魚橫者、亦拔人而言也。牢體皆橫于俎、于人為縮。魚殊之、于俎為縮、于人為橫矣。腊兩髀不殊、皆取尸俎之不用者。泊卿吳氏曰、尻兩髀中有竅處也。兩髀屬之、則載於俎之末端歟。祝接神尊之、故雖下尸而俎實之多如此。祝取菹擩于醢、祭于豆閒。祝祭俎。大夫祝俎無肺、祭用膚、遠下尸。不言振祭嚌之、文省耳。祭酒、啐酒。肝牢從。祝取肝擩于鹽、振祭、嚌之。不興、加于俎、卒爵、興。俎、牲俎也。不拜既爵、大夫祝賤、變於士禮。主人

酳獻上佐食。上佐食戶內牖東、北面拜、坐受爵。主人西面答拜。取節於牖、見其少西於其他之北面拜者。凡室中北面拜者皆在戶牖閒。其言戶西者、則近于戶。其言牖東者、則近于牖。士讓按祝有設席、佐食無設席、經但著其位。佐食祭酒、卒爵拜。坐授爵、興。不啐而卒爵、禮畧也。興則出立戶外負扆。敖氏繼公曰、拜蓋衍文。祝與佐食皆不拜既爵者、遠下尸。亦大夫禮異也。俎設于兩階之閒。其俎折一膚。不得成禮于室中、有脅而無薦。皆遠下尸。折、折牢正體之餘骨。主人又獻下佐食、亦如之。其脅亦設于階閒、西上。亦折一膚。上下佐食既獻、則出就其俎。特牲記云、佐食無事則中庭北面、謂此時。卒爵、則主人受爵以實于下篚、而升復位。

右主人獻祝及佐食

有司贊者取爵于篚以升、授主婦贊者于房戶。篚、下篚也。婦人不下堂、不可取爵于庭。故有司為取之。戶宇謂當為東宇。以下經授婦贊者于房東、而可知也。內則、祭相授器、女授以篚。無篚、坐奠而後取。此當亦然。文不具耳。婦贊者受以授主婦。主婦洗于房中。出酌、入戶、西面拜獻尸。入戶西面拜、由便也。不北面者、辟人君夫人也。拜而後獻者、當俠拜也。昏禮曰、婦洗在北堂、直室東隅。尸拜受。主婦主人之北、西面拜送

爵。士讓按主婦拜送爵、必立于主人之北者、祭必夫婦親之。主婦在北、則主人在南矣。亦以見妻之齊、有所統也。然則士妻何以北面歟。則注固云辟內子也。尸祭酒、卒爵。主婦拜。祝受尸爵。尸答拜。尸不啐而卒爵、為無從也。士讓按特牲無主婦亞獻時、宗婦執兩籩、兄弟長以燔從。此無者、特牲室中成禮、無賓尸於堂之事、故即備籩燔。此別行賓尸、凡鉶豆籩湆脅燔、皆于賓尸時進之。禮各異也。易爵洗、酌授尸。祝易爵易于下篚也。酢而易爵、亦內子禮異也。下篚在洗西、故因易爵而洗之。男女不同爵。主婦拜受爵。尸答拜。主婦受酢、不夾爵拜、亦變于不賓尸禮。上佐食綏祭。主婦西面于主人之北受祭、祭之。其綏

祭如主人之禮。不嘏。卒爵拜。尸答拜。士妻𢘽祭。內子受祭。又有于房于室之異、皆相變也。不嘏、夫婦一體。士讓按、神則以某妃配、不别尸、設同几。人則主婦亞獻、不嘏。幽明之故、皆陰統於陽。主婦以爵出、贊者受。贊者、有司贊者。

右主婦亞獻尸尸酢主婦

易爵于篚、以授主婦于房中。易爵、亦有司授、婦贊者。婦贊者受于房戶外。入授主婦。敖氏繼公曰、以此觀之、內篚無爵明矣。主婦洗、酌獻祝。祝拜、坐受爵。主婦答拜於主人之北。卒爵。不興、

坐授主婦。不俠拜、下尸也。主婦受、酌獻上佐食于戶內。佐食北面拜、坐受爵。主婦西面答拜。祭酒卒爵、坐授主婦。主婦獻下佐食、亦如之。主婦受爵以入于房。爵入于房、奠于內篚。士讓按、于祝二佐食、俱不俠拜、降等也。于祝洗、于二佐食不見洗文、簡中又有等也。其相授器則同、以當祭故也。

右主婦獻祝與佐食

賓長洗爵、獻于尸。尸拜受爵。賓戶西北面拜送爵。尸祭酒、卒爵。賓拜。祝受尸爵。尸答拜。此賓長獻乃尸不止爵、與特牲異者、彼欲神惠均于室中。此大夫有賓禮。故異也。其不賓尸、則止爵、與特牲同。祝酌授尸。賓拜受爵。尸拜送爵。賓坐奠爵、遂拜。執爵以興、坐祭、遂飲卒爵、執爵以興、坐奠爵拜。尸答拜。賓受酢、俠拜、與夫奠爵拜執爵興之類、皆放主人事尸之禮爲之。賓酌獻祝。祝拜、坐受爵。賓北面答拜。祝祭酒、啐酒、奠爵于其筵前。祝啐酒而不卒爵、不獻佐食、將儐尸、禮殺也。敖氏繼公曰、筵前席南也。蓋北面奠之。奠于此者、明其與他奠爵之禮異也。祝不卒爵、又不及佐食、蓋放不賓尸末獻之儀

右賓長獻尸祝

主人出立于阼階上西面。祝出立于西階上東面。祝告曰利成。特牲戶外告、此禮於阼階上、尊者彌遠於尸。祝入、尸謖。謖、起。主人降、立于阼階東、西面。祝先、尸從、遂出于廟門。迎尸送尸、皆據廟門爲斷。尸出、祝宜告以主人將有事、請就次。以祭畢即行儐尸之禮也。

右祭畢尸出

祝反、復位于室中。主人亦入于室、復位。祝命佐

食徹所俎。降，設于堂下阼階南。徹所俎，不出門，亦將儐尸也。不賓尸之禮，尸出則上佐食出尸俎于廟門外。有司受歸之。阼階南，近於向所升處。

右徹所俎

司宮設對席，乃四人餕。大夫禮，四人餕，明惠大也。士只二人。泊郙吳氏曰，設對席而四人餕，則二人共一席矣。西面之席，當少北。以主人之位在其南也。上佐食盥，升。下佐食對之。賓長二人備。二人，謂長賓及衆賓長也。三餕亦盥升。此佐食皆同姓，故使賓長對之。其位皆不東西相當。上佐食東面，居尸坐處。下佐食西面，近北。一賓長在上佐食之北。一賓長在下佐食之南。蓋佐食爲正，居右。而賓皆居左也。

亦以室中之事，佐食與尸周旋久，而嗣一獻，神惠宜首及。賓長助獻，因得陪食也。望溪方氏曰，餕親者之事也。嗣不舉奠，則以二佐食爲上餕。若皆異姓，則佐食不得先于賓矣。以此知上經宗人所遺之賓，敖氏以佐食當之，非也。士讓技大夫嗣既不舉奠，故亦不與於餕也。佐食自餕之後無事矣。當與祝退就儐尸堂下位與。司士進一敦黍于上佐食。又進一敦黍于下佐食，皆右之于席上。飯用黍。右之，便取也。東面，右在南。西面，右在北。泊郙吳氏曰，祭統言餕者祭之末也。善終者如始。餕其是矣。凡餕之道，每變以衆。所以別貴賤之等，而與施惠之象也。是故以四簋黍見其修于廟中也。四簋黍者，記者謂士二簋，餕以一。大夫四簋，餕以二。諸侯六簋，餕以四。天子八簋，餕以六也。其二簋不以餕者，留其有餘，神惠不可盡也。蓋古者大夫士四時之祭，有用燕禮者，有用食禮者。用燕禮則有樂，用食禮則無樂。特牲少牢皆食禮，故名饋食而無樂也。觀特牲尸九飯，少牢尸十一飯，則用食禮明矣。資黍于羊俎兩端，兩下是餕。資，猶減也。兩端，當肩與髀之處也。兩下，二賓長也。餕主於二佐食，故以二賓長爲下。減黍置于羊俎兩端，則一賓長在上佐食之北，一賓長在下佐食之南。泊郙吳氏曰，上文云徹所俎，此云資黍兩端，則五俎之設，自若也。俎設自若，不分簋而資黍于俎，皆大夫禮異也。司士乃辯舉。餕者皆祭黍祭舉。辯舉膚以授四人。特牲云，舉各一膚，此大夫餕禮亦然。膚，卽在特俎者。主人西面三拜餕者。餕者奠舉于

俎。皆答拜。皆反取舉。三拜，旅之，示徧也。奠舉各於近處。皆答拜，答一拜也。言反者，拜時或去其席。在東面席者東面拜。在西面席者皆南面拜，嫌與主人同位也。司士進一鉶于上餕，又進一鉶于次餕，又進二豆湆于兩下。乃皆食，食舉。二鉶，上餕羊，下餕豕。湆，肉汁也。二湆亦羊豕各一。神坐之上，只有二鉶，已進于上下佐食，故更羞二豆湆于二賓長。湆從門外鑊中來者，皆食，食黍也。食舉，食膚也。卒食，主人洗一爵，升酌，以授上餕。贊者洗三爵，酌。主人受于戶內，以授次餕。若是以辯。皆不拜受爵。主人西面三拜餕者。餕者奠爵，

皆答拜。皆祭酒。卒爵。奠爵皆拜。主人答一拜。賛者亦牢夫也。每於將酌乃洗爵、文總言之耳。不拜受爵、人多、重勞主人一一答之也。答一拜、畧也。周禮九拜所謂奇拜也。養者三人興、出。出、降實爵于篚、皆反位。上養止。主人受上養爵、酌以醋于戶內、西面坐奠爵拜。上養答拜。坐祭酒、啐酒。主人啐酒者、為聽嘏。士謙揔主人自酢者、達養者之意欲酢主人。且與特牲上養親酢之禮相變也。上養親嘏曰、主人受祭之福、胡壽保建家室。親嘏不使祝、且不以黍、惟以辭、別於尸也。胡壽、猶耆壽、老人頷下有胡。主人興、坐奠爵拜。執爵以興、坐卒爵拜。重嘏、故其禮盛。至是乃云興、是坐聽嘏也。亦殺於尸。上養答拜。上養興、出。主人送、乃退。主人奠爵、上餕不受。示禮有終。且為有司將徹也。出、出戶。送、送於戶外、尚未出廟門、故不拜。賓以出為退、主人以入為退。望溪方氏曰、特牲祝再戒養者、而少牢無之。少牢養嘏主人、而特牲無之。何也。特牲之餕、嗣子及兄弟也。故主人與祝、原祖考之意以戒之。少牢之餕、族子弟也。且有異姓之賓。何為申戒之哉。若祭之終有嘏、乃原祖考之心、欲子孫常保天祿。族子弟為佐食、故可以傳嘏詞。若特牲之上餕、則嗣子也。本非事神佐尸之人、安得傳神語以致嘏哉。士讓接特牲主人祝曰養有以也。見興惠逮下之意。少牢上養嘏曰主人受祭之福、胡壽保建家室。則歸福于上之意也。

右行餕

右少牢饋食禮　凡十八節經文止無記

儀禮糿解卷十七

有司徹第十七

安溪王士讓述

此少牢下篇也。以篇帙多，分為二卷，與既夕同。於五禮屬吉禮。徹者，徹室中之饋及養者之豆爵，與祝之薦俎也。　蔡氏宸錫曰：祭統言天子之祭，與天下樂之；諸侯之祭，與竟內樂之。然則大夫之儐尸，亦率其賓客宗族家臣以樂尸也。儐尸為正禮，不儐尸為禮之殺。故另起若不賓尸，如士冠禮若不醴則醮用酒，士昏禮若不親迎則婦入三月然後壻見一例。敖氏以為古今文質異宜，或五方風俗異尚，是也。又時祭有四，或三時儐尸而一時

不儐尸。或秋冬儐尸，而春夏不儐尸，惟人酌行之耳。

有司徹。有司者，司馬、司士、宰夫之屬也。無室事，則凡室中所有，悉徹而空之。室中之饋，則尸之四豆也，五俎也，四敦也，兩鉶也，四瓦豆也，酌奠之觶也。祝之二豆也，一俎也。養者之二豆、滑也，四爵也。其在外，則肵俎已設于堂下阼階南。二佐食之薦俎，本設于兩階閒。悉徹之，但尸俎、肵俎，則出之爨以待燅。祝、佐食之薦俎，則當各設之于其堂下之位。其餘豆鉶諸物，各歸其所，以待擯除。埽堂。汛埽曰埽。正祭時，堂已埽訖。今為儐尸新之。司宮攝酒。攝，因前正祭之酒，更添益整新之。　蔡氏宸錫曰：攝，說文解為引持。此疏又云添益，則是持酒以益尊，所謂貳也。天官酒正：大祭三貳，中祭再貳，小祭一貳，皆有酌數。乃燅尸俎。燅，溫也。說文云：於湯中爚肉也。俎之實，謂尸前之羊豕魚，及所加于肵俎者也。　蔡氏宸錫曰：敖氏謂祝與佐食亦與賓尸之禮，其俎實不燅者，以無上位，故畧之，但因其故俎而已。然則祝若同姓，則在堂下兄弟之列；若異姓，則在堂下衆賓之列。　泊卿吳氏曰：正祭時所升者，尸俎而外，惟祝與二佐食之俎而已。其餘則皆存乎鑊也。將賓尸，則凡賓、兄弟、公有司、私人、內兄弟之脅，雍人皆自鑊載之于俎。鑊中直有清而已。乃以尸俎投而燅之。卒燅，乃升羊豕魚三鼎，無腊與膚。乃設扃鼏，陳鼎于門外，如初。無腊與膚者，儐尸之禮殺於五。如初者，如廟門之外，東方北面北上。　士讓按：下文載俎實，尸膚五，侑膚三，主人膚三，主婦膚一，是有膚也。經言無膚，言無專鼎耳。注以腊為庶羞，而敖

氏又云腊全不用者，以鼎數宜奇，禮既貶于祭，腊又賤，故併去之。敖說長。

右徹饋乃燅尸俎

乃議侑于賓，以異姓。侑之為言佑也，所以輔尸者。議侑于賓，謂與賓長謀衆賓中之可為者，如鄉飲酒就先生而謀賓介之意。用異姓，廣敬也。此時主人及賓、有司已在內位。　士讓按：侑不以同姓而以異姓者，尸雖同姓子行，然此時則以賓道待之矣。若侑以同姓，是類於族人燕私之節也。故尸暫為賓，即輔之以賓。且以位言之，尸席戶西南面，如鄉飲之賓；侑席西序東面，如鄉飲酒之介。侑必異姓，乃可以位于西方也。宗人戒侑。戒猶告也。南面告於其位。戒曰：請子為侑。侑出，俟于廟門之外。待於次，當與尸

更入。主人與禮事尸、極敬心也。

右立侑

司宮筵于戶西、南面。為尸席也。又筵于西序東面。為侑席也。尸與侑北面于廟門之外、西上。北面者賓尸而尸益卑、尊大夫。西上者、賓位尚左。主人出迎尸、宗人擯。正祭、主人不迎尸、以伸尸之尊。此迎之、待以客禮也。向者祝擯尸、神象也。今宗人擯、賓尸也。主人拜、尸答拜。主人又拜侑、侑答拜。主人西面。答拜者皆東面。主人揖、先入門右。道尸。尸入門左。侑從亦左。揖乃讓。沒霤相揖、至階又讓。主人先、升自阼階。尸侑升自西階、西楹西、北面東上。尸升三等、侑從之中等。蓋如上下射升降之儀。主人東楹東北面拜至。尸答拜。主人又拜侑。侑答拜。拜至、喜之。三禮館議鄉飲酒禮、賓升、主人先拜至、與賓成禮。既乃與介揖讓升、又拜至、與介成禮。此則尸侑同時升、而主人之拜至亦相踵為之、與彼禮異。

右迎尸侑

乃舉。舉鼎也。舉者不盥、殺於正祭。司馬舉羊鼎。司士舉豕鼎舉魚鼎以入、陳鼎如初。司馬二人、司士四人也。如初、如阼階下西面北上。

雍正執一匕以從。雍府執二匕以從。司士合執二俎以從。司士贊者亦合執二俎以從。匕皆加于鼎、東枋。二俎設于羊鼎西、西縮。二俎皆設于二鼎西、亦西縮。凡三匕、鼎各一匕。四俎、乃尸侑主人主婦之羊俎也。設之、亦北上如鼎之序。其載之、亦先北而後南也。此皆羊俎、其二乃皆設于豕鼎魚鼎西者、欲使鼎前皆有俎也。士讓、大夫以羊為上牲、故篇名少牢。此儐尸諸品皆統於羊、故羊鼎特先序之、執羊匕者亦先序之、而羊俎俱并序之。雍人合執二俎、陳于羊俎西、並皆西縮。覆二疏匕于其上、皆縮俎、西枋。此二俎、為益送之俎也。羊俎、指在羊鼎西者也。二俎陳于其西、亦北上。其北俎、次賓以羞羊匕湆、豕匕湆、其南俎、司馬以羞羊肉湆、司士以羞豕湆魚也。疏匕、匕柄有刻飾者。二疏匕、羊豕之湆宜異器也。覆之、為塵也。縮俎西枋、為縮執俎者在西也。

右陳設鼎俎

主人降受宰几。尸侑降。主人辭、尸對。几所以安體。几為尸侑亦降者、從尸也。凡尸為禮類此者、侑則從之。此所以謂之侑也歟。宰授几。主人受二手橫執几。揖尸。几自東壁來。其授受于阼階東、與獨揖尸者、几禮主于尸。主人升、尸侑升、復位。位、阼階賓階上位。主人西面、左

手執几。縮之。以右袂推拂几三。二手橫執几。進授尸于筵前。拂几則縮。授几則橫。從便也。衣袂謂之袂。推、進也。拂、却也。俱以袂爲之。去塵示新也。尸進。二手受于手閒。此亦訝受也。主人二手執几兩端。尸併二手執几中閒。主人執几執外廉。尸受于主人之手閒執內廉。授者極慎。受者極恭也。主人退。尸還几。縮之。右手執外廉。北面奠于筵上。左之。南縮。不坐。尸橫受几。將欲縱設于席。故還之使縮。以右手執几外廉。北鄉設于席也。左之者。異于鬼神。生人陽長左。鬼神陰長右。不坐奠之者。几稍高。少儀云。取俎進俎不坐。其意類此。洎鄉吳氏曰。此以筵爲左右。不以設之者爲左右。故在東也。主人東

楹東北面拜。拜送几也。尸復位。尸與侑皆北面答拜。侑拜從尸。

右授几　士讓按凡設几見于經者神人尊卑之禮各別。士昏納采、筵于戶西西上、右几、尊神也。醴賓徹几改筵東上、几左之、爲人也。親迎、主人筵于戶西西上、右几、奠菜、席于廟奧東面、右几、皆爲神也。聘禮使者釋幣有司筵几、聘時設几筵、使者歸至于禰筵几、皆爲神也。禮賓時宰夫徹几改筵、則爲人者也。有設而不授者、公食大夫是也。覲禮侯氏授几、尊王便也。王設斧依左右几、王尊也。特牲祝初筵几于室中東面、改饌則几在南、皆爲神也。少牢祝設几于筵上右之、亦爲神也。至有司徹儐尸而主人授几、則全乎人矣。凡經用几者備載于此以見例。

主人降洗。尸侑降。尸辭洗。主人對。卒洗。揖。主人升。尸侑升。尸西楹西北面拜洗。主人東楹東北面奠爵答拜。降盥。尸侑降。主人辭。尸對。卒盥。主人揖升。尸侑升。主人坐取爵酌獻尸。尸北面拜受爵。主人東楹東北面拜送爵。其儀蓋皆如鄉飲酒。主婦自東房薦韭菹、醓醢。坐奠于筵前。菹在西方。婦贊者執昌菹、醓醢。以授主婦。主婦不與受。陪設于南。

昌在東方。興。取籩于房。麷蕡。坐設于豆西。當外列。麷在東方。婦贊者執白黑以授主婦。主婦不與受。設于初籩之南。白在西方。興退。昌、昌本也。韭菹之醢、醓醢也。昌菹之醢、麋臡也。臡有骨而醢無骨、但臡亦可稱醢耳。麷、熬麥。蕡、熬麻。白、熬稻。黑、熬黍。此皆朝事之籩豆。大夫無朝事、而用以儐尸、豊其禮也。但天子八籩八豆、此只取其四。亦降殺也。先獻後薦、異于祭也。陪設、重列之也。主婦取籩與者、以異饌親之。當外列者、麷在麋臡西、辟亞獻之設鉶也。退、退入房。洎鄉吳氏曰、大夫當日儐尸藏俎、而不更殺、所以降于釋、且日力不給也。其他籩豆則皆新之。故用昌菹麋臡、以見韭菹醓醢亦不仍正祭之舊也。士讓按昌

滋醢及𨓍蕡白黑六物、正祭時不陳、而盛於儐尸者、待以賓禮、特新其饌、豐之也。

右主人獻尸主婦薦豆籩

乃升。升牲體于俎。司馬朼羊、亦司馬載。載右體、肩臂肫骼臑。正脊一、脡脊一、橫脊一。短脅一、正脅一、代脅一。腸一、胃一、祭肺一。載于一俎。凡升羊者皆司馬爲之。特于此見之耳。上言設尸俎、而此肩臂肫骼臑具有、明神俎與肵俎並用也。復序俎實者、其數及載與進俎之法、皆有異于上故耳。臑後于骼者、以其折也。臑必折者、貶于神俎、且欲以所折者爲肉湆俎也。其脊脅皆一骨、及腸胃各一者、義亦如之。賓尸主于飲酒、而有祭肺者、盛禮

也。一俎爲司士所設羊鼎西之北俎也。肵俎、則侑主人主婦之羊俎、亦繼此而序載之、每俎既載、則遷之于阼階西、亦北上西縮、俟時乃設耳。所以然者、爲當進羊匕湆羊肉湆于尸也。羊肉湆、臑折、正脊一、正脅一、腸一、胃一、嚌肺一、載于南俎。此爲尸之加俎也。羊肉湆臑折者、折臑體之肉于湆中、以增俎實也。湆、汁也。豕亦有豕湆、而名脅者、互見爲文。言脅者、見在俎無汁。言肉湆者、見在鼎內時有汁也。惟在俎無汁、故下經進羊肉湆、必先進羊匕湆、見此湆爲肉而有、故在羊肉湆前進之、使尸嘗而甘之也。羊有正俎、羞匕湆、又羞肉湆。豕無正俎、無匕湆、隆汚之殺也。凡羊肉湆與豕脅湆、魚、皆俟時而載。因升正俎之節而遂見之。欲其文相比耳。南俎、雍人所設在南者。司士朼豕、

亦司士載。亦右體、肩臂肫骼臑。正脊一、脡脊一、橫脊一。短脅一、正脅一、代脅一。膚五。嚌肺一。載于一俎。凡升豕、皆司士爲之。此所謂豕脅也。豕無正俎、故此尸俎之體骨、皆放于羊俎。此俎與羊肉湆俎同、皆雍人所設于羊俎西之南俎。更爲虛實而遞送之者也。豕臑不折、亦序于下者、順羊也。侑俎、羊左肩左肫、正脊一、脅一、腸一、胃一、切肺一。載于一俎。侑俎、豕左肩折、正脊一、脅一、膚三、切肺一。載于一俎。牲右體皆在尸俎、故此降而用左焉。侑無羊肉湆、故羊俎得用二體。前體以肩、後體以肫、尊之也。有肩有肫、則肫在下端矣。羊俎亦用祭

肺者、與尸俎同。在堂上、因其禮也。阼俎亦然。飲酒正禮、祭以離肺。其以切肺者、或盛之、或有爲加之、或因之、非常禮也。豕左肩折、不用全體者、折分爲長兄弟俎也。豕脅體數、殺于羊俎。又無羊肉湆、皆下尸也。侑之羊俎、在羊鼎西之南、司士所設也。侑之豕俎、與尸之豕脅、同用南俎。阼俎、羊肺一、祭肺一、載于一俎。羊肉湆、臂一、脊一、脅一、腸一、胃一、嚌肺一、載于一俎。豕脅、臂一、脊一、脅一、膚三、嚌肺一、載于一俎。尸牲俎三、主人亦如之、而正俎無體、遠下尸也。以肺代之、肺氣主、尊也。正俎太貶、故加俎用尊體。其脊脅之屬、亦不嫌與尸同也。臂不言左、可知也。豕脅猶言豕俎也。不言肉湆者、文互見也。豕脅體數、乃放羊肉湆者。

亦以正俎太簡故耳。此羊肉湆、豕脀皆遞送之俎，與尸同。主婦俎，羊左臑、脊一、脅一、腸一、胃一、膚一、嚌羊肺一，載于一俎。此主婦一俎也。有正俎而無豕脀，下侑也。必用膚者，有羊無豕，特加豕膚以見意也。羊肺在下，貴所祭，殊之也。其俎，前司士所設在魚鼎西，而後此設于房中者。士讓按肺有二種，而稱名有六。曰祭，刌切者，祭肺也。曰舉，離嚌者，食肺也。祭肺尊，而食肺卑。今尸俎祭食肺皆有之。侑俎惟祭肺。阼俎則皆有。主婦俎惟食肺。觀此可知禮之序。司士枇魚，亦司士載。尸俎五魚，橫載之。侑、主人皆一魚，亦橫載之。皆加膴祭于其上。二司士，舉魚鼎者也。橫載之，亦縮俎。其于載者則爲橫。此益送

之俎，載時皆橫執之，與羞之之時異，於斯見之矣。凡經言載俎之例，惟云橫載者，據俎而言也。加以之字者，據載者而言也。此三者湆魚亦送用侑俎。膴，讀如殷冔之冔。刳魚時，割其腹以爲大臠。可用以祭也。泊卿吳氏曰，尸之魚俎，下與前併序之，而在此者，欲使魚俎三爲類也。

右司馬司士載俎。泊卿吳氏曰，正俎四，可設載。不必俟時。其益送之俎十有二。尸則羊匕湆也、羊肉湆也、豕匕湆也、豕脀也、湆魚也。凡五。侑則豕脀也、湆魚也。凡二。主人與尸同，亦五。合之爲益送者十有二。而皆以雍人所設于羊俎西之二俎，更迭往還，實升虛降而遞送之。其羊匕湆、豕匕湆，有湆無肉，無體載之事，故不列于載俎之類，而但著挹注之法于乃升之後，以見例耳。羊肉湆、豕脀、湆魚，蓋皆實之南俎。其北俎則以盛匕湆，而與之相閒以送焉。

卒升。卒，已也。已載尸羊俎。士讓按此承司馬枇載尸羊俎而言。蓋當主人酌獻尸、主婦薦豆籩之時，司馬即枇載尸羊俎，而卒升之矣。其侑、主人、主婦之俎，當相繼而序升之。賓長設羊俎于豆南。賓長，上賓也。設自賓長，尊尸之正俎。阼俎亦然。賓降。尸升筵自西方。士讓按升自西方，如鄉飲酒之賓。坐，左執爵，右取韭菹擩于三豆，祭于豆閒。尸取麷蕡，宰夫贊者取白黑以授尸。尸受，兼祭于豆祭。以上尸祭豆籩。泊卿吳氏曰，上經尸拜受爵，復位，尸爵猶右手執之，未奠也。主婦設薦，賓長設俎，于是□乃升筵，斯須

之閒耳。以堂上薦豆籩，堂下枇載，事可並行也。雍人授次賓疏匕與俎。受于鼎西，左手執俎左廉，縮之，卻右手執匕枋，縮于俎上，以東面受于羊鼎之西。司馬在羊鼎之東，二手執挑匕枋，以挹湆，注于疏匕。若是者三。疏匕與俎，有羊俎西之北者也。匕湆先于肉湆，故用上俎蓋之。雍人陳俎時，俎西縮，疏匕縮俎西枋，而此左手執左廉，卻右手執匕枋，以受湆。是身當俎下端也。然則凡縮俎者，皆當其下端矣。左手執俎左廉，乃縮之，是授受時皆橫執俎也。縮執俎以受于鼎西者，惟此與豕匕湆耳。二匕皆有淺升，狀如飯橾，而桃長枋，可以抒物于器中者。注，猶寫也。二手執之，故其事不游

手也。士謙按昏禮大羹湆在爨、尙熱也。此湆
雖已在鼎、遠于爨、然其挹之、亦臨嘗食方取之、
挹之三者、禮以三爲成也。以挑匕
注于疏匕、則挑匕小、疏匕大、可知。尸興、左執爵、
右取肺、坐祭之、祭酒、興、左執爵。肺、羊祭肺。次賓縮執
匕俎以升、若是以授尸。尸卻手受匕枋、坐祭、嚌
之、興、覆手以授賓。賓亦覆手以受、縮匕于俎上
以降。此尸嘗匕中羊湆也。必嘗之、尙味也。湆不
祭、此祭之、重在俎也。敖氏繼公曰、若是
者、謂執匕俎之儀無變也。卻手受匕枋、則匕內
向、而便于用。覆手以授賓、明其變于有事之時。
次賓亦覆手以受、統于尊者也。尸席末坐啐酒、興、坐奠爵、拜、告

旨。執爵以興。主人北面于東楹東、答拜。上篇正祭、尸不
啐、奠不告旨。大夫之禮、尸彌尊也。此儐尸、則賓
道矣。故啐奠告旨也。不降筵者、尙有後事。主人
北面于東楹東、是復位也。士謙按特牲尸告
旨、主人拜、尸答拜。此尸先拜、主人答拜者、彼正
祭尸尊。此儐尸卑、同于賓禮也。鄉飲
酒、鄉射禮、皆先拜而後告旨、亦此意。司馬羞羊
肉湆、縮執俎。尸坐奠爵、興、取肺、坐絕祭、嚌之、興、
反加于俎。司馬縮奠俎于羊湆俎南、乃載于羊
俎。卒載俎、縮執俎以降。此卽尸之加俎也。絕祭、絕末以祭也。上文匕湆
使次賓。此肉湆使司馬、大夫禮多、崇敬也。士
謙按此乃以實俎奉而進。遂將肉湆益載之于

羊俎、而以虛俎降也。縮奠俎于羊湆俎南之湆字、楊氏敖氏皆以爲衍文。尸坐執爵
以興。次賓羞羊燔、縮執俎、縮一燔于俎上、鹽在
右。尸左執爵、受燔、擩于鹽、坐振祭、嚌之、興、加于
羊俎。賓縮執俎以降。燔、炙也。室中之事無燔俎、故此與亞獻用之。泊鄭
與氏曰、燔則以俎實之、而陳于東塾。
替說以羞羊燔、亦用羊湆之俎、誤。尸降筵、北
面于西楹西、坐卒爵、執爵以興、坐奠爵、拜、執爵
以興。主人北面于東楹東、答拜。主人受爵。尸升
筵、立于筵末。筵末、卽席西。亦當東南面。士謙按自主人獻尸、從獻備有五節。其

一爲豆籩矣。而正俎以羊、匕湆以羊、肉湆以羊、
燔以羊。四者皆少牢之餘、所以尊尸也。若儐則
降于尸、無羊匕湆、羊肉湆矣。主人受酢、從獻與
尸五節同、亦尊故也。主婦從獻者惟三、此其差
也。

右主人獻尸

主人酌獻侑。侑西楹西、北面拜受爵。主人在其
右、北面答拜。獻侑于席前西南面。不洗者、承上受尸爵、遂酌以獻侑。從尊至卑、不
必更洗也。主人就右者、侑卑不得專階。主婦薦韭菹、醢、坐奠于筵
前。醢在南方。婦贊者執二籩麷蕡、以授主婦。主

婦不興、受之。奠爵于醢南。黃在籩東。主婦入于房。醢在南、是豆北上也。豆北上者，以席南上也。生人席豆相變之法、於此見矣。兩籩兩豆同時設、故不必親取籩。侑升筵自北方。司馬橫執羊俎以升。設于豆東。正俎皆橫執。此乃明言之者，以司馬進之、婦亦縮執也。侑不可並于尸、猶主婦不可並于主人、故正俎皆司馬設之。士讓按侑筵在西序東面、而升筵自北方、與鄉飲酒介禮同。侑坐、左執爵、右取菹擩于醢、祭于豆閒。又取麷蕡同祭于豆祭。興、左執爵、右取肺、坐祭之。祭酒、興、左執爵。次賓羞羊燔、如尸禮。上禮尸嚌、嚌乃啐酒。

此無嚌、則不宜啐。侑降筵自北方。北面于西楹西、坐卒爵。執爵以興。坐奠爵拜。主人答拜。答拜于侑之右。士讓按立侑以輔尸、非爲賓侑也。故其禮遠下尸、以特伸敬尸之意。且禮如介、又不純如介。介降席自南方、侑則降自北方也。

右主人獻侑

尸受侑爵、降洗。侑降、立于西階西、東面。主人降自阼階、辭洗。尸坐奠爵于篚、興、對。卒洗。主人升。尸升自西階。主人拜洗。尸北面于西楹西、坐奠爵、答拜。降盥。主人降、尸辭。主人對。卒盥。主人升。尸升、坐取爵、酌。此尸將酢主人也。儀畧與鄉飲酒同。侑不升、辟酢禮也。司宮設席于東序西面。主人東楹東、北面拜受爵。尸西楹西、北面答拜。席爲主人設之。特牲及不儐尸者皆致爵乃設席。此受酢即設者、儐尸而主人益尊也。既設席、尸乃于席前東南面酢主人。主人拜受爵、復位。主婦薦韭菹醢、坐奠于筵前。菹在北方。婦贊者執二籩麷蕡。主婦不興、受。設麷于菹西北。蕡在麷西。主人升筵自北方。主婦入于房。設籩于菹西北、亦辟酢也。

主人之席亦南上、而菹在北方、豆席相變之法、愈可見矣。士讓按尸升筵在設俎後。侑不待設而升。尊卑之異也。侑升筵在主婦入後。主人不待入而升。主人禮殺侑、又彌質。賓主之異也。長賓設羊俎于豆西。主人坐、左執爵、祭豆籩。如侑之祭。興、左執爵、右取肺、坐祭之。祭酒、興。次賓羞匕湆、如尸禮。席末坐啐酒、執爵以興。司馬羞羊肉湆、縮執俎。主人坐奠爵于左、興、受肺、坐絕祭、嚌之。興、反加于湆俎。司馬縮奠湆俎于羊俎西。乃載之。卒載、縮執虛俎以降。祭酒興、亦左執爵、乃受匕

湆，奠爵于左，啐肉湆俎也。言虛俎者，見盡載于羊俎，無所釋也。埜溪方氏曰：主人之俎實，一與尸同，何也？祖考或士庶人，而得用少牢，皆由君賜。故主人之俎，不可加損，而薦俎之人，亦不可異同也。士謙按：先言取肺，羊正俎之祭肺也；後言受肺，羊湆俎之齊肺也。主人坐取爵以興。次賓羞燔。主人受，如尸禮。燔，羊燔也。主人降筵自北方。士謙按：升降之方，與侑俱同。北面于阼階上，坐卒爵，執爵以興，坐奠爵拜，執爵以興。尸西楹西答拜。主人坐奠爵于東序南。不降奠于篚，急崇酒于尸及侑。侑升。尸侑皆北面于西楹西。知主人將與為禮。主人北面

于東楹東，再拜崇酒。崇，重也。謂崇重己物，不嫌其薄而飲，故拜謝之。尸侑皆答再拜。主人及尸侑皆升就筵。士謙按：尸酢主人爵，受之于侑。則侑雖不酬，亦致酢意。故主人崇酒，侑從尸亦答拜。恐煩主人更拜已也。

右主人受尸酢。三禮館議：尸酢主人，正祭惟挼祭而已。其儀質而簡，故畧。賓尸，其儀文而繁，故詳。質而簡者，神之也。文而繁者，人之也。凡賓尸之異於正祭者，皆同此義。故卯特牲鄭注云，祭禮簡而事尸禮大。

司宮取爵于篚，以授婦贊者于房東，以授主婦。房東，房戶外之東。士謙按：男女惟喪祭可相授器。而大夫之主婦尊也，故其爵司宮先取以授婦贊者，因以授主婦也。然婦贊之受亦以篚，無篚則奠而後取之。文不具耳。主婦洗于房中，出實爵，尊南西面拜獻尸。尸拜于筵上，受。疏云：賓主獻酢，無筵上受法。今筵上受者，以婦人所獻，不行賓主之禮，故不得各就其階也。敖氏云：以其授于主人，且因室中之禮也。士謙按：二說相兼乃備。主婦西面于主人之席北，拜送爵。入于房，取一羊鉶，坐奠于韭菹西。主婦贊者執豕鉶以從。主婦不興，受，設于羊鉶之西。興，入于房，取糗與腶修，執以出，坐設之，糗在蕡西，修在白西。興，立于主人席北，

西面。主人席北，此時主婦堂上之正位也。飲酒有鉶，以尸尊，盛之。無黍稷，殺也。腶脩，擣肉之脯。糗與修雜用，饋食之籩也。士謙按：少牢主婦亞獻尸于主人之北，室中席北也。此所謂席北，堂上席北也。尸坐，左執爵，祭糗修，同祭于豆祭。于此云尸坐，是受爵時立也。糗修之祭，當如下文作取，蓋字誤也。以羊鉶之柶扱羊鉶，遂以扱豕鉶，祭于豆祭。祭酒。羊統豕。次賓羞豕匕湆，如羊匕湆之禮。如其左手執俎左廉以下之儀。羞豕匕湆亦用羊匕湆之俎。其匕則殊，乃向之覆于羊俎西之南俎之上者也。尸坐啐酒，左執爵，嘗上鉶。羊鉶。執爵以興，坐奠爵拜。主婦答拜。執

爵以興。此嘗鉶拜也。不告旨、異于主人也。司士羞豕脀。尸坐奠爵。興、受如羊肉湆之禮。坐取爵、興。次賓羞豕燔。尸左執爵、受燔、如羊燔之禮。坐卒爵、拜。主婦答拜。受爵。受爵亦于其席。

右主婦亞獻尸　士讓按上章所尙在羊。以羊乃少牢正禮、大夫尙之。此主婦所尙、多在豕。豕亞于羊、所以爲亞獻也。然兩鉶親取、必以羊居先。其別有糗與修者、則主婦所有事者也。

酳獻侑。侑拜受爵。主婦主人之北、西面答拜。獻者、主婦也。亦拜于筵上受。北、亦席之北。主婦羞糗修。坐奠糗于醴南。修在蕡南。侑坐、左執爵、取糗修、兼祭于豆祭。無鉶殺也。故亦不祭酒。司士縮執豕脀以升。侑興、取肺、坐祭之。司士縮奠豕脀于羊俎之東、載于羊俎。卒、乃縮執俎以降。侑興。豕脀無湆、於侑禮殺。肺、謂切肺。次賓羞豕燔。侑受如尸禮。坐卒爵拜。主婦答拜、受爵。如尸禮、如尸受羊燔之禮。

右主婦獻侑

酳以致于主人。主人筵上拜受爵。主婦北面于阼階上、答拜。筵上受、因尸禮也。拜于阼階上、辟併敬尸侑。其北面、則放室中之儀。不俠拜者、辟獻尸之禮。望溪方氏曰、主婦獻尸侑、皆拜送爵于主人之席北。婦人與男子爲禮、必依其夫也。致爵于主人、而就主人之席、則以狎近爲獻。故特著阼階之位。士讓按阼階主人位、主婦亦答拜于此者、夫婦一體也。昏禮舅姑饗婦時、婦降自阼階。蓋已授以代姑任事之義矣。則答拜于阼也固宜。主婦設二鉶與糗修、如尸禮。主人共祭糗修。祭鉶、祭酒、受豕匕湆、拜啐酒、皆如尸禮。嘗鉶不拜。拜字衍。皆如尸禮、異者不告旨。設二鉶、羊在葅北、豕在羊北。設糗修、糗在醴北、修在蕡北。其受豕脀、受豕燔、亦如尸禮。坐卒爵拜。主婦北面答拜、受爵。士讓按特牲三獻後乃致爵。此亞獻後即致爵、亦其異也。

右主婦致爵于主人

尸降筵。受主婦爵以降。將酳主婦也。望溪方氏曰、此主婦致主人之爵也、而尸受之、又不用以酢主婦、何也。雖承獻侑以致主人、而本獻尸之爵、故主人及侑雖與尸同降、而不敢受爵。尸獨受之、以終前禮、而後易爵、以彰其別、所以別嫌而明微也。主人降、侑降、主婦入于房。侑主人降、從尸也。主婦入于房、尸降爲已、宜辟之也。

士讓按、尸之降、爲洗爵以酢主婦也。主婦若辭洗、則宜降階。婦人祭事止于堂階、故入于房以辟之。主人立于洗東北、西面。侑東面于西階西南。俟尸洗。尸易爵于篚。男女不相襲爵。盥洗爵。主人揖尸侑。將升。莖溪方氏曰、主人從降、代主婦以禮于尸也。辭洗、禮宜親之。主人不得代辭、故待洗畢、揖尸侑以升。主人升。尸升自西階、侑從。主人北面立于東楹東。侑西楹西、北面立。俟尸酌。尸酌。主婦出于房、西面拜受爵。尸北面于侑東、答拜。主婦入于房。西面、亦于主人之席北。尸亦就此位酢之。莖溪方氏曰、會尸之酌、則自出。男女相爲禮、不親相與言。亦不用使人致辭、按節以赴而已。卽不辭洗而入于房、以辟之義也。士讓按、主婦出者、會尸之酌而出、爲節也。主婦入者、席在房中、宜成禮於內也。司宮設席于房中、南面。主婦立于席西。設席者、主婦尊。立于席西者、西爲末。婦贊者薦韭菹、醢、坐奠于筵前。菹在西方。婦人贊者執麷蕡以授婦贊者。婦贊者不興、受、設麷于菹西。蕡在麷南。婦人贊者、宗婦之少者。主婦升筵、司馬設羊俎于豆南。主婦坐、左執爵。右取菹擩于醢、祭于豆閒。又取麷蕡、兼祭于豆祭。主婦奠爵、

興取肺、坐絕祭、嚌之、興加于俎、坐挩手、祭酒、啐酒。挩手于佩巾。內則、婦人左佩紛帨。次賓羞羊燔。主婦興受燔、如主人之禮。主婦執爵以出于房、西面于主人席北、立卒爵。執爵拜。出房立卒爵、宜鄉尊者。不坐、變於主人。執爵拜、變於男子也。尸西楹西北面答拜。主婦入、立于房。尸主人及侑皆就筵。以上亞獻之酢畢。

右尸酢主婦

賈氏公彥曰、主婦受從、與侑同三。主人受從、與尸同五。尊卑之差也。三禮館議、特牲主人主婦交致爵、皆酢。賓又致爵于主人主婦、皆自酢。此直有主婦致爵于主人、又不酢、何也。凡獻酢之節、有主有從。主獻者酢、而從獻者不酢。此主婦獻之尸、而因以致爵于主人、則主人同在從獻之列、無由而酢主婦矣。特牲主人主婦交致交酢、在三獻爵止之後、自相酬答。此在主婦獻尸爵內、以主婦爲之始終、則主人更不得而致爵于主婦矣。主人既不致爵于主婦、則賓亦不得而致爵于主婦矣。故主婦惟受尸酢。而其餘則否。

上賓洗爵以升、酌獻尸。尸拜受爵。賓西楹西、北面拜送爵。尸奠爵于薦左。賓降。上賓、賓長也。又謂之長賓。奠爵、爵止。特牲禮、尸在室內、始行三獻、未行致爵、尸奠爵、欲神惠均于室。此少牢賓尸禮、室內已行

三獻。至此主婦又已致爵于主人訖。賓尸又在堂。故爵止者，欲得神之惠均于庭，俟遍獻乃舉。與特牲正祭異也。不奠于右，敖氏謂恐妨往來及行禮也。理或然。

右三獻尸奠爵

主人降洗觶。尸侑降。主人奠爵于篚，辭。尸對。卒洗，揖尸升。侑不升。侑不升，尸禮益殺，故不從。又以酬禮不及已，升嫌也。特牲尸無酬。此酬者，尸為賓故也。主人實觶酬尸。東楹東北面坐奠爵拜。尸西楹西北面答拜。坐祭，遂飲，卒爵拜。尸答拜。降洗。尸降辭。主人奠爵于篚，對。卒洗，主

人升。尸升。主人實觶。尸拜受爵。主人反位答拜。尸北面坐奠爵于薦左。尸侑主人皆升筵。侑升堂之節，其在尸奠爵之時乎。此尸所奠之觶，及下經侑所奠之觶，皆不舉。士讓按：上尸奠賓所獻爵于薦左。此又奠主人所酬者于薦左。則此當在少南，而先奠者在北。經例凡酬爵，皆酬者自奠于薦右，受酬者重奠于薦左。而無授受之節。此經言受爵，大夫禮異也。

右主人酬尸 主人于尸止爵後，即舉爵酬尸者，宜終尸禮，乃可以獻助祭者也。

乃羞。宰夫羞房中之羞于尸侑主人主婦，皆右之。司士羞庶羞于尸侑主人主婦，皆左之。二羞所以盡歡心也。房中之羞，內羞也。其籩則糗餌粉餈，其豆則酏食糝食也。庶羞，則胾醢也。內羞在右，穀物屬陰；庶羞在左，牲物屬陽也。敖氏繼公曰，房中之羞，饌于房者也。言房中之羞，明庶羞不自房來也。

右羞 泊鄉吳氏曰，上篇胾醢在左，故此庶羞亦在豆左。此經上文糗修在右，故此內羞亦在籩右。

主人降，南面拜衆賓于門東，三拜。衆賓門東北面皆答壹拜。拜于門東，明少南就之也。三拜，旅之也。泊鄉吳氏曰，三拜衆賓，衆

賓皆答壹拜，鄉飲酒、鄉射、特牲禮皆然。不專以大夫尊而衆賓賤也。衆賓亦不必皆民、士與公有司亦當有焉。位則俱在門東，以西方為尸侑之位，故助祭者初皆位于東。蓋尸侑受賓禮者也。主人以下至助祭諸人，則皆賓之者也。三禮節議自此至主人就筵，皆主人酬獻庭中房中之事。所謂均神惠也。凡七節。主人洗爵，長賓辭。主人奠爵于篚，與對。卒洗，升酌，獻賓于西階上。長賓升拜受爵。主人在其右，北面答拜。宰夫自東房薦脯醢，醢在西。司士設俎于豆北。羊骼一、腸一、胃一、切肺一、膚一。長賓辭，亦北面。蓋於門東少進也。主人已酌，長賓乃升，遠下尸也。羊骼，左

骼。上賓一體、又無脊脅遠別于堂上者也。肺繼胃言之、羊肺可知。薦與設俎者、既則俟于西序端。賓坐左執爵、右取脯擩于醢、祭之。執爵興、取肺坐祭之。祭酒、遂飲卒爵。執以興、坐奠爵拜。執爵以興。主人答拜、受爵。賓坐取祭以降、西面坐委于西階西南。成祭于上、尊賓也。取祭以降、以己所有事也。宜親執之。西階西南、賓之正位。已獻乃立此、尊之、禮節繁文也。取祭降委此。祭兼脯肺。宰夫執薦以從、設于祭東。司士執俎以從、設于薦東。從之降設。設薦祭東、則是凡祭于豆閒、乃當其閒之前耳。此獻長賓而宰夫司士薦、則自此以下、皆私人爲之、明矣。

右主人獻長賓

衆賓長升、拜受爵。主人答拜。坐祭、立飲卒爵。不拜既爵。衆賓長升、以次升受獻也。宰夫贊主人酌、若是以辯。主人立于西階上、宰夫既酌于尊、乃就而授之。若是以辯、謂皆如衆賓長升拜受爵以下之儀。必宰夫贊主人酌、大夫尊也。辯受爵。其薦脯醢與脀、設于其位。其位繼上賓而南、皆東面。其脀體儀也。下經言獻兄弟之儀、云升受爵、其薦脀設于其位。然則此薦脀亦于每獻設之也。亦宰夫薦、司士脀。儀者、尊體盡、儀度餘骨可用而用之。亦有切肺膚。泊鄭吳氏曰、衆賓所以改位于西、相繼而南者、與兄弟各爲班、乃可旅酬也。乃升長賓。主人酌、酢于長賓、西階上北面、賓在左。升長賓者、其宗人與。泊卿吳氏曰、特牲與此篇、主人於賓、皆自酢。然則注謂賓與、非也。特牲承室事、故獻賓長卽自酢、乃獻衆賓。此皆堂事、故獻辯乃酢。與主人獻尸侑而後尸酢主人、一也。主人坐奠爵拜、執爵以興。賓答拜。坐祭、遂飲卒爵。執爵以興、坐奠爵拜。賓答拜。賓降。賓降反位。則主人亦就席。望溪方氏曰、凡自酢、義非一端。有尊其人不敢使酢己者、主婦致爵于主人而自酢、是也。有如其禮以答之、而不宜有異同者、主人致爵于

主婦是也。有與衆人同得獻、一人不敢專酢獻者、探其意而自酢、特牲賓獻祝佐食、致爵于主人主婦而自酢、此經主人獻衆賓、升長賓、而自酢、是也。

右辯獻衆賓主人自酢

宰夫洗觶以升。主人受、酌、降酬長賓于西階南、北面。賓在左。主人坐奠爵拜。賓答拜。坐祭、遂飲卒爵、拜。賓答拜。宰夫授主人觶、則受其虛爵奠于篚。望溪方氏曰、特牲尊兩壺于阼階東、少牢則皆升酌、何也。士禮質、故設尊于階下以取便。大夫禮文、故升酌于堂上、以爲榮。且天子之禮、獻尊外、別有罍爲諸臣之所酢。諸侯亦宜然。故大夫不敢與之同。士則無嫌。

主人洗、賓辭。主人坐奠爵于篚、對。卒洗、升酌。降、復位。賓拜受爵。主人拜送爵。賓西面坐奠爵于薦左。位、西階南之位。奠薦左、後舉之爵。無算爵亦不奠薦右、則敖氏恐妨往來之說、其信。

右主人酬賓賓奠

主人洗、升酌、獻兄弟于阼階上。兄弟之長升拜受爵。主人在其右答拜。坐祭立。飲。不拜既爵。皆若是以辯。長幼立飲不殊者、大夫貴而兄弟賤、不別之也。必親酬、不使贊酌者、兄弟以親昵來、不以官待之。士讓按助祭之兄弟雖不皆有爵、未必盡卑於衆賓。所以獻後於賓

者。主人之義應爾也。敖氏謂獻兄弟及內賓、主人惟於其長者親酌。辯受爵。其位在洗東西面北上、升受爵。其薦脀設于其位。薦者、皆使私人。洎邦吳氏曰、兄弟位本應繼主人而南、與特牲同。以賓位在門東北、故不可直繼主人、而退于洗東。所以讓賓也。其先生之脀、折。脅一。膚一。其衆、儀也。先生、長兄弟也。折、豕左肩之折。其衆則儀、亦以此別長幼也。

右主人獻兄弟

主人洗、獻內賓于房中。南面拜受爵。主人南面于其右答拜。內賓、姑姊妹及宗婦也。獻于主婦之席東。主人不西面、尊不與為賓主之禮。南面于其右、主人之位恆右。敖氏繼公曰、獻之盡東北面。受送之拜皆南面。猶堂上之皆北面也。坐祭立飲。不拜既爵。若是以辯。亦有薦脀。設于其位。

右主人獻內賓

主人降、洗、升、獻私人于阼階上。拜于下、升受。主人答其長拜。乃降、坐祭立飲。不拜既爵。若是以辯。宰夫贊主人酌。主人於其羣私人不答拜。其位繼兄弟之南、亦北上。亦有薦脀。主人就筵。私人、家臣、已所自謁除者。獻亦西南面于東楹東、而拜於其右。私人賤、故但答其長拜以殊之。以是推之、自私人而外、無有不答拜者矣。位言繼者、以爵既獻而後位定。未獻時、位在衆賓後。望溪方氏曰、此所謂治家者不敢侮于臣妾也。故平時能得人之歡心以事其親。而臨難則死其長。先王以祀禮教敬、則民不苟。當于此類求之。

右主人獻私人　士讓按凡與於禮者、皆為禮所及。飲射禮、及工與坐。射禮及獲者、釋獲者。燕禮、大射、及左右正、內小臣等、無或遺也。況祭尤為恩意流通、豈以貴賤而隔之。

尸作三獻之爵。此即上賓三獻尸、尸奠未舉者。特牲止爵、乃三獻作之。此尸自

作之、何也。儐尸而尸以賓道自處也。不儐尸禮、亦然。司士羞湆魚、縮執俎以升。尸取膴祭、祭之。祭酒卒爵。云湆魚者魚在湆中。及其羞之也、用魚而不用匕湆。畧小味也。司士縮奠俎于羊俎南。橫載于羊俎。卒、乃縮執俎以降。尸奠爵拜。三獻北面答拜受爵。橫載者、與牲禮同也。正俎之實已多、又加以益送之俎。故載魚于此。不得象其在魚俎也。 士讓按此終上文尸奠未舉一節禮。敖氏云、尸既卒爵、乃執虛爵以待執俎者降、而後奠爵拜。

右尸作止爵

酌獻侑、侑拜受。三獻北面答拜。司馬羞湆魚一。如尸禮。卒爵拜。三獻答拜受爵。司馬當作司士、字之誤也。酌致主人。主人拜受爵。三獻東楹東北面答拜。司士羞一湆魚、如尸禮。卒爵拜。三獻答拜受爵。賓拜於東楹東、以與主人爲禮。就近其席、不敢獨拜於西階上。酢尸也。不致爵于主婦、亦變于不儐尸禮。 士讓按儐尸三鼎。羊爲上鼎、故主人初獻時羞之、而未及豕也。豕爲中鼎、故主婦亞獻時羞之、而未及魚也。魚爲下鼎、故賓三獻之節、方及魚。是其差也。

右上賓獻侑致爵主人

尸降筵、受三獻爵、酌以酢之。尸代酌以酢賓也。望溪方氏曰、特牲、賓獻祝佐食、致爵于主人主婦、自酢。此尸酢之、何也。特牲、尸已酢賓、故祝佐食主人主婦不敢專酢。而賓因自酢以達其意。此則尸卒爵後、尙未酢賓、故俟賓獻侑致爵于主人、而後酢焉。祝佐食義不得相統。尸酢則義足以統主人與侑矣。蓋正祭尸已酢賓、儐尸再酢、所以禮于賓者備矣。故可退卒爵後之酢于後、以統侑與主人也。 士讓按尸見賓既致爵主人、而受其虛爵矣。故會賓之意酢之、以答賓獻也。其前此作三獻爵、既卒爵不即酢之者、以賓方獻侑及致爵主人、嫌閒之也。三獻西楹西、北面拜受爵。尸在其右以授之。尸升筵南面答拜。坐祭、遂飲卒爵、拜。尸

答拜。執爵以降、實于篚。尸在其右、並授也。同授而不同面拜、遠辟主人獻賓之禮也。

右尸酢上賓

二人洗觶、升實爵、西楹西北面東上、坐奠爵拜。執爵以興。尸侑答拜。坐祭、遂飲卒爵、執爵以興。坐奠爵拜。尸侑答拜。皆降。三獻而禮小成矣。復使二人舉觶爲加爵、以序慇勤於尸及侑也。然鄉飲酒鄉射特牲等皆一人舉觶爲旅酬始、二人舉觶爲無算爵始。今儐尸以二人爲旅酬始、何也。一以爲尸。一以爲侑也。洗、升酌、反位。尸侑

皆拜受爵舉觶者皆拜送。侑奠觶于右。反位于西楹西、俟拜也。奠右、亦由便耳。右、楹南。士讓按主人雖併敬侑、而侑不敢施于尸、故不舉。緣是只用尸一爵酬于下。

右二人舉觶泊鄉吳氏曰、二人蓋皆賓之弟子。以舉觶于尸侑、故不用兄弟之弟子。而堂上位在西楹西也。尸侑皆降、因主人酬尸之禮。但不辭洗耳。於賤者舉觶、亦不安于上位、敬也。

尸遂執觶以興、北面于阼階上酬主人。主人在右。尸未嘗就阼階。此因行酬而禮殺。坐奠爵拜。主人答拜。不祭、

立飲卒爵。不拜既爵。酌、就于阼階上酬主人。主人拜受爵。尸拜送。尸就筵。言酌就者、主人立待之。以上、尸行旅酬爵及主人。主人以酬侑于西楹西。侑在左。坐奠爵拜。執爵興。侑答拜。不祭、立飲卒爵。不拜既爵。此主人飲以導侑。酌、復位。侑拜受。主人拜送。主人復筵。云酌復位明授于西楹西。以上、主人酬侑之禮明。乃升長賓。侑酬之、如主人之禮。至于衆賓、遂及兄弟、亦如之。皆飲于上。西階之上。遂及私人。拜受者升受、下飲。私人之長拜于下、升受兄弟之爵、下飲之。卒爵、升酌、以之其位相酬。辯。卒飲者實爵于篚。其位、兄弟南位。亦拜受拜送。升酌由西階、卒飲者、後無人可旅、故自飲。遂實爵不用。

右旅酬士讓按衆賓兄弟飲于上。私人飲于下。酬必逮者、惠均也。位上下者、矜殊也。

乃羞庶羞于賓兄弟內賓及私人。無房中之羞、禮殺也。此羞同時羞、則兄弟酌以相酬之時、房中亦旅。士讓按內賓宗婦、必以主婦分主之。故獻內賓宗婦之儀、雖統自主人、而旅酬于房中、士以主婦、亦相助之義也。

右羞

兄弟之後生者舉觶於其長。後生、年少者。洗、升酌、降。北面立于阼階南。長在左。坐奠爵拜。執爵以興。長答拜。後生舉觶、與主人酬賓之儀畧同。似有爲主人酬長兄弟之意。故位如主人、而長在左。坐祭、遂飲卒爵。執爵以興。坐奠爵拜。執爵以興。長答拜。洗、升酌、降。長拜受于其位。舉爵者東面答拜。爵止。拜受答拜、不北面者、禮殺。爵止者、止亦奠也。上文主人酬賓、奠于薦左。此舉爵者止而未行。一例也。及後行之、却相待同時爲無算爵。

右兄弟舉觶于長兄弟

賓長獻于尸，如初。無湆，爵不止。賓長，次上賓者。加初者，加其獻侑酌致主人受尸酢也。特牲，長兄弟于三獻之後，洗觚為加爵。此節與之同。器宜同也。上篇賓觚于篚，其為此用與。不言者，文省耳。不使兄弟不稱加爵，禮異也。湆，湆魚。爵不止者，尸即飲之也。

賓一人舉爵于尸，如初。亦遂之于下。一人，又次賓長者。舉爵，即舉觶也。如初，如二人舉觶于尸侑之儀，為旅酬始也。其異者，不及侑耳。亦者，亦上文尸酬主人以下之禮。

右賓長加獻次賓舉爵于尸旅酬

賓及兄弟交錯其酬，皆遂及私人。爵無算。長賓取主人所酬賓奠薦左之觶，以酬兄弟之黨。而長兄弟取後生者所酬之觶，止而未行，以酬賓之黨。惟已所欲，無有次第之數也。敖氏繼公曰：堂上不行無算爵者，此雖變于祭禮，然尸尚有餘尊，不宜無所別異。無算爵之儀，太簡不崇敬。泊卿吳氏曰：尸既與于堂上之旅酬，而賓長復加獻，賓一人又舉爵于尸者，以尸不得與于堂下之無算爵，故先為尸致其慇懃也。旅酬時堂上之堂下，不交不錯，是為正酬，乃直行至爵行無算，乃有交酬、有錯酬。交酬者，長賓與長兄弟，次賓與次兄弟，衆賓與衆兄弟，東西往來，所謂交也。至錯酬，則隨其量之能勝，與情之風洽，而相酬。如注所云，殆于不醉無歸矣。故云交錯。

右堂下無算爵

尸出，侑從。主人送于廟門之外，拜。尸不顧。拜侑與長賓亦如之。衆賓從。送尸于廟門外，賓之也。從者，不拜送也。

司士歸尸侑之俎。主人退，有司徹。尊尸，倂及侑，故皆歸其俎於家。主人退，反於寢也。賓長而下，則自徹而授其人以歸。有司徹者，徹堂上下之薦俎也。賓尸雖堂上，婦人不徹，故使有司。　士讓按上文設尸羊俎者，賓長也。執羊湆俎者，次賓也。羞羊肉湆俎者，司馬也。羞羊燔俎者，次賓也。設侑羊俎者，司馬也。羞羊燔者，次賓也。而歸尸侑之俎獨使司士者，司馬尊于司士，卑者宜終之也。是時長賓與衆賓皆出矣。司士佐主人卒其事，故獨使司士也。云有司徹，凡主黨之俎亦皆徹矣。又凡堂上下凡筵器物，亦皆徹矣。

右禮終有司徹

若不賓尸。自此至終篇，皆言不賓尸之事。從尸飲七以前，皆與賓尸者同。已後則以此祝侑終之也。　敖氏繼公曰：此下之禮，視賓尸者為少質，則是制禮之序，此先彼後。如冠禮之醮與醴者然也。而上下篇以賓尸者為主。至是乃更端言不賓尸者。周禮尚文，抑又可見。泊卿吳氏曰：正祭在室，主於嚴敬。賓尸在堂，則有懽欣之情。若不賓尸，則尸未出室，猶全乎神，仍于室中行事。而凡禮儀卒度，於懽欣之中，多嚴敬之意。大抵與特牲後半相類，而無嗣舉奠，以辟國君故耳。　蔡氏宸錫曰：不賓尸，注屬之下大夫，似泥。同一大夫也，舉盛祭則有賓尸，稍殺則不賓尸。誰曰不可。禴祠烝嘗，四時之祭殊名，則與禮不必盡同，亦可見矣。　士讓按經通

例凡禮有異同者皆附于篇後讀者惟於少牢篇尸飯七以上見其同而此祝侑尸八飯以下求其同異庶有以得之。

右不賓尸

則祝侑亦如之。謂尸七飯時、祝西面于主人之南、獨侑不拜、侑曰皇尸未實侑是也。尸食。八飯時也。自此以下、與儐尸有異同。乃盛俎。臑、臂、肫、脡脊、橫脊、短脅、代脅、皆牢。盛者、盛於肵俎、為敬尸也。凡七體皆兼羊豕者、故云牢。其脊脅但取一骨、而無正脊正脅骼者、以前已舉之。惟肩尚未舉。見下文。魚七。魚十有五而俎者、前已舉其一矣。今盛其半數而已。　蔡氏宗錫曰、魚盛七者、為俎釋三个。俎實必

奇數。故盛其半而止也。腊辯、無髀。亦盛半也。所盛皆有體、脊屬焉。言無髀者、腊一純而俎、嫌有之。卒盛、乃舉牢肩。舉七也。肩、體之縛而前者。至此始舉之、貴終也。　士讓按、據承少牢篇來、前此所舉牢肺正脊、牢幹、魚、腊肩、牢骼、至此舉牢肩、合為七舉也。或數為五體者、除魚腊言也。或數為四體者、別肺為內體言也。四體中、脊幹骼肩為序。特牲注所謂自上而卻、下辨而前也。尸受、振祭、嚌之。佐食受、加于肵。佐食取一俎于堂下以入、奠于羊俎東。魚俎東也。敖氏云、羊當作魚。字之誤。乃摭于魚腊俎、俎釋三个。摭、取之也。个、猶枚也。釋、遺之也。魚七、摭四而釋三。腊八、摭五而釋三。蓋短脅正脅代脅也。所釋魚腊、為改饌西北隅用之。

其餘皆取之、實于一俎以出。出于室也。祝主人之魚腊、取于是。取于是者、主人主婦之魚腊、及祝之魚也。不言主婦者、或文脫耳。　泊卿吳氏曰、少牢正祭、主人主婦不設俎。至賓尸、滅五鼎為三鼎、則腊不用、而以魚為益送之俎。賓尸無祝而有侑、侑主人主婦皆有魚俎為之益送焉。此不賓尸、則無益送之魚。故於此即分尸俎之魚、以入于主人主婦之俎。所以見雖不賓尸、而此禮實自賓尸而殺也。既取魚、亦兼取腊。主人主婦既有魚腊、則祝俎雖已有腊、亦當益之以魚、以其與賓尸之侑差類也。此視賓尸之禮為殺、而比特牲則隆矣。知祝之腊不取于是者、祝俎腊兩髀屬于尻、已見于經矣。尸不飯、告飽。主人拜侑、不言。尸又三飯。大夫禮至此凡十一飯也。

泊卿吳氏曰、大夫十一飯、不分命數、則賓尸不賓尸、不分上下大夫可知。佐食受牢舉、如儐。謂肺脊也。　士讓按、少牢舉肺脊加肵時、乃室中行事、去儐尸時尚早。經乃云如儐者、謂如其有儐尸之禮耳。後凡言如儐者放此。

右尸食

主人洗、酌酳尸。賓羞肝。皆如儐禮。卒爵、主人拜。祝受尸爵、尸答拜。祝酌授尸、尸以醋主人。亦如儐。其綏祭、其嘏、亦如儐。肝、牢肝也。其獻祝與二佐食、其位、其薦脅、皆如儐。祝之薦脅如儐、則牢與腊皆髀明矣。祝於儐亦有肝

從。不言者、與佐食連文、故畧之耳。

右主人酳尸尸酢主人獻祝佐食

主婦其洗獻于尸、亦如儐。謂拜送爵以上之禮。主婦反取籩于房中。執棗糗坐設之、棗在稷南、糗在棗南。婦贊者執栗脯。主婦不興、受設之。栗在糗東、脯在棗東。主婦興、反位。棗饋食之籩。糗、羞籩之實。雜用之、下賓尸也。栗脯加籩之實也。籩位自左而右、縟之、變於致位。反位反主人之北拜送爵位。士讓按主人無籩從殺於賓尸之初獻、主婦用四籩、隆於賓尸之亞獻。有所屈有所伸之義也。尸左執爵、

儀禮糾解　卷一七　有司徹　壹

取棗糗。祝取栗脯以授尸。尸兼祭于豆祭。祭酒、啐酒。次賓羞牢燔用俎、鹽在右。尸兼取燔揳于鹽、振祭、嚌之。祝受、加于肵。卒爵、主婦拜。祝受尸爵。尸答拜。自主婦反取籩至祝受加于肵、與上賓尸儀異。祝易爵洗、酌授尸。尸以醋主婦。主婦主人之北拜受爵。尸答拜。主婦反位、又拜。上佐食綏祭、如儐。卒爵拜。尸答拜。敖氏繼公曰、主婦夾爵拜、爲不賓尸、行內子正禮也。儐則畧之。　望溪方氏曰、敖氏之言是矣、而未盡也。蓋儐禮、主婦拜受爵以入于房、於尸前亞拜、則義無所處。於房中又拜、則似與薦豆設俎者爲禮。故直至出房卒爵而後拜。不儐尸、則進受爵與反位、皆在尸前。故義當夾拜、而別爲卒爵之拜耳。　泊卯吳氏曰、少牢正祭于室、與賓尸于堂、主婦獻尸皆夾爵拜。可見其爲正禮也。其受尸酢則否。以有兩番獻、故于酢畧之。此不賓尸受酢、與獻尸同。亦仍是兩番夾爵拜耳。

右主婦獻尸尸酢

主婦獻祝、其酌如儐。拜、坐受爵。主婦主人之北答拜。自尸卒爵至此、與正祭亞獻祝同。宰夫薦棗糗、坐設棗于菹西、糗在棗南。祝左執爵、取棗糗、祭于豆。祭。祭

儀禮糾解　卷十七　有司徹　秉

酒、啐酒。次賓羞燔、如尸禮。卒爵。內子不薦籩、祝賤、使官可也。自宰夫薦至此、亦異于儐。主婦受爵、酌獻二佐食、亦如儐。主婦受爵以入于房。亦不拜既爵。　敖氏繼公曰、自此以上如儐者、皆在少牢前篇。

右主婦獻祝及佐食

賓長洗爵獻于尸。尸拜受。賓戶西北面答拜。爵止。尸止爵者、以三獻禮成、欲神惠均于室中。是以賓而待之。　敖氏繼公曰、此三獻爵止之義、與特牲禮同。

右賓長獻尸爵止

主婦洗于房中。酌致于主人。主人拜受。主婦戶西北面拜送爵。司宮設席。設席于主人立處之南，拜受乃設席，異于士。士讓按：特牲主人席于戶內，不著所設席之人。儐尸主人筵上拜受爵，其筵之設在受尸酢時，司宮設之。此云主婦戶西拜送爵，司宮設席，則亦其異者。主婦薦韭菹醢，坐設于席前。菹在北方。婦贊者執棗糗以從。主婦不興，受設棗于菹北，糗在棗西。佐食設俎，臂、脊、脅、肺，皆牢。膚三，魚一，腊臂。右臂尸用之。此左臂也。皆牢，合羊豕

也。凡六體，與腊臂而七矣。肺，離肺。魚一，亦橫之。敖氏繼公曰：脊脅各一骨，脊脅之數皆少者，以俎實多故耳。亦遠下尸也。既設俎，主人乃升筵坐。與主婦升筵之節同。士讓按：上文云主人之魚腊取于是，此魚一腊臂，即上佐食所摭者。設之亦佐食。主人左執爵，右取菹擩于醢，祭于豆閒，遂祭籩，奠爵，興，取牢肺，坐絕祭，嚌之，興，加于俎。坐挩手，祭酒，執爵以興，坐卒爵，拜。此籩祭不贊，且無從，與士禮異。主婦答拜，受爵，酌以醋。戶內北面拜。自醋不更爵，殺。主人答拜。卒爵，拜。主人答拜。主婦以爵入于房。自主人醋尸以後，其節大率與特牲同。惟主人不致爵主婦，爲異耳。士讓按：特牲夫婦交致而又自酢。此惟主婦致而自酢者，主人尊，則主婦稍降也。累而上之，至于天子諸侯，則夫婦之閒愈尊嚴矣。至若特牲主婦之俎，與少牢不賓尸主婦之俎，所下于主人者，惟俎實不同而已。賓尸主人益送之俎，與尸同，而主婦止羞羊燔者，婦人之禮于堂事殺也。

右主婦致爵于主人自酢

尸作止爵，祭酒，卒爵。賓拜。祝受爵。尸答拜。賓尸作止爵在獻私人後，欲神惠之均于庭。此作止爵在主婦致爵後，欲神惠之均于室。祝酌授尸。賓拜受爵。尸拜送。坐祭，遂飲，卒爵，拜。尸答拜。此賓卒尸所酢。

右尸作止爵酢賓

獻祝及二佐食。賓獻祝，北面拜。獻佐食，西面拜。少牢賓長獻不及佐食，將賓尸禮殺也。此不賓尸，故異。

右賓長獻祝佐食

洗，致爵于主人。主人席上拜受爵。賓北面答拜。坐祭，遂飲，卒爵，拜。賓答拜。受爵。賓洗者，以承佐食賤，新之。主人拜于席，亦立受爵。酌，致爵于主婦。主婦北堂。司宮設席

東面。東面者、異于士妻。主婦、席北東面拜受爵。賓西面答拜。東面立于席北者、比爲下。士謹按主人主婦皆有設席文。婦贊者薦韭菹醓。菹在南方。婦人贊者執棗糗授婦贊者。婦贊者不興、受設棗于菹南糗在棗東。婦人贊者、宗婦之弟婦也。佐食設俎于豆東、羊臑、豕折、羊脊、脅、祭肺一、膚一、魚一、腊臑。豕折、豕折骨也。不言所折、畧之。豕無脊脅、下主人也。羊豕四體、與腊臑而五、亦得奇數。敖氏繼公曰、下文取肺絶祭嚌之、是離肺、非祭肺也。祭字誤衍。士謹按上文祝主人之魚腊取于是、脫主婦字。今此文所云魚一腊臑、是主婦俎亦取于所

撫者無疑矣。主婦升筵坐、左執爵、右取菹抨于醢、祭之。祭遯。奠爵、興取肺、坐絶祭、嚌之。興、加于俎。坐挩手、祭酒、執爵興、筵北東面立卒爵、拜。賓答拜。立飲拜既、變于丈夫。賓受爵、易爵于篚、洗、酌、醋于主人、戶西北面拜。主人答拜。卒爵拜。主人答拜。賓以爵降、奠于篚。易爵于篚、下篚也。汨卽吳氏曰、賓尸、主人獻尸、侑、而酢者惟尸。主人獻賓、衆賓、而酢者惟賓長。蓋酢者、其主于獻之者也。不酢者、以次而連獻之者也。賓致爵于主人、主婦、主人酢而主婦不酢。又俟其併致于主婦而後主人酢之。正此例也。

右賓長致于主人主婦

乃羞。宰夫羞房中之羞。司士羞庶羞于尸祝主人主婦。內羞在右。庶羞在左。不儐尸、則祝猶侑耳。士謹按羞之各于其筵。尸祝主人之筵在室中。主婦之筵在房中北堂。儐尸禮羞、侑不儐尸羞于祝。故注云祝猶侑耳。自三獻爵止至此、儀節當與特牲叅看。自主人降拜衆賓至無算爵、儀節當與儐尸叅看。自利洗爵至禮畢、儀節仍當與特牲叅看。立文雖簡、隆殺多寡之分備矣。

右羞

主人降拜衆賓。洗、獻衆賓。其薦脅、其位其酬醋、

皆如儐禮。主人洗、獻兄弟與內賓與私人、皆如儐禮。其位、其薦脅、皆如儐禮。卒、乃羞于賓兄弟內賓及私人、辯。乃羞者、庶羞也。獻畢卽羞之、亦其節之異于儐者。望溪方氏曰、儐尸旅酬者再、故俟尸與侑舉旅之後。此無尸侑舉旅之節、則獻畢卽羞可矣。士謹按此節文簡而禮拙。其儀見上故也。然於此更見由尊而卑由外而內之義。其先衆賓後兄弟者、祭樂得賓助、故疏先於親耳。內賓、姑姊妹衆宗婦言。姑姊妹外成者。宗婦外娶者。故以賓概之。或自內而外、或自外而內、故曰內。

右主人辯獻

賓長獻于尸、尸酢。獻祝致酢。賓以爵降、實于篚。致、致于主人主婦也。不言如初者、爵不止、又不及佐食也。上賓長已獻尸訖。此是次賓長爲加爵。士謙按次賓長雖非尊、既同助祭、亦欲一伸其敬。故于禮將終、行之。獻、加獻也。言致、復言酢者、酢于主人也。此一節內、凡有六爵。

右次賓獻致

賓兄弟交錯其酬。無算爵。此兄弟舉觶于其長、亦當如儐禮。望溪方氏曰、疏云不賓尸闕旅酬、獨行無算爵、非也。經明云賓兄弟交錯其酬、又曰無算爵辭觶而意顯矣。況無算爵因旅酬而徧推之。蓋由獻而有酢。由獻酢而有酬。由酬而有旅。由旅之爵有

算、以至于爵之無算。若不行旅酬、無由驟行無算爵也。文從畧者、以已見於特牲少牢也。

右旅酬無算爵

利洗爵獻于尸、尸酢。獻祝。祝受、祭酒、啐酒、奠之。利獻不及主人、此亦異於儐。奠之、亦北面奠于筵前也。祭事將畢、其禮漸殺。故祝亦奠而不舉。是亦異于士。

右利獻

主人出立于阼階上西面。祝出、立于西階上東面。祝告于主人曰利成。祝入。主人降、立于阼階東、西面。尸謖、祝前、尸從、遂出于廟門。祝反、復位于室中。祝命佐食徹尸俎。佐食乃出尸俎于廟門外、有司受歸之。徹阼薦俎。自主人出至此、與儐禮異同者也。先徹主人薦俎者、變于士。

右尸出

乃餕、如儐。如上篇自司宮設對席至上餕興出之儀。

右餕

卒餕、有司官徹饋、饌于室中西北隅南面。如饋之設。右几、厞用席。官徹饋者、司馬司士舉俎、宰夫取敦與豆也。改饌于西北隅、不令婦人、變于始也。尚使官也。納一尊于室中。殺禮、無玄酒。司宮埽祭。埽豆閒之祭。舊說云埋之西階東。

右改設 改設義見特牲。

泊卿吳氏曰、大夫士常祭之外、有殤與無後之祭。喪服小記云、殤與無後者、從祖祔食。若不祭曾祖、則諸父之無後者、於何祔之。此可見士雖一廟、或二廟、而所祭不止祖禰。大夫三廟、而所祭必及高曾也。鄭注云、共其牲物、而宗子主其禮。然則殤與無後之祭、其別日歟。曾子問謂宗子殤、其吉祭特牲、不舉肺、無肵俎、無玄酒、不告利成、是謂陰厭。注云、是宗子殤祭之於奥之禮。脫於祭祖禰時祔之、則奥既爲祖

禰之所發，不得又爲殤之所棲。且同有牲俎，難於陳設也。若謂祭畢更行厭祭，則自質明以至晏朝，亦云勞矣。尚堪再舉乎。以此推之，則宜於祭後之次日，舉殤無後之祭。而所謂祔者，第於昭穆相當之廟祭之，而謂之祔。非必同時也。曾子問又云，凡殤與無後者，祭於宗子之家，當室之白，尊於東房，是謂陽厭。意其殤與凡殤並有者，並祭之。一設於奧爲陰，一設於屋漏爲陽，如食閒之頃乃徹之歟。若攝主不厭祭，則無此矣。無立酒者爲陰厭，又見特牲少牢之初有立酒者之非陰厭也。尊於東房者爲陽厭，又見特牲與不賓尸之末納一尊于室中者之非陽厭也。

主人出，立于阼階上西面。祝執其俎以出，立于

西階上東面。司宮闔牖戶。閉牖與戶，或者鬼神尚幽闇。祝告利成。乃執俎以出于廟門外。有司受歸之。衆賓出，主人拜送于廟門外。乃反。祝又告利成，義見特牲。拜送賓者，亦拜送其長。反，視徹。婦人乃徹，徹祝之薦，及房中薦俎。不使有司者，與儐尸之禮相變。徹室中之饌。室中之饌，即改設者也。婦人徹此饌者，爲其當以入于房與。

右禮畢。蔡氏德晉曰，不賓尸之禮，亦分三節。主人獻尸，尸酢主人，主人獻祝獻佐食，此一節也。主婦獻尸，尸酢主婦，主婦獻祝獻佐食，二節也。賓長獻尸，尸酢止，尸作止爵，尸酢賓，賓獻祝獻佐食，致爵于主人，致爵于主婦，酢于主人，三節也。

右有司徹　凡五十一節　經文止無記

儀禮糾解卷之十七終

儀禮釋例

欽定四庫全書存目提要

儀禮釋例一卷

國朝江永撰永有周禮疑義舉要已著錄是書標曰釋例實止釋服一類寥寥數頁蓋未成之書其釋冕服一條辨註家冕廣八寸長尺六寸績麻三十升布爲之之說謂禮家相傳八十縷爲升古布幅闊二尺二寸周尺甚短以八尺當今之五尺二尺二寸當今之一尺三寸七分半如冕延有三十升其經二千四百縷是今尺一分之地須容十七縷有奇雖績麻極細亦不能爲此其說驗諸實事最爲細析又謂冕有前旒無後旒故大戴禮及東方朔俱云冕而前旒所以蔽明玉藻郊特牲云十有二旒不云二十四旒漢明帝制冕旒有前無後正合古義玉藻云前後邃延不過謂冕長尺六寸前延後延至武皆深邃耳非謂前後皆有旒也其說與鄭注互異亦可相參惟宗陳祥道之說謂周禮之韋弁即爵弁其說過新不可信考士冠禮爵弁服注曰爵弁者冕之次其色赤而微黑如爵頭然或謂之緅其布三十升周禮凡兵事韋弁服注曰韋弁以韎韋爲弁又以爲衣裳此爵弁韋弁顯異者也惟書云二人雀弁執惠孔傳云爵韋弁似卽以爵弁爲韋弁者然孔穎達疏云據阮諶三禮圖雀弁以布爲之此傳言爵韋弁者此人執兵宜以韋爲之然下言冕執兵者不可以韋爲冕未知孔意如

儀禮釋例提要　一

何則孔疏於孔傳原不深信且即以爵韋爲之要止得名曰爵弁不得通名韋弁故釋名曰以爵韋爲之謂之爵弁韎韋爲之謂之韋弁二語極爲分晰不容相混至於周禮司服有韋弁無爵弁賈疏曰爵弁之服惟有承天變及天子哭諸侯乃服之所服非常故天子吉服不列之此義頗得如必謂韋弁即爵弁司服未嘗遺爵弁則王之吉服自大裘至冠弁其等殺凡八公之服自袞冕以下大裘不得服侯伯之服自驚冕以下袞冕不得服以次殺之士之服自皮弁而下韋弁不得服其制甚明如韋弁即爵弁士於禮已不得服矣何以士冠禮曰爵弁服纁裳乎且儀禮士冠禮士昏禮士喪禮既有爵

弁服而聘禮曰君使卿韋弁歸饔餼又曰夕夫人使下大夫韋弁歸禮則是既有爵弁又有韋弁明矣又安得以司服不載爲疑也丞又補祥道之說曰詩方叔將兵服其命服朱芾斯皇又曰韎韐有奭以作六師皆爵弁服之韠也今考詩服其命服朱芾斯皇箋曰云命服者命爲將受王命之服也天子服韋弁服朱衣裳也據此則即左氏傳所云韎韋之跗注正戎服之常也必云爵弁之韠殊無顯據又詩韎韐有奭以作六師箋曰此諸侯世子也除三年之喪服士服而來未遇爵命之時時有征伐之事天子以其賢任爲將軍疏曰將軍之時猶未得命由是仍服韎韐據此則經云以作六師蓋將受命爲將軍非已臨六師而以爵弁之韎韐爲戎服也故三章皆云君子至止言諸侯初至天子之朝非即臨戎可知丞引此二詩亦未爲確據蓋丞考證本精而此則草創之本耳

婺源江永撰　金山錢熙祚錫之校

釋服

天子冕服

士冠禮記周弁殷冔夏收注曰弁名出於槃槃大也言所以自光大也冔名出於幠幠覆也言所以自覆飾也收言所以收斂髮也齊所服而祭也其制之異未聞賈氏釋曰弁是古冠之大號非直含六冕亦兼爵弁於其中槃大也無正文故鄭以意解之案漢禮器制度弁冕周弁冕相參考之冕以木爲體廣八寸長尺六寸績麻三十升布爲之上以元下以纁前後有旒尊卑各有差等天子玉笄朱紘其制可聞云未聞者夏殷之制也

按冕延不用絲而用麻因古尚質也布最麤者三升最細者十五升禮家相傳八十縷爲升其說是古布幅闊二尺二寸周尺甚短以八尺當今之五尺二尺二寸當今之一尺三寸七分半如冕延有三十升其經二千四百縷是今尺一分之

地須容十七縷有奇雖績麻極細亦不能爲此因喪服而誤耳喪服雖有降殺斬衰衣三升冠六升齊衰以下漸細不皆冠倍於衣是冠衣原無倍半之例況吉服又不以布縷精麤爲降殺豈可泥斬衰三升六升之數而云冠必倍衣冕麻用三十升布乎以臆爲說曾不計其布幅之不能容此叔孫通制度之謬歷代經師相傳者之誤也雜記云朝服十五升已是極細之布麻冕亦止十五升孔子時易麻爲純以爲儉可從者絲是自然而細合之成縷麻用八功辟績然後成縷故以爲不如絲省約耳其實變麻爲純則古人尚質之意已亾孔子因其有說可解未甚害義故不得已而從衆也前後有旒之說辯見後　夏官弁師掌王之五冕皆元冕朱裏延紐五采繅十有二就皆五采玉十有二玉笄朱紘注冕服有六而言五者大裘之冕蓋無旒不聯數也延冕之覆在上是以名焉紐小鼻在武上笄所以貫也繅雜文之名也合五采絲爲之繩垂于延之前後各十二所謂邃延也繩之每一帀而貫五采玉十二旒則十二玉也每就間蓋一寸朱紘以朱組爲紘也紘一條屬兩端於武繅不言皆有不皆者此爲袞衣之冕十二旒則用玉二百八十八鷩衣之冕繅九旒用玉二百一十六毳衣之冕七旒用玉百六十八希衣之冕五旒用玉百二十元衣之冕三旒用玉七十二疏曰爵弁前後平則得弁稱冕則前低一寸餘得冕名冕則俛也玉有五色青赤黃白黑於一旒之上以此五色貫於繅每玉間相去一寸也

按大裘之冕無旒疑未必然司服王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享先王則袞冕祀天祀帝異於享先王者內服大裘以示質耳若冕即十二旒之袞冕享先王雖當冬亦宜服裘蓋自有袞裘不得用大裘服之異者在裘不在冕與袞也郊特牲言郊之祭戴冕璪十有二旒則天數祀天內服大裘以示內心之質外服袞冕以示外心之文不必降爲無旒之冕無章之衣然後爲至敬也鄭氏以記所言者爲魯禮魯豈可用十二旒乎又大戴禮及東方朔皆言冕而前旒所以蔽明是後固無旒玉藻郊特牲明言十有二旒未聞二十四旒傳所謂天子用物不過十二若後則何取於旒且二十四旒用玉二百八十八至爲繁重恐王首不能勝夫子荅爲邦何爲取之後漢明帝時制冕易玉以珠欲其輕也旒有前無後正合古義聶崇義陳祥道皆承鄭注之誤不能辯正何也　玉藻天子玉藻十有二旒前後邃延龍卷以祭注前後邃延者言皆出冕前後而垂也天子齊肩疏曰天子之旒長尺二寸故垂而齊肩諸侯以下各有差降九玉者九寸七玉者七寸以下皆依旒垂長短爲差　按前後邃延謂冕長尺六寸前延後延至武皆深邃耳非謂前後皆有旒也鄭氏謂皆出冕前後而垂遂有二十四旒之說誤矣

覲禮天子袞冕負斧依注曰袞衣者裨之上也績之繡之爲九章其龍天子有升龍有降龍

釋曰自袞冕至元冕五者皆爲裨衣諸侯不得定其衣號此據天子一身故指其衣體言袞冕衣在上爲陽陽主輕浮故對方爲績衣裳在下爲陰陰主沉深故刺之爲繡矣　春官司服王之吉服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享先王則袞冕享先公饗射則鷩冕祀四望山川則毳冕祭社稷五祀則希冕祭羣小祀則元冕注六服同冕者首飾尊也書曰予欲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繢宗彝藻火粉米黼黻希繡此古天子冕服十二章舜欲觀焉華蟲五色之蟲希讀爲絺或作黹字之誤也王者相變至周而以日月星辰畫於旌旗所謂三辰旂旗昭其明也而冕服九章登龍於山登火於宗彝尊其神明也九章初一曰龍次二曰山次三曰華蟲次四曰火次五曰宗彝皆畫以爲繢次六曰藻次七曰粉米次八曰黼次九曰黻皆希以爲繡則袞之衣五章裳四章凡九也鷩畫以雉謂華蟲也其衣三章裳四章凡七也毳畫虎蜼謂宗彝也其衣三章裳二章凡五也希刺粉米無畫也其衣一章裳二章凡三也元者衣無文裳刺黻而已是以謂元焉凡冕服皆元衣纁裳疏曰日月星辰取其明山取其人所仰龍取其變化華蟲取其文周有虎彝蜼彝因於前代則虞時可知宗彝非蟲獸之號而以虎蜼畫於宗彝因號爲宗彝其實爲虎蜼也虎取其猛蜼取其有智以其卬鼻長尾大雨則以尾塞其鼻是其智也藻亦取其有文火亦取其明粉米取其潔亦取其養人黼白黑爲斧文近刃白近

上黑取斷割撒黑與青兩己相背取臣民背惡向善亦取君臣有合離之義鄭知登龍於山者周法皆以蟲獸爲章首若不登龍於山何得猶名袞龍又知登火於宗彝者宗彝則毳也若不登火於宗彝則毳是六章之首不得爲五章之首九章無正文並鄭以意解之衣是陽從奇數裳是陰從偶數粉米不可畫雖在衣亦刺之故得希名知皆元衣纁裳者易言黃帝堯舜垂衣裳取諸乾坤天色元地色黃但土無正位託於南方火赤色赤與黃即是纁故以纁爲名

諸侯冕服

覲禮侯氏裨冕釋幣于禰注曰裨冕者衣裨衣而冠冕也裨之爲言埤也天子六服大裘爲上其餘爲裨以事尊卑服之而諸侯亦服焉上公袞無升龍侯伯鷩子男毳孤絺卿大夫元此差司服所掌也釋曰白虎通引禮記曰天子乘龍載大旗象日月升龍傳曰天子升龍諸侯降龍上得兼下下不得僭上則天子升降俱有諸侯直有降龍而已知不施於旌旗而據衣服者司常云交龍爲旂諸侯建旂則旌旗升降俱有而云諸侯降龍者據衣服而言也玉藻諸侯元冕以祭不得服袞冕以下此等及孤卿大夫是人君廟及入天子之廟故服也今諸侯告禰用裨冕者將入天子之廟故服以告禰謂若曾子問云諸侯裨冕以朝注云爲將廟受亦斯之類也

覲禮天子賜侯氏以車服注曰服則袞也鷩也毳也司服公之服自袞冕而下如王之服侯伯之服自鷩冕而下如公之服子男之服自毳冕而下如侯伯之服注自公之袞冕至卿大夫之元冕皆其朝聘天子及助祭之服諸侯非二王後其餘皆元冕而祭於己疏曰魯雖得與天子同推在周公文王廟中得用袞冕若餘廟亦元冕其二王後惟祭受命王得用袞冕其餘廟亦用元冕也　弁師諸侯之繅斿九就瑉玉三采其餘如王之事繅斿皆就玉瑱玉笄注侯當爲公字之誤也其餘謂延紐皆元覆朱裏與王同也出此則異繅斿皆就皆三采也每繅九成則九斿也公之冕用玉百六十二玉瑱塞耳者疏曰王不言玉瑱於此言之者互見爲義諸公言玉瑱明王亦有之云出此則異者謂天子朱紘則諸侯當青紘之等不得與王同也　又諸侯之冕各以其等爲之注冕則侯伯繅七就用玉九十八子男繅五就用玉五十繅玉皆三采　按自王以下鄭注疏玉之數皆當去其半

大夫冕服 本經未見因鄭注見之

士冠禮注天子與其臣元冕以視朔釋曰玉藻天子元端聽朔於南門之外注端爲

冕謂天子以元冕聽朔而彼不言臣此兼言臣者欲見在朝君臣同服　司服孤之服自希冕而下如子男之服卿大夫之服自元冕而下如孤之服疏曰天子九章據大夫而言其小章依命數若無小章絺冕三章則孤有四命六命卿大夫元冕一章卿大夫中則有三命二命一命天子之卿六命大夫四命明中有小章乃可得依命數　弁師孤卿大夫之冕各以其等爲之注孤繅四就用玉三十二三命之卿繅三就用玉十八再命之大夫繅再就用玉八繅玉皆朱綠一命之大夫冕而無旒

爵弁服

士冠禮爵弁服纁裳純衣緇帶韎韐屨見後注曰此與君祭之服雜記曰士弁而祭於公爵弁者冕之次其色赤而微黑如爵頭然或謂之緅其布三十升纁裳淺絳裳凡染絳一入謂之縓再入謂之赬三入謂之纁朱則四入與純衣絲衣也餘衣皆用布唯冕與爵弁服用絲耳先裳後衣者欲令下近緇明衣與帶同色韎韐縕韍也士縕韍而幽衡合韋爲之士染以茅蒐因以名焉今齊人名蒨爲韎韐韍之制似韠冠弁者不與衣陳而言於上以冠名服耳釋曰凡冕以木爲體長尺六寸廣八寸爵弁制大同唯無旒又爲爵色爲異又冕低前一寸二分爵弁前後平故不得冕名其尊卑次於冕七入爲緇若以緅入黑則爲緅是三入赤再入黑如爵頭者爵頭赤多黑少故以爲喻以紺再入黑汁與爵同故取鍾氏染色解之云其布三十升者取冠倍之義是以喪服衰三升冠六升朝服十五升故冕三十升也絳則一染至三染同云淺絳爾雅及鍾氏皆無四入之文鄭約之以纁入赤則爲朱也鄭解純字或爲絲或爲色若色理明者以絲解之若絲理明者以色解之此元衣與纁裳相對色理自明則以絲解之爵弁服是冕服之次故知亦用絲也爾雅茹藘茅蒐注一名蒨可以染絳周公時名蒨爲韎草以此韎染韋合之爲韐因名韎爲韎韐也士韎韋無飾不得單名韍一名韎韐一名緼韍而已　按三十升布之說辯見前

士冠禮爵弁注曰爵弁者制如冕但無繅耳釋曰弁師注云一命之大夫冕而無旒士變冕爲爵弁

士冠禮爵弁笄緇組紘纁邊笄紘見後賓降三等

受爵弁加之服纁裳韎韐士冠記三加彌尊諭其志也　士昏禮主人爵弁纁裳緇袘注曰爵弁而纁裳元冕之次大夫以上親迎冕服冕服迎者鬼神之鬼神之者所以重之親之纁裳者衣緇衣不言衣與帶而言袘者空其文明其與袘俱用緇袘謂緣袘之言施以緇緣裳象陽氣下施釋曰士家自祭服元端助祭服爵弁今用助祭之服親近一爲攝盛則卿大夫助祭用元冕親迎亦當元冕攝盛上公有孤之國孤絺冕卿大夫同元冕無孤之國卿絺冕大夫元冕也五等諸侯元冕以家祭則親迎不過元冕天子親迎當服袞冕諸侯元冕其孤雖絺冕以助祭親迎亦用元冕臣不得過君故也　雜記大夫冕而祭於公弁而祭於己士弁而祭於公冠而祭於己士弁而親迎然則士弁而祭於己可也注弁爵弁也冠元冠也祭於公助君祭也大夫爵弁而祭於己唯孤爾士弁而祭於己可也緣類欲許之也親迎雖亦己之事攝盛服爾非常也疏曰親迎配偶一時之極故許其攝盛祭祀所供養故須依其班序

士喪禮復者一人以爵弁服簪裳于衣注曰爵弁服純衣纁裳也禮以冠名服釋曰士復用助祭之服則諸侯以下皆用助祭之服可知故雜記云復諸侯以襃衣冕服爵弁服若然孤自絺冕而下卿大夫元冕爵弁士爵弁而已　士喪禮陳襲事爵弁服純衣注曰謂生時爵弁所衣之服也純衣者纁裳又小斂大斂皆有祭服

皮弁服

士冠記三王共皮弁素積注曰質不變釋曰以損益之極極於三王故云三王其實先代後代皆不易也　士冠禮皮弁服素積緇帶素韠屨見後注曰此與君視朔之服也皮弁者以白鹿皮爲冠象上古也積猶辟也以素爲裳辟蹙其要中皮弁之衣用布亦十五升其色象焉釋曰皮弁白布衣與冠同色故不言衣也玉藻云諸侯皮弁聽朔於大廟又鄉黨說孔子之服云素衣麑裘鄭云視朔之服視朔君臣同服也三皇時以白鹿皮冒覆頭鉤領繞項至黃帝則有冕故世本云黃帝作冕旒禮運云先王未有麻絲衣其羽皮鄭云此上古之時則此謂象三皇時以五帝爲大古以三皇爲上古也黃帝雖有絲麻布帛皮弁至三王不變故記云三王共皮弁禮圖仍以白鹿皮爲冠也經典云素者有三義若以衣裳言素者謂白繒此文之等是也畫繢言素者謂白色論語繪事後素之等是也器物無飾亦曰素檀弓奠以素器之等是也雜記云朝服十五升此皮弁亦天子之朝服故亦十五升布也喪服注云祭服朝服辟積無數則祭服皮弁皆辟積無數也　春官司服眡朝則皮弁服注視朝視內外朝之事　又士冠注天子與其臣皮弁以日視朝釋云在朝君臣同服　司服士之服自皮弁而下如大夫之服注諸侯之自相朝聘皆皮弁服此天子日視朝之服疏曰諸侯相朝其服雖無文聘禮主君待聘者皮弁明待諸侯朝亦皮弁可知且諸侯朝天子冕而出視朝爲將廟受明自相朝不待與天子同即用皮弁可知也士之助祭服爵弁不言爵弁者以其爵弁之服唯有承天變時及天子哭諸侯乃服之所服非常故列天子吉服不言之今以次轉相加不得輒於士加爵弁故以皮弁爲首但皮弁亦是士助君視朔之服也　士冠禮皮弁注曰周禮王之皮弁會五采玉璂象邸玉笄諸侯及孤卿大夫之冕皮弁各以其等爲之則士之皮弁又無玉象邸飾釋曰此注略引以證士皮弁無玉象爲飾之意　士冠禮皮弁笄緇組紘纁邊笄紘見後賓降二等受皮弁右執項左執前進祝加之贊者卒紘注曰卒紘謂繫屬之釋曰有笄者屈組以爲紘伸屬之左相繫定右相屈繫捩解時易爲繫屬之也　聘禮賓皮弁聘公皮弁注曰皮弁者朝聘主相尊敬也諸侯視朔皮弁服弁師王之皮弁會五采玉璂象邸玉笄諸侯及孤卿大夫之皮弁各以其等爲之注會縫中也璂讀如綦綦結也皮弁之縫中每貫結五采玉十二以爲飾謂之綦詩云會弁如星又曰其弁伊綦是也邸下柢也以象骨爲之皮弁侯伯璂飾七子男璂飾五玉亦三采孤則璂飾四三命之卿璂飾三再命之大夫璂飾二玉亦二采一命之大夫冕而無旒士變冕爲爵弁其皮弁之會無結飾疏曰每貫結五采玉十二以爲飾者天子以十二爲節約同冕旒也引詩會弁如星者彼注云會謂弁之縫中飾之以玉皪皪而處以象星也又曰其弁伊綦既爲玉又得爲結義得兩合耳邸下柢也謂於弁內頂上以象骨爲柢　陳祥道曰皮弁存毛順物性而制之文質具焉韋弁去毛違物性而又染之文而已凡在下者爲基可以託宿者爲邸玉璂則縫中貫玉而施於下者也象邸則下柢用象而託以皮者也既謂之柢不特施於頂上魏臺訪義曰邸以象骨周緣弁下根

柢然則鵕武所作弁柢或古之遺制歟詩曰會弁如星言其玉也又曰其弁伊騏書曰綦弁執戈言其文也毛氏曰騏文也孔安國曰綦文鹿子皮說文綦蒼艾色蓋綦者陰陽之雜故禮以綦組纓爲士之齊冠綦組綬爲世子佩詩以綦巾爲女巾皆其未成德之服也則士弁以綦宜矣康成讀玉綦爲綦以綦爲結是臆說也　按陳氏說皆得之綦音基綦音其基與騏字可通與綦字不可通夫士既無玉飾何得以綦爲其綦是蒼艾色近白而非白然則士之皮弁服衣裳韠用素鹿皮不得用純白也

聘禮君使卿韋弁歸饔餼賓皮弁迎大夫於外門外　君使卿皮弁還玉于館賓皮弁襲迎于外門外　覲禮王使人皮弁用璧勞侯氏亦皮弁于帷門之外　士喪禮陳襲事皮弁服陳祥道曰皮弁天子以視朝以宴以聽祭報以舞大夏諸侯以聽朔以巡牲以卜夫人世婦以迎王之郊勞以待聘賓卿大夫以王命勞侯氏以聘於鄰國以卜宅士以冠學士以釋菜凡大夫之朔月皆皮弁服則皮弁之所施者衆矣蓋人爲者多變自然者不易皮弁因其自然而已此所以三王共皮弁素積而周天子至士共用之也士冠皮弁緇帶記雜帶君朱綠大夫元華士緇辟則士之皮弁帶與君大夫皮弁之帶異矣　士冠皮弁笄緇組紘纁邊則

士皮弁之紘與天子諸侯皮弁之紘亦異矣又喪服小記諸侯弔必皮弁錫衰郊特牲大蜡皮弁素服葛帶榛杖以送終則弁雖與吉禮同而服與吉服不同

韋弁服

聘禮君使卿韋弁歸饔餼注曰變皮弁服韋弁敬也韋弁韎韋之弁兵服也而服之者皮韋相類取相近耳其服蓋韎布以爲衣而素裳釋日司服王之吉服有九祭服之下先云兵事韋弁服後云視朝皮弁服則韋弁尊於皮弁韎卽赤色以赤韋爲弁也有毛則自以去毛熟治則曰韋本是一物云其服蓋韎布以爲衣而素裳者此無正文但正服則鄭注司服云韋弁以韎韋爲弁又以爲衣裳又晉郤至衣韎韋之跗注鄭注跗爲幅以注爲屬謂制韋如布帛之幅而連屬爲衣及裳今此注異者鄭意此爲賓館於大夫士之廟既爲入廟之服不可純如兵服故謂韎布爲衣而素裳鄭志兵服與皮弁同白舄故言素裳此亦同也然無正文故云蓋以疑之　**夕夫人使下大夫韋弁歸禮**春官司服凡兵事韋弁服注韋弁以韎韋爲弁又以爲衣裳春秋傳曰晉郤至衣韎韋之跗注是也今時伍伯緹衣古兵服之遺色　疏曰韎是草染謂赤色也左氏傳韎韋之跗注賈服等說跗謂足跗注屬也袴而屬於跗若袴鄭雜問志則以跗爲幅注亦爲屬以韎韋幅如布帛之幅而連屬以爲衣而素裳既與諸家不同又與此注裳亦韎韋有同者異者此注與賈服同裳亦韎韋也雜問志裳用素者從白舄之義若然晉語注韎衣爲衣而素裳與此又不同者彼非兵事入廟不可純如兵服故疑用韎布爲衣也伍伯爲宿衛者之行長見服纁赤色之衣是古兵服赤之驗也　夏官弁師諸侯及孤卿大夫之韋弁各以其等爲之注韋弁侯伯璂飾七子男璂飾五玉亦三采孤則璂飾四三命之卿璂飾三再命之大夫璂飾二玉亦二采士變冕爲爵弁其韋弁之會無結飾　陳祥道曰周禮有韋弁無爵弁書與冠禮記有爵弁而無韋弁士之服止於爵弁而荀卿曰士韋弁孔安國曰雀韋弁也劉熙釋名亦曰以爵韋爲之謂之韋弁則爵弁卽韋弁耳觀弁師司服韋弁先於皮弁書以雀弁先於綦弁士冠次加皮弁三加爵弁而以爵弁爲尊聘禮上卿贊禮服皮弁及歸饔餼服韋弁以韋爲敬則皮弁之上非韋弁則爵弁矣此所以疑其爲一物也爵弁士之祭服而王服之者王哭諸侯服爵弁而卽戎服之兩晉二人雀弁雜記一復諸侯以褒衣冕服爵弁服子羔之襲皮弁一爵弁一元冕一襲廟祝宗人宰夫雍人皆爵弁純衣則爵弁雖士之祭服而天子諸侯大夫皆服之鄭氏謂爵弁冕之次制如冕但無繅然古文弁

象形則其制上銳若合手然非如冕也韋其質也爵其色也鄭釋士冠謂爵弁赤而微黑如雀頭然則赤多黑少矣釋巾車又曰雀飾黑多赤少然雀之色固赤多而黑少鄭爲二說是自戾也且言韋弁赤亦無據　按陳氏言爵弁亦上銳非如冕制其質以韋其色爵而以韋弁爵弁爲一物此說甚有據王卿戎以韋弁服卽爵弁服其服纁裳朱芾臣之貴者以朱卑者以韎韐故詩言方叔將兵服其命服朱芾斯皇又云韎韐有奭以作六師皆爵弁服之韠也鄢陵之戰郤至見楚子衣韎韋之跗注卽朱芾韎韐之類也豈非爵弁服卽戎之證乎今姑仍鄭氏舊說而存禮書之說於此

儀禮釋例終

儀禮釋例跋

江氏儀禮釋例蓋未成之書也

四庫全書著之存目而

文淵閣本附儀禮釋宮增注之後殆以其綱目井然有條不紊棄之可惜與韋弁止於大夫荀子士韋弁或周衰僭禮或韋皮相類散文則通劉熙釋名以雀韋弁兩通其說於禮未聞且同一韋弁而一稱其質一稱其色古人當名辨物無此參錯顧命二人雀弁執惠此新君即位不得例以兵事僞孔傳以其執兵釋爲雀韋弁故正義疑之然亦未敢竟以雀弁爲韋弁也自陳用之敖君善說出遂合二弁爲一而江氏從之案雀弁之異於韋弁者三雀弁上古以布中古以絲韋弁則以韋此質不同也爵弁色好爵頭赤而微黑韋弁以茅蒐染韋乃淺赤色此色不同也爵弁服緇衣纁裳韋弁在兵事則衣裳皆韎在聘禮則素裳此服不同也司服有韋弁無爵弁文不備耳士不得服韋弁故冠昏喪禮但有爵弁而韋弁則見於聘禮何得云韋弁即爵弁乎士冠禮注爵弁赤而微黑如爵頭然巾車注雀黑多赤少之韋陳用之引此以詆鄭爲二說不知巾車注統雀而言與士冠注有別賈疏鄭以目驗雀頭云云乃誤會鄭意也用之又謂古弁字象形當上銳若合手疑士冠注弁如冕但無藻爲非此言誠然然弁師注一命之大夫冕而無旒士變冕爲雀弁知鄭並非以弁之制一命無藻之冕特延紐笄紘與冕同耳宋人好爲新說務欲求勝前人而於本文往往不及細檢江氏雖取陳說仍依鄭注分爵弁韋弁爲二條猶不失疑以傳疑之意云錢熙祚

序

學問之道首識字次窮經文[illegible]不必有所尊
主而字學經學則必定其所宗文字宜宗許氏說經義
宜宗鄭康成此金科玉條斷然不可改移者也鄭學尤
精者三禮乃周禮禮記注妄庸人羣起[illegible]儀禮
爲孤學能發揮者固絕無而謬加指摘者亦[illegible]貌
似宗仰陰肆掊擊而書得盛行於世者惟[illegible]已
矣近日萬充宗沈冠雲於鄭注亦多所糾駁至張稷若
馬德淳但纂爲演繹其於敖氏之似是而非均未能正
其失以明鄭學之精也吾友褚先生搢升冷面惰俗沉

儀禮管見　序　一

思好古著儀禮管見三卷於敖氏洞見其瘢結疏豁其
挐竅宛然而入劃然以解嚀先生豈好辨哉辨敖氏之
失而鄭氏之精乃明抑豈特爲鄭氏之功臣哉所以欲
明鄭注之精者正爲鄭注明而經義乃明也其自序謂
敖之意不專在解經而惟在與鄭立異及其說有不通
則改竄經文以遷就其詞此言可謂切中敖氏之病微
先生之詳審善讀書何由發其覆耶大抵鄭學寬文如
詭觀理卽暢顧自宋迄明六七百年之間說經者十九
皆以叛鄭爲事其叛鄭者十九皆似是而非但恨不能
多得詳審善讀書如先生者十數輩一一盡舉而釐正

之耳夫說經之必有所尊主此漢經師所謂家法乎譔
十七史商榷序蛾術編已備著其說矣然如先生之說
經究何嘗有偏徇黨曲之蔽乎曩者先生著書說周易
於鄭注外兼取孟喜京房荀爽虞翻諸家於春秋左氏
傳則取賈逵服虔於公羊傳則取何休皆與鄭氏不盡
合也其專主於鄭者惟禮學焉可知先生之公聽並觀
其墨守家法與擇善而從仍兩不相悖也凡此數者余
皆與先生有同志若尚書毛詩則予惟力遵鄭義而先
生亦許可之德不孤必有鄰此但可爲知者道豈易爲
流俗人言與

儀禮管見　序　十

乾隆四十有九年歲在甲辰正月上日同學愚弟王鳴
盛再拜頓首謹序

序

三禮之有注所謂懸諸日月不刊之書也宋儒說經好爲新說古注如土苴獨儀禮爲橫學空談義理者無從措辭不晦庵黃勉齋楊信齋諸大儒又崇信之故鄭氏專門之學未爲異義所汩至元吳興敖君善出乃詆爲疵舛少其所誤集說雖云采先儒之言其實自注疏而皆自逞私意非有所依據也然自敖氏之說興綴學承注疏之緐而樂其易曉往往舍古訓而從之近儒侍郎苞沈徵士彤亦頗稱其善予雖不敢以爲然而待盧從間有駁正屢百之一二耳同年友

褚鶴侶先生於經學最深持論最平從事禮經者幾三十年乃確知鄭義之必可從而敖說之無據嘗謂予曰君善意不在解經而專與鄭立異特其言會而不露若無意排擊者是以入其元中而不悟至於說有不通甚且竄經文以曲就其義不幾於無忌憚乎予益拊掌歎以爲篤論然未得讀其全稿也先生沒後仲子鳴皞出其儀禮管見稿本將付諸梓而屬予序之披讀再乃知先生用心之細密即如鄉飲酒記若有北面者主敖改東爲西先生辨之曰注明言統於門門在東不得以西爲上也鄉射記勝者之弟子洗觶升酌南面坐奠於豐上降袒執弓反位敖以袒執弓句爲衍先生辨之曰勝者之弟子即射賓中年少者以是勝黨故袒執弓非衍文也燕禮媵觚於賓敖改觚爲觶先生辨之曰凡獻以爵者酬以觶燕禮辟正主獻既不以爵則酬亦不以觶矣安可破觚爲觶乎大射儀以耦左還上射於左敖依鄉射改爲於右先生辨之曰上射位在北下射位在南鄉射大射所同但鄉射位在楅西從楅向西則北爲右大射次在楅東從楅向東則北爲左敖比而同之昧於東西之別矣喪服記公子爲其妻縓冠敖改縓爲練先生辨之曰練冠之紕亦緣以縓

故閒傳云練冠縓緣就其質言之曰練冠就其紕言之曰縓冠妻重故言其質妻輕故言其紕非有二也士虞禮明齊溲酒敖以溲酒爲衍文先生辨之曰注明言有酒無醴据下文普薦溲酒亦專言酒不及醴豈得妄解明齊爲醴輒刪經文乎特牲饋食禮三拜衆賓衆賓答再拜敖改再爲一先生辨之曰鄉飲酒衆賓答一拜者大夫爲主人也有司徹之答一拜者大夫爲祭主也此士禮安得以彼相例乎皆貫串全經疏通證明雖好辯者莫能措其喙夫經與注相輔而行破注者荒經之漸也敖書今雖未大行然實事求是之儒少而喜新趨便

之士多不亟辭而闢之恐有視鄭學爲可取而代者而
成周制作之精意益以茫昧則先生是編洵中流之砥
柱矣夫壬子二月同年生錢大昕書

自序

儀禮一經諸儒註釋視他經爲獨少李唐以前自鄭註
外有馬融王肅孔倫陳銓裴松之雷次宗蔡超宗田僧
紹劉道拔周續之十家然其中大都專注喪服而罕及
全經若義疏之學北史載沈氏重所著四十卷至隋已
佚他如黃氏慶李氏孟悊之章疏其精者多採入賈疏
中餘不復存自宋以後安石廢之諸儒力起而表章之
於是乎爲其學者頗廣如陳氏祥道之儀禮注解陸氏
佃之儀禮義楊氏復之儀禮圖皆足以發揮十七篇之
義蘊而牴牾處亦復不免至敖氏繼公著儀禮集說一

編自謂於鄭注之不合於經者刪之意義有未足則取
先儒之說補之又未足則附以己見其致力亦云勤矣
用心亦良苦矣然爲之反復而紬繹焉其意似不專主
解經而維在與康成立異特含而不露使讀之者但喜
其議論之創獲而不覺其有排擊之迹由是後之言禮
家主鄭者十之一二主敖者乃十居八九矣究之以敖
氏之說深按經文穿鑿支離破碎滅裂貫穿近似而大
亂眞又其甚者於說有不通處則改竄經文以遷就其
辭毋乃近於無忌憚乎夫鄭氏之注儀禮簡而核約而
達精微而廣大禮家莫出其範圍一旦敖氏之說行而

使人舍平平之正道慱入於岐趨竊恐鄭學晦而禮經之文亦將從是而晦矣不揣檮昧摭拔說之故與鄭違而實背經訓者一一訂而正之其指摘偶有一二條可採者亦間附焉又深愧夫無該洽之學綜貫之識不足以表章羽翼夫鄭學也脫稿之後名以管見藏諸篋笥以俟後之君子或者因是書而循流溯源知鄭學之灼然而易明確然而可信而不使異論邪說汨亂而晦蝕之豈非斯經之大幸也夫是愚區區之心也夫

敖氏集說妄改經文摘錄於左

昏禮　授於楹間（授改受）

士相見禮　言忠信慈祥（以忠信二字爲衍）先見之（先改走）

鄉飲酒禮　若有北面者則東上（東改西）

鄉射禮　東北面告於主人（以東字爲衍）三耦拾取矢亦如之（三改二）降袒執弓反位（以袒執弓三字爲衍）折脊脇肺臑（以臑字爲衍）

燕禮　設洗篚於阼階東（以篚字爲衍）賓出立於門外東面（東改北）升酌膳酒（以酒字爲衍）媵觚於賓（觚改觶）升酌膳觶（以觶字爲衍）

大射儀　大夫繼而東上（繼而下添西字）三耦卒射亦如之（三改二）以耦左還上射於左（於左改於右）一小射正授弓（授改受）卒正坐左右撫之（以卒字爲衍）若諸公卿大夫之耦不勝（以諸公卿三字爲衍）小射正作取矢如初（以此句爲衍）受賜者（賜下添爵字）

聘禮　右首而東（右改左）

公食大夫禮　奠於鼎西南（以南字爲衍）宰夫膳稻於粱西（膳改設）

覲禮　嗇夫（嗇改大）

喪服　大夫之庶子爲適昆弟（以弟字爲衍）緦冠（緦改繰）

士喪禮　徹饌先取醴酒（饌改奠）

士虞禮　藉用葦席（云席字衍）祝命佐食墮祭（以墮爲綏言授字之訛下記不綏祭同）明齊溲酒（以溲酒二字爲衍）婦曰孫婦於皇祖姑（孫婦下添爾字）

特牲饋食禮　辛自主人之左贊命（左改右）衆賓答再拜（再改壹）祝命挼祭　佐食挼祭（挼俱改授）挼於鹽坐振祭（以坐字爲衍）

少牢饋食禮　上佐食以綏祭（綏改授）授主婦贊者於房戶（戶改東）

有司徹　祭糗脩（祭改取）奠於羊俎東（羊改魚）其綏祭（綏改授）

儀禮管見卷上之一

長洲後學褚寅亮撰

男　鳴皞　鳴嚨　鳴喈　鳴嗣　同校字

士冠禮第一○士冠士昏俱指士自身冠昏而言而冠昏其子亦依此禮如專謂據子立文失其本矣葢士之子有二等其年未二十已任職而爲士者此經所指及鄭注所引齊語是也其未能任職者則賈疏所云必待四十始仕是也疏所以必如此別白者恐人誤認此爲士冠子之未仕者而言也似與鄭異實反言以決之朱子復恐人疑冠未仕之子不用此禮故補注所未及　諸侯冠禮夏之末造想因是遂有天子冠禮至周彌文玉藻云緇布冠繢緌諸侯之冠也則與士無緌者異矣又曰元冠朱組纓天子之冠也則不用緇布冠而用元冠非特有緌而纓且用紘之色矣其行事則如左傳所云祼享之禮金石之樂因諸侯而天子可推也其祝辭則如史雍祝成王之頌因天子而諸侯可推也此見於傳記可考者也其加冠之數賈孔諸儒俱謂天子諸侯四加經籍雖無明文但位旣

彌尊用冕四加禮亦宜然若王冠其子則仍用士
禮記固明言之矣曰天子之元子士也天下無生
而貴者也而說者援家語冠頌有儗冠之文謂王
太子冠禮亦儗諸侯四加後人并因是而附會天
子自冠五加輾轉滋謬禮制益汨不知家語爲王
肅竄易難據說經善乎歸氏有光之言曰禮自上
達而曰天子儗冠此非孔子之言蓋亦不信之也
又案大戴禮公冠篇但有元冠皮弁元冕三加而
無爵弁一加則似諸侯仍止三加賈疏增入爵弁
以充四加之數未知何据當俟考定曹魏時以爲

天子踐阼臨民豈得復與民同因止一加而皇子
再加似太從簡故爲孫毓所譏

筮於廟門○下云闑外則與特牲禮同在廟門外可知
又觀夏葛屨冬皮屨之文則可勿拘賈疏冠有常月
之說無常月而不筮月者主於日也魯襄公之冠也
在冬其無常月明矣

有司如主人服即位於西方東面北上○公有司及私
臣俱可謂之有司但襄冠事所用人少或私臣已足
故注專以主人所自辟除者釋之

筮與席所卦者○注云所以畫地記爻蓋據少牢卦以
木之文敖氏補入書卦之具亦容具即方也

布席於門中闑西閾外○席用蒲當右扉

筮人許諾右還即席坐西面卦者在左○大夫蓍長則
立筮士蓍短則坐筮然筮者雖有坐與立之異而卦
者畫爻於地無不坐也此經卦者在左蒙上即席坐
之文故不必言坐少牢禮上云立筮故下明之曰卦
者在左坐經文了然敖氏謂此不言坐則是立也立
則卦時乃坐繼乃與於少牢禮則曰坐卦者坐與筮
者相變兩處俱失之

卒筮書卦執以示主人○卦者書卦筮人執示於特牲

經文明著之矣竊疑此禮及士喪禮皆然未必有異
經文渾耳

主人受眡反之筮人還東面旅占○反之則筮者向西
行就有司西方之位乃還其身東面必言東面者明
與筮時異向

若不吉則筮遠日如初儀○冠與祭異祭用四孟不容
入他月故三筮不吉則止不祭冠可用後月故三筮
不吉則於下月另筮蓋祭禮可廢一時而冠禮終不
可廢也然如疏謂即於是日筮下月上旬則未然蓋
卜筮不過三也如初儀如筮人執筴以下之儀席與

具尙未徹故
宿贊冠者一人亦如之○筮而不吉之賓則列之於觀
禮賓客之中不敢褻以贊冠之事若贊冠者必用降
等之賓預定而不筮矣直宿之耳言一人則餘贊冠
者不親宿使人可也
擯者請期宰告曰質明行事告兄弟及有司○請期東
面告兄弟亦然告有司西面此與特牲視濯主賓在
堂下東西位者不同不可以東北面西北面之儀例
之
爵弁服纁裳純衣緇帶靺韐○注云先裳後衣者欲令

下近緇明衣與帶同色其意正見非尊裳而抑衣也
集說乃有纁裳與冕服之裳同而尊之之論豈爵弁
之衣卑於裳耶按許氏說文市部 韍卽字 韐之本字爲
韐云士無市有韐制如榼缺四角與玉藻之制微別
皮弁素積緇帶素韠○此服之衣用布用絲未有明文
注謂亦同朝服用十五升布爲之而與弁同色後儒
有謂皮弁之服衣用素絲按論語云緇衣羔裘素衣
麑裘夫羔裘裼以緇布之衣而外加朝服仍用緇布
則麑裘裼以素衣外加皮弁服意必仍用素絲矣說
似可從論語邢疏引熊氏云君用素臣用絞皇氏云

素衣爲正記者亂言絞耳皇說良是夫衣裘同色豈
有麑色白而用蒼黃色之衣以裼之者乎
元端元裳黃裳雜裳可也○朝服惟素裳此俱配元端
三等士必配以三等裳復制黃裳雜裳並非贅設可
也二字容有中下士在其中是無定之辭非許用之
辭禮服衣帶韠屨色皆一定不因其無稍爲假借何
獨於元端之裳許其通用他色乎敖說似是實非且
天元而地黃陽前而陰後故元必在前黃必在後元
之幅必三黃之幅必四不可易也敖謂雜裳亦可前
黃後元尤謬　元端服平時元冠惟始冠則配緇布

冠
爵弁○爵弁以絲爲之其色如爵頭韋弁以去毛熟皮
爲之其色赤二者迥別爵弁爲士之上服大夫亦服
之天子諸侯服不服無明文韋弁則施於軍旅君臣
同服用亦各有所當自陳氏祥道謂爵弁卽是韋弁
諸說紛紛從此而起其誤蓋緣君使卿韋弁歸饔餼
謂不當服兵服不知歸饔餼是主國待賓盛禮故小
變其服又不得純服兵服故注謂以韎布爲衣而素
裳何得卽以此爲爵弁耶惟顧命之雀弁孔傳訓爲
雀韋弁則近之蓋凡兵事皆韋弁服也若皮弁則以

白鹿皮不去毛者爲之晉書輿服志所云鹿皮淺毛黃白色是也又顧命綦弁鄭注訓爲青黑色得用青黑色者孔穎達云執兵衛王異常服是也

兄弟畢袗元○敖氏謂盡服元端如是則云兄弟畢元端可矣何必贅一袗字乎當依注衣裳皆元之解爲正兄弟之異於主人者主人爵韠彼緇韠也經言袗元見韠非爵韠矣擯者贊者之異於主人者主人元裳彼黃裳或雜裳也下文別言贊者元端見裳非元裳矣○韠與弁俱爵色故疏謂之同

負東塾○塾基必稍高於門故有門堂之稱然必卑於正堂斷無反崇於堂之理　按東塾稍偏在東堂西南西塾稍偏在西堂東南遙與東西堂不相直其廣也與東西房等廣於東西堂四之一

擯者告○敖氏謂此賓乃主人戒宿而來故不出請事葢破注出請之言

主人揖贊者○鄉飲酒拜賓及介此於贊者止揖之禮殺於介矣敖氏葢因後醴賓時云贊冠者爲介故謂如鄉飲酒之介實未然

三揖○注謂入門將右曲揖將北曲揖當碑揖解所以揖之地位俱在相背相向之際其當碑揖者亦緣碑隔之故深得制禮精意敖氏謂於入門左右之位揖三分庭一在南揖三分庭一在北揖不知第二第三揖其義何從而生至設碑之節駁去舊說云當庭南北之中亦不知何所據也　鄉飲鄉射俱指北上位定之後三揖葢主賓各鄉東鄉西而發位則相背故揖注初未與經違

主人升立於序端西面賓西序東面○賓葢在西序端也文省耳此非昏禮之賓安得在主人北敖氏亦欲破注相向之說而誤又謂主人避冠子位故立序端如是則宜進負序矣何反立於此立於此者不敢職賓而北也賓在序端益明

主人之贊者筵於東序少北西面○注謂其屬中士若下士者以贊冠者止降賓一等耳此位亦不甚懸其非私臣可知

櫛設笄賓盥正纚如初○設笄在正纚前安得指爲皮弁笄疏謂紒內安髮笄的甚

筵於戶西南面○戶牖之間最尊之位自戶而外惟賓居之故冠義云醮於客位加有成也敖謂遠避主人非特失旨且背記文

賓受醴於戶東加柶面枋筵前北面○訝受也贊酌醴

時已言加柶此復言者蓋因下面枋而連言之耳豈
更爲之謂乎觀昏禮主人受醴面枋不言加柶自明
張氏爾岐曰筵前北面致祝當在此時
捷柶○即建柶也
冠者奠觶於薦東○士昏禮賓即筵奠於薦左疏云升
席南面奠之南面者取席之正此亦南面奠
降筵北面坐取脯降自西階適東壁北面見於母○特
牲少牢俱云賓取祭以降則祭脯也此篇下文卒醮
云取籩脯如初則是籩內之脯非祭脯也不敢取祭
餘者以見母敬也凡已祭者不復實於籩廟中未有

無事而入者母在闈門外無疑
母拜受○特牲禮嗣舉時父先拜之此禮見於母母先
拜之蓋一以其傳重累之一以其成人禮之也所謂
斯須之敬禮以義起者
賓降直西序東面主人降復初位○此禮主人堂上之
位在東序端其堂下則無位惟有讓升時阼階前暫
立之位故鄭即據之以釋初位敖氏於上主人降時
撰一直東序之位遂於此經初位援以指之不知主
人初降仍立阼階前不直東序此降亦然也凡堂下
直東序者必稍東於阼階直西序者必稍西於西階

苟直東序恐去賓太遠不聞其字辭
請醴賓○經於醴賓醴婦字皆爲醴注必讀爲禮者蓋
推儐禮於人之意不欲質言之也疏謂天子禮諸侯
用鬯不云鬯賓足破不必改禮之論　醴子醮子之
用醴用酒則異而禮賓之用醴則同集說謂醮子之
醴賓用酒則經何以不明著其文且敖氏既讀醴如
字矣又云用酒用酒而謂之醴非名實相舛乎
乃易服服元冠元端爵韠奠摯見於君遂以贄見於鄉
大夫鄉先生○敖氏主士冠其子故云不朝服以其未
仕也不知士之子苟未仕冠後亦未必奠摯見君鄭

義爲長又按士相見禮庶人見於君條敖云奠摯之
儀主於大夫士庶人以下見於君其不用摯歟與此
自相牴牾蓋彼是而此非也鄉大夫與爵者也非其
鄉可不見先生亦然
主人酬賓束帛儷皮○幣言酬賓必行於奠觶之節矣
疏說不可易謂在賓受獻之時者非一獻之禮成於
酬於禮成而酬之亦其宜也酬賓乃獻介亦其次也
贊者皆與贊冠者爲介○上句不兼贊冠者在內集說
曰飲酒之禮有賓有介有衆賓此贊冠者爲介餘爲
衆賓衆賓之位亦在堂

若不醴則醮用酒○張氏爾岐曰醴醮二法其異者醴側尊在房醮兩尊在房戶之間醴用觶醮用爵醴篚從尊在房醮篚從洗在庭醴待三加畢乃一舉醮每一加卽一醮醴止脯醢醮三加時又有乾肉折俎醴賓冠者酌授賓賓不親酌醮則賓自降取爵升酌酒醴冠者每加入房易服出待賓命醮則每醮訖立筵西待賓命醴者每加冠必祝醴時又有醴辭醮則加冠時不祝至醮時始有醮辭自餘不異　此醴字注仍改讀爲禮似當從本文

洗有篚在西南順○注謂篚亦以盛勺觶按下經賓降

取爵而醮主則以醴禮賓故爵觶兼有勺先實於篚後加於尊經兩言庭洗而不言北堂之洗文略也

降筵拜賓答拜冠者奠爵於薦東○降筵奠爵拜執爵興賓答拜然後奠於薦東其序如此必奠之者如啐禮也

徹薦爵筵尊不徹○薦則暫徹而更設爵則再醮時仍取以酌

有乾肉折俎○此非脯安有朐與末敖說鑿矣數臃如豚解之骨未必如喪祭之二十一也鄭謂若今涼州烏翅疏云豚解而七體以乾之然則與薄析爲脯者形制迥別矣

若殺則特豚載合升○注凡牲皆左胖左字疑右字之訛蓋諸吉禮皆升右胖而此注言凡則是解全經之通例何反背經而云左斯不然矣疏不悟其訛乃云據夏殷法曲說也

加俎嚌之皆如初嚌肺○不徹豆籩而設此豚俎故云加下嚌字當從本文蓋上文俎無肺而此有肺故特言所嚌者肺而不嫌複出陸氏亦云嚌如字嚌肺者釋上嚌之爲嚌肺也朱子曰初謂上章之三醮也如初則祭在其中矣註誤改嚌爲祭

主人紒而迎賓○曲禮云孤子當室冠衣不純采然則紒同而不衣采則異　曾子問云父沒則掃地於禰已祭而見伯叔父而後饗冠者足補此經未備

禮於阼○有父加冠則父爲主而以客位居之也故禮於戶西孤子禮於阼已爲主也敖氏因此文遂有遠辟主人之說

若庶子則冠於房外遂醮焉○適子正法用醴而時或可用醮庶子但得用醮而不得用醴此適庶之分也敖氏謂不醮而用醴位亦如之庶子用醴未之前聞康成言凡醮者不祝者以始醮曰始加元服再醮曰

乃申爾服三醮曰咸加爾服與三祝辭同故加冠時不贅辭也正指醮適子言而庶子旣用醮則亦得同之疏誤會註意而云凡謂庶子又言周之庶子只一醮然則三加時竟不用祝辭而併用三次醮辭於一醮時耶理不可行恐未然朱子亦未正之集說謂醮者亦祝夫始加元服等詞將用於醮矣而已先用於加冠時豈若是其繁複乎亦非也　適子有必當用醮者曾子問孔子曰天子賜諸侯大夫冕弁服於太廟歸設奠服賜服於是乎有冠醮無冠醴注云服賜服酌用酒尊賜也不醴明不爲改冠改冠當醴之皇

氏云諸侯大夫未冠總角從事當冠之年因朝天子而賜之服故歸遂不改冠孔疏云使人酌酒以飲已榮上之賜不酬酢是也

冠者母不在則使人受脯於西階下○母沒則無所謂使無所謂受矣被出而嫁則已絕於廟亦不得行此禮矣不在當依疏歸寧疾病之訓爲正

記

公侯之有冠禮也夏之末造也○注訓造爲作則夏之末三字當略讀句法與大人造也同徐師曾郊特牲注訓爲末世則末造二字連讀句法與天造草昧相似亦通左氏傳季武子所云疑卽夏末所造之禮然亦指君自冠非冠其子也

天子之元子猶士也天下無生而貴者也○上旣言大夫與諸侯無自身之冠禮此又明冠子亦用士禮雖天子之元子尙然況等而下之乎觀此益見擬冠之說不足信

繼世以立諸侯象賢也以官爵人德之殺也死而謚今也古者生無爵死無謚○張氏爾岐曰諸侯繼世而立疑其生而貴矣實以其象賢乃立之非生而貴者也故其冠皆用士禮凡以官爵人皆以爵爲等殺爵以

待有德安得有生而貴者乎爵以德升故冠從乎賤用士禮古者生不以士爲爵死不爲之立謚士固賤者也此條深得自天子以下冠子均用士禮之意而亦與注殷士生不爲爵死不爲謚周制以士爲爵死猶不爲謚之說相合如此則朱子疑繼世以下爲錯簡恐未然矣

儀禮管見卷上之一

儀禮管見卷上之二

長洲後學褚寅亮撰
男 鳴皦 鳴雝 同校字
嗣 鳴喈

士昏禮第二○杜氏佑曰康成謂男必三十娶女必二十嫁王肅以爲男十六可娶女十四可嫁三十二十言其極耳今按三十二十而嫁娶者周官掌萬民之判衆庶之禮也喪服經有爲夫姊之長殤士大夫之禮也左傳十五而生子國君之禮也又鄭氏嫁娶必以仲春王肅以爲秋冬嫁娶之時孫卿云霜降逆女冰泮殺止家語霜降而婦功成嫁娶者行焉冰泮而農桑起昏禮殺於此束晳云春秋二百四十年天王娶后魯女出嫁夫人來歸大夫逆女自正月至十二月悉不以得時失時爲襃貶何限於仲春季秋以相非哉士昏禮請期辭云惟是三族之不虞卜得吉日便可配合先賢以時月爲限恐非至當說似圓通然三十娶二十嫁之文不特見於周官即曲禮內則諸文亦彰彰可據奈何舍而弗從白虎通云男三十筋骨堅強任爲人父女二十肌膚充滿任爲人母合爲五十應大衍之數生萬物也此直扶聖人制年歲之精意自春秋時風俗婾薄有不待年而即恣淫欲者於是不得已乃遷就爲早昏之禮以杜其漁色之端禮之本意夫寧若是又嫁娶必以春者白虎通云天地交通萬物始生陰陽交接之時也故仲春之月合會男女其文見於周官二月殺多士女其文見於大戴禮夏小正士如歸妻迨冰未泮箋云請期其文見於邶風今亦舍經不信而信孫卿王肅等盲詆見其惑茲不得不力掃羣說而獨申鄭義云

昏禮下達納采用鴈○朱子謂下達二字爲用鴈而發言士庶皆得用鴈攝盛之意也如此則宜云納采用鴈下達文義與三年之喪自天子達同方順今無上事而啟口即云下達古人立言恐不若是仍當主使媒氏下通其言之說至用鴈之義注所謂順陰陽往來也與六贄絕不相涉若云士許用大夫之贄以攝盛則天子諸侯大昏合二姓之好以爲宗廟社稷之主何反降用大夫之所執乎又案白虎通云用鴈者取其隨時南北不失其節明不奪女子之時也又取飛成行止成列明嫁娶之禮長幼有序不相踰越也此二義兼可補注所未備

主人筵於戶西西上右几○女父在父爲主人祖在祖
爲主人若父祖俱沒則行事於宗子之廟而以宗子
爲主人與孔氏穎達謂女家每事告廟則男氏將行
六禮必皆告廟不徒卜而已其說似女氏可不問卜
者然考左氏懿氏卜妻敬仲其妻占之曰吉又晉獻
公筮嫁伯姬於秦遇歸妹之睽則卜筮皆用矣壻家
亦惟納吉請期有卜他禮則否又白虎通云娶妻不
先告廟者示不必安也則行六禮必告廟之說亦未
的士用漆几是時主人及擯者立位與冠禮同
使者元端至○鄭注兼僚屬私臣兩項言敖氏專指家

臣似偏
主人以賓升○賓降等者主人先升固已卽敵者亦主
人先升也聘禮賓儐卿賓升一等大夫升面卿大夫
大夫升一等賓從之又曲禮云主人與客讓登主人
先登客從之皆賓主敵而主先升之証先升者道之
也道之故曰以若賓尊於主則賓先升不必銜君命
也燕禮大射禮宰夫爲主人以辟正主故賓先升攷
之禮無賓主俱升法疏似失之
授於楹間南面○賓主行禮之儀昏禮異於常禮者三
如鄉飲酒聘禮皆云賓當楣此則入堂深而當阿也

賓主授受正禮應訝受此則並授而又俱南面也授
几之法主執兩端授則賓執中間受主執中間授則
賓執兩端受此則以校授賓也注俱依經設解夫安
可破破注已非況改經乎敖氏改授爲受以文曲說
勿從張氏爾岐謂賓主不敵故授校亦未然聘禮亦
賓主不敵而公不授校何與以校者校微向外也
主人降授老鴈○敖氏云授於階下旣則立於中庭
請問名○記西面對注云對賓以女名則孔氏穎達以
爲問母姓者非矣問名而以誰氏問不敢斥言也主
人則直對以三月之名此亦與卜得吉日而先請期

於女氏之意同所謂小讓如僞
賓入授如初禮○主人在中庭則止一揖無三揖之節
矣云如初舉大略而已儀禮一經言如初者俱放此
祭脯醢○注云凡祭於脯醢之豆間籩爲竹豆故脯雖
籩實而亦得名豆
其實特豚合升去蹄舉肺脊二祭肺二魚十有四腊一
肫髀不升○云豚合升則豚解爲七體而左右胖皆升
矣敲亦連於骼脊則分爲二令夫婦各一脊之一
而爲八去魚之一而爲十四合偶數也經明云腊一
肫敖氏謂用一胖不惟失同牢之義且近凶禮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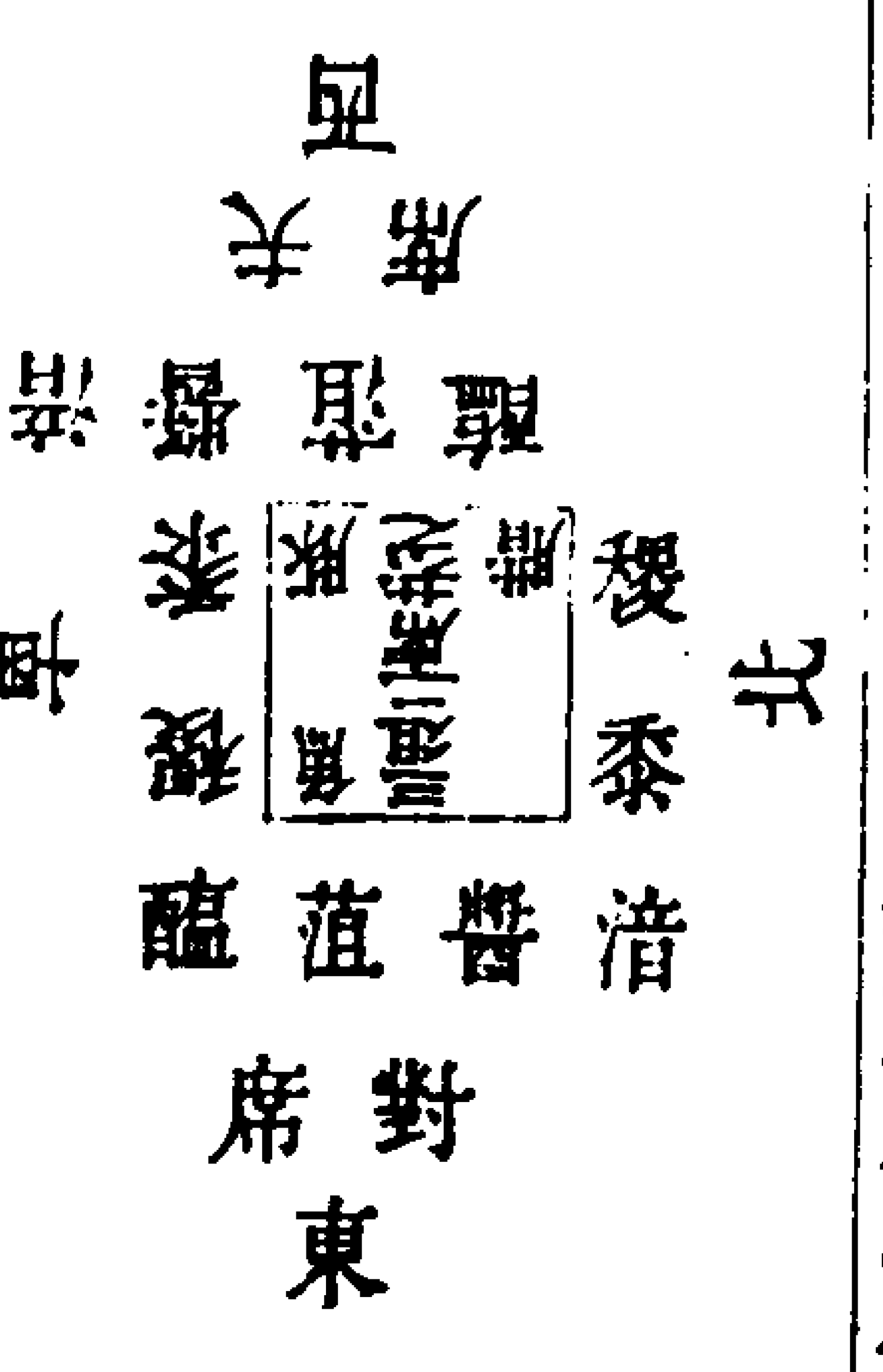
饌于房中醯醬二豆菹醢四豆皆巾之黍稷四敦皆葢
○饌亦兼夫婦菹醢敖謂葵菹蝸醢以士用饋食之
豆籩也聶氏崇義曰覆饌巾士大夫以緇布纁裏
從車二乘○疏謂大夫以上有貳車士有者攝盛是也
敖氏謂士從車二乘與乘車而三士之車數於此可
見轉似士應得有從車二乘者與制未合
女次純衣纁袡立於房中南面○按周禮內司服注云
婦人尚專一德無所兼連衣裳不異其色豈於嫁時
反異其色而衣緇裳纁耶吳草廬所云裳下裓與集
說同誤注以纁緣衣之解不可易

姆纚笄綃衣在其右○此與下婦纚笄綃衣以俟見及
特牲主婦纚笄綃衣服並同注謂姆以綃爲領終未
安綃衣本在六服下姆執禮事可以服之
纚笄被纇黼○婦人之服未有以黼爲衣者敖氏謂以
黼爲單衣而被於元衣之上亦猶婦之加景非也昏
禮惟婦攝盛車服乃有異耳此固從者安得別制異
服以注黼領之說爲允
加景○庶人妻用錦外加襌縠其名曰褧爲文之太著
也士妻緇衣纁袡不爲文著故外加者爲景轉取絅
明之義熊氏朋來欲改景爲褧絅不必

夫人於室即席婦尊西南面媵御沃盥交○於即席尊
西之後而言媵御沃盥交則敖云盥於北洗者得之
但交沃者媵御也盥者夫婦也如敖御沃媵盥媵沃
御盥之說是媵御盥而反遺夫婦矣則非也席東向
西向以南方爲上正法也何緣變爲北上彼葢固執
豆席相變故遷就以文其辭耳
北面載執而俟○案少牢云匕皆加於鼎東枋東枋者
鼎西面匕者在東便也此鼎亦西面則敖氏謂西面
匕勝疏南面匕之說
設對醬於東菹醢在其南北上設黍於腊北其西稷設

湆於醬北御布對席○夫席之黍在醬東稷在黍東對
席之黍宜設在醬西魚北其稷宜設在黍西豚北無
如設稷之地已有腊在故必設黍於腊北而稷乃設
於黍西此經所以特著設黍於腊北之文也鄭注所

共牢設饌圖



以云對醬當特俎也觀圖自了然矣敖氏以對席當
設之稍北因有對醬於腊俎爲東北及腊北即醬西
之說不知昏禮對席與藝者對席自別夫安得以彼
例此設席一誤饌位無不誤矣李氏如圭謂對席亦
有俎則是六俎而非三俎且失同牢之義亦非
皆食以湆醬皆祭舉食舉也○湆如何可啗從啜爲是
每食舉必啜湆而啗醬
贊以肝從○此贊又一人亦縮執俎與少牢同
三酳用巹亦如之○儀則同初酳無從則同再酳每酳
洗爵於庭皆有兩番降

乃徹於房中如設於室○不言徹設之人仍是贊也贊
者屬擯相之類似非僕隸下人而爲媵御設饌又不
得似主人子弟之倫注未明釋姑闕其疑
降階受笲服脩升○婦已見舅不必復出矣故侍御者
先執服脩以俟於下婦旋降階受之以見姑並非以
門外門內別輕重之差　按公羊傳莊二十四年大
夫宗婦覿用幣何氏注去禮婦人見舅以棗栗爲贄
見姑以服脩爲敬見夫人至尊兼而用之蓋據此經
見舅執棗栗見姑執服脩之文也集說謂於舅並用
棗栗於姑惟用服脩則是以見夫人之禮見舅也而

可乎
拜贊答拜婦又拜○上經注云婦人與丈夫爲禮則俠
拜此婦拜之通例也敖氏何獨於此經云重其爲舅
姑醴已然則他禮不俠拜耶其有不俠拜者惟答拜
爲然少牢獻侑不俠拜者辟獻尸禮
合升側載無魚腊無稷並南上○升鼎則合載則左右
兩胖各載一俎異於同牢之合載也非無魚腊之謂
士虞禮烹一胖故曰側亨此各載一胖故曰側載若
因無魚腊而言側則彼固有魚腊爨矣脊亦分爲二
載諸兩俎○士室約深一丈八尺向東既接設兩席

北墉下焉能更橫容婦席耶當依注共席之說室以
奥爲尊故舅居奥而姑坐舅北敖氏謂舅北姑南非
也
一酳無從○敖氏曰婦洗於北堂酌於室中北墉下之
尊西面酳戶西北面拜舅姑答拜於其席
席於北墉下○席南向北向以西方爲上其有東上者
統於主席也敖氏謂此席東上誤
媵御餕姑酳之○御亦得酳疑未必甚賤
於是與始飯之錯○先是婦止餕姑餘不得言錯至是
則媵餕舅餘御餕姑餘有交錯之義矣而必言始飯

者見止餕黍而不食舉也何也姑所舉者婦已餕訖
惟餘舅所舉者而已若賸食舅所舉而御無舉可食
一食舉一不食舉非交錯之義故賸亦不餕舉經特
著始飯二字以明交錯而餕止敦黍也
舅姑共饗婦以一獻之禮舅洗於南洗姑洗於北洗奠
酬○舅姑席位當如見時注中其燕以下補經未備容
饗後亦燕朱子曰以鄉飲酒約之席在室戶外西舅
酌酒獻婦婦於席西受飲畢更爵酢舅姑乃酌自飲
畢更酌以酬婦婦受觶奠於薦左不舉正禮畢
若異邦則贈丈夫送者以束錦○士卑不嫌外娶先儒

俱有明說敖氏以此例大夫泥矣贈錦又在酬錦外
若舅姑既沒則婦入三月乃奠菜○舅沒姑存則當時
見姑三月亦廟見舅若姑沒舅存則婦入無廟可見
斯不行奠菜之禮矣疏極分明庾氏蔚之謂舅姑偏
有沒者見其存者不須見亾者豈禰廟可不見乎崔
氏靈恩謂盥饋於存者廟見於亾者當舅見在姑未
有專廟又何由而見乎皆屬一偏之見疏謂婦入無
廟非無廟也以舅尚存則權附于皇祖姑之廟耳既
入皇祖姑之廟矣乃竟專見姑乎事有難處故姑沒
舅存斷以不見爲正三月祭行達禮也三月祭菜變

禮也不可混而爲一孔穎達謂奠菜之禮惟適婦乃
得行之庶婦則否
坐奠菜於几東席上○張氏爾岐曰此在奧之席
奠菜於席如初禮○張氏爾岐曰此北方之席
婿饗婦送者丈夫婦人如舅姑饗禮○此禮實行於婦
始來時不在老醴婦後經蓋因言廟見而及之耳

記

受諸禰廟　此爲適士二廟者言其祖禰共廟雖受諸
禰終不得云禰廟
腊必用鮮○惟九腊乃有鮮腊今有之者非攝盛也直

取其新耳故疏以日新解之
祖廟未毀則教於公宮三月若祖廟已毀則教於宗室
○異姓亦有宗子之室於彼教之宗室注指大宗孔
氏穎達謂與大宗遠者於小宗教之所以通其窮也
左首○當如注象生之訓非以西上故也故聘禮則右
首矣
士受皮者自東出於後○注云士謂若中士下士不命
者所指原甚廣私臣亦即在不命者內惟主人之所
使耳集說專主私臣反偏
庶婦則使人醮之○醴適婦位與醴適子位同則醮庶

婦位亦同醮庶子位在房外南面矣敖氏疑此席亦在戶間非

問名曰某既受命將加諸卜敢請女爲誰氏對曰吾子有命且以備數而擇之某不敢辭○賓之辭若不必爲主人之女主人之辭若猶有他姓與男氏議昏者無其事而設其辭皆謙退不敢質言也注疏說合記意

惟是三族之不虞○於緦小功而遂廢昏禮則嫁娶失時者多矣三族照注父及已與子之昆弟爲是勿從從父從祖從曾祖之親之說更宜參考於雜記之文

父醮子○此條注汲古閣本於壻也下脫去醮之禮如

冠醮與其異者於寢爾十三字按白虎通云娶妻不先告廟示不必安也故注以爲醮於寢或謂在廟者非醮時荀子以爲父南面而立子北面而跪醮而命之呂氏坤以爲父西向子南向敖氏以爲父北面子南面三說未知孰是敖氏說本鄭注但此禮醮子父而非賓則父北面之說尚未安注亦作疑辭也

宗子無父母命之親皆沒已躬命之○命與親迎禮節各不相蒙集說言父沒則無醮而命之之人故不可親迎固哉按哀公問諸侯當冕而親迎既繼世而爲諸侯無父可知而必親迎則親迎之禮寧以父存沒而異下記言若不親迎謂或有事故及疾不得親迎之等非必指父沒者言也

支子則稱其宗弟則稱其兄○弟注所以必指宗子母弟者見所稱之兄非大宗子則必小宗子也假如宗子沒母弟之次者存季弟行昏禮亦不得稱次兄何也雖其兄而非宗子也則仍從支子之例而稱其繼祖之宗子敖氏謂有兄則不稱宗子尚親也似失記者之意

入主人再拜受壻再拜送出○經明著入與出之文敖氏以爲訝受於門中臆說也授受之節宜亦如士相

見禮在中庭

見主婦主婦闔扉立於其內壻立於門外東面○壻東面則主婦南面不相對

儀禮管見卷上之二

儀禮管見卷上之三

長洲後學褚寅亮撰
男 鳴崴 鳴雍 鳴喈 蝙 同校字

士相見禮第三〇指諸侯之士言而天子之士及未仕之士亦在其中因平敵相見之儀而推之以至於見卿大夫見國君又推之以及卿大夫之自相見見國君又推言侍坐侍食之儀下至庶人禮亦逮焉葢所包者廣矣

吾子有辱〇注訓有爲又言已不能先來而子反自屈辱也集說作本字讀亦得

某不足以習禮敢固辭〇注云不敢當其崇禮來見已是原所以托言不能習禮之故

賓奉贄入門左主人再拜受賓再拜送贄出〇敖氏亦以爲受於門中與昏禮受壻贄同誤

主人請見賓反見〇賓出後主人不送而使擯者請見賓亦不辭而反見葢來見之意本欲相歡洽故也其儀則曲禮所云凡與客入者一節備之

鄉者吾子辱使某見〇辱字當一讀謂辱臨也因辱臨而已出見之故謙言若彼使之者然

賓奉贄入〇今人交際以來而速答爲敬於同日則愈敬古人以異日爲敬同日而往謂之殺日故注云異日則出迎同日則否亦因答者之敬心以爲差也敖氏云不俟主人之迎而即自入葢急欲還贄且尊主人也夫還贄何爭此斯須之頃而汲汲如是且賓既尊主人主人顧傲然自尊不出迎乎揆之情理斯不然矣經不言者儀已具上文耳注所謂同日異日是送爲賓主之事疏以聘賓及尸例之恐未當

士見於大夫終辭其贄於其入也一拜其辱也賓退送再拜〇大夫雖不親答亦可暫受而即還之而終辭而不受者嫌於待嘗爲臣者之禮也入時一拜尊卑不敵也送而再拜無論尊卑皆然也惟喪禮之送賓也一拜

某也夫子之賤私不足以踐禮敢固辭〇上主人辭贄而云不足以習禮謙辭也此則直云賤私而不足與行還贄之禮則是質言之并非謙矣語似同意大別

飾之以布維之以索〇既裁縫衣其身翼并在內矣止繫聯其足可也敖添翼字欲補注未備實不必

執贄至下〇士大夫相見既有擯者又有迎與不迎之節若臣見於君直造君所而已故注明之集說云至

下謂當帶凡奉者當心提者當帶此執物高下之節也執贄當帶見至尊者之禮也以至下爲當帶可備一義又云臣以贄見君時君位在路門外之東南向此則未知何据

庶人見於君○此條注汲古閣本脫去庶人之摯鶩五字統言之則民亦庶人別言之則民自民在官者乃爲庶人庶人見君有摯民見君無摯此經庶人指在官故注引曲禮文

妥而後傳言○注本爾雅釋詁文郭注爾雅亦卽引此經文爲証又詩以妥以侑毛傳亦云妥安坐也可見

古人訓妥總以安坐爲義無有言心之安和者且此妥字指侯君安坐而言不指已說敖氏言未可從

與衆言言忠信慈祥○敖氏因大戴禮注引此文無忠信二字遂欲刪之不敢從

凡與大人言始視面中視抱卒視面毋改衆皆若是○竊疑此大人君與公卿大夫俱在內與上文大人略別注專指君敖專指公卿大夫俱偏至毋改二字以注正容體義爲長敖氏謂不可以久故或改則經文始中卒三視已屢變矣何得言毋改乎衆字亦不必從今文作終蓋公所固可衆人俱在也、

若父則遊目毋上於面毋下於帶○上經所云視面視抱雖有上下而目睛專注只一直線不旁遊也若旁遊則目光可四注矣蓋不四注不足以察親體之安否但雖傍遊而仍不得上過面下過帶耳集說謂與視面視抱無異如是則何謂遊目

若不言立則視足坐則視膝○注謂伺其行起卽視無形聽無聲也若云益恭意反寛矣

君若賜之食則君祭先飯徧嘗膳飲而俟君命之食然後食若有將食者則俟君之食然後食○君若客之則命之祭卽玉藻前一條是也若不以客禮待之而適

無嘗食者則此經君祭先飯云云是也若有嘗食者則此經若有將食者云云及玉藻若有嘗膳者一條是也當分三節看此經視玉藻少客禮待之一層玉藻視此經少不以客禮待之而無嘗食者一層兩經參考始備始明

君若賜之爵則下席再拜稽首受爵升席祭卒爵而俟君卒爵然後授虛爵○此燕見賜爵故臣先卒爵與燕禮無算爵時得君賜爵待君卒爵乃飲者不同以侍飲禮輕也下席再拜稽首則儀與燕禮無算爵時命所賜者同亦以禮輕故不下拜也其授虛爵亦與以

授人與觀此經知士於侍飲侍食時堂上亦有席
大夫則辭退下比及門三辭○辭退下三字連讀對上
臣不敢辭之文也三辭對上不敢顧辭遂出之文也
敖云大夫起而退則君興下階則君降及門則君送
於此三節皆辭之故曰三辭亦通
則曰某無以見辭不得命將走見先見之○敖氏謂言
非敵不可以接見張爾岐謂言無故不敢輕見張說
似勝敖又謂先見之先亦當作走謬也庶人見國君
則不爲容進退走耳此僅尊卑不敵何至相見而不
爲容耶

非以君命使則不稱寡大夫士則曰寡君之老○此條
疑有脫誤不敢强爲之說若依注則是大夫士下脫
去其使二字也
執玉者則惟舒武舉前曳踵○賈疏不爲疾趨正解舒
字之義不疾趨而徐趨所謂舒也武舉前曳踵乃徐
趨之狀也未嘗不趨而其迹促狹故前若舉而後若
曳也陸氏佃乃以舒武爲句足迹既舒則步開濶而
無曳踵之狀矣上下文義不相背乎

儀禮管見卷上之三

儀禮管見卷上之四

長洲後學褚寅亮撰
男 鳴巘 鳴噰 出嗣鳴階 同校字

鄉飲酒禮第四○鄉飲酒之禮其别有四而此篇爲
鄉大夫賓賢之事賈疏論之甚詳但此禮雖主興
賢能選有德者爲賓介三賓而餘皆齒序若有遵
則席在賓東而不與鄉人齒是選賢之中仍寓尚
齒貴貴之義州長習射有賓無介若有遵者則以
公士爲賓自賓而外皆齒序雖曰習射尚功而兼

貴貴尚齒猶鄉飲也其黨正飲酒則專爲正齒位
而行禮故豆之多寡與年遞增而五十以下俱立
侍於堂下然考周官黨正之文曰一命齒於鄉里
再命齒於父族三命不齒則尚齒之中仍存貴貴
之義焉按天子三命以下皆士故如此分别若侯
國則自一命以上苟位列大夫卽不以齒序爲少
異耳以上三禮皆行之於在官者也至疏謂鄉大
夫士飲國中賢者用鄉飲酒禮此卽論語所云鄉
人飲酒也竊意此禮雖曰飲賢然不過在坐皆賢
者耳其賓介等必以年之先後次第爲之若以德

則近於標榜矣若以貴又非尊賢之義矣玩杖者出斯出之文不云賓而云杖者葢賓即杖者中年之最高者故即以杖者名賓也賓出而其餘杖者俱出矣孔子亦隨之而出矣若尚德不尚年年少者既爲賓杖者安得不俟而先出乎明乎此則知此禮必兼年高有德者爲之矣或謂此禮不立賓介夫不立賓則獻酢酬之事俱不可行矣故燕義曰立賓主飲酒之義也見凡飲酒必立賓也其或有賓無介如州長習射之儀亦未可定但賓必兼年德耳說論語者往往以鄉大夫賓賢黨正正齒

位之禮汨之故詳辨於此

設篚於禁南東肆加二勺於兩壺○此篚內實三爵一觶獻賓獻遵獻工皆爵酬賓用觶記言賓至而徹冪少牢禮尸即位而徹冪其節一也第此則覆冪而即加勺彼俟徹冪而始加勺爲少異耳

水在洗東篚在洗西南肆○此篚內實三觶一爲司正所舉而奠之其二爲二人舉觶行無算爵前一人舉觶爲旅酬始者仍奠於篚（即二人所舉中之一）故止三觶

主人一相迎於門外○相依注主人之吏爲的不審學中何緣得有有司敖氏說恐臆撰

主人與賓三揖○主賓入門後各向北稍前主西面賓東面是相鄉也俟介及衆賓以次入門訖乃相揖而轉身相背行即注所云將進揖也主東行至阼階堂塗南賓西行至西階堂塗南各轉身向北則由相背而相見矣因又揖注所謂當陳揖也主賓各由東西陳向兩階行於庭中行三分之二遥當碑處則因有碑隔而又揖注所謂當碑揖也凡揖皆緣向背而生注極分明敖氏汨之不可從說又見士冠禮

賓進東北面辭洗○賓降直西序之位必稍南於洗故只須進而東行以辭

右手取肺卻左手執本坐弗繚右絕末以祭○注訓繚爲垂紾而不解弗字之義案說文云弗撟也又云撟舉也然則鄭意葢謂舉左手以垂紾肺乃以右手絕其末以祭弗字易明故不釋也但篇中俱從士禮獨此從大夫禮未詳

與席末坐啐酒○冠禮冠者啐醴不卒觶亦在席末則此之席末啐酒不爲西階上卒爵起見明矣

自席前適阼階上○凡升席由下降席由上正也降亦有時而從下由便也東鄉西鄉之席以南方爲上則降從南方爲正今既啐酒於席末則身在北矣故即

由便從北而降轉過席前以適阼階注云由便明本
非正也敖氏謂升降皆由下反以此從北方降爲正
非也後介不啐酒而自南方降席則從降由上之正
矣敖氏欲護前說乃云介尊於禮輕者或得由便則
尤非試思介身在席中並非在南此便何從生乎按
鄉射賓升席自西方注云賓升降皆由下疏云主人
在東降不由上敬主人然則升降皆由下惟賓耳
賓北面坐奠觶於薦東○注謂酬酒不舉故奠於左此
通例也即記所云凡奠者於左將舉者於右也集說
云堂上則左之堂下則右之各從其便試思左右之

便豈以堂上下而生別乎既違鄭義且乖記文○酬
觶不舉故奠而不授又不敢必賓之不舉故仍奠薦
右賓則遷於薦左以示不舉上經之辭辭其奠薦右
也謂辭親酌己者非謂辭奠而不授者似矣猶未盡
主人揖降賓降立於階西○將與介行禮故揖賓示自
己將降之意非揖使同降也賓見主人降亦遂自降
矣凡欲入欲升欲降必先揖以示其意禮也
主人以介揖讓升拜如賓禮○以下經衆賓復位之文
決之則此時介與衆賓已在西階下賓南之位矣疏
是也

介升席自北方　自南方降席○升由下降由上升降
之正經於此特明著之
介降洗○主人自酢而介乃降洗者恐已飲之爵不潔
也
卒洗主人盥○注謂盥者將爲介酌疏謂自飲而盥者
尊介兩說相發明惟尊介故雖代之酌而亦盥也此
較敖氏達介意之說爲長達介意在自酢不在盥
主人西南面三拜衆賓衆賓皆答一拜○大夫尊故旅
之而不備禮答一拜士賤故旅之而得備禮答再拜
注疏權不可易敖氏謂三拜者旅拜法皆答一拜者

答旅拜法因改特牲再拜爲一拜以强就其說妄甚
主人揖升○張氏爾岐曰主人自升也衆賓尚在堂下
至主人於西階上獻時衆賓始一一升受之其說最
當疏謂揖衆賓升非也又記云衆賓之長一人辭洗
即從堂下東行辭之疏言降辭亦非記云如賓實不
盡如
賓席末答拜○席末下端之末凡言席末者未離席也
言降席者已離席也故立文有別疏似混而同之
進坐奠觶於薦西賓辭○前主人獻則授酬則奠此舉
觶即奠以下主人故也賓不敢當故辭注云下主人

非特明奠觶之故并明賓辭之故
賓坐奠觶於其所○其所仍在薦西也雖在薦西已稍
移在南而近俎西矣故後云北面取俎西之觶
皆左何瑟後首挎越內弦○挎越以左大指承瑟下廉
而以三指鉤入瑟底孔中
衆工則不拜受爵○衆工不拜受則主人亦不拜送獻
衆笙同
笙入堂下磬南北面立樂南陔白華華黍○俟升歌畢
而始入匏竹在下堂下無布席故立而吹之笙有目
故無相三詩皆有辭而後亡非有聲而無辭也崇祁

三篇同鄭不引詩序注禮時未見詩毛傳也
司正立於楹間以相拜○楹間東西節也其南則近堂
廉北面立而相
階間北而坐奠觶○經云階間東西之節已明而南北
之節未著故注明之恐人誤以此階間同於士喪禮
遂匠納車於階間士虞禮饌黍稷兩敦於階間特牲
禮執事之俎陳於階間之等也○上經在堂廉而遙
以楹間為節此在中庭而遙以階間為節義例一也
坐奠觶遂拜執觶興洗北面坐奠觶於其所退立於觶
南○未飲前則奠觶而退共少立既飲後則奠而拜拜

而洗洗而奠奠而復退立皆一人獨自行禮愼重其
威儀以為表
司正退立於序端○覌西階西為稍西然亦在序端之
南非正立其處蓋序端在介席西北非俟事處也
使二人舉觶於賓介○注謂若有大夫則舉觶於賓與
大夫敖氏謂經言賓介明雖有大夫猶及介其說似
長蓋大夫雖尊不得越介而舉觶焉鄉射無介故及
大夫
皆進薦西奠之賓辭坐取觶以興介則薦南奠之介坐
受以興○此與少牢賓尸二人舉觶儀略似但此二觶

俱舉彼尸舉而侑不舉耳
賓取俎還授司正○向席而取俎自必轉身而授人若
添出就而授之一節從何處就授耶經義反汨
乃羞○集說曰此時衆賓亦當祭薦
無算爵○此文甚略當參考鄉射禮但鄉射則舉觶於
賓與大夫此則舉觶於賓介二觶錯酬其節不同耳
賓出奏陔○案周官鍾師注云九夏皆詩篇名頌之族
類也此歌之大者載在樂章樂崩亦從而亡是以頌
不能具然則陔本有辭先儒亦謂有聲無辭非也
徵惟所欲以告於先生君子可也○注云徵召也告請

也召之與請不但見尊卑之等差且見召者必欲其來而請者來否聽其自主蓋既殺於正禮則不敢必以屈先生君子也

記

亨於堂東北○學惟一門固不可烹於門外而必在堂之東北者鄉飲酒義所謂祖陽氣之發於東方也注蓋本此又艮爲狗位在東北所烹之方亦與其物合

立者東面北上若有北面者則東上○經明言東上故注以統於門解敖氏改經東字爲西字以生曲說不可從

樂作大夫不入○其入之節在一人舉觶後樂未作前爲時亦無幾注言後樂賢深得禮意敖氏謂樂作則獻工大夫之獻不宜後於工然則大夫專爲自己獻不可後而不入也失之遠矣

磬階閒縮霤北面鼓之○有磬無鍾無所對故縣於階閒而不在西

主人介凡升席自北方降自南方○此正禮也卽康成所云升由下降由上也其主人受酢而自席前適阼階上者以啐酒在席北端故由便而非正也然則此記是正禮何以注亦云由便蓋升以自下而上爲便降以自上而下爲便因其便而禮節生卽以是爲正焉指身在席正中者言也若身在席北而必拘由下之禮則反躐席而不便矣故徑從北降此則真由便也注兩由便須如此分別看乃得敖氏云此儀各一見於經乃云凡何與蓋與彼升降皆由下之說不合故并記駁之夫駁記以伸其說何所不可

旣旅士不入○注謂後正禮敖氏云不與旅則與主人之贊同其失與解大夫不入一也

儀禮管見卷上之四

儀禮管見卷上之五

長洲後學褚寅亮撰
男 鳴歲 鳴雍 嗣鳴喈 同校字

鄉射禮第五○此篇及鄉飲酒敖氏以爲士與同鄉之士大夫飲射於學宮之禮按之各經義都不合不可從

賓出迎○出賓家之門也疏謂序之學門偶失檢耳

乃席賓南面東上○注以序爲無室故不言戸牖間或謂序亦有室按下經云尊於賓席之東而不言房戸

問似州序實無室者俟考

衆賓之席繼而西○注云未有所殊别者明所以相連屬之故其不妨連屬者升降可各由其席之西端不必留隙地也賓既升降由下衆賓同可知

席主人於阼階上西面○在階上少東而又少南於東序端

縣於洗東北西面○按周官小胥職凡縣鍾磬半爲堵全爲肆云凡則知縣亦有時而堵者矣天子之宮縣諸侯之軒縣其爲肆不待言卽天子卿大夫之判縣士之特縣亦皆肆也然則所謂堵果何屬乎經雖無明文注及疏以義差次之故知諸侯之卿大夫東縣磬西縣鍾士則有磬而無鍾也東磬西鍾合之乃成肆就東西分言則均之半爲堵士無鍾直半爲堵而已無鍾則無鎛矣然則陔夏乃金奏之一賓出奏陔而不用金奏可乎曰禮所不得用者雖專用鼓可也集說謂飲射皆有鍾鼓鎛恐未的

不繫左下綱中掩束之○以左下綱向上斜掩過侯中而束於右上綱故曰中掩束之

乏參侯道居侯黨之一西五步○爾雅云容謂之防郭璞注容如小曲屏聶氏崇義曰縱廣七尺有半以牛

革輓漆之陳氏祥道曰正面北乏面南故文反正爲乏謂之容以獲者所屏也鄉侯五十弓則三十丈侯外門內又須有餘地以容往來記云序則物當棟士制棟下至堂廉約三丈六尺庭深三於堂士堂之深自室外至堂廉約五丈四尺三之則十六丈二尺合計不及二十丈不足以容侯道然則州長雖士而州序之庭蓋深於士廟及寢之庭也

主人朝服乃速賓○云朝服乃速賓則戒賓不朝服矣故注謂戒時元端以此禮輕於賓與也敖氏謂戒宿同服存備一說

賓及衆賓皆降復初位○據下經大夫降立於賓南之
文則敖氏指階西以南當序之位爲初位者得之
主人坐奠爵於西楹南○疏謂擬旅時獻士用之非也
旅用觶不用爵前奠東序端之爵獻衆賓訖已奠於
下篚此更取上篚之爵獻大夫獻訖亦不復用至獻
士又另取上篚之爵而今奠於此者或暫奠之後則
奠於下篚而文略與
席工於西階上少東樂正先升北面立於其西○言少
東則西於鄉飲酒工席故樂正逼近階而立避樂在
後此時已先避其位者禮主於射示其意也

笙入立於縣中西面○笙磬相應豈可背磬而立鄉飲
酒磬在階間則立於其南亦鄉磬也敖氏欲與注異
謂立於磬西不可從
太師則爲之洗賓降主人辭降○明無太師主人不降
洗賓亦不降也
反升就席○獻工奠爵訖而反升乃與賓揖讓而升故
注釋於此時集說謂卒洗時以賓升者誤也方行賓
爵獻工之禮何得又參以與賓揖讓升之禮且尚有
降奠爵事賓此時亦未便即升
主人降席自南方○此降席之正注云禮殺由便未詳

中庭北面坐奠觶○亦當階間南北之中而不在阼階
前南北之中鄉飲曰階間此曰中庭互文見義
司射適阼階上東北面告於主人○觀此經知主人之
席在階上少東矣敖氏謂東字衍文蓋欲改經文以
曲就變於君之說也
三耦皆進○敖氏曰進亦三耦並行上射在左如退適
堂西之儀
左足履物不方足還視侯中俯正足○向北履物之時
左足必履横畫之距還身正足之時右足必履横畫
之隨其縱畫則虛而不履蓋兩足之間也敖氏謂履

縱畫者非左足履物勢必右還其身而後向南謂下
射向上射者亦非誘射無分上下
不去旌○旌倚侯中蓋在正下誘射者必善射其中侯
也必不中旌故可不去其不去也非不主於中也蓋
見中侯不中旌也注以不獲釋之微矣
適堂西改取一个挾之○乘矢已射訖故更取一矢以
挾非與上相變之意
司射還當上耦西面作上耦射○經明言當上耦作上
耦射敖氏云當上下射之間與經違矣作之必正對
之而後作獨作上耦則下耦亦隨之而並行矣下經

司射西階之東北面命上射曰無射獲無獵獲亦專命上射亦正對上射而下射自喻若在上下射之間則宜云階間而何以云西階之東耶

司馬適堂西不決遂袒執弓〇注云因不射不備蓋此經之不挾矢而并不決遂與大射之雖決遂而仍不挾矢者俱以不射故也其不挾矢與大射同而不決遂與大射異者變於君禮也

司射出於下射之南還其後降自西階〇經先言出於下射之南則是由物間而出從下射南向東行也繼云還其後則是過下物折向北又折向西而還下射

之後也疏似倒釋經文且失注中圍下射之義

襲反位立於司射之南〇襲復衣也對袒而言故謂之襲與聘禮之襲有別司射之南之位司馬至此時乃改解南之位而位於是焉不曰復初位而曰反位者位雖其位於此始立焉爾

上射於左〇當發位並行向西階時上射南下射北上射已於左矣不待降階時始易位經於階下著之者明仍在左也

三耦卒射亦如之〇言三耦不過渾舉之耳何必改三為二一凡無關大義而輕改經文者俱不敢從〇第三耦射畢無與升射者相左相揖之事矣而經言亦如之依敖氏亦必削去亦如之而後可也

司射降搢扑反位司馬適堂西袒執弓由其位南進與司射交於階前相左〇司馬適堂西在司射未降先司射前降而司馬已至階故於此得相交

乃設楅於中庭南當洗東肆〇陳氏祥道曰考之於禮承楅者坐奠委矢者坐委乘矢者坐撫取東矢者坐說則楅卑而無足可知舊圖楅有足誤矣竊謂楅應有足但不高耳南當洗亦大判言之未必尺寸不爽如在洗西而稍南亦可云當

乃復求矢加於楅〇不盡之矢必棲於隱蔽處須求乃得

大夫雖衆皆與士為耦〇有大夫則以公士為賓然則衆賓之中無士矣蓋既為士則不在詢衆庶之中也若堂下一命之士齒於鄉里者有之故鄭以此士解與大夫為耦蓋亦觀禮而非習射者也敖氏誤以衆賓為士不知此固秀民而非士矣

上射東面下射西面上射揖進坐橫弓卻手自弓下取一个兼諸弣順羽且與執弦而左還退反位東面揖下射進坐橫弓覆手自弓上取一个與其他如上射〇拾

取矢時經無北面之文因不必還周異於大射故於
反位時著其面位而曰東面揖然則取矢東西面位
不改不過進而近福耳非北面也惟取矢者一向東
一向西故左手踣弓有卻手覆手之異勢右手取矢
亦有弓下弓上之不同若皆北面則其儀不異矣敖
氏以上端向人爲敬之說似是實非
旣拾取乘矢揖皆左還南面揖皆少進當福南皆左還
北面搢三挾一个揖皆左還上射於右○北面下搢三
上大射儀有揖字此似脫方南面射時上下射皆已
離東西之位一在福西南一在福東南矣至少進則

西南者向東東南者向西仍俱至鄉者當福揖之處
於是皆左還北面揖而搢三挾一焉當北面時上射
在西是於左也下射在東是於右也至再左還而並
行向西以反位下射乃退而從上射之南並行則反
在上射左矣故經於皆左還之下而明之曰上射於
右注云下射左還少南行乃西面也敖氏云上射固
已居右殊不可解○取矢時上射在北是居左反位
時上射仍在北是居右猶升階進射時上射在西是
居左及南面射時上射履西物是居右也
以授有司於西方而後反位○逆受者卑賤者之分也

此往則彼逆矣未有傲然俟其至而受者
司馬命去侯獲者許諾司馬降釋弓反位○集說言不
彖如初可知勝疏儀省之說蓋第二第三番賓主大
夫等無不射者不應於此威儀反省
横委其餘於中西南末○實算者東面算於庭爲縱於
人爲横矢北括則南首算則南末與矢相變
不貫不釋○中而又脫則巧力俱全安有不釋算之理
命辭蓋期其貫不期其必脫也敖氏求深反失
賓主人大夫揖皆由其階降揖主人堂東袒決遂執弓
搢三挾一个賓於堂西亦如之○皆由其階降時兼大

夫升時專指主賓言敖氏曰賓主之弓各倚於其序
矢在其下而乃於堂下執弓挾矢蓋有司取以授之
反位升○敖氏曰階東階西當序之位反立於此相待
而升
大夫袒決遂執弓搢三挾一个由堂西出於司射之西
就其耦大夫爲下射揖進耦少退揖如三耦及階耦先
升卒射揖如升射耦先降降階耦少退皆釋弓於堂西
襲○敖氏曰亦有司授之於堂西大夫爲下射以貴下
賤之義也耦先升三等而大夫從之上射之禮也皆
釋弓於堂西亦過司馬之南而後爲之以與耦俱行

故也

司馬袒決執弓升命取矢○決遂二者相將著則俱著脫則俱脫無獨著決理注疏俱未釋敖氏據上經司馬不決遂袒執弓之文謂此決字當衍甚是

大夫之矢則兼束之以茅上握焉○取矢必先脫束然當其東時亦必遠羽而近鏃斯不損羽故云上握

釋弓去扑襲進由中東立於中南北面視算○注云射事已明甚集說謂算中有算者之獲不敢佩刑器以視之迂甚中西之地有算而釋獲者又在故由中東

若右勝則曰右賢於左若左勝則曰左賢於右以純數告若有奇者亦曰奇○告則分左右而總計之飲則仍視各耦之勝負假令十算則曰五純假令九算則曰四純一奇蓋算有二而曰純矣孔氏頴達謂九算則曰九奇恐未然

司射適堂西命弟子設豐○敖氏謂命設豐不搢扑者以尊者亦當飲此豐上之觶不知賓主大夫之飲固執爵者酌授於席前卒觶而授執爵者也不在豐

勝者之弟子洗觶升酌南面坐奠於豐上降袒執弓反位○經云勝者之弟子則卽是射賓中之年少者矣以是勝黨故袒執弓降時始執者前洗酌有事也先反射位者事畢也注皆依經立訓敖氏以此弟子爲設楅設豐之輩位在堂西而不與射故以袒執弓三字爲衍文而以反位爲反堂西之位刪經破注非上司馬袒決執弓之比斷不可從

大夫飲則耦不升若大夫之耦不勝則亦執弛弓特升飲○耦不升堂徒執張弓立於射位甚無謂也況大夫之耦不勝大夫並不執張弓也而謂大夫不勝耦乃執張弓乎旣不執又何釋敖氏謂耦執張弓立射位大夫飲乃適堂西釋弓似屬臆撰

司馬洗爵升實之以降獻獲者於侯薦脯醢設折俎俎與薦皆三祭獲者負侯北面拜受爵司馬西面拜送爵獲者執爵使人執其薦與俎從之適右个設薦俎獲者南面坐左執爵祭脯醢執爵興取肺坐祭遂祭酒興適左个中亦如之左个之西北三步東面設薦俎獲者薦右東面立飲不拜旣爵○左个西北三步獲者之位也注以爲受爵於侯薦之於位獻薦異處敖氏謂獻薦皆在侯細玩此經及大射儀其言獻也則異其文此則曰獻獲者於侯又曰獲者負侯北面拜受爵明其在侯也大射儀則曰獻服不氏服不侯西北三步北面拜受爵明獻之於位也兩處經文不同也至其言

薦也則同於獲者將祭時俱曰薦俎從之於旣祭後俱曰左个之西北三步東面設薦俎並無異詞然則兩禮所設薦俎俱在其位明矣如薦俎先設於侯中乃獲者不先祭中反令徹其薦俎先祭右个左个然後仍設故處而祭中何耶故當以注爲正至所以獻薦雖主獲者實兼爲侯是以俎有三祭旣有三祭則當爲侯祭矣故鄭注於其祭酒而曰反注反注者向身內注與凡禮外注異所以明其爲侯祭也然則祭侯時薦俎之設亦當順侯北面之位而不當從南面之位矣敖氏亦誤○大射之獻亦當在侯因大侯前

參干二侯故移獻就其位異於此

司馬受爵奠於篚復位○司馬旣獻卽先往侯西北西面以俟至獲者飲時則北面受爵奠訖乃復位

去扑說決拾襲適洗洗爵升實之以降獻釋獲者於其位○敖氏曰去扑者獻不可佩刑器此說得之

釋獲者薦右東面拜受爵司射北面拜送爵○獲者本負侯北面故卽北面拜受釋獲者本在中西東面故卽東面拜受其飲也則北面者轉而東面東面者轉而北面司馬司射各就其右受之

司射先反位○据鄭賈之意三耦初番射位在司射西

南至司馬定位後第二番射更移於司馬之西南故此經注云毖不言先三耦未有拾取矢位無所先諸儒頗疑其說俟訂

各以其耦進反於射位○敖氏曰大夫之耦以序而獨進

皆進階前揖及楅揖拾取矢如三耦○階前之揖各向南揖也及楅之揖則東西相向矣敖氏謂亦南面揖誤

大夫進坐說矢東○矢東在楅其說也必於楅敖氏謂大夫自爲耦者並行至楅南卽爲之其與士爲耦者卽位而後爲之未識在楅南何以得說東

序騶虞○按詩孔疏謂射義注引詩斷章斯言最的可釋朱子箋註相異之疑然注云思得仁如騶虞之人以充其官則未始以騶虞爲官與箋義亦無大異至賈誼新書云騶者文王囿名虞者囿之司獸又云騶旣官虞山澤之官二者皆不失人官備可知則以官備釋騶虞與小序異鄭固未嘗取其說以注禮也

使二人舉觶賓與大夫不興取奠觶飲○舉者二人所舉之觶賓與大夫奠於薦右未飲今仍使二人終此上事俟其飲畢受觶酌酬主人及長

執觶者洗升實觶反奠於賓與大夫○侯再舉也飲酒
至末雖不行酬亦必酌而奠之葢不敢必其不舉也

記

西序之席北上○衆賓三人耳其席南面東上今乃有
西序之席者豈以無介而賓不拘於三與然決非位
邇於此如疏說也北上固統於賓亦見異於介席

凡侯天子熊侯白質諸侯麋侯赤質大夫布侯畫以虎
豹士布侯畫以鹿豕凡畫者丹質○陳氏祥道曰天子
諸侯言質而不言布大夫士言布畫而不言質則大
夫士其地不采可知易氏祓曰皮侯大射之侯也五

采之侯賓射之侯也獸侯燕射之侯也記所言即獸
侯也孔氏穎達曰大射天子三侯虎熊豹諸侯亦三
侯大參干卿大夫麋侯賓射天子用五正三正二正
之侯諸侯用三正之侯卿大夫士用二正之侯燕射
則此記是也朱子曰五采之侯中朱次白次蒼次黄
次黑充其尺寸使大如鵠三正之侯去元黄二正之
侯用朱緑

物長如笴其間容弓○容弓上下兩物中空之地也敖
氏以兩縱畫計而不以横畫兩端計與記違矣

杠長三仞○鄭云七尺曰仞葢本包咸論語注不從趙
岐孟子注八尺爲仞者尋八尺則仞七尺矣孔鮒小
爾雅以四尺爲仞如是則仞有三尺之墻止高七尺
尤難信

凡挾矢於二指之間横之○無間矢之多寡挾之總於
第二第三指間故不曰指間而曰二指之間敖氏謂
多則以餘指分挾之失記意

衆賓不與射者不降○大夫尊不與射不降可知嫌衆
賓不與射因賓主大夫降而亦降故特明之

取誘射之矢者既拾取矢而後兼誘射之乘矢而取之
○敖氏謂拾取巳矢乃爲之似得上經文遂取二字

意視注反位後更進取之說爲長

獲者之俎折脊脇肺臑○此係注疏終未灑然即敖氏
臑字衍之說亦屬臆斷也

大夫後出○注謂下鄉人不干其賓主之禮深得禮意
敖氏云欲使主人與賓大夫各盡其禮而賓與大夫
亦得各伸其尊其失與鄉飲樂作大夫不入之解同

鄉侯上个五尋中十尺○布幅之廣當以漢志所云二
尺二寸爲正故注據之淮南子云二尺七寸巡狩禮
以爲三尺二寸俱未的

侯道五十弓弓二寸以爲侯中○此中一丈三分其一

以爲鵠則三尺三寸有奇七十弓之侯中丈四尺鵠
四尺六寸有奇九十弓之侯中丈八尺鵠六尺
君國中射則皮樹中以翿旌獲白羽與朱羽糅於郊則
閭中以旌獲於竟則虎中龍旜○惟賓射則容有在國
在竟而中與旌亦各隨地而别若大射則未有在國
者安得用皮樹翿旌燕射未有在竟者安得用虎中
龍旜耶集說似混皮樹獸如人面閭角如鹿羊卽揄
也

儀禮管見卷上之五

儀禮管見卷上之六

長洲後學褚寅亮撰
男　鳴巘　鳴嚾　同校字
嗣　鳴喈

燕禮第六○待賓之禮有三饗也食也燕也饗重於
食食重於燕饗主於敬燕主於歡而食以明養賢
之禮饗則體薦而不食爵盈而不飲設几而不倚
致肅敬也食以飯爲主雖設酒漿以漱不以飲故
無獻儀燕以飲爲主有折俎而無飯行一獻之禮
說屨升坐以盡歡此三者之别也饗食於廟燕則

於寢其處亦不同矣攷之諸經諸侯於己臣有燕
而無饗食意者饗食之禮自待賓客外惟施之於
耆老孤子與

膳宰具官饌於寢東○此禮先設君與賓之席獻後乃
設卿大夫之席故具饌之文在設席前大射儀則君
賓卿大夫諸公皆同時先定位故官饌之文在設席
後實皆止一次饌也敖氏因少牢禮有改饌之節遂
謂先具諸官所當饌之物旣設賓席官乃改饌之恐
未然細玩經文官饌二字專指諸臣薦羞而言諸臣
薦羞無論貴賤皆在寢東大射儀官饌不言其處以

在學也餕公薦俎之處兩篇俱空其文尊君也然大射儀云宰胥獻脯醢由左房庶子設折俎升自西階則知君之薦俎餕於東房矣此篇但云士薦脯醢膳宰設折俎升自西階而不言由左房以互見於大射儀也至公食禮宰夫之具餕於東房者尊賓而同於君餕也庶羞自門外入則又食禮之異於燕禮也

設洗篚於阼階東南○若果司宮設之則此經宜云司宮設洗篚下經宜蒙此經而直云尊於東楹之西矣何以此不言司宮而下始言司宮故注云不言其官賤也集說據大射儀以決司宮設洗但彼亦無明文

也洗篚二字不妨連言何必武斷篚爲衍文

左元酒南上○凡設尊之人必面其鼻而設之元酒在左酌酒亦面鼻酌燕禮大射在尊後酌取不背君故元酒於君仍在左於酌者則爲右

在尊南南上○朱子曰謂瓦大在方壺之南耳如疏說則冪正在方壺瓦大之間何得言不雜

無加席也○兩君相見各三重席不待言矣其待異國之臣則食禮有加席而燕禮無加席以食爲聘使而燕則以介爲賓也賓無加席故主君亦無加席即郊特牲所云三獻之介君專席而酢示降尊以就卑是

也饗重於食食有加席饗更可知若飲已臣則大射賓有加席禮重也燕賓無加席禮輕也公則仍有加席矣以賓非外臣也莞筵一重加繅席再重合爲三重注云私禮對公食大射而言也

公降立於阼階之東南南鄉爾卿○公立阼階東南而南鄉對卿則卿初位適直東序而不當東階明矣

賓出立於門外東面○大射辨尊卑故北面燕主歡心仍寓賓主之義故東面敖氏據彼改此亦爲北面泥矣

膳宰請羞於諸公卿者○先君而後臣又膳宰卑於小

臣然則燕禮亦隱寓辨尊卑之義

坐取觚洗○角觚也於此明其爲觚下亦通稱爲爵凡獻酢等曲折之節文不具者按鄉飲大射以意求之

膳宰設折俎○敖氏曰公俎似當用肩賓俎用臂與鄉飲酒禮異

坐絕祭○當以鄉飲酒疏臣在君前不繚祭皆絕祭之說爲正下文云公祭如賓禮祭則皆同祭肺之繚絕則不同勿泥

不啐酒○注云未薦者臣也蓋鄉飲鄉射主賓敵故主人受獻後卽薦此臣代君爲主故未卽薦

主人降自西階阼階下北面拜送爵○獻禮之受爵送爵固皆一拜但臣與君行禮無不再拜稽首者且既下拜矣又何獨不遑再拜稽首之禮乎經不言者可知也集說謂一拜不稽首未然又案下文自酢兩言再拜稽首獻酢禮均則此豈宜獨異又云公答再拜則此一拜受之說亦未然矣

升酌膳酒○凡字之無關義例者古人立文不拘拘然敖氏必以此酒字爲衍何與

媵觚於賓○凡獻以爵者則酬以觶今獻旣辟正主而不用爵則酬亦不用觶矣安可改觚爲觶

主人坐祭遂飲賓辭○注謂辭其代君飲酒不立飲蓋君臣酬酢君立飲而臣坐飲賓以尊君之禮尊代君飲者故辭其坐飲也敖謂欲卽受此觶不敢煩主人之復酌已是不令其飲矣義殊牽强豈有酬而不先自飲者乎下經公酬賓亦立飲可見君當立飲

主人酌膳賓西階上拜○先拜之義依疏急承君勸不敢安暇爲妥

主人拜送爵○授而不奠異於士禮少牢下篇酬尸賓皆然豈此乃大夫以上之酬禮與

坐祭酒遂奠於薦東○代君行酬卽是尊者之賜矣故尊之而祭與先拜之義一也

公命長○注卿大夫之中卿字衍觀大射儀注卿則尊士則卑鄭君之意便明

媵爵者立於洗南西面北上序進盥洗角觶升自西階序進酌散交於楹北○前之序進進而盥洗也後之序進進而酌也故兩言之若如敖氏先者立於西階上以俟後洗者則酌散時肩隨而行安得有交於楹北節次凡相交者必相左吉事皆然經不盡言耳

若君命皆致則序進奠觶於篚阼階下皆再拜稽首公答再拜媵爵者洗象觶升實之序進坐奠於薦南○縣

執角觶待於洗南俟後命也旣得命則先奠觶於篚乃拜命旣拜乃洗象觶禮之次第宜然此經始言序進在奠觶前次言序進在升實後其不在西階上立俟明矣○先酌者西行宜在北後酌者東行宜在南如是乃得相左而交於楹北疏似倒說

公坐取大夫所媵觶興以酬賓○言興以酬則是公執賓階酬之矣敖氏謂公不下席未是

公命小臣辭○下拜臣之常禮而辭之以其爲賓也

易觶洗○朱子曰更易二字註疏說雖詳然於例頗有不合疑本無異義不必强爲分別

反升酌媵觶○媵觶承上有命不易之文而言也此媵字指觶不指尊非衍也觀下文云若媵觶也則降使明

更觶洗升實散○凡旅者不洗此洗者爲更爵也

若有諸公則先卿獻之○獻雖先卿其升席亦必俟射人命之亦與卿序升敖氏謂獻卽先升恐未是

席於阼階西北面東上無加席○同於賓也不設之而待其辭者敖氏謂位近於君是也不言無重席而言無加席者別言之則席同者曰重席異者曰加統言之則重亦名加此經是也

若命長致○上經云若君命皆致此云若命長致作不定之詞似任公之意乃所以優公也若論禮意則初命二人致次命一人致乃隆殺之節宜然

與立於洗南者二人皆再拜稽首送觶○注云以其共勸君掌初媵事也敖云並受君命宜終之指此節事也兩義俱有

胥薦主人於洗北西面○薦主人不於賓酢時者公未獻也不於獻卿時者爵卑於卿也薦於獻大夫時者亦大夫也同爵而先薦者則如注所云尊之也於此經而知主人之爲大夫也益決既是大夫而注云上無位者堂上非本無位也按大射儀注云因辟正主故不薦於上不薦於上則上無其位矣其始也與大夫同立中庭北面之位至從賓升階後則遂定位於洗北非至薦時方易位也集說亦誤

辯獻大夫遂薦之繼賓以西東上○辨獻乃布席布席乃薦之經言卿席設於賓左大夫繼賓以西則賓西無卿與大射禮異孔穎達燕義疏謂小卿在賓西者非主人辨獻大夫方有事安得遽薦之經雖言於辨獻大夫之前實待一一獻訖乃薦主人不過在布大夫之席之先耳

席工於西階上○所主爲燕者或卿或大夫不定故經辯俟其升席後乃以樂樂之禮之序也

主人洗升獻工○凡不洗者不祭下衆工皆祭酒則皆洗可知皆洗皆祭君禮之異者也獻笙同

公又舉奠觶惟公所賜○受賜者無論卿大夫必先以酬賓乃以次而下

樂正由楹內東楹之東告於公乃降復位○注以此爲大樂正位在東縣北而小樂正立於西階東北面自若敖氏以爲此禮止一樂正告後復西階東之位二說不同俟訂

南面坐奠觶右還北面少立坐取觶興坐不祭卒觶奠
之興再拜稽首左還南面坐取觶洗南面反奠於其所
○注疏從觶西往來之說確不可易敖氏謂由觶東
則與經文左右適相反矣日月五星右還亦自北向
西自西向南也天左還亦自南向西自西向北也如
何以右還為自北向東左旋為自南向東耶其以中
庭位為阼階前南北之中而非階間南北之中誤與
鄉飲同阼階前之中庭公立處也臣可立乎
東楹之東請徹俎降公許告於賓○降字似宜在告於
賓下非衍也

賓反入及卿大夫皆說屨升就席○少儀曰凡祭於室
中堂上無跣燕則有之此禮說屨即跣矣然亦未嘗
見膚也深衣連衣裳為之而日短毋見膚則袜衣裳
者制亦可知
對曰諾敢不醉皆反坐○敖氏云既退則司正降而復
位然究以注退立西序端之說為正蓋既為司正則
獻酬時俱當立堂上以察儀迫其受獻乃降復觶南
位獻訖仍升立序端也
士長升拜受觶主人拜送觶○今文觶為觚注不從而
敖從之欲異鄭也其云獻不用觶未知何據惟其欲

護己說遂併上經媵觚於賓之觚亦改為觶以實酬
應用觶獻不用觶之言皆改經以遷就臆見也
乃薦司正與射人一人司士一人執冪二人立於觶南
東上○司正庭長於獻士時而先薦之益可明薦主人
於獻大夫時者亦以爵同也獻司正等仍與士序獻
訖即薦不待辯獻乃薦所以殊之於羣士中其位則
司正正當觶南射人而下以次而西俱北面
主人就旅食之尊而獻之○當依注尊後北面酌向君
之義為長獻之或西南面敖說可從
君射則大射正為司射如鄉射之禮○亦大判言如鄉
射耳其實異者正多即注亦略舉其一二端餘則讀
者以意求之可也大射正敖氏言即上所云射人一
人是也

賓降洗象觶升酌膳坐奠於薦南降拜小臣辭賓升成
拜○前公酬賓而賓升成拜與君行禮之始此賓媵公
而升成拜與君行禮之終
士旅於西階上辯士旅酌卒○旅食已得獻則旅酬宜
及之故注云皆及焉但細玩經文上云士旅於西階
上辯者似專指士故言辯而不言卒至士旅酌卒始
指旅食者言耳

主人洗升自西階獻庶子於阼階上如獻士之禮辯降
洗遂獻左右正與內小臣皆於阼階上如獻庶子之禮
○庶子官燕義有明文不知後儒何故必不信禮記
而以卿大夫士之子當之夫卿大夫士之子苟無其
位未必與燕既有列於位獻當從其爵豈宜在旅食
後注是也惟注以左右正為樂正則未敢深信蓋獻
大小樂正亦不應在旅食後竊疑左右正如宮正等
官與內小臣為一類夫人之官也庶子為世子之官
左右正內小臣為夫人之官故不論爵而最在後獻
之且不與旅存此鄙見俟折衷於賢者

士也有執膳爵者有執散爵者○上媵觶以大夫此則
以士且變文曰執爵禮殺也
降席下奠爵再拜稽首公答拜○古文曰公答再拜注
不從者以此時禮殺止答降席之拜也
執散爵者乃酌行之○此禮無算爵止一爵序酬無兩
爵錯酬之儀
公有命徹冪○蓋在大夫旅畢士初行旅之時
遂升反坐士終旅於上如初○上已言士旅酌亦如之
矣復言此者見士旅時有公命徹冪卿大夫降拜士
暫止爵之事故俟其反坐而後終旅也

寡君君之私也○注訓私為受恩厚彼此俱可通用李
氏心傳謂私之言屬則或晉使聘於邾滕豈有反自
稱其君為私屬之理敖氏同誤
記
賓為苟敬席於阼階之西北面有脀不嚌肺不啐酒其
介為賓○敖氏謂大夫為聘使則燕以主國之大夫為
賓非也如其說則反主為客矣即以聘使為賓亦無
所嫌但無苟敬之席耳苟敬之席在外臣則聘賓也
在本國則諸公也二者之外則無矣若公所與燕者
或卿或大夫自各從其本位耳朱子謂所與燕者雖

不為賓亦當如苟敬恐未然倘有諸公位之於何處
耶不啐酒則亦不告旨矣
羞膳者與執冪者皆士也羞卿者小膳宰也○惟薦則
公以士賓以膳宰以見等差至設折俎則同以膳宰
矣此言羞膳者士而不別言羞賓之人則亦同君而
以士可知下文云凡薦與羞者小膳宰也言凡見自
賓而外卿大夫同豈專指大夫以下乎
升歌鹿鳴下管新宮笙入三成遂合鄉樂○此見納賓
以樂之異於常燕也常燕則工歌鹿鳴之三而笙奏
南陔三詩此則升歌同而堂下所奏之詩所用之器

不同故別言之𣏌周官笙師管笙等皆其所掌則管奏亦屬笙師故笙入承下管之文管指器笙指職一也若謂管新宮後而始入則吹管者何人三成者何詩俱不可通周公時已有新宮其非斯干可知朱公亨叔孫昭子賦新宮則有辭可知故注云小雅逸篇又此無間歌亦異常燕經云遂明不用間之意

有房中之樂○毛公侯芭孫毓皆云有鐘磬王肅謂無鐘磬與注同疏謂祭祀有鐘磬燕禮無鐘磬分別甚精

儀禮管見卷上之六

儀禮管見卷中之一

長洲後學褚寅亮撰
男　鳴巘　鳴嚨　嶰　鳴喈　同校字

大射儀第七○射可以觀德行故聖王重之其重射之義有二選諸侯也擇士也考之禮記射義其曰射者射為諸侯也射中則得為諸侯射不中則不得為諸侯此所謂選諸侯也其曰天子之制諸侯歲獻貢士於天子天子試之於射宮其容體比於禮其節奏比於樂而中多者得與於祭其容體不比於禮其節奏不比於樂而中少者不得與於祭此所謂擇士也又云數與於祭而君有慶數不與於祭而君有讓數有慶而益地數有讓則削地以所貢者之得人與否定其君之賞罰此則於擇士之中而即寓黜陟操縱諸侯之微權也因并令在朝諸臣共有事於射以習禮樂而觀盛德序賓以賢序賓以不侮豈獨在會同時乎至諸侯大射取士則上以貢天子下以助己祭而即於其時令羣臣共習焉故逸詩曰大夫君子凡以庶士小大莫處御於君所以燕以射則燕則譽而射義所云君

臣盡志於射以習禮樂可免流亾之患者也乃論者疑必射中始得與祭卽大臣中容有不得與贊襄者不知擇士助祭不過如後世所謂陪位者耳並無職司非若百執事者之有一定而不可缺若贊玉幣者奉玉齍者奉六牲者之等在朝諸臣各揚其職廢職則有常刑奚待於擇之哉亦安得以擇之哉葢百官衆矣除祭祀有常職外其餘不能一一入廟也於是焉射以擇之令其陪位固非專擇夫所貢之士而諸侯大射亦非專擇夫所欲貢之士也明乎此然後知擇士以助祭與夫駿奔趨

執豆籩之各有司存者固並行而不悖矣然則祭祀有常職者與射否乎曰射人戒公卿大夫射司士戒士射經文明言之矣安得不與特不專爲助祭而擇耳此篇鄭注所云得與祭者葢亦指陪位言敖氏謂諸侯與其羣臣飲酒而習射之禮則仍是燕射而非大射矣

前射三日宰夫戒宰及司馬射人宿視滌○射人宿視滌與下經樂人宿縣文法同俱射前一夕但視滌則此時卽預命之故蒙上戒文敖氏合宰司馬射人爲句謂總戒三官視滌舛矣夫溉器掃除射宮何必煩宰司馬乎疏謂宿視滌又在三日之先一夕亦未然

司馬命量人量侯道與所設乏以貍步大侯九十參七十干五十設乏各去其侯西十北十○畿內諸侯大射張熊豹二侯畿外諸侯大射張熊參干三侯舊說確不可易敖氏據周官而疑儀禮謂畿外諸侯亦射二侯因曰作經有先後禮制有隆殺所以異也如是則令畿外諸侯忽二忽三何所適從耶又言畿內安得有諸侯之國夫列官王朝則爲卿大夫在其封邑卽爲國君如鄭亦在畿內也非諸侯而何

大侯之崇見鵠於參參見鵠於干○陳氏祥道曰鄭衆馬融王肅以正在鵠內賈逵以鵠在正內說皆無據要之大射之侯棲鵠賓射之侯設正燕射之侯畫獸此其別也

笙磬西面其南笙鐘其南鑮皆南陳○東爲陽中萬物以生故東方曰笙鐘笙磬西爲陰中萬物以成故西方言其成功曰頌鐘頌磬聖人取名之義精矣因其在東故以之應笙震爲竹也因其在西故以之應歌兌爲言也因又名歌鐘磬之鼓與股皆就一面言葢磬如句股形其不鼓者謂之股其鼓處謂之鼓股短而濶其長二其濶一鼓長而狹其長視股一而有半

其博則三分股之二其股與鼓之厚則各得鼓博三分之一其方積則均故縣之而無欹側敖氏分股鼓爲兩面誤鎛大於編鍾而小於特縣之鍾葢特縣鍾中又自有大小也並非小於編鍾

建鼓在阼階西南鼓應鼙在其東南鼓○集說云以君當於阼階東南揖卿大夫且主人位亦在洗北皆當鎛之南故移以辟之此視疏更詳明

一建鼓在西階之東南面○注云君於其臣備三面耳此卽降尊就卑之義階閒之縣何妨於射而必徹之乎且賓射亦軒縣又何獨不徹乎

又尊於大侯之乏東北兩壺獻酒○敖氏以此尊侯時而設并獻三侯獲者與巾車隸僕人等與注異今細按乏東北似止有二尊無四尊也說可從祭侯而神之不妨用鬱鬯獻酒獻字依鄭讀爲是

小臣設公席於阼階上西鄉司宮設賓席於戸西南面有加席卿席賓東東上小卿賓西東上大夫繼而東上若有東面者則北上席工於西階之東東上諸公阼階西北面東上○燕禮至獻卿後始云司宮兼卷重席設於賓左而於設公賓席下無設卿大夫席文故彼注云席自房來此禮於設賓席後卽繼以卿席賓東云云至獻卿後復云司宮兼卷重席設於賓左明此時席雖未設已先定其位故注云樹之於位後見兩禮微異也敖氏俟時而設之說存參有加席專指賓不兼公葢對燕禮賓無加席而言若公與已臣燕而有加席不待言矣注以命於其君者爲小卿所以別於天子命卿也集說言中大夫爲小卿非是卿可通稱大夫大夫不得稱卿經文大夫繼而東上蒙小卿在賓西文極明不必於繼而下添西字

官饌○射宮無寢故以其饌所而不言

公升卽位於席○燕射朝服記言之大射所服經無文據天子大射與享先公同鷩冕則五等諸侯亦各服

其祭宗廟之冕服也

小臣師從者在東堂下南面西上○司士職有太僕從者其屬也此從者小臣之屬也

交於楹北降○燕禮及此注俱云往來以右爲上各居右卽相左矣故凡往來相交通例無論堂上堂下經或言相左或不言相左俱無有不相左者其向西者必在北向東者必在南向南者必在西向北者必在東自不至履錯然矣賈氏此經疏及鄉射司馬司射相交疏甚明燕禮疏誤集說言經不言相左者俱相

之故以此爲退者在東進者在西則尤非經於往來
相交之儀無二例惟凶事則變於吉而相右故鄭注
既夕禮云吉事交相左凶事交相右如敖說則混吉
於凶矣可乎
公坐奠觶答拜○上經公於媵爵者或言答拜或言答
再拜則皆再拜可知不言再省文耳此經公答賓亦
同疏謂大射辨尊卑故公答一拜恐未然
不嚌肺○不嚌肺則不啐酒可知卿禮貶於賓
坐授瑟乃降○注謂立於西縣北者取近其事敖氏云
西方太遠矣

乃歌鹿鳴三終○止歌鹿鳴一詩而三遍也鄉射記歌
騶虞若采蘋皆五終亦止歌其一而五遍也故注依
經解之若謂兼歌四牡皇華則鄉射記之騶虞五終
果何詩乎其謬顯然
主人洗升實爵獻工○此亦每人爲之洗爵敖云褫也
太師及少師上工皆降立於鼓北羣工陪其後○自堂
而降則立於西縣北自西而東則坐於東縣北皆在
縣北也安有立於縣中鏄南鼓北之理如敖氏所云
則鏄南鼓北餘地無幾焉能容兩列之位至謂歌工
降而下管其誤尤不待言

擯者遂爲司正○擯者卽大射正也鄉射司正至射時
轉爲司馬諸侯更有司馬正司馬師等官故司正始
終不變其職下文司射亦以大射正爲之故敖氏謂
諸侯之大射正二人
遂告曰大夫與大夫士御於大夫○敖氏以此爲堂上
爲耦之法告公似較注告選三耦之義爲長葢三耦
以士爲之而所貢之士容與其中故司射誘射有教
之之意未必以大夫爲也且此時大夫已就席矣下
比三耦而不著大夫降文可見三耦之爲士也
工人士與梓人升自北階兩楹之間疏數容弓若丹若

墨度尺而午射正涖之○工人士與梓人非內官北堂
下恐無其位注侯考一縱一橫曰午縱畫爲射者兩
足間之界橫畫爲射者兩足立處卽距隨也二物皆
然疏數容弓乃指二物橫畫兩端中間空地言容六
尺則司馬往來不礙矣敖氏指爲縱畫相去之數不
太偪乎射正疑卽司射畫物以前尚仍本官之稱至
西面誓耦則改稱司射猶擯者之改爲司正也
遂命三耦取弓矢於次○注謂取弓矢不拾者次中隱
蔽處葢言非不拾也拾而人不見之故不著其文
卒射北面揖○誘射者南面而射卽南面揖亦可而必

北面者鄭謂不背卿是也如敖說則三耦射時上射
不履君物何以亦北面揖
司馬師命負侯者執旌以負侯○命時立位宜在西階
前南北之中大射在郊學中以間獲以旌敖氏欲與
注異而并違經
上射在左○鄉射耦東行上射在左則居北此耦西行
上射在左則居南及階則上射總在西
適次釋弓說決拾襲反位○上云適次下云反位其位
蓋近於次然在次外非即次中也下經大夫立於三
耦之南諸公卿繼三耦以南俱次外之位三耦最北

其南諸公卿其南大夫也又言諸公卿取弓矢於次
中明從次外而入若先在次中則經不言於次中矣
又經於三耦之拾取矢而退也曰釋弓矢於次說決
拾襲反位於諸公卿之卒射也文亦同益可決次自
次而位自位矣敖氏以三耦及公卿大夫士俱於次
中有所立之位不知設次止以隱蔽袒襲且以委弓
矢楅等豈有位乎自此一誤凡遇射者於入次出次
之節無不誤矣
負侯者許諾如初去侯○每侯負侯者獲者固各有一
人矣然獲者常居於乏負侯者則去侯而之乏自乏

而適侯各司其事似未可謂之代前經云授獲者退
立於西方獲者與共而俟此不相代之明證又注謂
參干無代以服不官止一人耳然亦可使徒爲之似
三侯皆有二人之說爲長如初言其聲之宮商同耳
其實此時則以宮趨直南至乏西又諾以商
大夫從之降適次立於三耦之南西面北上○疏以適
次爲過之而向堂東最分明敖氏誤認此經遂失位
在次中之說
且左還毋周反面揖○上射本東面下射本西面惟還
時稍背至本位則各如初故云反面且見毋周之義

也鄉射左還而周故直云東面揖
揖以耦左還上射於左○上射位在北下射位在南而
禮同也但鄉射位在楅西從楅向西則北爲右故云
上射於右大射次在楅東從楅向東則北爲左故云
上射於左敖氏乃改於右左字爲右字謂與鄉射同
亦昧於東西之別矣
一小射正授弓拂弓○小射正授大射正大射正執之
以從經文甚明何必改授爲受
先待於物北北一笴東面立○司馬適物間時必不由
此所空一笴之地當以注不敢與君並立之說爲正

還右乃降○右還者我自右而還也還右者還人之右
也有彼我之分君立下物南鄉其西為右司馬從物
問向南出而東過以繞其後是還其右也故注云猶
出於下射之南還其後同義也疏未甚分明若敖氏
云來由物北去適物右則何以謂之還
大射正執弓皆以從於物○射時司正無事故於公之
射舍司正而執弓以從公
公既發大射正受弓而俟拾發以將乘矢○君尊故於
其射也事事不同鄉射記云上射既發挾弓矢而後
下射射拾發以將乘矢拾發在上射發之後此拾發

在公既發之後兩處立文迥別安得亦以此為上射
先發
諸公卿取弓矢於次中○上經言諸公卿適次繼三耦
以南至此始言取弓矢於次中則射位在次外明矣
賓諸公卿大夫之矢皆異束之以茅卒正坐左右撫之
○小臣於委矢時即束之鄉射言兼束專指一大夫
乘矢言此云異束則每人為束也束卒司馬正乃就
而坐撫焉得以卒字為衍
東面坐坐兼歛算實於左手○敖氏云坐字衍鄉射無
之此可從

三耦及衆射者皆升飲射爵於西階上○鄉射之三耦
及衆射者先止於堂西及飲射爵乃進立於射位此
則射畢而即己立於次北之位故不言進立也
小射正作升飲射爵者○司射既命其升飲之儀小射
正乃作其升飲異人為之亦諸侯官多也
若諸公卿大夫之耦不勝○經無諸公卿不與士為耦
之明文則安得衍此三字
兩獻酒○司馬正司馬師各酌一壺故有兩
司馬正西面拜送爵反位○下經立卒爵注云不拜既
爵司馬正己反位似與此注獻服不之徒乃反位相

抵牾不如敖氏既拜送而反位是後則司馬師代之
行禮之說為長
獲者適右个薦俎從之○獲者祭侯所設薦俎當如侯
北面之位薦南而俎北注云薦俎之設如於北面人
焉是也
二手祭酒○亦為代侯祭酒向自身而反注於內也必
二手者散大容五升一手難反注
司馬師受虛爵洗獻隸僕人與巾車獲者皆如大侯之
禮○此獲者祭參干二侯隸僕人等則無所祭云皆如
大侯之禮實不盡如也

司射先反位○此時三耦尚未拾取矢注挾矢二字衍
也
小射正作取矢如初○此句似宜在三耦拾取矢如初
之上敖氏竟以爲衍未然
諸公卿大夫皆降如初位與耦入於次○先言如初位
後言入於次位之在次外也益明
若士與大夫爲耦士東面大夫西面大夫進坐說矢束
○大夫爲下射也亦西面說之不北面
反位諸公卿升就席○與反位之大夫同升也其義己
明不必更添大夫二字

公又舉奠觶唯公所賜○前媵三觶公舉其二餘其一
至射畢旅大夫公乃舉之
乃薦司正與射人於觶南北面東上司正爲上○以齒
受獻薦則先士於獻示同於薦示異也鄭於上經司
射指爲射人此經注云射人小射正然則司射蓋小
射正矣但据燕禮大射正爲司射則此似不應以小
射正爲之故敖氏謂亦大射正或燕射異於大射與
祝史小臣師亦就其位而薦之○史小史也太史先己
獻之薦之矣疏失檢
受賜爵與授執散爵者○不言爵可知也何必添人

公入驁○敖氏總誤認射在路寢故以爲降入於內不
知諸侯路寢之庭不能容九十弓之侯道也○此篇
無記見於鄉射篇矣

儀禮管見卷中之一

儀禮管見卷中之二

長洲後學褚寅亮撰

男 鳴皦 鳴蘸 出嗣鳴喈 同校字

聘禮第八

宰命司馬戒衆介衆介皆逆命不辭○宰命司馬戒之與君親命有別且既不辭似可不再拜稽首

史讀書展幣宰執書告備具於君○史與卿大夫同在幕東西面故展畢即以書授宰如在幕西則必越幕而授宰矣宜從注若賈人撫幣自在幕西東面也

賓朝服釋幣於禰○釋幣禮輕即孤爲聘使亦朝服

制元纁束○朝貢禮云純四只制丈八尺鄭以古三三積畫三誤當爲三三只則二尺三寸也此與廣二尺二寸長二丈不同者或制幣之度異於常幣與

又入取幣降○視爲取幣而入主人無事不入矣注是也此與陰厭之禮有別

取圭垂繅○疏謂繅有二種一是木爲中幹以韋衣之奠玉於上一是絢組所以繫玉於韋板乃有屈垂之節分析本細然云繫玉於上則仍相須爲用非判然二物矣故總名曰藉但經文各有所指此經垂繅屈繅指其絢組而言也覲禮奠圭繅上指其韋板而言也疏恐人誤認注中藉玉之文故言鄭和合解之以圓其義後儒紛紛辨詰殊可不必

受享束帛加璧受夫人之聘璋享元纁束帛加璧○享夫人而曰元纁束帛則是享君束帛必與元纁異色矣但未知果用韎色緇否耳

舍於郊斂旜○下經云使者歸及郊請反命朝服載旜敖氏以爲歸及郊而衣朝服則出及郊而說朝服可知何故於此經與注立異

奠幣○奠而不授不敢必其許示謙也集說謂賤不敢

授此是君幣烏可以執贄相見之禮例之假道之幣想亦玉馬兼有與享禮略同但晉用垂棘之璧屈產之乘則以尤物誘貪夫耳

餼之以其禮上賓太牢積唯芻禾介皆有餼○此視主國禮稍殺故李氏如圭云賓太牢則介不得用太牢也積唯芻禾則無米可見但所無者門外米車耳若庭中筥米則仍有也至敖氏云上賓有積上介以下未必有則非葢經文兩餼字訓作饋義以有生牲故即謂饋曰餼實兼積在內否則介以下之人馬可不須芻禾耶云介皆有見不別上介衆介

史讀書○注云北面向賓讀也敖云東面未是
朝服無主無執也○空習其授受之儀而不執玉帛朝
服以肄而始服則道路深衣可知不當如敖氏卿大
夫朝服士元端之說
展夫人之聘享亦如之賈人告於上介上介告於賓有
司展羣幣以告○如之者如上圭則拭之展之璧則拭
展而會幣加於左皮也不兼上介覿之在內蓋君之
聘享上介覿之夫人聘享上介不覿俟賈人告而轉
告於賓羣幣則有司自展而直告於賓差降之義也
若上介既覿賈人何必再告之宜遵注告則必易其

所立之向亦注義爲長羣幣注謂私覿及大夫者敖
氏以記文幣之所及者明之最是疏似遺却君之問
幣一項
賓至於近郊張旜君使下大夫請行反君使卿朝服用
束帛勞○尚未勞賓如何先以請行速之依注問所之
之說爲得問而告其故乃始勞亦事之節次也
上介出請○注凡有來者與皆出請入告與字連上讀
乃起下語辭朱子疑其誤非誤也
勞者再拜稽首受幣賓再拜稽首送幣○授受之所經
無明文敖氏謂受當門中南面賓北面授亦無所據

注云受送拜皆北面受送一讀拜皆北面爲句言受
者送者拜皆北面也疏將受送拜專貼賓說作三節
看故疑授誤爲受不知注實兼賓大夫而專指拜言
勞者揖皮出○公食大夫禮賓北面揖執庭實以出彼
是主君之禮物故北面此勞者不必北面也從注東
面爲是
其實棗蒸栗擇兼執之以進賓受棗大夫二手授栗○
授受之法左右各執一物者先將右手之物授人受
者以兩手受旋亦以右手執之授者乃以兩手授左
手所執者受者以左手受之先所受後所授必兩手

者所謂授受不游手也經云二手授栗則是右手先
授棗然後二手授栗注疏極明敖氏故生異說士虞
禮主婦自取兩籩棗栗設於會南棗在西何妨右手
執者設於西左手執者設於東耶未可據以難注
大夫帥至於館卿致館賓迎再拜卿致命賓再拜稽首
卿退賓送再拜○賓居是館方可設飧故帥至後乃致
館與飧注云以上卿禮致之則有束帛也又周官司
儀諸公之臣相爲國客致館如郊勞之儀鄭於郊勞
注云勞用束帛於致館注云如郊勞也不儐耳亦明
主國有束帛賓特不儐使耳乃疏誤會彼注故於此

經疏則云以上卿禮有束帛可知於司儀疏則云聘禮致館無束帛賓亦無儐兩處互異此是而彼非也疏又云諸侯遣使聘王國致館用束帛而無儐則更誤夫諸侯來朝天子賜舍無幣而諸侯尚儐之以束帛乘馬敬天子之使也豈天子反加厚於陪臣而致館有幣陪臣竟傲然受之不儐王使乎禮經雖無明文以理揆之王之賜舍亦如侯氏無幣而陪臣則不敢儐王使以辟其君也卿致命未有不入門者賓受幣再拜稽首亦當如郊勞受幣之節敖氏謂致館在門外而無幣非致館設飧本一節事經云致命命兼

館與飧言細玩注意亦非專以致命爲致飧其云卿不俟設飧之畢以不用束帛故者意謂卿致命已訖又不必俟設飧畢後將幣以致故可先退也疏云致館兼致飧致館有束帛致飧空以辭無束帛此解注意最明

衆介皆少牢○少牢上牲爲羊下牲爲豕彼少牢饋食是臣禮故上牲一鼎而腸胃從之下牲豕與膚爲二鼎玉藻及此經是人君禮故上牲羊與腸胃爲二鼎而下牲止一鼎以此示別豈可混而同之所以然者特牲無羊止三鼎少牢有羊以體與腸胃分爲二故五鼎大夫雖得用少牢而不敢純同人君朔月之食故以豕之膚代羊之腸胃也若此則正應用諸侯禮矣疏牛人食與祭異之說尚未得禮意歸饔餼盛禮而士介無堂上之饌此亦宜無注所云侯訂

卿爲上擯大夫爲承擯士爲紹擯○擯者之數與其所立之位出入之儀鄭據周官大行人天子接諸侯之禮以推之於諸侯接聘賓之禮雖無明文可徵亦略得其概矣敖氏盡闢前說獨創新論竊所不取又謂諸擯皆在門內從公上擯出納賓時承擯紹擯皆立於門東北面尤屬臆撰夫聘異於朝者惟旅擯而不

傳擯公迎賓在大門內耳至擯介位向未必大異也注謂末介末擯旁相去三丈六尺云旁者非東西正相去蓋自末擯直西至末介北東西相去三丈六尺末介東至末擯南亦然其南北相去之數諒不甚遠太遠則傳命時接語難聞矣若旅擯則上擯至末擯南賓迤末介北東西正對相去三丈六尺也

每門每曲揖○天子諸侯廟制朱子於中庸或問用孫毓之說而曲暢之最爲詳核賈疏雖分昭穆爲東西然太祖與羣廟並爲一列亦未審若集說謂太祖之廟最東高祖而下以次而西則所謂序昭穆之義何

在且苟遇升祔四親廟俱當動移所謂祔以其班之
義又何在是兩誤也至所云天子每廟皆有五門諸
侯每廟俱有三門並如朝制尤屬無稽
賓立接西塾○注云東上舉上擯以該承擯紹擯也凡
立同向者尊卑不敵則尊者稍在前故又云少進於
士
賈人東面坐啟櫝取圭垂繅不起而授上介上介不襲
執圭屈繅授賓賓襲執圭○當旅擯時賓北面介東面
不同向至廟門外立接西塾時賓轉而東面介轉而
北面面位雖改仍不同向北面者西上上介最西賈

人在賓南偪近上介故可坐而授圭而上介仍北面
受之介授圭而西面者重圭故雖非行禮而亦訝授
也注疏俱是曲禮云執玉其有藉者則裼無藉者則
襲注謂裼襲文質相變有繅為文裼見美亦文無繅
為質襲充美亦質圭璋特而襲璧琮加束帛而裼亦
是也本兼垂繅屈繅及行聘行享兩節事言故熊氏
云上明賓介二人為裼襲指垂繅屈繅而言也下明
賓主各自為裼襲指行聘行享而言也說最分曉紛
紛辨難可息矣大射之襲對袒而言卽平時裼也喪
禮亦然但無裼衣耳此襲則對裼而言其義各別衣

服之制賈疏極明遇不服裘時則以中衣代裼衣以
無美可見也中衣之外卽是上服袒上衣衿前卽謂
之裼若服裘則無中衣有裼衣觀賈疏則一應葛藤
之說不辨自明孔穎達曲禮疏謂裼衣之外有襲衣
襲衣之外有上服則多一重衣矣非也
公當楣再拜○當者面向之也葢在楣下少南初時卽
西面立於此至拜時乃還而北面
賓三退負序○退卽避也注意以賓將進授圭故經不
云避而云退以對下立文非謂禮節與周官異疏卻
誤會

公側襲受玉於中堂與東楹之間○集說以四分楹間
一在東約之不如卽推以君行一臣行二之語三分
楹間一在東其義尤的
擯者出請○賓始至竟未知其所以來之故也故使士
請事至道之入竟知為聘來矣然至近郊又使下大
夫問其所之之國及行聘之朝訝賓於大門外矣擯
者又出請事葢明知其行聘禮而不敢晏然直受以
為聘已也謙之至也正聘已行至於將享擯者又出
請焉至享禮既終明知其公事畢矣而擯者又出請
事葢不敢逆料為賓必無事而遽行醴賓之禮謙之

至也至私覿己行眞無事矣然猶未敢必賓請事已
竟也而復請焉必賓告事畢公乃出送此則謙而又
謙者也比前後而觀之可以識禮意矣
皮如入右首而東○執皮與執贄左右首異一生一死
也雉象生昏禮亦象生故皆左首敖氏改此經右首
爲左首以遷就西上之說不可從下執上介皮同
請禮賓○冠禮昏禮注讀醴爲禮者從此經也敖氏力
欲異鄭故於冠禮昏禮從經文而此則讀禮爲醴
公出迎賓以入○前是賓行禮此是主君行禮於賓愈
致謙敬故出迎注意如此疏公禮私禮之說尚未盡

公東南鄉外拂几三卒振袂中攝之○拂時猶宰夫奉
至振袂後公乃中攝之
公壹拜送賓以几辟○公尊故自行拜送之常而賓答
則再拜稽首注於此經云辟位逡巡於上三退云三
逡巡可見其儀節不異也
宰夫實觶以醴○冠昏及此禮主人俱不自酌豈用醴
當人爲酌與又三禮皆不設洗皆無洗觶之文豈人
爲代酌故不洗與然冠禮醴子贊者洗於房中豈醴
子洗而醴賓反不洗與抑文不具與宰夫授几酌醴
皆自下升疏謂以賤略其升降是也又案公食大夫

禮宰夫立於東夾北或者在側階升降故不言與
降筵北面以柶兼諸觶尚擸坐啐醴○祭時一手執觶
一手執柶啐時乃并觶於柶兩手奉之以啐疏甚明
敖氏謂以右手兼執觶柶不識脫空左手何用說文
云擸理持也葢下奉觶而上持柶也
建柶北面奠於薦東○酒卒爵而醴不卒爵故注云糟
醴不卒坊本誤卒爲啐
賓降也○注謂不敢當盛盛指再拜言敖謂不敢安受
尊者之拜辟之而降然則授几拜時何以不降
從者訝受馬○敖氏以從者爲[illegible]之私臣亦可從公食

禮同
賓覿○上已言辭請禮賓矣醴後不必再請注是也
二人贊○注云賈人之屬言如賈人之等庶人在官執
役者耳非即指賈人
委皮南面○釋辭後乃委皮禮之序也無辭未釋而先
委皮之理其請受也委皮者南面而左手執前足其
復入也隨介執皮者北面而右手執前足必云南面
見皮之東首也以非行禮故變於陳庭實之儀不北
首
上介奉幣○下經明云北面授幣敖氏於此經乃曰奠

幣而不敢授示遠下於賓未詳
介振幣自皮西進北面授幣○是時公立於中庭西面
如敖氏所云北行將至中庭與公稍相當乃東行及
公左而北面則是對公之面而行相去無幾矣注說
爲長賓私覿時反還負序振幣進授亦先自西徂東
當東楹稍西然後北行也
宰自公左受幣○此亦鄭不側受之義爲長觀下宰夫
受士介幣之注更明
賓固辭○以下經士私面而賓辭例之注謂固衍字無
疑敖云一辭而得請亦可謂之固則固辭與禮辭何

別
士三人東上坐取幣立○公拜訖主國之士卽取所奠
之幣立俟擯者之來乃授於宰夫故注云俟擯者執
上幣來也
宰夫受幣於中庭以東執幣者序從之○先受上擯所
執之幣三人乃從立處序至中庭而授幣於宰夫
及大門內公問君○此時之位注以始入門之位言之
明賓介皆北面也敖氏云賓東面公西面問之存備
一說
君使卿韋弁○不可混韋弁爲爵弁說見士冠禮

飪一牢○熟食不可久停故腥有多寡而飪皆壹牢
膷臐膮句蓋句陪牛羊豕句○庶羞應在豆豆有蓋此
雖名陪鼎實用蓋不用扃鼏敖以蓋爲發語辭
皆二以並東上韭菹其南醓醢屈○敖氏謂醓醢西昌
本昌北麋臡麋臡西菁菹菁南鹿臡鹿臡西茆菹茆北麇
臡其次較疏爲長疏於兩夾陳豆之次亦誤屈小曲
折也緈大曲折也物止兩種相間而雜謂之錯疏謂
屈者勾而屈陳之緈者直屈陳之不爲勾意尚未顯
八壺設於西序北上二以並南陳○注謂稻粱二種各
四壺疏以與夫人歸禮異解之最的集說謂兼有黍

酒存備一說但旣有黍酒則陳法宜稻二壺在北黍
四壺次之粱二壺在南如夫人歸禮之次
餼於東方亦如之西北上○言西北上者明陳則於東
墉下而位次與西夾同也○敖氏强以飪尊而腥卑
又强以堂上之餼配飪兩夾之餼配腥太鑿
醯醢百甕夾碑十以爲列醯在東○穀陽肉陰而分東
西注義甚精何取尊卑爲義乎凡經於所尊之物卽
明指其物之位經云醯在東如論尊卑亦醯爲尊矣
餼二牢陳於門西北面東上○飪腥餼饋賓者也故俱
陳於門內米禾薪芻以給隨從廝役及飼馬炊爨用

也故俱陳於門外各從其等也門外地寬矣豈不足
容陳飪而陳於門內之謂乎
米百筥筥半斛設於中庭○經凡言中庭者南北之中
也言階間者東西之中也燕禮大射司正立位及士
喪禮置重之中庭則既在東西之中又在南北之中
與此中庭同也敖氏以碑在庭之正中心如是則米
筥之設正當碑處矣故遷就其辭而曰東西之中
東陳○東陳者宜向西西陳者宜向東注云北輈則似
無東西之別矣容訂

至於階讓大夫先升一等○主人第三讓賓遂不辭而
先升主讓三而賓讓二故注云不成三又言今使者
三讓則是四讓也者明其必不然是駁古文三讓之
文見所以不從之故賈疏可疑
受幣堂中西北面○宜亦三分楹間一在西
賓降堂受老束錦大夫止○敖氏謂降堂辟君禮是也
鄉飲酒主人爲太師洗而賓尚降況此禮爲已洗而
何以不降乎細思終以注餘尊之說爲優
宰夫朝服牽牛以致之○宰夫在門外之西必以身牽
牛近東致命此注西上恐是東上之訛
及廟門大夫揖入○注云省內事既而俟於宁案詩齊
風俟我於著乎而傳曰門屏之間曰著爾雅釋宮門
屏之間謂之宁孫炎曰著與宁音義同然則卿大夫
士門屏之間亦得通稱宁矣大夫塞門以簾不以屏
然其處即門屏之間也
入門右大夫辭賓遂左庭實設揖讓如初○注謂大夫
階下辭之似太遠敖謂中庭辭之是也揖讓如初注
謂大夫至中庭旋並行必俟賓入始從階下至中庭
與之並行亦嫌自尊敖謂主人至入門右之位揖賓
皆行理亦較勝大夫不俟奠幣而先辭賓亦不果奠
幣而遂左以本非降等之客也

君使大夫各以其爵爲之受如主人受幣禮不拜○云
如主人受幣禮則凡出迎揖讓之節皆如親受之儀
矣特不拜耳所謂拜即上經聽命後降階西再拜稽
首升成拜是也此則不可代之故不拜敖氏謂并揖
讓之節亦無未然
堂上籩豆六○敖氏謂籩豆俱用朝事者而去其末之
二故有麷蕡等說可從注臣設於戶東臣字疑衍
上介四豆四籩四壺○注云無稻酒蓋從上去之也若
從下去之則宜無黍酒蓋黍酒之品下於稻粱美者
在外故稻粱夾黍而陳今欲異鄭而去下品宜去黍

矣乃云無粱酒是又不得其緒也
衆介皆少牢米六筐○不在數之多少而在品之衆寡
故大夫餼上賓上介無稻餼士介又無粱也當從注
賓介皆明日拜於朝○上介亦拜羞與俶獻及饗食經
因言賓拜而連及之不必疑爲失次
賓皮弁襲迎於外門外不拜○敖氏謂禮不主於已故
不拜則是慢君事矣從注不純爲主之說乃得禮意
賓自碑內聽命○不云階間而云碑內近碑可知大夫
在楹北而賓自碑內聽命則碑如堂深益信矣若碑
在中庭賓立其北相去太遠恐聽而弗聞也注云聽

命於下敬也勝敖氏君命不主於已之說遠甚
自左南面受圭退負右房而立○固同若鄉君前並受
之節亦以非正行禮故位可如此大夫之廟而有右
房則士亦有可知疏以此爲正客館蓋欲迴護注意
而爲之辭卽云客館亦因其本宜有者而制之也
賓降自碑內東面授上介於阼階東○必言自碑內者
見由西階降也
賓裼迎大夫賄用束紡禮玉束帛乘皮皆如還玉禮○
束紡所以遺之禮玉所以報之兩事實一節事也無
用出而再迎束帛乘皮卽庭實如何言不用庭實敖

氏偵誤
公館賓賓辟上介聽命○館賓無接見禮故公車至廟
門外方下注是也偏駕不入王門君車何妨入臣外
門乎聽命與相拜禮意各別注以爲於廟門中西面
敖氏以爲在廟門外之東塾少南敖氏可從
公退賓從請命於朝公辭賓退○此之請命卽周官之
拜辱也質言之則曰拜辱謙不敢斥言則謂之請命
何異之有敖氏以爲欲親受君命不知前上介聽命
後已一一達於賓矣如再請是若爲弗聞也可乎辭
而卽退者拜則嫌於敵者往來之禮故以從命不拜

爲敬
舍於郊公使卿贈如覿幣○至此始贈賓見前之束紡
專遺聘君
及郊請反命朝服載旜禳乃入○反命必請小心畏忌
之衷也入必禳懼災避禍之意也俱可不行而必行
之昭其愼也敖氏謂及郊乃載旜者出時受命至此
而斂歸時反命至此而載亦其節也知此則知朝服
說舍之節矣何於上舍於郊注而有異論耶又於及
郊始朝服亦見在道服深衣也
乃入陳幣於朝西上上賓之公幣私幣皆陳上介公幣

陳他介皆否○入字連下讀敖氏以乃入爲句非西上
敖氏云賓公幣在西私幣次而東上介幣又次之三
者又以所得先後爲序是也
東帛各加其庭實皮左○既云東帛各加其庭實而又
云皮左則別在東帛之左明矣敖氏謂加於其上此
但欲異鄭而不細玩經文也
某君受幣於某宫○惟本國之臣則稱太廟若於他國
彼雖受之太廟亦可稱其宫名不得據此辭而遂謂
諸侯必不受於太廟
若有獻則曰某君之賜也○此所獻乃公幣外加賜之

物必欲實指爲何次所賜則鑿矣遺聘君者曰賄賓
歸及郊而餽之者曰贈經文甚明左氏傳云厚賄之
亦以秦君能用君子故重其報禮非賄聘使也賓旣
無賄安得有賄中加厚之物
君答拜勞士介亦如之○於使者言答再拜於上介不
言答再拜而言答拜則一拜可知於士言亦如之則
旅答一拜可知注皆依經立訓敖氏謂君答士介皆
再拜是欲破注而先倍經矣上士介覿而主君答再
拜以其爲介也
席於阼薦脯醢三獻○雖備三獻之禮其實惟主人獻
時拜耳敖謂亞獻三獻亦拜非注云酢主人者祝取
爵酌以無尸故主人自酢祝爲酌也言每獻奠輒取
爵酌者指亞獻三獻者之自酢也又云主人自酢也
句似贅張氏爾岐言當以輒取爵酌主人爲句自酢
也爲句言室老士酌主人因自酢也如此則頗似特
牲少牢致爵主人之意亦通亞獻三獻自酢之位集
說謂於西階上未知然否
行酬乃出○歸而告反禮之常也與飲至禮各別子重
伐吳歸而飲至乃自誇其功耳
不筵几○君薨則廟皆無主故不受於廟而於殯宫

遭喪將命於大夫主人長衣練冠以受○照注兼夫人
世子喪在內爲賅執玉不麻故權制此服敖氏謂夫
人世子喪皮弁服以受如是則與吉時何異
赴者未至則哭於巷衰於館受禮不受饗食○按奔喪
曰諸臣在他國爲位而哭謂已赴主君故得爲位而
哭此赴旣未至則哭不於館又安得爲位受禮於館
亦以赴未至也
赴者至則衰而出○諸侯五月而葬同盟至敖氏謂赴
者遷延侯聘後始赴恐緩不及事矣上經云侯間容
主國有事行禮稍稽赴後中間或因他事而出斯可

服衰經意言未赴時止衰於館非欲赴者遷延之謂
與介入北鄉哭出袒括髮入門右即位踊○復命不得
親見君因鄉前哭尚非行奔喪禮故不就朝夕哭位
哭訖始行奔喪禮出袒括髮以下是也注深得人臣
忠愛惻怛之隱敖氏謂復命後不哭出而復入乃哭
雖曰忍之須臾恐無此情理葢誤解入爲入門耳

賓入竟而死遂也主人爲之具而殯○權殯於館也若
死於侯閒之後須以棺造朝斂之而已行事後乃權
殯士介賤直斂而不殯

小聘曰問不享有獻不及夫人○物薄故不云享而云

獻

記

久無事則聘焉○周制天子聘於諸侯諸侯聘於天子
及自相聘問爲期各異而又各有有常期無常期之
別天子聘諸侯則周官大宗伯所云以脤膰之禮親
兄弟之國以賀慶之禮親異姓之國大行人所云間
問以諭諸侯之志歸脤以交諸侯之福賀慶以贊諸
侯之喜致禬以補諸侯之烖及下文歲徧存三歲徧
頫五歲徧省等是也間問即存頫等有常期其脤膰
等無常期矣諸侯聘天子則大宗伯所云時聘曰問
殷頫曰視大行人所云時聘以結諸侯之好殷頫以
除邦國之慝是也殷頫有常期天子即位以至巡狩
十二年間於元年七年十一年三次行之以此三年
止一服朝餘五服不朝者各遣人來聘殷盛也衆也
言聘者衆而禮又盛也此固有常期時聘者遇天子
有事來而無事否不在殷聘之數葢無常期矣其諸
侯自相聘則大行人所云凡諸侯之邦交歲相問也
殷相聘也聘義所云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此記
所云久無事則聘焉是也歲相問即小聘有常期所
謂殷聘有二一則三年大聘有常期一則或有言或

久無事而聘無常期其儀物同大聘故亦謂之殷也
經未明言久無事之聘故記特補之然則比年三年
乃周公所制邦交之禮非行於天子之禮也王制則
指諸侯之於天子故鄭君據左傳辨之謂爲晉文霸
時所制葢以其廢元年七年十一年之期而以列國
邦交之禮行之於王朝耳所以然者原其心以天子
既不巡狩難以十二年爲準也然乃夷王室於列國
名尊周而實卑之即此一端其譎而不正可見後人
未嘗深究其故而疑邦交亦無比年三年之禮因并
疑王制注與聘義注互異不得不詳論之

容將歸使大夫以其束帛反命於館明日君館之○以其束帛卽前束帛加書者也注言既報館之書問尚疾者言客若未定行期而卽報則其書稽留於客所矣故俟還玉後報之疏誤會注乃有客事之說

遂見宰問幾月之資○朱子曰上言與卿圖事固已知所之矣此但計度費之多寡耳注未是

使者既受行日朝同位○當依注於日字絕句

繅三采六等朱白蒼○孔穎達雜記疏引此記云朱白蒼朱白蒼朱子謂不知何時失此三字有此三字乃顯六等之義否則竟似併一色爲一帀矣

問諸侯朱綠繅八寸皆元纁繫長尺絇組○當依注以皆元纁繫爲句繅藉則尊卑不同組繫則尊卑一等故可以繅藉之名統夫組繫

復見訝以其摯○訝見賓云又見之以其摯賓介見訝云復見之以其摯是各執其所當執之摯以相見也若還摯則如士相見禮有還摯之文矣敖說非

升堂讓○依注舉手平衡擬執玉之容方與上文皇下文志趨一貫觀下又云升堂主愼可見非讓升之謂

授如爭承下如送○集說讀爭字絕句如此則授受時成何威儀

衆介北面蹌焉○聘享皆然故記於享後非專指享

左先皮馬相間可也○虎豹之皮未必皆有故無者以馬代既有皮何必更用馬敖氏謂一節用皮一節用馬相間而設殊不可解用皮者庭實之正也故先言左先無皮用馬通其窮也故又言皮馬相間可也

多貨則傷於德幣美則沒禮○記以幣與貨對言故注以玉釋貨字注幣者人所造成以自覆爲句幣謂束帛也爲句張氏爾岐曰幣當作蔽自覆蔽也存參

幣之所及皆勞不釋服○見勞賓者先於致饔餼

唯羹飪筮一尸若昭若穆○祖與父存沒無定故科祭

其一敖氏謂兼祭惟一尸則何昭穆之有下經皇祖某甫皇考某子誤與此同

請觀○聘日請不必卽於是日觀訝帥之終言之也

凡餼大夫黍粱稷筐五斛○照注餼賓上介不兼士爲是

大夫來使無罪饗之過則餼之○經文本明敖氏故生荆棘之說

儀禮管見卷中之二

儀禮管見卷中之三

長洲後學

公食大夫禮第九

遂從之賓朝服即位於大門外如聘○遂從之言隨後踵至耳非與使偕行行聘大禮故登車即皮弁食禮輕故至次中始易朝服如聘如至大門外入次之儀也敖氏謂拜命時即朝服與鄉射說同存參

即位具○張氏爾岐曰即位者待賓之人具者待賓之

物解注意最明如云賓即位而有司乃具則即位上文已言不必複出矣集說非也

甸人陳鼎七○此即聘禮致饔上介之數也小聘賓與大聘上介爵同

飲酒漿飲俟於東房○注云飲酒清酒蓋指四飲中之清而言所謂醴之已泲者非指三酒中之清酒也疏誤會鄭意

宰東夾北西面南上○諸侯之有內宰與否無可考但以下經內官之士在宰東北之文推之竊意諸侯即有內宰亦統在內官之士中仍當依注宰夫之屬為得不可以內宰當之立於此者以近東房之饌也敖氏則以為太宰蓋緣疏尊官二字而誤宰夫視小臣為尊故云尊官疏豈指太宰耶且東夾北亦非太宰立位也

坐奠於鼎西南順出自鼎西○南字非衍蓋扃亦可奠於鼎西南也注云入由東出由西明為賓也者見若不為賓則出亦當由東矣出入君門禮之常也

雍人以俎入陳於鼎南旅人南面加匕於鼎退○匕北枋雍人旅人退未即出注云出入之由如舉鼎者蓋終言之耳至後取匕舉鼎乃順出疏謂出而復入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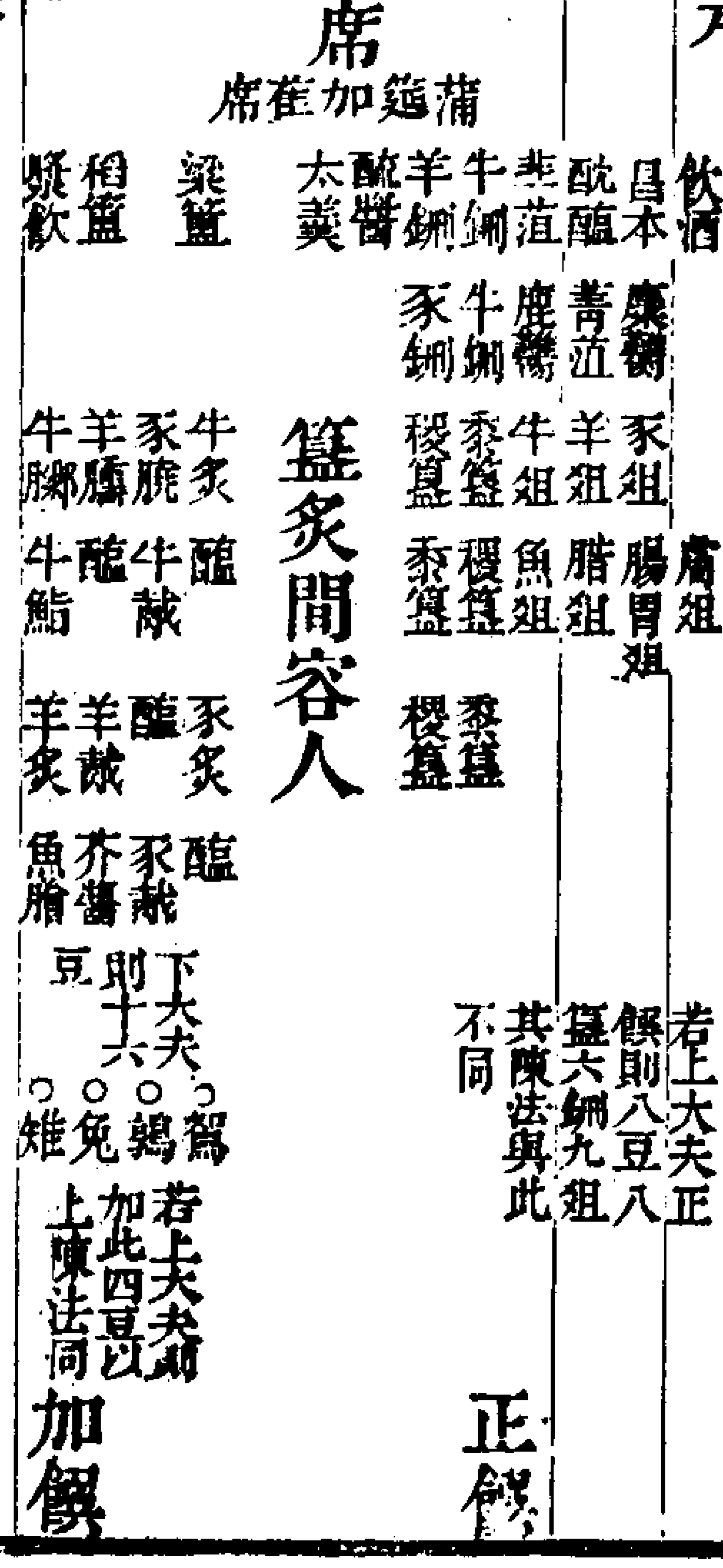
序進盥退者與進者交於前卒盥序進南面匕○將盥既序進盥而復位將匕又序進故兩言之交不言相左可知也鼎有七則匕者七大夫然則侯國五大夫之說未必然矣

魚七縮俎寢右○縮俎者於人為橫也若進首進尾則於俎為橫於人為縮矣縮俎必右首無左首吉凶人鬼皆同但祭祀則進腴食生人則進鬐為異耳喪奠與虞未忍異於生亦進鬐也右首左首則鬐腴有內外之分進首進尾則鬐腴有左右之別

賓辭北面坐遷而東遷所○所者應所設醢醬之處也

公設之處必於席前正中賓遷之而在席前稍東則適當其應設醬之本位矣夫正饌醬最在西其西惟設湆耳惟設正饌於席前之東則醬於饌爲最西於席中爲稍東而恰留席西地以陳加饌若如敖說正饌設在席中則醬太偏西而公初設處更在西矣又恐席前之西難容加饌矣而席東餘地反太寬揆其位置必不應爾觀圖自了

公食大夫禮陳饌式


戶
牖
席
蒲筵加萑席
飲酒
昌本
醓醢
韭菹
牛鉶
羊鉶
醯醬
太羹
粱簋
稻簋
漿飲
麋臡
菁菹
鹿臡
牛鉶
豕鉶
豕俎
羊俎
牛俎
黍簋
稷簋
膚俎
腸胃俎
腊俎
魚俎
稷簋
黍簋
黍簋
稷簋
簠炙閒容人
牛炙
豕胾
羊胾
牛䏑
醓
牛胾
醓
牛鮨
豕炙
醓
羊胾
羊炙
醓
豕胾
芥醬
魚膾
若上大夫正饌則八豆八簋六鉶九俎其陳法與此不同
正饌
下大夫則十六豆
○鴽○鷃○兔○雉
若上大夫加此四豆以上陳法同
加饌

公立於序內西鄉賓立於階西疑立○依注示親饌之義爲長公旣立於此後卽因其故位而立至賓之位則本在西階西不因公立序內之故此則敖義爲長

士設俎於豆南西上牛羊豕魚在牛南腊腸胃亞之膚以爲特○經不云牛其東羊豕膚以爲特魚在牛南腊腸胃亞之而立文如此則膚在腸胃東而不在豕東可知腸胃出於上牲膚出於下牲未有反特於上列者

宰夫設黍稷六簋於俎西二以並東北上黍當牛俎其西稷錯以終南陳○經云二以並又云南陳然則每二簋自北而南屈曲作三列矣張氏爾岐以東西三簋爲一列南北作二列非

宰右執鐙左執蓋○上言宰夫設黍稷下言宰夫設鉶執觶啟會俱不云反位此在中間獨云宰獨云反位非宰夫之屬可知故注指爲太宰所以別於上下也

宰夫設鉶四於豆西東上○鉶羹羹也不可謂之陪鼎亦不可謂之羞鼎疏混

飲酒實於觶加於豐宰夫右執觶左執豐進設於豆東○設於豆東遥對漿飲賓惟飲漿而不飲酒亦涵不舉者於左之義故注云然

坐取韭菹以辯擩於醢○敖氏曰此所擩者醢醢以下五豆少牢四豆尸取韭菹擩於三豆是其徵也

贊者東面坐取黍實於左手辯又取稷辯反於右手興以授賓賓祭之○東面䈂西也卽下經間容人之處先黍後稷六簋辯取兼授而兼祭

三牲之肺不離贊者辯取之壹以授賓賓興受坐祭○本宜用離肺因便賓祭故不用離肺用刌肺然不可竟稱爲刌肺故變其文曰不離見宜離而不離以優賓也於辨取下而復加壹字異於授黍稷者見逐一授之也賓亦三次祭故不云兼一祭之

挩手扱上鉶以柶辯擩之上鉶之間祭○器無虛設若每鉶有柶而賓惟用上鉶之柶餘柶不爲虛設耶依疏優賓惟有一柶之說爲長

宰夫授公飯粱公設之於湆西賓北面辭坐遷之○設於湆西蓋亦於中席遷而西之則在加饌之部分其直南介於膮與牛炙之間而牛炙遙對東稷簋其間可容人往來也

皆有大句蓋句執豆如宰句○張氏爾岐以蓋執豆爲句不成句法

先者反之由門入升自西階先者一人升設於稻南簋西間容人○饌所必留一人以受羞所留者卽設臄之第一人然則先者反之自第二人以下無疑矣疏是也經文兩言先者所指各別敖氏謂俱指執臄者未然云由門入見反者俱從門外取羞也

旁四列西北上○臄臐直稻南而臄稍偏西臐稍偏東膮牛炙直粱南而膮稍偏西牛炙稍偏東每兩豆當一簋若在旁然故云旁四列且見牛炙雖稍偏粱簋東而不可太東乃得簋豕間容人也張氏爾岐圖以牛炙直稻南而粱南無脩則餘地甚寬不必言間容人矣敖氏謂正饌中席加饌在旁亦誤解旁字

臄以東臐膮牛炙炙南醢以西牛胾醢牛鮨鮨南羊炙以東羊胾醢豕炙炙南醢以西豕胾芥醬魚膾○除臄臐膮炙外十二豆以牛羊豕爲次而魚在末但牲魚七而醢醬五位難錯今以羊炙代醢之位則大段猶存錯之意矣疏謂直是繂之次固然亦未始不隱兼別尊卑義鮨卽膾也羊豕無膾魚無炙胾牛是大牲故三者兼有

取粱卽稻祭於醬湆間○右手先取稻左手取粱并於右手祭於醬湆間不特祭加宜於加亦見重公所親設故祭於公所設醬湆之間摩時取粱湆徹時取粱

胥皆此意也
贊者北面坐辯取庶羞之大與一以授賓賓受兼壹祭
之○贊者所授賓祭者三正饌則黍稷也三牲之肺也
加饌則庶羞之大也經於黍稷則曰辯以授賓賓祭
之是黍稷總授賓賓總受而總祭也故曰辯以授也
於肺則云辯取之一以授賓賓受坐祭是三次授賓
三次祭也故不云辯以授也於庶羞之大則云一以
授賓賓受兼壹祭之是大亦逐一授賓賓則逐一受
之而總祭之也故云兼也立文不同注據經爲解不
可破正饌豆實祭於上豆之間大是加饌豆實宜祭

於加饌上豆之間注云祭於膷臐之間亦是也祭飲
亦於是處可知
賓三飯以涪醬○諸禮凡食飯無不食舉者故注云祭
食舉本有次第故疏言任賓取以優賓按周官司儀
食禮有舉數以次差之大夫當三舉則食舉明矣
公受宰夫束帛以侑○賓既飲則公出自箱立於序端
矣於是宰夫以束帛授公而公受之非受於東箱也
賓入門左沒霤北面再拜稽首○聘禮禮賓於授幣後
亦曰公壹拜賓降也公再拜賓執左馬以出下遂行
覿並未更入門而行再拜稽首禮也然則此禮之拜

不敘上事可知故注云若欲從此退集說以爲謝侑
幣非凡飲食無論酒與幣皆賓先拜受而後主人拜
送無送後復拜謝之禮下經公辭及賓再拜稽首因
之亦誤
三飲○下大夫禮不得飲酒注謂漱漿是也敖說誤
北面坐取粱與醬以降西面坐奠於階西○執飯與醬
親徹之常禮正饌取醬加饌取粱示兼徹之
東面再拜稽首○既奠於西階西乃進至階東東面拜
凡西階下之拜無有在階西者敖氏聽說不可從注
云不北面異於辭者專對沒霤北面之拜而言

有司卷三牲之俎歸於賓館○歸饔餼用鼎不用俎俎
乃行禮時設之不以遺人注用篚之說爲長
上大夫八豆八簋六鉶九俎魚腊皆二俎○若純用朝
事豆實與人君禮無別矣故注參取饋食二豆也九
俎饌法亦當依注三三爲列不當如敖氏四四爲列
而特鮮獸之說蓋三俎五俎七俎不得要方故須特
三三爲列則正方矣何反用特乎其饌法則北二列
仍如七俎而鮮魚則加在魚南鮮腊則加在腊南移
膚於腸胃南也八豆之次則韭菹以東醓醢昌本麋
臡臡南菁菹以西鹿臡葵菹蝸醢八簋之次則六簋

仍舊加黍於稷南稷於黍南六鉶之次則牛以西羊豕豕南牛牛東羊豕

魚腸胃倫膚若九若十有一下大夫則若七若九○按昏禮疏推魚之數云或諸侯十三天子十五此疏則云孤與子男同十三侯伯十五上公十七差次可知兩疏不同據此經卿大夫魚數以命數爲差則五等諸侯亦必以命數爲差矣昏禮疏言或疑詞耳陳氏祥道反據彼舍此舛矣若以此推天子魚數其十九與

簋實實於篚陳於楹內兩楹間二以並南陳○賓所食

者粱則四簋宜黍稷稻粱各一不言簋實者省文也若簋實陳於碑內經必明著其文而列其位次

庶羞陳於碑內○庶羞中有膷臐膮炙胾醢俱在牲體不得陳所陳者四醢也芥醬魚膾也上大夫則加鴽鶉雉兔也皆當於此其俎實之魚腊與所加之鮮魚鮮腊或亦從焉

皆自阼階降堂受○禮器明言諸侯堂七尺大夫五尺士三尺敖氏乃以七尺五尺分五等諸侯爲二而以大夫與士同三尺不可從

若不親食則公作大夫朝服以侑幣致之○注云同爵專據主國大夫言主人卿也則使卿致主人大夫也則使大夫致

記

不宿戒戒不速○鄉飲射雖不宿戒而戒後有速此惟戒并不速賓卽從之

司宮具几與蒲筵常緇布純加萑席尋元帛純皆卷自末○注於燕禮則云天子曰小宰聽酒人之成要者蓋以其設尊也於此記則云太宰之屬掌宮廟者兩處互異疏言注雖不同其義則一天子具官宮人卽司宮别有司几筵又有小宰諸侯兼官故司宮兼司几

筵及小宰竊疑小宰佐冢宰其職尊未必使兼煩辱之事而司几筵則爲宗伯之屬又未必使小宰遠職以相兼也說終可疑豈鄭未自定故兩存其說與

拜食與侑幣皆再拜稽首○記明無論公親食與否而兩者之拜上大夫不得與下大夫異其儀也

長州後學褚寅亮撰

男 鳴嘮 鳴雍 同校字
嗣出 鳴喈

覲禮第十○此篇分三節自至於郊至乃歸言在廟受覲正禮諸侯覲於天子以下言時會殷同之禮祭天以下言巡狩而盟之禮

覲禮○康成言六服之內四方以時分來謂除王畿外每一州內各分四時再以六服遠近定疏數之節此期一定子孫率以爲典其有事而朝者又不在此數

故東方亦可以秋覲北方亦可以夏宗也豈謂春則東方皆來夏則南方畢至乎王氏輿之以是而譏康成固矣巢固在南韓固在北安知其定制之初巢不在春韓不在秋耶又安知曰朝曰覲非朝王之通稱耶且韓侯初立來朝不在常朝之限又安知朝期本不在秋而免喪來朝適屆秋時遂行覲禮耶泥一字而輕議先儒愚不敢從讀曲禮疏斯了然矣門屏之間謂之宁曲禮云天子當宁而立諸公東面諸侯西面曰朝舉朝以該宗春夏受摯於朝明矣戶牖之間謂之依曲禮云天子當依而立諸侯北面而見天子曰覲舉覲以該遇秋冬受贄於廟明矣諸侯西面兼伯子男諸侯北面兼五等此篇云負依秋覲禮也

王使人皮弁用璧勞侯氏亦皮弁迎於帷門之外再拜○此亦無藉者而授受俱不言襲則諸儒專以有束帛無束帛分裼襲者非通論也帷宮而旌門天子之制也帷宮而帷門諸侯之制也既在門則未有不圍其四旁以象宮者集說謂於壇之南橫設兩帷於兩旁而空其中以當門是何規模

使者左還而立○致命時東面受璧時以左手向外還而南面當從注

侯氏送於門外再拜侯氏遂從之○據此則聘賓於勞者亦送可知特不拜耳未有任其去而不送者

儐之束帛乘馬○注言受於外者受而後即館異於聘賓禮也受舍後豈有儐於門外之理敖氏此條之誤更甚於卿致館不入門之說

諸侯前朝皆受舍於朝○春夏朝宗受贄於朝受享於廟則設次於大門外而廟門外無次故享時得行車逆之禮秋冬覲遇一受之於廟故大門外不須次而廟門外有次疏解注意極明此覲也在廟門外可知經云受舍於朝者言上介造朝而受命耳既受命則

往廟門外識其處李氏心傳言受次在外朝是混覲
禮於朝宗矣張氏爾岐以廟爲路門外之朝謬更不
待言又廟門外豈能容許多廬舍故注以爲帷次尊
之而曰舍敖氏謂朝王授舍帷自相朝則授帷次直
以舍爲廬舍亦未是
侯氏裨冕釋幣於禰○玉藻云諸侯元冕以祭裨冕以
朝鄭注裨冕公衮侯伯鷩子男毳與大行人職所云
上公冕服九章侯伯七章子男五章同也是天子則
以次於大裘之五冕總名裨五等諸侯則各以其最
上一服名裨也故此注云天子六服大裘爲上其餘

爲裨而諸侯亦服焉然則諸侯固以裨爲上矣侯伯
之鷩子男之毳雖降於衮而在彼亦爲最上服也又
曾子問太祝裨冕注云絺冕元冕亦指孤與卿之上
服也敖氏謂此經裨冕公鷩侯伯毳子男絺反以其
次等者爲裨不顯與大行人相戾哉至裨字之義亦
當從注訓爲埤不當如楊倞訓爲卑也諸侯自祭元
冕而朝王何以服上服尊天子也然不各指其冕名
而均曰裨者言其最上服猶是天子之裨云爾尊君
抑臣之義也○注以遷主爲禰固未安但既有遷主
曾不是告而反告於禰則載遷主何爲闕以俟考

嗇夫承命告於天子○承命者承請覲之命也敖氏乃
鑿空爲不敢當廟受而辭之說夫此時王已在廟矣
已已至廟門外矣而僞爲此虛詞豈欲王復出廟至
朝而行禮乎不情之甚冬官既缺安知嗇夫非司空
之屬敖氏云嗇當爲大亦強改經文以破注也
匹馬卓上九馬隨之○卓鄭讀卓王孫之卓卽易說卦
所云的顙也後侯氏先執之以出
侯氏升致命○先奠幣侯擯者傳將受之辭乃升致命
與受贄儀同
侯氏降兩階之閒北面再拜稽首升成拜○下拜者臣

之正禮辭之而升成拜者非待外臣卽於已臣之爲
賓時也順君之命不得不成拜乎上然已略兼賓主
之儀不全乎爲臣矣今侯氏降拜而復升成拜非辭
則不升矣故注云太史辭之也敖謂不辭之而升成
拜尊者之禮夫既不辭之則下拜而臣子之分盡矣
乃復升拜儼若天子以賓禮待己者不已亢乎
爲宮方三百步四門壇十有二尋深四尺加方明於其
上方明者木也方四尺設六色東方青南方赤西方白
北方黑上元下黃設六玉上圭下璧南方璋西方琥北
方璜東方圭○方明固爲上下四方之神盟時卽爲司

盟之神二而一也諸儒多以王不巡狩之歲爲壇以
合諸侯未免漏却時會一禮時會之時而逢覲遇其
當朝諸侯旣循常制見於廟復偕羣后見於壇其不
當朝者則惟見於壇若殷同之歲並無當朝諸侯祇
見於壇而已其來亦分四時其爲壇自必各以其方
而不專在南方矣注言之未詳故後人往往致疑經
言設六玉與六色之木相配並不言禮神也又蒼璧
不可以爲圭黃琮不可以爲璧夫人而知之也敖氏
乃欲以大宗伯職所謂玉作六器以禮天地四方者
當之未免附會牽合

四傳擯○集說謂五等諸侯覲時俱北面此亦俱北面
說可從至謂一朝三享凡四次傳擯則非夫傳擯惟
春夏受享爲然餘則否況壇內羣后咸在日力難給
而乃如此煩瀆乎依注四位之說爲是五等而分四
次何也蓋殷爵有公侯伯無子男惟畿內采邑之君
則稱子子男者周所增建也以增建者而合爲一次
也亦宜孟子曰公一位侯一位伯一位子男同一位
亦分四位夫有所受之也與

天子乘龍載大旗象日月升龍降龍出拜日於東門之
外反祀方明禮日於南門外禮月與四瀆於北門外禮
山川邱陵於西門外○行禮次第當在公侯伯子男各
就其旗而立之前東門王城東門也先拜日於東門
乃至壇祀方明然後徹方明朝諸侯或有盟誓之事
則朝畢復加方明節次宜如是若先受朝而始拜日
祀方明恐非敬神之道夏秋冬以此推之會同諸侯
其來也旣分四時故爲壇亦分四門或拜或禮或盟
或不盟各舉其一以見義經文所以簡而明也若如
敖氏不分四時不分國之四門專就壇宮三百步之
地一日而徧輯五瑞姑無論日力不給也卽如此日
受朝之後乃始出壇東門而拜日復反而祀方明又

至南門重禮已拜之日乃越西門至北門而禮月與
四瀆終乃旋至西門以祀山川邱陵其紛雜無緒甚
矣周公制禮夫豈其然

祭天燔柴祭山邱陵升祭川沈祭地瘞○注以爲祭盟
神而天子諸侯及王官之伯各有所主未知何據陳
氏祥道曾論之矣

記

几俟於東箱○云俟則俟天子升席乃左右設几可知
敖氏謂升席在設几後則兩端俱礙矣何由升天子
升席亦由下

儀禮管見卷中之五

長州後學褚寅亮撰
男 鳴巇 鳴雝 嗣出鳴喈 同校字

喪服第十一○篇內五服所未著者甚多讀者引伸觸類以意求之斯可得矣不復補焉

絞帶○按士喪禮云婦人之帶牡麻結本指齊衰婦人也注云婦人亦有苴絰但言帶者明其異既婦人異男子而用枲則男子兩帶俱苴可知若絞帶用牡麻必明著之以別於苴矣敖氏謂一帶用牡麻非也又

此章明婦人之服異者但云布總箭笄髽衰而不言絰可見斬衰婦人要絰與男子同敖氏謂用牡麻亦非也婦人喪服要重於首豈反用牡麻耶

斬者何不緝也○帶緣各視其冠斷自齊衰杖期始敖氏以斬衰領袖亦有純謬也

去五分一以爲帶○絰但言要絰視首絰五分減一耳其絞帶與要絰同雷氏絞帶小於要絰之說疏已駁正不知朱子何以仍取之

苴杖竹也○小記云絰殺五分而去一杖大如絰兩絰字俱指要絰敖氏謂杖如首絰之度未然

婦人何以不杖亦不能病也○疏引喪大記子夫人杖大夫世婦杖文故言成人婦人正杖童子婦人不杖汪氏琬謂傳言婦人不是童子婦人非也

絞帶者繩帶也○敖氏謂絞帶博當二寸夫楠方之物有面可指方可言博絞帶形圓可以徑圍言不可以博言斬衰絞帶之圍當如大功之絰之圍

冠繩纓條屬右縫○細思其制終以注通屈一條繩爲武垂下爲纓著之冠之說爲優右縫敖氏謂以纓之上端縫綴於武之右邊以辟絰之纓亦屬臆說

外畢○疏謂兩頭在武下鄉外出反屈之縫於武縫畢

向外是也敖謂於武上之外縫合之亦非

居倚廬寢苫枕塊哭晝夜無時○未虞以前戶北向而無柱楣然亦必有通出入之處其制或略如圭竇焉朱子謂檐著於地如著地則難出入矣疏謂倚廬偏加東壁非兩下屋練後乃於廬處兩下爲屋義較長

自始死至既練哭有三無時一有時疏已詳晰敖氏更添殯後卒哭前朝夕爲位之哭爲二有時尤贅

歠粥朝一溢米夕一溢米○注云二十兩曰溢爲米一升二十四分升之一王肅劉逵陸德明皆云滿手曰溢說似不同按古量一升當今一合五勺有奇亦與

滿手之盛略等也六斗四升爲鬴當今九升六合有奇以中人計之如月得三鬴則每人日食九合六勺有奇矣故曰上月一鬴則日止三合二勺有奇故曰下計其數亦僅堪歠粥也

君○傳文明以有地者爲君故注本以釋經葢有地則當世守義與有國者等與暫時涖官而爲其臣屬者不同服斬宜矣士既無地雖爲其臣安得服斬如臯臣輿輿臣隷名亦臣也而豈遽爲之服斬乎傳意言公士大夫之無地者雖有臣亦不爲服斬也公士大夫且然況於士乎或疑弔服加麻爲太輕卽不服斬

亦當齊衰三月夫齊衰三月則疑於有地者之民矣故不制此服

父爲長子○但己身是適長卽得爲長子三年不論繼祖繼禰惟庶子不得敖氏併駁傳文庶子不得爲三年之語甚昧傳重之義

爲所後者之祖父母妻妻之父母昆弟昆弟之子若子○疏謂舉疏以見親言外以包內敖氏謂言妻之昆弟以見從母言妻之昆弟之子以見從母昆弟合是兩說無遺義矣顧氏炎武乃以昆弟昆弟之子俱屬所後者言則所後者之本宗掛漏反多甚易惑人斷

不可從又言庶子爲後者不服妻之父母夫爲後而不服其母黨者以服君母之黨外姓之服亦無二統也若妻之父母則何嫌乎適子亦祭祖考豈不服乎

子嫁反在父之室爲父三年○注所言葢本喪服小記疏云父未死被出自然是在室與上文同何須設此經明自遭喪後被出者解注意極明敖氏猶謂見出於父存之時嫌與未嫁者異何歟嫁與適人固可通稱但此篇之例專以嫁屬大夫適人指士

近臣君服斯服矣○經言衆臣之服降於貴臣而布帶繩屨傳則於衆臣中抽出言之近臣雖賤然得與嗣

君同服非若貴臣者以近君故耳

牡麻絰冠布纓削杖布帶疏屨三年者○按朱子曰右本在上以麻根著頭右邊從額前向左圍項後却就右邊元麻根處相接以麻尾藏在麻根之下麻根搭在麻尾之上云云準此卽可推左本在下矣帶布升數固視其冠然此服衰裳尚無緣也又此二帶無別知斬衰二帶亦無別矣

父卒則爲母○父卒卽得爲母三年疏謂必待除父服卒而始三年非也經文則字是急辭

慈母如母○慈母有二其一庶子爲慈己者此經所云

是也葢父命之爲母也其一適子爲慈已者小功章
君子子爲庶母慈已者是也適妻之子父不得命妾
爲之母故不云慈母而云庶母慈已者也然天子諸
侯之適子則不服矣梁武帝既使皇子爲慈母服小
功又不論適庶皆同一例失禮已甚反譏康成不亦
外乎内則所云師慈保本指庶母若缺人則兼取傅
姆等其曰諸母即庶母也此則君子子爲服小功自
可者指傅姆之屬此則不爲之服武帝専以慈母爲
傅姆等而遺抑諸母不知大夫子之三母與國君子
傳慈有別不可據曾子問以駁鄭也

帶緣各視其冠○此衰之緣謂中衣之緣非也至此
章傳始言緣則斬與齊衰三年者無緣明矣
父在爲母○若庶子爲母與父異宮者得伸禫與杖同
宮者不禫雖杖而不以即位見小記
妻○此專指士爲妻若公子爲妻則見於記公子爲其
弟大夫之庶子爲妻則見於大功章俱不服期禫記
云爲妻父母在不杖不稽顙母在不稽顙小記云宗
子母在爲妻禫則庶子母在不爲妻禫
傳曰出妻之子爲母期則爲外祖父母無服○無論有
無繼母及父存與沒俱爲服期然此謂未再嫁者耳

嫁則已絕於子不爲之服故呂氏坤有出母而嫁兩
相絕之論舉外祖父母則餘不服可知傳曰絕族無
施服非特出母之黨無服即子之妻及子亦不爲被
出者服
出妻之子爲父後者則爲出母無服○經所言皆指有
服者傳則有明其無服者此二句傳也先儒並無異
詞顧氏炎武以下有傳曰二字遂指爲經文謬甚
父卒繼母嫁從爲之服○注訓從爲虛字言從而爲之
服所以答其爲父三年斬衰之恩王肅則訓爲隨從
之義言隨之而嫁則服否則不服義似勝鄭

祖父母○適子則父在期庶子不論父存沒俱期
大夫之適子爲妻傳曰何以期也父之所不降子亦不
敢降也○注謂降有四品以尊以厭以旁尊以出敖氏
併旁尊於尊降中言降有三品細思旁尊終當自爲
一品如公爲始封之君其昆弟既非公子又身不爲
大夫則其降也以旁尊而不以己身之尊也敖又言
凡父在爲妻而非有所降者其服皆然不別適庶不
識所指何屬尤未解○大夫爲庶婦當服緦絕緦則
無服矣疏謂小功誤也
大夫之庶子爲適昆弟○注疏極明敖以弟字爲衍是

限以庶長必不爲兄也否則雖爲兄而不服適長弟
期也義俱未協
有適子者無適孫孫婦亦如之○庾氏蔚之曰舅沒則
姑老是授祭事於子婦至於祖服自以姑爲適庾氏
喜曰元孫爲後其母尚存元孫之婦猶爲庶不得傳
重傳重之服理當在姑據此則賀氏循所云其夫爲
祖曾祖高祖後者妻從服如舅姑不可通之於曾祖
姑以下存者矣
天子及其始祖之所自出○當遵注祭感生帝之解勿
用王肅說

大宗者收族者也不可以絕故族人以支子後大宗也
適子不得後大宗○戴氏聖曰大宗不可絕又言適子
不爲後者不得先庶耳族無庶子已有一適當絕父
以後大宗田氏瓊曰後大宗者以所生支子還承本
宗据此則敖氏謂大宗有時而絕者非矣○同居繼
父猶謂之父寧以身爲人後而竟改稱其父母爲世
叔父母乎假使爲族父母之後則遂稱其父母爲族
父母乎夫族父母無服者也既加以無服之稱而仍
爲服期乎如曰以族父母之稱正其名以生我之服
致其情是名與服兩不相應也夫君子名之必可言

言之必可行既沒其父母之名矣則直爲族父母服
期矣聖人制禮寧若是乎故歐陽子之說終未可厚
非也然則仍直稱父母乎曰不可於爲所後者正其
爲父母之名於生我者加之以本生父母之名斯兩
得之矣經言爲其父母卽本生之義也卽歐陽子所
云不沒其父母之名之義也
繼父同居者○撫我育我恩止於一己耳至以其財爲
築宮廟歲時使祀則德及先人矣祖父血食賴以不
絕此莫大之恩也安得不服以齊期之服周公於行
路之中而制此重服正所以激發仁人孝子之心耳

非傳不能得聖人之精意顧氏炎武乃謂後儒不得
其說而爲之辭亦昧於公私輕重之義矣
姑姊妹女子子適人無主者○有宗子安得有族人無
主之婦其有之必大宗滅絕而小宗又不幸後者也
妾爲女君○妾稱適爲女君儼有君臣之分矣若仍以
本族娣姪出降一等之服服之是等夷也當以康成
無服之論爲正或謂士妾有子則稱貴妾妻當從服
不知從服降一等仍無服也推之買妾更可知
妾不得體君爲其子得遂也○集說云妻與夫爲一體
故不問己子與妾子其爲服若不服與夫同此明女

君尊得同夫而降其子之義也又云妾於君之子亦從乎君而爲之其爲服若不服皆與女君同此明妾不尊於君之子則無尊降之嫌故與女君同也又云惟爲其子得遂獨與女君異者則以不得體君故也此明妾實尊於已子若不爲服則同乎女君矣同乎女君卽體君矣故爲服期此正解注不得從女君尊降其子之義也極明晰

無主者命婦之無祭主者也何以言唯子不報也女子子適人者爲其父母期故言不報也言其餘皆報也○士服姑姊妹女子子出嫁大功無主者期大夫之子應降小功因其無主仍服大功又因其身爲命婦故爲服期期亦不過服其本服耳非有加也子服三年其爲不報不待言矣故傳不言女子子期有似於報實其出嫁本服非報也故傳明之其餘皆報大夫在則服其子以期沒則服其子以大功

大夫爲祖父母適孫爲士者○此祖父母指父在者亦兼父非適長在內適孫則適子已沒者當以尊降而不降者以不敢故也與女子子出適爲祖父母大夫庶子爲適昆弟之義同

疏衰裳齊牡麻絰無受者○亦冠布纓布帶

丈夫婦人爲宗子宗子之母妻○婦人當依注指本宗宗子言敖謂兼宗婦在內而經無夫之宗子文非也此服專爲宗子而制不問親疏尊卑及無服者皆服嫂叔無服爲宗子及母妻則當服矣敖謂無服亦非尊祖故敬宗○以曾高之服服宗子是敬宗也所以然者以宗子傳先祖之重祖宜尊故宗宜敬也

言與民同也○可見民爲君服本齊衰三月

庶人爲國君○注云庶人或有在官者言或解經不言民而言庶人之義言民之中卽有在官庶人亦止同民三月不服斬也故言或以包之敖氏誤會註意乃云非在官者不服謬也夫服嚋食德繄誰之賜乃竟若是恝乎又謂非嘗家者不服尤謬寧有父兄君其君而子弟不君其君者乎而父兄亦竟晏然聽之已乎是敎之爲亂民也此等關係名教匪細不可不亟爲辨正

大夫在外其妻長子爲舊國君　傳曰何以服齊衰三月也妻言與民同也長子言未去也○傳於爲舊君旣云言與民同矣今於妻復發此傳且於長子言未去則妻隨夫出可知鄭氏昕謂妻尚未去同民服三月非据雜記違諸侯之大夫不反服違大夫之諸侯不

反服則是臣適他國若所仕者尊卑不敵有不服之理經所以不著去國大夫服之文者以服不服未定也若其妻雖去則無不服也婦人歸宗往來猶民也注闡發制服意最精長子在國奉宗廟則服戴氏聖所云者是也去國則不服當如注說也敖氏謂已服之外妻子雖隨去亦服明背傳子未去之文不可從劉氏㦸言大夫去國而未仕者則反服若已仕者雖去諸侯仕諸侯去大夫仕大夫亦不反服與雜記異義亦非士在外其妻子不言有服恩淺也

曾祖父母○祭祀之辭元孫以下皆得稱曾孫固然然

稱名則可若制服之義則五世親盡服至高祖止矣顧氏炎武謂自高祖而上苟逮事者皆為制服蓋沿沈存中由祖而上皆曾祖由孫而下皆曾孫雖百世可也之說却未然

舊君○注云待放解傳猶未絕之意已出在竟猶爲掃除其宗廟是未絕也此章言舊君前後凡三條首條仕焉而已者雖不在位仍得棲遲井里君臣無隙恩禮最深故不惟服君并服其母妻次條去國而更事新君義屬於新君矣然所事之君尊卑與舊君敵者猶爲制服忠厚之至也惟尊卑不敵乃不爲服分限之也此條待放未去既在竟上何得不服然而負罪引咎視仕焉而已者有間矣故不敢爲君之母妻服此三者之分也若卽以此爲已去國者則經何以先著其妻子之服乃隔繼父曾祖宗子三條始列大夫爲舊君之服又反置在後前後斷續首尾衡決若是乎詳繹經文實與上條大有區別非強附會注也

女子子嫁者未嫁者爲曾祖父母　傳曰嫁者其嫁於大夫者也未嫁者其成人而未嫁者也何以服齊衰三月不敢降其祖也○傳必言嫁於大夫者見不敢以出而降不特適士者爲然也言成人而未嫁者所以發

在室有逆降之例然而降旁親不敢降其曾祖意尤重在已嫁者惟其然則等而上之雖諸侯之夫人天子之后無不皆然矣傳深得經之微意敖氏乃譏其失旨乎

殤未成人者其文不縟故殤之經不樛垂○文承不縟言指要絰明矣葢要絰有樛散之變始散繼樛者爲變其文縟也始終不樛者爲不變其文不縟也若首絰則九月以上始終有纓七月以下始終無纓無變不變之異也檀弓之樛絰環絰則指首絰而言一股而不纓者曰環絰此弔服也兩股而糾者曰樛絰此

五服之絰也樛絰但有有纓無纓之別無樛垂不樛
垂之異敖氏即指要絰爲首絰又謂異於成人者散
而不絞俱誤
無服之殤以日易月○敖氏曰齊衰下殤小功七歲以
下猶宜有服哭之八十四日亦近於緦之日月矣
不降其適也○傳明言不降敖氏故與傳違乃曰加隆
黄氏榦曰適婦無所指斥明關之天子諸侯
姪丈夫婦人報○姑與姪不以兩出而再降姊妹同
夫之昆弟何以無服也其夫屬乎父道者妻皆母道也
其夫屬乎子道者妻皆婦道也謂弟之妻婦者是嫂亦

可謂之母乎故名者人治之大者也可無慎乎○傳欲
明不爲夫昆弟制服之意置而不言反言夫不爲昆
弟之妻服者蓋爲昆弟之妻服則昆弟之妻宜報矣
妻之服從夫生也故先明其本敖氏未喻傳立言之
旨而輕爲訾議朱子曰而可乎言其不可耳非謂卑
遠弟妻而正謂之婦也註疏皆誤
大夫爲世父母叔父母子昆弟昆弟之子爲士者○此
等有父爲大夫而存者即是尊同不降
先君餘尊之所厭不得過大功也○顧氏炎武曰尊尊
親親周道也諸侯有一國之尊爲宗廟社稷主既沒

而餘尊猶在故公之公子於所生母不得伸其私恩
爲之大功大夫之尊不及諸侯既沒則無餘尊故其
庶子於父卒爲其私親並依本服如邦人親不敵尊
故厭尊不敵親故不厭此諸侯大夫之辨也
女子子嫁者未嫁者爲世父母叔父母姑姊妹○此條
意重在許字者之在室逆降其已嫁者之降連言之
耳逆降之說諸儒謂未然夫婦道外成既有係屬即
降其本族旁親亦不嫌於薄然竊意逆降之節未必
一許嫁即然或在請期之後將嫁而未及嫁亦遂同
已嫁者之例耳○此條或議傳文或駁鄭注朱子亦

疑而未定細玩賈疏則注混於傳甚屬顯然疏云下
言二字及者謂妾自服其私親也十一字既非子夏
自著又非舊讀者自安是誰置之也今以義必是鄭
君置之欲分別舊讀者如此意趣然後以注破之其
論故確蓋鄭揣誤讀之意既將此經女子子嫁者未
嫁者兩人合上經君之庶子總爲三人而指爲君之
黨是一誤又將經世父母叔父母姑姊妹指爲妾之
私親是二誤故注曰舊讀合大夫之妾爲君之庶子
女子子嫁者未嫁者言大夫之妾爲此三人之服也
是言其第一誤也又云下言爲世父母叔父母姑姊

妹者謂妾自服其私親也是言其第二誤也然後以此不辭云云辨其非然則傳中下言至私親也二十一字是注而非傳矣不知何時將舊讀以下三十二字屬經文姑姊妹下以下言至私親也二十一字厠入傳中而以此不辭以下爲駁傳語雜亂無次讀者滋眩今依疏釐訂如左

〔經〕大夫之妾爲君之庶子　傳曰何以大功也妾爲君之黨服得與女君同○邉注文爛在下之語移傳十六字於此經之下

〔經〕女子子嫁者未嫁者爲世父母叔父母姑姊妹

傳曰嫁者其嫁於大夫者也未嫁者成人而未嫁者也〔注〕舊讀合大夫之妾爲君之庶子女子子嫁者未嫁者言大夫之妾爲此三人之服也下言爲世父母叔父母姑姊妹者謂妾自服其私親也此不辭即實爲妾遂自服其私親當言其以見之云云○依疏將下言二十一字移置在注私親也之下此不辭之上

大夫大夫之妻大夫之子公之昆弟爲姑姊妹女子子嫁於大夫者○馬氏融曰在室大功已在大夫尊降之限嫁於大夫尊同故不復重降嫁士則小功大夫之妻服其本族與男子同故不復釋因嫁而降雖彼此俱嫁亦止一降無再降也故大夫之妻服其姑姊妹之嫁於大夫者與大夫同○上經許字大夫者得逆降其本族此經惟姑姊妹之爲大夫妻乃不遽降然則大夫之妻得以尊降本族明矣

此自卑別於尊者也○自從也非自己之自下自尊別於卑義同敖謂立一虛廟於公宮左之最東以爲行禮之所及封君沒於焉祀之謂之太廟真屬臆撰

始封之君不臣諸父昆弟○荀覬謂大夫猶降其親則諸侯雖所不臣亦絕不服是也與諸侯爲兄弟服斬者指爲臣者言若所不臣仍服期疏謂服斬未是

繐衰裳牡麻絰○用牡麻而亦澡之斷其本射氏慈藏氏聖皆云吉屨無絇疏云帶屨同小功小功章雖不見屨而於緦麻章言之則自繐衰以下皆同也

諸侯之大夫以時接見乎天子○有此接見之禮即制此服不論已未接見疏謂不聘天子即無服非

澡麻帶絰小功五月者○注引小記不絕其本屈而反以報之按孔疏云首絰無根要帶猶有根示其重也屈所垂散麻上至於要然後分爲兩股合而糾之以垂下較此賈疏更明

大夫公之昆弟大夫之子爲其昆弟庶子姑姊妹女子

子之長殤○疏言五十命爲大夫禮之常法或大夫之
子有盛德未必要至五十是以有幼爲大夫者則容
有昆姊之殤服是也敖氏乃以昆姊二字爲連文謬
爲人後者爲其姊妹適人者○注云不言姑者舉其親
者而恩輕者降可知馬融云不言姑者不降姑也二
說不同降姑之義爲長本生父母昆弟姊妹之服經
俱備見不言祖者容仍是其孫此則姑亦不降矣敖
氏謂本生之正親旁親皆以所後者之親疏爲服假
使爲疏屬之後則祖父母以上俱無服矣安乎否乎
爲外祖父母　傳曰何以小功也以尊加也○馬鄭皆

云以母之至尊故本服緦而加服小功最得聖人重
本宗輕外族之意集說云子從母而服母黨者皆降
於其母二等母爲其父母期宜小功非以尊加故與
傳違大謬如其說則母爲其昆弟之爲父後者何以
不亦降二等而小功乎此服有六因母之父母母出
爲繼母之父母庶子爲君母之父母繼母之父母庶
子不爲後者爲己母之父母爲人後者爲所生母之
父母爲繼母黨服如繼母多則虞喜謂縱有十繼母
惟服次其母者之黨也使其亦出則以次服再繼母
之黨矣若沒而非出當如虞說仍服

從母丈夫婦人報　傳曰何以小功也以名加也外親
之服皆緦也○集說於此亦不得不遵傳言加矣
傳曰娣姒婦者弟長也○按左氏傳穆姜曰吾不以妾
爲姒孔疏引此傳文而釋之曰以弟長解娣姒言娣
是弟姒是長也此與爾雅長婦謂稚婦爲娣婦娣婦
謂長婦爲姒婦之文正合葢長稚也弟長也娣姒也
俱隨婦人之齒而相稱也故疏云假令弟妻年大稱
之曰姒兄妻年小稱之曰娣也雖曰婦人無爵從夫
之爵坐以夫之齒然爵與坐次則爾至於相稱斷無
年少者而反呼年大者爲娣之理馬融王肅說恐未

然又案爾雅女子同出謂先生爲姒後生爲娣此言
兩妾異姓而同事一夫者也可見娣姒長幼之義從
婦不從夫并不以事夫之先後論矣
君子子爲庶母慈己者○注意以此服雖因慈己而加
而三母實是大夫之禮父沒則三母之禮亦無故仍
服爲庶母本服之緦敖氏謂父沒仍小功存參
緦麻三月者○敖氏曰此布七升半乃在小功之下者
以其縷細也凡五服之布以縷之粗細爲序粗者重
細者輕故升數雖多而縷粗猶居於前如大功在繐
衰之上也升數雖少而縷細猶居於後如緦麻在小

功之下也
士爲庶母○喪服一篇指士爲多獨於此言士者一以見大夫之不服庶母一以見下貴臣貴妾之服爲大夫制不爲士制故於此特别言士也
貴臣貴妾○周公制禮士皆無地無地則無臣前已言之矣小記云士妾有子則爲之緦無子則已此云貴妾其非有子士妾可知夫大夫雖尊於士實卑於諸侯故於絶緦之中特制此臣妾之服以遠别乎國君也此與庶子爲父後之大夫服母以緦義各有取勿泥常例士妾子之有無未定故不著其服

乳母○士妻自養其子安有乳母據內則大夫之子有食母此指君子子無疑小功章君子子爲庶母慈己者父在小功父沒緦身爲大夫則不服此章父存沒俱緦父在之緦乳母之服也父沒之緦庶母之本服也若身爲大夫亦不服昌黎東坡於乳母皆葬而爲之銘爲之服此乃屋他人婦以乳哺已者然與賤者代之慈已意同故爲制服
從祖昆弟之子○孔穎達謂同堂昆弟之孫理自緦麻曾祖爲曾孫三月無等降之亦三月集說謂族曾祖於昆弟之曾孫族祖父於從父昆弟之孫以其爲旁親卑者之輕服略之而不報二說以孔爲正葢旁親之服未有不報者也
曾孫○此服不分適庶雖適子孫俱沒爲適曾孫亦止緦疏謂爲適曾孫服期恐非
夫之諸祖父母○從祖祖父母及從祖父母自是兩輩安得以諸字賅之依注從祖祖父母及外祖父母之說爲是同是祖行可統言諸也夫之外祖母妻亦服乎據服問有從無服而有服公子之妻爲公子之外兄弟注云爲公子之外祖父母從母緦麻疏云此等皆小功之服凡小功者皆謂爲兄弟同宗直稱兄弟

外族稱外兄弟也則不特服夫之外祖父母并服從母矣
長殤中殤降一等下殤降二等齊衰之殤中從上大功之殤中從下○此雖兼丈夫爲大功以上之殤婦人爲夫族齊衰之殤在內而意實起下齊衰之殤二句故疏言爲下婦人著殤服而發之也何敖氏言不宜在此乎婦人服殤發凡於末者以别於男子
記
公子爲其母練冠麻麻衣縓緣爲其妻縓冠葛絰帶麻衣縓緣皆既葬除之○大功正服衣九升練冠練衣以

九升之布練熟爲之故練衣亦名功衰練冠冠紕亦
緣以縓間傳所云練冠縓緣是也就其質而言之直
曰練冠就其紕而言之亦名縓冠母重故直言其質
妻輕故可言其紕其實一也縓冠之縓不必改爲練
但疏謂縓布爲冠恐無此服
爲人後者於兄弟降一等報於所爲後之兄弟之子若
子○報指兄弟報爲人後者之服也於所爲後之兄弟
之子若子則指爲人後者服所後者之旁親也記本
分明顧氏炎武乃汩而亂之以報字連下讀此因前
昆弟之子既指爲所爲後者昆弟之子嫌此復出故

以爲本生兄弟之報服大謬有親兄弟之子乃取疏
屬以爲後者或昆弟止一子或雖有可爲後者而廢
疾不任事也本生外祖父母從母於兄弟該之
兄弟皆在他邦加一等不及知父母與兄弟居加一等
○此乃爲加以加於本服之外也若應降不降不可
名加
朋友皆在他邦袒免○小記云爲母括髮以麻免而以
布明言用布而程氏大昌猶謂無一語紀其如何爲
免乎注言爲之喪主更補記未備
朋友麻○据注意則士之弔服當事弁経疑衰而素裳

集說謂服素冠則庶人用何服以弔乎恐未然弔服
有三疑衰在錫衰緦衰之下幾近吉服矣故鄭司農
謂用十四升布而康成亦云疑之言擬以十四升布
擬於十五升之吉布也集說云疑衰亦十五升而去
其半葢布縷皆有事者布縷皆有事則疑於吉升數
與錫緦同則疑於凶故因以名之非也葢自三升以
至十二升凶服也十五升吉服也若用十三升則嫌
爲凶服十二升之等差故闕之不用而用十四升以
取擬吉之義如云取疑似之義甚無謂也○易文言
陰疑於陽必戰漢儒亦訓爲擬

君之所爲兄弟服室老降一等○此指大功兄弟若小
功室老無服矣室老近臣異於邑宰遠臣故從君服
疏說是也亦以大夫之臣與天子諸侯之臣異故
庶子爲後者爲其外祖父母從母舅無服○爲其所生
之母止服緦矣從服宜降故無服不得以爲人後者
服本生母嵩例之
凡妾爲私兄弟如邦人○固見不以厭降亦見不爲妾
者其服容有異於邦人大夫妻得降本族也益信
大夫弔於命婦錫衰命婦弔於大夫亦錫衰○此注以
君及卿大夫弔士俱皮弁錫衰文王世子注則云諸

侯爲異姓之士疑衰與此異豈同姓錫衰異姓疑衰
與據服問大夫相爲錫衰與君同此記大夫命婦相
爲俱錫衰而皆無士竊疑大夫弔士或祇得用疑衰
敖氏所云亦有理也傳注所云哀在內哀在外指所
哀之人言以內外臣分布縷之治否也當善會
何以言子折笄首而不言婦終之也○張氏爾岐曰傳
言終之者因記本以女子子與婦並言惡笄有首以
髽下單言子折笄首布總而不言婦故解之曰終之
也謂當以惡笄終期也注仍指女子子誤會傳意
妾爲女君君之長子惡笄有首布總○記無不髽明文

未可臆斷
適博四寸出於衰○適即負領也兩相各濶四寸縫著
濶中八寸共一尺六寸矣衰綴於其外濶中出於衰
者兩相各二寸連負領四寸則兩相各出六寸也疏
是也前襟後裾禮服也此旣有濶中及辟領在衰服
之外四寸之衰卽當心而綴於濶中之外矣乎疏背衿
乎邱氏濬欲作一外衿掩於內衿之上服之謂必如
是衰乃當心殊可不必
衣二尺有二寸○疏釋注意極明蓋倍二尺二寸爲四
尺四寸加濶中八寸則五尺二寸矣此指一邊言也
合前後兩邊計之則共用布一丈四寸故注曰而又
倍之云云楊氏復以而又倍之句專指加於濶中者
而言云用布廣尺六寸縱八寸中指之各縱四寸以
一頭四寸去兩邊四寸存中央八寸加於後之濶中
以一頭四寸全用之加於前之濶中前之一尺六寸
視後之八寸爲倍說太新奇而鑿
齊衰四升其冠七升以其冠爲受受冠八升○爲母雖
有期與三年之别而衰四升冠七升則同疏言父在
爲母在正服齊衰非也應在降服內父卒爲母三年
乃是正服耳此與篇首所陳自異宜黃氏榦譏其相
抵牾

儀禮管見卷中之五

儀禮管見卷下之一

長洲後學褚寅亮撰
男　鳴𡒊　鳴雝　出嗣鳴階　同校字

士喪禮第十二

曰皐某復三○孔氏穎達曰三者一號於上冀神自天而下一號於下冀神自地而上一號於中冀神在天地之中而來也

主人西階東南面命赴者拜送○未小斂前主人之位暫在此既小斂乃卽阼階下西面位不言再拜則一拜也喪大記云凡主人之出也徒跣扱衽降自西階

入坐於牀東衆主人在其後西面婦人俠牀東面親者在室衆婦人戶外北面衆兄弟堂下北面○下記云室中惟主人主婦坐兄弟有命夫命婦在焉亦坐是主人主婦而外餘皆立也喪大記云士之喪父兄子姓皆坐於東方主婦姑姊妹子姓皆坐於西方是無不坐者矣彼注以爲不命之士賤同宗尊卑皆坐然則此爲命士故惟命夫命婦坐也但喪大記一篇無不命之士則又不可解愚意喪大記與此經不合者有矣如小斂以前此經云惟君命出喪大記云於大夫不當斂則出士於大夫親弔則與之哭不逆於門外其異灼然讀者遵經而舍記可也或云士賤同宗皆坐者其常喪大記所云是也若兄弟有命夫命婦來入於室則坐命夫命婦坐則自主人主婦外餘皆立矣貴貴也此記所云是也自斬衰庶子以至大功皆衆主人也親疏之位以室與堂分男女之位在室者以牀東西分在堂者以上下分其秩然不紊如此

弔者入升自西階東面主人進中庭弔者致命○中庭東方之中庭也故弔者東面向之致命主人則北面受命敖氏謂西方之中庭非

退哭不踊○朋友親襚故注以反賓位釋退字敖氏兼庶兄弟使者退言似混

爲銘各以其物亾則以緇○無物注指不命之士極的敖氏謂未仕者則民而非士矣

陳襲事於房中西領南上不綪○經明言西領則惟指衣不兼在房他物矣故注云衣裳少單行可盡不須屈轉重列也敖氏則兼他物在內而特不綪故云次列更端別起與經文違不可從

掩練帛○惟有掩故不用冠家語云孔子之喪襲而冠此係王肅增改難據

纊極二○生時用極皆三不以貴賤而差尸用二明不
用也敖氏謂生時亦用二非
冒緇質長與手齊赬殺掩足○殺長三尺耳質則自頭
頂而下與手齊比殺長矣敖氏反謂殺長於質誤孔
氏穎達曰兩囊皆縫合一頭又縫連一邊餘一邊不
縫其不縫之邊上下安帶綴以結之而以多少爲尊
卑之差葢謂質與殺各留一不縫之邊而綴帶以各
相結賈疏則謂旁綴質與殺相接之處使相連如是
則質與殺兩邊俱縫而綴繫於質之下端殺之上端
以相連結不合喪大記所言旁緻義孔是也

韎韐○敖氏曰用爵弁之韠皮弁之履以二服尊也
士有冰用夷槃可也○據喪大記云造冰未聞以夷槃
而用之沐浴者敖說非經云可也言惟君賜許用耳
左袒○禮事無論吉凶皆左袒惟受刑則右袒集說言
當用左手故左袒然則用右手時多矣遂右袒耶
當牖北面徹枕設巾徹楔受貝奠於尸西○徹枕三事
須當尸首乃便當足則不能爲矣敖謂非有事於尸
則不敢當其首似是而非
主人左扱米○尸南首主人東面用左手由領下含則
順且不以手加諸面也

商祝掩瑱設幎目○掩以裹首幎目以覆面注云先結
頤下乃結項則幎目上兩角在掩之內矣
乃襲三稱○衣裳具謂之稱爵弁服皮弁服是也單複
具謂之稱褖衣袍繭是也然亦必有裳也注云不紐
紐俗諺謂之活結不紐則絞絞俗諺謂之死結
設決麗於掔自飯持之設握乃連掔○設決與握之法
細玩注疏終未灑然容訂
幠用衾○襲訖當撫尸哭踊經文不具
冪用葦席北面左衽帶用靲賀之結於後○疏說不誤
重向南以席西端爲上而向東掩是象人之左衽矣

經言結於後注言交於後實在重之前而謂之後者
蓋重向南帶結亦在南自堂上望之不見衽與結因
謂之後也敖氏既云象人而北面乃又云結在南豈
有人帶結在後者耶
厥明○死日襲次日小斂第三日大斂此士三日殯連
死日數之明徵也大夫三日殯不連死日數則第四
日
祭服次散衣次凡十有九稱○小斂固有元端服但在
散衣中經所言祭服仍指助祭之服與襲時爵弁皮
弁同注未可駁大斂祭服亦然

饌於東堂下○東西堂之南廉較正堂南廉稍退在後
兩廉之南謂之東堂下西堂下坫在正堂東南西南
兩隅南於兩廉故陳饌於東堂下得南齊坫如鄭說
也饌在此者示變於吉且以奠者升降為踊節也
設盆盥於饌東○云於饌東近饌可知未必東當東榮
大斂設盥門外以有斂席故此盥當設在大斂席處
婦人之帶牡麻結本在房○婦人重要男子重首豈有
婦人絰帶反輕於首服而不用苴之理故注以為此
齊衰婦人之帶蓋舅姑之服本齊衰也敖氏謂斬衰
婦人亦用牡麻非說見喪服斬衰章主人母若在妻

為夫斬故注云斬衰婦人亦苴絰也不言者存沒不
定也
其實特豚四鬄去蹄兩胉脊肺○博雅云胉脅也四鬄
謂兩肩兩髀合兩胉與脊為七體此豚解之法
二人以並○每二人為偶也實不止二人
祭服不倒○高氏閌曰斂半在尸上半在尸下故散衣
有倒者
士舉遷尸反位○席布於戶內之地絞紟衣服等布於
席乃遷尸其上而斂之襲則衣之斂則包之
主人髻髮○按問喪云親始死雞斯徒跣扱上衽注云
雞斯當為笄纚夫笄纚則去冠矣又按檀弓孔子曰
始死羔裘元冠者易之而已敖氏謂易之以素冠深
衣兩記似歧然可通也蓋問喪之所謂始死指初氣
絕時言也主人則去冠而笄纚然至小斂有三日之
久不可始終不冠故易以素冠檀弓之所謂始死統
指小斂以前言也至斂畢而投素冠髻髮其節宜在
尸未出戶之前故叔孫武叔投冠於尸出戶後君子
譏之
婦人髽於室○曾子問言婦為舅姑始死之服布深衣
縞總此將齊衰者也若將斬衰者其服未知同否

阼階上西面錯○上陳鼎於寢門外西面此仍西面疏
云對在門外時北面陳鼎鄉內為宜與經相違似誤
執醴酒北面西上○醴酒最後錯而反先升故注云先
升尊也
乃代哭○代哭之人雖親疏不同要皆有服者也此乃
更代之代非替代之代呂氏坤誤認為替代故言雇
倩下賤僞為哭聲以應弔賓而欲廢此禮
掘肂見衽○衽制賈氏銀錠扣之說勝於孔頴達燕尾
之說
蓋在下○棺升而蓋在堂下非置於西序端也

熬黍稷各二筐有魚腊○注謂惑蚍蜉令不至棺然恐
非惑之適引之奈何敖謂置此於棺旁以致其愛敬
然所用者穀而復熬之其義何也
祝徹巾授執事者以待○祝徹巾而不言降授執事者
則在尸東可知矣執事受而立待則位宜如前阼階
下也敖說俱誤
徹饌先取醴酒北面其餘取先設者出於足降自西階
婦人踊設於序西南當西榮如設於堂○奠亦可云饌
敖氏改饌為奠不必其云取籩豆俎者先設者先徹
後設者後徹此說是也一說甲設豆此時仍取豆乙

設籩此時仍取籩亦通序西南經文甚明不知敖氏
何以有設於西堂之說又云降自側階堂西安得有
側階耶尤謬
帷堂○始死設奠而帷堂小斂卒而徹帷乃奉尸俟於
堂此將大斂故復帷堂
主人及親者升自西階出於足西面袒○此時斂席尚
未布主人位仍在尸東至將遷尸乃即位於序端
商祝布絞紟衾衣美者在外君襚不倒○在外先布於
下也君襚不倒則祭服或可倒與　喪大記君無襚
大夫士此熊氏之讀也此經賈疏駁之其實應讀君

無襚為句言君之喪雖有襚而不以陳不以斂故曰
無大夫士三字連下畢主人之祭服為句言大夫士
用畢自已祭服不足乃用庶襚
卒斂徹帷○孔氏穎達曰喪大記君將大斂子弁絰即
位於序端小斂時子亦弁絰大夫子亦然士則素冠
主人奉尸斂於棺○殯倚西壁西旁難容人故惟主人
奉
主人降拜大夫之後至者○上經云有大夫則告大夫
雖後至或在布絞紟之後未遷尸之前雖當踊猶絕
踊拜之雜記所云是也此後至者則更在後故蓋棺

後始降拜之若士後至必待既事而襲乃拜之也
設熬旁一筐○每旁黍稷各一筐
卒塗祝取銘置於肂○銘以表柩乃孝子之心欲識之
也故曰愛之斯錄之矣敖氏乃云欲令神知其處夫
身藏於棺棺藏於肂苟弗能知肂之處又惡能知銘
之處乎
設豆右菹○設菹醢之法菹常在右醢常在左取右手
擩菹於醢之便不分上下亦不係菹醢與席之上下
有變不變之異敖氏說鑿
及兄弟北面哭殯○喪大記云大夫士哭殯則杖蓋指

成服後哭殯宮時言此時未成服未有杖疏謂經不
言杖文略誤也
君若有賜焉則視斂○成服後君弔之同姓緦衰異姓
疑衰其正也有恩而特加者則錫衰疏解注意已晰
其冠則皮弁似宜弔外臣於己臣應服元冠
入門右北面及衆主人袒○君不視斂主人先袒而後
布絞紟等今因君親來故先布衣以俟至出迎君後
始入而袒也
貳車畢乘主人哭拜送○君出門而廟中哭則出廟門
也主人辟而君式之則在廟門外升車也至貳車畢

乘則君車出大門矣主人乃哭拜送送在大門外明
甚敖氏謂送於廟門外誤也豈有君使弔襚尚送於
大門外今君親臨視斂乃止送於廟門外乎
襲入即位衆主人襲拜大夫之後至者成踊○君不視
斂則主人於大夫之最後至者蓋棺後即袒而拜之
不俟襲也君若親來主人迎君入門後即袒至送君
時猶袒不可以對君之袒者相因拜賓故襲於外入
即位乃始拜之
賓繼之北上門東北面西上門西北面東上西方東面
北上○東方之賓卿大夫也門東諸公也門西他國之
異爵者也西方者士也
旁三右還入門○注謂先西面拜乃南面拜東面拜集
說謂先南面拜次東面拜西面拜以尊卑爲次理似
較長拜畢乃右還非指拜時
敵則先拜他國之賓○惟爵同乃先拜他國之賓耳如
本國有諸公而他國賓中止有卿則先拜本國之孤
而後拜他國之賓意重在別尊卑也
豆西面錯○如在室向奧設之儀也舉豆而餘可知
豆錯俎錯腊特黍稷當遷位○既以黍稷當遷位乃設
於俎之後者以其爲食之主故後設

卒筮執卦以示命筮者○亦筮人執非卦者執說見士
冠禮
既井椁主人西面拜工左還椁哭反位○注云井構者
以椁材兩縱兩橫間叠而層累之如井字然欲令木
之乾也周官冢人言既有日請度甫竁遂爲之尸似
卜日甫竁蓋天子葬期遠故也士葬期近則筮宅後
即可穿壙矣
卜人抱龜燋先奠龜西首燋在北○當依注抱龜燋爲
句先奠龜爲句惟一人兼抱龜燋故必先奠龜次奠
燋乃復執龜以授宗人若二人分抱則抱燋者奠燋

抱龜者徑示宗人可矣何必多此奠龜一節事敖氏以燋先爲句奠龜爲句者謬

不釋龜告於涖卜與主人○疏極明主人不在旅占中敖氏說非

授卜人龜告於主婦○卜人卽奠龜於西塾上

告於異爵者使人告於衆賓○旣告主人衆賓及異爵者皆聞之矣獨告異爵者尊之也其在列之賓可不告矣有不在者則使人往告之注是也敖氏以衆賓爲在外位之士恐非偶有不在之賓可遺而不告乎

儀禮管見卷下之一

儀禮管見卷下之二

長洲後學褚寅亮撰
男　鳴唬　鳴嚱　嗣鳴喈出　同校字

旣夕第十三○劉向別錄名士喪禮下篇今仍鄭注舊題旣夕

俟牀饌於階間○此牀以承柩必大於大小斂之牀集說謂卽向者承尸於堂之牀非也

丈夫髽○張氏爾岐曰據疏當云丈夫免婦人髽此或偶脫去三字注以爲互見也說甚是且丈夫免而婦

人髽喪服小記之明文也鄭注據之夫安可駁疏言啟殯後雖斬衰亦免而無括髮李氏如圭亦云爲母於卽位又哭而免斬衰啟殯乃免禮之差也敖氏何所據而云啟殯亦括髮乎括髮以麻免以布其爲露紒一也敖氏又何所見而以此爲括髮而髽非爲免而髽乎漏却婦人一誤也移婦人之髽於丈夫二誤也

祝降與夏祝交於階下取銘置於重○小斂時夏祝取銘周祝取奠此亦當然注似倒說此宿奠入廟後復設斯時不必設於序西南疏非交於階下注云凶事

交相右
主人從○集說謂主人從衆主人以下從婦人從女賓從男賓在後其次第未必然且女賓何以在男前乎
衆人東卽位○石經本衆字下有主字當補入
正柩於兩楹間○經文甚明疏欲迴護士無西方之說故指戶牖間爲近西若近西不得云兩楹間矣
奠設如初巾之○此卽殯宫之夕奠也亦名從奠徹後乃設遷祖奠徹遷祖奠後乃設祖奠皆在同日
主婦及親者由足西面○注謂設奠時婦人皆室戶西南面蓋皆辟奠者而在於柩西北也初升時在柩

西辟而稍北不必由首至主人階則婦人向南行由足而東矣
薦車○案遣車非奠車非奠馬卽檀弓所謂塗車芻靈是也此所薦之三車乃曲禮之祥車耳敖氏指爲遣車誤矣士禮略不得有遣車有鬼器而無人器
主人要節而踊○當兼徹與奠言疏專指奠未備
入門北面交轡○注謂三分庭一在南則當設車之處矣恐未然敖謂但沒霤者近之交轡者左人牽右轡右人牽左轡也
哭成踊○注指主人爲是雜記云薦馬哭踊亦指主人也孔疏云馬是牽車爲行之物今見進馬是行期已至故孝子感之而哭踊是也敖氏指圉人御者夫主人不哭踊而圉人御者反哭踊揆其禮節必不若是
乃載○復以輴降柩自西階載於車此時柩仍北首
齊三采無貝○三采注以爲朱白蒼喪大記孔疏則云絳黃黑不同當考豈諸侯之士無貝而天子之士有貝其制異其色亦異與
設披○案喪大記孔疏云披用帛爲之以一頭繫於帶出一頭於帷外人牽之若柩車登高則引前適下則引後欹左則引右欹右則引左然下記言執披者旁

四人則是前後二披每披左右各二人執之且披之兩頭須各出於左右帷之外乃可使兩旁之人各執一頭焉其繫於帶者乃帛之中央而非頭也故注謂之貫結若出帷外者止一頭則執披之人惟在所出披頭之一旁其勢偏重是欲以防車傾虧而適欹側之也而可乎
折橫覆之○凡棺之承於下覆於上者皆有縱有橫何獨於折而有橫無縱敖氏說非
抗木橫三縮二加抗席三加茵用疏布緇翦有幅亦縮二橫三○張氏爾岐曰茵入壙中先布橫三乃布縮二

屑柩後施抗壙上先用縮二乃用横三注云木三在上茵二在下據既設後人所見首其實抗茵皆横三在外縱二在内如地之上下周匝皆有天也此説最精葢棺下茵棺上木註俱指其在上一層言之

徹奠巾席俟於西方主人要節而踊○明器之陳以象入壙應在中庭豈宜偏東當依注在重北爲是明器既在重北則此徹奠往來之節亦當如注説矣

婦人降卽位於階間○此位亦甚暫主人在東主婦等自宜統於主人而東上敖謂西上非矣於車西象在輿也不可以小斂之奠在戶東爲例敖説亦非下經

云如初不特如其當前束并如其祖柩車西明矣又案下記云祝饌祖奠於主人之南此尚與前未奠至還重訖則奠於柩西矣敖氏錯會此記而誤故下要節而踊之節無不誤者

祖還車不還器○前之乃祖還柩車也此經之祖還三車也以人挽之馬尚未駕

公賵元纁束馬兩○庾氏蔚之曰賵馬以共駕魂車馬入設○庭實設於西方三分庭一在南者其常也喪禮變於吉故移於東西之中而此地已有重焉因稍退在重南不及三分庭一如是則賓乃得從馬西由堂塗以當柩車之前輅焉敖氏据雜記諸侯相賵陳乘黄大輅於中庭謂此亦設於西方之中庭非也雜記陳於殯宫殯在西階故陳於西方中庭以近殯此在禰廟不同

宰由主人之北舉幣以東○注云柩東主人位以主人堂下位恒在柩東故也其實主人迎君使入門右北面聽命時身僅稍進未至柩東然則柩東者恒時之位耳故疏明之曰此時主人仍在門東北面此位雖無主人既有定位故宰由其位北而取幣不履主人之虚位也下賓賵時主人拜於位則在柩東矣

若賻入告主人出門左西面○少儀云賵馬入廟門賻馬與其幣不入廟門葢賻施於生者若入廟門則嫌施於死者矣賓既不入故主人出以受之

其實羊左胖髀不升腸五胃五離肺豕亦如之豚解無腸胃○羊言左胖豕亦左胖可知豕言豚解羊亦豚解可知互文見義豚解者七體不用右三段所用者左肩臂臑爲一段左肫骼爲一段三脊爲一段左三脅爲一段共四段疏謂羊之脊脅合一段非也此雖攝盛而用五鼎然豚解而非體解又以鮮獸代腊亦示稍異少牢之義

東方之饌四豆脾析蜱醢葵菹蠃醢四籩棗糗栗脯○
祖奠在柩西故饌葬奠與饌祖奠處同敖謂亦饌於
東堂下南齊於坫則饌處反在北奠處反在南逆矣
故惟堂上之奠乃饌於東堂下也豆全用饋食籩則
參用饋食與加籩羞籩之實其稱之亦疏覩敖說尤
分明

徹者入丈夫踊設於西北婦人踊○奠在堂下固無升
降但踊之先後則略倣升階降階之節故注言猶也
奠設於柩西故言自重北西面徹如在柩東不必由
重北矣柩之西北即序西南非兩處也○下經奠者

出注云奠由重北西既奠由重南東亦見奠在柩西

甸人抗重出自道○據注言其官使守視之則抗重者
乃給厮役之人甸人不過司其事耳

薦馬出自道車各從其馬駕於門外西面而俟○前薦
車薦馬分為兩節故此時之出亦先薦馬而車各從
之至出廟門而駕蓋人挽之以隨馬後也兩馬未駕
車而出亦自道者象生人也

苞牲取下體○取下體正也其餘取脊則釋脅取脅則
釋脊從便也俎上前脛留肩後脛留肫此外或脅或
脊科留其一則每俎各釋三个矣疏因前解羊之脊

脅爲一段豕之脊脅爲兩段故於此亦誤

公史自西方東面命毋哭主人主婦皆不哭讀遣○案
職喪掌卿大夫士凡有爵者之喪凡公有司之所供
職喪令之趨其事令之者蓋奉君命而令之也故注
云君使史來讀之

商祝執功布以御柩○功布御柩惟士制耳亦出宮而
止至道無矣喪大記云君葬御棺用羽葆大夫葬御
棺用茅士葬比出宮御棺用功布

賓升實幣於蓋降○升車而屬帷以實於蓋上

至於壙陳器於道東西北上○俠羨道之東西而陳也

下北上二字另為句集說以西北上為句非

賓出則拜送○言出則壙所有帷幕以為障蔽矣故雖
遇微雨亦可以窆

藏器於旁加見藏苞筲於旁○見內見外俱分兩旁藏
法宜如是敖氏於器則專藏於見內左旁苞筲等則
專藏於見外右旁故與注異反覺支離

主人拜稽顙○始死時主人拜賓於西階此反而位亦
拜賓於西階故注云不北面拜賓東者以其亦主人
位也亦始死拜賓之位也疏乃援特牲少牢助祭之
賓主人皆拜送於西階東面殊不可曉尋常行禮主

人無東面拜賓者
記○所記統兩篇
徹褻衣加新衣○此雖蒙上文疾病而言然已指垂絕時矣故鄭於喪大記注云加朝服者明其終於正也然則此疏以所徹之褻衣爲元端所加之新衣爲朝服本自有理敖氏以褻衣新衣非元端朝服爲後有襲斂等事故此時不加上衣夫此時加之以明其正終豈與襲斂相妨乎
招而左○疏說爲長上領下要齊用而招向左
綴足用燕几校在南御者坐持之○鄭以校爲脛則是

側置於牀上而足向南面向北也敖氏以校爲左廉則是正設於牀上而足向下面向上也案校字訓足訓柄並無几左廉之訓且如其說不似以几壓足乎當遵注燕几之制想比尋常几略小校間容兩足所寬無多故得正足使不辟戾
明衣裳用幕布袂屬幅長下膝有前後裳不辟長及轂縓綼緆緇純○衣之袂屬幅裳之前後裳長及轂與生人同也衣之長下膝而緇純裳之不辟而縓綼緆與生人異也衣以緇裳以縓象天地也敖於緇純連裳言殊混注義精矣

設握裏親膚繫鉤中指結於掔○所以護指也設握男女俱有設決惟男子右手耳無決之手握則繫於掔有決之手握則與決繫俱連於掔經記兩下甚分明敖氏乃混而一之
實角觶四木柶二素勺二○小斂之夕不奠注云夕進醴酒明以後一日兩奠故併夕奠所用亦陳之
觶俟時而酌○周人大事斂用日出故注引檀弓朝奠日出以明此殯奠之節而帶引夕奠句非指此爲殯宮朝夕奠也
小斂辟奠不出室○注云則不出於室設於序西南此

十字爲句夫欲設於序西南則必出於室矣惟不設故不出也室中苟有隙地即在可辟以此乃辟斂而遷之非改設也敖氏以室西南隅方空故辟奠於此似矣然以此隅當堂下序西南之方位則非蓋欲設新奠乃徹舊奠而改設之改設則有定所序西南是也今不設新奠則舊奠未徹暫遷之耳何必拘定所而倣堂下之方位乎
既殯主人說髦○孔氏穎達曰父死說左髦母死說右髦二親並沒並說之
三日絞垂○敖氏繼公曰惟指主人大功以上亦存焉

燕養饋羞湯沐之饌如他日○朝夕殷奠等則將設後奠乃徹前奠此饌則旋進旋徹其間少待如平生進食頃耳故注云進徹之時如其頃

其二廟則饌於禰廟如小斂奠○祖禰共廟則統於祖矣有二廟者則先禰後祖由近及遠之義也敖氏乃謂柩過禰廟因而朝之似意不在禰者不敬孰甚焉又謂廟制尊東卑西無昭居昭廟穆居穆廟其謬妄前已辨之注疏皆謂朝禰朝祖二廟分兩日敖氏則以為同日故云是日二廟皆饌又言朝禰無他事既奠即適祖然二廟三廟者日力尚可給若天子七廟

恐一日未能徧也姑存其說以俟討

纓轡貝勒縣於衡○敖氏曰薦馬時纓轡皆在馬身既則脫之而置於此

車至道左北面立東上○送形而往迎精而反既葬畢當反則不得統於壙而西上矣故在道東而東上一以見其不統於壙一以見其所上往反之各異也

卒窆而歸不驅○三車不先蜃車而疾行也

祝饌祖奠於主人之南當前輅巾之○還車後乃先饌於柩東在主人之南不於東方者柩已在下也至還重訖乃奠之於柩西先饌後奠東西各異其處不可惑於敖氏奠在柩東之說

儀禮管見卷下之二

儀禮管見卷下之三

長州後學褚寅亮撰
男 鳴㠑 鳴雝 嗣 出 鳴喈 同校字

士虞禮第十四

饌兩豆菹醢於西楹之東醢在西一鉶亞之○饌取節於西楹則醢菹在最西鉶以下以次而東當如疏說敖氏謂鉶次在西非也於下經從獻之豆云菹在鉶西亦由此而誤

苴刌茅長五寸○古文藉作席注雖不從然亦足見葦席又藉字非衍矣無黼用絺而不用綌黍稷在下而有席藉祭有苴膚祭取左臑皆變於吉不必疑也

羞燔俎在內西塾上南順○南順者俎之上端在北下端在南執俎者於塾上向北執其下端也注云南面似失之肝俎先進先進者必近東故在燔東注是也

內外塾俱無階敖氏謂有階臆說也

主人及兄弟如葬服賓執事者如弔服皆卽位於門外如朝夕臨位○賓中兼朋友公卿大夫則有無未定主人卽位於堂衆主人及兄弟賓卽位於西方如反哭位○入門之位如反哭則異於朝夕哭位矣

賓薦菹醢醢在北○醢在北從右取菹左擩醢之便敖氏豆上變於席上之說本屬支離此則豆席同上矣乃云神饌之異亦遁辭也

祝饗○事神之辭宜詳事尸之辭宜略注所引是也

祝命佐食墮祭○集說以今文墮爲綏遂欲改綏爲授夫授與綏形猶相似授與墮相去遠矣輾轉妄改失而彌甚

祝祝○哀子某圭爲而哀薦之饗此辭宜用於尸不可易之於神

佐食舉肺脊授尸尸受振祭嚌之○肺脊不在三飯數中故在[illegible]敦前

尸飯播餘於篚○此言播餘則言祭不播餘矣見授祭下嚌之少與不侑尸不告飽同意

佐食舉幹尸授○注云飯間啗肉安食氣取其意耳實不過嚌之而已

尸卒食佐食受肺脊實於篚○尸初受[illegible]振祭嚌之左手執之此時尚未飯也至[illegible]而祭[illegible]則其肺脊於豆矣至九飯畢則尸還取所奠之肺脊以授佐食佐食受之以[illegible]於篚[illegible]之節文如是注極分明如敖氏說則自祭鉶以後只用右手而左手始終執

肺脊不動直至卒食始授佐食恐無此儀
尸拜受爵主人北面答拜○受者先拜雖祭禮亦然
筵祝南面○注云祝接神尊對佐食接尸而言
奠爵興取肺坐祭嚌之○離肺二手絕之以祭故先奠
爵而後取肺尸則佐食絕而授之祝則自取絕之
出實於篚○篚在洗東上經有明文疏偶忘之
主婦洗足爵於房中酌亞獻尸○注云洗足爵主婦輕
也可見祭祀之事夫死則婦人不與即喪祭已然矣
何况吉祭故內則曰舅沒則姑老
厞用席○厞不能自植疑有物以拄之

記
陳牲於廟門外北首西上寢右○牲未殺故寢於地腊
乾物必置於楸乃無不潔之嫌無不用楸之理亦無
不與牲序敖說非特牲云獸東首牲在其西北首此
云西上俱牲西而獸東也然則此獸亦東上明矣此
之變於吉者以用左胖故以牲之寢右與東足為異
不在首之所向敖謂腊西首亦非
日中而行事○注云舉事必用辰正統指三虞言日出
日入日中皆為辰正疏甚明而辰正之中又取質明
今以當日有葬事不得用質明故用日中亦辰正也
若再虞三虞祭日無事必用質明矣集說謂虞皆用
日中正與記背
祝俎髀脰脊脅陳於階間敦東○此與特牲執事俎陳
處同云敦東明不正在東西之中也注謂統於敦明
神惠似可商
棗蒸栗擇○籩實既與吉祭同矣何妨用稍有飾之豆
籩注是也
尸入祝從尸○記有二義一以明迎尸時祝在前而尸
在後既入戶則尸在前而祝在後也一以明陰厭時
主人尚若親存故先入室而祝從之至尸入室則祝

以接神故先從入室而主人從之也集說可參用
尸服卒者之上服○士有上中下三等則元端服有元
裳黃裳雜裳之異各視卒者之等以為服也敖氏謂
服爵弁則三等之士俱得服之矣蓋未理會經文卒
者之三字耳
女女尸○疏謂無適孫妻當用適孫妾非也無則寧缺
而無尸不得已或用庶孫妻與
啟牖鄉如初○集說以啟牖為句鄉如初為句終未安
宜照舊讀啟牖鄉為句
卒徹祝佐食降復位○無尸則不設於西北隅注是也

敖氏以上經闔戶如食頃爲陰厭而不主陽厭之說故云亦改設實非

始虞用柔日○葬日虞弗忍一日離檀弓有明文敖氏故與記違而云葬虞異日謬甚

明齊溲酒○注以明齊溲酒爲酒而無醴敖氏謂有醴無酒無據郊特牲明水涚齊貴新也以明齊爲醴以溲酒爲衍刪經破注決不可從下云普薦溲酒專言酒不及醴斯可知無醴矣

哀薦虞事○初虞欲其合於祖故曰祫此則欲其合而安故曰虞主無不入廟者安有去就之可度耶

三虞卒哭他用剛日○他字絕句三虞也卒哭也他也皆用剛日也喪服小記曰報葬者報虞虞與卒哭爲日既遠其間容有當祭之事故文次於卒哭之下而注謂以其非常令正者自相亞也所以明他不次三虞之意敖氏卽以他指三虞卒哭言訓作改字之意如是則直言用剛日可矣何必贅一他字耶

水在洗東篚在西○水東而篚西略仿堂下直東榮之處矣故注云在門之左未必在西方

哭者皆從○如遷廟序從之次男左而女右

入徹主人不與○齊斬之不與饋則亦不與徹可知應照注指大功以下言

婦人說首絰不說帶○檀弓所云婦人不葛帶間傳所云婦人要帶俱專指齊斬者也若大功以下則變麻服葛矣但卒哭之夕仍麻至祔時乃易葛耳注說未可輕議敖氏以不說帶兼五服婦人言誤觀疏引大功章卽葛九月五月男女俱陳以明大功小功婦人亦葛帶便曉然矣

死三日而殯三月而葬遂卒哭○集說以天子卒哭卽在七月諸侯卒哭卽在五月夫天子九虞則須十八日未必葬皆在上旬也月內能容之耶斯不然矣自

此至明日以其班祔另起其文俱專指卒哭之祭言讀者毋爲敖說所惑

將旦而祔則薦○注卽以薦爲卒哭之祭甚的集說謂於卒哭之夕又設薦以告幾於黷矣且祭而告以隮祔因而餞之禮之序也餞而復告不顛倒乎況始死奠以脯醢至反哭則不奠經有明文乃於卒哭後復設脯醢之奠乎此皆於禮必不可通者也

婦曰孫婦於皇祖姑某氏○記文孫婦二字卽以代男子之爾字蓋對新祔者而言故注曰不言爾而曰孫婦差疏也敖氏添爾字於孫婦之上不反對皇祖姑

而告耶否則不幾稱死者之孫婦耶名之不正言之不順孰大於此矣改記文不待言矣

用專膚爲折俎取諸脰膉○貶於純吉故不用體骨非少也註極明旣虛右胖不用雖脰膉亦取連左胖者虞不致爵繶不旅酬祔在虞繶之間容得致爵故主婦以下有俎

用嗣尸○敖氏謂用子行之次於虞尸者非但虞說并未解嗣字之義

適爾皇祖某甫以隮祔爾孫某甫○祝取羣廟之主藏於太廟卒哭成事而後主各反其廟此天子諸侯之

禮也大夫士無主則無藏主反主之禮故記無文

中月而禫○汪氏琬曰閒傳父母之喪期而小祥又期而大祥中月而禫康成謂二十五月大祥祭中間也大祥之後間一月禫祭故主二十七月之說又三年問父母之喪二十五月而畢檀弓祥而縞是月禫故王肅主祥禫共月而云士虞禮中月而禫中月月中也若二十七月禫則歲末遭喪出入四年何以云再期之喪三年二說不同而皆本於禮晉用王肅義宋承初元年用黃門侍郞王淮言是後皆以二十七月爲斷按禮親喪外除兄弟之喪內除杖期猶祥禫間

月豈三年重服而反祥禫同月乎春秋文二年冬公子遂如齊納幣葢僖公之喪已二十六月矣而公羊氏譏其喪娶由此言之當從鄭義無疑

是月也吉祭猶未配○吉祭兼祖在內猶未配則專指新死之父而母先沒者言

儀禮管見卷下之三

儀禮管見卷下之四

長洲後學褚寅亮撰

男　鳴崴　鳴雝　鳴喈　鳴嗣　同校字

特牲饋食禮第十五○春秋左氏傳卜日曰牲韋氏
　昭曰凡牲一爲特二爲牢

宰自主人之左贊命○贊命在左猶祭禮祝釋辭而在
　左事神之禮宜然與冠不同敖氏改左爲右謬

若不吉則筮遠日如初儀○先儒皆以一卜不吉則再
　三卜不吉則止不祭故春秋有免牲之文曲禮亦云

　卜筮不過三其廢祭也順鬼神之意也且可思鬼神
　所以不歆之故而恐懼修省也橫渠謂儀禮筮日不
　云三筮止是二筮先筮近日後筮遠日不從則直用
　下旬遠日亦足以致聽命於鬼神之意而祀則不可
　廢竊謂如是則筮爲虛文且無論從不從而要於必
　祭亦殊非聽命於鬼神之意矣神其饗諸乎恐未然

前期三日之朝筮尸○祭前三日筮尸前二日宿尸兼
　宿賓前一日視濯經文次第疏解最分明集説謂筮
　尸及宿尸宿賓同日則與眡濯止間二日不得云前
　期三日之朝筮尸矣非

陳鼎於門外北面北上○經不言門之左右東西則當
　門可知注義爲長當門辟大夫也不南面辟君也

俠在其南南順實獸於其上東首牲在其西北首東足
　○獸橫而牲縱也北首而東足則寢左矣吉祭用右
　胖故寢左凡不用之胖寢於地

豆籩鉶在東房南上几席兩敦在西堂○少牢之豆籩
　及饎自東而至西此則自北而至南彼橫陳此縱陳
　也云在西堂有西堂則有西房矣注云東房房中之
　東當夾北者葢東房北一架無墉通於東夾室總爲
　東房也一架之前爲東夾室又前爲東堂亦名東廂

賓及衆賓卽位於門西東面北上○注謂不蒙如初以
　宗人祝不在固然已餘若公有司則在門西北面東
　上之位私臣則在門西北面西上之位俱與前筮時
　異位故不言如初也

三拜衆賓衆賓答再拜○敖氏欲改再爲一謬也鄉飲
　酒衆賓答一拜者大夫爲主人也有司徹之答一拜
　者大夫爲祭主也此則士禮安得以彼相例而妄改
　經文乎下經主人拜賓如初亦同

東北面告濯具○洗者則告濯不洗者則告具注意賅
　故謂所濯者已具偏矣

請期曰羹飪○敖氏謂東北面告兄弟可不必
南面視側殺○天子諸侯饋食前有朝踐薦毛血之禮
故牲必親殺大夫士祭自饋熟始故惟視殺而不親
殺非特以辟君故
執事之俎陳於階間二列北上○云二列惟以執事分
左右也主人主婦俎雖亦在然終不可目爲執事俎
佐食北面立於中庭○在阼階前南北之中也不惟稍
西於宗人而更在南矣敖氏所云立位適當碑處非
鄭義也其云佐食以同姓爲之則是佐食之旅當於
兄弟同姓可知矣若少牢佐食則以異姓爲之

主人降及賓盥出主人在右及佐食舉牲鼎賓長在右
及執事舉魚腊鼎除鼏○李氏如圭曰賓不備主人者
左人當載賤者之事也敖氏曰長賓在魚鼎右次賓
長在腊鼎右吉事除鼏於外凶事除鼏於內
宗人執畢先入當阼階南面○注言主人親舉執畢導
之是解引導先入之故此意輕又言既錯又以畢臨
載備失脫是解南面而立之故此意重敖氏乃謂執
畢所以教導其錯鼎之處如此則隨用他物可矣何
用畢而又安可南面以指教主人哉
視命挼祭○据士虞禮則視命佐食也此注云詔尸似

與彼異然祝詔尸挼祭佐食卽取黍稷肺授尸矣實
一也下經云佐食授挼祭則挼祭卽指祭物而佐食
授之授與挼兩字兩義敖乃混而爲一而云授謨爲
挼謬按此及士虞禮疏則注中讀同耳下當有今文
改挼皆爲綏古文此皆爲挼祭也十五字俗本脫之
設太羹於湆北○遙繼醢不逼近豫留羞四豆之地
舉肺脊以授尸尸受振祭嚌之左執之乃食食舉主人
羞肵俎於腊北尸三飯○振祭者以牢肉擩於醢既擩
振之乃祭此卽周禮九祭之一嚌後以左手兼執肺
脊以右手先取肺食次取脊食注所謂先食啗之也

略食後仍左手兼執至將食庶羞乃實於菹豆焉經
言乃食目下事也卽食舉也舉兼肺脊疏專謂食肺
敖以爲一飯俱非設肵俎乃三飯此三飯前之節大
佐食舉幹○特牲尸俎無正脊故注云幹長脅也
尸實舉於菹豆○士虞禮亦然故彼注云尸食之時亦
奠肺脊於豆
佐食羞庶羞四豆設於左南上有醢○依少牢庶羞四
豆兩胾兩醢則士亦當然而注以爲膮炙胾醢者蓋
庶者多品之名大夫兩胾兼用羊豕則不得云寡故
彼注云尚牲不尚味士惟得用豕苟兩豆皆豕胾則

非庶羞之義故即取豕肉為膮為炙為胾以示多品
而實未嘗踰牲也既有三物一醢足矣經云有醢見
醢止一豆也注極精細不可破
舉肺脊加於肵俎反黍稷於其所○注言尸授佐食者
取於菹豆而授之也觀此則知士虞禮尸卒食佐食
受肺脊尸亦取諸菹豆以授之矣豈左手執以卒食
而授之於其手乎敖氏於此不得其說乃曰尸自取
以實於肵俎文蒙佐食而曰尸自實則黍稷亦尸自
反耶
主人洗角升酌酳尸○孔氏穎達曰主人獻尸用角角

四升佐食洗散獻尸散五升尊者小卑者大也
右取肝擩於鹽振祭嚌之加於菹豆○尸於從獻之肝
燔不加於俎者以此俎徹後猶設於西北隅不可以
食餘之物加之也祝俎無嫌故可加之
詩懷之實於左袂挂於季指○李氏如圭以內則孔疏
維持之義解詩字足補注未備挂者以右手挂左袂
於左手小指間乃屈小指以禁持之
主婦洗爵於房酌亞獻尸○庭篚惟一角主人獻佐食
已實於篚矣故敖氏即指此經之爵為爵也或曰內
篚亦有角經不具耳如主人用角獻而主婦反用爵

則失尊卑之義說似優
祝贊籩祭○士惟二籩皆祝贊大夫四籩則尸自取其
二而祝贊其二
佐食挼祭○佐食已挼之故主婦僅撫之而已敖氏欲
異鄭不授而祭於地之說乃改挼為授而云授祭謬
獻祝籩燔從如初儀○敖氏曰主婦當更洗於房中以
獻祝蓋男子不承婦人爵也
宗婦贊豆如初主婦受設兩豆兩籩○第言贊豆籩亦
可名豆也既授兩豆復取兩籩於房授之凡設豆籩
等必向席設主人席西向故注云東面設無南面設

之理集說非也
取肝擩於鹽坐振祭嚌之○少牢賓尸次賓羞燔亦曰
坐振祭豈兩處皆衍乎少儀云有折俎者取祭不坐
燔亦如之知凡從獻之肝燔必興而取坐而祭經言
坐祭正見其興而取也敖謂坐字衍謬
薦脯醢設折俎○陳氏祥道曰尸牲體九祝三主人主
婦五佐食三賓一長兄弟及宗人折其餘如佐食俎
衆賓而下皆殽烝此尊卑之辨也
主人西面答拜更爵酢卒爵降實爵於篚○獻內賓內
兄弟之先後經無明文觀注云內賓之長亦南面答

拜知先獻內賓而酢者惟長一人矣主人酢畢出房主婦乃洗爵酬內賓之長爲房中旅酬始獻必主人統於主祭也酬必主婦以洽歡心男女之倫不可瀆也

嗣舉奠○不論適否凡爲後者即是集說專指適太泥

尸舉肝○即向加於葅豆者尸親以授舉奠

賓坐取觶阼階上北面酬長兄弟○此旅酬之始尸及主人祝不與旅此時房中內賓長亦舉主婦所酬之觶以酬宗婦

衆賓及衆兄弟交錯以辯○毛氏萇曰東西爲交邪行

爲錯

賓弟子及兄弟弟子洗各酌於其尊○旅酬無算爵同酌下尊而注一以爲神惠一不爲神惠者葢旅酬尸奠爵以待即神惠也此賓主弟子各舉觶於其長於尸無與故不爲神惠而同生人禮也注不誤

佐食分簋鉶○少牢之養資黍於羊俎兩端此何嫌分黍於會乎集說謂以簋分簋實不必從

祝命嘗食養者舉奠許諾○祝命嘗食爲句命之養也養者舉奠許諾爲句養者長兄弟也在舉奠之上以昭穆爲序也

佐食授舉各一膚○自歸尸外俎釋三个體骨已無存所存者膚而已

宗婦徹祝豆籩入於房徹主婦薦俎○注意以尊者之薦俎不可與他人之薦俎並徹也

佐食徹尸薦俎敦設於西北隅几在南厞用筵納一尊

佐食闔戶牖降祝告利成降出○按曾子問孔子曰有陰厭葢指宗子爲殤者有陽厭葢指凡殤本分而言之曾子誤會以爲惟成人之祭則迎尸前有陰厭禮迎尸後有陽厭禮此備禮也殤不備禮何得陰厭陽厭俱有故又疑而問孔子仍分別答之言陰厭陽厭

各有所指非一殤兼兩厭也觀此問答則成人之祭陰厭陽厭俱有明矣而宗子爲殤之陰厭與凡殤之陽厭俱因成人之祭之陰厭陽厭而名之也又明矣故注以與之祭爲陰厭改設之饌爲陽厭也且前之告利成事尸禮畢也此又告利成陽厭而事神禮畢也否則此告爲贅矣陸氏佃吳氏澄敖氏繼公俱不主陽厭之說未解其故

堂下俎畢出○賓俎有司徹歸之不自執以出嘗邊注

記

執巾者受○少牢禮授尸以手受尸以簞

尊兩壺於房中西墉下南上內賓立於其北東面南上

○兩壺者備主婦及內賓旅酬各酌也注云其尊之節亞西方葢謂堂下西方兩壺設畢卽設房中之壺也敖氏曰內賓立於尊北葢取尊爲節其實位已定於未設尊先

主婦及內賓宗婦亦旅西面○按集說謂主人既酢內兄弟主婦則酬內賓之長酌奠於薦左內賓之長坐取之奠於右及兄弟舉旅之時內賓之長亦取奠觶以酬主婦主婦以酬次內賓云云此大謬也凡主賓相酬之例萬無卽以其人之奠觶酬其人之理況又

脫去宗婦之少者舉觶於其長一節如此則房中旅酬止行一觶而無兩觶矣有此兩誤不可不辨注甚密宜遵

賓從尸俎出廟門乃反位○賓出送尸而入反位於此記見之敖氏前云賓自執俎出以授人既則復反其位兩出兩反不已數乎

尸俎右肩臂臑肫胳正脊二骨橫脊長脅二骨短脅膚三離肺一魚十有五腊如牲骨○脡脊在中尸無脡脊故注曰脊無中代脅在前尸無代脅故注曰脅無前大夫豕脅膚五此三其爲貶固已然貶亦不得過三

養二陽厭一若再少不敷用矣士虞禮膚三取諸脰膉非脅革肉以不主食味故亦止用三

祝俎髀脡脊二骨脅二骨膚一離肺一○髀也脡脊代脅也尸所無者用之於祝俎

阼俎臂正脊二骨橫脊長脅二骨短脅膚一離肺一主婦俎觳折其餘如阼俎佐食俎觳折脊脅膚一離肺一

○左右太貴故阼俎不用而用左臂左觳折太卑故用之於佐食俎而主婦用右觳折

賓骼長兄弟及宗人折其餘如佐食俎○離折去觳猶得骼名者以觳與骼可析可合也

衆賓及衆兄弟內賓宗婦若有公有司私臣皆殽脅○右胖已用盡左臂左觳亦已用於阼俎執事俎所謂殽脅取左肩左肫左臑及脊脅餘骨也春秋傳之殽脅對全脅而言卽體解也此之殽脅則任用各體之骨而已脊脅用十骨亦得稱殽脅名與傳同實不同也按尸俎九加可併者二爲十有一主人主婦五加可併者二爲七祝三加可併者二爲五賓長兄弟佐食亦三而不加餘則殽脅而止一此尊卑隆殺之辨也陳氏祥道言之尚未密

儀禮管見卷下之四

儀禮管見卷下之五

長洲後學褚寅亮撰

男　鳴[口截]　鳴噰　出嗣鳴喈　同校字

少牢饋食禮第十六〇天子之大夫與諸侯之大夫名雖同而命數禮儀則異故天子大夫得用索牛而諸侯大夫止用少牢也郝氏敬因此乃謂非定特牲爲士少牢爲大夫謬矣王制云祭天地之牛角繭故郊亦用特牲而並不以特牲名其祭非但有牛家之別而已安可混而同之

筮於廟門之外〇卽冠禮特牲禮之閾外

史朝服〇雜記大夫筮宅則史練冠長衣以筮蓋筮史是大夫家臣本服重服因筮而改爲不純凶之服据此則大夫之臣兼有卜筮等官也故此經注云史家臣主筮事者未必以公有司爲之

主人曰孝孫某來日丁亥用薦歲事於皇祖伯某〇注云大夫或因字爲謚者如春秋傳孔子卒哀公誄之曰尼父是卽以字爲謚也疏云陰陽式法亥爲天倉祭祀所以求福宜稼於田故先取亥上旬無亥乃用餘辰蓋謂上旬有丁亥己亥則用之無則用丁若已而不必亥矣非謂無丁亥己亥遂廢祭也注可商

遂述命曰假爾大筮有常孝孫某用薦歲事於皇祖伯某以某妃配某氏尚饗〇疏云遂述上主人之辭謂之述命者卽述上主人曰以下辭也又云述訖乃連言曰假爾太筮至尚饗者此節經文是也乃命筮也孝孫某至尚饗先後兩言之故曰述命與命筮同爲一辭

卦者在左坐卦以木〇大夫蓍長故筮者立而卦者坐士蓍短則筮者亦坐矣此經言坐著其別於筮者也

乃官戒宗人命滌宰命爲酒〇此乃字指同日官戒總言之也命滌命爲酒則擇其急當預辦者抽出命之酒卽酒正所謂事酒有事新造者

宿〇筮尸後先宿尸後宿諸官

前宿一日宿戒尸〇下筮辭云以某之某爲尸則是先已擇定爲尸者矣特決之於鬼神耳所宿戒者卽筮辭所指也或惟恐不吉則更備二人然則所宿戒者三人止矣三人不吉寧廢一祭不可無尸祭而無尸是殤其祖禰也可乎哉

既宿尸反爲期於廟門之外〇主人親速尸卽使人宿賓雖略有早晚然於宿尸而反始爲期則所宿之賓

先後續至可共聞矣故注謂惟尸不來集說云是時
所宿之人皆不在宗人退乃宿賓大非
司馬升羊右胖髀不升肩臂臑膊胳正脊一脡脊一横
脊一短脅一正脅一代脅一皆二骨以並腸三胃三舉
肺一祭肺三實於一鼎○按國語云禘郊之事則有全
脀王公立飫有房脀親戚燕飲有殽脀陳氏祥道以
爲全脀豚解也房脀體解也殽脀骨折也尚未明晰
盖體解卽是骨折故亦名折俎安得分而爲二全脀
與房脀皆豚解也但全脀則左右胖全體合升房脀
則只升右胖祇在全與半之別又安得以體解爲房

脀至於殽脀乃體解而骨折之耳其云腥其俎謂豚
解而腥之爲七體孰其殽謂體解而孰之爲二十一
體此則分明二十一體當數髀而去觳盖觳附於骼
可析可合不得爲體經明言髀不升則髀是體之一
安得去之而取觳乎疏未是陳氏亦同誤
司宫設罍水於洗東○士苟用他器則士昏鄉飲特牲
諸篇必一見以明其異矣而俱不言則用罍同也
改饌豆籩於房中南面如饋之設實豆籩之實○注云
更之爲威儀多者對士不改而卽實於其處威儀略
也几大夫與士禮之異者或取尊者禮盛而威儀多

卑者禮殺而威儀略或取大夫上避君士卑不嫌同
君各有攸當參觀兩禮以意求之可也
主人朝服卽位於阼階東西面○大國之孤則服弁故
禮曰大夫弁而祭於己指孤也
宗人遣賓就主人皆盥於洗長枇○士親枇則主人與
賓也大夫不親枇則枇者長賓及衆賓也故注言長
賓先次賓後也然則下經歷言佐食二人升羊豕司
士二人升魚腊膚卽載者也出之於鼎謂之枇載之
於俎謂之升敖氏誤以升者爲枇者故言佐食等卽
賓也經明言遣賓明言長枇如何以佐食等當之

佐食上利升牢心舌載於肵俎○觀此經可見升卽載
矣枇者非佐食矣羊心舌在羊鼎豕心舌在豕鼎敖
氏謂俱在羊鼎則味雜矣
午割勿沒○十字割之不絕中央少許
佐食遷肵俎於阼階西西縮乃反佐食二人上利升羊
○觀此經又可見枇者各當其鼎而不動載者則執
俎以往來矣注云升之以尊卑載之以體次謂先定
體物尊卑之數然後以次載之非謂升與載異人也
須善會
右首進腴○右首與生人同惟進腴爲異進腴則寢左

矣敖謂自載者覛之爲右首非

主婦被錫衣侈袂○當依注被錫讀爲髲鬄爲句衣侈袂三字爲句敖氏以被字爲句錫衣侈袂爲句而云錫緆通皆當作緣緣褖通內司服職云緣衣男紗是也其意蓋以士妻自祭辟助祭之褖衣故服六服外之綃衣若大夫妻自祭辟助祭之展衣尚可服褖衣不必服綃衣故以錫衣爲褖衣似也然則竟服褖衣可矣又何必侈其袂侈其袂則失六服之本制矣細思終未安不如仍遵注義所以侈其袂者以與士妻同服綃衣不得不稍異其制又以綃衣在六服外其

尺寸可隨宜增減弗拘一定也

敦皆南首○敦與簋之首足皆在器身不在蓋

祝酌奠○此時尚未設鉶注云奠於鉶南者蓋逆繼出菹之南而中虛其處以俟設鉶也故預指鉶言之

食舉三飯○初食以三飯爲節則須連飯不容於一飯之後間食肺脊特牲禮三飯前之節亦略同先食肺脊而後三飯也此經於食舉上不言乃食於食舉下云三飯斯益明矣敖氏必欲立異謂先一飯而後食肺脊遂以特牲所云乃食以當一飯於此經則不可通矣乃曲爲之說曰不言乃食文有脫漏夫以臆說

解經至遇不可通處則曰有脫漏亦何不可之有

上佐食羞胾兩瓦豆有醢亦用瓦豆○胾有羊豕又有醢亦云庶矣故不必有膷膮以備味

佐食受加於肵橫之○牢肉與魚同加一俎故肉橫而魚亦橫若縮則礙後加之物矣經明言橫之敖反云縮俎不可解肉本橫今仍橫魚本縮今則橫故注謂異於肉實疏釋注意極明

上佐食受尸牢肺正脊加於肵○尸取於菹豆以授佐食也食舉時經無尸嚌舉於菹豆之文而此云佐食受尸由後可以明前也然則士虞禮之尸卒食佐食

受肺脊知前亦奠於菹豆矣敖氏欲變前說故云直受明尸未嘗奠之也豈有左手執肺脊至十一飯之久而始終不釋乎且此何義也郝氏敬說同

上佐食以綏祭○綏亦當如注作挼不當如敖作授

皇尸命工祝承致多福無疆於女孝孫來女孝孫使女受祿於天宜稼於田眉壽萬年勿替引之○士與大夫嘏辭同惟首句及承致二字當易耳來當依注讀爲釐賜也陸德明釋文讀同上言致福下言賜祿義自別非複也

薦兩豆菹醢○饋食之豆葵菹蝸醢其常也祝用其常

故經不書以可知也若主人主婦用[illegible]臨則必
明言矣當從注
佐食設俎牢髀橫脊一短脅一腸一胃一膚三魚一橫之腊兩髀屬於尻○祝兼五俎實尊於他執事也牢及腊髀皆尸所不用者魚橫載亦以與牢肉同俎也此
疏未明
祝祭俎○注云不盛是解經不言脅之意敖氏云亦脅
遷經不可從
佐食祭酒卒爵拜○祝既不拜卒爵則佐食亦不拜卒
爵可知敖氏謂拜字衍此則可從者也

俎設於兩階之間其俎折一膚○按下篇不儐尸之禮
云其獻祝與二佐食其位其薦脅皆如儐則佐食有
薦可知故敖謂不言薦文略注言有脅而無薦遠下
尸似未然
有司贊者取爵於篚以升授主婦贊者於房戶○於房
戶就戶相授受也敖氏欲改戶為東謬
易爵於篚以授主婦於房中○仍有婦贊者為之授受
敖氏有司贊者與主婦親授受之說不可從
主婦洗酌獻祝○敖氏曰為贊者終其事不可解
祝命佐食徹肵俎○注云其本謂不反魚肉耳意蓋謂
禮不反魚肉故設肵俎以代正俎然而肵俎之實即
正俎之實故可兼取以賓尸也疏未明晰
兩下是餕○設俎上端在北下端在南賓長餕上端黍
衆賓長餕下端黍各居其右也
主人西面三拜餕者餕者奠舉於俎皆答拜○西面之
餕者若如敖氏說亦西面拜則背主人矣依注南面
為得蓋主人拜時東面之餕者必起立西面之餕者
必避席而向南如是則主人與四人之拜皆得相向
矣奠舉於俎蓋仍奠於肵俎也物各有俎不可亂就
近俎之說亦未是

司士進一鉶於上餕又進一鉶於次餕又進二豆湆於
兩下○羊鉶進上餕豕鉶進下餕羊湆進賓長豕湆進
次賓長
皆不拜受爵○注云大夫餕者賤蓋對士餕者爲厚
而立文敖氏云皆不拜受爵人多恐重勞主人一一
答之非制禮之本意
上餕止主人受上餕爵酌以醋於戶內○坐尸位繼尸
嘏尊矣故酢主人不親酌注疏俱是未可破
上餕興出主人拜送乃退○出出廟門以不與賓尸禮
也退送而還入廟門也三餕則不送上餕則送而不

拜尊卑之差也如以爲出室何必送耶此時賓有司等皆暫出以俟徹俎掃堂畢而復入故鄭於下篇議侑於賓注云是時主人賓有司已復內位其不與儐尸禮者則出而遂歸矣

儀禮管見卷下之五

儀禮管見卷下之六

長洲後學褚寅亮撰
男 鳴曦 鳴曨 出嗣鳴階 同校字

有司徹第十七○儐尸於堂室中無事矣故凡室中之器物皆令有司徹之而即以名篇

乃餕尸俎○儐尸時無祝與佐食之職若仍與焉則列於衆賓而不得仍其故俎矣其故俎當留以歸之矣斯時更爲設俎同於衆賓與抑竟不爲設俎與祭統云貴者不重賤者不虛示均也更設則重矣不設則虛矣設故俎則非其名矣事有難行故注決爲不與儐尸只餕尸俎也上篇言上餕與出主人送之曰出明不復入廟也若復入者不送敖氏以出爲出戶送爲送其出戶臆說耳

雍人合執二俎陳於羊俎西並皆西縮覆二疏匕於其上皆縮俎西枋○羞羊匕湆豕匕湆者皆次賓註偶失檢以爲司馬司士故疏辨之又並送二俎無論先南先北祇可以豕與肉分不可以羊與豕分蓋方其羞羊匕湆時羊肉湆俎即當載而俟故可踵進若仍俟羊匕湆之俎則羞之也遲非敬尸之道注亦當酌

主人受二手横執几揖尸主人升尸侑升復位○先在
階下執几而升異於常禮
主婦自東房薦韭菹醢坐奠於筵前菹在西方婦贊者
執昌菹醢以授主婦主婦不興受陪設於南昌在東方
○正祭時韭菹醓醢葵菹蝸醢參用人君朝事饋食
之豆籩至儐尸去葵菹蝸醢易以昌菹麋臡則全用
朝事之豆籩矣以非正祭且祇用其四故不嫌也
載右體肩臂肫胳臑正脊一脡脊一横脊一短脅一正
脅一代脅一腸一胃一祭肺一載於一俎○上經雍人
合執二俎陳於羊俎西注謂南俎羞羊匕湆羊肉湆

北俎羞豕匕湆豕肉湆羊貴於豕則是以南爲上也
益送二俎亦同四正俎以南爲上侑卑於尸故下經
侑俎注云司士所設羊鼎西之北俎侑俎在北明尸
俎在南矣然則此經注羊鼎西第一俎指南俎而言
之故疏以爲在侑俎南也敖氏則主北上謂第一俎
應在北葢據下經羊肉湆載於南俎之文以肉湆在
南則匕湆在北湆重於肉北上可知故四正俎亦當
北上北上俎與鼎相順也南上俎與鼎相變也注所
以不取相順而取相變者以鼎止三而俎有四又每
俎俎實各鼎俱有並非依鼎載俎故不必順鼎之序

也兩說俱通而順鼎爲勝李氏如圭曰所異正祭俎
者脊脅腸胃祭肺皆一無舉肺且折分其臑也
羊肉湆臑折正脊一正脅一腸一胃一嚌肺一載於南
俎○載於南俎葢留北俎以羞羊匕湆也此俎未必先
以羞羊匕湆俟其旣反而後載羊肉湆
司士朼豕脅亦司士載亦右體肩臂肫胳臑正脊一脡
脊一横脊一短脅一正脅一代脅一膚五嚌肺一載於
一俎○羊臑折豕臑不折故注云臑在下順羊明非以
折故而退在下也集說言豕臑亦折誤夫羊臑之折
以分用於羊正俎羊肉湆俎也豕無正俎折此臑體

將妥用之
侑俎羊左肩左肫正脊一脅一腸一胃一切肺一載於
一俎侑俎豕左肩折正脊一脅一膚三切肺一載於一
俎○祭肺舉肺皆有方爲備今尸則兩者兼有侑則雖
有二肺而俱是切肺無舉肺故注云不備禮敖氏以
爲侑無羊肉湆故以豕之祭肺代舉肺說殊難曉注
又云用左體侑賤夫右體畢載尸俎侑以下止得用
左矣獨言侑賤者葢賤則不妨明言左體若主人尊
雖用左體亦空其文不言左注葢對下阼俎而言
阼俎羊肺一祭肺一載於一俎羊肉湆臂一脊一脅一

第88冊 續修四庫全書 第31 版反卜

腸一胃一載於一俎豕脅臂一脊一脅一膚三嚌肺一載於一俎○敖氏云侑正俎用肩主人加俎用臂示不相統之義未謂用俎實而論相統不相統者也

主婦俎羊左臑脊一脅一腸一胃一膚一嚌羊肺一○祭肺舉肺兼有爲備禮尸俎胙俎是也鉠其一即爲不備侑無舉肺主婦無祭肺是也同一不備而有祭肺者爲隆以其事神之禮也有舉肺者爲殺以其生人之禮也今侑有祭肺主婦有舉肺故注云下於侑

尸俎五魚橫載之侑主人皆一魚亦橫載之皆加膴祭於其上○凡羞魚之法其乾魚皆縮載於俎橫設席前

魚於俎爲縮於席爲橫矣自進者而言爲左首自席而言爲右首矣故疏謂載魚皆右首也祭祀與生人禮同也其異者祭祀寢左而進腴食生人寢右而進鬐耳若濡魚則橫載於俎於俎橫則於席縮矣故得進尾而冬夏又有右腴右鬐之別天子諸侯繹祭及上大夫儐尸既異正祭又異食生人進腴則疑於神之進鬐又疑於人之故雖非濡魚亦橫載於俎以示變正祭牲體橫今亦橫先後同魚則正祭橫而今縮先後異是以注云異於牲體彌變於神也

卒升○此專指尸羊俎以爲下文行禮之節

賓長設羊俎于豆南賓降尸升筵自西方○上經尸北面拜受爵執之於手俟主婦設豆籩賓長設羊俎乃升設俎之節即蹕於設豆籩後不相隔

尸取麷蕡宰夫贊者取白黑以授尸尸受兼祭於豆祭○麷蕡在北近故自取白黑在南遠故贊授

雍人授次賓疏匕與俎受於鼎西左手執俎左廉縮之卻右手執匕枋縮于俎上以東面受于羊鼎之西司馬在羊鼎之東二手執挑匕枋以挹湆注於疏匕若是者三○疏匕大于挑匕可知敖氏曰左手執左廉乃縮之是授受時橫執也二手執挑匕枋不游手也

尸卻手受匕枋坐祭嚌之興覆手以授賓○必祭湆者猶祭鉶之意也尸左手執爵仰右手受匕枋以祭而嚌之匕中尚有餘湆如何更能覆手授人手一反覆七啟而湆流矣未詳

拜告旨○特牲正祭故告旨時主人先拜此則儐尸故尸先拜而告旨與飮射同

司馬羞羊肉湆縮執俎尸坐奠爵興取肺坐絕祭嚌之興反加於俎司馬縮奠俎於羊湆俎南乃載于羊俎卒載縮執俎以降○授賓匕湆即啐酒告旨而司馬已羞羊肉湆在俄頃間可見不能俟其俎也縮奠俎于羊

湇俎南楊氏敖氏皆以湇為衍張氏爾岐曰當作縮
奠湇俎于羊俎南張說為長觀下羞㣚俎羊肉湇節
曰司馬縮奠湇俎於羊俎西此條經文似應與同也
次賓羞羊燔○燔俎預陳于內東墊不在盖送二俎內
疏及李氏如圭說並誤
醢在南方○當遵注正饌統于尸之說無豆席相變義
下主人豆則循右菹左醢之常矣
司宮設席于東序西面○祭時受酢則有子道故不設
席儐尸受酢則有主道故即設席然不與尸侑之席
同時設者猶尊尸也

司馬羞羊肉湇縮執俎主人坐奠爵于左興受肺○此
羊匕湇羊肉湇即用羞尸羊匕湇羊肉湇二俎奠而
即舉當在右此在左故注云神惠變于常敖謂避肉
湇俎蓋陰破注意實非也肺即羊肉湇俎之嚌肺
取一羊鉶坐奠於韭菹西○即麷蕡之北
祭糗修○亦自取糗賛者授修安得改祭為取
次賓羞豕匕湇如羊匕湇之禮○言如則初亦雍人授
疏匕與俎可知集說謂不復授之與經違矣初獻羞
羊亞獻羞豕禮之差也此用羊匕湇俎
司士羞豕脀尸坐奠爵興受如羊肉湇之禮○此用羊
肉湇俎此經及上受羊肉湇條敖氏皆云尸亦奠于
左蓋因已避羊肉湇俎之說而附會于尸其實尸奠
于右照生人飲酒禮若于左經必明著之
坐奠糗于籩南修在蕡南○尸之糗修不以東西相次
侑之糗修不以南北相次俱與初設之籩相變
司士縮執豕脀以升○此修侑用羊匕湇俎
尸降筵受主婦爵以降○郝氏敬曰尸酢主婦必待致
爵後者尊主人使得先獻
主人立于洗東北西面侑東面于西階西南○主人降
位本在阼階東直東序在洗西北今于洗東北則東

在東榮東矣以尸不與己行禮故不立常降之位也
下升時主人立東楹東侑立西楹西俱非常位可識
其意降階西面稍南則向東西行俱便不特侑為然
特于侑見之耳洗東北東字不誤西階西南南字非
衍敖氏俱以臆測
主婦執爵以出于房西面于主人席北立卒爵○特牲
禮尸酢主婦入卒爵如主人儀主人固坐而卒角矣
則主婦亦坐明矣今尸酢主人主人坐卒爵尸酢主
婦主婦立卒爵故注云不坐者變于主人也敖氏謂
立卒爵者乃婦人常禮豈特牲主婦受酢如主人儀

者亦立卒爵乎
尸奠爵于薦左○賓之獻爵將行神惠故奠於左舉者
于左也下主人之酬爵同飲酒禮則不舉者于左矣
故亦奠于左奠左雖同其義則異疏極分明
乃羞○庶羞中有臐膮胾醢而無腊當以此注爲正
衆賓門東北面皆答壹拜○尸侑在西居賓位故助祭
者雖名賓亦統于主人而在門東答壹拜惟少牢衆
賓爲然敖氏因此遂改特牲再拜爲一拜謬
主人在其右北面答拜宰夫自東房薦脯醢○在其右
賓亦北面也脯東醢西仍依右手取脯之便此固無

席也敖以爲亦取席豆相變之義未免護非而近鑿
宰夫贊主人酌若是以辯○凡酌酒必就尊所注謂主
人每獻一人奠空爵于棜宰夫酌授于尊南者以經
無授受之文故明之棜庋尊西周有餘地可以置爵
獻衆賓而主人代酌以示尊卑之義非憚煩也
辯受爵其薦脯醢與脀設于其位其位繼上賓而南皆
東面其脀體儀也○經于辯受爵下然後言薦脀設于
其位集說乃謂薦脀每獻即設違經不可從儀亦折
也不過少耳于少之中又分貴賤故曰儀其一體兩
分者則正名折下經先生之脀折是也此衆賓無之

乃升長賓主人酌酢于長賓○特牲注云主人酌自酢
者賓不敢敵主人主人達其意此經注云主人酌自
酢序賓意賓卑不敢酢立言雖有輕重義實一也葢
助祭之賓本卑于飲射之賓也敖氏謂賓辟尸故主
人自酢以達其意夫此日之賓與尸尊卑懸絕何所
嫌而辟之注義爲長
主人洗升酌獻兄弟于阼階上○上經獻衆賓則曰宰
夫贊主人酌下經獻私人則又曰宰夫贊主人酌獨
此獻兄弟不言贊酌則主人親酌明矣注云兄弟以
親暱來不以官待之最得制禮微意敖謂此亦贊酌

違經駁鄭舛矣
其位在洗東西面北上升受爵○此經有兩義一以明
位本在此發此位而升堂一以明苐升受而不拜故
注兼解之
其先生之脀折脅一膚一其衆儀也○賓雖用骼而全
長兄弟雖用肩而折故直名之曰折
主人降洗升獻私人于阼階上○大夫言私人本臣也
而反謂之私人士言私臣本非臣也而反謂之私臣
言私人所以別嫌也言私臣所以定分也注闡禮經
稱名之旨精矣微矣私人之長所謂貴臣與無公有

司之獻者有無未定也

司馬羞湇魚○敖氏謂司馬當作司士不敢妄改經文姑闕其疑

司士縮奠俎于羊俎南橫載于羊俎○羞時橫載故載于羊俎亦橫之可見儐尸之禮魚橫載矣

三獻東楹東北面答拜○主人獻賓則就西階賓致爵主人則就其席而拜於東楹東皆賓主不敵之意于尸無與敖氏必曰辟尸何也與主人自酢條同誤

尸降筵受三獻爵酌以酢之○此在堂上而行儐尸禮矣何得更因室中事神之禮敖說非

尸升筵南面答拜○因前賓獻受爵時面位

尸侑答拜皆降洗升酌反位○皆降者舉觶二人也反位舉觶者反西楹西北面東上之位

侑奠觶于右○神惠右不舉注明之矣上主人酬尸尸亦不舉而奠于左者酬是酬賓之義不可行于獻尸故循飲酒不舉之常說已見上

尸遂執觶以興北面于阼階上酬主人○尸侑同受二人之觶侑則奠之尸則執之爲旅酬始

遂及私人拜受者升受下飲○私人之長拜于下則兄弟之長答拜于上矣禮無不答也兄弟之長已不殊矣升受者非殊私人之長也蓋自是則行酬于下也

以之其位相酬辯○明酬而自飲者則在堂下酬而酌送者則以之其位也此後受酬者皆然皆有拜受拜送之儀

乃羞庶羞于賓兄弟內賓及私人○此時房中行旅之節主婦酌觶以酬內賓之長奠之及兄弟相酬時內賓之長乃舉奠觶以酬宗婦之長以次而辯

兄弟之後生者舉觶于其長洗升酌降北面立于阼階南長在左○後生酬人者也兄弟之長受酬者也受酬者在右而今在左是居後生之西而辟主人在東之

位也故注云辟主人辟指長言賈疏凡獻酬之法主人常在左左字恐是右字之譌

爵止○此爵兄弟長亦暫奠于左俟後與主人酬賓之觶並行爲無算爵始故注云相待

賓長獻于尸○敖氏謂上篇賓觚于篚爲此時用蓋破注不用觚之說可通

賓一人舉爵于尸如初亦遂之于下○上衆賓長獻尸是加爵此次一人舉觶爲第二番旅酬各有所爲注云上言無湇爵不止互相發明其義未詳

若不賓尸○上大夫賓尸下大夫不賓尸漢儒舊說相

承已久必有所受非有以明破其必不然未可輕議
若夫攝主不賓尸之論康成已辨其非矣郝氏敬曰
賓尸故室中之事簡堂上之禮備不賓尸則室中之
事詳
腊辯無髀○右體盛于所俎而連三脊其存于正俎者
左體五脛并三脊共八體也
佐食取一俎于堂下以入奠于羊俎東○注云不言魚
俎主于尊義已明矣敖氏又何必改羊為魚耶
祝主人之魚腊取于是○髀不升則尸俎無髀可撫祝
俎安得取于是乎且所撫之骼安所用之故注疑為

祝用骼也豈賓尸用髀而不賓尸用骼與
其殺祭○殺當依注作接不當如敖氏作授
其獻祝與二佐食其位其薦脀皆如儐○敖氏据此而
言祝俎髀然經言如實不盡如即如上經洗爵酳尸
無四籩與儐尸異而亦云如儐可見矣
祝易爵洗酌授尸尸以醋主婦主婦主人之北拜受爵
尸答拜主婦反位又拜○注云為不儐尸降崇敬降字
略讀言既不儐尸而降其禮矣故受醋必俠拜以崇
其敬也
宰夫薦棗糗○內子尊祝卑故與特牲主婦自薦者不

同
主婦受爵以入于房○楊氏復曰自主人酳尸以下其
節大率與特牲禮同惟不致爵于主婦為異
主人拜受主婦戶西北面拜送爵○此與儐尸禮之阼
階上北面拜其義一也皆在主人之西南
主婦席北東面拜受爵賓西面答拜○此條集說有二
說席東向西向以南方為上曲禮有明文因欲固執
席饌相變之論而下文云薦在南方則其說難通矣
然變而言曰席雖東面亦宜北上而不顧背曲禮文
一誤也既謂此席宜北上則拜者恒于席末宜在席

南拜也又欲回護前宗婦不改東面之說因曰不拜
于席南以其切近于宗婦故此又自相牴牾二誤也
注云席北東面者北為下止三字耳而已證明曲禮
南上之說復見拜者恒于席末之義何等簡明
司士羞庶羞于尸祝主人主婦○儐尸者羞于侑不儐
尸者羞于祝故注云祝猶侑也
賓長獻于尸尸醋○亦無長兄弟加爵之儀同儐尸
賓兄弟交錯其酬無算爵○賓受主人酢後主人即酬
賓賓與而不舉兄弟弟子乃舉觶于其長于是賓與
長兄弟交錯其酬徑行無算爵疏所以言不賓尸止

行無算爵無旅酬一節者葢儐尸禮賓三獻後二人
舉觶于尸侑侑不舉尸行一爵爲第一番旅酬又次
賓一人舉爵于尸如初爲第二番旅酬此皆先賓次
兄弟次私人順序而酬者也至第二番酬後然後言
賓及兄弟交錯其酬于是賓酬兄弟之黨兄弟酬賓
之黨迭相往來惟己所欲不醉無歸所謂交錯以辯
也今不儐尸經文並無二人舉觶于尸及次賓舉爵
于尸兩節事但言賓兄弟交錯其酬無算爵故決其
無旅酬也或疑著無算爵可該旅酬不知旅酬爲行
禮大節可該無算爵無算爵不可該旅酬若有之斷
無遺其重而反著其輕者

獻祝祝受祭酒啐酒奠之○儐尸則賓獻祝祝奠爵而
主人出此不儐尸則利獻祝祝奠爵而主人出是室
中之事將竟俱以祝之奠爵爲節也
祝反復位于室中祝命佐食徹尸俎○祝入以命徹故
也主人此時無事不入至拜蕢者時復入
有司官徹饋○注云佐食不舉羊豕俎親餕尊也解所
以佐食不徹而有司官徹之義以其親餕尸餘尊之
而不使徹
婦人乃徹徹室中之饌○當如注以上下兩句分言房
中室中之饌

儀禮管見卷下之六

笙詩有聲無詞辨

康成于儀禮注六詩曰今亾其義未聞至其箋詩則曰孔子時俱在耳篇章俱在于此至戰國及秦之世而亾之其義則與衆篇之義合編故存又鄭志答炅模云為記注時就盧君耳後乃得毛公傳既古書義又當然記注已行不可改之則是康成注禮之時未見詩傳故云義未聞其云今亾又可見此詞本有而後亾並非謂本無其詞也自劉原父創為有聲無詞之論朱子本以注詩鄭漁仲又大暢其旨後之遵是說者葢什有八九矣以愚言之古人斷無有聲無詞之詩舜典云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然則先有詩而後有歌既有歌而後有聲律明矣苟無詞則高下長短疾徐之歌節何自而生而又何所依附以播之五聲十二律乎即如後世曲調之名亦必先製本詞以其詞意為曲繼乃以曲為宗舍本詞而填以他詞任人之意焉並非無詞而空製調也當初製此曲時或喜或怒或哀或樂詞皆抒寫其意所欲發即詩言志之義也至取其調而填以他詞則祇期其合調而已喜怒哀樂竟有同用此曲而與本詞絕不相似者矣故人必聽其曲中之詞然後知其意而未

可即據其調以定其為喜為怒為哀為樂也今云六詩皆有聲無詞則雖或有節奏之譜不過空調而已其間美刺勸懲俱不得而知孔子果何所取義而必錄之以垂後乎然則此六篇者必有其詞自公卿以至于士人童而習之雖不必形之于歌而聆其節奏即識其中之詞與義而易直子諒之心油然自生此即以匏竹代人歌也非無詞也且不特此而已先儒于南陔六篇則曰此以笙吹者也有聲而無詞也孔子之所錄也于九夏則曰此以金奏者也有聲而無詞也孔子之所删也既皆無詞矣其間得失之義何所區別乃一錄而一删乎此尤不可通之論也夫詩未删以前固亦多矣有至孔子時已亾者商頌七篇之類是也有為孔子删者麥秀貍首之類是也有詞故有未知其為删為亾者茅鴟驪駒之類是也詞亾故有本為孔子所錄至後而其詞亾者則南陔六篇是也至于有聲無詞則無論其錄者删者逸者而斷乎其必無也夫六詩既皆有詞則何以鄉飲酒禮曰樂燕禮曰奏而俱不曰歌曰此所以明堂下之樂以人氣代人聲也葢有詞而不用歌非無詞而不可歌也考之燕禮升歌清廟下管新宫燕禮之下管即此堂

下之笙也如曰無詞則何以左氏云宋公享昭子賦新宮乎于新宮之有詞而享時祇以管奏即可決南陔之以笙奏並非本無詞矣詩中無九夏者或義無關于輕重皆在所刪之列未可知也若呂叔玉之言取其詩中之詞義而不舉其篇名康成雖引之而意已不謂然然則非定論矣若韋昭之注國語旣以爲肆夏又以爲樊古人命篇必不若是其繁稱無當更不足據要之九夏亦皆有詞者也即如賓出奏陔苟無詞何以明其終日燕飲酒罷而不失禮乎但亦祇用金奏而不用人歌耳

拜下解

拜下之禮凡諸侯見天子外臣見他國之君本國之臣與君行禮莫不皆然考之儀禮諸篇覲禮所言諸侯之禮也公食大夫禮及聘禮所云外臣之禮也燕禮及大射儀所云本國之臣之禮也孔子所云則專主本國之臣而言覲禮載受玉之節云侯氏坐取圭升致命降階東北面再拜稽首擯者延之曰升升成拜乃出蓋先拜于下王辭之已拜而若未拜故升而復拜以成之堂下堂上有兩番拜也其聽事之節亦同受玉至于行享則直于西階前再拜稽首王不辭諸侯亦不復升堂成拜故注云王益尊諸侯益卑謂是天澤之分應爾此諸侯之禮無不下拜者也公食大夫禮賓至公再拜賓降西階東答拜公降一等辭雖辭而仍拜栗階升不拜命之成拜階上北面再拜稽首所以升而不拜者謂拜于下矣禮已畢也命之成拜者以非己臣不敢當其下拜也命之而復拜亦兩番拜也（聘禮私覿行禮亦同）蓋禮莫重于拜至也至告餼具禮稍殺矣故云公再拜揖食賓降拜公辭賓升再拜稽首蓋下堂欲拜而已辭辭而止升乃拜拜止一番故不言成拜也其拜加餼與侑幣之節亦同食禮既

終賓遂降階北面再拜稽首公不辭者明禮有終而將出不敢重勞賓再升堂也雖不辭之不可不降階再拜以答之示謙也此外臣之禮無不下拜者也其有不下者惟聘禮醴賓受几于階上再拜稽首則以主君之禮未成故也若本國之臣與君行禮則燕禮所云是也大射儀亦略同燕禮君使宰夫爲主人以行獻酢酬之事其禮有直下拜者如主人之獻公也自酢也皆云于阼階下再拜稽首無升成拜之文蓋代爲主人則疑于君故正其臣禮而公不辭之也媵爵降拜不辭亦正臣禮有君雖辭而臣終下拜者如公命徹冪卿大夫皆

降再拜稽首公辭之而不敢升成拜明既辭而彌謹臣節也有先下拜復升成拜者如公取大夫所媵之爵以酬賓賓西階下北面再拜稽首公命小臣辭賓升成拜其賓媵爵于公奠爵之禮亦然此皆行兩番拜禮之最盛時也有已降階欲拜未拜因辭而遂升拜者如公卒觶賓下拜小臣辭賓升再拜稽首之等是也此雖下而拜實在升後拜止一番禮之稍殺時也然而皆下拜也其有竟拜乎上者則惟無算爵時耳燕禮將終行無算爵以徧君惠于時受公爵者惟于席下再拜稽首蓋禮之最簡略者拜上之禮惟此

一見而已燕見侍飲受君賜爵亦止下席拜以非正行禮故不數故凡儀禮之言升成拜者俱兩番拜也言升拜者下而未拜升乃拜也其所以不同者何也蓋行禮最盛時則君辭之也殺辭之緩故拜乎下而復拜乎上行禮稍殺時則君辭之也急辭之急故不及拜而遂升拜朱註所云指行禮最盛時言然而稍殺一節亦不可略蓋不因稍殺而遂可不下堂也春秋時列國諸臣不惟不能行堂下堂上兩番拜之禮并不能行因辭而升拜之禮惟行其最簡略者孔子之斥爲泰也固宜

惟路寢及廟有堂有堂則有階有階則有升降若

治朝外朝俱無堂故其再拜稽首也不言下或因會而築壇亦象堂矣齊桓下拜壇階之下也

旅酬考

旅酬之禮統言之則均名旅酬析言之則又有旅酬與無算爵之別于有別之中而其所以別者考之諸禮又各不同如鄉飲鄉射燕禮大射嘉禮也飲射有賓主黨故旅酬時專及賓黨順序以酬至無算爵而主黨始與交錯以酬燕禮大射君尊臣卑雖命大夫爲賓而不分賓主黨故旅酬時自卿至士一獻一酬相間以次而徧至獻庶子後行無算爵亦自卿至士以次而徧以執散爵者酌而行之不親相授受是燕禮大射以無賓主黨故無交錯以酬之節與飲射不同也特牲少牢吉禮也固各分賓主之黨而旅酬與無算爵亦自不同特牲則始行旅酬即交錯以終至無算爵亦然但其別也旅酬第一番賓舉主人所酬之爵交錯相酬第二番長兄弟舉弟子所進之爵亦交錯相酬是兩番之中各行一爵也無算爵則賓與長兄弟各舉弟子所進之爵錯酬以徧是一番中並行兩爵矣此特牲禮旅酬與無算爵之別也少牢賓尸禮其旅時則先賓次兄弟次私人順序相酬不交錯至無算爵而賓主之黨始錯酬此其別在順序與交錯也與特牲又異也若夫止有無算爵而無旅酬

者惟見于少牢不賓尸之禮耳經于賓三獻後但言賓兄弟交錯其酬無算爵而無二人舉觶于尸侑尸行一爵第一番旅酬之事又無次賓一人舉爵于尸第二番旅酬之事則止有無算爵明矣賈疏決不賓尸爲無旅酬非臆說也中庸所云旅酬下爲上既謂之下爲上則明指主賓兩黨弟子所舉之觶蓋當旅酬後行無算爵之節故康成注禮記引特牲禮爲據而朱子亦即本之以注中庸或統其鈌旅酬一節[illegible]而不知無算爵亦得統名爲旅酬之說也

宮室廣脩考

周家一代典禮制數度辨等威彬彬郁郁至詳且備燦然可攷獨至宮室制度但有堂室房序等名其廣狹深淺崇卑之差等靡得而詳周官匠人所云夏后氏世室之制廣四脩一門堂三之二室三之一亦第略引其端未詳其說所云周之明堂其廣脩差數似亦略同世室明堂東西九筵南北七筵亦是廣四脩一七筵者舉成數耳其實七筵有奇然而為室有五則惟天子宗廟大寢乃得與同究非下逮之制也間嘗讀書大傳有天子之宮廣九雉三分其廣以二為內五分內一以為高等語揆之于經雖或有未盡合者然因是可以得廣狹之差等焉九雉七雉五雉三雉是也廣狹之度既得乃更以匠人廣四脩一之文定其脩并可以識深淺之差等焉如是而堂之全局其廣與脩先已明矣其室房等之細別則以三分其廣以二為內及室三之一之言定其廣以四分之一定室之深以四分之三定堂之深以室外至前楣得四分之二定兩序之端兩楹與序端齊于是序內序外及室房等之廣脩亦瞭如指掌矣若夫門則以門堂三之二定其廣卽以其廣五之四定其深中分其深以為外內塾塾與門各得其廣三之一并是門塾之修廣亦得矣庭深三于堂碑則如堂深庭之度亦可測矣所謂廣者東西兩榮之間也今略舉士制以明之士宮廣三雉則東西九丈也三分其廣以二為內則序內六丈序外兩夾室各廣一丈五尺也室三之一東西房如之則各廣二丈也廣四修一則室與堂共深七丈五尺也分為四架後楣也棟也前楣也庪也後楣一架以為室與房則深一丈八尺有奇也房前至序端即前楣下得四之二則三丈七尺有奇序端至堂廉即殿下得四之一則一丈八尺有奇正堂之深實五丈六尺有奇也庭深三之則十六丈八尺有奇也三分庭一在北以設碑則碑北五丈六尺有奇碑南十一丈二尺有奇也此堂廣修之數也門堂三之二則廣六丈也與序內等三分之一為門二為左右塾則廣各二丈也以廣五之四為其深則四丈八尺也中分之于中以設門夾門左右以為外內塾則四塾之修各二丈四尺也此門堂廣修之數也若詹宇之崇卑則如書傳所云五分內一以為高者蓋不過一丈二尺也棟峻四分之一則一丈五尺由士而上準此遞加廣修之數不可一一而得其差等也哉曰大夫士有西房乎曰聘禮明云賓負右房而立此固在

大夫之廟也則胡爲其無也果無右房則室與東房爲二其廣不止三之一矣鄭君大夫士無右房之說朱子疑之愚亦未敢信也曰北堂之東果通東夾室乎曰謂之房東又不由戶而入則其通也明矣曰夾室以藏主既通北堂主于何藏曰大夫士無主也天子之燕寢亦非藏主之所也惟諸侯之廟乃于夾室藏主然而其宮廣七雉其夾室之深四丈二尺中分其半通北堂前有二丈一尺之深亦可以藏主且非行禮之所不嫌其淺也此則深玩儀禮經文而斷以鄭君之說爲可信也曰東堂西堂之南廉與正堂齊乎否乎曰兩廉稍退在北也讀顧命而知之矣其曰夾兩階戺即正堂南廉與東西兩廉折角之處也說姑于此其曰東垂西垂即東西兩南廉之盡處也東垂在東阼之東北西垂在西阼之西北兩廉既不與堂之南廉齊其廉外地即儀禮所云東堂下西堂下者是也使三者之說是非莫定則其廣脩之細數終不能灼然而無疑因并論之

按大射儀大侯侯道九十弓弓六尺則五十四丈惟天子之燕寢自楹間至門內霤稍過是數若諸侯路寢之庭深三十九丈三尺有奇益以前楣四丈三尺有奇共四十三丈七尺有奇耳不足以容大侯侯道故大射必于郊學焉先儒謂郊學之庭其深也不止三倍于堂向嘗疑之今而知其言之不我欺也又諸侯燕射則于路寢意者止張七十弓之參侯五十弓之干侯與鄉射記云君國中射以翿旌獲國中射謂燕射也乃不用旌獲而用士之翿旌獲則侯亦張大夫士之侯而不張熊侯也可知

乾隆乙卯歲刊

儀禮注疏詳校

抱經堂藏板

儀禮注疏詳校序

抱經先生纂儀禮注疏詳校成將以授梓以[illegible]從事於是經也命之作序廷堪按儀禮一經明[illegible]汲古閣本舛誤特甚昆山顧氏濟陽張氏既據開成石本校正其經文矣校鄭注者則有休寧戴氏幷校賈疏者則有嘉定金氏戴氏所據者小字宋本嘉靖重刻相臺本金氏所據者明鍾人傑本陳鳳梧本至于所校賈疏惟據經傳通解一書而已先生此書則自宋李氏集釋而下所引證者數十家凡經注及疏一字一句之異同必博加考定歸于至當以云詳校誠不虛也其經文於

顧氏張氏所校之外如大射儀負侯許諾節如初去侯據歙縣汪氏以為去侯二字疑衍聘禮記所以朝天子節朱白蒼下據戴氏以為仍當有朱白蒼三字既夕記男女改服四字據金氏以為從大記誤入特牲饋食禮賓坐取觶還東面拜據戴氏以為拜字誤衍等皆確不可易而注文大射儀脫者六節公食大夫禮以疏文誤入者二節竝多至百許字尤為有功於鄭氏疏文則據魏氏要義等校正亦有多出於金氏者從之治是經者執此而求不翅晤室之一燈大水之一樹矣又士冠禮贊者盥于洗西案疏云盥于洗西無正文引鄉飲酒禮

以爲知在洗西則經文無于洗西三字可知燕禮主人盥洗節賓降筵北面荅拜案疏以賓受獻訖立于序内未有升筵之事謂降筵爲誤誠然今以大射儀經文校之賓降筵三字當作西階上三字蓋大射之前即燕禮故此節經文全與大射同唯此三字異而鄭注亦與大射略同無降筵之說則鄭氏所見經文本非賓降筵字可知少牢饋食禮佐食遷肵俎于阼階西節脊脅肺肩在上案禮之通例肩貴體不當在脊脅之下濟陽張氏云上文巳言肩不當重出且遺胃字則肩字卽胃字之譌今詳疏意亦皆作胃字然則唐初本尚是胃字也此三條皆廷堪尋繹疏文而得者其盥于洗西節巳竊幸與先生合其後二條未審尚可采擇焉否也廷堪淺學以附名簡末爲榮故不辭而爲之序至于其徵引之廣刊定之嚴不使敖繼公臆爲增改者闌入焉則深於禮經者自知之無俟廷堪之頌揚也

乾隆六十年歲次乙卯歙縣後學淩廷堪次仲氏拜序

自序

乾隆庚申之歲吾師桑弢甫先生講學於湖上之南屏秀水盛庸三世佐實從之遊余館於城中不能與其學而往還極數焉見其手儀禮一經萃衆解而研辨之於其節次亦時有更易以其所爲說質於先生定而後各條疏於經文之下余見而好之亦欲從事於斯而家無此書遂輟不爲庸三以戊辰成進士余時亦在京師因索其向所著則巳裒然成書因得縱觀焉歎其精鑿實有出於昔人之上者顧其文繁力不能倩人鈔錄庸三既得滇南縣令鋏旋出京蓋余之於此經其萌芽實於是乎始後更無有人相爲提唱者則亦遂巳庚子入京晤程蕺園太史晉芳言於此經巳得十一家之本將爲之甄綜而疏通之則又躍躍然以喜是時余年六十有四距庚申巳四十年稍得見諸家之本往往有因傳寫之譌誤而遂以訾鄭賈之失者於是發憤先爲注疏校一善本巳錄成書矣既而所見更廣知鄭賈之說實有違錯凡後人所駁正信有證據知非憑臆以斲勝於前人也因復亟取而件繫之向之訂譌正誤在於字句之閒其謚猶淺今之糾謬釋疑尤爲天地閒不可少之議論則余書亦庶幾不僅爲張淳毛居正之流亞乎夫前

人有失後人知而正之宜也若其辭氣之閒有不當過於亢厲者此則徵爲削之今定書之摠名惟曰儀禮注疏詳校不加以辨駁之辭若是庶無得罪於先賢乎臚三之書名曰集解濵之大吏委以解銅至儀徵而卒遂無從更見其書此書僅載一兩條猶是昔年之錄於簡端者也蕺園相晤之明年余至山西旋聞其卒於秦中所欲爲者殆亦未就獨余以不肖軀尚留世閒今年已七十有九矣回憶南屏初見是書時去之五十餘年而始得成是編不可謂非幸也已

乾隆六十年歲在乙卯六月仁和後學盧文弨書

鑒定并參校捐梓姓氏

大興朱珪石君
嘉善謝墉金圃
錢塘梁同書山舟
大興翁方綱覃谿
嘉定錢大昕莘楣
鎮洋畢沅秋帆
南康謝啟昆蘊山
仁和孫志祖頤谷
江都秦恩復敦夫

湘潭張力行顧堂
桐鄉金德輿雲莊
金壇段玉裁懋堂
嘉定李賡芸許齋
高郵劉台拱端臨
歸安丁杰小雅
歙縣淩廷堪次仲
海寧吳騫槎客
浦江戴殿海瀛三
吳江楊復吉列歐

歙縣鮑廷博以文
烏程沈青逵夫
上元孫祖瑀嘉五
上元孫邦杰漢賢
上元孫瀛葆貞
海寧陳鱣仲魚
蘇州袁廷檮又愷
烏程嚴元照久能
海寧錢馥廣伯
蕭山徐鯤北溟

休寧陳兆麒仲韓
武進李兆洛紳琦
杭州金泳惺莽
嘉興葛雄圖書勳
仁和王崇本復初
仁和韓文潮篤虹
蘭谿柳兆勳書旂

儀禮注疏詳校所稱引

陸云 德明 元朗 釋文 亦稱音義
石經 所稱皆開成石經
張云 淳 忠甫 識誤
李云 如圭 寶之 集釋
朱子 元晦 經傳通解
黃云 榦 直卿 通解續
楊云 復 茂才 圖
魏云 了翁 華父 要義 載溫本異同
敖云 繼公 集解

今上欽定義疏

乾隆四年校刊官本內有出姓名者

吳云 紱 方來 宜興
程云 恂 蒸侯 休寧
周云 學健 力堂 新建

本朝諸家

稷若云 張爾岐 濟陽 鄭注句讀 有姓重者稱字以別之
方云 苞 靈皋 桐城 析疑
東壁云 吳廷華 錢塘 疑義至覲禮止以下未得見
惠云 棟 定宇 元和 古義 句解 有校本

盛云世佐集解　庸三　秀水
浦云鏜正字　聲之　嘉定
金云曰追正譌　璞園　嘉定
戴云震說附集釋　東原　休寧
柘田云金楄簡端　歙縣
汪云肇漋附識　稚川　歙縣

儀禮詳校《稱引姓氏　十二

凡例

儀禮一書自宋已來相傳之注疏已有譌錯如朱子通解黃勉齋通解續楊信齋圖魏華父要義所引亦與今本大槩相同

今上乾隆四年重雕十三經注疏而儀禮一書尤極審正一切字畫悉依正體凡舊本之錯誤多所改定又欽定儀禮義疏幷圖頒行學官於舊人之說其是者愼擇而取之非者詳辯而斥之闢荊榛而示以周行學者始得所遵循而無惑矣今所引證多本於是

鄭注是者固多然亦不能全是賈疏宗主鄭說卽有參之前後而不合證之他經而亦岐者亦必依違其閒曲爲之解近來桐城方氏錢塘吳氏亦頗掎摭其失今採其確然至當者以小字綴之於下論之駁者不具錄也

賈疏本多譌舛傳寫彌復滋譌朱子通解一書細爲爬梳或潤色其辭或增成其義讀者易以通曉致爲有功今凡改訂不多處卽連於賈疏中但注某字爲朱子所增所改所刪可以一覽了然若賈語微滯而義不甚違則寧仍其本文或以朱子所改注其下不至全失本文葢校書最宜愼重與自著書不同也

儀禮詳校《凡例　一

通解於賈疏往往有移易其前後者後之所見乃前之所刪嘉定金氏作正譌專依朱子爲正忩賈疏前文之所有而遽以後文爲脫去輒以通解補之今既灼知其誤不以錄入其他亦有一二爲朱子所增成者宋本各家本皆無之本亦人所易曉故不據以增補

賈疏於經文每段皆標明其旨趣然亦有遺漏處嘉定浦氏悉爲補之并於標題及分段誤處亦爲改正今皆從之

張忠甫識誤一書專依陸氏釋文以正經注之誤但唐已來相傳儀禮之本不皆畫一當日賈氏所據之本未必皆與陸氏符同各從其舊可也今本乃附釋文於經注之下不得不改賈氏之本以從陸其實釋文自當附於全經之後與易經注疏晉書新唐書一例庶乎不致兩傷常熟毛氏本又參入通解之音益爲不倫余於各經釋文已有專刻今故置而不論

外閒常行之本惟汲古閣所刻家有其書今所摘誤字皆就此本而言他本閒一及之未能詳也

江都汪拔萃容夫中曾示余以儀禮之但有鄭注而無疏者其閒有朱筆校訂於注之先後頗有移易因經文初見處鄭或不加訓釋而於再見三見始出之校

者因爲之移後以置前相傳以爲宋本而與賈疏殊不相合後質之高郵劉學博端臨台拱以爲所校者實非宋本太半乃依元人敖繼公集解本也劉於此經用功最深惜未見其成書今爲鎮江學官亦不能往就正焉書成當先寄之或有增訂當錄附於書後

儀禮注疏詳校卷第一

盧文弨輯

士冠禮第一 鄭目錄云童子任職居士位年二十而冠吳東壁云據此注主人以爲冠者之父正與孟子丈夫之冠也父命之相合且曲禮內則皆言四十始仕童子安得居士位沈云記云天子之元子猶士也蓋以王太子入學受教卽選俊之類則彼士固指未仕者而此爲未仕者加冠之禮可知 主人玄冠朝服則是仕於諸侯句 天子之士朝服皮弁素積東壁云疏謂鄭約玉藻以明君臣同服案玉藻並不言臣且亦不分王朝侯國鄭專指侯國非 疏及下記浦增公諸浦改侯郊特牲作諸侯有冠禮 昔聖王之處士彼文有使二字也就閑燕也此與下三也字彼文所無今引書自不必過拘此仍其舊可也下放此 然又浦依通解改

案喪服小功章云大夫爲昆弟之長殤方云喪服小功章大夫公之昆弟大夫之子爲其昆弟庶子姑姊妹之長殤以兼公之昆弟大夫之子故不得去兄與姊妹乃割截經文曰大夫爲其昆弟而謂兄爲殤則大夫之冠不以二十其謬顯然 小記云大本文作丈夫冠而不爲殤東壁云小記言丈夫與下婦人對疏改爲大夫欲以伸其說耳案官依本文作丈夫固是然非賈意 是身有德行年未二十而五字浦校補得爲大夫則是大夫亦五字浦校補去舊冠字不以二十而補始冠也 公送晉侯晉侯二字補以公宴于河上 時成王年十五云王與大夫盡弁東壁云若武王八十餘始生成王邑姜之年嵩不甚遠理不可信且武王遷鎬在伐紂前據有聲詩以成王爲翼子則早已成立矣 文王十三生伯邑考方云詩文王嘉止大邦有子適當其年之謂也東壁云王季克明克類斷不令文王早昏皆以斯言爲不足信 是年十九已下何乃浦改爲殤故知浦補二十乃冠矣 緇布冠官補皮弁爵弁後加乍冕東壁云天下無生而貴者則止應三加若論貴賤則公與士等次懸絕公當以袞冕爲尊又何止於乍冕則大戴禮之說不足訓矣 大戴戴德小戴四字金校補戴聖與劉向爲衍別錄 皆尊卑吉凶先後二字浦補雜亂故鄭氏監本書其名官本君後同皆不從之矣 儀禮疏儀禮不言周者欲見兼有異代之法義疏云周監二代已經周公損益則亦爲周之禮矣至夏祝商祝不過取其名以爲別於夏商之禮無與東壁之說亦同 鄭氏注舊作註通部皆然疏云言注者注義於經下若水之注物舊本亦並作註於文義全不可通官本悉改作注是也今從之

士冠禮 筮于廟陸云古廟字案下多作此當以見音義故不改 廟門注不於

堂者嫌蓍之靈由廟神方云卜筮外神故用事於廟門之外亦尊無二上之義 疏閾閾爲門限 曲禮云龜曰卜蓍曰筮彼文作龜爲卜筴爲筮此筴作蓍下疏亦然當由所見本不同金氏據通解此下有蓍草之靈者易說卦云幽贊於神明而生蓍是也十九字謂脫文當補文弨案下疏云故知筮以蓍也文正與蓍曰筮相承且賈疏大例於名物解釋殊略通解於此疏每有刪節增潤之處不可盡據以損益本文也 不筮月者夏小正云二月綏多士女冠子取妻時也既有常月故不筮也義疏云下經屨夏用葛冬皮屨則冠非有常月不筮者以事繫日主日則月不必筮也 又受聘在始祖廟卽既云不腆先君之祧 士於禰浦補廟 祧則與聘禮先君之祧同官補謂遷主所藏始祖廟同官改也 無大夫冠禮若幼而冠者與士同在禰廟也通解云大夫雖無冠禮然有幼

而冠者亦當與士同在禰廟也此所增禰較通暢然依本文亦自明白凡似此者俱當仍舊 但著
龜卦兆五字官補各有所對 若以卦兆官補對生成之鬼神
莫善於今易作大乎白虎通作善乎何休注公羊傳王肅注家語禮運皆作善乎蓍龜
主人爵冠 注 爵冠委貌也東壁云爵冠非委貌案記委貌章甫毋追皆初加之緇布冠說詳所著疑義
筮必朝服者脫李楊皆有疏同 尊蓍龜之道也衍李楊皆無
肩革帶博二三官改寸天子與其臣爵冕以視釋文作眂下同張謂當從釋文文弨案賈與陸所見之本各不同即五經正義其不皆然故釋文定當附見於後不參本書爲是此視字不當改餘皆放此
朔 疏 雖經不言裳然補補裳與韠同
色既官補校 云素韠者衍官校刪 一是以下云文補改 爵弁服純
衣是也云筮必朝服者官誤刪 尊蓍龜之道也官誤衍者官補

此筮二字金校補 不服此服乃服朝服 云士帶博二寸再
繚四寸屈垂三尺者此亦玉藻文補云唯再繚四寸爲玉藻成文餘皆約其義
亦皆玉藻文補 肩與革韋補校改帶廣同 云天子
與其臣爵冕以視朔皮弁以日視朝諸侯與其臣皮弁
以視朔朝服以日視朝以上十六字亦當全引金校補者此約玉藻而
知東壁云鄭增入臣字以明君臣同服於古無據疏又增之日諸侯與其臣與子加冠同服皮弁以筮日天子與其臣與子加冠同服爵冕以筮日其說頗錯極矣此經明言爵冠朝服並不言皮弁爵冕即云傳寫之誤天子服皮弁諸侯服爵冠亦爲臆說 證此爵冠冕金校改朝服而筮者 若
然云官改 天子用爵冕諸侯用同金校改皮弁
有司如主人服 注 府史以下也李楊皆無疏同 今時卒史吏金校改

及假吏皆李無是也方云有司蓋族黨內中下士也若庶人在官者豈得與主人同朝服而即
客位如主人爲中士下士之不命者則當取諸隸子弟之會爲學士而不升於司徒者 疏 是言
屬者尊義官改之義特牲云有司士之屬吏亦此親官改尊惠浦
皆改作此類也
筮與席所卦者 注 所卦者所以畫地記爻方云所卦者所以爲卦之物也少牢饋食禮云卦以木者即下注所謂方版也言畫爻於版卦成又書於大方若地乃人所踐跡非所以尊筮也以上參用東壁說 疏 龜爲卜十蓍不必改筴爲筮 分之本作
而爲二以象兩
布席于門中 注 闑門橛也李楊無疏同 疏 擬疑官改卜筮之事
有古文書官改今文 又喪服注今文無冠舊倒布纓之

等 若疊古今之文訖說官改 甫或爲父今文爲斧事
相爲三字疑誤官本連下故字爲句
筮人執筴策之俗體敖據少牢云當作筮方云易大傳云乾之策坤之策筴乃蓍之正名也此句中有二筮故易以筴 抽上韇兼執之案執上韇與蓍故云兼蓍華未出韇此自連韇身而言義
疏謂所兼者是下韇若下韇亦抽則蓍出矣少牢於得主人命後方抽下韇左執筮右兼執韇以擊筮則此亦何容先抽所以擊筮者必是韇身非上下韇也 注 筮人有司主三易者也衍李楊無
韇藏筴之器也衍疏無李楊同 今時藏弓矢者謂之韇凡丸俗官改從正體世人疑爲凡之誤疎矣也 疏 此經所陳據筮時之事金據通解
此下有筴即蓍也曲禮曰筴爲筮十二字欲補入案此文已見前疏不必復出且前引曲禮俱作蓍爲筮此作筴其非賈疏明甚不當補
右兼執韇以擊筮遂述命三字彼文有 乃釋

韇二字亦彼文有立筮　但金據通解欲於此下增彼鄉大夫禮有述命此士禮略故不述命耳
十七字文弨案此段通解在筮人許諾之下此處疏云但筮法不殊此亦應不異少牢具陳此不言者文不具
當與彼同今全横於但字之下添此一段文義殊格礙且述命者述主人之命以告神豈因士而遂不述理不
可信此處與文俱不必增下　筮法不殊　擇建立卜十　筮人　掌子謂
玉瓦原三人各占一兆也　少牢大夫禮亦是舊作云故朱子
疑少牢無此文文弨案作是字便無此疑　三人占
宰自右少退　注　宰有司主政教者也李無
筮人許諾　注　卦者有司主畫地識爻者也疏無李楊同　疏　主
人衍　爲筮人而言則坐文宜在西面下東壁云經文本有錯落處疏說云云
太鑿　據人以杖畫地東壁云上云以木此又以木爲杖皆不足據

卒筮　注　書卦者筮人東壁云當卽卦者書之　以方寫所得之卦也
李無楊有　疏　此言所筮六卦當作爻　俱了　彼爲祭禮吉事
尚舊倒官正　提提橫弓作折折音同
若不吉　疏　云如初儀者自筮于廟門已下至告吉是也
敖云初儀筮人執筮以下者也案不吉筮遠日乃當日并筮也敖說是　士冠禮亦于上
旬之內預筮三旬不吉則更筮後月之上旬義疏云曲禮卜筮不
過三果用三筮經言著再不吉又筮如初矣張子謂再不從則直用下旬之遠日疏乃謂更筮後月之上旬則
是四筮并與三筮之說不合矣　若冠子則年已二十不可止自劉補然
須冠　更筮中旬之云遠日
徹筮席　注　徹釋文作撤張從之案徹字乃正體　去也

宗人告事畢　注　宗人有司主禮者也疏無李敖同東壁云宗人亦私臣掌宗
廟事疏云士雖無臣亦有宗人掌禮殊矛盾
主人戒賓　注　古者有吉事則樂與賢者歡李作勸謂歡成正與下凶
事哀戚相對勸字無義　成之　禮辭一辭而許也疏無李同　疏　某猶
願愿案上作願宜畫一　吾子之終教之也　故鄭以僚友言之是衍
浦刪　也
主人再拜賓答答書內皆同今依石經改從艸　一　拜　疏　當依與官改　彼
文爲正
前期三日　疏　爲加冠之正金校補　賓也　故鄭引冠義禮
爲證也

乃宿賓　疏　蓋者官改　彼以夫人尊　則前期二三日宿之
也少牢筮日吉官改　下云宿　使知之　祭日當來又云前
宿一日宿戒舊倒官正　尸
宿贊冠者　疏　贊冠者皆降一等東壁云贊冠必取諸於禮者充之疏傅會注文
造爲降一等之說又造爲禮窮則同之說豈是定理　欲取與爲　厥明相近故也
厥明夕爲期于廟石經並作廟而此書多不畫一姑仍之　門之外　疏　知
亦在廟上作廟者二此獨作廟參錯爲不可　爲期也
擯者請期　疏　鄭注云肉謂爲　之羹
擯者告期于賓之家　疏　有司是家之屬吏者衍浦刪　則爲告浦
改　期皆得在位

夙興注及官改其載周氏校語云及字意相連其字意另出玩上文云水器尊卑皆用金罍當是其字案朱子因疑及字誤今所改誠是然疏自作及大小異疏卽今之摶摶風

四阿四注屋重舊倒官正屋謂路寢鄭注云夏屋今之門廡也舊誤在下漢時門廡下今移正與彼文合漢時門廡也字後上可不必改是兩下爲之大射唯雖云罍水不云枓文是監本文不具也

陳服于房中注墉牆李有也字楊無

爵弁服注再入謂之赬釋文再入作再染下二字同張據此欲盡改再入三入四入入字皆作染不知注疏所見之本與釋文所見本不同不必據彼以改此他皆放此今齊人名蒨爲韎韐衍官校集釋云疏云周公時名蒨爲韎草以此韎染韋合之爲韐因名載爲韎韐是蒨一名韎而載名韎韐蒨不得名韎韐也韐字乃衍文冠弁疏者衍金依疏去之不與衣陳

而言於上疏釋曰士禮弁上端自祭績麻三十升布通解作以三十升麻布衣之是此亦當本有衣之二字七入爲緇當作三入爲纁語意方貫若以纁入黑則爲紺故鄭注鍾氏云緅官補今禮俗文作爵是純況官改有不同之事弁端亦朝官補服之類此經云韎韐玉藻云縕韍五字官補二者一物是韍有與韠經官改異詩云朱芾斯皇黃譌非異文二與四日譌浦據玉海改爲體離爲鎮霍監本譌瞿時離氣赤又爲補朱是也天子三公大夫皆不官改朱紱

皮弁服疏若然黃皇官改亦通用古帝雖有絲麻布帛皮布弁卽論語云繪事後素之等是事也論語注云素用絹繪譌者彼上服裼衣用素亦繪疑也

弁端疏不問同官改但不同二字不改屬上亦可一命不命皆分爲三等以其士唯有一緇幅官改韠之帶朝時不服朝二字浦補官但補朝字服與君不同彼云朝服卽此弁端冠官改也鄭云端諸侯視朝之服耳衍此既易亦官改其裳直以諸侯之士皆有三等之裳二字衍故還以三等之裳士配記浦改之案舊文雖亦可通然改之似更明順若然則補大夫之弁端素韠則當爲八字補素裳乃則此上金皆據通解以改此文與朝服不異者禮窮則同也

緇布冠注缺讀有頍者弁之頍緇布冠無笄者官校集釋據疏刪

著頍疏東壁云注但讀缺爲頍未嘗徑作頍今注疏中缺字俱改爲頍字不知作頍于何人圍髮際方云下經賓受緇布冠右手執項左手執前則缺項卽謂緇布冠後當項處缺之今幽燕士大夫燕居之冠後多兩歧以組屬之以便或卷而扃或垂而下疑上古之緇布冠類此況亦云缺當讀如字今之幘粱也李無朱楊有有笄者屈組金據下加皮弁節疏所引云當有以字案本節疏無不恰當爲紘、謂此以衍張據釋文謂此當作以案疏述注作此上不必改從釋文今作此以上後人又因張說誤恰也上凡六物疏云結項中補者明于項中上俱依注改結之也首著卷幘卷幘二字官補之狀雖不可知既言頍圍髮際故衍以固官補冠之衍漢時卷幘是頍之遺象所生王漢時三字衍屈繫之有餘因垂爲飾必屈繫者擬解時易爲繫屬之十二字浦據通解補亦見後疏也則以二條組

爲纓 二字亦浦校補 兩相屬于頍　隋謂狹 俠 而長也
櫛實于簞 疏 笥 舊方曰笥下少一笥字今補 與簞方圓有異
蒲筵二在南 疏 云筵席也者 句上鄭注二字衍案舊本俱經注連釋官本始分作
兩段然體例亦不盡合 藉 籍譌下同 之曰席
側尊一 注 勺尊斗 升譌金云案疏謂少牢罍水有枓與此勺爲一物故云尊斗對彼是罍枓
所以斛水則此爲尊枓斛酒者也是注升本作斗後魏以來字多別體升斗字幾不辨故致誤如此當據少牢及疏文改正疏尊升并改
爵弁皮弁 注 爵弁者制如冕 疏引有而字朱李楊各本無 黑色 古
文匱爲篹坫爲櫓 櫓宋本釋文從木今通志堂本與通解集釋元本皆從衣張謂從衣爲非
此疏中尚從衣又張所見兩爲字是作字集釋元本亦然今疏中所引上句是爲下句是作今注皆作爲與釋

文合 疏 言升則東面據 豫官改 終言之也　故詩云臺笠
緇撮是庶人以布冠常服者 東壁云都人士詩皆指衣冠貴家言之況謂之人士
凡卿士吉士皆在其中豈緇撮獨歸之庶民 但培有二 文有浦刪 一者謂若明
堂位云崇坫亢 彼文作康 圭　在廟中有之以亢圭 官補 反爵
之屬
主人玄端爵韠 疏 主 玄 人至西面　上文已 以 陳衣冠
器物
兄弟畢袗玄 注 袗同也 東壁云經文既曰畢而鄭又以爲同文似重疊方云玉藻無君
者不貳采謂衣裳上下同色也此兄弟蓋未仕者即閒有己仕者亦降服以從同昏禮於壻從者曰畢玄端於女從者曰畢袗玄則異制明矣 古文袗爲均也 宋本無朱李皆有 疏 主人
當序南 浦疑東案序爲東序所不待言此自在阼階下當東序之南耳 西面
將冠者 注 玉藻曰童子之節 飾金校改 也 疏 云錦紳者以
錦爲大帶之垂 二字脫在下浦移此 也云并紐者亦以錦爲紐約
紳又之垂誤在此浦皆移正 也
玄如主人服 注 外門大門外 朱李楊皆有末外字敖去之東壁謂當云外門之外
謂大門外 疏 欲得尊賓嘉 舊倒 客 脫俱依宋本補正
主人迎 疏 據主人在東賓在 三字官補之語方通 西
主人揖贊者 疏 云贊者隨賓者 浦補
贊者盥 于洗西三字浦云因注衍汪云注云盥於洗西由賓階升也本以二句釋經盥升相足成文若
謂以由賓階升釋盥於洗西則方位不相當矣案自唐石經以來諸本皆衍此三字近官校集釋亦以疏明云

贊者盥于洗西無正文言可證唐初本猶無此三字 升　西面南上 注 南上尊於
主人之贊者 方云主人贊者陳衣後更無房中之事此經南上乃所立之地宜近南猶下經設筵
一物而曰南順注云北爲上相同 疏 故先入房竝立待 侍 事　贊者
亦從外來 二字舊作之浦校改 但 又浦改 卑不可與賓竝　又 及 向
賓階　恐由 作 阼階
將冠者出房 疏 以其下文有賓揖將冠者 補
贊者奠纚笄櫛 疏 不言纓紘等四物文 大 略　不 疑上 言
櫛盛 經作實 于簞今亦并簞將來置於席南端也 東壁云席端不
足以容當仍在房 知贊者是 其衍 賓之贊冠者也者
賓右手執項 疏 知進容者行翔而前 後 鶬焉者

冠者與疏案郊特特牲論加冠之事

贊者洗于房中注洗盥而洗爵者衍金云疏前疊注語有者字疊注例也後無者注本無也側酌者言無爲之薦者東壁云上文側尊注以側爲特謂無夆酒也此亦義同不當夆脯醢爲說疏以房庭中有洗醴尊也昏禮贊酌醴浦云監本作醴婦誤此與昏禮禮舊脫浦金皆云當補下同賓皆云面

葉者公側受授醴

賓揖冠者就筵疏賓自至房戶取醴贊者二字浦補酌醴者浦刪出向西以授也

冠者卽筵坐以柶祭醴三二建捷誤當從柶石經疏同柶注建捷柶扱釋文捷柶初洽反本又作插亦作扱正指注言後人誤會乃改經之建柶爲捷柶失之矣

釋文云亦作扱此正疏家所見本亦不必改捷柶於醴中

毋拜受疏但是婦人於丈夫皆使衍俠拜

賓降直西序疏主人直東序西面補者

請醴賓注此醴當作禮案李云上之醴子醴賓醴婦皆作醴大夫以上乃曰儐曰禮耳又此句注下有禮賓者謝其自勤勞也九字通解集釋皆有之然疏無釋則所見本或無此文耳必通解集釋俱作以朱本作必文弨案必字勝乃意度之辭帷幕簟席爲之案聘禮夾以帷士或用簟席兩者不定則作必字是也疏此當爲上於下之禮案士與賓同等不得云上於下此句疑有誤若是指上文則此下或當有今於賓三字不得用醴禮吳疑脫賓字卽從醴字案聘金補禮記云

冠者見於不經及各本同集釋作于校者云前後俱當作于爲正然古今文卽有于於互異者今一

切仍其舊可也兄弟疏故贊者東面冠者西面拜補五字也云補亦如之者四字金校補言贊者先拜而金補校冠者荅之也東壁云經言見贊者見則先拜贊者矣疏悖經且與注不符

入見姑姊注姑與姊亦俠拜也李無疏不見父與賓者蓋冠畢則已見也文弨案禮不相參父與賓相爲禮子不當有私敬且父在而子拜賓是有二主也上文受醴而拜非所謂見也

乃易服遂以摯見於鄉鄉依劉改大夫鄉先見生劉云釋文不出此句至禮記冠義則云鄉大夫鄉先生竝晉香自此以後儀禮禮記各本皆作鄉卽石經亦然由今攷之此經及冠義竝當作鄉大夫作鄉誤也鄉大夫謂見爲鄉大夫者鄉先生謂已爲鄉大夫而致仕者見君之大偏見鄉大夫如晉語趙文子冠徧見六鄉是也鄭解鄉先生爲鄉大夫致仕者蓋蒙上爲釋賈疏云先生亦有士鄭

不言者經云鄉大夫不言士故先生亦略不言據此知賈所見儀禮本作鄉大夫也孔疏云見於鄉大夫謂在朝之鄉大夫也是孔所見禮記本亦作鄉大夫孔以在朝對致仕者文義甚明而今本正義亦竝改作鄉

疏以初冠時服爵端爲加補緇布冠之補俱浦校服但裳

以素而屨屨色白也

乃醴賓注醴賓舊倒通解作醴賓與疏同浦金皆從之李作禮賓嘉靖本同不用柶

者內則曰飲重醴朱李皆誤衍清糟二字稻醴清糟黍醴清糟

粱醴補十字清糟疏此則主人獻賓而已故浦補無亞獻

鄉飲酒末末有燕乃酬賓賓官補奠而不舉是賓主

人各兩爵而禮成舊倒官正也亦是士官改其差也云重

醴至金補云疏括注語本有至字不知何時脫去遂使轉寫者反據疏中重醴清糟四字誤刪注文清

糟者　質者謂若冠禮禮子之類是也故設尊在房中
文者此禮賓是也十三字吳補見官本考證故以房戶之間顯處設
尊也
主人酬賓 疏 當莫酬之節從行浦改之以財貨也　故聘
禮云若不親食饗 則又異於大夫也下衍　彼九獻酬浦
金改之間皆有幣
贊者皆與 注 贊者衆賓也朱子云贊者是主人之贊者也恐字誤作衆賓朱義疏云
皆者皆衆賓與主人之贊者也 疏 取尊賢官補爲義也
若不醴 注 聖人用焉不改舊者疏作舊李同也 疏謂夏殷之法朱子謂當時國
俗不同耳疏語非 疏 是下曲禮文云也　以周法用醴醮

儀禮詳校　卷一　十三

但醴通解有是字 太古之物自然去此二字 質有宜字俱通解 無酬酢可一
仍本文
尊于房戶之間 疏 故不設戒也爲 此用周 酒酒是可所俱
浦校改 飲之物
洗有篚 注 篚亦以盛勺觶義疏云醴用觶而醮用爵勺加尊上則篚中不宜更有勺
矣注誤 疏 醴之尊在房故洗亦在房五字金校補　此庭洗衍
篚亦盛勺觶故云亦也云西衍南順北爲上也者　以其
南順之衍官刪俱 故言北爲上也
始加醮 疏 始加醮薦 用脯醢者
冠者拜受 疏 亦不言出衍薦之時節　皆隨時之便東塾改作

客
冠者升筵坐 疏 出房立待賓客衍命　聘禮注云糟醴不
卒卒官改考證載吳氏云謂不卒爵也經云卒醴則非不卒明矣故也
徹薦爵 疏 明薦爵更設而是補校改後加卒卒金校改設於席前
也
加爵弁如初儀 疏 前二三監本二醮有脯醢　案下文若殺
已下云文卒醮　若今梁彼文作凉州烏烏譌翅矣此是彼腊人注救乃
取之入此注中誤 摡摡之而施薑桂曰腶從叚譌脩若然乾肉
與脯脩別句 言通解添云字非 若今梁州烏翅者通解脩　則節
折折金校改爲二十一體

儀禮詳校　卷一　十四

若殺則特豚載敖疑衍沈以載屬上讀云載即謂俎謂組爲載猶謂脯醢爲薦也蓋先載半體
以醴子留其半以醴賓贊各有其俎不得合左右胖並載也合左右胖並載者唯士喪禮爲然 注 凡
牲皆用左必是字誤 右胖 疏 載在後升在前三字金校補　又
合字在載升之間通言之者通解者字移在通言之上　以茅覆鼎
鼏 注云大扃此下俱從向譌 則用右左 而祭之鄉飲酒鄉
射社 生主下同 人用右體　煑豕亨豚 魚腊以鑊各一爨
案昏禮云特豚豕 合升　特牲亦云卒載加匕七 于鼎
一者一 祭肺　少儀云牛羊三牲 之肺　皆摝生主 人
爲食而有也　二者謂之刌肺忖古與刌通用玉藻瓜祭上環鄭注云上環
頭忖也但此上下俱作刌不應獨異文 切之使斷　不從其今案今古文皆不從則當

用其字文故疊之也
再醮注蠃醢螔螔金改疏同蝓醢東壁云爾雅注螔蝓蝸牛未聞蝸牛可爲醢也蠃螺
同蚌屬此固可爲醢也　疏細切爲齏齏　蚹蠃螔蝓四字官補爾雅
文
三醮注加俎嚌之嚌當爲祭義疏云經言皆如初則祭已在其中矣下言嚌肺釋
上嚌之爲嚌肺也注誤疏又妄爲之說非也　疏至三醮者衍或是則字直云籩豆
有楚
卒醮疏如若得束帛者不須取脯東壁云今得束帛者覗已歸俎則疏說不
可通
若孤子疏惟一醴醮三醮醴官互易不同耳

冠之日主人紒而迎賓疏即上采衣紒是也東壁以孤子不當采
衣纂疏則謂不當室者或可采與
若殺疏三二鼎豚浦改豕魚腊異類浦改于官作類知上父在
陳鼎不於門外也
若庶子疏周公作經於三醮代之下言之　今於周之
子適子三加一醴　皆爲適子三代而爲衍言
棄爾幼志順愼通爾成德壽考惟李維祺
三加曰注皆加如女之三服
兄弟具在注厥其也三字李有通解無也字　耇凍梨金云監本作棃誤棃
二字可通用今官本作犁乃眞誤也　疏云耇凍凍下同黎者此疏首有黃髮白而

後黃也乃朱子所增金謂誤脫非是
拜受祭之此節注首李有休美也三字盛從之別本無
醮辭曰　嘉薦亶下從旦今誤從且注同他放此時
始加元服注凡醮者不祝義疏云謂既有醮辭則加冠時不用祝辭耳疏以爲爲庶
子言之非注意　疏善兄弟長爲友者　欲見非但善事父母
二字補兄弟而亦爲父母二字補兄弟之所善者諸謂行周
備之意也　至於用周醮之辭　凡殤不備補祭之類
也　周公使祝雍三字當補爲祝詞使王近於人辭氏字
字辭曰疏此字文在三醮代之下而言則亦知遂三代
字辭同

髦士攸宜　永受保之官本此節末
曰伯某甫疏故言某補甫爲且字　夏殷質則積稱朱李皆
作積下同仲周文則積叔　故檀弓云幼名冠字四字通解有五
十以伯仲　則是殷家冠時遂以伯叔二十浦改字呼之
慶父乃是莊公之弟時未五十慶父死號曰共仲東壁云季
友亦號成季何必死而後稱伯仲　故二十冠時則以伯仲叔季所補
當擬之　父猶傳傳也　云孔子爲仲衍尼甫者　桓公
十五年天王使嘉春秋作家甫來求車是也云宋大夫有孔
甫是其類者宋衍左氏傳桓二年宋官補孔父嘉爲司馬是
也

屨夏用葛注屨者衍敖無順裳色

爵弁纁屨疏以玄端有黃裳三之補改等裳　有與官改冕

服之嫌　此者官改卽上黑屨以青爲絇繶純　與舉舄

同官補者

不屨繐屨疏　則繐衰二字金校補四升半不灰治可知言此

者欲見大功末未可以冠子恐人遂浦補以文弨案當有繐屨二字

冠子故於屨末未因禁之也

記冠義疏　云冠義者記子冠中之義也者衍官本於云字上增又鄭注禮記冠義七字今考禮記冠義並無此注卽鄭目錄亦與此不同此云冠義者卽疊此正文冠義而言官本乃以正文冠義不繫記下而繫於下文始冠之上則疏此語遂無所承而轉疑爲禮記冠義之注矣

始冠緇布之冠也大太注疏同古冠布注　大古質蓋亦二字金校補李亦有與疏合官本疏中刪此二字失之不效無飾疏　未知大古有緌以不猶與否唐人語疏中往往見之舊不字譌作是官改爲否近之而亦非也

適子冠於阼　加有成也注　醮夏殷之禮每加於阼階

醮之於客位所以尊敬之成其爲人也此二十五字今本脫金據通解補李亦有下節同

三加彌尊諭其志也注　彌猶益也冠服後

加益尊諭其志者欲其德之進也此二十字亦脫朱李皆有

冠而字之注　故敬之也今文無之五字李有嘉靖本鍾本皆有

委貌　毋陸作毋石經及諸本多作母今疏中亦作母追夏后氏之道也注首有或謂委貌爲玄冠七字在委猶安也之上乃後人以通解之文竄入者金云疏標起止云注委猶至之閒則注本無此七字可知又案篇首云玄冠委貌也語意明決不應此處反作疑詞蓋此七字乃鄭注郊特牲文因通解移箸於此故傳寫者不察而誤衍於此耳嘉靖本無此七字當去之疏　上緇布冠是

也諸侯已下始加之冠　此委貌卽解經易服服玄端

冠浦改是也

周弁注　收言所以收斂髮也此下有齊所服而祭也六字李無金云鍾本無亦鄭注郊特牲文而通解移入者傳寫者不知而誤仍耳案郊特牲疏全引此兩節注文而無或謂委貌爲玄冠及齊所服而祭也二句尤可證　其制之異亦當有同字　亦李有金云鍾本及疏出注語並有亦字郊特牲孔疏引此注亦有亦字當補正　未聞疏　弁是古冠之大號非直

含六冕亦兼爵弁於其中見士之三加之冠有者爵弁

者故云弁弁者冠名也此段官改云非直言爵弁亦兼含六冕於其中見士之三加之

冠周爲爵弁故歷陳此三者也今案疏此節專爲爵弁而發今改云非直言爵弁云云更說反矣且兼含六冕之下接以士三加之冠周爲爵弁豈爵弁在六冕之中乎語意絕不相貫當仍舊文爲是　以五采

色纁服有文飾

無大夫冠禮注　大夫或時改取娶李及嘉靖本作取　疏　鄭云古

謂爲官改殷

公侯之有冠禮也注　自夏初以李作已上　篡弒陸作殺下同通解嘉靖本並同所由生　民猶得同姓以弒其君下者字衍李作也亦非通解無

疏　明夏初舊倒官正未有

天子之元子疏　此記者見天子元天子冠時

繼世以立諸侯沈云先儒謂此下三節於冠義無所當而疑其錯簡非也去此則義不明備郊

特牲冠義末云知其義而敬守之先王之所以治天下也見士冠禮中先王所以治天下之道亦具於此非錯簡也

疏 以其此監本其士之子恆爲士 疏 末

死而諡 諡說文本作謚字林改爲謚以謚爲笑辨見五經文字今竝當作謚字爲正

未之卜也 故此記禮云 五十省以字伯仲

前所見單注本乃敖氏本也敖氏往往引後篇之注

於前又多以意增成其文當時不察以爲賈疏以前

之舊本而不知其不足憑也故從前羣書拾補中每

沿其誤今當別擇之

冠者見于石經作於集釋作于舊所記誤兄弟

內則曰飲重醴此下當補稻醴清糟黍醴清糟粱醴十字清糟舊重醴清糟其重醴

儀禮詳校 卷一 十九

下當補十字於清糟之上正接粱醴成句乃誤以清糟前後兩見今當盡刪舊說別加改正

凡物十曰束此敖氏所增當刪

順從也當刪

將自酌也一條當刪

乾肉牲體之脯也一條當刪 前二補改可刪一醮

言若今涼州烏翅者一條當刪

至三醮者官刪。舊添大書則字云者官改誤直云籩豆有楚

儀禮注疏詳校卷第一

儀禮注疏詳校卷第二

盧文弨 輯

士昏禮第二 鄭目錄 必以昏者陸有取其二字陽往而

陰來 疏 故三光靈曜疑卽考靈曜案周司寤疏亦作三光禮亦日入

三刻爲昏不盡三刻二字浦據司寤疏補爲明浦案詩匏有苦葉及禮記昏義

二疏引鄭目錄云日入後二刻半爲昏以定稱之似誤以馬氏之說爲鄭也

昏禮下達沈云昏禮上當脫士字與凡篇題同下達上亦有闕文玩注必先使媒氏下通其言及引

詩云當脫使媒氏三字下字當去聲讀與易男下女之下同方云故謂自天子下達於庶人納采皆用鴈非

也天子穀圭以聘女諸侯大庶安用參以食物之細微者納采用鴈案說文鴈鵝也此注云用鴈爲

摯者取其順陰陽往來是指陽鳥也說文陽鳥作雁字不與鴈通用然昏禮摯用生陽鳥不可常得自當指人

儀禮詳校 卷二 一

家所常畜之舒鴈爲是方正如此說 注 達通朱又有一達字今注疏本同李楊無也 乃

後使人納其采擇之禮用鴈爲摯者取其順陰陽往來 疏

此十二字今本誤倒在皆所以養廉恥下句首衍納采而三字今據李楊本正之并刪其衍金校

男父先遣媒氏至官補女氏之家 言納者恐女氏不受

東壁云納采時女家許否固不可知至納采問名之後旣得吉卜而告女矣豈尚有翻悔不許不受之理疏說

斷不可從 故春秋左氏官改云下所引者穀梁傳則上當云春秋莊公二十二年

經

主人筵于戶西 注 故受其禮於禰廟也朱李楊皆有席西上

右几神不統於人東壁云鄉射諸禮注以彼有衆賓其席以大而西故曰統於賓此神席尊

設在室又賓席未設何統之有 疏 下文禮體賓云 云戶西者尊處

者三字浦金補

使者乎端至注使者夫家之屬若羣吏使往來者疏案

士冠贊者於中士下士差次爲之此云夫家之屬亦當

然方云約婚非冠子之比不宜以僚友爲使當以姻黨士友中齒少而分卑者爲之東壁云使者當卽媒氏

擯者出請事疏案論語云無必故云不必事行下云是知有昏事也

而猶問之是賈亦讀注禮不必爲句惠氏謂其誤以不必事爲句非也也

主人如賓服疏明此出門外是大門外可知也是以

聘躬禮擯迎入門故賓再苔拜稽首

至于於石經下俱作廟獨此始見一經于廟字作廟官云蓋亦錯出者

主人以賓升西面賓升西階敖云西階下似有脫文注阿棟也

入堂深示親親今文阿爲庪沈云阿非棟方納采而卽示親親非情之正考工記

云四阿重屋注云若今四注屋四注則四簷四簷則四阿然則阿卽庪也考工記又以門阿與宮隅城隅兼擧

知以邊對角言之庪不見於經而阿見考工記今雖不依鄭義亦當從古文爾案義疏亦疑阿卽庪之別名

疏序則物當堂棟

授方云敖謂授當作受蓋以主人之受無文然下文主人降授老鴈則北面再拜後進受鴈於楹閒具見矣

經所以不言受者鴈非使者之物主人無儀之可展無辭之可致故以下授鴈見之于楹閒南面

敖云受者南面則授者北面矣義疏云賓主授受之正禮當訝受不當並受注說非敖說得之

賓降出主人降受老鴈注老羣吏之尊者敖云老室老義疏云閒傳

注室老家相也則是家臣之長者於私家與羣吏府史等異也特牲禮士有私臣曲禮云士不名家相明士有

室老矣當從敖說疏是以喪服公士食大夫

擯者出請疏此主人不知賓有事無事二字浦補

賓執鴈請問名敖云問女之名也文弨案曲禮男女非有行媒不相知名則知女之名正在此

時若不於此知其名則後人亦烏從而諱之疏故止云浦改一使也

擯者出請賓告事畢入告出石經者誤請醴賓疏注此醴至

厚之案此當作擯者至醴賓其注此醴至厚之六字當移於云此醴亦當爲禮之上又增釋曰二字

字從禮醴浦改者侯伯舊倒今正一祼而酢用齊酒官補杭云

此何是大行人注文禮之聘禮鄉亦云無儐擯下並同官改正

主人徹石經出几改筵疏統於主人也浦補又及浦改云贊

者薦脯醢則有籩豆可知但衍

主人迎賓主人拂几授校校誤避明諱改疏同注校几足義疏

云几足無分於前後此云授校既夕記云校在南則指一邊而言故敖氏億其爲左廉也以足授人亦嫌不恭

辟逡遁朱本巡李同從諸本改遁今古文校爲技校李技疏推拂去

塵示案官改新云推補拂者外拂之也劉云案云推拂者外拂之也此乃賈

氏自下意有據此以爲有司徹注脫文者非鄉飲酒鄉射及燕禮賓賓輕

故無几此几以安體非己所得故賓受訖然後荅拜

東壁云此先受後拜以主人旣授而拜几方在客手不能荅拜故必設几後乃荅至受醴時主方執醴故賓先

拜受賓受後主人始拜送兩文情理不過如此疏忽劉爲非己所得及己所當得等說甚爲鄙陋

贊者酌醴面葉石經葉注待主人迎受陛梧授授字譌

主人受醴注此筵不主爲飲食起東壁云几筵焉有專爲飲食而設者疏以疏皆於筵

此筵爲行禮故拜及啐皆於西階則冠禮醴子拜啐俱不在西階何嘗非行禮之筵

前受醴 禮
賓即筵坐 疏 禮 醴 中有拜可知也 謂祭脯醢置之 俎豆
官改 皆於豆閒 皆有脯 酒浦改 醢
賓即筵 疏 此云奠于薦左 舊譌東又衍升席奠之四字從浦刪改金氏并此云以下
十字皆衍則下句皆字無所承非是 明皆升席南面奠也 不得因祭面
而劉云乃面字之譌下又有脫文據文義當云醻酒不祭不舉不得因祭面故北面奠于薦東也凡脫三字祭
酒南面此醻酒亦南面故云因祭而上文可證 奠于薦東也 賓 君官改 祭醻酒
納吉 疏 釋曰自此至納徵陳納吉納徵請期之禮 此十四字
浦補 凡卜筮皆於禰廟故知義 二字浦補 然也
納徵 疏 若彼據庶人直 空官改 用緇色無纁
儀禮詳校　卷二　四
請期 疏 及禮賓 賓官改 送迎之事
期初昏 疏 豫陳同 司 牢之餼也 謂在子 手浦改 寢門外
也 陳鼎皆如小 大 斂奠門外皆西面者是喪禮 既夕二字
劉云涉上文衍 變也 命士以上 之衍 父子異宮 下文云贊爾
黍 稷衍 生人唯有舉肺無 皆 祭肺 浦補 正脡 脡 橫脊而
取中央正脊 後食幹骼 骼 先食啗 啗下同 之 據特
牲記云魚十有 舊倒今正 五 若 乎衍金校 生人則與此異 凡
腊用全者 下此或少牢云五字疑衍 云 文 今文鼏皆作密者
餼于房中 菹 葅石經菹各本同 醢四豆 注 生人尚褻 從執非疏同
味

大羹 石經下從美湯同官同 湆 官本湆下從月是也石經及各本皆從日通部皆然 在爨 當上
作用作同非 注 爨竈也 各本皆譌作火上今從宋本改正 疏 謂不致五
味故知無 改去不和二字 鹽菜 引周禮者 浦補
尊于室中北墉下 注 墉牆 從俗 土也 綌粗葛 敖增冪覆尊巾四字
取之大射注
尊于房戶之東 合巹 下從己非官從已是也 疏 此尊非爲夫
婦 通解作此尊酌贊媵御語更明 韓詩外傳云一升曰爵 云云詩卷耳正義以
爲韓詩說非外傳
主人爵弁纁裳緇袘 近校集釋者從說文改作袘 注 纁裳者衣緇
衣 浦增緇帶二字下云不言衣與帶似當有 乘貳 二金校改疏同 車從行者也
儀禮詳校　卷二　五
使徒 從楊敖從鍾同金校 役持炬火居前炤道 此下敖本增燭用蒸三字 疏
今爵弁用助祭之服親迎 通解作今士親迎用爵弁是用助祭之服 以 一金改
爲攝盛 親迎亦當用 浦補 校 弁 亦 冕攝盛也其助祭之
服 五字浦校補 孤卿大夫士爲臣卑須 復官改 攝盛故 浦校補
取助祭之服以親迎若 則 天子諸侯爲 疑衍 尊則尊 衰官改吳
云諸侯唯上公得服袞侯伯以下不得也賈氏常有尊則尊矣之語此當從之 矣不須攝盛宜
用家祭之服以迎 二字浦校補 其 於衍 孤卿雖絺冕以助祭
至於親迎亦 朱只 用弁冕 約 官補 郊特牲文 士無貳 二
車 棧車欲 其衍記無下車欲其侈同 飾 弇 革上又 文金校改 有漆飾
云士而 補 乘墨車 一曰玉路以 祭衍 祀 士乘大夫

墨車爲攝盛則庶人當乘士之棧車八字脫在後通解移此浦校
禮窮則同也衍孤還乘夏篆又於臣之外特置亦是尊官删其
一尊則尊矣不假欲浦改下同攝盛也浦補通解删又於以下但云尊不攝盛也
若然舊庶人當乘士之棧車在此已移上則諸侯天子似當作天子諸侯尊則尊
矣亦不假攝盛依巾車三字衍浦校自乘本車然矣玉路欲祭祀
以攝盛官補言之
婦車亦如之疏何補休以爲禮無反馬故譏乘行匹
至也劉云此何氏膏肓之文下脫去鄭氏所駁今據左氏正義補於下鄭箴作荅非之曰
冠義云無大夫冠禮而有其昏禮者天子諸侯大夫補二
十四字下士昏二字衍删皆異何彼襛襛矣篇今高固大夫也

儀禮詳校 卷二 六

來二字補反馬則補俱浦據左正義大夫亦留其車禮雖散亡言
以詩論之大夫以上至天子皆補有留車二字補反馬之
禮俱據左正義補正高固秋九補月逆叔姬冬來反馬則婦
入人三月祭行并諸侯三公二字浦校補夫人以朝見
於君盛成官改之也
女次純衣纁袡石經補
姆纚笄宵衣注若今時乳母矣李有纚縚絡同疏髮宵讀
爲詩素衣朱綃之綃義疏云特牲禮主婦纚笄宵衣疏謂糸綃衣蓋士妻以下禮通用之
服故姆及女從者服之下經夙興婦沐浴纚笄宵衣以侯見與此宵衣一也與揚水詩異案敖氏據少牢特牲
宵衣次於褖衣以注疏謂宵爲領之說非方氏同疏休又云喪父公羊注婦大戴同此

依家語長女不娶棄於天大也因從女向浦校改之夫家
也以縚髮而結紒官改之案上文云女褖上經作純褖即純也
衣
女從者畢袗玄纚笄被潁字從頃下糸此匕作止譌前後同黼注詩云
李有諸娣從之同玄者上下皆玄也李無士妻始嫁施
禪黼於領上敖云潁絅同玉藻曰禪爲絅蓋指衣而言以黼爲禪衣而被之於玄衣之上亦猶婦
之加景然也東壁云經明言女從者注何以言士妻疏古者嫁女必姪娣從謂
爲浦改之幐謂於衣領上別刺黼文故浦校補謂之被則衍
大夫以上則二字浦金校補刺之而浦補不別被之矣方云曰被示覆於袗
糸外也領而日被則辭不當物矣今此舊倒官正婦人事華飾

儀禮詳校 卷二 七

主人指入疏婦從父迎浦改出大門之事也知在房外戶
者見隱二元年紀履緰來逆女
壻御婦車注綏所以引升車者下曲禮曰三字衍楊無案疏云曲禮文則注本
無此三字明甚
婦乘以几注行車李無輪三周疏案既夕記禮明衣裳
用幕補布不官補金同直云制如明衣士妻紂衣纁袡
袡
壻乘其車先疏竝郊特牲文彼無删柔二字故云改爲二字浦校改云
官作解爲壻家大門外則門外大門浦改父之大門外也
婦至幐布張據釋文幐席中無布字案各本皆有席于奥注幐沃壻盥

於南洗御沃婦盥於北洗敖云交者御沃媵盥媵沃御盥也此盥蓋於北洗義疏云媵與御皆婦人也婦禮不下堂則不於南洗明矣東壁亦以敖說爲是疏釋曰自浦增此
至卒食三字浦增明夫導於婦入門升階及對席媵御沃盥
卽席二字浦增之儀
贊者徹尊冪方云贊者乃姻黨中老婦故主人及婦皆與交拜義疏云下云洗爵以酳必下堂也婦禮不下堂意以子弟若舊戚之卑屬爲之與疏出除鼏石經同浦案衛氏浞云鼏當作冪今作鼏係後人更易之案通解作冪
疏特牲乃匕二字浦補注云右人也凡
牲體有舊倒浦校正下別爲二字衍肩臂臑臑肫胳脊脅之等
匕石經同張案釋文云朼者必履反劉昌宗云匕器名朼者朼載也此當爲朼今校集釋者乃載於前匕俎之下大誤
者逆退疏此於舊倒浦正初陳鼎門外時

儀禮詳校　卷二　八

菹醢在其南疏菹醢至于北并下一圓圍於例應有此闕奠宜熱
臨醢官改食乃將入又生主浦改人食案上設堉湇于
卜醬南
贊爾黍授肺脊皆食以滑醬句方云皆祭舉食舉也注皆
食食黍也方云黍入陳宜溫以滑肺味炎宜擩於醬重言祭舉嫌前既祭肺食時不再祭也舉言食以別贊也
於以用也用者謂用口衍啜滑用指衍咂醬各本皆有用口用指字唯李本無金云鍾本亦無之案公食大夫疏引此注亦無此四字沈氏彤云經云以滑醬故注以用訓其字而以啜咂解其義若云用口用指則似所用者在口指而不在滑醬矣此四字蓋寫者因疏文而誤入也文弨案此說甚是然案疏文似賈本有用口用指字
疏則上文云肺祭者祭肺也
故此昏禮從特牲祭祀法也二字浦校補彼大飲禮盛

成浦改此先祭黍稷衍後授肺脊補俱浦校
贊洗爵酌酳注酳漱從欠不從文下同也漱所以絜潔李絜下並同
口疏以下文云贊酌于戶下經戶字敖疑衍是也此亦誤衍外尊
贊以肝從義疏云此贊者又一人文弨案前以洗爵酌酳非婦人事故以爲男子此云又一人則在戶內者當依方說爲老婦明矣
卒爵皆拜此下有注二十四字金謂本通解圖外自注而寫者誤入耳案當刪
贊洗爵酌于戶敖云戶疑衍下云贊酌外尊則可見矣外尊
主人出婦復位疏案下文云主人說服于房矣衍則此時
亦向浦金校補東房矣
乃徹陛迺撤不必從于房中

儀禮詳校　卷二　九

主人說服于房媵受婦說服于室御受授石經受各本同注
今文說皆李有鍾同作稅
御衽于奧注將見觀李見與疏合頁人之所之疏前者示有衍
浦校陰陽交會有漸
主人入疏此纓雖用絲爲之當亦用浦改五采是婦人
女子有二時之二字衍纓
夙興注古者命士以李已上疏案兼金改內則云子幼
謂年十五已下則不隨母嫁五字衍官刪
婦執笲棗栗注笲竹器而官作有非衣者其形蓋如今之筥
笶籚陸李作蔂蘆上皆從艸朱蘆亦從艸艸案廣雅云蘆筐也其字從竹本字作凵盧矣疏見

姑以服服譌下同脩者
降階受笄服石經服譌官從陸作段脩　姑坐舉以與拜授人注
人有司方云舅使宰徹姑舉必授內御者
贊者酌醴疏以其卽席贊授浦校改故面枋
特豚注其他謂爲浦改醬湆菹醢　今文二字朱李有金校竝當衍
作併　疏若成牲載一胖是常法不二字浦補得云側此乃
各官補載一官補胖故官增亦字似非云側　酒在內者亦在北墉
牖下
席于北墉牖石經墉下注首朱李有墉牖也三字金據補今案前注已見此不當有
婦徹設席前疏舅辭易醬者舅尊故也四字亦可疑下不餕舅餘者以

舅尊嫌相褻此十一字浦云當在下疏內
婦餕姑之饌注奠之二字朱李有金校補奠于篚下疏當改正　疏婦
餕至奠之○釋曰婦餕姑之饌上十二字一圈補不餕舅餘者
以舅尊嫌相褻十一字從上節移此云御贊祭豆黍肺舉肺脊者
御贊婦祭之衍浦校也○注奠于篚○上下兩圈幷四字依例當如此鄭知
奠之奠補於篚者
婦徹于房中　於是與始飯之錯義疏云此時媵御餕者止與始飯敦黍而
交錯餕之無食舉也方云媵賤無特見舅姑之禮故婦
始饋舅姑始飯則使從婦以覩錯置俎籩湆醬之儀法
故曰與也蓋讀與爲預錯爲措　注古者嫁女必姪娣宋本娣姪楊同官同案疏作姪
娣從之衍朱李無浦金校謂之媵文弨案白虎通義云卿大夫一妻二妾不備姪娣何臣賤勢不一

足以盡人骨肉之親士一妻一妾何下卿大夫也然則
士安得有姪娣東壁以媵是女從者士雖無娣媵亦必
先於御說是也　疏乃先媵媵浦重卽姪也　經姪言媵先
舅姑共饗婦此疏亦當更正　疏舅姑至奠酬此五字新改移注以酒至舉爵
六字於云凡酬酒皆奠於薦左不舉者之上其圈與釋曰當增補處自依例　此饗與上盥
饋同日爲之方云昏義云厥明此不言蓋既見舅姑受醴婦盥饋則饗爲明日之事不言可知東
壁亦以一日竝舉不但過勞恐日亦不足疏強爲士大夫之分非是　舅獻爵浦金校補姑薦
脯醢　仍無妨姑薦脯醢也此下當加一圈以注以酒至舉爵六字移此仍加一
圈幷增釋曰二字下接　云凡酬酒皆奠於薦左　通鄉飲酒鄉射
燕禮之等通解此下有一段今校補於此以鄉飲酒之禮約之席在室
戶外之西舅酌酒於阼階獻婦婦西階上拜受卽席祭

薦祭酒畢於西階上北面卒爵婦酢舅舅於阼階上受
酢飲畢姑乃酬婦先酌自飲畢更酌酒以酬婦婦受爵
奠于薦左不舉爵正禮畢也以上八十五字皆出禮記昏義正義通解據以補此
然文有譌誤今悉依浦所增訂云　案上醴婦雖適使贊者饗則二字官補
親之官補明記使人二字舊在醮庶婦之下官移上醮庶婦當饗節也
舅姑先降自西階疏是授婦以室之事通解義也云授之
室昏義之衍文也
舅饗送者注古文錦皆爲作李爲與疏合帛敎云聘禮使介行禮用錦不用帛者
降主國君之幣也此無所辟不當用錦宜從古文皆
作帛文弨案鄭不從古文者以昏禮尚華美故也
疏釋曰自此至東錦論饗送者之事此十三字浦補當在釋注之前

案故官改金改攻左氏傳云
若異邦　注　賵送也敎賵賵之二字就賓館
若舅姑既沒　疏　以必官改　祭成婦義者　因內則有堇荁
枌芬榆供養
席于廟奧　疏　是以今亦別異　席異別官互易面
祝盥婦　注　來婦李歸官同皆誤毛作婦　言來爲婦　疏　言若張子
李子也當依特牲注作伯子仲子爲是
婦拜扱地坐奠菜于几東李疑東字爲誤葢當言北席上　疏　再拜
拜神與尸　尸　荅曰非天子此引哀十七年傳而舊作天子在乃涉襄三年傳而
誤官改　無所稽首　故燕禮臣於與君皆云稽首也　振

儀禮詳校　卷二　十三

動拜　鄭云浦并引戰栗變動之拜六字　書曰王動色變者　當附官補
稽首也奇拜直既官改　爲一拜　吉拜先吉拜二字衍　爲頓首
凶拜爲先亦當乙轉　稽顙後吉拜之衍　此周之三年之喪拜
後爲吉拜四字衍官刪
老醴婦于房中　疏　象舅姑生時因見禮之也官改
記士昏禮　注　有增悉計反從士從胥俗作壻女之夫十四字係釋文壻本作堉後人改爲壻此當刪
之不　疏　凡言記者皆經不備者也浦疑其重出以冠禮中已見耳官本
疑更置此於上記字之下謡非是今案通解尚有經但言戶西故記復指陳其處也十三字金據補於上兩句之
下則亦可不疑其重出矣　五者皆用昕昕卽明之始金據通解有卽詩所謂旭
日始旦也欲補此下今案疏文一氣銜接不容閒以他語通解有刪有增所引詩在五者皆用昕之下而刪夫

昕卽明之始二句金乃欲補於昕卽明之始下謡誤矣
腊必用鮮　注　殺全者不餒餒戴從說文作餧　敗
女子許嫁　疏　非受納官改　幣不交不親　當使主婦對衍　女
賓執其禮
祖廟廟石經　未毀　疏　經故云未毀與已毀皆浦補　是據高祖
之廟而言　則皆於以浦金改　大宗之家教之　或繼禰祖
或繼祖禰浦互易接下曾祖高祖爲順
問名　疏　此卽西面南官改　對
祭醴始扱壹一官同石經壹各本同　祭　疏　謂贊劉云衍　醴賓婦之時
禮成於三其爲三祭之時始祭禮官改醴劉云禮不誤　之初

儀禮詳校　卷二　十四

納徵　注　隨入謂門中阸阸官作　狹義疏云聘記凡庭實隨入左先彼人君之廟門
非阸狹而亦隨入是知禮應爾也　疏　案聘禮執皮者皆左彼文是右官從之以
敖據此欲改聘禮作左爲非　首　天子廟門容大扃從向謂下同　七个
賓致命　注　士謂若中士下士不命者義疏云中士下士豈可令其共此役
敖以爲主人之私臣是是　疏　云受皮者取皮二字衍朱子轉因此疑經文脫此二字不知下
方言自左受則此安得先言取皮其爲衍文明矣　自東方出于後　以其上經
納徵授官受似非　幣　下主人堂上授幣改受幣是也　故云賓堂上致命時
庭中執皮帛者北面二字浦金補　據上士爲官長者言也
二字浦敖補　府史之等通解屬　此不命與子男卑之士不命
者別

父醴女疏故知父母疑衍醴女　云女質爵于子薦東
且當富戒女也者
女出于母左注必有正焉者以託戒之李無疏同與使不忘
婦乘以几疏若王后則履石大夫二字衍諸侯夫人二字金補正
亦應有物履之
婦入寢門　贊石經弃餘水于堂下疏記云酌乎酒案此以下至故三注之也三十六字仍是釋經非釋注當移上注屬注至尊中并兩圖釋日在云乎酒說水貴新者之上官已移正但刪其標目耳
笲緇被纁裏注被表通解衣不必從也
饗婦姑薦焉疏唯言饗婦時同明日官改不言姑薦

婦洗在北堂疏房與室相連爲謂浦改之　云北堂房中
補半以北者　則知此房半以北得堂名也以北下通解作謂之
北堂也　是無北壁亦而金校改無戶
婦入三月疏此亦謂適婦義疏云助祭庶婦亦當與特牲禮之宗婦不專適也
庶婦則使人醮之婦不饋疏庶婦但不饋可不言不見
明亦以棗栗服脩見舅姑也此二十一字通解有金補於疏末案此或是朱子增
成其義
昏辭曰注擯者請事句告之辭敖以作一句前不明改爲告擯者請事之辭
稱前已有惠貺其妻於壻某甲申浦改　明是女父乃仍
得以女許人　此告補擯者

對曰某之子惷愚注今古朱李皆作今文弗爲不　疏明此是
中閒擯者出領賓告者辭下經致六字因上誤衍語官但刪下致語四字經入告
主人
致命曰敢納采疏此使者升堂致命於主人之補辭
問名曰注不必其主人之女義疏云問者名而云誰氏者措辭之體所謂謙也又云不必其主人之女而疏以收養外女爲說則非也婦人固不以名行然曲禮夫人之諱雖質君之前不諱婦諱不出門又國君不名世婦大夫不名姪娣若概不以名行安從知之今將加諸卜安得不正其名以告於神乎
疏及升堂致命主人對辭補浦
對曰吾子有命疏明是主人之女容金欲改爲客非是容或是語辭不當專指客舊知之楊案昏義問名疏曰問女者問其女之所生母之姓名故昏禮云爲誰氏言女之母

何姓氏也此說與此不同當攷
某辭不得命注不得許辭朱本各本許及己之命
納吉曰吾子有貺命某加諸卜方云有貺謂受聘而許嫁也命字屬下句注以下有賜命因以貺命斷句未安
納徵曰疏餘見且納采
請期曰注大功之末宋疏鄭知三族是父己子三者
之昆弟者補浦　三補浦者皆己之齊衰期服之內親
對曰某固唯惟石經唯李楊同命是聽
對曰某敢不敬須注須待李楊無也字下子壻同
父醮子疏男子直取婦入室無不反之當謂嫁與娶每皆相反也

知醮子亦衍不在廟者若在廟當官補以禮官改醴非筵於戶西

右几布在神位通解作若在廟則應筵于戶西以布神位金從之亦不盡依本文今不

言則故金作明在寢可知也

命之辭衍石經無李敖同曰

勖帥以敬注勉帥道婦舊倒張淳引釋文上帥道之注云下帥道同下帥道同謂此句也今據改正

父送女疏此注又有云命舅姑舊倒今正之教命有姑字者

傳傳寫誤也敖云命謂舅姑與夫夫之命義疏云注非誤敖兼夫言九全

母施衿結帨沈云爾雅衿謂之袸郭云衣小帶又佩衿謂之褑郭云佩玉之帶上屬此衿當用佩帶說文作紟

儀禮詳校〈卷二 十六

庶母及門內注女鞶絲右從系譌疏同示之以衿鞶者朱李有

皆託戒使識之也不示之以李無衣笄者疏案曲禮云

文幼童子常視母母誑

壻授綏姆辭曰未教不足與為禮也經十四字明監本毛本俱脫石經有

朱李楊同注姆教人者舊亦脫朱李楊及陳鍾本皆有

宗子無父母疏云宗子者適長浦補子也稱諸補父兄

師友以行如何向說舉納幣其餘亦使親命之也

注云傳家事任在子孫

弟石經無則字李敖同稱其兄注弟宗子李有之字母弟

若不親迎疏女氏稱昏壻氏稱姻者爾雅釋親文浦案爾雅

云壻之父為姻婦之父為昏是也

主人對曰某以得為外昏婚下同石經李楊俱不誤姻之數某之子

未得濯溉溉戴云張淳引釋文作溉古代反少牢饋食溉鼎匕俎溉甑甗匕勺敦溉豆籩勺爵觚觶字竝作溉今攷說文溉滌也溉灌注也二字各別此當為溉案義疏作溉於祭祀

對曰某以非他故疏上對補擯云得為外昏姻

對曰某得以各本作以得此從石經楊圖戴云今攷上言某以得為外昏姻之數以者自以也對稱某以非他故此乃云某得以為昏姻之故以者指壻以之也敖疑上言之數下言之故必有一誤因云得以宜作以得不知以字在下正與故字語氣相貫又與上故字相應今注疏本乃依敖說改經耳為昏姻

之故注古文曰外昏姻注末朱李衞氏集說皆有此六字

主人出門左注壻有子道不敢授受各本授也

儀禮詳校〈卷二 十七

擯者以摯出疏賓執摯入門右從君衍臣禮

見主婦疏故知補是左扉也

主人請醴及敖云及字誤當改乃案顯與注疏異不可從揖讓入

儀禮注疏詳校卷第二

儀禮注疏詳校卷第三

盧文弨輯

士相見禮第三下當作一圖圖此與下卷俱作陰文註字誤也官本凡鄭目錄上俱作注由此誤之鄭目錄始承摯陸贄兩通下竝同相見之禮疏此篇屬官改直新升爲士大夫之等案周禮行夫人官改

是士官

士相見之禮贄石經摯下竝同張云此卷贄字經注總四十有四皆從手案釋文云贄本又作摯音同其從手者必非陸氏所釋本今改從貝至庶人之摯鶩釋文本從手竝從釋文文弨案注疏本與釋文本各有所據舊本兩不相同張所見注疏本贄皆從手則仍其舊可矣何必依釋文盡改從貝今惟李楊本尚作摯而此外多作贄是從張說改也張好以釋文改注疏本愚意深所不取注君子見於李無所尊敬必執贄以將其厚意也李無疏以主人之命命某見某二字浦補是賓之名彼此人官改相見欲相尊敬至於別後則雌雄舊倒浦從朱正不雜尚書云三帛二生一死贄雉官改案通解無三帛二生及贄字作一死鄭云士執雉也今依此本則下尚當添一死二字方可接下則雉

主人對曰某不敢爲儀注古文云固以請朱楊下皆有也字金謂當補案張云疏無也字從疏則不必補李無

賓對曰某不敢爲儀注言如故固官從李改朱楊固

賓對曰某也不依於贄注今文無也四字在注末朱李本有金所見毓本亦有

主人對曰某也固辭注既拜受衍疏舉注文無之李本删送則出矣疏無意復得官改待主人留己也

主人請見注賓反見則燕矣義疏云注蓋以燕爲安和之義謂其主賓歡洽從容笑語耳不謂燕飲之燕也疏上士冠禮賓士昏納采之等下禮記二字浦云衍皆有禮賓饗賓之事方云物不可以苟合主人未報禮而以飲食留賓是瀆也賓遂留是自輕也案東壁亦以疏說爲非燕既在寢明前相見亦在寢之庭矣東壁云曲禮言客至於寢門主人請入爲席是見賓在寢之明證賈說無謂臣始仕事官改見于君法

主人復見之注將命者謂擯相者也朱李楊皆作者

賓對曰某也非敢求見請還贄于於石經于將命者注今文無也四字在注末朱李本皆有

主人對曰某也固辭注異日則出迎同日則否義疏云復見之節禮未更端文不必有出迎拜辱之事敖氏以爲異於始見者是也注疏之說似泥疏若然浦金校補聘禮公迎于大門內故至禮賓乃爲賓三字衍金校補身

故云衍雖同日亦出迎

賓奉贄入方云蓋迎拜如前文廢闕耳

士見於大夫注終辭其贄以將不親荅也大夫於士不出迎文弨案曲禮云士見於大夫大夫拜其辱同國始相見主人拜其辱又云大夫於其臣雖賤必荅拜之是大夫於士亦有出迎拜辱之禮又禮尚往來必無不荅方謂大夫於他官之士亦有相臨長之道故必使明於等威然後體統肅而敎令行案等威之辨不藉此而始明東壁謂此當有出迎荅禮之節但文不具

耳疏釋曰此經論士見大夫之禮九字浦補就士家而與辭則而受其贄此不言願聞名浦補亦文不具也見己君不言還摯浦云下當脫故云唯君於臣可七字又文有三辭至末有摯重之義也浦云當臣下擯者對曰某也使某不收爲義也固以請節注下疏此錯簡也又文二字疑案禮之誤是尊君卑臣之義其心重浦云下當脫故鄭云使某尊君也八字使孔賜伯舅胙浦云下當脫且有後命四字若嘗常李楊不誤石經嘗爲臣者疏釋曰自此至再拜受論嘗爲臣者見之禮浦補此十四字於注之下依例加疏釋曰三字擯者對曰某也命某注下○今案某也蓋主人之名九字乃通解之文誤入官刪去之擯者對曰某也使某前疏案禮有三辭至有輕重之義也一段當在此注下

賓對曰某固辭疏既不而受其贄下大夫相見以鴈注維之以索三字張據釋文補云釋文索以各反注同今注無以索字注於經上句飾之以布舉全句釋之至下句不應獨曰維此必今本脫去之以索三字當增入謂注繫聯其足疏釋曰自此至之禮論大夫相見之禮此上十二字浦補國皆有三卿五大夫義疏云五大夫指其副於三卿者耳國之大夫實不止於五上大夫相見以羔疏雖羣居而監本居官同不阿黨也唯有新升爲臣及朝聘舊倒官正始見于君栢田云此章之上脫先生異爵者見于士一章而此當爲第四章也注下謂君所也義疏云言見于君則所不必言敖以爲當帶得之疏釋曰自此至[illegible]

嘗受論士大夫庶人及他邦人見君之禮此上二十字浦補凡臣視袷從示誤已下若他邦之人疏賓知如此法今得以執摯舊倒官正見他邦君者凡燕見于君不疑敖云晉擬君注不得疑君所處邪鄉陸鄉各本同今疏中皆作鄉之疏案上文注以此爲博記反見之燕義則此燕義與舊與燕義似非辭文詔以意移正與字屬下句燕禮立賓主之燕別反見無燕說見上文或君東西面官向似非故知此經是特見皆衍圖事之時二字浦補并與衍賓反見之燕義也論語鄉黨云孔子與君圖事于庭圖事于堂此二語未知所出

凡言非對也妥而後傳言注凡言謂已爲君言事也方云曰傳言與出言異如周官小臣御僕所掌之復逆則必侯君聽政畢安坐無事而後傳言敖云凡言謂凡與人言也妥安也謂安和其志氣乃言義疏取敖說謂下文博陳言語之儀則此云凡者不專爲君言事文詔案經云傳言則方說似得之與君言與衆言言忠信敖云案大戴記注引無忠信二字蓋因下文言忠信而誤衍之慈祥疏謂七十致仕之人云云東璧云疏誤認弟子爲門弟子不知此弟子卽下者幼據已上博陳與君燕見舉動言語二字衍故知此博陳言語二字浦補也言事君三字浦補者臣事君以忠也者二字浦補竝是論語孔子對定公之文君使臣以禮句不見蓋卽以使臣之禮也句當之天下爲家已以據天子注謂爲天子諸侯爲政

教者
凡與大人言　衆皆若是　注　今文衆爲終敖云定作終謂儀法終始
如一也方云古文作衆皆一人與君言同見者視皆以爲式與　疏　此言抱卽不面視
袷　說文云毋止之也三字浦補　故從古文浦補爲衆也
若父則遊目　注　子於父主孝不主敬東壁云敬不在瞻視閒案雖遊目而
亦上不過面下不過帶敬何嘗不在其中　古文毋爲李作與前同無
凡侍坐於君子　注　及國中之李有賢者也　問日早補晏
具猶辨辨張所見本作辨與辨同必從陸改辨轉以後來之字易古字大謬也
夜侍坐　注　食之可李有以止臥
若君賜之食　注　於食宋敖本食其作本於其謂君盛從之祭食臣先飯

儀禮詳校　卷三　五

膳謂下進字敖云衍庶羞　今文云呫嘗膳　疏　則此注禮食
亦不得祭故衍浦校一也
若有將食者　注　周禮膳夫下授祭二字李楊敖皆無品嘗食王乃食
疏　命膳宰曰末未有原
退坐取屨　注　俛而逡遁巡陸遁李楊同疏仍作巡
大夫則辭退　注　下亦李楊同朱作猶降也　疏　臣中尊者故大當
改得辭降也
若先生異爵者　疏　故變文浦改客言賓也
非以君命使則不稱寡　注於此句大夫士則曰寡君之老敖云
此文不可強通或曰君之老與大夫士之文宜易處蓋傳寫者因寡字之同而誤也未審是否盛則以不稱寡

大夫爲句下依玉藻之文改作公士擯則曰寡君之老此與注疏不相合戴則以士則曰三字爲衍文亦非案
數說之中戴說近是　注　不稱寡者君李作者金反以者爲誤非是不言寡君之
某　大夫卿衍戴云疏不一語及卿其爲衍文明甚當刪士其使　使爲曰寡
君之老檀弓無之老二字玉藻有之　疏　注浦補引春秋晉侯使韓穿
東壁云春秋明言晉侯使穿是君命也不可謂之私事　若然經直云大夫鄭兼
云士者據此則經中本無士字　與亦當改有正祿者同
執玉者則唯舒武舉前曳加點非踵　注　唯舒朱子云陸佃讀經文武字
絕句謂容彌蹙同唯武則舒陸說良是案此因疏說以唯舒爲句也但上凡執幣節疏明以下文舒武連讀宋
本唯舒下本有武字後脫去耳者重玉器　今文無者李同浦改則未詳所據古
文曳作抴從木非　疏　蹜跆則顚鎭浦金校改倒

儀禮詳校　卷三　六

凡自稱於君士戴改上以疏引玉藻上大夫曰下臣與此同則經文本作上然謂石經摩滅因
而誤士今檢石經士字甚清楚殊不如戴所說大夫則曰下臣宅者方疑若字之譌在
邦則曰市井之臣在野則曰草艸石經草茅之臣　他國之
人則曰外臣戴云前云非以君命使則不稱寡大夫寡君之老當在此下錯簡已久　注
宅者謂致仕者也致仕者四字李有鍾同去官而居宅敖云宅者未仕
而家居者也義疏以敖說爲然　今文宅或李無爲託古文茅作苗此十一字
宋本在刺猶剗除也之下李同今誤在前金據通解及陳本鍾本移正　疏　上下大夫曰
下臣　國內則云宅疑當作邦　故以刺爲剗除草艸當草木
者也

儀禮注疏詳校卷第三

儀禮注疏詳校卷第四

盧文弨 輯

鄉飲酒禮第四○鄭目錄云諸侯之鄉大夫東堅云此王朝侯國通用之禮三年大比陸有將字獻賢者能者於其君以禮賓之與之飲酒陸有之禮二字通解又增鄉飲酒三字金據以補此似不當補於五禮屬嘉禮 疏注云鍾磬者編縣之浦補謂諸侯之鄉浦改鄉下二句同非是大夫士也 士亦半天子之士縣磬而已今此下唯縣磬而無鍾故以為諸侯鄉鄉此當作卿下同大夫也東堅云諸侯之鄉大夫其樂縣與王朝無等差賓與之士是學士非有位之士本無樂何有於磬經固有互文以見義者下文合樂應用鍾鼓奏陔又明明有鍾知磬用士禮之說非是

黨正蜡祭二字浦據朱補飲酒亦謂之鄉飲酒二也鄉射二字衍浦校刪州長春秋習射於州序 還浦據集解及楊圖作卽是州長

黨正飲酒法

鄉飲酒之禮主人就先生而謀賓介注 鄉大夫以正月之吉受浦補教字灋于司徒 蓋亦據疏補如此云 疏 先就庠學者告 若 先生賓介皆庠中之學士 賓介處士賢者者浦補竝大司徒職文下故字衍 欲見兼官改 諸侯司徒 二鄉鄉公一人 案略說云見尚書大傳 注引舊說大國三人次國二人小國一人亦見書大傳公羊莊元年注引 而貢士與鄉數同可是疑衍或當作案易觀盥而不薦 唯主人盥觀而獻賓

是正齒位之法位案下有正齒位法法之語當作法也　云此篇無正齒位之事二字注補據焉者　或鄉大夫居此金校補黨內東壁云州黨皆可以鄉名不必問鄉大夫之所在　或曰賓若有遵者一章卽尚爵之義也朱楊疏末皆有此十五字浦金皆據補其爲賈疏本文疑不能定也楊云此篇主於賓賢無正齒位法然自賓介而下衆賓有長立於堂下者有東上北上衆正與立者皆薦以齒旅酬少長以齒是亦正齒位法但無黨正三豆四豆五豆六豆之等差耳

主人戒賓　注　不固辭者素所有志方云上以誠求下以誠應無庸辭至再三也案東壁以此注及下注以送謝之皆譏其語陋是不知古人爲學之意　疏　是以下文云

賓拜辱注云去又拜辱六字浦金校補者以送謝之也敖云前拜辱者拜迎也後拜辱者拜送也

乃席　疏　釋曰自此至南肆論設席陳器具饌之事上十四字浦補、皆使能而衍不宿戒　又云賓必南鄉面浦改

衆賓之席皆不屬焉　注　皆獨坐明其德各特義疏云凡席皆不屬經特於此見例耳若相屬則升降時將必躐席矣注說非

尊兩壺于房戶閒　疏　凡設尊之法但疑衍醴尊見其質

昏婚禮禮婦　㮇之制如今大木轝輿官改下同矣　以下禁與二字衍官刪斯禁無足似轝　若天子諸侯承尊之物謂之

豐上有舟吳云案鄉射禮飲不勝者設豐則豐不獨天子諸侯有之矣春官司尊彝職六彝皆有舟不謂舟又置於豐上也燕禮公尊有豐不謂豐上又有舟也二字雜以奉混買疏似誤

設洗于阼階東南　疏　謂從堂廉北至房室屋浦金改之壁堂下洗北去堂遠近深淺二字浦金皆云衍　取於堂上深淺

奠定　疏　言此者以與速賓時節爲限八字朱節不敢煩勞賓使之至而久俟六字浦金據朱補　故限之也朱作故以奠定爲速賓時節之限也

主人速賓　疏　又擬貢己　補

賓及衆賓皆從之　疏　衆賓不戒不速上言遣人戒衆賓此速亦當遣人衆賓多矣主人自難偏往唯當歸而待客耳

主人一相　疏　必立非誤一相迎賓者　此自浦改是非以賓舉賢能

賓厭介　疏　介與衆賓亦隨賓至西階下也東壁云此經係始入門之位下經止言主人與賓三揖至于階介與衆賓實得隨至階下且下經主人以介揖讓升非庭中乎疏又曲爲

之說皆非是

主人坐取爵興　注　致絜潔敬也

賓進　疏　釋曰下案下經云至明始降時位在此二十五字乃朱子於上文賓降節案語誤入於此浦校當刪毛又衍一者字　是其賓實官改初降立

主人坐奠爵于篚　疏　此既卽至洗將洗爵

主人坐取爵　疏　徹鼏鼎沃盥設薦俎是也

賓降　注　疑讀爲仡朱疑下同戴校集釋亦改疑云鄭所據之公羊傳葢作疑下同然從於趨盾之仡疑正然張校作正　立自定之貌　疏　鄭氏下以仡然從乎趨盾而入放乎堂下而立十五字複衍浦校刪　不取何休注義　與正立三字浦補自定其義不殊

賓西階上拜　注　少退少遲陸小爾張從陸作小

賓進受爵　疏　故賓進將於席前受之故衍浦校也

薦脯醢　疏　周禮膳夫牢官改　薦脯醢

乃設折俎　注　牲體枝解節折在右疏同俎　疏　凡解牲體之法有全烝烝有體解三字校補其體豚解爲二十一體吳云案豚解只七體士喪禮特豚四鬄兩胉脊者是也體解則二十一體特牲及少牢經文詳之因疑賈氏失檢實則傳寫體解誤作豚解非賈氏之失下體解二字乃衍文

奠爵于薦西　卻郤誤　左手執本坐弗惠云依疏說則弗字衍　繚　疏　二祭二字浦校補　本同禮多者繚之

坐挩手　疏　事佩之中有帨挩下帨巾同朱作帨　因事曰遂坐挩手三字舊在因事曰遂上官移正　因坐祭酒

降席坐奠爵　疏　主人入拜崇酒　義卽浦改則卽則古通用異矣

崇充克下充實同金校改也　先後不亦金改同也

賓西階上北面　注　明此席非專爲飲食酒起　疏　故謂衍朱無　不在席盡爵　啐酒於席末亦浦依朱補兼爲飲食之事

賓降洗　疏　故降洗而致潔敬下故云將酢主人六字朱節去也

賓坐奠爵　疏　此亦然故衍朱無也

主人對　賓東敖云凡盥于洗南者皆北面此東字疑衍東壁云案洗在篚東賓適洗時先在篚南及對訖始少東就洗故北面之上加東字也　北面盥　疏　賓方奠爵于篚下衍監本無　時特金改　未得主人之命

主人坐奠爵于序端　注　崇充克下同也

坐祭遂飲　疏　主人辭賓降賓辭二字官補　主人爲己洗爵

賓辭坐取觶　疏　此以與官改又刪初字　賓謙卑不敢官補辭其奠此辭是辭官補主人復親酌己　並禮記曲禮三字浦補官無禮記二字文

主人以介揖讓升　疏　又主人與賓三揖至於階之時介與衆賓亦隨至西階下東面今此文云揖讓升如賓禮則唯於升堂時相讓無庭中三揖之事矣義疏云主人與賓三揖至階時介尚在門左之位未隨至階下如介與衆賓隨至西階下則賓三揖時將隨之而借揖乎抑賓揖而介則否乎蓋皆不可案東壁亦以疏之說爲非

介西階上立　疏　此決上獻賓官補酬辭衍官刪賓時

主人實爵介之席前　注　主人拜于介右降尊以就卑也義疏云惟獻賓拜於其右降尊之說不可通於大夫　疏　云主人實爵二字補介之席前

介揖讓升敖云以後篇大夫禮例之介字宜在授字上　授主人爵于兩楹之閒　疏　房戶閒當兩楹之北吳云注疏說無西房故房戶閒當兩楹之北北面設尊於此其實未必然案楊圖當辨之　以其衍浦校賓親酌以酢主人

介西階上立　注　奠爵西楹南以當爵各本皆作當義疏改將獻衆賓

主人西南面　注　三拜壹一李作壹拜示徧不備禮也義疏作三拜示徧也壹拜不備禮也從鄉射注較分明

主人揖升　賓爵于敖是衍西階上疏以下不更言洗云
拜受者三人則堂下衆賓不拜受矣東壁云經明言洗升賓爵西階上獻
衆賓則俱洗可知矣記云不洗者不祭下經衆賓皆坐祭立飲是洗故祭也衆賓之席皆在堂上見上文注此
云揖升則俱升矣疏說皆失之
坐祭立飲疏故上衆賓之長也五字官移下賓介則坐祭坐祭又拜
既爵此三賓衆賓之長也官從上移此則坐祭與賓介同
每一人獻疏以其言席又下別言衆賓則此是三人故
鄭云謂浦補三人也東壁云上明言衆賓之席下又云衆賓升即席則賈說之謬顯然
衆賓辯有脯醢疏以其言堂下立侍不合有席故既浦校改
下故同不言席而云二字舊作故位在下也既不言其數者則皆

儀禮詳校　卷四　六

鄉人有學識者皆來觀禮浦改東壁云鄉大夫職所言衆賓不在賢能中是觀禮者
非衆賓也且此經前後無堂下立侍之文若大夫來觀禮者稱遵不稱賓則凡觀禮者焉得以賓目之
主人以爵疏以此爵合官改一獻徧不復用故主人以舊以
主人倒官改正爵降奠於篚也
進坐奠爵疏若親受授謙也者若於人手相授受名爲
受通解作若於人手所授而己受之則名爲受浦據此欲易本文今案本文亦甚明白可不改雖
於地若手受授官改之
設席于堂廉疏此主於樂正與燕同云東壁云燕飲之禮重輕詳略雖
異其爲合歡則一此及鄉射燕禮樂正皆先升至大射第言小樂正則卑於樂正故特從大師而不敢先升耳
疏以主樂主射斷之至不可通處文爲臣避君以文之支離無謂　則知工席更在階

東北面立於其西四字浦補可知
工四人注天子相工使視李眂官從之瞭者　固相師之道
李有也字內弦側擔之者敖無疏若然士當二人義疏云若工一
人恐一人恐不成樂故鄉射禮亦工四人疑士與大夫同制明二人鼓瑟則二人
歌四字浦補可知也　案周禮瞽三百人周云案此言相工者每工一人則當
迷引眂瞭三百人句文義乃全降時將官改如初入之次第　以經不
言下當有相歌者三字故下當有言之二字也
工入升自西階　遂送石經遂授瑟乃降疏其歌後可二字官補
知也
工歌鹿鳴注可則傚陸誤也疏凡歌詩之法濬疏中非引周禮止

儀禮詳校　卷四　七

當作法字然後忠羣浦從本書改臣嘉賓得盡其心之事
卒歌注凡工賤不爲之洗疏下大師爲之洗者是君賜
東壁云不洗者不祭此下云衆工則不拜受爵祭是衆工亦洗但非主人親洗使人洗之
也大師等是公家之官鄉飲非私事何待君賜疏謂君賜樂并樂人與之則如魏絳賜樂未聞有大師也
至終經總獻之　二南是鄉朱作鄉大夫之正
衆工則不拜受爵疏至於旅酬以下則不祭下而已二字衍浦校
大師則爲之洗疏燕禮諸侯禮有常長官　與燕異舉
也
笙入堂下疏此升歌訖得獻字誤二笙改上得獻字乃始入也
在官補擊磬者之南北面也　云補禮樂之書稍稍廢云

者時浦云衍遭戰國及秦之世而亾之　具序三篇之
義後監本義則其詩見在
主人獻之疏注主三人吹笙一人吹和
衆笙則不拜受爵疏三二官改人者不備禮故亦不拜二字
浦補是其位類官改也
乃閒歌魚麗注與之燕陸宴樂也
乃合樂周南關雎葛覃陸蕈卷耳注葛覃言后妃之職浦改
本從小序疏云合樂謂歌樂與補衆聲俱作者謂堂上有
歌瑟堂下有笙磬合奏此詩東壁云案周禮大司樂職云以六律六同五聲八音六舞大合樂是五聲八音咸在乃可謂之合也且據周禮奏九夏用鐘鼓此疏謂諸侯鄉大夫燕饗亦得用之今又但以歌瑟笙磬爲衆聲俱作既顯背周禮且於己說亦自爲矛盾

案論語注國風
之首篇此不言首篇者浦補六字婦人用之乃不用鍾鼓
惠云似未然　云關雎言后妃之德以下至循修官從注改其法
度皆鄭引詩序文六字浦補　王季又纂我浦疑戎祖考　標
標有梅序云　大雅云刑于寡妻至御于家邦五字浦補者
周原膴膴不官補過百里之地　必將二南繫此二公
者二南二字官補天子之風　若然小雅譜浦補云饗或進取
謐肆夏繁遏渠是頌爲謂天子之樂歌案周禮二字浦補
鍾師　繁遏執競競也　頌之族監無類也　凡合樂者
退遏浦改官改通取皁者一節　國語及官作國語襄公四年文

公言饗引見官改之者亦欲見燕二字官補饗同也　與前舊倒
浦正升歌同在小雅
主人降席疏解禮故衍浦校所以升由下
側降疏以其將方官改燕禮殺故也方云疏說非也立司正以監酒儀是主人之事與賓無與何爲而從降哉
作相爲司正注爲有解陸解朱李同官同惰
主人升疏鄉射云司正西階上請安于賓四字浦補故知也
司正告于主人疏今相拜文云官改在賓拜下者　云賓
主人補既拜揖就席者　故也衍官刪知此亦然也
司正實觶注其南北當中庭義疏謂階閒則距階不甚遠引士喪禮士虞禮特牲

禮以爲證疏欲見司正退也東壁云引論語證司正少立之義疏說非
坐取觶　執觶與盥石經有各本俱刪去金云疏言此俗本有盥者誤則注疏本亦依石經有盥字今本竟去盥字則疏文不可讀矣張氏識誤始去盥字從疏彼所校唯鄭注故猶可通今注疏本不誤當之
依洗注示潔李絜敬　疏執觶與盥當補洗北面者案燕
禮鄉射浦改大射禮皆直云取觶洗南面
賓北面疏不及謂不及衍獻酒言不及獻酒則旅酬亦不
與矣浦據朱補　故鄭君連引無算爵與旅酬三字惠節去而言終沃洗也
四字惠節去　其實此時未及沃洗也
主人西階上酬介疏其酬酌幷介浦改官改皆實觶亦浦補西南
面授之

司正升相旅注又同則以其某李字序別之疏至於衆
賓或既浦校改不久習禮東壟云疏說謬下同一位之說與上衆賓之席皆不屬亦不合
司正退立于序端疏司正初時在堂上西階西北面官補
命受酬者
受酬者自介右疏凡授受之法者衍
衆受酬者疏謂堂補上衆賓之內自第二以下并堂
下上從前疏改其賓下字非衆賓
辯辯石經辨卒受者以觶降坐奠于篚敖云辯衆賓之在上者其後當言酬在下
者之禮然後及於卒受者如鄉射禮所云是也經蓋有脫文耳
使二人舉觶于賓介洗升實觶于敖無西階上疏介於席

南東面荅拜補證此二人舉觶將洗盥時
司正升自西階注強有力者朱李楊皆有猶倦焉疏聘射
之禮至大禮也曰則是聘射皆有飲鄉金改酒禮東壟云注引酒
清肴乾因聘禮有饗有射故言不飲不食此獻酢皆飲尚何酒清肴乾之可言疏謂聘射皆有鄉飲酒禮不誤
而又誤邪雖無百拜言百拜者四字浦補舉全數而言也喩
無算爵以後坐飲食坐行以禮謂之殺燕禮司正
之前云衍官刪二一官改人致爵
司正升立于序席疏同石經序李楊同官疏中亦同端
賓降席遵者降席席石經重朱李楊同官同東南面疏須待也
待浦校補受俎之人至浦校補

賓取俎若有諸公大夫則使人受石經授李同官云誤俎注皆
降復初入之位東壟云下言如初升蓋謂如初入之揖讓升堂與初入之位何與
說屨疏謂如浦補賓主初入揖讓而升堂
無算石經筭下同爵注使二主人舉觶于賓與大夫
賓出奏陔注大夫士鼓而已義疏云九夏謂之金奏以其有鍾也何獨於陔夏而
無之說非注疏祴械夏驁夏比此朱比但且官改論語朱論浦校
鎛鼓浦此句疑其鼓約大射建鼓在阼階西南鼓而知朱作
此屬下句似非故縣在阼階之西南衍官刪鄉主人也
賓若有遵者疏自此以下至不補去加席是以浦補一
人舉觶為旅酬始諸公者謂官改諸似誤大國之孤也孤

一人言諸者容牧有下官改三監義疏云三監周無此法諸者統公鄉大夫而言
席于賓東疏欲見此篇之禮與五字浦補天子鄉飲酒三命
不齒同也故知爵為大夫則浦改卿不齒也若卿官改
諸侯黨正飲酒一命已上至三三命子男之大夫
一命坐於上與官補六十以上齒於堂
公如大夫入使一人敖無使字人作主人一去之疏前無諸公
大夫官改入是其常當下同公則非常以經公如大夫入補
大夫則如介禮疏以其鄉大夫賓官補賢者加萑席尋
玄帛純三字官補又上大夫蒲筵加萑席其純皆如下大夫

純十五字官補注云謂三命大夫也加繅藻官改席畫純
明日賓服行石經有之朱李無金云注今文曰賓服鄉服則鄭不從今文可知官刪去之鄉服
以拜賜疏大夫與則以彼文無公士爲賓
主人如賓服以拜辱注拜賓復李楊服誤陸復張從之官同自屈辱
也
主人釋服疏自此已下至鄉樂唯所衍欲
無介疏勞禮略故二字監本作殺也
不殺注市買若因所有東璧云不殺謂無牲體但薦脯醢耳市脯不食市買何爲
薦脯醢注羞同也東璧云薦進也注說誤
以告于先生疏敎善行而不殆彼作怠二字古通用

儀禮詳校　卷四　十二

賓介不與注禮瀆則褻變古文與爲預李豫
鄉樂唯欲疏但饗燕改燕同樂
記朝服而謀賓介疏不云服又衣浦改不云使能
尊綌從谷非石經從谷冪
亨于堂東北疏以正月三陽生之月注言祖陽氣之所始則當在一陽生之月
萬物出地始於東北四字浦補盛於東南敖云堂東北爨所在也義疏取之
獻用爵疏案上獻賓介補獻衆賓等
薦脯五挺注左各本皆有在東陽也　以脯脩修置者疏
通祭爲者浦改六　欲見此脯與曲禮脯脩羞雖朐狗挺

有異
俎由東壁石經作誤
賓俎脊脅肩肺　介俎脊脅肫石經有朱刪以疏云有臑肫而介不用明本無此字也金案疏又云或有介俎肫胳兩言者欲見用體無常若有一大夫即介用肫若有二大夫則介用胳故肫胳兩見亦是也又案前經乃設折俎下疏引此記亦有肫字則賈疏所據之本明有肫字今官本亦刪之非是
胳肺注後脛骨二膞膞同疏胳也　凡爲俎者以骨爲
主上浦改謂前其李無本也今文胳作李爲骼疏蓋爲以浦金改大夫俎故此闕焉　或有介俎肫胳並不言者　此
據飲酒生主人之禮
將舉於右疏一人舉觶爲旅酬始使以右手舉與之

儀禮詳校　卷四　十三

便也
立者東面北上若有北面者則東敖云當作西吳云入門序進時先者在西後者在東則固已西上矣至進而受酬亦必西上而後各以其次也敖說甚精細注疏說皆非
樂正與立者注以薦李有官據敖本補明飲也疏云以浦補薦
明飲二字浦補者　故以薦二字浦補明飲也　明受獻乃薦與
於官改衆賓在下者同也
獻工與笙疏又云獻工與於笙
磬階間縮霤疏釋曰磬階間者在堂上兩階之間東西
節也縮從也上當堂之南霤南北節也凡東西爲橫
北爲從南霤則以東西爲從謂之縮霤此四十九字圖以爲疏之文

李亦同蓋已有所刪節故與疏之體例微異然實是賈疏之文今本乃以卷首鄭目錄下之疏因通解遂移其文於此自鄭知此是諸侯之鄉大夫至西縣鐘東縣磬共九十三字當全刪去　今諸侯鄉卿

大夫合鐘磬俱有　故在東與此兩階閒異也

凡旅不洗　疏　案一人上朱作一人　二人舉觶皆爲旅始

徹俎　注　以李有送之

若有諸公　疏　則大夫南面西上統於賓遵金校改也

主人之贊者西面北上不與　敖云與讀與其禮也下言無算爵然後與則此所謂不與者獻及旅酬也是句似有脫文

儀禮注疏詳校卷第四

儀禮注疏詳校卷第五

盧文弨輯

鄉射禮第五　鄭目錄　而射於州序之禮　陸有也字

疏　鄭云州長春秋以禮會人　改民爲人避唐時諱通篇或不盡然當爲後人所改矣

云州鄉之屬者　名官改　一鄉　浦增雖字　管五州　浦增然字

鄉大夫或宅居一州之內　案經鄉大夫射於庠　浦去此八字易以若此二字不必從

云堂則由楹外　大射　程云二字衍浦改爲大判　鄉　疑當作鄉射義雖作鄉而正義却引作鄉可證余札記中詳言之　大夫士射

及未旅而射爲不改耳　浦補

鄉射之禮主人戒賓　乃請　敖云似脫賓字　注　鄉　卿　大夫若

在焉　不言拜辱者　宋本有李同浦校　疏　而　金校補　記云士鹿

中也　金校補　是諸侯之　補　州長可知　出門也者謂出

序之學門　義疏云此所出門乃賓家之門　唯　皆浦改　有一門入門即至

堂耳　彼爲賓已　也　其王　上　之子弟猶名國其守　君

日相　容包六行　容爲孝誇浦改　者　以　樂爲二字衍　與舞爲樂　二字

官補　者　皆　浦補　於　施衍　化民爲綏

賓禮辭許　疏　即下文云　乃衍　張侯之等是　事　也

乃席賓　注　不言於戶牖　牖同　疏　之間者　疏　以其無室則

浦補　無戶牖　敖云記言出自東房有東房西房則中有室而席賓於戶牖之間也明矣義疏云庠與序深淺有殊其爲規制一也若中無室與戶牖則傍亦無房籩豆俱無所置之何以行禮堂上主人之席皆東上

不以主人故也遵席西上則與賓相變

衆賓之席 注 甫欲習衆庶未有所殊別 敖云衆賓之長三人也繼賓席以大而西亦皆不屬而東上義疏云席無相屬之法相屬則不便於升降矣此與鄉飲酒互見為義也東壁云賓與衆賓本有殊別而經本是互文若言有殊別則均有殊別注既云甫習衆庶則正當以殊別示之何以言未有邪案方說似從注今不錄 疏 殊別彼與賢能三字浦金校補 有德之人

故各自特 持 不繼

尊於賓席之東 疏 應言禁制衍 不言者其中兼有卿大夫禮 東壁云疏既知其中有卿大夫禮又經文明言斯禁何必曰兼有曰兼有則此禮仍非大夫禮經何得第言大夫之斯禁 若據酒則以南面為正上浦金改也

設洗于於石經于 阼階東南

縣于於石經于 洗東北西面 注 此縣謂磬也縣於東方辟射位也 敖云縣不近階者宜遷東縣之正位也縣謂縣鍾磬與鎛於筍虡也鼓鼙之屬亦存焉義疏取其說云若無鍾則八音不全不可以為樂矣 疏 對大射縣鍾磬鎛鎛下同 具有

也云縣於東方辟射位也者此言射三字浦云衍 決鄉飲酒無射

事 東壁云下還樂注云當辟射則此非辟射位可知 半之者謂諸侯之鄉鄉下並同 大夫士也 鄉 此及下三鄉字似不必改鄉 大夫天子士已下亦

無鎛

乃張侯 疏 鄭知侯用布者 補 周禮梓人云上綱與下

綱出舌尋絹 周禮作縜案釋文縜于貧反或九紛反縜侯大反是別本有作絹字者故劉音侯大反朱子亦云縜與絹字異音同音同或是義同之譌毛本於他卷亦作絹似當仍之 寸焉　似云

中人之補 足定 扼圍九寸也 而浦補 兩頭綱皆出一尋

不繫左下綱 疏 案記云鄉侯 東壁云當有中字案記作中十尺 一丈

倍躬以為左右舌舌浦補 四丈 又云下舌半上舌則下

舌三丈四字金校補 左右各出五尺今將左此浦改 五尺與下

綱不繫者

乏參侯道 疏 謂矢於此置乏不去 義疏引鄭樵說文反正為乏乏正以受矢乏之以禦矢是相反也又陳祥道說正面北乏面南是相反若如疏解距侯十丈矢已不去其人宜不在與射之數矣恐得以拙者之短為射器之名乎 二一浦改 得去堂二十丈

羹定 注 定猶孰 熟宋本朱李楊皆作孰下同 也

主人朝服 注 戒時玄端 敖云禮戒速同服此戒時亦朝服可知義疏云飲射一也此舉

後以見前耳猶鄉飲記之舉前以見後也 疏 自此至當楣北面荅各 再拜

論主召賓從已之事 浦以此十八字當在羹定疏釋注之前依例加釋曰二字 此

習禮輕 東壁云習禮既輕則戒速俱應玄端何輕於戒而重於速耶 必知此浦改 戒

時玄端者見公食大夫 東壁云公食禮與此經賓主判然有分且公食亦止言戒並無玄端之文 鄉朝服而謀賓介戒 是也

賓及衆賓遂從之 下釋曰鄉飲酒云至故不言皆也二十七字當在此今誤在下節

及門主人一相出迎于於石經于 門外

主人以賓揖 疏 蔡人以吳子及與 楚人戰於柏舉定四年文

彼注云二字浦補 以者能東西之曰以以為謂浦改 驅使前人

之稱 故西面待侍浦金改 之

賓厭衆賓敖云此脫入門左三字衆賓皆入門左

主人以賓三揖皆行方云衆賓皆隨賓而行也敖氏似謂賓與主人同行果爾則宜稱竝不當言皆文弨案上云賓少進但差在衆賓之前耳下獻賓畢乜人卽西南面三拜衆賓則衆賓之皆近階可知　疏公食公燕禮君浦改升二一等者君尊舊倒浦正故也

主人阼階上　疏公食亦云當楣北鄉嚮至補再拜

主人坐取爵于於石經于上篚

主人坐取爵興　注盥手乃又宋乃鄉飲作已盥乃洗爵致飲絜潔敬也

賓進東北面　注宜違其宋本有李同位也

主人坐奠爵于篚　注當西序東面西

賓降　疏疑讀爲疑彼注作仡下同然從於趙盾之疑

主人坐取爵實之賓之席前石經作賓席之前誤各本同據鄉飲酒禮是實之賓之席前其餘經文稱某之席前者甚多絕不云席之前今從敖氏改　注進酒宋有李同於賓也　疏欲見此賓乃是鄉民而已無尊卑上下而猶浦改言獻者此獻直是進物猶而言獻進舊倒浦校改之也東壁云言獻者尊賓之義疏以鄉民爲說大誤

賓西階上　注少退猶少陸小辟也

主人阼階東　注卻郤左手執本

興加于俎　注古文挩作帨說宋本帨

賓以虛爵降　注將洗以酢陸醋主人　疏自此至賓西階上荅再補拜

賓西階前　疏對主人自內出南面是也二字衍官刪

主人阼階之東　注主人辭洗進也宋本無　疏卽上東序之南西舊倒今正面位

賓卒洗揖讓如初升此下有疏誤脫在下節下官已移正

主人拜洗此節下疏十二字官已移入上節

主人阼階上拜　注亦嚌齊啐

主人坐奠爵于序端　疏此擬下字當在下句獻衆賓故下從上移此云取爵于序端

主人坐取觶　疏自此至當西序浦改作至爲東灰位

賓降主人奠觶　注以其兵將自飲

賓西階上拜　疏此辭射前獻時親酌己

主人阼階上拜送　疏亦從彼鄭注可知

主人揖降注下浦補十五字疏釋曰自此至奠于篚論獻衆賓之事

主人西南面　衆賓皆荅壹石經一各本俱壹拜　疏以其此禮中合鄉鄉官改大夫法

坐祭立飲　疏此還據堂二字官補上三人者

升賓石經賓誤觶西階上

大夫若有遵者　注鄉鄉官改疏同大夫士非鄉人　疏釋曰

自此至主人荅拜論主人獻遵之事 此十四字補 加釋曰在釋注之
前 言若者或有 浦補 無不定 既與鄉 浦補 人行射禮
賓及衆賓皆降復初位 注 初位門內東面 敖云階西以南當序之位
義疏云若如鄭說則當主人與大夫揖進時賓既未可以厭大夫又無使賓隨大夫行之禮其於禮也舛矣
主人揖讓 席于 於石經于 尊東 疏 則賓 官補 在尊西今大夫
言席於尊東明與 為官改 賓夾尊可知 是以下云大夫
降席席 浦補 東南面降由下 上作下朱 故知西 有改東者非遵在賓東與賓夾
尊自當西上因舊本降由下誤作降由上故疑當作東上若東上仍統於主人矣 上統於尊也
升不拜洗 注 讓不敢 宋本有與疏合 以己尊加賢者也 東壁云不拜洗
蓋不敢當賓禮下注疏殺於賓之說甚明此注非 疏 大入夫再重

大夫降洗 疏 自此至皆升就席論遵 論大夫補改 酢主人 下訖
賓主皆升就席七字補節去 之事 可以相參視 示補改
揖讓升 疏 將擬 浦後改 獻衆賓
大夫降立于賓南 注 雖尊不奪人之正禮 東壁駁疏說之誤云賓在
中堂為特尊大夫尊東之席蓋不與鄉人齒卽不奪人正禮之義賈反以尊東為尊至論正禮止以相妨為說
於主人尊賓判然不符誤矣
主人揖讓以賓升 注 不欲大東辟射位 義疏云此席工之法與鄉飲無
異俱自西階之東始而放于東下經云樂正命弟子贊工遷樂于下將射而遷之則設席時無庸辟射位明矣
疏 下文乃升是 浦改席 也 此 衍注 燕禮 注衍 浦校皆 亦然者
工四人 注 越瑟下孔 此 所以發越其聲者 宋本有 也 疏

以其空相亦與相 官補 瑟者同 衆上浦改 工瑟是知瑟者
賤也凡工 者衍 皆先瑟後歌 以隨其先後而次 取之故
也 鄉射 侯金改 與大射相對 近尾不鼓處 金依宋補并 則
面官改不改 挾側持之法近鼓處 浦補 持之手 官補 入則淺 官補 近
凡持之 周三字補 手入則深是以通於 浦改與 燕禮言面鼓
大射與 於 鄉飲酒言後首
主人立于縣中 注 縣中磬東立西面 敖云縣中蓋縣之西 義疏云縣在洗
東北笙若更東則距階太遠笙者必與歌瑟相比在縣
西而西面者以須鄉歌者且不可與賓主人行禮者背
也東壁云縣中磬鐘之閒笙磬同音則當在磬南鐘北
鄭旹合鐘鼓單言磬又妄斷以為磬東於經縣中之義
迮皆不問未 疏 磬東程云或是縣中
允屆經從己 謂在縣中 當磬之東

乃合樂 召南鵲巢 石經巢 采蘩 官本繁石經蘩 采蘋 注 躬行召
南之教 有四字宋本金校 以成王業至三分天下而有其二 四字
宋本有金校 乃宣周南 召南二字宋無 之化本其德之初刑于 於 寡
妻 以及朝廷 庭 疏 此二南鄉 鄉官作卿 大夫樂 故大
夫士樂為鄉樂 者衍 也 浦疑此段文有脫 一 故云不可略其正 者衍
也
工不與 注 瞽矇 從月為 疏同 禮略也 疏 以工告樂正 王
樂正告于賓 疏 唯作 付金改監本作有 合樂於堂上
主人取爵于上篚 注 謂之大師 也字宋無疏標題亦無 疏 然 浦校
補 君有賜大夫士樂器之法

賓降主人辭降方云此賓得主人辭而遂止也使三賓大夫皆不降而賓獨降則其升也不可與主人同又不可後於主人與主人同升是與身受主人之獻無別也後主人而升則主人無以自安故惟辭焉而止爲宜 正云去 大夫不降尊也者此賓降大夫若降

宜 直 與賓共文

工不辭洗 疏 注云一人工 笙 之長 者衍 也

工飲不拜既爵 疏 雖 唯 不拜既爵仍拜受也

不洗 注 而著 眾宋本著疏同 笙不洗者

反升就席 注 亦揖讓以賓升眾賓皆升 方云注說非也賓雖欲降以辭而止三賓則竝無欲降之文則反升就席者惟主人耳樂以樂賓故大夫三賓不言欲降不敢與賓同受禮也蓋賓及三賓之爲大夫而降不獨以其尊也主人將與大夫爲獻酢崇酒之禮賓及眾賓席位偪介於大夫不與

宜無事而相參若獻工在西階之上絕不相礙何故又辭降讓升乎 疏 若然上賓降時

詩

作相爲司正 注 爲有解 解陸解宋同 倦失禮 疏 謂賓及眾

賓與遵 尊 者 但中閒爲射 下繫衍

司正實觶 疏 卒觶賓 尊官改 之

與少退 疏 案聘 射 禮云擯者退中庭

未旅 疏 旅則醉而 浦補 校 禮終恐 舊倒浦校正 不得射 以其

辯尊卑故 行衍 四舉旅大射主爲射故再獻 拜 訖即射

三耦俟于堂西 注 司射遂 遷 弟子之中德行道藝之高

者 疏 論三番射事先比三耦納射器之事 上九字浦補

司射適堂西 注 主人之吏也 方云注於相曰主人之家臣於司射曰主人之吏皆非也以王朝禮推之此州長會民習射亦禮事之大者相與司射必於黨正取之主人之吏與家臣可使與賓大夫相揖讓且揖抃以澁孫士乎 以鉤 鉤俗下同 弦闓體也遂射韝也以

韋爲之 其非射時則謂之拾 東壁云非射時謂之拾疏引大射爲說大射竝無非射稱拾之文則云變文以見義眞曲說也 疏 以其司 同 射之弓矢豫陳

於西階 知者以右巨 具 指鉤弦 著左臂 擘 所以遂

弦也 小射正奉 舉 決拾以笥 言蔽膚㨿士斂衣㨿

大夫已上 東壁云疏因記言大夫曰袒纁襦公曰袒朱襦士以下不言襦故誤以爲肉袒而言蔽膚不知士以下襦色相似故不言非無襦也若肉袒臂則已無礙於弦何必著遂 袒薰 官纁後文

石經作薰 襦 注云側持弦 弓 矢曰執

司射適阼階上東北面 教云阼階上告主人當北面東似衍文義疏云司射兼司賓主之射故東面以鄉主人猶北面以鄉賓蓋兩鄉之所以變於司正也教說非 注 弟子賓黨

之年少者也 東壁云案與射及職事者皆序中人何賓黨之可言若言習禮豈賓黨習而主黨獨不習耶 主人之吏 教作黨 西面 東壁云射時諸執事皆在西此納器於西故弟子在西以待事非賓黨在西之謂 疏 今此射與鄉人習禮與 補 鄉飲酒

同故賓黨主黨 上下經文黨今從官改浦改堂下賓主之黨 皆不與也

乃納射器 賓與大夫之弓倚于 於石經 西序 教云下文云東序東則此似當云西序西 疏 以其序在堂上故矢在弓下 下堂西矢在堂上至遷在堂上之廉棱也四十二字浦云當依通解之文易之 堂西在堂下故矢隨其弓

而在堂西廉棱之上也 此十九字通解之文

主人之弓矢疏上賓大夫弓矢衍在西序矢在弓下二字官補
北括
司射不釋弓矢遂以比三耦于於石經于下於于亦作於案亦當作于堂
西疏因事補曰遂
司正爲司馬疏兼亦士有鄉大夫三年貢士之後揚
觶賓在射後亦一補改酬許始行之借取此官改無算爵
時於旅也語
司馬命張侯疏今弟子說其束下不官改致地
司馬又命獲者倚旌于於石經于侯中疏云補亦者亦二字浦補
上張侯者也

弟子相工如初入疏相者亦在衍左何瑟面鼓執越二字浦補
內弦右手相
司射猶挾乘矢疏則此無次取弓矢拾也者拾更也遞
遞俗取弓矢
三耦皆袒決遂注有司弟子納射器者也方云經於前後弟子所有事皆質言之此有司非弟子也弟子所有事皆簡便而易供若授弓矢唱獲必有司習事乃能無愆於儀度
遂授矢疏以其弟子或浦補執弓或執二字浦補矢
三耦皆執弓疏前後皆用前位乃衍浦校未違侯處
司射先立疏云固東面西矣今三耦立於其西西浦校
上定字補此四字司射因補卻來向三耦之北東面

揖進注序無室可以深也義要云注下云序宜從榭案樹無壁不可以爲學宮且記明言東房如併無房則豆籩置於何所東壁云或以物後去榭只一架地恐不足容司正往來注言無室爲是曰庭得三堂之深此庭五十弓今三十丈當深十丈四分之則每架得二丈五尺尚何不容之有周立
四代之學於國而又以有虞氏之庠序官改爲鄉學東壁云周云四代學之說此禮家傅會語於古制無攷據孟子夏校殷序周庠此可據者王制大學在郊特侯國制蓋爲貢士設耳天子大學在外何所取義疏又造爲質家文家之說尤不可解今文豫爲序敖云序之文意明白於豫且記亦以序對言宜從今文吳云鄭氏謂豫無室而讀豫爲榭殊覺牽強敖說似可從
疏若然立則虞氏上庠東膠兼官補二代名云凡
屋無室曰榭宜以從榭者又及官改成周宣榭今文
作夏后氏氏之序亦非

及物揖此節疏朱子謂其解注文不可曉恐有脫誤
不去旌注以其不獲方云教謂不主於中皆非也發而不中尚可以教射乎疑旌之高不揜正鵠倚於侯之中央在正鵠之下惟司射發必中的不失分寸故不去旌以爲表儀誘射畢始命獲者執旌以負侯三耦射則去之正恐或集於旌而貫於侯也文弨案義疏以注及敖解爲是東壁亦云不責誘射之命中也
疏今以爲官補三耦誘射
南面揖改取作石經取一个挾之
遂適階西取扑搢之以反位方謂應扑者當以毓示罰而必搢扑者著其本意當如此耳
司馬命獲者疏自此盡搢扑反位二字浦補中則二字浦金校補
使獲者舉旌唱獲

司射還 疏 故知左還迴身當之取便可知浦刪也
皆當其物 此節疏釋曰皆左足履物者至合足而俟 司馬命去侯二十七字舊誤在下節宜移於侯
此節并補一侯字
司馬適堂西 疏 彼大射志於射故司馬正雖不射而袒
復決遂 東壁云大射君禮威儀多此臣禮略殺耳非志不志之謂
出于司射之南 疏 引大射曰左手衍執弣
司馬出于下射之南 疏 今命去侯訖乃圍 下射之後四字朱無 繞
下射而出其 三字依朱補去之字 東乃 朱有 南行西折 二字依朱補皆浦校 而
適西階者 去官改案可省 若出物閒南 西依朱改 行
司射進與司馬交于 於石經于 階前 疏 乃云由堂下西階之

遶 東北面則相左之時在 左金改 西階之西 云獵矢從
旁者謂從之旁 朱去此三字改下三字 矢近人也
乃射上射既發挾弓 敖云衍大射無之盛云非衍 矢而后下射射 注
古文而后作後非也孝經說然后曰 此十四字宋本有李同 后者
宋本有 後也當從后
獲者坐而獲 注 射者中則大 敖作坐 言獲獲得也射講武
師 宋本有敖疏亦當補 有 田之類 疏 此未 失 釋算
舉旌以宮 疏 宮數八十一聲 數 最濁故爲君配 酌 中央
士
獲而未釋獲 注 但大 敖無 言獲

上射降三等 疏 此上射下射升與降皆 階浦金改 上射爲先
與升射者 三耦 敖云三當作二二耦謂次耦下耦也 卒射亦如之 下北字誤
衍本當作一圍圍
司馬出于左物之南 疏 是其承 乘官改 笴也
司馬由司射之南 司馬襲 敖疑衍東壁云注謂嫌有事卽袒是矣疏謂堂下雖有事亦不袒又謂司射堂上堂下有事卽袒語自矛盾又謂司馬與司射遞行事恐同故明之其實當袒與否自有一定之制何嫌之有 疏 還依三耦所行之處 未刻官補 謂司馬
北面就所委矢之南 下北面二字衍官刪
弟子自西方應曰諾 注 釋獲者許諾至此弟子曰諾事
同互相明 敖云此時獲者猶負侯而取矢之弟子已退在西方之位故獨應之

賓主人大夫若皆與射 此別一節上當有圈
遂告于大夫 以耦 二字石經有朱李楊皆同 告于大夫曰某御于
石經於 子 注 士謂衆賓之在下者 方云士當爲學士之有德行道藝者故大夫可與耦而爲下射若在官之士而居大夫之右則悖矣東壁云疏謂堂上三賓不與大夫爲耦非是言大夫與士耦三賓亦在其中矣 疏 周禮黨正 禮衍 十月行正齒位之禮 此
篇無正齒位之事 禮浦改
衆賓將與射者 疏 鄭總解 觽官改 來觀禮之義
賓主人與大夫皆未降 注 見其志在射 方云三耦升射無爲久立堂下以俟待敖氏謂事至乃降是也注說非
遂命三耦 疏 此司射反位不言先者 下官改東壁云言先不言先不過文

有詳略可貫以不言先者三耦未有拾取矢位案拾取矢位卽上射位焉得云未有故上文云官
改司射比三耦於堂西
三耦拾取矢朱疑拾取矢三字衍戴云下乃云司射作上耦取矢因序上射下射取矢之儀纔云
三耦拾取矢亦如之則此惟袒決遂明矣此拾取矢三字是因上文誤衍疏亦東面南浦改
北上也明將有射事者始取矢官補
上射東面疏以左手向外而西回也浦補一故知不北比
踣弓也覆手在表執弓右在官改手卻在裏取矢全不知在
字之誤以在表執弓在手爲句下依通解添一手二字誤也通解上文改作覆手以執背故下句亦併改
案大射云左還旋浦改案下皆作還案朱子云燕禮云司比右還疏云以右手向外者以負屛
處爲內而言也鄉射云三耦左還疏云以左手向外者以所立處爲內而言也大射云毋周者旣以左手向外

繞其所立之處及至將匝之時乃復以右手向外而轉身也鄉射注云周可也則以左手向外繞其立處以至
於匝乃不復以右手向外而卽便轉身也燕禮則右還而未至於匝故不言周與不周也
下射進疏上射在西云南踣弓浦云此下當依朱子云此在東而不言踣弓但
云覆手自弓上取矢則卻左手向上執弓而南踣可知又云案上文東向覆手南踣弓則弦向身此云西向卻
手南踣弓則弦向外
與進者相左相揖石經有退字朱楊皆無官校云退字蓋衍文反位注相左
者皆由進者之北
三敖云當作二大射云二耦是也耦拾取矢亦如之後者遂取誘射之
矢兼乘矢而取之朱子云後者下耦之下射也方云司射方比衆耦取矢隨作射若中輟其
事自取矢以反於其所則義無所取而將再射初誘射之矢仍委於楅旁又非所以爲儀故使最後之下射兼

取以授有司然後爲稱也以授有司于西方而后後石經后朱李楊皆同反位
注弟子逆受於東面位之後敖云此西方卽堂西也士喪禮以東堂下西堂下爲
東方西方亦其徵也有司卽弟子之納射器者因酉士授受於堂西故此下射出於其東面位之後以乘矢執
而授之大射儀曰以授有司于次中皆襲反位亦謂之就而授之東壁云若逆受於東面位則與經授于西方之
文不符敖說是疏上耦亦在官去云字改此三字三耦之中官删上耦外三字
連官改而言之通解改此十字云上耦已取矢復云三耦者三耦之中除上耦外賓二耦也又朱子
云今案後者兼取誘射之矢則是下耦之下射也此疏文不備又東面位蓋在司馬之西南
主主授受於堂西西方謂反向東面而位因酉
衆賓未拾取矢疏謂此第一番射初朱改時未有拾取矢
禮以其第一番唯誰朱改有三耦射自然有楅上拾取

矢禮後文見之也朱改云乃有楅上之矢可拾取也
司射作射如初疏釋曰自此盡其而俟至不得言如初
共百三十一字當在此節釋弓反位之下舊誤在下節首官本此節與下節經文連而不分故疏亦不分屬今
當改正此司馬命去侯不言如初者此臣禮威儀省敖云
此不蒙如初者可知也
司射猶挾一个去扑與司馬交于階前升敖本無注衆
足以知之矣侯各本皆作矣猶挾矢之宋本矢者君子不必也疏
釋曰云今三耦卒射當從此起司射三耦官改教射者
釋獲者執鹿中一人執算石經算下同以從之
釋獲者坐設中疏以其所納射器皆在堂云當官改西

司射遂進　不貫不釋方云注謂不中正不釋是也面於貫之義尚未切著蓋必射甲
革椹質而後可貫必矢貫於鵠的而後有白矢襄尺剡注井儀之形故詩曰四鍭如樹也習射尚功則當以貫
的爲賢尚書傳所云貫革之射開於蒐狩者謂甲革也周官圉人充椹質以習射於澤宮則此所貫者椹質也
雖畫布爲侯必以木爲匡蒙以布實草於其中而著於侯之背面以受矢矢若但畫布爲正則數貫之後不可復
射且所謂貫者特穿之而過無所爲白矢襄尺剡注井儀之形也
乃射若中　若有餘算則反委之　注　委餘算禮尚異也
東壁云餘算無用不可釋之左右之中故委之非尚異也　疏　手中餘算未老知有
幾不必可俱官改盡中
又取中之八算　疏　今袒決遂則言堂東堂浦補西　在序
亦然下故曰序東西五字浦節去　下云大夫袒決遂三字衍浦校由堂西出

儀禮詳校　卷五　十六

於司射之西九字浦補就其耦
大夫袒決遂　注　耦於庭末本無下字朱李楊皆同不並行
衆賓繼射　疏　記云賓主人射則司射擯賓浦金改升降
卒射釋獲者遂以所執餘獲　告于賓　注　無餘算則空
手耳東壁云執事者有告必執其物八矢盡中則前所委者亦可執也
司馬袒決敖云禮無決而不遂者此決字當衍上經云司馬適堂西不決遂袒執弓此宜如之
弟子委矢如初大夫之矢則兼束之以茅上握焉　注　束
於握上則兼取之順羽便也義疏云下經言大夫進坐說矢束興反位而後耦揖
進坐兼取乘矢順羽而興反位蓋束未說則不便於取矢也然則束者特以優異之於順羽取矢之故固自無
與　肅慎氏貢楛陸枯官從之矢　疏　自此盡司馬乘矢如

初二字浦補　不敢殊別於賓故不束三字舊脫官尋釋上下文義補之
司射遂適西階西上當有圖以隔之　疏　釋曰自此至其而俟
論數算之事此十一字浦補　今據第二番補釋獲之功成則
爲已東壁云第二番射畢故云已釋獲說未的且此特將釋而未釋亦不得謂之功成　休武
主上浦改　文休武者射訖記浦改　數算
釋獲者東面　疏　仍東官改東面也
一純以取　疏　今釋算者東面而言從橫則據數算之人
二字浦補東面浦補爲正
興自前適左東面　注　起由中西敖本句上有更端故三字各本西作東李作西
官從之　疏　故則右又官改算也

儀禮詳校　卷五　十七

坐兼斂算　十實石經十則異之
司射復位　疏　以算爲獲者浦補以其唱獲則釋算故名明浦
改　算爲獲
若右勝　疏　凡數法一二二一浦依朱作一二官本無一字　已上得稱若
干
司射適堂西　疏　自此盡徹豐與觶論射二浦云二下當脫番射訖行射
五字官但改二爲罰案罰爵亦稱射爵　爵之事　彼以此浦改承尊故言大
弟子奉豐升　降袒執弓反位敖云袒執弓三字疑衍此於禮無所當大射儀
無之　注　勝者之弟子其少者也耦不酌下無能也義疏云此
所謂勝者總計之勝負也如右賢於左則此爲右黨之弟子如左賢於右則此爲左黨之弟子因使勝黨之弟

子一人舉觶以爲罰爵於其負者莫適主名故莫與爲耦也方云注下無能之說非是非獻非酬本無親酌之義投壺禮勝者亦使他人酌則非賤無能可知 注 酌者不授 校 爵略之也 東壁云罰爵自取飲故不授非略之 執弓反射位 敖云反堂西之位 己 已同 疏 酌有事

司射先反位 疏 而司射先反位 於衍 下文司射命衆耦 五字官補 衆耦等乃來就射位

三耦及衆射者 勝者先升 楊敖皆重升字 堂少右

不勝者先降 疏 皆 有衍浦校 上射在先

有執爵者 疏 贊者謂主人之賤不射者 方云執爵與獲者同稱則亦州之屬士東壁云此公事宜用公家員吏不得云主人之賤者 酌說奠於豐上 如下文贊者即六字浦依朱節去 而 補 立於序端立於序端文出於 如官改 大射也

儀禮詳校　卷五　八

若大夫之耦不勝 注 尊者可以孤無能 對衍朱李皆無

衆賓繼 既石經繼 飲 注 設豐者反豐於 于 堂西

司馬洗爵升 注 鄉人獲者賤 東壁云大射服不與獲者互稱則二者等耳服不下士此鄉大夫之屬未必即賤於下士 疏 使服不氏 侯 官唱獲

獲者負侯 疏 知負侯中者以 已官改 下云適右个 今此與受獻者 補 不同面 獲者據下 官補 文東面 是受爵於侯下 金校補 東面設薦俎 浦補 薦不 舊倒金正 亦在侯者

則正 朱作是或改止俱不必從 祭侯何名獻獲也

獲者執爵 疏 故云是以獻焉 補 也 故云言使設新之 二字浦補 也

獲者南面坐 疏 右 又 祭薦俎 鄭注云二手祭酒者獲者 二字浦補 南面於俎之北

興適左个中亦 石經皆官云石經誤 如之

左个之西北三步 疏 則己 已 所當得 此約獻釋獲者

司射之 乏浦金改 位 案大射注北鄉 此鄉官改 受獻之位也

司馬受爵 疏 此近乏之者乏之者 二字浦補 己所有事之處

司射適 敖作西 階西 薦脯醢 敖云當有設字 折俎有祭 疏 此薦 獻官改 脯醢及折俎有祭肺 舊倒官正 一 一祭者亦薦有脯醢 祭肺官改

儀禮詳校　卷五　九

釋獲者薦右 疏 辟 浦補 設于乏之南

司射去扑 疏 云位射位 者衍 知是射位 浦補 者下云各以其耦進 浦補 以此當次序拾取矢時 射官改

司射先反位 疏 云縣不言先 三 故位 知官改 事不同也

三耦及衆賓 疏 爲嫌 謂言浦改 尊卑不同

司射作拾取矢 疏 謂各於堂上北 當作南 面相見而揖

及楅揖 注 不北面揖由便也 東壁云此經先言階前乃言及楅是從堂東西徑至階前南行直東西當楅之處主人轉向楅西行賓轉向楅東行及楅乃揖與三耦面位自不同注由便之說混疏引賓主出堂更不可解

卒北面　注　亦於三耦爲之位東壁云此特如三耦耳拾取卽退不必以位言

疏　與上補金皆據通解補再請射章四字三耦取矢訖　故云亦於與

三耦爲之位也

與反位而后後石經后各本同　耦揖進

司射猶挾一个以進作上敖云上疑衍否則其下當有耦字今文或言作升射蓋後人亦疑其誤而易之或曰進字亦衍射如初　疏　云鄭言還當上射耦西面

司馬升　司射與司馬交于階前去扑襲敖云司射唯去扑耳其決遂執弓挾矢如故也似不宜襲此襲字衍文　注　遙號令命補金校改之可也

疏　大師位其東官改北西面　樂正二字補東面命大師

司射遂適階間　疏　皆以補補四節拾將乘矢

儀禮詳校　卷五　卅一

上射揖司射退反位樂正東面命命東面官改正大師曰　注　其他賓客鄉鄉李楊鄉官同疏除州長鄉大夫外亦當作鄉大夫則歌采蘋　疏

據官補周禮射人而知　以其同用有官改樂賢之志也

大師不興　疏　次番審射時　故知二字補校補此降者但補校

補　衆賓也

司射命設豐　升飲如初敖云大射儀此下有卒退豐與觶如初一句此脫

司射猶袒決遂　疏　云補　拚矢於弦

司射反位　遂授有司于於石經于堂西

司馬反爲司正　疏　自此盡司正降復位五字補改卒受者以觶降奠于篚案補所改是也

樂正命弟子　注　樂正反自敖作于官以文勢較順西階東　疏　合令樂訖　上無告請于賓之事故不升而反其堂下之

位此十字本作宜與正歌備已後同浦校改也

主人阼階上　注　少小陸逡遁也

賓揖就席　注　鄉鄉同　疏　所酬

司正升自西階相旅作受酬者曰某酬某子　注　某者字

也某子者氏也　尊之也春秋傳曰字不若子方云此尊卑亦非一定有司教射自當序賓以齒而射者私家之行輩又各有少而尊長而卑者設以父族母族之尊行次酬卑者而司正代爲尊之之稱義無所取況以次相酬受酬者必少而轉爲尊稱亦未見其安夫子孫祭告以字呼祖考則不得爲卑稱明矣蓋因衆賓姓同者多故必以字別之其中或有同姓遞酬者則宜竝以字舉可知

儀禮詳校　卷五　卅二

矣　此言某酬某子者射禮略於飲酒飲酒言某子受酬

以飲酒爲主義疏云蓋當兩告之鄉飲酒禮不言作受酬者故其辭曰某子受酬爲受酬者言之也此經既言作受酬者故曰某酬某子爲酬者言之也二經亦互見爲義耳

衆受酬者　注　主人之贊奠者

卒受者以觶降奠于篚下當有圖隔

司正降復位　疏　司射掌當補校改監旅酬訖

舉觶者退　賓與大夫坐石經及李楊故本皆有反奠于其所興

疏　前已旅酬所衍盛禮已重

若無大夫　疏　至旅酬復使二人公君補改官改若非命長媵一

爵於君二字補衍與此同

反命于主人 疏 知弟子是未刻賓黨者

司正升立于序端 惠云此當是西序端或從鄉飲酒禮作席端升立席端俟賓取俎

疏下云賓俎授司正 五字金校補 司正以俎出授從者 則

此俟 金校補 弟子升受俎者

賓取俎 疏 鄉飲酒燕禮大射 賓各二字衍校刪 皆 有俎徹三字浦校刪 歸

其俎 二字浦校補客之左右四字刪 以 浦校補 俎是肴之貴

主人以賓揖讓 疏 則尊者說屨 屨 在戶內 此乃鄉射

非 飲酒 臣禮

無算 石經筭 爵 注 賓與大夫 夫 將旅 疏 以鄭注可知故

知 浦補 誤 下末刻官補有 也

而錯皆不拜 注 禮又殺也 官移後卒受者以虛觶降節注中今文無執觶以下并疏皆繫此下戴云非 疏 云皆不拜受禮又 浦補 殺也者 故言禮

又殺也 下官移後疏此經曰執觶者至末一段於此下非

辯卒受者興 注 眾賓之 至各本之 末 不以己尊孤 於各本孤疏同

人也 疏 故降復于東階前西而北上位皆與旅 三字金校補

也

長受酬 注 古文曰受 朱李皆有 酬者不拜 疏 嫌堂上 浦金校補

下異位

卒受者以虛觶 注 今文無 衍盛戴皆云然案疏有 執觶及賓觶大

夫之觶皆爲爵實觶觶爲之 戴云此總上文執觶及賓觶大夫之觶數觶字今文

皆作爵惟賓觶之觶今文作觶 疏 今文 二字當移於無此執觶上 此經云執觶者

無此執觶又今文 無執觶及四字衍 賓觶大夫之觶皆爲爵不

從者以其皆在無算爵之科明不爲爵云實觶觶爲之

者亦不從也 案此疏亦殊難通此經云執觶者洗升若無執觶二字則者字何屬又云實觶觶爲

之亦不從案經文實觶下難皆入觶爲之三字今文雖不同古文然文理不應繆戾若此官本不細審而移於

而錯皆不拜之下云無所當

賓與 疏 鄭注鍾師 詩同 下 云 鍾師云陔夏 下 杜子春云

客醉而出奏陔夏雖非正文亦據周 東壁云當作儀 禮而言

穆叔 公 如晉

明日賓朝服 此注下之疏乃後主人釋服節疏在釋注之前官移正

主人釋服 疏 乎端即朝服之衣 下官改

無介 朱子云鄉射禮本自無介不但勞禮無介此疑衍文 注 此巳下皆記禮之

異者 東壁云案異之云者謂同一禮而節文或殊如士冠禮或醴或醮之不同耳若此息司正本在正禮

之外烏得以禮之異者言之

迎于門外 注 賓降說屨升堂 坐 矣

以告于鄉先生 注 鄉先生鄉 鄉非疏同 大夫致仕者也 疏

居士錦 縞 帶

羞唯所有 疏 謂昨日所有之餘見物 東壁云所有不一何必以昨日爲說

記大夫與則公士爲賓 注 不敢使鄉人加尊於大夫也

公士在官之士鄉賓主用處士 方云公士蓋鄉大夫所興之賢能升於國學而

未升於司馬故作以爲賓大夫與士耦且爲下射乃慮其爲賓屈乎 疏 不以鄉大夫加尊於大夫故易去之 敖云大夫於一人舉觶於賓乃入主人必無臨時易賓之禮方云在官之士不能舍其職業而爲鄉遂之貴若本州在官者則惟黨正族師助主人涖事者皆不可以爲賓

云鄉賓主用處士卽經云 二字浦補 君子者 浦云無經云則者字當去 也 東壁云上經君子蓋不爲賓者疏合而言之混矣

使能不宿戒 疏 解上賓用處士 東壁云賓不可以言使此以諸執事言擇其語於禮者而使之故不宿不戒

尊給冪 官冪爲下竝同 疏 卽士冠禮禮 補 子 從禮子 子浦改

質也 方圓壺 壺 則無冪、以疏布巾 浦補下以畫布巾同 冪八

尊 其用文德則黻 黻 可 巾冪必有 布 執冪 則 列

儀禮詳校　卷五　吉

未命之前

蒲筵緇布純 疏 雖有公卿之尊無加席 東壁云經言大夫辭加席主人對不去席則有加席矣 取相 舊倒官正 承藉之義耳

西序之席北上 敖曰經言衆賓長西序之席三人耳又曰衆賓之席繼而西是未必有西序之席北上者 疏 衆賓之席 序 繼賓已西 尊東不能 浦補 受

獻用爵 句上通解有凡字別本無

薦脯用籩 疏 鄭云謂腊 脂改 浦 之以爲祭祀豆實 鄉飲

酒法 記 橫祭半胾於 脯橫官改 上

俎由東壁 疏 上云亨 享 于堂東北 賓俎曰載 由在官改

賓俎脊脅肩肺 疏 對左體 金補 殷所貴 賓主已用 舊未刻

肩脊 二大夫則取後體用膞 膞後若膞同 故下文云獲者之俎折脊脅肺臑 敖云臑衍

將舉者於右 疏 謂若酬一人二人舉觶皆 二字浦補 奠之於

爲右

三笙一和而成聲 敖謂一人吹其所歌之詩以和之吳云笙詩有聲無辭當從注疏

獻工與笙 疏 無妨堂下更人 入 用之

司射既袒決遂 注 耆竝行事 也宋本事與疏合 疏 案上文將射司射 二字浦補 適堂西袒決遂取弓矢於階西 二字浦補 西階上北面告賓

凡侯 注 各以其鄉射之禮而張此侯 則經獸侯是也六字疏亦有之文義

儀禮詳校　卷五　圭

不貫朱本無 皆謂采其地 也 象其 於依疏改 正鵠之處耳

燕射射熊虎豹不忘上下 不浦金改 相犯射麋鹿豕志在君

臣相養也 朱本有李同朱子云注說未安恐止是取其服猛除害之義義疏云周禮司裘注用虎熊豹麋之皮示服猛討迷惑者也據此則此注乃鄭氏未定之說 疏 據記 天子燕射記五字衍官刪

明天子燕射 亦立 如改 浦 賓主行射禮又非私相燕勞

射 故經 官補 云獸侯於此鄉射 浦補 記也 則此以 亦官改

蜃灰塗之 三二者皆猛獸

凡畫者丹質 疏 此獸 燕改 官 侯 也衍浦金校 又是燕射之侯

欲畫此五色三色二色 二字浦補 雲氣時必先用丹采其 此浦 雲 改 地 畿外諸侯 者之字衍 二九十步侯 之衍官俱刪 内、云 雲

丹淺於赤者
射自楹閒疏則是有室庠則浦改而浦補物當楣故君子跬
步而面不敢彼文有忘孝也武跡也尺二寸者四字金補
凡適堂西遂送石經遂西取弓矢
旌各以其物注雜帛爲物大夫士之所建也東壁云此物當卽司
常九旗之物若止以雜帛言非各以之義此鄉大夫禮如鄭賈說又有州長鄉大夫是卿當在孤卿建旜中州
長當在州里建旟中豈得專以雜帛爲訓或於榭監本謝疏是大夫詢衆
庶故補射則補於庠也補下射於謝於序是六字衍諸侯州長是士
春秋習射則補於榭也補皆浦校
無物注不命者無物東壁云司常謂大夫士建物未嘗謂士定爲一命以上而不命之士

不在其列也杠注橦也七尺曰仞東壁云案考工匠人廣尺深尺爲畎遂溝澮各
以丈加倍深廣之數無不同廣二尋深二仞謂之澮是尋仞皆八尺
楅長如笴其中蛇蛇石經交注司馬左右左右司馬倒官正撫
矢而乘之疏於背上通身著音官改當言直者二字補從楊補
當心中央也
楅髤橫而奉石經拳陸同朱子云當作奉之疏故記言南北當洗南
北節也朱作以爲南北之節楅橫而奉之也
衆賓不與射者不降疏三賓已上容其有文無武者東壁
云周禮六藝教士豈有有文無武而得與飲射者此或有疾不與耳又記言衆賓亦不得徒言三賓方云三賓或
戒有老疾而用爲表儀者故不能與射則聽之文昭案矍相之延射有旄期稱道不倦者亦得在位則方說可

信也衆賓或有奇而無耦者又或比耦之餘雖有二人而行輩相懸皆不可以爲耦故有不與者也
取誘射之矢者注謂反位已禮成乃更進取之朱子云上經後
者遂取誘射之矢此注似與上矛盾疏反位俟取矢東西堂補改訖上射朱子
云上射亦與後者不相應當作下耦之下射乃更向前兼取誘射之矢
賓主人射疏必以司馬射浦改決之者
大夫降疏謂賓補浦主人大夫降時射至乃就取官改其
耦共升射
大夫與士射袒纁石經纁宋本李楊敖皆同古通用襦注不肉袒殊於
耦東壁云下文大夫與君射則肉袒大夫之耦未聞肉袒也特不用纁耳
耦少退于物方云敖氏謂少退于物則與君之耦同禮必無此是也蓋春秋以降大夫僭用君禮

記者習而不察以爲當然耳文昭案大射公將射賓先待於物北北一笴則退三尺也此云少退則尚不
離物與君禮自別且既發則無事少退以下大夫亦情理當如此
禮射不主皮注不待中爲雋也東壁云射以比禮比樂爲尚然據上中者釋獲
則亦未嘗無取於中但不必貫革耳戰鬭不可空不周禮大司馬疏引作空習凡
祭取彼文有所字餘獲陳於澤勇力之取也宋本有李同疏
不下金改言鄉射者據向內浦改田時也張五宋之侯
則補遠國屬澤宮中者射官改將欲向射宮先向澤宮
中行官補試弓習武之射而注引圉師人官改職曰
主人亦飲于西階上疏謂西楹西豐上之射浦改爵也
獲者之俎折脊脅肺臑宋大射儀注中引此無臑字吳云臑在折中不應又出臑字敖

本刪但注疏有臑字解故仍其舊而加圈別之 注 臑若膊膊譌下同胳觳之折以
大夫之餘體東壁云記止言臑則不用膊胳可知蓋折不用全體大夫用臑亦折不全用則獲者
亦得用臑不必易臑爲膊 疏 釋曰前足肩臂臑後足膊胳觳十字楊圖
有 不得整正官改體
東方謂之右个 注 侯以鄉堂黨爲面也
歌騶虞若采蘋方云疑賓主人衆賓之射皆歌騶虞有司學士並宜助流王化也大夫則歌采
蘋以職位既有定耳疏以上下爲別義不可通
不洗者不祭 注 不盛浦云鄉飲酒注不甚潔也此脫潔字而誤甚爲盛耳
既旅士不入 注 後從宋本後李同正禮也
大夫後出 注 不干于同 疏 其賓主之禮

主人送于門外 注 大夫乃出送拜舊倒依宋本正與疏合之
中十尺 注 考工功記曰 疏 云用布五丈尺純三只
尺官改下同只八寸吳云只八寸鄭荅趙商語見天官內宰及聘禮疏中 士喪禮爲
銘云云浦改 故周禮鄭注浦補云凡爲神之衣物必沽治而
小是也
侯道五十弓 注 宜於用宋本於李同浦金校與疏合射器也正二寸者衍
宋本無 疏 弓之下古改官制六尺 故而云弓者侯之所
取數宜於射器也故此經云弓也官刪而云弓者四字宜於作宜用射器下
刪也字文尤順
倍中以爲躬 疏 身謂爲官改中

下舌半上舌 疏 總計用布四丈二尺也衍通計用布二十
五丈二尺也官補
箭籌八十 注 其時衆寡賓宋本寡李同從賓 疏 畢成數以十
耦爲正云浦金改者但浦改一者數之始
長尺有握 注 刊本一作衍朱李無疏當併刪膚
若飲君 注 君既卒爵復自飲酌
君國中射則皮樹中以翿割並下旌獲 注 今文皮樹爲繁
豎從立譌糅爲縚綃
於郊則閭中 注 王制曰小學在公宮南據本書補疏同之左
疏 公入驁從鳥譌 禮宋刻記云故魯人將有事於上帝

周書見於國語也案此逸周書王會解文
於竟則虎中 疏 以主其楊圖校改君有送賓之事東壁云注言與鄭國
君射或因遇而射是未可知若送賓之事恐非古也
大夫兕中 疏 爲卿大夫其物數雖同旌旗依命數不同
東壁云與上旌各以其物疏同一繆誤
士鹿中翿旌以獲經文七字脫石經有朱李敖同 注 謂小國之州長
也用翿爲旌以獲無物也古文無以獲此二十一字脫朱李楊本有疏
無可攷矣
唯君有射于國中 疏 是其一隅耦浦改官改證
君在大夫射 注 不袒纁襦繻

儀禮注疏詳校卷第六

盧文弨輯

燕禮第六　鄭目錄　羣臣燕飲以樂之禮也　李字有

疏　秉　舊在勞字下官移正　聘使之勞　以盡其歡　勸浦改

燕禮小臣戒與者　疏　自此已下盡射人告具　浦改作自此至無加席也蓋以射人告具當屬下節發端　謂羣臣畱在國不行者也　李云謂不出使者朱子云謂羣臣朝畢將退君欲與之燕故使小臣畱之疏說非是　鄭不言與　語官改　羣

臣無事燕者　東壁云諸侯無事而燕此何以云羣臣無事　君有命戒　敎官改

射者　東壁云疏言大射辨尊卑故言君有命燕禮主歡心不辨尊卑故不言君有命案下文言命者不一又如下設洗注云尊之異其文尊于東楹疏云君尊司宮筵賓注云燕私禮臣屈也小臣設公席注云卑者先

事尊者後此等甚多烏得謂之不辨尊卑又下請立司正疏鄉飲鄉射是士饗禮莫辨尊卑此燕禮唯一獻以辨尊卑是仍辨尊卑也

膳宰具官饌　疏　既朝服則宜於　六字浦校補　正處在路寢

此燕已臣子故使膳宰卑者　纂疏云此既以宰夫爲主人自不得兼具饌之事

樂人縣　注　言　宮楊作言金校疏同　縣者爲燕新之　疏　案周禮春

官大司　師下同　樂云　此二者皆當天子樂師天子樂師

金校壘　大夫及士　故鄭下注云　公　樂正于天子樂師也

案下僕人相大師則諸侯無眡瞭　方云諸侯大祭祀瞽樂備具卽事之工甚多非用眡瞭不能使有位者徧相小祭祀及學校中樂事君或不親則小臣僕人未必與且眡瞭所自其之樂事將執使代之東壁云謂此樂使僕人縣之不知僕人則僕人已耳焉得謂之樂人　皆鐘磬

鎛　鎛同　下　各一虡　更　按官改　整理樂縣之法爲新之也　全據通解作案燕在路寢有常縣之樂今更整理之故云爲燕新之也案燕在路寢二句已見上疏全欲於此皆之不當從

設洗篚　敖云諸篇設洗無連言篚者此有之衍文耳下別云篚在洗西則於此言篚文意重複且篚在洗西亦不可以東篚爲節其衍明矣　于阼階東南　注　設此不言其官賤也　東壁云案少牢尊與洗皆司宮設之此司宮設尊則并設洗可知　疏　云膳篚　篚　者

故別釋　浦校改言　之也

司宮尊于東楹之西　注　司宮天子曰小宰　方云司宮乃戴記所稱宮宰之屬中下士耳小宰則在侯國爲小卿席位當大於卿乃爲賓設席下逮工師又徹賓席與向人執燭乎東壁云行禮陳設不過小臣之事司宮當是宮人及司尊彝之屬　聽酒人之成要者也　東壁

云成要卽計簿也受酒正之計卽可以設尊傳會之則太宰掌羞服之式羞爲飲食亦可以設尊歸之乎

所謂庶人在官者也　方云士有不與燕而府史胥徒乃得與獻酬僨矣周官司士職凡會同賓客作士從此士卽司士之所作也蓋升於司馬而未授官之士羣萃而食於公所故謂之旅食也諸子職會同賓客作羣子從下經所獻庶子卽諸子所謂羣子也會同賓客皆使觀禮則燕羣臣大射以擇士必使觀禮而習事可知矣此乃異日公卿大夫之選故雖無執事而得獻所以與起之　疏　以治王宮

之政令　今　酒　言　正月盡言於小宰　若據設尊之人

及尊面而言卽南面　東壁云亦當與酌者皆北面以尊北不容人也　交於　與官改　東楹北也　其冪本爲瓦大設今未用陳在方壺之

南者不可在方壺瓦大之閒相雜故也　朱子曰在尊南者謂瓦大在方壺之南耳如疏說則冪正在方壺瓦大之閒矣何言不雜　又言南上則　浦補　有幷酒

在南可知 東壁云經言兩圜壺則一爲玄酒可知疏因不言南上遂以無玄酒爲說不知既無玄酒何必兩壺所以不言上者方壺已言此可知也

司宮筵 石經之譌 賓 疏 然其 具浦從彼文改其 言之筵席通

射人告具 注 射人主此禮以其或射也 東壁云案周禮射人祭祀則贊射牲相孤卿大夫之法儀此經以射人主之則相法儀不獨祭祀矣注以或射言之案下文若射之云則射否未定焉有射未定而先用此主射之官邪 疏 釋曰 浦以下節疏自此下云云十九字當在此節釋注之前則當并刪釋曰二字

小臣設公席 注 周禮諸侯昨席 酢通各本依彼文作昨李誤胙 後設公席者凡禮卑者先卽事尊者後也 朱子曰此與大射雖設席先後不同然皆公先升而後納賓其不當據文便生異義敖云 卑者先卽事言偶不同 設 賓席當後於公席乃先

言之者終言司宮之事耳

小臣納卿大夫 小臣師一人在東堂下 注 師長也 方云天子小臣四人侯國宜半之特標一人明一正一師也大射禮小臣正相君小臣師佐之此篇相工授瑟者小臣二人在東堂下者師則設公席納卿大夫者必正也東壁云大射注以正爲長則師止當以衆言疏謂卽小臣正幷也 疏 此 浦校作皆 是擬君揖位故下經君爾之始就庭位 浦校補也字 上士 上 四人 又云小臣正贊袒 袒 正官補 常在君左右 廣解賓主人入門之禮 義補改 卽聘禮云 浦補 左則 卽改 官 由闈西者

公降立 疏 大夫猶 由 北面少前者

射人 入石經人 請賓 疏 但射人有大小大者爲大射正其次爲小射正又其次爲司正 東壁云大射明言大射正爲擯又明言擯者爲司正此疏不顯與彼經文悖邪

射人命賓 疏 射人 明知浦校改 在君之右

賓出立于門外東 敖云當作北 面

公揖卿大夫 注 揖之人之也 義疏云公南面揖爲先升耳不必以人意相存偶言

小臣自阼階下 疏 知膳於公者下注云君物曰膳 通解有此 七字浦補在此金補在下文據君而言下失之 以其言膳據君而言

乃命執冪者 注 羞膳者從而東由堂東升自北階房中西面南上不言之者不升堂略之也 東壁云執冪與羞膳者竝命之則二執事當同升升後則執冪者自立於尊南羞膳者自立於房中雖文不具其理可知注以不升堂略之謂其從

北階升疏引大射工人以證之然彼經文不但記其升且記其降未嘗以其不升堂而略之又如士冠禮贊者亦立於房中注謂其由賓階升胡獨羞膳者升自北階乎 疏 故知西階前 以君命三字衍 浦校刪 命之也 浦校補 又且東面階西面階婦人之階非男子之所升 東壁云此蓋本雜記夫人升自側階言之案東西旁階本無考鄭注止云旁側階陳澔則以爲東房房階其說是也唯考工匠人九階注謂東西北各兩階孔疏以側階爲東面階亦據此言之然彼爲夏世室之制豈得以彼槩此況據雜記疏女賓升自正階女子子升自側階則升自側階唯女子子耳其女賓固升自北階賈能俱謂爲婦人之階使男子皆升自北階乎此說不可通矣 則羞者升自北階可知 二字浦校補 大射工人士與梓人亦 朱有 升自北階也 朱有此十四字舊在知由堂東者以羞在房下浦校移正 知由堂東者以羞在房又 下接 知房中西面南上者 執冪與羞膳臨 膳官改 時請

者
膳宰請羞于諸公卿者　注　小臣不請而使膳宰於卑者
彌略也　東壁云疏以上請賓請執冪之略發明此注彌略之意不知射人小臣之請何以見其爲略且
其所謂詳者何指據周禮射人有大夫有士膳夫小臣
則皆上士天子膳夫既是上士諸侯膳宰當亦是上士而
但命數不同耳若云降於天子之士則何獨膳宰降下士
小臣又不降邪即曰膳宰非上士然亦猶是中士下士
也乃謂其卑於士何也至以禮之大例言則尢武斷無
理義疏云射人爲擯請賓擯者事也小臣近臣請執冪
與羞膳者近臣事也膳宰具官
饌請羞諸公卿具饌者事也
射人納賓　疏　自此至賓以虛爵降　案下疏以此句卽賓酢主人發端則不爲
當復歸此節內浦改爲主人答拜然有兩主人答拜此當作遂拜主人答拜方分明　論賓升堂主
人拜至　浦補二字　獻賓之事

賓升自西階　賓右　又石經右　北面　注　宰夫大宰之屬掌賓
客之膳　依周禮補疏同　獻飲食者也其位在洗北西面　義疏云周官宰
夫爲大宰之考秩尊而職重未可以此之宰夫當之疑
諸侯直以膳夫之長爲宰夫耳主人洗北西面乃是獻
大夫後得薦之而改位於此非其初位然也東壁云周
禮鄭注宰夫以膳獻爲會羞做獻所謂四時新物與獻
主之獻不同安得牽合據春秋傳及檀弓屠蒯以宰夫
爲刀匕是供則酒是膳夫職耳或當時膳夫爲太宰之
屬故謂之宰夫與　疏　案下文獻大　夫　夫下　爲疑也　依彼文補
欲見天子諸侯之臣名　各改官　異
主人降洗　疏　嘗辭　從　賓降故也
主人北面盥　主人坐奠觚于　與石經于　篚
膳宰薦脯醢　疏　既與鄉飲酒同用狗　物　則與　於官改　此賓

之牲體數同　敖云公俎似當用肩賓俎用臂與鄉飲酒賓主之禮異義疏云此有公俎以膳尊膳
觚膳觶例之則敖氏密矣
賓西階上　疏　故　拜　鄭明之
主人降　疏　嫌易之也者　補　觚亦　言　稱爵　鄭以　二字浦校
補　大射先行燕禮皆　浦校補　與此同
賓坐奠觚于篚　疏　以經　既官改　言主人北面拜受爵
主人坐祭　注　未薦者臣也　義疏云正主酢則必薦此未薦者以主人堂上無位堂下
又未定洗北之位無所薦之且公卿未薦不得輒薦主人非但以臣而已　疏　云席末　未　坐
啐酒　胥乃　浦補　薦主人
不拜酒　疏　賓有　二字官補　拜酒　主人爲三字衍　告旨但告旨者賓拜

訖向　官補　主人告酒美　此　上故字金校刪　則　金校補　主人代君爲
主
遂卒爵　注　不以酒惡　朱有充滿二字　謝賓　朱有者字　甘美君物也
主人盥洗象觚升實　賓石經實　之　疏　自此下　不　盡奠于膳篚
不得北面取又　舊倒浦金校正　不得南面背君取從西階來
不得篚東西面取　東壁云南面嫌與主同故避之篚東有洗及罍故又不得在篚東西面取
也君阼階上西向下賸爵者對君酌畢西還尙不嫌其
背君此篚在阼階東南近東榮則在君席之後烏得以
南面爲背君至西來
之說尢支離甚矣
公拜受爵　疏　凡此篇內公應先拜者皆後拜之尊公故
也　東壁云儀禮十七篇凡獻酬禮俱先拜受後言拜送例皆如此疏說殊不可解下言公荅再拜者一十有

三此疏所謂後拜之者也然皆爲荅拜禮是本不應先拜諸臣皆然則尊公之說非矣若此節先序公拜自是常例賈乃以受獻禮重解之誤甚　大射主人受公酢酌散二字官補者

更爵洗升酌膳酒敖云上下經酌膳皆無酒字此衍以降

主人盥洗升媵觚敖云當作觶于賓　坐奠爵拜句賓各本皆重賓字石經敖本不重金云大射禮竝不疊賓字此當衍　降筵　疏謂此二字誤東壁云此不言升何以忽降其爲衍文無疑　疏　則此比無升筵之事　揚訓爲舉義勝

於送三字舊作媵與媵決四字譌從通解改方云獻爲正爵而酬從之如媵之從觴故以名焉

主人坐祭　注　辭者辭其代君行酒不立飲也義疏云坐祭遂飲鄉飲鄉射之常初不於燕而有異則賓之辭非辭其坐飲敖氏謂賓見主人將飲故辭之蓋欲卽受此觶不敢復煩主人之更酌已且遠辟媵爵于公之禮也　疏　正主謂鄉射飲酒正主酬

儀禮詳校　卷六　七

處東壁云正上當指公公立飲主人坐故曰降於正主若鄉飲鄉射正主本坐飲與此同何得謂之降

主人酌膳　注　拜者拜其酌已也諸本已

主人降　注　其禮體諸本禮彌卑

小臣自阼階下　注　命長使選卿大夫之中長幼可使者義疏云賓以大夫則媵爵自無使卿之理長如遂官之長之長非以年計也注兼鄉言且幷幼以立說詎誤

媵爵者立于洗南　疏　西階上北面西相待　云以右爲上者謂在洗南西面及階上北面時先者在右地道尊右故也敖云交於楹北交相右也凡經文惟言交者皆謂相右也東壁云洗南及階上皆暫立之位所謂往來者在交於楹北時先者旣酌而還後者又往酌交時先者在南居後者之右後者在北亦居先者之右所謂以右爲上也疏說外

媵爵者皆坐　疏　猶故金校改執觶待于洗南

小臣請致者　注　優君也東壁云優字未安大射注云不必君命

若君命皆致　洗象觶升實實石經賓之　疏　若尊東浦校改西面酌酒則以浦校改背君　又於浦金校補楹北往住君所　亦右又浦金校改還而反相隨降自西階也補　案鄉射記皆云奠者於左將舉者於右是以浦校補鄉飲酒一人舉觶故引大射以足之言媵爵者皆退五字浦校改四字反門右北面位也

浦校補

公坐　注　興以酬賓就其階而酬之也敖云興以酬賓謂興立于席舉觶鄉賓而酬之東壁云公無降席之文則卽在席上酬之下言賓進受虛爵若不就西階則賓在君側何必言進

儀禮詳校　卷六　八

疏　則不言得浦校改升成拜　此篇末末下同無算爵

公坐奠觶　注　下不輒拜禮殺也東壁云注謂下不輒拜則似有所徘徊觀望者於理不順禮殺之說則尤舛酬禮固殺而拜下之常禮豈因殺而廢之至受酬者常禮本在左注謂不言之者不敢敵偶於君疏謂若言再拜于君之左則臣與君敵偶故闕其文是身蹈非禮又不欲明示後世聖人作經恐無此闇昧也

易觶洗　疏　凡以其君三字浦校改凡酬賓當親酌以授賓　所以受酢酬浦改爲受尊者之爵　今由前人用後舊倒官正己不用易亦官改以他爲官改爵　但更易不殊以尊卑不同設文有異朱子云更易二字注疏說雖詳然於例頗有不合疑本無異義不必強爲分別　注　是亦以朱李楊皆作

公有命　反升酌膳觶敖云觶字衍大射儀無之

亦金校不言成拜　疏　賓升不拜言言四字通解無浦校階上北面再
拜稽首
射人作大夫　疏　云長者尊先而卑後者楊有君酬賓三字賓則
旅楊作賓旅酬　三卿三卿徧
賓大夫之右　注　賓在左各本在右者相飲之位　疏　賓在有金
校改西階上酬卿
若膳觶也　注　言更觶卿尊也東壁云案所以易觶者蓋君本以不易者優賓賓既
飲訖不敢褻用之大夫也何尊卿之可言
大夫辭受酬　疏　言不祭者亦是酬禮殺也敖云酬酒不祭乃其正禮
賓獨祭者以此酒爲公所酬故異之

大夫洗　疏　君酢作浦金改主人
司宮兼卷重席　疏　加萑下從隹譌下同席尋　亦是兩重席兩
種官作重疑誤而稱加　是其一種重官改席也
乃薦脯醢　注　不酢辟君也義疏云禮主於賓故公卿以下皆不酢匪直辟君也
疏　案上主人獻公遂自主人浦校改酢于阼階下
射人乃升卿　若有諸公　注　言諸者容牧有三監東壁云三
監之說雖本之王制然是殷法於周制無攷此言諸者當兼致仕者言之　疏　上公改命浦得
置孤卿一人　天子大夫四命與孤等故同稱公云金校改
席于阼階西　注　近君則屈親寵苟敬私昵之坐東壁云下記苟
敬席注以此爲聘賓及本國公孤之位是敬之非屈之也且所謂屈之者不過爲其太尊何至以親寵私暱目

之　疏　亦皆浦校改是爲大尊　此孤亦一浦校改席於阼階之
西
小臣又請媵爵者二大夫石經無大夫二字官云衍　疏　亦官作如上
二人媵爵
請致者　注　古文云阼階下北面再拜注末宋本有此十字朱李同浦金校
疏　正謂周公作經許其如此爾以優之非賓也六字欠明浦依朱改此五
字官依原文但改賓爲賓亦似未亮
當官補言皆數　言若君金改者不定之辭　不然似
洗象觶　注　以其共勸君東壁云此時代君洗角非勸君酒也　疏　君雖止
命長致亦當二人俱拜也本作令始命長致故俱拜以其共勸君故也文義頗不順

浦依通解改
公又行一爵　注　若賓若長則賓禮殺矣義疏云此之舉旅爲卿也爲卿
則以酬長正也而亦或由賓以及長是仍優賓也　疏　以與上朱刪復其上觶者去朱
觶字案當觶去者字　已爲賓舉旅　不專爲賓舉旅科從其一六字朱刪浦校
是賓禮殺也
主人洗升　疏　前卿受獻不酢辟爵君
胥薦主人　疏　故知此三字浦金校補胥是膳宰之吏　故主人
辟之而浦校補位在下
卒射人乃升大夫大夫皆升石經有李楊敖本同就席
席工于西階上　注　工瞽矇從月爲疏同　疏　案周禮樂師司

職云
小臣納工 注 工四人者燕案金改禮輕 疏 周禮序官管
文 是以引別官改周禮
工歌鹿鳴 注 可則效陸傚朱李楊同下同也
卒歌 疏 是以不得言節也之官改
公又舉奠觶 以旅于於石經于西階上 疏 主於射故笙之間四字
浦衍至三浦補射之後二字浦補官作故笙奏貍首三射畢 雖浦云衍 然猶言
酬也浦補
卒 疏 謂爲大夫舉旅行酬舊倒浦正於西階之上
笙人 注 且宜朱李且浦校正考父校商之名頌十二篇 疏 此

雖軒縣亦近縣之南北面也九字官改本作近北面縣之南也
主人洗 升授主人敖云此當如鄉飲鄉射有爵字
衆笙不拜 疏 笙在堂下而五字浦校補言不拜受爵浦按刪降者
亦盡階不升堂也補
乃閒歌魚麗 注 此采其物多酒旨者
遂歌鄉樂周南關雎從目譌葛覃覃俗卷耳 注 采蘋言卿大
夫之妻能循修金云鄉飲作循詩序亦作循其法度也 於時是朱李時文
王三分天下有其二德化被于南西各本南土 夫婦之道
者衍李無 然則諸侯之李無相與燕 疏 鄉飲酒云乃合樂
與此文不同者以其二南是大夫士樂大夫士或作鄉

大夫或作州長故名鄉大夫樂鄉飲酒不言鄉樂者以
其是已之樂東壁云據鄉射禮云鄉樂惟偏彼何嘗不言鄉樂注以鄉樂爲風蓋合二南十五國風言之賈乃以爲大夫士之樂又嫌與鄉不可強合遂以作鄉大夫州長爲言且加之名曰鄉大夫樂傳會甚
矣 是以注以合解之也本作是以彼處解合爲歌與衆實俱作耳此歌而解合明
同也朱刪易之
大師告于石經有李楊敖同樂正曰 注 教六詩大師依各本改疏同 疏
對小師已下三二百人爲上工士也
樂正由楹內 注 復位復在東縣之北 疏 以其樂正與工
俱在堂廉則楹南無過處故由楹內義疏云由楹內而東其節應爾楹南
盡覔非以其窄而無過處也樂正之位不離乎工在堂則北面於工之西樂備而工猶未降則西階東北面乃

近之蓋工初入而將升時樂正即位乎此故云復也注良由以樂正爲有二人故致誤不知大射儀亦無兩樂
正也案東壁亦以東縣之北去工遠爲非以疏多謬誤詳爲之辨因文繁不錄 工向東坫之
東南西面北上坐時行官刪
射人自阼階下 疏 徧獻之後乃行旅酬故立司正之後
乃行旅酬十字浦金校補 唯雖一獻以辨尊卑故主人獻君
而受酢酬官改
司正洗角觶 注 或亦其實不主意於賓也宋無李楊同東壁云不言賓
者大夫內也之也注說無理
司正降自西階 注 右還將適觶南先西面也必從觶西
爲君之在阼也少立者自嚴正慎其位也李無故云將於觶南北面

則石還下文於觶北而則左還皆欲從觶東往來也義疏取之謂注疏言左右正相反此在阼階前亦不嫌於背君

升自西階東楹之東請徹俎降敖云衍大射儀無之東壁云降或在告于賓之下

賓反入注燕安坐相親之心也宋無疏同李楊同疏不云君降

說屨者浦校補則君之浦補說屨之巳移上在堂上席側　則君

尊說屨於堂上二字校補浦席側可知也

羞庶羞注謂膍肝骨狗胾疏誤脊醢也義疏云肝骨非速治之具此未必有東壁云周禮膳夫羞與珍並言肝脊爲八珍之一不得雜入庶羞方云觀六月韓奕二詩所陳品味雖嘉惟借可羞者無不薦也文弨案庶羞獸羞也必不止於狗胾醢記所云庶羞不踰牲者謂用豕則不以羊爲庶羞若魚鼈之類非所謂驗也方說得之

疏此注不言炮鼈已下注文不具朱楊皆在鄭知有此物者以經云庶羞不唯二豆而已之下浦金依之　取狗肝一以下

大夫祭薦疏不敢於盛成禮者盛二字浦補謂未立司正之前立行禮時也成禮謂祭先也大夫彼時十二字浦校補受獻之時二字浦校刪不祭脯醢祭先二字浦校刪是成禮二字浦校刪不敢成禮於盛時也補

司正升受命注司正退立西序端敖云惟云受命皆命不著其所如上文可知既對則司正降而復位義疏云司正以相旅爲職若獻則無司正之事此後即獻士且有爲司正于觶南之節故知敖說爲正

主人洗升　主人拜送受石經及諸本並作送觶注獻士用觶士賤也今文觶作觚敖云凡獻無用觶者當從今文東壁云說文觚受三升觶受四升不可以觚爲觶

士坐祭立飲疏笙之長尚受爵於階上明士得升堂受爵也東壁云周官笙師中士二人下士四人此注衆士大約與笙師等上文獻笙于西階上一人拜盡階不升堂受爵降彼何嘗升堂邪

乃薦司正疏皆名明射人

辯獻士疏今卿大夫得獻升堂上東方三字楊補依位空

主人就旅食之尊注北面酌南鄉獻之於尊南義疏云惟君面尊酌者於尊背酌之若非君尊則酌者鄉尊而酌之如尊于房戶之閒者尊南面酌者則北面也此門西之尊北面酌者南面可知疏旅食尊在西鑮鑮之南　府史吏胥徒之輩方云得獻在庶子之先則爲升於司馬之士益明矣

若射注鄉射記下日字敖云衍疏故日衍浦金校大射初

有執爵者疏故云然後官改士有盥升主酌授之者

大夫立卒爵不拜實賓石經實之疏得獻之後旅則浦校及之

主人洗　皆于石經於阼階上　注庶子掌正六牲之體云云案注所云乃夏官諸子之所掌也義疏云庶子即諸子所掌而不可在以諸子當之此注多生枝節義疏悉爲駁正詳見本書　樂正亦學陸戶教反教也文弨案朱李朗作教官本同國子以舞　大樂正立令于東縣之北　凡獻皆薦爵浦金據各本改也疏明大小樂正各監一縣也浦補則宜北統於堂上矣下衍堂前三官補符卽在工後也工內相三字衍官刪云

官補內小臣　案周禮肆師二字官補有外內命男夫官改下同鄭

注云外命男六鄉以出也按內命男朝廷卿大夫士官補

此內小臣三字浦補獻於阼階

受賜爵者疏但先衍君未飲而已先卒六字浦校補刪受字爵則浦校

補似惠不由君而浦校補來故俟君卒爵然五字浦校補後飲

然後受爵五字衍浦補則是由尊者來字浦校刪故後飲之四也此下疏當依通

解移於下唯受爵於公者拜節下

受賜爵者與授執散爵者放據大射儀增戴補入

唯受爵於公者拜疏釋曰此執爵者皆酌行之以徧唯

卒受脯補爵者與以酬士至不以己尊孤人也共四十二字浦校從上節移於此幷加釋

曰二字在釋注之前　乃是舊倒補正緩辭

士不拜受爵注不言賓賓彌臣也君荅拜於上示不虛

受也東壁云不言賓蓋以鄉大夫槩之與上經文等文省耳賓固爲臣何彌不彌之有至君之荅拜所謂

禮無不荅也記雖有不虛取之文單引之似廓落疏言彌臣補浦校者　今乃

沒設浦金皆改沒吳云謂沒其文而不見也賓不言賓

宵則庶子　閽人爲大石經無各本有燭於門外疏則大燭亦

在地廣席設之而已

賓醉疏戒介之使不失禮

賓所執脯以賜鍾鍾吳云鍾鼓之鍾古從重三禮無鍾字俗本或作鍾皆後人所改也案今

一本多闕出當一律改從重人

公與客燕上當補一圈

對曰寡君注私謂獨受金云鍾本作有恩厚也　敢者怖懼用

勢決之辭金依疏補也字

記燕朝服於寢注謂冠玄端緇帶素韠白屨也東壁云據士冠

禮素裳白屨乃皮弁服之制朝服並未言白屨也案特牲記朝服玄冠緇帶緇韠可見朝服韠色原無一定玉

藻諸侯朝服親朝爲玄冠緇衣素裳鄭主裳屨同色之說故注此云白屨實是臆說疏複下曰

白爲

其牲狗也四字石經楊放本有注狗取擇人明非其人不與爲禮

也此十四字依楊補金校

若與四方之賓燕疏此戒賓再在辭　以其公食公無

席又無入廟之事吳云公食大夫禮於廟行之乃云無入廟之事何也疏蓋有譌

賓爲苟敬席注苟且也假也主國君饗時親進醴於賓

東壁云曰苟者蓋主人謙辭謂其敬特苟且爾敬云苟誠也實也賓於是時雖不爲正賓而實爲主君之所敬

也方云苟當爲耇耇齒德兼隆之舊臣故用爲國客之稱以尊異之文弨案注云賓實主國所宜敬也族氏之說

亦與注合爲可從東壁云饗禮已亡鄭何所據而云進醴據疏說亦是禮賓而非饗賓且在享後而非饗時則

其說未免牽合也今燕又宜且浦金依諸本改獻焉　不嚌啐似若遵

舊俱作尊方云遵訛爲尊鄉飲酒禮雖公卿爲遵禮無嚌啐今從改正者然也疏前有

饗獻浦改食不言之者　於是席之於阼階西而又且浦金校

改又而敬之也浦金改　今但浦金校改苟敬之前

無膳尊疏卿鄉大夫來聘　故鄭引彼經以證也出補改

與卿燕注君恆但浦金依諸本改以大夫爲賓者疏謂不以使浦改所與爲浦改燕者爲賓之義儀浦改是不用公卿爲賓恐逼君方云古者五十方爲大夫累日積久以至孤卿年必過者七十不與賓客之事亦量其筋力難勝如畏逼則聘賓之受饗本國公卿之禮食君親與爲賓主之禮何以不畏逼乎

羞膳者疏經直云請執冪與羞膳者補浦

若以樂納賓疏以燕在寢賓及庭及二字衍浦校寢庭

升歌鹿鳴下管新宮東壁云或謂新宮乃宮之子晉以之奏南陔白華華黍也將終則和以笙而樂成義疏云新宮有聲無辭左傳宋公享叔孫昭子賦新宮或謂即斯干斯干宣王時詩不可引以解此

若舞則勺注勺頌告成大武舞疏同金依諸本改之樂歌也敖云勺者舞名但不詳其爲何代之樂義疏云內則十有三年舞勺未必始於周於樂之詩名酌未可即以爲此舞之節疏謂兼干干舞以奏勺詩也

凡栗階疏若公羊傳云趙盾避靈公走階公食大夫禮注不拾階而下曰走疏云義已見于此疏則階當爲走階而走是也

凡薦與朱無羞者小膳宰也注上特言羞卿者小膳宰者金依諸本補與疏合

有內羞疏酏食糝食餈取稻稻譌下同米舉糔溲之餈之粘著者浦校改以粉之耳

上射退于物注荅對李有此注金據鍾本補

若飲君當有如字燕則夾爵義疏云鄉射記如燕則夾爵此似脫一如字

若與四方之賓燕注受賜謂公卿卿浦金校改鄉字誤有音者酬酌浦金校改之

有房中之樂疏而云有明爲浦補四方之賓而有之

儀禮注疏詳校卷第六

儀禮注疏詳校卷第七

盧文弨 輯

大射儀第七○鄭目錄　以觀其禮也陸有朱本同李作以觀德者也數中者得與於祭不數中者不得與於祭義疏云此據射義然以周官司裘射人諸職考之則自天子以至諸侯卿大夫皆有大射夫大夫之臣能有幾何乃可擇而去取乎即天子之祭六卿以下至於祝史皆有常職諸侯入覲當祭之時無不助祭之禮非必擇焉而有所去取也若因祭而射以習禮樂禮亦宜之大夫士因祭而射皆可謂之大射皮侯大射所用士射以豻侯則士亦有大射敖氏不用舊解云大射者以別於賓射燕射也所見偉矣言射儀義於五禮屬嘉禮金云射儀上脫大字官本補文弨案上鄉射禮亦不著鄉字以凡射禮皆屬嘉也此似可不補

儀禮詳校　卷七　一

大射之儀君有命戒射疏其唯維官依彼文改賢者乎　君使之舊倒官正戒乃戒　故以政教戒言之也

宰戒百官疏其實諸侯兼官無冢宰立地官司徒以兼之方云春秋傳趙孟曰武請於冢宰矣南遺曰冢卿無路以此經及聘禮參證則侯國亦有宰

射人戒諸公卿注司士掌國中之士治凡其戒令命疏作令與周禮文合李同官同疏夫人亦散齊七日致齊三二日若然卜及戒皆在旬有一日東壁云祭有齋而射無齋則必十日也又是浦校改大宰云前期十日　前所諏諏謀之日也　注云王自澤宮而還

前射三日疏不云宿戒浦補者浦以此疏自此宰夫戒起至是前一日矣百十五字欠清析云當依朱子通解本作上文射人戒是前期旬有一日此宰夫申戒是前射三日宿是夕宿爲前一日宗伯宿視滌濯是也共三十有八字語較簡明　云宰夫冢宰之屬者案接大宰云　明滌器是射器方云射器拂拭而已無所用滌

司馬命量人注掌量道巷塗陸涂數者　每舉足者止正視遠近所各本皆不誤爲發必中也　士無臣祭不射東壁云據特牲禮是士禮彼經有二司有羣執事有宗人有祝有佐食有贊者此皆臣也以司裘準此經則士射當以干侯疏豻又飾以皮也浦據通解改此句作侯豻亦以皮飾之案疏文自明可以不改案故先鄭注射人貍步　鄭注周禮云豻胡犬豻侯上十字浦金依朱補朱不引疏上文故以豻字置鄭注之首方明此連上文則當依鄭本注豻字移下爲得亦取捷點意

儀禮詳校　卷七　二

遂命量人注前射三日張侯設乏方云自視滌濯至量侯道張侯設乏之宿懸竝前一日事若張設於三日之前必別具帷幕以備風雨非事之宜疏西亦六丈者自此以下十九字朱在上若然之上金依之改轉云此誤倒於文不順文弨案卽仍其舊亦自通故鄉夏射記云　欲證正射以鵠爲主也　將雖官改欲解經見鵠之義　一寸分爲三分得一分爲則是二字官改爲與前文同三分寸之一則官改卽案卽則本通是少半寸　云以豻侯計記之者　張法糝侯鵠官改鵠下畔與豻侯之上綱齊　少半寸者卽三分寸一舊倒官正也　故知糝侯者浦改下綱去地一丈五寸少半寸也　是大侯下綱去地之數亦然朱改通上綱計之去地四丈八尺五寸少半寸舊本是大侯下綱去地亦

然九字浦改作則上綱去地四丈八尺五寸少半寸也故注依此云數朱云也
樂人宿縣　其南笙鐘石經鍾下同　注　笙猶生也東爲陽
中萬物以生義疏引陳氏暘之說謂鐘磬之應笙者曰笙鐘笙磬其應歌者曰頌鐘頌磬春秋傳有歌鐘卽頌鐘也又加案云工席於西笙立於東故鐘磬之在西者從工而名頌其在東者從笙而名笙
春秋傳曰大太簇皆內凡竝作大疏同太蔟所以金奏贊陽出滯姑
陸沽官從之各家竝作姑洗所以修絜百物　疏　據官有度律均鍾毛本
凡鎛磬之鍾旁從重黃鍾之鍾旁從重前後皆然今人多不分別官本亦槩以鍾磬之鍾旁從重金卽
鍾也　鄭彼注云半之者謂諸侯之卿大夫士也諸侯
之卿大夫士也以下八字浦金校補半天子之卿大夫　西縣鐘東
縣磬是半之爲堵五字浦金校補　是亦舊例今正全之爲肆諸侯

儀禮詳校　卷七　三

之士直特縣半北　天子之士　或於階閒或於東方是
亦半之爲堵六字浦金校補　以言鎛鍾　形如鐘而復大
建鼓在阼階西　疏　注云楹謂爲之柱　故用先代伐鼓
西階之西　注　平民無忒外傳作貳　示民軌義外傳作儀此疏自作義解
疏　釋曰浦金皆據通解謂此處脫夷則無射西方成功收藏故稱頌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也二十三字當補於此文邵案此段疏已見於樂人宿縣節下注通解前不見而移於此耳不當重複補入且上不述注於大例亦不合　故先擊朔鼙應鼙二字浦補應之也　其義亦通
舊作亦通義是浦改　膺鍾金改下磬衍磬西方
一建鼓在西階之東南面　注　國君與其羣臣備三面爾
無鍾磬有鼓而已其爲諸侯則軒縣義疏云樂之差次以用樂者之尊卑

而殊不以賓客之尊卑也此闕一縣自爲辟射至居射時而遷樂所遷者工與瑟而已不閒幷其縣而遷之也
簜在建鼓之閒　疏　則此簜浦改故知竹管也　管如篴從遂譌
而小
叢倚于於石經官本同　頌磬西紘　疏　猗與於那與于　以木
貫之而下有跗柎浦改　磬在又官改　編縣之用紘
厥明　冪官冪譌下竝同　用錫　注　其爲字從豆曲聲吳云疏亦以曲爲豐之本字而字書未載
疏　自此盡饗定浦改官饌論豫設尊洗具饌之
事　但文又浦金改有詳略耳　卽葬下棺槨閒重鹿盧之
類輩浦金校改　曲豐疏據下語改　者承尊之器象形也是以豐曲官
改　年之字曲豐官改　下著豆　不用本字之豐曲　還近

儀禮詳校　卷七　四

似籩豆之豆通解作故其制還近似乎豆又刪去舉漢法而知五字浦從之今案不可依朱改
其制口徑金改　浦　小而又高此承尊之豐物　口足徑各宜
亦浦金校改　差寬　其高尺衍　比常豆而衍　差短故云近似豆大
補　而卑　亦謂之坫坫下同　致爵於其在於浦改　上
尊士旅食　疏　遙繼鎛而言云
又尊于大侯之乏　注　爲隸僕人巾車參侯豻侯之獲者
獻讀爲沙義疏云下經所謂服不之尊卽此尊也注讀獻爲沙而以獻酒爲鬱鬯古者諸侯賜圭瓚然後爲鬯未賜圭瓚則資鬯於天子今尊於堂下西用之賤者不已褻乎東壁云鬱鬯止齊卒而不飲此下云卒爵其非鬯可知　疏　取醆酒盎齊沛鬱鬯之事也補　爲官譌
改　侯之神　以按浦校改　下文云

又設洗于獲者之尊西北 注 有篚爲奠虛爵也 纂疏云爲獲者亦設洗雖於賤者必潔敬也下經云實散於篚卽此篚注說非

小臣設公席 大夫繼而敖云當有西字東上 注 唯賓及公席布之也其餘樹之於位後耳 纂疏云燕禮設卿席注云席自房來當以彼注爲準

小卿命於其君者也 方云侯國卿以下別有小卿魯有宗伯小司寇乃小卿也其下各一大夫故有五大夫若如注疏說天國以下方有小卿則命之仍三人而已安得有東上者而又有西上者乎

席于賓西射禮辨貴賤也 東壁云燕禮自賓而外高卑之分秩然不紊安得以此辨彼不辨漸之

射人告具 大史夫石經史注疏亦譌在于侯之東北北面東上

注 爲有侯故衍宋無入庭深也 疏 釋曰自此盡少進云云十二

儀禮詳校　卷七　五

字依浦當移於奠定注下 下小官改有小臣正

公降立于阼階之東南 注 上言大夫誤衍耳 東壁云上詔公卿大夫原應總言之下西面北上此是諸公卿之位不當有大夫下句亦衍大夫二字

乃命執冪者 疏 以其執之冪者

擯者納賓 疏 自此盡賓荅再拜舊倒今正

奏肆夏 疏 則如常舊燕 若賓醉奏浦改而出

主人卒洗賓揖乃字石經宋本朱李皆無燕禮有 升 注 賓每先升尊也 揖之從朱李改浦校

宰胥薦脯醢 注 不使膳宰薦不主於飲酒 東壁云宰膳宰爲主人故其胥薦之燕禮當亦其胥薦也

遂卒爵興 注 辟正主君宋本主也

主人盥 注 象觚觚有象骨飾者宋本朱李皆有金校也 不言實之變於燕 東壁云酌者必實之實者亦必酌也注疏說無謂

主人降自西階 注 主人俎脊下從目爲脅臂肺也

更爵洗升酌散 敖云此亦當酌膳吳云案上文賓酢主人酌膳此主人自酢于公所以達公意亦酌膳也敖說得之

主人盥洗升媵觚 敖云當作觶吳云凡酬用觶敖說是 案 于賓 疏 自此盡東補南面立論主人酬賓受賓爵譌官以經燕禮疏文改正之并之事

主人降洗 注 酬而衍疑禮殺也

小臣自阼階下 注 命之使遐於長幼之中也 方云長謂五大夫爵

儀禮詳校　卷七　六

列之尊者故小臣以文作二大夫而不復請於君也

媵爵者皆坐祭 待于於石經于洗南

若命皆致 疏 後者亦於尊觶西東面

媵爵者皆退 疏 但浦云衍大夫初與卿在門右北面 仍乃浦改是門右北面

公坐取大夫所媵觶 疏 自此盡復位浦改盡無加席當從之

公坐奠觶 注 下不輒就拜禮殺補金校也 疏 自此以下皆云公荅拜不言再拜燕禮皆言公荅再拜不同者燕主歡不明用官改尊卑 東壁云荅拜與荅再拜不同者烏知其非所謂省文互文者如必以辨尊卑與不辨尊卑言之則公再於彼則絀於此則佛一若公無常尊也者豈說禮家所願刺戾至是

公坐奠觶　注　賓進以臣道就也浦金校改君
賓告于儐者　注　賓實朱李賓欲以次序勸諸臣酒
賓以旅大夫　注　先孤卿後大夫四字朱李有
賓大夫之右　至　大夫荅拜　注　賓在右相飲之位朱李有此注七
字　疏　釋曰賓位在左而在大夫之右者是相飲之位
非賓主之正官有位也朱有
賓坐祭立卒觶不拜　注　酬而禮殺朱李有
若賸觶也　至　遂就席　注　言更觶尊卿尊卿則賓禮殺朱李
有　疏　釋曰上注云不相襲者於尊者言更自敵以下
言易此賓於卿是自敵以下當言易今言更者尊卿尊

卿則卑賓禮殺也朱本有
大夫辯受酬　至　復位　注　卒猶已也今文辯作徧朱李有
疏　釋曰言復位者亦如上復門右北面位卽庭中北面
位也朱本有
主人洗觚觚石經朱李皆作觚升實散獻卿于於石經于西階上　注　酬
賓而後獻卿飲酒禮成於酬朱李有
司宮兼卷重席設于於石經于賓左東上　注　言兼卷則每卿
異席重席蒲筵緇布純席卿言東上統於君席自房來
朱李有以上六段注毛本全脫金據李本補注又據朱本兼補疏今官本悉補入矣此下疏毛本有
乃薦脯醢　疏　彼注云膴若膞膞下同胳觳之折　故公卿

空等皆無俎也
卿坐左執爵　注　不齊啐事在射臣之意六字舊作亦自貶於君五字今
依宋本朱本改正　疏　案燕禮不君在射亦不齊俱浦校改不啐者
卿有無俎者自然祭官然不齊也
辯獻大夫　大乃石經大夫皆升就席
乃席工　注　六人大太下竝同師少師各一人
僕人正徒相大太石經大師　注　士其吏也東壁云疏謂士乃府史之等焉有府
史而得與僕人正等同在相者之列士大槩大僕之屬如上中下士耳　曠從目譌疏同也大
師也
相者皆左何瑟　注　主於射略於朱李有此字官無樂也

後者徒相入　疏　是列官言浦改尊卑也
小樂正從之　疏　彼主於樂此則略於樂故也東壁云燕禮固主於
樂射禮九貴比樂則更重於燕
坐授石經受譌瑟乃降
小樂正立于西階東　疏　猶統于階而西浦改云西階東不
變
乃歌鹿鳴　注　可則傚陸詨也歌鹿鳴三終而不歌四牡皇
皇者華敖云三終謂歌鹿鳴之什三篇如左氏傳工歌鹿鳴之三是也
主人洗　注　洗爵獻工辟正主也獻不用觚工賤略之也
文弨案纂疏東壁皆言惟爲大師洗不及衆工獨方氏云燕與大射則歌者必大師小師卽上工亦異日之小

師大師也故皆洗以獻又詔衆下云一人拜受爵指衆工中之一人謂大師也則洗亦并及衆工當從疏說又故氏謂爵卽觚不言觚者可知耳

士人受爵 注 鼓北西縣之北也言鼓北者與鼓齊面餘長在後也 故云鼓北鎛南也不云鎛南者嫌與賓旅食者之意同也不取節於鼙者鼓大鼙小也義疏云若在西縣之北則不當取節於鼓矣或又以西階東之建鼓當之亦非也鼓距堂廉近大偪師工六人難以階列況又有樂正在其南謚無所容矣自當以敖說爲長 羣工 工立案文義改疏同 僕人

立于其側 疏 其穹 穹 隆二十板

乃管新宮三終 敖云管新宮并及其下二篇也二篇之名未聞 疏 以其堂下

詩故與由庚由儀之等同亾 云 故 同官改 云有其義而

亾其辭 則近 官補 於北 此官改 縣而言此 北官改 辟射位

儀禮詳校　卷七　九

卒管 注 於 云各本皆作於 是時大樂正還北面立於其南 疏義云小樂正不離乎工工東則從而東無所謂大樂正者

司正適洗 疏 比鄉飲酒及鄉射爲顯其事 補 威儀多自

此巳後還與 於官改 二鄉同也

司正降自西階 南面坐奠 石經誤作取敖同 觶 注 奠于中庭

故處 也宋本處

與右還 注 如是得從 浦從朱作於李楊竝作從 觶西往來也

司射適次 注 張 帳宋本朱李楊皆作張 帷席爲之 著 着俗字本皆作著下

同 右巨指 弣弓杷 陸楊把 也

自阼階前曰爲政請射 注 爲政謂司馬也 方云爲去聲言爲政典而

請射若是司馬則當自請於君不宜使司射請且君前臣名不宜隱其名而曰爲政也

遂告曰 石經作于誤 大夫與大夫士御於大夫 東壁云三耦當是鄉遂所貢士鄉射與此經三耦外俱別有大夫士之耦則不當混而一之此方在請射之初不但未比士大夫之耦且未比三耦烏得遽有大夫與大夫士御於大夫之說且如鄉射請射後卽命弟子納器然後比三耦則此二語自不應在請射納矢之間疑此當在下第二番射比耦節中諸公卿皆未降之下葢錯簡耳 注 因

告選三耦於君 義疏云三耦初射以卑賤者爲之何必選之於君而爲此煩瀆哉 疏

以 浦云上是字衍 曲禮云

射器皆入 總 石經總 衆弓矢楅

工人士與梓人 射正莅 官涖石經宋本莅 之 注 一 陸壹下同 從一

横曰午 疏 冬官雖亾 士 不知官屬之號 以工巧 之官

儀禮詳校　卷七　十

衍 能知之 官補 也 則鄉射記 三字舊作上文官改 長 横官改 與距隨

是也 云午十字謂 或改爲 之 吳云此倒句法猶言十字謂之午耳不必改爲

卽鄉射記從長 浦補 如笴三尺横長 如改 浦 武尺二寸是也

卒畫 疏 以 浦補 其人升降自北階 義疏云畫物爲堂上之役故往來皆由房不由西階者賤故也大射似不應有北堂下之位況工人梓人非內官之士比以注說爲非

遂比三耦 注 大夫在門右北面士西方東面 東壁云上經明言三耦西面北上則司射東面可知注乃以大夫士之位爲說不惑甚乎 疏 則天子諸侯例

同 三 一改 浦 耦一侯而已

三耦俟于次北 疏 故立於此以俟命 浦三字補

司射命上射 至 子與某子射 敖云是所謂比也此亦當有司馬命巾車量人繫左

下綱及命獲者倚旌于侯之事文不具耳鄉射則於既比三耦為之卒遂命三耦取弓矢
于次敖云此下當有三耦袒決遂拾取弓矢之事亦文不具也三耦既取弓矢遂立于次中西面北上案
敖云拾取弓矢可以正注次中隱蔽處不拾取弓矢之說非
司射入于次注搢扱陸捷各本俱扱也
卒射北面揖注不南面者為不背鄉東壁云君在堂故從臣禮鄉射亦有
鄉大夫何以不北面乎則注不北面之說非疏案鄉射誘射卒射浦補南面
指者故司射不特待金改尊之其餘小少浦金改鄉
遂取扑石經初竝作朴後皆改
司馬師命負侯者注見侯與旌深志於與浦改侯中也
負侯者皆適侯注作使始官改也

上耦出次疏亦上射在北居右左浦金改
皆當其物注大夫耦則視射浦改參中士耦則視干于
中
司馬正適次疏釋曰自此至司射退反位論司馬正命
去侯司射命射之事也浦補二十二字依例首補二字當在釋注之前
授獲者敖云授獲者以旌也或曰者下當有旌字文脫耳注大侯服不氏負
侯徒一人居乏相代而獲參侯干于侯徒負侯居乏不
相代敖云受旌而退三侯皆然則其負侯居乏者之相代亦宜同義疏云上經云負侯者皆適侯又云負
侯皆許諾至此乃云授獲者則負侯與獲之為異人三侯似宜從同
舉旌以宮注再等從鄉射注宋本改言獲也

上射降三二石經三官同等上射於于石經於左注上射於左由
下射階上少右乃降待之東壁云兩人本同階何所謂下射之階上又經竝行緊承
中等來自上射與下射雖閒中閒一等及下射從之至
中等乃前與上射竝行從之必少右者為竝行計耳何
待降至地上射始得在右也既竝行則亦竝降可知
又何降而待之之有至降一等之上下說尤不分明
疏取弓矢拾三耦皆袒決遂四字浦金校補取弓遂至卒射
三敖云當作二耦卒射亦如之
司馬正袒決遂注司馬正政官之屬敖云司馬正與司馬師乃射時所立
之官如司射之類也方云周官一日正掌官法以治要
三日師掌官戒以治凡謂六官之正與貳也此經知非
司馬之鄉與貳者鄉貳席位在堂此正與司射時與司
射聯事而終獻獲者則非鄉貳決矣周官大司馬教振
旅伍長與二十五人之長皆得假以公司馬兩司馬之
名則因射而立監得假以正與師之名明矣疏直以司
馬正為小司馬說非是疏司馬適堂西袒執弓矢是知雖無次

者亦七字金校補不當金補在位
升自西階注揖推之也各本皆作之
負侯許諾如初去侯汪氏肇濬疑此二字衍
小臣師設楅注鄉射禮記浦改與疏合曰乃設楅幅同疏于中庭
既設楅司馬師坐乘之卒石經有各本在若矢不備之上
司射適西階西注升堂者欲諸公卿大夫辯聞也東壁云上
告三耦卒射輕故不升堂此請射於公事重故升堂下經公卿大夫各自有告不必於此徧聞之也疏
上以衍去扑告君不注故鄉射亦浦補升堂下大射告公故前在堂下
此升者欲公卿聞之十七字係誤衍浦依朱刪也

公許 則降卽位而后 後石經后 告
司射自西階上 注 適次由次前而北西面立 敖云適次亦謂進而至於次也東壁云上三耦初立於次北西面此待事之位也及第一番射乃云三耦出次射畢反位第二番射亦云出次則其位在次中明矣三耦位在次則繼三耦之南者亦在次可知 疏 彼臣禮主人與賓皆卑 東壁云彼經大夫中有鄉主人鄉大夫亦是鄉其分相敵賓又特尊烏得云主賓皆卑邪
司射東面于大夫之西北 北石經比朱楊敖本俱作北爲句官從之
遂命三耦 注 此命入次之事也 義疏云三耦既比矣何待司射命之而後入次細玩經文無此迂曲 司射既命而反位不言之者上射出當作取矢事未訖 義疏云下經云小射正作取矢如初則此亦當有小射正作之文脫耳

一耦出 注 三耦同入次其出也一上射出 文弨案上射二字必傳寫之譌細玩注意以入次則三耦同而出次則一耦先出舊皆以爲鄭誤鄭不應若是
上射東面 注 右 有 手從裹取之便也兼幷也幷矢於弣
弣 君在阼還周則下射將背之 義疏云進坐橫弓時皆北面與則上射已東面矣不因而遂揖又左還毋周而後東面者以順羽故因而爲之儀也始取矢時鏃在右手則羽逆轉括之一端於右手而以鏃鄉外乃順矣毋周變於鄉射之周者也君在堂上取矢者在堂下固無背之之嫌且司射司馬師亦時有南面者不嫌也注言不背君亦勝義耳 疏 以其下射若右 又金校改
還周爲背君若左還向東復 覆 卽右還西面
下射進坐 注 人東西鄉以南北爲橫 義疏云橫弓時上射下射皆北面以偪上之矢鏃鄉南必北面乃可取也既取乃東西 疏 鄉耳人北面則弓以東西爲橫矣注說殊足眩人

取不 官補 背君向南爲順 故官刪 也
既拾取矢梱 梱注亦譌石經梱 之
揖以耦左還上射於左 敖云當作右義疏云左字是鄉射上射於右此於左者鄉射之耦位在西於右乃當其位此則在東於左乃當其位也 疏 北面揖時已在次西
下面衍官刪
退者與進者相左相揖 下還字石經宋本皆無補金校
司射作射 揖石經射 如初
司射猶挾一个 注 猶有 守浦金校改 故之辭 今三耦卒射
衆足以 舊止一已字以朱本朱李本校改 知之矣
大史釋獲 大史實八算 石經筭下並同 于中 疏 況國君官 臣衍

官刪 多 明亦使人執之但文不備也 五字浦金校補
司射西面 注 其邪制躬 射官改 舌之角者爲維或曰維當爲絹 絹下同通解謂字異音同官據攷工記訂正與鄭射禮乃張侯節疏同 梱復謂 爲朱 李楊皆作謂 矢至侯不著而還 公則 而 釋獲 疏 因著維
與綱二者 二者通解作也下全易其文較賈疏爲明白云維者謂上躬上舌下躬下舌兩頭皆有角以小繩綴角而繫之於植綱者謂上綱下綱皆出舌入尺亦用繩爲之所以繫侯於植者然則綱與維皆用繩爲之故矢或離綱或離維也或曰維當爲絹絹綱耳者鄭更爲一義謂非是綴角之繩乃止下綱之耳也以上共九十八字易去疏九十六字 其 共譌 邪制躬舌之角者
賓降 敖云此言降而不言升似有闕文 取弓矢于堂西 注 取之以升俟君事畢 敖云取以升者明其將侍君射

諸公卿則適次疏前行北官改至其三耦之南

公將射疏君尊若爲衍始焉補者

遂搢扑　取公之決拾于於石經于東坫上一小射正授石經同敖云當作受此受於有司注同弓疏司射次之司射二字浦校補或謂之二字浦補小射正　大射正執弓以袂以授公弓

司馬方云下當有正字升注還右還君之右也義疏云右物賓所立此時賓待于物北一笴故司馬但云還右如注說則是還左矣疏降自西階釋弓反位四字金校補前後是同

公就物注笥萑從佳譌葦器疏又按上文司射請舍親浦校改立司正　則司射又人官改與大射正爲一人

小射正坐奠笥于於石經于物南注所以韜從名譌指

小臣正　小臣正退俟于於石經于東堂疏乃云公袒襦朱襦　故鄭云既袒乃設決浦校補金拾

大射正執弓以袂疏案考工記弓工人云

公既發注公下射也而先發不置尊也敖云拾發以將乘矢則是賓先公後亦如其他上下射之爲也東壁云案鄉射記君爲下射上射既發則答君而俟是公後發也

公卽席疏公卿以下當繼射公與賓當觀之故升就位也東壁云賓與公後降先升尊之也疏說未確

卒射釋獲者注司射不言宋無浦金校刪告者

宣諸公卿　皆巽東之以茅卒敖云卒字衍

司馬釋弓反位疏委矢當在作官改朱作依司馬命取矢之下

不失其次故浦改

司射適階西　北面視石經同陸眂官從之算

每委異之注易校枚宋本同陸校數

東面坐坐字敖云衍鄉射無之注少北比浦金校改官同於故

司宮士奉豐疏案詩云兕觥其觩云云東壁云絲衣爲助祭之詩有酬而無罰且詩無不授義鳥得以證此　大太夫已上皆手授

司射遂石經及李楊敖皆有袒執弓

不勝者疏降堂皆就次襲說決拾矣故云固襲疑衍卻

欲與勝者相起復衍發

司射先反位注居前俟所命入次而來飲東壁云案鄉射司射位在中之西南射位又在司射之西南堂下之西以東爲前故彼經司射反位注有居前俟所命來之說此經次在東階下洗東南司射位在西階下中之西南相隔東西兩階何居前之有又彼經射位在司射西南與司射近升飲者先就射位司射作之乃升此經無射位皆由次升堂不當言入次而來者蓋誤認射位在次北因亦以鄉射注施諸此

三耦及衆射者疏適不幸而今若罰浦校改爵在於不勝之黨雖數中亦受罰及論其藝其助祭浦校改雖飲射爵亦得助祭或浦補但在勝黨雖不飲罰爵若不數敎金改中　以其飲罰據一黨而言及取官改其助祭

不勝者進疏明知未來浦金改飲時兩手執弓

與升飲者相左　退俟次石經俟于序端
若賓諸公卿疏故知云浦改此耦謂士也
僕人師洗升實賓石經實觶以授
若飲公疏毛傳云兕觥角司爵
公降一等注夾爵亦所以恥公也義疏云重恥公故夾爵以致敬乃云恥公
殊違禮意
若諸公卿敖云比耦時大夫有與士爲耦者諸公卿無與士爲耦者此諸公卿衍文大夫之
耦不勝注以尊與卑二字李有金校補爲耦
司宮尊侯吳云上不言侯此侯字衍或上脫負字于服不之東北方云設尊之初
卽名曰獻酒示主獻服不而非爲祭侯也此曰尊侯不沒其實也不曰大侯之乏之東北而曰服不亦以見此

尊主獻服不而服不轉以祭侯兩敖云兩兩壺也或服一壺字耳獻酒注不於初設之
者不敢必君射也義疏云此設尊洗之處近於侯乏之閒獲者執旌時往來於此若早設之
亦虞窒礙故侯時而設非關君之射不射也既張三侯君雖不射大侯之獲者亦當獻之疏但聖
人射法決一與一奪故浦校改而字因上句有故字不當重不知古人不計此
豫張大侯至於此浦校改設大侯之尊必俟二字浦校補君射訖
乃設之者
司馬正洗散注掌養猛獸而教擾之者東壁云案周禮服不氏經文云
射則贊張侯以旌居乏而待獲是此經服不之正訓也余此而說疏矣疏自此已前皆
以事名明浦改之　六十官之屬者衍　此西面不嫌背君
以其南統於侯故也方云諸侯堂高七尺禮行於階下庭中君不見故雖南面無背君之
嫌況西面乎
司馬正西面注此終言之獻服不之徒乃反位東壁云上注服
不負大侯其徒一人居乏之所謂居乏是上下經所謂獲者也此經明言獻服不後又明言獻隸僕人巾車獲者
其獻者爲司馬師此獻服不乃司馬正送爵之後卽反位注所云云顯與經背疏是故浦改略
賤也云此終言之獻服不之徒乃反位者蓋但浦改大侯
尊金於此上據通解增雖不俟卒爵然亦必兼獻其徒而後始反位共廿七字今案賈疏本自明白可不改
故下注云二字浦補司馬正皆獻之是也
宰夫有司注獲者之俎折脊脅肺鄉射記有臑字係誤衍當據此正之
卒錯注容二人也司馬正皆獻之義疏云惟實一散于篚而服不祭侯卒爵
後司馬師卽受虛爵安所得爵以獻大侯之徒　適右个由侯內東壁云內字義不可解

疏次決祭右个
獲者左執爵注如於北此各本北面人焉義疏云薦俎之設當如南面人自錯
於侯北三步而移適於此面位無變也　天子祝侯曰方云五帝三王時其阻兵倡亂敢爲不寧
者皆強橫之諸侯故射之取義使同心於貫之以示敵王所愾之義祭之以聲其罪乃周官大祝詛祝所謂攻
說也　疏周禮當作攷工記梓人文
適左个注獻獲者俎與薦俎官改皆三祭
卒祭注此北鄉受獻之位也
司馬師受虛爵張云觀此則前注謂司馬正容獻服不與其徒之說明矣服不本下士其徒卽
得獻亦宜在隸僕巾車之後　注不言量人者此自後以及先可知
方云注意不明量人鬱人於祭有常職當與卿大夫竝受上人之獻於適士中若隸僕人等職卑事銳疑不得

與於獻故特著之耳　疏　明此知浦改是繆侯于侯之獲者　及交官
改獻先言隸僕人
卒司馬師石經有浦金校補受虛爵
獲者皆執其薦　疏　明繼計服不而南可知
司射適釋石經適階西　注　獻釋獲者與獲者異文武不同也
敖云釋獲者無事於侯且尊於獲者故獻之不酌獲者之尊而酌上尊也東壁云文武之說蓋後世語不足以訓經
少南辟辨中
薦脯醢敖云似脫設字折俎
司射倚扑于階西適阼階下北面請射于公如初敖云階下請射于公正禮也鄉之升者有爲爲之耳此言如初未詳疑衍義疏云初請射時本自阼階下云如初者如其

初不如其再也　疏　決前司射升堂請諸射于公升
司射先反位　疏　不得言先反位是以決交浦金改之
三二石經三金依諸本皆作三戴云宋作二耦拾取矢如初小射正作取矢
如初下句敖疑衍云大射之禮司射惟命拾取矢而不復作與鄉射異以前後經文徵之可見又言此於拾取矢之後似非其次且上無作取矢之事亦不空言於如初其爲衍文明矣義疏云上經將飲不勝者司射於三耦及衆射者既命之矣小射正又作飲射爵者如作射以彼例此則拾取矢亦當司射命之而又小射正作之不應竟無此節而以經文爲衍也此句蓋在上句之上傳寫者譌在下耳此云如初則初命拾取矢亦當有之而文脫矣非至此禮殺而後以小射正代也
三耦既拾取矢　疏　賓擯浦金改升階復位還筵
若士與大夫爲耦　疏　以其三耦是士不之束

大夫進坐揗三挾一个揗退進敖云當作揗退鄉射云揗退是也　諸
公卿敖云不言大夫文脫耳升就席　疏　公卿乃升就席者蓋公卿
乃四字舊作以其浦校改上大夫與下大夫四字浦刪不當從同是大夫
爵　故上大夫待大夫反及位乃後升就席
衆射者繼既石經繼拾取矢
司射猶挾一个此句上當有圖隔今置下司射與司馬交于階前之上誤　注　君子
之於事也宋有浦金皆校補　疏　釋曰自此至卒射如初論三
射以樂爲節之事此上十六字浦補謂請若天子騶虞九節
諸侯貍首七節　云復一獲浦金改用樂行之者　證射用
應樂而浦改爲難之意

樂正曰諾　北面視眂石經視通解作眂上射　注　鼓無當於五
聲五聲二字浦金補不得不和　疏　是其浦補投壺存者
上射揖司射退　注　貍首逸詩曾孫也義疏云貍首注以爲逸詩何又以曾孫當之乎射節之詩不可太長劉氏敞謂三詩皆在二南則貍首亦必其儔或曰鵲巢也篆文貍似鵲首似巢
疏　重此樂節浦補故也
大師不興　公樂作而後就物稍屬敖云謂授矢于公稍屬也然此當蒙如初儀之中似不必獨見之且語句不全亦恐非出於作經者之意蓋衍文也方云再射於授矢言稍屬三射於樂作言稍屬蓋以君之血氣有強弱志慮有緩急且無暇專勤藝事故四矢之行不過與拾發之節相屬而已求以疏數如一不可必得也不過與鼓樂之節稍相屬而已求以術聲而發不可必得也故少寬之案此與注不以樂志語合可以正敖氏之說
注　志意所擬陸儗度也

司馬升命取矢　如初復位　疏　釋曰自此至與算而俟
論取矢視算飲射爵及射畢之事此二十二字浦補
司射命設豐敖云當更有設豐二字如鄉射之文實觶如初　疏　彼浦補金不
言面鏃而補　此言面鏃彼言兼弦弣而此不言十字浦金據通
解補兼弦衍弣
司射反位　矢不挾兼諸弦敖云此下益脫弣字面鏃
司射命釋獲者　疏　今既退中與於浦改算經文算石經作筭
司馬官本引李如圭云馬字疑衍吳云案鄉射此一節亦云司正升自西階李說是正升自西
階
大夫降復位　疏　故知非升官改西階下

司正升賓　皆說屨履石經屨升就席
羞庶羞　疏　注云脊腸閒脂腊　以引官改其二十豆有三
牲之物
司正升受命　注　皆鄉其位也東壁云經言皆命則北面總命之也　疏　以
云爲浦改反坐故知降席也　此將獻士王金改事未訖一
乃薦司正　疏　又不言司士與執冪者二人略之故三字浦校
補文不具
辯獻士　疏　立畢乃薦不待畢獻舊畢獻待官移正　司正薦乃薦
士也
主人就士旅食之尊　注　不洗者於賤略之也宋無朱李同　疏

案上文位在阼階東南面浦改　自然北面受授
賓坐祭卒爵　公荅拜賓石經有各本同反位
公坐取賓所媵觶　受者如初受酬成石經酬各本同之禮一
有執爵者　疏　士有執膳散衍爵者有執散補　爵者故知士
是有盥升主酌授之
大夫卒受者　注　與上坐者異也朱有李同朱　疏　大夫末末官
改又能衍受酬者當與士相酬五字浦校補輒輿西階上故鄭云八字士立堂
下與上坐者異故大夫與而立酬七字浦補也
大夫立卒爵　疏　鄭知祝史以下皆階得旅酬者前前得浦改
獻祝史與旅皆得獻

若命曰復射　疏　釋曰自此至皆獲論復射之事上十字浦補
司射命射唯欲　疏　是以不可恣心所欲東壁云經特爲欲射者言之其
不欲者不之強也疏說甚曲
卿大夫皆降　注　拜君樂與臣下執事無已不言賓賓從
羣臣禮在上義疏云命復射而拜非爲樂與執事也賓與君爲耦不可從羣臣之類矣　疏
直云唯公所賜復若浦改　不言若賓若長
壹發　注　而和者諠亦宋朱李楊諠多　疏　上士　云第二番第三
番唯公得侯浦改中三侯
主人洗　注　庶子官卽朱李旣　掌正六牲之體　后後　夫人
之官也　疏　釋曰此經論獻庶子左右正內小臣之事

上十四字浦補　不見小少樂正從之　案上文樂正反及位
是以鄉射工遷於東南官補西面北上　是以云是衍時
事補不聯也　則位不得在又案執事者官改堂上
無算石經筭下同爵　疏　論爵與樂慾意二字浦改樂無次補數之事
受賜爵者　疏　嫌得卽飲不代伐
受賜爵宋有李敖同官同者與　注　與其所勸歡宋本勸者
唯受爵宋李有于公者拜卒受宋李有敖云當有爵者與　疏　鄭轉
傳浦金改乃爲而者
公命小臣正辭　疏　今及官改直升不成拜者
宵則庶子　注　作燭俟俟宋朱李俟賓出　疏　論禮畢賓容出

補公鄉出人衍二入之事
賓所執脯　注　明雖醉不忘禮下三字本作志禮不忘樂浦據燕禮注改
鄉大夫皆出　疏　云賓禮訖是浦補臣禮衍是也
公入敖云當有奏字鰲　注　射宮在郊以將還爲入義疏云敖氏謂入降而入
於內也意者在郊亦必易服稍休而乃出而還於國與

儀禮注疏詳校卷第七

儀禮注疏詳校卷第八

盧　文弨　輯

聘禮第八　鄭目錄云　久無事使卿相問之禮也
舊脫陸李皆有敖改此文云久無事則使卿相問　聘舊脫李有於五禮屬賓禮
疏　據舊脫官補上公之臣
聘禮君與卿圖事　注　謀事者必因朝東壁云亦有不因朝者又其位君南
面云云舍燕朝之位而據燕禮之位以斷正朝之位大誤經明言卿而注又增入三事何也
旣圖事戒上介亦如之　注　戒猶命也方云復言圖事更與使者共圖之也
非然則戒上介亦如之宜直承乃退下若如疏所云別命之則宜日更命上介亦如之今使者言命上介言戒
敖氏謂異尊卑也

宰命司馬　注　諸侯謂司徒爲大舊無疏同李有宰
命宰夫官具　注　宰夫大舊無李有宰之屬也
及期夕幣方云旣命旣戒而期則無定何也凡在行者各有宜庀之家事也義疏云皇皇者華詩序
日君遣使臣送之以禮樂燕送之節應在此時方云視幣以夕陳之卽載而舍於朝乃可與使者同時而就道
也且禮已受命君言不宿於家必夕幣然後厭明使介告於室神而進受於君事乃順禮乃安
管人布幕　疏　案天官之屬二字浦補有掌舍掌次幕人等
鄉大夫在幕東　注　大夫西面辟使者東壁云卿大夫有常朝位此亦率其
常而已疏謂大夫常北面據小司寇及朝士外朝之位羣臣西面蓋兼卿大夫士言又司士正朝之位卿大夫
西面據此則朝大夫皆非北面
史讀書展幣　注　史幕東西面義疏云卿大夫在幕東西面使者與介幕南北面史

讀書當面鄉所展幣而令衆共聞之則敖云幕西東面者得之　賈人坐撫其幣義疏云賈人不司他幣此時不在列

宰執書告備具敖云衍于君

厥明疏明初行時父在釋幣於祖廟行東壁刪可知案昭元年楚公子圍聘於鄭云云義疏云春秋事多踰禮況楚圍當時自以爲君尤多僭越不足據也疏言娶得竝告亦非是　但奉執幣須潔當有洗以而金校俱從朱子

盥手

有司筵几疏故特牲少牢年

釋幣注朝貢禮周官注作逸巡守禮云純四疏引鄭云當爲三只義疏云古者布帛幅皆二尺有二寸此純三只則二尺有四寸矣與常幅不同不可曉疏則每無卷二

文

又釋幣于行注大夫三祀曰門曰行曰厲義疏云士喪禮疾病行禱五祀則五祀之祭通乎大夫士祭法不足據從月令爲正　疏此謂平地治道路之神諭校諭金無險難也　云不舊倒今正言補埋幣可知者

如是月令冬祭行注云行在至廟門外之西爲軷壤

壇非

遂受命疏自釋幣於門上云釋幣於行此乃云門將以行神在廟門西故亦可以稱門

耶

使者載旜下當从旦此竝从旦譌後皆放此　疏卽此朝門者臬門外也矣

君朝服南鄉注進之者使者謙不敢必君之終使己敖云凡人臣非朝夕之時而欲至公所者必俟命而後入義疏云君使卿進使者蓋以賓禮使者重聘事也東壁云受命將行尚云不敢必君之終使己乎於情理不順

賈人西面注賈人朱子增人二字庶在官知物賈者繅所以藉圭也義疏引劉氏敞說云繅非藉藉非繅藉者薦也繅者組也東壁云藉是畫版繅是繫而垂者卽所謂絢組也文弨案執玉有藉無藉之說又別一義不當牽引於此言之　疏覲禮記云句上故字衍

一者書金校以木爲中幹　下記謂金校云絢組尺

使者受圭疏卽既金校言受命　鄭云賓至金校亦於使者之

東

受享注帛今之璧色繒也義疏云糸纁者用幣之常未可以禮天之璧幣一律論之

東壁云大宗伯以蒼璧禮天凡玉器牲帛皆取象於天是幣之色蓋準於天非準於璧也此經上單言帛下言糸纁則帛不過素帛而已王亦如之享用蒼璧何所取義疏又自謂未知圭何色則帛何色必以璧色爲準

取其半圭珪也　天地妃本配今從李本官陸本作妃合之象也

疏是以此經受璧琮舊脫金校璧琮後右官改又今從東壁改後受者

漢舊脫亦因周法　以其相配四字朱刪但未知此聘享之

四字朱補圭用何色耳　以其公則金云衍案當仍之執桓圭

遂行注於此脫舍衣服乃卽道也東壁云舍止宿也在路固不應朝服然出朝卽可改服不必至郊乃脫也　疏受命則浦改卽案古通用行　乃卽道也

者浦補　鄭下浦補注云　言別無有依官改告請之事

下大夫取以入告注言遂者明受其幣非爲許故也方云

聘禮賓私覿私面皆先入陳幣於門內擯者辭以其幣
出請受然後賓復以幣入相授受假道禮略故大夫取
其幣以入告而不煩賓介入陳及出許遂受其幣而不
煩相授皆體過賓之心不欲稽留也注疏推說皆未得
其理　疏今不以許道受幣云遂是以容其辭讓不受此
幣通解作今云遂是已許道而辭讓此幣案賈疏誠不若所改之簡明然語亦自明仍之・
餼之以其禮　注上賓上介牲用大牢羣介用少牢米皆
百管李氏心傳曰賓大牢則介不得用大牢積惟芻禾則無米可見矣用禾以秣馬款疑下有
脫文　疏春秋傳曰餼臧藏石牛見哀公二十四年米八入筐
而依鄉者金校致饔餼者　大夫餼無字當在下賓禮無金從
上移正芻禾
士帥師沒其竟

誓于其竟　司馬執筴義疏本作筴　注史使於衆介之前
北面東壁云詔辭自右則當在賓右退南面注以爲北面疏謂由衆介知之不知史與衆介不聯事何必
曰面　以勑當作勅告士衆爲其犯禮暴作暴乾之暴誤此當依正體作㬥今
通俗只作暴可也疏同掠也
未入竟壹陸一肄
爲壝壇　疏不壝土爲宮二字刪以是畫外垣垣牆壝土爲外牆土今則不畫
十二字刪是無二字補此竝依通解宮也官本亦改賈疏云壝土爲宮是畫爲外垣今不壝土爲外
垣牆是則不畫宮也
介皆與　疏布幣授受玉之禮　介皆入門左右俱浦校
致享　注士士介也義疏云上云介皆與則此執庭實者非上介明矣敖云乃有司之主執庭

實者也　疏以其金龜竹箭之等皆列於地義疏云庭實旅百享王之
禮此侯伯之卿聘恐非宜有
及竟　疏大夫杠扛五刃仞同義疏云杠五仞則四丈其長如此亦難以建於車矣緯書
之言多不可信
乃謁關人　注以譏陸幾異服
布幕　疏下文亦大官改聘時於廟門外
退圭　注圭璋尊不陳之義疏云圭璋不陳者以其無幣可會故直展之而已
展夫人之聘享亦如之　注上介不視貶於君也義疏云經明言
亦如之則無不視之理、　賈人旣拭璋琮南面告於上介上介於
是乃東面以告賓義疏云上經言賓西面介皆北面賈人北面至此面位無變也賈人何必

自北面轉而南面以告上介介何必轉而東面以告賓乎注以此所告專指夫人之聘享而言故兩誤耳文弨
案注意蓋以告欲鄉其人　疏展說衍但上介不視但至於改但朱賈人南
面告上介上介二字補東面告賓是亦二字補依通解俱放象君
禮而爲文變
有司展羣幣以告方云問大夫之幣亦必受自公家周官校人其使者之幣馬侯國宜同之
疏乃謂彼天子之使與諸侯異不亦固乎
及郊　注子男十里也李無　疏鄭以目自驗知之
及館　注展幣不於賓館者爲主國之人有勞問己者就
焉便疾也義疏云玉幣皆在賈人之館故就而展之便耳勞問有常禮疏謂無過一勞是已乃又因
注而强爲之辭[illegible]之曲徇每如此　疏二三十里有宿

賓至于近郊　注　請行問所之也雖知之謙不必也東壁云君已知其聘但未知其專聘本國抑先須聘他國故特請其所往也謙之說非

上介出請　注　其有來者與陸音餘朱子云此不當作疑詞疑本是介字案朱說是

出請入告于此言之者賓彌尊事彌錄東壁云上不言請及告而此言之益補上文所不及耳注說曲　疏　未來浦校　之舍前

賓揖先入　注　不受于堂此主於侯伯之臣也東壁云命當受於堂不當受於庭經益省文耳若以五等言則司儀明言凡侯伯子男之臣其儀亦如之則登聽命不止公之臣可知況此聘禮本合五等諸侯言之烏得以侯伯為斷

賓北面聽命　疏　勞者南面可知也東壁云勞者南面則以君自居矣必無此理既上明言東面致命若何背之

儀禮詳校　卷八　六

授老幣　疏　若趙魏臧藏金校氏老之類也

勞者禮辭　注　設於門內也　疏　庭實當三分庭一上在南設之今以儐勞者在庭故設於門內也東壁云一在南與門近亦得言門內

賓再拜稽首　疏　賓楹閒北面授受幣東壁云歸饔餼無此文大夫南西朱改面受　竝據賓而言受字誤三字通解補也

勞者揖皮出　疏　勞者在執皮者浦補之西故知東面揖執皮者浦補可知敖云公食大夫禮賓北面揖執庭實以出然則此亦北面揖之矣則此勞者之三字金補從者亦訝受可知也

夫人使下大夫勞以二竹簋方石經簋作簋敖同戴校集釋亦從之幷注簋亦作簋文弨案此從釋文作簋是也簋者外圓今云竹簋方故注云狀如簋而方簋者外方知此雖名竹簋而實不圓狀如簋之方也若本是簋則何必更言方至云狀如簋而方更不辭矣是知簋字為是　疏　自此盡以賓入人　故云如簋簋譌而方

其實棗蒸栗擇義疏云擇當讀作釋與蒸互文耳蓋古洗淨熟之而去其皮詩釋之叟叟蒸之浮浮是也　注　右手執棗左手執栗敖據士虞禮左右互易義疏從之

儐之如初　疏　賓亦不擯賓故其二字金校補　請導賓

至于朝　注　遷主所在曰祧義疏云春官守祧入人鄭以為每廟一人則四親與姜嫄廟亦可謂之祧魏氏了翁以左傳豐氏之祧證之尤明　疏　賓云之官改請俟閒之事　以藏先王之三字通解補下同遷主　故此亦以二字補俱金校名太祖廟為祧也

賓曰俟閒　注　欲沐浴齊齋同　疏　戒　疏　入朝廟官改必須齊

儀禮詳校　卷八　七

戒沐浴

賓迎再拜　注　卿不俟設飧之畢以不用束帛致故也朱子云此致止謂致館耳上無飧字而但云致命注疏何以見為致飧耶東壁云疏前後數百言皆君命於不問所爭者特束帛之有無耳愚謂禮以君命為重何論束帛之有無疏曲折以阿注說殊非經意　疏　卿不言荅拜荅拜可知義疏云上郊勞勞者不荅拜則此卿亦不荅拜也　雖不言入言迎則入門可知義疏云郊勞賓迎于舍門之外先迎而後入此但言迎不言入則不入可知矣　致飧空以辭致君命東壁云君命而謂之空辭其視君命不輕甚耶且飧禮雖輕而九鼎七鼎之陳亦不為少如不以君命致之使者有炎然受之乎　其臣君金校

致飧無幣

宰夫朝服設飧　疏　釋曰自此盡眾介皆少牢論宰夫設

飧之事共十五字金補　對饔餼而言饔餼則通解去也字補此五字生
與腥飪俱有　此非弑君如本作而何
飪一牢　疏　實與飧其浦改陳同
門外米禾皆二一誤十石經二十作廿車
衆介皆少牢　注　鼎五羊豕腸胃魚腊義疏云五鼎當以少牢爲準有膚而
無腸胃腸胃在羊豕鼎中賈援玉藻注以疏此恐玉藻注本無據也
賓皮弁聘　注　入于次者侯辨辨今從李本楊本官本作辨古無辨字凡辨具之辨
皆作辨張云監本杭本作辨誤也
乃陳幣　疏　就有其衍事也
卿爲上擯　注　擯謂爲主國之君所使出接賓者也　主

儀禮詳校　卷八　八

君公也則擯者五人侯伯也則擯者四人子男也則擯
者三人東壁云周禮大行人所謂五人四人三人者論賓之尊卑以爲擯數多少之準非以主國言也
敖云此擯者雖有三人惟上擯專相禮事乃必立承紹者所以別於諸臣之禮也　末介末擯
旁相去三丈六尺東壁云三丈六尺之遠如何傳語往來　亦相去三二下
同丈六尺　及末則卿卿受之反面傳而面浦俱依通解校上
門容二徹轍通老子道經云善行無徹迹案說文無轍字參个　疏　主君之
擯與賓君之介　但天子尊得分辨辨朱改別下同諸侯尊卑
以待之　大夫問闕行　若通解蓋交擯傳命　唯傳命
不傳辭有其異矣　云西北東南者面從承擯三字補改
作自北蓋與上從南相對向南　爲事送逆迎之節　其交擯則同

周也　冬官匠人云疏於凡引攷工記者皆謂之冬官沿俗稱耳　門容二
丈四尺補
公皮弁　疏　是降於以金校待其君也　明通解改故賓主人皆
裼也
賓入門左　注　擯者亦入門而右義疏云承擯紹擯初未出故敖專以上擯入門
言之
公再拜　注　南面拜迎敖云賓入門右而公乃拜之是西面拜迎明矣東壁云南面是待己
臣法此於聘賓自當西面
賓客辟不答拜　疏　不敢當從下移此賓辟當舊誤在此　相酬亢之
禮

儀禮詳校　卷八　九

及擯入每門每曲揖疏每曲之說不明朱子云案江都集禮古者宗廟之制外爲都宮門
內各有寢廟別有門垣太祖在北左昭右穆以次而南與此疏之說不同　注　門中疏一引作門中
又一引作中門門之正也　疏　君最近闑亦拂之而過東壁云玉藻賓
入不中門注謂聘使稍東而近闑近闑與拂闑不同徐以聘使仍與爲介時拂闑同是紹合也且鄭明言君入中門
疏乃謂君近闑拂之而過大不可解　次介次擯皆大夫中根與闑之閒
周東壁云玉藻說亦有不可解處賓入不中門而大夫爲介則日中根與闑之閒豈大夫獨可當尊乎此不足
爲訓而注引之賈卽其說而發明之謬甚　謂兩闑之閒東壁云門止有一闑安有東闑西闑
且亦無內外之可言　云卑不踰尊者之迹者士以大夫爲尊云云方云
此謂主君由門中而賓入不中門偏近闑則不踰君之迹介與擯各拂闑則不踰君與卿之迹士介拂根則不
踰上介之迹疏似未達

及廟（石經釋文同）廟門　注　公揖先入省內事也（義疏云公但入而俟賓無內事之可省）　如此得君行一臣行二於禮可矣（義疏云君行一臣行二之法此無之）公迎賓於（脫李有疏亦有）大門內　疏　上初命訝（拜官改）迎賓于館之時卿大夫士固在廟（浦金俱從通解作朝疑未是）矣及（乃）賓來大門外　必知義然者（當）　又云宰夫授（受金校）公

几

賓立接西塾　注　介在幣南北面西上（義疏云賓介雁行而入同面未改也）幣在行塗之南賈人東面鄉之介立于賈人之北賓又在介北少進而皆東面下文授圭受圭皆同面足以明之矣注疏以入竟展幣賓西面介北面今此陳幣賓在門西北面統於賓例之非也　疏　在有士前也

儀禮詳校　卷八　十

几筵既設　疏　就尸柩於殯（館）宮　是其（以浦校）事至言信矣

賈人東面　注　鄉（鄉官從陸改正）入陳幣　疏　乃陳幣在門外不（官補）言者

上介不襲　注　上介北面受圭進西面授賓（義疏云此竝受非訝受也）竝受則上介亦東面矣不訝受者以其非正行禮也

賓襲執圭　疏　若（君金校）又盡飾而裼則掩蔽（金校補）執玉之敬　故去飾不裼也（舊也在不裼上官移正）

擯者入告　疏　云圭贄之重者大宗伯云以玉作六瑞君之所執（義疏云上注引玉人文瑑圭璋璧琮以頫聘則臣出聘不以六瑞之圭此疏引六瑞是直以聘卿所執為信圭躬圭之等誤矣朱子語論語亦沿其失也）　總而言之皆是（氏）贄故左氏傳云（文下所引見莊公二十八年）

三揖　疏　賓又向（揖官改）主君揖　主君亦（舊亦在主君上官移正）東面向堂塗北行

公升二等　注　亦欲君行一臣行二（東壁云階升有先後其行則一而已何行一行二之有）　疏　君行一臣行二此齊語晏子辭（齊語無見韓詩外傳四）

擯者退中庭　注　鄉（鄉今從陸張正不與同向者混疏亦當改）公所立處

賓三退　注　不言辟者以執圭將進授之（方云此經三退即同儀所謂三辟也同有事於楹閒退之外別無辟法注疏強作分別似未當）　疏　三辟退負序也（者衍）

儀禮詳校　卷八　十一

公側襲　注　凡襲于隱者公序坫之閒可知也（義疏云此之裼襲俶頃之閒耳序坫之閒何取焉疏引賓禮喪禮二者皆不可以相況射禮亦不同）

擯者退　注　反其等（敖疑衍義疏刪）位無事

公側授（受）宰玉

裼降立　注　古文裼皆作賜（浦云當作緆）　疏　袒裼　而有衣曰裼　假令冬有裘襯身襌（襌）衫　若夏則（朱有）以絺綌復有上服皮弁祭服（舊倒）之等　謂袒（裼官改）衿前上服見裼衣也　吉（言）凶皆袒左是也

擯者出請　注　不必賓事之有無（義疏云聘享相將擯者上相禮故出請入告不可聽賓之自入而不請也注所言則幾於詐矣）

庭實注或以馬也舊無李有疏同　疏下云皮右首手　臣於
君臣謂私覿
公側授受宰幣皮如入右敖云當作左　首而東注皮右首者
變于生也義疏云執皮者左在前則皮亦當左首疏所引皆可為左首之證夫雖非生者而亦左首
則何變於生之有
若有言敖云如泰伯使西乞術來聘且言將伐晉之類義疏云注所引三事俱不及聘與此經所云者
不合
賓奉束錦疏鄭注私覿是外交也者衍官刪　有三帛二三
生
擯者入告疏故止客請私朱改覿而即朱改　下文先行禮賓

也
請禮敖云當作醴　賓義疏云冠禮昏禮俱作醴賓敖說良是蓋醴質而禮文醴親而禮泛也
宰夫徹几疏後言几者使不蒙如也世　是諸侯與孤
卿大夫四字官補　朝聘天子法
公出迎疏前聘享俱是公禮故聘訖而享公五字從通解補　不
出迎此禮賓私禮方云聘享不出迎緣使者之心欲敬將君命而自致其為臣之禮也至是而出迎權主君之不安竟以內臣之禮待故轉於私覿自抑下耳疏謂公私之別非也
北面設几注凡几賓左几　疏則啐酒為禮成舊倒依楊乙義
疏云醴賓以賓之受幣為成禮疏以啐醴為成禮非此處成禮之義
宰夫實觶注君不自酌尊也宰夫亦洗升實觶義疏云冠昏禮

賓主人皆不自酌贊者酌以授之則此宰夫酌醴乃常禮非必君尊而然也上言几筵設無設洗之文宰夫洗升無可據且宰夫奉几以進疏云進不言升明不從下來則此不得亦之也　疏下記云醴
禮尊于東箱　宰夫自目東箱來
宰夫薦籩豆疏若無宰夫則補朱在中庭矣東壁云中庭非擯者位向暫立耳其負東塾則其本位也此以賓方升席堂上無事又庭實將設須覿之與無事而退者不同宰夫自主飲食未嘗代擯相禮豈得謂有宰夫遂可退邪
降筵北面疏尚上補古今通用也
公用束帛方云此句下疑脫酬字　注言用尊于下也義疏云玩上下文言用者多則用亦常辭
建柶注糟醴不卒啐誤通解亦誤官作卒吳云案上言啐醴則非不啐明矣不卒爵故建柶

而負之耳
乘階升疏其始升亦連步以於上
賓執左馬以出疏庭實設馬乘舊倒官乙　賓用束錦乘馬官刪
賓儐勞者補官
賓覿奉束錦注不請不辭鄉鄉李本從陸張改正時已請也敖云此亦擯者出請入告而出許不言者可知也　贊者賈人之屬義疏云贊者蓋即受皮受馬之有司皆使者之家臣非賈人之屬賈人專掌圭玉聘享後無事矣　疏論賓浦補行私覿
之事
賓出注事畢東壁云禮名私覿豈有未覿而事已畢之理若曰臣禮已畢下乃行客禮則又不當僅謂之事畢

公揖讓如初升 注 公再拜者以其初以臣禮見新之也
東壁云臣禮指上門右言疏說甚明乃又謂此爲臣禮見新之殊不合
拜也 注 君乃敖云衍辭之而賓由猶同拜
公降立 皆奉玉東壁疑衍錦束東壁云注合玉錦爲一物未免穿鑿
擯者執上幣 二人舉皮從其幣敖云二人舉皮亦並行而出出請
受敖云言其出爲請受也 注 擯者先即西面位請之釋辭之時
衆執幣者隨立門中而俟義疏云出請受亦目下事也此時未釋辭東壁云注所謂
隨謂隨擯者出立耳門中非可聚立之處又介在西塾南東面擯者亦應在東塾南西面隨者何至不得即西位而聚立於門中乎 疏 閾東朱子云下當有脫字文昭案門二丈一尺閾東僅一丈有餘或是脫此五字 明不得並出也

執幣者西面 注 請于上介也東壁云此爲衆幣則請于衆介可知請覿同故可統請之一人此各自受幣自不當以一人概之
上介奉幣 疏 謂賓覿時奉金校補 幣入門左 彼亦官故皆
東官側不負於地 明不授受也
介出 注 不側授受金校李本授 介禮輕義疏云賓覿公側授宰幣以公尊嫌當有人贊之故云側若受者則何贊之有雖不言側側可知也 疏 側授受宰幣 當有贊
者受於公舊於公受今從李本正
擯者辭 注 不敢以言通於主君也舊無李有 固衍字義疏云士介辭之恐不得命而賓又代爲辭之則亦可謂之固辭矣
宰夫受幣 注 使宰夫受于士士介幣輕也義疏云下經云執幣者序

從之即上文士三人也則此宰夫受幣即注所云俟擯者執上幣而來之幣也 宰夫大受于
士
執幣者序從之 注 序從者以宰夫當一一受之義疏云上有以東之文此云序從從而東也宰夫一人難受四幣從宰夫以東則士者宰夫之屬與
及大門內 注 鄉鄉非說見前 以公禮將事
賓請有事於大夫 注 請問義疏作請 問卿也不言問聘此聘字疑衍義疏無 聘亦問也嫌近君也敖云有事據賓所請之辭而言故不日問也義疏云紀事則日問下經云賓問卿問大夫
君使卿韋弁 注 韋弁韎韋之弁兵服也而取之者皮韋
同類取相近耳其服蓋韎布以爲衣而素裳義疏云爵弁韋弁等

第既同其純衣纁裳韎韐纁屨或亦不異左氏韎韋之跗注乃戎服在下者耳未必即韋弁服也鄭因比易以韎色之布爲衣而又同韋弁服之素裳鑿空臆撰殊爲難信 疏 晉郤至衣韎韋之
跗注註 取相近耳者補
上介請事賓朝服禮辭 注 朝服示不受也受之當以尊
服東壁云此禮辭不過上介傳命至下迎大夫則相見聽命當尊服故易皮弁豈受與不受之謂
有司入陳 注 入賓所館之廟陳其積東壁云廟中無留賓寢宿之理曾子問本有公館私館之不同即日下廟門爲卿大夫家之廟門則不過受饔餼於此以重其事非遂館於其廟也饔餼與積大行人及掌客其辨甚明注以饔餼爲積誤不當以對文散文之說曲爲之解 疏 曾子
問孔子云文 若今縣官舍宮改補 也
飪一牢 注 當內廉辟堂塗也義疏云堂塗直階正鼎設于階前當少東以辟堂塗

陪鼎當內廉則又在牛羊豕鼎之東距堂塗又稍遠矣所以識日景引朱子改別敎從之疏竝作引李同陰陽也義疏云敖以碑在庭東西南北之中其言可以徵信不虛疏釋曰疑尚有脫文案公食大夫庶羞也以二字衍通解無非正饌故陪鼎猶當內廉而辟堂塗重二字刪之內也明腥浦改官改此是葬用木之驗也

堂上八豆注變於官作乎誤親食賓也疏案朝事八豆菁菹鹿醢下仍有茆菹麋本書作麋同臡不取而取饋食葵菹蝸醢者義疏云八豆經但言韭菹醓醢而不及其餘以朝事之豆自有禮章舉其首則末可知不必一一列也如少牢四豆於朝事饋食各用其二則經悉著之矣此諸侯待賓之禮不可以卿大夫之禮相繩也

八簋繼之疏釋曰云八簋二字補繼之補者下云八簋者四字衍

直次第屈衍陳之雖官刪屈陳之亦則通解亦官仍作則間雜故官補通解作必錯陳之使當行黍稷間錯不相得通解相竝陳設乃得二字當作亦通解改相變

兩簋繼之疏其要殺浦疑使又疑在各得相變羊豕衍相當不相變故羊豕衍亦不得變也

八壺設于西序注酒蓋稻酒粱酒敖以爲稻黍各二壺粱四壺東壁以爲稻黍粱又黍之不粘者爲秫月令秫稻必齊秫固酒材也是爲四酒八壺又引或說酒正掌賓客之禮酒三酒事酒昔酒清酒之外又據禮運澄酒在下澄爲沈齊卽酒正五齊之一且以供其祭也以經無明文竝以疑存之疏故知二字通解補止有稻粱但通解補無正文醓醠醢百甕

西夾六豆疏南麋臡重二字刪

西北上疏則於東壁壁下同下南陳是以鄭云舊誤其名

醓醢百甕疏陪鼎當內廉東面西北上

餼二牢疏寢右者當升外朱升左胖也

米百筥注此言中庭則設碑近如堂深也義疏云鄭意以醓醢夾碑十列百筥繼之而南則碑在三分庭之北其南乃寬深而可際也然醓醢夾碑其上列固當少北於鼎甕雖十列占地無多而饎在門內米筥從饎則距門不必太遠設碑於南北之中其下尙寬然也

門外米三十石經作卅車

薪芻倍禾注四者之車皆陳北輈義疏云東陳者西鄉西陳者東鄉轅皆在內如注說則是南陳而非東西陳矣四者之車皆人輓者古之用財材

揖入及廟門注古者天子適諸侯必舍於大祖廟諸侯行舍于諸公廟大夫行舍于大夫廟東壁云天子適諸侯止有巡狩若舍其祖廟語僅見於禮運先儒以此所記多非夫子之言則其說不盡爲古法可知以理論之廟不可爲舍天子非巡狩不當適諸侯若巡狩則在路有帷宮至方岳則有司儀之宮何必舍於諸侯之廟若諸侯與大夫則曾子問所謂公館本爲舍賓而設何必舍大夫之家而況於廟此經廟門當有錯誤以理正之可也疏云門內卽宁下義疏云門內卽入門右之位所云揖位也

入三揖皆行疏則賓所在若主人非謂君三字朱補也若然浦改君與使者行

至于階讓注古文曰三讓敖從古文疏若主人三讓大夫

使人亦三讓　此下中古文云　周禮則監無當是誤刪舉其大
率而云三讓
大夫東面致命　疏　又別引金校拜餼三牢
賓降堂　注　止不降使之餘尊東壁云上賓先升一等已為體敵尚何餘尊可言
賓送于外門外　注　拜謝主君之恩惠於大門外東壁云諸侯外朝當在雉門之外大門之內拜亦拜於其地耳大門外人民往來不當為設朝之地注疏皆未的　疏
凡賓客之治令訝訝依本書補此訝字屬下句治之
上介饔餼三牢　注　無鮮魚鮮腊也李無
西夾亦如之　注　明此賓容客李本容兩容字同　疏　介也
士介四人　疏　不云東西明朝金校當門北上　知制官改不

在門外東西
宰夫朝服　疏　決上賓與上介皮弁韋弁二字官增有東帛
每上賓與上介米禾皆視死牢且有芻薪米禾此士直
有生餼無死牢則無芻薪米禾矣方云疏說非也芻薪米禾不致將焉取之芻飪與腥亦如飧之少牢凡醯醢簠簋豆鉶之屬亦每減以其為日用必需之物更無不致之疑故略之
無儐石經及諸本多作擯李錫皆云擯當作儐下經記無擯及注不擯賓同今此作儐從其說也
疏　則君歸　補　饔餼介皆從拜可知
卿受于祖廟　疏　而受於祖廟者　補　以其天子受於文王
廟諸侯受於太祖廟大夫下君故　則　受於王父廟東壁云經則言祖廟是太祖之廟也祭法惟天子諸侯乃有祖考疏說指太祖言王父曾祖雖曰祖祭法則謂之王考廟皇考廟無祖廟之名惟太祖則稱祖廟王制大夫三廟一昭一穆與太祖之廟而三是即此經所謂祖廟耳其天子受於文王廟之說經記無文未可援以為下君之義
下大夫擯　注　無士擯者既接於君所急見之義　疏云下大夫擯取其與賓爵差近所以尊賓也且此問卿者無士介也何士擯之有焉東壁云使禮果當有士擯豈得以急見之故升禮以廢之　疏　卿已以與賓相接
擯者請命　疏　亦從卿而入省內事　補
賓升一等　注　賓先升使者尊東壁云賓奉君命來故先升使者尊之說膈膜語也
擯者出請事　疏　又左傳云楚公子棄疾見昭公六年
賓遂左　注　主人與固金校辭於客　疏　今此賓與卿敵觀金改者

庭實設　注　大夫至庭中旋竝行　疏　賓初入門右大夫階下辭賓云云東壁云大夫無不迎賓之理亦無迎賓於中庭之理況據上請事注曰俟于宁疏曰不俟於庭者辟君也是不但於理不符於己說亦不合與賓揖而竝行北出面浦校
大夫對　疏　是以曲禮云鄉卿與客竝
庭實設介奉幣入　注　今文曰入設敖謂當從今文有入字方見庭實既出而復入之意
介升　注　亦於如李本於楹閒南面而受
擯者退大夫拜辱　注　拜送東壁云上已言送于外門外再拜矣此何必又拜送此當是至賓門外拜其辱也也
下大夫嘗使至者　疏　聘君使上介以幣聘問之事

堂上籩豆六 疏 其餼自室金校補 戶東爲首 其南醯醢浦校改 醯醢 下文上介四 西 豆四籩

上介亦如之 注 米六筐者又無粱也敖云蓋黍粱稷各二筐也

公於賓壹食再饗 疏 釋曰自此至酬幣亦如之論主君饗食聘賓及上介之事共二十字浦補 以其爵等爲之牢禮之陳數舊例在下段 此其饗通解改二字先後出於主君之意故先後衍不定也

賓介皆明日拜于朝敖云上唯是賓禮乃言介拜似非其次蓋此文宜在下句上介壹食饗之下方云敖說非也凡賓受禮而拜於朝介與羣介必從舉例於前則上介之食饗賓及羣介皆同拜於朝可知矣若退其文於上介一食一饗之後則似賓受禮拜於朝者惟賓上介受禮拜於朝者惟上介而羣介

皆從賓介而拜之禮義不可得而見矣 疏 介雖從入人知如從饗者

大夫於賓 疏 不言燕其實二字浦補 亦有燕 是以鄭詩緜鳴烝箋云知子之來之 雖有燕之衍亦無常數

賓自碑內聽命 注 必竝受者若鄉君前耳方云大夫南面致圭如主君親臨之也賓不北面受而竝受如聘君親受之也於本國受圭璋時北面竝受乃臣在君前相授受之禮與此異注若鄉君前未安 疏 此時特金校 於下聽命 今或補 不在

大夫廟而舍二字補俱從通解 於正客館

大夫降中庭 疏 大夫至官有 中庭賓乃降 買人至衍 上啟櫝者

上介出請方云此節經文疑有錯衍空曰上介出請賓迎大夫入賓裼大夫還璋賄用束紡云云乃事得而辭順

賓辟 注 不敢受圭舊無李有 國君見己於此館也此亦不見言辟者君在廟門敬也敖云不敢辭不敢見若隱辟然義疏云公若入外門列賓當拜迎於外門外而不可以辟矣當以敖說爲正

賓裼 注 紡紡絲右凡系譌疏同 爲之今之縳官本從釋文作縳蓋縛之俗體疏引周禮注明作縛字 也 疏 今之白縳縛 也

賓辟 注 不敢受圭舊無李有 國君見己於此館也

上介聽命 疏 介西面命 向公可知

聘享 疏 及嘗常 聘彼國之下大夫

遂行舍于郊 疏 鄭注云具其 視也

使者歸及郊 注 必請之者以己久在外嫌有罪惡不可以入義疏云君臣不容相猜疑如此注說甚謬 疏 以俟君命敬也者衍

禳乃入 疏 掌侯禳禱祠祝 之祝號

乃入陳幣于朝 疏 夕幣七也朱子云案經文主國禮賜無有夕幣此夕字疑是饗字之誤而其夫亦當在再饗之前 主國三卿五大夫皆一食一饗食三字脫朱補 有侑幣饗有酬幣 又浦補 有三卿郊贈 以其

上介無郊勞贈金改 幣 云禮於君者不陳者此下疏文轇轕不明今義通解所改者 謂賄用束紡禮用束帛乘皮之類也知不陳者以賓介所陳之幣皆是主國之君禮於己者故各陳之若是於禮聘君之物則當統於賓不得衆介皆有也

諸禮於君者是其正 此下依賈疏
公南鄉 疏 宰 宰 告於君
反命曰 注 明彼君敬己君 舊倒 疏 左傳丹 有 桓宮之楹
執賄幣以告 疏 此賄幣卽是禮於君者 前
禮玉亦如之 注 上介後 李從案自作後 疏 取皮也 疏 公側授
受 宰幣士受皮者 皆 自後右客今報 執 享皮幣玉
若有獻 疏 則是賓亦 言衍 有私獻於彼君
君勞之 疏 鄭知 此官改云 旅若士介共一拜者君勞上 士 介
君使宰賜使者幣 注 既拜宰以上幣授之 義疏云上亦使者受上介
幣則幣未授宰也至是君使宰賜使者幣以君命賜之可幣仍陳於故處非有以幣執授之事下介幣同

釋幣于門 疏 故知 在 門外亦在東方也 不 補 云如之
者 釋 設 于行 見 其文略
乃至于禰 疏 還似 以 特牲少牢
觴酒陳 疏 以其三獻 時改 官 次第皆列于坐者也
席于阼 疏 此告祭無尸爵皆 兼 奠
一人舉爵 疏 不得用 補 酌神之尊
聘遭喪 疏 乃謁關人關人 補二字 補 入告君
不郊勞 疏 亦知 如 天子之踰年卽位也 公羊傳文 云金改
不筵几 注 致命不於廟就尸柩於殯宮又不神之 義疏云不

筵几對上文几筵既設而言謂廟中也殯宮自非接聘使之所聘亦不可於喪次行事
主人畢歸禮 注 賓於 所李本於 飲食不可廢也 疏 且下文
云賓唯 雖 饔餼之受 何須 頓 云饔餼之受
賓唯饔餼 疏 饔餼之 大 禮是其正
遭夫人世子之喪 疏 是以使大夫 夫人 受聘禮
遭喪 注 不以 必 純凶接純吉也 君喪不言使 死 大夫
受 疏 直去 云 衰易冠而已 袂袖 官補 爲口 云君喪
不使大 天 夫受
聘君若薨于後 疏 謂謁關人關人 補二字 告君
受禮 疏 此 官補 受禮亦饔餼之禮

赴者至 疏 則主國可以關樂矣 補金校
子卽位不哭 疏 以其既 記 不得稱世子
若有私喪 注 私喪謂其父母也 李楊有 凶服干 于李干疏同
君之吉使
歸使眾介先 注 君納之乃朝服既反命出公門釋服哭
而歸 方云君子不奪人之喪既以國事不得送死又不使速歸而哭殯非情也疏又云出公門釋朝服反常服三日成服而後去之諡無義理聞喪不得奔喪則成服於所適之國記有明文
賓入竟而死 疏 自此盡卒殯乃歸論 補浦 賓介死之事
主人歸禮幣 疏 必以當喪者之用 下云當中負賻者新經中小斂大斂之用十五字衍

介受賓禮疏故鄭云當陳之以反命補也

士介死爲之棺斂之注不具他衣物也自以時服也疏義云君於士有致襚之禮豈於他國士介而不具衣物者非哀死恤喪之誼也方云古人重送死明聘含襚雖不逮事猶越國而致禮焉使者死於其國而斂缺衣物非主國所安同使者亦難爲情鄭蓋以爲之棺句謂獨具其棺而斂以親身之衣不知經意正謂爲之棺而具衣物以斂耳

若賓死注未將命謂請朱李楊皆作謂俟閒之後也

小聘曰問注面猶覿也此下敖有今文禮作醴五字案下記不醴注古文醴作禮敖乃移於此而改古文爲今文今校集釋者亦依敖氏而增此五字非是

記若有故疏是一簡之容字數舊字多少者浦校改

主人使人與客注賓出而讀之讀之李複二字不於內者

儀禮詳校《卷八 舌

疏璽書追而與之通解有杜注云璽印也六字當是朱子所增既受行出注

既受行出注古者君臣謀密草創未知所之遠近問行

用當知多少而已朱子曰上言與卿圖事則固已知所之矣此但言與宰計度資費之多寡

而已注未是

使者既石經無李楊皆有受行注別舊有於其二字李無於字陸皆無張從陸處

臣也

出祖釋軷注軷陸跋張從之然案下文是軷字疏同涉山川或疏有李同伏

牲其上疏證軷祭卽道路之神也用命牲物大

馭掌馭玉王路登受轡犯軷遂驅之五字浦增犯祀軷

而去

所以朝天子繅三采六等朱白蒼朱白蒼舊脫三字禮記雜記

正義引重朱子亦重蒼石經作倉注剡上象天圜地方也雜采曰繅

以韋衣木板飾以三色再就義疏云圭之首三角而銳或取陰陽奇偶之義以分上下又以爲諸圭之別也圭角二字常連言之下記云皆糸繅糸繅繅之質也三采二采其飾也以糸繅爲質則非韋明矣三采各二而三就則每采以兩相併而爲一就也朱在上白在中蒼在下與公侯伯之圭繅皆三采三就典瑞職有明文

九寸上三李上公之圭也疏又案周禮

掌節有玉節之等疏瑞亦是皆金改節信剡上左右

各寸半舊倒在下段皆象蒙金校改水草之文皆是雜色采浦并校也

問諸侯疏二采爲再幣共爲四等五伍采五伍就

儀禮詳校《卷八 畫

此亦降於諸侯而言降於天子者也據上文所以朝

天子是也上公朝天子圭與繅皆九寸十一字浦依通解補則諸侯

二字通解刪自相朝亦同諸侯遣臣自相問上公遣臣相

問圭與繅皆八寸則十三字浦校補又刪若字遣臣問天子圭與於

繅亦八寸

皆糸纁注皆用五采組上以糸下以絳爲地義疏云繫未聞以糸纁爲之者他禮每云組繫此亦組繫也但絇則彌華耳疏此組繫亦名繅藻藉

爾雅三入赤汁爲纁周禮爾雅皆云三入爲纁此疏以意增絳則赤也

金云通解此下有郭注云纁絳也明二色同也十一字文弨案無此義亦無不足

問大夫之幣又齋陸作賫俗字張乃以賫爲正誤皮馬

辭曰非禮也敢敖云此辭對之辭未詳其所用之節姑闕之　疏曰非禮也
辭辭衍張所見疏無之　交內互禮具
卿館於大夫　注　館者必於廟方云受禮必於廟而起居飲食必別有館舍車馬必別有所納徒御必散舍於里黨之間友邦聘使歲時數至而使舍於羣臣之祖廟則室神弗得寧矣以曾子問所言公館私館觀之使臣之公館必本設數區聘者麇至然後命館於私家耳
卿大夫訝　疏　謂初行聘及饗食燕浦補皆迎之
賓既將公事復見之訝石經之李同以其摯　疏　云以衍公事聘享
問大夫者　向有報衍訝者
凡四器者　疏　云言國獨以此舊倒爲寶者
宗人授次朱子云案周禮幕人掌朝會共帷幕掌次掌張幕此宗人字恐非　疏　使其

儀禮詳校　卷八　　天

臣聘使侯浦校改
上介執圭　疏　上介屈繅以授賓賓襲受三字通解刪之容節浦校改
賓入門　注　孔子之執圭鞠窮躬張云釋文云鞠窮劉音弓本亦作躬爾雅云鞠究窮也鞠窮蓋複語自論語作鞠躬學者遂不復致思於其間安知非鞠窮若踧躇之謂者乎如是則劉音亦誤矣從釋文文弨案廣雅躬躬謹敬也上邱六邱邱弓反與此鞠窮字異音義同魏華父要義於下入門鞠躬焉云溫本作鞠窮焉今依李本作窮下經注並同　如也　疏　若降堂後趨進則翼
如也通解改作若降堂後趨則疾而翼如也蓋朱子疑進字爲衍故如此改鄭賈氏皆不知進字爲衍文今當且仍其舊
授如爭　注首爭爭闕之爭五字乃釋文誤入注　疏　授謂就東楹授玉受至
浦改於主君時如與人爭授取物方云不違釋手也　君賓不送

而賓之敬如君送然方云主君既受猶以手承君之手下如初送玉者然　君過
還賓則五字通解刪不必從退謂字通解增出廟門更行後事朱子於論語已質其非矣
執圭入門鞠躬焉觀疏亦尚不辨鞠躬之當爲鞠窮
衆介北面蹌焉　疏　此謂賓行聘衆介從入門左北面義疏云敖氏謂於享時者得之若方行聘時使者方昇氣戰色衆介不應容氣舒揚也
私覿愉愉陸愉愉焉
凡庭實　疏　則以皮爲主三而用皮也
多貨則傷于德　注　貨天地所化生謂玉也義疏云此句緣上庭實而言之耳圭璋璧琮具於典式不當有多寡之嫌貨所賅者博其非專指玉也明矣　傷敗李無其

儀禮詳校　卷八　　丟

爲德　疏　君子於玉比德焉也者
幣美則沒禮　注　幣人所造成以自覆幣疑衍謂束帛也
疏　云愛受同下之斯欲衣食之　謂以幣侑欲宜改之
禮不拜至　注　以賓不於是始至義疏云士昏禮主人醴賓升堂卽拜至公食大夫禮亦拜至賓皆非於是始至者也嫌凡醴或俱當拜至故記人明之　疏　此賓昨昨日
初至之時
醴尊于東箱廂今從石經李本
擯者東面　疏　謂請擯者從門東西行於賓北東面二字校補
浦坐取舉幣入告於君又及出以校改皆浦請於賓而受
之

賓間辭 疏 明知賓亦浦補不固辭

不禮 注 僻正主也古文禮作醴五字舊脫朱李皆有敖從古文

自下聽命 疏 此中浦疑衍下同與彼還玉

幣之所及 疏 釋經不釋服即往註

賜饔唯羹飪放增祭字

僕爲祝 疏 但案浦校改定四年當有左傳二字祝佗云 若然舊脫官補

若到主國祭饔之時 與諸侯異耳矣浦校改其諸侯禮大

官有小字祝不行

肦肉及廋車 疏 此謂祭訖歸胙所及在下浦改

聘日石經自誤致饔 注 急歸大禮五字舊脫李有浦云案周禮外饔司儀掌客諸疏所

引皆有

既致饔 注 乘禽謂乘行之禽也 疏 乘禽日五伍雙是

此饔餼五牢者也文弨案此下文參錯今移正之若然上介三牢則三

雙也士介一牢則一雙也云鴈鶩之屬者案爾雅二足

而羽此十三字舊誤在若然之前案當在此又一羽字刪謂之禽故以禽爲鴈鶩

之屬

凡獻執一雙 注 其受之也此李也浦金校改 上介受以入告之

士舉其餘從之賓不辭拜受于庭上介執之以相拜于

門中乃入授人上介受亦如之士介拜受于門外義疏云注

說恐未安飧稍不拜乃日致乘禽使賓僕僕而亟拜乎疑禽獻與稍廩乃有司以致於賓之宰故無拜禮將行

三拜乘禽於朝之賜特揭於禮辭職此故耳

各以其爵朝服 注 此句似非其次四字脫補李有下並同 宜在凡

致禮下絕爛在此四字脫

士無饔無饔者無儐李本作擯云當爲儐

大夫不敢辭 注 此句亦非其次四字脫

凡致禮 疏 醯醢是豆實實于罋魏云瀊本罋下有筐字下同 有以

加籩 今豆臣有加

凡餼大夫 疏 衆介米六八筐

凡賓拜于朝 疏 則知唯米粟芻薪等浦校補不拜也

燕則上介爲賓 注 賓不欲主君復舉禮事禮已云云義疏云燕

禮具有成法非必賓辭爲賓而後以介爲賓也小敬之義亦所未安 介亦朱李改大夫也

辭脫李有 曰子以君命在寡君

君以社稷故 疏 主人不敢當故云以社稷故明夫人同

主社稷彼國亦得聘之其惠不由己也然其卒亦自當

之曰寡君拜命若以上三十八字脫金以通解校補 下文云

又拜送石經在延及二三老下爲幀李從之 注 自拜聘享至五字脫李有下同

此亦非其次四字脫 宜承上君館之下

賓於館 注 所以謝之也脫李有

過則餼之 注 生宋木腥 致其牢禮也 不言罪者罪將執

之義疏云行人見執見議於春秋盛世未必有之 疏 云不言罪罪當重將執之

者

其介為介 疏上經上介主人別行六字衍 一食一三字補 饗

有大客後至 注卑不與尊者李有齊禮

唯大聘有几筵 疏至者官改 行聘享及私覿三字官删 禮畢云宰

夫徹几筵

十斗曰斛 注今文八藪為逾

四秉曰筥 疏此秉為刈禾盈手之秉也者補 穧即此

筥亦衍 一也補

儀禮注疏詳校卷八

儀禮注疏詳校卷第九

盧文弨 輯

公食大夫禮第九 鄭目錄云主國君以禮食小聘

大夫之禮陸有也字李同 疏此篇據浦補 小聘大夫者

上介出請入告 注問所以疑衍 為來事張氏所見本作問所以來事據釋文以為于偽反因謂以下脫一為字今此本正從陸與張也然疏云賓使上介出請大夫所為來之事無以字若作以為文義反覆杳似當從疏去以字釋文或本是所為誤作以為也

三辭 疏謂聘日 日 已受饔餼致饔受賜補改 大禮

賓出拜辱 注拜使者屈辱來迎己 義疏云賓拜君命之辱非拜使者也故使者不答

賓不拜送 疏覲禮使者勞賓侯氏送三字官補 於門外侯氏官删

再拜送從送官改 之

賓朝服 注於是朝服則初時弁端 義疏云聘使自始迄終惟以皮弁服朝服為陸殺無服弁端者

即位具 注主人也 至皆於廟門之外 義疏云主人迎賓之位在大門內當稍後於賓則此云即位者尚非主人也擯者從君但在大門內唯上擯請事乃出耳言具則自甸人陳鼎以下至於宰夫之具皆具也隨所在而具之則不專在廟門外 疏釋曰自此至餼于東

房論陳器饌之事此上共十五字補補當在釋注前

甸人陳鼎七 疏諸侯比天子不備為兼浦校改 官 若然案

少牢宰 羹定 又云甸人槩坽坽 坎

設洗如饗疏明先饗設洗訖乃饗食乃後故食禮饗前如之
是如其近者先饗後食皆官周改也案聘禮云公於賓一食再饗
則食在饗前矣吳云此下疑有闕文蓋難而未解似當云而此云先饗者饗與食互相先後也
郎用聘禮注補之意乃完足
小臣具槃匜疏云小臣於小賓客饗食掌正君服補位
者
宰夫設筵注䙡設湆湆非下當從目不從日今書中皆誤作湆官本已正之醬
飲酒漿飲疏清酒祭祀之酒義疏云酒正三酒事酒昔酒清酒注以為皆祭祀之
酒至四飲則一日清二日醫三日漿四日酏注以清為醴之已泲者四飲惟此為酒與三酒中之清酒不同此
注以飲酒為清酒以其為酒而在四飲之內故謂之飲酒非三酒之清酒也鄭注云禮酒

饗燕之酒不言二字衍飲酒補食之酒云飲二字衍俱浦據彼文改正
凡宰夫之具疏則凡中亦不舍之嫌言俱官改謂酒漿仍在
堂
公如賓服疏自此盡階上北面再拜稽首論主君迎賓
入拜至之事浦云案下公當楣下另標拜至一條則此當作自此盡介門西北面西上論主君迎
賓卽位之事
及廟門疏問卿鄉金校改云受於祖廟之類燕禮金輕校改於
食饗
至于階三讓注讓先升金據鍾本添也字今案宋李楊皆無疏案曲禮
云客若降等則就主人之階纂要云曲禮所言乃指賓自來而降等者耳若此賓
舉降等賓銜其君命以來所以禮其聘君也豈得以彼例論哉
士立于門東疏今又金校在門東北面
小臣東堂下注宰宰夫之屬也古文無南上敖云宰止一人當從
古文無南上吳云案下大羹湆節注宰謂大宰宰夫之長也聘禮注則云宰夫宰之屬也此乃以宰為宰夫之
屬似覺相違古文無南上則一人而已此宰其內宰與文邵案注當是此宰謂宰夫之屬脫一字耳疏
與夾室宰相當
內官之士疏故鄭金校補舉內宰況之也義疏云諸侯未必無內宰但爵
差卑當以上士為之內官之士則又卑矣未可以當內宰也及大夫七二金校改牲士
庶羞之等
介門西北面西上注承擯以下立於士西敖東士少進敖有

負東塾北面數字東上
公當楣北鄉至再方云當作一拜敖云此言其拜至之數尚當云公一拜不言者文脫
耳疏公方已浦金校一拜賓不敢俟俟金校成拜也謂
解經至再拜則者官改賓降也矣官改
賓西階東疏云公降擯者釋辭矣者自此至故負東塾也當在下拜也節
注下官本已改正明略浦改官改拜於下雖辭賓猶終降
賓石經無官校集釋云此承上賓西階東北面荅拜不必更言賓當從石經去之栗階升不拜
注不拾級而下曰辵辵譌疏同
士舉鼎去冪石經及古本作幂陸李楊竝作冪今從之於外次入陳鼎于碑
南此南字下石經及古本皆不重南字敖云脫楊有南面西上右人抽扃從同作向

譌下同坐奠于鼎西南敎衍云順出注入由東出由西明爲
賓也義疏云此注未知何指豈以經有出自鼎西之句而云爾邪鼎既陳乃有鼎西方舉鼎時則何東西
之有如謂入由闑東出由闑西則經固無文卽爾亦是出入公門由闑右之常法無爲賓之義疏論
鼎入匕巳載之事　次入謂爲金改序入也　故少牢云
序入去鼏冪譌下同張謂此不當從巾今冪又作冪更不成字於外者
雍人以俎入　加匕七譌下同于鼎退疏卽燕禮尊士旅食
于門西方云燕禮與士相連而同位則知爲庶子學士之覲禮者此與雍人聯事非彼旅食者也
或可云官改士禮又異於大夫
載者西面注載者左人也李楊無
載體進奏疏此亦用右胖肩臂臑舊倒官正肫胳脊脅可知

儀禮詳校　卷九　四

腸胃七同俎疏賓尸禮殺於正祭故腸胃各一七金依有司徹
及通解改既夕盛葬陳補校改奠
倫膚七疏有司徹雖同少牢亦一官改止三鼎而已
腸胃膚皆橫諸俎垂之義疏云腸胃細若縮俎則不能出於俎外況膚之長又胸焉故
必橫諸俎上不嫌其下之空也注疏甚迂幾見腸胃在牲腹而垂之者乎
賓辭注側其故處陸有也字張從之今官本有朱李楊皆無
公立于序內注不立阼階上示親餞義疏云阼階東者主人正位今公尊
變於常禮據下侑幣時餞已設說而公之所立不異則知非爲示親餞也疏今君亦近阼
金補北立金補
賓立于階西注不立階上以主君離阼也義疏云賓之正位本在西
階之西諸禮皆無賓立于西階上者亦非以主君離阼而後然也
宰夫自東房疏又云細切爲齏全物若牒爲菹又按彼經爲菹
六字當爲衍文此者經言菹不言齏者菹舊倒浦校正卽是齏也
齏菹麤細雖爲浦校改異通而言之齏亦得爲菹　云醢有
骨者謂之爲臡者補
膚以爲特疏以豕在牛羊之下爲浦補金賤
旅人取匕甸人舉鼎義疏云徹必待事畢若設俎未畢無徹鼎之理蓋士既設俎則復其
門東之位於是甸人乃入舉鼎以出也疏說非
大羹湆不和實于鐙從登下同舊從登譌注宰謂大太宰疏
云不和無鹽菜者也詩云于豆于登登譌下同

儀禮詳校　卷九　五

宰夫設鉶陸鉶非下放此四疏據羹在鉶言之云云義疏云歸饔之陪鼎腳臐
膮與此庶羞之腳臐膮一也其在鼎則爲陪鼎在豆則爲庶羞歸饔曰陪鼎盛太禮也食禮之庶羞則不自鼎
升矣鉶羹但羹耳不可以爲豆實蓋出於鑊未必由於鼎也詎可混而一之
宰夫右執觶注食有酒者優賓也設于豆東不舉也義疏
云此飲酒非三酒之酒其設于豆東蓋與下漿設于稻西之漿飲爲對飲酒從正饌于東漿飲從加饌于西也
不得以奠而不舉之酒相例疏主人奠於薦右左賓不飲取奠於
薦左右皆官改案燕禮無此文張云凡飲酒皆燕也此謂鄉飲酒鄉射中之燕禮耳
姑從注不引同之而引燕禮記者
贊者負東房注負房戶而立也義疏云凡立未有當戶者此當與士喪禮祝負
牖南面同

公再拜揖食注拜賓餱具義疏云再拜揖食經文自明不必言拜餱具方云食禮公弗與故既拜而與又推手以速賓之食
贊者東面注賓亦與受坐祭之於豆祭方云當作際傳寫誤也下注又云每肺與受祭於豆際也獨云贊與優賓也方云賓祭之則受之可知矣受不言與祭不言坐以其儀詳具祭肺故省文注謂優賓難通疏故金云衍葅醢及鉶皆不授金從通解作皆不言授者
三牲之肺不離注肺不離者刌刌爲下同之也壹猶稍也下圖誤當去之故云壹者見其不再也必著之者嫌每肺當別授之也疏刌刲金改離之
不絕中央少者云不言刌刌則祭肺也者此肺雖不離而刌之八字浦金校補是與祭肺同其實舉肺故不言刌四字

浦金校補絕末末而祭之
賓與受坐祭敖云上言與授此言與受文互見耳案注所云上已辨之
宰夫授公飯粱疏云遷之遷而西之者補以其加餱與
庶羞並列七字舊作東上浦據通解增改也
宰夫膳敖云當作設稻于粱西
先者反之由門入升自西階注庶羞多羞人不足則相授於階上疏釋曰反之者此疏五十五字舊誤作注大書於先者反之之下攷朱李楊本皆不誤今官本從之依大例尚當增小字陰文注字并添庶羞至取也及一圈方合作疏之式
先者一人疏必言稻南者稻與庶羞皆是加稻在黍稷西近北庶羞繼而南陳俱在黍稷正餱之西此皆浦依通解刪

正元疏作必言稻南者以其黍稷西之北有稻故庶羞設黍稷西南南陳之是稻與庶羞俱是加故南北相繼俱在黍稷正餱之西此文頗欠明自當依通解改之是下衍不與正豆併也下文賓左擁簠簋浦金校改粱
旁四列疏胾謂爲浦改切肉則庶羞彼官補云左殽右胾則與曰官改此正餱在東庶羞在西間容人同
炙南醢疏特牲以有一舊倒官正醢
衆人騰羞者注騰當作媵媵送也郝云騰升也衆人盡階授於先者故謂之騰
贊者負東房疏自此盡兼一當作壹下同祭之論贊告餱具賓祭之事浦欲改兼壹祭之爲公答再拜又於賓祭下添加餱二字

賓坐席末注不於以官改疏同豆祭祭加宜於加義疏云贊滑非加也鄭氏欲與正餱別言之而不覺其言之誤也
贊者北面坐注壹壹李一一受之而兼一李壹皆李是而各本多不同
祭之疏決上三牲之脯肺祭之
賓降拜浦以此下疏當在賓北面自閒坐節下正食當作食正餱
賓北面自閒坐左擁簠擯簋粱
賓三飯注不言其殽優賓義疏云經但云以湆醬而已無食殽之文賈又有食殽食胾或先或後之云九爲蛇足疏主人延客食有胾皆食食補黍也
三飯而成禮也衍浦校故不食殽也
宰夫執觶漿注此進漱此從欠從欠者誤下同也

公受宰夫束帛以侑 疏 案聘禮（賈誤作大射禮官改正）公（凡衍）受几

（補）於序端

賓降辭幣升聽命（敖云此似有脫文蓋公當辭其降且不許其辭然後賓升而聽命也）

退西楹西 疏 案聘禮公拜䝰（三字浦金校補）賓三退負序

上介受賓幣從者訝受皮 注 從者府史之屬（義疏云聘禮云小聘曰問其禮如為介三介則小聘之賓有三介矣前卽位時云介西上此云介逆出又云士介明介非一人則介皆士也從者訝受皮猶禮賓之從者訝受馬也於此著訝受者明介受賓幣之為竝受也） 疏 此時（二字金校補）介已受賓幣

賓入門左 疏 若欲從此退者待公設辭而後（二字浦校補）留賓之意（三字浦校刪）也

揖讓如初（官以下節首升字置此下各本皆不然）

賓降辭公如初 注 將復食（入各本皆不誤）

賓升 疏 以其簠盛稻粱（下以其二字衍浦刪）稻粱無會

不以醬湆 疏 是（浦校補）互相成也（舊而已浦校改）

東面再拜稽首 注 不北面者異於辭（義疏云賓之拜皆向君而拜前之北面拜以君在堂也門左沒霤之北面拜以君在中庭也此時賓以將出而降君從之降則君在東方而西面矣故賓獨東面拜注疏恐非經意）

有司卷三牲之俎 注 歸俎者實于篚他（陸作它朱李同官本從之今案書內多作他）時有所釋故（義疏云喪祭非吉故盛於篚凡鄉飲射燕禮大射之俎賓皆以出則此之歸俎亦當以俎歸之如敖氏之說未必改實於他器而後以歸也） 疏 不言用俎惟

（浦金校改鄭余案惟與不言正相呼應且上已出注此不必更標鄭當依本文）云實于篚 取

俎歸於尸 釋（官補）三个

明日賓朝服 疏 此（則官改而）諸侯外朝不（官刪）在大門內（官外）者

遙繫外朝而言執政所在耳（官補）

上大夫八豆 注 豆加葵菹蝸醢四四為列俎加鮮魚鮮腊三三為列無特 疏 釋曰自此至雉兔鶉鴽論食上大夫之事（此十六字浦補在釋注之上敖云豆加茆菹麋臡簋加黍稷各一鉶加羊豕俎加鮮魚鮮獸於膚之下如饔九鼎之文云九俎則四四為列而特鮮獸義疏云上大夫如聘禮之正實是也故食之之禮亦略如歸饔於賓之數九俎者如其西階前之飪鼎九也八豆八簋六鉶如其堂上戶西之所饌者也豆實與陳俎之法俱當以敖氏為正蓋朝事之豆無膚意為增損而設俎之法未有無特者也八豆之文當以韭菹以東醓

醢昌本麋臡麋臡南菁菹以西鹿臡茆菹麋臡九俎之文當曰牛羊豕魚腊在牛南腸胃膚鮮魚亞之鮮腊為特八簋之文當曰黍當牛俎其西稷稷南黍其東稷稷南黍其西稷稷南黍其東稷六鉶之文當曰牛以西羊羊西豕豕南牛牛東羊羊東豕）茆菹麋（麋）臡 用麋（鹿浦改）臡以下（官作）鹿臡以上仍有菁（茆浦改）菹鹿（官誤）（麋）臡在今上大夫八豆不取

茆菹麋（麋）臡

魚腸胃倫膚 疏 下言若九者公侯伯之（補）大夫也 欲

見此經唯見三命以下故鄭併論及之（六字浦金校補）

庶羞西東 注 古文毋為（朱李同金從鍾改作非）無

上大夫庶羞二十（石經廿） 注 鴽無母（金改母無）

豆實實于甕 注 醢芥醬從焉筐米四（義疏云下經云庶羞陳于碑內四醢

芥醬皆庶羞也胡爲從此而陳于堂上疏云同一簋九非也簠米四二黍二稷如簋之數物雖同不併稻粱加未必與黍稷同陳于此則在堂下與 疏 是正食及此饌陳是二字浦校刪同列

也

庶羞陳于碑內 注 生魚也魚腊從焉 疏 上文魚鱠是魚之中膾者皆是生魚也案鄭注周禮云燕人膾魚方寸切其腴 腴 以啗所貴是也此則全生不膾何者本膾在豆與胾炙俱設今胾炙在牲未殺膾全不破可知義疏云牛羊豕未殺則臐膮膷從牛未具也其餘自當具之生魚未成羞當已膾矣若加雉兔鶉鴽亦當孰而實于豋乃爲羞也經不言魚腊及加之鮮魚鮮腊或當如注說從於此與 以其胾炙在牲不殺於此兔金改無矣

庭實陳于碑外 疏 繼碑而言是浦金校補近北矣 參分庭一楊無陳之 擬與於浦金改賓入內故鄭云以言歸宜近故在浦改內也

牛羊豕陳于門內 疏 繼門言之是云浦改爲其踐汙館庭使近外也若然致饔餼牛羊豕亦在此彼不言此云使近外五字去之改此三字者以饔餼有腥有熟故略其三字刪生者近門是其常故略之二字補浦皆據通解

明日賓朝服 疏 亦上君親速賓食時衍賓拜補皆官改食與侑幣受侑幣 疏 乎敵相於施浦校改

主人辭賓反之敖云此下當有辭於主人降一等主人從十字下文有之謂再入而辭者也然則初辭亦有此文明矣

其他皆如公食大夫之禮下疏誤作注

記當提行不宿戒 疏 故知無有三日之戒一日之宿 賓則從戒者補而來

不授几 疏 決聘禮二字官補禮賓時公親授几也

司宮具几 注 司宮大太宰之屬掌宰宮廟者也 今文作皆爲莞敖云萑乃葦屬其爲物粗惡惟喪事用之此似宜從今文 疏 云必以行長筵者以有左右饌者賓賓浦改在戶牖之閒 故必謂浦金校改長筵也

宰夫筵出自東房方

簠有蓋冪 注 冪巾中也

凡炙無醬 注 已有鹹和張從陸有也字官本亦增入通解無

上大夫蒲筵 疏 加繅席畫純云衍左彤几

上大夫庶羞酒飲漿飲庶羞可也敖云此記難強解

儀禮注疏詳校卷第九

儀禮注疏詳校卷第十

盧文弨輯

覲禮第十　鄭目錄　覲禮於五禮屬賓禮李有　疏

據此注彼而言是朝宗禮備　獻謂三依方改享後行

私覿私覿後即有私獻方云注謂覲遇禮者故享獻不見似覺無享獻疏說則謂誤矣聘使鄰國之臣也故公享之外覲獻皆曰私諸侯入覲正享之外不得有私庭實各以其國之所有太宰職所謂玉獻即此經之庭實亦執玉以將之耳

覲禮至于郊　疏　書傳略說今在尚書大傳中云天子之彼文作太子

十八曰孟侯孟侯二字彼文補　據者於四方諸侯來朝迎於

郊方云此緯書之類非惟害義亦夥不能行疏以爲異代之禮或矣　經　王使人皮弁

用璧勞　注　璧無束帛者天子之玉尊也方云勞鄰國聘使以束帛則諸侯入覲以玉勞宜也受山川土田民社而來進贄惟以天子之禮貌爲榮若以財物厚之則禮轉輕而不稱也　經　侯氏亦皮弁迎于帷門之外　注　郊舍狹寡爲帷宮

以受勞掌舍職曰爲帷宮設旌門義疏云掌舍所云天子之制也此但爲壇與帷宮而已不受於館舍而受之於此蓋其禮宜然耳至郊舍狹寡之說帷宮故不必大於館君行師從必於帷宮中盡容之乎

使者不荅拜　注　侯氏東階上西面向聽之

使者左還而立侯氏還璧璧　疏　以其東面致命面而

左還　見侯將氏將有還玉之事於己

侯氏乃止使者　疏　賓禮統焉者行補删　賓禮謂行二字當作足補

改　賓客之禮　使者乃入始云侯氏與之讓升是侯氏

不出義疏云鄭國之卿體敵猶出迎勞者侯氏於王使出迎可知是時上介先出止之侯氏隨出迎之故云侯氏乃止使者　以其經素官改不云布席

天子賜舍　注　今文賜皆李有作錫　疏　館亦宮官補改室之

事　但司空亾無錫有金補正文

曰石經無伯父

諸侯前朝　注　言諸侯者明來朝者衆矣顧其入覲不得

竝耳方云春秋傳曰非天子不旅見諸侯凡朝覲皆旅見不獨會同也蓋六年五服一朝而侯甸男三服朝期尤密若日受一二國四三國之覲享而兼以饗食則日不暇給大政事皆不能舉矣必積至兼旬度可衆見而後一舉以大歸之然後館舍有以容饔積易以致注乃謂入覲則不得竝誤矣受舍于朝受

次于文王廟門之外義疏云受次受之于掌次其地當在皐門以內庫門以外屬外朝之東西一以來覲者衆餘地能容一以賓車不入大門下行爲近也若廟外則覲日陳擯介又諸侯亦當有從臣執幣馬者在焉占地多矣且覲尚嚴廟外宜肅苟張次於此從衛紛囂非所以爲敬也　疏　以其

春夏受贄上從執誤下同於朝　以其諸侯者衍官删無二祧　無

大門外次之外次　案周禮掌次云掌王次舍衍彼文無之

濾

侯氏裨冕釋幣于禰　注　禰謂行主遷主矣而云禰親之

也方云案曾子問惟天子巡狩諸侯師行所載必遷主諸侯適天子告於祖奠於禰則所載必禰主義疏云若謂遷主也而名之禰以爲親則是名不正而言不順也聖人制禮夫豈有此　今文冕皆作

統六字各本脫李有　疏　取禰從示誤下同　陪之義　載大旗當作旂

象日月升龍降龍二字當有　諸侯自祭官補於其家　知既
祧浦改　則祝載其幣
乘墨車　注　今文玉爲璧通解　對封浦改　玉路金路象路
之等
天子設斧依于朱楊皆作於　戶牖之閒　疏　五色周禮作采　備謂之
黼此白黑斧以比此浦改　方繡次爲之　依前南鄉嚮浦改
紛如綬授浦改下皆同　有文而狹繅席者削蒲蒻弱　展之
桃枝席簡　有次列成文
天子袞袞從㕣誤下同　冕負斧依　疏　故總言舊倒官正　裨衣　故比
方二字官補　刺之爲繡次

嗇夫承命　注　上擯以告李有於字疏同　天子　疏　云末未　擯承
命於侯氏下介　門行官改　西陳介從南鄉北
侯氏入門右　注　入門而李楊有　右執臣道不敢由賓之客張
從監本作之　位也卑者陸無　見尊奠摯而不授
四享皆束帛加璧　注　其次享三牲魚腊籩豆之實龜也
金也丹漆絲纊竹箭也方云注分三享無徵教削去三牲魚腊籩豆之實得之而仍以
龜金丹漆絲纊竹箭爲次享則非也凡此類皆每歲九貢之常不宜用享以義測之以馬以皮外三享則以寶
物良器然惟國之所有不致遠方難得之物以上供也　此地衍李無　物非一國所能
有唯國有李　所有分爲三享　疏　欲證三享爲正文也浦補
彼諸侯因國浦改　王爲官倒　祫祭而致之與衍　此因覲致之

者與浦改官仍上與字此改同　但三享在庭分爲三段一度致之
義疏云下文但言侯氏以馬出而不及他物是衹爲一享也然則三享蓋當三度致之　大小各
降其瑞一等若使卿大夫頫聘亦如之十字舊作若如此言浦改　鄭注云上
則侯伯子男之官補　臣各降其君一寸可知
公者衍　謂王之三公
奉束帛匹馬卓上　注　卓猶的也以素的一馬以爲上敖云
以一馬卓然居前而先行明其入不與九馬相屬也
侯氏升致命　注　至朱李皆作主金謂至字誤余案至字是疏明云至于三享正指此也張亦
從疏作至　于享　疏　璧琮受不不授官改　還爲輕財　璧琮初郎
不親受官改　不下堂而見諸侯也已

乃右肉袒　疏　葬其子於嬴嬴　博之閒　當云告王以國
所用爲者得非官改有得似不若本文　罪之事也
擯者謁諸天子　歸寧乃邦拜
侯氏再拜稽首出自屏南適門西下毛作一圓圍誤當依敖氏說增襲字而
復去之也
天子賜侯氏以車服迎于外門外　注　古文曰迎于門外
也敖云聘禮唯有一門此似當從古文　疏　蕃國據九州二字官補　外爲總名
路先設　注　亞之次車而東東　也　又何予與　之　多少
由恩思金改　也　疏　鄭引之者浦補　證重之爲善舊證重賜無數在車
南爲今從浦改　也

諸公奉篋服疏以其共言諸四伯華叔向二字浦補於是
郝奚老矣乘馹譯而見宣子郝奚曰夫謀而鮮解過
伊尹放太甲而相之下而衍太史乃又浦改居其右
使者出疏皆是成篇之法是五字衍官刪成禮也
同姓大國注據此禮云日金校改伯父疏是以云據此禮
云伯父同姓大邦而言者若浦改也案下曲禮東西二
伯不問同姓異姓皆稱伯父此語不知所出恐無此理
饗禮乃歸注上公三饗享譌下皆同官本改正三食三燕疏鄭
故所浦改引掌客五等饗食燕三者具有見王無故親
饗享之若王有故亦以酬侑官改幣之禮致之食燕公衍官刪

儀禮詳校　卷十　五

之禮見王有故以侑官補幣之禮致之
諸侯覲於天子方云記字宜冠此節之首注春會同則於東方云云
義疏云分四時而爲宮於四方覲是分朝宗覲遇而謂四方諸侯分來之見也多見其國已從上
曰深浦云案秋官司儀疏引此作從上向下曰深其義尤悉所謂明神舊倒李楊皆不
誤官從之也會同而盟明神監之則謂之天之司盟義疏云夏官戎
右會同充革車盟則以玉敦辟盟彼云則可見會同有不盟者則方明乃統上下四方之神非直以爲盟神也
疏四方又四方衍官去之四時分來故鄭會同皆言既朝
覲乃爲壇於國外也義疏云此壇即所以爲朝覲若覲於廟而又爲此則兩番執玉既嫌
於褻而天子亦何其不憚煩乎冬禮月與於浦改四瀆於北郊案職
方王會同或出畿在諸侯之國吳云職方氏無此文此約樂官改

解得名方明神之義二司天神司盟二字衍二司愼察官補不
敬者司盟舊倒官正察盟者則是謂王巡守及諸侯之盟
祭也者衍官刪
方明者木也方云自爲注釋記文多此類注上宜以蒼璧下宜以
黃琮而不以者則上下之神非天地之至貴者也義疏云上
下之神則何貴賤之別禮各有所主耳設玉者刻其木而著之方云言設則非略置
於木明矣且玉所以禮神也方明之木象神則禮神之玉亦不宜附著於木疏今於四西
方還依宗伯北面詔明盟官改神
上介皆奉其君之旂置于宮尚左注諸公中階之前北
面東上云云義疏云鄭本明堂位朝事儀之文明堂位別是一禮朝事儀乃取司儀職與明堂位之文

儀禮詳校　卷十　六

混合而爲之不足據也且此壇崇廣尺度經文甚明未見有所謂中階東階西階者敖云旂上左而公侯伯子
男皆就其旂而立則是五等之位自西而東皆北面與射人職言正朝之位云諸侯在朝則皆北面朝士職言
外朝之位云右九棘公侯伯子男位焉然則五等諸侯同在朝唯爲一列亦可見矣諸侯既入立于位王乃就
壇上三揖之
尚左者皆朱李者金校改建旂公東上古文尚作
上敖云上左云者以左爲上也宜從古文疏謂是浦改二伯初帥之各依
左右以推手曰揖引手曰擪撎敖云撎即揖字此當作擪此與
諸侯對面門官改相見故有降揖之事
四傳擯注是以記之覲云句官本誤以記之句絕去覲字以云字屬下誤覲字各本皆有
天子乘龍載大旂旂注亦誤石經李楊皆作旂金校改注則掌其盟約

之載書彼文無書　既盟則貳藏官校集釋依本文改貳但疏云司盟之官覆寫一通自藏擬後覆驗則注疏本自作藏然藏卻是貳兩者俱可通而藏字義較顯之　疏　杼抒上終

葵首

禮日於南門外禮月與四方疑嶽之誤五嶽尊於四瀆不宜有瀆而無嶽瀆於

北門外　注　變拜言禮者容客疏同朱李容金校改祀也　山川神

祇當作鬼神　疏　則有祀月日浦改與四瀆

祭天燔柴　祭地瘞瘞誤下同　注　則燔柴祭天謂祭日也

柴為祭日則祭地瘞者祭月也陳祥道曰經言祭天而鄭言祭日經言祭地而鄭言祭月且方明以象上下四方鄭氏則謂王之盟主日諸侯主山川王官之伯主月其說皆無據　其

神主上朱李楊主浦校改山川也　疏　各隨方而向浦改祭之　祭

山曰庪庪懸　云其盟揭其於官改著明者　燔柴在是官

改樂為下神之後　祭天曰日燔柴　以其前文天子

在國外官補　注為考績燔燎舊空浦補柴此又為祭日柴

又王官宮之伯

記當行提几俟于東箱　注　王即席乃設之也敖云依經文則是天子登

席於既設几之後　疏　几凡同下筵亦在東房　覲在文王舊空廟

中　則宗廟亦無箱夾之制義疏云此語大謬下云周公制禮東都乃有明堂無稽不根或人尤甚總由康成宗廟路寢制如明堂之語誤之　文王廟為明堂制官註

改者

偏駕不入王門　注　在左疏同舊皆在旁與己同曰偏同姓金輅

李路下同駕之與王同謂之偏偏舊脫李楊有駕不入王門

疏　依周禮巾中車掌王五輅

贊主于縶上　疏　此解侯氏入門右在　非謂絇約官改紖

只為縶者

方云此經自至於王郊始以前儀節一切不具必皆見於春朝夏宗之禮於此無庸覆出也敖氏謂無四時之別未之思耳中間儀節亦多漏略亦必互見於他篇而今亡矣

儀禮注疏詳校卷第十

儀禮注疏詳校卷第十一

盧文弨輯

喪服 金云石經及釋文俱題喪服經傳 第十一 子夏傳 下注字衍 鄭目錄 衣服年月親疏隆殺之禮 陸有也字下有喪必有服所以爲至痛飾也十一字各本無之疑陸所加 己棄 據疏補 亾之耳 疏 案 補 喪服之制在 補 成服之後則 補俱據通解續 宜在士喪始死之下 將由夫脩飭 官依彼文作飾 之君子與 三年之喪人道之至大 彼作文 者也 若全存 鄭本有居字 於彼焉已棄亾之耳 死者既喪生人爲 監有 制服服之者 所以首 苴官依彼文改 其內而 浦補 見諸外也 浦補 布有精粗 監本麤是此多改作粗不及具出 從斬至緦麻升數有異異 浦去一 者斬有正有 浦補 義不同 二字浦去 曾祖父母該 計官改 是正服爲夫之昆弟之子長 舊倒從監正 殤是義 緦衰唯有義服四升半 皆衍 冠七升而已 今此傳亦有 金校補 云出注 當作著 遞者意耳

喪服斬衰裳 注 明孝子有忠實之心故爲制此服焉 六字脫李黃有本見賈序 首經象緇布冠之缺項 義疏云緇布冠有缺項而纓屬之所以固冠也喪冠自有纓不藉經而固則首經與缺項不類矣春官司服職云凡弔事弁經服弁亦有經不獨冠也則首經之不從冠取象又明矣五服之外尊卑弔服皆加經則敖氏所云古未有喪服之時但加此經以表哀戚其說近之 疏 故退冠在下更見期 斬浦改 義也 是以衰涙

設以下疏校改 人功之疏 案下記云衰 褎浦金改 廣 彼作博 四寸長六寸綴之於心然衣亦 三字浦金校補 總號爲衰非正 浦金校改止案六朝唐人正亦爲止義不必改 當心而已 明孝子有忠實之心故爲制此服焉者案 二字補 檀弓云絰也者實也 下復出明孝子有忠實之心故爲制此服焉二句當刪去又案字亦可刪 問喪云斬衰貌若苴 案士冠禮緇布冠缺項 二字浦補 緇布冠冠 浦金補 之無笄者 以 浦去 彼 頍項爲吉時五字浦亦去之 緇布冠無笄 婦人亦有苴 首官改 經 傳左本右在下 苴杖竹也削杖桐也 方云土各有宜設無桐竹安得不以他本爲之 注 搹扼 扼張從陸扼下同 也 自傳曰斬者何至哭無時本一節而分三段此傳曰至亦不能病也爲首段絞帶者至外納爲一段居倚廬至哭無時爲下段音義及注亦各隨段分見唯疏則總繫於後標云傳曰至無時則賈氏舊式本如此金氏以爲因通解然通解疏各隨段分見今官從之而金以總繫於後者謂因通解其實不然又釋文所出經與注俱相間金又謂今本與陸不合不知金所見釋文又何一本也唯李本經通爲一節注亦總集一處恐金氏所記皆錯 傳 絞帶者 冠繩纓條屬右縫 注 屬猶著也通屈一條繩爲武垂下爲纓著之冠也 疏 吉冠則纓武別材凶冠則纓武同材 中補 節 將一條繩從額上約之至項後交過兩相 廂義疏改 各至耳於武綴之各垂於頤下結之 義疏云凶冠纓武同材以理揆之殊覺可疑蓋苴經大搹既以極麤之繩爲之經矣又以一繩爲之武是兩繩相累也兩繩相累則額不足以容而安之亦不固矣曰繩纓明乎纓之爲繩而武非繩也以繩爲纓唯一條屬於武而右縫之若吉冠則纓兩條結於頤下以是爲異耳 注 今之禮 浦據集說補家字案與疏不合 傳 居倚廬 歠粥

從弓者誤石經不誤下同翦屏柱石經同官誤拄下同楄 飯敖云當爲反文弨案白虎
通正作反俗本誤作及素食 注屋下壘陸同官校集釋改纍非墍爲之不
塗陸作涂墍 疏則各名浦金校從其人大小爲揾 謂七寸
五分寸之一也衍官刪中 削之使方者取母象於地故也
義疏云苴者不削削則去其皮而稍澤桐竹既分矣何必又方之乎方之則不可以如經之圍計矣 云
爵也者以爵浦改荅之 是亦浦改爲輔病也 此七者各荅
有義意 言其以道難去君 女子子嫁反及在父之
室第二段疏云絞帶者 馬焉金改鄭不言當依王義 則
要經五分去一爲絞官補帶 絞帶於集說有浦補虞後雖不
言所變 麤沽治浦改之第三段疏云居倚廬者 自未葬
儀禮詳校 卷十一 三
金從通解增以前二字案喪大記無倚本文作以於隱者爲廬 案周禮宮官
正云 寢苫者哀親之在艸官草非下同故也 雜記注浦補
所云 苄芐翦不納 云水飲舊倒浦正者 謂十三月服
七盛云八升冠 止上舍外寢之中 中月而禫禫官補而
飲醴酒 注盈手至異數此舊本經不分注亦不分之證也 鄭以浦補
官拚鄭字去之五服之內 案大戴禮云大功已上唯唯然金補
案疏所引大戴今本闕 弔賓從外入大金改門北面見之 二斤
爲三十二兩升衍 一銖爲十纍官作絫下同 拚升四銖八
纍添前四百五十六銖共得八字官增四百六十銖八纍
添前分得十九銖餘浦補官補酒 有四銖八纍在官補 分得

十九銖二纍將十九銖六字浦補添前四銖爲二十三銖將
二纍添前八纍則爲十纍則衍十纍爲一銖 以浦增一兩
添十九兩總二十兩曰溢 闇讀如鶉鴿今誤從合下同之鴿
屋下壘墍墍下同爲之 若然則以寢官補門爲中門
謂兩下爲屋謂之屋下義疏云注言屋下壘墍爲之似本在屋之下者疏乃以兩下爲
屋釋之非其義也 喪服總包天子諸侯二字當有以下
父 疏 則妾於君體雖不二字官補敵
君傳疏但士無臣雖有地不得君稱故僕隸等爲其長弔
服加麻不服斬也義疏云如特牲記士喪禮奔喪等篇士皆有臣凡士之禮事用私臣者不
少既委贄爲臣寧可不以君之服服之又緦麻章爲貴臣服緦大夫無緦服則爲之服者必士也士爲其臣緦
儀禮詳校 卷十一 四
曾是臣之服之也而僅弔服加麻云爾乎
父爲長子 注 不言嫡李適下同子 疏 若言大子則浦補校 亦不
通上下 第一子死也衍浦金校刪則取適妻所生第二長浦改
子者立之 傳疏以其父祖適適相承於爲金校改上 經云
繼祖吳云此釋傳耳疏目之爲經凡記傳亦稱爲經疏家之常 要適子死後乃立
適孫乃得爲長子三年吳云祖在則父不得爲長子三年以孫未爲適也所謂有適子
者無適孫也若適子死立適孫則爲長子三年者何人乎賈氏荅未檢 鄭注云官師中
下之士下
爲人後者傳 爲所爲舊脫釋文云爲所爲上于僞反注同下如字當據此補 後者
之祖父母妻 疏嫌言官改 謂妾子得後人則是二字金據補

適妻第二已下子不得後人　適子旣金校補不得後人
則金校補無後亦嘗有立後之義也　妻謂死者之妻卽
爲後者二字本作後人與上後人義不同而相混且義亦不顯當從通解改下於後人亦當作於爲後
者之母也
妾爲謂君
女子子在室爲父　注　女子子者女子舊倒據通典正疏同也別於
男子也　疏　論女子子爲父出及二字義不明官改及爲反或出及當是及
反在室之事　男子女子各名單稱子　今於女子別
加一子字故雙言二子字以別於男一子者、通已許
嫁者浦金校補女子子子官改十五許嫁而笄　乃嫁於與金

校改夫家也
布總箭笄髽衰三年　方云不舉此於妻爲夫之前何也婦人所異者惟髽與總笄退於後然後知衰裳經帶杖屨一與男子同而無容覆舉也不係於子嫁反在父室之後何也小記曰未練而出則三年旣練而出則已未練而反則期旣練而反則遂之概以髽衰三年則不足以該喪期之變矣三年之文至此始見何也與輕者舉也之然後可以包重也　注　箭笄篠李黃下皆有竹字也　則髽
亦用麻也蓋二字李黃無以麻者李黃有　凡服上曰衣衰戴改下
曰裳　疏　是箭笄金校補篠爲之一金校改也　二是者浦改成
服之後　男子髺髺下同髮與免、亦引小記說括髮
續衽鉤鉤下同邊傳疏則檀弓南宮縚縚之妻之姑之喪
士之與妻用象　故下小記云補下無折笄之法當記文故小記十一字

衍官刪浦同折吉笄之首是也　朝服二字浦補十五升　若據
其束本人入官改所不見　此斬衰總浦補六寸　大功當
與齊衰浦補同八寸小功緦麻舊緦麻小功倒同一尺
子嫁反在父之室　注　凡女行於大夫以上曰嫁行於士
庶人曰適人方云諸經言嫁皆通貴賤其別言適人猶娶之別言有室或授室耳鄭說嫁據齊衰
三月章傳云嫁者嫁於大夫其謂適人據齊衰不杖期章女子子適人者爲父母昆弟之爲父後者不知皆莽
敢所捨寢也如其言則嫁於大夫者雖父母之服可降乎　疏　至虞受官改後受以出
嫁之受　行於士庶人者當在下曰適人者從上移此　至於民
庶亦可同官改行士禮　若天子之女嫁於諸侯諸侯之
女嫁於大夫出嫁爲夫斬仍爲父母不降義疏云婦人出嫁則爲夫

服斬而降其父母期故雖王姬下嫁不更爲父母三年不以父母之爵位爲區別也卽世子衆子之婦未聞有異於舅姑之服也何獨於出嫁之女子子而特異之乎
公士李心傳曰以傳考之疑士卽卿字傳寫誤也方云詩書多言卿士諸侯之大夫入天子之國曰某士曰公卿則似專言王朝之公卿曰公士乃可包大國之孤及列國之卿　大夫之衆臣　注　公
卿大夫厭於天子諸侯故降其衆臣布帶繩屨義疏云天子不厭諸侯而天子諸侯乃厭公卿大夫乎蓋天子諸侯皆君道則全乎其爲君也公卿大夫皆臣道則雖有臣而不全乎其爲君也其臣但曰私臣而已故又別其衆臣而稍爲之降殺焉耳　疏　若然天子
諸侯二字衍官刪下公卿大夫　以其諸侯無公故以孤爲公
卿衍故降除金改其衆臣布帶繩屨　依上文絞帶菅管
屨　傳　近臣君服斯服矣敖云此諸侯之近臣從君服者也於此言之似非其類矣

云敖說良是喪服小記可據也此其錯簡與　疏　曲禮云大夫士彼文不名家
相長妾　不嫌相通通衍金校刪也　詩云雖彼文凡周之士
不顯亦世　漢時謂之不借不借二字補補者此凶菅菅有茶字
官改菅集說皆無屨
疏衰裳齊　疏　不見設人功之麤　直釋經　經　疏衰而已
今既父卒直伸三年之衰猶不伸斬者義疏云母與父為正體父
無厭母之法子為母齊衰三年以別於父見父之為綱而母則否也古無為婦人服斬之制賈氏不伸之說殊
為疣贅　傳疏履屨改金蒯席
父卒則為母　疏　直云父卒為母足矣而云則者欲見父
卒三年之內而母卒仍服期義疏云則者決辭非難辭也經曰父卒則為母正見

父卒之後而遭母喪即服三年也方云則者急辭也但父卒即得為母伸疏引三驗皆不可通　若前
遭父喪金校補服未闋　安解則文說義衍官刪多塗
慈母如母　傳注　此主補此以下俱據朱本及朱李諸本增改浦金同　謂大夫士補
之妾也刪無子二字集說有當從之妾子之無母父命為母子者其
使養之十五字補不命為母子三字補　則亦服庶母慈己者集說
有之服可也　疏　容子小未有所識乃命之或養子是然八字衍可刪
故先命母也　明三年之後不復如是也金校補　唯言
妾之子與妾相後事官改者　不命為母子以金校補慈己
加服小功　緦麻章云士為庶母緦麻章上舊衍士為庶母四字官刪
大夫之庶子為其母是大功二字衍也

母為長子　疏　母為長子在齊衰者補　傳疏　若然當云二字
金校補　夫不敢降
疏衰裳齊　疏　故須重列七服者衍也　傳注　問之者見朱李宋本
有斬衰有二三同　疏　故假他問己荅舊倒浦改之言也
冠升皆浦補與既葬衰升數同　緣謂喪服之內中衣緣
用布緣之義疏云傳言緣承齊衰大功小功緦麻之冠衰而及之則所緣者即屬冠衰矣且冠衰有
受中衣何必有受而云視其冠乎凡緣必視其所緣者稍精以為飾中衣用冠布而又以冠布緣之是無等矣
此既在喪服之內則是中衣矣而云深衣以其中衣
與深衣同是連衣裳義疏云注云如如之云爾而疏謂喪服之內則是中衣混而一之所
以滋誤　案玉藻云其為二字衍浦去長中繼揜尺　吉時深衣

即凶時五字官有中衣
父在為母　傳　父必三年然後娶達子之志也敖云三年後娶禮當
然爾非必專為達子心喪之志也若謂唯主於達子之志則妻之無子而死者夫其可以不俟三年而娶乎
疏　然必二字金校補　三年乃娶者通達子之心喪之志故
也　左氏傳晉叔向云王一歲一歲王倒有三年之喪二見昭
公十五年
妻傳曰　疏　傳意以妻擬疑母　案喪服小記云父在庶
官補子為妻以杖即位可知衍官去也
出妻之子為母　疏　子從而為之浦補服者也　傳　出妻之
子為父後者顧謂此當另為一節文弨案此為出母無服則非正列期章顧說不當從　疏

皆是在浦云衍旁而及曰施浦金校改之義
父卒繼母嫁傳注嘗爲謂母子
不杖麻屨者疏又云衍官去此章與上章雖杖與不杖不同
祖父母傳疏祖爲與孫止大功　祖至尊故二字浦校補爲
孫降至大功
世父母叔父母疏伯言世者欲見繼世也浦補　傳注世父
爲小宗與宗事者也衍李無　疏不直云何以言世父叔父
者浦云父下疑並脫母字　不言與父爲一體下者字浦云衍直言尊者
明與祖二字浦增父爲一體也爲與二尊爲體二字浦增　又見
世叔浦疑當有父字後並同今案此疏多省文只稱世叔與祖亦爲一體也　因

儀禮詳校　卷十一　九

世叔父補此不可省下同　加於世叔母　則當隨世叔父補此亦不
可省而服之、族人爲之月算如邦人下文校以後五服之外
皆來宗之八字補刪如字爲之補齊衰三月章宗子是也
云爲姑姊妹二字衍宋本注中已誤金云鄭於下昆弟節注云爲姊妹亦如之則此處有者誤且
下疏云義同於上章姑在室也則此之誤衍益明矣在室亦如之者　欲見及官有
時早出之義
大夫之適子爲妻　傳疏以官補受父之厭屈以衍官刪降無尊之妻
四字衍官刪　大夫之子爲從父昆弟在小功三字衍皆是也　公
之昆弟爲從父母衍昆弟是也　謂若此章下文浦改云爲人
後者爲其父母報又下文云女子子浦增適人者

爲衆子注女子子宋本重李有金云鍾本有下在室二字疏無今刪亦如之
疏及下昆弟之子者衍皆不發傳者　擇日日剪官從本文作翦
髮爲鬌鬌　其日日夫妻共食　妻官補退入夫之燕寢
乃食又下浦改云其非冢子皆降一等
昆弟之子浦云注及疏當在經下
大夫之庶子　傳疏以大夫適子得行大夫禮故父子俱
降庶庶又自相降也義疏云大夫之子得降庶又自相降者宗法自大夫以上彌隆而
適彌重故子不得不從乎父也父爲大夫子爲士葬以大夫祭以士則知大夫之子不得直用大夫禮矣如
大夫爲之亦皆浦改大功也
適孫　傳疏弟乃當先立與此不同四字金校補、故言周之道

儀禮詳校　卷十一　十

也　父子一體本有三年之情故特爲祖衍斬　故期衍不
得斬也
爲人後者　傳持特同疏重於大宗者降其小宗也　適子
人不得後大宗　疏此問答應在下雖兼母答浦依集說移此專據
父　齊衰三月章爲宗子宗子二字補之母妻是也　非
直有金補親昆弟　更一世絕服不復服浦金改來事　案何
休云小宗無後當絕故知後大宗與此義同四字誤浦校改五字也
遂廣申尊祖以及二字黄有宗子之事也　文王之衍世子亦
云　閑知之金改六藝知祖義父仁之理禮金校改　天子及
其始祖所自出三字補　若后衍稷契也　據鄭義帝嚳後

官無後字非是世妃姜嫄履屨青帝大人跡而生后稷　天子始祖所自出三字官有諸侯及大祖　又上祭別祖於三字補校刪大祖而不易

女子子適人者　傳注猶自歸宗其爲父後持服重者

疏庶履履懸絕　案雜記云與諸侯爲兄弟者服斬是婦人爲夫并爲君得二斬者方云婦人爲舅姑期則於君更無加隆之道大夫爲君居廬士居堊室庶人齊衰三月尚有等差而婦人之從服乃加隆於父母舅姑其義何居試思國君之女兄弟嫁於諸侯或鄰國之大夫而爲兄弟服斬何以對其夫與舅姑　父母浦補雖卒猶自歸宗

繼父同居者　疏　雖不如不嫁而浦校補聖人許之　傳　異

居則服齊衰三月也石經有張云脫　注　妻穉謂年未滿五十義疏云此言其極爾其實未滿二十三十四十者竝豚焉　夫天不可二此比俱浦全校改以恩服爾　疏　如卯浦改此父死爲之齊衰三月入浦改郎官刪案入字自可通　下文齊衰三月章繼父是也

爲夫之君　疏　欲明夫人命亦由君來求　問比此浦改例者　云從服也者官補

姑姊妹從末譌下竝同女子子

爲君之父母　傳注　若是繼體則其父若祖補各本皆有有廢疾不立　疏　不取受國於祖者若今君受國於禰八字浦校補祖薨則羣臣爲之斬　君爲之服斬則浦金校補臣從服

期也

妾爲女君　傳注　女君於妾無服報之則重降之則嫌義疏云報之則誠重也降之果何嫌乎豈其姊妹姪本有功緦之服者以其事一人之故而反不爲之服乎注說非也緦章貴妾之服夫君服之也敖氏引之蓋謂夫妻同服耳爲妾之有子者當亦同之　疏　無尊卑降殺則浦補大重也

婦爲舅姑　疏　使如事舅姑故婦爲舅姑五字浦校補在下

公妾大夫之妾爲其子　傳　妾不得體君敖云二妾於君之子亦從乎其君而爲之其爲服若不服皆與女君同唯爲其子得遂獨與女君異者則以不得體君故也蓋母之於子本有期服初非因君而有之故不得體君則此服無從君之義是以得遂也

女子子爲黃敖有其字義疏同石經無祖父母　傳注　經似在室傳似

已嫁敖云傳以經意爲主於適人者而發故云然

大夫之子方云此節爲大夫命婦者六字乃莽歆所增竄宜削之蓋公之庶昆弟大夫之庶子爲母妻兄弟已降列大功章母且降則世叔父母以下不待言矣試思母既降爲大功而於庶妹庶女之嫁於大夫者則加期設同時而喪居期將除母之服而留庶妹庶女之服乎設同時而有數喪諸姊諸姑之嫁於士者皆降爲小功而庶妹庶女兄弟之庶女嫁於大夫者反服朞羣聚於喪次不識其心何以自安又何顏而以對降爲小功者之戚屬乎　疏　故大太宗伯云　傳　無主者無祭主也

庶子不報言其餘皆報也方云傳本文宜止此其餘義悖辭舛全不可通　注　唯子不報男女同不報爾敖云謂男子爲父三年與期服異也傳以爲主謂舊作傳唯據浦金據各本校改女子子似失之矣　既以已出降大功　疏　此中無士與士主妻　故知唯據此四人而言

其有主祭者自爲大功矣千字浦金校補并去也字

大夫爲祖父母適孫爲士者方云祖父母適孫已明著於上經而復竄此以爲尊同不降之證如其言則祖父母之爲庶人者亦降矣凡此荒謬皆莽歆所竄入

公妾以及士妾　傳　妾不得體君得爲其父母遂也方云敖謂女君雖體君亦未見有尊降其私親者是也莽不欲爲母服故又竄爲此傳以示妾不得體君故得爲父母遂與攝皇帝與尊者爲體不得爲父母遂反對也　注　然則女君體君二字浦校補有

以尊降其父母者與　疏　一則以女君不可降其金校補

父母

疏衰裳齊　疏　此及下殤傳盛改　大功皆不言冠帶者　服

天子亦如之也浦去

儀禮詳校《卷十一　十三

寄公爲所寓　傳注　至葬又反更李作反金云吳本同　服之　疏上

已　以釋變除

丈夫婦人爲宗子　傳疏　今宗子母在未末　年官作年未　七十

宗子母年浦校補　七十已上

爲舊君　傳注　仕焉而已者謂老若有廢疾方云以老疾致仕其於君夫人之服宜一同於有位者惟以罪廢故不敢與士大夫同服以爲君之母妻觀之則未去國也又以身在外而妻與長子在國者是田里未收反不反未定者也獨舉舊君者終焉是終去不反而妻子亦從家者也故惟服舊君而君之母妻則無服焉身　疏　以本義合但衍黃無服舊君而妻及長子則不服焉

今義已斷

庶人爲國君　疏　庶人在官者三字浦校補　謂府史胥徒　則

庶人不爲君杖服斬　則下同於民

大夫在外　傳疏　而皆服齊衰補　三月故發問也　謂諫

爭而補從臣衍俱浦校文弨案疏以妻是本國之女故爲服此解猶未爲切當惠氏有說今錄於此云案白虎通臣待於郊者君不絕其祿以其祿參分之二與之一而與其妻長子使終祭宗廟然則大夫在外其妻長子爲舊君服齊衰三月者猶有宗廟存焉君不絕其祿也此說於所以爲服之義尤切

繼父不同居者　疏　但章皆有傳惟庶人爲國君及此經

文繼父金校改　不傳者

曾祖父母　傳注　據祖期則曾祖宜脫各本有　大功高祖宜小

功也曾高　祖高曾　祖據通典先曾後高與下言曾孫乎孫語相貫　下　皆有小功

之差　疏　其在天地之中者據本文補　是本爲父母期而

儀禮詳校《卷十一　十四

二字浦校補　加隆至三年　尊此舊倒浦校正　尊者也

舊君　注　大夫待放未去者義疏云傳言已去注何以言未去乎若未去豈煩君之埽其宗廟邪且去國之道多端豈必皆待放者乎　疏　本爲君埽歸下同　其宗廟爲　疏

服　傳　大夫去君埽歸石經李楊本皆作埽下同又見孔叢子　其宗廟

上云　補　仕焉者　是以此浦補　舊君唯有大夫也

曾祖父母爲士者　疏　以其言曾祖爲士者故知對下浦補

大夫下脫在此浦移上　爲之服方云此言爲士者將母爲庶人者遂降而無服乎抑易以他服乎凡此類皆以爲莽事比證必非禮之本文

女子子嫁者　疏　女子子有未補　嫁逆降之理　傳　嫁者

其嫁於大夫者也未嫁者其成人而未嫁者也敖云傳意謂嫁

於大夫者雖尊猶不敢降其祖然則大夫妻亦有降其本族之旁親與士妻異者乎又所謂成人而未嫁者與其不敢降之意九不相通傳似失其旨矣義疏云大夫妻於本族之旁親不降者父族之爲士者不以其嫁於大夫而爲之加服故還爲父族服者雖旁親無降之之法也方云此傳二句皆歆所竄 注 此著者依宋本改疏同 不降明有所降 疏 是以官改 舉尊以見卑 及

又 女子子爲祖父 下傳亦不敢言降其祖父九字衍官刪 母 傳亦補 不言不敢降其祖父母 二字補官校云上經傳已明明言之奈何不檢

大功布衰裳 注 其鍛治之功麤沽之 集說也非 疏 以其本服齊衰期斬 斬疏麤官改齊 皆不言布與功 未可言布體與人 大功

子女子子 注 可哀 補 傷 殤疏同 者 疏 欲使大功下殤 爲金

儀禮詳校　卷十一　十五

校改 有服故也 傳 故殤之經不樛 敖云當作樛檀弓云齊衰而繆經正謂此也 垂蓋未成人也 不滿八歲以下皆 石經有 爲無服之殤 注 不樛垂者不絞其帶之垂者雜記曰大功以上散帶 義疏云注以不樛垂者爲要帶經雖以經該帶然正言經者必首經也夫要帶豈可以九月之久而終不絞之乎檀弓繆經與環經對言明非要帶彼注云繆當爲不樛垂之樛彼此互證足以明之矣此又引雜記何耶 疏 不止 官改正浦疑不止當倒作止不 依以日易月而哭 至小祥又 及 以輕服受之 今於殤 人衍 喪象物不成 不絞帶之垂者 官有 凡喪至小斂皆服未成服之麻麻經 二字 浦金校補 麻帶 要 官無 至成服不絞 則官改不絞 與成人異也 哭之一日也者 官有 又 及 云女子子者殊之以子屬適

庶也 補 者 官有 爲子中通有長 之衍 適若 然衍 成人爲之斬衰三年 如 與 穀物未熟同故 舊倒官正 入殤大功也 殤之期親則以旬有二 三 日哭緦麻之親 者衍 則以三日爲制

叔父之長殤中殤 夫之昆弟之子女子子之長殤中殤 敖云此上當脫昆弟之子女子子七字以小功章下殤例之則此服亦夫妻同也 其長殤皆九月 月字內作兩點爲下並同 疏 經之有纓所以固經 義疏云經以有纓無纓爲重服輕服之別非藉以固經也如謂以固經而已則小功以下之無經者其謂之何 則知成人大功已上 下 經有纓明矣

大功布衰裳 注 受猶承也 此下凡天子諸侯至末宋本在下注之下李本亦然金亦

儀禮詳校　卷十一　十六

謂脫誤在此文昭細審當以在此者爲是宋本不可從 非內喪也 古 金誤作今 文依此禮也 六字脫宋本李本皆有官校集釋疑古文下有脫文 疏 注受猶至喪也 據此則注疏本元無古文依此禮也六字 前殤章 三字官補 既略於此具 其官改 言 已 以 於斬章釋訖 傳疏 正 官改止但唐人多作正如前疏經正言三月者 亦以止言爲正言不必改 據受之下發傳者 不言受麻以 補 葛云又受麻經 補 以葛經 大功 小金改 與小功初死同

從父昆弟 疏 故傳不 舊倒今正 問

爲人後者 傳 疏 爲人後者於昆弟降一等 者衍

庶孫 疏 庶孫從父而服其 浦補 祖朞

文子子適人者 注 父沒乃爲爲 盛補疏同 父後者服期也

疏女子子反爲衆補昆弟在此者
姪丈夫婦人報 傳疏姪之二字浦金校補名唯對姑生稱
夫之祖父母 疏故妻補爲之大功也 傳注道猶行也言
婦人棄姓無常秩嫁於父行則爲母行嫁於子行則爲
婦行上二十四字依通典集釋通解續補下補者亦同謂弟之妻爲婦者卑遠
之故謂之婦朱子曰反言之非爲卑遠弟妻而正謂之婦也注疏皆誤嫂者尊嚴之
稱是嫂亦可謂之母乎言不可十一字補嫂猶叟也叟老人
之李有稱也 疏婦爲夫之諸祖父母報服官改
大夫爲世父母 爲士者方云前於齊衰章竄入爲祖父母適孫爲士者一條此節
又增爲士士者二字皆莽歆所僞亂使學士疑惑者也

儀禮詳校 卷十一 十七

公之庶昆弟 疏今繼兄而言昆補弟 又大夫卒子爲
母妻得伸其本服二字金校補 云其或爲母謂妾子也者
以下其爲妻昆弟其禮竝同又於十一字衍浦刪適妻君大夫自不降 傳先
君餘尊之所厭方云義別有在傳失之 疏以其父公在爲母妻
厭在五服外父公卒猶爲餘尊之所厭 此傳云而降
遂言不降者也浦疑文有誤 未悉父公官改下同爲何人不降
適昆二字官補弟浦亦疑文誤 欲見適中非一二
皆爲其從父昆弟之爲大夫者方云伯叔父昆弟姑姊妹皆降而從父昆弟之
爲大夫者不降此奴隸所不能干也而聖人制爲典禮乎 疏雖適不降同等浦金校補
故也

爲夫之昆弟 注婦人子浦金校補者女子子也
大夫之方云此二字亦竄入妾爲君之庶子 注妾爲君之長子亦
三年等
女子子嫁者未嫁者方云三字亦竄入蓋欲見許嫁於大夫即逆降其親屬以爲莽奉養
皇太后不得私服其母之微也 傳妾爲君之黨服得與女君同方云此傳
前後皆莽歆增竄惟二句爲經傳本文 注此不辭卽實謂爲浦改妾遂自
服其私親當言其以見各本作明疏同張從陸作見此從之下同之 疏得
與女君同者衍 爲其父母昆弟之爲父後者也衍 皆言
其以明之妾爲私親四字浦改作之 不得合云一二人是二人爲
此七人等逆降者也補

儀禮詳校 卷十一 十六

此上兩條舊文爛脫而今本所傳鄭注又多錯誤今
從女子子起具依鄭注次第列之
女子子嫁者未嫁者爲世父母叔父母姑姊妹傳曰
嫁者其嫁於大夫者也未嫁者成人而未嫁者也 注
舊讀合大夫之妾爲君之庶子女子子嫁者未嫁者
言大夫之妾爲此三人之服也下言爲世父母叔父
母姑姊妹者謂妾自服其私親也此不辭卽實謂妾
遂自服其私親當言其以見之以下無更改朱子云女子子適人者爲父
母及昆弟之爲父後者已見齊衰期章爲衆兄弟又見於大功章惟伯叔父母姑姊妹之服無文而獨見
於此則當從鄭注之說無疑矣

大夫大夫之妻至嫁於國君者方云大夫爲世父母叔父母子昆弟之子已前見則其妻與之同服女子子已在其中矣公之昆弟大夫之庶子爲母妻已前見此補所未見宜舉昆弟昆弟之子而後及姑姉妹女子子幷歆欲實其嫁於大夫之說故專舉姑姉妹女子子而幷大夫大夫之妻大夫之子公之昆弟混而同之竟忘大夫之子公之昆弟於昆弟昆弟之子之降服不宜竟不見於經又忘大夫之妻於姑姉妹宜降在小功而與女子子異先儒皆習而不察若果行此則於不降者爲附勢爲過情於降者爲寡恩爲悖義國君卿大夫父子兄弟戚屬之閒離心離德豉釁百出而禍亂隨之矣疏此等姑姊妹補同下已下今得在大功夫科中者傳諸侯之子至末方云此傳當繫公之庶昆弟大夫之庶子爲母妻昆弟下以竄入諸條簡錯在此注不復得祖公子者又下句不復祀別子也復舊亦作得陸作復扶又反張云不得者禁止之辭公子禰先君公孫祖諸侯於禮爲僭禁之可也若公子之子孫有封爲國君者則後世不祖公子人情然也何用

禁爲不復云者蓋既祖此則不再祖彼焉爾此二句之得應改復從釋文疏以諸侯絕旁期服大夫則大夫補移正降一等各自以爲尊尊補補同故服之也夫人世子補重四字亦同國君君亦官改既不臣當服本服期其不臣者爲君所服當服斬義疏云君所不臣則君臣之分未定而爲之服斬則與夫見爲之臣者何以別乎繼世至孫漸斬改金爲貴重子亦不敢服也者然衍既不祖禰四字校補金先君當立別子已下但不得祖禰舊倒官正先君也云則世世祖是人不得當復爲祖公子者此謂祭祖禰但不得禰祖先君也此謂十四字衍官刪鄭解傳文也不得當作復祀別子也者此鄭解傳語義語官改疑當爲傳義云因國君以大祖二字衍尊降其親自諸侯

臣之子已下

總衰裳疏此不言帶屨者案下傳云小功之總也則帶屨亦同小功可知故云前齊衰章傳云帶緣各視其冠記云總衰冠八升則此帶亦八升矣又此承大功之下疑其亦用總縷與齊衰三月者同也傳曰總衰者何以敖句小功之總也疏故此云官改注亦云治其縷如小功縷如或加改三升半

諸侯之大夫傳以時接見乎宋本于天子注則其士庶民不服可知方云總衰七月在大功之下小功之上則士服總五月以別於庶人之齊衰三月無疑矣使從君朝覲適遭大喪士獨吉服不惟不可以列朝夕哭位卽行於道路出入於客館亦顏而無所容而大駭人臨者之觀聽矣傳以接見天子爲義已失經指注疏遂謂士庶人無服又云大夫未聘於天子者亦無服悖

謬極矣疏以官有時復衍會見其問頫天子禮

小功布衰裳疏降在外衍小功但補改禮疑是經言小功者對大功自上士官改以來四字補作上章皆帶在經下又入不言布帶與冠文略也未知帶得與齊斬官改下同衰下殤小功同不絕本不則知大功長殤舊倒中在小功者經輕帶無本也經注專據齊斬衰下殤小功重者而言其中兼無官改有大功之殤

叔父之下殤爲人後者爲其昆弟李云此下少之長殤三字從父昆弟之長殤方云本期大功再降而服同必有譌不可強爲之說或曰從父昆弟衍敖云爲從父昆弟者異人也經文省耳其姉妹之殤亦如之疏此經自叔父已下至女子

子之下殤八入人　長殤中下金校改殤大功已在上殤大
功章　今長殤中殤二字黃有小功故在此章　傳疏下文發
傳在婦人爲夫服之親服官補下
爲夫之叔父　疏注主謂此婦人爲夫之黨類
昆弟之子　丈夫婦人之長殤方云男女未成人或凶荒殺禮或孤幼無依先
期而早婚既爲丈夫婦人疑不當以殤降故著之也
大夫公之昆弟大夫之子爲其昆弟庶子惠云昆弟庶子謂昆弟之
庶子大夫降在大功長中殤在小功方云大夫之子又分而爲二庶子爲適昆弟之下殤尚有服而適子於昆
弟之中殤下殤則無之小功不廢祭何故創此悖情逆理之制乎疑亦爲尊同不降之證　注　公之
昆弟不言庶者此庶無同　疏　服無所見也　疏　故長殤在

儀禮詳校　卷十一　圭

浦金校補下同小功中殤補亦從上　同等則期不降　而有
兄姊弟殤者　今云殤死者謂爲浦改若官有士若不仕
則亦是有德未二十爲士者謂若士冠禮五字衍至二十乃冠浦自
則亦是有德以下二十一字依通解續皆節去交昭細審止謂若士冠禮五字重複可去耳若有德未二十爲
士者正證有爲士而殤者何爲去之　妾子爲母見浦改則厭不伸　爲昆
弟已下長殤並同舊並同長殤官移正　謂嫌言改官　適子不服之
小功布衰裳牡麻絰卽葛五月者補　注　因故改衰以
就葛
從父姊妹孫適人者舊截孫適人者別爲一節義不可通義疏本連引敖說云三者適人
其服同此下注與疏亦當合而爲一

爲外祖父母　疏　發問者是傳之不得決此七字衍以云衍皆浦校　外親之
服不過緦麻
從母丈夫婦人報　疏　從母報姊妹之子男女同補也
傳疏見親有舊倒官正并夫與字丹名
夫之姑姊妹　傳　娣姒婦者弟長也方云弟長謂兄弟之友恭也緣弟長之義
而制娣姒之服以教親睦也　疏　是據二婦年大小爲娣姒不據夫
年爲小大之事也官校云此論殊繆方云春秋傳穆姜稱聲伯之母爲姒叔向之嫂曰長叔
姒生男似據二婦年大小而曲禮曰坐以夫之齒豈坐則從夫之序以正家則而稱則從己之年以示撝謙與
大夫大夫之子　適士方云當作人傳寫之誤也或劉歆增竄以爲尊同不降之證注
疏又從而爲之辭誤矣者　疏　姑姊妹女子子補本期

儀禮詳校　卷十一　圭

大夫之妾爲君之二字各本脫石經初刻有之案注云君之庶子則此二字本有明矣庶
子適人者　注　其嫁於大夫亦大功方云大夫之妾爲君之庶子大夫功則庶女
適人者自當小功注疏之誤皆由惑於尊同不降之說耳
君母之父母從母　傳疏　君母不在則不如加　其己母
之父母或亦兼服之若馬氏義君母不在乃可伸矣吳云
兼服之說非馬氏是
君子子爲庶母慈己者　傳注　此之謂也其可者賤於諸
母謂傅姆之屬也十三字據宋本補李本亦有疏中述注九可據官本但補謂傅母之屬也
亦未全　不言師保慈母居中服之可知也義疏云內則言子師慈母
保母蓋國君之子備此三者若公子之子大夫之子則三者不必備卽備亦不必概爲之服服慈己者而已

疏 仍服庶母緦麻也衍如士禮 則君子子亦二字浦補以
士禮爲庶母緦也 以其大夫公子適妻子官補 云必
求其寬下當從寬裕下同誤從示 子師教敎示以善道者 又
云其次補爲保母者 證三母外中又有此母也 傳
傳 云以慈己加者 非官補此經慈母以其無服故也
緦麻三月者疏 故成人小功與於官改 此緦麻有經帶可
知 傳疏 不治其縷哀衰下有哀字俱誤衰在內也 縷則澡繰官改
治
族曾祖父母 注 亦高祖之孫祖父之從父昆弟之親也
十字官據疏補 疏 鄭彼注高祖曾祖二字補 皆有小功之差老下

同 上連祖父之從父昆弟爲義句也二字衍 故云下亦高
祖之孫也
從祖姑姊妹 注 不見中殤李有者字金校補 中從下
從父昆弟姪方云姪字或衍或姊妹二字傳寫遺其一而又譌焉 之下殤 注 言中
殤者明金校補李有 中從下 疏 姪者爲姑之出降大功長
中殤小功故下殤在此也 義疏云姪爲姑之下殤小功據在室者降之也姑爲姪之
下殤緦據已已適人而降之也疏以姪爲姑釋此非其次也當云姑爲姪成人大功長中殤小功故下殤緦
長中補金校 殤在小功
庶子爲父後者 疏 此謂爲無冢適 傳注 大夫卒庶子爲
母三年也疏有李同金校補 疏 以其父在大功功章云大夫浦云或有大

之庶子爲母是也十三字在此下 言唯君所服伸君也春秋之義有
以小君服之者時若小君在則益不可據彼二文而言
長疏云庶成注服問云伸君未知所伸何服若如士之子服緦則近臣無從法且練冠既葬而除與緦三月之
帀去其與幾何而頓謂之伸哉婦人未有以母厭人者謂以小君之存沒而有異非也
士爲庶母 疏 當由云官改 大夫已上不服庶母 故詭作官
變 例言士也 傳疏 以有其母名故有服
貴臣貴妾 注 此謂公士大夫之君也 吳謂大夫服緦者必其本服小功者也此經當亦謂士非大夫敖云此與下乳母俱蒙上士爲之文蓋經本相屬而注家離之耳 士卑
無臣則士妾又賤不足殊 義疏云曲禮曰士不名家相長妾士之職位未宜有所降生不名者死則以緦服之宜也 疏 妾亦隨之賤刪者官

乳母 義疏云士爲庶母貴臣貴妾乳母經本連文傳注家離之耳 疏 云謂爲養子
者有他故者
從母昆弟 疏 因用 從母有母名而服其子
甥 疏 舅謂爲姊妹之子
壻 傳 何以緦也石經無也李黃同
姑之子 傳疏 以出外而生故曰也金校改 外兄弟
舅 注 母之昆兄宋本昆戴云玫篇內及爾雅釋親皆不稱兄弟母妻之黨姑稱之不宜遹同弟
夫之姑姊衍敖疑 妹之長殤 疏 釋曰二字當補
夫之諸祖父母報 注 諸祖父母者夫之所爲小功從祖
祖父母外祖父母 義疏云夫爲外祖父母小功從母而服也妻焉得累從而服之而外祖父

母父焉得爲外孫婦報乎若專指從祖祖父母則諸字無著落敖氏疑其文或誤且脫近之　疏　夫

之所爲小功者妻服之舊作夫之姊妹成人婦爲之小功長殤官去其十二字改此

入字黃唯服之二字無降一等　更爲成人二字官疑誤而言

君母之昆弟　疏　以其上連君母浦補之父母故也　傳　疏　與

君母之父母同官有故亦同浦移上取於上傳解之也

從父昆弟之子　傳　齊衰之殤中從上大功之殤中從下

義疏云此二句疑當在殤小功章爲夫之叔父之長殤之下以其爲婦人爲夫之親服之凡宜見於首條也

注　齊衰大功皆服明疏服李同其成人也　疏　即云齊衰

之殤中從上者官有乃是婦人爲夫之族著殤服補法

爲下婦人著殤服而發也浦之改　若然浦補　此則官改舉上

以明下　又上文殤小大功章已發傳　從夫服而衍降

一等

記公子爲其母　爲其妻縓敖云亦當作練冠　注　三年練之

受敖作宋飾也　疏　云練冠麻麻衣縓緣緣者　以經有

二麻字浦補上麻爲首經要經腰官改此經例作要經也浦補　鄭云麻

在首在浦補要皆曰經　以其此言麻緦麻亦云麻三字浦補

又見司緦浦改服弔服環經　故知此已當小功布也

子游麻衰衣浦改　禮之通例麻衣與深衣三字浦補制同

又以此爲異也浦校去此句下改云此三者之衣皆用以朝服十

五升布補十一字皆以改皆用　六幅破爲十二幅　對朝三入爲

纁爲淺絳　故特特爲人初死深衣之飾　必服麻衣

縓緣衣者　傳　疏　鄭意注官改朝傳云　卿大夫三月而葬

之衍王制文

大夫至降一等方云觀此記而經傳中本無尊同則不降之文記皆補經之缺且記禮之變也

如降服中有尊同不降之例則變中之再變且爲經文所缺必特書而詳闕其義矣葬敘於經傳徧布增竄而

獨於此記遺焉作僞者必有時而敗露耳　注　以此求之也李無　疏　公之二字

浦補昆弟以旁尊降・上經嘗當浦改已言訖　及下文爲

人後者於爲兄弟皆非專據二字浦補小功已下

爲人後者於兄弟降一等報於所爲後之子補兄弟下之

子二字衍依通典載賀循所引改今李本從之若子戴云古人昆弟不稱兄弟凡稱兄弟皆疏遠者上衍

注云兄弟猶言族親是也於所後之子兄弟若子所爲後之子者其女子子也所爲後之兄弟則其族親也舉

遠以該近之辭若言兄弟之子則義不可通矣通典載賀循引喪服制曰爲人後者爲兄弟降一等報於所爲

後者之子兄弟若子其所見記文未𢒑誤今據以訂正案石經已誤疏亦沿誤此條當附載於後　疏

恐本親爲宗子有不敢浦補降服之嫌

兄弟皆在他邦　注　若辟仇官本辟疏竝同　傳曰何如則可謂

之敖云謂之疑當作爲兄弟者爲兄弟服也爲兄弟　疏　嫌大功已上又加

也者舊倒官正下鄭亦據於此兄弟加一等發傳者十三字浦校刪嫌大功已上親則

親矣

朋友皆在他邦　注　謂服浦衍疑無親者　舊說云衍李無疏亦當刪

以爲免象冠　疏　括髮據正衍主人齊衰已下　以雖有

子是三三年之人　以其又有浦金改無大功已下之親
朋友麻注　緦衰麻同疏也　當事則李乃弁經　或曰素委
貌冠如加朝服　卽士弔服疑衰素裳冠則皮弁加經
六字脫李有吳撥周禮春官司服疏引有此句當補入　疏　朋友成之禮運無此文
以三十官補下同浦皆作十三升布　故泰秦誓武王告諸侯
無有事其布哀在外　當事則乃弁經　及殯時乃及金
校改弁經非此時浦補則皮弁　故向浦補下取疑衰爲弔服
也　此破舊人以言朝服　近士之弔服素下二字衍　不
著疑衰裳而用素裳浦金補　則其弔服浦二字素冠舊倒官正
委貌　其服則白布深衣以白布深衣五字浦補庶人之常

服　或有解云有經無有帶但袒浦金校改　弔服既著衰一
其弔服之除舊倒浦正　其服亦當既葬除之補矣
君之所爲兄弟服疏　室老似正止浦校改君近臣
夫之所爲兄弟服妻降一等疏　疏釋曰妻從夫服至當是夫之從母之類乎共六
十六字當在此節舊誤倂在下節疏上官改正
庶子爲後者　疏釋曰云庶子爲後者起
宗子孤爲殤　疏　以其父在有無適子一　則姑始爲之小
功　以其絕屬者猶服浦補齊衰三月　乃始受以大功
小功緦麻齊衰浦改官改之衰也　以其成人小功五月至下浦改殤
卽入三月是以與絕屬者同皆衍　大功衰小功衰皆浦補三

月
改葬緦注　將亾失尸柩者衍也言補皆浦金依黃校李同　改葬者
疏　士用豚肫浦金改三鼎
童子唯當室緦疏　年二十敦故行孝弟　云補與族人
爲禮於有親者　又爲二字浦補與族人補　爲禮而爲服三字衍俱浦
校　故服之也
凡妾爲私兄弟注　然則二字宋有李同浦金校補女君有以尊降其
兄弟者謂士之女爲大夫妻　義疏云士女爲大夫妻無降其父族之昆弟者惟諸
侯夫人天王后則不爲昆弟服耳凡者凡大夫與士之妾與
大夫弔於命婦　疏　知此不弔命婦不補俱官本　爲命婦夫死

者　爲其妻往則服之降於大功官改　出則否　傳　注　雖唯浦金改　當
事皮弁錫衰而已　則如朋友服矣浦李黃有金補　疏　鄭云
謂之錫者治其布使之滑易　敖疑經麻之有錫者也有錫當作滑易引鄭司農注
司服職爲證不知鄭取滑易以人易曉耳此經若本作滑易注更何用費詞乎　有事無事皆
皮弁錫浦補衰　故特傳傳浦改傳與附同官改特爲於不改傳字　釋錫衰後
女子子適人者　疏　則補浦齊衰已下皆與斬同一尺　其
緦斬衰以已六升長六寸鄭注緦六升象冠數則齊衰
緦亦象冠數補八字　筓緦與斬齊衰　長短爲差　則髽
有著筓者補明矣　傳　吉言筓者象筓也　注　櫛筓者
以櫛之木爲筓或曰榛筓　敖疑櫛卽榛因聲相近而轉爲櫛　女子子

可以歸於夫家而著吉笄朱本以下吉笄尊變其尊者婦人之義也十二字在折其
首者爲其大飾也句之上李亦同今案其語意似今本爲是若不先言折其首則所謂變者何指疏順文爲釋
與今本相合必不可移轉　據在夫家宜言婦終之者終子道於父
母之恩吳云謂婦於舅姑則以惡笄終不比女爲父母吉笄折首也注似未得傳意　疏案
記自云惡笄之衍有首也衍卽惡笄自有首明矣　文妾承
惡笄之下　彼樿木與象櫛相對此櫛笄與象笄相對
八字浦校補　但此用樿木彼用榛櫛木不同耳　若今刻
鏤摘頭矣者補惠云鄭以摘之頭解笄之首續漢志云摘長一尺爲簪　但以出適
女子子補與在家婦俱著惡笄　以女子外成既以哀
殺事人可以加容故著吉笄仍爲大飾折去其首方云女子
儀禮詳校　卷十一　廿九
居父母之喪衣哭後或以事暫還夫家故易吉笄蓋恐舅姑以爲嫌耳其事畢而還父母家仍宜惡笄
若婦人不同衍對男子然衍
妾爲女君　疏妾爲女衍君之黨補盛刪改服
凡衰外削幅　疏裳補金內削幅者亦衍　則二七十四丈四尺
衍　故須辟積其補金要中也　案曲禮云補以脯脩修
置者　鄭云屈中曰云朐　辟攝補補兩邊相著　六衮
冕與爵弁爲祭服皆是不云玄端　其他餘要閒已外皆
辟積無數似喪冠服三辟積吉冠辟積四字浦金校補無數也
若齊疏以其上浦止改下衍金校不齊　則沒去齊名亦
而金改齊可知也

適博四寸注則與闊李云或作闊盛從之中八寸也　旁出衰外
疏有官補　疏謂彼比金校改負前衰而言出也
衰長六寸注後有負版板疏同
衣帶下尺疏此謂衣帶舊倒浦正之帶　人有麤細取足定浦
金改爲限也　踏見裹表官改衣
衽二尺有五寸注燕尾二戴改尺五寸　疏乃向下二字衍浦
校邪向下一畔一尺五寸　垂之向下掩裳兩相下三字
浦校補　際不合之處四字浦校補
杖屬幅疏謂整幅二三浦改尺二寸
衣二尺有二寸注加闊李云賈氏作闊其說是中闊中李黄皆作辟領八寸
儀禮詳校　卷十一　卅
疏云加闊以下數闊字皆當作闊方合中八寸者
袪尺二寸疏喪時拱向右也以下以袪橫既與深衣尺二寸既據橫而言十五字衍
官刪不言緣之深淺尺寸者袪據橫而言袪橫既與深衣
尺二寸同十五字官補　緣口深淺
衰三升疏其冠六升者衍浦校衰異冠同者　齊衰服金校改之
降服四升　云斬齊金校改衰正服變而受之此服也者
齊衰四升注此謂爲母服衍疏同浦校也
繐衰四升有半注此謂宋本李黄皆有金校補諸侯之大夫
大功八升注斬衰受之以已官改下　疏既葬以其冠爲
受五字金校補受衰十升　冠與降大功同止上校二等者

正服小功冠衰當同十三升義服小功冠衰當此當字誤

在冠衰上今移正十四升　進正大功冠衍金校與降大功同　此

哀衰之發於衣服者也

儀禮註疏詳校卷第十一

舊說云衍以爲士弔服布上素下云衍或曰素委貌冠加朝

服者補删不必從　此補在二十七頁前八行此破舊人之上

儀禮注疏詳校卷第十二

盧文弨　輯

士喪禮第十二　鄭目錄　喪於五禮屬凶李有禮字浦校

扮案疏無　疏皆錄之於此二字舊作是以浦金依黃校改金又補上篇二字亦本於通解續文弨案此下有下字云下殯後論朔奠云云疑篇字當在下字下屬下句既夕目錄云士喪禮之下篇也可爲證　又喪大記云君沐從术譌下沐浴皆同及梁　士喪

禮沐稻從白譌　匕則以緇長半百浦金校改幅　故得同

赴附於君下之臣二字盛云衍

士喪禮死於適室注　疾時處北墉牖敖本墉金載沈氏形說亦以墉爲正此處釋文墉作牖官本從之然非注疏本之舊　下死而遷之南陸李黃俱作當浦據改但疏中

自作南亦可通牖下　疏　自此盡帷堂論始死招魂楔齒二字浦增

綴足設奠帷堂之事　疾時處北墉牖官改下　是以疑倒

故在正寢　下莞上簟簟　下官有鄭云小斂之衾當陳

是者官改不用小斂衾　言大斂所并補用之衾者　今

始死金於此下校補小斂之衾當陳故不用小斂衾以其大斂未至且十九字今案皆具上文黃氏刪去上文故於此始約載之今不當補入用大斂一衾以覆尸　一衾承尸浦金改

薦於下

復者一人疏　復者多少各如其命之數義疏云案復者士一人意大夫而上至諸侯天子亦不過二人周官夏采止有下士四人祭僕止有中士六人隸僕止有下士二人安所得多人而用之一人持衣一人徒手從而共招之疏謂復者多則重用上服以充其數未必然也　復者

小臣則黃無浦因刪以下無首亦有則字耳然古人多不拘士家不得同僚爲之
冀精神識之而來反依衣官改以其事死如事生故復
者皆朝補服也 又隸僕云大喪復於小寢大寢二字官據
彼文當有陳服於房中西墉墉浦金改下 卿大夫爵冕亦皆
二字金校補爵弁 案雜記云復衣夫人稅與褖同此作稅仍本文官改褖
欲與下文不互異耳衣揄狄鄭注云自三字官補鞠衣展衣四字刪其褖衣上官補
至揄狄是侯伯夫人 二王後后 孤之妻與九嬪殯
升自前東榮 疏 謂大夫士無采地者則此升屋之時使
狄人設梯義疏云士當私臣隸子弟爲之未必盡有狄人也 以其某死者必
歸幽暗之方 此經含合有男子婦人之喪

儀禮詳校 卷十二 二

受用篋 疏 明知浦校衍受之於堂下 自再命以上受者亦
各依命數義疏云復者或用二人受者當只一人 此而浦校改云覆之直取
魂魄反而已方云蓋暫覆之
復者降自後西榮 疏 以爲陽厭而云扉不浦改 用筵
綴足用燕凡 注 爲將履履朱李黃俱作屨浦金校恐其辟戾也 疏
校從才下同爲 在南
奠脯醢 注 設奠以馮憑陛馮諸本同官同依之 疏 此始死奠浦補
舊有俱言二字浦刪官同亦無過一豆一籩而已
乃赴于君 注 赴赴義疏同放有走字告也 疏 案檀弓云父兄命
赴者方云告於君必親命之若族姻朋友豈能一一自命疏乃以爲大夫士之別誤矣

人坐于牀東 疏 主婦姑姊妹子姓皆坐于西方下此義恐
錯在子姓皆坐于西方共三十五字顛錯自有衍文官爲校正今依其所改者錄之鄭官補注云士
賤同宗尊卑皆坐此除主人之外不坐者此經據命士
彼據不命之士知者案喪大記云大夫之喪主人坐于
東方主婦坐于西方其有命夫命婦則坐無則皆立是
大夫之浦補喪尊者坐卑者立是知此非主人皆立據命
士喪官補大記云尊卑皆坐據不命之士此段官從下文移前下接前
但官補此經有不命士喪大記無不命之官補士此官補又與
喪大記文不同釋亦不合下子姓皆坐于西方七字衍官刪接上 此義恐
錯此哭氏所正見攷證

儀禮詳校 卷十二 三

親者在室 疏 云父兄姑姊妹子姓二字浦補在此者 曾孫
糸孫二字浦補爲曾祖高祖
衆婦人戶外 疏 以其婦人有事當浦補自堂及房
君使人弔 疏 故此下經不云下主人出迎經不云七字衍 擯者出請
入告四字黃有鄭採其意義浦改使者至浦補使人入將命 有
寢門者衍改有官外門者衍
主人哭拜 疏 云成踊三者三者浦補
主人拜如初 卽位于如石經諸本皆作于西階下 疏 以因有
君命故拜賓與大夫三字浦增
襚衣者 疏 故云如襚也適房者陳之五字楊有浙據補 諸侯

使人弔含襚賵訖乃云宰舉以東主人有司官改
爲銘各以其物 注 大夫士官補疏同之所建也東壁云如共說則彼此不過一物而已似不必言各也 無旌旐李楊黄俱作旌浦校疏同不命之士也
今文銘皆爲名末四字楊黄皆有官同爲旆也 疏 天子之旗九
刃浦云案周禮小祝疏作天子旌旗之杠九仞刃古通仞下同義疏云九仞之杠長木既不易得而植之仆之亦難禮緯之言殆不可信 言雜帛者謂爲官改旌旗舊倒浦正之縿
云以死者至錄之矣者金云通解續述注尚出全文疑此疏爲後人所刪 檀弓
文浦云此下案彼自銘明旌至豋弢子春五十二字通解續無當爲衍文 此引證銘舊倒浦金校正旌者 亦黄無浦云衍是錄死者之義 故兩注不同
此下案周禮小祝云至子春亦爲此解四十六字通解續無浦云衍文 但布幅二尺二

儀禮詳校《卷十二 四

三寸
竹杠長三尺置于宇敖云宇屋檐也不應與西階上連文宇蓋因于字而誤衍也周禮小祝職鄭司農注引此無宇字浦云記檀弓設披飾疏引此亦無宇字敖氏言是也 西階上 疏
此時未用權置於此及爲重訖乃置五字官補於重也
新盆槃瓶 注 槃以金據疏補承湅濯 疏 盛金校補餘潘水名
爲湅濯
陳襲事于房中 注 績讀爲綪綪李楊黄皆有金校補屈也
鬠笄用桑 注 桑之爲言喪中也 不冠故也方云注疏謂死者不冠以母之喪無笄決之非也男女冠笄乃責以成人之禮正望其受而全歸豈有轉削去首服之義況陳服器二弁與服並舉後言乃襲三稱則并包弁服明矣笄止四寸正以鬠外加弁弁外加冒不可更用生時關弁之

長笄也母喪無笄亦以束髮爲鬠鬠外加編次編外加加冒不可更用關編次之長笄也舊說必謂冠則不便於襲斂耳以弁之遺制度之弁而加冒絕無妨闕卻天子諸侯之冕旒但削約其方版前後無出而綴以旒目可以加冒何故奪其親身之元服也 疏 一是爲冠笄皮弁笄補爵弁笄
布巾環幅 疏 是士之子親含含 士親飯含浦補
掩練帛廣纊終幅
瑱用白纊 疏 對緼是舊絮絖浦校改也
幎目用緇 注 幎目用浦補校覆面者也幎讀若詩云日浦校改
葛藟縈之之縈方云周官冪人注以巾覆物曰冪此經文義本明注說轉支而不切 古
文幎爲涓五字在注末李楊有浦金校補
握手用玄 注 樓謂爲浦金據諸本校改削約握之中央以安手也

儀禮詳校《卷十二 五

今文牢樓李作牢浦金校改爲緌 疏 四寸之外仍楊黄作更浦從之有
四寸 義取樓縷浦校改斂狹挾浦改約少之意
決用正王棘 注 極猶放弦衍金云案大射儀朱極三注極猶放也聶圖引此注俱無弦字今案各本有弦字者皆誤衍此注上云決猶闓也不云闓弦尤可證若作放弦則猶字更不可通決當從金說刪之也 古文王爲玉三李作玉 疏 云以沓指放弦令不
挈指脫官有也者謂以此二者與決爲藉籍官改令弦不決
挈傷指耳義疏云決著於大擘指極韜於食指中指各不相蒙非以極爲決之藉也疏蓋以後注有以韋爲之藉之文而誤合爲一耳
冒下從日從月誤下並同緇質 注 君錦綿冒黼殺綴旁七大夫玄
冒黻君黻張云喪大記作黼誤禮器曰黻大夫黻從監杭本作黻殺 疏 以其冒無

帶又無紐紐官改
爵弁服純衣 疏 云謂生時爵弁所衣二字金補案李注中本無所衣二字
與疏合說者謂釋文自爲下節作音未知升否之服也者 而經今金校改云爵弁
皮弁
褖衣 注 黑衣裳赤緣之謂之識誤所見本無上之字疏中亦然故但據釋文以補
上之字而今本所闕轉是下之字浦金案諸本校補褖 疏 以其士衍是冠禮陳三
服 故知此褖衣則玄端者衍也 疏末圓圍下褖或作稅四字乃以通解續
文誤入者當删
竹笏 注 天子以璆張所見本是球字因從釋文云當作璆案玉藻文本作球今此下搢珽亦
依玉藻而不從張之據陸作珵兩文互異余謂此璆亦仍當作球 玉 疏 言公侯不言

儀禮詳校 卷十二　六

伯子男伯子男三字浦補 亦與公侯同 舒儒金校改儒案儒即懦義
者所畏在前也
夏葛屨冬白屨皆繶緇絇張云釋文無絇字鄭注屨人引此亦無絇字鄭又云言繶
必有絇純言絇亦有繶純可見本無絇字也案唐石經及諸本皆有官加圈此字上以別之校集釋者竟删去
注 明夏時用葛葛李重疏亦當補 亦白也李無案疏有 疏 與絇
相連于腳跗踵足二字官删之上 蓋俗語讀改 浦 馬有絆名
爲綦
貝三實于笄 疏 含竟未釋浦云檀弓疏引禮緯云天子飯以珠含以玉諸侯飯以珠
含以璧大夫飯以珠含以貝此云未釋賈氏或未之考邪 其實𧴦蒸栗擇官補
𥳑於用石經及諸本作於簞 注 簞葦從竹譌筍疏同

儀禮詳校 卷十二

管人汲不說繘屈之敖云此下當有盡階不升堂授祝之事不著者蓋文脫耳
祝淅米于堂南 注 淅汏汏李汏也
管人盡階 注 甸人取所徹廟朝之西北扉薪用疏有各本皆有
浦金補爨之
士有冰用夷槃可也敖云言此於將沐浴之前蓋謂或得以此爲沐浴之用也義疏取其
說謂夷槃止以盛冰則可也二字殊爲臆語用夷槃謂置之牀下以承濯也格田云士無冰用瓦槃嫌有冰
亦用瓦槃故曰用夷槃可也又昭案君賜士冰因在夷槃中矣若浴用夷槃則必去冰而後可用以承渜濯既
棄渜濯然後復置冰恐不如是之周折當從格田說 疏 欲證士有育賜乃有冰
笫爲簀簣 特欲通冰水之寒氣
乃沐 疏 又以巾拭髮乾訖金校改

儀禮詳校 卷十二　七

浴用巾 疏 沐用瓦盤盆金校改
渜濯棄于坎 注 古文渜作潒緣李潒浦同疏同 疏 若棄杖者
棄于隱坎者
髺用組 疏 髺紒乃笄月官改可浦同設明衣以蔽體
商祝襲祭服褖衣次稷若云此但布衣牀上尚未襲而云襲者衣與衣相襲而布之也其
布衣先祭服次褖衣至襲于尸則褖衣近明衣祭服在外 疏 是以使之襲習浦金改
自云浦改官删 亦當喪祝行事也 此雖布衣浦增牀上二字未襲
不用此大蜡二字浦校補褻服 以其死於北墉牖下
商祝執巾從入 疏 發其巾不嫌言官改穢惡也
主人左扱米 又楊倞注荀子禮論引作凡實米唯盈 注 于右戶口

之右浦云案周禮大宰職疏引此注有左右巔及中央象齒堅九字今見記中 疏 以經今
左右及中各三扱米
商祝掩 疏 以其背皆浦校改有孔
乃襲三稱 注 凡衣死者左衽不紐方云疏引禮記注皆以衽爲衣襟非也衣襟無左衽之理朝祭之服及常服亦無改爲左衽之法鄭孔皆謂唯衣有衽不知凡物相掩皆可謂之衽喪大記蓋言衾之衽結於左耳卽據此經以席冪爲亦曰左衽況以衾斂衣乎不可以衣襟言明甚 以其
俱居各本俱金校當牖無大異 疏 結皆官改紟不紐 疾者於
北墉牖下 浴含官改時須濡水
明衣不在算 注 不下在字衍張從陸剩案疏本無在字數明衣禪衣不成
稱也褸若云此親體之衣非法服故不算 疏 其褖衣雖禪以袍爲表裏浦

儀禮詳校《卷十二 八

改
設韐帶 疏 云不言韎緇者省文亦欲見韐自有帶者本
正言韎韐帶亦同得爲省文今言上十四字浦據黃氏通解續謂衍文韎
韐者黃無用革帶也支弨案賈意但言韎韐韎韐卽是帶帶亦得爲省文只同字似可去餘當仍之下韎韐當改爲韐帶今言韐帶者用革帶也如此文理似順 士緇辟此下疏有衍有脫有傾倒致不可讀黃氏已加審正浦金皆從之官本更加改易又有同異黃以後又案雜記云至君大夫二色移
此下官同又案雜記云率帶諸侯大夫皆五采士二采注云
此謂襲尸之大帶也以此而言生時君大夫二色黃按前今
死云云官同今死則加以五采士生時一色死更加二采色金
改是異於生若然此下又雜記至雜辟二十字官云悉屬衍文蓋因上文引之而誤複又

雜記朱綠帶注云朱綠帶者襲衣之帶飾之雜下辟字黃云衍餘不衍擾後以朱綠三字以朱綠下異於生也此帶亦以素爲之十一字黃無浦云衍官於若然下接以此帶亦以素爲之以朱綠異於生也彼此帶黃作是束衣之帶非大帶諸侯
禮備二帶三字官補云補之方與下句相貫則士大夫亦宜有之後無異同
設決麗于擎目謂臣下及注同 注 決以韋爲之藉藉張黃從陸作爲藉
無之字楊有 結於擎擎李作擘疏亦當改之表也 疏 屬紐子于浦校改
鄉手表爲外端 案上云文浦校改握手長尺二寸 屬一
以浦校改繫於下角乃以繫繞手一帀帀浦改
設冒上作日下從月皆謁疏同櫜之
巾柶鬈蚤 疏 方襲時事必當辟之

儀禮詳校《卷十二 九

重木刊 參三石經及各本俱作參官校云周禮小祝注引此亦作參分庭
夏祝鬻方云宜作粥餘飯 注 士二鬲則大夫四諸侯六天子
八與簋同差義疏云飯含所餘米恐褻之不以他用故爲此多設之何爲乎注與簋同差疑未必然粥閼日卽當去之不則臭惡而蟲生之非所以交於神明也下篇啓殯朝祖重先不言去鬲則知前此去之久矣一云鬻卽鬲字傳寫譌耳鬲餘飯者以飯尸之餘米置之鬲中而縣于重也未知是否 疏 以
重主其神下也卽是三字衍浦校虞祭之後
冪作冪者譌下同用疏布久之方云冪用疏布以覆鬲也下篇云木桁久之然則久者乃以物承他器之稱此久不言其物則是因以所冪之疏布爲之與下乃以羚繫之而縣於重前之簪也方云或曰布久斜音之誤也鬲瓦器非以筴索斜結其下不可以羚繫或曰鬲縣於庭中經風雨必以堅牢之物承之乃可久既夕禮木桁久之謂結甒於桁也 注 古李黃作今金據鍾本亦作今案下文作古則此不當改今

第 冊 續修四庫全書 第39 版反外

文冪皆作密
厥明 疏 凡絞紟用布倫如之金校改朝服
緇衾赬裏無紞尤加點譌疏同 注 被無別於前後可疏有宋本李楊
俱有也
祭服次 疏 次陳至官改君襚祭服
散衣次 注 褖衣以下袍繭陸作纊張從之官同楊黃繭案玉藻纊爲繭可不改之
屬
饌于東堂下 注 功布鍛濯灰治之布也義疏云加灰錫也則功布未必
以灰治之 疏 堂隅有坫以土上爲之
設盆盥 疏 云喪事略故無洗也者官補

儀禮詳校 卷十二 十

苴絰 注 輕服舊倒金校本於陰而統於外義疏云五服重輕無不用內豈以爲母三年之服而可云統於外乎 疏 案喪服斬衰章云喪服衍浦校斬衰裳
苴絰杖 大者搹大拇指與大巨指搹之浦案朱子云搹拇指與第二指一圍此云大巨指似謂將指未審孰是 輕經金校服本於陰而統外
又去云浦校五分一以爲帶 去一寸得四寸餘彼浦校二
寸
婦人之帶 注 婦人亦有苴故作首吳云與帶對言自宜爲首但疏自作苴仍之絰
疏 故知婦人亦有苴官補絰 婦人帶結本可司以兼
之矣 以其牡麻宜直浦改言齊衰以下
陳一鼎 設扃從同作向譌下同鼏 覆匕匕譌 注 去云蹄去

其甲 疏 親戚燕飲則有殽脅者衍官刪 後亦官補有豚體
解體豚官互易解 如將大斂辟小斂奠於序西官倒南也
是以遷之即設新者之官改也
士盥二人以並 疏 釋曰自此至序東復位論小斂之事
十二字浦補
商祝布絞衾 祭服不到倒今字古止作到石經到陸於注倒衣始音丁老反則經本作到也金校正 注 既後布祭舊倒官正服 疏 欲疑衍見祭服文云浦金校改在散衣之下
主人髻髮袒 注 又將初喪楊變張從監本作變金從之疏與李黃仍作喪服也
眾主人免者齊衰將袒以免代冠方云眾主人乃大功以上親者以免

儀禮詳校 卷十二 十一

于房知之也注專舉齊衰其實眾兄弟在堂者亦宜免也朋友死於他邦爲之主者尚免而況小功之兄弟乎
如今之陸無張從之各本有著幓頭矣 于房于入室 疏 冠
笄相將對
婦人髽于室 疏 乃著成服之笄鬠代之也
士舉 注 堂謂楹閒牀笫上是李楊浦校改上也
主人出于足 疏 眾主人遂東即位於阼階下以浦金校改
於時阼階上浦補校空 云復位者復阼階上西面位此十一字衍疏末始見之是也 更無升階降浦改之文 而云去襲絰于
序東謂鄉堂東東西衍當序牆之東
乃奠注下浦脫補 疏 釋曰自此至主人拜送于門外論小斂

奠之事

右人左執匕注抽扃取鼏鼏下同古文予爲于各本同金從鍾

本作與非疏卽云抽扃予於左手兼執之

乃朼載載何一黃不重兩髀于兩端注凡七匕體皆覆古

文朼爲匕敖云用匕謂之匕猶設尊謂之尊設席謂之席之類是也或作朼者似後人誤改之以別

於其爲器名者而改之不盡故匕朼雜也當從古文作匕疏後左右髀膞膞膊官改胳

屬焉

夏祝及執事盥句人徹鼎吳云句巾待於阼階下吳云巾謂

執巾者疏云句人徹鼎巾盛云衍者或云徹鼎巾盛補者誤

案吳氏分經之句是也然不疑疏之有衍有脫而謂賈氏自以鼎巾斷句得盛氏所刪補而疏之義始明賈氏

本不以鼎巾連文也

賓出疏以鬼神所在則浦改卽案古通用曰廟

乃代哭注禮防陸坊張從之官同其以死傷生疏有朝夕在

有浦校改阼階下哭

有襚者則將命疏釋曰自此至于中庭論大斂襚設燎

之事浦增此十四字當添在釋注之上

襚者以褶疏主人未必用之斂襚官改耳則作浦校改官同裳

又無絮

宵爲燎于中庭注燎火張從陸作大李同官云疏作大文弨案火字是樵疏

庭燎二字文弨案當有大燭案下云則此云庭燎亦如之庭字衍謂此云亦如郊特牲之庭燎以

布纓葦以蠟灌之同也又云大者對手執者爲大也此自解庭燎大燭之大并以此注爲大樵而解之也通玩

疏文其義自明

厥明凡三十石經卅稱注紟單通俱作禪不應獨異被也橫者

五三金校疏釋曰自此至饌東論陳大斂衣奠及殯具

之事此十六字浦補當在釋注前云二小斂衣數自天子達者

東方之饌疏則葬長者自然切之浦補故浦補取齊人全

菹爲芋之解也

掘肂見衽注大夫殯以幬欑至金云各本作置陸作至與大記文同案毛本至

疏亦作置于西序疏引喪大記者衍沈刪云畢塗屋者畢盡也

見君殯三字金校補四面及上盡塗之但塗欑金校改木不及

棺而已

棺入疏輁狀如長牀穿桯桯前後

熬黍稷注熬所以惑蚍蜉令令不至棺旁也方云設熬卽飯用米

貝遣車載牲體之義若如下文設熬旁各一筐而後塗是招之使入也

陳三鼎于門外疏一依前小浦補斂時也

燭俟于饌東疏此大斂奠浦補校於室之奧

祝徹盥于門外疏釋曰自此至帷堂論徹小斂奠帷堂

之事此亡四字浦補

徹饌敖云饌字誤當作奠義疏取其說當西榮下誤從木疏則徹先奠

於序西南官改作西序南

乃適設譌餜
婦人尸西東面注袒爲補據疏大斂變也疏釋曰自此
至主婦亦如之論大斂之事此十三字浦補當在釋注前
主人奉尸疏釋曰自此至踊襲論殯之事此九字浦補當在釋注前
設熬旁故云喪大記注引此云旁各一筐各各黍稷也此脫各字浦金俱校補文弨案前疏中所引亦
無各字言旁則兩旁自明并首尾亦俱見士四筐得分置也一筐
乃奠疏釋曰自此至揖就次論陳大斂奠及居次之事
此十六字浦補當在釋注前朔月薦荐新奠
祝觸反降
設豆右菹疏言右菹組下設豆右菹及即左菹也皆譌組則醢自然在左

賓出婦人踊疏此哭不言杖者文略也程云案既殯明日成服乃杖殯
時未成服何從有杖喪大記蓋指朝夕者衍浦哭于殯宮者言之而賈氏誤引之耳異門金校
大功亦可以歸是也
君若有賜焉注君視大斂皮弁服襲裘主人成服之後
往則錫衰故云喪大記云弔者襲裘加帶經則此時君之弔服襲裘而加經與帶矣若主人成服之
後而往則弁經疑衰疏釋曰自此至主人拜送論君視大斂之
事此十四字浦補此士於與君有師友之恩
主人出迎于外門外疏此迎君宜哭哭云經意謂迎君不敢哭敬君故也
此云宜哭與經注意背疑文或有譌脫
巫止于廟門外注巫掌招彌周禮作弭李楊弭案彌亦通用以除疾病

李此下有周禮二字今本又移在男巫之上楊几兩見皆衍文案當刪小臣掌正君之
法儀者男巫王弔則與祝前下喪祝王弔則與巫前八字戴云蓋疏內所引後人
誤入金據鍾本無當刪疏二人綦雀誤浦改弁夾階
升公卿大夫注春秋傳曰鄭伯有耆酒爲窟室而夜飲
酒擊鍾焉朝至未已朝者曰公焉在其人曰以上二十八字舊脫
李有吾公在壑谷伯有者公子子良之孫良霄字又十二字亦舊
脫李有案陸於耆酒窟室朝至公焉皆有音金據鍾本補之但公子子良少一子字末字字李亦無今從宋本
補疏但良霄宵鄭之公族大夫副貳二浦改三公
君要節而踊疏由重二南而面俱浦改東
君出門注立視五嶲嶲譌疏同疏則貳二下同車本不入大

門下云貳車畢乘主人哭拜送者明四出大門矣曾
子問卿大夫見君之尸皆下之彼文云尸弁冕而出卿大夫士皆下之
貳二下並同車畢乘疏謂御與於車右者也謂以日視釋日
王以譌官攷巾車注文改朝不敢立相衍視五浦補嶲
三日成服杖疏釋曰自此至拜諸其位論成服朝夕哭
之事此十五字浦補當在釋注前
婦人即位于堂疏皆是舊倒浦正有服者也
主人拜賓注先西面拜乃南面拜東面拜也敖云謂鄉賓所立之
方而三拜之先南面拜乃東面拜西面拜也義疏云依內位以推外位敖義爲長旁爲三拜合之則九拜矣拜
畢乃右還而入門

主人堂下 注 就其位 拜 特拜 疏 以其云卽 浦補 外位
亦當前於士之 浦補 位也
徹者盥于門外燭 燭 先入 疏 釋曰自此至適饌論徹大
斂奠之事 此十五字浦補當在注之下
乃奠醴酒 疏 釋曰自此至主乃就次論朝夕奠之事 此十五字浦補當在釋注前
錯者出 注 哭止乃奠奠則禮畢矣 義疏云丈夫婦人奠者之升降爲踊節則奠時哭不止矣下經云出位哭止
朔月奠 疏 釋曰自此至如于室論朔月奠之事 此十四字浦補當在釋注前 又有 用浦改 月半奠也

舉鼎入升 卒 執 杌釋匕于鼎
筮宅 疏 釋曰自此至哭不踊論筮宅之事 此十三字浦補當在釋注前
既朝哭 注 所 新金改 營之處 疏 此乃主人之服 不純吉三字浦云衍 免經
命曰 疏 云 官有 某甫且字也者謂二十 五衍 加冠時
筮人許諾不述命右 左 還
卒筮 注 反與其屬共占 古疏三人占同 之 疏 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 吉
歸殯前 疏 今筮宅來歸 金補

既井椁 注 既哭之則往施 於 之竁中矣 疏 所以 云譌者衍 官刪 拜匠人者 當有 謂反西 四浦改 面拜位
卜日 卜人先奠龜于西塾 墊 上 注 荊焞所以鑽灼 金引 沈氏彤說以釋文云鑽一本作灼是此二字當衍其一疏有鑽龜之文則所衍乃灼字官本刪然疏中述注仍有灼字姑仍之 龜者 凡卜以明火爇燋遂 燧 龡 灼 其焌契以授卜師遂 以衍校刪 金 役之 疏 釋曰自此至篇末論卜日之事 此十二字浦補當在釋注前 皆謂鑽龜之荊 浦補
族長 疏 其象似玉瓦 兆 原之璺罅 及 今官改 占之又有體色墨坼之等 是其卜不 浦金校補 專據此三兆也
席于闑西閾外 注 古 故 文闑作槷 槷

宗人告事具 疏 大卜眡 從耳譌下同 高作龜
許諾不述命還 送 卽席
卜人坐作龜興 注 周禮卜師人凡卜事

儀禮注疏詳校卷第十二

儀禮注疏詳校卷第十三

盧文弨輯

既夕釋文石經及張黃楊諸家本皆有禮字是唯李本無案注疏本舊俱無禮字是
黃氏從別錄作士喪禮下云周官注所引亦稱士喪禮下義疏亦從別錄說見下 鄭目録
云金據通解續有既夕禮三字謂此脫當補不知黃氏以士喪禮下作標目自當於鄭語首增此三字
題其舊題別本增入皆無不當增入士喪禮之下篇也義疏云古者簡冊以竹爲之而所編
之簡不可以多故每於文多者釐而爲二如此經士喪之有既夕少牢之有有司徹是也 此諸
侯之下士一廟其上士二廟則既夕哭先葬前三日
義疏云下記朔禰說而適祖無厥明之文是二廟以一日而畢也疏因注遂謂大夫四日諸侯六日天子
八日是必不然曾子問謂天子國君之喪祝取羣廟之主藏諸祖廟卒哭而後主反其廟則無廟遞日而

偶歷之 疏乃訖記葬時而總記計俱浦校之 開殯即既遷
于祖
夙興設盥 注 祖王父也下士祖禰共廟東壁云注蓋因下記言二廟則
餞于禰朝先禰而後祖此經設盥第言祖下又第朝祖而不朝禰故爲是說但共廟之說不見所據或曰祖廟
猶先廟大槩言之
陳鼎皆如殯 疏 即則同浦改既非大斂奠在殯後
夷張從陸作侇是舊本皆作夷字記及疏幷作夷楊亦作夷今作侇者從陸改之牀餞于階閒
注 朝正陸無柩用此牀
二燭俟于殯門外 疏 以其發殯宮徹奠二者官改下云燭入
主者執報燭抱燋

丈夫髽 注 此互文以相見耳髽婦人之變敖云皆爲之於此乃即位
髽者去冠與纚而爲露紒也將書髽者必先髽故言此以明之亦與前經髽髮互見也此斬衰者耳其齊衰以
下則皆免散帶垂解其三日所絞者也凡大功以上皆然髽與散帶垂未殯之服也是時棺柩復見故復此服
爲此但言丈夫是婦人不與也婦人之帶所以不散垂者初已結本又貫而少變故於此不可與丈夫同也其
所以不言髽者婦人不當髽者雖未殯亦不髽則此時可知矣其當髽者自小斂以來至此自若無所改變故
不必言之 疏 男子冠而浦補婦人笄 此浦補不言男子括髮
者 啓後主人著浦補校免可知若啓後著免亦是變貶官
改云以上文君弔主人必免爲人君變推之則貶字蓋變之譌矣
婦人不哭 注 止謹踊下也字李黃俱無
商祝免袒 注 爲有所拂扐仿金云釋文正作拂扐注云本又作佛仿今上字既作拂

則下字自當作扐且疏云猶言拂拭亦於佛仿義遠從鍾本作扐案李作拂扐疏中亦當并改楊氏作彷彿義
或與此異也
祝降 疏 則作周祝也義疏云注疏謂夏祝取銘周祝徹奠非也凡有事於尸柩者商祝也
有事於奠者夏祝也有事於銘與重者周祝也其職有常故各共而不亂周祝取銘夏祝設奠自襲小斂之時
而已然矣徹奠者當有四人夏祝但執醴耳不言執事者省文也 此宿奠擬朝廟所
用方云朝廟大禮不新之而以宿奠薦不亦悖乎柩旋出殯宮宮門當閉宿奠必徹於造而別用之故不復
陳於柩西義與柩在殯宮異矣即此可徹奠從爲朝夕新奠 此亦序西南可知也官改
此銘及下陳明銘器二巳者皆銘
商祝拂柩 注 幠李黃楊皆有浦金俱校補覆之 疏 開柩巳以出是
時脩倒官正棺南首

遷于祖 注 著金而關軸李本軸張從監本作軔與疏合黃楊同戴云軸譌金從鍾作軔焉 疏 夷牀輁軸餪補于西階東 先朝廟訖記改補乃殯 云周朝而遂隨葬者 云蓋象平生時補將出必辭所者當重一者字

重先 注 丈夫由右婦人由左義疏云注據內則謂尋常行路則然耳若從柩則必男爲男女爲女焉且出寢門入廟門門中道隘男婦必非可以竝行

升自西階 注 猶用子道不由阼也義疏云此所喪者父也生時由阼久矣不必以猶用子道爲義故敖氏據曾子問說之方小斂則將大斂於阼故由阼既大斂則遂就西階而殯焉亦近遠之別也

主人從升 眾主脫李本東壁本皆據石經補敖亦云當有主字以記攷之可見人東

即位 疏 則浦補主人西面可知 云眾亦無主字下云自眾主人以下云以下則不專指眾主人人東即位者

正柩于兩楹閒 注 象鄉戶牖也 疏 則在兩楹閒而近西矣義疏云注云鄉戶牖則戶牖之閒適當兩楹之閒士大夫之室居中而左右各有房此注足以爲明徵矣賈氏欲伸其東房西室之說故遷就其辭而云近西耳東牀餪堂下則西階東便其升也升堂上則兩楹閒欲其正也且婦人位於西設奠者必由之若柩近西不嫌其太偪邪

主人柩東 疏 故待特浦改正柩訖、以其上浦校衍待正柩訖

席升 注 席序設于柩之西直柩之西當西階也義疏云奠無席則統於尸有席則統於席此時柩雖北首以有席故奠設於席前而東面如此則奠近柩而席稍遠矣席雖稍遠必不當西階以醴酒脯醢占地無多且席西爲舉奠者往來所由也記云將載祝及執事舉奠戶西南面東上舉奠者自戶以西則席尚當西楹之東明矣 疏 當西階也者知當西階通解續省此四字浦因以爲衍今案四字非衍以其柩當戶牖之南 還是彼朝

夕奠脯醢醴禮酒據神位室中浦據揚圖改東面設之 以浦補

有牲肉欲故浦改不倮露故巾之下以字浦移在有牲肉上

主人踊無算 注 設奠時婦人皆室戶西南面奠乃得柩

義疏 東西有 義疏 面義疏云柩北首婦人不可由其首則注謂戶西南面殆未然也初升時俱東面耳由足而東則疏而幼者前行故柩西則北上柩東則南上也 疏 奠畢乃得東面者衍浦校知婦人戶西南面者浦補案下記云將載柩祝祈及執事舉奠 婦人辟之亦之改官戶西南面待設奠訖乃由柩足鄉柩東西面舊本注乃得東面脫二字義疏據此補也

薦車直東榮 疏 自此盡還出浦云當作門外 君若車將駕故謂之浦補魂車也

質明滅燭 疏 今令至正明故滅燭也

徹者升自阼階 注 不設序西南已再設爲褻義疏云從奠惟醴酒脯醢耳本無改設序西南之理不以再設故

乃奠如初 疏 亦於爲金改柩西當階之上 及東方之浦補餪 以前大斂小斂及朝夕補奠

薦馬 交轡下作匸譌下同 注 每車二匹疋同 疏 王之革路絲衍絛纓補 凡入門參分庭一在南義疏云經但言入門固無以見其距門遠近之節也參分庭一在南當重之處則薦馬必不於是焉可知 疏 下經云公賵玄

馬注云兩馬四字金校補士制也　故云蓋以疑疑之　一
分在北此
御者執策張從陸作筴石經及諸本俱作策立于馬後　注　主人於是乃
哭踊者薦車之禮成於薦馬也敖云哭成踊圉人與御者雜記云薦馬者哭踊義
疏云喪無不致其哀猶祭無不致其敬也坑此及雜記敖說殆是
有司請祖期　注　當以告賓敖云下句上當更有一賓字每事畢輒徹疏同
出　疏　篇首云請啓補期
日日側　疏　側昃官改是爲側
主人入祖　注　乃李楊有與疏合浦金補舉柩卻下而載之
商祝飾柩　注　衣以青布白　疏　君大夫加文章車浦校焉

云池者象兼官改宮室　江淮而南青質貲五采皆備
成章曰鷂絞浦金補者倉黃之色則人君於倉黃色緆浦緆
金上改　分兩相各爲有官改前後　若人之齊臍浦改亦居
人之中央也　云以三采緇緇爲之　彼據繅藉藉用
三采　形如瓜爪分然
設披　注　披絡輅同　疏　柳棺上貫結於戴人居君旁牽之以
備傾虧補各本皆有
厲引　疏　而哭之亦以師哭之五字浦校補
陳明器　注　有鐘磬而無筍簴本書作虡李從之官同陸作筍虡陳器於
乘車之西則重之李黃無浦金校北也義疏云薦車乘車直東榮道車槀車以次而東

則東堂之南尚空也重置於庭當東西之中乘車之距之也遠焉得及重之北乎且陳塗當階爲往來之所由
明器必不越陳塗而西可知　疏　釋曰自此盡笠翣論陳器之事此十
二字浦補當在釋注前　又云衍浦刪菌注云　謂籩邊金改無縢　沫
沫靧也
加茵　疏　使之牢固不折壞因爲飾飭也
器西南上精茵纓若云精當連下茵字爲句言陳器從茵屈而北也非然則前已詳茵不應更
舉
筲三黍稷麥　注　筲畚畚下從田譌疏同種類也　疏　則筲以菅
菅草爲之
甕釋文下從瓦三

甒二　注　甒亦瓦器也脫李黃楊皆有金校補
皆木桁久之　注　久當爲灸灸謂以蓋案塞其口義疏云敖以木
桁爲久之之物所以著苞筲甕甒之底而使之平也參觀上篇重鬲久法其說爲得甕甒既冪之宜無庸更塞
其口矣　疏　此亦如上設重鬲冪用疏布灸之亦與之同故浦校去
此五字改補六字
無祭器　注　士禮略也大夫以上兼用鬼器人器也方云明器
中無祭器上下同之壙中藏用器樂器孝子不忍死其親之意耳祭器所以享神所以納諸壙中則誣且褻矣
周禮春官之樂器夏官之兵器皆藏之奉之陳之每職必舉不厭其煩而鼎鉶籩豆天官膳夫以下諸職無一
語及此此天子明器中無祭器之明徵也敖氏謂大夫有無未可知諸侯以上則有之與鄭皆臆說
役器甲冑下從月作月者是冑子之冑下竝同干笮　疏　沽示六不用

第88冊　續修四庫全書第40　版反内

干笮革靾者

燕器杖笠翣陸翣張云此非牆翣之翣當從竹

徹奠注來象升丈夫踊云云故云徹者由東方當柩車之南折而西至柩車之西南折而北東面而徹奠既徹至西方折而南乃由重南東也爰節者東方西鄉時丈夫踊既徹西方南鄉時婦人踊由東南東時丈夫踊也此時徹奠降還柩也不改設亦以無俎也疏既徹由重南東

傳倒官止者

婦人降注為柩將去有時也位東上義疏云婦人降由阼階以次而西行則西上是也柩以明旦行則婦人降節非為柩將去也柩既降本應從降但本祖則不宜立於尸首故稍後耳几行列從無婦人統於男子之法疏說亦非疏即明旦遣而奠補校改行之時

是傳倒官正也

儀禮詳校　卷十三　七

祖敖云衍又經無此例還車不還器注器之陳自已李若敖同南上

二人還重疏各由以其便

布席疏祖奠既與遷祖奠同車西人皆從車而來則此奠節而踊一與遷祖奠同義疏云堂上柩北首則奠在柩西初載降奠同之既祖柩南首則奠在車東矣為得同乎疏失之

公賵疏傳禧公所乘小雅云駟牡注騑騑

擯者出請入告疏故官刪鄭無所指屬故以尊三字官補君命故鄭二字官刪解經不哭浦以故鄭無所指屬君命故鄭解經不哭十四字皆衍文

馬入設注設於庭在重南敖云設於西方也雜記言諸侯相賵之禮云上介賵陳乘黃大路於中庭則此賵馬其亦中庭與設於此者變於也義疏云下文賓奉幣由馬西則馬當近堂塗設之

凡嘉禮設庭實皆三分庭一在南喪禮宜異若在重南是更不及參分之一也

賓奉幣疏云賓使者亦即士也柩輅車在階閒少南

亦當門上經祖文弨案下車二字衍還訖云少南案此謂主人少南浦全皆從并校補當前疾三字尤不可指柩車明甚而疏於此下云明柩車少南是少前也未免強相附會若補當前疾三字更不可通矣

主人哭疏此機車即柩車也浦校補使者在左宰由左在右金校改而授其右也

賓賵者將命疏身不來遣使者也浦補

擯者出補請入告

賓奠幣如初疏賓報事畢遂送官改去也

儀禮詳校　卷十三　八

若奠疏或可堪為奠於祭祀祝者也

入告注主人出者賻主施于主人東壁云賻以助生者之用不應重瀆死者故門外受之注說若主人私己者然當正之

若無器則捂陸捂受之注謂對相授受李有敖同與疏合不委地

疏對面相迎逢受也

又請金從鍾本作三請謂上已有又請此當作三請為正各本俱作又請賓告事畢

兄弟賵奠可也疏此所知許其賵譌從胃下貳賵有賵同

所知疏言降於兄弟者許賵賵不許奠也

知死者贈疏是各主旋浦改於所知也

宵為燎疏階皆浦金改閒有婦人

厥明疏亦如大人斂在廟門外　并士浦補小斂之奠

設之官無於正祭　此葬奠士攝盛官補之奠

其實羊左胖注體禮不殊骨也　疏則除髀以下膊下同

胳仍升之則與於浦改　上肩脅脊別升

離肺注離捦上從犬謁下同也陸李皆有

豕亦如之注君子不食溷李國同本書　腴　疏以其羊則體

不殊骨上下共爲二一金校改據下疏羊俎有二段則作二爲是段

魚腊鮮獸疏豕鄭既豚解

東方之饌四豆贏中作皿謁下同醢　疏又云齏菹之稱菜采

肉通又經下不浦改　云菹者類皆是齏

四籩棗糗栗脯敖云上四豆爲饋食之豆此四籩亦當爲饋食之籩然籩人職有棗栗無糗脯似其所脫者

醴酒注此東方之饌與祖奠同在主人之南當前輅北

上巾之義疏云祖奠奠者也東方之饌饌而待奠者也同處非是敖云亦設於東堂下南順齊于坫饌于其上

陳器注遹各本俱作夜官校云疏云本作夜斂遹似寫義據此若作夜反與疏語不符遹爲誤字應仍之斂藏之

滅燎疏二一浦金校改　人執燭俠輅　故注云炤徹與葬祖浦改奠也

徹者入注猶阼階升時也　入由重東而主人踊猶其

升也自重北西面而徹設于柩車西北亦猶由序東南義疏云小斂奠殯奠皆在堂上此奠在堂下無升降之節但踊之先後略彷之故注以相猶耳然入者必由堂塗雖在重東而相距尚遠則不必以重東爲節也既徹必由柩北而西若僅日重北不疑其出於柩南乎注殊未別白

疏亦猶小斂大斂朔月日金校改奠設于序西南也

徹者東疏故徹者由柩車北東適設官改　葬奠之饌

鼎入疏如大小斂故下可字黃無浦從之知也

乃奠疏次北蜱髀醢　則四籩豆衍亦宜設於髀析巳南

穉之爲夾

俎二以成注腊蜡在豕東

奠者出疏由柩車重浦補南而東者

徹者入疏後脛折取骼也者官改　三牲有未刻九體　就

十子二體中細分爲八十一个　則羊俎衍仍有兩段在

俎浦金校補　案特牲俎釋三个注云爲改饌于西北隅遺

之則此奠雖不爲改舊倒官正饌西北隅留之亦爲分禱五

祀也義疏云春官小祝大喪及葬分禱五祀士未必有之即有夫豈以尸奠之折餘乎　吾子

不見大饗享官改下同　乎夫大饗享既饗

主人之史　柩東車當前束西面　疏鄭知史使金校北

面請者　故知在主人之前西面浦改鄉柩也

卒命哭注卒已下也字李楊無　疏不待金校作得言燭出

商祝執功布疏諭柩車在道發行及公賵二字浦補之事

若然鄭眞云使引者執披者知之者
主人去杖 疏 注云不敢留神也 明金校改
至于壙 疏 自此盡 浦夫拜送二字另改六字見下 卽位踊襲如初論至
壙陳器及下棺訖送賓之事
茵先入 注 元士則葬用輁軸 疏 先以輁軸由羨道入 方云
注疏並誤周官遂人及窆陳役遂師抱磨喪祝及葬說
斂小喪亦如之則雖天子諸侯用輴及壙則脫之矣喪
大記凡封用綍去碑負引君以衡大夫士以咸以鼓封
則雖用輴者皆以碑綍下棺明矣檀弓記所言爲柩引
在路言之耳而以爲載柩入壙之徵又因此謂大夫亦
用輴士亦用輁軸豈不謬與然則羨道何爲也壙之南
有埏門門之下爲羨道使水
潦下洩而不滲於壙中也 天子諸侯殯葬皆用輴
朝廟用輴可 故官改 知大夫雖殯葬不用輴朝廟亦用輴

下以其士殯葬云云二十四字誤開於此當接 故上注云大夫諸侯以上有四
周謂之輴以其大夫朝廟得用輴故言之也 當接前士殯葬云云
止以其二字衍夫之二字衍去 士殯葬不用輁軸朝廟得用之 明大夫朝廟得用輴八字衍去
之 上文遷于祖用軸是也 九字浦金俱據通解續補而上文與官本所改互有
異同文弨細審之當如此下接諸侯之大夫云云 王主人雖微猶在諸侯之
上
屬引 注 於是說載除飾更屬引於緘耳 敖云當先除飾乃說載此及記
注蓋皆用周官全文耳東壁云緘耳蓋作圈以貫引也
卒袒 注 卽位反位 拾更二字當於此經拾踊初見者注今本乃在後陸氏亦於後始音似失
之也

賓出則拜送 疏 在載謂相問 問金校改 姓名 相見嘗執摯
上從執誤 相見也
藏器於旁 注 檀弓曰有虞氏之瓦棺夏后氏塈周殷人
棺槨 宋本有此十五字李同浦金皆據補金云鍾本亦有之陸氏爲塈周作音則有者是 周人牆
置翣 疏 役器卽上甲胄干 子 笮之屬 其外又 反 置
翣爲飾也
賓出三主人拜鄉人 敖云下言襲是亦袒拜鄉人也不言袒文脫耳
乃反哭入 士虞禮注引下有門字 疏 反哭者拜鄉人訖 記 反
哭升 於 堂
主婦入于室 注 拾更也 當在前上有說

賓弔者升自西階 注 古文無曰 字衍宋本無李同 疏 故知仍
乃 東面位也
遂適殯宮 疏 釋曰自此至篇末論適殯宮虞卒哭祔之
事 此十七字浦補當在釋注前
兄弟出 疏 緦小 所 功虞卒哭則皆免
衆主人出門 疏 衆主人出門 者衍 則主人拜送兄弟因在
依 門外 注 楄翦 前 屏
三虞 注 不忍一日離也 陸李皆有 疏 欲見 兄 迎魂而反
卒哭 疏 小斂之後以親疏 官有 代哭
明日以其班祔 注 今文班爲胖 五字宋本李本皆有在注末金補云鍾本亦有

記士處適寢　疏　此記云適寢者適寢與三字黃有浦金補適室
一也　喪大記謂之北牖黃改牖固是但此記云北墉下疏因異文故引喪大記北
牖下若亦作北牖不須更引矣且彼文實作牖字下　生氣器之始也
有疾疾者齊　疏　云有疾疾者齊三字浦補者
養者皆齊　疏　怒不至詈監本罵
徹琴瑟黃云以病者齊故去樂非為子去也疏文可疑
疾病外內傳例官正皆埽　疏　云疾甚曰病者浦云當作疾病者疾甚曰病
徹褻衣加新衣　注　為來陸作有人穢惡之　疏　褻衣是予
端新衣是朝服義疏云有疾者之齊則齊其思慮使之寧靜固不必於困苦呻吟中而強之衣
袞襌帶加以冠屨則予端之說不必然也夫人晝夜被服固自不同況疾病則俄頃之間溫涼頓異增減頻施

豈拘泥於服飾之所用而促之絕乎則所加為新朝服之說不必然也羔裘玄冠易之謂生者耳未足為死者
朝服之證也
御者四人　注　今時侍待同　疏　從之人　疏　若然祭四體各
一人此記下有男女改服四大字注為賓客來問病亦朝服主人深衣十三字攷石經無男女改服
之文李本并無十三字之注鍾本同今本有之金云特因通解而誤耳蓋通解於士喪禮上下兩篇雜附本經
記與喪大記而此一節經注係喪大記文編通解者誤入之後竝相沿耳又案喪大記注作庶人深衣今閩入
於此庶人之文不可通遂改庶人為主人其謬妄顯然可證通解庶字尚未改自可辨也案楊圖亦有之則今
之誤實皆本之黃楊耳今當依李本盡去之
屬纊以俟絕氣　疏　喪大記注金補云
男子不絕於婦人之手　疏　服金補云首句雖與杜注不殊而禮男子以下二十二
字全非杜注則其為服氏注無疑當據通解續補　注云小寢
乃卒　疏　士曰浦金補不祿
設牀第　疏　是袵為於浦改臥席
遷尸東壁云當在復者朝服節下　注　徒徙於牖下也
卽牀而奠　疏　科用有其一不得竝用有之事
赴曰君之臣　疏　上某是士書名
室中唯主人　疏　此士之官喪禮
襚者委衣　疏　亦如授立不坐當作跪跪卽坐也之義
其襚于室　疏　則前中庭北面致命
夏祝淅米差盛之　注　差擇之義疏云擇當讀為釋之叟叟之釋東蒸栗擇之擇亦

同古者釋擇擇三字常通喪大記御者差沐于堂上注云差淅也詩毛傳亦云釋淅米也則擇之為釋審矣
御者四人　注　袒簀去席盝水便李有也字今本有盝音祿三字係釋文誤入當
去
其母之喪　疏　士喪禮男子免案文云衆主人免此其所本也官改為襲未詳不
冠
設明衣婦人則設中帶上從冊非下同　疏　設明衣者男子其
婦人則設中帶義疏云玩記意似謂男婦皆設明衣而婦人又多中帶　鄭舉目
共浦金改驗而言
有前後裳　注　短無陸作不下句同見膚長無被土
縓綼裼　疏　云一染謂之縓者爾雅文云　此在幅亦衣

裳之側緣法 注 如彼也
設握裏 裏石經及各本俱作裹疏同 親膚 結于擊 擊譌下同 疏 先以
一端繞擊 緊 一匝
隸人涅廁 注 又亦 一作以 鬼神不用 疏 周禮司厲 隸誧改
職云 非直不共偪 偪誧改 浴
既襲 疏 故記明 名 之也
設於于東堂下 敖云此大斂奠也其次當在衆主人布帶之後 注 為夕進醴
酒兼饌之也 義疏云經於朝哭時徹殯奠乃設朝奠則殯之夕不必更有奠明矣夕進醴酒之云
失檢 疏 自此盡不 不誧補 出室
凡籩豆實具設 疏 堂東饌時不巾 下黃有不加飾三字金據補 若然

下小斂二字官去之 宿 官補 奠從 補官 設於柩西 林東官改 巾之
繹俟時而酌 注 時朝夕也檀弓曰朝奠日出夕奠逮日
義疏云此謂殯奠也經與繹雖已饌於東方必陷奠時乃酌非日出逮日之謂也
小斂辟奠 注 設於序西南 疏 東壁云辟奠不出室暫設于室西北隅徹矣猶在是者以
神所憑依不遽去也注謂設於序西南則出室矣 疏 則亦不出於室 主
無踊節 敖云此與上文皆當在設於于東堂下之上
既馮尸 疏 故知衆主人齊衰以下至緦麻首皆免 上六字官去
之也
大斂于阼 疏 斂訖卽奉尸斂於棺則西階上 四字金校補 賓
客之故

巾奠 疏 無執燭降由主人之北 此
既殯 疏 論孝子 十 衣服飲食乘車等之事 凡說髦尊
卑 皆衍 同三日 所以順父母幼小 少 之心 案詩云髧
下從冗譌下同 彼兩髦
三日絞垂 疏 以經小斂日 日誧金校改 要經 則除死 三誧校刪
下同 日 則經云三字刪 三日成服
冠六升外縪 敖云喪服傳作畢疑此誤 注 外 之衍李無 者外其餘也
疏 故云外之 亦當去 者
杖下本 疏 桐竹皆下本本 金校補 謂根本
居倚廬 疏 亦知 疑在 中門外可知也 一頭至地 北誧金校改

寢苫枕塊 注 苫編藁 下從禾從木譌疏同
歠粥 疏 今日食米二 一官 溢二 一官 升有餘 靡亦一溢米
同 四誧改 也云二十 四衍 兩曰溢 下算法以喪服疏參校 餘二兩兩
為 補 二十四銖 餘八銖一 補 銖為十絫八銖為八十
絫 六字補 十升升得八絫添前 二字補 則是一升得十九兩
四銖八絫 又分九兩兩為二十四銖則九兩者 三字補去
為字 二百一 二非 十六銖并四銖八絫添前四百五十六銖
共 七字補 得四百六十銖八絫總分為二十四分直 且 取
二百四十銖 分得十銖四字衍 餘二百二十銖八絫在 總為
四十絫通八絫為四十八絫 五字補 二十四分分 補 得二

粲

主人乘惡車注王玉喪之木車也

白狗幦注古文幦爲冪陸幕李同官從之

蒲蔽疏蕃謂車兩邊禦風塵浦補爲蕃蔽

犬服注今文犬爲大注末宋本李本有此五字鍾同浦金皆據補疏凡用

兵器建之於車上答問故云以犬皮舊倒官正爲之云

幦官改亦白者幦用白狗犬浦改下同皮明此亦用白狗皮也

馬不齊髦疏主人至卒哭已後哀衰金改殺

主婦之車疏案巾車云皆蓋官改有容蓋

其他皆如乘車疏其他謂爲惡車白狗幦以下齊髦以

上皆同主人舊主人皆同官乙惡車也

朔月疏自補此盡下室　士卑自以金校補其子弟爲僕

隸　亦有內外之閑言官改

從徹者而入疏無事則立主人之北南舊倒浦正面

比奠注室中陸李有與疏合東南隅謂之窔疏案上文童男

子從徹者入

燕養饋羞湯沐從宋爲疏同之餼疏或鄭略去云官改浦改言余疑是之

字　亦有日中也　象生時若一食時浦校改金之頃也

筮宅疏自此盡哭者皆止浦以此四字改不哭二字

卜日曰石經及諸本作日金校改疏同吉疏正經直云闔東扉主婦人金

校改哭

啓之昕疏篇葬官改首將啓殯　云外內舊倒官正男女不哭

夷牀輁軸疏於與禰亦饌輁軸爲者　明旦乃移柩浦補

於輁軸上

其二廟疏下士共廟據他官補經而言

朝于禰廟疏柩升主人從句衆升主人以下乃卽阼階

下西面位　以其祖廟在東柩入禰廟明旦出門東鄉

朝祖方云注疏爲日朝一廟之說蓋據此記自禰適祖不知重止於門外而不入奠徹而從於祖廟則竝在一日明矣禰廟惟有兄弟之位而賓皆不與蓋唯恐日不暇給也疏乃據序從如初謂燭在其中朝禰與祖必各分一日不知此正必不可分爲二日之徵也蓋朝禰在丑寅之交至朝廟猶未辨明故必以燭從也巾席

從奠以降而柩卽從經文顯著則日朝一廟之誤不待辨而明矣然則大夫三廟獨不可更早啓期同日而畢事也朝一廟啓可以丑寅兼二廟則啓以子初猶恐其薄遽若朝三廟則啓必以啓之前夕而非啓之日矣

主人降卽位徹乃奠升降石經有李同張云脫自西階

祝及執事舉奠疏論至祖廟陳設暨既浦改賵之事　此

禰彌奠與小斂奠同　此經所云巾席爲後也云二字官補

既正柩　然以浦改官刪經直云巾之無祝受巾知祝官補受

巾巾之者　以其浦刪此二刪篇爲者刪啓殯補日朝禰又刪明

日朝祖俱浦校　又明日大斂而殯其日數三字浦補亦同日刪

云序席從主人以下者

薦乘車注鹿幦辟豹植干于下同盾也　疏此拜拜下車

三乘　云鹿淺䡼覆笭二字金校補　謂車前式豎者

槀車載蓑上從竹下同誤　笠疏謂王小行浦校改小田獵巡行縣鄙

云蓑笠備雨服者　笠所以禦暑備浦案彼注改

抗木刊從干從手非

茵著用荼注荼茅秀陸莠也

葦包疏葦草既郎浦改長

菅筲三疏黍稷皆淹而漬清之

祖還車疏上經未還車奉浦改　以其衍浦校三分其庭為三

位

凡糗不煎疏不云糗之煎不舊倒官正

車至道左疏先至謂為乘車也

柩至于壙注不空之以歸也李有

卒窆而歸疏實土上金改三

既正柩賓出敖云既正柩與賓出不相屬蓋欄文也義疏云朝祖正柩之後有薦車薦馬設祖奠之事故敖云與賓出不相屬然賓出凡朝夕皆有之記欲於朝祖記納車以為將載之節故特以既正柩先之記耳

注遂匠遂人匠人也敖云云未詳或云遂之匠也東壁云遂匠遂人所役之匠也

遂人職大喪帥六遂之役而致之是也　或作傳搏疏同　疏又鄉師職云

及既葬執翻彼文作纛　觀鄭此注其轝與輴輴金校改車同

弓矢之新敖疑是新之沽功

有弭飾焉疏弓隈金據賈作骽恐誤　既用骨角金改

亦張可舊倒石經及各本俱作張可也

有柲注古文柲作柴柴陸李柴金校改云案尚書費誓古文作棐則陸本是浦作棐非

設依撻焉疏言依者謂以韋依纏其弦即今時弓彄字書

播音弼養生也非此義不知此作何解抑字誤是也

猴矢一乘釋文猴上有矢字當是為猴矢志矢之目　注亦示云金改　不用也

疏云生時猴鏃矢金今鏃者　此言短衛羽

志矢一乘疏凡射志意衍浦校有所准擬　唐居弓大弓

非是軒輕輕下同之輊　案司弓矢鄭注云凡枉衍金校官改諸非

矢之制　但案浦校改周禮有八矢

儀禮注疏詳校卷第十三

儀禮注疏詳校卷第十四

盧文弨輯

士虞禮第十四　鄭目錄云虞猶李楊皆有浦校補安也

日中而祭之於殯宮以安之陸有之禮二字

士虞禮特豕饋食　疏　案左氏傳卜日曰牲是以特牲云

牲云云方云云曰特豕以別於吉祭也自小斂至奠皆直言其物而不言牲惟苞稱牲以兼羊豕文當然耳

司馬刲羊司官補士擊豕　獻唯雖浦校改主於尊

側亨于廟門之外　疏　云側亨亨一胖判也　若然特牲

亦云側則殺者　亦案少牢有羊豕官補鑊　此云廟浦金

補門外之右　云是日謂爲官改葬日　亦如初日日哀

儀禮詳校　卷十四　一

虞成事　云尊兩甒於廟門外之右少南水尊在酒西

五字金校補　洗在尊東南　取諸脰脛官改膉

魚腊爨亞之　疏　則豕在豕爨鼎之南北俱官改吴云三者豕最北魚腊以

次而南所謂北上也下云陳三鼎則此時鼎未陳也　與其[illegible]於爲奥

饎爨在東壁　疏　故知此亦齊屋宇官補也

尊于室中　疏　故云上醴禮也

素几　注　有几始鬼神也義疏云士禮卑約故奠不設几至祭則几筵不可不具非以有

几爲鬼神之始也

饌黍稷　藉用葦席敖云藉敦未必有席席字蓋衍特牲禮藉用萑　疏　云藉

猶薦也者謂先陳席乃陳黍稷於上義疏云吉祭藉不以席則虞不用席

可知且堂下無設席之法也敖說得之

匜水錯于槃中　簞巾布石經及陸李楊俱作巾在其東

陳三鼎　注　今文扃爲陸作張從之鉉

羞燔俎　注　南順于南面取縮執之便也敖云南順以羞之者當北面縮

執之也少牢下篇言縮執匕湆俎之法乃當其下端然則縮執俎者其法同耳

主人及兄弟　疏　論將虞祭於位及反衣服之事　卒去

云無時之哭則依作浦校改其喪服乃變麻服葛也

祝免　注　治葛以爲首絰及帶東壁云免無首絰　然則士之屬

官吏　疏　作　爲其長弔服加麻矣至於既卒哭主人變服則

除義疏云據喪服及特牲則士有臣臣則不當爲此服詳見喪服　疏　故云祭祀祝之

儀禮詳校　卷十四　二

禮祝所親

主人即位于堂　注　既夕曰乃反哭入門則李黃楊皆作門金云既夕經

無門字當依此注校補　此則二字金校補異於朝夕

佐食及執事盥　注　長在左下在字李楊皆無西方位也

鼎入　注　今文扃爲鉉絃

卒朼敖云當作匕吴云可通用者逆退

贊設二敦　疏　敦有虞氏士之器也周制士用之變敦言

簋容同姓之士得從周制耳義疏云敦簋二名相通可以互稱不必同姓之士乃

用簋也

設一鉶于豆南　疏　此對泰當作大是湆正體當作湇今經中俱作湆羹

祝奠觶 疏 祝從在左下右官改 不見祝更有位

主人再拜稽首 注 饗告神饗下也字李楊皆無 下至適爾皇

祖某甫尚李楊皆有饗是也

佐食許諾 注 鉤袒如今擐陸擐張從之衣也 孝子始將納

尸以事其親爲神疑於其位設苴以定奠李黃楊皆作定之耳

或曰苴主道也則特牲少牢當有主象而無何可李楊俱作何

疏亦當幷改 乎 義疏云謂苴爲主道者固非然以爲神疑於其位設苴以奠之仍未見其異於主道之說也敖氏之論析矣敖云爲神祭當與尸異處故祭于席爲其汚席故以苴藉之三者三祭之也每一祭畢則反取之祭膚祭如初亦于苴三也祝取奠觶祭于苴亦三注之 疏 案下記文云浦改無

尸者亦有苴

祝迎尸 注 心公無所繫

淳尸盥 疏 案上文賓與衆浦補主人皆在執事之中

尸及階 疏 降階還及門如出戶尸 故禮器云浦補詔侑

無方是也

尸取奠 祝命佐食隋墮李作隋除墮下外餘並作隋當從之祭 注 下祭

曰隋隋之言猶墮下也釋文隋並作墮墮下之墮則作隳張氏從之官校識誤云墮古通用隋周禮守祧之文可證即此經中亦皆作隋故注以墮解之若隳乃墮之俗體今本言猶二字倒作案隋釋文云猶隳則言字當在猶字上明矣此張所說是也其云今本注墮之猶言墮下也以墮解墮其誤不待辨當從釋文作猶隳此則張氏不知上墮字與經並應爲隋而改下墮字以從俗體疏矣 今文隋爲

綏敖云綏或是挼字誤以下文可見義疏不取之 疏 是鄭從墮不從綏與羞

之意義浦校改也案特牲云祝命挼祭注云挼祭祭神食也

六字浦金校補 周禮曰既卽祭則藏其墮墮與挼綏浦金改讀同

耳 古文此皆爲擩官改挼祭也 三者改已從墮 以

其特牲及此士十虞

佐食舉肺脊 疏 先食飯彼注謂飲官已改食啗之以爲道也 脊

正體之貴者先食啗啗之

尸祭鉶嘗鉶 疏 冬用荁苴

黍敖云當作大羹湆自門入

尸飯 疏 飯黍毋毋以箸著 證播摶飯去手爲放飯

三飯 注 飯間啗肉安食氣義疏云經無食舉之文凡佐食所舉者尸特嚌之而已未

嘗食之也曾是喪祭而尸啗肉乎

舉魚腊俎 注 不竭人之忠終

尸卒食 疏 少牢大夫禮三字官補十一飯

賓長以肝從 疏 以右手取肝於俎左手右畔惠改擩鹽於右

左惠畔改

尸左執爵 疏 祝不敢與尸同加於菹俎 豆嚌肝訖加於

與俎

主人坐祭 注 筵用萑從佳疏同謂席 疏 以尸席用盛改 在喪

故不用萑

主人獻祝 注 獻祝祝因反西面南疏同位

爲菹醢　祝坐授主人敖云下似脫一爵字
主人酌獻佐食　受爵出方云當作降實于篚　疏　約同薦
車設遷薦浦校改金奠之等也
主婦洗足爵于房中　注　爵有足輕者飾也　疏　主婦主人
之婦爲舅姑齊衰是輕於主人義疏云舅沒姑老此爲吉祭言之則可耳若喪
事則妻爲夫斬衰稽顙未有舍之而以齊衰之婦
爲主婦之理且卒哭練祥變除之節斬衰者爲多齊衰
則既練而除矣是卒哭練祥之祭必死者之妻爲主婦
可知也然則足爵雖云輕者飾謂亞獻次於初獻爲稍
輕非必以服之輕重也子初獻母亞獻禮以男
子爲主故母不先子亦夫死從子之道宜然也
自反敖疑取吴云主婦既獻尸乃出室自取兩遂復入房設之故云自反盎往反之義兩籩　疏
此北主婦自反兩籩

儀禮詳校　卷十四　五

酌獻祝　疏　皆與舉主人獻尸賓長以肝從
祝出戶　疏　以據處官改主人東面
祝入戶謖　注　謖起也三字在注首李楊皆有浦金補
祝前尸出戶　疏　尸入戶尸踊如初
祝反入　注　庶幾歆饗饗　几在南變右古李作右吴云案上經布席於
室中東面右几此經云几在南雖變右几之文而在南
則仍是右几明此設餟仍東面不南面也方云古乃吉
之譌又文方云又之譌明東面不南面　疏　此言右几嫌與大夫
同南面而右几故變文云几在南張云鄭氏稱作經者變上右几之文而已
未必及大夫也若以是爲嫌上
文何獨不嫌也然古必作右字
祝薦席　疏　昏禮與士冠亦皆舊倒浦正在于房　今還于與金
校改于官同或改作入房可知也
賓闔牖戶　注　或諸者張云疏作諸特牲注亦作諸案今疏亦譌者當併改遠人乎
疏　故知闔牖戶者浦補是佐食也
宗人告事畢　注　賓執事者皆去即官則古即則通徹室中之饌
者兄弟也　疏　是殯門外未出大入門此云送拜是出
浦校補大門浦校去外字送拜可知
記　虞沐浴敖去沐字浦云案注今文曰沐浴是鄭從古
文無沐字也下文沐浴櫛搔翦同吴云石經
有沐字蓋從今文文弨竊疑沐浴當倒爲浴沐此疏云
明期以下虞而浴沐櫛可證今校李本者遂從敖去沐
字未免鹵莽蓋沐與櫛其事相連而及浴而沐沐而櫛
櫛而搔翦其次第如是故不必以浴閒於沐櫛之閒後
人見經書多言沐浴於此遂誤易之耳若本無沐字何
以疏文處處有之豈盡後人增入耶故愚見以爲當作

儀禮詳校　卷十四　六

浴沐疏當併改不櫛　疏　經文唯云不官改據三年爲主案下文班祔
而櫛文弨補　明期以下虞而浴沐櫛可也
陳牲于廟門外　注　腊用棜義疏云記不言棜鄭據特牲例之未必然也不用棜亦剔
於吉也　疏　云寢右者當升左胖也者下若然二字衍浦校
日中而行事　注　君子舉事必用辰正也義疏云凡祭皆用質明始虞用
日中有爲爲之耳且或葬事稍遲不及日中即日吴亦
可期於亟安其神而已撰之夕眞遠日或然也注謂必
用辰正恐未然　再虞三虞皆質執疏同明
羹飪　注　古文曰左股上　此金據疏補字從肉從殳　疏　擇之
取美羹者案下注今以脰肉貶於純脆浦金改吉　而以殳
與股不是形聲人之類其理未審吴云案股字從殳諸聲也

載猶進柢 注 今文柢爲胑 胝 疏 是以少牢云下利升
牲豕 右首進腴 腴補全改 是皆 與於補改 此反矣 進本
者未異於生之也
祝俎 注 統於敦明神惠也 敖云云敦東者言其相直也 義疏云注謂明神惠則特牲
敦在西堂而執事之 俎在階間何以云乎 疏 以其尸祭用封 未刻 肺
鉶芼用苦若薇 注 今文或爲芐 作芐官從釋文
豆實 注 棗烝栗擇則菹刌也 敖云惟言棗烝栗擇則籩豆之類皆未變也義疏以
其說爲長 則豆不胝 疏同陸李黄楊皆作楬官同 疏 士喪禮大斂云
胝之爲楬 楬 豆兩
尸坐 注 侍神不敢燕惰也 李黄有 今文說爲稅 誤入釋文

還出尸 疏 故沒 改補校 去階名而云主人也
降階 注 皆還鄉 向李楊與疏合 鄉 尸也 疏 皆還鄉尸也者 備補
謙讓之容 貌衍補校 也
尸服卒者之上服 注 上服者如特牲士玄端也不以爵
弁服爲上者祭於君之服非所以自配鬼神士之妻則
宵衣耳 義疏云士喪禮陳襲衣爵弁服爲上褖衣爲下此明言卒者之上服則是爵弁服確矣至士妻
之尸服經未明載意者其褖衣與注云宵衣亦恐未然 疏 云上服對深衣爲 在官
改 下 謂 浦金校補 彼君之先祖爲士 若 者金改 子孫爲諸
侯
男男尸 疏 自禫 禪下同 以前 及同時在殯皆異几 義疏云男

女並喪則其虞祔等祭必有先後疏似言一時並立兩尸說非是 祭於廟同几 凡金改
篇末 末 云是月也
無尸 疏 如無孫 二字官補 復無同姓之適
既饗 疏 釋曰云既饗者正謂祝釋饗神辭告之使令祔
之安之釋饗訖佐食取黍稷祭於苴 此三十二字今本脫補金俱據通解
續補案當在釋注前
不綏祭 疏 又有 黍羹湆自門入 主人 官有初字 獻之後二字衍官
刪 賓長以肝從 自羹已下三 王 事 以見經 綏補改 無
尸 終於從獻 者衍補校 故具言之
主人哭出 疏 復尸 尸外東面位也

祝從 注 鄉牖一名也 義疏云北出之牖曰鄉非正室所有敖云鄉猶面也謂祝在主人之
左皆西鄉方同 疏 在牖鄉 饗 之下
卒徹祝佐食降復 石經及各本皆有官有 位 注 不復設西北隅者
重閉牖戶褻也 敖云此徹亦改設于西北隅不言之者已蒙如初之文也
始虞用柔 上從矛下同 日
香合 疏 曲禮所云黍稷別號者是人君法 方云注不知此爲上下之
通稱由此曲生支節義皆蒙混 祭以牲 生 爲主
嘉薦普淖 疏 言故以 言 爲號云者
明齊溲酒 注 明齊新水也言以新水溲釀此酒也 敖云明齊
蓋言醴也郊特牲曰縮酌用茅明酌也又曰明水涚齊貴新也蓋用明水涚醴齊故曰明齊也義疏云鄭以明

齊浚酒爲一物有酒無醴故以明齊爲醴浚酒爲酒酌奠用醴故說爲勝惟以祝祝之時奠不用酒疑浚酒爲
衍文然酒雖未獻而兩甒在室總爲神陳之祝辭自可兼言亦不必衍也疏謂以新水漬
麴改麴官謂浦補若以明齊當爲明視作兔腊解者應在
上與特浦改牲爲次
哀薦祫事注主欲其李黃楊皆有與疏合浦金校補祫先祖也今文
曰合古李合周云祫之言合也作合字義較協事
饗饗故云以祔祭之辭例之當云尚饗注勸彊強陸李楊皆作彊後同之也
再虞皆如初注丁日葬則己巳當作戊己之己疏同日再虞
三虞卒哭注士則庚日三虞壬日卒哭方云記本謂三虞則廟寢奠祭
之哭至此而終而注乃謂別有卒哭之祭蓋或於檀弓記文而不知彼記所云卒哭曰成事者乃舉卒哭以當

三虞日以吉祭易喪祭者蓋於是日丈夫脫經帶婦人脫經則祭之儀物必有異於初虞再虞而非謂三虞後
別有卒哭之祭也下記曰獻畢未徹乃餞餞而事畢則三虞外別無所謂卒哭之祭明矣他謂不
及時而葬者故云他者變易之辭猶今言別也不用柔日而別用剛日故云他也謂之
他也者疏却郎浦校改解初虞再虞稱祫稱虞之意故
亦取庚日爲三二虞也以其非常又非二字衍官刪祭故也
以鄭君若以前
獻畢注出宿縮于沛陸濟
尊兩甒于廟門外之右注無冪鼏浦金改不久陳疏以其
吉祭又一祭字衍尊在房戶尸之間
洗在尊東南注在門之左又少南故云洗取節於尊是猶未離於廟門外之
西方也
餕籩豆注古文脡爲挺脡
有乾肉注如今涼州烏烏疏同李楊俱作烏與周禮合翅矣
尸出疏祝亦如虞祭告云利成尸事乃興以前尸也、
今卒哭舊倒浦正祭末末餞尸於門外
尸卽席坐唯惟主人不哭疏以脯脩修置者
尸受授振祭疏經云佐食授受嚌
主人及兄弟踊注由李敖作猶浦從之廟門外無事尸之禮也
尸出門注以餞薦於外
主婦亦拜賓疏此明主婦送女賓于闈官補門之內

丈夫說經帶疏使賓知變節卽浦金改故也
入徹主人不與注入徹者兄弟大功以下故云丈夫自齊衰以下婦
人自主婦以下皆得爲之義疏云主婦亦以其齊衰者
婦人說首經注齊斬婦人帶不變說李楊變疏同官改作說非也義疏
云檀弓婦人不葛帶凡婦人皆然非專指斬齊也鄭謂大功以下婦人要帶亦變者恐是誤解間傳輕者包重
者特及麻葛重之文而然耳間傳似專指男子若兼婦人言之則斬衰者亦易要經以葛有所難通矣
未可以輕文又變於主婦之質疏知齊斬婦衰人帶
不變也者齊衰帶衍惡笄以終喪雖夕久時未變麻
服葛至祔旦日浦改亦當葛帶卽位也
無尸則不踐故云此節當在既陰厭主人復位之後猶出方云斷句几席設方云

謝而如初拾踊三方云明雖無尸不餞而主人婦人及賓猶出也主人主婦先出祝几筵之設以致其哀慕日拾踊三則賓亦出可知虞祔而退之賓義且於兄弟故與衆主人同踊故云餞尸之時賓亦踊上祀不見之者文略也 疏 故鄭云餞尸者本不爲送神也

哭止告事畢賓出此七字經文舊脫石經及各本皆有浦金俱校補

死三日而殯 疏 大夫以上殯葬皆除殊浦改 死日死月數

將旦而祔則薦方云薦即餞也以音同而譌或記者即以餞爲薦也 疏 謂卒哭之祭曰六字官刪添云字 云將旦而祔則薦薦謂卒哭之祭云祔則薦此上十字官刪者

卒辭曰 注 卒辭卒哭之祝辭方云末虞既畢將夕而後餞則餞乃虞之終故曰卒辭注蓋誤以此爲卒哭之祝辭而謂別有卒哭之祭也獻畢未徹而餞則不得別爲一祭明矣將謂卒哭在餞之前不惟經記無文且其後尚有餞之哭不得謂之卒哭蓋前記至告事畢賓出而止後記別一人所爲故始於死三日而殯終於小祥大祥吉祭凡前記事辭未備者補之而特揭卒辭以見其他辭事之同也

疏 謂迎尸之前祝釋孝子辭云爾方云卒辭宜施於尸出門右設席置几時所以明餞神之義爲將祔之本也疏誤

婦曰孫婦 注 不言爾曰孫婦婦李有與疏合 差疏也今文無某氏五字李有金據鍾本校補 疏 故不云浦補爾也

其他辭一也 疏 女子及孫婦皆有此浦補辭 云來日某隮祔爾於王金改于 爾皇祖妣某氏尚饗

饗辭曰 注 饗辭勸強李彊尸之辭也 疏 勸強尸浦改神之辭也者 執奠祝金改祀 饗

明日以其班祔 疏 孫與祖昭穆同舊同昭穆浦改 若婦則祔於夫失夫之所祔之妃 云凡祔已復夫于寢 案文二年公羊傳補云 易檐擔可也 祔祭遷於寢 廟用卣彼文作脩 又乎鳥詩鄭箋 注 云君喪三年既畢祫歸於其廟

浴沐舊倒今正同說見前 疏 櫛搔翦陸揃云注翦同 注 搔當爲爪音

搔翦或爲蚤揃官校集釋從陸刪去翦揃二字余謂注疏本所見或有異仍之 疏 未末 在於飾鄭雖不衍言未不在於飾沐浴此常語之不妨仍 少飾

用專膚爲折俎 注 謂主婦以下俎也義疏云鄭所言者吉祭折俎之法也云主婦以下蓋謂胙俎用正體也若然則主婦以下又何必專膚之折乎神用左胖虛右胖不用乃取脰膉敖

氏謂蓋辟吉祭神俎之所用者也由此推之則折俎亦惟主人主婦及賓長有之而衆兄弟未必備也以脰膉無多也東壁云竊謂膚用專蓋孝享之意其爲尸俎無疑文弨謂吳說較長 今文字爲折官改肵誤俎而說以爲所官改折誤俎

用尹祭義疏云用上亦當有敢字 注 尹祭脯也方云尹正也三虞皆以將祔告於新以者至此乃正告於祖而以孫祔乃祔祭之正也又引劉掜云虞祭側亨至祔特豕合升乃用吉祭之正禮耳文弨案上二尹半尹皆以脯言此不應有異解

嘉薦普淖普薦溲酒 疏 云記其異者所衍以嘉薦普淖普薦二字衍官去之是也但不云是疏使人疑是正文矣溲酒與前不異記之以其普薦與前異

適爾皇祖某甫 注 然則士之皇祖於卒哭亦反其廟義疏

六士一廟本無祖廟羣廟之別其二廟者朝祖時先禰而後祖則主各在其廟可見矣士無太祖豈二廟者祖尸藏於禰廟邪似不可通　疏　大夫無木主聚祭而反之

日薦此常事　疏　此浦校補　一期天氣變易　禮正月存有浦改

禰　期則宜用衍浦校祭

中月而禫　注　自喪至此中李楊此浦金校凡二十七月　疏　徙後

月樂二十八月復後補改又月字衍平丰常正主俱浦校改作樂

也　又於禫月將鄉卽改官吉祭

是月也　疏　謂是禫月得衍浦校禫祭　則於廟行四時之祭

於羣廟三字衍浦校

儀禮注疏詳校卷第十四

儀禮注疏詳校卷第十五

盧　文弨　輯

特牲饋食禮第十五　鄭目錄云特牲饋食之禮謂

諸侯之士以歲時三字陸有祭其陸有祖禰陸廟之禮二字陸有俱富

據以補入下非天子之士而六字戴云乃因疏文而誤入者去之於五禮屬吉禮大

戴第七小戴第十三別錄第十五此十四字舊脫吳艸盧補浦戴同

疏　文武不先不窋窋子不先父食是浦改也若祭無

問尊卑庿數多少皆同日而祭畢義疏云特牲少牢所迎惟一尸則所

饗惟一世所謂禰祭也故筮尸宿尸祝辭皆專稱祖而不及禰然自夙興視殺以訖送賓徹俎爲時良久

矣豈堪以勞倦之餘再承一祭乎況大夫又有賓尸堂事而廟則三諸侯天子又以明日繹祭禮隆樂盛

廟則以五以七其何以同日而祭乎此殆不然也蓋祫則萃羣廟之主而祭之禰則惟一廟而已故士雖

祖禰共廟而禰祭祖則不及禰若禰祭禰亦不及祖可知所以致其專一而使所祭者得伸其尊也

特牲饋食之禮不諏日　注　諏丁己巳譌下可意推之日今文諏

皆爲詛六字舊脫李有金據鍾本亦有　疏　不以用彼文作以食道用美焉

爾　食道是生金校補　入飲食之道　朝踐饋獻後迎尸

於室堂　不致肅敬於心與不祭之衍同　常嘗事不書

禮本下爲士制四者四時祭也四字依何休注補

及筮日　疏　是以散文言文之　諸侯日曰視朝之服

吾端冕而聽古鼓樂　云門謂爲庿門知者士是補金改冠

禮云筮於庿門彼向浦金改冠禮筮尚在廟此廟庿雜出官本皆作庿門

此爲謂浦改祭廟
子姓兄弟 疏繼禰禰爲小宗
席于門中 注古文人闑作槷槷金改
筮人取筮 疏若然神既爲生成之神人浦金改鄭云謂爲浦改
蓍者則蓍亦有神易繫辭云有著之德圓而神非舊倒今正
由筮有成數之神
宰自主人之左敖云當作右此書他篇皆言右與少儀詔辭自右者合此當字誤爲左
注贊命由左者爲神求義疏作求神云爲神求吉 疏變也義疏云爲求神變於
義無取且在左則不便於詔辭而受命者之面鄉轉還亦不相當矣敖云字誤得之 此言某事
又不言妃者容大祥之後禫月之吉祭方云享祖考未有遺先妣者見

於少牢則特牲不待言矣虞未全吉故吉祭猶未配特牲饋食全吉而同於祥後禫月之不配則義無所取矣
某子者祖浦改且段氏玉裁云此稱伯子叔子則不稱其且字少牢稱且字者鄭云大夫或以
字爲謚也此疏分別甚明而刻本多誤故致互譌字也伯子仲子也 疏贊命
之事辭金改非長不爲 決法金改官作案士冠禮宰自右少退
贊命 云薦歲事據吉浦補祭而言又少牢吉祭云以某
諆妃配 故知是禫月吉祭非常時吉祭所以不言歲
事而云某事此上十五字浦金校補也
筮者許諾 卦者在左卒筮寫卦方云疏引士冠禮注謂彼乃筮人書之此
則卦者書之非也皆卦者書於方而筮者以示主人耳 疏立筮由便與於士不
同

筮者還東面 注以其屬年金依鍾本校之長幼旅占之
若不吉 疏又云旬之內曰日下同近某日
乃宿尸 注使知祭日當來古文宿皆作羞六字李有與疏合浦金校
補 疏疊壘之不從古文 謂一部布浦金改之內 主人
肅速客而入 是以鄭汎況云或也
主人再拜 疏不待得擯辭訖
宗人擯辭如初 注今文無敢四字在注末宋本李本皆有浦金補 疏云
筮某之某爲尸尺
宿賓 注言吾子將臨之知賓在有司中方云注以前無戒賓之文遂謂
賓在有司中非也詩書所稱宗廟之祭賓之重幾並於尸詩曰畀我尸賓壽考萬年可證士大夫之賓當以屬

世交執友或州黨之有德譽者苟以公有司爲之則上不足爲宗廟之榮下不足爲兄弟子姓衆賓之式且以
屬吏而致爵於主婦尤覺不倫案記序衆賓及衆賓與公有司私臣各別公有司獻次衆賓則卑微甚矣而
可爲賓長乎 疏在官補諸士下此獻者之四字官刪中選三獻者三字官補
以爲賓浦作諸士選以爲賓但云此獻者之中五字爲衍文記人久乃辨辨之
厥明夕 注門外北面當門也義疏云門外即門東敖說爲長蓋士虞禮陳鼎門外
之右吉祭反是則在門左可知 疏下篇少牢陳鼎鼏在門東
楸在其南 疏少牢五鼎鼏明有獸可知 凡而改官言楸
者以無足解之 魚水物云獸是腊可知惠云案下式魚腊鼎注引
少牢魚用鮒腊用麋上腊用兔然則獸者兔也疏乃以魚爲獸誤矣魚者川禽可謂之禽不可謂之獸易舊井
無禽凡水物皆可謂之禽也又云下文云舉獸幹注云幹長脅也獸腊其體數與牲同經文舉獸幹之外又云

魚一亦如之則魚非獸也魚言頭不言幹
設洗于阼階東南　豆籩鉶陸鉶復同在東房　注　東房房中之東當夾北　義疏云東房對西房而言謂此所陳在東房之東可也以房中之東爲東房不可也東房在正室之東夾室又在東房之東若夾室之北則北堂下之東矣鄭氏以夾室之北一架通爲東房非也
西堂西夾室字衍張云案疏無室字儀禮經注凡言東夾西夾俱無室字案楊圖亦無室字戴校刪之前近南耳　疏　故云東房也又與少牢籩豆所陳相反少牢近于西方此經則房中之東也自又與少牢至此誤倒在夾室半至則當夾北也之下　夾室半以南爲之以壁外相望則當夾北浦金從上移在此浦刪去也字言當夾北者　故云房中之東當夾北之浦金改也　夾室前堂當浦金改謂之廂

儀禮詳校　卷十五　四

賓及衆賓　注　不蒙象李楊蒙浦校改如初者以宰賓李楊宰浦校改在
而宗人祝不在
主人再拜賓荅再舊倒浦金校乙拜三拜衆賓衆賓荅再敖云當作
一拜　注　衆賓再拜者士賤旅之得備禮也　義疏云鄉飲禮及有司徹衆賓皆荅一拜此禮不應特異注疏所說未必然也　疏　所以不再拜者避國君公義疏改故也　以其士賤衆賓得備致禮故也
宗人升自西階　疏　決上下文初餞時云豆籩鉶在東房方　凡浦金校補洗濯當告絜　嫌通几席亦在浦補洗濯之
限
賓出　注　爲視牲也今文復爲反五字舊脫李有金依鍾本補

請期曰羹飪　注　飪熟李孰下同也
夙興　立于門外東方房石經及諸本皆方金校　疏　及即行浦改位
之事　緇韠之者下大夫之臣　司士擊繫下同豕
主婦視饎爨　注　南齊于張從陸去于字楊亦無案陸於既夕記亦作齊于坫仍之坫
疏　明主婦不官補自爲也　鄭以祭饎爨用黍肉官補而
已　所謂故書者或作饎二浦改也
亨于門外　疏　故知浦補用鑊也
尊于戶東　疏　若據房戶中浦改東西　事尊浦改酒在東
唯君面西尊
執事之俎　注　執事謂有司及兄弟二列者因其位在東

儀禮詳校　卷十五　五

西祝主人主婦之俎亦存焉惠云執事謂佐食階閒折俎一膚見少牢饋食
疏　以三獻舊倒金正禮成　此鼎在門外不入吳云注既言不升鼎則無鼎矣此鼎二字非賈氏誤解卽字之譌也
盛兩敦　几席陳于西堂如初敖云此云如初則上經西堂之下其有脫文與
尸盥　在門內之右　注　象洗在東統于門東東壁云尸入門左卽盥則此在門內之左也注似與下尸盥之節不合　疏　東謂爲浦改門東
祝延几　注　至此使祝親接神　疏　宗人祝立於賓西北
東面西南上
主婦纚笄宵衣立于房中南東面　注　詩有素衣有朱宵
疏　矛宵衣以禓禓之　但詩及禮記儀禮皆作宵字

戴云鄭注士昏禮宵衣云讀爲詩素衣朱綃之綃魯詩以綃爲綺屬禮記玉藻𥿍綃衣此注引作宵但取音義相合不仍原文今疏槩以詩及禮記皆作宵轉滋淆惑矣

主婦贊者一人亦髲髲浦金改髲衣侈袂　天子諸侯王后以下浦補助祭皆不同者

主人及賓兄弟　注　具猶辨古辨此作辨陸及李楊黃皆作辨官作辨也

佐食北面立于中庭　注　佐食賓佐尸食者立于宗人之西敖云佐食主人兄弟之佐尸食者記曰佐食於旅齒於兄弟是也此中庭謂東西之中其南北則參分庭一在南與義疏云立於宗人之西經無明文疏以反哭入門爲比非其倫矣

主人降　疏　又盡載牲體于俎又設俎于神坐之前此十五字浦云衍　故云統於東衆也

宗人執畢先入　注　宗人則執畢導陸道下同張從之之　雜記

儀禮詳校　卷十五　六

曰枇彼文作枇用桑長三尺畢用桑長李楊黃皆無彼文有三尺　舊說云畢以似李作以浦金俱校改疏同御他神物　虞喪耆浦金改祭也

疏　以經言宗人執畢事金改先入　備失補脫也者

棘心匕已刻是也　舊說如知浦金改此又引少牢士虞已下破彼舊說之意也　則雜記所云是事浦改官改畢非也

則禪譚月及吉祭

鼎西面錯　注　右人謂主人及二衍浦據黃校賓

贊者錯俎　注　加匕東枋陸張李楊俱作枋

佐食升肵俎鼏敖云當作冪之　注　肵俎李有浦補謂心舌之俎也

疏　實于浦補牲鼎

卒載加匕于去鼎

主人升　疏　知載人入設俎者　豕俎浦補入設於豆東

主婦設兩敦　及兩鉶鉶石經重芼疏西面拜升浦改獻尸

主婦設二鉶與于官改糗脩

祝洗酌奠　出立于戶石經及李楊有浦金補　西南面　注　酌奠奠其爵觶也李楊有浦金補

主人再拜稽首　注　祝在左當爲主人釋辭於神主官改也

祝迎尸　疏　凡平來浦改賓客

尸入門左　疏　見上士經陳盥在門右

尸至于階　注　主人升自阼祚階

儀禮詳校　卷十五　七

尸荅拜　疏　吉告祭稱孝

祝命挼祭　注　命詔尸也義疏云士虞祝命佐食墮祭大約尸先祭豆而祝卽命佐食取黍稷肺授祭士虞立文甚明注以命爲命尸與前說相悖　士古虞禮古文曰祝命佐食墮李隋下同祭　墮與挼讀同耳今文改挼皆爲綏古文此皆爲挼浦擩祭也此十五字舊脫疏有之士虞禮疏引此注亦有之李鍾同浦金校補

疏　云今文改挼皆爲綏餒　故疊疊之而不從也云挼挼醢者染於欲醢

佐食取黍稷肺祭　注　祭酒穀味之芬芳芬者　告之楊下有以字官同李黃無美達其心

祝命爾敦佐食爾黍稷敖云他篇爾敦者爾黍而已此幷及稷未詳浦云宗下佐食搏

黍授祝疏云上文爾黍于席上不云爾稷是經本無稷字此及下文反黍稷于其所疑傳寫者誤衍耳
設大羹湆于醢北 疏 醢北者謂爲薦左 士虞禮大夫衍
羹湆設於鉶南在右與生人同有衍浦校 不忍異於生故也
大羹不致不致謂五字浦校補 不和以鹽菜
乃食食舉 疏 乃食謂食肺云食舉謂骨體正脊 義疏云乃食者連上黍稷而言也又云食舉者見先食黍稷後食肺脊也下文尸實舉於菹豆注云舉謂肺脊甚明疏兩誤方云此經以食爲主故先食食繼以食舉下經乃承此而日三飯告飽也如不言食食而日三飯辭事有闕矣
尸三飯 注 皇尸未實侑也官無各本皆有
佐食羞庶羞 注 四豆者膮炙胾 胾 醢 義疏云少牢大夫禮四豆兩胾兩醢士禮焉得過之而用膮炙乎但少兩胾一羊一豕特牲則兩胾皆豕此其異也 疏 腳 脚 以東

儀禮詳校　卷十五　八

臐 經 膮牛炙 先設醢絣之以浦補 次也 韭菹醢 醢 醢
葵菹蠃 蠃 醢韭菹在南葵菹在北絣衍 注云葵菹在北絣
擧骼 骼 及獸魚如初
佐食盛肵俎 注 今俗言物數有云李有金依鍾補 若干個者李無
疏 長脅二 三 骨短脅今尸 補 已 以 擧李有肩骼二字 正脊一
骨長脅一骨及骼肩則二字黃有 脊脅各有 黃有 一骨在 前
後各一節以歸脡三字官删 及橫二字官補 脊短脅二字官補 以其次正脊故也
六字官删 歸尸二字官補 前脚唯有臑在幷正官補 脊長官補 脊脅各一
骨爲三也
擧肺脊 疏 受者尸授之是也舊倒官正 云肺脊初在菹俎下同

豆者
主人洗角 注 謂之二字舊作云浦金依李楊鍾本校改 酳者尸既卒食又
欲却浦金校改 頤衍養樂之 角加人事略也者李楊俱作也 疏
經云酳尸四字舊脫浦金校補 知是獻尸者 故知此是主人獻
酳尸也 因父子之道質而用角角 補 加人事略者
尸拜受 注 肝肝炙也今文曰啐之五字李有浦金補 疏 肝亦
縮進末米浦改
尸左執角 注 節主人入拜
祝酌授尸 注 尸不親酌尸尊舊倒浦據楊正 也尸親醋相報之
義七字李楊有浦校補 疏 尸尊故也下授代酌三字衍浦校

儀禮詳校　卷十五　九

主人拜受角 佐食授妥授宋本妥金據注改 祭 注 退者進受爵
反位妥亦當爲授五字李有浦金校補 佐食受授金據鍾本改 之 今
古文或皆改妥作授李如此舊作古文授作綏浦金校改補 疏 亦如上
佐食取黍稷肺祭授綏金校改 尸
主人坐 注 待尸授之以長大之福下也字李楊皆無
佐食摶黍授祝 疏 宜稼 嫁 于田
主人左執角 注 季小陸少 也 古文挂作卦五字在注末李鍾有浦金
據補
主人出 注 變黍言官以譌 啇 疏 此大夫尊爭又不似有人房五字衍
浦校改删 收秋浦改 斂曰啇

主人酌獻祝疏此先女佐食

主婦洗爵于房酌（祝各本俱作酌）亞獻尸注次猶貳（楊二下同）主婦

貳獻不夾（當作俠下同）拜者

尸拜受疏拜而後獻者當夾（黃俠浦金俱從之案若改當通改）拜也

宗婦執兩籩疏棗栗（舊倒浦正）設于會南棗在西鄭云（不浦金改）

尚棗

祝贊籩祭注籩祭棗栗之祭也（楊有浦金補）疏見上經尸

挼祭時云右手（若平浦金校改浦云經無手字）取菹　又尸取麷（從豊譌）

贊（贊金改）

酢如主人儀疏云不易爵辟（舊倒今正）內子者

主婦適房疏云上佐食挼（彼文作綏）祭

賓三獻疏賓受獻（官改）主人酢十一也

俎入設疏主婦致爵於主人時（待浦改）

主人左執爵注忖（浦云忖扐通李作扐監譌忖疏同）肺不挩手換疏云

忖肺不挩（拭）手者

肝從左執爵取肝換于鹽坐（李云重出坐字可疑敖云衍吳云上文云坐挩手毛云此尚未興不當復言坐義疏云禮記少儀云有折俎者取祭不坐燔亦如之疏謂燔肉雖非折骨其肉旣在俎則取時亦不坐據此凡從獻之俎實皆與而取之旣乃坐而祭也此經不言興文省耳少牢賓尸次賓羞燔亦曰坐振祭則坐字非衍明矣）注而次之亦（金依鍾本改示非疏說甚明）均

主婦荅拜受爵酌醋左（敖云左非誤則衍內則云凡女拜尚右手）執爵拜

○（浦云此當在下句下）主婦出反于房（官本闕在此下）主人降注古（今）文

更（挼）爲受（李不誤金據鍾本校同）

三獻作止爵注賓入戶（尸）北面

尸卒爵酢（方云下疑脫賓受爵三字）卒復二位注今文曰洗致古

文更爲受（十字在注末李有金據鍾本補）疏案少牢（二字浦補）下篇不儐

尸洗致爵（舊倒浦正）于主人　謂如上主婦亞獻尸及祝皆

燔從（下如初故云如亞獻七字官刪）及主人主婦致爵皆肝從燔從此

（六字官補）雖云如初則（浦校改別）無肝從

主人降阼階（敖云當有前字）注如初如（李楊有浦金校補）祝濯時

賓辭洗注今文無洗（注末李有此四字浦金校補）疏此因祭而獻

（如初官改）賓故就之使不得專階（也衍浦校）

薦脯醢疏其折義則異（彼折骨三字衍浦校）故（浦補）云不言其體略

主人獻賓（儀衍官刪）此下文云公（浦補）有司在門西

賓左（石經佐）執爵疏以其賓尊行敵禮（二千官改）故也

主人坐祭疏今受（令祭浦金校改）獻於西階上

衆賓升注備盡盡人之荅拜（浦疑余疑或之字衍）

尊兩壺于阼階東疏設尊之法皆有糸（大浦金校改）酒由

近爲（二官改）始也

主人奠觶于薦北（姜云下當有荅拜）疏生（主下同）人飲酒左不

舉　二人舉觶酬尸侑侑（浦金校補）奠觶於右

賓坐取觶還東面 下拜字載校集釋刪云上主人奠觶于薦北荅拜荅賓北面之拜也賓坐
取觶還東面下乃云賓奠觶于薦南皆方執觶在手不得拜明矣
主人洗爵 疏 及眾 長 兄弟之事　故冠禮云乃禮 醴浦改
賓
洗獻眾 石經及各本皆有官同 兄弟 注 此言如眾賓儀 獻 則知 如疏
同皆官改 獻眾賓洗明矣　疏 以其上 士浦金改 獻眾賓時
洗獻內兄弟 注 其 李錫黃皆有浦金校補 位在房中之尊北不殊
其長略婦人 黃有者字似衍金據補非 也　疏 尊兩壺于房中西墉
牖記亦譌官改 下
主人西面荅拜 疏 不待 得 獻眾賓眾兄弟徧

儀禮詳校　卷十五　十二

長兄弟洗觚 疏 若生 主 人飲酒禮　祭禮士與 於浦改 大
夫同者攝盛拜奠亦與 於金改 大夫同
眾賓長為加爵 方云敖氏謂此加爵室用觶似未安此承長兄弟之加爵室用觚後此旅酬乃
承用主人酬賓之觶耳　疏 欲神惠之均於在 昔倒今正 庭也
嗣舉奠 注 將傳重累之者 宋本作也案者疑衍　疏 獻謂 為浦改 舉
奠洗爵酌入也　鄭注云尸 浦補官有 始入舉奠斝　祝則
詔主人拜妥尸 之浦改 使之坐　則以拜妥之也 浦補
舉奠洗酌入尸拜受舉奠荅拜尸 石經及諸本皆有金校補 祭酒 疏
此嗣子獻尸尸 賓賓浦金改又皆字衍 啐之亦欲酢 酌官改 己故啐
之

兄弟弟子 疏 賓北面拜儀 位官改 阼階前東面獻長兄
弟 吳云或以疏言東面似與經不符案長兄弟位阼階下西面故弟子東面獻之經言北面皆荅拜時也疏
正以申明經文之所未言者耳
宗人告祭脀 注 所告者眾賓眾 浦金補見疏 兄弟內賓也
疏 上文獻 下官改 長兄弟如賓儀 一 得獻時 乃衍浦校 薦于堂
下
乃羞 注 自祝 酌 主人至於內賓無內羞 東壁云少牢正祭及賓尸兩有
蓋不賓亦然此亦當相等注似未然　疏 乃 薦浦改 羞庶羞于賓兄弟內賓
及私人不儐 殯 尸
賓坐取觶 疏 堂下行旅酬 竝官補 無算爵 竝官移上 上大夫

儀禮詳校　卷十五　十三

儐尸 官補 與旅酬　以其儐尸在堂禮 後改二字衍浦校 殺故
也　直行無算爵於 者金依黃改 堂下 官去於堂下三字 而已　以
其堂上與 下於官改 神靈共尊不得與尸行旅酬故闕 屈官改
之　禮尸於 與官改 室中酌上尊　故上下 官補 大夫及士
之祭禮旅酬及 行官改 無算爵　賓酬 旅官改 長兄弟　同
類 上浦改 之中受者於左
賓奠觶拜 疏 故鄭云受酬 酌 者
長兄弟西階前北面眾賓長自 石經及諸本有浦金校補 左受
長兄弟酬賓 疏 此長兄弟 補 所舉奠觶者
賓弟子　長皆荅拜舉觶者祭卒觶拜長皆荅拜 此十一字

石經及諸本皆有浦金校補　舉觶者洗各酌于其尊奠各本皆不誤　舉觶
者皆奠觶于薦右　注　非神惠也　義疏云無算爵正欲賓兄弟之既醉而出竝受
其福也其爲行神惠也明甚注疏因前有神惠右不舉之說合無算爵奠右而亦舉故曲爲之解耳必如敖說
乃與經義合敖云薦右賓之薦南兄弟之薦北也奠于此者因其所改奠之處也緣長者之意不欲勞其復遷
耳　疏　加勺南柄黃枋　故止爵行旅酬下雖以尸而奠爵待之亦九字
黃無浦從之　得爲神惠至此行黃無　別爲無算爵　同於生　主人
飲酒
長皆執以興　注　凡堂下拜亦皆下作字各本無浦金校　北面　疏
則上文復其浦改　位　弟子舉觶官有　於其長行旅酬及又浦
改　無算爵

爵皆無算　注　亦交錯酢　以辯
利洗散獻于尸　注　言以　利以今進酒也更言獻者以利
侍待李楊侍　尸　嫌於加爵酒宋本爵疏仍作酒疑誤　亦當三也　疏　以
利侍待　尸禮將終　故鄭君解其義意衍　以利侍事浦改　尸
衆賓長爲浦金補　加爵通洗散獻尸亦三二浦金改
主人出立于戶外西面南張李敖郝作面官同
祝東面　疏　主人出立于阼階上西南　面　此戶外告利
禮成　以祭禮畢孝孫往徂浦改　位
祝反　注　俎所載於以載各本同官從李作載於　胏俎　疏　彼云祝命
二字浦校補　佐食徹尸俎

徹庶羞　注　祭李有　已而與族人飲也　然則自尸祝至於
兄弟之庶羞宗子以與族人燕飲於堂內賓宗婦之庶
羞主婦以燕飲於房　義疏云諸父兄弟備言燕私謂燕于廟後之寢也丈夫之燕不於堂
則房中蓋未必有婦人之燕　疏　以其尸三飯及飲浦改　後　引之也者
其上大夫當日日金改　儐尸　若者下夫夫不儐尸
以經直言設于西補　序下不言燕疑之二字衍金校　引書傳爲
證有燕　以兄弟受獻于堂上下浦改
筵對席　注　敦有虞氏士　之器也周制士用之虞浦金改　尸
亦餕鬼神之餘也李黃無　可以觀勸　政矣　疏　引祭統
經　者

宗人遣舉奠　祝命嘗食　敖云此二字或當在養者之下　養者舉奠　疏云
此二字當在升入之下　許諾升入　注　其位不過族親也李楊有
主人西面　注　祝曰告李日　養釋辭以戒之言女養乎李有楊作
于　此當有所以也　亦當以之也　文弨案字作以其義爲似陸於經文云以
依注音似此疏釋此句云亦謂亦似其先祖下注似先祖之德皆作似字乃疏於此又云已上皆爲以爲似者
誤也既以似釋復云似誤殊所不解　疏　我君何以久畱於此乎二佐浦金校改
不見其處惠浦改
卒食　注　贊者洗三爵酌李楊黃皆有浦金校補
主人坐祭　主人出立于戶外內石經及諸本外　西面石經南不必從
注　事餕人者禮畢　東壁云案主人父也舉奠子也此父子相拜者三而父之先拜者二

故以事裁如事尸解之其說不倫或曰其誤在未審皆荅拜荅字爲衍文因以其拜爲荅主人遂以主人之拜拜爲拜兩養兩據少牢主人三拜養者此無文則父不拜了可知又戒爵不視成而委其事於祝則神事而非人事矣神事當拜神注裁舊說謂主人拜於下養之南則是鄉與奧神之所在則其拜非拜神而何戒之而必拜神者示稟命於神也則兩養之拜亦所以拜神之戒何荅之可言且卿據下舊有與也之下言兩養拜而不言合則此荅字之爲衍文明矣又或曰父子無獻酢之禮說經乃有酬酬者亦解者誤爾士冠禮父禮于則賓攝之燕禮君飲臣則膳宰攝之此經宰贊一爵即彼二經攝業之例也據少牢贊者洗三爵主人受于戶內此宰贊一爵不言上人受則宰白代主人酳上養可知宰代主人酬上養則亦代主人受酢更可知矣宰代主人而直謂之主人者燕禮膳宰稱主人之例也其荅卒爵拜亦書主人則主人自荅下養而宰之荅上養從可知矣但主人之文雜出故讀者易誤爾是二說者略近理竝著之以備參

祝命徹阼俎豆籩　疏　以豆籩二字黃在下

宗婦贊設豆籩黃從上移

此舊作之今案從舊本亦可

祝執其俎以出　疏　乃執俎以出于廟門外浦金校補

佐食徹尸薦俎敦　注　此所謂當室之白陽厭也則尸未入之前爲陰厭矣義疏云陰厭以祭宗子之殤陽厭以祭凡殤非以祭祖禰時尸未入之始爲陰厭尸既出之後爲陽厭也且厭以飽飫爲義則方始食而祝饗神安得遽飽神嘗飲食尸醉飽而出矣又何藉以尸食之餘既餕之後而以飲神乎蓋徹而不遠徹所以重之故改設於西北隅用筵而扉明示以異於神席之意則不可謂之陽厭明矣　疏　當堂室之白則同　謂宗子殤官補有陰厭　曾子嫌言官改　謂殤死陰厭陽厭備官補有故問孔子孔子別引官改宗子殤官補死有陰厭

祝告利成　注　拜荅浦金校改送賓也

佐食徹阼俎　注　尊賓也者李楊也　疏　唯賓俎有司徹歸之尊賓也者案有司徹云司士歸之尊至士歸十三字浦補官無也字案字云司士三字餘竝同浦　尸侑之俎不儐賓官改　尸　上文正見浦金校改　賓出

主人送於門外再拜

記當提行　特牲饋食　注　今命金依鍾本改　賓兄弟緣孝子欲得嘉賓尊客　疏　士冠在朝服舊倒今正　上服官增　從而正也浦疑

此緇韠帶官改　故云下大夫之臣

唯尸祝佐食　疏　亦謂札禮浦改　荒有所禱請服之

設洗　東西當東榮營

篚在洗西　注　二觚長兄弟及酌李及官同鍾作酬浦金從之衆賓長爲

加爵二人班同宜迎李宜　接竝也　疏　其三長兄弟酬酌官改　賓　禮殺事相接者酌浦校刪嗣子舉奠啐酒六字浦校補奠于鉶南下是嗣子雖飲還復神之奠解也十二字浦校刪餘有三在　賓取舉官改　奠於薦南此解又二字浦校補　未舉也下篚三字浦校刪餘補有二解在又及浦校改長兄弟洗觚解官改爲加爵衆賓長爲加爵如初此浦校改爵止此解浦校補　亦未舉也下篚三字浦校刪仍浦校改餘有一解在乃尸官乃浦校同羞之後賓始舉奠解行旅酬辯辨以上俱據通解續校　卑者舉角爵

壺棜禁　注　且蓋浦金校改　爲其不宜塵

籩巾以綌也纁裏裏疏同

鋼芼注堇荼如飴云衍
牲爨在廟門外注稷稷在南疏雖在西堂下五字金校補
逼西壁爲之故以舊說經改金辯之也孫氏云謂屋室浦
金校改梠
胑俎注是以進祭官改之疏據俎上云衍浦金校刪爲橫
沃尸盥者一人敖疑者一人三字衍淳沃敖云並言之亦未詳注匜北
執匜者浦校補之北
尊兩壺于房中西墉牖石經及諸本下墉浦金校改疏明其明浦改相
亞次
主婦及內賓注宗婦之娣婦各舉觶眞李觶浦校改於其長

儀禮詳校卷十五　大

皆西面于李有浦補主婦之東南疏此亦約浦補上經正行
旅酬節至云官改交錯以辯皆如初儀是也云宗婦之
姒亦取似官改奠觶皆西面于依注補主婦之東南面依注改
者
尸卒食而祭注無籩豆而官改俎疏亦約禮器云盆瓶
知之浦補
尸俎注貶於尊眞浦金改者疏亦是放而不致至浦改也
魚十有五疏證諸浦改魚數亦尊卑同也
祝俎髀脾石經及諸本不誤疏云祝俎直云脅二骨謂代脅也
以尸俎無脡脊祝則有之尸俎無代脅白也以至代脅十六字浦金皆

據通解續補言亦浦改凢者佐食也衍已下卑無加
阼俎注主人尊故欲宋本故其體得祝之加數五體又於李作
加通解續下有加字其可倂者二亦得奇名疏主人又右浦金改云
脊
主婦俎注古文穀皆作穀六字在注末金校補穀作穀疏云折補
分後右足以爲佐食俎者
衆賓及衆兄弟注所以明浦金校補惠之必均也疏俎皆
三體官補皆有嚌肺雖官補不正止官改接神尸神象下所字官
刪不接神及尸替作不接尸神從黃改賤執巾以授接浦金改尸
公有司門西注非執事者四字李有與疏合官同亦皆與旅疏

儀禮詳校卷十五　九

釋曰衆賓兄弟次賓之下得獻此十字官從下移於首刪去下謂衆賓兄弟次
賓之卑得獻十一字謂執官補前舉鼎匕已浦金亦校改載肵羞官改從燔
從二字官補刪獻衆賓撰取公有司酬九字加官補爵之事列在西方二字官補
東面爲衆賓餘者在門西北面二字官補位也亦皆在東
方二字官補西面位不執事者官補賤於執事者則公有
司是也爲之浦校改使爲佐食者是官改也及乃浦金亦校改獻
兄弟薦脅上宗人獻與官補旅官刪云字齒於衆賓佐食於
官補旅齒於兄弟此是官改但言獻次亦皆二字官補與旅者
亦此二人也故彼注昭穆猶特牲少牢饋食之禮浦校
主人之三字衍彼注無衆兄弟也以散爵獻士及羣於官改有司

所鄉官改擇執事貴者舊倒官正卽衆賓　鄭宮浦注祭統云

儀禮注疏詳校卷第十五

儀禮注疏詳校卷第十六

盧文弨輯

少牢饋食禮第十六

少牢饋食之禮　疏　自此盡如初儀衍浦校　故地官稾葉從木爲
人職云掌豢祭祀之犬大注云養犬豕曰豢七字浦金校補樂
記亦云豢豕作彼文是爲酒非以爲禍禮浦金校改若浦金校補一
牲卽不得牢名故郊特牲與士特牲特牲與士浦金乙轉官作與特牲士
亦非皆不言牢也
日用丁己巳譌疏及下同　疏　內事謂爲浦改冠婚祭祀
筮旬有一日　注　以言各本倶以先月下旬之己　疏　筮來月

日上旬之己者衍浦校　鄭卽浦金校改直云下旬己上旬己
不用中旬下旬者吉事言是浦金校改官作亦是非先近日故也
筮於廟廟石經門之外　疏　于諸官臣浦改有君道也者衍
主人曰　注　禘于大太廟禮曰日用丁亥不得丁亥則己
亥辛亥亦用之無則苟有亥焉可也吳云案經云日用丁己則或丁或己
皆可不必亥也此舉丁亥以見例當云不得丁亥則丁丑丁卯亦用之無則苟有丁焉可也如此方與經義相
合　大夫或因字爲謚顧氏炎武云乃氏字之譌　公命之傳無李亦無以
字爲展氏是也若某李作其今從宋本仲叔季亦曰仲某叔某季
某也李黃有　合命食曰配　疏　桓十四年乙己浦校改亥嘗
案月令云乃及擇元辰　陰陽式法亥爲天倉祭祀

所以求福宜稼於田故先取亥 楊云鄭注誤解疏又從而爲之辭謬已
云伯某且字也者以某在伯下 云云稷若云謂其字且無可指且言某以擬之且
者聊解經言某之意也非謂人之字爲且字也疏大失注意士喪禮筮宅注某甫且字也若言山甫孔父彼處
疏云孔山是有字以某甫擬之是且字却甚分明可證此疏之失 因生 主 以賜姓胙
之土而命之氏 事 以展爲字 謚 若時有告請及 而浦
金校改 非常祭祀
史曰諸 注 蓍之德圓 陸圖李黃楊皆從之疑注疏本自作圓 而神
遂述命曰 疏 謂之述命述命 二字浦金校補 訖乃連言曰假爾
大筮有常 義疏云假爾大筮有常乃承擊筮而發端之語其下乃述命之辭疏謂述命訖乃連言倒
矣

乃釋韇立筮 疏 大戴禮三 二金改 正記皆有此文 以其
蓍長立 金補 筮爲便 若然 浦校補 諸侯蓍七尺
卦者在左 乃書卦于木 李云石本有以字案與疏合但開成石經無未知李所云
石本何本也 示主人 注 六爻備書于板 張云疏作版從疏案今疏亦作板
吉則史韇筮 疏 是求吉得吉之言 吉浦改 也
乃官戒 注 滌溉濯 釋文滌溉古愛反一本作濯據此則濯字衍 祭器埽除宗
廟 方云埽除事輕易舉當包於官戒之中宗人所命惟滌濯祭器耳 疏 使之具其物
且齊也 浦此句下添者字并添筮日卽齊故云乃不云厥明也共十三字今案疏下卽接滌溉濯祭器
埽除宗廟者是全述注文中間不必再用者字界斬似當仍其原文
宿 注 筮日既戒諸官以齊戒矣 也各本矣 疏 以言前 舊倒金正

宿一日
明日朝 有服字 筮尸如筮日之儀 石經禮各本同楊作儀官同校李本者亦改從
儀金云明監本作儀 用薦 爲 歲事于皇祖伯某 疏 但天子諸侯
前期十日卜得吉日則戒諸官散齊至前祭三日卜尸
得吉又戒宿諸官使之致齊 義疏云大宰職前期十日卜日遂戒鄭注十日容散
齊七日致齊二日又祭統云先期旬有一日宮宰宿夫人散齊七日致齊三日然則散齊致齊於卜日吉之時
一并戒之
主人再拜稽首 注 告尸以主人爲此事來肅 舊脫李楊皆有浦金
補
若不吉 疏 此筮尸不吉 言浦金改

既宿尸 注 言既 及 肅尸 疏 及宿諸官與 以浦改 爲期
以經云 文浦改 宿尸反
主人門東南面 注 亦唯尸不來也 敖云有司羣執事之位北面主人宜鄉之
是所宿者皆不在也
明日主人朝服 注 文互者省 文衍李楊無浦金校刪 也尚書傳曰
李楊有浦校補 疏 必知 如 人君視殺別 引皆浦金校 日者 謂鄉
鄉浦金改 祭之晨 又云及祀 禮浦金改 之日 辟人君也 一浦金改
文互者 玄云浦金校 省也者 如鄉 鄉 所解
雍人概鼎 注 在門東南統於主人北上 義疏云吉事欒在東方故陳牲
概器皆於東方主人就牲所視之耳非統於主人之謂也北上羊欒在豕欒之北

虞人概甑甗疏甗實二一補改鬴七七穿
饗定疏論實補補鼎及豆籩盤匜等之事　鄭云羊豕魚
腊皆有竈竈西有鑊四字校補今官誤令陳鼎宜各當其鑊
二三鼎在豕鑊之西　此直有羊豕前注二字從下移此言皆
有竈鑊官改前注二字舊在此官移於上何可補改知魚腊皆有鑊竈文昭改案
士上虞禮云　魚腊爨亞之北上四字官案士虞禮改刪去在廟門外東南
魚腊爨在其南十二字金據通解不作亞之北上但去在廟門外東南魚腊爨九字盛本於亞之下改云案特
牲記云牲爨在廟門外東南魚腊爨在其南有爨即有鑊士禮皆有爨鑊則大夫可知也案以三本校之盛所
改爲是賈疏末云故羊豕魚腊皆有爨也此亦費語當去故愚以盛所改爲是
司馬升羊右胖髀不升肩臂臑膊膊官改下並同以骼　注　肩

臂臑肫骨楊有也字膊骼股骨補云下本或有也字案疑因楊上也字或當在此
疏猶器之綧也者云官改　先後者卽官刪短脅是也　此
言綧者指解脊脅官補不取肩臂臑膊三字官補胳也若尸舉
牲體則脊官補脅胳肩舊倒官正爲綧　當以腴腸官改內自爲
先後之次也　案特牲記肩臂臑肫胳格金改官作骼案彼記文作肫胳與此膊骼一也宜各從本文
司士升豕　注　君子不食溷本作圂腴
司士又升魚腊　疏　以下經云文補改　司士三人升魚腊膚
卒脀皆設扃鼏冪石經李黃鼏注同官同
司宮尊兩甒于房戶之閒同棜皆有冪官作鼏誤石經冪張云案注云今文鼏作冪鼏指經也經字必鼏後乃啓二尊之蓋鼏同從注今案今各本注俱作今文冪作鼏與張所見正相反攷李黃楊俱作冪張似誤記
司宮設罍水　疏　以士冠禮直言水在洗東不官改　故鄭
注總二字浦補云凡
小祝設槃匜　疏　案特牲直云尸　已盥
主人朝服　疏　布設舉鼎七上載之事
司宮筵于奧　注　席東面西李面官同近南爲右　疏　故司宮
設神席舊倒官正金云神衍
司宮取二勺于篚　注　今文啓爲開古文五字補柄皆補李皆有
浦金校爲枋方

佐食上利升牢　注　午割使可絕也李楊有浦金校補　疏　言皆
如初爲之于補爨也者經言此者以前實官補改鼎時
故明之云皆如初爲之于爨句皆也官改者浦也字不改者字上補云
牢心四字古羊豕皆有心舌也
佐食遷肵俎　肩方云肩字疑衍蓋臂臑居左端膊骼居右端而脊脅肺肩置於四體之上
也　臂臑膊骼在兩端脊脅肺肩在上腸胃敖云脊脅肺不言可知也或曰肺上當有腸胃二字文脫耳　疏　故肩臂浦補臑在上端　代脅脊浦金改
長脅短脅　此俎距在俎爲橫距是二字官補也下是距衍云俎
距脛中當橫節也者官補　周禮謂爲官改下同之距　是距
爲俎足中央浦金改橫者也　夏后氏以嶡謂中足之橫

下仍有三字衍股之棋謂橫下仍有曲橈之足下又有三字衍官皆刪周
之房俎謂四足下更有跗距官改案此經節折新官改
唯不數觳左上作脊譌下同二此經云文全校改載於俎
司士三人注右首進腴魚疏凡載魚爲生人首皆向
右進鰭義疏云士喪禮殯奠魚左首進鬐未忍異於生也葬奠及士虞皆如之公食禮魚寢右注云進
鬐也則食生之禮皆左首進鬐可知故祭祀初金改進腴也以儐其官改賓
尸之禮上大夫載魚橫之義疏云乾魚在俎皆縮載賓尸禮魚橫載之據執者言耳
注疏謂賓尸載魚與正祭異者非也然則乾魚但以左首進鬐右首進腴爲人與神之殊而縮於俎則一耳濡魚進尾而以右腴右鬐爲冬夏之別則橫於俎矣凡有鮮魚之俎者類然專指繹祭亦屬臆說
主婦被錫衣侈石經移下同楊同張云案釋文云侈本又作移昌爾反從釋文楊本作移音侈

儀禮詳校 卷十六 六

本又作侈金引石經及釋文作移袂誤袂注被錫讀爲髲鬄義疏云髲鬄詩又謂之被則被字自可以髲鬄釋不必改讀
大夫妻尊亦衣綃衣而侈其袂義疏云士妻褖衣外更無衣故特牲自祭䄠助祭于公則服六服外之綃衣若大夫妻助祭于公服展衣少牢自祭則有褖衣可服又何必服六服外之綃衣邪
衣三二尺三寸義疏云古者男女吉凶之衣衣身二尺二寸袂亦二尺二寸袪則一尺二寸其下圖殺之侈袂者蓋不圖殺其下而袪亦二尺二寸其婦服雖連衣裳而衣裳固各自爲度也若三尺三寸則衣太長裳太短不稱其體矣況男子之殊衣裳者乎
葵菹在北各本皆脫疏同吳云以設豆之法夾之應補又特牲疏引此可證縛今文錫
爲錫三字脫李有官補陸作錫音羊李却作緆敎云錫當作褖褖通蠃爲蝸疏因名
髲髮髢焉者說官刪衞莊公登城望戎州見己已譌氏之
妻髮美綃衣者六服外下之下外官移正者或云衣三
尺三寸或云袂下似當有二尺二寸四字俱合義是以喪服記云衍亦
名袂爲衣也菖本作昌本麋臡茆菹麋麋臡今二官
改於夾東葵菹在北蠃醢在南是其縛之次舊倒官正也
主婦自東房又與十受贊者敦稷疏明象蠡龜通解讀作龜
蠡龜亦衍字獸之形管仲鏤簋朱紘紘孝經注直云外
方曰簋者據周浦補官作外而言離爲日日體浦補圓巽爲
木木器而圓簋三字浦補象
祝酌奠疏設饌誤浦改要由尊者成
主人西面疏引春秋傳補者證黍稷大太浦改和之義
祝出迎尸于於石經于廟門之外疏主人與賓在西官改位上

儀禮詳校 卷十六 七

皆逡巡辟位
宗人奉槃振之三以授尸坐取簞興七字脫官據石經補以受
尸巾疏卽亦此浦校補沒爵者也
祝延石經筵誤尸尸升自西階入祝從注由後詔相之曰延
方云如注說則經文當云尸升自西階祝由後延之升入祝從其義始明其揭祝延於尸升之上綴祝從於尸入之下正以明升階則祝前而入戶則祝後耳蓋承上文祝出迎尸於廟門之外祝先入門右尸入門左正以當前尸而導之也故及階則延尸以登卽主人先登客從之之義也
祝主人皆拜妥尸疏故浦金校補鄭解其遂坐而卒食之意
知此不嘗非金校補羊官改豕誤鉶者黍下云嘗羊鉶故知
不官補嘗豕鉶也言大夫之禮尸五字浦補彌尊者旣卽金改

不啐奠已改一官尊　云不浦金補告旨者爲初亦不饗者
云所謂曲而殺者禮器文云
祝反南面　注墮陸隋祭爾敦
尸取韭菹辯揳于三豆東壁云揳必于醢四豆惟醢醢蠃醢則三豆者二豆之誤
上佐食兼與黍敖云不言稷見其尊者耳或曰脫一稷字以授尸尸受同舊倒
官依石經正祭于豆祭注同合也合祭於俎豆楊云當作菹豆案張亦疑
乳當爲菹之祭也　疏　肺與黍稷俱祭于菹苴改補上
上佐食舉尸牢肺正脊以授尸楊云案賈疏下當有尸受祭肺四字吳岬盧考
注據以補人　疏　案特牲云文浦改黍稷
主人羞肵俎　置于陸作直於云與下直室同膚北

上佐食羞兩鉶　疏　芼是地之毛芼官改
食舉敖云特牲禮乃食食舉謂先一飯而後食舉也上昏禮亦然此上不言乃食者文有脫也　注
先食飯張從釋文及疏作食李楊同官同啗疏中啗譌作之　疏　由主人敬尸
故先羞肵三字浦校補不退在下也義疏云特牲先食舉後羞肵此先羞肵後食舉
禮尚相變耳如以此爲敬尸則是士不敬尸也不可通矣
上佐食羞胾　注　無膷臐者尚牲不尚味義疏云特牲略反有膷臐而大
夫無之此所謂略也注於特牲已誤故此爲尚牲不尚味之說愈曲而愈支已
尸又食　疏　此少牢特牲補補　五口謂之五飯等衍　則與
於官改本俎同橫可知也　此主爲大夫不衍儐尸者故無
設三字浦補大羹二字官無之文也

又食　注　不舉者卿鄉疏同浦金改大夫之禮
尸告飽　注　祝獨南勸者　疏　是以使祝獨侑與主人更
之也義官改
尸又食　疏　正脊及肩皆此浦改體之貴者
主人不言拜侑　疏　云親疏之宜補者
尸又三飯　注　凡尸各本俱作凡十一飯
上佐食受尸牢肺　注　尸受授牢幹而實舉于菹俎張從疏改官同
豆
主人降洗爵　疏　自此盡納諸內折一膚浦改　論主人酳尸尸
酳主命祝嘏七字浦補之事

祝酌授受李敖授官同尸　疏　今主人拜受受浦補訖又拜爲侑拜衍
上佐食取四敦　上佐食以綏祭方云惟此宜從敖氏爲授祭蓋尸之墮祭
神食也故既祭而藏之尸酢主人主人以祭始爲飲者則與常時飲食之祭同耳安得爲墮祭乎尸酢主婦上
佐食綏祭亦同　注　古文綏墮張依經文當爲綏後注有云綏亦當爲挼古文爲肵此綏爲肵之
確證爲肵　疏　既葬則藏其墮取墮二字浦補減之義也
主人左執爵　疏　曲禮云坐如尸三字浦補　鄭云齊謂祭祀
禮官改時
卒命祝　注　言無廢止上時　替爲秩秩下同錢云秩乃秩之譌秩與戴替
聲皆相近詩秩秩大猷說文作戴戴若秩字則聲全不相近釋文秩音決亦必誤　疏　特牲無
嘏辭衍

上人坐奠爵疏云出出重補金戶也者　特牲主人出寫
爲浦金改背于房　祝徧取黍稷牢肉魚擩臑浦金改官改腝於醢
以授尸　天子嘏辭與大夫同也義疏云特牲尸親嘏主人注云其辭則少
牢有焉是上與大夫嘏辭相同但士尸親嘏唯首句須易耳天子諸侯嘏辭見於天保楚茨詩朱子以楚茨爲公卿之嘏辭然末章云小大稽首禮大夫之臣不稽首則孔疏以爲天子之嘏辭是也
主人獻祝　疏釋曰自此至折一膚論主人獻祝與佐食
之事此十六字浦補　言迫狹者謂二字浦補大夫士廟室也官刪皆兩
下五架爲之二字浦補　棟南一架名曰前楣二字浦補楣前承
檐以前二字浦衍名曰庪棟北一架爲室南壁而衍開戶
爲兩豆菹醢　注葵菹蠃醢　敖云韭菹醢醢也蓋祝籩以尸之上籩則其豆亦當以尸

儀禮詳校　卷十六　十

之上豆
佐食設俎　疏謂髀與于官改尻相連屬不殊是尤賤也腊
髀周祝官改賤常連之也
祭酒啐酒肝牢敖云當作牢肝案石經作肝牢官仍之　從　疏主婦獻祝與
與浦金改獻二佐食同
主人酌獻上佐食　佐食祭酒卒爵拜敖云拜衍文祝與佐食皆不拜
旣爵者遠下尸
俎設于兩階之間　注有脅而無薦亦遠下尸　敖云下篇獻衆賓以至于私人皆有薦脅佐食在衆賓之中又有上事不宜貶于私人此不云薦文略耳又不賓尸之禮云其獻祝與佐食其位其薦脅皆如儐則此佐食有薦明矣

主人又獻下佐食亦如之其脅亦設于或補兩字階間
有司贊者取爵于篚以升授主婦贊者于房中石經戶各本同
敖云戶字誤若授受於戶當言內外西東不宜單言戶也下篇司宮取爵于篚以授婦贊者于房東此戶亦當爲東
疏釋曰云衍自此盡入于房論中官改　主婦亞獻祝衍與
獻尸與祝官補佐食之事　其具相授則女受授以篚
婦贊者受　注昏婚李揚昏黃作昏禮曰
尸拜受　注拜於主人補之北　此始拜於北此則上拜
於南矣脫上疏有李揚皆有浦金校補
尸祭酒　易爵洗酌授石經受尸案此尸酢主婦也酌授尸與下祝酌授尸一例
若從石經則亦祝受尸爵以授婦贊者此處文似有脫

儀禮詳校　卷十六　十一

賓長洗爵　賓尸尸西北面拜送爵　奠爵于其筵前
疏釋曰此一經論賓長獻尸及祝之事從浦補十二字　案特
牲賓長獻尸官補爵止　致爵在儐尸之時上官改　主人
不酢主婦二字官刪又不致爵于主婦　賓獻尸爵止舊倒官正
上大夫得儐尸故不官補致爵上疑衍辟人君　但俱爲待
拜俱官改儐尸
主人出立于阼階上此節注下官本移下疏釋曰自此至尸出廟門之事十七字於此
祝入尸謖主人降出石經及各本皆作降官同
祝先尸從　注詑於廟門外衍疏無疏前一段自釋曰至之事官移前此處注字當作陰
文起又添釋曰二字　疏上祝迎尸於廟門今禮二字浦補畢又送尸

於廟門

祝反復位于室中 疏 決特牲佐饋浦改食徹尸俎出廟門者送尸者浦云衍也 謂食時將浦改魚肉不反俎

司宮設對席 注 大夫禮四人養李黃餕 疏 凡餕之道每變以衆所以別貴賤之等上十一字官案彼文補

上佐食盥升 疏 不謂東西相當對浦改

卒食 主人答壹石經壹拜 注 不拜受爵者大夫夫餕者賤也答一壹李作拜略也古文壹爲一黃作一爲壹譌也義疏云特牲養者拜受爵此不拜受爵亦禮之相變然非關餕者之貴賤凡餕之道每變以衆君卿大夫皆餕焉豈有主祭者尊而養反賤乎

上養止 注 上士養獨止

上養親報曰 疏 以上皇尸命工二祝報主人以黍

主人興 注 送佐食不拜賤 義疏云凡出而主人拜送者大門也上養之出出于室戶耳尚未出廟門何緣有拜主人出戶而復入故云送稍異于養者三人之出而主人不出也養者三人與出注云出降反賓位此佐食胡獨異乎

儀禮注疏詳校卷第十六

儀禮注疏詳校卷第十七

盧文弨輯

有司徹石經徹字無陸云本或作有司徹案各本俱有徹字第十七下注釋曰三字誤衍

鄭目錄云 上大夫既祭儐尸於堂之禮義疏云少牢下篇以賓尸爲正禮不賓尸乃禮之殺者故另起言若不賓尸與冠昏之言若者一例非謂不賓尸爲下大夫也

有司徹於五禮屬吉李下有禮字

有司徹 注 儐尸則不設饌西北隅以此薦俎之陳有祭象而亦足以厭飫神義疏云厭飫之說已於士虞特牲辨之矣不賓尸則祭畢無後禮故改設之而後徹示重神餘也賓尸則祭雖畢而尚有後禮故即徹之而不改設以其事相接而神餘將有所用之也於厭不厭無與焉 疏 祝亦有薦在室內北墉牖官改下神

位在西也北官改 但祊者有正祭祊有明日又祭之祊此上十一字浦金據通解續補下接禮器云 故使祝博求之平生于廟浦校改門內之旁 祀祊禮於是甚明

埽堂 注 汎陸作氾與本書同埽曰埽

司宮攝酒 疏 整酒謂撓撓浦改下同之 則此洗當作撓此下衍 亦浦金校補因前正祭之酒更撓攪撓浦金校改添盎整新之也

乃燅尸俎 注 獨言溫尸俎則祝與佐食不與儐尸之禮義疏云經不見祝與佐食出與歸俎之文則是猶在列也且事神事尸祝佐食有上事爲最貴而賓尸之禮不與可乎以其賓尸不與尸相接而在堂下衆賓衆兄弟之班故經文不見之也其俎不燅者以俶人可用尸之

餘不可令尸用他人之餘也是以申其故引而設於堂下焉 疏 乃及官改 後升之於
鼎也 祝與佐食不與而別立豆浦金校改侑也
亦㸑乃升 注 今文扃爲鉉 錢
乃議侑于賓 注 是時主人及賓有司已復內位 義疏云主人賓有司皆未出廟門則猶在內位也何復之有上篇養者二人與出注云出降反賓位是也三人中佐食在焉抑可見佐食之與於賓尸禮矣 疏 又云主人出迎尸不侑浦改言侑侑
而禦卽賓之賢者明賓有司主人皆復內位矣若然知賓
主不先在內必知出復內位者 明賓以下二十七字浦金校補下接上篇云
主人送上浦金校補餕言退
宗人戒侑 疏 知南面告于子 其位者 拜衆賓于浦補門

儀禮詳校 卷十七 二

東
侑出俟于廟石經廟下同 門之外 注 待於次外楊次金依鍾本亦作次
尸與侑北面 疏 以尸爲賓客 各
主人出迎尸 疏 以祝不與儐擯浦改尸
乃舉 疏 自此盡西枋祊浦改
雍正執一匕以從 司士事石經士合執二俎以從 疏 此大
夫二字舊譌士之雍正 此四俎當俱陳于羊官補鼎之西
雍人合執二俎 注 並併幷陸併諸本同也其南俎司馬以羞羊
匕湆羊肉湆其北俎司士以羞豕匕湆 下豕肉湆三字李云衍矣云案下司士匕豕卽豕胥也絕無豕肉湆之名今刪疏文並同 豕胥湆魚 義疏云注南北似倒置然卽謂北俎羞羊而南俎羞豕魚猶未盡合也蓋兩俎必相閒用之羊匕湆俎以羞於尸則羊肉湆俎亦當已載而俟 疏云
則二者不可同用一俎明矣豕匕湆與胥亦然故二俎可以豕與肉分而不可以羊與豕異也
肉湆者直是肉從湆中來實無汁 方云疏非也經以匕湆肉湆相對則匕湆中無肉肉湆有湆所以得名者顯然矣 南俎已是司馬所羞 羞舊作用於浦校改
羊湆之等
主人降受宰几 疏 釋曰自此至北面荅拜論主人授尸
几之事 上十五字浦補當在釋注前 證正 宰授主人几之義
主人升 疏 其賓位在尸尸下同浦金改西
主人西面 注 衣袖謂之袂拂者外拂之也 六字各本無官據士昏禮疏所引有補

儀禮詳校 卷十七 三

主人退 疏 尸二一浦金改手受於主人手閒時 彼不官改言
坐是重之此不言坐輕執俱官改之故也
主人降洗 注 爲土士污手 疏 自此盡與退論主人主婦二字衍獻於衍尸主婦薦豆籩五字官補之事 此中亦應主人
降洗賓降主人辭降賓對二字浦補
主婦自東房薦韭菹石經菹醢 注 韭菹醢醢同疏醢 疏 案
此上衍官刪經主人先獻主婦乃後薦者 至此皆朝事之
豆籩者案周禮籩人云朝事之籩者以下十一字官補 茆菹麋
臡 案喪服傳云苴菹官改者麻之有蕡者也 細切
爲齏齏

乃升疏自此乃升二字浦改此盡於其上論司馬司士二字浦補載
俎
司馬杋羊注折分之以爲肉湆貶俎李貶也疏尸食特
舉脊脅官補肩骼在於肵俎所舉未知在官補此正俎爲
在下羊肉湆俎官補以本脊脅皆二上官改骨以並今復
後序之明在可知不云在存耳故下文注侑俎云
羊鼎西之北吳疑夾說見下俎也明尸俎在侑俎之南義疏云俎
之序依乎鼎鼎既北上俎安得南上且主人主婦俎在豕鼎魚鼎之西矣其羊鼎之西者侑俎在北尸俎在南
尸俎在南是北上南上胥失也注明言羊鼎西第一俎矣豈第一俎不在北而轉在南乎
羊肉湆注此以下十有金案疏補一俎俟時而載於此歷說

之爾義疏云止俎四皆載羊體尸一也侑一也阼一也主婦一也此司士所設於三鼎之西者也此四俎也
無他用故可預載不必俟時也其豆𨕖之俎十有二而燔俎不與焉尸則羊匕湆也羊肉湆也豕匕湆也豕脀
也湆魚也凡五侑則豕脀也湆魚也凡二主人與尸同亦五合之爲十有二而皆以雍人所設於羊俎西之二
俎更迭往還賓升虛降而遞迭之其羊匕湆豕匕湆有湆無肉無體載之事故不列於載俎之儔而但著挹注
之法於乃升之後以見例然則俟時而載而歷說於下者入俎爾疏以增俎實浦補爲
尸加也者魚官補無匕湆隆汙之殺云必爲有膴折
上經退膴縮官改在下者又主人主婦俎官補升席時乃
設之
司士杋豕注俎謂雍人所設在北者敖云此俎與羊肉湆俎同亦南俎也
侑俎載于一俎侑俎方云再見衍文膚三吳云案下阼俎注云降於侑羊

體一而增豕膚三謂膚三爲增于侑俎似侑俎無膚三也盛亦疑衍楊本三作一注豕又祭
肺不嚌肺不備禮義疏云祭肺貴於嚌肺有祭肺而轉謂不備禮乎敖云羊俎亦用祭肺者
與尸俎同在堂上因其禮也俎司士所設羊鼎西之北吳疑夾杭同俎
也吳云案上司馬杋羊注云一俎謂司士所設羊鼎西第一俎彼第一則此當第二不應反在其北疑北字
是次字之譌然疏已作北俎釋之矣疏是以少牢祝羊豕尸官改體各三
侑豕尸官改俎無脁
阼俎注阼俎階主人俎降於侑羊體一而增豕膚三
有所屈有所申亦所謂順而撫從木誤也義疏云主人與侑之豕脀俎膚
皆三未見其增也而以此爲申何哉疏故知浦補以一已浦改肺代體以
俎物雖與有浦改尸不同者羊官補肉湆與尸同至尸酢阼官

改主人而設之故無正體俎官改無正體三字官補遠下尸
官補注但云下尸官補此非直值官改崇尸惠是其尊主
人所有者衍尊主人者三字官補見下文受酢致爵時浦補似
若得用右左改金體然以右臂在左尸俎故也
主婦俎疏云無祭肺有嚌肺下又衍一肺字官刪侑俎用皆官改
祭肺主人二字官補主婦皆或改用嚌肺故云下侑也云嚌祭
羊肺者以豕膚在羊肺之上使釋羊之體周云此非釋法疑有
譌繆下文之主人獻賓之時
司士杋魚注膴讀如殷哻哻下疏同及之哻下剝字譌從夫疏皆
次言豕俎下多俎亦是歷說十一俎九字衍官刪獨不陳魚俎於豕俎之

下而幷陳舊倒官正於此者　鬼進下生主人進腠　所以
交變於神明　右首進腴腠下同　謂上司士所設於豕
鼎之西者首也吳云據上經注此俎當是雍人所設在北者疏語似謬杭同
卒升　疏　賓長設羊補金校補俎二也
賓長設羊俎　疏　上賓賓官補長也
雍人授次賓　二手執桃挑石經桃陸楊黃同案注云挑字或作挑則經文本作桃明
矣下同　七枋　注　讀如或舂或抗抗下同之抗惠云挑與抗同　升狀
如飯操慘李操金云魏避諱改慘疏同挑長枋可以抒楊同陸李黃抒官從之案抒亦
誤非物於器中者注猶寫寫各本皆作寫寫即今人言卸也
尸興　疏　故知非脟肺味也

次賓縮執匕俎　尸卻手受授石經初亦作授後去其才旁作受張李楊同官同
匕枋　賓亦覆手以受授石經受諸本同官同　疏　明湆肉舊倒補金
改從注下以湆肉加毛本不誤官卻誤倒加先進其汁而嘗之
尸席末坐　疏　異於神具且具補改　尸禮彌卑儐補改故也
司馬羞羊肉湆　司馬縮奠俎於羊湆李楊敖皆云湆字衍石經有官湆
不去而加圜以別之俎南　卒載下俎字石經無縮執俎以降　疏　七日日
絕祭
尸坐執爵以興　賓縮執俎以降爵　注　燔炙上從月從夕譌
疏同　疏　注云傳傳下同火曰燔　彼以燔炙浦補相對
尸受侑爵　疏　主婦人亦設籩豆一也　司馬羞羊浦補肉

湆四也
司宮設席　注　今文無一籩注末李有此五字金亦依鍾本補　疏　案特
牲爲士下案官刪　此儐尸受酢酳官改　卽設席者　故上補
明一等受酢
長賓設羊俎　席末末坐　注　言虛俎者羊湆俎訖於此
虛不復用義疏云此俎卽雍人所執陳于羊俎西之南也豕脀湆魚將以此羞之胡云不復用乎
疏　自次此官改賓羞匕湆　次賓又及官改羞匕湆於主
人　則用北此官改之豕俎用北之豕俎五字金校補而得羞
羊燔者
主人坐取爵　疏　以其主人與尸侑皆用羊體鄉衍官

司宮取爵于篚　注　房東房戶屋外之東　疏　論主婦亞
獻尸侑浦補　此主婦獻內凡有四爵節補改　從獻有五
五者主婦下亞獻三婦衍補校去五者主婦亞獻六字金但改三字作主設兩鉶一也
主婦洗爵石經無敖同于於石經于房中　疏　此決法下文西面於
主人之北
主婦西面　取糗與腶脩修官改下同　立于主人席北西
面舊倒官正　注　今文腶暇爲斷
尸坐左執爵祭敖云字誤當作取　糗脩　以羊鉶之柶挹羊鉶
遂以挹豕鉶敖云案上經云以挹湆注曰今文挹皆作扱皆經文也案士昏禮聘禮賓以柶祭
醴二記云始扱一祭又公食大夫禮曰扱上鉶以柶辯擩之上鉶之間祭盎以柶取物而祭則必扱之此亦以

柶祭鉶也宜云扱與彼同今案鄭前注今文柶皆作扱則柶與扱同此似不必改柶爲扱　疏同云官改
三等者
主婦羞糗脩　疏　但俱浦金校改是正俎　以其文承上主人
獻侑時尸金改　不得相滑官改如
受爵官移圈於此下酌以致于主人　疏　又見儐尸禮殺故早卑
致
主婦設二鉶　主人其張改爲共李黃及今本皆從之石經作其敖楊同金案下經用其字例甚多不當作共　祭糗脩　受豕匕湆拜敖無石經有疏兩解亦謂衍字仍以嘗鉶之拜亦爲啐酒非也　啐酒
尸上末云主婦北面荅拜受爵石經於爵字上衍尸字此句首無誤　降筵

主人降　主人立于洗東北西面侑東面于西階西南
敖云設洗當東榮而主人降位在阼階東直東序則宜西於洗北又上文侑降立于西階西此亦從降也而主人云洗東北侑云西階西南未詳疑文有誤衍也
尸酢　注　今文曰南面立尸於席西
上賓洗爵以升　疏　論賓長備三獻獻尸其衍尸實爵侑補於
薦左未舉之事　此上大夫三字本作殯尸校改之禮
主人降洗爵石經觶李同　尸侑降
主人實爵石經觶下實爵同　酬尸　疏　如與賓客飲酒無衍　侑一
名加者周云案此下辭意不明非疏文譌衍即注有脫文義疏云此觶終不舉賈氏謂即舉之繆也此主人酬尸尸奠于薦左下經二人舉觶于尸侑侑奠于薦右皆不舉者也而或于左或于右則不可以神惠右

不舉之說概之矣
乃羞　疏　以二羞是庶內羞房中之羞　是周禮籩人職
云官刪蓋依下文無云字　周禮醢人職補補云字羞豆之實案彼鄭
注浦補云　庶羞不踰牲時　以其是牲物故云陽也補
主人降　注　言三拜者衆賓賤旅之也衆賓一拜賤也鄉
大夫尊賓賤純臣也位在門東義疏云三拜衆賓衆賓皆荅一拜鄉飲鄉射特牲禮皆然不專以大夫尊而衆賓賤也衆賓亦不必皆臣士與公有司嘗並有爵位則俱在門東以西方爲尸侑之位故助祭者初皆位于東耳與特牲私臣在門東者不同　古今李古金據鍾本同案前亦作古文
壹爲一　疏　并主人自受浦改酢之事
主人洗爵　疏　司正升相旅依　下文賓取實執浦金校改祭以

降
賓坐左執爵右取脯石經脯李楊作膴敖同官從之吳云案注疏甚明脯字無疑擩
于醢　遂飲卒爵執爵石經有各本無敖云脫官仍監本無以興
宰夫執薦爵石經李楊同薦以從　衆賓長升拜受爵句上不當圈隔
宰夫贊主人酌　注　主人每獻一人奠空爵于棜宰夫酌
授于尊南義疏云上篇云司宮尊兩甒于房戶之間同棜於棜以庋尊非奠爵之具也且棜在北主人獻于西階上若一一奠于棜而受于尊南則其勞彌甚何用贊酌矣蓋主人立于西階上宰夫旣酌于尊乃就而授之　辯皆作李偏爲
辯受爵　注　今文儀皆爲陛作騰李同騰從陛李改　疏　釋曰云官補
徧即獻乃二字官補薦略之者二字官補

乃升長賓主人酢于長賓敖云二字衍吳云案此長賓當酢主人主人達賓之意而自酢即云酢于長賓可也 注 言升長賓則有贊者為之注首李有此十字官同

宰夫洗觶以升句上當圈隔 注 古文酌為爵注末李黃有此五字浦金校補

疏 論主人酬長賓于堂下三字浦改賓奠薦左四字 則受其

則虛爵 今宰夫既授受浦改觶訖 故知非升浦金改賓虛

觶其賓贊薦左者後衆之以浦補為無算爵也

主人洗升 疏 士卑長兄弟為貴 如浦補長賓坐飲也

辯受爵 升受爵 注 復言升受爵者為衆兄弟言也 義疏云上云皆若是以辯皆衆兄弟也若是謂酌獻拜受坐祭立飲不拜既爵也則衆兄弟亦拜可知矣言受爵辯即當云薦脀設于其位矣乃著其位者特牲統于主人此不統于主人故須著之明位在洗東而受爵則由此而升也

疏 鄭故卽浦改云衆兄弟升不拜受爵也 明位

初在是者下初位二字浦校云衍 上獻賓長及衆求賓

其石經有各本同先生之脀 疏 知浦補金折是豕左肩之折者以

上初亨亨牲體

主人洗獻內賓 疏 論主人獻姑姊妹之等於房中之事

坐祭立飲 注 內賓立于房中西墉下東面西南上

主人降洗升獻私人于阼石經作降誤階上 注 私人家臣有李字也 大夫言私人明不純臣也士言私臣明有君之道

義疏云私人與私臣一也以別於公家之臣耳委贄而為臣大夫之君亦君也胡云不純乎此注言士有君道

可見他注謂士無臣者謬矣 疏 是衆賓後補官也云凡獻位定則是

未凡官改獻以前非定位也

尸作三獻之爵句上當圈隔 疏 論舉三主獻之爵賓長又

獻侑升升官改致爵之事

酌獻侑句上當圈隔 侑拜受三獻北面荅拜通解續此下誤衍受爵酌獻侑侑拜受三獻北面荅拜十四字監本鍾本亦誤沿之金氏乃以為開成石經已重此十四字云雖係重出亦不得遽削以亂古書之舊今細審石經並不重出恐後人又沿金氏之誤故為辨之

司馬敖云當作司士羞湆魚 注 司馬羞湆魚變於尸敖云上下皆司士為之此不宜使司馬且司馬惟羞羊俎耳羞湆魚非其事也

酌致于舊無敖云脫主人

尸降筵受三獻爵石經有李楊同酌以醋酢石經醋之

二人洗觶升 疏 卽與二字官改作侑既亦奠一爵尸官補一爵下兄弟之後生者疏文其一百十五字係在後兄弟之後生者節疏之下官已移正

洗升酌 注 奠于右者不舉也神惠右不舉變於飲酒義疏云神惠右不舉鄭卽據此耳然上經主人酬尸尸則奠于薦左彼亦不舉何以一左一右乎又特牲主人酬賓賓取奠于薦右兄弟子舉觶於其長如主人酬賓儀此皆舉者也而奠于右然則神惠右不舉之云不可據也

主人拜受爵字石經無尸拜送

卒飲者實爵于篚 疏 此私人末末浦改受酬者後彼金改雖

無人可旅

乃羞庶羞注其始主婦舉觶黃酬鍾同金校從之於內賓遂及宗
婦義疏云房中之旅主婦酌觶以酬內賓之長眞之及兄弟相酬時內賓乃舉眞觶以酬主婦以遂之於下
耳不可云主婦舉觶於內賓以舉觶乃賤者職也疏羞庶羞補金校於賓及兄
弟之等事
兄弟之後生者注延熹李景楊熹案延熹漢桓帝年號然此實熹平之誤中詔
校書定作觶疏自此盡爵止論後生舉觶於長兄弟
下主人酬兄弟五字浦云衍之事前二人洗觶節疏後半段官移此下兄弟之後生者
云云故特牲等使一二人舉觶為旅酬與賓長所舉薦
右君官改南之觶故所奠者為無算一衍爵
洗升酌注長在左辟主人義疏云上經主人獻內賓注云主人之位恆左人疏謂人

在主人左也此長在左而舉觶者在其右正與主人之左人者無異何云辟之乎疏語尤不楚
坐祭遂飲疏案特牲兄弟之弟子後生官改舉觶於其長為
旅酬又賓弟子三字官補兄弟弟子舉觶於其長上文主
人酬賓賓浦補眞爵于薦左周云據此疏則注中似有脫文
賓長獻于尸注不使兄弟者不稱加爵大夫尊也不用
觚大夫尊者也義疏云長兄弟不為加爵者大夫之助祭者賓兄弟初皆在東方獻不殊其長
故於尸亦為加爵也此獻亦加爵不稱加爵者大夫禮文故辭異也此用觚無疑勺爵觚觶實于篚於此不用
觚惡于用觚乎疏論眾賓長為加舊倒官正爵上賓獻尸補侑
上賓獻尸時尸補亦止於浦改官改眞爵
賓一人舉爵于尸注故李是言亦遂之于下也李無上言無

猶爵不止互相發明義疏云上一節大賓之加獻也上賓之獻有猶又爵止嫌加獻亦同
故須明之此舉觶為旅酬始也與上節過異何相發明之有此注疑有譌錯
賓及兄弟爵無算石經筭下同
尸出侑從主人送于於石經于廟門之外
有司徹注徹堂上下之薦俎也義疏云堂上尸侑之俎司士歸之其家矣賓長之俎
而下亦自授其人以歸矣安得至此又有尸侑賓之俎哉此徹者徹主黨之薦俎羞與凡几筵器物之等也
疏猶如室堂內之陽厭
若不賓石經儐尸疏是不官補儐尸之禮浦以是儐尸之禮五字為衍文
厭獻浦金改厭飫神也賓奠而不舉謂主人酬賓奠觶於
薦北賓取觶奠於薦南上十七字官據曾子問注文補是也

魚七注必盛半者魚無足翼於牲象脊脅而已義疏云魚盛七
者為俎釋三个又有祝主人主婦之魚俎實奇故盛其半而止也注以為如脊脅之二骨而各取其一骨可也
謂無足翼而然則迂矣腊則有足而亦盛半何以通乎疏得申朕侯官改意鄭注
引春秋緯璇璣樞文弨案疑郎運斗樞曰魚無足翼紂如魚乃討
紂官改之此注云魚無足補翼者不能飛故云無足
翼也六字浦補
腊辯無髀疏故知浦補此亦盛右體代脅長脅短脅各
一段骨官改又且衍浦校凡牲載體者而云腊脊脅皆一
段骨者則數多於特牲下官又補特牲二字與牲官補右胖同
下皆祝俎所不用六字官刪士虞禮祝以與官改下亦無腊體鄭

注士昏禮三字官補云凡腊用純者
卒盛　注　卒已舉七李黃卒已金所見鍾本同楊作舉七
佐食取一俎　寘于羊敖云當作魚俎東　注　不言魚俎東主
於尊義疏云魚俎在羊俎之東又東則繼魚俎而不繼羊俎矣不必強爲之辭
乃摭于魚腊俎　注　古今李黃古文摭爲揲揲譌　疏　故知所釋
者舊所釋者故知補金校乙脅耳浦金校補
尸不飯　注　士九飯飲
佐食受牢舉　疏　自此盡薦脅皆如儐賓補金改并刪下禮字
祝酌授尸上當加一圈隔尸以醋主人亦如儐惠云羞肝及殺祭與嘏皆賓尸
所無而云亦如儐疑誤　注　授讀爲藏其隋惰譌下及疏並同之隋古文

爲挼　其獻祝與二佐食其薦脅皆如儐金云下當著一圈而中分
其節方與前疏標題相應
主婦　注　自尸侑官校云疑衍不飯告飽至此
主婦反取籩　注　拜送官誤還爵位　疏　蔆菱芡桌脯
尸左執爵　注　自主婦反取補籩　疏　與儐同者在上篇
下注云自尸卒爵至此亦與儐同者亦在上篇上十八字官補
此注云此異于儐者下上注云至與儐同在上篇三十六字官刪謂補官自此
官補祝受加于肵以上至主婦反取官補籩與儐尸異者也
二字官補
祝易爵洗酌授受石經及諸本皆作授尸　注　爲不賓李儐尸　今文

醋曰酌酢酌李
主婦獻祝其酌如儐祝舊無盛云脫拜
宰夫薦棗糗　注　亦異于儐賓李儐疏亦當從之　疏　引春秋趙姬
請逆送叔隗
主婦石經人誤受爵
賓長洗爵獻于尸尸拜受賓尸同尸　疏　西北面
主婦洗于房中　疏　士受致自酢又二字官補致　祀先王昨
胙下同席
主婦薦韭菹醢　注　以其牢與腊臂脅金改而七　疏　以特
牲一牲故阼俎用五體此上十一字浦金校補經云臂脊脅皆牢

是以牲體唯有三合羊豕則爲六通腊則爲七上十一字浦金補自牧至此
校補也　故以體言之以其二字衍上文補浦金　腊摭五枚
故腊亦用臂浦云當在疏末故須云腊如牲體
也之下其是以鄭云腊如牲體八字浦云衍文
主人荅拜卒爵　注　亦異於儐賓李儐浦改從之下凡賓尸等皆作儐可以類推
尸作止爵句上當圈隔
洗致爵于於石經于主人
酌致爵于於石經于主婦　疏　在則浦金改主婦位南面西上可知
婦贊者薦韭菹醢　注　今文曰婦人贊者執棗糗授婦贊
者不與受此十七字在注末李有金所見鍾本亦有
佐食設俎于豆東　祭石經無齊敖云此肺羊肺也祭字衍肺一　疏　以

鄭補改 略而不言骨名　主人於上文有羊金補脊脅也
主婦升筵坐 注 變於丈大夫 大吳云丈夫兼尸賓
易爵于篚洗酌醋于 於石經于 主人
賓兄弟交錯其酬無算 石經筭 爵 疏 案特牲尸 只 在室內
堂上 下官改 亦與神靈共尊　特牲堂下待 得 獻之後
主人出立于阼階上　遂出于廟 右經有下同 祝反復位于
室中 敖云主人亦入于室復位經有脫文也 疏 釋曰此一經論祝告利
成歸俎徹阼俎之事 補此十五字在釋注前 特牲既餕祝命佐
食徹阼俎豆籩 二字官補去者字
乃養如餕 注 至上 此官改 餕與出也
儀禮詳校　卷十七　末
卒養 疏 自此下盡篇末 補改婦祭 卽上經云司馬刲羊司
士擊豕是也 之金改　云當室 改 之白　二云不令婦人改
徹 補 餕敦豆
司宮埽祭 疏 凡幣帛皮圭爲主 王命
司宮闔牖 牖同 注 戶 疏 釋曰自此至篇末論俎出送賓
徹餕之事 補補十四字於注下例當并補疏釋曰三字
祝告利成　叔賓出 及石經出
婦人乃徹 疏 下上大夫之禮者 有金改　儐 賓 尸禮終
徹室中之餕 疏 於上經有司官 金校補 徹饋餕於室中西
北隅者